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四）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八隊

兌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子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應對之應矣

本義兌說也釋卦名義剛中而柔止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便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辯這箇也好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了子夏傳兌亨利貞正民勸矣哉剛中正而外柔順於物萬物皆說其澤聖人以說先人而民忘其勞以說犯難民則忘死非大人不能說於民而民咸悅而得其正也王弼注兌亨利貞重言利貞二十五本卦二餘附家卦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兌徒外反悅也八純卦彖澤說音悅卦內並同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失說者也重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二革一本卦一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薦切又如字難乃旦切孔穎達正義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三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

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諂內雖剛正而外迹柔說則不憂侵暴只爲剛中而柔外中外相濟故得說亨而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廣明說義合於天人天爲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也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下歎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說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李鼎祚集解彖曰兌說也 虞翻曰兌口故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大壯乾爲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爲順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虞翻曰謂二四已變成也故爲勞震喜兌說坤爲民坎爲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虞翻曰體屯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也民悅無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爲忘或

以坤爲死也 說之大民勸矣哉 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爲喜笑故人勸也歐陽文忠公童子問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蘇軾傳兌亨利貞正說之大民勸矣哉小惠不足以勸民陳了翁說亨利貞故說也剛中而柔外是謂中道說以利貞猶曰中孚以利貞其用也豈用之乎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說之大非說之而大也升之用可觀於此張紫巖傳兌以說爲體說而不正何以化剛中則不眩於天而有以承天意柔外則不拂於人而有以合人心是爲兌之貞說道於是行矣卦剛在內柔在外二五得中曰剛中上卦之柔天位也下卦之柔人位也而順之應之則皆九五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言兌說之功如是聖人以剛中至誠之實躬行仁義道德于身以率先天下故能得天下心而天下襲從之曰民忘其勞天下大說而後與之同好惡除患難若水東注勞無逆者民知夫本以生我是以忘死効命而求以報上曰民忘其死真誠之感理則然耳爲湯文武周公率循是道之功大業著見天下後世于今未泯本諸此也萬

物役乎坤至兌物遂其成爲忘其勞乾戰之坎勞之而終歸於坎爲忘其死未死之乃所以生之宜其說也坤爲民坎爲難郭雍解彖曰兌說也正說之大民勸矣哉兌之爲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無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無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兌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中心說而誠服兌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爲必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無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無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

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先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無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李光讀易詳說兌之爲義孔子以一言釋之曰說也蓋兌爲澤潤萬物者莫說乎澤故爲萬物之所說也兌之爲卦二陰處乎上二陽處乎下外柔而內剛也聖人涉世外曲而內直外柔而內剛內不失己外不絕物無往而不通以正說人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湯武革命南巢牧野之戰勞民犯難而民忘勞忘死者豈以力驅之哉能盡說之道得其心而已昔之興大役動大衆未有下不說隨而能成功者秦之長城隋之遼東二役興而天下亡矣說道之大民至相勉勸以從上之命何事而不可成乎聖人所以大之也朱漢上傳兌亨利貞正說之大民勸矣哉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見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說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兌亨彖曰兌說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兌也剛中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至

故說道利焉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享哉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此以兩體六爻言兌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
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五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要
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爲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
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
則知天知天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爻而
言兌也坤爲衆民也坎爲勞兌決坎爲大川險難也坤爲死以內卦言兌
先爲坤說以先民也坤衆從之兌見坎伏民忘其勞也以外卦言之巽服
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爲兌民忘其死也未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
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勁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
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
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兼伏爻而言兌也在卦氣爲秋分故太玄
準之以沈李衡義海撮要彖曰兌說也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爲順剛中爲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鄭剛
中窺餘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兌說可以致亨也然說而不以正非兌所
責也故兌亨利貞二五蓋兌之所謂貞也五固正矣二亦得爲正者以中
故焉亦以勸其正也兌者巽之反巽之初六爲兌之上六巽之六四爲兌
之六三而巽之二五雖爲兌未嘗失其中也惟兩柔說而出外聖人慮其
過也故有利貞之戒此剛中柔外說以利貞之道也夫天之心即人之心
也上能順天而爲天所說則人之說之也可知矣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
乎人者是也然天之所說豈爲其以諂求哉有剛以立己有柔以適物內
外不失其正而說道行乎其間此天人所共與兌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也或問不曰順乎人而應天者天人一道順與應不可以天人分也舉
此則彼見矣人君盡兌之義則可以得民之所難何則小而服勞大而効
死二者皆民之所難民惡憂勞我使之忘其勞民惡死亡我使之忘其死
非得其所難者能致是乎古有行之者湯武是也非獨湯武凡以說道順
幽明之心而得民所難者義皆如此兌民與犯難乃在我之事忘勞與亡
死皆在彼之心我行於上民應於下此兌說之所以爲大也鼎祚易謂二
四變爲也有震坎坎爲勞爲心兌爲說勞而心說忘其勞也坎爲難震爲
反生犯難而忘其死也集傳又謂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
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安定胡先生

謂澤水之所聚滋息萬物使之得所養而說澤聖賢欲感天下之心必以
仁義之道恩惠之事固不可以言語口舌而爲說故說去言而爲兌楊萬
里傳兌柔而亨天人說也天人莫而說說利貞也聖人莫而利貞剛中以
正己柔外以說民也惟民悅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不利己故能利民
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邇聲
色始革之彖曰湯武革命慎乎天而應乎人今兌之彖亦云革言天人之
說者湯兌言天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
勞而忘勞是惟无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
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
自知其勞且死也昌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
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
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林栗集解
成卦曰兌者初爲兌三爲離三爲巽西又爲兌其義則備於前矣兌亨利
貞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也者事之所以亨而攻之所以成也夫婦不說則
家道乖違君臣不說則萬事叢脞朋友不說則學問廢缺百工不說則技
藝不進庶民不說則王政不行惟說乃能亨也然易說者小人之情而難
說者君子之性是則說者其小人之道與說雖小人之道而兌之爲卦剛
中而柔外是則君子之說而非小人之說也故曰利貞貞者正也說以正
則爲君子說以不正則爲小人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又曰殺一人而千萬
人說夫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而況於千萬人乎說以利貞所以得萬
國之歡心也故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所謂順乎天
者如天之剛健中正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所謂應乎人者投其所欲去
其所惡使天下翕然心悅而誠服也不順乎天无以應人不應乎人無以
順天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所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者也民情莫不欲佚也說以率先而使之忘其勞莫不欲壽也說以犯
難而使之忘其死古之人其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之謂也是故說有大小子女玉帛車馬衣裘
人之所說也說於惠之所及而不說於惠之所不及則所說者小矣利之
以農桑中之以孝弟及其說也相勸而爲之則說之大者也是故兌之彖
爲澤澤之所利者博矣其聚之也足以說魚鼈其散之也足以說草木百
穀而生民之類咸說之矣其爲說也不亦大哉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楊慈湖傳兌。説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説人者有矣。嘿
人心於无窮。致大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説之道。剛之為德。不可以利
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也。其中則剛。其外則柔
以此得人之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天道。
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則説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
説以犯難。則民咸死之。咸忘其身。説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
説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
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萬人
悦。所敬者寡而説者衆。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昔道也。无不適也。故又不
止於民説之。又死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无所不
通也。趙復齋説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方是説處。項安世玩辭
順天應人。革與兌皆言順天應人者。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无私
意。説无邪心矣。革者。天下之大利。説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於失正。
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貞。蓋謂此也。兌自二至四互巽。 民勸矣哉
民忘其勞。民忘其死。即所謂勸也。李謙齋詳解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兌
為澤。説萬物者。莫説乎澤。蓋以其有潤物之功。是以萬物咸説之也。夫天

下有真説。可以心感而不可以偽為。惟其出於中心之誠。故真笑未發而
和氣出於偽則有諂笑。蓋有靦然而心不然者矣。故兌之所以亨者。以
其説之出乎誠然者也。雖然。説不可以非其道也。以我而説人不以其道。
則在我者為苟説。以人而説我不以其道。則在人者為過諛。故必利于貞。
貞者。所以持之而不使之至於流也。以卦之全體論之。二五以剛而居中。
三上以柔而在外。以剛居中。則中无所苟。以柔居外。則外无所忤。外无所
忤。故説中无所苟。故貞。説而貞。説而不流者也。夫説之為義大矣。上順乎
天。下應乎人。湯武之所以救民於水火。説也。以此先民而使之。則民忘其
勞。周公東山之詩亦説也。以此犯難。則民忘其死。楚王巡撫三軍。而士如
挾纊亦説也。夫民之所不欲者。莫甚勞。而所甚懼。莫甚死。乃今至於忘其
勞與死。而相勸以惟上命之從。則説之為義。豈不大矣哉。蔡節齋訓解彖
曰兌説也。釋兌義。 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釋兌
彖辭。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 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
死。説之大。民勸矣哉。廣兌義。馮椅輯注兌志卦。 説也。明卦義。説令悦。凡
十翼皆同。程正叔曰。二陰居陽之上。陰説於陽而為陽所説。郭子和曰。兌
非有意於説。今亦非有意於求説。天下有説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

今在下者。得其志而自悦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 剛中而柔外。説以
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六爻明卦象占。剛中二五。柔外三上也。順
天應人亨也。以二陰在上之卦言之。九自三之五。順天也。六自五來三。應
人也。沙隨程可久曰。以柔外接物。故亨。以剛中處己。故利貞。不言亨。應
乎人。則亨可知矣。朱子曰。剛中故説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説有亨道。而
其妄説不可以不戒。又柔外故説亨。剛中故利貞。亦一義也。程正叔曰。説
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李去非曰。世固有小人文為貞外方内
之説者。循習以失正。則陷於脅肩諂笑。脂而澤之不勝其為柔矣。 説以
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以九五六三往來
推廣卦義。先難並去聲。九自三往五。成兌上六陰。民也。五在上先。故曰説
以先民。六自五避九來三。勞也。而忘之。九自三。直犯君位。難也。九居五。則
三忘矣。故曰忘其死。又為來兌凶。謂是也。鄭少梅曰。忘死言犯難。則知忘
勞之為服役矣。忘勞言先民。則知忘死之先説矣。然則説之所以為大者。
不特使之忘勞忘死。而尤在於使之相勸。而忘勞死焉。所謂民勸者。蓋父
詔其子。兄語其弟。妻勉其夫。朋友亦以是相責也。李泰發曰。民至相勸以
從上之令。何事而不可成。聖人所以大之也。

田疇學易蹊徑雜變兌圖

䷝ 離下離上

䷹ 兌下兌上

重離之卦以上九之爻下而在離之初九之下。則離之初九上為九二。離
之九四上為九五。故兌卦有剛中之象。離之六五上而為上六。故兌卦有
柔外之象。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為順。剛中為信。故
有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象。 彖曰。兌説也。止民勸矣哉。前輩説兌之卦。以
為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説於陽而為陽所説也。此但指三畫而言兌耳。然
重兌之卦。則有巽離在焉。巽為萬物絜齊。離為萬物相見。至乎兌。秋成熟
之時。則萬物豈不歡説乎。所以去言而名兌。以兌之説。蓋有萬物不言而
説者存。説之不以言。是以為兌。伏羲正其名。文王繇其德。孔子則讚其義
者也。讚其義。則只當言兌之義在説。亦所以使人因説之一字。而可以悟
兌之為説者。不以言也。夫兌卦自離變。離之初九上而為九二。離之九四

上而爲九五。二五皆剛。故曰剛中。離之六五。上而爲上六。故曰柔外。剛不在乎中。則所說不出於誠心。柔不在於外。則所說不入於人心。是必剛中而柔外。乃見兌說之象。然卦雖有亨利貞之辭。而釋彖之辭。不言亨者。聖人蓋慮後世之爲說者。皆尚兌口之言。以求亨通之道。故略之。而不及於亨。然剛中則亨乎己。柔外則亨乎人。亨之義。已寓乎中矣。故不言亨。諸家解者。多以爲說道宜正。使以此來帶解利字。非也。兌之利貞。非其它利於正者比也。兌之爲卦。得秋之正。乃萬物各正性命之時。成就萬物。有利有貞。不可以爲利於正也。施於人事亦然。說之以利。則如堯典之析因夷隩。豳詩之稼穡桑麻是也。說之以貞。則如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說之不以利。則口惠耳。口惠不足以結人。說之不以貞。則邪諂耳。邪諂不足以服人。既說以利貞。則上能順天。而爲天所說。下能應人。而爲人所說。夫天之心。卽人之心也。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乎人者是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燕民悅。是天與之也。燕民不悅。是天不與也。順天應人者如此。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以說之之道而施之於先。而用民於後。則民雖悉瘁。亦自忘之而下是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是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以說之之道。而俾之犯難。則民雖恐死。亦自忘之而不恐也。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然小惠不足以說也。兌爲澤。上互卦。巽爲入。下互卦。離爲麗。澤之入於人者深。附麗於人者固。其說之廣大。則不特使民自忘其勞。自忘其死也。亦在於使之相勸。而忘勞忘死焉。所謂民勸者。不獨東山之詩爲然。如汝墳殷其靁之類皆是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魏了翁集義臨邛呂氏曰。兌有所說而不厭也。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意而過於說。必生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善。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群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鄭汝諧翼傳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　代桂氏趙以夫易通兌自乾來。亨也。以上爲主。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柔皆比剛爲說。三上皆不變爲利貞。兌之本體也。然上下皆柔。柔無敵應。故必變。其來卦之一爻。然後卦有其主。上用而剛變。兌爲乾。上天位。三人位。上三以柔順乎上上以剛應乎三。上順天而下應人。兌之變體也。以本體言之。兌之在上者爲君。兌之在下者爲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民忘其勞也。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民忘其死也。說道之大。至此。民不期勸而自勸矣。彖辭不言變。文王自明其心也。夫子釋彖。乃發以是以之辭。明卦之變體者。蓋言武王卒文王之功也。又申以先民犯難之義。明卦之本體者。蓋言文王顯于西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人心歸之。可以王矣。猶終其身。事殷而不變。此周之所以爲盛德歟。易祓總義兌之爲說。何也。一陰進於二陽之上。說之見於外者。人君之說天下。猶兌澤之說萬物。說則

物情通暢。有亨之理。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則容說亦足以害正。故利乎貞。以卦體推之。二五陽爻在中。則中心誠實之義。三上陰爻在外。則接物謙和之義。中心誠實。與天爲徒。故言順乎天。接物謙和。與人爲徒。故言應乎人。說以利貞。天人之所同與也。兌自二至上。互澤火爲革之體。革之彖以順天應人。爲湯武之擧。湯武非求說於民者也。以利貞之道。先乎民而已。人情莫不欲逸。先王則節其力而不困。是以民忘其勞。人情莫不欲安。先王則厚其生而不傷。是以民忘其死。說道之大。至此。民不期勸而自勸。兌之所以爲說也。趙汝楳輯聞兌。說也。止民勸矣哉。卦以象得名。說者。彖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此固六爻之德。然以己而說人。與說人之從己。皆足爲德之累。必有剛正者。爲主於中。而以柔德順說於外。剛中則不失己。柔外則不忤物。如是亦可以說矣。然人情不難於說。而難於正。說之道利於正而惡於邪。說以正者。天以無私覆萬物。我秉道而人自說。無事於違道以干譽。可以順天之理。人以惠養望人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事於枉己以求說。可以應人之欲。凡是皆正之自出。所以釋利貞之旨也。夫人孰不喜逸而辟勞。樂生而惡死。文王之臺沼。唯與民偕樂之意。先入乎

人心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民非說勞也說有甚於勞而忘之也湯武予
伐之仁若時雨降則東征西怨不期而會民非說死也說有甚於生而忘
之也說之功用如是其大民之勸之非力邀而強制者不曰勸民而曰民
勸民說而无倦於勸也箪若曹莊之戰以小惠靳靳焉求於民哉徐相直
說彖曰兌說也兌之義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陽剛居中誠實之
象柔文在外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正利貞貴說之道宜得其正也 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善者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君子之道
感於民心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
心說於義而忘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所勸勉以從君故聖人贊之曰
說之大民勸矣哉張應珍群玉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二五剛
中三上柔外說以利而為正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上下之義利乃說
故能應天順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
矣哉與民同難民相率而歸之是以使民而民忘其勞臨難而民忘其死
此則說之至也陳深讀易篇彖曰兌說也釋兌卦名也剛中而柔外說以
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剛中初二九五也柔外六三上六也剛實在

中而柔和於外故說說之道利於正也說而能正是以順天理之正應人
心之公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天人皆說所以亨也說以先勞民
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凡說之道以之先民則民
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忘其死勞非民之所說也以說道使之民心說隨
雖勞不怨死非民之所說也以說道使之說服於義雖死不避此說之道
大而民莫不知勸勉也忘勞忘死即所謂勸也蘇起翁讀易記彖曰兌說
也止民勸矣哉兌說之義也二五剛中三上柔外兌為口善說之過則為
諛佞所以利在貞正然說而貞正善說之大順天應人天人胥說說之正
說之大也以說道先乎民而使民忘其勞苦說以犯患難而使民忘其死
命此說之大者也說道先民是无事之時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
則一旦有事民乃奮趨忘其勞忘其死不知其所以然民忘其勞民忘其
死則民之有所勸勉皆說道使之也二三四互澤伏坎坎勞卦也伏則民
忘其勞矣三四五互巽伏震震為反生反生則民忘其死矣丁易東象義
此釋兌彖辭也兌之所以亨者以上下相說而為亨也剛中而柔外九居
二體之中而六居三體之上也說以利貞說而不正非利也說而得正所
以為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上卦六在上天也下卦六在三人也人從而

推兌說之義曰說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以犯
難則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說之義其大如此此民之
所以勸也 以象言之卦有互離伏坎坎為勞卦離見坎伏忘其勞也又
有互巽而伏震震為反生忘其死也鄭綺圖說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說
卦言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蓋兌之所利者在乎秋分之正亦曰順乎
天而應乎人革彖註之詳矣兌自遯變巽之反也兌亨者自遯而亨也彖
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二五剛中三上柔外故曰剛中而柔外
二五皆正三比而正上比五正故兌正所說之利在地於二五之剛中也
故曰說以利貞上比九五順乎天也三比九二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忘
其勞者應乎人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順乎天也夫天人之道皆以剛
中而柔外和悅之所致也故悅道之大遂使天下之民自相勸勉以從善
也不亦神乎故自垂衣拱手以降三王之道莫不由此兌說而致其亨也
大矣哉所以皇帝王伯用其化教勸率也故三王秋兌勸民以功也故曰
說之大民勸矣哉吳澂纂言兌說也釋卦名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
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卦體釋彖辭剛中謂二五能得民之說而不言亨
者致之而有餘也但言說而亨在其中矣柔外謂三上為民而說以從為

必利貞貞防其所不足也三上天位也而柔處之順乎天之理也二五人位
也而剛處之中實能應乎人之心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虞兌義先民謂君以其民犯難謂民救其君說
之大猶言說之至極民勸謂忘其勞忘其死也俞琰集說彖曰兌說也止
民勸矣哉說和說也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柔外見而和說故曰兌說
也卦疊兩兌則二五以剛爻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爻居外有
接物和柔之象中心誠實則不欺于天接物和柔則不拂于人其說也以
道而所守者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
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向使外柔而中不剛則內无所守其說必流殆將无
所不為而違道干譽又何順天應人之有順天指上兌而言應人指下兌
而言乃若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此兩說字亦為重兌而發夫和說之道若
內若外无施不可在內而以之先民則民皆欣然効力忘其勞而不辭在
外而以之犯難則民亦欣然赴敵忘其死而不顧茲蓋說之以道故也說
之以道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
也以至父詔之子兄詔之弟遞相勸勉皆忘其勞與死而无怨心則其說
也豈不大矣哉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

勸矣哉。民勸，謂民自勸，非勸之使然也。孔氏正義云：先以悅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胡震衍義：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兌，說也。一陰居於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善之見於外者也。兌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夫說可以致亨，而說之必以道，乃足以為說也。君臣說，則尊卑之情通；父子說，則孝慈之情通；兄弟說，則友恭之情通；夫婦說，則倡隨之情通；朋友說，則切偲之情通。兌之為說，固有亨道。然諛佞以取容者，不足以為說；私情以相比者，不足以為說；曲學阿世違道干譽，皆不足以為說。兌之說亨，必利於正者，寬裕溫柔以相與，而齊莊中正之實，隱然而不悖也；和順樂易以相親，而恭敬撙節之實，確然而不流也。如是則說之以道，何往而不亨。東山之說，以使民與叔于田之久說而歸，同一說也，而叔田不得與東山同。王民之皞皞，霸民之驩虞，同一說也，而霸民不得與王民同。何也？為臣而說民，必有周公之正道則可；以叔段而得民之說，不過私以脅民耳。為君而說民，必有三王之正道則可；以戴文而得民之說，不過私情而市恩耳。嗚呼！古人之說，未嘗不以其道也。僖公一國之賢君也，而君臣亦以道稱。今觀詩人之所詠，醉而舞，醉而歸，說意之孚也。鷺于飛，鷺于下，而禮義可觀者，秩然而不失其正。僖公尚然，況不為僖公者乎？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柔在外，和說而剛健，居中利，說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以之先民，則民皆趨事赴功而不受其力；以之犯難，則民皆捐軀致命而不受其身。說道之大，至於父詔其子，兄語其弟，而相勸以勞，相勉以死者，自益廣矣。其為說也，豈不大乎。勞而忘勞，禹之治水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也。文公曰：說若不是剛中，便是違道干譽，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朱子發曰：民至愚而神，苟不以正，徒事甘言求其忘勞忘死難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佚之生之，所謂說以正也。此卦其變為艮卦，其象兌為澤，有說萬物之象。其占利於正則亨也。梅清子集註：彖曰：兌，說也。止民勸矣哉。　丘行可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兌二彖皆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兌之順應，以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兌上為君，兌下為民。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

人之情也哉。殊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為仁，殺之亦所以謂仁也。其說之大，民不期勸而自勸矣。　愚謂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者非邪矣。趙瑾解：兌之為說，陽剛皆得中，陰柔皆在上下體之外，是說以利貞也。說而貞，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矣。以說道先民，而為則民說從之，而忘其勞苦；以說道使民犯難而行，則民說從之，而忘其死。此說之用為大，民說則相勸從矣哉。胡炳文通：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為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董真卿會通：李氏舜臣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為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乎貞，而與天人合也。　雙湖先生曰：上六天，係順乎天之象；六三人，係應乎人之象。說以先民，亦三也。三位人位，下有民象。自三至上，似坎，有犯難之象。陳應潤爻變易緼：剛中而柔外，二五之剛，三六之柔也。人君能以和說之道，利乎貞正，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上下皆說也。說以先民者，如同武王伐上，一衣，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者，如漢光武擊銅馬之時，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此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說之入民之深，民心說而誠服也，說之大者。如此，民烏得不相勸忘勞而忘死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剛中故貞，柔外故說，以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者非邪也。說以利貞，則至公無私，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至於民相勸以從上，何事不可成哉。聖人所以大之也。柳富觀巽兌，皆二陽一陰之卦也。一陰居內，而自處卑巽；一陰居外，而以柔說人。巽兌之一陰，雖分上下內外，而以剛中為主，則同一意也。巽有卑順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為足恭；兌有和說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為佞諛，為雎盱容說。則剛中者，巽兌之主也。　蒙謂聖人守正而能和，故未嘗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亦未嘗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宜大于極言以贊之也。梁寅參義：卦辭為說亨，而利貞。而卦體則剛中而柔外。人能剛中，則中心誠實；能柔外，則接物和柔。故其說可以亨，而又得其正矣。說而能正，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將何事之不可為乎？說以先民，而民忘其勞，无往而非亨也；說以犯難，而民忘其死，无往而非貞也。孟子言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說以使民者乎。又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其說以犯難者乎。王者之說道，順天而應人，可謂大矣。天下之人，固將說
睥然莫知誰之使然者。而又安有不知勸者乎。吳說之易疑問曰：兌言順
天應人，說之大，民勸矣哉。兌說之義大矣，而大象獨指朋友講習於順天
應人所說，甚相遠何哉。道遂公曰：朋友講習，說於理也。於理有所說，則
天人之理，亦无不順。於理不說，安能順天應人。曰湯武革命，亦順天應人
其理說否。曰不說，安能革命。袁莊臣經義說以先民　惟有以作民情於
未為斯，有以致民情之樂為。盖民情所在，上作而下必應，歡欣說懌之情
不生於无所奮舉之日，而每見於有所倡始之際。一舉先之有道，群然應
矣。先之聖人以說道使民，不強之從，不驅之來，惟有以先之而已。且于斯
民衆事勸功，咸无齟齬扞格之意，則其所說也，可勝既耶。兌之彖曰：云云
以此夫上无強求於下之心，下无強趍於上之意，則天下治矣。且人君之
興事勞民，勸衆能使之必從者，固難也；而能使之樂從者尤難也。於是以勢
劫之，則民无自而說；於是以力迫之，則民无自而說；於是以一切刑威驅
之，則民愈無自而說。必鼓之有機，必感之有方，必倡之有道，則上下之間
感應招為，所感必有應，所應復有感。感者非往，應者非往，機之動，則循之

鳴也。鼓之嘻則翕之，起也。銅山之東崩，則洛鐘之西應也。是故有以先之
則說之，雖不以道說也，況以道乎。无以先之，則說之，雖以道亦不說也，況非
道乎。然則以此說也，先此民也；以此民也，應此先也。其上下咸和訢合之
勢也。是奚可以強求強趍者議之乎。且兌之人君，非徒以大寶我居也，非
徒於萬邦我有也，非徒以紛紛烝庶我役也。國有大事，必用乎民，以定邦
職，以役國事，以任煩重，順其情可也，而逆之不可也；從其欲可也，而拂之
不可也。說以先之機括在我，丁以致其利，于以成其順，于以聚其欲。理義
者人心之所說也，則申吾之理義以先之；政教者人心之所說也，則公吾
之政教以先之；辭命者人心之所說也，則善吾之辭命以先之。感動之下，
群心翕從，將見樂於役事，則鼛鼓有弗勝者矣，澤門興謳，无有也；衆於軍
事，則鼖鼓有弗勝者矣，辭甲謋鶴，无有也。詔而弗語，而弗躍然，其趍也悉
而必要而應，翕然其應也；樂而事勸，而功歡然，其從也。然則民之說之也，
又曷嘗有一毫矯拂之意哉。嗟夫，人心本不大相遠也，同一好惡，同一避
就，同一欣戚，倡之而必應，作之而必從，特在乎上之人何如耳。故先天於
乾，則咸覩之快，雖如也；先甲於蠱，則元亨之情，裕如也；先庚於巽，則柔之
說妥如也。是宜兌之君以說而先民，而民亦以說而應。君其斯為極致之

世與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伐苗於神禹，而衆之濟濟者此也；為臺於文王，
而民之歡聲者此也；宅洛於成王，而民之大和會者亦此也。嗚呼盛矣。非
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趙必輸經義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惟能
感其心於事之所未為，斯能用其力於事之所難為。夫民之從上，至於盡
力所至，而不知其為難者，豈无自而然哉。有如感發之无素，而遽加之以
力役之征，其不以我為病已者幾希矣。惟古之聖王，懋祥豈弟之德，日浹
洽乎人心之微，而斯民之愛戴乎上，至於歡忻說懌，而不能以自已。是宜
有所不動，動而民莫不隨。雖其力役之事，出於人情之所難堪，而奔走聽
命，自不知其所以為勞者矣。然則隆古君民相與之至，其庸可以形迹論
歟。云云所以見於兌之彖。夫君民之相與，惟其仁而已矣。君不施仁，則无
以得其心於宴安之時；民不歸仁，則无以盡其力於艱難之日。或者不是
之知，乃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遂謂君之役民，自有言而莫予違之
勢；民之從君，自有奮而不顧其身之義。抑不思勞之於未信之時者，必无
以弭天下厲己之謗，而不怨於難勞之日。无非在上以佚道而感發於
其先也。何者？好逸而惡勞者，乃人之情，而衆非元后何戴，實有所謂固結
之道，苟仁愛之道不施於閑暇无事之時，而力役之征遽興於倉卒有事

之日，則心无所感於先，而力役必不盡於後，豈不重負乎其難哉。聖人知
其然，謂夫狎侮小人，固罔以盡天人之力矣，而得民之道，又豈外其心者
之所能邪。於是因其心之所欲，而與之聚之；因其心之所惡，而勿施爾也。
則人情莫不欲壽，吾惟生之而不傷也，則說以壽而先於民矣；人情莫不
欲富，吾惟厚之而不困也，則說以富而先於民矣。至於節其力而不勞，非
以說而先其情之所欲逸于佚之而不危，非以說而先其情之所欲安于
夫惟說順之道，既有以先乎斯人之心，此所以心感乎內，而力盡乎外者，
亦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必至也。何者？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
則易使，殆見未為而衆俟之，已為而衆從之，故將乎天下之大利者，其初
必覆天下之大害，而斯民惟欲有以利其上，自不知役之以除害之為難
也；將處天下於至安者，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而斯民惟欲有以安於上，
自不知役之以去危之為難也。其親上也，如子弟之衛父兄；其衛上也，如
手足之捍頭目。樂於趍事者，无以倦其勤；善於赴功者，无以怠其志。謂之
忘其勞，適念乎勞於王事，而自莫知其所以然也。噫，愛民之志達於先，使
民之道行於後，民心之既說，民勞之自忘，是豈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哉。雖
然，兌者說也，而卦必次於巽者，蓋上既巽順乎其下，則人自說懌於其上

然聖人必以利正而爲說者，誠以違道干譽，與夫衆皆說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惟夫誠心實德，行養乎其中，良法美意，周浹乎其外，則說於未有舉事之時，樂於不知其勞之日，又豈有一不正之念者哉。昔之言是道者，吾於文王見之。彼其以民力爲臺爲沼，若勞民於自娛者也。然庶民有子來之衆，經營有不日之成，而歡樂之聲，至有靈臺靈沼之頌。文王何以使民忘其勞之若是耶。蓋發政施仁，於治岐之初，與夫西土怙冒於一二邦之修者，其說以先乎民者，非一日也。故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者，不亦宜乎。不特此爾，矣特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與周公東征三年之役，且有民忘其死於說以犯難之特，又豈止於忘其勞而已哉。彼有好勇好貨之君，致其民於疾首蹙額以相告者，又安足以語兌之義。

象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朱子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董楷集說：程氏附錄：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卜子夏傳：兩說而合者，莫過於朋友講習也。王弼注：麗猶連也。施說之盛，莫盛於此。陸德明音義：麗澤，如字，麗，連也。鄭作離，云猶併也。孔穎達正義：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要義：兩澤相潤，說爲朋友講習之象。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類爲朋，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蘇軾傳：取其樂而不流者也。陳了齋說：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有大於麗澤乎。張紫巖傳：道義之說無窮已。君子貴夫朋友切磋之益，其於道也，相與講明習行之，蓋有自說於中者矣。嗚呼，學之貴乎講習也久矣。君人者用是道，則八爲[illegible]之心，行明可同民患而終與之共其樂。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後世君唐太宗，以學士十八人與之朝夕論議，雖未知先王遜志之學，而於兌說之道，尚庶幾夫用於身也。澤滋益爲朋友，口舌爲講習。兼山有物我兩止義，麗澤有內外俱說義。蓋君臣上下，中國夷狄，與夫朋友交相際，皆麗也。麗而說，斯爲兌。易象於兌特取朋友講習爲義，豈非大而天地萬物之說，次而一身以及夫中國四夷之說，皆自學問中來哉。郭雍解：

麗者，附着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說也。況天下大說，又在於朋友講習之間。李光讀易詳說：澤，陂澤也。人所資以爲灌溉之利。禹貢曰：九澤既陂。雲夢之類是也。澤不相麗，或有時而竭涸，以澤麗澤，相繼不絕，故其爲利無窮。君子體此象，相與講習，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故其心悅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朋友講習，互相滋益之樂，以發明其理義，故無窮也。然則聖人所以悅民者，能使知其理義之所在，然後可用也。不然，安能使之犯難而忘其死乎。朱漢上傳：麗，連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無斁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爲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與兌同類爲朋，初上五始終以正而動爲友。兌爲口爲講，兩兌爲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澤之象。李衡義海撮要：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於道義，久而彌益。鄭剛中窺餘：麗猶附麗之麗，澤附澤故也。兩澤則彼此相滋益，故爲朋友講習之象。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取此義也。鼎祚易謂二陽同類，朋友也。兌口對，講習也。易傳曰：朋友講習，固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楊萬里傳：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衆友者，是以君子說之。林栗集解：兌爲澤，重卦爲麗澤。麗，相附也。交相滋益，說之象也。然坎兌皆水，坎爲勞，而兌爲說，何也。曰：坎爲大川，流而不盈，是以知其勞也。兌爲澤，止而不流，是以知其說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取其交相滋益之義而已。人之相說，莫如朋友；朋友之相說，莫如講習。和而不流，樂而不厭，皆麗澤之象也。或曰：君臣之相歡，夫婦之相說，反不若朋友之甚邪。曰：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苟惟悅而已，吾未見其能久也。是故以艮配兌爲咸，以震配兌爲歸妹，是君臣夫婦之道也。若夫朋友平居講習，則各出其所有，而見其所長，漸漬緣磨，燕游諧謔，無所不有，而未嘗有辭色之太涵洪傳深以侍三日之司，取諸麗澤，不亦可乎。楊慈湖傳：澤之相附麗，即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習者多矣，皆易之兌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說者，未足以爲知也。心之通，內明自知自信，而從爲知，知之者，何獨知朋友講習之即麗澤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即天地萬

物和日月四時皆□非伐朋友非此不可復思欲可相思通便齊說朋友
講習講見於言習見於行頃安世玩辭朋友以象二兌講以辭說之相會
以文也習以身行之相勸以善也李謙齋詳解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兩澤相麗交相滋益此朋友切磋琢磨之象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
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者說之至者也以得朋爲樂則說可
知矣蔡節齋訓解象曰麗澤兌澤附澤而相潤兌說之象也　君子以朋
友講習講兌說象習重兌象焉　楊韓註麗輩兌麗義見離象贊李中水曰
麗輩者相連而不離也　君子以朋友講習司州司朋同志曰友朋友
相麗之象講兌爲口舌頤頰習重習麗澤也嵩鼓飛爲習都司講其所
未知而明之習其所已知而行之程正叔曰猶麗澤之互有滋益

田疇學易蹊徑兌大象

兌下
兌上

兌爲口兩口相應朋友講習之象　習有學飛之意月令所謂鷹乃學習
是也　互卦離爲飛鳥互卦巽爲風又主風教鳥在風中而學飛教習之

象兌澤坎水皆水也有相似之義其實不同愚掌即二卦之爻象而思
之夫坎卦一陽在中陽動物也動而在中故在地之水則爲泉爲江海之
潮流水也兌卦一陰在外陰靜物也靜而在外故在地之水則爲湖爲陂
湖之澤止水也天地有水澤天有雨露水流而雨濺澤止而露凝亦
類也然則坎在地爲水則在天爲雨矣兌在地爲澤則在天爲露矣何以
明之夫四時皆有雨而雨水則獨列於二十四氣之一以坎離震兌四正
之卦論之冬至之日方得重坎之初冬雨水之時正值坎之九五爻坎之
爲雨明矣四時皆有露而秋露獨白蓋兌居西方其色白故也兌之爲露
亦明矣然即二卦互體而言坎藏艮震之卦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以坎之
九五在乎艮山之上也春陽之中雷雨作解以坎之九二在乎震雷之始
也兌藏巽離之卦雖爲日巽爲風風日藏閉則有露夜有風則露之氣散
矣由巽之風不藏故也露遇朝陽必晞由離之日不藏故也又不特此也
露則結爲霜雨則化爲雪霜陰氣之變雪陽氣之變也霜之凝則慘栗陰
氣之聚故也釋則和霽陰散故也雪之飛雜氣寒而不甚栗烈陽氣之聚
故也雪之釋則寒甚陽之氣散故也易之一經不言雪愚故於此而廣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會聚衆水而爲之者也衆水皆來

附麗故聚而爲澤萬物資之而灌溉浸潤自有不言而說之意故曰麗澤
兌君子觀附麗之澤而足以說物也是以附麗於朋友而取以說焉以朋
友而講習即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義夫人之大倫有五朋友與居一
焉然詳求五者之說懌亦无過於朋友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情之
相通而悅懌唯朋友爲甚又況講之以道而使之知所未知習之以業而
使之能所未能則理義有以說其心者當如何耶伐木之詩曰既和且平
其兌之明文孔子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取此義也愚嘗論兌爲西郊故虞庠取其象以朋友講習之地故也禮記
言擇士之宮謂之澤宮孔穎達疏以爲澤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堂
非制度取於兌之大象者歟魏了翁集義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
友則愚是道義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
者也　藍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潤之益鄭汝諧
翼傳從程參趙以夫易通二澤相麗日漸月潤有相資益之義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兌爲口兩兌脣說有講習之象易
祓總義麗澤兌者上下皆說故君子以朋友講習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蓋樂與人同固取乎友朋而說由中以生
是以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則友朋尤貴乎講習此講習所以
貴乎說也趙汝楳輯聞麗附也卦之二剛陽實地之象二柔陰虛水之象
水在地中爲泉在地上爲澤荀首曰川壅爲澤兩兌脣麗故曰麗澤天下
之物唯水與地未嘗斃離況兩澤脣麗乎二澤有時而竭說物之功有限
兩澤脣麗則潤澤交滲其說无竆君子體之資朋尚友脣與講習求增益
其所未能必知兩澤之親麗情交意密日進月積毋斷毋自畫然後漸
漬青沐育燁然光明之功蓋不止以得友爲說也講謂講明習者服習易
象通鑑準曰人君用此樂從經術之士講明天下有用之學也兌爲學兌
說也上下皆兌潤說萬物而有盛麗之象上說以從下下說以告上君臣
之間以分則嚴以道則親謂之德友言講習道義相爲樂也文帝以道德
爲麗得麗澤之說也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於道義文而彌益以堯舜禹
湯之聖皆說於講學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招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
成子伯至傅說亦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以是知君臣有朋友之習不亦說乎徐相直
說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兌說之義也君子觀象朋友講習互相

益也。不亦說乎。姑汾遯叟証類指鑑愚澤連集說也。君子法之。講習道義
互相潤澤。不亦說乎。張應珎解。兌相連附。故曰麗澤。兌為口為言。上下
純兌。一朋一友。相與講習也。朋友講習。皆有重兌之義。陳深讀易荅家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澤相附麗。浸潤相滋之象。君子觀象。以朋友
講習既講論於先。必更習於後。講而不習。安能浹洽而至于悅懌。次學而
時習。所以說也。蓋義理之悅。天下之真悅也。講 兌為口舌。上 朋友與習重
兌象蘇起翁讀易記麗澤二兌也。兌為澤。麗而相附麗也。兩澤相資。則水
不竭。君子觀此。朋友講明義理。習而行之。猶麗澤焉。亦不困竭矣。交相浸
灌。互有滋潤。其喜何如。故朋友講習。天下之說莫過焉。兌為口。故云講
丁易東象義。此釋兌卦畫。兌下兌上。四字也。兌為澤。坎水而窒其下。水不流
故為澤。內外皆兌。兩澤也。兩澤相麗。則水流通而相滋。所以為兌。君子觀
兩澤相滋之象。故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合志曰友。皆取兩義。兌為口兩口
相講之義。故講兌而又兌。故習習者重也。 或曰。互離為飛鳥。習者鳥數
飛也。又伏坎亦為習。鄭錡圖說天地以澤潤物。聖人以道潤民。以澤麗澤
萬物之所說也。以道傳道。萬民之所說也。故民之所說。莫大於朋友講習。
論語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聖人之

心學也。故君子以之。吳澄纂言。麗澤此釋兌下兌上也。一澤在內。一澤在
外。二澤相附麗也。 兌此仍羲皇八卦之名。而為重卦之名。 君子以朋
友講習。二澤相滋潤之益。如朋友共講習之益。先已講而後又習焉。取重
兌之象也。俞琰集說。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為澤。上下卦皆兌。則兩
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朋友講習益朋友相與切磋琢磨。則
彼此皆有滋益也。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
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為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君獨
學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為憂。以學而時習為說。以有
朋自遠方來為樂。蓋極天下之至樂。未有如朋友講習之為樂也。兌為口以
講也。習重習也。卦疊兩口講而又講也。所引節齋蔡氏曰見前兌卦以
册保八原旨君子體而用之。象辭者三。澤相附象也。兩澤相象交相浸潤
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
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亦當明相益
之道。胡震衍義。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
君子體之。朋友講習。互相益也。講者講其所未知。習者習其所已知
已能。朋友非說。則道不相投。如盲瞽方枘之不相入。講習何望焉。兩澤相

麗。互有滋益。萬物之說。朋友相麗。互有滋益。一身之說。楊氏曰。天下之可
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決於書思友處而
莫廣於朋友講習。張清子集註。愚謂二澤相附麗。有互相漸潤之象。君子
體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兌為口兩兌并說
有講論重習之象。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
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
味。危治机燀而无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
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
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實。而貞說在我矣。所
[illegible] 兌趙珏解。君子觀麗澤兌之象。上下二澤附麗
相潤。以朋友講習相資益也。陳應潤爻變易縕。麗澤兩澤相附曰麗
澤。兌為口舌。故人有君子朋友講習之義。陳納易象本義。滸雷則風盛焦
山則蔭極。隨風則務速。明兩則德著。習坎則水溢。至於麗澤則兩相為
浸漬。此之膏液為彼之肋。彼之沾潤為此之益。而相滋之深者。莫此若也
故名之曰兌。兌說也。而朋友之義在焉。是必悅之以道。而道日以進。又交
漬切深。不知孰為我。孰為人。而此道渾涵而為一。豈朝滿夕除之潢潦補

之以仁而仁日以充。及交潤持久。不知孰為彼。孰為此。而此仁融會而无
間。豈易盈易涸之溝澮。蓋其沾溉以涓滴積而深造。為淵淵之淵。浸潤以
濡沫。積而逢原。為浩浩之天。及其至也。則沛為教雨。而人心淑數為化雨
而天下又是澤也。又將彌滿六合。充塞八紘。有不勝用者矣。或者擇友不
求其勝己。莫資其講學之功。取友或挾以長貴。尺何以輔其時習之勤。則
困於澤之无水。溽其山之出泉。而湛然之天。瑩然之質。終為泥沙所涸矣
呼。昔哉。解蒙精縕大義先儒曰。義理之說人无窮。況朋友講習乎。從容論
說。以講習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得。而所知者
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志氣之決洽。疑殆之切磋。體麗澤之益
為相滋之實。而其說在我矣。象之言王者之事。然學者
之為王者事。其義實相通歟。 蒙講義理之說人无窮。而聖人尤取其互
相滋益也。梁寅參義。兩澤相麗。則互相滋益。故彼此皆不至於枯竭。君子
觀麗澤之象。而以朋友講習。則我之進德。有資於人。人之進德。亦有資於
我。是其為益。豈有窮乎。講者。討論而知其理。習者重習而踐其事。朋友之
相資。在於講而已。然既講。則必習。故曰以朋友講習也。又卦為重兌。說之
至也。天下之說。不可過極。唯講習。則過說无害。故於兌言之也。晉清之撮要

兌彖餘意曰。麗澤兩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潤而有滋益。君子用此之
象。與朋友講習。亦猶麗澤之相益也。講兌象。習重兌象也。所引不復〻說
以下四條先前手衍義每條要。孔穎達正義。業聞兌經義說之大民勸矣
哉。彖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廣王和之用。斯民固相勉以起大道
象王和之體。君子實相資以明乎道。蓋斯民同得其說。與君子。先得其說
何莫由斯道也。斯民難事而易說。雖欲樂道於觀化之餘。君子易事而難
說。於不樂於觀象之頃。則縱已容說之私。豈能契民心說之公哉。且說以
大言。明卦德也。人之常情。觀和說之大。則興和說之感。以斯說也。為斯勸
也。民將覺悟於心。洞无所蔽。勸勉於善。迅不可禦。是民之趍於道。非至和
之所感歟。然民之由是說。正以君子能運是說也。兌以澤言。明卦象也。兌
之為象。兩交麗之勢。則有交薦之益。觀斯象也。為斯學也。君子以取朋友
人己兼盡。以為講習體統兼該。是君子之明乎道。非至和之所本歟。象言
說乎於斯民。則以起道為說。彖言說先於君子。則以明道為說。君說而民
未說者。有以泰未有下說而上不說者也。云云兌之彖象。則然有治家之
說。有易象之說。播吾民之和。達萬民之說。斯民乎於治家說之致廣大者
也。會朋友之樂。務時習之說。君子探乎易象說之盡精微者也。同此土也。

則同此心也。亦同有此道。同有此說也。不為聖而豐。豈為凡而嗇。不為智
而加多。豈為愚而加少。惟小人悖之。為鴻鵠一念。嘗不堙其良。君子脩之
吉。焯炕衆攻。曾不改其樂。則夫民安物泰。執斡其樞。上悟下熙。就轉其組
是為鈞陶之造。是為鼓舞之神。是為文明之祥。是為承平之運。凡太和之
暢者。必有召其和者。凡大順之孚者。必有達其順者。君子入歟。其格物者。
其取類精。剖苛刻之藩。闢衆正之闢。杜私邪之梏。造義理之淵。吾心說於
道學。而人心則說於道化矣。柰何朝菌之儔。蟪蛄之屬。日用飲食於此
而乃醉生夢死於其中。說於貨利也。日尋貨利之斧。說是聲色也。日菌聲
色之鄉。樞機風俗。裒畜教化者。乃不固狂瀾於既倒。屹砥柱於中流。頹乃
孤立无儔。猶學无友。則吾心本潔白者。俄頃而汙。吾道本澄澈者。瞬息而
汙。我固未能樂其樂。而民豈能同其樂哉。嗚呼。兌之斯民。乎以治家之廣
大。而趍道化之同然。必兌之君子。探乎易象。而明道學之自然。從可知矣。
且睽之說而順明。蓋之民說无疆。非不以說言也。語說之大。則未也。節之
說以行險。中孚之說以巽孚。非不以說言也。語說之大。則未也。兌之象辭
何以為說之大哉。想兌之斯民。仰膺渙汗之數。公則必說。非每人之說也。
類君巽命之中行。而莫不說。非紛華之說也。和氣充騰。在在呈露。祥風勃

欝。物物怡愉。民所以為說也。苟未至於能勸。則一念不澤。萬慮皆進。一息
不澄。萬慮皆塞。說之不以道也。要必怡吾氣於旦晝。養吾神於清明。毋為
欲且之行。毋蹈肝遲之悔。亦无用勸。何可禦也。不賞而勸。莫可遏也。此非
廣王和之用。斯民既相勉以趍於道乎。然說民者其化也。說已者其本也。
且隨之澤中有雷。夬之澤上於天。皆以澤取象也。非兩澤之相麗也。萃之
澤上於地。革之澤中有火。皆以澤擬象也。非兩澤之附麗也。兌之象辭。何
以為澤之麗哉。想兌之君子。觀上之澤麗下之澤。上流則交浹也。觀下之
澤麗上之澤流潤。則交浹也。擬諸形容。灌溉不偏。象其物宜。滋沃无間。君
子之所以為說也。苟不由於講習。則朋而不心。面朋矣。益反而不心。面反
矣。精說之不以道也。要必取兼流之象。求十益之龜。勿疑以簪。其朋致一。
以得其參與講習道。應无障蔽也。與討論理趍。无窒礙也。此非象王和之
體。君子實相資以明其道乎。嗚呼。獨樂者不若同樂。與少樂者不若與衆
樂。治象之可說。與衆同樂者也。所通則化矣。易象之相說。與朋同樂者也。
所存則神矣。要之說有先後。无精粗。有感應。无彼此。无間可容。息无端可
探求。一以貫之。則可矣。岐而二之。則惑矣。昔者伏羲取物。盡兌之卦。澤之
象以明。文王演易。重兌之畫。麗澤之象益顯。夫子象兌之材。像兌之象。而

兌澤之蘊畢露矣。夫象以兌說言。且以利正言。惟說則發而為和。極而為
樂。惟利正。則和而不流。樂而不淫。是以說於臨事之先。民不苟且以忘勞。
說於臨難之頃。民不尚免以忘死。此說之大。此民之勸。亦飛躍之鳶魚。機
籟之壎箎者。固卦德之說。遡卦象之說。一陰居上。二陰居下。少者多之所
宗。即陰者陽之所說也。兩澤之相為說。即朋友之相為說也。初之和。兌則
交非匪怨。二之孚。兌則交非便佞。此特此說。君固不知其至。民豈能知其
所從來哉。嗚呼。舜一兌之君子也。天下大說。恭民敬德。時泰和矣。所謂聞
言者決。所謂與人為善。有以階此說也。湯一兌之君子也。固有不說。非民
允殖。時又安矣。所謂君臣于淵。所謂學焉後臣。有以基此說也。舜湯遠矣。
後世有致廣大盡精微之主出。則舜湯之盛猶行見之。　又麗澤兌君子
以朋友講習。　彖不獨立。成相說之卦。人不獨學。明相說之理。物以相附
為說。即人以相交為說也。苟象所立者獨。莫以為相說之說。人所學者獨。
莫以為无迹之說。何者。說萬有者莫說乎澤。今也一澤上溢。一澤下浹。兩
澤相麗。於是以兌之名揭之。言相說之卦也。易立象以說。吾取象以說說
一已者。莫說乎交。今也以此朋友。明此道學。朋友交益。於是以講習之辭
發之。言相說之理也。象不容於獨立。而相說之卦成。人不容於獨學。而相

說之理明。要之澤之說有限，而兌之說无窮也。象兌者曰云云，識申其旨，象之立者，形而下者之說也。固有迹之可見，人之學者，形而上者之說也。每无迹之可觀。抑何哉。一卦取一象，一象取一義，為停波為蓄浸，相依以為說者，猶有涯涘，明至斯乎，說則不可涯涘也。為豬潦為匯沛，相資以為說者，猶有限隔，及來自遠，說則不可限隔也。倘不擬諸形容，顧兩水之濡，不象其物宜，感兼澤之說，則特孤立无朋，討論道妙之說，未必知也。獨學无友，辨論理趣之說，未必識也。盡思吾性鍾固有之和，吾心具本然之說，反不如水之沾溉，澤之浸潤者甚矣。其自反於道也，兌之君子有是哉。兌乏也，且澤當止於山矣，當滿於水矣，謂之兌未可也。今也一澤上麗，沾濡於前，一澤下麗，滋潤於後，兼演迤之備，並汪洋之積，足以臨涘，津涯比連，猶之曰兌，是其名也，亦其義也。非相說之卦成乎，著兌象在易，體兌象在人，朋嘗簪於勿疑矣，友嘗得於致一矣，謂之說未可也。今也以朋講習，朋非面朋，以友講習，友非面友，窮義理之淵源，究道學之底蘊，辨論澄澈，發越精深，言之曰講習，是其交也，亦其理也。非相說之理明乎，相麗之澤，孟形而下也，講習之理，道形而上也。即彼兼流之象，喻此十益之龜，學易者亦知器為外境之說，而有與道為內境之說，而无際，則謂兌說之旨矣。唯兌有卦。取於兩澤上體兌也，故一澤居上，下體兌也，故一澤居下。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法其象，如陰所說者陽，陽所說者陰，於物之和，兌則交之，非屈悉也。於二之乎兌則交之，非使使也。嗚呼，此正夫子聖人之意也。是故設教於洙泗，興嘆於川上，當時門人與朋友交相從事講習，蓋悟此矣。盡意莫若象，不然，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抑正孫經義麗澤兌。觀物之益，則盡卦之理，理固未易盡也，不即諸物，吾何以觀之哉。兌，澤也，說也，然澤足以言兌之說，而不足以見說之主，必也麗澤焉，其來无已，則其益无窮，人而默察夫相資之益，則兌之為說，誠有不待言而自諭者，卦之理於是見矣。云云。聖人所以言於象，昔者聖人擬形容，象物宜，然後立八卦之象，以盡八卦之理，欲知八卦之理者，求之象可也。然理固有不可勝窮者，又必於重焉見之。巽不重，不足以由命，離不兩，不足以言麗，性洊至足以言洊，惟洊雷足以言震，蓋理可得言，而理之主者，不可得言，易之所謂理，皆其至者也。而況於兌為天下之至說，是說也，可以心諭而不可以言傳，苟非自其相資之益觀之，則何以哉，說言也，兌人孰不知兌之為言說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人孰不知澤者，所以明乎兌也，兌之理，其果盡於此乎，今夫理在天下，一時之僅可，而他日之不然，則不足以言說，學無之僅加，而決

治之不足，則不足以為說。惟麗澤也，相繼而無已，並至而不窮，有浸灌漸漬之功，而無朝滿夕除之患。凡物之說於斯，吾見慘者舒，窒者遂，憔悴而不自得者，莫不忻愉懽悅，而自適其所，非桔槔之患也，非掘茵之畏也，蓋至於此，然後見兌之說物，悠遠而深長，天下之至說。以後加於此矣。聖人取諸澤之麗，其善於明理也夫。不然，澤而非麗，則溝澮之盈，其涸可以立待，兌之說而止於是，吾恐卦之理殆不若是然矣。雖然，兌為天下之至說，則吾既得聞之矣，而君子之說，乃獨以朋友言之，何哉。蓋理義之說心，猶芻豢之說口，而說之不以道，則君子有所不為，漸摩之益，一入乎吾心，則其樂有不可以勝窮者，非深造乎其地者，殆未易以說言也。斯道也，方有望於麗澤之君子。金埠經義君子以朋友講習。同氣相求，同心相得，氣同則心同矣。朋友與我同氣者也，講習與我同心矣，氣同而後相求，心同而後相得。兌象下之辭曰云云。夫禀天地之秀氣者為儒，名不幾於農工商賈之版，所業則讀書著文，與我均名為儒者，均同氣也。脫胝鼓而露特膀，剖形骸而披胃臆，相與釘金石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之云乎，資友以成也。今夫同堂曰朋，合志曰友，雲疑風休，氣味相投，叢動蠶鳴，氣類相感，神交精契於真純之天，心融意會於琢磨之地，講習乎詩書禮樂也，講習乎孝悌忠恕也，講習乎禮義廉恥也。惟恐有聞，所講不精，惟恐有傳，所習不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吁，君子善與人交矣。不然，學之不講，夫子所憂，傳不習乎，曾子所省。吾師孔也，吾友曾也，舞雩水之春風，沐杏壇之教雨，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道德之源。朋友相得之樂，詎可量哉。雖然，講習者明道事也，所以為行道者地也。雲龍風虎，聚應氣求，同心同德，佐興唐虞，赫赫洸洸乎功業，遂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聯步接武，皆今日講習人也。吳如愚麗澤兌說　象本離義離象也，互取明相附麗而言兌說也，而象辭亦以麗言澤者何也。當知麗乎離訓儷，而又訓羣與美，非但有附麗之義，而有附麗乎其中，非附不可以見其麗也。故以兩作離，言麗而兌以兩澤相附，亦言麗，是知兌之所以為麗者，以卦畫詳之，畫有中虛之象，以卦象詳之，澤有中虛之義，中虛則明，非麗而何。況澤者停水者也，水止不流，其光瑩淨，自然悅澤，兼之以澤附澤，文相輝潤，則說而麗也可知矣。此麗澤兌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朋友講習，蓋因其兩澤附麗而知朋友之相親，即其互有滋益而知講習之為樂，遂發明朋友講習之旨。朋者同門者也，友者同志者也。講以究其所學之道，習以溫其所學之事，惟其講貫習熟，遞相開發，理義斯有所明，於心斯有所

悅。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之悅於心者。孰有過於理
義哉。理義既悅心。則舉斯心而加諸彼。說之大。民勸矣哉。亦由是而充之
耳。欄江網賦可初吉二。孚其不已之諭。夫三陰四陽。有不明之剛立。內
推外化。抑內外德使陰與陽對。剛陰陽違孚。　曰和曰引。合初上以一陰
馳內馳外。無剛柔之異。宜。　一陰首二陽
而正順相濟。三爻應五。位而吉孚如響。

疑。請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無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文直味其義
象則推而畫之。朱子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卜子夏傳。初
九和說吉。止行未疑也。以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也。守正和人也。守正
和人。何往不吉。行豈疑哉。孔穎達正義。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行未疑
者。說不為諂。履斯而行。未見疑之者也。所以得吉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
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張橫渠說。初九。和兌吉上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無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張紫巖傳。和有可否。義君子
和而不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用能不失其應。擇師友。隆德義。以成就其
器業云。兌。其少女。誠一之性。為和為行未疑。初應四。四有剛德。初困之以
成其德曰和兌。郭雍解。初九。困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
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未知和為說。不知和為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
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
不知說之在和。既感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
而至矣。李光讀易詳說。初九居兌之初。為說之始。在下而能以剛正自處
有孚信之德。而无邪諂之行。和而不同。无所阿比。所以得吉。士方未遇而
尊以和柔為行。或疑其邪諂。初能履剛守正。衆所孚信。故曰行未疑也。未

疑者未有可疑之行也朱漢上傳初九剛而處說兌偏係之私能和兌相濟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巽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體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兌吉初九遠於六三無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也晉咎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顧之以開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李衡義海撮要九二剛中而說君子也初九說君子而與之和是以吉介鄭剛中窺餘初不應四而與二相親可謂說矣況二乃君子我之類也與之親非苟於同和而已矣雖然使上有正應而下與近比者親或可疑也兌所偏應惟賢是說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吉二以陽在上我以陽在初未嘗同也三以柔在外我與二皆以剛在中非和而何鼎作易謂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楊萬里傳當兌說之世天下大說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眾人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踈遠在下之士貴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應獸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言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无附至踈也至踈則大利不能怵至剛則大戮不能屈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猶伏伽不敢諫游戲委

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諂和兌以不說為說林栗集解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離故曰和兌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今之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異愚請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與則兌至於乖然其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失是謂和而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不能不並爭見危不能不相棄是謂同而不和也今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而小人者遠矣和而說之不亦可乎故曰吉子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親君子而遠小人无可疑之迹矣其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二則可疑矣楊慈湖傳兌之初莫知所適從也從然和說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李隆齋詳解晏子論和與同異以為以可濟可以否濟否謂之同獻可以替其否獻否以成其可謂之和則是和者以有所不說而為說者也以有所不說為說則人必有疑之者矣惟其行之以貞是以言而无疑也初九以說居下而不失其剛是豈苟說者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若四則有商兌之疑矣馮椅輯注和兌之

吉初九象占行未疑也文與六三相遠兌二未相疑也凡曰疑者謂陰爻林黃中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九二則可疑矣程正叔曰謂未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馮椅輯傳初九和兌吉贊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耿師道曰九二剛中之君子也說而與之和故吉馮當可曰陰陽必相說二說於三者也唯初遠於三與二相比不為二所疑和同兌間林黃中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晏子之言和與乖對同與異對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和而說之不亦可乎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兌初九 兌之困

兌下 兌上 兌雖陰卦初實陽爻陽為和和兌之象 四居

坎下 兌上 巽中巽為疑不與初應故初有行未疑之象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居下兌之下比二之陽是以賢者為說而非如二五說於陰柔之比乃君子和而不同者也豈為妄說

者哉惟其初是陽爻質粟既高變而為坎其中甚明故能不說陰而說陽遠小人而親君子即是兌之言未初之說於陽既不疑其行而人亦未敢疑其行為妄說者則其吉也宜矣卦變為困以說而處困者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趙以夫易通初用而柔上與四應以和為說行而得吉又何疑焉易祓總義兌具少女之性而初在下體之下謙以降己和而得其正者故曰和兌和有二義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諂邪而已矣在人安得不疑今以陽剛上行无係應之私而乃勵其剛介自守之行所謂行未疑者不能无疑也往遇九二以剛中相比何疑之有所以為吉趙汝楳輯聞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比乎二以剛遇剛不際乎柔行而胥說未有間之者莫疑之有徐相直說初九和兌吉行未疑也說而體剛上无繫應以和為說所以吉也象言心無所役可否決之以理也張應珍解初九得位和而能說其行未疑是以吉陳深讀易篇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遠於陰正處也正和兌而行未有疑故吉然言未則終或有疑若居中則無是言也蘇起翁讀易記初九處兌之下而無應在下則勢卑无應則援寡勢卑援寡之人豈無所不和與人和睦則

數言之道。其行未有可疑當然而然者也。荀在下而悖九。剛暴與人不和。則人皆待以險之。是其行取疑於人也。何言之有。文變坎伏離。離明故知和說為兌。丁易東象義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此釋兌六爻象辭也。初九去三尚遠。未牽於陰。故未疑。若四則有商兌之疑矣。　或曰。四五與則有疑象。初未有疑也。鄭錡圖說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與之初九與為疑也。反為兌。初乃為和也。初九无應。何以為和。以兌麗兌是以和也。麗澤之道豈止和而已哉。又從而致吉矣。故曰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謂以兌入兌。則不疑其所行也。俞琰集說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人有二心則疑。九四之商兌是也。初九在兌之初。唯知近比於九二。則其所行蓋未疑也。李簡學易記初九和兌吉。一行未疑也。以陽居下處說之初。正而无所私係。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其行未疑者。初未有私欲之害而行之不疑也。李恕易訓初以剛居說。而處下无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故言以和為說。其行未有可疑也。保八原旨初九陽居最下兌之初也。　和兌吉。上无正應。无偏私也。以和順為悅。能謙下也。以此處兌。得正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君子體而用之。陽剛得正。和而不流之說也。以是而行。何疑之有。胡震衍義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和而不同說之善也。有求而和。邪諂之流也。无應而和。正大之情也。和而不同。君子之公也。同而不和。小人之私也。和則真情融通。同則私情朋比。和則周而不比。同則比而不周。和則萬物為一體。中國為一人。同則私恩以相結。朋黨以相親。二者介於毫釐之微。判於天淵之遠。窮理君子。不可以辨也。兌之初九。陽剛而居兌。則不至於介。得正而居兌。則不至於邪。无所係應。則无所牽累。處下而剛。則无所卑屈。和而不流。其說也。所以為吉也。世之衰也。正學不顯於天下。義理不明於人心。於是有妾婦其道如儀衍者。於是有媚竈如王孫賈者。於是有好佞如祝鮀者。於是有闇然媚世如鄉原者。此其自視以為人事之當然。而不知賊天理背禮義而得罪於名教也。聞初九和兌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斯道也。中庸之達道。樂記之和順。書之和衷。傳之惠和。皆是物也。近之感一家之和。推之興一國之和。達之致天下之和。大之名天地之和。皆可即和兌之義。而推廣之。象曰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有失也。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張清子集註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進齋曰。疑謂疑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無係。故未疑。四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矣。　愚謂初九爻位。皆剛上无應。與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

所行未有疑惑。其言可知。若四比於三。則有商兌之疑矣。胡一桂纂註蔡氏曰。初未牽於陰。所行未有疑惑。若四比三。有商兌之疑矣。趙珪解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有剛德之君子。在下而无係。當說道行之時。人皆知說而不知其所以說。九在說之初。以德而和。與君子之和也。以和見說於人。得說之正。是以吉也。象云。行未疑。九以德和見說於人。非求說者。是行未有疑也。陳應潤爻變易蘊初九變困。上兌下坎。剛能下柔。男女感說。故有和兌之象。但困厄之人。惟依說順承以免禍。不能行剛決之志。和兌則吉。行未疑者。但一以和兌之道待人。自不疑其行。恐或人亦疑之。如漢司馬徽畏謹小心。有以人物問者。每言輒佳。婦曰。人質疑問君。一一言佳。豈洽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此和兌之義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兌自有和義。獨於初言者。以其得剛陽之正。與和說之體。故首言之。疑謂疑於陰也。卦唯四陽。獨初與陰无所係。故未疑者。二四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　蒙謂以剛居正而无係累之私。則不妄說人矣。吳說之易疑問兌之初言和兌。二言孚兌。三言來兌。四言商兌。上言引兌。各有所說。獨九五言孚于剝。畢不及兌說之意。而有厲。何故。　遁退公曰。兌卦二陰。六三在下卦之上。不當位而凶。上六在上卦之上。小人在前也。九五為兌之主。說可知矣。小人在前。欲剝去之。非示以信人所不說。然而有厲者。以小人在前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子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朱子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王弼註說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位而說。孚吉乃悔亡也。　重言　悔亡二十一。本卦一。餘附咸卦。孔穎達正義九二。說不失中。有信者也。說而有信則吉從之。故曰孚兌吉也。然履失其位。有信而吉。乃得亡悔。故曰孚兌吉悔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隨之為言下隨上也。六三以柔不中。乘二剛之上。九二以剛居其下。當兌說之時。可不從權以說之乎。權以說之。所謂動而說隨以下隨上者也。然非詭隨也。非志在隨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外雖有可疑之迹。而內實自信其志焉。故於兌之時。變體為隨。而有孚兌之辭。而夫子釋之以信志也。夫隨之為義。言君隨天之時。而天下乃隨君之時。又六爻所言。皆有隨義。而是爻獨言君子隨小人而說之。設為兌之隨。而與其本體異焉。夫經有曰

兌說也又曰動而悅隨然則說未至於隨隨則說可知矣故隨後爲兌則
其說已甚且以柔居之故唯小人是說而不足以事君子故其爻曰係小
子失丈夫而兌之九五所謂孚于剝者亦似之矣兌變爲隨則說而後隨
也且以剛居之故雖小人是隨而不害其爲君子故其爻曰孚兌吉悔亡
而隨之九四所謂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亦似之矣趙復齋
說以九居二故不孚於六三自信而說以忘其悔九五本位无淦故孚于
剝蔡節齋訓解剛中故孚近柔宜有悔居中故亡馮椅輯注九二孚兌相
與以信而相說之象　吉悔亡占　趙汝楳輯聞九二孚兌吉悔亡孚疑之
反二謂與三交信也悔亡有悔而亡也　九二際乎成卦之柔剛柔交信以
爲說說之吉也然三方有凶而我比之嫌能无悔乎以剛中能存其在我
者而後悔可亡剛柔交際之難如此　姑汾遇叟証類指蹤失位而說悔也
說不失中有悔亡也以實而中有信者也有信於兌吉而悔亡也若微子
爲庶出失位性中正而有信者之德雖失位有悔而終王于宋是悔亡也
陳深讀易篇九二孚兌吉悔亡九二以陽剛得中爲有孚信而兌說故吉
兌既以說體居陰又近比于三陰爲有悔以有孚于中是以吉而悔亡故
夫子曰信志也丁易東象義六三陰柔不正同體近二以不正而說我者

也宜其有悔九二與九五同德相孚以中道相說所以吉而悔亡也孚者
上下之志相信故也　此爻以同德應五取義許晉齋讀易私言兌之九
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
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吳澄纂
言九二九居第二畫爲兌之隨　孚兌象也二以中實孚于三也　吉占
也　悔亡占也比柔當有悔以誠心待小人則小人无所用其奸故其悔
亡俞琰集說九二孚兌吉悔亡九二切比六三之小人本當有悔然剛而
得中能下與初九同德相孚則其說也以道故吉而悔亡胡炳文通二孚
孚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孚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悔亡以九五則
有厲何也六三爲兌主說猶未極上六成兌之主而居兌之極二比三能
不孚乎三而孚乎五故吉五比上不孚乎二而孚上有厲矣董
真卿會通錢氏曰中實爲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　李氏過曰二應五君
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　張子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
妄吉且悔亡齊履謙本說信喜于其中之謂孚梁寅參義二陽剛中實有
其孚誠者也然當說之時與六三比近爲三所誘故不免於有悔二若能
絕去三之私比而與九五以同德相說則其說以孚誠可以獲吉而其悔

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子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
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卜子夏傳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失位與三
豈无悔也志在和人欲其說信中不失正故吉也夫何悔焉王弼注象曰
孚兌之吉信志也其志信也孔穎達正義信志也者失位而得吉是其志
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爲志故信志也張横渠
說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蘇軾傳初九和兌吉上信志也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孚兌
六三小人也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爲利
也初九以遠之而无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
而後悔亡文子而實不予所以信於初九也陳了齋說兌而說者和兌也
知和而和者行也未疑猶未變也履以和行而至於體天地之撰者聖人
終始也是故習以說始行以慶終說之所以大何也亦悔亡也亦信志也
唯嘉會之君子爲能孚兌張紫巖傳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二阻陰于前
而以陽居中得兌說之正其志信其道卒孚於九五之君曰孚兌三雖蔽
之弗能爲已累也是以悔亡夫事君者亦各盡其誠而已誠苟上通說夫

何遠君信而說於上則民信而說於下二者皆本末在我有可信之實故
孔子釋之曰信志焉嗚呼士君子於兌不必區區然求說于君爲也反身
以求其信焉道斯通矣兌西方爲信少女爲孚郭雍解九二有剛中之德
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
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
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
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爲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兌信志之
理一也李光讀易詳說兌主於說說物者常失於不正九二上比於六三
陰柔小人而已比之宜有悔也然履中信志和而不同非爲邪也是以吉而
其悔可亡也士非見信於人之難自信爲難能自信其志則雖舉世非之
不能沮也權利誘之不可移也白刃臨之不可屈也此信道篤而自知明
者也朱漢上傳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凶九
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于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
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
兌之吉信志也夫石錯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

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李衡義海撮要二不違中，有信者也。說不失信，吉其宜矣。然比于三而狎小人，有悔也。以其能遏而不固守其正，故得悔亡。二不當其位，是不守其正也。以信道為而自知明，說之不以道，不說也。鄭剛中窺餘九二之孚，與五孚也。五非其應，然純卦皆无應，兌之二五，以同德在應位，久當自孚也。兌之時三以陰柔比而求說，二欲違之，不能是妄得無悔。然二五同，以剛中柔外而成卦，始雖不以陰陽正偶相得，及其久也，誠意感通，君臣相說而悔亡矣。諸卦二五非應而以同德相求，如小畜與困亦然，非但純卦也。鼎祚易九二之孚，謂五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四變坎為志，故信志。大抵二應五，其本志也。楊萬里傳禮不妄說，今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說者兌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天下視其所說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偽妄說人者絕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偽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也。吉矣，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受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譏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違也。佞偽取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林栗集解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乘初九之兌，承乎六三之巽，故曰孚兌孚信也。君子之道依乎中庸，為人謀而无不忠，與人交而无不信，不惟君子信其不渝，小人亦信其不為己甚也。九二以剛中之德，體離明之資，而處於君子小人之間，信而說之，可謂得乎中行矣。故曰吉。又曰悔亡，比乎小人，宜若有悔，其志可信，是以悔亡。故子曰孚兌之吉，信志也。楊慈湖傳二五本為正應，而兩陽无相應之象，然陽為實，有誠信之象，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說，則吉悔亡。如不相孚，斷无和說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項安世玩辭初九九二　初二皆與凶人相說，而不害為吉者，初正而二中也。初與三不相比應，无可疑者，獨以三柔同體而與之和。和有相濟之義，以正濟不正，適足救三之凶，故小象曰行未疑也。九二親與三比，始涉可疑，然二以剛實在內而得中，其志可信，決无朋邪之理，雖與邪比，其悔亦亡，故小象曰信志也。自二至上為革，故悔亡信志；初至五為中孚，故无疑；三至上為大過，故凶。此又互象之著明者也。李謙齋詳解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九二大臣之事也。二與五為應，五以剛而二亦以剛應之，兩剛相值，宜有悔矣。然人臣之於君，不患乎不能以剛介自處，而患乎无忠信之誠以固之。苟有忠信之誠，則雖犯顏敢諫，未有不能取信於人君之心者矣。九二以剛而居中，有中孚之信，是以悔亡而乃得吉也。齊景公欲為遊觀之舉，而晏子有荒亡留連之諫。晏子之言則剛且直矣，惟其發於至誠，故景公說之，而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故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晏子伯者之佐，尚能以此動悟其君之心，而況古者大臣之事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在中故以信志言。馮椅輯注孚兌之吉，九二象占

信志也。二與三其志相信，非苟為相說者也。馮曰其志可信而信之。馮椅輯傳九二孚兌吉悔亡。贊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正叔曰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剛中故吉而悔亡。馮當可曰比三而說之，說而信，必其誠可信也。故有說之吉，无說之悔，以中正剛明故也。鄭舜舉曰成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不流於說，雖同體絕而不同也。比之者其情密，其交深，其能悔亡者，陽剛而得中也。　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則相孚，非正應本有悔也。唯其以剛明中正而合，故相說而吉，其悔乃亡。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兌九二　兌之隨

兌下　陽剛居中為孚，孚兌之象。二

兌上　陰位也，陽居陰位，故有悔，在離

震下　喜兌說之中，悔之之象。艮為

兌上　思，陽居中為信，信志之象。

九二孚兌吉，信志也。兌以剛中柔外為卦，九二九五剛中者也。上六柔外者也。九二親於六三，同體而相比，又居互卦離體之下，離叢也，以說而附叢者也。自常情觀之，則必說於陰而親於小人矣。若柔與六三為說，則可知有悔。惟其中心既剛變震變艮，震動也，艮止也，以剛而見於動止之間，故能不事諂媚以妄說乎人，其自信於志者，惟兌之剛中之道而已。他非所變也。豈非兌之九二有孚於中者歟。不得其吉，則不亡其悔，故曰孚兌吉悔亡。卦變為隨，非自信其志，則詭隨者也。趙以夫易通二用而柔，上與五應，相孚以心。何吉如之。悔亡者，當位有應，不可復還為剛也。易被總義以九居二，其位不正，又上无正應，而近比於陰，在兌之時，能无悔乎？唯二之陽剛得中，為中心誠實，孚兌也。內有相孚之志，則位雖不正，而非由於邪佞，雖比於陰柔，而守志不可移，志出於孚，則己不疑於人，而人亦信其志，此孚兌之吉所以悔亡。趙汝楳輯聞孚兌之吉信志也。六柔三為不

當二之此之于其德，非于其傳，故其爻孚以志，不以貌，此得吉之由也。不然說不以正，又何吉乎。徐相直說：九二孚兌吉，信志也。二比於陰，宜有悔，惟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和而不同，故吉而悔亡。象言剛實孚信存乎中也。張蹇琛解：九二在中，民皆信其為說之志，是以吉而悔亡。洪深讀易篇：孚兌之吉，信志也。九二雖近三陰，以剛實內充，非求容說於人者也。五雖不應，二居中而自信吾之志而已。蘇起翁讀易記：九二亦無應與，而與六三來兌之小人親比，宜有悔矣。而九二剛中孚信，以為兌說見可說者而後說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自守不失，和而不同，故其悔亡且吉，蓋彼自來兌我，自孚誠相與，孚信存於中，而其志不苟，是以有悔亡之吉。二三四互離，豈不知孚信以為兌說乎。卦變隨，若其動而說隨，則非孚兌信志矣。丁易東象義：孚兌之吉，信志也。九二剛實居中，與九五同德相孚，其志相信也。　或曰：互離伏坎為志，恐泥。鄭鑄圃說：九二孚兌吉，信志也。九二守中，三來說之，九二說之不以道則不悅也。二近於三，理似有悔。二與五孚，其悔亡也。兌者說也，其體說也，不必有應，故二五之孚，兌之吉也。故曰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謂信以發志也。吳澄纂言：孚兌之吉，信志也。以誠信之志待六三也。俞琰集說：二與初同德相信，其志蓋在初而不在三也。二剛中有守，決不妄說六三，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保八原旨：九二剛實居中，故有孚也。　孚兌吉悔亡，上近六三，本有悔也，以剛處柔，故得吉而亡其悔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君子體而用之，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于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胡震衍義：九二孚兌吉，信志也。二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夫世之不誠而說者，匿怨而友其人，藏怒而親愛，口蜜而腹劍，情疏而貌親，甚矣其欺也。古語有曰：世之人，詡詡強笑語，出肺肝相示，指天誓日，不相棄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而又下石焉。其如孚兌之吉何如哉。兌之九二所以吉者，唯其說以誠耳。想其容貌之和，肺腑之通也，言語之洽，情文之實也，和說之真，表裏之一也。人疑以陽居陰，承比陰柔，宜有失正過說之悔，然剛中之孚，足以行焉，此悔之所以亡。七十子之說夫子，皆心悅誠服何也，以我之誠，故彼之說我者，亦以誠也。是知說人之道，辭患不可以為說，惟誠意之充實，則說斯善矣。象曰信志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人而自失中，是以吉也。朱子發曰：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素書

曰說合心離者孤，豈孚兌之義乎。張清子集註：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立行可曰：二孚兌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兌之吉，視五之孚于剝，則有間矣。愚謂九二剛實，故為孚兌。上近六三之柔，故有悔，居中故吉而悔亡。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為六三說媚之所惑矣。趙瑾解：九二孚兌吉，信志也。孚誠信也。九二履剛中之道而行其孚信之誠，發見於外，人見其剛中孚信之德，故善說之所以吉也。三為說之主，而來說於陽，二切近比之，宜有悔，以剛中之故，其悔乃亡。象云信志，謂信其剛中之志而說之也。張應潤文變易緼：九二變隨，上兌下震，男女感說而相孚，孚兌之吉又勝於和兌也。二居臣位，變又為柔，與上之五剛為應，所以相孚而吉也。五陽雖剛而兌之才柔弱，二陰雖柔而震之才剛健，以剛健之臣，遭柔弱之君，裁決庶政，進退百官，上信其志，其悔乃亡。晉王衍問阮瞻：老莊與聖教同乎異乎。瞻曰：將無同。衍善其言，辟為掾，世為之三語掾，此一言而孚說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二孚兌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兌之吉，視五之孚于剝，則有間矣。　蒙謂剛實居中而處悅，乃和而不同者也。

六三，來兌，凶。

程子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朱子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王弼註：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孔穎達正義：三為陽位，陰來居之，是進來求說，故言來兌，而以不正求說，佞邪之道，故曰來兌凶也。要義：六履非位而求說，為來兌凶。見前上卦注　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夬也。而爻辭云溺者，夬之為卦，一陰乘五陽之上，而其義為決者，五剛決一柔而去之也。兌之六三柔適乎中，為小人之象，內乘二剛，以為說若小人乘君子之上也。於是二剛自下而進，則決之之禍至矣，故變體為夬而曰來兌凶。夫孔子嘗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謂舉而錯之於其上也。小人而居君子之上，則害治以傷民，君子其容之哉。蓋易以往為之外，以來為之內，一陰宜進二陽以去，乃救之內，以乘剛故人所不服，而為二剛所決，為此與需于血同，其所以異者，需之四在一體之下，而兌之三居一體之上也，故至於凶為甚於需矣。雖然其以一陰乘五陽，乃為五陽決而去之，是夬一陰乘二陽而亦有是義者，彼以六爻之全體言之，而此止以下卦之變體言之

故為兌之夬而已蓋與夬之全體異焉且夬之兌者君子以決小人為夬而所以說之者道之權也豈終與之悅哉兌之夬者小人以柔君子自悅而所以決之者義之正也故直以來兌為凶焉趙復齋說以三畫卦言之則中柔外以六畫卦言之陰柔居內也剛中而說正也陰柔而說邪矣蔡節齋訓解來四也柔居不正之位比四為說說而失正者也馮椅輯注六三來兌說人以求說之象 凶占趙汝楳輯聞六三來兌凶來者由外而內 說貴剛中苟能守正則志同道合雖不即人人將即我自有交說之理六三不剛不中來而求說於二夫已以媚人人必見拒以斯為說凶之道也姑汾遯叟証類指蘊居不獲正處不守中為兌之口求取兌也志在謟佞求說於人宜有凶也如漢武帝待江充小人以譎詐之行探說于上謟媚求寵縱或得之終成夷滅之禍如東方朔亦未免俳優之類也陳深讀易篇六三來兌凶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反來求說於在上之陽陰性向下既不正而來則是妄動而求說所以凶也三至上互體為大過故凶丁易東象義六三柔而不正來說於二者也兌自壯來六自五而來三以說乎二故曰來兌所以為凶 此爻以不正求說致凶之象吳澄纂言六三六居第三畫為兌之主 來兌象也三不中正下求說於二故曰來兌小人以諂說媚君子者也 凶占也俞琰集說六三柔兌凶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犯分而妄說者也以九二不與之比乃來致九四以為說來與豐六五來章之來同彼以上而致下故吉此以下而致上故凶胡炳文通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董真卿會通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間而位則不當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齊履謙本說來至而急說之謂來梁寅參義陰必說於陽者也三為說之主不中不正而來說於陽此小人之說君子也所說如是則小人固凶矣而君子受其說者亦豈免乎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程子傳自取不中正兌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卜子夏傳六三來兌凶正位不當也兌者陽說陰也過說於上柔以來人使人從欲者也何以終哉凶其宜也王弼注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重言 位不當也十六本卦一餘附履孔穎達正義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李鼎祚集解柔以陰居陽故位不當諂邪求說所以必凶陳了齋說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兌而有來夫

中矣失故凶中則當張紫巖傳六三來兌凶正位不當也處四剛中來者說之是謂導諛之人故凶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為妾婦之道謂夫事君容說而以順為正俯仰祇慍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也戒之哉郭雍解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李光讀易詳說三陽俱而六以陰柔居之不正也以象邪佞不正之人欲以非道媚悅正直之君子必為所斥逐其凶宜矣君子小人猶水火燥濕之不同以帝堯之聖猶畏壬人孔子之聖亦曰遠佞是知邪佞之人急於求進是亦在上者有以來之非剛明之君子未有不為所眩者唐明皇之悅李林甫德宗之悅盧杞亦其資適相逢爾六三為兌主自處非正故小人得以乘之此有間而可入也如好色好貨好田獵好用兵以致陂池苑囿之觀各因其所好而投之故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以急於求說而自處非中正之位說不以道至亡國敗家其凶可知矣朱漢上傳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位而乘剛來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兌三高位也以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兌凶楚費无忌漢息夫躬唐任文才李衡義海撮要三為一卦之主而不以正用說欲以邪諂指來剛真誘振衆陽使之說已者治容誨淫邪行來兌凶其宜矣陸三陰柔不正下親于二二遜之而不納故稱來兌凶也兌體趨下是來親于下也二以不處其正是以遜之故一陰為四陽之主來者已皆說之如一小人居四君子也間諂佞之人不當其位所以凶石鄭剛中窺餘來兌謂不自守來而求說也以文言之兌以剛中柔外為正柔外則柔當外嚮今反內比是求說者也易傳曰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枉己說人不以道凶矣虞氏謂兌從大壯五來居三來而失位故來兌凶集傳謂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楊萬里傳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兌之六三位不當是也夫兌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鬻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鬻而售己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說而來來而凶豈六三之罪哉林栗集解六三上體為巽下體亦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兌也故曰來兌求而說之也巽為入故有來兌之象六三居下卦之上以一陰而處四陽之間自以為獲上下之應睹九二九四无違拒之意而又欲因四以求五因二以求初

故極其柔巽之佞，以為媚說之資，是以謂之來兌也。然九五居尊為兌之主，而六三小人竊處非據，苟以柔巽取媚上下，將以誘而來之，說之不以其道，五之所不容也。欲兌凶得乎。故子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說者皆謂三含四而求二，謂之來兌。然三上下皆巽，乘承皆剛，來而從二，則巽乎剛中之君子，而不失為遷善之小人也，又何咎之有哉。借使三來求二，於義不可，二不之與，而四已柔之，則亦悔吝已矣而已，何遽至於凶哉。惟其不度德不量力，以小說大，將以覬覦非望，為九五所不容，故其凶不可逃也。楊慈湖傳：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今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來比於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侫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李謙齋註解兌之義，雖主乎說，而說之不可以非其道，說之非其道，是容說者之為也。六三陰柔不中不當其位，而來就二陽以求說，諂諛取容，兌所不至，其為失正甚矣。以此而來，誰肯受之，其凶也宜哉。馮椅輯注：來兌之凶，六三，象占。位不當也，自外來居，不當其位，故凶，此孔子之例也。馮椅輯傳：六三來兌凶，贊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正叔曰：陰柔不正，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者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程

可久曰：柔自外來乘剛，不能安於非據之位，故凶。 六自九來居之，失尊位而說下，兌澤非坎水比也，坎水潤下，而兌澤以上出為功，觀坎兌之畫可見矣。今澤不上出而下趨，此澤之漏泉者也，故凶。況三之位，自多凶乎。說卦論三五多凶多功之殊，曰貴賤之等也，然則失貴得賤，其凶可知。象贊所謂民之勞兌者，皆指此爻也。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兌六三　兌之夬

兌下兌上　兌從離來，離之二之三，兌之三來為兌之主，以陰居陽而失位，故曰來兌凶，位不當之象

乾下兌上

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卦之以之外為往，之內為來。兌以剛中柔外為卦，柔外則柔往而之外可也。今六三在內卦之上，反以陰柔為內說之主，又居互卦巽離之中。巽，入也；離，麗也。是入而附麗乎二剛，以來而求說於內，陰來說陽，邪佞之道。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三以六變九，兌雖為乾，乾

健也。其說而健也，亦足以見小人之心，且禮不妄說人。今三之妄說乎人已為非禮，而二既為君子，必然難說，又豈肯受小人之妄說哉。君子進則小人不可固說而苟安乎君子之上，必為君子決而去之，所以為六三之凶也。位不當者，不但以陰居陽為不當其位，然柔不之外而之內，不當柔外之位故也。況乎三之陰，又居二陽之上，而為內卦之主，皆不當其位之象。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九二之孚兌，求諸己者也；六三之來兌，求諸人者也。卦變為夬，說於夬決者也。鄭汝諧翼傳：成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不流於說，不通於邪，雖與之同體，和而不同也。其行兌所疑，比之者其交溺，其情審，其能悔亡者，剛陽得中也。自信必固，故曰孚兌吉，悔亡，悔亡生於言也。信非信於人，自信而已，故曰信志也。三居二剛之上，以柔說剛也，君子之說人也，不媚乎人。三之不中正，說人而媚之，故曰來兌凶。易以進為往，以反為來。三之說二剛，有反而就之之意，是媚也。所以媚者，由其所處之不當也。趙以夫易通：三以柔居陽於位不當，上無其應，安得不凶。來兌者，兌自乾來也。若變為夬，則為君子夬夬之無咎矣。易祓總義：六三以陰柔不當位，乃下比二陽，枉道而從之，自上而下曰來，故言來兌。三之上下皆陽也，陰柔不能尚往，而獨安於比

下者，陰性就下，失道以求說，在人則說諂佞邪側媚以取容者也。凶孰大焉。趙汝楳輯聞：來兌之凶，位不當也。柔居剛位為不當，參相直說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三陽位也，六柔居之，是求說也，故曰來兌凶。象言其以陰居陽位也。張應珍解：六三不當位，是來求說者，必事佞媚，故凶。蘇起翁讀易記：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故為來兌。六三為陰，居上下四陽之間，陰柔不能上往，性但下流，故來就求說，所以為凶之內為來。下體二陽，以陰就陽而求說，兌女失身就人，來兌脅肩諂笑以為容說，說之不以正也，宜乎有凶。三四五互巽順而來就也。丁易東象義：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六三位不當以柔居剛，欲說乎二，不得其正者也。鄭琦圖說：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六三剛中而柔外者也，柔於外者就乎人也。九二守中，非所以能說之也。三來悅之，旨滅其中也，以說滅中，兌之凶也，故曰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柔居剛位也。吳澄纂言：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不中正，故諂媚以為說也。俞琰集說：位不當，明六三位不正也，乾正位在九五，坤正位在六二，震以初九，離以六二，艮以九三，巽以六四，坎以九五，兌以上六，故以六三為兌之主，非也。保八原旨：六三陰居兌上，位不當也。 來兌凶上，兌正應來就下而非禮求說，邪媚之小人也，說不以道，是以凶也。 象

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君子體而用之以陰處陽履非其位所居不中正兌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胡震衍義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說之義有二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以道義相歡以禮樂相示以中和相與斯之謂君子之說以佞利而合以黨與而親以枉道而求斯之謂小人之說由君子之說則衆甫之都會也由小人之說則爲惡之淵藪也兌之六三爲兌之主其質陰柔其處不正其位不中其於說道已充本矣上兌正應下比同體其所以求說皆失非其正矣况其失道上交无應而從來就下二陽以爲說其凶宜矣象曰位不當也言以陰居陽位也雖然三之所以來兌者初與二也以物之正二之中而就之其庶幾於能就有道者矣何以凶曰君子之求說必先自正然後能親天下之正佛肸欲召孔子而孔子未嘗往王驩欲交孟子而孟子未嘗與之言以柔邪不中不正之資而欲親剛中剛正之人多見其不知量也楊氏曰聖人之誅盜賊於海盜兌之六三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嚮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嚮而售已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衆不之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下卦之上者可咎乎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之佞來衆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屬來之得位凶于屬來亦凶矣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說而來來而凶宜六三之罪哉張清子集註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童溪曰六三居兩兌之閒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閒而位則不當左右迎逢惟以容說爲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爲凶丘行可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兌使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愚謂上下承乘皆剛而獨來俯就九二何耶蓋三與二同居下體陰性順而就下也趙珪解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兌之利在于得正六居三不中不正爲說之主來就下之陽以求說又求上之陽來而說之是所謂來說者曾不顧禮之正否其凶當如何象曰位不當以一陰處衆陽之閒不中正以來人之說是以凶乃所處之位不當也胡炳文通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四比三之陰有商兌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陳應潤爻變易縕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下卦之兌未往上卦之兌已來故曰來兌六三變夬下卦爲乾乾之剛健安能行乎兌說之時况三居不當之位兌君可依兌權可執而往來兌說之地欲行夫夬決之才欲其兌凶不可得也後漢禰衡少有才辯而氣剛傲物傲曹操操不欲殺之送劉表復侮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褊急故送衡與之又罵黃祖草爲祖所殺來兌之凶也若此解蒙精蘊大義蒙謂兌與而說以陰柔而居不中正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程子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閒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朱子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趙與迺易遺說朱子語錄兌與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爲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爲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兌理會王弼註商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於幾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商如字鄭云隱度也介音界隔也馬云大也近附近之近孔穎達正義商兌未寧者商商量裁制之謂也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使三不得進匡內制外未違寧處故曰商兌未寧居近至尊防邪隔疾宜其有喜故曰介疾有喜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爲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同義也坎爲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都絜易變體義比兌之節也而又解云商者節之爲言止也九四介于六三九五之閒正有所未也斷有所未至於上下邪正之際擇利而爲之未安於所其處則疑於所說而未能止也然六三不正而在已之下有柔剛之難而不我能即乃能一志以從上而止焉故方其爲兌則曰商兌未寧變而爲節則曰介疾有喜也夫節止也艮亦止也此不取艮而取節者艮之止自然也節則制之而後止也始也商兌而未止至於介疾而後止焉此其所以爲節歟夫節之六四亦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蓋兌之九四剛而不正故商兌而後能承上節之六四柔順而正故志在承上而安節焉然此利而行之與彼安而行之者不同故爲兌之節而已趙復齋說體與初同而情異者卦重之六三在下也商度故未寧介於二體絕三說五乃有喜兩項安世玩辭商兌未寧指三與五也商者交易往來之名三爲五而得厲五爲三而得

凶兩爻相易皆未寧也彼皆商兌而未寧四乃介疾而有喜然則動而求
說者也未必不為禍靜而受疾者未必不為福也聖人之訓深矣　介疾
有喜介間也兩者之間人所守以為限別也故物之有兩者謂之介有守
者謂之介有別者亦謂之介一在兩中也故可謂之小介丘是也一說制兩
亦可謂之大界介是也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別不與禍交故為介于石
晉之六二守其中正以俟上之明卒受其福故為介福兌之三五兩爻相
易成卦九四介於其間守其不正之信而不肯動故為介疾介福者介者
之福也介疾者介者之疾也雖其疾有喜者五與四本比及降為三復與
四比四雖不動而說自隨之也凡疾之愈者為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損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為言也凡陰陽相得為有慶故象曰九四之
喜有慶也明九四所守本應有疾因陰陽相得故得愈也蔡節齋訓解九
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量也上承下比未能自決故商度未安所向
也疾者比乎不正而為己害謂三也苟介然去之而承五之中正則有喜
也馮椅輯注九四商兌未寧內外和說而有間之象商說文從外知內
介疾有喜占介猶辨介之介限也未寧者以有疾之者也能限之則有喜
喜者君臣相得之體趙汝楳輯聞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謀度也介

剛介也疾陰陽不和之證　九為剛德宜得兌說之正位進居柔上仰九
五之剛尊於義當說俯比六三之柔係於情不能不說說否相疑難於自
決於是商畧謀度而不自安儻能介然特守說而從五雖未免見疾于三
然自有可喜者存也姑汾遁叟証類指蒙商量行止為兌未寧者六三諂
佞於上四以剛德栽而隔之介隔也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介去其病有
喜也如漢汲黯內以匡救武帝外以隔去公孫弘等之佞武帝雖恭終不
致害是有喜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介乎陰陽之間體為兌說欲往五則說
三之陰而不肯上進欲來三則非其正應而有疑然而之五義也非利也
之三利也非義也故商兌而未寧如商賈商度之象然六三陰柔失位受
傷害者存乎介九四陽剛君子終於疾之而不從上從九五則勿藥而有
喜矣或曰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從外知內即古人所謂商除也商除者固
實而求法者也實見於外法隱於內即揆度之義　以象言之九四下有
互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商也國利者也又互離伏坎坎為疾或曰兌正秋
秋為商也　此又介乎陰陽之間而能從陽者也　陳深讀書篇九四商兌
未寧介疾有喜四在三五之間欲上承九五又欲下比六三去就不決故
商度所說而未定互離與兌為截具互巽於市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兩間

為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如田義亦同故人有節守謂之介四居三五界限
之剛能介然去三之柔邪從五之中正則有喜也陰為失位為疾九四失
位疾也凡疾之愈為有喜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皆疾
愈四能介然自守知所說而從則其疾愈而有喜也許雲齋濟易私言處
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對之嫌初九雖無應循可也一
本作故初九无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一本九雖字尚多疏解也一本
也字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先不言而無應者亦有兌之
之道云一本猶作下作故有悳無應皆有得吉之道云吳澄纂言九四凡
居第四畫為兌之節　商兌象也商度量也與周書商賚九牟商工商涂
之商同義四下比三柔上承五剛守其所說故商度其所說而未定　未
寧介疾有喜占也未寧者未定也四與五同體同德始雖商度未定終能
舍三說五介疾者介乎上下之疾有喜者疾安也未寧之疾安謂兌復有
不定之意也度量待洛切今三音俗兌復狀去切俞琰集說九四商兌未
寧介疾有喜商度也未寧未定也九四上承九五下比六三故不能決而
商度所說未之定以九居四爻剛位柔半動半靜故其象如此介如地之
疆介各有界限不可使越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

相似疾指六三之柔邪四雖與三相近然三居下體四居上體各分上下
非若豫六二與初六六三同體也四也介然自守不與之比則三雖柔邪
安能為吾疾害如此則四之從五也專而有君臣相說之喜也胡一桂纂
註徐氏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
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
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違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
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邪柔則將淪胥而
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況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
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來說於我者先所不至況人與之親
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慾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
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使防邪心其意切矣胡炳文通四介乎三五
之間商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義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
位柔有商兌之象質剛又有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為之疾可有
喜矣疾與喜相反兌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齊履謙本說行疑于其
心之謂商慮也疑慮之意未寧未可以為寧之事謂安其事也疾惡之
既惡之則其絶而不為可知四以陽剛之才居大臣之位而上承剛明中

正之君故其象如此喜謂得君之喜 梁寅參義四上則說於五下則說於
三從五則與之同德其說為正與三則比於陰柔其說為邪四以剛而居
柔剛則欲往從於五柔則不能舍乎三是商度所說而未定也然以義言
之則去私比而順中正乃致身之道也故四能守其節介而疾惡柔邪則
有喜矣如大臣之絶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為可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子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卜子夏傳九四商兌
止有慶也幹居臣位商量宜制秪上使下不敢自安皆獲所說必得其慶
也故大速有喜也王弼注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重言 有慶也四大
畜升堂兌各一孔穎達正義有慶者四能主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為喜
乃為至尊所善天下蒙賴故言有慶也要義商兌介疾謂大臣截佞附邪
故有喜見前上同注 李鼎祚集解虞翻曰陽為慶謂五也張橫渠說象曰
九四之喜有慶也 通其邪佞使遷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為疾
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蘇軾傳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
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疹不如惡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
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之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

易之所謂慶也陳了翁說商如商賈之商介如介爾景福之介疾者未寧
也商而獲助斯有慶矣孚在九五而四能承之是以獲助張紫巖傳九四
商兌未寧正有慶也商度也從君何商其以六三邪佞取容當斷然疾而
去之邪四之所以深思審慮為國家天下計至厚如是則天人喜之上得
于君而利澤行乎天下矣下乘三上比五為介三承之已莫之應為疾兌
西方為商五與巽巽進退為未寧互離離為嘉為有喜且小人賦說之性
本牵一旦進用終之暴君於非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安可不思所以
疾之而為天下國家除害也郭雍說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
擬議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
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
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
者如此至於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陰所說
而比五故為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
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夫在小人蓋亦上行之義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
夫之異係乎文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李
光讀易詳說六三未兌此最佞邪之人如魑之譬譬驅之使來者九四以

則直處近君之位欲有以排卻之而未知計之所出故擬議商度不遑寧
處然終獲有喜者遇九五剛明之君也不然其身之不暇保憂未艾也故
象言九四之喜有慶也喜在我慶在一人與天下也邪佞之人聖人之所
甚疾也知之非難去之實難以周公之聖猶不免見疑於成王觀鴟鴞之
詩其心之靡寧可知矣心之靡寧以王室之靡寧也然則九四一爻非周
公其孰當之耒漢上傳離兌為蠃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
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
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九商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
陽剛介于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陽失
位六二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喜矣
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
相說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君子
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耳不慎其所從乎易傳曰君則介守
正疾遠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
從耳李衡義海撮要四以陽居陰是說而能和者又體剛而不為邪諂也
比于三而不與之同體是能專介而疾乎小人也下同初而說於賢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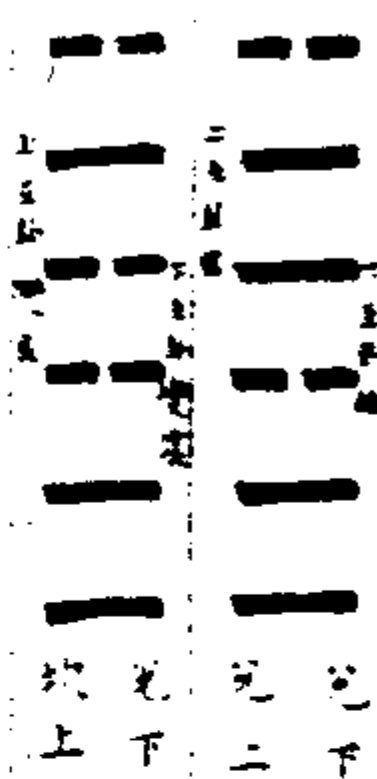
喜而有慶陽為賢陰為小人也故商取西方金剛斷之義介者言剛介之
德嫉惡佞人也右 三柔而已乘之上柔而君近之兌之時不幸為邪柔
小人之所介欲施說而不能故商度而未安然五剛而正中終莫得而說
之小人不得其志則病小人病則君子喜是以四間於二柔之間可喜也
建 三有未兌之凶有孚剝之厲四處其位豈得安哉若能狀介疾惡喜
必未應也鄭剛中窺餘介與界通蓋限際之地也五以陽在上三以陰在
下九四介于兩間故謂之介然則何以為疾歟曰四未知所從也欲從陽
則三陰為可說欲從陰則五陽為中正所介病矣擬議所處擇所當說者
從之豈其所以未寧鄭康成謂商為隱度是也雖然五與三因易辭四何
至隱度而不寧曰四亦未正是以莫決也及絕三承五說之意定然後利
澤及物故喜而有慶也虞氏謂巽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又喻為眾故象
五有慶集傳謂商賈度利而動故為商度之象周虞說也楊萬里傳兌說
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
也故於兌說之時傳徨為躊躇為商權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
也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
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

感感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箴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退李絳入而承璀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鄙介隔也林栗集解九四上體為兌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無其應而乘于六三之巽承於九五之兌故曰商兌未寧商度也猶商賈之商商兌者商其利而說之也三體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四體兌兌為口舌故有商利之象焉然九五在上而九四承之將捨五而即三則其心有所不安是以商兌而未寧也故曰介疾有喜介辨也疾害也坐為疾陽為喜九五中正天下之所歸往也六三不當其位武人為于大君者也四之於三說其利則與其禍兌乃害于楊商其利而卒虞其害介然而絕之然後得一意以承於五五大人四君子也二陽相說則得君行道所謂有喜有慶者也或曰四之於三剛上而柔下有順而兌逆焉在其含三而即五乎曰凡說之道聲同則相應氣同則相求是謂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八純之卦上下敵應兌相與之情而九四上承九五是以位相說也為其居上下之交而不得乎中正說體乎離火體乎兌火動而上澤動而

下比乎六三為利所誘是以商兌而未寧也然聖人作興萬物咸覩豈以九四之賢而卒從六三之利乎四體離離明也介而絕之易耳故于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楊慈湖傳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應在初而未應近比六三設媚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于胷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李謙齋詳說商度也上有九五中正之君下有六三陰邪之臣處於二者之間欲說乎五而未得欲說乎三而不可商度於中未有所定然能介然自立疾惡六三之陰邪則可以有喜慶矣蓋三與五不兩立也既能疾惡乎三則五必說之豈不得人君之慶也哉自我言之謂之喜自人君言之謂之慶 馮椅輯注九四之喜占 有慶也相得則曰喜相樂則曰慶 馮椅輯傳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贊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李仲永曰兌正秋也於五音為商程正叔曰商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加田義乃同也不特注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若剛介守正將得君以行道為有喜也 朱子發曰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 商義難明皆以為商處之商六經未有此義恐當是後世之語不可以訓也按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差可以

蓋兌道上行所謂商兌之義屬於五不屬於三也五在外四在內從五知四為商兌蓋四五相說也其未寧者以六三為之疾也六三之為疾何也六三下有二上有四皆陰陽之相比者也二同體而道上行則三无意於二者也上行則四矣而四又屬意於九五之君介然不容六三之相參六三又陽上下之體近而不相得則疾四之從五而不從己也是以四之說五而三為之疾而未寧唯四能介然截止六三之我疾而有君臣相與之喜兌正秋中二爻當八月之氣故因取商象猶履之禮噬嗑之市合贊同則義道也介離象互體也剛外故疾不能入與本卦之柔參其取象大抵石川夫占 鄭少梅曰下二爻陽氣猶盛七月之象中二爻陰陽中分八月之象上二爻陰過於陽九月之象所以九四言商以見震角離徵坎羽之音也郭子和曰兌道上行四會三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夫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王介父曰易之文稱仇稱朋稱介稱嗜稱夷皆稱其事而立辭 右明爻義

田嗜學易蹊徑 兌九四 兌之節

兌下 兌上 兌下 坎上

巽為近利市三倍巽又為不果兌之口舌之言震之聲有商賈商量之義商兌之象震為聲為動震動於坎陷之下介寧之象 陽剛為介 坎為疾 互卦離為喜陽又為喜慶之象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慶也大凡陽說於陰者也況在兌卦我六三之陰與九四相比九四體起下之性而近比於三則三者兌九四之所悅者也然四變互離之上雖曰剛而內明然處於互巽之中又變為柔而變良變坎變震良止也坎陷也震動也以半順柔巽動而為說陷其中而止者也然九五為兌之君六三為兌之小人九四說於君則正而說於小人則不正況乎九五與吾同體而六三之小人止親比於我而惑吾耳目之好而乘吾愛慕之私者耳是以四居三五之間將附於所承之九五歟抑比於所承之六三歟為九四者當知所擇矣故四也擬議其得失而定其所說往來胷中欲彼欲此未得安寧故曰商兌未寧若能守剛介之性疾柔佞之三𥩗幾居近君之位而以事君安社稷為悅而不以比小人為悅則不惟徒有可喜而福慶之事亦必有之卦變為節以事君為說而言臣節者也

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兌。如實承[illegible]上。說乎五。志不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喜則有慶。受上寵也。鄭汝諧翼傳從
狂人趙以夫易通。商者。處其可用與不可用。四居二兌之間。互巽為不果。欲不用。而往為兌。又欲用而為節。所以未寧。疾者。失位兌應也。喜者。得位有應也。疾與喜一介之分。疾往則喜來。上與五孚。有慶宜也。易被疑義。四比於三。而上承乎五。承五。正也。比三。非正也。處其可否而審處之。則謂之商。可否莫知其所從。則為商兌未寧。未寧則宜何從。以陽剛之德。介然守正。而疾邪於下。舍三從五。是為介疾有喜。喜者喜於從五而獲祐。所以有慶也。趙汝楳輯聞。九四之意。有慶也。九四商暑以為鄰此爻之體也。聖人以疾藥之。使其決意從五。則君臣同德。喜且有慶矣。慶盛於喜。聖人誘人為善之捷也。徐相直說。九四商兌未寧。止喜有慶也。剛德近者。不為容說。方商度其適從。而其志未決。故曰商兌未寧。惟能剛介自守。疾遠邪佞。將得君以行其道。則福慶及物而有喜也。張應畛解。九四失位界乎兩間。商議以為說。而莫知所從。故未能安。若介然自守。觀來兌以為疾。而擇其為兌之正。則有喜有慶也。陳深讀易篇。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去三從五。福疾惡也。則非獨一己之喜。君臣和說。福慶及物矣。蘇起翁讀易記。九四處

九五六三之間。上欲從五。而下亦欲從三。六三。陰也。陽之所說也。商度其所從。而未安寧。若剛介惡疾三之邪佞。而從五。則有喜矣。九四之喜。豈但喜而已哉。從君且有福慶矣。二三四。互離。離明。豈不知三為來兌之小人。介然疾之。驗卦變節止也。節而止之。介疾之謂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介乎三。四若不悅三柔。而上承五剛。則說所當說。所以有慶也。鄭鏞圖說。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九四。兌正秋也。坎離震兌地之四正。每卦六爻。是為六氣。半月一氣。凡九十日。是為三月。成一季也。內兌三氣。商之初也。外兌三氣。商之正也。故兌之九四。乃為商兌之正也。以初爻正為未寧也。三為陰疾。止比九二。欲疾其九五之剛。故九四介之於其間。閑去六三之疾。乃有喜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乃順乎天而應乎人之時也。大矣哉。吳澄纂言。九四之喜。有慶也。慶即喜也。俞琰集說。九四以位言。慶幸之之辭。九四居此位。能截斷六三不使之為害。蓋幸而有此喜。故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保八原旨。九四陽居上體之下。處不正也。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上近剛中之君。下比邪媚小人。商議其所從。其心未得寧也。若以剛介之志。疾速遠去小人。專心承奉于上。則得君說也。得君心而行其道。是以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胡震衍義。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此乃天理人慾公私介限處。聖人所以剛示止道。使防邪心之要路也。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守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九四以陽居陰。則處非正。上承陽剛中正之君。下比陰柔不正之三。陰者陽所說。故不能自決。而商度所適趣舍未定。從違莫判。四之欠也。然質本陽剛。若能介然守正。從九五陽剛之正。疾惡陰柔不中不正之六三。則和衷同寅。同道格君。可以有喜矣。傳曹憲而佐桓公。羽父以纂賊終其身。莲昭公而熏意如。丘據以邪說汙其行。邪正之間。胡可先決。象曰。有慶也。守正而疾邪。則上而致君。以為一人之慶。下而澤民。足為兆民之慶。其喜慶也固宜。夫茍此身一汙於小人之域。則仰愧於天。俯愧於地。內愧於心。上而禍國下而禍民。反而禍君。憂將君之何。聖人於此。固為之深戒也。楊氏曰。兌說也。而所以說者有二。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彷徨焉。躑躅焉。商確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

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膏肓之藥艾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張清子集註。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吳忠敏曰。商兌未寧。商者傷也。九四下比六三之陰。剛為柔所傷。故未寧。兌為商。商金也。　愚謂四處三五之間。上承下比。一剛一柔。未能自決。此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商度其可說者而後說之。故於心未安。疾首比乎六三之小人。而為我病者也。然九四質之本剛。苟能介然自守。而擇其說疾使說媚之小人。不能為我之病。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得君臣相說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所引誠齋曰見前錫為里續趙珪解。九四商兌未寧。二有變也。九四以剛居柔。剛而能柔者也。商度也。商度其可說與否之際。是故未寧也。上承九五剛中之君。下有六三不正來說之陰邪。乃言六三之疾。若介然隔之。使不得近己為疾。則上從五為君所說。是有喜也。象云。九四之喜。以能介隔其陰邪之來說。乃上得剛中之君所說。是以有福慶也。陳應潤爻變易缊。商兌商略兌說之人。未遑寧處。四居大臣之位。豈宜柔順兌說。捐與取容。惟剛介疾惡之人。去其柔佞者。然後得商兌之正。而有喜且初九與九四。皆兌之初爻。何初九曰和兌。九四曰商兌。初九變坎。通卦為困。困厄之時。兌可柔何和兌。則吉。九四變坎。通卦為節。惟

在大臣當商畧兌説之事而品節之何者爲柔佞而當去之何者爲忠直而當用之剛介疾惡无一毫之私乃可有喜而有慶也宋相呂蒙正以夾袋收天下之人才范仲淹爲百官圖以進曰任人當以其材而百職脩兌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遷速次序如此可以爲公如此可以爲私蓋得商兌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以其失位故昧於決去説以其性剛故必惡邪而喜正。蒙謂聖人以其承陽而比陰故戒之守正以閑邪然而夫子獨言從正之善者之意長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程子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説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説其誠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説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説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説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朱子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

然當説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説之主處説之極能妄説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王弼註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説信乎陽而説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比毗志反長丁丈反孔穎達正義剝者小人道長消君子之正故謂小人爲剝也九五處尊正之位下无其應比於上六與之相得是説信於小人故曰孚于剝信而成剝危之道也故曰有厲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歸妹也而文辭云消者歸妹之爲卦説以動者也妹言少女也以柔而順乎剛者也人君以謙虛接下則君子至而小人退矣以剛徒自居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焉小人者諂諛而説以説其上害君子而剝之人君乃不特説之而又信之不特信之而又孚焉則其説之至矣所以然者小人有要婦之道以順爲正而從其君故也以順爲正而從其君則歸妹之義似之矣蓋小人譬君子謂之剝其説而孚之者君也以順爲正者要婦之道其納而主之者夫也故兌之歸妹而曰孚于剝焉然歸妹之本體六爻皆言嫡娣夫婦之道而歸妹之實也是卦則於九五之孚于剝取歸妹之義而已故雖爲兌之歸妹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歸妹與兌皆以柔爲貴

歸妹之兌六五之柔也以謙而厚下者也故承己者説焉兌之歸妹九五之剛也以健而喜佞者也故善柔者歸焉趙復齋説九五孚于剝信上六也項安世玩辭孚陽爲實中實爲孚二五皆以陽在中故二爲孚兌五爲孚于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蔡節齋訓解九五孚于剝剛中故孚得位近柔信柔之附者以一卦言之五説近于擠不如二之孚也説極則易失正柔附則必剝剛也 有厲處高位而親小人危之道也馮椅輯註九五孚於剝信近小人之象剝言柔變剛也 有厲占 趙汝楳輯聞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者柔變剛之稱剝至六五止群陰之大君也今之上六雖非若羣陰之盛然位高而説極足以衡惑人心指之曰剝甚其惡也五適與交縈因而交信雖以剛中不能无厲故言孚不言兌此與履九五之義略同姑汾遯叟證類指蘊爲兌之主好佞者也下无復應者附近上六諂諛之臣不納剛德之叩信用小人孚于剝道兌者説也故行説道則危厲也如孝武帝用桑弘羊施権酤法行剝雖善汲黯聞其言則曰狂發聚止征鎮行酷虐致危社稷不致危者象曰位正當也陳深讀易篇孚于剝有厲剝陰消陽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必能盡兌説之道聖人設危厲之戒以其密邇上六上六陰柔爲説之主處説之極能妄説以剝陽者也九

五豈可孚信之而受其剝以致危厲也 九五居兌而言剝卦氣當之也兌屬秋七月爲否八月爲觀九月爲剝九五當剝之時故以是戒之言雖兌夬正當剝位也故小象曰位正當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履之九五稱夬小象辭與兌同亦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小象亦曰位正當也言異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丁易東象義剛中爲孚剝謂陰剝陽者也當兌之時陰柔以容説爲事九陽剛居尊本與二爲同德苟亦信陰柔之容説則危厲之道也 或曰以象變言之兌正秋也季秋之月其卦爲剝以卦氣言之寒露當剝之初六以四正卦言則兌之九二也九五與二爲應者也剝之六五則五陰成而僅一陽之存矣九五得不爲剝之六五憂乎今九二卦氣正應乎剝之六三必相與剛中相孚制剝初六之陰則不至進而爲六五矣曰厲者危其剝也 此又二五相應以防柔之象 許西齋讀易私言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皆非孚也以孚中正 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説而可吟大哉中正之爲德乎一本无乎字 吳澄纂言九五九居

第五畫為兌之歸妹。孚于剝象也。五之中實孚于上猶二之孚于三也。然陰者在下之物。居于極上者剝陽已盡而復餘至上也。五之孚于上者孚于剝陽之陰也。有厲占也。君子誠心待小人。然小人未必免害君子之心也。故有有厲之戒。有厲者今未厲也。言其有則不可不知戒也。俞琰集說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謂陰剝陽。小人害君子也。上六陰柔小人處說之極。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與之同體而相孚。則有危厲必矣。諸爻稱兌五獨不稱兌。五君也。君道當威嚴尊重。不可妄說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兌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當上柔親附說而信之。必至剝剛。故曰孚于剝。胡炳文通說之感。今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為君者乎。兌秋之終。九月為剝。六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蔡復謙本說以陽而說陰之謂剝。梁寅參義五陽剛中正而有其孚誠其信于在下之三陽。固為君臣相說之正也。然與上六切近。五若信之則陰[illegible]剝陽其害大矣。故戒其信於陰之剝。則有危厲也。九五非信于陰者。然以其位近故不可不以不設戒耳。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程子傳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朱子本義與履九五同。卜子夏傳九五止正當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處尊而孚於上陰。信於小人。消君子之道也。得位正當為人之行。則下化矣。下之情則上危也。可不慎乎。王弼註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正當之位信於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當也。重言位正當也。四履否兌中孚各一。孔穎達正義位正當者以正當之位宜在君子。而信小人。故以當位責之也。要義居九五正當之位而孚于剝。九有上剛註李鼎祚集解按以陽居尊。位應二比四。孚剝有厲。位正當也。張橫渠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說六三之進則是孚於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使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馮厚齋說剝陰皆天行也。獨孚于剝者泯其說也。泯其說者貞勝故也。貞勝而有厲則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具矣。其故正不來故當說之大其惟位正當乎。張紫巖傳君道以化為難。或治至小人信而化之。害治者悉除天下其孰有不說者哉。有厲戒也。必欲使之視安若危。汲汲然常修其身也。不然。小人將變易心慮。柔閒復起。返矣可復返矣。坤陰變陽為剝。五剛中而又下應九二之賢。君臣同德。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化之。終致天下大說而歸己。嗚呼盛矣。非得中得傳其何以致此邪。郭雍解當兌之時居九

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捨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李光讀易詳說剝陰消陽之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故猶剝為小人。九五為兌說之主。小人以邪道說其君。或以聲色。或以貨利。阿諛順合。徇意所適。非剛明之君。未有不為所惑者。九五剛明之主也。聖人猶於此致其戒慎之意。言信于小人。則危道也。以唐太宗之明。且不能去宇文士及之佞。然其所尊信者房杜王魏之流。故小人不得行其志耳。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九居五。此乾剛之主也。乾剛之主宜信任君子。乃孚于小人。然不至於亡者。以居正當之位。雖密比小人。无能為也。世之小人當明主在上。威權不移於群下。度未有以勝君子。亦能隱其姦慝而勉其從善。故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朱漢上傳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消。有剝之象。故六三謂之剝。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孚于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乏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諸。李衡義海撮要五本應於九二。九二有剛正之德。已不能盡柔莫以任用之。反比於上六邪佞刻剝不正之臣。焉是其危厲之甚也。鄭剛中窺餘兌剛中而柔外。柔已在九五之外矣。五亦何至有厲。曰五當與二孚也。方二五未交乎之時。上六以陰柔親比其側。四又不正而比三。五若又以孚九二者孚上六。則上下盡為陰所消矣。五之道豈不危乎。中正者兌。如九五易之言此非謂五之不足。在兌所當戒也。蓋中正之爻。位為正當。然敵之分在於君子小人。非他爻之比。故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虞氏謂二四變體剝象。獨集傳謂剝為三。楊萬里傳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說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說而未焉。上六以兌說而引焉。九五為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禍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兌且愛憐究畏孔壬。況不為兌者乎。林栗集解九五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而承於上六之巽。故曰孚于剝。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

君子，故謂之剝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為九五中正大人也。二與四皆以同德相說，而乃孚於剝，何哉？曰：五正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宜乎九五之孚之也。為天下之主，而有所未孚，則不足以明九五之說。然小人之心，誠不易知，其能洗滌而遂為君子者，固有之矣。然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是以君之為剝也，故曰有厲。危也。有者不必然之辭也。彼其一以正合，未知其終不為邪也。剝五之信之也，有時而厲，為雖有時而厲，然不可以不孚也。其終為正為邪，亦惟五之汙隆而已。所以然者，五雖當位而下无正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兑之五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其辭若无以語遂，而求其旨則大不侔矣。嘉，配也，謂六二之君子也。剝，剝也，謂上六之小人也。謂其孚于六二，是以係之正中。謂其孚于上六，是以係之正當，而已正當也者，居得其位云爾。惟其位之正當，是以見上六之正，以為我與而孚之也。若六三者，惟其位之不當，是以見九二九四之不正，以為其與而示之也。夫豈一辭之苟措哉？楊慈湖傳：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于剝。剝之為卦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為剝。信小人危厲之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于剝，一由乎以位為己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為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葉。實以己處富貴崇高之位，未有不親信小人，致危亂也。貴屋非兑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故君子道周，小人退遠，須安世玩辭孚于剝，位正當。九五居兑而言剝者，以卦氣當之也。兑為正秋，下二爻七月為否，中二爻八月為觀，上二爻九月為剝。九月當剝之時，而說比小人，是助剝也，是以戒之。象曰位正當也，言雖兑又正當剝位也。履夬二卦皆戒於乾兑，故履之九五稱夬，小象辭與此同，亦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與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若九五曰大人，言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无兼稱者。李謙齋詳解：九五孚于剝，上位正當也。剝，小人之道也，六三之來兑，上六之引兑是也。九五以陽剛居尊，傳不信乎君子，而信乎小人，是危道也。漢元帝之信恭顯，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皆不免乎危，是孚于剝者也。

然而象以為位正當，何也？非美之也，乃愧之也。以人之尊，而惟陰邪小人是信，則其居於此位，豈不有愧也哉？馮椅輯註：孚于剝，九五象。位正當也。明有厲之占，當說之時，剛過，故有厲。此亦孟子之例。馮椅輯傳：九五孚于剝，有厲。贊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林黃中曰：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李季辨曰：小人之說君，將以剝君子也。程正叔曰：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李仲永曰：秋則百果皆剝。鄭少梅曰：九五言剝，以見震夬離遁坎復之理。朱子曰：此爻與履五同，六十四卦縱衡血脈皆相通貫，故履中有夬，兑中有剝，此不可以目前之象數拘也。此爻則少梅之說得之，震之終，三月為夬，兑之終九月為剝，離之中，五月為遁，坎之中，十一月為復。坎離震兑在八卦未重言之，則四卦各主一方，一方各配一時。漢儒卦氣以四卦主四時，蓋本于此。而其失則依倣而託之者也。兑中有剝，象數如此。　右明象　王介父曰：有厲者不必厲，而不能必无厲之辭。邪子和曰：居中正之位而有厲，何哉？蓋兑之象上行，上親容說小人之徒，是以危也。朱子曰：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密比上六，故其占但戒以信之，則有危。程正叔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孔壬，安得而不戒。　右明占　程可久曰：九二九五同為陰所柔，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孚兑；本爻以剛居陽，故孚于剝。孔子所謂位正當者如此。林黃中曰：五雖當位，而下无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李仲永曰：五爻皆有所說，而稱兑此爻獨不稱兑，是以為兑之主。　卦有君有主，君者五位也。爻不係也，主成卦之爻也，位不係也。震以初九九四為主。離以六二六五為主。六子之卦，可例而知矣。復以初九為主，遯以初六為主。大畜以上九為主，尊以九五為主。五十六卦可例而知矣。成兑之主，內卦在六三，外卦在上六，故內卦則曰來兑，外卦則曰引兑。今九五特兑之君，非兑之主也，其不稱兑者，以剝易兑，作易者之特筆也。　右明爻義

圖　晴學易蹊徑　兑九五　兑之歸妹

兑下兑上　陽實為孚，以九居五，孚之象。陰爻居五之上，剝之象。

兑下震上　陰為剝，震為懼，坎為陰，兑說與蠱，變而恐懼於陰，為有厲之象。上卦震為春，下卦兑為秋，下五

卦離爲夏上互卦坎爲冬歸妹之象四時備焉在兌則見兌正秋八月之義故

有位正當之象

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此爻之義最難識且剝者消陽之名故小人爲剝孰不知此然孚信于剝蓋位不當者有之豈有人君居九五之位而乃孚信于小人者哉諸家或以爲戒之之辭或以爲責之之辭皆非也愚嘗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論之則兌居西方兌正秋則秋之八月是也以十二月消長之卦論之則八月爲觀九月爲剝兌居八月與九月之剝相鄰剝者陽消而陰長小人盛之卦也況兌之上六居九五之上正小人之盛者也夫陽悅於陰者也九五乃說而比之九又變六以柔變九五之剛天德之健消亡於陰柔之中亦有爲剝之義剛既變柔而與之同類必然相信之深不言可知則是兌九五之君孚于剝之小人者也其危厲不亦甚乎位正當者兌正秋之位正鄰于剝而非餘爻之所當也信之則有危厲矣謂之有者不能必其危也此爻不言兌者蓋言說于小人則是寵於女色溺於近習之類心合意同其中自有不言而相信者又非但兌之爲說所能盡之也卦變歸妹說而歸妹孚于小人者也豈爲配匹之正者哉鄭

汝諧巽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孚者剛柔相應也剝者柔變剛也五以剛居陽於位爲當守正不變則二當變柔以從乎五故曰孚于剝若五不能守正用之而柔以從乎二則失位而危矣有厲戒辭也易被總義九五兌之主也何以謂之孚于剝剝者陰剝陽之謂指上六也蓋兌爲秋三月之卦以六爻分直則上與五在九月居剝之候五以陽剛當位而得中能使小人感說以相孚其何能爲吾之剝哉聖人慮其說昵小人則有戒之之辭孚于剝而相與不疑小人或可以容說而進則雖孚而厲亦所以爲危道此位之正當危而安者也趙汝楳輯聞孚于剝位正當也上之柔佞方引人以爲說五可與之有孚者以位正而德當也倘相直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五爲說之主人爭說之凡小人之求說其君者皆剝之道君而信之必有危厲象言九五正當尊位苟孚于剝則小人爭售其說矣爲人君者其可說之不以道乎張應珍解說之極則必至於剝而危九五中正能信於此者也蘇起翁讀易記九五居中得正處兌說之時盡說道之善剛實居中是有孚信矣兌卦六三上六二陰爲小人小人剝君子者也孚信化於小人而小人止爲來兌引兌兌大惡焉可謂孚化小人矣然九五亦不敢恃猶存有危厲之心此其爲孚益深以其位正當故也以九

居五爲位得其正九五獨不言兌兌之主也兌正秋也季秋之月其卦爲剝故言孚于剝丁易東象義孚于剝位正當也九五剛中雖正當于位亦宜以陰柔容說爲戒也　或曰九五位正當者以孚于剝言剝之卦氣與兌六二正相當也鄭鍔圖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剝九月之卦也兌之九五亦九月也剝卦兌爻皆至於戌戌沒入坤陽之屬也故曰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謂兌至九五乃陽至戌位也故曰位正當也吳澄纂言孚于剝位正當也位正當者柔正也故雖剝陽之陰亦能以誠孚之聖人之并包兼容化小人爲君子者一以誠心待之而已矣俞琰集說兌正秋之卦初爲孟秋中爲仲秋末爲季秋重卦則以初二爲孟三四爲仲五上爲季孟秋七月屬否仲秋八月屬觀季秋九月屬剝兌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故曰位正當也當平聲所引王居順反田見前項安世說群李簡學易記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　雷氏曰剝之爲義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孚于剝則聽信小人而疏遠君子之謂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聽信小人而不信君子則傾危必矣故曰孚于剝有厲東漢之末信群宦而錮天下之賢唐玄宗信李林甫德宗信盧杞皆所謂孚于剝者也九二剛中君子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小人之象也九五不應九二近上

六而承之故有信小人不信君子之象剝五陰兌之上六一陰而得剝何也作易聖人辨小人於早也小人不辨之於早則其始雖微其終亂不可爲矣此所以稱剝也繫辭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者爲此類也孚于剝者情弱之事也九五居於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而曰孚于剝何也作易者憂長小人之甚也蓋君子則剛毅正直格君之非小人則阿媚諛說順君之欲媚說以順其欲則雖剛明之主有時而信之是以巧言令色孔壬雖舜猶畏顏淵問爲邦而孔子答以遠佞人上六陰柔不正而極于說聖人之所憂也故九五雖以陽居陽其位正當而稱孚于剝深戒人君遠佞人也李恕易訓剝者陰消陽之名蓋指上六五居說之時而六爲成說之主五君信其媚說使之得以剝陽則有危厲五中正本非說小人者以其位密比陰柔正當爲之戒也保八原旨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人也孚于剝有厲繫辭云卦變之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作典要凡卦中有他卦之名者用卦變也剝者消陽之名以陰剝陽耳故以上下无位之理即上下无常也以其无常初上剛柔相易之後以陰消變三陽成剝故曰孚于剝有厲者蓋謂九五中實而處兌說之時若誠心孚信于上六陰小引說之主以假善爲實善是致有厲而危道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

當也君子體而用之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必以自戒夫人容比上六陰柔小人行相說之道蓋以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可不慎乎剝震行義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君子消小人謂之復小人消君子謂之剝剝者陰消陽也九五與上六密比聖人故為之戒曰九五君親信上六剝陽之小人則有危厲矣夫小人之在世外表中深其虛言詭論似忠激其雍容卑遜似純畏其神機秘計似深況其奔走先後似勤勞人君信其假善不稽其實意則國家陰受其消剝之害而不自知矣吁亦危哉象曰位正當也謂所處之位正當戒也或曰九五剛健中正何憂乎小人而聖人為之戒何哉唐虞成周之盛帝明王在上皋夔周召在官猶有四凶管蔡小人之間適使當時帝王懷終信之豈不有滅正之凶此孚于剝有厲是蓋憂治世危明主之語諸是則聖人之微意也楊氏曰小人得志疾之不得志亦疾之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六三以兌說而來焉上六以兌說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張清子集註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其忠執曰八月為正秋兌之中也陰陽於此時而中分九五不言兌而言

剝者蓋以八月為兌適八月而九月則為剝矣陰剝陽則有厲故以為戒

丘行可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陰之意而上復引之以為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剝於陰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　愚謂九五剛中有孚信之義剝者陰消陽也君側密近乎上六說媚之小人當信知其陰邪之能消陽必有危厲之患幸而以九居五位則正當決不受其說媚之惑也苟不信乎上六之能剝陽恬然處之居安而不慮危則說媚之計得行而其國危矣為人上者柰何不戒趙珪解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剝陽者陰上六是也陰能取說於陽上六引兌為說之主善說者也九五之君一信而說之則為所剝矣蓋五本同說體上六乃致說之所由聖人為之戒曰苟孚信於剝陽之陰則有危厲矣象云位正當以五密比於上六皆說體所居位正當戒也胡炳文通孚于剝位正當也履否兌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否中孚無五位正當而能稱其處履兌不能稱其位者也兼履兌皆有厲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雖正且危兌五當君位而密比於小人不正之處文何如也陳應潤爻變易縕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五居尊位為兌之主左右前後皆兌說之

臣邪正雖雜孚于剝者剝削邪佞之臣使在朝之臣皆孚信之故曰孚于剝苟所剝不孚危厲而不安矣九五變歸妹上卦為震人君扶震雷之威以行賞罰邪者去之賢者進之此得人君之正位也自古邪正在朝寂難分別帝堯之時元凱登朝尚有巧言令色孔壬之黨象恭滔天之惡雜處朝廷向非大舜之孚于剝則邪正終不能分別下至漢唐以來朋黨之攻擊于朝廷閹宦之膠固于左右人君不能孚于剝多至于敗國唐德宗有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殊不覺為姦邪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人君之孚于剝蓋亦以大舜為法熊解蒙精蘊大義蒙謂夫既以剛而居尊雖若无所失然而處說而比陰故又在於知戒知此則不惑於小人以致危矣

上六引兌

程子傳它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致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來求皆非正是以有凶朱子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王弼註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見引然後乃說也孔穎達正義上六以陰柔之質最在兌後是自靜退不同六三自進

求說必須他人見引然後乃說故曰引兌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為繩艮為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履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君子非禮弗履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然則履之為言禮也夫不待招而往非禮也召之而不至亦非禮也引而後說乃所謂禮然非不召之臣也故引兌雖合於禮而於道則未光焉蓋九五以剛居尊非以柔下下者也人君不能尊德樂道之象也不應乎二而近乎上上與之近而相得引而逆說不違乎禮也故變體為履而有引兌之辭然九五非尊德樂道之君而上六非不召之臣故夫子以未光釋之夫履之本體以涉世為主而涉世之道必以禮而後亨故以柔履剛以說應乾而後能全其身是爻則以引而後悅不違於禮故為兌之履而與其本體異焉趙復齋說引三俱去成離則道光矣蔡節齋訓解引牽誘也柔居五上牽誘五而為說者也馮椅輯註相牽以和說之象占引牽引也趙汝楳輯聞引扳援也　三為下兌之主上為上兌之主上六柔而已亢援人以使說視六三直不百步耳不當位者以己說人位當者引人說己夫己不喜故先於三姑泌過豈証類指蠱以本陰柔之質最處說後見引則然後能進故曰引兌未及於是惟可靜退若欲取說於五未免

佞諛之說也。如妻欲挽輅而至洛陽，若非虞將軍見引，不能施其說。然則未免齊人之口也。陳深讀易篇：上六引兌，上六為兌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在五之上，欲牽引五而為說，以所居得正，故可以無凶。然其道未為光大也。或曰：上六說之極，欲牽引六三之類而升上也。丁易東象義：兌之主陰居說極，下引六三以說于九五之陽者也。九五既為之戒，此爻不言凶者，陰求說于陽，亦有聽命於陽之象，故不言凶。以象言之，三五兵繩上伏艮手，以手引繩之象。　此爻以陰引陰，求說於陽者也。陳普解：三三兌說也，柔而中實也，非中實則為諂媚之說，非說之正矣。亨利貞，皆中實也。中實則為亨通而利也。貞即實也。實則其說正也。說而不正，則在下為小人妾婦之媚，在上為妾說杜悳，無所往而利矣。初九和兌，和者合理得宜之謂。易則言正。說而不反於道者也。言說之善也。九二孚兌，與三不加損不悳。而中實是以信之。言上下之交，有心而亡悔亡，不應為悔，以孚故吉。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而志在於道，故上下信而不疑。九四商兌未寧。上陽下陰，剛柔善惡甚明，而以剛居柔，從違不決，故商兌所從而未寧。介疾有喜。介然用其剛，以為已疾而柔絕之，以從陽，則一日而疾愈矣。凡陰邪之柔之累，皆為疾。四於善惡本明，但為欲心所牽，而未能亮介者，但欲致其兌已復禮之勇而已。善惡之辨不待教也。九五孚于剝，剝上也。陰者，剝陽者也。五之勢有背，四而向之之意，是其心為所惑，外不忘陽則而內之實情在於上也。有厲。此即舜畏之惟危。以理制之，猶可保也。五陽則中正，而有此惑，小人女寵之易近難遠也。然獨頼其有實，終能自制而不至於溺耳。上六引兌。重卦之極，而說不已，是引之使長，而是於聖忘惡者也。然柔之常為陽剛者，當以為戒，爾故不言吉凶。吳澄纂言：上六上之晝得六為兌之履，引兌象也。說至於上可以已矣。樂不可極也。陰柔但知以說為事，於說之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　六晝俱九六為兌之艮，俞琰集說：上六引兌，上六兌之主，又居兌之終。說極則可以已矣，九五引之，遂恣其所說而不已。與萃六五引言之引同。彼引於上，此引於下也。胡炳文通：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為口舌，六爻之辭簡抑，以滕口說為戒歟。董真卿會通：毛氏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　雙湖先生曰：如毛氏說，則三之來兌，是欲來上六以為說；上之引兌，是欲引六三以為說也。橫渠、漢上、誠齋皆作引六三之小人，以為各從其類，亦通。齋履謙本說：既極而伸之之謂

引。梁寅參義：上六近於九五，雖欲說之，而九五剛中不受其誘，則與六三同類，自相牽引以為說而已。不言凶咎者，以上有明君，下有賢臣，二陰相說，不能害陽也。凡陰之言凶者，皆戒其害於陽也。若不能害陽，則雖凶不言，以其不足言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其意如此。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子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兌。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卜子夏傳：上六引兌，止未光也。為五牽說信而尚之，柔而匪正也。雖說未矣，豈足光哉。孔穎達正義：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未光也者，雖免躁求之凶，亦有後時之失，所以經无吉文，以其道未光故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為離，故未光也。張橫渠說：上六引兌，止未光也。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蘇軾傳：九五孚于剝，止未光也。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為質，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於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于難知之小人，其至於剝豈足怪哉。雖然其心豈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凶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陳了齋說：其孚剝，故當其改，當改孚引則有絕，故未光也。輝光日新，其惟不家食乎。其道光明，其惟動靜不失其時者乎。張紫巖傳：上六引兌，止未光也。處上而有心求說於下，大公之道必少貶，宜未光也。君子脩德于身，天下心說而誠服，豈當拘拘然求天下之說已也哉。王體巽巽繩直為引，上六以重柔處說極之地，剛德不足，牽於求說，而不知所以為說，蓋好名之人也。雖然有為善之心，而害人之誘，我恐必不加于人，固亦罹於凶咎矣。郭雍解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兌雖兌，堅持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光，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言凶悔吝。兌得而言焉。李光讀易詳說：兌以說為主，以兌道進者，多陰邪之人，而剛正之士，動多忤物。使之事主，則面折廷爭，如周昌、汲黯之徒，豈以說說為心哉。兌之六三小人之在下者，故曰來兌。下卦為內，柔自外來也。上六小人之在高位者

故曰引兌。自上引其類也。上與三雖非正應，而以邪道合者，處兌之終，居卦之上，宜旁招俊乂，汲引衆賢，以盡說道之正，則利澤施於天下矣。上六陰柔小人，其所汲引者，不過其黨類耳，安能光亨于天下乎。故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朱漢上傳：上說道之成，六正己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三巽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巽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兌之小人也。故初九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于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李衡義海撮要：上六不累于位，是忘于高尚，然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摘引兌。雖能說君之貴柔，剛而不為之下，然畏其高尚之風，未足為光也。牧 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極，當兌位之地，欲以柔邪不正之道，苟且以牽引天下之民，使居悅於己，雖得人之悅，其道未足為光大也。胡 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朱漢上傳。取紱傳並見前。鄭剛中窺餘：六三居內體，可以上行，而比於二，來而求說者也。上六居外體之外，引而去矣。兌意與五為說者也。同為兌之三爻，兌於異體，遂分內外之異，豈不相去矣哉。或問上六之引兌，與革六三之引言同歟。曰不同也。革六二，在羣陰之中，待人君引而後聚，是引之也。上六戒六三之來兌，引而去之，是自引也。雖然兌道以說為主，上六雖免來兌之賤，在兌則未光矣。三動離毀，未光之象。虞氏曰：兌應巽，陽動而之巽，巽為繩，艮為手，故引兌。楊萬里傳：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舉而兌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剌為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來，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兌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雖兜驩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兌而未光者歟。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卦兌說之極，又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林栗集解：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兌其應而柔乎九五之兌，故曰引兌。引牽引也。巽為繩，故有引兌之象。上六之於九五，本非其應，而能以柔巽引而說之，是以謂之引兌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今九五大人，而引於上六，何哉。曰：五應在二，其比在四，二爻皆君子，而有不正之行，其於九五，雖為同德，而有所不合焉，則上六小人得而引之宜矣。五正也，上亦正也，彼以正合，而又巽與之言，能兌說乎。然封倫裴矩，在隋為佞人，在唐為忠臣，其終為正，為邪未可知也。是以不著其吉凶焉，故子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君子為之正應，而乃說於小人，烏得為光大乎。若隨之九五，既有六二之應，上六又從而拘繫之，則其道光矣，是故萃之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至比之九五，則光矣，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萃而未必比，上下說而未必隨，其義蓋流通矣。楊從謝傳：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乎內，有高尚之象，宜不為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兌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而說之象。引之斯說，未為光明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孔子戒之，以毋為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沒，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數其罪，為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項安世玩辭：上六 萃之六二引吉，下為上所引也。兌之上六引兌，上為下所引也。六三為說之主，而上六為其所引，故曰引兌，雖所居得正，可以无凶，然下所引而說，亦不足觀矣，故不稱吉，明其未光也。 六爻 兌以六三為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二也。初九與之同體，為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為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為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為商兌；上六與三相應，為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為兌，陽往比陰為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別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李謙齋詳解：上六引兌，正未光也。引君以當道，正也。引之非其道，則入于邪矣。六三之來兌，以容說為事者也。上六之引兌，則是以逢迎為說者矣。以逢迎為說，阿諛已甚，雖使九五信之，豈足為光哉。其不言吉凶者，以六三觀之，凶可知矣。郭昺解 ☱☱ 兌下兌上 伏犧之兌經。 兌天兌宮第二卦。 後天巽卦之反對。 一九五孚于剝，有厲。 二孚而五亦孚，二孚，孚而吉，悔亡；五孚而有厲。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三位不當而凶，五位正當而厲。上經自剝至坎離 七卦，下經自兌至既濟亦七卦，氣適相當，故相孚。 已上並入彖應潤文變易蒞之後。蔡節齋卦文辭指兌說也。說得其正則吉，邪說則凶。初說未有所主，二說得中，故皆吉。三以不正而進比乎四而為說，說之過者也，故凶。四下比不正之三而又剛，故未寧。五雖中正，而上柔乘焉，故有厲。上雖不正，乃退引乎正而為說，說之不及者也，故未光而已。又在八卦之中，以剛居下主剛，則在下者為通特，故寂吉者。又在下卦也。又二五皆上比乎柔，而二之柔近四，故二為勝。蔡節齋訓解：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牽引為說，非光大之道也。張舜民畫墁集兌卦論 兌，說也。兌為澤，西方之卦。兌，正秋也，萬物致養

于坤而成於秋潤澤于兌既成養而潤澤之能無說乎其卦剛中而得位柔外而利貞柔不為諂剛不至暴上不違天下不戾民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說以先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夫施說在我致說在民凡在上者孰不欲民說從哉顧其道如何爾太王去邠謂民不忘無君而民從之非其率之也舜所居城邑非其招之也以謂衆人之情同乎則鄭叔段不義而得衆子產以惠而得民以謂賢者之道同乎則周公攝政召公不說孔子往費子路不說以謂人之心一乎而出見紛革盛震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以謂說之道同乎則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由是觀之施說在我致說在人守說在我効說在信故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二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孚兌信志而獲吉周公子產之謂也來兌求說而得凶說之不以道者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此以位而獲厲者也處尊履正習比陰柔不說君子而說小人剝之道也比則之匪人道則柔夫君子何以不同于剝哉彼非尊位也由是知為人上者不慎所與是可危哉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其出見入聞之徒與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取其象也以謂兩澤相連浸潤浹洽朋友講習聞善相告

為說之大莫過於斯若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宜有素矣馮椅輯註上六引兌象占　未光也言所引不必皆隨皆正馮椅輯傳上六引兌贊曰未光也　朱子曰成說之主引下二陰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楊廷秀曰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毛伯玉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兌象上行前者引後者說而隨之雖爻位承乘得失不同而大約如此上為兌主而莫先焉此引兌者也吉凶悔吝則係乎所引者也近而引之必隨者五也五剛中正之君引之以當道可也以柔佞說之引之以非道不可也同德而應引之可隨者三也三之六本自五來今以引而復五可也復五則成大睽於陰柔小人不利而陽剛君子則利也其餘相遠各有適也唯所引之而已矣　右明象占　朱子發曰引六三之小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孚于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則孚于上矣然不引五而引三則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　右明爻義　王景孟曰兌為口六爻之辭皆簡而嚴御以騰口說為戒與蘭惠卿曰在兌之時人尚陰柔則是柔佞以求說者也唯剛正有守則為誠實而

不陷於邪媚故六爻以陽剛為吉陰柔為凶　澤水不下流而以上出為利故坎下一畫閉塞成兌乃其象也初和二二孚三三疾四四商五五孚上上在前而引之其道上行也初和而四商二孚兌而五孚剝三來而上引所謂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上也　右明六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兌

田疇學易蹊徑　兌上六　兌之履

兌下　五居五巽之上。巽為繩。上居上兌之上

兌上　兌體趨下。上六趨下。而五之巽繩引之

兌下　引兌之象。　上卦兌變為乾。兌西日入

乾上　之時。乾秀蓄萃之時。未光之象。

上六引兌。未光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又曰。欲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未達可行之於天下。其管仲乎。正己之大人。其伊尹乎。兌之上六。居乎高位。又變為九。正人君之師傅也。固非所以與事君容悅者比。柔何體趨下。其柔不中。有易屈之象。雖變為乾。其趨下也尤健。故不能以道德自居。使其君學而臣。謀而就。如伊尹管仲之不可屈。乃至於引之而遷就。夫人君引之而遷就。要其異日之設施。必未能至於光大之地。此象所謂未光者。以此卦變為履。說而後履。非禮而履者也。鄭汝諧翼傳。二與上皆成兌之主。三介於四陽之間。二陽在前。非其同體。而不定其說。故來說。初與二也。來說凶道也。上則超然於外。不累於物。能自以兌遠引者。非若三之无所容而求說也。然人之貴乎遠引者。貴其體剛而才實也。柔說而遠引。君子以是為未光也。　兌為口。故六爻之辭皆簡而嚴。抑以騰口說為戒。趙以夫易通。業道牽為引上為主。又守柔不變。象言利貞者此也。為陰則未光。變剝於卦為履。兌吉在上。其道光矣。而爻不言變者。明大王之心也。易祓總義。上居兌說之極。下引二陽以說己。故為引兌。兌性柔媚。彼未遽說。而引之使說。則凡可為說者无不為己。蓋兌之成卦在上與三。三下從二陽。故曰來上。引二陽進於上。故曰引。此非君子之說也。故象以引兌為未光。二陽何以處之。曰以疾為喜。五雖孚而屬此君子。遠小人之道。於兌卦之終見之也。趙汝楳輯聞。上六引兌。未光也。上六鑒六三之凶。不復知人乃要人之我說。律以心說。誠服者未為光明也。徐相直說。上六引兌。未光也。居說之極。正當高尚其志。不以富貴為說。可也。今也為說所引。則凡可以適己者何不為也。故象言其志未光大也。張應珍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至樂忘返。然妻隨至。兌之上六。引說而不知止。未為光也。蘇起翁讀易記。他卦極則必變。兌卦雖極而愈說。上六兌之極也。上六與六三為敵應。六三來兌。下說於陽。上六與六三同類。必牽引之。同為兌說。不知六三來兌。以下說為心。故上六引兌為未光。兌伏艮止也。上六引六三。而六三自來兌下說。止而不從其引也。為兌光明可知矣。三四五互巽。巽為繩。兌伏艮為手。手牽繩引也。丁易東象義。上六引兌未光也。上六六三。兩陰相引。以為說。所以未光。　或曰。三有互離明也。上六非離。故未光。　右元文鄧錡圖說。上六引兌。未光也。五已至剝。六乃引而入坤矣。此為陽氣入地之象也。故聖人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謂日已沒而至昏也。故曰未光也。蓋象註之詳矣。吳澄纂言。上六引兌。未光也。引長己終之說。於說之道為未光俞琰集說。上六以位言。以六居上。得說之正。是兌之正位也。乃俯從所引為說。而不已。未足多也。又何光焉。李簡學易記。上六引兌。未光也。雷氏曰。陽為實。陰為虛。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則是不能充實其內。而誘於外之象也。夫道義充足于內。則外物不能動其心。胥之而不喜。舍之而不憂此君子光大之道也。上六不能充實于內。而說于外。是以汲引而用之則說。舍之而不引牽則憂。中心之喜慍。係於外物之得失。豈光大之道哉。故曰。上六引兌。未光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由此觀之。以引為兌說者。可謂小矣。保八原旨。上六陰居最上。兌之極也。　引兌以陰柔之質而終於說極。乃引兌在下。同類即同說者也。故曰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君子體而用之。以柔處高為兌之主。居兌之極。引同類之小人以此而說。焉能光大乎。胡震衍義。上六引兌。未光也。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也。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下乘二剛。下无正應。強引二陽以為說。是其不正而引正人以為說。不中而引中。行以為說。陰柔而引陽剛以為說。其誰我與可謂說之不以道。而不知止者也。其欲志趣之能遂得乎。象曰未光也。相說非自然之道。未為光大也。雖然上六不幸而陰柔不正。不得盡其說之之道。亦幸而遇陽剛中正。而不遂其說。无所施其邪說也。使九五從其邪說。納其讒佞。則紫之奪朱。鄭之亂雅。利口之覆邦家。得无亂天下乎。幸而九五之不孚于剝。不至於怏國。雖上六之不幸。實天下之大幸。雖天下之大幸。亦

上六之牽。而不誤其身。爲小人視者。毋以說之得遇爲樂。東坡曰。六三上
六。皆兌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說。爲兌者。曰來兌。言不招而自來也。上
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
小人托於无求以爲兌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
爲害遠。故九五孚于剝。張清子集註。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愚謂柔道
以牽爲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爲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
以剝爲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所
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胡一桂纂註。馮氏曰。小人欺蔽其君。厭然揜其
陰柔晦昧之迹。卒爲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爲之也。趙珪解上六
引兌。未光也。上六說之過極而褒也。以其在上。欲以說引其類三自來
兌而弗之應。五剛中而弗與爲昵。是雖有引兌之爲。皆不爲所引也。不言
凶吝者。以其自處无位之地。无與說之黨類。雖過自爲說。不及於人。不害於
事。故不言也。象云未光。徒有引兌之心。而无應之者。所引未光也。異齋講
義。兌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教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令復重之。民說而無斁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教惠則順乎天應
乎人。而王道享。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

死。故司文爲臺而人謂神臺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
死也。然則說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存內其剛正。然後免佞
之情。故曰說以利貞。陳應潤爻變易緼。上六變履。兌之上爻爲履虎尾之
象。上居高亢之位。而引兌說之臣。行履險之地。宜乎其德之未光也。蓋兌
說之臣。專事諛說。至于脅肩諂笑。不以爲羞。人君好諛。引兌者多。有能遠
佞。非聰明之主不能行也。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
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今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人君
知之之明。當以引兌爲戒。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兌六爻。以柔爲說。以剛
爲貞。故過剛爻。說无不善。三與上皆以柔在外爲說之至。非道以爲說。非
說之正。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一无私係之嫌。一以同類相說。故初吉。而四
則有喜也。唯五有剛中之德。然二失位。不如五當位。五有厲。不如二之孚
吉也。蒙謂說既極而強引之。長陰柔之常態也。史徵口訣義。兌亨利貞
者。兌澤能潤悅萬物。故謂兌悅也。諭人君能以悅澤潤於萬人。惠流。人悅
無所不通。故曰兌亨也。以悅相親。恐陷邪諂。其所利者。利在貞正。故曰利
貞也。象曰。利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上下俱悅。故曰利澤兌也。君子
以朋友講習者。先儒云。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友猶黨也。必須友

者。學記云。獨學无友。即孤陋寡聞。謂朋友聚居。講解道義。脩習文禮。施悅
之盛。莫盛於此。故鄭衆云。樂既於酒。則有沉湎之患。志累於樂。則有傷性
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矣。樂在斯焉
初九和兌吉者。處悅之初。而九私應。與衆和悅。天下皆親。以斯而往。何所
疑乎。所以獲吉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者。以剛處中。是懷信實之人。悅而施
信。即吉從之。故曰孚兌吉。失位而處。所以有悔。志在忠信。所以悔亡也。六
三來兌凶。以陰居陽。僞是來求悅。以不正之身。妄求求悅。是佞邪之道。所
以致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商謂商量裁制之謂。介隔也。六三
以諂佞之身。而近二尊。妄求於寵。爲佞邪之人。國之患害。今九四既是權
臣。爲君委任。固宜與君商量裁制。介隔邪佞之人。內掌樞機。以匡王室。經
營綸理。未遑安寧。故曰商兌未寧也。介疾是隔邪。與君除害。四方安靜。故
有喜慶。故曰介疾有喜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者。剝是小人道長之稱也。九
五爲悅之主。固宜中正自安。惟賢是任。而乃反親上六昵狎小人。遂爲小
人所害。危厲。故曰孚于剝。有厲。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爲亂風也。上六引
兌者。六以陰最居悅後。是自靜退。不妄求進。必須他人牽引。乃從衆悅。故
曰引兌也。徐總幹傳燈。兌上八卦。夬　大過　困　咸　革　隨　萃

兌　兌重乾。上一陰乘五陽爲夬。夬決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非可決
也。五陽恃衆而決之。故兌乘乾曰夬。夬本乎乾。爲易之門。故兌行乎巽坎
艮坤之陰者。爲大過困咸革四卦。皆坌生於下之卦。若大過者。兌上巽下
兌之一陰上寢巽之一陰下生。爲本末弱。陽盛於中。而本末弱。爲棟橈之
象。故曰大過。若困者。兌上坎下。坎之九二。乃上剛揜於二。爲困。困之九二
自上而來揜於二也。剛揜有言不信。初九六三乃爲困於九二者。九二以
酒食自養。故能有慶。若咸者。兌上艮下。爲咸。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曰咸。革
者。兌上坤下。坤三陰下盛。言人民革聚也。大過咸革皆陰生長之卦。兌行
於震離。兌爲隨革。兌三卦皆處陰之卦。兌上震下爲隨。初九乃剛來下柔
得衆陰之隨。故曰隨。兌上離下爲革。離之二陽處陰而陰革服也。兌上兌
下爲兌。言陰說從也。兌重於震離。兌之上爲隨革。兌三卦言陰之隨而革
且說也。自夬生大過困咸萃。皆陰生於下之卦。以至爲隨革。兌而陰隨革
且說。易序兌於後。言順天應人。厥有旨矣。兌下八卦。履　兌　睽　歸
妹　中孚　節　損　臨　兌者說也。一陰處於二陽之上。處非其所。故
求說乎陽。冀得所安也。故兌體重於八卦之下。六三多求說於二陽。在
下。難乎其處此也。履六三。履剛而處上。上六三能說而應乾。故免咥人之

凶。而論其才則不足取也。兌六三。則曰來兌。未說於陽所以為臨之六三以二陽之長。則甘臨亦求說於陽。故无攸利。歸妹六三。反歸為娣。禮以從人。未當也。損六三當得友之時。无所損也。節六三。當君子疑畏之際。不節而嗟。無所歸咎。嗟為君子所誅也。睽時上下不相和同之際。六三疑畏。欲行而輿曳。欲順而牛掣。雖无初而有終。終則遇剛也。身處危疑據剛之上處非所安。故疑懼如此。若中孚則不然。疑其攻己。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始欲攻之。終安其所。蓋其處位不當故也。趙善譽易說。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於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為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為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之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無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來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於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兌未寧。然既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無其應。而比于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于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責於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為戒。作易之意可見矣。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張清子總論丘行可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為說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是以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孚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剝。則有厲矣。陳宏董子問。兌亨利貞。何謂也。曰。兌者和順而說之謂也。內不剛則失己。不免於容說。外不柔則忤物。不足以為說。惟剛中柔外者。說之正也。故亨利貞。然而說一人易。說千萬人難。說千萬人易。說天下之人難。說道之大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白氏曰。順人人心說。先天天意從是也。民至於忘其勞忘其死。則其所勸者。豈不大矣哉。邵氏曰。人之常情。无重于死。患感人心死猶有喜。是也。又問麗澤何以為兌。曰。澤者水之所鍾。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是象也。可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歐陽氏曰。至哉天下樂。終日對書案。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兌為西郊。虞庠在焉。禮記曰。擇士之宮。謂之澤宮。蓋取諸兌焉。三代校庠序之設。皆所以明人倫。其制皆出於此。朱氏曰。聖人司教化。賁序育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且如釋氏於人倫五者。已去其四。獨朋友一倫不可去。即傳燈錄觀之可見朋友講習之意。金剛經八部。皆曰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持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六祖解云。受者受之於師。持者自能修持。自受自持。是自利為他人說。是利他。儒釋之道雖不同。其以朋友講習則一也。又問初九和兌吉。何謂也。曰。初九在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在中。謂之說。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兌之吉。即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曾點浴沂。舞雩詠而歸之象也。明道程氏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惟世人不知和兌之樂。務為容悅以取樂也。又問九二孚兌吉悔亡。何謂也。曰。九二陽體居中。以中道為說。故未占有孚。天下之人皆信之。比之初九。吉又甚焉。何悔之有。邵氏曰。中孚有信。寧須禱是也。又問六三來兌凶何謂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居二剛之上。其位不當。不自責重。務為容悅。取媚於人故群陽競來趨之。凶之道也。古詩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是也。又問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何謂也。曰。九四下與陰比。六三陰柔說不以道。四欲比之。疑而未安。故曰商兌未寧。為九四者。若能介然守正決而從五。不比六三佞說之小人。則向之不寧者。易而為安。向之疾病者喜而有慶矣。釋氏曰。瞥起是病。不續是醫。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是也。又問九五孚于剝。有厲。何謂也。曰。九五居中得正。為兌之主。下有九二孚兌之臣。君臣相孚。舉天下之人。宜無不說者。然二非正應。而上六一陰之小人乃與五比。有陰剝陽之勢。故聖人設為孚于剝有厲之戒。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天下未嘗无小人。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如四凶之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五若推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禍心。則有危道焉。故不可以不戒也。橫浦張氏曰。巍巍蕩蕩仰神堯

賢智姦邪混一朝是也。又問上六引兌何謂也。曰兌之所以務為容說者六三上六二陰之小人也。六三來兌既來諸陽之類以為說。上六引兌又引諸陽之類以為說。兌說之極當知所止可也。今乃以陰引陽為容說之道何光大之有。古詩曰引得黃鶯上柳條是也。鮑恂會要兌兌下兌上。以一陰說於二陽之上。故為兌。在六爻論。二陰為悅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居剛而為下兌主。上无所應而又求說二以求說。是動而求陽之說者也。動而求說。失道不行。故凶。二比乎三。三來求說。而二以剛實在內自守不失。不為三所移。故吉而凶已。初以柔處下。與三不相比應。惟以為說兌所偏私。故吉。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居說之極。不復下求。惟牽引二陽以求說。是靜而求陽之說。不能必其所從。故不言吉凶。五比乎上之引以說。五雖陽剛居中。或信之則不能不為上所移。而精為之消剝矣。故不言兌而言孚于剝。則設有厲之戒。四以剛居上體之下。亦相比應上承乎五。而下比內兌之三。莫知所從。故商度未寧。若能介然自守。惟五是說疾惡柔邪。不為三所惑。則有喜矣。大抵下兌體止乎一兌者也。其說尚淺故吉凶易知。上兌體則兼乎重兌者也。其說已深。故吉凶難決。但初和兌得兌之本體。三乎兌有戒之之意。四商兌則要當審其所從。若五所謂剝

則陰消陽之名。未至於凶而甚可畏者也。自古為人君者鮮不狃於小人之所說。故雖大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況凡君乎。作易聖人於此爻特係以剝之一辭。其警戒後世人之意深矣。彼三來兌。上引兌。為小人求說之情狀。凡為陽剛之君子。可不明察而慎守之哉。熊先生文或問兌有和兌孚兌來兌商兌引兌。各居一爻。九五為兌之主。乃不言兌而言孚于剝何也。且兌何預於剝哉。曰爻辭之義未可知。嘗以卦氣推之。兌之卦氣在秋冬之交。兌初九直秋分。九二直寒露。孚兌之爻。正應剝之內卦。兌六三直霜降。應剝之外卦。九四直立冬。九五直小雪。則剝盡而為坤矣。五與二相應。賴九二之孚兌。以濟其剝。小象言位正當者。二五相當也。或者孚于剝之義如此。然卦氣之說。出於漢儒。在周公之時未有也。但以理論之。九五孚於剝。正以九二孚兌。二五相當。君臣相孚。則上陰不能剝陽。小象三爻不當。五爻正當。亦此意也。曾貫易學變通或問巽兌皆陰卦也。然巽小亨而兌不言小何也。曰巽之柔居下。而能順乎剛。故亨在柔。兌之柔居上。而非其貞。故戒以利貞。而其亨在剛。此所以巽言小亨。而兌不言也。曰巽之二五亦剛中。而不得為亨。何也。曰巽體柔而剛外。是陰有浸盛之勢。故陽不得而言亨。兌體剛中而柔外。是陽有浸長之理。故陰不得而言亨也。曰

二五皆言孚。惟五則不言兌。何也。曰二五言孚者。俱以中實為孚也。然二之孚者。以自信而悅。不惑於六三之柔邪。五之孚者。戒其輕信小人。而不失乎君位之中正。故於五不言兌。而以言厲者。蓋以上六方以說道而逢君。苟或散於欲而說之。則安危之勢雖未著。而安危之基決於此矣。曰六三上六。皆兌說之主。然一則言凶。一則不言吉凶。何也。曰六三居位不正則其求說於下者。取凶之道也。上六居陰。而引上之說。是欲導其君於說樂之私也。然九五陽剛中正。有非邪媚之所能惑。故為上六者。徒見其未光大而已。至其吉凶。則係於九五之從否何如也。易纂言吳氏曰。初和二孚三來兌。初二四疾。三五五孚。上上引五四。來祖義句解兌卦名。兌字有不言而悅之義。謂一陰悅二陽之進。兌者悅。亨利貞。相悅故亨。而宜利於正固。彖曰。兌斷兌卦。兌。舉卦名。說也。訓悅懌。悅者悅。剛中而柔外。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說以利貞。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雖悅懌而利正固。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悅道之善。則上於上順乎天意。而下應乎人望。說以先民。和悅而用以率民。先者導。民忘其勞。則民皆樂趨而忘其勞苦。說以犯難。和悅而用之軍旅。以犯禍難而求安。民忘其死。則民悅於除害。而忘其衛身體骨以致死。說之大。悅道之大。謂合衆心。非柔媚以取悅。民勸矣

哉。天自勤勉而順從。故謂以美哉之辭。彖曰。卦之體象。麗澤兌。兩澤相附麗而交相浸潤。有滋益之悅。故卦名曰兌。兌利。君子以朋友講習。君子體此滋益之象。則以朋友之講。合志之友。相與講明其義。理習熟其事業。初九。居下卦之初。和兌吉。陽剛而居兌之初。又无係應之偏。故和同而悅懌。有自然之吉焉。象曰。和兌之吉。和同悅懌而獲吉者。行未疑也。悅而不偏。故其所行未有疑阻之失。九二。下卦中央陽爻。孚兌吉。剛實居中。故孚信而兌悅。所以有吉。悔亡。得中而自守。雖密近六三小人。其悔自然消亡。象曰。孚兌之吉。孚信於兌而獲吉者。信志也。謂其孚信本於剛中之志。六三下卦之上陰爻。來兌凶。陰柔不中正。故來執於在下之二陽而有致媚之凶象曰。來兌之凶。來入於內而求說。乃以致凶者。位不當也。以陰柔居陰位而不正當。九四。上卦之下陽爻。商兌未寧。上承中正之九五。下比柔邪之六三。商議其所與悅而心未得以安。介疾有喜。然有剛介之德。卒能承上守中。疾遠六三。得以蓋除而有喜。象曰。九四之喜。以九之四剛介近君而有喜者。有慶也。有承五之福慶。九五。上卦中央陽爻。孚于剝。中正居尊而為近於說媚之上六。當信其能剝害。有厲。而有危厲之心。象曰。孚于剝信上六之能剝害。位正當也。蓋其位居中得正。故不受其媚惑。常去防上

六設爲塗炙引兌塗柔而終於說乃引長於兌者象曰上六引兌以六居
上引長其分未光也上六之位幽遠遠於人主雖光明於兌所言山焦氏
易林兌　班馬還師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見妻注春秋齊仲孫遁有
班馬之聲注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兌之乾　蹈履危難脫厄去患入
福喜門見悔大君無注　坤　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聖將終尼父悲心注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孔子作春秋
也　夾河爲婚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懽無注　蒙　天孫帝子
與日月處光榮於世福祿祉祉無注　需　三人爭妻相隨奔馳終日不
食精氣勞罷無注　訟　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注夫
記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師　早霜晚雪傷害禾麥
指功棄力飢無所食無注　比　祝融持戟杜伯荷弩降觀下國誅逆無
道夏商之季失勢外走注未詳　小畜　生有聖德上配大極皇靈建中
受我以福注詩曰克配彼天奚匪爾極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使我眾民
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書曰建中于民又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言建中者立中道於天下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則民
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　履　下田陸黍萬華生齒大雨

霖集波病潰腐無注　泰　子畏於匡因厄陳蔡明德不危竟免其害注
孔子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已在陳蔡絕糧言聖人道全德備雖遭患
而不危殆也　否　有兩赤頭從五岳來讒言無禍起爾之林俯伏聽命
不敢動搖注未詳　同人　當得自如不逢凶災衰者復興終無禍來無
注　大有　朽根刖樹華葉落去卒逢大焱隨風偃仆注焱音焰　謙
葛生衍蔓絺綌爲願家道篤厚父兄悅喜注葛覃詩云爲絺爲綌言后妃
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豫　東行求玉反得弊石名曰無直字
曰醜惡眾所賤薄無注　隨　驂白因絓驚懼恐怯任力墮劣如蝟見鵲
偃視恐伏不敢拒格注史記龜筴傳云蝟令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
仰地惟由平萬曰鵲令蝟反復者蝟惜其意而心恐之也　蠱　瘡瘍多
病宋公危殆吳子巢門隕命失所注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及楚
人戰于泓傷股二十三年宋公卒襄公二十五年吳子諸樊
伐楚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臨　東山西岳會合俱
食百喜送從以成恩福無注　觀　舞非其處失節多悔不合我意無注
噬嗑　南循汝水茂樹斬枝過時不遇惆如旦飢注詩汝墳篇云遵彼
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汝水出汝州天息山　賁　公孫駕

驥載遊東齊延陵說產遺我紵衣注左傳鄭大夫子產吳公子季札相
與子產相得子產以紵衣獻之季札　剝　衆與八百以明文德踐土葵
丘齊晉受福注按春秋成公二年衛孫桓子臧叔如晉乞師晉侯許
之七百乘郤克曰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又僖公九年齊侯盟諸侯于
葵丘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盟于踐土　復　雄處弱水雌在海邊別離
將食哀悲於心注書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之山其下有水散渙無力
不能負芥　無妄　結網得鮮受福安坐終無患禍無注　大畜　秋南春
北隨時休息處和履中安無憂凶無注　頤　啓戶開門巡狩釋冤夏臺
牖里湯文悅喜注牖當作羑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　大過　符左契右
相與合齒乾坤利貞乳生六子長大成就風言如母注易乾坤生六子乾
父坤母三男震坎艮三女巽離兌　坎　飢蚕作室絲多亂緒端不可得
無注　離　東壁餘光數闇不明主母嫉妒亂我業事注未詳　咸
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醴當作縮注書包匭菁茅
刑楚有三脊茅祭則用以縮酒也詩楚茨篇云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恒
范公陶朱巧賈貨資東之營丘易字子皮把珠載金多得利歸注按史
記范蠡即陶朱公號鴟夷子皮去越來齊裝其輕寶玉浮海出齊變名寓

以致之富營丘齊地　遯　三羖五牂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直北經
涉六駮爲所傷賊無注　大壯　雄鵠延頸欲飛入關兩師洒道濺我袍
裘重車難前侍者稽止無注　晉　中年蒙慶今歲受福必有所得榮寵
受祿無注　明夷　祿如周公建國洛東父子俱封注書洛誥周公拜手
稽首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子伯
禽封于魯　家人　安床厚褥不得久宿棄我嘉讌困於東國捷狩之憂
不成災福注昔人有言曾參殺人其母不信及三人言之其母投杼下機
而走　睽　蓄積有餘糞土不居無注　蹇　心願所喜乃今逢時待我
利福不離兵革無注　解　目不可合憂來搔足怵惕危懼去其邦族無
注　損　福德之士懽悅日喜夷吾相桓三歸爲臣賞流子孫注夷吾齊
相管仲也三歸臺名婦人謂嫁曰歸一娶九女而備三姓　益　夏姬附
耳心聽悅喜利以傳取注左傳成公七年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巫臣嘗止子反取之　夬　叔迎兄弟遇泰在陽君子季姬並坐鼓簧無
注　遘　徙巢去家南過白馬東西受福與喜相得無注　萃　舜登大
禹石夷之野徵詣玉闕拜治水土注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石
夷未詳　升　江湖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無注　困　隱

隱塡塡大燒山根。不潤我鄰。獨不蒙恩。無注 井 闇昧不明耳聾不聽
陷入深淵滅傾凶憂。注 頃當作傾。周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革
鳥鳴嘻嘻。天火將下。燔我館屋。災及妃后。注 春秋魯襄公三十年五月
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鼎 十雌百雛。常與母
俱。抱雞搏虎。誰敢難者。無注 震 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建三十。年歷
七百。福祐盟執。堅固不落。注 周公作洛邑。定鼎於郏鄏。卜曰傳世三十。歷
年七百。出史記 艮 三人俱行。別離將食。一身吾心。反覆迷惑。無注
漸 三虎搏狼。力不相當。如雉鷹格。一發破亡。無注 歸妹 養虎畜狼
還自賊傷。年歲息長。疾君拜禱。雖危不凶。無注 豐 後時失利不得所
欲。無注 旅 雉兎之東。以理為傷。見鷹鷂走。死於谷口 無注 巽 狄
蛇向穴。不失其節。夫人姜氏。自齊復入。注 按春秋魯莊公夫人文姜有私
行。復歸于齊。故有狄蛇猶知向穴。而不失其節。文姜不守理而復歸于齊
也。 渙 鳥鳴巢端。壹呼三顛。搖動東西。危魂不安。無注 節 命天不
遂。死多鬼祟。妻子啼痛。早失其雄。無注 中孚 節屋結廬。崇我文德。三
辰旂旗。家受行福。注 左傳三辰旂旗。三辰謂日月星也。 小過 羅網四
張。鳥無所翔。征伐困極。飢窮不食。無注 既濟 天地城安積石為山潤

洽萬里。人賴其懽。無注 未濟 鋼人鐵柱。暴露勞苦。終日卒歲。無有休
止。注 按史記。秦鑄金人十二。 京房易生時 注 兌積陰為澤。純金用體。畜水
凝霜。陰道固也。上六陰生與艮為合。九下六陰起。艮上九當建。納兌為妻
二氣合。土木入兌水火應之二陰合體。積于西郊。秋土衝震入乾氣類陰
也。配象為羊物類同也。與坎為飛伏。丁未土兩貞太上六宗廟在世六三
三公為應建始乙卯至庚申。秋分主秋 積算起庚申至己未周而復始金
土入兌宮。金土入兌宮起積其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參宿從
位降丁未土。二十八宿分參宿入兌上六丁未土上。分氣候三十六起宮
算從三十六數起。定吉凶。內卦互體見離巽配火木入金宮分貴賤於強
弱。火旺木弱 吉凶隨爻算歲月運氣。逐休王陰陽升降變初九入初六陽
入陰為坎象。正體見陽位。剛柔分吉凶見也。適變內象入坎為困卦。兌內
卦初九變入坎。

鬼谷卦影

兌為澤 兌上 兌下

父母	⚋ 世	丁未土
兄弟	⚊	丁酉金
子孫	⚊	丁亥水
父母	⚋ 應	丁丑土
妻財	⚊	丁卯木
官鬼	⚊	丁巳火

斷曰 兌者悅也。江湖養魚之象。无不欣悅。兌雖口舌終无官事。病者自
瘥。婚姻喜悅之事。世卯相克。主損失。忌男女財吉。產生女。多少宅平安
詩曰 兌卦主歡欣交明講舊情。憐女防唇吻。違人哭是嗔。甲申旬世空
甲辰旬寸空甲午旬鬼空亡 全動 二隔三明首尾凶却回晚照接長
松。土中石顯金為玉。果處安然性自融。 全靜 三女一心歡。蒙頭戒外
觀。粿粮千里去泉石好江山。 甲日 有足如无足。无家似有家愁心空
有恨。疑淚望天涯 乙日 月缺再團圓。枯枝色更鮮。一條款險路回首
覩青天 丙日 功成須遇犬。度厄必逢雞。與遂青雲志。須防是與非
丁日 莫信十年義。番成兩背心。莫言人未是。有客與分金 戊日 憂
心憂心。不計憂與求。與求事二頭。萬里白雲無寸。異空將機智意閑愁
己日 門中滅口添人口。山下忘財人得財。好事隔年音信隔。知音一箭又
重來。 庚日 貴人消息知君否。一箭天衝中玉梯。萬里碧雲沛甘雨。休
疑目下是和非。 辛日 上下昏蒙。幽意難剖。一段中心。變成煩惱 壬
日 浩氣甘強。雲漢心榮。時未許亮。況吟潛藏。只待事聲發。玉兔金烏送
好音。 癸日 昨夜天人報紫雲。今朝楊木再生榮。門前車馬崢嶸日。須
信龍蛇吉事危。 世動 侍侶非侶。和合自然。憂中有美。用力方全 應

動 居官多貶謫。為旅困無聊。親戚多離散。資才暗地消

郭璞洞林影

父母	⚋ 世	丁未土	十月卦
兄弟	⚊	丁酉金	飛戊寅木
子孫	⚊	丁亥水	伏丁巳火
父母	⚋ 應	丁丑土	
妻財	⚊	丁卯木	
官鬼	⚊	丁巳火	

詩曰 八純兌卦招唇吻。財耐傍人說是非。神鬼村中為活計。草茅山下
費工夫。萌心謀事又難合。用意求財且解无煩惱。殺人多少事。長聲嘆息
淚如珠。 拆字 兌者說也。兌字左邊添樹心成悅字。除樹心添禾成稅
字。添月成脫字。兌上有公字。下有几字。不全公字添言成訟字。添木成松
字。添頭成頌字。添羽成翁字 彖曰 兌澤事當前。行人暫息肩。且無榮
枯橈。爭得有迍邅。 彖陰 鸞鳳羽毛褸。积棘枝龍頭角出塵泥。從前險
難皆消散。亨奮須知必有時。 初爻丁巳火 大貴因人有來時。百事新
來年二三月應。賞鳳池春 二爻丁卯木 利澤秋天盛恩沾。在此時。成
名兼就利。口舌不須疑。 三爻丁丑土 陰陽道合自和同。須信風雲召
虎龍。趂取卯寅堪進步。此時平步到蟾宮 四爻丁亥水 兩口相連得
見名。悅言甘露是其新。動靜吉凶看相部。神人相笑自亨通 五爻丁酉
金 十五年愁困多才。吉兆依稀入夢來。好向錢塘說秋水。潮頭起處海

門開。六爻丁未土　黄葉一天愁憂，虞在晚秋，且謀西北遊，身外莫營
求。占風水　龖龖覆覆逃龍岡伏斷行龍妙穴藏來往西東人盡見天
然一穴不尋常。其地似卧龍形，又似吕公端坐形，龍耳穴路遠古冢利
水命人，重才，兄弟不甚和睦，利長房，八字路在墳前，人來往皆見，一人失
志，出人常心虛，出女人患目，出人常足病，出人火驚焦頭爛額，有一宫水
蔭子孫，多口舌，一屋上有水不濟事，出女人招人再嫁，二出後娘，氣盘一
鍋缺破蛇頭丁依兄卯乙扇來扇龍石作基，高迁一穴實真機，好看灣水
山回抱，鷄化鵬，持與你期。占求官來遂，求財吉，婚主有貌妻，六甲生女，行
人至，六畜生延，官事和會，蚕少收，失物重見，中人偷去，占病佛上有愿，占
宅吉

海底眼

六親　父母丁未土　兄弟丁酉金　子孫丁亥水　父母丁丑土　妻財丁卯木　官鬼丁巳火

傍爻　内　外出　現

康節卦影

丁未土　丁酉金　丁亥水　丁丑土　丁卯木　丁巳火

十月卦金　飛丁未土　伏丙寅木

水仙路遠謀　此卦占宅安泰，占病康寧，人口和，財物旺，相六畜生延
出入求望自然和悅吉。解曰　兑者悅也，父母持世，人宅比和。萬
物恩恩養民，居上憂下，悅而忻忻，凡事隨順，謀望稱情，昔三藏和尚往西
方取經，待此卦後來歸故國，可不悅乎。詩　進則歡娛退則憂，知時覺
恪莫强求，青霄不是功名路，不見音情不肯休。病　此卦占病不須憂，
只愁少婦唧啾啾，相將悅懌无他祟，宜向佛前保度秋。斷曰　兑宫小
女澤為名，易曰：兑，悅也。兑為小女，主其家少婦有災，初爻丁巳火鬼動，白
虎又動，必有疾，不動非之。青龍動，丁亥水子孫，丁卯不妻才，求婚姻成和
合，縣又未在動，有争田公論，太凶，諸此兑卦者，利於田小，如子孫化鬼，甲
子旬占第五爻動，則知其家有諸孕不安之患。青龍白虎不進長生，則不
死，進長生必死。　時世安然事不成，事不成，訟事不成也。朱雀在縣位動，
丁亥水子孫損之，未在入水，无悉者也，故去公事先成，見丁卯木妻財化
鬼，若句陳白虎二神中爻動，婦人有災，及孕婦之躍也，宜作福謝之吉。
犬逢難飛因動土。雖火乃酉戌之地，必有興工動土之化，若見内化震卦，則有

崩破之地，有動土之化，須子細推之，宜用符鎮之，則吉。逃遷里舍也。　猪
隨馬走奔填坑，猪馬乃亥午之方，如丁亥水動，外化兑，丙戌土，其地必有
墨水之化，至決則吉。　公元曲脚心愁死，公者乃家主也，有膝脚之疾，風
痛血孕為災，死而復生，宜以六神詳斷之。　婦卻稍身應孕生，青龍丁亥
水子孫爻動，是孕婦將生。　卦内看他財喜定，求財内外有財，兄弟必主
成就之。　枯楊春際發花英，枯楊遇春而發花英者，此為得時也。

雙林影

未土　酉金　亥水　丑土　卯木　丁巳火
世父　兄　子　印父　財　鬼

詩曰　凡事須當識死生，文書脱換偽為真，同宗骨肉常相反，更忌鄰人
笑是嗔。兑為口舌是非多，動用尤防失脱，多婦女是非，宜子細，目今謀用
尚遲，蛇留連宅舍不光明，陰小咨嗟嘆不寧，見喜又防災害，至同宗亦主
是非聲，兑為口舌，悅者悅也，家道人口，口舌災殃并起，有喜不足，求財不
順，東南方產業，寡婦宜子細，血財有損，呻禱保人財，及陰小膿血之災，緣
過寅午戌及十一月十二月。　功名　厥折角，春秋花酒，失約事，逗阻節
難同，好事何曾逢着。婚姻　兑悅利婚姻，事如未可成，其中多口舌，事
忌女人驚。六甲　震澤兑花新，纔逢風雨傾，女人雖喜悅，其祟有灾迍。
兑少女應卯辰巳午日時，生女，防西北方枉死鬼。占病　照淡生憂
暗迷，雲鎖洞房，鏡中人不見，憔悴嘆時光。星辰不吉，西北枉死鬼及火
燒神鬼為災。公訟　否極泰來，先見凶，且防口舌發西東，陰私更忌女
人事，切忌交加入訟中。四五位人為鬼，防人坑陷，文書未明，近看寅午
戌日，遠看亥卯未日。求財　震澤相逢，反經求好向前，兩人同計較，何
必更遲延。行人　出入自亨通，祥雲日再紅，花殘今再發，財祿自然豐，
利與兩三人打合，利亥卯未，不利寅午戌日。占失　要見未分明，難
知敗壞形，西方人報信，必遇女人聲。家先福神有犯，宜告斗書。交易
和合事如何，人情口舌多，一番仍一覆，還是有蹉跎。貴人　兑為多口
舌，不用見高人，阻節重重見，由防口舌聲。

火珠林

丁未　丁酉　丁亥　丁丑　丁卯　丁巳
世　應
父母　兄弟　子孫　父母　妻財　官鬼

十月卦　飛丁未土　伏丙寅火

此卦三藏得之，知必歸唐國也。贊曰：兌者悅也，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君子歌歡。澤潤萬物，恩惠養民，居上愛下，悅而忻忻，利有攸往，无不利貞。

頌曰：兩口相重得兌名，說言甘語是和情，動靜吉凶看面部，謀神相守第一丁。 歌曰：兌卦多歡悅，臣曾諫國主，凡夫遣口舌，妻女關情傷。夏景蘭初吐，秋深菊正芳，大軍懷必勝，風起信旗揚。

卜筮元龜

十月卦 飛丁未土 伏丙寅木

江湖養物之課。天降雨澤之象。 春吉 夏凶 秋吉 八月空亡 冬宜

解曰：兌者說也，其象爲雨，潤及萬物，无不忻悅。占者遇之，居上愛下，宜爲和會喜悅之事，朋友講習之道，利在秋月。 象曰：兩澤四方，物皆榮茂，澤及人民，國家豐富，有子繼承，潛增福祐，雖有口舌，終无官事。 象曰：

麗澤滋肥遠近方，沾濡百物利深秋，友朋講習多欣悅，萬事從心利有成。

此卦求官見貴吉，家人和合，身平安，求財吉，婚難成，出入遇吉，公事和會，六甲生女，交易成，行人至，出行不利東方，六畜生延，蠶少收，失物重得，占病主少婦，宜佛上保之。 六甲旬斷 子旬 福德空，本宮无炁。

戌旬 兄弟空，求財吉。 申旬 父母世空，求謀未利。 午旬 鬼空，身吉，訟病不利。 辰旬 財空，求財費力。 寅旬 卯空，空反覆。 日六神斷 八純上爻，丁未上父母持世。 甲乙 玄武世，財合身，陰私財物。 丙丁 青龍世，鬼合身，凡事主有先失後得之喜。 戊己 朱雀世，迁官婚姻文字。 庚 騰蛇世，恐憂。 辛 空亡 壬癸 白虎世，外白服。

十干詩斷 甲丙戊庚壬 兌澤秋當先，行人暫息肩，斷无勞苦，挽爭得事迍邅。 乙丁己辛癸 利澤秋天盛，悲沾在此時，成名兼執利，口舌不須疑。

六爻詩斷 初九 和兌吉，大吉亡說，无事制，何須諂佞，爲上交和且說，吉慶更何疑。 九二 孚兌吉悔亡，千交朋同習，所貴在相孚，誠實兄和意，應當悔吝无。 六三 來兌凶，凶爻明在奢侈，多之交致大，若能長守正，福祿自然來。 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守吉利害相交，除。歸私而未寧，介然能守正，吉慶自來臨。 九五 孚于剝，有厲，居小人柱信用，君子反相疎，自己防侵害，兌當戒不虞。 上六 引兌，牽兌滋害是說，口舌成形，命有月還爲咒，同心悅有餘。

諸家斷易奇書

飛丁未土

未丁土 酉丁金 亥丁水 丑丁土 卯丁木 巳丁火

十月卦 伏丙寅木

此唐三藏去西天取經，得之知歸唐國。 贊曰：兌者悅也，澤及萬物，恩惠兆民，居上愛下，悅而忻忻，利有攸往，无不利貞。 解曰：人坐看一擔，乃勞苦得息肩也；月在天邊，乃團圓也；秀才登梯，乃步蟾宮之兆也；一女在合邊立，上娶婦和合也；文字上箭，須應也。 晦庵斷例 兌 亨利貞

兌說也，柔外剛中，故說而亨，而利於正。說雖有亨道，其妄說不可不戒。

初九 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占如此。

九二 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六三 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說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

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六三柔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故介然守正，則有喜矣。

九五 孚于剝有厲 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上六 引兌 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兌舒安祥，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義：此伏羲始畫之八卦也，則是河始出圖，已有朋友之象矣。五典之理，在太極之初一時完具，無欠無餘，無始無終，秉彝以來，君得之而爲君，臣得之而爲臣，父得之而爲父，子得之而爲子，夫得之而爲夫，婦得之而爲婦，兄得之而爲兄，弟得之而爲弟，朋友得之而爲朋友。然此上四者又以朋友爲要道，一有不具，四者皆廢，天地不交，人道不明矣。故八卦才畫，便有朋友講習之象。當是時豈是誦說章句，商量舉業，資談說而事議論，故立此朋友乎？大象雖是孔聖形容此卦之義，而斷之以辭，論其理，自伏羲未畫八卦之前，畢竟已具此道矣。象者像此卦而形容此理也。伏羲已自十分泄露矣，而孔子翼之，索性說出了也。朋友一條，人都不信伏羲時已有此教，不知此所謂講習者，乃是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理，習行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事。講者講明此也，習者肄習此也。且如君臣如何是盡君臣之道，父子如何是盡父子之道，夫婦如何是盡夫婦之道，兄弟如何是盡兄弟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多少曲折，非講究何以知之，非肄習何以行之，故爲之朋友，所以講習乎此，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由此而立也。觀麗澤之義，則知朋友之道，出乎天理之自然，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四者，非此無以立矣。或疑朋友之名，伏羲之時未必有此條也，乃大王重卦之後，孔子翼之而爲此辭也。如文王四反，孔子七十子之類，是矣。予嘗謂卦不六

十四不足以盡變。蓋伏羲八卦之時，使有此重卦，重卦之時，即有此朋友講習之象，乃天理之自然，人性之固有，非文王孔子所能加也。兌坎皆水也，而在兌為澤。澤者，水之所鍾聚者也。坎則為水為雨為雲，是流動升降之水也。兌之義為說，而坎之義為險，其情其德不同也。凡卦體有兌者皆言說，凡卦體有坎者皆言險，非待重兌重坎而為說為險。若麗澤之義，乃於重兌見之。凡重卦者，皆言重之義。坎曰水洊至，震曰洊雷，離曰明兩，巽曰隨風，艮曰兼山，兌為麗澤。惟乾坤全陽全陰，不言重，直曰天行健，地勢坤。在易麗有二義，於離為著明，於兌為連附。兩澤附麗，浸涵沈浸，有大饒益。故以麗澤之說，以諭朋友之益。澤以麗而交潤，朋友以類而胥說，天下之說，莫大於此。如言潤澤、膏澤，皆取其灌溉滋潤之意。兌字與說一，古所通用。戴禮學記引說命，說字皆作兌。鄭氏謂字之誤也。予謂不然，兌即說也，古字之通用不止此也。說之為義，實本於兌，以兌為說者，其以此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正麗澤講習之義。吾邑縣學宮墻之前，舊有麗澤亭，正取兌象之義，為學者游息之所。予昔嘗講習于此，學暇日與朋友來休此亭，望前山之蔥鬱，想二水之交輸，希周子交遠之風，尋明道傍花之趣。當是時，諸友朋刻志於舉業，予獨用心於古道，不知其所得孰淺孰深也。去之五十年，宮宇摧壓，昔之友朋，晨星落月，聲跡不相聞者久矣，良可嘆也。今提學判丞捐俸修學，殿像廡繪整然一新，堂序門廡，赤白煥好，殺牲以饗之，序飲以落之，縣尹主簿二大夫樂成其美，光相啟終。諸君拜三侯之賜，可不知麗澤之所以為麗者乎？二水之環斯邑也，縣治閉於闤闠，而不之見也；斯學也，當二水繞縈青之衝，悠然遠逝，淵然深蓄，平眺正視，獻奇拱秀。下有蓮藕菱芡菰蒲之饒，旁有黍稷秔稌蔬果之富，其麗而說也可知矣。自陰陽家言之，則為風氣迴合，精粹凝翕，名公鉅卿於是焉出，而士之俊秀仕版賢書聲光相繼，以斯為鄉學之盛觀也。以予觀之，夫子巍然袞冕正位而坐，十哲曾思孟子七十二子之徒，坐而侍者，立而拱者，其光靈在上，綠竹如聞其所以教誨者。豈謂朝養而暮蹔，囊螢而雪案，計術業之巧拙，較工程之優劣，若是而已乎？入而登斯堂也，出而遊斯亭也，見澄潤之環合，觀迴潭之灌浸，盍亦思麗澤之義乎？昔孔孟之多諭道於水，川上之歎逝，沂上之詠歸，滄浪之濯纓，孔子之亟稱於水，孟子謂盈科而後進，又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於水焉察見道體。觀是水之漸，知斯道之進也；觀是水之逝，知斯道之無窮也；觀是水之有源，知斯道之有本也。科者坎也，夫澤亦天地大

坎也，苟能盈是坎而至於澤，則彭蠡洞庭，左右相屬也，太湖松江，表裏一波也，非有本者，其能是乎。張彭老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諸路課會講義：麗，附麗也。日月麗乎天，以氣麗氣也；百谷草木麗乎土，以形麗形也。兌為澤，以澤麗澤，自相滋益，兌之象也。然君子觀麗澤之象，必以朋友講習明之，何邪？蓋天之雨澤，非不可以滋益萬物，然謂天之滋益萬物則可，謂天與物相滋益則不可；君之膏澤，非不可以滋益萬民，然謂君之滋益萬民則可，謂君與民相滋益則不可。惟夫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各得所聞，各充所見，有善以相告，有學以相長，義理之滲漉無窮，學問之沾濡無已，真有如雨澤之相麗而相潤焉。然則麗澤之象，不以朋友講習明之，則何以哉。雖然，講習二字，却又不同。進齋先生曰：講，論說也，取兌口不倦象；習，重習也，取重兌象。蓋講謂從容辨說於其先，習而不知講，則惛然無見聞，將何所據而習也。習謂紬繹體驗於其後，講而不能習，則從事口耳，又何取其為講哉。且如父子有親，所謂親者，所當講也；既講矣，使須愉色婉容，昏定晨省，習此父子之親，方可。君臣有義，所謂義者，所當講也；既講矣，使須盡忠補過，陳善責難，習此君臣之義，方可。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別，所謂序，所謂信者，皆所當講也；既講矣，使須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習此夫婦之別，方可。使須長惠而幼順，徐行而後長，習此長幼之序，方可。使須合志而同方，交遊而稱信，習此朋友之信，方可。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博聞強識，所以講此也；敦行不怠，所以習此也。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博學不窮，所以講此也；篤行不倦，所以習此也。中庸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辨而弗措，所以講此也；行而弗措，所以習此也。口說之勝，真實之表，此謂知講而不知習者也。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此謂知習而不知講者也。善乎魯論之首篇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蓋學之不講，固不可；傳之不習，又不可。既講學矣，而又時時習之，此天下之大可說也。此朋友所以自遠方來也，此朋友講習所以說言乎兌也。書堂之設，行三十年矣，之習蹬于此，不為不久，講之而精者，吾聞其語矣；習之而察者，吾見其人矣。然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講習工夫，亦無了時。兌，正秋也，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講習之說，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敢誦此為同志勉。

駾

洪武正韻：杜對切。詩大雅緜篇：混夷駾矣。毛傳：駾，突也。箋：混夷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也。釋文：駾，徒對切。許慎說文：駾，馬行疾來貌，以

馬光聲他外切張參五經文字音兌徐鍇通釋吐外反司馬光類篇又徒外切戴侗六書故詳詩意乃遠去貌也楊桓六書統定毋駾从馬兌聲駾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杏以切或音 篆駾 見杜从古集公韻會定正又通會切宇切定會定亭田駾 書駾 篆古文韻海

駾 徐鍇篆韻 隸書駾 六書統 草書駾 並張錦溪 駾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䨴 洪武正韻杜對切䨴雲貌許慎說文䨴黮䨴雲黑貌从雨對聲徐鍇通釋行均龍龕手鑑䨴亦作䨴俗䨴正韻黮䨴雲狀郭守正紫雲韻文雲黑䨴擇行均龍龕手鑑䨴丁徒對反遠俗楊桓六書統定毋䨴从雲省對聲䨴隸䨴或从隊聲䨴从遂聲建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从切古用隊比鍇收作䨴之縱非借中今盛貌作對非東京賦蕣䨴茇䨴俗字又讀也作對非韻會定正字切定會定亭田䨴 篆書䨴 集韻並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䨴䨴 並六書統 隸書䨴 並六書統 草書䨴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䔁 洪武正韻杜對切草盛貌顧野王玉篇達潰切艸木茂之稱丁度集韻艸木盛貌司馬光類篇徒對切楊桓六書統定毋䔁从艸對聲䔁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遼東京賦蕣䔁茇䔁韻會定正字切定會定亭田䔁 篆書䔁 見杜从古集䔁 篆古文韻海 䔁 六書統

隸書䔁 六書統 草書䔁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懟 洪武正韻杜對切怨也恨也惡也亦作懟懟讀俗作懟許慎說文懟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懟徒對切張參五經文字懟懟大內反上說文下石經徐鍇通釋徒佩反丁度集韻懟古作懟或作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徒回切鄭樵六書畧懟懟轉注又懟懟別聲轉注婁機廣千祿字懟懟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懟惡去聲懟也書曰元惡大懟孟子引書作譈歐陽德隆押韻擇疑揚子懟懟羣篆注懟懟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懟心也又都昆反譈道昭五音類聚又徒懟切怨也楊桓六書統定毋懟从心對聲懟隸讟或从言讟隸懟讟並楊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又定隗切作懟非說會定正字切定會定亭田懟

篆書懟 大篆懟 唐古韻懟 懟懟 集韻並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懟懟

並徐鍇篆韻 䓸 高翹齋學書韻總 懟 六書統 隸書懟 六書統 草書懟 並張錦溪 懟 鮮于樞

元惡大懟 書康誥元惡大懟注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不友者乎 懟古凶將以元惡之人十實皆不長矣言

錞 洪武正韻杜對切矛戟柲下銅鐏也从金享聲詩曰厹矛沃錞徒對切陸法言廣韻杜罪切又都昆切許慎說文錞矛戟柲下銅鐏也从金享聲詩曰厹矛沃錞徒對切陸法言廣韻杜罪切或作鐓孫愐唐韻徒猥切張參五經文字錞鐓二同丁度集韻亦書作鐓楊桓六書統定毋錞从金享聲錞隸鐓俗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禮記曲禮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注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疏云矛戟柄尾也又譚魏柔克正字韻綱真韻洙倫切金器錞于也賄韻徒罪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方音見上聲又如敦不出雙音見真韻又定隗切

篆錞 大篆錞 錞 並集韻 錞 師誼敦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錞 徐鍇篆韻錞 錞

並六書統 隸書錞 六書統 草書錞 錞 並鮮于樞

鐓 洪武正韻杜對切禮記進矛戟者前其鐓注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俗作鐓顧野王玉篇鐓大對切鐏也錞同上又市鈞切丁度集韻錞杜罪切毛晃禮部韻畧矛戟鐏銳曰鐏平曰鐓戴侗六書故鐓徒對切又都昆切矛戟下平鐏也說文曰鐓下垂也一曰千斤椎也經傳亦與錞通用詩云厹矛鋈錞說文曰錞矛戟柲下銅鐏也按為錞鐏之錞當以鐓為矛戟之鐓擇行均龍龕手鑑鐓俗鐓正楊桓六書統定毋鐓从金敦聲鐓隸鐓俗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字濛傳義又都回切鐓也韻會定正矛戟柄尾也字切定會定亭田鐓

篆錞 集韻見杜从古 書錞 集篆古文韻海 錞鐓 並六書統 隸書鐓 六書統 草書鐓 張錦溪

鐓 鮮于樞

漢鳩杖首鐓 依元樣製

右通長七寸五分，徑長一寸闊六分，共重九兩，無銘。是杖之端獨狀鳩形蹲伏，其上復回其喙以理左翼，錯以金銀，其管符嶷嶷飾之以山雲鹿隼羔乞之狀，僅若毫髮宛然畫筆耳。其鐓則專以鐵錯花草，雖精巧而能古也

漢鉞鐓 依元樣製

右通長三寸九分，上闊一寸二分，下闊八分，重七兩，有半，無銘。其飾半而不能鐓之上通為八棱。又其上按鉞柄處作小竅，橫貫以固之，如冠之有簪纂也。按司馬法，三代之斧在夏執玄鉞，在商執白戚，在周杖黃鉞，蓋夏商周所用之色不同，而所以為斧則一也。漢之用鉞，乃其遺法歟

漢金銀錯鐓 依元樣製

右長二寸九分，圍徑二寸一分，重三兩，無銘。是器為圓筩，起節如竹，二端中空，可以置餘，二端為項，作方棱，是必古人用以飾物柄者，細以黃金間以白銀，花雲之狀，燦然可愛，雖非古，亦近世所不能到

兌刂

洪武正韻杜對切，割也。丁度集韻都外切。司馬光類篇徒外切。韻道胎五音類聚杜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兌刂从刀兌聲。劊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吐外切。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刂

篆 集韻 先杜从古

書 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

奪 洪武正韻杜對切。地名。徑也。禮記禮弓齊莊公襲莒于奪。一曰韻丁度集韻都外切。揚桓六書統定母奪。本徒活切，叚借。統注奪。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字濂博義奴帶切。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奪。篆書 奪 六書統　隸書 奪 六書統

鞔 洪武正韻杜對切。補也。顧野王玉篇徒外切。補具飾。宋重修廣韻杜外切。補靴。丁度集韻都外切。揚桓六書統定母鞔。原聲鞔。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吐外切。字濂博義又補靴也。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鞔。篆書 鞔 集韻見杜从古 鞔 集篆古文韻海 鞔 六書統　隸書 鞔 六書統　草書 鞔 鮮于樞

銳 洪武正韻杜對切。矛也。書一人冕執銳。說文音兊。陸法言廣韻又弋銳切。宋重修廣韻杜外切。丁度集韻都外切。矛屬。或作鈗。或从忠作鏸。釋行均龍龕手鑑徒外切。揚桓六書統定母鋭銳。說見鈗。韻喻母鏸。或从惠。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字濂博義徒會切。又以芮切。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銳。篆書 鋭 鏸 並集韻見杜从古 鋭 鋭 集篆古文韻海 鋭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鋭 鋭 鏸 並六書統　隸書 銳 大饗碑見 銳 洪邁隸韻　草書 銳 鋭 並張錦溪 銳 鮮于樞

碌 杜對切。許慎說文陊也。从石彖聲。徐鍇通釋今作墜。徒佩反。顧野王玉篇隕也。陸法言廣韻碌，物墜也。張有復古編又直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 碌 俗 碌 正。揚桓六書統定母碌。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亦从石。漢書薄姬碌。魏用此。篆書 碌 篆韻 徐鉉

䪢 杜對切。許慎說文䪢，齏也。从韭隊聲。徒對切。徐鍇通釋䪢，齏也。鍇曰古謂令膾酢合和者齏，故有受辛之言。古人言金齏玉膾。齏以眾黃薑為齏，故黃。今人多謂齏為䪢。齏也。大妹反。故野王玉篇唐對切。疊齏也。丁度集韻或作䪢齏。釋道昭五音集韻齏齏並同上。義五音類聚䪢 于隊。揚桓六書統定母䪢 說聲 䪢 隸 䪢 或从自从秋 䪢 二文並六書統。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齏也。作䪢齏非。篆書 䪢 䪢 齏 並六書統　隸書 䪢 六書統

[黑彖]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丁對切。黑雲行貌也。丁度集韻也。或从隊。司馬光類篇徒對切。又待戴切。也。戴侗六書故黑氣也。濃

也。又作䨴。達戴切。別作黱。釋道昭五音類聚又徒耐切。黑雲行貌。黱也。揚桓六書統定母黱。从黑隊聲。隸 黱 與黱同。从黑逮聲。非 六書類釋又都故切。篆書 [黑彖] 集韻見杜从古 [黑彖] 集篆古文韻海 [黑彖] [黑彖] 並六書統　隸書 [黑彖] 六書統

颱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會切。風入也。丁度集韻小風。揚桓六書統定母颱。从風兌聲。字濂博義杜外切。篆書 颱 六書統　隸書 颱 六書統

[山對]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對切。山貌。司馬光類篇山名。或書作嶻對。揚桓六書統定母[山對]。原聲[山對]。隸字濂博義[山對]同上。篆書 [山對] 六書統　隸書 [山對] 六書統

陮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陮隗，不平也。陸法言廣韻陮隗，不平狀。徐鍇通釋陮隗，高也。從阜隹聲。鍇曰京高丘也。特猾反。丁度集韻或作陮。揚桓六書統定母陮。說見反韻端母陮隗。篆書 陮 六書統　隸書 陮 六書統

[厂隹]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高也。亦作陮。丁度集韻高貌。釋道昭五音集韻作陮。揚桓六書統定母[厂隹]。从厂隹聲。余見反韻端母三。字濂博義徒猥切。篆書 [厂隹] 六書統

[艹陮]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艹陮]，草也。陸法言廣韻草名。司馬光類篇杜罪切。揚桓六書統定母[艹陮]。原聲字濂博義徒猥切。篆書 [艹陮] 六書統　隸書 [艹陮] 六書統

[三雲]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雲貌。釋道昭五音類聚音乞文。徒外切。揚桓六書統定母[三雲]。與霴同。从三雲。雲靆並同上。篆書 [三雲] [三雲] 並六書統

瀩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大內切。清也。濡也。宋重修廣韻徒對切。丁度集韻博雅：瀩，清也。司馬光類篇又都內切。揚桓六書統定母瀩。都隊切。从水對聲。瀩 隸。篆書 瀩 六書統　隸書 瀩 六書統

峞 杜對切顡野王玉篇徒外切山也陸法言廣韻山名宋重修廣韻杜外切丁度集韻都外切峞嶒山貌楊桓六書統定母峞从山兌聲峞隸字滌傳義兌梲切
篆書 峞 六書統 隸書 峞 六書統

粇 杜對切顡野王玉篇徒類切米緎粇也一夂集韻屑也司馬光類篇徒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粇从米兌聲粇隸字滌傳義杜外切屑米也
篆書 粇 六書統

〔骨彖〕 杜對切顡野王玉篇徒對切骨也陸法言廣韻〔骨彖〕骸惡人也丁度集韻〔骨彖〕骸惡貌楊桓六書統定母〔骨彖〕从骨彖聲〔骨彖〕隸
篆書 〔骨彖〕 六書統 隸書 〔骨彖〕 六書統

鑓 杜對切陸法言廣韻鍊鑓車轄丁度集韻博雅鍊鑓鈇鎗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都果切又杜果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徒對切又息委切又徒果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犁轄也字滌傳義徒猥切

遺 杜對切陸法言廣韻遺沱水汎沙動貌丁度集韻或作瀆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徒猥切楊桓六書統定母瀢从水遺聲瀢隸瀆或从隤聲瀆隸
篆書 瀢 瀆 並六書統 隸書 瀢 六書統

綐 杜對切陸法言廣韻細紬宋重修廣韻杜外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徒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失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綐从糸兌聲綐隸
篆書 綐 六書統 隸書 綐 六書統

濉 杜對切丁度集韻浘也司馬光類篇徒對切楊桓六書統定母濉从水雖聲濉隸
篆書 濉 六書統 隸書 濉 六書統

隧 杜對切丁度集韻隆也春秋傳當陳隧者徐邈讀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雖遂切說文深遠也又徐醉切墓道也又直類切爾雅落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梁益謂履曰屦字滌傳義徒猥切

〔立𦎧〕 杜對切丁度集韻壘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徒猥切楊桓六書統定母〔立𦎧〕埻丁罪切屋埻重聚也从立𦎧聲埻古文埻古文字滌傳義音瀆

篆書 〔立𦎧〕 〔立𦎧〕 〔立𦎧〕 並六書統

膭 杜對切丁度集韻徒對切下大貌楊桓六書統定母膭原缺篆膭隸
篆書 膭 六書統 隸書 膭 六書統

〔目對〕 杜對切丁度集韻茂貌司馬光類篇徒對切茂也楊桓六書統定母〔目對〕原缺篆〔目對〕隸
篆書 〔目對〕 六書統 隸書 〔目對〕 六書統

〔艹隊〕 杜對切丁度集韻出〔艹隊〕蓫也謂苡上菌韓道昭五音類聚徐季切蓫蓫也亦作蓫也楊桓六書統定母〔艹隊〕徒對切出〔艹隊〕蓫疏謂苡下一菌从艸隊聲〔艹隊〕隸
篆書 〔艹隊〕 六書統 隸書 〔艹隊〕 六書統

〔竹隋〕 杜對切丁度集韻答簡竹名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都果切又杜果切又徒卧切筎簡夏笥楊桓六書統定母〔竹隋〕實中从竹隋聲〔竹隋〕隸
篆書 〔竹隋〕 六書統 隸書 〔竹隋〕 六書統

〔疒貴〕 杜對切丁度集韻下病楊桓六書統定母〔疒貴〕說見灰韻定母字滌傳義徒對切下部病也
篆書 〔疒貴〕 六書統

〔土兌〕 杜對切丁度集韻都外切〔土兌〕隓也司馬光類篇徒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土兌〕从土兌聲〔土兌〕隸
篆書 〔土兌〕 六書統 隸書 〔土兌〕 六書統

隶 杜對切丁度集韻从後及之也一曰與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隶說注隶隸
篆書 隶 六書統 隸書 隶 六書統

逮 杜對切丁度集韻徒對切行及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逮說注逮隸
篆書 逮 六書統 隸書 逮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四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睒彌比丘以鬬諍故分爲二部緣其鬬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尒時世尊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鬬諍鬬諍多破敗競勝負不息次績諍不絕爲世所譏呵增長不饒益比丘求勝利遠離於愛欲棄捨家妻子意求依解脫宜依出家法莫作不應作應當以智鉤廻於散慢意不適生鬬諍恚害之根本依止出家法不應起不適譬如清冷水於中出熾火既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斯服宜善攝恒思自調柔云何著是服堅眼張其目蹙眉復聚頞而起瞋恚想應當念彼服剃頭作標相一切皆棄捨云何復諍競如此之標相宜應斷鬬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彼諸比丘輕慢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忍之倍見輕生忍欲謙下彼怒益隆盛於惡欲加毀猶如斧斫石彼人見加毀我亦必當報 尒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

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割斷離親厚瞋能殺害彼如法順利者瞋恚於出家不應所住處嫌恨如毒蛇瞋乃是恐怖種曉之屋宅醜陋之種子麤惡語之伴燒意林猛火示惡道之導鬬諍恚害門惡名稱林藪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爲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如惡瘡難觸毒蛇難善見瞋恚者如是瞋者膝亦苦毀壞善名稱瞋恚熾盛者不覺己所作又與他所作於分財利時不入其數中若於戲笑處衆人所不容如是諸利處由瞋都不入瞋者叵受樂其事極衆多常懷慚恥恨難以百舌說說猶不可盡略而說之地獄中受苦不足具論盡瞋恚造惡已悔恨身心熱惱當斷瞋競 尒時如來爲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若置摩尼珠水即爲澄清更無濁穢想如來之人寶爲於諸比丘隨順方便說種種妙好法斯諸比丘等心濁猶不淨寧作不清水珠力可令清不作此比丘聞佛所說法而其內心意猶故濁不清如日照世間除滅諸黑闇佛日近於汝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更爲說長壽王緣而比比丘蹙眉聚頞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

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睒彌鬬諍比丘尒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爲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遠離群衆樂寂靜彼樂獨一我亦然遠離鬬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尒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怒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咄咄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三界世尊語雖未犯惡罪名住在我心中悔恨熾猛火焚燒於意林善哉悲愍者願還爲我說我今發上願必當求解脫從今日已往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恚瞋所禁惱亂不隨順我令應悲愍還救其苦難愚惡作過惡智者應忍受譬如人抱兒懷中積糞穢不可以糞臭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尒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大仙正導者彼諸比丘等放逸之所盲競忿心不息惱於世尊如來大悲心猶故不背捨悲哀無瞋嫌意欲使調順如似強惡馬繼累而令調 尒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鬬諍使多衆生起瞋忿心極爲衆人之所輕

賤我等今者皆壞破僧唯願世尊還爲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爲諸比丘說六和敬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 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呵迦留陀夷爲食因緣故佛爲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爲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尒時爲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取食之尒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尒但爲飲食彼婆多梨不爲法故從座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世尊一食戒若一人不善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持食過患爲撲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如蛇呼吸風不於佛僧前爲於飲食故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揵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尒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

請佛猶不肯即制戒婆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云何舌不斷云何地不陷故復能載我羅刹毗舍闍惡龍及與賊無敢違語者爲於飲食故禎篤違佛語寧以刀開腹吞啖於瘟蠱土食以滿腹云何爲食故乃違十力教我今自悔責喻如無心者　介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慚愧自責三月之中恥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經衣而洗染不久當散去汝莫後生恨汝今速向佛敬禮蓮華足應向尊重處盡力求哀請深勤用功力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世皆無違者由我愚癡故敢違於佛語我之極輕躁衆中無慚愧不見後時笑爲衆所惡賤不思此過惡輒作如是說此事僧應作及非我所請由我無定心吞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殷重心求哀願得懺慚愧當何忍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斃自罪過如見淨滿月無瞋容貌勝三界慈哀顧我今欲觀見慈悲爲我說爲愚癡所盲而不受佛語譬如人欲死不服隨病藥違失慈愍教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寧使身散壞佛不使我起我亦終不起若佛與我語身心皆滿足　介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在大衆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人之調御師體性悲愍者我如強戾馬越度調順道假設不得食眼陷頰骨現枯竭而至死寧受如此苦不違於聖教釋梵尊勝天敬戴奉所說我之愚癡故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告婆多梨說有阿羅漢臥於糞穢汙泥之中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如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責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盡者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舍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　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介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唱伎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遥見牸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住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鉤斲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斲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迅速運諸方皆悉而來聚普見如輪動大地皆廻轉其象走遂疾譬如山急行諸山如隨之巖谷澗中河諸樹傷身體王怖極苦惱發願求山神使我得安全鉤斲傷身體欲盛不覺苦象走轉更疾喻如於暴風猴刺鉤斲身并被山石傷頭髮皆蓬亂塵土極坌汙衣服復散解瓔珞及環釧破落悉墮地　介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禁制令使住我今如在秤低昂墮死處　介時象師盡力鉤斲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頹色慚恥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捕象呪古仙之所說鉤斲努力盡都不可禁制如人欲死時呪術及妙藥越度必至死良藥所不救　介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牸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介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衆中象師來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介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介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斲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不知從何生因何得增廣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不知其生處精勤退還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為斷欲結故應精勤修道或有恣五欲言導是自斷若千種作行望得遠離欲如是等處處望拔欲根本欲求難可拔人天阿脩羅夜叉鳩槃茶一切有生類微細心欲羂繫縛諸衆生迴轉有林中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怖惑即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如此欲惡者乃無有一人能滅貪

欲耶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予　尒時衆師而荅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如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是修多羅　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奈爲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毱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鬘著其頂上尒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頂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爲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遶見尊者如是所作尒時尊者即說偈言華鬘嚴飾具比丘所捨離死屍極臭穢受欲者猒惡佛子共捐力戰諍誰能勝我今是佛子捨棄汝華鬘汝若有力者除去汝死屍大海濤波流無能禁制者唯有鐵圍山水觸則廻返尒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若我不能解使餘諸勝天威德自在者其亦必能解尒時尊者復說偈言帝釋及梵天無能解是者設入熾然火及在大海中不燋亦不爛如此屍著汝不乾不朽壞所在隨逐汝無能救解者摩醯首羅天及以三天王毗沙門天王乃至到梵天如是諸天等雖復盡神力無能爲解者　尒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十力之弟子以己神通力由汝輕弄故今故致辱汝誰當有此力而爲汝解者猶如大海潮無能制波浪譬如以藕絲用以懸雪山雖盡我神力不能爲汝脫我雖有大力不及彼沙門如似燈燭明不如大火聚火聚雖復明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荅魔言　汝速疾向彼求哀而歸依神通樂名聞汝盡敗壞失如似人跌倒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爲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　一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況復如來德云何可格量我極作惱亂猶故忍悲愍而故不爲我作諸衰惱事能忍護惜我何可得稱說我今始知佛真實大悲者體性極悲愍不生恚憎心身如金山王光明踰於日愚癡冥我心皆作惱亂事彼精進堅實未曾有麁語恒常見悲愍令我心不悅　尒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

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婆羅門村邑猶晏來乞食我今空鉢去即日不得食然不加毀我我曾作惡斗并及毒蛇身五百車濁水令佛不得飲皆知是我作不曾出惡言我所作既少汝極毀辱我八天阿脩羅一切皆輕懱毀我壞名稱以屍苦惱我　尒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何聲聞比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華鬘用比於須彌螢火之微明以比於日光一掬之少水比方於大海佛有大悲心聲聞無大悲如來以大悲恕汝種種過我亦隨佛意欲生汝善根　尒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聽我說佛德福利威光盛彼之所有分斷諸愛欲者忍辱不起嫌我以愚癡故日日常觸惱如母愛一子　優波毱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知佛見長遠未曾於汝所生於不愛心彼第一智尊欲成汝信心常發親愛語智者少生信便得涅槃樂今我略爲汝說法愚癡冥黑闇之過患汝今生信故則能洗除盡　尒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欲心汝當發心却我頸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爲我除捨尊者荅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荅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津際我見彼法身不見金色身不惱爲我現示我佛形相我今極希望愛於如來形　尒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汝若見形莫爲卒禮以一切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爲禮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爲我作禮者則爲燒滅我我有何勢力能受離欲敬喻如伊蘭牙爲象鼻所押破壞無所住我若受敬者其事亦如是　尊者荅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聞即入空林中而說偈言　我光威手羅現金幟盛身佛身不思議我作如是形身現熾光明踰過於日月悅樂衆人目明如飲甘露　尊者荅言汝今爲我如先好作魔荅言諾我今當作即爲却屍尒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聞發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猒足圓光一尋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持佛鉢　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八侍佛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毱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即從座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

何而破壞牟尼身如是爲無常所摧滅尒時尊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
今實見佛常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華敷目如青蓮葉身形殊特妙相好過於月甚深喻如海安住如
須彌威德過於日行過師子王眼瞬如牛王色殊於眞金　尒時尊者倍
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獲是美妙報業緣
之所得非是現作業百千億劫中身口作淨行修施及戒忍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以是自莊嚴衆人眼所愛青淨無垢穢現是形相時悉家皆
歡喜況我於今日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座
起五體投地而爲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
言要魔言先要莫禮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擬
心禮於佛我今實不爲恭敬禮汝足　尒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爲我作
禮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違言譬喻如以泥
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尒時不敬於泥木欲敬禮佛故我禮佛
色像不爲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
說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衆僧令不所忘又令比丘亦聞
法奉行以是故應爲四衆說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

覺爲作禮。　拘睒下夫反　頻蹉下音鼠斷音卑邏音偵跌徒結反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爲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歎我昔
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
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爲大
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
輸伽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
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尒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
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
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
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
在者今當爲汝說此非沉水香復非華葉莖栴檀等諸香和合能出是我
生希有心而作如是言由昔讚迦葉便獲如是香彼佛時已合與新香無
異晝夜恒有香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
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
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
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

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耀歡喜生讚歎因此福德力在在受生處身身隨
此業常有如此香勝於優鉢羅及以瞻蔔香香氣既充塞聞者皆欣悅如
飲甘露味服之無厭足　尒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竪而作是言嗚呼
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
稱與福德色力及安樂已有此功德人無輕賤者威光可愛樂意志深弘
廣能離諸過惡皆由讚佛故如斯之福報賢智乃能說受身既以盡獲於
甘露迹　尒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尒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讚佛實功德由是因緣故名稱滿十方說佛諸善業大衆
聞歡喜形貌皆熙怡由前讚佛故顏色有威光說法得盡苦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作繼因緣故得樂之果報云何名之佛說言有十力得有得
此法不爲人所輕況諸說法者昇於法座上讚立佛功德降伏諸外道以
讚佛德故獲於上妙者使爲諸人說可樂之正道以是因緣故猶如秋滿
月爲衆之所愛讚歎佛實德窮劫猶難盡假使舌消漸終不中休廢常作
如是心世世受生處言說悉辯了說佛自然智增長衆智慧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說一切世間皆是業緣作聞已獲諸善勾離諸惡故生處離
諸過貪瞋我見等如油注熱鐵皆悉消滅盡如此等諸事何處不適意我

以因緣毀壞汝諸綱弓復已言辯父思惟善說母　尒時大王聞斯偈已
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歎佛
功德果略而言說之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爲說法者得大
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
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衆生下善種
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住已食時有視者即說偈
言　讚歎彼勝者著於如來衣人天八部前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
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如月漸增長如空中動手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無有諸塵翳佛常於衆前讚歎其功德乃至未來世攝勤成
佛時亦復讚歎彼而告大衆言此是牟尼尊苦行之弟子具十二頭陀少
欲知足中最名爲第一此名爲迦葉人天八部前讚歎其功德　尒時帝
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送於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
誰恭敬如是尒時帝釋即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繫念常在前雖與金色
婦同室無著心身依於禪定心意亦快樂入城聚落中而欲行乞食以智
慧耕地壞破過惡草是名善福田所種果不虛　尒時舍之以敬重心仰
視帝釋而白之言汝最尊貴居於遠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

言以施因緣故我故得自在天人阿脩羅愛重尊敬我晝夜意念施故我得如是如得多伏藏衆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尒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爲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尒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尒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飲食乃殊妙此事可驚疑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斷除他人惑大人有所爲猶當爲解釋況我今有疑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現形貧賤人羸悴極老劣衣此弊壞衣捨此閑延堂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得成勝福業汝福以成就何故作觸違以食施於我具勝五妙欲世尊久爲汝斷除三惡道汝不知止足方便求福業　尒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禮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爲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獲得諸勝利資業以廣大信生於信心大德爲我故而乃遮止我　尒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間設施者猶尚能布施況我見施報明了自證知父母及

親友拔濟欲利益無能及布施離於生死苦施報如形影處處與安樂生死嶮難中唯施相隨逐於雨風寒雪唯施能安樂如行嶮惡路資嚴悉具足施能爲疲乏安隱之善乘嶮惡賊難處施即是善伴施除諸畏恐衆救中最厚處於悲賊中施即是利劍施爲最妙藥能除於重病行於不平處用施以爲杖　尒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去世時少有狀惡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爲向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少醫無能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

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一切悉得飲乃至旃陀羅各皆得出家如此佛法中而不容受我我是不調順當用是活爲　作是偈已尒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大悲以爲體佛於三界中覓諸受化者猶如牛求犢愛念無休息　尒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華開敷手光幟盛掌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泣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聞言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而欲辯擇者業力極微細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尒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爲汝即說偈言　于舍利弗者彼非一切智亦非解體性不盡知中下彼識有限齊不能深解了無有智能知微細之業報　尒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王求覓如汝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因緣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見彼有

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極爲甚微細猶如山石沙鎔銷則出金禪定與智慧猶如雙韛橐我以功力吹必出眞妙金此人亦復尒微善如彼金　尒時尊者舍利弗整齊多羅僧偏袒右肩胡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唯願爲我說智慧之大明除滅諸黑闇彼人於久近而種此善根爲得何福田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彼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爲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以是爲微細因是盡苦際如是爲善哉志心歸命佛必得至解脫得是相似果更無有反者　尒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因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爲菩薩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無所得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寄聞菩薩言光脩苦行尚無所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柰尒時世尊既成佛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柰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

之威光舉體具莊嚴獨行衆好備肖廣相炳然晃耀威德滿目勝牛王眼容儀極端正行如大象王起詳獨一步所作已成辦智行已滿足深智爲天冠解脫帛繫首二足人中尊法輪王最上諸天作伎樂前後而導從雖復諸勝王四兵以圍遶嚴駕不如佛獨遊於世界譬如轉輪王象馬車兵衆天冠極微妙帛蓋覆其上如大轉輪王福利衆悉備未若佛莊嚴殊勝過於彼第一無等相威德踰衆聖衆生觀容儀超絶過日光人獸諸飛鳥瞻仰佛身相行者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同於光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偈言誰出妙光明照耀林山谷猶如衆多日從地而涌出光網明普滿照徹靡不亂猶如眞金樓熒覆其上又似鎔眞金流散布於地陸行諸畜獸及以牛王等麞鹿及雉兎見佛皆停住食草者吐出諦視不暫捨孔雀舒羽翼猶如青蓮覩出離放逸時亦皆同音舞歡娛出妙音佛遊道路時所有衆生類心眼樂著觀即奪其二根不覺自往看佛行道路時諸觸佛脚者七日晝夜樂最勝順道行湛然不輕躁身體極柔軟躡空不履地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心亦生疑惑爲是誰威光照曜過於日以彼光相故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苦行而我等邊即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慎莫爲敬禮但當遥指授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偈言　而如淨滿月見之不覺起譬如似大海月滿則潮宗我等自然起猶如人扶挽此皆佛威德自然使之尒亦如帝釋幢餘天不能動帝釋自到時自然而獨立我等亦如是佛至自然起又如酥注火火則速熾盛我等見佛德速起疾彼大無數劫已來摧伏於憍慢舉體尊所重師長及父母諸天及世人邪龍夜叉等諸有見佛者無敢不敬禮智者何足疑應當善分别佛若舉下足地亦從上下諸山如輕草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爲佛捉鉢敷座取水之者又爲佛洗足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覩佛威德盛其心皆歡喜破壞本言要三脚支漯盥諦視恐崩壞皆受不語法於十中亦半　尒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悉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遠離諸塵垢汝等莫如常應當起恭敬譬如以泥木而爲作佛像未得成就時脚踏而斲削既得成就已香華而敬禮汝等亦應當除捨親友意而當恭敬我不應生輕慢讚歎不生喜毀罵亦不瞋我今憐愍汝欲使得解脫令

得寂靜樂獲諸利益事疑愛瞋恚等各自有相貌讖刺出惡言如以及貪濤我令住菩提稱我爲瞿曇我雖無愛憎應生恭敬相勿復出此言謗毀語他人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本得菩提即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猶不證菩提汝沒溺淤泥云何得悟道譬如棄大乘而負於山石欲度河難者云何而可得　尒時世尊如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爲正道佛便爲說離五欲故即爲正道以難苦行亦爲正道除於二邊爲說中道佛以慈爲首說偈報言　唯智能除去無智愚癡障是故須智慧以護於身命有令得智慧牀褥衣服等飲食及湯藥以此存身命若無如上事此則身命壞以此護身命堅持於禁戒持戒得定慧不修苦行得自餘斷食法不必獲於道身壞則命毀命壞亦無身毀戒無禪定無禪亦無智是故應護命亦持於禁戒由持禁戒故則獲禪智慧是故應遠離苦惱壞法身亦離諸五欲不應深樂著若樂著貪欲則爲毀禁戒復長於欲愛愚癡著苦行自樂斷食法或食於草葉卧灸棘刺上如是損身命不能得定慧是故處中道依止如是法莫沒於淤泥亦莫苦惱衆有智應善别如此二邊患如月衆所愛處中亦如是嗜欲深汙泥人皆多沉沒苦行燋身心亦不免此患捨離是二邊中道到涅槃尒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若以用智慧癡縛自然解以此諸義等苦身則無益若以戒定慧可獲於道迹譬持身身者欲滅諸過惡應持如是心以是之義故不應捨衣服飲食及卧具亦莫於此物而生樂著心大積及畜聚汝應悉捨離在於大聚所及安住雪遺二俱應將息不宜更遠去時憍陳如順解此義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房舍卧具等欲受身命者節量得時宜於此衆美饍不應生染著亦不令捨離譬如大火聚體性是燒然智者隨時用慬慬主利益然不爲所燒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又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藥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汝應體信我若有所疑者隨事宜可問汝止疑網林我以智火焚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爲歡喜顏色怡悅即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衆惡發是處甚爲難苦行捨是難苦行而著於五欲比丘爲云何而得離於欲尒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爲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種時節爲說修慧法佛即爲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

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爲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爲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答曰爲斷彼疑阿蘭迦蘭欝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爲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爲己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眞諦之義佛爲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眞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蛆蟲所噉食良醫用油治既不識他恩反更向醫吠佛以禪定油熱以智慧德除我結使虫我爲無明盲不知爲益己大悲故自來反更生觸惱一切諸天等尙應生供養於法自在者今聽我懺悔我先謂苦行獲一切種智愚癡盲瞑故醫障生是心我今聞所說發除無智幕今始眞實知自餓非眞法世尊示世間趣向解脫道外道論少義莊嚴諸言辭所說辭美妙多飾而諂僞欺誑於世間愚癡自纏繞善逝言辭廣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爲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衆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爲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穀禾此處種大小豆示種

處已向天祀中爲天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尒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恐我便化爲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至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知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及以一切處何有不下種而獲果實者　尒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尒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不種無果實先身無施恩云何今獲果汝今雖辛苦斷食供養我使自作勤苦又復優惱我何由能使汝現有餘益事若欲得財寶妻子及眷屬應當淨身口而作布施業不種獲福利日月及星宿不應照世界以照世間故當知由業緣天上諸天下亦各有差別福多威德盛福少勢威德是故知世間一切皆由業布施得財富持戒生天上若無布施緣威德都損減定慧得解脫此三所獲報十力之所說此種皆是因不應懷亂我是故應修業以求諸吉果　復次經之

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既齎物杖　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頂上況此物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爲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繫縛者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尒極爲善哉如是吉相爲何從來爲出何處檀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爲吉事云何彼牛而爲人等繩拘穿鼻耕稼乘騎鞭撻蹴刺種種鞭打飢渴疲老耕稼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丘問言彼牛有黃尙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今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在牛心不能自救護況汝磨少許以塗額上云何能擁護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名何物白如雪團爲從何出以水澆漬吹乃出聲檀越答言名爲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於陸地日炙苦惱經久乃死檀越答言實尒比丘語言此不爲吉即說偈言　彼蟲貝俱生晝夜在貝中及其蟲死時貝不能救護況今汝暫捉而能爲吉事善哉如此事汝今應分別汝今何故尒行於癡道路　尒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

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吉檀越言世人名爲如歡喜丸者爲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杖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俱共毁落爲尒不耶檀越答言實尒比丘語言若其尒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不能自全護又人採取時枝葉隨損落人採用作薪乾則用然火彼不能自救云何能護汝　尒時檀越具聞所聞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爲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合和說是吉然實觀察時都無有吉相云何相傳習横說有是吉以何因緣故願爲我解說　尒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主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一切皆離欲後來欲事興離欲入深林處林樂欲者還來即向家唱作如是言無欲無妻子不得生天上多人說是語謂此語爲實由信是語故即便求索婦欲事既以廣述互自莊嚴更共相誑惑遂復生憍慢憍慢勇健者爲欲莊嚴故造作此吉書爲人讖阿言云何似婦女而作是莊嚴彼人詐稱說我乃作吉事非自爲莊嚴牛黃貝米等皆是莊嚴具由是因緣故吉事轉增廣一一因緣起皆由婦莊嚴愚人心憍慢謂爲實是吉　尒時檀越聞說此偈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毛皆竪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讚歎勝丈夫由彼勝人故善分別好醜是故應隨順於諸世界中佛語皆真實不求於長短亦不存勝負所說有因緣事事有原本我今亦解了福業皆是吉惡業中無吉吉與不吉等皆從果因緣　尒時比丘告種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皆由善惡業善惡生五道業持衆生命業緣作日月白月十五日黑月十四日惡業雖微細名爲黑月初善業名白月以業名白月以業分別故是故有黑白諸有福業者不善皆成吉猶如須彌山黑白皆金色諸無福業者吉相不爲吉如似大海水好惡皆醎味一切諸世間皆從業緣有是故有智者皆應離惡業遠離邪爲吉勤修於善業猶如種田者安置吉埸上若不下種子而獲果報者是則名爲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消澌下音賜　螢鑫上步門反收穫下胡郭反積子智反醎囊上蒲升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九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五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况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具足安居集諸牛群近佛精舍𤛓乳供佛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隨時牧牛人問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別我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如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呪術尒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牧汝諸牛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爲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尒時世尊大衆圍遶坐於樹下如牧牛人來至林中爲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照耀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蘇降注火中牧人視之無猒仰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轉菊華遍滿林中爲是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光明悉殊常將非天寶林移植此園耶釋梵如金樓亦如天帝幢其明過電光喻炎輸蘇火或日月天子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覩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端嚴甚釋越威光極盛熾觀之生歡悅身心皆快樂善哉寂滅湛泊然無畏懼略說其色相善稱於種智世間皆降伏真實不虛妄威言是佛陀無不稱佛者憶持著於心口亦如是說粗略其音要不可具廣說德說具足言是釋種中日名實稱色像色像亦稱名相好及福利炳然而顯現猶如於衆寶羅列自嚴飾威德甚赫弈圓光滿一尋猶如真金山能奪衆人目樂觀不捨離衆人之所愛體是一切智如人大叫喚口唱如是言一切種智者今在此身中世間出種智必在於此中何有功德智不視如此智如此妙身器真實能堪受功巧及畫素未曾見是像終更不生疑言非一切智如此妙形容功德必滿足終有此妙形終不空無德應須決定解不應逆音聲　尒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具以不知即說偈言韋陀興射術醫方及祀祠天文并

聲論文筆根本論立天祀史論諸論之因本辭辯巧言論善學涅槃論求
覓財利論清淨種姓論一切萬物論一種名字論算數計校論圍棊博弈
論衣本書學論音樂俳伎論吹貝歌法論舞法笑法論歎弄及牟序樂動
花鬘論如是等諸論悉皆善通達素摩除疲勞善別摩尼價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臘印機關與胡膠射術針令靜又善知截割雕成衆像文章與
書畫無不悉通達又復善能知和香作華鬘善知占夢法善知飛鳥音善
知相男女善知象馬法又善知鼓音及以擊鼓法善知闘戰法善知不關
戰調馬兵精法善知跳擲法善知走法善知濟度法如是等諸法無事
不明練　如是諸勝衆智伎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
足不為希　若知淺近凡庸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
而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
長得不摧敗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
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濟度不知好牧牧處不善
知擠乳留殘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盡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為解牧
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為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
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

來世尊真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為說有十一法比
丘應學如脩多羅中廣說　復次不求供養受無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
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
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爾時如來不受其請訖舍住鹿子母諸優
婆夷等亦來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
求請佛迦毗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來請佛爾時
世尊答皆不許爾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
來往昔為菩薩時諸迦蘭毘頻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生大苦惱見
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
行中廣說　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己持水
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
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王人臣各各求請
皆不欲住然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
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
如來皆悉疲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憂惱不樂長者
語福梨伽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

國內人老少及男女皆悉生憂惱猶如月蝕時人人皆憂惱感應共求請
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
憂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而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
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
我今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
伽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悲如母念
憐求覓受化子心無有疲厭衆生處深有如來常欲拔猶如犢夫積求覓
得乃住我欲大悲衣其必能使還佛不厭種族富貴及端正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善根成熟者若見此衆生悲愍而濟拔我今吾留佛國內諸
人民咸皆生歡喜　爾時福梨伽負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往詣祇
洹時彼國王及大衆等悉在祇洹是時大衆閑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
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刹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無不供養佛我今心願樂亦復欲供養今欲求請佛世尊願
垂聽雖知諸勝人勸請於世尊如來大慈悲應當受我請世尊心平等悉
無有高下極賤卑下人及高勝帝釋我墮貧窮海波浪諸苦中況粥無窮
已常聞皆住救世尊應愍傷極救貧惡無我今深歡信衆中堅勝者大悲

應證知大地及虛空一切世界中皆悉而知見無有不了者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今我無供養請佛及衆僧唯有信受解此身非己有當他不
自由不得隨從佛唯願受我請佛若遠去者我心如狂醉己身已供養佛
若住此者我得敬法者佛所說法者我悉能受行善哉唯願住速與我言
敬貴賤等無異衆生中堅實一切世間共不請之親友網纏皆覆掩拘給
莊嚴手一切皆恐怖佛以手安慰誰有上大悲慈稱滿世間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光已調伏之誰能大衆前無畏師子吼名聞遍三界動搖行
住者世界盡聞知雖有無缺失唯佛世尊能善哉頓和悅歸依三寶心諦
知指念母為諸衆生故極作難苦行疲勞來至此說於八正路開示甘露
道人雖堪作器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是音聲以偈告福
梨伽曰　汝能善方便能令我還住汝以言辭鉤能制諸龍象汝有堅固
志度量極寬廣能以精勤心求請使我住我今當云何不受於汝請君送
觀汝心猶應當來赴況今見汝身而當捨棄去我不為財利富貴及名利
以汝堅實心我當久住此觀汝清淨心猶如賢勝馬莊嚴且鞍轡誰不來
遊戲我為衆多人為作解脫因是故捨離家不為利養繫猶如大龍象以
系用繫之利養亦如是不能累制我我本處胎時在彼猜其中猶思益衆

生況今成正覺苦行積無量備恒自乾燋不為諸衆生我應入涅槃為欲度衆生是以住於世我為諸衆生投巖及赴火我為化彼故不避諸苦惱亦不辭疲倦為滿福梨伽故復還止住福梨伽應知我今滿汝願我為此衆生淨是毒蛇聚我為福伽住舍衛城衆生皆生希有想各唱如是言嗚呼佛希有不觉國王語亦不為大臣不為國城人亦不觉女人柔軟微妙語佛為教化者見此善心故即便為止住一切行住者知佛為福伽是故為止住不為諸利養名利及財賄佛無諸結使為於受化者行止及坐卧常觀諸衆生為於衆生故應行即便行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尒時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至當設何計得勉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身分受苦惱更無餘方便惟我命代彼我若語彼人云是鵝所吞彼人未必信復當傷彼命云何作方便已身得全濟又不害彼鵝若害他時去此言便不可設身得無過不應作妄語我聞婆羅門為命得妄語我聞先聖說寧捨於身命終不作虚誑佛說賊惡人以鋸割截身雖受此苦痛終不毀佛法妄語得全活猶尚不應行寧以護戒心而捨於身命我若作妄語諸同梵行人稱讚我破戒如是稱讃輕猶能燒我心以是因緣故不應毀禁戒今入大苦中我今應當學如鵝飲水乳能使其乳盡惟獨留其水我今亦當尒去惡而取善經作如是說智者共嬰愚雖復同其事終不從彼惡善人能棄惡如鵝飲水乳我今捨身命為此鵝命故緣我護戒因用成解脫道　尒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尒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鬬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鬬我自共彼結使賊鬬所以尒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當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尒時比丘復說偈曰　世尊具慙愧我今隨順學乃至命盡時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頓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

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喻難而全身命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堅如乾薪當使人稱美為鳥能捨身亦使於後人皆生憂苦惱而捨如此身聞者勤精進修行於真道聖持諸禁戒有使毀禁者頓樂於持戒　尒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不實復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者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為諂曲自歎善耳亦不使人稱譽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為持禁戒故捨於斯捨命使諸世間人於諸出家者生未曾有想今雖未生想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言珠在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啼泣心生悔恨失以王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我知善惡業生於怯恨心咄哉此貧窮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鵝我歎喜還與我珠汝莫自燋亦莫燒我比丘答言我實不取珠師復言比比丘甚是堅難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無由得珠更復纏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盡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知是應當堅難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還今苦即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大悲為體者是我尊重師當憶佛所言富那伽之言又復當憶念昔闍惡尊仙割截於手脚并劓其耳鼻不生瞋恚心比丘應當憶修多羅中說佛告於比丘若以鐵鋸解支節手足等不應起惡心但當專念佛應當念出家及德諸禁戒我於過去世捶盗捨身命如是不可數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虚受苦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生假欲自擁護會歸終當滅不知為持戒為他護身命捨此危脆身以求解脫命雖俱捨身命有具功德者有無所得者智者護身命名稱具功德愚者捨身命徒喪無所獲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懷忿心捶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極大生苦惱憶上責我珠復欲苦治汝令汝捨是苦亦使我離惡汝是出家人應斷於貪欲宜捨貪愛心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終不利此珠汝當聽我說我今貪名稱智者所嘆美亦貪於禁戒及以解脫法最是我所貪甘露之道路於汝摩尼珠實無貪利心我著其婦衣已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此我為足以何因緣故乃當作偷賊汝宜善觀察　時珠師語比丘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

言。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鴿活。今我命未能絕。在我前死。我望護汝命。受
是極辛苦。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牢味師問比丘言。鴿今於汝先有
何親。然惱乃介。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鴿命。令此
鴿死。願不滿足。味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答言。願作菩薩。時為衆生。拔割
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已貿鴿。我亦
作是意。捨命欲代鴿。我得最勝心。欲全此鴿命。由汝復鴿故。心願不滿足
味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說。所由。介時比丘說偈答
曰。我著赤色衣。吹珠似肉色。此鴿謂是肉。即便吞食之。我受此苦惱。為
護彼鴿故。遍切甚苦惱。望彼得全命。一切諸世間。佛皆生子想。都無功德
者。佛亦生悲愍。瞿曇是我師。云何害於物。我是彼弟子。云何能作害　時
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鴿腹而還得珠。即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鴿命。不
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以灰覆火。我以
愚癡故。燒惱觸百身。汝於佛樹枝。極為甚相稱。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扶地還得起。待我得
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南無堅
持戒。遭是極苦難。不作毀缺行。不過如是惡。持戒非常有。要當值此苦。能
持禁戒者。是則為難。為鵝身受苦。不犯於禁戒。此事實難有。　時牢味
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攝乳上音喉又叔中丸也正作擊現
下上又覺也類割京名反割者也撲相上也真反脚跌下使結反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為菩薩時。不惜身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
聽法。我昔曾聞鴿緣譬喻有邪見師。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
有真智。自稱為一切智。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介時帝釋聞是語
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介時帝釋見諸世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
切智。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不能得滿足。晝夜懷疑惑。莫識
是與非。我於久遠來。恒思廣推求。不知大真濟。今為何所在。　毗首羯磨
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
藐三菩提。智者觀已。是王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
不移動耶。即說偈言　猶如魚子生。雖多成者少。又如菴羅果。生熟亦難
別。菩薩亦如是。發心者甚多。成就者極少。若作難苦行。而不退轉者。可說
決定得。欲知菩薩者。執心必堅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
實不動。當修供養。介時帝釋為欲觀察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羯磨。
汝化作鴿。時毗首羯磨即化作鴿。身如空青。眼如赤朱。向帝釋所。介時帝

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為欲尸毗王作
苦惱事。雖復受苦。如鍊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斲截磨打。火燒推打。乃
始知真。介時化鴿為鷹所逐。鴿現怖於大衆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色
青綠。如蓮華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鋒唄的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
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衆生皆體信。如似日暗時。趣於自己巢。化鷹作是
言。願王歸我食。　介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鴿極懷怖畏。即說偈言
彼鴿畏鷹故。翩來歸我雖。口不能言。怖泣淚盈目。是故於今日。宜應加
救護。　介時大王重慰鴿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終不令汝死。但使
吾身存。必當救於汝。寧獨救護汝。并護諸衆生。我為一切故。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食。六分輸我一。我今於一切。即是家作人。要當作守護。不令有
苦厄。　介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鴿是我之食。王答鷹言。我久得慈於
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王言。云何久得。介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
提。介時即攝護。於諸衆生等。應生憐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此語若真
實。速應還我鴿。若我飢餓死。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
者。處身極難。我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餘肉活汝命
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命。介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
言。　一切諸衆生。我常修護念。如此熱血肉。不救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
已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為易。復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而用與彼鷹。乃至
捨已身。當護恐怖命。　介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為得活
不。鷹言可介。願王稱量身肉。使與鴿等。而以與我。介乃食之。介時大王聞
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貿此鴿身。今正是我大
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偈言。老病所住處。危脆甚臭穢。今應為法故。捨
此穢臭肉。　時王侍人來到取秤。介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即出其
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莫生疑畏想。不作難苦行。不得一切智。一切種智者。三界中
最勝菩提。以輕緣終不可獲得。是故我今者。極應作堅固。　介時侍人悲
泣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見慈愍。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
忍以刀割王股肉。王是救濟者。我設割王肉。我身及與刀。應
疾當墮落。　介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轄相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
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親近諸人亦各迷額。不忍見
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婇女擧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
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未曾有。介時

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遭苦艱身未痛逼悶頓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生心應堅住如此微小苦何故乃迷悶汝觀諸世間百千苦纏逼無歸無救護無有覆育者悲不得自在唯有汝心者當為作救濟何故不自責損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為甚苦心能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忍何不罷休受惱乃爾汝今以足不須作是救鴿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終不以痛違我誓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無退相今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故應起意於苦惱衆生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心意極廣大智小志弱者受於地獄痛如此苦長遠深廣無崖畔云何可堪忍我慈如是等是故應求疾悲求於菩提如是等諸苦欲救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政未大苦復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為動不我今當試作是思惟默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頭復以鴿身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脛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深生疑怪何緣乃爾即使舉身欲上秤上時鳥問言汝何故起為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就此鴿命爾時大王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驅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志意使香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爾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修羅乾闥婆夜叉龍及鬼神等一切衆生類有見我身者皆令不退轉為倉智慧故苦痛割此身欲求種智者應當堅慈心若不堅實者是則捨菩提　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天地六種震動猶如草葉隨風旋蕩諸天空中讚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自割己身肉純苦像悲愍熱志不動搖一切諸天人皆生希有想　爾時化鳥嘆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佛一切衆生所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復爾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等菩薩忍力堅固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勇猛精進者今當共起發讚嘆令增長諸有留難苦惱當共過上與其作伴黨修行久堅固安住大悲地一切種智樹萌芽始欲現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衆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衆生智心不動爾時帝釋問彼王言為於一鴿能捨是身不憂惱耶爾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骸捨棄猶如彼木石會捨與禽獸火燒地中朽以此無益身而求大利益應當極歡喜終無憂悔心誰有智慧者以此危脆身持貿堅牢法而當不欣慶　爾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退異帝釋語言汝作實語爾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爾時大王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心不存苦樂無瞋亦無憂無有不喜心此事若實者身當復如故速成菩提道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一切皆震動樹木及大海勇沒不自停猶如恐怖者戰悼不自寧諸天作音樂空中雨香華鐘鼓等衆音同時俱發諸天人音樂等一切皆作偈衆生皆悚動大海亦出聲天雨細末香悉皆滿諸道華於中虛空逶迤下不閒虛空諸天女嚴花滿地中若干種妹色金寶校飾衣從天如雨墜天衣諸輝曜相觸而出聲諸人屋舍中寶器自發出莊嚴於舍宅自然出聲音猶如天伎樂諸方無雲翳四面皆清明微風吹香氣河流靜無聲夜叉渴仰法增長信慶仰不久成正覺歌詠而讚喻內心極歡喜諸乾闥婆歌頌作音樂美音輕重聲讚嘆言　是言不久得成佛度於誓願海速疾到吉處果願已成就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還于天宮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能得消滅我昔曾聞壹毗羅王太子名婆羅那時王崩背太子婆羅那不肯紹繼捨位與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迦旃延詣已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已樹提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婆羅那已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華果詣於林中遍行求覓婆羅那比丘盛年出家極為端正爾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退還坐時已斷提王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遂尋見諸宮人遶比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不如口[illegible]說千女閑遠坐愛戲其容貌　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答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答言不得汝得須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耶答言不得爾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恚語華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即勅左右執此比丘剝脫衣服唯留內衣以蘇刺枝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者無有罪過云何撾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倍增瞋忿撾打過甚爾時尊者先承王子身形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宮人觀之莫不悲涕尊者婆羅那受是撾打還命無幾悶絕躃地良久乃甦身體遍破如狗嚼嚙譬如有人蚖蛇所吸已入於

口實難可勉設還出口取活亦難娑羅那從輦得出亦復如是飛目怒怖又懼更打擊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誰無悲愍心打毀此比丘云何出家所而生勇健想云何都不忍生此殘害心無過橫加害實是非理人出家捨榮貴單獨無勢力衣鉢以自隨不害孟長物是何殘害人毀打乃如是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娑羅那舉聲涕哭生於厭患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赤白青摧救亦有熱於處血流處處出誰取汝身體使作如是已　尒時比丘娑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即說偈言　如我無救護單孑乏自活自省無過惡輕欺故被打已樹捉自恣豪貴王地主起暴縱逸心惡賊如注大雨雙毀我身我既無過患猶來見打撲偈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具心念恚而告之言出家之法不護已身為撫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云何生恐恨莫起瞋恚雖狂心用自傷　娑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能鬬時吐舌現光亦如盡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瞋優燒我心猶如枯乾樹中空而火起出家修梵行已逕尒所時如我於今者欲還歸其家儜劣怯弱者猶不堪是苦況我能堪忍如此大苦事我今欲歸家還取於王位集諸兵軍眾象馬

皆黑已瞋恚心熾盛晝夜無休息猶如大猛火焚燒於山野夢大在中燃已樹根亦尒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禮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懺悔除罪過我今必向家心竟無顧樂於出家法中不得熾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為第一辯辭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故汝今不應為身還達佛法應當觀察無常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九孔恒流汙臭穢甚可惡乃是眾苦器是身極鄙陋雜瘡之所聚苦少須臾時生於大苦惱汝意若著此味非智者理應捨下劣念如來所說偈汝今宜憶持念恚瞋惱時能自禁制者猶如以鞭勒禁制於惡馬禁制名善乘不制名放逸居家名牢獄出家為解縛汝既得解脫迄還求和鎖平緊閑處睡昇月怒眠汝莫隨順瞋為瞋所禁制隨以是緣故謂於多聞者仙聖中之王法當隨被諸令當憶多聞單逸於睡恚若以鎖鉻解身體及肢節偶為富那奇所可宜說者汝宜念多聞如是等言語當憶舍利弗說五不悟法汝當善觀察世間之八法汝宜深撿討瞋恚之過惡應當自觀察出家之儀相心與相相應為不相應那比丘之法者說他之自活云何食信施而生重指恚他食在腹中云何生瞋恚而為於

信施之所消滅耶汝欲行法者不應起瞋恚自言行法人為眾作法則而起瞋恚者是所不應作瞋忿惱其心而口出惡言智人所譏呵是故不應為諸有出家者應當具三事調順於比丘忍辱不起瞋又持禁戒實語不妄說善修於忍辱不宜生瞋恚沙門種類者不應出惡言應著柔和衣出家所不應瞋出麤惡語猶如仙禪生細解著捉上比丘罩衣服一切與俗異瞋忿同白衣是所未應作麤言同俗人云何名比丘剃髮除飾好自年行乞食作是卑下相不斷於憍慢者欲省憍慢處豪穢惡心違求於解施身如彼射的有的箭則中有身眾苦加無身則無苦如似閒選門擊鼓著其側有人從遠來疲極欲睡眠至門皆打鼓未曾有休息此人不得眠瞋於擊鼓者彼共多人爭復思其根本此本乃是鼓都非眾人過知起所破鼓乃得安隱眠比丘身如鼓為樂故出家故棄毒箭皆能發焚人應常勤精進速離於此身勿得久樂住意觀其元本乃是陰界聚破壞陰界苦安隱涅槃眠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捨瞋忿慳害之心設欲懺悔他當聽我說一切世間悉皆燒惱云何方欲怪害眾生一切眾生皆歸死王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必當滅沒體

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樂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此報亦尒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起大瞋瞋恚之法既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苦報光當嘗瞋云何燒彼若於剎那起瞋恚者適惱身心我今為汝說如是法當聽是喻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恚亦尒欲害他人自受是毒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本能燒他自身燃然後起瞋心欲害於彼威能不能自害之事況定成就尒時娑羅那默然而聽和上所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上所說法要必不罷道娑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之人猶不能忍如斷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娑羅那說偈言　毫光流虛空播如金馬數盡空無情物猶出雷音聲我今是王子與彼未有異云何能堪忍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上言所說實尒然我今者心堅如石滿水不入我見彼破血流在外便生瞋恚憍慢之心我不求請亦非彼奴亦非僧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不中獵人不關亂王為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橫加毀害我當使如已之比不能毀害我當報是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令振彼當令受苦過我今日使山播者不能加惡作是語已於和上前長跪白言為我捨戒

介時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林大哭汝今云何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體投地爲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偈言

云何於衆中獨自而捨去還於佛禁戒云何作是惡云佛非我師比丘至汝家云何不慙愧汝初受戒時誓能盡形持云何無忠信而欲捨梵行執鉢持袈裟已食以父長畜鍾捉刀杖方欲入戰陣王難毀汝身業捨沙門法不憶恩尊仙割截於手足彼須是出家汝非出家耶彼得自知法汝不知法耶彼被截刖猶生慈愍心堅持心不亂汝今爲杖捶而便失心耶

尊者迦栴延語衆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當爲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後尊者迦栴延摩娑羅那頂而作是言汝當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栴延言汝但一夜在此明日可去莫恚捨我答言可介我今最後聞和上語今夜當於和上邊宿明日捨我當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上足邊以草爲敷於其上宿時迦栴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向本國捨我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鬪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擒娑羅那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於其頭上繫加羅毗羅鬘搥擊作惡聲鈴衆人侍衛器杖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栴延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上而說偈言

不用師長教隨意從瀰體今當至樹下毁敗於佛法我今趣死去衆刀圍遶我如鹿在圍中我今亦如是不見閻浮提最後見和上雖復有惡心我如一念頃

時彼魁膾所說持刀滴如音遶而語之言此刀斬汝雖有和上何所能爲求哀和上衆聲大哭我今歸依和上即從睡覺寤禮和上足頭和上解我圍和上語言我本惡欲捨佛禁聽我出家我不報恩亦不用王所以者何樂欲少苦惡衆多忿恚過惡我恚誑知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志定輕躁衆生不善觀察於諸智者不共語言爲一切衆生所呵罵唯願和上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愍相我於苦惱中和上悲愍我迦栴延言汝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且復猶不信和上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不罷道自看汝相娑羅那歡喜作是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開解於我我有過失以夢方便佛說善知識者梵行全體此言實介誰有得解脫不依善知識唯有疑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脫尊者迦栴延攝娑羅那已爲提隨其意之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賓子要經滿尖反喇當上人世反下音鉢

大寧毛柳反實蠲上直知反下作孜反鉗鬚上音拑下音式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問比丘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爲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介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介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身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爲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時長者子知而功德爲欲所往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婬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默惡作是念言我爲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婬女即時偏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違化諸佛教捨離於慙愧是無敬心違於善逝語非是佛弟子一切諸人民不敢違王教然我獨毀國制及信法我今無慙愧實同彼禽獸福田中最勝不過世尊塔然我心疑故盜花爲鄙事云何此手臂即時不墮落又復此大地云何不陷沒而能載於我伍我欲所燒焚滅諸善行爲欲所迷惑入於闇蔽中爲結賊所劫令我爲欲使不觀其果報盜花以自嚴必受地獄苦信生悔恨心其身轉然燃

介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爲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介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降介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褻賊可恥不宜向父說然今病所因是以離慙愧盜取寺塔花持用與婬女已作斯惡事後還得悔心晝則欲日炙夜即得惛心若蒙悔過者喻如冷水洗我今身心熱復受地獄苦猶如焚枯樹火從其內然我今亦如是心火從內發冷水優尸羅香蓮真珠貫瓔珞摩羅芋及與諸栴檀君用如是等塗於外身體終不能得差憂熱從內起應當用塗心塗身將何益將我詣塔中爲我設供養此病必除愈父母及兄弟仰共輿其床往詣佛塔所身體轉增熱氣息垂欲絕

介時父母兄弟諸親舉床列已從入身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常說衆善事我爲欲迷惑盲冥無所見我於真濟所造作諸過惡塔如須彌山我癡故毀犯現得惡名稱後生墮惡道不觀佛功德今受此惡報即以得現果後必受熱惱明者以慧眼離苦除諸欲我今懷憂悲誠心歸

命佛諸所造過惡願當赦濟我如人跌倒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讚嘆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汝今於佛所應生信解心唯佛大功德乃能拔濟汝譬如入大海船破失財寶身既不沉沒復還復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潰爛臭穢厭惡生死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養世尊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塗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然悲羞愧爾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解脫諸能使他業三佛陀能濟諸衆生依是衆生父為於諸世界而作不請友唯有佛世尊能有此悲心我今於佛所造作大過惡願聽我懺悔洗心發誓願唯垂聽我說為欲所追逼失意作諸惡使我受罪報及以損使怨謗報不調順猶如僕使為願莫遮惡行當還寂滅速以牛頭栴檀供養於佛塔身常得此香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香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衆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復次更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那羅弟子尸利毱多者是樹提伽姊夫婦樹提伽父先是尸乳陀弟子一切衆生殺法相習而樹提伽家佛是化其父亦信為佛弟子更不諳集六師之徒婦樹提伽為欲化彼婦夫尸利毱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婦夫言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毱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亦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水精以為眼誑惑小兒等自稱我有目彼先自無目今稱我有目此語不可信正可誑癡者能解因相論方便詐自顯以此相貌故誑惑於衆人相貌進是事竟何所知既

尸利毱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惑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那羅行生出外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那羅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還惡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衆數百十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遶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毱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毱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

陀河水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所時既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北羹飯語尸利毱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缽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為利養故欺衆生可愍身既誑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顛惑邪倒見失於智慧燈住無明闇中違背自相違愚者還相重彈種中最勝具相三十二唯此一切智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怨恨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尸利毱多慚愧不樂既為師徒雖有嫌隙猶欲使勝尸利毱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為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桓往請世尊心實謟曲詐設恭敬叉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願屈臨我家三界中勝最願不見放捨　爾時世尊知尸利毱多心懷謟曲外詐恭敬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外視現依善猶如有點處外似有迦蜘譬如作瓔珞內銅外塗金智者觀察已即知非真金心有所懷佚外已必有異無心尚可知況復有心者既全已相好觀者即知真若以金塗銅若利知非實　爾時世尊深知尸利毱多心懷詐偽如來世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無熱世尊尋即默受其請　時尸利毱多作是念若一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而不修苦行樂著於樂事不能知我心何名一切智嗚呼世愚者不知其過短使生功德相實無有智慧稱讚嘆其德我著相好身得樂適世界　時尸利毱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中盛伽陀羅炭使無烟炎又以灰土用覆其上上又覆單時婦問夫是何等事劬勞乃爾其夫答曰今我所為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是怨家尸利毱多即說偈言　釘樂著諸樂悕長苦惱事不修諸苦行欲求於解脫善樂甘饍供又勇行斷說釋中種族子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毱多婦人手白其夫言可捨念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丈夫相何故生忿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斷除瞋恨相久滅使貪高捨離於關鍵於彼生忿者誰應可為親愛大人相無有瞋害心常出柔輭音先言善慰問其身圓且直無有諸謟曲直視不迴顧亦不左右盻言又不麤獷怒口而兩舌和顏無瞋色亦復不暴惡言無所傷觸亦不使憂惱云何殘於彼王於瞋毒相面如秋滿月日如青蓮敷行如師子王無有過於勝身如真金上汝值知是怨惡道忘盡空無無此怨者世間從人苦三惡道充滿　尸

利毱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巳黨今當守護若不尒者或泄我言以吉傳人作是念巳即聞其婦在深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揵汝今可來爲汝除忍我以施設火坑毒飯此諸尼揵五熱炙身或皆燋黑猶如灰炭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尸利毱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如貴吒迦樹諸尼揵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烏群亦如俱翅羅烏黑蜂圍遶在貴吒迦樹頭踊躍歡喜諸尼揵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今燋然若火坑不燋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巳歡喜微笑時尸利毱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巳辦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毱多所住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共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昔日爲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爲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爲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瘦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六年自乾燋作是難苦業爲諸衆生故如斯慈愍者。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

尊食具巳辦宜知是時尒時世尊大悲熏心爲欲利益諸衆生故擧手而言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眞諦於過去世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巳熟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顚倒事火坑毒飯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爲事甚爲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六年行苦行爲諸衆生故作此諸難事衆生今云何返欲見毀害咄哉極愚癡盲無慧目者作是非法事擧欲加惱害我念諸衆生過於慈父母云何於我所而生嗔害心今日時以到諸佛之常法爲衆生眞濟如醫欲救病種種加毀罵猶故生悲心我今亦如醫往詣於彼家何故而往彼大悲之所福如人得鬼病心意不自在加毀罵呪師爲治鬼病故亦不責病者今此諸衆生煩惱鬼在心愚癡不分別擧欲加毀害我今亦如是但除煩惱鬼不應責彼人　尒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悅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羅睺羅取鉢難陀汝亦去速疾喚比丘不得復停止宜應速疾往度尸利毱多今急待教化我往毒地身爲度衆生故我今畜走慈爲益彼衆生　尒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毱多舍內所設火坑毒飯啼泣墮淚敬愛佛故頂禮佛足跪仰尊顏而說偈言　惟願慎哉惡無有利益心願佛不須往迴還向竹林世尊甚難值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爲度衆生故如斯勝妙身應當勤擁護未得濟度者宜應令得度長者施無畏疲者得止息令無歸依者得有歸依處略說而言之有無量利益惟願佛世尊莫往詣其家爲天阿脩羅而作歸依處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爲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尸利毱多舍作大深火坑熾焰滿其中詐僞覆其上佛復說偈言　貪欲恚癡火極爲難除滅我以智水澆消滅無遺餘況復世間火何能爲我害地獄之猛火熾然滿世界七日與天地世間皆融消如此之猛火莫能爲我害尸利毱多火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坑不能燒如來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毱多爲邪見毒染汙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諂僞見柔軟相來請世尊而其內心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天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巳拔其本況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愁尒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闇冥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戀於後時更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爲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植但論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有

福之人乃能更聞有福利者得搖足禮尒時世尊如大寶積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衆星圍遶往尸利毱多家時尸利毱多宅神來擧欲哭咄哉怪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毱多乃作大坑毒飯欲以害佛尒時宅神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我未覩佛時願大悲至家見佛到家巳心中不喜樂所以不喜者以有非法故相好莊嚴身映加無厭足如此大人者今當作灰聚我憶是事故身體欲求沒誰見如此事而當不苦惱微妙極惡猛愚癡戕害人設見如來身不生惡念況復欲加害月入羅睺口世人皆悲惱善哉還歸去火坑深七仞滿中盛熾火願莫入此處自護彼主人并護彼主人及餘一切衆　尒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猶如一子想假使欲害我我亦生慈心煩惱火熾盛擁護令免惡以是因緣故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除憚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久尸利毱多之所惡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降伏魔邪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巳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無疑至第三門轉近火坑尒時彼婦於空室中聞佛世尊到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如來今者巳到大坑吾御羅單

火必熾然。嗚呼佛我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髮吉日雨滅火燄燒衣時

應當斗擻知眼音索狀，復宛轉而反側，焦然既以訖，我光復消融，身相都

焚滅，頭髮焦墮落，額廣白毫相，今以盡消滅，如鵝在花上，爲大所燒滅，面

如淨滿月，衆生觀其目，猶如美甘露，既墮焰火中，驚懼視四方，猛火無悲

愍，必燒令焦然，我緣真金色，見者靡不悅，大人相炳著，美妙極殊特，如是

之形容，今爲火焦縮，略說而言之，如似金幟摑底隊，在一處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佛身甚微妙，見者身心悅，如來極奇特，世界無倫足　尒時

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揵子在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

踊悅，如衆問擲群烏在上，望元入肉，欲得啖食。諸尼揵等在重閣上，亦復

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迴轉諸世間，今日沒

火坑，更能爲幻不。復有一尼揵而作如是言：一足已躡上，云何不陷墜，爲

我目不了，爲是夢幻耶　尒時世尊以相輪足躡大坑上，即變大坑爲清

涼池，滿中蓮華，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池中。其衆蓮華有開敷者，有未

開者。尸利毱多觀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見欲與佛共捔一切智，汝可捨

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信可解，當除瞋恚心，捨於嫌恨意，汝可觀瞿曇未

曾有之威，往恰變爲水，土悉化成魚，坑中諸大炭，或變爲黑蜂，復於池水

中化作衆蓮華，具足百千葉，過百於池中，早雖甚熾盛，如秋開敷花，百葉

甚柔軟，莊嚴滿此池，諸蜂在池中，皆出和雅音，迦蘭陀鳥等，亦在中遊戲，

麥翅水和濕，諸蜂圍遶佛，出於妙音聲，鴛鴦相隨逐，復自在娛樂　尒時

富蘭那語尸利毱多言：汝今勿爲瞿曇幻術之所惑亂。尸利毱多於如來

所深生敬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實尒，是幻所作。尸利毱多言：汝

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人。尸利毱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切智

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亦應知是幻，汝今何不作如此幻

化事，汝若不知幻，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揵

等語尸利毱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

毱多語諸尼揵子言：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爲

滿，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

切智思耶？尸利毱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涅槃伽婆三藐三佛陀所

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說偈言　出汝等方去，極爲無心人，汝若有心者，

懈伏如金剛，見斯希有事，爲應生信敬，現見於如來，爲未曾有事，不生信

心者，是爲極愚癡　尒時尼揵等各各散走，如喜呪師令靈四散，又如日

出衆闇自除。時尸利毱多見尼揵等散走，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忍佛日

視道偉佳欲親軀，以佛威神力，驚怕皆散走，尼揵令退散，亦如麞鹿

怡全身體，猶著重鎧器。時諸尼揵等忽突極速疾，譬如傲猫牛在林奔要

焚宛轉，逐塗身往走不自停，如黑雲無所礙，風吹自然散　時尼揵等既散

走已，尸利毱多心懷慚愧，即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

加婦先更見佛，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其所，開婦戶前拍門

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直是無上妙法器，由汝有智慧，親近奉世尊，然

我邪見故，事諸尼揵等，汝今速來出，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婦聞是偈

已，尋即思惟：尸利毱多以偈喚佛而來，雖我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

我憂惱故，來見戲弄，我今當云何而往見如來，尼揵等集時，猶如諸煙生

邪見之熾火，滅於釋種燈　尸利毱多語其婦言：汝竟不知佛神力耶？汝

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何能焚燒佛，誰能燒金剛，

能舉大地，汝觀十力尊，摧破諸外道，火坑四畔邊，蓮花皆開敷，如鵝處花

間，花䑛遶遶佛　尒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花中，踊躍歡喜而

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毱多鳴嗟垂泣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無有能

燒者，由近富蘭那，我今自被燒，如似少濕薪，遠近乾薪積，以火焰燒時，兩

俱同熾然　尒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跪合掌，瞻仰尊

顏而說偈言　得覩威顏者，世尊皆信敬，回我今有福，還得聞音聲，面如

淨滿月，我今得覩見，我今有福故，還得覩世尊，相好莊嚴身，我當見滅壞，

惡口遍充滿，燒滅我等身　尒時其婦洪具以偈請佛世尊及比丘衆，請

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尸利毱多涕泣盈目而說偈

言　我今造大坑，傾害世尊命，今當以何面，可復得相見　尒時其婦語

其夫言：聖子可捨，故悉佛婆伽婆於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無

有觸礙處，諸佛法亦尒，佛於一切法，無染亦無著，離世之八法，如蓮華處

水，昔時提婆達根恚心所害，爲欲害佛故，懷關轉大石，當上空中下，不能

傷害佛，如彼羅睺羅，即是如來子，佛於此二人，等心無憎愛，視彼怨與親，

左右眼無異，於諸衆生所，慈悲過一子，終不於汝所而有憎恚心，是故不

宜懼　尒時尸利毱多以慚愧故，回轉隨婦口，負乾焦，深生慚恥，行步栖

遑，如將沒地，舉身戰慄，畀下依心，極爲驚怖，五體投地，哀動號泣而說偈

言　寧抱熾火，并及瞋毒蛇，終不近惡友，我今爲惡友，毒蛇之所螫，依

歸善良藥，望得除毒害，三界之真濟，願重見哀愍，我作重過惡，唯願無悲

慎，今聽我懺悔　尒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毱多言：子汝勿憂怖，即說

偈言　起起我無瞋，又捨怨親心，右以栴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爲帝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我爲於白象之時爲象所中害猶以二脚覆蔽獵者使不傷害又作鹿身爲人分割肢節悉解不起瞋心復作熊身誤彼凡人時彼凡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耳悉爲割截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於往昔爲一切捷婁羅門所斬須時無有恚恨況於今日斷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空虛不受塵垢猶如蓮華不爲水著我離八法其事亦介時尸利毱多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垂慈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告尸利毱多言汝不達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介我本實遣人請佛不作饒益事佛告尸利毱多言然我以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說偈言　我今悉所達愚癡所不達過是惡所作以毒置食中不能有所傷便爲自己害　尒時世尊告尸利毱多言汝今所施生應是時尸利毱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要須昔龍王瞋恚極盛時如此之猛毒不能傷害我我今修慈心如何唱施藥我以大慈果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毱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淚悲泣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功德之伏藏我心極爲惡毒飯以斷相佛以滅三毒神足除飯毒食之能令我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持唱僧跋然後可食即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而

唱僧跋竟衆毒自消除汝今盡可食　僧跋以竟佛及僧衆盡皆飯食時尸利毱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衆中得無爲毒所中者不見諸僧衆皆悉安隱不爲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喜尒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毱多得信敬心受化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爲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爲說四真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見毒滅諸結火時尸利毱多以得見諦即說偈言　我度於愚癡及以邪見淖不畏於惡道我欲入黑闇還佛得大明欲入於大火火反復凉冷嗚呼佛大人嗚呼法清淨不能具廣說我今但略說我本欲與毒而獲甘露食關諍應失財反得於大利見佛親近佛衆生慧眼開而得觀正道　劓音逆又於之忌又蕆

音薜捷中爲反桓非字胗音白渲曲上針爪又奄攧下俱猛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六

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尒時世尊四衆圍遶在大衆中是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是聲以其養佛受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彌言此非敬佛呪願之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調伏於我心斯修堅實法苦行於精進見於聲聞衆悉皆共和合敬禮於佛特應作如是願　尒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衆和合名爲禮佛着世尊猶不使聲聞衆和合不欲見其有别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是佛世尊聲聞之衆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尒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涕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崖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輭

心是故墮淚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俱離無明闇我等今共住涅槃安隱城王死苦惱衆處於有稠林云何而獨往趣於甘露迹汝等於今者云何盡涅槃汝若欲涅槃我亦共汝去　尒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座而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别我今於最後與屋别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别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嗚呼怪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知恒如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尒時諸優婆塞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當憐愍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塞優婆夷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　我等以知苦斷集諸繫縛以修八正道得證於滅諦所作事已辦汝等莫憂苦受佛衆未闕牟尼法藏住世尊在於世我當入涅槃憍陳如比丘及與阿當等如是無怡人未有墮落者我欲入涅槃難陀羅睺羅阿難三摩陀及與阿難陀如是等在世我當入涅槃牟尼得安隱比丘僧和合壞於外道趣邪道亦退散一最種未絶我今入涅槃正是我好時我心願解脫今以得滿足汝等今何故悲泣而墮淚擊於歡喜鼓其音未斷絕我極歡樂坊

今正是其時。汝等不應悲。汝等若念我，應當勤護法，使法久住者，即是念於我。是故應精勤，當應護正法。佛以憐愍故，聽女人出家。汝等實護戒，勿使人罵辱。乃至於後世，莫使罵女人。　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花樹，往詣佛所，正費多羅僧，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如來是我父。我從法流生，我乳養色身，佛養我法身。我乳於世尊，止渴須臾間；佛以法乳我，經常無飢渴，永斷於恩愛。我今以略說，我雖以乳養，報恩以極大，務使一切女，得子猶如佛。羅摩與阿純婆須等，諸母處於有海中，輪迴無終始。我意於子緣，得度生死海。女人極貴者，名稱人帝婦。一切種智母，此名不可得。我今以復得，意願若大小，然我悉滿足。今者欲涅槃，白佛使令知。足如蓮花葉，相輪畫炳著。願為我心足，最後以頂禮，最後之本散。深信而頂禮，頂禮婆伽婆。身如金山聚，願聞費多羅，現身使我見，善觀如來身，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聞費多羅僧時，瞿曇彌已見佛身，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入涅槃。佛告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意。衆僧無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餘。弟子先去，我最後往。如諸商人，商人在道，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遶佛世尊，如遶須彌。既遶佛已，在如來前立，瞻仰尊顏，無有厭足。聽聞法聲，亦復無厭，得滿足已，還法味故。難陀、羅睺羅、阿難陀、三摩提披陀，頂禮求懺謝，一切諸聖衆，猶如不擇寂靜，嘿然住。唯阿難、羅睺羅、三摩提披陀，阿難結未盡，心慈順故，哀不能止，如無風樹，合掌望淚。爾時瞿曇彌白尊者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猶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復白尊者言：汝不為我請佛世尊，我今云何而得此法？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故，我等得出家。汝今實不空，皆獲實果報。一切外道師，未曾得是處。女人之身中，能獲甘露迹。依佛善知識，是故今復得。汝守佛法藏，極當善護持。今日是最後，得見於汝時。我今入涅槃，乘道而往至。佛在衆中嚏時，我唱老壽，佛說不敬禮，此事如上說。佛亦擁護僧，不欲令閡滅，我亦不願樂。而入禪航處，無常大風至，吹於聲聞樹，根拔而倒地。無常金剛風，能散須彌山。多陀阿伽日，離刹無明闇，是佛在於世，妙勝道涅槃，十力所說法，法明今顯照，壞破異道論，日光普滿照，佛德亦復然。今值是妙時，是故欲捨身。　爾時阿難聞是偈已，舉聲號泣，復說偈言：汝今意志大，我不復憂念。猶如深林中，蘇判多衆苦，又如捋衆走出林，離苦惱，汝今亦如是。走離諸世間，今可憂悲者，憍慢及愚癡，諸惡結使火，焚燒三有中。汝等先涅槃，我疑佛世尊，猶如大火熾炎，盡則火滅。　爾時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如來大聖尊，真實語、諦語、義語、法語者，利益不虛語，能真獲滅語，無我我語者，過一切語者，圓滿足眼者，示導於將來勝妙之道者，又常能觀衆諸法真實相，作大照明者，能除諸黑闇，能滅忿諍者，無法庭燥熱，於一切者能與衆燈明，又與從明者，調御大丈夫，歸大解脫師，具足十力者，具四無所畏，我說不退轉，說法又不虛，必定利益者，一切諸衆生，釋中師子吼，實於精進勝妙精進者，能具大悲體，世間之入法所不能行者，釋梵四天王，摩醯首羅王，閻王，婆擇那，財富自在者。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故。捨美妙善深，無畏衆勝，真實願發，能為示導，種種說法，善譯一切乘，為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優鉢，進那拔羅陀，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如來如日月，為天久阿須羅之所供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耀，是上丈夫，名為蓮華丈夫，拘物頭丈夫，分陀利，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諸有結使，及以四轉憂悲苦惱，縱逸憍慢，鬭諍忿怨，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悉永斷，欺偽博弈親勝，欺他，共相言訟，忿恨別離。如外道師拳手祕法，諸惡結習，悉斷無餘，倒憍慢幢，建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汝乳血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內外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紅蓮華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眼平滿，其齒右旋，猶如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鎧，以定為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中。嚥魔軍衆，勇健無畏。人中大能人，中真濟，定如意足，無量無邊，宣示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如優曇鉢華，甚難可値。如來功德，過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萬億。以八正道，洗除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猶如滿盡，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法，拔除諂偽幻惑之事，而能持戒忍進定慧，皆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聞十方，住最後身，既自覺了，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須彌，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跏趺坐。時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即說偈言：　我等有諸過，盛智聽我悔。我等為不復更得相覲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逆更憂心。患愛聚會，必有離別。即說偈言：　佛說衆

會者必當有離別一切有為法悉皆是無常無常大熾然燒滅於三有
我者極多我愛亦不少我今皆能捨如此愛著等生死黑闇處輪迴嶮惟
中親親更相戀惡見相乖離無常無慈愍破壞使別離恩愛無別離不應
求解脫展轉相親愛相戀轉善厚畢竟必別離以是因緣故智者求解脫
都無所遺戀　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默然而住辭佛世尊入
於涅槃實不還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眾念在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
滅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引手捫日月變
身使隱沒身出虛空中一身為多身多身為一身身放大光明能動於大
地入地如赴水入水如履地身出大光明又復注大雨如意神足故能現
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為顯如來佛法力故悉皆
現神滿身虛空猶如頓雲雨作大雨亦如廣焰在虛空中量吹四散身上
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偈言　各出千大光團遶自莊
嚴身上出火光下注於大雨虛空滿諸花猶如摩蔔枝眾花積水上種種
現變已使諸種越等發於歡喜心如薪盡火滅入無餘涅槃　爾時梵天
王將諸梵眾釋提桓因將六欲諸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
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以離憂結當順世間欲使我輩為作何

等是佛世尊最後所親爾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勑令作佛告阿難唱語遠
近為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
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言教彼之乳哺長養
於我最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供養佛母身遠
夜來集人天之中無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者
是故諸比丘悉盡來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負牛頭栴檀從虛空中如
鳥翔王如日八提雲遍於虛空諸比丘滿於虛空其狀亦爾時四天王
捺波闍波提林之四尼而釋梵天等亦提五百比丘尼狀爾時諸林各堅
種種天曼陀羅華滿如花蓋覆諸尼上滿如深室堅諸種嗡滿大地天
紛唱萬六滿空中色繞千種天雨諸花蓋亦復雨栴香烟如雲彌滿虛
空天諸樂等其音充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羅阿那律阿難
等梵王等諸天阿須羅緊那羅摩睺羅天龍夜叉圍遶佛後爾時世尊如
行金山在波闍波提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比丘尼後一切
大地莊嚴牀飾未曾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瞿曇彌入涅槃時
佛世尊法王現在集諸聖眾舍利弗目連等在偈涅槃時佛身既無舍利
弗目連等皆以盡無由是之故其所莊嚴無及波闍波提者此林安置竟

博之處積諸香薪用以為積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于上以種種牛
頭栴檀諸雜香等用覆屍上復以眾多香油以澆其上尒時尊者阿難見
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而說偈言　如是次第者如來亦不久將
入於寂滅如火焚燒林獨一大樹在大蕨燒枝葉勢不得久住世間皆苦
惱演法滿三界三界尊滅盡無一念法者無量如聚集得是勝法衰聲聞
蜂集食佛入於涅槃誰當與法寒法盡滅不久形像塔寺盡畫像人尚無
況有法服者諸不離欲者涕泣極懊惱離欲者觀法那旬境以竟收骨用
起塔令眾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尒時世尊欲斷疑故
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是名三種
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命身猶發善心我昔曾聞得道未已為菩
薩時作六牙白象時王夫人於象有恐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時
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六牙白象猶如伊羅缽象與諸群輩與一
牸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遥善優缽羅清水滿大池如是之方所得見
於龍象拘陳白色花其狀如乳雲皆同於白色猶如大白山有腳能行動
彼之大象王其色循如月六牙從口出照耀甚莊嚴如白蓮花聚近看彼
象牙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執弓箭屏樹徐步向彼象所

爾時牸象見彼獵師被扶弓箭語象王言彼旣相害象王問言彼扶弓箭
為著何服牸象答言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披袈裟阿所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不害於外物內有慈悲心常救護一切是故使人所不應
生怖畏見者得安隱寂然得勝妙如月有清涼終不變於熱　爾時牸象
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獵師入綱林門伺候其便即以毒箭射中象王
時彼牸象語象王言爾稱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作如此事爾時象王即
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煩惱心所作違離於慈悲悲非衣服過如鋼真金
瓷閣鍊始知雜眾著諸凡夫愚者謂為真智者善分別知是金塗鋼惡心
弓箭故是以傷害我袈裟善寂服乃是惡心眾若善觀察者袈裟恒善服
爾時牸象甚懷瞋恚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不能忍不隨爾語欲取彼
人以解脫師菩薩象王語牸象言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
語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痴狂毀罵醫師治於
鬼不責病苦人結使亦如鬼無明所覆故能生貪瞋痴但當除煩惱何須
責彼人若我成菩提名稱遍三界諂偽諸結使念定勤精進以滅於結使
以智銷銳利斷被諸使必當令乾竭燒滅使無餘我將承必當苦惱殘
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牸象默然時諸群象咸皆來集事重象王作

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
我腹下我覆護汝彼諸象等既加供害即遣諸象各家使去語獵師言汝
所須者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
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答言遠惱故哭象王語言我
恐諸象傷害汝故與汝腹下非我身押於汝耶答言不也非身押我又
復語言非此群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哭耶答言亦無惡言失慢於
我乃以汝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悲愍
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遠惱我心長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
今以毒箭傷害象王身汝以慈道德而用傷我心害心傷可愈今傷汝道
德惡心瘡難復汝德如大海雖既能使盡傷害汝今者安慈悲覆護君說
而言之我形雖是人都無慈仁德空有是皮骸有劇於畜獸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汝雖受獸身道德人中上形相雖非人道德乃是人 菩薩
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何事而來射我獵師答言為王所使於汝
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爾時
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張手速受之諸發菩薩心一切無恪惜隨
汝所須者悉當捨與汝須牙者與牙悉汝拔斷取我以濟救故由此受是
形一切我皆捨所須隨意取我為利已者速來至涅槃為諸衆生故三有
中受身為諸種智故悲救以為固 獵師慙恥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
汝牙象王答言隨汝意取汝多生疑難獵師答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即說
偈言 汝慈心盈滿我畏彼慈火若拔汝牙者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
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汝拔作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
時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從牌血流下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拘物頭花華積聚為大聚時彼諸花聚白如象王身人似大
石山白雪覆其上譬如高山頂赤末流來下 爾時象王皆痛戰悼尚自
安慰時有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莫為愚癡悶當觀苦惱衆云何
可濟拔世界皆有元汝當為拯拔當持堅牢志莫生憂悵心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滿於虛空中嘆說未曾有天神作是言昔來極希有能為難
苦事拔牙極大苦受痛於當今內心向菩提求於最勝果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提終無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悲念
於地獄 時彼象王既拔牙已嘿然而住爾時獵師作是思惟拔牙著地
將無悔耶而不捉我象王知念安慰共語即說偈言 牙如拘勿頭亦似
白藕根六牙盡施汝諸牙中最上拔汝使安樂小待我責心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得敬重信心故使汝意謂我是極惡人殺盜婬欺汝偽詐不
善具聽我答汝意汝可作衆惡害心引利箭我皆忘不憶唯憶敬衆衆見
之心敬信施者及受者有淨有不淨我今是施主悉具於清淨待我斷理
心使果報廣大乃當施於汝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此買汝者是華欲幢
由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擎牙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真實說毒箭
射我身無有微恨心加慈報於汝是以實語因速疾證菩提度脫諸衆生
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引此喻過去
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欲使諸有衆生
所受苦惱使得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復
次菩薩大人為諸衆生不惜身命我昔曾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群
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爾時波羅㮈城中鹿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雪
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至
無有一鹿可得脫者爾時鹿王其色班駁如雜寶填而作是念作何方便
使諸鹿等得免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直趣王作是念已遣詣王所
時王見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聽使來時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
大王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為歡樂勿為此事願王哀愍提捨群鹿莫令
傷害王語鹿王我須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須肉我當日日奉送一鹿王
若須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爾
時菩薩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爾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
今日出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要送互送鹿至於多時後於
一時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牸鹿懷妊垂產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
言我身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產供廚不低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
至雖當代汝便生瞋忿時彼牸鹿既被瞋責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為慈
愍我當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
上事向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救護唯願垂救我今有諸衆生我今
須臾之頃無至恃愍救濟我苦難我更無所恃唯來歸依汝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衆生我今若就死兩命俱不全今願救我胎使得一全命 菩薩
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汝王自陳說來牸鹿答言我以歸向不聽
我語但見瞋責謂代汝者即說偈言 彼見瞋呵責無有救慰心見勅速
往彼誰有代汝者我今歸依汝悲愍為體者是故應令我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意去我自思惟時彼鹿聞已踊躍歡喜
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還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

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往詣彼王厨我於諸衆生
堅願必當救我若以己身用貿其殘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言
身者正為救濟故獲得代一命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與所領諸群鹿
等我於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以代他命欲向王厨厨將詣
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我以立
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惱令我歡喜無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
欲捨身必當有生處我今為救彼捨身必轉勝我今知此身必當有散壞
今為救恐怖使是法捨身得為法因者云何不歡喜 爾時諸鹿種種陳
喻遮王疲極不能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行詣王厨諸鹿衆群并提遮
遮多鹿群盡遮鹿王向波羅捺既出林已報謝群鹿使還所止唯己一身
詣王厨所時彼厨典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往白於王稱彼鹿王自來詣厨
王聞是語身自出來問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何自來鹿王答言
由王擁護鹿倍衆多所以來者為一鹿身將產欲代其命身詣王厨即說
偈言 意欲有所求不足滿其心我力所能辦若當不為者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捨此臭穢形當自空敗壞不為善業此身心歸壞捨己他
得全我為得大利 尒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竪即說偈言 我

是人形鹿汝是鹿形人具功德名人殘慈是畜生嗚呼有智者嗚呼有勇
猛嗚呼能悲愍救濟衆生者汝作是志形即是教示我汝今還歸去及諸
群鹿等莫生怖畏想我今發誓願永更不復食一切諸鹿肉 尒時鹿王
白王言王若垂矜愍自往詣彼群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
自詣林到鹿羣所施鹿無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内一切諸羣鹿我以
堅擁護慎莫生恐怖我今此林木及以諸衆泥悉以施諸鹿更不聽殺害
是故名此山即名施鹿林 嘆音令弟反 捲手上丘貞反 勇悍下音江腙
音禮 鉀鏡上音迷反下助所反 劇奇逆反
復次善分别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
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已日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為苦已者能
作擁護為欲利益一切衆生智慧猛叉意王位時鄰國王將諸軍衆欲
來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衆具既多復
須斷理而擁護之為此衆具生於闘諍願捨此事不應闘諍我應更修集
随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智者應分别為事不思慮後悔無所
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亦如衆肉攜著欲必
傷毁害及於二世智者應遠離國土衆具等如此衆具等終歸必捨棄學

今受終苦願莫於後世受此久長苦計我今勢力堪任摧伏彼現在明證
果報譽歎美善復受苦傷害雖知己有能願當護於彼若當不護彼彼必
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迷失道路到彼林間菩薩
問言汝以何故來至此林婆羅門言我欲見王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羅
門言我今貧困又多債負聞王好施故來乞索用以償債遠離貧苦更無
所歸唯望王恩拯救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此間無王何所歸趣婆羅
門聞是語已迷悶躃地尒時菩薩既見之已深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
言 我以護他故難捨盡棄捨我今棄捨已當以何物與吾今為斯人當
捨己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之曰汝莫愁惱吾當令
汝得於財利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菩薩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
訖與婆羅門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未得我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繫縛於我將至彼王所令彼王歡喜當施汝珍寶金銀諸
財物汝可得大富彼王復歡喜生者必有死壽命會當盡為此危厄故而
復喪身命智者為此死名之為瓔珞 尒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
即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為是
何人身色如金山威光甚赫奕猶日照世間面目極端嚴觀者無不悅如

斯福偈者應作大施主今日被拘執苦厄乃如是我坐師子座極為可愧
恥彼應處王位非我之所宜我之不調順不應處此坐 時婆羅門聞是
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
言斯人不應為汝所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龍象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羸劣又無兵衆力云何能縛彼此事不可信汝可真實說刃作虛
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彼人便自縛彼以
悲愍縛欲以救濟我如是善丈夫名稱流十方猶如然庭燎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滅彼使無餘庭燎熾然時能滅令無遺 尒時大王聞是語
已即便驚起合掌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救他作如是事即說偈
言 所言大王者號名曰羅闍利益於世間是故名羅闍汝今應為王護
持於大地唯願今聽我懺悔諸罪咎我實是嬰愚輕躁無智者汝可還為
王我捨此國去汝能令衆生一切得安樂餘人悉作王適惱諸世間 即
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勤修福業我昔
曾聞石室國王名象護將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婦人於窓牖中闚看
世尊尒時彼王見女端正即解珠瓔遣傳使送與彼婦時王左右即白
王言彼婦女者是國中婦王若受念真往與取何須與珠人脫恠笑王聞

是諸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惡云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即說偈言作是呪誓言設我有異心使我成大惡我不以染著以咮與彼女聽我說意故業為自在主最勝業者說此無事主作惟是業所造心作於事主善業佛所歎如是之妙色更無事我主唯是善業作善業我應教惡業我應離過去作善業果報於今現我以於珠貫衆寶雜莊嚴頸懸多邏羅昧胃白如雪我為宿功德不為著色欲若知善惡業云何復著色雖遠尚不視況當有染著寧當飢渴死不為非法貪寧當入大聚不為邪邪事我如有愛著今身若後身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業後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曾聞憂悅伽王於晝極眠有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腳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我等今者為王所念為以何事一則自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即說偈言　如牛隔度水導正從亦正人王立正法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因說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便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未我斷見復實已者王心不悅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自稱是業力我今試

看汝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令當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王教時王以滿瓶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怪即說偈言　我為自錯誤與彼瓶漿耶為是彼業力強奪此將去或能共親厚與彼使將去或是夫人驍奪此與彼乎或能我迷誤而與於彼耶或能彼幻我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汝實語我汝恃業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即以事狀具向王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卒尒鼻衄即以此漿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嚴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亦如彼莊嚴彼言自業力此語信不虛以聽法力故言說合於理彼稱業力者斯言定有驗我多於己負彼憑業力勝佛說業力強此語信真實佛為善御乘業力為善哉能壞王者力十方佛世尊亦說隨業力汝今倚業力用自莊嚴身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為讎郤猶能利益是故智人雖與為讎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聞諍以瞋恚故詣僧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其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

諸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受惡名遍於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是事今雖晚中饑色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既坐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尒時彼主人即敷小床上座前坐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即於座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能害於正見愚者不分別實作非實想我今得勝利分別識三寶真實是我寶佛法及聖衆我已諦觀了得閉三惡道釋梵諸天等所不能復得我今具復得今此婆羅門即名為梵天今當得趣向解脫不死方我今始復得婆羅門勝法我本姓輸都今日真輸都今日便復得勝妙比陀法我今得無漏出過諸比陀我今真實是祠祀大福田我當動大祠不能善分別可祠不可祠從今日已去當供天中天多陀阿伽陀略說而言之今日始得利獲得人身果從今日已往當隨佛所教終更不求請其餘諸天神

我今歸命禮宿世殺惡根曾修法向法獲今具果利親近善知識法利自然成我若不親近大悲弟子者永當墮邪見輪迴三惡道若無婆羅門為我怨讎者亦不得親近如此之聖衆由彼瞋恚故令我得是法水相似惡反實是善知識愚過於父母及以諸親戚由此婆羅門諸僧至我家降注於甘雨善萌悉得生法雨甚潤澤灑我心埃塵埃塵既不起得見真實法是故世間說因惡得財賄自惟得大利即受三歸依於彼婆羅門大設諸餚饍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熯時業以知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罽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臥於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衆僧我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火寶至後世者我等衰苦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是念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墮婦臂尒時其婦舉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尒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惏數數而嘆息雨淚沾我臂猶如以水澆　尒時其夫說偈答曰　我無微末善可持至後世思惟此事已是故自悲嘆世有良福田我無善種子今身若後身飢窮甚難計先身不種子今世極貧窮今若不作者將來亦無果　尒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濟汝心願尒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

歡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即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質叅可共供貴身得財用修福　尒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
是言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屬於汝一月之後我必
不能得金相償分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尒時長者即便與
金既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雞延寺中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為用何
日答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尒時其夫以偈答言　世間十五日拘
毗等天王衆行於世間是佛之所說欲使人天知是故十五日　尒時夫
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食具悉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願大德
明十五日勿令衆僧有出外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尒於十四日
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勸喻而說偈言　吉喻自己身值勿辭疲勞汝
令得自在應當盡力作後為他所策作用不自在彼受衆苦苦無有毫釐
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餚饍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
我曹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貴比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
小國王捻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
等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慇懃啓白我今以衆務所逼願受
我請尒時諸僧嘿然無對尒時國主語彼夫婦言我今日打揵椎汝所造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十二

食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
窮無所有自賣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供擬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
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
鴛鴦供設既已辦願必見憶念明當屬他去夫婦各異策更無修福期　如汝
是自賣身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所
善解佛教明了識因果能用虛偽身易於堅財命汝勿懷恐懼悉聽汝所
願我為償慇汝以財償汝償汝令自苦身於大隨樂　尒時國王說此
偈已聽彼夫婦供養衆僧知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債直又給夫婦自營
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
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尒時卒患風病氣將
欲絕時醫診之合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為
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
為困患費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患願捨身命終
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恆哉臨命終破我戒瓔珞以戒莊嚴身不
須積集其人身既難得遭值戒復難頗得百千命不毀破禁戒無量百千
劫時乃值遇戒慇淨世界中人身極難得雖復得人身值王法信難時復

值法寶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戒寶入我手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
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賊賊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毀戒令墮損我
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勤習戒根乃欲見劫奪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為重
今欲使毀我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
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心護持便為違大悲草頭有酒滴尚不敢樑
酬以是故我知酒是惡道因在家修多羅說酒之惡報唯佛能別知誰有
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惡行唯酒為根本復墮惡行中往昔優婆塞
以酒因緣故遂毀餘四戒是名惡行難復名五大施亦是五無畏酒為妨
迷根不飲酒惡道能復信樂心去性能捨財首羅聞佛說能復無垂益我
都無果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寧捨百千命不毀犯佛教寧使身乾
枯終不飲此酒假設犯毀戒壽命百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滅決定
能使差我猶故不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
即復見真諦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聾愚願往所
說是故勤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
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尒時王難高坐法師言若拖他酒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十三

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
哉時有外道自相撿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已又不
解空得善哉不能開解而答此問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
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善能答此義慍懟汝等故護惜而不說　諸
外道言王此為法師攢為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尒時王語法
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
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名為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是為說顛狂狂癡之過失不知解其事汝等有狂過一切種
智說汝還種智語隨逐於邪見迷見於神變彼大仙所尊出過其禁限顛
狂先已戒云何使我說百千種狂因何故分別說投淵及赴火自墜於高
巖捨棄於拖戒逐逐邪狂樹不修於正行狂惡墮巖火晝夜懷淨行飲醎
恆河水是名五正行失淨及得失有何因義趣貪罔衆惡集三種神足覺
除此三種變更亦有神變唯有二六法離此別無我現見仙神變更見十
三法如是顛狂事其數乃有百現見投淵火自墜於高巖以此欲生天此
但是邪見戒拖善調心即是生天因貴鹽壞善行關河除諸惡貴鹽有大
惡關河有大善如是有何義得名為善惡婆羅門貴因知鹽於大法提刀

亦失法若復貪於肉滿三十六斤歐㖞婆羅門羅差及食寠皆名為失法見羅差寠婁二俱成過恚貪肉成殺生羊稻俱有命食稻不成殺羊稻俱應食何故食於稻而不食於羊汝諸言自殺終不得生天墮襄殺㵎水復言得生天殺已言有罪餧養已身者何故不得福觀察不順理皆是愚癡倒以是因緣故名汝等為狂此即是愚癡羅刹之樹相是故說汝等成就顛狂法此即是與酒飲酒之因果瞋恚是瞋因瞋恚而黑酒能令顏色變以是因緣故瞋為瘦黑因飲酒亦邑須此二俱能瘦目連見餓鬼汝先自飲酒亦教人飲酒說言無罪報是故今現在已復餓鬼身華報已如是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出家　復次善分別歡功德不期於門族我昔曾聞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投羅婆為附儞國主供養衆僧手自行食衆僧食已遣人歙草上殘食持詣宮中向食作禮然後乃食餘者分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惡是故先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欲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儞主聞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無所知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智者除過惡彼生疑嫌是名為嬰愚佛法觀察食外道觀恚無沙門觀察食能除煩惱障餘食牟尼願應當頂戴敬手捉殘食已水洗已除過　附儞主復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沙門所食餘自恃種族故願之言不淨不生歡喜心是故我不與不識沙門姓不食於彼食不識我種姓不應食我食沙門處處生不如我種族我不如沙門復不食我食為言無種姓亦無有年歲如馬無種族內官亦如是內官處處來無有定方所唯觀我富貴不看我種姓但見富貴故使食我殘食不食沙門食是名為嬰愚沙門心自在具足七種財不食沙門食而食我餘者猶如超半井不見有是處見我有勢力王者之所念便食我餘食百歲種中生輸頭王太子如是種族來可不勝我耶彼之勝智者不取其種姓唯取其德行種族作諸惡亦名為下賤具戒有智慧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故求所誨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殊為非法語因行無有定知解無定方語議正解了不名為邊語如汝之所解即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稽首塔寺供養佛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加國於彼城門有佛髮爪塔近有尼供陀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

此塔時王信婆羅門語故即勑臣下令速却此塔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神與諸民衆皆悉悲涕時諸優婆夷施設供養又然燈者作如是語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塔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汝之基塔足循如須彌倒今日皆破壞十力世尊塔於今遂破滅我若有過失聽我使懺悔衆生更不見佛之所作業　尒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後自遣人持钁欲除往到其所塔樹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怪衆城大出聲猶如海濤波不見十力塔尼拘陀及井莫知其所在諸婆羅門等深心生懟恨彼王聞是已生於希有想時王作是念誰持此塔去即自往詣塔莫知其所在　尒時彼王遣千餘人乘象馳馬四散推覓時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行來速疾即問之言何為乃尒諸人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言我向於道見希有事有塔飛空井尼拘陀不憶其井見諸人著首戴天冠頭垂華鬘身著諸華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有想指示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王聞歡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為向天上耶我今心信歡極生大歡喜若我破此塔當墮於地獄　尒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即今名曰自移塔及樹井雜毗伽城三十里住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佛塔我昔曾聞咀叉尸羅國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薪大燒之佛復安一椽朽壞却之時彼國王名拘沙陀那有一比丘求請彼王我今為塔作椽願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王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邊有大池水上有大樹名攝首伽樹龍所護持近惡龍故人無敢觸其樹極大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殺之以是之故人無敢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時比丘即將諸人賚持斧器欲往斫伐時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語言我為佛事不畏惡龍時有乘事婆羅門語比丘言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龍瞋貪故作惡而彈指一切汝當憶此事常應自擁護莫為此樹故自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爲毒龍故而自生貢高我依人中龍持彼亦自高觀汝力爲勝如是我得勢令使衆人見我爲敬佛故今當捨身命諸毒龍衆中汝爲作龍王生大恭敬想佛爲柔調寂及是衆中王我今亦恭敬如來婆伽婆誰能降毒龍而爲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競道理遂共鬭諍于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雲雷變異之相時婆羅門觀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雲起雷霹靂汝爲呪所化爲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

睡眠夢見毒龍向己說偈。汝莫起瞋恚此石見供養非爲輕毀我吾身
自負塔況樹作塔枝而我能護惜十方世尊塔我當云何護此林自生樹
而爲佛塔故如是自生樹云何得悉惜更有餘因緣令當說善聽我亦無
勢力德又迦龍王自來取此樹我云何能護伊羅鉢龍王及以毗沙門㪍
自來至此我有何勢力而能拒捍彼威德天龍等如來現在世及以滅度
後造立塔廟者此二等無異諸有得道者人天及夜叉名稱偏十方世界
無倫匹如此名聞故塔振懸寶鈴其音甚和雅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
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即便出家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老母背負酥瓶
在路中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果食已還渴尋時趣井乞水欲飲時汲水
者即便與水以先食菴摩勒果之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言
我以酥瓶易汝瓶水爾時汲水人即隨其言與一瓶水老母得已負還歸
家即至其舍先所食菴摩羅勢力已盡取而飲之唯有水味更無異味即
聚親屬咸令嘗之皆言是水有朽敗爛繩汁泥臭穢而極爲可惡汝今何
故持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貿此臭
水一切衆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智故以未來世功德酥瓶貿易臭
穢四顛倒現謂之爲好於後乃知非是眞實深生悔恨嗟哉何爲以功德
酥瓶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爲以三業淨行貿易著
諸有如以爭好酥貿彼臭惡水以食菴摩勒舌倒不覺味臭水爲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爲姑所瞋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
時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瓶取水見水中影謂
爲是己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爲他持瓶取水即打瓶破
還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何故使我擔瓶取水于時大家
作如是言此婢或爲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瓶詣池取水猶見其影
復打瓶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見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自覺寤
仰而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己方生慙恥以何因
緣而說此喻爲於倒見愚惑之衆譬如薝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
頂上是香即說偈言　末香以塗身并熏衣瓔珞倒惑心亦爾謂從己身
出如彼醜陋婢見影謂己有　復次猫生兒以小漸大猫兒問母當何所
食母荅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甕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勑酥乳肉
等極好覆蓋雞雖高舉莫使猫食猫兒即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
緣說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
拔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荅言一切衆生心行

顚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
樂想我想靜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是故
如來知此事已爲衆生說諸倒見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
道難說云何而能爲諸衆生說如斯法以諸衆生言實見想觀察知之遠
其所應爲說法要衆生自有若干種行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顚倒
如爲猫兒覆內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爲高大除
去梯隥纍虛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活或更餘處造立
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
云何可得下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即適衣縷垂二縷至於柱下其諸
宗眷尋以纍線繫彼衣縷匠即挽取既至於上手捉纍線語諸親族汝等
今者更可繫著小纍繩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是展轉最後得繫大
繩索爾時石匠尋繩來下言石柱者喻於生死梯隥纍虛喻過去佛已滅
之言親族者喻聲聞衆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與慧言麁衣者喻觀欲
過出味等法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纍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聞細繩
者多聞縷復緣持戒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縷以是纍繩堅
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來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爲縷線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麁縷戒定爲小繩智慧爲麁繩生死柱下來　復次我昔曾聞有
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彊將來立以爲王從
數卧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數卧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於今
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唯知數卧具事洗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當
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數卧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如
無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
彼仙人從數卧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財富諸業受報
各各差別不以一業得種種報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應從餘
事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智能各異
因如彼仙人王責備數數者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
隣王與共闘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爾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
養馬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爲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
有益作是念已即勑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
隣國復來侵境即勑取馬共彼闘戰馬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
杖捶亦不肯行衆生亦爾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脫死欲
既至心意忽著五欲之樂不能眞進得解脫果即說偈言智慧直調心勿

令著五欲本不調心故臨終生愛戀心既不調順云何得寂靜心常耽五
欲迷荒不能覺如馬不習戰對戰而退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
患國中諸醫都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歡喜作是思
惟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賚財物詣於彼醫所住
之處爲造屋宅養生之具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
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遣醫使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交無所遣空手
還歸甚懷恨恨既得至家道逢牛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
彼醫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莊麗嚴飾牀帳氍毹毾㲪金銀
器物其婦瓔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
盛事爲何所得婦荅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爲彼國王治病差故王報汝恩
夫聞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我意短
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以此爲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王無
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交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
彼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
世見牛羊象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
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

報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定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於
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心意有疑悔以爲徒疲勞終
竟無所得既得生中陰如見善相貌如醫到家已方生大歡喜　復次曾
聞有二女人俱得菴羅果其一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果留子其留
子者覺彼果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好果如彼世人爲善
根本多修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無所
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如似得果食竟不留種子後見他食果方生
於悔恨亦如彼女人種子種得果復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
名須彌羅善能戲笑與一國王諠譁歡悅稱適王意爾時比丘即從乞地
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爾許之地悉當相與
爾時比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轉疲極
不能前進即便卧地宛轉而行須臾復乏即以一杖逆擲使去作如是言
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爲取地故
雖乏不止佛亦如是爲欲救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何當令一切衆生
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復如是爲優樓頻
螺迦葉鴦掘摩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諸衆生可化度者如來爾時即

往化度如須彌羅既疲乏已即便卧地宛轉佛亦如是度諸衆生既已疲
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卧如迴尸迴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
在雙樹倚身而卧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
如須彌羅爲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爲濟衆生故碎身舍
利八斛四斗利益衆生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處人所供
養與佛無異能使衆生得於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優樓頻螺等
眷屬及徒黨優伽鴦掘魔精進禪度力最後倚卧時猶度諸力士須跋陀
羅等欲爲濟極故布散諸舍利乃至遺法滅皆是供養我如彼須彌羅擲
杖使夫去　復次我昔曾聞叉尸羅國有傳羅呼羅村有一估客名稱
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素富後因衰耗
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
黨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飲食香花伎
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吒身著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後得
財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而問之言稱伽拔吒爲何所在尋即
語言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拔吒爲何所在諸伴語言在前
去者即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是稱伽拔吒云何語我乃

云在後稱伽拔吒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吒非我身是乃在伴中騾驢馱上
所以然者我身頃來宗親輕賤初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見迎由是之故
在後馱上宗親語言汝道何事不解汝語稱伽拔吒即荅之言我貧窮時
共汝等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諸財寶乃設供具來迎逆我乃爲財來
不爲我身發此喻者喻如世尊稱伽拔吒爲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來迎
佛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悉來供養非來供養乃供養作
佛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衆生等不共我語況復供養是故當知
供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觀
察故人天阿修羅夜叉乾闥婆如是等諸衆亦廣設供養佛無歡喜心以
善觀察故是供諸功德非爲供養我如　伽拔吒指示諸眷屬稱己在後
者其喻亦如是　肉臑上作圈𦟛居宜反閬頤揖反臬蚓
下娕育功診之思反摞顩上宅耕反鐡七遙反綫思前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三　九震

論

十住毗婆沙論三

分別布施品之餘　總相別相施。皆悉能迴向。是菩薩能以二種施。能知二種迴向。一爲總相。二爲別相。總相迴向者。有所施。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別相施者。如布施果報中說。復次總相迴向者。爲安樂利益一切衆生。別相迴向者。無信衆生。令得信故。破戒者得持戒故。少聞者得多聞故。懈怠者得精進故。散亂心者得禪定故。愚癡衆生得智慧故。慳者得捨心故。如是等種種別相。復次總相迴向者以六波羅蜜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別相迴向者施外物時願諸衆生得大最樂支節布施時願諸衆生具足佛身。問曰。布施有幾種迴向。幾種不迴向。答曰。一爲淨四事迴向。二三種不迴向。一菩薩布施爲清淨四事故迴向。三種不迴向。不爲得王故迴向。不爲得歡樂故迴向。不爲得聲聞辟支佛地故迴向。不爲得王故迴向者。遮王則并遮一切貴人。力勢自在者。不爲得歡樂迴向者。除上貴人。餘受富樂五欲自娛者。不爲得聲聞辟支佛迴向者。遮因小乘入

無餘涅槃。令得安住大乘。久後乃得無餘涅槃。爲四淨迴向者。菩薩所施爲清淨佛土故迴向。爲清淨菩提故迴向。爲清淨教化衆生故迴向。爲淨薩婆若故迴向。菩薩應如是方便迴向。無令布施損減。使得勢力。問曰。以何法令布施損減。以何法令布施增益。答曰。若施不迴向。亦無有方便。求生於下處。親近惡知識。如是布施者。是則爲損減。若布施不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逐世間樂故。求生下處。無有方便。能出布施禪定果報自在。所生親近。障礙大乘知識。以是四法。則布施損減。離四施得增。又應三心施。菩提順佛語。亦不求果報。　離此四法布施。則得增益。一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有方便迴向。三求法王處。四親近善知識。又應以三法心而行布施。一者憐愍一切衆生故。以菩提心行施。二者不違佛法而行布施。三者不求果報而行布施。復次菩薩爲得三法故。行布施。一者佛法。二者說法。三者令諸衆生。住無上樂。又欲求二法行布施者。一者大富。二者具足檀波羅蜜。何以故。若菩薩大富。則離貧苦。不取他財。不求息利。無有債主。不憂償債。多財富足。能自衣食。有能惠施。利益親族。及善知識眷屬安樂。其家豐饒。常如節會。心常歡悅。能大施與。眷屬不輕。人所敬仰。言皆信受。衆所依附。人來歸仰。入衆無畏。常好洗浴。名香塗身。著好新

衣。具足莊嚴。見諸好色。聽好音聲。聞諸妙香。常食最上美味。細觸悅賤難壞。善知識歡喜。是於人身得善果報。人所欽慕。常稱吉善。忘其醜惡。雖生下賤。有大人相。雖無巧言。成巧言者。雖不多聞。成多聞者。雖少智慧。成智慧者。若先端正。倍復殊勝。若先大家。倍復尊貴。若先巧言。倍復巧言。若先多聞。倍復多聞。若先智慧。倍復有智。所可坐臥。貴價寶牀。寢寐安隱。侍衛具足。衆寶爲舍。極意遊戲。其身貴重。須諸經書。應意即得。勢位隨意。親近王者。諸貴貴人。所念諸醫自往。常有親信消息所宜。有疾輕微。若病易差。遠離今世後世怖畏。畢竟永離不活怖畏。常有救護。多有人衆。諸親近者自謂多福。爲同意者。深自欣慶。有少施惠。得大酬報。若加小惡。得大殃禍。族姓女人。少年端正。具足莊嚴。自求給侍。諸有諸利。悉來歸之。若作惡重事。轉輕微。少有施作。即獲大利。多善知識。怨憎轉少。蛇蚖毒藥。救逃惡人。如是等事。不得妄近。諸受敬事。皆悉歸趣。若獲利時。衆人代喜。若有衰惱。人皆憂慼。衆共示導。親以善告。令遠非法。安住善法。所施業大。見莫不歡。若與同心。則以爲足。不期世間富貴榮利。假使居位。人思匡助。除其衰惱。見他富貴。無所希尚。人詠其德。不揚其過。離小人名。得大人號。無不足色。視他頹親。不作矯異。若作婆羅門。於天寺中。大獲果報。讚諸經書。得其實

利。得而能施。若是利利。所習成就。善射音聲。善能貫練。治世典籍。能得果報。若是田舍。播植如意。若是商賈。能獲其利。若是首陀羅。所作事業。多得如意。問曰。汝先說菩薩不以求果報心施。又復不爲豪貴故施。而今說求大富故布施。是語得無自相違。答曰。不相違也。若自爲身求富受樂。是故說不應求富。今說求富但爲利益衆生。是故說爲欲大施故求富。不爲身已求富受樂。是則果中說因。若菩薩不得富。雖信樂布施。無財可與。是故汝不應作難。復次斷二法故。應行布施。何等爲二。一者慳。二者貪。此二法最爲施垢。又得二法故。行布施。所謂盡智。無生智。又增益三種慧。一者自利慧。二者本慧。三者多聞慧。有人言。增長二法故。應行施。一善。二慧。略說菩薩應行四種施。攝一切善法。一者等心施。二者無對施。三者迴向菩提施。四者具足善寂滅心施。菩薩如是具檀波羅蜜故。勤行財施。

分別法施品第十三　菩薩於財施。應如是修學。又應修學法施。如說。衆施法施最。智者應修行。　一切布施中。第一最上最妙。所謂法施。是施智者所應行。問曰。何故但言智者應行法施。答曰。不智者若行法施。即說黑論。說黑論故。自失利。亦失他利。問曰。何謂黑論。答曰。佛欲滅度時。告阿難從今日後。依修多羅。莫依人。阿難云何名依修多羅。不依人。有比丘來作

是言我現從佛聞現從佛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撿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是法或非佛所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却復有比丘來作是言彼住處有大衆有明經上座善說戒律我現從彼聞現從彼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撿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長老彼比丘僧法相善相或作非法非善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却復有比丘來作是言彼住處中多諸比丘持修多羅持毗尼持摩多羅迦我現從彼聞現從彼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撿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長老彼比丘僧法相我相或作非法非善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却復有比丘來作是言彼住處中有長老比丘多知多識人所尊重我現從彼聞現從彼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撿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長老彼諸比丘法相善相或作非法非善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却是四名黑論是故言智者不依黑論而行清白法施問曰云何如諸施中法施第一答曰經說有二施法施財施二施之中法施為上復次決定王經中讚說法功德及說法儀式應當修習行 若菩薩欲以法施衆生者應如決定王大乘經中稱讚法師功德及說法儀式隨順修學謂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為四一者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智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不增不損如所說行說法者處師子座復有四法何等為四一者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衆然後昇座二者衆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處師子座復有四法何等為四一者於諸衆生生饒益想二者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者於諸文字不生法想四者願諸衆生從我聞法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處師子座復有四法

何等為四一者善能安住陀羅尼門深信樂法二者善得般舟三昧勤行精進持戒清淨三者不樂一切生處不貪利養不求果報四者於三解脫心無有疑又能善起諸深三昧具足威儀憶念堅固有念安慧不調戲不輕躁不無義不擾亂言無錯謬守護諸根不貪美味善攝手足所念不忘樂行頭陀分別世間出世間法心無疑悔言辭章句不可窮盡為諸聽者求安隱利不求他過有如是法應處師子座復有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為利養佛告阿難說法者應說何法阿難所可說法不可示不可說無相無為世尊法若尒者云何可說阿難是法甚深如來以四相方便而為演說一以音聲二以名字三以語言四以義理又以四因緣而為說法一者為度應度衆生二者但說色受想行識名字三者以種種文辭章句利益衆生四者雖說名字而亦不得譬如鉢油清淨無垢於中觀者自見面相阿難汝若見若聞智慧男子若持戒女人若聖弟子能作是說我於鉢油見實人不世尊我不聞不見智慧男子持戒女人若聖弟子能作是言我於鉢油見真實人何以故智者先知鉢油非有何況有人但以假名說言油鉢而見人相阿難如來亦復如是但以名字假有所說阿難如來以四因緣而為說法衆生聞者心得安樂種涅槃因如來說法音聲偏滿十方世界衆生聞者心得歡喜離諸惡趣生梵術天如來聲中無男無女男不取女相女不取男相如來音者不惱衆生不壞諸法但為示現音聲之性說法者應習行是事應隨所行而為法施施者受者所得果報後當廣說

歸命相品第十四 上已解說財施法施今更分別 白衣在家者應多行財施餘諸善行法令當復解說 是二施中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以聽受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利為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若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說 先自修行法然後教餘人乃可作是言汝隨我所行 是事出家者所宜非在家者所行又說 身自行不善安能令彼善自不得寂滅何能令人寂是故身自善能令彼行善自身得寂滅能令人得寂 善法寂滅是出家者之所應行又出家之人於聽法者恭敬心勝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又妨行遠離阿練若處空閑林澤出家之人若樂財施悉妨修行如是等事若行財施心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若不從事無由得財若出入聚落見聞聲色諸根難攝發

起三毒。又於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心薄。又與白衣從事判斷始染發起愛恚慳嫉煩惱。唯以忍惟力而自抑制心志。弱者或不自制。或乃致死或得死等諸惱苦患。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為死。或能反戒。多起重罪。是名死等諸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如是廣說。在家菩薩。所行財施。餘諸善行。今當說之。發心菩薩。先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從三歸所得。功德皆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　歸依佛法僧。菩薩所應知。　菩薩應當。如實善解。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曰。云何名為歸依佛。答曰。不捨菩提心。不壞所受法。不離大悲心。不貪樂餘乘。如是則名為。如實歸依佛。菩提心者。發心求佛。不休不息。不捨是心。不壞所受法者。諸菩薩各受所樂。善法戒得是行。應行是不應作。若應諸波羅蜜。若應四功德處。如是等種種善法。為利益眾生故。受持修行。不令毀缺。大悲心者。欲度苦惱眾生。為求佛道。乃至夢中。亦不離大悲。不貪餘乘者。深信樂佛道故。不貪聲聞辟支佛乘。有是法故。當知如實歸依佛。問曰。云何名為歸依法。答曰。親近說法者。一心聽受法。念持而演說。名為歸依法。　說法者。於佛深法。解說敷演。開示善惡。斷諸疑惑。實數親近。往至其所。供養恭敬。一心聽受。以憶念力。執持不忘。思惟籌量。隨順義趣。然後為人。如知演說。以是法施功德。迴向佛道。是名歸依法。問曰。云何名為歸依僧。答曰。若諸聲聞人。未入法位者。令發無上心。使得佛十力。先以財施攝。後乃以法施。深信依果僧。不分別貴賤。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是名歸依僧。又應念三事。　聲聞人者。成聲聞乘。未入法位者。於聲聞道未得。必定能令此人。發佛道心。而得十力。若入法位者。終不可令發無上心。設或發心。亦不成就。如般若波羅蜜中。尊者須菩提所說。已入正法位。不能發無上心。何以故。是人於生死。已作障隔。不復往來生死。發無上心。先以財施攝者。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之物。攝出家者。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雜香塗香。攝在家者。以攝因緣生親愛心。所言信受。然後法施。令發無上道心。果僧者。四向四果眾者。於佛法中。受出家相。具持諸戒。未有果向。不分別如是僧。以離恩愛奴故。名為貴僧。信樂空無相無願。而不分別戲論。依止是僧。名為歸依僧。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者。知是僧持戒。具足禪定。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三明六通。心得自在。有大威德。捨世間樂。出魔境界。利譽稱樂。不以為喜。衰毀譏苦。不以為憂。常行六捨。得八解脫。隨佛所教。有行道者。有解說者。行一道者。破二種煩惱。善知三界。善通四諦。善除五蓋。安住六和敬法。具足七不退法。

八大人覺。捨離九結。得聲聞十種名。成就如是諸功德僧者。名為佛弟子眾。求如是功德。不求其解脫。何以故。深心信樂佛。無礙解脫故。是名歸依僧。復次。若聞章句文字法。即得念實相法。名為歸命法。若見聲聞僧。即念發菩提心。諸菩薩眾。是名歸依僧。見佛形像。即念真佛。是名歸依佛。問曰。云何名為念真佛。答曰。如無盡意菩薩經中說念佛三昧義。念真佛者。不以色。不以相。不以生。不以姓。不以家。不以過去未來現在。不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不以見聞覺知。不以心意識。不以戲論行。不以生滅住。不以取捨。不以憶念分別。不以法相。不以自相。不以一相。不以異相。不以心緣數不以內外。不以取相覺觀。不以入出。不以形色相貌。不以所行威儀。不以持戒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不以十力四無所畏諸法。如實念佛者。無量不可思議。無行無知。無我我所。無憶無念。不分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無形無破。無發無住。無非住不住。色不住。受想行識不住。眼色不住。眼識不住。耳聲不住。耳識不住。鼻香不住。鼻識不住。舌味不住。舌識不住。身觸不住。身識不住。意法不住。意識不住。一切諸緣不起。一切諸相不生。一切動念憶想分別。等不生。見聞覺知隨行。一切正解脫相。心不相續。滅諸分別。破諸受恚。壞諸因相。除斷先際後際中際。究暢明了。無有彼此。無動故無喜。不受味故無觸。本相寂滅故無熱。心無所著故解脫。相無色故無身。不受故無受。無想故無結。無行故無為。無知故無識。無取故不行。不捨故非不行。無處故無住。空故無來。不生故無去。一切憶念心心數法。及餘諸法。不貪不著。不取不受。不然不滅。先來不生。無有生相。攝在法性。通眼色虛空道。如是相名。為真念佛。又念法者。佛法是善說。得今世報。無有定時。可得觀察。善將至道。智者內知。初中後善。言善義善。淳善無雜。具足清淨。能斷貪欲。能斷瞋恚。能斷愚癡。能除慢心。能除諸見。能除疑悔。能除憍貢。能除諸渴。破所歸趣。斷相續道。盡愛離欲。寂滅涅槃。如是相名為念法。以空無相無願。不生不滅。畢竟寂滅。無比無示。如念佛義中說。又念法有三種。從佛法是善說。至具足清淨名為道。能斷貪欲。至寂滅涅槃。名為涅槃。空等至無比無示。名為法體。又念僧者。如先說僧功德。念是三寶。得決定心。以如是念。求於佛道。而行布施。是名歸依佛。為守護法而行布施。是名歸依法。以是布施。起迴向心。成佛道時。攝菩薩聲聞僧。是名歸依僧。

五戒品第十五。　如是在家菩薩。能修善人業。遠離惡人業。如說修起善人業。如法集財用。堪則為重任。不堪則不受。　善人業者。略說善人業。自

住善利。亦能利人。惡人業者。自陷衆惱。令人衆惱。如法集財用者。不欺不盜不誑欺人。以力集財。如法用之。供養三寶。濟恤老病等。堪受能行者。則爲重任。不堪行者則不受。若菩薩如今世事。及後世事。若自利若利他。如先所說。必能成立。若知不堪行者。此則不受。復次。世法無憂喜。能捨於自利。事勤行他利。深知恩倍報。 世間法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於此法中。心無憂喜。捨自利。勤行他利者菩薩。乃至未曾知識。無因無緣者。所作善行。捨置自利。助成彼善。問曰。捨自利勤行他利。此事不然。如佛說雖大利人。不應自捨己利。如說捨一人以成一家。捨一家以成一聚落。捨一聚落成一國土。捨一國土以成己身。捨己身以爲正法。先自成己利。然後乃利人。捨己利利人。後則生憂悔。捨自利利人。自謂爲智慧。此於世間中。最爲第一癡。答曰。於世間中。爲他求利。猶稱爲善。以爲堅心。况菩薩所行。出過世間。若利他者。即是自利。如說。菩薩於他事。心意不劣弱。發菩提心者。他利即自利。 此義初品中。已廣說。是故汝語不然。深知恩倍報者。若人於菩薩所作好事。應當厚報。人深知其恩。此是善人相。復次。貧者施以財。畏者施無畏。如是等功德。乃至於堅牢。 施貧以財者。有人先世不種福德。今無方便。資生儉少。如是之人。隨力給恤。施無畏者。於種種諸怖畏。若怨

賊怖畏。飢餓怖畏。水火寒熱等。菩薩於此衆怖畏中。救諸人。安隱歡悅。令無怖畏。如是功德。最堅牢。最在後者。於諸憂者。爲除其憂。於無力者。而行忍辱。離憍慢大憍慢等。於諸所尊。深加恭敬。於多聞者。常行親近。於智慧者。諮問善惡。自於所行。常行正見。於諸衆生。不諂不曲。不作假愛。求善無猒。多聞無量。諸所施作。堅心成就。常與善人。而共從事。於惡人中。生大悲心。於善知識。非善知識。皆作堅固善知識相。等心衆生。不恪要法。如所聞者。爲人演說。諸所聞法。得其趣味。於諸五欲戲樂事中。生無常想。於妻子所。生地獄想。於資生物。所生疾苦想。於産業事。生憂惱想。於諸所求。破善根想。於居家中。生牢獄想。親族知識。生獄卒想。日夜思量。得何利想。於不牢身。得牢身想。於不堅財。生堅財想。復次。在家法五戒。心應堅牢住。 在家菩薩。以三自歸。行上諸功德。應堅住五戒。五戒是總在家之法。應離殺心。慈愍衆生。知自止足。不貪他物。乃至一草。非與不取。離於邪婬。猒惡房內。防遠外色。耳不邪聽。常觀惡露。生猒離想。了知五欲。究竟皆苦。若念貪欲。亦應除捨。常觀不淨。心懷怖畏。諸便所逼。離欲不著。常知世間。爲苦無我。應發是願。我於何時。心中當得。不生欲想。况復身行。遠離妄語。樂行實語。不欺於人。心口相應。有念安慧。如見聞覺知。而爲人說。以法自處。乃至失

命。言不抂異。酒是放逸。衆惡之本。常應遠離。不過於口。不狂亂。不迷醉。不輕躁。不驚怖。不無羞。不戲調。常能一心。籌量好醜。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而作是念。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波羅蜜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以是五戒福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護持五戒。如護重寶。如自護命。問曰。是菩薩但應護持五戒。不護持諸餘善業耶。答曰。菩薩應堅住。總相五戒中。餘身口意業。悉亦復應行。 在家五戒。已說其義。受此五戒。應堅牢住。及餘三種善業。亦應修行。復次。在家菩薩。所應行法。隨應利衆生。說法而教化。 是菩薩。於諸衆生。隨有所乏。皆能施與。若在國土。城邑聚落。林間樹下。是中衆生。隨所利益。說法教化。所謂不信者。爲說信法。不恭敬者。爲說禮節。爲少聞者。說多聞法。爲慳貪者。說布施法。爲瞋恚者。說和忍法。爲懈怠者。說精進法。爲亂意者。說正念處。爲愚癡者。解說智慧。復次。隨諸所乏者。皆亦應給足。 諸衆生。有所乏少。皆應給足。有人雖富。猶有不足。乃至國王。亦應有所乏。是故先雖說貧窮者施財。今更說隨所乏少而給足之。復次。諸有惡衆生。種種加惱事。諂曲懷憍逸。惡罵輕欺誑。背恩無反復。癡騃難開化。菩薩心慈

愍。勇猛加精進。 諸惡衆生。以種種惡事。使嬈菩薩。菩薩於此。心無懈猒。不應作是念。如是惡人。誰能調伏。誰能教化。誰能勸免。令度生死。究竟涅槃。誰能與此。從来生死。誰能與此。和合同事。諸惡無理。誰能忍之。我意止息。不復共事。我悉捨遠。不復共事。亦復不能與之和合。是惡中之惡。無有反復。何用此等。而共從事。菩薩知見衆生惡罪難除。應還作是念。是等惡人。非少精進能得。令住如所樂法。爲是等故。我當加心。勉力勤行。倍倍精進。使得大力。乃能化此。惡中之惡。難悟衆生。如大醫王。以小因緣。便能療治。衆生重病。菩薩如是。除煩惱病。令住隨意所樂功德。我於重罪大惡衆生。倍應憐愍。起深大悲。如彼良醫。多有慈心。療治衆病。其病重者。深生憐愍。勤作方便。爲求良藥。菩薩如是。於諸衆生。煩惱病者。悉應憐愍。於惡中之惡。煩惱重者。深生慈愍。勤於方便。加心療治。何以故。菩薩隨所住。不聞化衆生。令墮三惡道。深致諸佛責。 菩薩隨所住國土。城邑聚落。山間樹下。乃能饒益。教化衆生。而懈猒嬈悵。貪著世樂。不能開化。令墮惡道。是菩薩即爲十方現在諸佛。深所訶責。甚可慙恥。云何以小因緣。而捨大事。是故菩薩。不欲諸佛所訶責。於種種諂曲重惡衆生。心不應沒。隨力饒益。應以諸方便。勤心開化。譬如猛將將兵。多所剋獲。王則深賞。以諸兵衆無所

知故是以
王不貴之

知家過患品第十六。 菩薩如是學。應知家過。惡戒捨家入道。又化餘人。令知家過。出家入道。問曰。家過云何。答曰。如經中說。佛告郁伽羅。家是破諸善根。家是深棘刺林。難得自出。家是壞清白法。家是諸惡覺觀住處。家是弊惡不調凡夫住處。家是一切不善所行住處。家是惡人所聚會處。家是貪欲瞋恚愚癡住處。家是一切苦惱住處。家是消盡先世諸善根處。凡夫住此家中。不應作而作。不應說而說。不應行而行。在此中住。輕慢父母。及諸師長。不敬諸尊福田沙門婆羅門。家是貪愛憂悲苦惱衆患因緣。家是惡口罵詈。苦切刀仗。繫縛考掠割截之所住處。求種善根不種。已種能壞。能令凡夫在此貪欲因緣。而墮惡道。瞋恚因緣。愚癡因緣。而墮惡道。怖畏因緣。而墮惡道。家是不持戒品。捨離定品。不觀慧品。不得解脫品。不生解脫知見品。於此家中。生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增長貪求無有猒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想覺觀相續。如空中風。家是後有惡。如美食有毒。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種種因緣。共相違諍。家是多瞋。訶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求衣食等。方便守護。家是多疑處。猶如怨賊。家是無我顛倒貪著。假名爲有。家是伎人。雖以種種衣飾莊嚴。現爲貴人。須臾不久莊嚴還作貧賤。家是變異。會必離散。家如幻。假借和合無有實事。家如夢。一切富貴久則還失。家如朝露。須臾滅失。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業。受五欲味。惡刺傷人。家是鐵觜蟲。不善覺觀。常唼食人。家汙淨命。多行欺誑。家是憂愁。心多濁亂。家是衆共。王賊水火怨親所壞。家是多病多諸錯謬。如是長者。在家菩薩。應當如是善知家過。復次菩薩應當知在家之過惡。親近於布施持戒善好喜。若見諸乞人。應生五三想。 在家菩薩。應如是知家過患。當行布施持戒善好布施。名捨貪心。持戒名身口業清淨。善名善攝諸根。好喜名同歡喜。善五三想。名見乞兒。應生五三想。初三者。善知識想。得身大富想。埤助菩提想。又有三想。折伏慳貪想。捨一切想。貪求一切智慧想。又有三想。隨如來教想。不求果報想。降伏魔想。又有三想。見來求者。生眷屬想。不捨攝法想。捨邪受想。又有三想。離欲想。修慈想。無癡想。今當解第五三想。菩薩因來求者。令三毒折薄。捨所施物。生離欲想。於求者生樂因緣。拔瞋恨心。薄名修慈想。是布施迴向無上道。利益心淨。是名不癡想。餘想義應如是知。復次菩薩因求者。具六波羅蜜。以是

因緣故。見求應大喜。六波羅蜜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因求者。能得具足。以是利故。菩薩遂見求者。心大歡喜。作是念。行福田自然而至。我因此人。得具足六波羅蜜。所以者何。若於所施物。心不貪惜。是名檀波羅蜜。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施與。是名尸羅波羅蜜。若不瞋乞者。是名羼提波羅蜜。當行施時。不慮空匱。心不退沒。是名毗梨耶波羅蜜。若與乞者。若自與時。心定不悔。是名禪波羅蜜。以不得一切法。而行布施。不求果報。如賢聖無所著。以是布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般若波羅蜜。復次。所施物果報。種種皆能知。慳惜在家者。亦知種種過。 物施所獲功德。割物慳惜在家。所有過惡。菩薩於此皆悉了知。問曰。若施得何功德。若惜在家。有何過咎。答曰。菩薩以真智慧。如是知。施與已。是我物。在家者。非我物。物施已。則堅牢。在家者。不堅牢。物施已。後世樂。在家少時樂。物施已。不憂守護。在家者。有守護。若物施已。愛心薄。在家者。增長愛物。施已無我所。在家者。是我所。物施已。無所屬。在家者。有所屬。物施已。無所畏。在家者。多所畏。物施已。助菩提道。在家者。助魔道。物施已。無有盡。在家則有盡。物施已。從得樂。在家從得苦。捨已。捨煩惱。在家增煩惱。施已。得大富樂。在家不得大富樂。施已。大人業。在家小人業。施已。諸佛所歎。在家愚癡所讚。復次。於妻子眷屬。及與善知識。財施及畜生。應生幻化想。一切諸行業是則爲幻師。 在家菩薩。於妻子等。應生幻化想。如幻化事。但誑人。自行業是幻主。妻子等事。不久則滅。如經說。佛告諸比丘。諸行如幻化。誑惑愚人。無有實事。當知因業故有。業盡則滅。是故如幻作是念。我非彼所有。彼非我所有。彼我皆屬業。隨業因緣有。如是正思惟。不應起惡業。 父母妻子親里知識奴婢僮僕等。不能爲我作救作歸作趣。非我非我所。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尚非我非我所。何況父母妻子等。我亦不能爲彼作救作歸作趣。我亦屬業。隨業所受。彼亦屬業。隨業所受。好惡果報。如是三種善量。一有義趣。二見經說。三見現事。不應爲父母妻子等。起身口意重惡業。復次。菩薩於妻所。應生三三想。亦復有三三。又復有三三。 在家菩薩應生諸三想。所謂三者。妻是無常想。失想。壞想。又有三想。是戲笑伴。非後世伴。是共食伴。非受業果報伴。是樂時伴。非苦時伴。又有三想。是不淨想。臭穢想。可猒想。又有三想。是怨家想。惱害想。相違想。又有三想。羅剎想。毗舍闍鬼想。醜陋想。又有三想。入地獄想。入畜生想。入餓鬼想。又有三想。重擔想。滅想。屬畏想。又有三想。非我想。無定屬想。假借想。又有三想。因起身惡業想。起口惡業想。起意惡業想。又有三想。欲覺處想。瞋覺處想。惱覺處想。

又有三想。枷杻想。鎖械想。縛繫想。復有三想。進持戒想。進禪定想。進智慧想。復有三想。坑想。羅網想。圍合想。復有三想。災害想。疾病想。衰惱想。復有三想。罪想。黑身想。灾雹想。復有三想。病想。老想。死想。復有三想。魔想。魔虜想。相長想。復有三想。憂愁想。懊惱想。啼哭想。復有三想。犬豺狼想。大摩竭魚想。大猫狸想。復有三想。黑毒蛇想。鱷魚想。奪勢力想。復有三想。無救想。無歸想。無捨想。復有三想。失想。退想。疲極想。復有三想。賊想。獄卒想。地獄卒想。復有三想。留想。縛想。結想。復有三想。泥想。流想。漂想。復有三想。杻械想。鎖想。鞭韃想。復有三想。猛火聚想。刀輪想。革炬想。復有三想。無利想。刺棘想。惡毒想。復有三想。凌上想。覆映想。貪著想。復有三想。恨想。鞭杖想。刀矟想。復有三想。忿恚想。諍訟想。持棒想。復有三想。怨憎會想。離愛想。鬪想。取要言之。是一切臭惡不淨想。一切衰滿想。是一切不善根想。是故在家菩薩。於妻子見如是想。應生厭離心。出家修善為善。若不能出家。不應於妻起諸惡業。復次若於子偏愛。即以智力捨。因子行平等。普慈諸衆生。　在家菩薩。若自知於子。愛心偏多。即以智力。思惟捨離。智力者。應如是念。菩薩平等心。乃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高下心者。則無菩提。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相無相。得不從別異相得。我今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於子所。愛心偏多。即有高下。不名平等。即是別相。非是一相。若如是者。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為甚遠。是故我不應於子偏生愛心。介時於子。應生三想。一於我為賊。佛說等慈。破命不等。愛心偏多故。二為賊害因。是子故。破諸善根。遮正智命。三我因是子。逆道中行。不行順道。即時因子。於諸衆生等行慈心。應作是念。子從餘處來。我亦從餘處來。子至異處我去異處。我不知彼去處。彼不知我去處。彼不知我來處。我不知彼來處是子非我所有。何為無故橫生愛縛。如說。彼我不相知。所來所去處。彼我云何親。而生我所心。　復次無始生死中。一切衆生曾為我子。我亦曾為彼子。有為法中。無有決定。此是我子。彼是他子。何以故。衆生於六道中。轉輪互為父子。如說。無明蔽慧眼。數數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貪著世間樂。不知有勝事。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莫生憎愛心。何以故。若有善知識。常種種求利益。若有怨賊。常種種生無益想。有此憎愛心。則不得通達諸法平等想。心高下者。死後生邪處。正行者。生正行處。是故我不應行邪行。於衆生行平等。當行平等薩婆若。

入寺品第十七。　如是在家菩薩。不應於諸事中。以貪著心。我我所心。何以故。遇所貪著。難捨之物。法應施與。若能施與。則除此過。菩薩如是無有

貪著慳惜之心。可以惡家。問曰。在家菩薩。或有貪惜愛著之物。有來求者。此應云何。答曰。於所貪著物。有來求索者。當自勸喻心。即施勿慳惜。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時應自勸喻。而施與之。如是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具足檀波羅蜜故。施與。後至死時。心無有悔。經說不悔心。死必生善處。是得大利。云何不捨。如是自勸。猶貪惜者。應辭謝乞者言。我今是新學。善根未成就。心未得自在。願後當相與。　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成就。心得堅固。當以相與。復次若衆不和合。斷於經法事。菩薩應隨力方便令不絕。　衆僧或以事緣諍競。乖散法事。有發在家菩薩。應勤心方便。彼此之間。心無所偏。若以財物。若以言說。禮敬求請。令還和合。或以乏少衣食因緣。或邪見者橫作障礙。或說法者。欲求利養。或聽法者。心不恭敬。在家菩薩。於此事中。隨宜方便。若以財物。若以言說。下意求請。使法事不廢。法事不廢者。是為然佛法燈。供養十方三世諸佛。復次齋日受八戒。親近淨戒者。以戒善因緣。深心行愛敬。　齋日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及遭三忌。三忌者。十五日為一忌。從冬至後四十五日。此諸惡日。多有鬼神。侵剋縱暴。世人為守護日故。過中不食。佛因教令受一日戒。既得福德。諸天來下。觀察世間。見之歡喜。則便護念。在家菩薩於諸小事。猶尚增益。何況見有此齋而不隨順。是故應行一日齋法。既得自利。亦能利人。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杖。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杖。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婬佚。遠離世樂。我今一日一夜除斷婬佚。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

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說。殺盜婬妄語。飲酒及華香瓔珞歌舞等。高牀過中食。聖人所捨離。我今亦如是。以此福因緣。一切共成佛。 親近持淨戒比丘者。在家菩薩。應親近諸比丘。盡能護持清淨禁戒。成就功德。防遠衆惡者。以戒善因緣者。又應親近持戒比丘。身口業淨。心行直善。無衆惡者。深心愛敬者。於上直心善行持戒比丘。成就諸功德者。應生最上恭敬深心愛樂。問曰在家菩薩若於持戒比丘。成就功德。生愛敬心者。應於破戒比丘生輕慢心耶。答曰若見破戒者。不應起輕慢。 在家菩薩。若見破戒雜行比丘。威儀不具。所行穢濁。覆藏瑕疵。無有梵行。自稱梵行。於此比丘。不應輕慢有瞋恚心。問曰若不瞋恨。應生何心。答曰。應生憐愍心。訶責諸煩惱。 在家菩薩若見破戒比丘。不應生瞋恨輕慢。應生憐愍利益之心。作是念。嗚呼此人。遇佛妙法。得離地獄。畜生餓鬼。色無色界。邊地生處。諸根具足。不聾瘂不頑鈍。值佛妙法。別識好醜。心存正見。解知義理。人身難得。如大海中。有一眼龜頭入板孔。生在人中。倍難於此。既聞佛法。能滅諸惡。度諸苦惱。得至正智。捨諸資生。所有多少。永割親族。無所顧戀。若生凡庶。或在種姓。信佛語故。能捨出家。常聞破戒之罪。所謂自戚其身。智所訶責。惡名流布。常懷疑悔。死墮惡道。得聞此事。而猶破戒。行十善道。乃得人身。而不能如法善用。以自利益。嗚呼三毒。其力甚惡。常使衆生。難得捨離。諸佛種種訶罵煩惱惡賊惡行。如實有理。如是思惟。不應輕賤破戒之人。又作是念。若我不能都離瞋恚。輕慢心者。應自思惟。佛法無量。猶如大海。或有開通。而我不知。如大乘決定王經中。佛告阿難。或有比丘。根鈍闇塞。心不明了。不達諸法相。常念有想無想。法中而取有想。生男女想。生罪礙想。生垢想淨想生如是想者。名為鈍根。心不明了。則為有罪。阿難若人一切法中。不能善解。名為不了。一切諸法從初以來。本體性相。常不可得。是人不知如是之事。生是諸想。則與外道無有差別。阿難我所說法。皆有開通。明了清淨。此中無罪。亦無罪者。阿難罪名疑悔。愚癡闇冥。罪者名生衆生想。我想。命想人想。皆因身見名為罪者。於我法中。無如此人。若我法中。定實有我。衆生命人。身見等者。不言我法有開非是不開。我法從本已來。常清淨明了。復次阿難若決定有罪。有罪者。則身即是神。即墮常見。則無佛道。若身異於神。即墮斷見。亦無佛道。如是六十二見。皆可是善扶。但是事不然。是故阿難。我於大衆中。師子吼說。而無所畏。言我法有開非不有開。從本以來常清淨明了。阿難若罪定有。則畢竟無涅槃。我則不言。我法有開。阿難我法

實從本以來清淨明了。是故我弟子。淨心安隱。無有疑悔。無諸罪惡。清淨行道。菩薩應如是思惟。不應瞋恚破戒者。又作是念。是戒必定。得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曾聞必定菩薩。有起罪者。如過去十萬劫有菩薩。誹謗壞盡阿羅漢名。為阿羅漢。又聞必定菩薩。於此劫前。三十一劫以來。判須陀洹。又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等衆生。難可得知。是故我於此事。何用知為。得失好惡。彼自作自受。何預於我。我今若欲實知彼事。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唯我可得籌量衆生。與我等者。亦應籌量。如說有瓶蓋亦空。無蓋亦復空。有瓶蓋亦滿。無蓋亦復滿。當知諸世間。有此四種人。威儀及功德。有無亦如是。若非一切智。何能籌量人。寧以見威儀而便知其德。正智有善心。名為賢人相。但見外威儀。何由知其內。內有功德寶。外現無威德。遊行無知者。如以灰覆火。若以外量內。而生輕賤心。敗身及善根。命終墮惡道。外詐現威儀。遊行似賢聖。但有口言說。如雷而無雨。諸心所行處。錯謬難得知。是故諸衆生。不可妄度量。唯有一切智。悉知諸心心。微密所行處。是故量衆生。佛言與我等。乃能量衆生。若佛如是說。誰能籌量人。若見外威儀。稱量其內德。自敗其善根。如水自崩岸。若於此錯謬。則起大業障。是故於此人。不應起輕賤。 是故在家菩薩不應於破戒人。起輕慢瞋恚。又持戒破戒白衣之人。不與同住。何由得知我若欲於此事分別明了者。則起罪障。罪障因緣故。於千萬劫。受諸苦分如無行經中說。又大乘經中。佛告郁伽羅長者。如是在家菩薩。應於破戒比丘。生憐愍心。是人垢行惡行不善。何以故。是人被如來善寂滅聖主法衣。自不善故。不能調伏諸根。行敗壞行。又佛經中說。不輕未學。此非人罪是煩惱罪。此人以是煩惱起不善事。又佛法有開。是人或能自除過罪。正念因緣。得入法位。若入必定。在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佛言。唯有智慧可破煩惱。又復說言。不應妄稱量人。若稱量者。則為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復次菩薩若入寺。應行諸威儀。恭敬而禮拜。供養諸比丘。 是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是空行者住處。無相行者住處。無願行者住處。此是行慈悲喜捨者住處。此是正行正念者住處。若見諸比丘威儀具足。視瞻安詳。攝持衣鉢。坐臥行止。縮容飯食。言說寂默。容儀進止。皆可觀察。若見比丘修行四念。聖所行處。持戒清淨。誦讀經法。精思坐禪。見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應作是念。若我

恒沙劫常於天祀中大施不休廢不如一出家 是菩薩令侍應作是念我如法求財於恒河沙等劫常行大施是諸施福猶尚不如發心出家何況有實何以故在家則有無量過惡出家能成無量功德在家則憒閙出家則閑靜在家則易垢出家則無垢在家是惡行處出家是善行處在家則染諸塵垢出家則離諸塵垢在家則沒五欲泥出家則出五欲泥在家難得淨命出家易得淨命在家則多怨賊出家則無怨賊在家則多惱礙出家則無惱礙在家是憂處出家是喜處在家是惡道門出家是利益門在家是繫縛出家是解脫在家則雜畏出家則無畏在家有鞭杖出家無鞭杖在家有刀稍出家無刀稍在家有悔熱出家無悔熱在家多求故苦出家無求故樂在家則戲調出家則寂滅在家是可愍出家無可愍在家則愁悴出家無愁悴在家則卑下出家則高顯在家則熾然出家則寂滅在家則爲他出家則自爲在家少勢力出家多勢力在家隨順垢門出家隨順淨門在家增刺棘出家破刺棘在家成就小法出家成就大法在家作不善出家則修善在家則有悔出家則無悔在家增淚乳血海出家竭淚乳血海在家則無諸佛辟支佛聲聞所訶賤出家則爲諸佛辟支佛聲聞所稱歎在家則不知足出家則知足在家則魔喜出家則魔憂在家後

有衰出家後無衰在家則易破出家則難破在家是奴僕出家則爲主在家永在生死出家究竟涅槃在家則墮坑出家則出坑在家則黑闇出家則明顯在家不能降伏諸根出家則能降伏諸根在家則散誕出家則謙遜在家則鄙陋出家則尊貴在家有所由出家無所由在家則多務出家則少務在家則果小出家則果大在家則諂曲出家則質直在家則多憂出家則多喜在家如箭在身出家如身離箭在家則有病出家則病愈在家行惡法故速老出家行善法故少壯在家放逸爲死出家有智慧命在家則欺誑出家則真實在家則多求出家則少求在家則飲雜毒漿出家則飲甘露漿在家多使害出家無使害在家則衰耗出家無衰耗在家如毒樹果出家如甘露果在家則怨憎和合出家則離怨憎會苦在家則愛別離苦出家則親愛和合在家則癡重出家則癡輕在家則失淨行出家則得淨行在家則破深心出家則成深心在家則無救出家則有救在家則孤窮出家不孤窮在家則無舍出家則有舍在家則無歸出家則有歸在家則多瞋出家則多慈在家則重擔出家則捨擔在家則事務無盡出家則無有事務在家則罪會出家則福會在家則苦惱出家則無苦惱在家則有熱出家則無熱在家則有諍出家則無諍在家則染著出家無染著在家一人我慢出家無我慢在家貴財物出家貴功德在家有災害出家滅災害在家則減失出家則增益在家則易得出家則難遇千萬劫中時乃一得在家則易行出家則難行在家則順流出家則逆流在家則漂流出家則乘筏在家則爲煩惱所漂出家則有檣栰自度在家是此岸出家是彼岸在家則纏縛出家離纏縛在家懷結恨出家離結恨在家隨官法出家隨佛法在家有事故出家無事故在家有苦果出家有樂果在家則輕躁出家則威重在家伴易得出家伴難得在家以婦爲伴出家堅心爲伴在家則入圍出家則解圍在家則以侵惱他爲貴出家則以利益他爲貴在家則貴財施出家則貴法施在家則持魔幢出家則持佛幢在家則有歸處出家壞諸歸處在家增長身出家則離身在家入深榛出家出深榛復次又於出家者心應深貪慕 是在家菩薩如是思惟出家功德於出家者心應貪慕我何時當得出家得有如是功德我何時當得出家次第具行沙門法則說戒布薩安居自恣次第而生我何時當得聖人所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熏修法衣何時當得持聖人相何時當得閑林靜住何時當得持鉢乞食得與不得若多若少若美若惡若冷若熱次第而受趣以支身如塗瘡膏車何時當得於世八法心無憂喜何時當得關閑

六情如繫狗鹿魚蛇猨鳥狗樂聚落鹿樂止澤魚樂池沼蛇好穴處猨樂深林鳥依虛空根耳鼻舌身意常樂色聲香味觸法非是凡夫淺智弱志所能降伏唯有智慧堅心正念乃能摧伏六情冠賊不令爲患自在無畏何時當得樂欲坐禪讀誦經法樂斷煩惱樂修善法樂著粪衣趣足障體念昔在俗多行放逸今得自利又利他故當勤精進何時當得隨順菩薩所行道法何時當得亦爲世間作無上福田何時當得離恩愛奴何時當得脫是家獄如說禮敬諸塔寺因佛生三心 是在家菩薩既已慕尚出家若入塔寺禮敬佛時應生三心何等爲三我當何時得於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伽人非人中受諸供養何時當得神力舍利流布世間利益衆生我今深心行大精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作佛已入無餘涅槃復次詣諸比丘時隨所行奉事默然順所施濟之無所惜 是在家菩薩敬禮塔已次還詣比丘說法者所持律者讀修多羅者讀摩多羅迦者讀菩薩藏者作阿練若者著納衣者乞食者一食者常坐者過中不飲漿者但三衣者著褐衣者隨敷坐者在樹下者在塚間者在空地者少欲者知足者遠離者坐禪者勸化者應各隨諸比丘所行奉事若王讀阿毗曇者所隨其所說諸法性相相應不相應等請問所疑問

已習學者過持律者應當請問起罪因緣罪之輕重滅罪之法及阿婆陀那事問已修學已習學若過讀修多羅者應當請問諸阿含諸部中義習學多聞若過讀摩多羅迦應利衆經憂陀那波羅蜜延法句者應當學習如是等經若過讀菩薩藏者應當請問六波羅蜜及方便事問已修學若過阿練若應學其遠離法若過坐禪者應學其坐禪法餘諸比丘亦應如是隨其所行請問其學無所違逆攝護口者謂諸比丘應善攝口安庠默然觀時觀土隨事思惟心不錯亂少於語言又於說法者所諸比丘等隨所乏少若衣若鉢若尼師壇資生之物隨力而施無所遺惜所以者何菩薩尚應施諸惡人何况比丘有功德者乃至身肉猶當不惜况復外物助道因緣復次若行布施時莫生他煩惱行布施時若與一人一人不得便生恚惱應善籌量而行布施勿使他人生於恚惱何以故將護凡夫心應勝阿羅漢　是在家菩薩施諸比丘衣服飲食醫藥卧具供養迎送敬禮親近將護凡夫心應勝將護阿羅漢何以故諸阿羅漢於利衰毁譽稱譏苦樂心無有異凡夫有愛恚憎嫉故能起罪業以是罪業墮在地獄畜生餓鬼是故應深將護凡夫菩薩事者皆為利益一切衆生布施非為自樂不為自得後世果報非如市易復次因以財施故可以法施攝隨所欲利益教發無上心　是在家菩薩為自利故隨所利益比丘若以衣施若以鉢施如是等種種餘財物施如是比丘未入法位未得道果應勸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何以故因財施攝故得以法施攝或於所施檀越有愛敬心信受其語復次為欲護持法捨命而不惜療治病比丘乃至以身施　是在家菩薩為欲護持法故乃至自捨身命勤行精進摧破九十六種外道及諸魔民憎嫉佛法者佛弟子中或有邪行說異佛法如是之人如法摧破名為護持法又應於諸多聞說法者加信敬心四事供養亦名護持法若自讀誦解說書寫修多羅毗尼阿毗曇摩多羅迦菩薩藏者亦教他人讀誦解說書寫以是因緣法得久住利益一切在家出家稱揚歎說法久住利若法疾滅說有過惡又念如來久遠已來行菩薩道行諸難行乃得是法以是因緣於諸在家出家勤心精進示教利喜若令得道若令入阿惟越致略說護法因緣令得一切安樂之具亦復自能如說修行皆名護持法復次是在家菩薩法若有病比丘應須療治是菩薩乃至捨身為治其病而不愛惜是最為要出家之人應於在家求此要事所謂身自瞻視疾病供給醫藥復次決定心布施施已而無悔　是菩薩若為護持三法若為瞻視病人應持供施心無有悔是名清淨施若不求果報不分別是應受是不應受但以憐愍利益心與是名清淨施如說若人悲心施是名清淨施不言是福田不言非福田若人行布施無所為故與若入為果報是名為出息是故說施已心無有悔恨乃至微小福皆向無上道　以是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今世後世利樂及小乘果但為衆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我先說在家菩薩隨行當說者今已說竟皆於大乘經中處處抄集隨順經法菩薩住是行中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第二地中多說出家菩薩所行在家出家菩薩共行今當復次

埤助上音卑匱求位反械戸介反鱣知連
夭紫背子妾夭二用稿黏上丑如反下以治反刀稍下音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四　九眞

論

十住毗婆沙論四

共行品第十八。問曰。汝言當說在家出家菩薩共行法。今可說之。答曰。忍辱法施法忍思惟不曲法尊重法不障法供養法信解修空不貪嫉遺所說行燈明施伎樂施乘施正願攝法思量利安衆生等心於一切此是在家出家共行要法。是故偈說。行忍身端嚴。法施知宿命。法忍得總持。思惟獲智慧。於諸法不曲。常得正憶念。行忍得端嚴者。能忍惡言罵詈呪誓繫縛刀杖栲掠榜笞。心不動異。悉能堪受。如是忍辱所獲果報。生於人天。常得端正。後成佛時。相好無比。法施知宿命者。行法施者。能知過去無量劫事。法施名爲種種分別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解說義理。法施果報。雖有三十五要者。知宿命說法因緣。斷人所疑。是故得知宿命。法忍得總持者。法名應空無相無願應六波羅蜜菩薩諸地。一切菩薩所行之法。曉了明解。心能忍持。名爲法忍。行是忍者。則得總持。總持名爲如所聞經。如所讀誦。其中義趣。乃至百千萬劫。終不忘失。思惟得智慧者。思惟名爲籌

量善法分別義趣。是故能得今世後世利益。不曲心得正念者。不曲名爲質直無諂。修行此法。則於一切法中。得堅固念。復次重法法則堅不障得守護。供養法值佛信解捨諸難。重法則堅者。若人尊重恭敬於法。法則堅固。堅法名爲所受持習學之法。自然牢堅不可動轉。後成佛時。多有菩薩聲聞弟子。住是堅固法。無能障其所受法者。又堅名爲法。得久住不障得守護者。若人說法。及人聽法。不横與作障礙之事。後成佛時。諸天世人共守護法。未得佛道。常能護持諸佛正法。諸佛滅後。守護遺法。乃能至於後佛出世。以是因緣。菩薩聲聞皆應盡心。善守護法。供養法值佛者。供養名爲恭敬諸法。法施法會。敬心供養說法之人。施法座。起立禪坊莊校嚴飾。講法之處。如是深心愛樂供養法因緣故。得值諸佛。以信解捨諸難者信名於諸善法深生欲樂。以是法故。得離八難。解者能滅諸罪。能於諸善法中。以心力故。隨意而解。如十一切入。隨意所解。若人多有信解力者。能滅無始生死已來無量罪惡。如先悔過品中說。復次修空不放逸不貪得成利。隨說滅煩惱。燈施得天眼。修空不放逸者。修有二種。得修行修空力故。信有爲法。皆是虛誑。亦不住空。諸法無定。是故常自攝斂。心不放逸。不貪得成利者。貪名於他物中。生貪取心。若除是事。所求皆成。所願皆

滿。隨說滅煩惱者。隨有所說。身即行之。則斷煩惱。於諸事中。皆如說行。世世已來。諸煩惱氣。常熏其心。則皆除滅。轉諸煩惱。惡氣習性。燈施得天眼者。若人然燈供養佛聲聞辟支佛及塔像舍利。以是因緣。得天眼報。復次樂施天耳報。以正願淨土。乘施獲神足。攝法得具僧。樂施得天耳報者。於大法會。作諸音樂。供養於佛。得天耳報。乘施得神足者。乘名羣象馬等乘。復有人言。以履屣等施。亦得神足。以正願淨土者。隨以所願。取清淨土。若金銀頗梨珊瑚琥珀硨磲瑪瑙。無量衆寶。清淨國土。攝法得具僧者。若菩薩具足行四攝法。得具足僧。以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攝取衆生故。後成佛時。得清淨具足無量菩薩僧。及聲聞僧。如阿彌陀佛。有二種僧。清淨具足。願具足者。如先十願中說。復次利益衆生故。一切所受欲。平等心無二。得爲最勝者。若菩薩以身口意業。有所作皆爲利益安樂衆生。是故衆生皆悉敬愛。若菩薩於諸衆生。怨親中人。行平等心。不捨一切衆生。以是業報。得爲最勝。勝名能勝貪欲瞋恚愚癡一切煩惱惡法。故名爲佛。問曰。人皆俱有眼耳鼻口等。無有異。云何得知是佛。答曰。佛有三十二大人相。有是相者。當知是佛。在家出家應當分別了知三十二相。是相以何法得是相。以何業得是相。是業亦應當知。何以故。欲得功德。當知是相。欲得

是相。當知是業。問曰。如此事者。於何得解。答曰。六法相品中。一相三分別。阿毗曇三十二相品中。一一相有三種分別。悉應當知。問曰。云何爲一一相有三種分別。答曰。一說相體。二說相果。三說得相業。手足輪相等。先已說。轉輪聖王亦有是相。諸菩薩亦有是相。餘人亦有。但不如耳。手足輪者。手足掌中。有千輻輪。具足明了。如印文現。足安住不動。名足安立相。縵網耎淨。猶如鵝王。畫文明了。如真金縷。故名手足網相。柔耎猶如兜羅樹綿。如嬰兒體。其色紅赤。勝餘身分。名爲手足柔耎相。手掌足下。頭上兩肩。七處俱滿。故名七處滿相。脩指織臍。故名長指相。足跟長廣。故名足跟廣相。身長七肘。不曲。故名身直大相。足上隆起。故名足趺高相。毛上向右旋故。名毛上旋相。腨蹲漸麁。如伊泥鹿蹲。故名鹿蹲相。平立兩手摩膝。故名長臂相。如寶馬寶象陰不現。故名陰藏相。第一金色光明。故名金色相。皮耎如成鍊金。不受塵垢。故名皮薄細密相。一一孔一毛生。故名一一毛相。眉間白毫光如珂雪。故爲白毛相。如師子前身廣厚。得所故。名師子上身相。肩圓大故。名肩圓大相。腋下平滿。故名腋下滿相。舌根不爲風寒熱所壞故。善分別諸味。餘人不及。故名知味味相。身縱廣等。如尼俱律樹。故名圓身相。肉髻圓圓。髮右上旋。故名肉髻相。舌如赤蓮華。廣長而薄。故名廣

長舌相。聲如梵王。迦陵頻伽鳥故。名梵音相。頰圓廣如鏡故。名師子頰相。齒白如珂雪如君坻華故。名齒白相。平齊不參差故。名齒齊相。齒密緻不疎故。名具足齒相。齒上下相當故。名四十齒相。眼白黑分明淨無赤脉故。名紺青眼相。睫不交亂。上下俱瞤。不長不短故。名爲牛王睫相。於諸所尊。迎送恭敬。於塔寺中。大法會處。說法處。供給人使故。得手足輪相。有是相故。在家作轉輪聖王。多得人民。出家學道。多得徒衆。所受諸法。堅持不捨故。得安立足相。有是相故。無能傾動。常修四攝法。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故。得手足網縵相。有是相故。速攝入衆。以諸香甘美耎飲食供施於人。及諸所尊。供給所須故。得手足柔耎相。及七處隆滿相。有是相故。多得香甘美耎飲食。救免應死。及增壽命。又受不殺戒故。得纖長指相。足跟滿相。身大直相。有是相故。壽命長遠。所受善法。增益不失故。得足趺高。毛上向右旋相。有是相故。得諸功德不退失。能以技藝。及諸經書。敎授不惜。及履屣等施故。得伊泥鹿蹲相。有是相故。諸所修學。疾得如意。有來求索。無所遺惜故。得臑長臂相。有是相故。能得勢力。能大布施。能善調力。不令衆生。覩里遠離。若有乖離。還令和合故。得陰藏相。有是相故。多得弟子。以好淨潔衣服臥具樓閣房舍施故。得金色相。及皮膚薄相。有是相故。得好淨潔衣服臥具樓閣房舍。隨所應供養和上阿闍梨父母兄弟。及所尊重。善能衛護故。得一一孔一毛生。毛右旋相。白毫莊嚴面相。有是相故。無與等者。慙愧有語。隨順語。愛語故。得上身如師子相。肩圓大相。有是相故。見者樂視。無有厭足。供給疾病。醫藥飲食。身自看視故。得腋下滿相。得味味相。有是相故。身少疾病。布施園林。甘果橋梁。茂樹池井。飲食華香。瓔珞房舍。起塔福舍等。及共衆施時。能出多物故。得身如尼俱樓樹相。及肉髻相。有是相故。得尊貴自在。長夜修習。實語耎語故。得廣長舌相。梵音聲相。是有相故。得五功德音聲。五功德音聲者。易解聲。聽者無厭聲。深遠聲。悅耳聲。不散聲。長夜實語。不綺語故。得師子頰相。有是相故。言必信受。初既供養。後不輕慢。隨意供給故。得齒白相。齒齊相。有是相故。得清淨和順同心眷屬。長夜實語。不謗語故。得四十齒相。齒密緻相。有是相故。眷屬和同。不可沮壞。深心愛念。和顏視衆生。無愛恚癡故。得紺青眼相。睫如牛王相。有是相故。一切見者。無不愛敬。

四法品第十九　如所說得三十二相。諸業菩薩。應一心修習。修如此三十二相業。以慧爲本。是故。退失慧四法。菩薩應遠離。得慧四種法。應常修習得。有四法能退失慧。菩薩所應遠離。復有四得慧法。應常修習。何等

四法失慧。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秘匿恡惜。三樂法者。爲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何等四法得慧。一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爲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知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是爲四。若人不壞諸善根者。是人能捨失慧四法。能行得慧四法。是故求增益智慧者。如偈說。食善根四法。菩薩應遠離。增善根四法。菩薩應修習。　何等是侵食善根四法。一懷憍慢。貪求世事。二著利養。出入諸家。三起憎嫉。謗諸菩薩。四未聞經。聞不信受。何等是增長善根四法。一所未聞經。求之無厭。所謂六波羅蜜菩薩藏。二於衆生。除憍慢心。謙遜下下。三如法得財。趣足而已。離諸邪命。樂行四聖種。行四於他罪。若實不實。無有刺譏。不求人短。若於法中。有所不達。心不違逆。以佛爲證。佛是一切智。其法無量。隨宜而說。非我所知。如是增益善根四法。非諂曲者所能成就。是故菩薩應遠離諂曲相四法。應常修習行直心相四法。　在家出家菩薩應遠離四諂曲法。如曲木在稠林。難可得出。如世間有佛弟子。雖入佛法。不能得出生死深林。何等爲四。一於佛法懷疑不信。無有定心。二於衆生。憍慢瞋恨。三於他利。心生貪嫉。四毀謗菩薩。惡聲流布。是爲四。何等是四直心相。一者有罪。即時發露。無所隱藏。悔過除滅。行無悔道。二者若以實語。失於王位。及諸財寶。猶不妄語。口未曾說輕人之言。三者若人惡口。罵詈輕賤。譏謗繫閉。鞭杖拷掠等罪。但怨前身。不咎於他。信業果報。心無恚恨。四者安住信功德中。諸佛妙法。甚難信解。心清淨故。皆能信受。敗壞菩薩行。四諂曲調和。菩薩有四直行。是故菩薩。欲不行諂曲相。欲行直心。如說應捨離四種敗壞菩薩法。應習修四種調和菩薩法。　云何名爲四敗壞菩薩法。一多聞而戲調。不隨法行。二於敎化而生戲論。不敬順和上阿闍梨。三者不能消人信施。毀壞防制。而受供養。四者不敬柔善菩薩。心懷憍慢。是爲四。云何名爲四調和菩薩法。一常樂聞所未聞法。聞已能如所說行。依法依義。依如說行。二隨順義趣。不惑言辭。調和易化。於師事中。用意施作。三不失戒定。清淨活命。四於諸調和菩薩。生恭敬心。隨順情意。破憍慢心。求其功德。復次菩薩有四種錯謬。常於此中。求菩薩短。是名敗壞菩薩。若能親近四種善道。是名調和菩薩。如偈說。菩薩應遠離四種菩薩謬。菩薩應修習四種菩薩道。　何謂菩薩四種錯謬。一於非器衆生。說甚深法。是名錯謬。二樂深大法者。爲說小乘。是名錯謬。三於正行道者。持戒善心。輕慢不敬。是名錯謬。四於未成就者。未可信而信。稱破戒惡人。以爲親善。是名錯

謬。何等爲四種菩薩道。一於一切衆生行平等心。二以善法教化一切。三等爲一切衆生說法。四以正行行於一切衆生。若常行菩薩四種錯謬。不樂思惟諸法。不勤修習善法。則是像菩薩。是故諸菩薩法中。四種像菩薩佛說如是法。一一應遠離。 何等爲四。一貪重利養不貴於法。二但爲名聲不求功德。三求欲自樂不念衆生。四貪樂眷屬不樂遠離。是爲四。問曰像菩薩法云何可捨。答曰若菩薩應修菩薩初行功德。是則能離像菩薩法。是故菩薩若欲離像菩薩法。如偈說初行四功德精勤令得生。生已令增長。增長已當護。 何等爲四。一者信解空法。亦信業果報。二者樂無我法。而於一切衆生生大悲心。三者心在涅槃而行在生死。四者布施爲欲成就衆生而不求果報。若人欲生菩薩初行四功德增長守護者當親身善知識。如偈說菩薩當親近四種等知識。亦應當遠離四種惡知識。 等薩受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親近恭敬供養四種善知識。當深遠離四種惡知識。何等爲四種善知識。一於來求者生貧友想。以能助成無上道故。二於說法者生善知識想。以能助成多聞智慧故。三稱讚出家者生善知識想。以能助成一切善根故。四於諸佛世尊生善知識想。以能助成一切佛法故。何等爲四種惡知識。一求辟支佛乘心。樂少欲少事。二

求聲聞乘比丘。樂坐禪者。三好讀外道路伽耶經莊嚴文頌。巧問答者。四所親近者。得世間利不得法利。是故菩薩應親近四善知識。遠離四惡知識。若菩薩能遠離四惡知識。親近四善知識者。則得四廣大藏。過一切魔事法。能生無量福德。盡能攝取一切善法。問曰。何等是菩薩廣大藏法。何等是能過一切魔事法。何等是能生無量福德法。何等是能攝取一切善法。答曰諸菩薩有四廣大藏妙法。四攝諸善法菩提心爲先。 何等爲四。一得值佛。二得聞六波羅蜜。三於說法者心無瞋礙。四以不放逸心樂住阿練若處。是爲四大藏能過一切魔者。有四法。何等四。一不捨菩提心。二於一切衆生心無瞋礙。三覺知一切諸見。四於諸菩薩心無憍慢。是爲四。淨無量福德法復有四法。何等爲四。一於法施無所希求。二於破戒惡人生大悲心。三於狄衆生中發無上菩提。四於下劣衆生而行忍辱。是爲四。攝一切善法者有四法。何等爲四。一於空閑不現嬌異常得。二行四攝。不求恩報。三不惜身命。護持正法。四種諸善根時以菩提心爲先。是爲四。是一一四法。皆應廣解。於文煩多。故不廣說。今如佛所說。以偈略解。若菩薩欲得諸菩薩藏。欲過一切魔事。欲攝一切善法者。皆當遠離。二空繫二縛。二障二垢法。二瘡及二坑。二燒二病法。 若菩薩欲得諸菩薩藏等

功德者。應當遠離是諸二法。何等爲二。虛空繫法。一貪著應路伽耶等經。二嚴飾衣鉢。二縛者。一著諸見縛。二貪利縛。二障法者。一親近白衣。二嫌遠善人。二垢法者。一忍受諸煩惱。二樂諸釐越知識。二瘡法者。一見他人過。二自藏其過。二坑法者。一毀壞正法。二破戒受供。二燒法者。一以穢濁心而著袈裟。二受淨戒者供給出家之人。有二病難治。一增上慢人自謂能降伏心。二求大乘者沮壞其意。若菩薩遠離如是等法。更有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則能疾得。又得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之所稱歎。問曰。何等法是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何等是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之所稱歎。答曰。能行四諦相。疾得佛菩提。及行四法者。三聖所稱歎。 何等爲四諦相。一求一切善法故。勤行精進。二若聽受讀誦經法。如所說行。三猒離三界如殺人處。常求勉出。四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故。自利其心。諦名真實不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爲不虛。復有四法。爲三聖稱歎。何等爲四。一乃至失命不爲惡事。二常行法施。三受法常一其心。四若生染心。即能正觀染心。起染因緣。是染根者。何名爲染。何者是染。於何事起。誰生是染。如是正憶念。知虛妄無實。無有決定。信解諸法空故。無有法無所有法故。如是正觀染因緣故。不起諸惡業。餘一切煩惱亦如是觀。菩

薩得是大人所稱歎法。離諸惡煩惱業故。心則具足捨心者如說。具足捨於心。求世出世利。求此諸利時。心無有猒倦。 是菩薩具足捨法。欲行法施。行財施。利益衆生故。若求世間出世間諸利。未得時。心無疲懈。世間利者。善解世間經書技藝方術巧便等。出世間利者。說諸無漏根力覺道法。如說。如是求二利。心無有疲懈。以無疲懈故。能得諸深法。因從求經書而能得智慧。具足知世間。最上第一法。 無疲懈者。疲懈名猒惡所學。若無猒惡則心無疲倦。若無疲倦。則求諸經藝醫方技術禮儀法則。皆無疲倦。無疲倦故。則得智慧具足。深知世間宜法。世間法者。方俗所宜。隨世間心。世間治法。皆悉能知。是故能知上中下衆生。隨宜而引導。善解世間事。深有慙愧心。隨宜引導者。於上中下者。各有所宜。慙愧者。自耻所行。名爲慙。因他生耻。名爲愧。有人以自作而羞。見他而愧。世間法中。愧爲先用。如經說。二清白法。護持世間。所謂慚愧。如偈說。隨人有愧時。知法知罪福。無愧善人遠。無惡而不作。問曰。何故慙愧教菩薩。善知世間宜法。答曰。菩薩若知世間法者。則於衆生易都悅入。化導其心。令住大乘。若不知世法。乃至不能教化一人。是故世間法者。則是教化衆生方便之道。菩薩如是知世間法。具足慙愧心。如說。加惡而敬養。何況利己者。育況有恭敬。不輕笑善

者。是菩薩愧心多故。於諸聖人常能恭敬供養迎送問訊。何況善人。能
利於我有功德者。有恩恭敬二心故。於諸賢善少知識者。而不輕慢。作是
念。有功德者。自隱於世。如灰覆火。鄙薄世法。不應輕賤。若我以小因緣而
輕賤者。即便得罪。復次凡諸有所作難難能究竟。則於世間中。亦是不退
相。是菩薩凡有所作。若起塔寺。若設大會。若救罪人。如是等一切世間
諸難事中。心無廢退。所造未成。要以種種諸方便力身口心力。令得成就
不但佛法。有不退轉相。世間事中。亦有不退轉相。問曰。以何因緣能成此事
答曰。有堪忍力者。則能究竟。如說。得大堪忍力。深供養諸佛。隨佛所教化
皆悉能受持。　菩薩得堪忍力故。以是力。於諸佛供養敬禮還宜供承衣
服飲食等。又佛教化若持戒禪定。若降伏心意。若實觀諸法。於是事中用
堪任力。如人得利刀。宜應有益中用。不於無益中用。如說。以信悲慈捨堪
受無疲倦。又能知義趣。引導衆生心。慚愧堪受第一。深供養諸佛。住佛所說
中。正行所十法。　能淨治初地。是則菩薩道者。菩薩以信為始。後住佛教
則能淨治初地。是十法中。以信為初。信名於諸佛法因緣中。心得決定。又
加好樂。何以故。是菩薩心性清淨故。得深根信力。有信力故。於衆生中。而
生悲心。作是念。一切種佛法。以大悲為本。我今一心好樂佛法。是故於衆

生中。應生悲心。此悲漸增。則成大悲。得大悲故。於衆生中。則生慈心。作是
念。我應隨力利益衆生。則成實悲。得慈利衆生時。即能行捨。內外所有。皆
能施與。作是念。如我是物。為欲利益安樂衆生。則成實慈。又諸衆生信受
我語。為欲行捨。求利財物故。堪受種種諸苦惱事。作是念。若有疲厭。則於
世間技藝經書。伎作工巧。諸求財利因緣。則無所獲。是故應於世間技藝
經書等。無有疲厭。以堪受故。能知義趣。作是念。世間經書。以義為味。若人
善知經書義味。則於世法。悉能通了。能通了故。則能引導上中下衆生。作
是念。若人無有慚愧。則不能令衆生歡喜。為令喜故。當行慚愧。作是念。若
無堪受。則不成世間出世間利。有堪受故。則能引導一切衆生。皆令歡喜。
心歡喜故。信受我語。以信受故。勤行方便。而作唱導。作是念。若衆生供養
佛者。則多所利益。欲令衆生供養佛故。即自一心供養於佛。及形像舍利
衆生信受。則便隨教供養於佛。種人天因緣。住於三乘。菩薩如是次行十
法。則能淨治初地。
念佛品第二十　菩薩於初地。究盡所行處。自以善根力。能見數百佛。菩
薩。如是調伏其心。深愛佛道。如所聞初地行。具足究竟。自以善根福德力
故。能見十方現在諸佛。皆在目前。問曰。但以善根福德力故。得見諸佛。為

更有餘法耶。答曰。佛為跋陀婆所說深三昧。得是三昧。實能得見諸佛。
跋陀婆羅。是在家菩薩。能行頭陀。佛為是菩薩說般舟經。般舟三昧。名見
諸佛現前。菩薩得是大寶三昧。雖未得天眼天耳。而能得見十方諸佛。亦
聞諸佛所說經法。問曰。是三昧者。當以何道可得。答曰。當念於諸佛處在
大衆中。三十二相具八十好嚴身。行者以是三昧。念諸佛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莊嚴其身。比丘親近。諸天供養。為諸大衆恭敬圍遶。一心憶念。取
諸佛相。又念諸佛。是大願者。成就大悲。而不斷絕。具足大慈。深安衆生。行
於大喜。滿一切願。行於捨心。捨離憎愛。不捨衆生。行於諦處。常不欺誑。行
於捨處。淨除慳垢。行於善處。其心善寂。行於慧處。得大智慧。具行檀波羅
蜜。為法施主。具行尸羅波羅蜜。戒行清淨。具行羼提波羅蜜。能忍如地。具
行毗梨耶波羅蜜。精進超絕。具行禪波羅蜜。滅諸定障。具行般若波羅蜜
破智慧障礙。手足輪相。能轉法輪。足安立相。安住諸法。手足網縵相。滅諸
煩惱。七處滿相。諸功德滿。手足柔輭相。說柔和法。纖長指相。長夜修集諸
善妙法。足跟廣相。服廣學廣。大直身相。說大直道。足趺高相。一切中毫。毛
上旋相。能令衆生。住上妙法。伊尼鹿蹲相。腨漸麤。臂長過膝相。譬如金
鋌。陰馬藏相。有法寶藏身。金色相。有無量色。皮細薄相。說細妙法。一一毛

相。示一相法。白毫莊嚴面相。樂觀佛面無厭。師子上身相。如師子無畏。肩
圓大相。善分別五陰。腋下滿相。滿大善根。得味味相。具足寂滅味。方身相。
破生死界。肉髻相。頭未曾低敬。舌大相。色如真珊瑚。能自覆面。梵音相。身
相。至梵天。師子頰車相。肩廣相。能破外道。齒齊相。行清白緻。齒平等相。平
等心於一切衆生。齒密緻相。離諸貪著。四十齒相。具足四十不共法。紺青
眼相。慈心視衆生。牛王睫相。睫長不亂。得希有色。樂見無厭。以此三十二
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間錯映發。福德具足。威力殊絕。名聞流布。戒香塗
身。世法所不動。諸煩惱所不染。惡言所不污。遊戲諸神通。諸佛如是威力
猛盛。無敢當者。以慧說法。如師子吼。如意自在。以精進力。破諸癡闇。以大
光明。普照天地。諸聖衆中。最無有上。一切仰瞻。無下觀者。常以慈心觀察
衆生。念如大海。定如須彌。忍辱如地。增長衆生所種福德。如水滋潤。能生
衆生諸善根力。如風飄拔成就。衆生如火熱物。智慧無邊。猶如虛空。普雨
大法。如大密雲。不染世法。猶如蓮華。能破外道。如師子搏鹿。能舉重擔。如
大象王。能導大衆。如大牛王。眷屬清淨。如轉輪王。世間最上。如大梵王。可
愛可樂。如清天明月。普照能然。猶如朗日。與諸衆生安樂因緣。猶如仁父。
憐愍衆生。隨宜將護。猶如慈母。所行清淨。如天真金。有大勢力。如天帝釋

勤利世間如護世主治煩惱病猶如醫王救諸衆患猶如親族積諸功德如大庫藏其戒無量其定無邊其慧無稱解脫無等解脫知見無等等於一切事最無有比一切世間最無上故名第一人成大法故名爲大法人如是菩薩以大人相念觀諸佛是諸佛者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不可思議不可計劫修習功德善能守護身口意業於過去未來現在無爲不可說五藏法中悉斷諸疑定答分別答反問答置答於四問答無有錯謬善說根力覺道念處正勤如意三十七助道法善能分別無明諸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因果於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無所繫著善說九部經法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如是諸經斐佛儸未曾有經不爲貪欲瞋恚愚癡憍慢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取疑諸使所使不爲無信無慙無愧諂曲戲調放逸懈怠睡眠瞋恨慳嫉諸惱所侵知見著斷集證滅修道可去已去可見已見所作已辦盡破怨賊具足諸願是世間尊是世間父是世間主是善來善去善意善義善滅善解脫者在無量無邊十方恒河沙等世間中住如現在前菩薩又應以八十種好念觀諸佛甲色鮮赤行清白法甲隆而大生在大家甲色潤澤深受衆生指圓纖長其行深遠指肉皆滿善根充滿指漸次而長次第具諸佛法脈覆不見不覆身口意命脉無麁結破煩惱結縛乎不現不隱藏法是不邪曲度脫邪衆行如師子是人中師子行如象王是人象王行如鵝王高飛如鴻行如牛王人中最尊行時右旋善說正道身行不傾曲心常不曲身堅而直猶堅牢戒身漸次大大次第說法昔身諸分大而端嚴善能解說大妙功德身指具足具足法者足步間等等心衆生其身淨潔三業清淨身肩細耎心性自耎身離塵垢善見離垢身不縮沒心常不沒身無邊量善根無量肌肉緊密永斷後身支節分明善說十二因緣分別明了身色無間如見無間腹圓周滿弟子行具腹淨鮮潔善能了知生死過惡腹不高出破憍慢心腹平不現說平等法齊圓而深通甚深法齊畫右旋弟子順教身徧端嚴弟子徧淨威儀鮮潔心淨無比身無黶點子無黑卯法子爽勝梵羅綿受化者身軽如乏手畫又深威儀深重手畫文長觀受法者長遠後事手畫潤澤捨觀愛潤得大道果面貌不長離戒有開脣赤如頻婆果見一切世間如鏡中像舌柔而軟光以爽語實度衆生舌薄而廣功德旆厚舌赤如染染凡夫心難解佛法令解聲如雷震不畏雷聲其聲和柔說柔爽法四牙圓直說直道法四牙俱利度利根者四牙鮮白清白第一四牙齊等住戒平地牙漸次細漸次說四諦法鼻高隆直住智高山鼻中清

淨弟子清白眼廣而長智慧廣遠睫不希疏善擇衆生眼白黑淨鮮如青蓮華葉天人妹女以好眼敬禮眉高而長名聞遠流眉毛潤澤善知爽法耳等相似聞法者等耳根不壞度不壞心衆生額平而好善離諸見額廣無妨廣破外道頭分具足善具大願髮色如黑蜂轉五欲樂髮厚而緻結使以盡美髮柔儒爽利智智者能知法味髮不散亂言常不亂髮潤而澤常無麁言髮有美香以七覺意香華隨宜化導髮中有德字安字吾字手足中亦有德字安字吾字菩薩如是應念諸佛處在大衆講說正法坐師子座其座以瑠璃雜寶爲脚以真珊瑚妙赤真珠以爲机金薄帷帳柔爽清淨種種天衣以爲敷具有寶師子赤金爲身琥珀爲眼硨磲爲毛珊瑚爲舌白金剛爲四牙真白銀爲髮毛髮長廣具足其牀在此四師子上大象王牙以爲脫承其承足機衆寶所成爲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之所敬禮諸佛如是在此牀上著埸支泥洹僧不高不下覆身三分周币齊整著淺色衆衆條數分明不高不下亦不參差處八部大聖莊嚴衆中人天大會龍金翅鳥俱共聽法心無瞋恚一切大衆深心慙愧歡受於佛皆共一心聽佛所說受持思惟如所說行專心聽受心清淨故能障諸蓋一切大衆瞻仰如來無有厭足衣毛皆竪泣淚心熱或有大喜有如是者則知其人心得清淨寂默湛然如入禪定無受無恚心無餘緣有大悲憐愍愍衆生欲救一切心不諂曲寂滅清淨分別好醜有大志量不沒不行不高不下佛悉勝見處在如是大衆說法易解易了樂聞無厭音深不散柔爽悅耳從齊而出咽喉古根鼻額上齶齒脣氣激變成音句柔爽悅耳如大密雲雷聲隱振如大海中猛風激浪如大梵天音聲引導可度衆生離眉眼脣可訶語法言不闕少又不煩重所說無疑言必利益無有誑語可破語等離如是過遠近等聞四種問難隨意能答開示四諦令得四果建立義端因緣結句播言法則皆悉具足種種所說事義易了所宜分明事不隱曲言不卒疾又不遲緩始終相稱無能難者以如是語教演說法初中後善有義有利唯法具足能令衆生得今世報無有時節可得善試能滿所願深妙智者以內可知能滅衆生三毒猛火能除一切身口意罪善能開示戒定慧品初以名字後令知義而生歡喜從喜生樂從樂生定從定生如實知從實知生厭離從厭離滅結使滅結使故得解脫如是能令此法次第善能開示諦捨滅慧四處能示衆生令滿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波羅蜜能令衆生次第得至喜地淨地明地炎地難勝現前深遠不動善慧法雲能分別擊聞辟支佛乘大

乘能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能令成就人天之中所有富樂是爲一切第一利益諸功德藏如是正心憶念諸佛在閑靜處除却貪欲瞋恚睡眠疑悔調戲一心專念不生障礙夫定之心以如是心專念諸佛若心沒當起若散當攝并見大衆常如現前未入定時常應稱讚相好二事以偈歎佛令心調習如此偈說 世尊諸相好何業因緣得我以相及業稱讚於大聖足相千輻輪清淨眷屬施以是因緣故賢聖衆圍遶足下安立相爻善持不失是故魔軍衆不能得毁壞手足指綱縵身相紫金色善行攝法故大衆自然伏手足極柔㬉身有七處滿隨意食施故多得自然供長指廣腳跟身播大直相離殺因緣故乃至於劫壽毛上向右旋足趺隆高相常進諸善事故得不退法伊泥鹿膊相常樂讀誦經爲人說法故疾得無上道臂下過膝二一切所有物求者無悋惜隨意化導人陰藏功德藏善和離散故多得人天衆淨慧眼爲子薄皮攫金光妙衣堂閣施故多得妙衣清淨房樓觀一孔一毛生眉間白毫峙常爲最上護故於三界尊身上如師子兩肩圓而端常行仁愛語無有違反者脈滿知味相病施醫藥故人天皆敬愛身無有疾患身圓肉髻相和悅心施福勸化剛強者法王中自在迦陵頻伽音廣舌聲如梵所言常要實得大聖八音光加以思慮後言必有實故得師子頰見者

皆信伏齒白齊密相所曾供養者後常不輕故眷屬心和同上下四十齒密緻不踈漏無詭不妄語徒衆不可破眼黑青白明睫相如牛王慈心和視故觀者無猒足雖轉輪聖王典主四天下有是諸相好光明不如佛我所稱歎說諸相好功德願令一切人心淨常安樂 菩薩又應以八十種好念諸佛如此偈說 諸佛有妙好八十莊嚴身汝等應聽着一心聽我說世尊圓纖指其甲紫紅色隆高有潤澤所有無有量膝平踝不現雙足無邪曲行如師子王威望無等比行時身右旋安庠有儀雅方身分次第端嚴可愛樂身堅柔懦緻文鄭甚分明行時不遠近諸根悉充滿肌體極密緻鮮明甚清淨身形甚端雅無有可訶處腹圓不高現臍深而無孔其文右向旋威儀甚清淨身無有疵點手足極柔㬉其文深且長脣直有潤色舌薄而不長牙白圓纖利脣色頻婆果音深若鴻王鼻隆眼明淨睫稡而不亂眉高毛柔㬉端直不邪曲眉毛齊而整善知諸法適眉毛色潤澤善度淵泉生耳滿長而等不壞甚可愛額廣而齊整頭相皆具足髮稡而不亂如黑蜂王色清淨而香潔中有三種相 是名八十種好以此八十種好間雜莊嚴三十二相若人不念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讚歎佛身者是則永失今世後世利樂因緣 持言上步更反下丑之反騰丑恭反君抵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四

直尼反 緻直利反 鞕蘇用反 䪢烏谷反 璞
胡瓦反 纖利上息廉反正作銛 䠞丑出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五　九震

論　十住毗婆沙論五

四十不共法品第二十一　菩薩如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念佛生身已。今應念佛諸功德法。所謂又應以四十不共法念佛。諸佛是法身。非但肉身故。諸佛雖有無量諸法。不與餘人共者。有四十法。若人念者。則得歡喜。何以故。諸佛非是色身。是法身故。如經說。汝不應但以色身觀佛。當以法觀。四十不共法者。一者飛行自在。二者變化無量。三者聖如意無邊。四聞聲自在。五無量智力。知他心。六心得自在。七常在安慧處。八常不妄誤。九得金剛三昧力。十善知不定事。十一善知無色定事。十二具足通達諸永滅事。十三善知心不相應無色法。十四大勢波羅蜜。十五無礙波羅蜜。十六一切問答及受記具足答波羅蜜。十七具足三輪說法。十八所說不空。十九所說無謬失。二十無能害者。二十一諸賢聖中大將。二十五四不守護。二十九四無所畏。三十九佛十種力。四十無礙解脫。是為四十不共之法。今當廣說。飛行自在者。諸佛飛行如意自在。如意滿足。遲疾無礙。

所以者何。佛若欲於虛空。先舉一足。次舉一足。即能如意。若欲舉足蹋虛空去。若欲住立不動而去。即能得去。若結加趺安坐而去。亦能得去。若欲安卧而去。亦復能去。若欲於青瑠璃莖。真珊瑚葉。黃金為鬚。如意珠臺。無量圍遶。日初出。是寶蓮華徧於空中。蹈上而去。若欲如日月宮殿。帝釋勝殿。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諸梵王等宮殿。隨意化作。如彼宮殿。坐中而去。即能成辦。若更以餘種種因緣。隨意能去。是故說言。隨諸所願。皆能滿足。是故諸佛能以一步。過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有人言。佛能一念頃。過若千國土。有人言。若如佛一步一念。能如是去。即可得量。經中說。諸佛力無量。是故當知。諸佛虛空飛行自在。無量無邊。何以故。若大聲聞弟子。神通自在。以一念頃。能過百億閻浮提。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四大天王。忉利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天。一彈中。過若干念。積此諸念。以成一日。七日。一月。一歲。乃至百歲。一日過五十三億。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聲聞人。百歲所過。佛一念能過。復次假令恒河中沙。一沙為一河。有大聲聞神通第一。壽命如是諸恒河沙大劫。於一念中。過若千世界。積如是念。以為日月歲數。以自在力。盡是諸大劫數。所過國土。佛能一念中過。諸佛飛行自在。如是遲疾於

一切鐵圍山。十寶山。四天處。忉利天處。夜摩兜率陀。化樂他化自在。梵世梵衆。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徧淨。廣果。無想。不廣。不熱。善見。妙見。阿迦尼吒天。如是諸處。大風大水劫盡火等。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諸天魔及梵沙門婆羅門。及得諸神通者。不能為礙。是故說飛行無礙。又飛行自在。如意所作。出沒於地。能過石壁諸山障礙等。佛於此事。勝諸聖人。又佛能以常身。直至梵天。聲聞人所不能及。有如是等差別。變化自在者。變化事中。有無量力。餘聖變化。有量有邊。諸佛變化。無量無邊。餘聖於一念中變化一身。佛以一念。隨意變化。有無量事。如大神通經中說。佛從齋中。出蓮華上。有化佛次第徧滿。上至阿迦尼吒天。諸佛變化。所作衆事。種種色。種種形。皆以一念。又聲聞人能於千國土內變化。諸佛能於無量無邊國土。變化自在。又能倍是。諸佛得堅固變化三昧。又諸佛變化。能過恒沙世界。皆從一身出。復次佛能普於十方無量無邊世界。現生。受身。墮地。行七步。出家學道。破魔軍衆。得道轉法輪。如是等事。皆以一念作之。是諸化佛。皆亦復能施作佛事。如是等諸佛所變化事。無量無邊。又於聖如意中。有無量力。聖如意者。所謂從身放光。光猶猛火。又出諸雨。變化壽命。隨意長短。於一念頃。能至梵天。能變諸物。隨意

自在。能動大地。光明能照無量世界。而不斷絕。聖如意者。不與凡夫等故。無有量故。過諸量故。諸凡夫等。雖變化諸物。少不足言。聲聞人能裂千國土。還使令合。能令壽命。若至一劫。若減一劫。還能令短。短已復能令長。於一念中。能至千國土梵世界。能於千國土。隨意變化。能動千國土。能身出光明。相續不絕。照千國土。設使身滅。能留神力變化。如本。於千國土。小辟支佛。能於萬國土萬種變化。中辟支佛。能於百萬國土百萬種變化。大辟支佛。能於三千大千國土變化。如上。諸佛世尊能過諸恒河沙世界算數。變化。身出水火。能來恒河沙等世界。令如微塵。又能還合。能住壽命。無量劫數。還能令少。少已還能令長。能於無量時住。變化隨意。能以一念至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能以常身立至梵世。又能變化無量無邊阿僧祇世界。皆令作金。或令作銀。瑠璃。珊瑚。硨磲。碼瑙。取要言之。能令作無量寶物。隨意所作。又復能變恒河沙等世界大海水。皆使為乳酥油酪蜜。隨意而成。又能以一念變諸山。皆是真金。過諸算數。不可稱計。又能實勢無量無邊世界。一切欲界色界諸天宮殿。又以一念。能令若干金色光明。徧照如是無量世界。日月光明。及欲色界諸天宮殿光明。皆令不現。雖滅度後。能於如是諸世界中。隨意久近。流布神力。常不斷絕。聞聲自在者。諸佛所

聞聲中隨意自在若無量百千萬億伎樂同時俱作若無量百千萬億衆生一時發言若遠若近隨意能聞假令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同時俱作若千百千萬種伎樂徧滿世界復有恒河沙等世界衆生同時以梵音徧滿一切世界諸佛若欲於中聞一音聲隨意得聞餘者不聞聲聞所應聞者若有大神力障者不能得聞諸佛所聞音聲雖有大神力障亦能得聞聲聞能聞千國土內音聲諸佛世尊所聞音聲過無量無邊世界最細音聲皆亦得聞大神力聲聞住梵世界發大音聲能滿千國土內諸佛世尊若住於此若住梵世若住餘處音聲能滿無量無邊世界若欲令衆生聞過無量無邊世界最細音聲能令得聞欲令不聞即使不聞是故但有諸佛於音聲中得自在力知他心無量自在力者諸佛世尊於無量無邊世界現在衆生悉知其心餘人但隨名相故知諸佛以名相義故知又餘人不能知無色界衆生諸心諸佛能知餘人雖有知他心智大力勢者障則不能知假使一切衆生成就心通皆如舍利弗目揵連辟支佛等以其神力障一人心不令他知而佛能壞彼神力得知其心復次佛以神力悉知衆生上中下心垢心淨心又知諸心各有所緣從是緣至是緣次第徧知一切諸緣又以實相知衆生心是故諸佛以無上力悉知他

心第一調伏心波羅蜜者善知諸禪定三昧解脫住入起時諸佛若入定若不入定繫心一緣中隨意久近如意能住從此緣中更住餘緣隨意能住若佛住實心欲令人不知則不能知假使一切衆生知他心智如大梵王如大聲聞辟支佛成就智慧知他人心以此心智令一人得是人欲知佛常心若佛不聽則不能知如七方便經中說行者善知定相善知住定相善知起定相善知安隱定相善知定行處相善知定生相善知互諸定法不冝諸定法是名諸佛第一調伏心波羅蜜諸佛常安慧者諸佛安慧常不動念常在心何以故先知而後行生隨意所緣中住無礙行故斷一切煩惱故出過動性故如佛告阿難佛於此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世間若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以盡苦道教化周畢入無餘涅槃於其中間佛於諸受知起知住知生知滅諸相諸觸諸覺諸念亦知起知住知生知滅惡魔七年晝夜不息常隨逐佛不得佛短不見佛念不在念安慧是名諸佛常住安慧行中不忘失法者諸佛得不退法故通達五藏法故得無上法故諸佛常不忘失諸佛菩提樹下所得乃至入無餘涅槃若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聖人無能令佛有所忘失如法印經中說道場所得是名實得更無勝法如衣毛豎經說舍利弗若人實語有能於法不忘

失者應說我是何以故唯我一人無所忘失是名諸佛於法無忘失金剛三昧者諸佛世尊金剛三昧是不共法無能壞故於一切處無有障礙故得正徧知故等貫穿故得諸功德利益力故諸禪定中最上故無能壞者是故名爲金剛三昧如金剛實無物能破者是三昧亦如是無法可以壞者是故名金剛三昧問曰何故不可壞答曰一切處無有礙故如帝釋金剛無有礙處是三昧亦如是問曰是三昧何故名一切處不礙答曰正通達一切法故諸佛住是三昧悉能通達過去現在未來過去三世不可說五藏所攝法是故名一切處不礙若諸佛住是三昧諸所有法若不通達名爲有礙而實不爾是故名無礙問曰何以故是三昧通達一切法答曰是三昧能開一切障礙法故所謂煩惱障礙定障礙智障礙能開故是名能通達一切法問曰是三昧何故能開一切障餘三昧不能答曰是三昧善等貫穿三法能壞諸煩惱山令無餘故正徧通達一切法故善得不壞心解脫故是故此三昧能開一切障礙問曰是三昧何故等貫穿三法答曰住是三昧得力故能得一切諸功德餘三昧無如是力是故是三昧能等貫穿問曰何故住是三昧得力故能得一切諸功德答曰是三昧於諸定中最爲第一是故住是三昧能得諸功德問曰何故

是三昧於諸定中最爲第一答曰是三昧無量無邊善根所成故於諸定中最爲第一問曰是三昧何故無量無邊善根所成答曰是三昧唯一切智人有餘人所無是故名爲金剛三昧

四十不共法中難一切智人品第二十二

問曰汝說金剛三昧唯一切智人有餘人所無者是三昧但一切智人有餘人無者即無是三昧何以故無一切智人故何以故所知法無量無邊而智慧有量有邊以此有量有邊智慧不應知無量事如今現閻浮提水陸衆生過諸算數是衆生三品若男若女非男非女在胎孩童少壯衰老苦樂等法過去未來現在諸心心數法及諸善惡業已集今集當集已受報今受報未受報萬物生滅及閻浮提中山河泉池草木叢林根莖枝葉花果所可知者無有邊際餘三天下亦如是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物亦如是三千大千世界物一切世界所可知物亦如是但世間數尚無量無邊難可得知何況諸閻浮提諸世間中衆生非衆生諸物分分以是因緣當知所可知物無量無邊故無一切智者若謂智慧有大力於所知法中無障礙故徧知一切可知法如虛空徧在一切法中是故應有一切智人者是事不然智大力可令但智不能自知如指端不自觸是故無一切智若謂更有智能知是智是亦

不然何以故有無窮過故知若自知若以他知二俱不然若是知有無量力以不自知故不得言有無量力是故無有能知一切法智無不兼知一切法智故則無一切智者何以故一切智者以智知一切法復次所知法無量無邊若和合百千萬億智人尚不能盡知何況一人是故無有一人能知一切法無有一切智若謂不以遍知一切山河衆生非衆生故名一切智人但以盡知一切經書故名一切智人者是亦不然何以故佛法中不說韋陀等經書義若佛是一切智者應用韋陀等經書而實不用是故佛非一切智人又四韋陀羅經有量有限今世尚無盡能知者況有盡知一切經書是故無有一切智人復次有經書能增長貪欲歌舞音樂等若一切智人如是事者即有貪欲是經書是貪欲因緣若有因必有果若一切智人不知此事則不名一切智人復次有諸經書能助瞋恚喜諍於人所謂治世經書等若知是事則有瞋恚何以故有因必有果故若不知則不名一切智人是故知無一切智人復次佛不必盡知未來世事譬如我今難一切智人佛無經書預記是人如是姓如是家在某處以如是事難一切智人若謂佛盡知何以故不說是事若說經者經中應有不說是事是故知非一一切智人復次佛若盡知未來世事應當預知調達出家已破僧若知者不應聽出家復次佛不知木槍激石佛若預知者則不應於中經行復次佛不知旃遮婆羅門女以婬欲謗若佛先知應告諸比丘未來當有是事復次有梵志嫉佛故於餘處殺梵志女孫陀羅於祇洹塹中埋佛不知是事若知是者應於諸梵志所救此女令王調達所推石下不說婆羅門女梵志女事以不知故當知佛不盡知未來世是故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入婆羅門聚落乞食空鉢而出不能預知魔時轉諸人心乃至不得一食佛若知者則不應入婆羅門聚落是故知佛不盡知未來事復次阿闍世王欲害佛故放守財醉象佛不知故入王舍城乞食若預知者則不應入是故佛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佛不知惡涅達多請佛因緣即受其請將諸比丘詣葦羅闍國是婆羅門忘失請故使佛食馬麥若佛預知婆羅門忘請佛及僧者則不應受請三月食馬麥是故知佛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受須涅又多羅為弟子故則不知未來事是人惡心堅牢難化不信佛語佛若知者云何受為弟子受為弟子故則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若佛是一切智人則應防護未有犯罪者當為結戒以先不知結戒因緣有作罪已方乃結戒則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

智人復次佛法但以出家受戒歲數處在上座恭敬禮拜不以耆年貴族諸家功德智慧多聞禪定果斷神通爲大若是一切智者應以耆年貴族諸家功德智慧多聞禪定果斷神通爲大供養恭敬若如是者名爲善制歲數者受戒年數如五歲道人禮六歲者貴族者世間有四品衆生婆羅門刹利毗舍首陀羅首陀羅應恭敬毗舍刹利婆羅門毗舍應恭敬刹利婆羅門刹利應恭敬婆羅門諸家者王家巧家富貴家居士家長者家大臣家王家等於諸家中其小家應恭敬大家如是於貧賤中出家者應恭敬富貴中出家者功德者毀戒人應恭敬禮拜持戒持戒者不應禮毀戒者不行十二頭陀者應禮行十二頭陀者不具足行頭陀者應禮具足行頭陀者智慧者無智慧人應禮敬有智慧者多聞者少聞人應禮多聞者不多誦者應禮敬多誦者果者須陀洹應禮敬斯陀含如是展轉應禮阿羅漢一切凡夫應禮得果者斷者少斷結使及未斷者應禮多斷者神通者若未具神通者應禮具足神通者佛若如是次第善說供養恭敬法者是爲上說而實不介是故知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尚不能知現在事汝若謂我云何知佛不知現在事者今當說之有衆生結使薄者無業障者離八難者堪行深法者能成正法者而佛不知佛成道已初欲說法生如是疑我所得法甚深玄遠微妙寂滅難知難解唯有智者可以內知世間衆生貪著世事此中除斷一切煩惱滅愛厭離第一難見若我說法衆生不解徒自疲苦生如是疑而實衆生有薄結使無業障者有離八難者堪行深法者能成正法者佛不能知如是衆生是故當知不知現在事又作是念昔我若侍五比丘供養親侍應先利益今在何處作是念已時有天言今在波羅柰鹿野苑中是故當知佛不知現在事不知現在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得道已受請說法而作是念我今說法誰應先聞即復念言欝頭藍弗此人利根易可開悟今時此人先以命終而佛方求時天告言昨夜命終佛又思惟迴心欲度阿羅羅天復白言是人七來七日若佛是一切智者先應知此諸人命終而實不知不知過去事故則不名一切智人一切智人法應度可度者不可則置復次佛處處有疑語如巴連弗城是事當以三因緣壞若水若火若內人與外人謀若佛是一切智人者則不應有疑惑語是故知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問比丘汝等聚會爲說何事如是等問若一切智人者則不應問如是等事以問他故非一切智人復次佛自稱讚身毀呰他人如經中說佛告阿難唯我一人第一無比無與等者告諸比丘尼揵子等是弊惡人成就五邪法諸尼揵子等無信無慙

無愧寡聞懈怠少念薄智又說梵志尼揵諸外道弟子等諸不可事若自稱讚毀呰他人世人尚愧何況一切智人有此事故非一切智人復次佛經始終相違如經中說諸比丘我所得道又言我得往古諸佛所得道世間有智尚離終始相違何況出家一切智人而有相違以終始相違故當知非一切智人是故汝說金剛三昧唯一切智人得是事不然無一切智人故一切智三昧亦不成答曰汝莫說此佛實是一切智人何以故凡一切法有五法藏所謂過去法未來法現在法出三世法不可說法唯佛如實徧知是法如汝先難所知法無量無邊故無一切智人者我今當答若所知法無量無邊智亦無量無邊以無量無邊智知無量無邊法無咎若謂是知亦應以智知是則無窮者今當答汝應以智知如世間人言我是智者我是無智者我是麤智者我是細智者以是因緣以智知知故則無無窮過如以現在知知過去智則盡知一切法無有遺餘復次如人數他過身為十知亦如是自知亦他知則無有咎如燈自照亦照他如汝所說如合百千萬億智人尚不能盡知一切法何況一人知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一智慧人能知眾事雖復眾多無有智慧不能有所知如百千盲人不能作事一人有眼任為導師是故汝以一人為難雖復多智於佛則無智

是事不然汝謂佛不說韋大等外經故非一切智人者今當答韋大中無善寂滅法但有種種諸戲論事諸佛所說皆為善寂滅故佛雖知韋大等經不能令人得善寂滅是故不說問韋大中亦有善寂滅解脫說世間先皆幽闇都無所有初有大人出現如日若有見者得度死難更有餘道又說人身小則神小人大則神大身為神宅常處其中若以智慧開解神縛則得解脫是故當知韋大中有寂滅解脫答曰無是事也何以故韋大中有四顛倒世間無常而別有常世間如說一作天祠墮落再亦墮落三作則不墮是為無常中常顛倒世間苦而說有常樂處是為苦中樂顛倒又說我神轉為子願使壽百歲子是他身云何為我是為無我中我顛倒說身清淨第一無比金銀珍寶無及身者是名不淨中淨顛倒顛倒則無實無實云何有寂滅是故韋大中無善寂滅法問曰韋大中說能知韋大者清淨安隱云何言無善寂滅法答曰知韋大者雖說安隱非畢竟解脫於異身中生解脫想是說因長壽天說為解脫是故韋大中實無解脫復次韋大中略說有三義一者呪願二者稱讚三者法則呪願名為令我得妻子牛馬金銀珍寶稱讚名為汝火神頭黑頸赤體黃常在眾生五大中法則名為是事應作是不應作如從昴星初受火法而實呪願稱讚法則無

有寂滅解脫何以故貪著世樂然蘇呪願無真智慧不斷煩惱何者解脫問曰韋大法自古有之第一可信汝言無善寂滅故不可信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佛法近乃出世韋大自古久遠常在世間是故古法可信近法不可信汝言韋大中無善寂滅法是事不然答曰時不可信無明邪見自古亦然有無明先出正智後出邪見先出正見後出不可以無明邪見先出故可信正智正見後出不可信如先有污泥後有蓮華先有疾後有藥如是不可以在先出皆為貴是故韋大先出佛法後出謂不可信者是事不然復次過去定光等諸佛皆先出世其法則古出韋大是後出若汝以先久為貴者此諸佛及法則應是貴問曰韋大不能作善寂滅是故佛法中不說若佛知不能作寂滅何用知為若不知則非一切智人二俱有過答曰汝語非也佛先知韋大不能善寂滅故不說亦不修行問曰若佛知韋大無有利益故而說不修習者何用知為答曰大智之人應悉分別是正道是邪道欲令無量人眾度除惡道故行於正道譬如導師善分別邪道正道佛亦如是既自得出生死險道亦復欲令眾生出故善知八直聖道亦知韋大等邪險惡道為離邪惡道故行於正道但知而不說猶如農夫為穀種植至秋收獲亦得草秕佛亦如是為無上道故勤行精進得菩提

亦知韋大等諸邪道是故無咎如汝先說無人能有具知四韋大者此難不然世間人各有念力有人一日能誦五偈有誦百偈有誦二百偈若人一日不誦十偈則謂無能誦百偈出百偈者此非實語汝等不能盡知故便言都無智者若人見一人不能度河便言無能度者是人不名正說何以故自有餘大力者能度此亦如是設使餘人不能盡知一切智者知之何咎復次脾娑仙人皆讀韋大亦應成一切智若有盡讀韋大何以言無一切智若汝言有經書能生貪欲瞋恚者我今當答若人欲長壽應離死因緣佛亦如是欲斷一切眾生貪欲瞋恚應知貪欲因緣復次如汝所說能知生貪欲瞋恚經書則有貪欲瞋恚者無有是也佛雖知是不用不行故無過咎如人知死因緣則不死若行死因緣則死是事亦爾若汝說不知未來事故不名一切智者我今當答此則非難我等亦知有難一切智者如經中說佛告諸比丘凡夫無能有三損不應思而思不應說而說不應作而作是故皆已總說汝等未來世凡夫皆在其中無利益故何用分別說其名字等若謂佛知有難不預答者亦不須此今現四眾中亦有善斷疑難者今亦有能破諸難問者何用先答如汝今日現見比丘之中能破婆羅門者是故不須先答又先時亦有答散在眾經人不能具知佛法

故不知處所。若言受調達出家事，我今當答。謂受調達出家，則非一切智人者，是謂不然。調達出家，非佛所度。問曰：若餘人度者，佛何以聽？答曰：善惡各有時，不必出家便惡。調達出家之後，有持戒諸功德，是故出家無過。復次，調達於十二年清淨持戒，誦六萬法藏，此果報者，當來不空，必有利益。汝說調達機關激石者，我今當說：諸佛成就無殺法故，一切世間無能奪命者。問曰：若成就不殺法者，何故迸石而來？答曰：佛於先世種種身業定報應受，亦衆生業報不可捨故，現受，是故自來。汝言擯遮女佛不先說者，我今當答：以擯遮女故，識佛者不能壞一切智人因緣。若佛先說擯遮女當來謗我者，擯遮女則不來。復次，佛先世謗人罪業因緣，今必應受。汝說佛何以不遮孫陀利入祇洹事，我今當答：此事不能壞一切智人因緣。佛無有力令一切衆生盡作樂人。又諸佛離一切諍訟，不自高身，不著持戒，是故不遮。復次，佛先世業熟故，必應受七日謗。又衆生見佛聞謗不憂，宣明不喜，故發無上道心，作是願言：我等亦當得如是清淨心。是故無欲。汝先說佛入婆羅門聚落，空鉢而出，非一切智人者，今當答：佛不以飯食。先觀人心，入聚落已，魔轉其意。問曰：是事佛應先知，我入聚落，魔當轉人心？答曰：佛亦先知此事為大利益衆生。諸佛非但以受人食故以為利益，

度脫衆生，有以清淨心迎逆敬禮，和顏瞻視，此皆大利，何必飲食？以種種門利益衆生，非空入聚落。汝說佛道趣醉象者，今當答：佛雖知此事，以因緣故往。以此醉象必應得度，又能障其害佛罪業。復次，此象身如黑山，衆人見此，依頭禮佛，皆起恭敬，以是因緣故往趣。復次，佛趣此象，無有過失。若有惡事，可作此難。汝難至隨蘭若者，為受先世業果報故。汝說富須涅叉多羅為弟子者，今當說：佛身口意命不須守護，無所畏故，聽為弟子。復次，是人常近佛故，得見種種大神力，見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等諸王來供養佛，請問種種甚深要法，心得清淨，心清淨故，得利益因緣，是故雖惡，聽為弟子。問曰：此人於佛多生惡心，是故不應聽為弟子？答曰：若不聽為弟子，亦有惡心，是故聽為弟子無欲。汝說先未作罪時，何以不制戒？今當答：佛先結戒，說八聖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說是至涅槃道故，已說一切諸戒。復次，佛說三學：善學戒、善學心、善學慧，當知已說一切諸戒。復次，佛告諸比丘：一切惡決定不應作，是不名先結戒耶？復次，佛說十善道：離殺、盜、婬、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貪嫉、瞋恚、邪見，不名先結戒耶？佛先十二年中，說一偈為布薩法，所謂：一切惡莫作，一切善當行，自淨其志意，是則諸佛教。是故當知先已結戒。復次，佛說諸小惡

因緣，皆應當離。如說：離身諸惡行，亦離口諸惡，離意諸惡行，餘惡悉遠離。如是說者，當知先以結戒。復次，佛先已說諸守護法，如說：護身為善哉，能護口亦善，護意為善哉，護一切亦善，比丘護一切，得遠離諸惡。　如是說者，當知先以結戒。復次，佛先說善相，如說：手足勿妄犯，節言慎所行，當樂守定意，是名真比丘。　如是說者，當知先以結戒。復次，說沙門法故，當知先以結戒。沙門有四法：一、於瞋不報；二、於罵默然；三、杖捶能受；四、害者忍之。復次，佛說四念處：觀身、觀受、觀心、觀法，是涅槃道住處故，當知先結戒。若微小惡尚不聽，何況身口惡業？如是等因緣，當知先已結戒。如王者立制，不應作惡，後有犯者，違事輕重，作如是罪，如是治之。佛亦如是，先總說戒，後有犯者，說其罪相，如有作惡者，教令懺悔，作如是罪，懸如是懺，不見擯滅擯，不共住等，或如是事故，後乃結戒。汝說耆年貴族家等應為上座，今當答：道法中耆年貴族家等，於道無益。何以故？生佛法中，名為貴族好家中生；從受大戒，數其年數，名為耆年。汝謂耆年應供養者，先出家受戒，非是大耶？從受戒以後，無有諸姓等差別，諸比丘受大戒，名為生在佛家，是則失先大小家名，皆為一家。汝說持戒者出家在先，持戒日久，長夜護持，年歲多故，應為上座，如結戒中說。汝說持戒之人不應禮破戒者，今當

答：破戒人尚不應共住，何況禮拜供養？以其自言是比丘故，隨其大小而為作禮，如禮泥木天像，以念真天故。佛勅年少應禮上座，順佛教故，則便得福。汝說以頭陀故應敬禮者，今當答：若頭陀人人有五種，故難得分別：一者愚癡無所知故，貪受難法；二者鈍根希望得利；三者惡意欺誑於人；四者狂亂；五者作念頭陀法者，諸佛賢聖所共稱讚，以其隨順涅槃道故。是五種人行頭陀法，真偽難別。多聞者，多聞之人亦如頭陀，難可分別。何以故？或以樂道故多聞，或以利養故多聞，如是等亦難分別。又佛法貴如說行，不貴多讀多誦。又如佛說：行一法句，能自利益，名為多聞。智慧亦如是，若不能如所說行，何用智慧為？是故不以智慧故說為上座。譬如世間現事，弟雖多聞多智，而兄不為作禮。是故不以智慧故先受供養禮拜。如是雖多聞智慧，應禮先受戒者。若先供養多聞智慧者，則為鬪亂。餘沙門果、斷結、得神通，最難知：是人得果，是不得果；是多聞斷結，是少聞斷結；是得神通，是不得神通，不可以此為上座。若同得道果、斷結、神通，誰為上座？是故隨佛教行最為第一。汝說佛於說法生疑，今當答：佛於深法尚不有疑，何況應說不應說中而有疑乎？佛不言我都不說法，但云心樂閑靜，不務多事，而後於說法中無欲。復次，諸外道言：佛為大聖，寂默無戲論，何用

畜衆而教化為護使教化亦不可盡似如分別何用說法畜養弟子是貪著報是故佛自思惟我法甚深智慧方便無量無邊而可度者少是故自言不如默然又防外道所譏訶故令梵天王求請說法即時梵天王等白佛言衆生可愍中有利根結使薄者易可化度是故受諸梵王等請如人得大寶藏應示餘人如是諸聖自得法利亦應利人如汝所說佛不知阿蘭伽蘭等先已命終欲為說法者今當答佛不念其死與不死但念此人結使微薄堪任化度隨所念處則有智生是故佛先自說而後天告理故宜然又佛先出家說此二人曾經宿止諸天人民儻能疑佛受其妙法餘處得道佛欲斷彼疑故即時唱言彼人長衰如此妙法如何不聞推如是義五比丘事亦復可知但念其可度因緣不念其住止所在後念住處即便得知是故不應破一切智人汝言疑說已過弗城壞者今當答是城破因緣不定不定因緣而定說者是則為過又我先說四十不共法中諸佛善知不定答者則不受此難汝說佛問諸比丘汝等聚會為何所說今當答佛將欲說法門故作如是問或欲結戒故令其自說如是種種說法故問而無咎世間亦有知而復問如見人食問言食耶如天寒時問言寒耶佛亦如是知而復問隨欲無咎汝言自讚毀他非一切智人者今當答佛不貪身不貪供養不恚他人不增上慢所以自說我於世間最第一者有信衆生諸根猛利捨惡知識以我為師是人長夜當得安隱是故佛自讚身復次有人求第一樂道而有懈怠不能精進是故佛言無上利中不應懈怠我於世間第一導師善說正法宜勤精進可得道果如是等因緣自讚其身非為自貴輕賤他人訶惡人者欲令除滅惡法非為憎恚衆生有人求如法利其心清淨質直而與惡知識和合欲令遠離此故而訶罵之未得佛時尚以髓腦施人何況成佛而當訶罵汝說佛法初後相違今當答佛法中無有始終相違事汝等不知佛法義故以為相違是涅槃道者從迦葉佛滅已來無復人說亦無人得是故言我新得道餘處復說我得故道是道錠光等諸佛所得所謂八聖道能至涅槃一道一因緣故名為故道是故當知佛成一切智問曰所言一切智者云何名為一切智為知一切故名為一切智耶答曰一切智者知可知者五法藏過去未來現在出三世不可說所用知此五藏者名為知是故知及所知名為一切問曰知可知名為一切者是事不然何以故是法但是一可知知亦是可知故如世間言是人知利是人知鈍答曰若一切是一者則寒熱相違皆應是一明闇苦樂諸相違事亦應是一但是事不然是故不得言一切皆

是一問曰汝所執亦同此過若可知是一者苦樂等亦應是一而實不一答曰我不言一切可知是一汝所執一切皆是一是故不與汝同過復次汝說同有過故汝自執中有過若人自受所執中過即墮負處汝知所執有過不應復說他過是故汝說同有過者是事不然復次若謂知可知二法為一者應用可知法知瓶衣等物而實用知知一切物若謂瓶衣等於知無異者今瓶衣等不能知物即應有異而實用知知一切物如是處處有過故不得言一切智是一復次知所知是二名為一切知是一切法故名如來名一切智者是一切智人因金剛三昧是故金剛三昧成汝先言金剛三昧不成一切智不成者是事不然　昴星上音卯　擭胡郭反　甦音其迸公孟反

四十不共法中善知不定品第二十三　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出未成未定未分別是中如來智慧得力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或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生正見邪見善惡心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百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言瞿曇諸婆羅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善則勝出家又大涅槃經中說巴連弗城當以三事壞或火或水或內人與外人謀又因波梨末梵志說是裸形波梨末梵志若不捨是語若是心若是邪見到我目前無有是處若皮繩斷若身斷終不來到佛前又筏蔔經中說我此法甚深以方便說令淺易解若有直心如教行者得二種利若今世盡漏若不盡漏當得不還道又增一阿含舍迦梨經中佛告阿難若人故起業無有不受報而得道者若現受報若生受若後受又增一阿浮羅經中說佛告諸比丘諸惡人死若作畜生若墮地獄善人生處若天若人又無畏王子經中說無畏白佛言佛有所說能令他瞋不佛言王子是事不定佛或憐愍心故令他人瞋得種善因緣如乳母以曲指鉤出小兒口中惡物雖傷無患又阿毗曇中說衆生三品從不定聚或墮邪定或墮正定如是等四法藏中無定事數千萬種問曰若人智慧不定無決定心於事中或尒或不尒則不名一切智人一切智人者不二語者決定語者明了語者是故善知不定不得為名佛不共法答曰不定事若尒若不尒隨屬衆因緣故是中不應定說若人不定事而作定答曰不名一切智人是故於不定事中必應用

不定智。是故有不定智不共法。復次若人於一切法中決定知。是人即墮必定邪論中。若一切法必定。則諸所為則不須人功方便而得。如說。若好醜已定。人功則應定。不須諸因緣方便而修習。復次現見不自守護身則有衆苦。若自防護。身則安利。又如種種作業事中。受諸疲苦。後得種種富樂果報。或復有人今世靜默。都無所作。而得果報。是故有是不定事。為知是不定事故。知有不定智。問曰。汝守護不守護。施功不施功。而亦有不定事成者。有人好自防護而得苦惱。不自防護不得苦惱。又勤自疲苦不得功果。不勤施功而得功果。是事不定。答曰。汝所說則成我不定義。若有不定事。應有不定智。我不言若人不自防護悉皆受苦。又不言離功業有果報。有人雖作功夫。先世罪障故。不得受樂。不言一切皆爾。是故汝難非也。是名諸佛於不定事中獨有不定智。具足知無色處者。聲聞辟支佛知生無色處衆生。及法少分。諸佛世尊於無色處衆生及法。具足悉知。是無色處。有若干衆生生此處。若干衆生生彼處。若干衆生生初無色定處。若干衆生生第二處。若干衆生生第三處。若干衆生生第四處。若干衆生生來爾所時。若干衆生經爾所時當退沒。若干衆生極壽爾所時。若干衆生畢定壽命。若干衆生不畢定壽命。若干衆生從欲界命終來生此中。若

干衆生從無色界命終來生此中。若干衆生從無色界命終還生此中。若干衆生人中命終即來生此。若干衆生天中命終即來生此。是諸衆生於此命終。若生欲界。若生色界。若生無色界。是諸衆生此中命終。若生天道。若生人道。若生阿修羅道。若生地獄餓鬼畜生道中。是諸衆生於彼處入涅槃。若干衆生皆是凡夫。若干衆生是佛賢聖弟子。若干衆生凡夫弟子。若干衆生成聲聞乘。若干衆生成辟支佛乘。若干衆生皆成大乘。若干衆生不成聲聞乘。若干衆生不成辟支佛乘。不成大乘。若干衆生得滅者。若干衆生不得滅者。若干衆生上行。若干衆生某佛弟子。諸佛又知是定受味。是定不受味。是善。是無記。是定中斷若干結。是定上中下。略說無色諸定。唯有諸佛以一切種智悉能分別大小深淺。心相應心不相應。果報非果報等。是名諸佛具足悉知無色定處。通達滅法者。諸辟支佛。諸阿羅漢。過去現在滅度者。諸佛通達。如經中說。諸比丘。是賢劫前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出。至三十一劫。有二佛出。一名尸棄。二名毗式婆。此賢劫中。拘樓孫迦那含牟尼。迦葉佛出。如是過去諸佛大知見。此經中應說。及諸聲聞弟子滅度入無餘涅槃。及辟支佛。號曰成。號曰華相。號曰見清。號曰法能。號曰善見。號曰無垢。號曰無得。如是等諸辟支佛。入無餘涅槃。佛悉通達。復

次未滅度在有餘涅槃。生緣都盡。通達是事。亦名通達知滅。如經說。佛告阿難。我於此人悉知。無有微間。是人畢定盡是內法。是人命終。當入涅槃。亦名知滅。又於餘人通達四諦。能知其事。亦名知滅。如經說。我何不方便於此人。即於此處漏盡解脫。如佛告阿難。汝樂禪定。樂斷結使。亦名通達知滅。如佛告舍利弗。我知涅槃。知至涅槃道。知至涅槃衆生。如是等諸經此中應說。是名諸佛通達知滅。善知心不相應非色法者。戒善根使善律儀不善律儀等。諸心不相應非色法。聲聞辟支佛不能通達。諸佛善能通達。如現目前。於心不相應諸法中。成就第一智慧力故。問曰。戒善律儀不善律儀是色法。何以言非色法。答曰。戒善律儀不善律儀有二種。有作有無作。作是色。無作非色。無作非色故。佛以不共力故現前能知。餘人以比智知。問曰。諸佛但善知心不相應非色法。不善知相應法耶。答曰。若通達不相應法。相應法無所復論。如人能射毫毛。麤物則不論。復次七百不相應法中。聲聞辟支佛以第六識能知十法。一名。二相。三義。四無常。五生。六不生。七度。佛以第六識皆悉能知。佛知四諦相。及知世俗法。是故言諸佛善知心不相應無色法。勢力波羅蜜者。於一切所知法無餘中。得一切種智勢力。十力四無所畏四功德處助成故。又善得十力故。是故佛能成就

勢力波羅蜜。是勢力在第十六心中。得增益一切智。常在佛身。乃至無餘涅槃。因是事故。於一切法中得無礙智。無礙智波羅蜜者。法義辭樂說。於此四法勢力無量。通達無礙。如經中說。佛告諸比丘。如來四弟子成就第一念力。智慧力。堪受力。如善射射樹葉。即過無難。是諸弟子以四念處來問難我。常不休息。除飲食便利睡眠。於百年中。如來常答。樂說智慧無有窮盡。佛於此中以少欲相自論智慧。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天下滿中微塵。隨爾所塵數。作爾所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皆如舍利弗。如辟支佛。皆悉成就智慧樂說壽命。如上塵數大劫。是諸人等因四念處盡其形壽。問難如來。如來還以四念處義答其所問。言義不重。樂說無盡。法無礙智者。善能分別諸法名字。通達無礙。義無礙者。於諸法義通達無礙。辭無礙者。隨衆生類。以諸言辭令其解義。通達無礙。樂說無礙者。問答時善巧說法。無有窮盡。餘諸賢聖不能究盡。唯有諸佛能盡其邊。是故名無礙智波羅蜜。具足答波羅蜜者。一切問難中。佛善能具足答。何以故。於四種問答中。無有錯亂。善知義故。具足不壞義波羅蜜故。樂欲深知一切衆生性所行所樂故。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佛為人說善法。而是中多有衆生得證。證已心無渴愛。心無渴愛故。於世間無所受。無所受已。心則內滅。佛於

善法中無上事盡知無餘更無勝者問曰汝言四種問荅何謂爲四荅曰
一定荅二分別荅三反問荅四置荅定荅者如一比丘問佛世尊頗有色
常不變異不世尊受想行識常不變異不佛荅言比丘無有色常不變異
無有受想行識常而不變異如是等名爲定荅分別荅者如布多梨子梵
志問婆摩提有人故作身口意業受何等果報婆摩提定荅有人以身口
意故作業受苦惱報是問應分別荅是梵志後來問佛是事佛荅言布多
梨子有人若身口意故作業是業或受苦報或受樂報或受不苦不樂報
若作苦業受苦報樂業受樂報不苦不樂業受不苦不樂報如是等諸經
皆分別荅反問荅者如先尼梵志問佛我還問汝隨汝意荅先尼於汝意
云何色是如來不受想行識是如來不荅言非也世尊離色離受想行識
是如來不荅言非也世尊如是等經廣說是名反問荅置荅者十四種
邪見是所謂世間常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世間有邊
世間無邊世間亦有邊世間亦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如來滅後有如
來滅後無如來滅後亦有亦無如來滅後非有非無如來身即是神身異
神異如上一切衆生如大辟支佛智慧樂說以如是四種問佛佛皆隨順
荅其所問不多不少是故說佛具足荅波羅蜜無有能害佛者得不可殺

法故無能斷佛身分支節存亡自在如經說若人欲方便害佛者無有是
處問曰佛壽命爲定爲不定荅曰有人言不定若佛壽命有定者於餘定
壽命者有何差別而實佛壽命不定無能害者乃爲希有有人言佛壽命
有定餘人壽命雖定而手足耳鼻可斷佛無是事問曰云何佛不可害是
不共法荅曰諸佛不可思議假喩可知假使一切十方世界衆生皆有勢
力設有一魔有尒所勢力復令十方一一衆生力如惡魔欲共害佛尚不
能動佛一毛況有害者問曰若尒者調達云何得傷佛荅曰此事先已荅
佛欲示衆生三毒相調達雖持戒修善貪著利養而作大惡又令知佛於
諸人天心無有異如以慈愍視調達羅睺羅如左右眼佛常說等心是時
現其平等天人見此起希有心益更信樂又長壽諸天見佛先世有惡業
行若今不受謂惡行無報佛欲斷其邪見故現受此報復次佛於苦樂心
無有異無吾我心畢竟空故諸根調柔不可變故不須作方便離苦受樂
如菩薩藏中說佛以方便故現受此事應當廣知是名佛不可殺害不共
法說法不空者諸佛所有言說皆有果報是故諸佛說法不空何以故諸
佛未說法時先觀衆生本末心在何處結使厚薄知其先世所從功德見
其根性勢力多少知其障礙方處時節應以樂法可度若事可度或復應

以樂苦事度或復小發度或廣分別度有以陰入界十二因緣而得度者
或以信門或以慧門而得入者是人應從佛度是人應從聲聞度是人應
以餘緣得度是人應成聲聞乘是人應成辟支佛乘是人應成大乘是人
久習貪欲習瞋恚習愚癡是人習貪欲瞋恚是人習貪欲愚癡如是各各
分別是人墮斷見是人墮常見是人多習身見是人多習邪見是人多習
戒取見取是人多習憍慢是人多習自卑諂曲是人心多疑悔是人好樂
言辭有貴義理有樂深義有樂淺事是人先世集助道法是人今世集助
道法是人但集福報善根是人但集貫穿善根是人應疾得道是人久乃
得道佛先觀察籌量隨應得度而爲說法而度脫之是故一切說法皆悉
不空如經說世尊先知見而說法非不知見說法無謬無失者諸佛說法
無謬無失無謬者語義不乖違故無失者不失義故不失道因緣故名不
失不謬道果因緣故名不謬不少故名不失不過故名不謬以通達四無
礙智故念安慧常調和故遠離斷常無因邪因等諸見故所說法中不使
人有迷悶所言初後無相違過隨此義經應此中廣說如經說諸比丘爲
汝說法初善中善後善語善義善淳一無雜具說梵行以希有事說法者
隨所教化即得道果是名希有若有所荅若所受記皆實不異是亦希有

佛有所說道此道不雜煩惱能斷煩惱是亦希有佛有所說皆有利益終
不空言是亦希有若人於佛法中勤心精進能斷不善法增益善法是亦
希有復次有三希有現神通希有逆說彼心希有教化希有以是三希有
說法名爲以希有說法諸衆聖中最上導師者諸佛知一切衆生心所行
所樂結使深淺諸根利鈍上中下智慧善知通達故於衆聖中最上導師
又能善知四諦相善知諸法總相別相又以說法不空因緣不謬不失法
故於衆聖中最上導師問曰四衆亦能說法破外道令入佛法何以但稱
佛爲最上導師荅曰當以假喩說若一切衆生智慧勢力皆如辟支佛是
諸衆生若不承佛意欲度一人無有是處若是諸人說法時乃至不能令
斷無色界結使毫釐之分若佛欲度衆生有所言說乃至外道邪見諸龍
夜叉等及餘不解佛語者皆悉令解是等亦能轉化無量衆生乃至今日
聲聞衆令衆生住四果中皆是如來最上導師相是故佛名最上導師於
衆聖中不共之法四不守護法者諸佛不守護身業不守護口業不守護
意業不守護資生何以故是四事於他不護不作是念我身口意令恣他
人知何以故長夜修習種種清淨業故皆善見知斷一切煩惱法故成就
一切無比善根故善行可行法無可訶故具足行捨波羅蜜故捨者眼見

色捨憂喜心。乃至意法亦如是。婆阿拔劄多羅等諸經。應此中說四無所畏者。問曰。一法名爲無畏。何以故有四。答曰。於四事中。無有疑畏。是故有四。一者如佛告諸比丘。我自發誠言。是一切智人。此中若有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智人。如法難言。如來不知此法。我於此中。乃至不見有疑畏相。不見是相故。得安隱無畏。是初無畏。如實盡知一切法故。二者自發誠言。我一切諸漏盡。若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言是漏不盡。我於此中。乃至不見有微畏相。不見是相故。安隱無畏。是二無畏。善斷諸煩惱及斷煩惱習氣故。三者我說障道法。此中若有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智人。如法難言。是法雖用。不能障道。我於此中。不見有微畏相。不見是相故。得安隱無有疑畏。是三無畏。善知障解脫法故。四者我所說道如法說行者。得至苦盡。若有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智人。如法難言。是法雖如說行。不能至盡苦道。我於此中。無有微畏相。不見是相故。得安隱無有疑畏。是四無畏。善知至苦盡道故。是四無畏皆遍怖畏。心驚毛豎等相。故名爲無畏。又在大衆威德殊勝故。名爲無畏。又善知一切問答故。名爲無畏。諸天會經。此中應廣說。問曰。若佛是一切智人。應於一切法盡無畏。何以說四。答曰。略舉大要。以開事端。餘亦如是。佛十力者。力名扶

助。氣勢不可窮盡無能沮壞。雖有十名。而實一智。緣十事故。名爲十力。佛智緣一切事故應有無量力。以此十力。足度衆生。故但說十力。但聞此十力。餘皆可知。初力者。一切法因非因決定通達智。名爲初力。如佛說。若是住人。不捨是語。不捨邪見。不捨是心。來在佛前。無有是處。如佛告阿難。世間二佛一時出世。無有是處。一佛出世。則有是處。是事爲一佛世界故說。而實。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百千萬億。無數諸佛一時出世。又經說。身口意惡業。有妙受果報。無有是處。若身口意善業。有妙受果報。則有是處。如是等五藏諸經。應此中廣說。第二力者。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業。諸受法佛。如實分別知處所知事知果報。佛若欲知一切衆生。過去諸業。過去業報。即時能知。或業過去。報在現在。或業過去。報在未來。或業過去。報在過去。或業過去。報在過去未來。或業過去。報在過去現在。或業過去。報在未來現在。或業過去。報在過去未來現在。或業現在。報在現在。或業現在。報在未來。或業現在。報在現在未來。或業未來。報在未來。有如是等分別受法者。四受法。現受樂後世受苦。現受苦後世受樂。現受樂後受樂。現受苦後受苦。處者隨業時方所在。又知是業受報處。事者或遺因緣或隨三不善根。或多自作。或多因他。如是等善惡業因緣佛盡知。報者知諸業各各有報。善業或善處生。或得涅槃。惡業諸惡處生。佛悉知是諸業本末因緣自身及他。是中智力不退。故名爲力。三力者。佛於禪定解脫三昧垢淨相如實知。禪者四禪。定者四無色定。四無量心等皆名爲定。解脫者八解脫。三昧者除諸禪解脫。餘定盡名三昧。有人言。三解脫門及有覺有觀定。無覺有觀定。無覺無觀定。名爲三昧。有人言定小三昧大。是故一切諸佛菩薩所得定皆名三昧。是四處皆攝在一切禪波羅蜜。垢名愛味。淨名不受味。復次垢名有漏定。淨名無漏禪定。三昧解脫等分別者。知是禪分別知他衆生他人上下。諸根如實知。名第四力。他衆生者凡夫是。他人者須陀洹等諸賢聖是。或有人言。衆生名爲凡夫及諸學人煩惱未盡故。他人者阿羅漢等煩惱盡故。或有人言。衆生與人一種名。有差別。諸根者信精進念定慧非根等根。上名猛利堪任得道。下名闇鈍不堪受道。佛於此二根上下如實知不錯謬。他衆生他人心各有所樂。如實知。是第五力。所樂名爲貴所向事。如有人貴財物世樂。或有貴重福德善法。是事佛如實知。世間種種性。無量性。佛如實知。是第六力。種種性者。雜性萬端。無量性者。於一一性。有無量種。分別性者。從先世來。心常習用。常所樂行。修習故成性。是二善惡性。佛如實知。至一切處道如實知。是第七力。至一切處道者。能

得一切功德。是道名爲至一切處道。所謂五分三昧。若五智三昧。若八聖道分是。或聖道所攝諸法。或四如意足。如經說。比丘善修習四如意足。無刹不得。有人言。四禪是。如經說。比丘得四禪心。安住一處清淨除諸煩惱滅諸障礙。調和堪用。不復動轉。若迴向知宿命事。即能知宿命事。是第八力。佛若欲念自身及一切衆生無量無邊宿命一切事皆悉知。無有不知過恒河沙等劫事。是人何處生。姓名貴賤。飲食資生苦樂。所作事業。所受果報。心何所行。本從何來。如是等事。以天眼清淨過於人眼。見六道衆生隨業受身。是第九力。大力聲聞以天眼見小千國土。亦見中衆生生時死時。小辟支佛見千小千國土。見中衆生生時死時。中力辟支佛見百萬小千國土。見中衆生生時死時。大力辟支佛見三千大千國土見中衆生生死。所謂諸佛世尊見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世間。亦見是中衆生生時死時。第十力者。欲漏有漏無明漏。一切漏盡。諸煩惱及氣都盡。是名第十力無礙解脫者。解脫有三種。一者於煩惱障礙解脫。二者於定障礙解脫。三者於一切法障礙解脫。是中得慧解脫阿羅漢。得離煩惱障礙解脫。共解脫阿羅漢及辟支佛。得離煩惱障礙解脫。得離諸禪定障礙解脫。唯有諸佛具三解脫。所謂煩惱障礙解脫。諸禪定障礙解脫。一切法障礙解脫。總是三

種解脫故佛名無礙解脫常隨心共生乃至無餘涅槃則止是四十不共
法略開佛法門令衆生解故說所不說者無量無邊所謂一常不離慧二
知時不失三滅一切習氣四得定波羅蜜五一切功德殊勝六隨所宜行
波羅蜜七無能見頂者八無與等者九無能勝者十世間中上十一不從
他聞得道十二不轉法者十三自言是佛終不能到佛前十四不退法者
十五得大慧者十六得大慈者十七第一可信受者十八第一名聞利養
十九與佛同止諸師無與佛等者二十諸師無有得弟子衆如佛者二十
一瑞正第一見者歡悅二十二佛所使人無能害者二十三佛欲度者無
有傷害二十四心初生時能斷思惟結二十五可度衆生終不失時二十
六第十六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十七世間第一福田二十八救
無量光明二十九所行不同餘人三十百福田相三十一無量無邊善根
三十二入胎時三十三生時三十四得佛道時三十五轉法輪時三十六
捨長壽命時三十七入涅槃時能動三千大千世界三十八擾動無量無
邊諸魔宮殿令無威德皆使驚畏三十九諸護世天王釋提桓因夜摩天
王兜率陀天王化樂天王自在天王梵天王淨居諸天等一時來集請轉
法輪四十佛身堅固如那羅延四十一未有結戒而初結戒四十二有所

施作勢力勝人四十三菩薩處胎母於一切男子無染著心四十四力能
救度一切衆生佛不共法有如是等無量無數妙餘事故不須廣說聲聞
法雖以佛法優劣不同則有差別從姿總說諸佛一切諸法無量無邊不
可思議第一希有一切衆生所不能共假使十方諸三千大千世界過諸
算數是中所有衆生智慧皆如大梵天王皆如大辟支佛皆如舍利弗合
集是諸智慧令一人得欲及於佛四十不共法中微少分者無有是處若
於一法百千萬億分中不及其一諸佛有如是無量無邊功德之力何以
故無數大劫安住四功德處深行六波羅蜜善根具足菩薩一切所行諸
法不共一切衆生故果報亦不共
讚偈品第二十四　已知是解四十不共法意應取是四十不共法相念
佛又應以諸偈讚佛如現在前對面共語如是則成念佛三昧如偈說
聖主大精進四十獨有法我今於佛前敬心以稱讚如意及飛行其力無
邊限於聖如意中無有與等者聲聞中自在他心智無量善能調伏心隨
意而應適其念如大海湛然在安隱世間無有法而能擾亂者諸佛所稱
歎金剛三昧寶得之在胸中如貫懷五心善知不定法四無色定事微細
難分別盡知無有餘衆生若已滅今滅及當滅惟獨有世尊智慧能通達

善知不相應非色法中事一切諸世間悉皆不能知世尊大威力功德不
可量智慧無邊勝皆無與等者於四問答中超絕無倫匹衆生諸問難一
切皆易答若諸世間中欲有害佛者是事皆不成以成不殺法若於三時
中諸有所說者言必不虛妄常有大果報凡有所說法無非是希有義趣
而不謬何况於言辭於三聖弟子上中下差別四雙八輩等第一大尊師
身口意業命畢竟常清淨是故於此中不復須防護自說一切智心無有
疑畏若人來難我恐有所不知自說漏盡稱盡到無漏邊心無有疑畏除
漏有不盡自說障礙法於中無疑難雖有用此法不能爲障礙所說八聖
道心無有疑畏有言是八道不能至解脫如實知是因是果及與非說號
一切智名聞流無量三世所有業是諸業定報及非定果報種種皆悉知
諸禪三昧中麤細深淺事皆悉能了知禪中無等者先知衆生根上中下
差別種種樂及性隨宜而說法行道得諸利兼以化導人是以弟子衆如
實得善利宿命知無量天眼見無邊一切人中天無能知其限住金剛三
昧滅煩惱及氣又知人漏盡故名漏盡力煩惱諸禪障一切法障礙三礙
得解脫號無礙解脫四十不共法功德不可量無能廣說者我已略說竟
世尊若一劫稱說此佛法猶尚不能盡况我無此智世尊大慈者無量業

善集四功德處故得佛無量法世尊所稱說四功德勝處我今還以此稱
讚於如來三十二相具相有百福德八十種妙好三界諸能有三千大千
界衆生所有福果報爲百倍相有如是德如此諸福德并及其果報復以
爲百倍成一白毫相三十相一一福德及果報復以爲千倍成一肉髻相
世尊諸功德不可得度量如人以尺寸量空不可盡從初發大心爲度衆
生故堅心無量劫是故成佛道精勤欲成滿如此之大願無量劫數中行
諸難苦行如諸往古佛說四功德處無量劫乃成令得安住中本爲護實
諦捨身及親黨財寶諸富樂是故得具足無量劫數中見聞覺知法每先
善思惟而後爲人說若於不見等及於中有疑而能如實說所益無有量
不說他匿事讒判而已逆念常在安慰順化令安隱第一真妙諦涅槃實
爲最餘者皆虛妄世尊得具足飲食卧具等重閣妙樓觀名好象馬車端
嚴諸婇女金銀珍寶等聚落諸城邑國土及榮位并以四天下愛子并親
婦支節及頭目割肉出血髓及以舉身施憐愍諸衆生悉施無所惜爲求
出生死不以求自樂虛空諸星宿地上所有沙世尊菩薩時布施數過是
於不以非法求財而布施無有不知施無侵惱人施不貪惜好物而以惡
者施無諂曲心施無惜而強施無恚無疑心無邪無輕笑無厭無不信預

面等布施無有分別心此應彼不應但以悲心故平等而行施不輕於衆生以為非福田見聖心恭敬破戒者憐愍不自高其身卑下於他人亦不為稱讃不求報等施無悔無憂愁無惡賤心施無待急恨心無法應當施無不敬心施無棄著地施無求惱者施無妬競勝施無戲弄求者無不自手施不輕於少物以多自高施不以聲聞來辟支佛來施不限一世施無有非時施世尊無數劫行諸希有施皆為無上道不為求自身於諸佛法中出家行遠離修習諸佛法為諸人天說說如是施法於諸施中上猶如日光明星月中殊勝如是勝捨處超越諸天人猶亦如世尊一切世間上是故能具足如是捨捨慧名聞無量劫流布無窮已世尊無量劫護持清淨戒開諸禪定門為得深寂處先離於五相從行八解脫入淨三三昧亦性三解脫世尊善分別六十五種禪無有一禪定先來不生者於此諸定中亦不受其味世尊因諸禪得三種神通以此度衆生是故一切勝世尊無量劫平等心弘悲化阿僧祇衆生令住於梵世能以巧方便善說禪定故世尊菩薩時常於無量世無貪煩惱纏而住來世間過去得值者無量生天上過去諸菩薩所可行寂滅世尊菩薩時亦等無有異是故於寂滅勝處悉充滿世尊菩薩時所有諸智慧以慧求菩提令成足慧報一切所肯

食如人依地生世尊於世世捨十惡道常行十善道斯由慧氣力捨五欲五蓋得種種禪定無量劫數世不從他人受善哉大聖尊悉是慧施力衆生因世尊無量生六天亦令至梵世斯皆由慧力世尊於生死苦樂所迷悶不失菩提心斯皆是慧力世尊於生死不樂而常在涅槃不取斯皆是慧力安坐道場時降魔及軍衆度脫諸群生斯皆是慧力本求菩提時集無量助法聞者常迷悶何况能受行世尊能堪忍斯皆是慧力經書諸技術世世生自知亦能兼教人斯皆是慧力親近無量佛悉欲甘露教種種諮請問亦遍而分別住法智慧中未曾有恪惜乃至筆童奴亦諮受善語世尊以是故慧發起流布世尊於前世求是菩提時於諸衆生中行大慈悲心以第一智慧常出大勢力悉作無量種希有諸難事一切諸世間盡共無量劫說之不可盡亦非算數及如是等諸事超越於人天一切世間中奇特無有比大業所獲果具足一切智能破生死王安住法王處

類 足水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九震

論

阿毗達磨俱舍論九

分別隨眠品第五之三　如是已辯隨眠并纏世尊說為漏瀑流等為唯尒所為復有餘頌曰　由結等差別復說有五種　論曰即諸煩惱結縛隨眠隨煩惱纏義差別故復說五種且結云何頌曰　結九物取等立見取二結由二唯不善及自在起故纏中唯嫉慳建立為二結或二數行故為賤貧因故通顯隨惑故惱亂二部故　論曰結有九種一愛結二恚結三慢結四無明結五見結六取結七疑結八嫉結九慳結此中愛結謂三界貪餘隨所應當辯其相見結謂三見取結謂二取依如是理故有說言頗有見相應法為愛結繫非見結繫非不有見隨眠隨增曰有云何集智已生滅智未生見滅道所斷二取相應法彼為愛結為所緣繫非見結繫遍行見結已永斷故非遍見結所緣相應二俱無故然彼有見隨眠隨增二取見隨眠於彼隨增故何緣三見別立見結二取別立為取結耶三見二取物取等故謂彼三見有十八物三取亦然故名物等三等所取二等

能取故名取等所取能取有差別故立為二結何故纏中嫉慳二種建立為結非餘纏耶二唯不善自在起故謂唯此二兩義具足餘皆不然故唯立二若纏唯八此釋可然許有十纏此釋非理以忿覆二種亦具兩義故由此應許具有十纏應言嫉慳過失尤重謂此二種數現行故又二能為賤貧因故通顯惑隨煩惱故惱亂出家在家部故或惱亂天阿素洛故或惱人天二勝趣故或惱亂他及自部故佛於餘處依差別門我即以結皆說有五種頌曰　又五順下分由二不越欲由三復還下攝門根故三或不欲發趣迷道及疑道能障趣解脫故唯欲斷三　論曰何等為五謂有身見戒禁取疑欲貪瞋恚何緣此五名順下分此五順益下分界故謂唯欲界得下分名此五於彼能為順益由後二種不能超欲界設有能超由前三還下如守獄卒防邏人故有餘師說言下分者謂下有情即諸異生及下界即欲界前三能障超下有情後二能令不起下界故五皆得順下分名諸得預流六煩惱斷何緣但說斷三結耶理實應言斷六煩惱攝門根故但說斷三謂所斷中類有三種唯一通二通四部故說斷三種攝彼三門人所斷中三隨三轉謂邊執見隨身見轉見取隨戒取轉邪見隨疑轉說斷三種攝彼三根故說斷三已說斷六有作是釋凡趣異方有三

種障。一不欲發。二迷正道。依邪道故。三疑正道。趣解脫者亦有如斯相似三障。謂由身見怖畏解脫。不欲發趣。由戒禁取。依執邪道。迷失正路。由疑於道深懷猶豫。佛顧預流永斷如是趣解脫障。故說斷三。佛於餘經。如順下分。說順上分亦有五種。頌曰。順上分亦五。色無色二貪。掉舉慢無明。令不超上故。 論曰。如是五種若未斷時。能令有情不超上界。順益上界。故名順上分。結已辯結縛云何。頌曰。縛三由三受。 論曰。縛有三種。一貪縛謂一切貪。二瞋縛謂一切瞋。三癡縛謂一切癡。何緣唯說此三為縛。由隨三受。說縛有三。謂於樂受貪縛隨增所緣相應俱隨增故。於苦受瞋。於捨受癡。應知亦尒。雖於捨受亦有貪瞋。非如癡故。約自相續樂等三受。為縛所緣作此定說。已分別縛隨眠云何。頌曰。隨眠前已說。 論曰。隨眠有六或七或十。或九十八。如前已說。隨眠既已說。隨煩惱云何。頌曰。隨煩惱此餘。染心所行蘊。 論曰。此諸煩惱亦名隨煩惱。以皆隨心為惱亂事故。復有此餘異諸煩惱染污心所行蘊所攝隨煩惱起故。亦名隨煩惱。不名煩惱非根本故。廣列彼相。如雜事中。後當略論。纏煩惱垢攝者且應先辯纏相云何。頌曰。纏八無慚愧。嫉慳并悔眠。及掉舉惛沈。或十加忿覆。無慚慳掉舉皆從貪所生。無愧眠惛沈從無明所起。嫉忿從瞋起。悔從疑覆諍。

論曰。根本煩惱亦名為纏。經說欲貪纏為緣故。然品類足說有八纏。毗婆沙宗說纏有十。謂於前八更加忿覆。無慚無愧如前已釋。嫉謂於他諸興盛事。令心不喜。慳謂財法巧施相違。令心恪著。悔即惡作。如前已辯。眠謂令心昧略為性。無有功力執持於身。悔眠二纏唯取染污。掉舉惛沈亦如前釋。除瞋及害於情非情令心憤發說名為忿。隱藏自罪說名為覆。於此所說十種纏中。無慚慳掉舉是貪等流。無愧眠惛沈是無名等流。嫉忿是瞋等流。悔是疑等流。有說覆是貪等流。有說是無明等流。有說是俱等流有知無知如其次第。餘煩惱垢其相云何。頌曰。煩惱垢六。惱害恨諂誑。憍誑憍從貪生。害恨從瞋起。惱從見取起。諂從諸見生。 論曰。惱謂堅執諸有罪事。由此不聽如理諫誨。害謂於他能為逼迫。由此能行打罵等事。恨謂於忿所緣事中。數數尋思。結怨不捨。諂謂心曲。由此不能如實自顯。或矯非撥。或設方便。令解不明。誑謂惑他。憍前已釋。如是六種從煩惱生。穢污相麤。名煩惱垢。於此六種煩惱垢中。誑憍是貪等流。害恨是瞋等流。惱是見取等流。諂是諸見等流。如言阿曲。謂諸惡見。故諂定是諸見等流。此垢并纏。從煩惱起。是故皆立隨煩惱名。此垢及纏為何所斷。頌曰。纏無慚愧眠惛掉見修斷。餘及煩惱垢。自在故唯修。 論曰。且十纏中無慚等五

通見修斷。由此通與二部煩惱相應起故。隨與見此諦所斷相應。即說名為見此諦所斷。餘嫉慳悔忿覆并垢自在起故。唯修所斷。唯與修斷他力無明共相應故。名自在起。此隨煩惱。誰通何性。頌曰。欲三二餘惡。上界皆無記。 論曰。欲界所繫眠惛掉三。皆通不善無記二性。所餘一切皆唯不善。上二界中隨應所有一切唯是無記性攝。此隨煩惱。誰何界繫。頌曰。諂誑欲初定。三三界餘欲。 論曰。諂誑唯在欲界初定。寧知梵世有諂誑耶以大梵王匿已情事。現相誑惑馬勝苾芻。此二於前雖已分別。義相關故今復重辯。惛掉憍三通在三界。所餘一切皆唯在欲。謂十六中五如前辯所餘十一唯欲界繫。已辯隨眠及隨煩惱。於中有幾唯在意地。有幾通依六識地起。頌曰。見所斷慢眠。自在隨煩惱。皆唯意地起。餘通依六識。 論曰。略說應知。諸見所斷及修所斷一切慢眠隨煩惱中自在起者。如是一切皆依意識。依五識身無容起故。所餘一切通依六識。謂修所斷貪瞋無明及彼相應諸隨煩惱。即無慚愧惛掉及餘大煩惱地法所攝隨煩惱。依六識身皆容起故。如先所辯樂等五受根。今此所明煩惱隨煩惱。何煩惱等。何根相應於此先應辯諸煩惱。頌曰。欲界諸煩惱。貪喜樂相應。瞋憂苦癡遍。邪見憂及喜。疑憂餘五喜。一切捨相應。上地皆隨應。遍自識諸受。

論曰。欲界所繫諸煩惱中。貪喜樂相應。以歡行轉遍六識故。瞋憂苦相應以慼行轉遍六識故。無明遍與前四相應。歡慼行轉遍六識故。邪見通與憂喜相應。歡慼行轉唯意地故。何緣邪見歡慼行轉。如次先造罪福業故疑憂相應以慼行轉唯意地故。懷猶豫者求決定知心愁慼故。餘四見慢與喜相應。以歡行轉唯意地故。已約別相說受相應。就通相說受相應者一切皆與捨受相應。以諸隨眠相續斷位勢力衰歇必住捨受。欲界既尒上地云何。皆隨所應遍與自地自識俱起諸受相應。謂若地中具有四識彼一一識所起煩惱各遍自識諸受相應。若諸地中唯有意識。即彼意識所起煩惱遍與意識諸受相應。上諸地中識受多少如前已辯故不別說已辯煩惱諸受相應。今次復應辯隨煩惱。頌曰。諸隨煩惱中。嫉悔忿及惱害恨憂俱起。慳喜受相應。諂誑及眠覆。通憂喜俱起。憍喜樂皆捨。餘四遍相應。 論曰。隨煩惱中嫉等六種。一切皆與憂根相應。以慼行轉唯意地故。慳喜相應。以歡行轉唯意地故。歡行轉者。慳相與貪極相似故。諂誑眠覆憂喜相應。歡慼行轉唯意地故。歡慼行者謂或有時以歡喜心而行諂等。或時有以憂慼心行。憍喜樂相應。歡行唯意故。在第三靜慮與樂相應若在下諸地與喜相應。此上所說諸隨煩惱一切皆與捨受相應。相續斷時

皆住捨故有通行任唯捨地故捨於一切相應無邊譬如無明遍相應故餘無慚愧惛沉掉舉四皆遍與五受相應前二是大不善地法攝故後二是大煩惱地法攝故所說煩惱隨煩惱中有依異門佛說為蓋今次應辯蓋相云何頌曰蓋五唯在欲食治用同故雖二立一蓋障蘊故唯五　論曰佛於經中說蓋有五一欲貪蓋二瞋恚蓋三惛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此中所說惛掉及疑為如欲貪瞋恚眠悔唯在欲界通三界耶應知此三亦唯在欲以契經說如是五種純是圓滿不善聚故色無色界無有不善然此五種純不善故唯在欲界非色無色何故惛眠掉悔二蓋各有二體合立一耶食治用同故合立一食謂所食亦名資糧治謂能治亦名非食用謂事用亦名功能由此經中作如是說惛眠雖二食非食同何等名為惛眠蓋食謂五種法一瞢憒二不樂三頻申四食不平性五心昧劣性何等名為此蓋非食謂光明想如是二種事用亦同謂俱能令心性沉昧掉悔雖二食非食同何等名為掉悔蓋食謂四種法一親里尋二國土尋三不死尋四隨念昔種種所更戲笑歡娛承奉等事何等名為此蓋非食謂奢摩他如是二種事用亦同謂俱能令心不寂靜由此說食治用同故惛眠掉悔二合為一諸煩惱等皆有蓋義何故如來唯說此五唯此於五蘊

能為勝障故謂貪恚蓋能障戒蘊惛沉睡眠能障慧蘊掉舉惡作能障定蘊定慧無故於四諦疑疑故能令乃至解脫解脫知見皆不得起故唯此五建立為蓋若作如是解釋經意掉悔理應惛眠前說以必依定方有慧生定障亦應先慧障故依如是理有餘師言此五蓋中惛眠掉悔如次能障定蘊慧蘊由此契經作如是說修等持者怖畏惛眠修擇法者怖畏掉悔有餘別說唯立五因彼說云何謂在行位先於色等種種境中取可愛憎二種相故後在住位由先為因便起欲貪瞋恚二蓋此二能障將入定心由此後時正入定位於止及觀不能正習由此便起惛眠掉悔如其次第障奢摩他毗鉢舍那令不得起由此於後出定位中思擇法時疑復為障故建立蓋唯有此五今應思擇他界遍行及見滅道斷有漏緣諸惑於彼斷位不知彼所緣知彼所緣時而彼不斷如是諸惑斷由他因非要遍知所緣故斷若爾斷惑總由幾因由四種因何等為四頌曰遍知所緣故斷彼能緣故斷彼所緣故對治起故斷　論曰且見所斷惑斷由前三因一由遍知所緣故斷謂見苦集斷自界緣及見滅道斷無漏緣二由斷彼能緣故斷謂見苦集斷他界緣以自界緣能緣於彼能緣若斷彼隨斷故三由斷彼所緣故斷謂見滅道斷有漏緣以無漏緣能為彼境所緣若斷

彼隨斷故若修所斷惑斷由後一因謂但由第四對治起故斷以若此品對治道生則此品中諸惑頓斷何品諸惑誰為對治謂上上品所有諸惑下下品道能為對治至下下品所有諸惑上上品道能為對治如是義門後當廣辯所言對治總有幾種頌曰對治有四種謂斷持遠猒　論曰諸對治門總有四種一斷對治謂無間道二持對治謂此後道由彼能持此斷得故三遠分對治謂解脫道後所有道由彼道能令此所斷惑得更遠故有餘師說亦解脫道以解脫道如彼能令此所斷惑得更遠故四猒患對治謂若有道見此界過失深生猒患然此對治若欲善說理實應為如是次第一猒患對治謂緣苦集起加行道二斷對治謂緣一切起無間道三持對治謂緣一切起解脫道四遠分對治謂緣一切起勝進道諸惑永斷為定從何頌曰應知從所緣可令諸惑斷　論曰應知諸惑得永斷時不可令其離相應法但可令彼遠離所緣令於所緣不復生故斷未來惑理且可然容令於境不復生故過去諸惑云何說斷若謂頌說從所緣言意顯遍知所緣故斷此亦非理不決定故由此應說煩惱等斷定何所從自相續中煩惱等斷由得斷故他相續中諸煩惱等及一切色不染法斷由能緣彼自相續中所有諸惑究竟斷故所言遠分遠性有幾頌曰遠性

有四種謂相治處時如大種尸羅異方二世等　論曰傳說遠性總有四種一相遠性如四大種雖復俱在一聚中生以相異故亦名為遠二治遠性如持犯戒雖復俱在一身中行以相治故亦名為遠三處遠性如東西海雖復俱在一世界中方處隔故亦名為遠四時遠性如過未世雖復俱依一法上立時分隔故亦名為遠望何說遠望現在世無間已滅及正生時與現相隣如何名遠由世性別故得遠名非久曾當方得名遠若爾現在亦應得遠名以望去來世性亦別故若謂去來法無作用離作用故名為遠者諸無為法作用既無云何名近若謂由現遍得無為故名近者去來二世例亦應然虛空無為如何名近若謂過未更互相望由隔現在故名為遠現望二世俱極相隣無為無隔故皆近者則應去來隣現在世相望有隔故具二名不應一向說名為遠若依正理應說去來離法自相故名為遠未來未得法自相故過去已捨法自相故等言為明舉事未盡前言惑斷由治道生道勝進時所斷諸惑為再斷不所得離繫有重得耶頌曰諸惑無再斷離繫有重得謂治生得果練根六時中　論曰諸惑若得彼能斷道即由彼道此惑頓斷必無後時再斷惑義所得離繫雖無隨道漸勝進理而道進時容有重起彼勝得義所言重得總有幾時總有六時

何等為六謂治道起得果練根治道起時謂解脫道得果時者謂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練根時者謂轉根時此六時中諸惑離繫隨道勝進重起勝得然諸離繫隨應當知有具六時起勝得者乃至亦有唯具二時謂欲界繫見四諦斷及色無色見三諦斷所有離繫具六時得色無色界見道諦斷所有離繫唯五時得由治生時即得果故不應於此分為二時欲界修斷五品離繫亦五時得除預流果第六離繫唯四時得謂於前五又除一時得果治生時無異故第七八品亦四時得得果四中除前二故第九離繫唯三時得謂於前四又除一時亦治生時即得果故色無色界修所斷中唯除有頂第九離繫所餘離繫亦三時得得果四中除前三故有頂第九唯二時得謂前三內又除一時亦治生時即得果故如是且就容有理說以利根者前諸位中一一皆除練根得故諸有超越入聖道者隨應有除預流等故即諸離繫彼彼位中得遍知名遍知有二一智遍知二斷遍知智遍知者謂無漏智斷遍知者謂即諸斷此於果上立因名故為一切斷立一遍知不尒云何頌曰斷遍知有九欲初二斷一二各一合三上界三亦尒餘五順下分色一切斷三　論曰諸斷總立九種遍知謂三界繫見諦所斷煩惱等斷立六遍知所餘三界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三遍知且三界繫見諦所斷煩惱等斷立六云何謂欲界繫初二部斷立一遍知初二部言即顯見苦見集所斷次二部斷合立一遍知次二部言顯見滅道斷如是欲界見諦所斷煩惱等斷立三遍知如欲界三上界亦尒謂色無色二界所繫亦初二斷一二各一合三是見苦集見滅見道所斷法斷合立三義如是名為三界見諦所斷法斷六種遍知餘三界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三云何謂欲界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一遍知應知即是五順下分結盡遍知并前立故色界所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一遍知應知此即是色愛盡遍知無色界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一遍知即一切結永盡遍知此亦并前合立一故如是名為三界修道所斷法斷三種遍知以何因緣色無色界修道所斷煩惱等斷別立遍知非見所斷以修所斷治不同故如是所立九種遍知應辯於中幾何道果頌曰於中忍果六餘三是智果未至果一切根本五或八無色邊果一三根本亦尒俗果二聖九法智三類二法智品果六類智品果五　論曰於此九中且應先辯與忍智道為果差別忍果有六謂三界繫見斷法斷六種遍知智果有三謂順下分色愛一切結盡遍知由此三遍知是修道果故如何忍果說為遍知諸忍皆是智眷屬故如王眷屬假立王名或忍與智同一

果故今次應辯與靜慮地眷屬根本為果差別未至靜慮果具有九謂此為依能斷三界見修所斷煩惱等故根本靜慮果五或八所言五者吠婆沙師說根本地唯能永斷色無色攝煩惱等故欲界所繫煩惱等斷彼唯許是未至果故所言八者尊者妙音說根本地亦與欲界諸煩惱等為斷對治諸有先離欲界染者依根本地入見諦時於欲界繫見斷法斷許引道別無漏得故由此亦是彼見道果除順下分結盡遍知以彼唯是未至果故無容修彼斷對治故中間靜慮如根本說今次應辯與無色地眷屬根本為果差別無色邊地果唯有一謂依空處近分地道得色愛盡遍知果故前三根本果亦唯一謂依無色前三根本得一切盡遍知果故今次應辯與世俗道及諸聖道為果差別俗道果二謂俗道力唯能獲得順下分盡及色愛盡遍知果故聖道果九謂聖道力遍能永斷三界法故今次應辯與法類智為果差別法智果三謂法智力能斷三界修所斷故得後三果類智果二謂類智力但能永斷色無色界修所斷故得後二果今次應辯與法類智同品諸道為果差別法智品果六謂即是前法智法忍所得六果類智品果五謂即是前類智類忍所得五果品言通攝智及忍故何故一一斷不別立遍知唯就如前九位建立頌曰得無漏斷得及缺第一有滅雙因越界故立九遍知　論曰有漏法斷雖多體位而四緣故立九遍知且由三緣立六忍果謂得無漏離繫得故缺有頂故滅雙因故諸斷要具如是三緣立遍知名闕則不尒如異生位有滅雙因無無漏斷得未缺有頂故雖亦得斷不名遍知若聖位中從入見諦至苦類忍現行以前雖有已得無漏斷得未缺有頂未滅雙因至苦類智集法忍位雖亦缺有頂猶未滅雙因未滅見集斷諸遍行因故至後法智類智位中諸所得斷三緣具故於一一位建立遍知具由四緣立三智果謂於前三加越界故言越界者謂此界中煩惱等法皆令離故有立離俱繫亦是一緣故立遍知緣揔有五種離俱繫者謂此雖斷未立遍知要離所餘緣此境惑方可建立此離俱繫與滅雙因及越界緣用無別故雖義有異而不別說雖諸越界位皆滅雙因而滅雙因時非皆越界故滅雙因外別立越界緣滅三地雙因未立遍知故誰成就幾遍知頌曰住見諦位無或成一至五修成六一二無學唯成一　論曰異生定無成遍知理若諸聖者住見諦位從初乃至集法忍時於諸遍知亦未成就至集法智集類忍時唯成就一至集類智滅法忍時便成就二至滅法智滅類忍時便成就三至滅類智道法忍時便成就四至道法智道類忍時便成就五住修道位道類智為

初乃至未得全離欲界染及離欲退皆成就六至全離欲色愛未盡或先
離欲彼道類智未起色盡勝果道前唯成一遍知謂順下分盡從色愛盡
及無學位起色纏退亦一如前有色愛者從色愛永盡先離色者從起色
盡道至未全離無色愛前成下分盡色愛盡二從無學退起無色纏成二
遍知名如前說住無學位唯成就一謂一切結永盡遍知何緣不還阿羅
漢果總集諸斷立一遍知頌曰 越界得果故 二處集遍知 論曰且二緣
故於一切斷總集建立為一遍知一者越界二者得果唯彼兩位具足二
緣故彼遍知總集為一誰捨誰得幾種遍知頌曰捨一二五六得亦然除
五 論曰言捨一者謂從無學及色愛盡命離欲退言捨二者謂諸不還
從色愛盡起欲纏退及彼復得阿羅漢時言捨五者謂先離欲後入見諦
道類智時得下分盡捨前五故言捨六者謂未離欲所有聖者得離欲時
得亦然者謂有得一得二得六唯除得五言得一者謂得未得及從無學
起色纏退言得二者謂從無學起無色界諸纏退時言得六者謂退不還
因辯隨眠分別斷竟 瞪瞢上都鄧反下莫鄧上入音騰下莫登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一 如是已說煩惱等斷於九勝位得遍知名然斷
必由道力故得此所由道其相云何頌曰已說煩惱斷由見諦修故見道

唯無漏修道通二種 論曰前已廣說諸煩惱斷由見諦道及修道故道
唯無漏亦有漏耶見道應知唯是無漏修道通二所以者何見道速能治
三界故頓斷九品見所斷故非世間道有此堪能故見位中道唯無漏修
道有異故通二種如向所言由見諦故此所見諦其相云何頌曰諦四先
已說謂苦集滅道彼自體亦然次第隨現觀 論曰諦有四種名先已說
於何處說謂界品中分別有漏無漏法處彼如何說謂彼頌言無漏謂聖
道此說道諦擇滅謂離繫此說滅諦及苦集世間此說苦集諦四諦次第
如彼說耶不爾云何如今所列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四諦自體亦有異耶
不爾云何如先所辯為顯體同彼故說亦然聲四諦何緣如是次第隨現
觀位先後而說謂現觀中先所觀者便在先說若異此者應先說因後方
說果然或有法說次隨生如念住等或復有法說次隨便如正勝等謂此
中無決定理趣起如是欲先斷已生後遮未生但隨言便令說四諦隨瑜
伽師現觀位中先後次第何緣現觀次第必然加行位中如是觀故何緣
加行必如是觀謂若有法是究著處能作逼惱為求脫因此法理應最初
觀察故修行者加行位中最初觀苦苦即苦諦次復觀苦以誰為因便觀
苦因因即集諦次復觀苦以誰為滅便觀苦滅滅即滅諦後觀苦滅以誰

為道便觀滅道道即道諦如見病已次尋病因續思病愈後求良藥契經
亦說諦次第喻何契經說謂良醫經如彼經言夫醫王者謂具四德能拔
毒箭一善知病狀二善知病因三善知病愈四善知良藥如來亦爾為大
醫王如實了知苦集滅道故加行位如是次觀現觀位中次第亦爾由加
行力所引發故如已觀地縱馬奔馳此現觀名為目何義應知此且現等
覺義何緣說此唯是無漏對向涅槃正覺境故此覺真淨故得正名應知
此中果性取蘊名為苦諦因性取蘊名為集諦是能集故由此苦集因果
性分名雖有殊非物有異滅道二諦物亦有殊何義經中說為聖諦是聖
者諦故得聖名於非聖者此豈成妄於一切是諦性無顛倒故然唯聖者
實見非餘是故經中但名聖諦非非聖諦顛倒見故如有頌言聖者說是
樂非聖說為苦聖者說為苦非聖說是樂 有餘師說二唯聖諦餘二通
是聖非聖諦唯受一分是苦自體所餘並非如何可言諸有漏行皆是苦
諦頌曰苦由三苦合如所應一切可意非可意餘有漏行法 論曰有三
苦性一苦苦性二行苦性三壞苦性諸有漏行如其所應與此三種苦性
合故皆是苦諦亦無有失此中可意有漏行法與壞苦合故名為苦諸非
可意有漏行法與苦苦合故名為苦除此所餘有漏行法與行苦合故名

為苦何謂為可意非可意餘謂樂等三受如其次第由三受力令順樂受
等諸有漏行得可意等名所以者何若諸樂受由壞成苦性如契經言諸
樂受生時樂住時樂壞時苦若諸苦受由體成苦性如契經言諸苦受生
時苦住時苦不苦不樂受由行成苦性衆緣造故如契經言若非常即是
苦如受順受諸行亦然有餘師釋苦即苦性名苦苦性如是乃至行即苦
性名行苦性應知此中說可意非可意為壞苦苦苦者由不共故理實一
切行苦故苦此唯聖者所能觀見故有頌言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
置眼睛上為損及不安愚夫如手掌不覺行苦睫智者如眼睛緣極生猒
怖以諸愚夫於無間獄受劇苦蘊生苦怖心不如衆聖於有頂蘊道諦亦
應是行苦攝有為性故道諦非苦違逆聖心是行苦相非聖道起違逆聖
心由此能引衆苦盡故若觀諸有為涅槃寂靜者亦由先見彼法是苦後
觀彼滅以為寂靜故有為言唯顯有漏若諸法中亦許有樂何緣但說苦
為聖諦有一類釋由樂少故如置綠豆為豆聚中以少從多名烏豆聚誰
有智者瀝水澆癰有少樂生計癰為樂有餘於此以頌釋言能為苦因故
能集衆苦故有苦希彼故說樂亦名苦 理實應言聖者觀察諸有及樂
體皆是苦以就行苦同一味故由此立苦為諦非樂如何亦觀樂受為苦

由性非常違聖心故如以苦相觀色等時非彼苦相一如苦受有謂樂受是苦因故諸聖亦觀彼為苦者具釋非理能為苦因是集行相豈關於苦又諸聖者生色無色緣彼如何有苦想轉非彼諸蘊為苦受因又經復說行苦何用若由非常觀樂為苦非常苦觀行相何別生滅法故觀為非常違聖心故觀之為苦但見非常如違聖心故非常行相能引苦行相有餘部師作如是執定無實樂受唯是苦云何知然由教理故云何由教如世尊言諸所有受無非是苦又契經言汝應以苦觀於樂受又契經言於苦謂樂名為顛倒云何由理以諸樂因皆不定故謂諸所有衣服飲食冷煖等事諸有情類許為樂因此若非時過量受用便能生苦復成苦因不應樂因於增盛位或雖平等但由非時便成苦因能生於苦故知衣等本是苦因苦增盛時其相方顯威儀易脫理亦應然又治苦時方起樂覺及苦易脫樂覺乃生謂若未遭飢渴寒熱疲欲等苦所逼迫時不於樂因生於樂覺故於對治重苦因中愚夫妄計此能生樂實無決定能生樂因苦易脫中愚夫謂樂如荷重擔暫易肩等故受唯苦定無實樂對法諸師言樂實有此言應理云何知然且應反徵撥無樂者何名為苦若謂逼迫既有適悅有樂應成若謂損害既有饒益有樂應成若謂非愛既有可愛有樂應成若謂可愛體非成實以諸聖者於離染時可愛復成非可愛故不尒可愛聖離染時由異門觀為非愛故謂若有受自相可愛此受未嘗成非可愛然諸聖者於離染時以餘行相猒患此受謂觀此受是放逸處要由廣大功力所成受壞無常故非可愛非彼自相是非愛法若彼自體是非可愛不應於中有起愛者若不起愛於離染時聖者不應以餘行相觀察樂受生生猒患故由自相有實樂受然世尊言諸所有受無非苦者佛自釋通如契經言佛告慶喜我依諸行皆是無常及諸有為皆是變壞密作是說諸所有受無非是苦故知非經不依苦苦作如是說若由自相諸受皆苦何緣慶喜作是問言佛於餘經說有三受謂樂及苦不苦不樂依何密意此經復言諸所有受無非是苦慶喜但應作如是問依何密意說有三受世尊亦應但作是答我依此密意故說有三受經中既無如是問答故由自相實有三受世尊既言我密意說諸所有受無非是苦即已顯示此所說經依別意說非真了義又契經言汝應以苦觀樂受者應知此經意顯樂受有二種性一有樂性謂此樂受依自相門是可愛故二有苦性謂依異門亦是無常變壞法故然觀樂時能為繫縛諸有貪者欣此味故若觀苦時能令解脫如是觀者得離貪故佛以觀苦能令解脫故勸有情

觀樂為苦如何知此自相是樂如有頌曰諸佛正遍覺知諸行非常及有為變壞故說受皆苦 又契經言於苦謂樂名顛倒者此別意說以諸世間於諸樂受妙欲諸有一分樂中一向計樂故成顛倒謂諸樂受若依異門亦有苦性然諸世間唯觀為樂故成顛倒諸妙欲境樂少苦多唯觀為樂故成顛倒諸有亦然故不由此能證樂受無實理成若受自相實皆苦者佛說三受有何勝利若謂世尊隨俗說者不應正理以世尊言我密說受無非苦故又於觀五受說如實言故謂契經說所有樂根所有喜根應如此二皆是樂受乃至廣說復作是說若以正慧如實觀見如是五根三結永斷乃至廣說又佛如何於一苦受隨順世俗分別說三苦謂世間於下上中苦如其次第起樂等三覺佛隨順彼說樂等三理亦不然樂亦三故應於下等三苦唯起上等樂覺又受殊勝香味觸等所生樂時有何下苦而世於中起樂受覺若許尒時有下苦者如是下苦已成未生世應尒時有極樂覺此位衆苦都無有故受欲樂時徵問亦尒又下品受現在前時許受分明猛利可取許中品受現在前時與此相違如何應理人下三定說有樂故應有下苦以上諸地說有捨故應有中苦定勝苦增豈應正理故不應依下等三苦如次建立樂等三受又契經說佛告大名苦已一向是苦非樂非樂所隨乃至廣說故知定有少分實樂如是且辯彼所引教顯無實樂為證不成所立理言亦不成證且以諸樂因皆不定故者此非正理迷因義故謂觀所依分位差別諸外境界方為樂因或為苦因非唯外境若此外境至此所依如是分位能為樂因未嘗至此不為樂因是故樂因非不決定如世間火觀所煑炙分位差別為美熟因或為違因非唯彼火若此火至此所煑炙如是分位為美熟因未嘗至此上美熟因故美熟因非不決定樂因亦尒決定理成又三靜慮中樂因豈不定彼因無時能生苦故又彼所說要治苦時起樂覺者准前已破謂受殊勝香味觸等所生樂時對治何苦而世於中起於樂覺設許尒時治麁苦者此能治苦已滅未生尒時轉應生極樂覺又靜慮樂治何故生如是等破准前應說又彼所說苦易脫中樂覺乃生如易肩者此身分位實能生樂乃至身如是分位未滅前必有樂生滅則不尒若異此者此位後時樂應轉增苦漸微故如是易脫身四威儀生樂解勞應知亦尒若先無苦於最後時何為欲然生於苦覺由身變易分位別故如酒等後時有甘醋味起是故緣受實有理成由此定知諸有漏行三苦合故如應名苦即苦行體亦名集諦此說必定違越契經契經唯說愛為集故經說勝故說愛為集理實所

餘亦是集諦。如是理趣，由何證知。餘契經中，亦說餘故。如薄伽梵伽他中
言：業愛及無明，爲因招後行，令諸有相續，名補特伽羅。 又契經說五種
種子，此即別名說有取識。又彼經說置建界中，此即別名說四識住。故經
所說是密意言，阿毗達磨依法相說。然經中說愛爲集者，偏說起因。如伽他
中說業愛無明皆爲因者，具說生起及彼因因。云何知爾，業爲生因，愛爲
起因。經所說故。又彼經中次第顯示後行等有，因有緣有緒故。爲別建立
種子及田，說有取識及四識住，故非唯愛爲集諦體。何法名生，何法名起。
界趣生等品類差別，自體出現說名爲生。若無差別，後有相續，說名爲起。
業與有愛，如其次第，爲彼二因。譬如種子與穀芽等，別種類等爲能生因，
水與一切無差別芽，爲能起因。業及有愛爲生起因，應知亦爾，愛爲起因。
何理爲證，雖愛後有，必不起故。謂有愛離愛，二俱命終，唯見有愛者復有
更起。由此理證，愛爲起因。起有起無，定隨愛故。又由愛故，相續趣後現見，
若於是處有愛，則心相續數趣於彼。由此比知，以有愛故，能令相續馳趣
後有。又取後身，更無有法，封執堅著如貪愛者。如華豆骨，於澡浴時和水
塗身至乾燥位，著身難離，餘無以如。如是無有餘爲因法，執取後身如我
愛者。由此理證，愛爲起因。如是世尊說諦有四，餘經復說諦有二種：一世
俗諦，二勝義諦。如是二諦，其相云何。頌曰：彼覺破便無，慧析餘亦爾，如瓶
水世俗，異此名勝義。 論曰：若彼物覺彼破便無，彼物應知名世俗諦，如
瓶被破爲碎瓦時，瓶覺則無，衣等亦爾。又若有物以慧析餘，彼覺便無，亦
是世俗，如水被慧析色等時，水覺則無，火等亦爾。即於彼物未破析時，以
世想名施設爲彼，施設有故，名爲世俗。依世俗理說有瓶等，是實非虛，名
世俗諦。若物異此，名勝義諦。謂彼物覺彼破不無，及慧析餘，彼覺仍有，應
知彼物名勝義諦。如色等物碎至極微，或以勝慧析除味等，彼覺恒有，受
等亦然。此真實有故名勝義。依勝義理說有色等，是實非虛，名勝義諦。先
軌範師作如是說：如出世智及此後得世間正智所取諸法，名勝義諦。如
此餘智所取諸法，名世俗諦。已辯諸諦，應說云何方便勤修趣見諦道。頌
曰：將趣見諦道，應住戒勤修，聞思修所成，謂名俱義境。 論曰：諸有發心
將趣見諦，應先安住清淨尸羅，然後勤修聞所成等，謂先攝受順見諦聞，
聞已勤求所聞法義，聞法義已，無倒思惟，思已方能依定修習。行者如是
住戒勤修，依聞所成慧起思所成慧，依思所成慧起修所成慧。此三慧相
差別云何，毗婆沙師謂三慧相緣名俱義如次有別。聞所成慧唯緣名境，
未能捨文而觀義故。思所成慧緣名義境，有時由文引義，有時由義引文，

未全捨文而觀義故。修所成慧唯緣義境，已能捨文唯觀義故。譬若有人
浮深駛水，曾未學者不捨所依，曾學未成或捨或執，曾善學者不待所依
自力浮度。三慧亦爾。有言若爾思慧不成，謂此既通緣名緣義，如次應是
聞修所成。今詳三相無過別者，謂修行者依聞至教所生勝慧名聞所成，
依思正理所生勝慧名思所成，依修等持所生勝慧名修所成。說所成言
顯三勝慧是聞思等三因所成，猶如世間於命牛等如次說是食草所成。
諸有欲於修精勤學者，如何淨身器，令修速成。頌曰：具身心遠離，無不足
大欲，謂已得未得多求名所無，治相違界三，無漏無貪性，四聖種亦爾，前
三唯喜足，三生具後業，爲治四愛生，我所我事欲，暫息永除故。 論曰：身
器清淨略由三因。何等謂三：一身心遠離，二喜足少欲，三住四聖種。身
遠離者離相雜住，心遠離者離不善尋。此二易可成，由喜足少欲。言喜足
者無不喜足，少欲者無大欲。所無二種差別云何，對法諸師咸作是說：於
已得妙衣服等更多求名不喜足，於未得妙衣等多希求名大欲，豈不更
求亦緣未得。此二差別便應不成。是故此中應作是說：於所已得不妙不
多，恨望不歡，名不喜足；於所未得衣服等事求妙求多，名爲大欲。喜足少
欲能治此故，與此相違，應知差別。喜足少欲通三界無漏，所治二種唯欲
界所繫。喜足所欲，體是無貪，所治二種，欲貪爲性。能生衆聖，故名聖種。四
聖種體亦是無貪。四中前三體唯喜足，謂於衣服、飲食、臥具，隨所得中皆
生喜足。第四聖種謂樂斷修。如何亦用無貪爲體，以能棄捨有欲貪故。爲
顯何義立四聖種，以諸弟子捨俗生具及俗事業，爲求解脫歸佛出家，法
主世尊愍彼安立助道二事：一者生具，二者事業。前三即是助道生具，最
後即是助道事業。汝等若能依前生具作後事業，解脫非久。何故安立如
是二事，爲欲對治四種愛生，故契經言：苾芻當知，愛因衣服應生時生，應
住時住，應執時執。如是愛因飲食、臥具及有無有，皆如是說。爲治此四說
四聖種。即依此義，更異門說，謂佛爲欲暫息、永除我所我事欲故，說四聖
種。我所事者，謂衣服等。我事者謂自身，緣彼貪名爲欲。爲暫止息前三貪
欲，說前三聖種。爲永滅除四種貪故，說第四聖種。如是已說修所依器。由
何門故能正入修。頌曰：入修要二門，不淨觀息念，貪尋增上者，如次第應
修。 論曰：正入修門要者有二：一不淨觀，二持息念。誰於何門能正入修，
如次應知，貪尋增者，謂貪猛盛，數現在前，如是有情名貪行者，彼觀不淨
能正入修。尋多亂心，名尋行者，彼依息念能正入修。有餘師言：此持息念
非多緣故，能止亂尋，不淨名緣顯々差別，引多尋故，治彼無能。有餘復言。

此持息念內門轉故能止亂尋不淨多於外門轉故猶如眼識治彼無能
此中先應辨不淨觀如是觀相云何頌曰為通治四貪且辨觀骨鎖廣至
海復畧名初習業位除足至頭半名為已熟修繫心在眉間名超作意位
論曰修不淨觀正為治貪然貪差別畧有四種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
妙觸貪四供奉貪緣青瘀等修不淨觀治第一貪緣被食等修不淨觀治
第二貪緣蟲蛆等修不淨觀治第三貪緣屍不動修不淨觀治第四貪若
緣骨鎖修不淨觀通能對治如是四貪以骨鎖中無四貪境故應且辨修
骨鎖觀此唯勝解作意攝故少分緣故不斷煩惱唯能制伏令不現行然
瑜伽師修骨鎖觀揔有三位一初習業二已熟修三超作意謂觀行者欲
修如是不淨觀時應先繫心於自身分或於足指或額或餘隨所樂處心
得住已依勝解力於自身分假想思惟皮肉爛墮漸令骨淨乃至具觀全
身骨鎖見一具已復觀第二如是漸次廣至一房一寺一園一村一國乃
至遍地以海為邊於其中間骨鎖充滿為令勝解得增長故於所廣事漸
畧而觀乃至唯觀一具骨鎖齊此漸畧不淨觀成名瑜伽師初習業位為
令畧觀勝解力增於一具中先除足骨思惟餘骨繫心而住漸次乃至除
頭半骨思惟半骨繫心而住齊此轉畧不淨觀成名瑜伽師已熟修位為
令畧觀勝解自在除半頭骨繫心眉間專注一緣湛然而住齊此極畧不
淨觀成名瑜伽師超作意位有不淨觀由所緣小非自在小應作四句此
由作意已熟未熟未熟已熟及由所緣自身至海有差別故此不淨觀何
性幾地緣何境何處生何行相緣何世為有漏為無漏為離染得為加行
得頌曰無貪性十地緣欲色人生不淨自世緣有漏通二得　論曰如先
所問今次第荅謂此觀以無貪為性通依十地謂四靜慮及四近分中間
欲界唯緣欲界所見色境所見者何謂顯形色緣義為境由此已成唯人
趣生三洲除北尚非餘趣況餘界生既立不淨名唯不淨行相隨在何世
緣自世境若不生法通緣三世既唯勝解作意相應此觀理應唯是有漏
通離染得及加行得由有曾得未曾得故此不淨觀相差別已次應辨持
息念此差別相云何頌曰息念慧五地緣風依欲身二得實外無有六謂
數等　論曰言息念者即契經中所說阿那阿波那念言阿那者謂持息
入是引外風令入身義阿波那者謂持息出是引內風令出身義慧由念
力觀此為境故名阿那阿波那念以慧為性而說念者念力持故於境分
明所作事成如念住故通依五地謂初二三靜慮近分中間欲界此念唯
與捨相應故謂苦樂受能順引尋此念治尋故不俱起喜樂二受能違專

注此念於境專注故成由此相違故不俱起有說根本下三靜慮中亦有
捨受彼說依八地上定現前息無有故此定緣風依欲身起唯人天趣除
北俱盧通離染得及加行得唯與真實作意相應正法有情方能修習外
道無有無說者故自不能覺微細法故此相圓滿由具六因一數二隨三
止四觀五轉六淨數謂繫心緣入出息不作加行放捨身心唯念憶持入
出息數從一至十不減不增恐心於境極聚散故然於此中容有三失一
數減失於二謂一二數增失於一謂二三雜亂失於入謂出於出謂入若
離如是三種過失名為正數若十中間心散亂者復應從一次第數之終
而復始乃至得定隨謂繫心緣入出息不作加行隨息而行念息入時
各遠至何所謂念息入為行遍身為行一分隨彼息入行至喉心臍髖髀
脛乃至足指念恒隨逐若念息出離身為至一磔一尋隨所至方念恒隨
逐有餘師說息出極遠乃至風輪或吠嵐婆此不應理此念真實作意俱
故止謂繫念唯在鼻端或在眉間乃至足指隨所樂處安止其心觀息住
身如珠中縷為冷為煖為損為益觀謂觀察此息風已更觀息俱大種造
色及依色住心及心所具觀五蘊以為境界轉謂移轉緣息風覺安置後
後勝善根中乃至世間第一法位淨謂昇進入見道等有餘師說念住為
初金剛喻定為後名轉盡智等方名淨為攝六相故說頌言持息念應知
有六種相異謂數隨止觀轉淨相差別　息相差別云何應知頌曰入出
息隨身依二差別轉情數非執受等流非下緣　論曰隨身生地息彼地
攝以息是身一分攝故此入出息轉依身心差別以生無色界及羯刺藍
等并入無心定及第四定等此息於彼皆不轉故謂要身中有諸孔隙入
出息地心正現前息於尒時方得轉故出第四定等及初生時息最先入
入第四定等及後死時息最後出息有情數攝有情身分故非有執受與
根相離故是等流性同類因生故非所長養身增長時彼損減故非異熟
生斷已後時更相續故餘異熟色無如是故唯自上地心之所緣非下地
威儀通果心境故　睫毛上音接蟲蛆下七徐反齊音臍髖音寬一音中
髀脛上蒲米反下胡定反一磔下竹搭反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二　如是已說入修二門由此二門心便得定心得
定已復何所修頌曰依已修成止為觀修念住以自相共相觀身受心法
自性聞等慧餘相雜所緣說次第隨生治倒故唯四　論曰依已修成滿
勝奢摩他為毗鉢舍那修四念住如何修習四念住耶謂以自共相觀身
受心法身受心法各別自性名為自相一切有為皆非常性一切有漏皆

是苦性及一切法空非我性名為共相身自性者大種造色受心自性如
自名顯法自性者除三餘法傳說在定以極微剎那各別觀身名身念住
滿餘三滿相如應當知何等名為四念住體此四念住體各有三自性相
雜所緣別故自性念住以慧為體此慧有三種謂聞等所成即此亦名三
種念住相雜念住以慧所餘俱有為體所緣念住以慧所緣諸法為體寧
知自性是慧非餘經說於身住循身觀名身念住餘三亦然諸循觀名唯
自慧體非慧無有循觀用故何緣於慧立念住名毗婆沙師說此品念增
故是念力持慧得轉義如斧破木由楔力持理實應言慧令念住是故於
慧立念住名隨慧所觀能明記故由此無滅行如是言若有能於身住循
身觀緣身念得住乃至廣說世尊亦說若有於身住循身觀者念便住不
謬然有經言此四念住由何故集由何故滅食觸名色作意滅故如次令
身受心法集食觸名色作意集故如次令身受心法滅應知彼說所緣念
住以念於彼得安住故又念住別名隨所緣緣自他俱相續異故一一念
住各有三種此四念住說次隨生生復何緣次第如是隨境麁者應先觀
故或諸欲貪於身處轉故四念住觀身在初然貪於身由欣樂受欣樂於
受由心不調心之不調由惑未斷故觀受等如是次第此四念住如次治

彼淨樂常我四種顛倒故唯有四不增不減四中三種唯不雜緣第四所
緣通雜不雜若唯觀法名不雜緣若於身等二三或四總而觀察名為雜
緣如是熟修雜緣身等法念住已復何所修頌曰彼居法念住總觀四所
緣修非常及苦空非我行相　論曰彼觀行者居緣總雜法念住中總觀
所緣身等四境修四行相所謂非常苦空非我修此觀已生何善根頌曰
從此生煖法具觀四聖諦修十六行相次生頂亦然如是二善根皆初法
後四次忍唯法念下中品同頂上唯觀欲苦一行一剎那世第一亦然皆
慧五除得　論曰修習總緣共相法念住漸次成熟乃至上上品從此念
住後有順決擇分初善根生名為煖法此法如煖立煖法名是能燒惑薪
聖道火前相如火前相故名為煖此煖善根分位長故能具觀察四聖諦
境及能具修十六行相觀苦聖諦修四行相一非常二苦三空四非我觀
集聖諦修四行相一因二集三生四緣觀滅聖諦修四行相一滅二靜三
妙四離觀道聖諦修四行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此相差別如後當辯此
煖善根下中上品漸次增長至成滿時有善根生名為頂法此轉勝故更
立異名動善根中此法最勝如人頂故名為頂法或由此是進退兩際如
山頂故說名為頂此亦如煖具觀四諦及能具修十六行相如是煖頂二

種善根初安足時唯法念住以何義故名初安足謂隨何善根以十六行相
最初遊踐四聖諦迹後增進時具四念住諸先所得後不現前於彼不生
欽重心故此頂善根下中上品漸次增長至成滿時有善根生名為忍法
於四諦理能忍可中此最勝故又此位忍無退墮故名為忍法此忍善根
安足增進皆法念住與前有別然此忍法有下中上下中二品與頂法同
謂具觀察四聖諦境及能具修十六行相上品有異唯觀欲苦與世第一
相鄰接故由此義准煖等善根皆能具緣三界苦等義已成立無間別故
謂瑜伽師於色無色對治道等一一聖諦行相所緣漸減漸略乃至但有
二念作意思惟欲界苦聖諦境齊此以前名中忍位從此位無間足勝善
根一行一剎那名上品忍此善根起不相續故上品忍無間生世第一法
如上品忍緣欲苦諦修一行相唯一剎那此有漏故名為世間是最勝故
名為第一此有漏法世間中勝是故名為世第一法有士用力離同類因
引聖道生故名最勝如是煖等四種善根念住性故皆慧為體若并助伴
皆五蘊性然除彼得勿諸聖者煖等善根重現前故此中煖法初安足時
緣三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四緣滅諦法念住
現在修未來一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四由此種性先未曾得要同分者

方能修故後增進時緣三諦隨一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
未來十六緣滅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由
此種性先已曾得不同分者亦能修故頂初安足緣四諦法念住現在修
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後增進時緣三諦隨一念住現在修
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緣滅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
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忍初安足及後增進緣四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
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然於增進畧所緣時隨畧彼所緣不修彼
行相世第一法緣欲苦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
四無異分故似見道故已辯所生善根相體今次應辯此差別義頌曰此
順決擇分四皆修所成六地二或七依欲界身九三女男得二第四女亦
尒聖由失也捨異生由命終初二亦退捨依本必見諦捨已得非先二捨
性非得　論曰此煖頂忍世第一法四殊勝善根名順決擇分依何義建
順決擇分名決謂決斷擇謂簡擇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
故及能分別四諦相故分謂分段此言意顯所順唯是見道一分決擇之
分故得決擇分名此四為緣引決擇分順益彼故得順彼名故此名為順
決擇分如是四種皆修所成非聞思所成唯等引地故四中前二是下品

攝八俱可動猶可退故忍中品攝勝前二故有世第一為其上故世第一
法獨是上品此四善根皆依六地謂四靜慮未至中間欲界中無聞等引
故餘上地亦無見道眷屬故又無色界心不緣欲界故欲界先應遍知斷
故此四善根能感色界五蘊異熟為圓滿因不能牽引憎背有故或發為
顯二有異說謂煖頂二尊者妙音說依前六及欲七地此四善根依欲身
起八天九處除北俱盧前三善根三洲初起後生天處亦續現前第四善
根天處亦起此無初後一剎那故此四善根唯依男女前三男女俱通得
二第四女身亦得二種依男唯得男身善根已得女身非擇滅故聖依此
地得此善根失此地時善根方捨失地言顯遷生上地異生於地若失不
失但失衆同分必捨此善根初二善根亦由退捨由死退捨唯異生非聖
由失地捨唯聖非異生忍及世第一異生亦無退依根本地起煖等善根
彼於此生必定得見諦獸生死心極猛利故若先捨已後重得時所得必
非先之所捨如捨已重得別解脫律儀以未曾熟修大功用成故若先已
得煖等善根經生故捨過了分位善說法師便生頂等若不遇者還從本
修失退二捨非得為性退必起過失不必然得此善根有何勝利頌曰煖
必至涅槃頂終不斷善忍不墮惡趣第一入離生　論曰四善根中若得

煖法雖有退斷善根造無間業墮惡趣等而無久流轉必至涅槃故若介
何殊順解脫分若無障礙去見諦近此與見道行相同故若得頂法雖有
退等而增畢竟不斷善根若得忍時雖命終捨住異生位而增無退不造
無間不墮惡趣然頌但說不墮惡趣事義准已知不造無間業造無間業
者必墮惡趣故忍位無退如前已辯此位不墮諸惡趣者已遠趣彼業煩
惱故若至忍位於少趣生處身有惑中得不生法故趣謂諸惡趣生謂卵
濕生處謂無想北俱盧大梵處身謂扇搋半擇迦二形身有謂第八等有
惑謂見所斷惑此於下上位隨所應而得謂於下忍得惡趣不生所餘不
生至上忍方得得世第一法雖住異生位而能趣入正性離生頌雖不言
離命終捨既無間入正性離生義准已成無命終捨何緣唯此能入離生
已得異生非擇滅故能如無間道捨異生性故此四善根各有三品由聲
聞等種性別故隨何種性善根已生彼可移轉向餘乘不頌曰轉聲聞種
性二成佛三餘麟角佛無轉一坐成覺故　論曰聲聞種性煖頂已生容
可轉之無上正覺彼若得忍無由佛理謂於惡趣已超越故菩提薩埵利
物為懷為化有情必往惡趣彼忍種性不可迴轉是故定無得成佛義麟
聞種性煖頂忍三皆有可轉成獨覺義在佛乘小故說為餘麟角佛言顯

麟角喻及無上覺煖等善根並無移轉向餘乘義皆以第四靜慮為依一
坐便成自乘覺故第四靜慮是不傾動最極明利三摩地故堪為麟角喻
無上覺所依此中覺言顯盡無生智後當辯此是菩提性故言一坐者從
煖善根乃至菩提不起于座有餘師說從不淨觀不起于座乃至菩提有
餘獨覺異麟角喻起彼種性初二善根轉向餘乘理無遮礙頗有此生創
修加行即此生引起順決擇分耶不爾云何頌曰前順解脫分速三生解
脫聞思成三業殖在人三洲　論曰順決擇分今生起者必前生起順解
脫分諸有創植順解脫分極速三生方得解脫謂初生起順解脫分第二
生起順決擇分第三生入聖乃至得解脫譬如下種苗成結實三位不同
身入法性成熟解脫三位亦爾傳說如是順解脫分唯聞思所成通三業
為體雖就最勝唯是意業而此思願攝起身語亦得名為順解脫分有植
一食持一戒等深樂解脫願力所持便名種植順解脫分植順解脫分唯
人三洲除獸離般若如應無故遇佛出世植此善根有餘師言亦遇獨覺
已因便說順解脫分入觀次第是正所論於中已明諸加行道世第一法
為其後邊應說從斯復生何道頌曰世第一無間即緣欲界苦生無漏法
忍忍次生法智次緣餘界苦生類忍類智緣集滅道諦各生四亦然如是

十六心名聖諦現觀此總有三種謂見緣事別　論曰從世第一善根無
間即緣欲界苦聖諦境有無漏攝法智忍生此忍名為苦法智忍為顯此
忍是無漏故擇後等流以為揀別此能生法智是法智因得法智名如
華果樹即此名入正性離生亦復名入正性決定由此是初入正性離生
亦是初入正性決定故經說正性所謂涅槃或正性言因諸聖道生謂煩
惱或根未熟聖道能越故名離生能決擇諦或決了諦相故諸聖道得
決定名至此位中說名為入此忍生已得聖者名此在未來捨異生性謂
許此忍未來生時有此用非餘如燈及生相有餘師說世第一法捨異生
性此義不然彼此同名世間法故性相違故亦無有失如上怨家能害怨
命有餘師說此二共捨如無間道解脫道故此忍無間即緣欲界苦有法智
生名苦法智應知此智亦無漏攝前無漏言遍流後故如緣欲界苦聖諦
境有苦法忍苦法智生如是復於法智無間總緣餘界苦聖諦境有類智
忍生名苦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苦類智最初證知諸
法真理故名法智此後境智與前相似故得類名以後唯前而證境故如
緣苦諦欲界及餘生法類忍法類智四緣餘三諦各四亦然謂復於前苦
類智後次緣欲界集聖諦境有法智忍生名集法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欲

集有法智生名集法智次緣餘界集聖諦境有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集類智次緣欲界滅聖諦境有法智忍生名滅法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欲滅有法智生名滅法智次緣餘界滅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滅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滅類智次緣欲界道聖諦境有法智忍生名道法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欲道有法智生名道法智次緣餘界道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道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道類智如是次第有十六心總說名為聖諦現觀此中餘部有作是言於諸諦中唯頓現觀然彼意趣應更推尋彼現觀言無差別故詳諸現觀總有三種謂見緣事有差別故唯無漏慧於諸諦境現見分明名見現觀此無漏慧并餘相應同一所緣名緣現觀此諸能緣并餘俱有戒生相等不相應法同一事業名事現觀見苦諦時於苦聖諦具三現觀於餘三諦唯事現觀謂斷證修若諸諦中約見現觀說頓現觀理必不然以諸諦中行相別故若言以一無我行相總見諸諦則不應用苦等行相見苦諦等如是便與契經相違如契經言諸聖弟子以苦行相思惟於苦以集行相思惟於集以滅行相思惟於滅以道行相思惟於道無漏作意相應擇法若言此經說修道位此亦不然如見修故若彼復謂見一諦時於餘諦中得自在故說頓現觀理亦無失然於如是現觀中間有起不起別應思擇若彼復謂於見苦時即能斷集證滅修道說頓現觀理亦無失由先已說見苦諦時於餘三諦中有事現觀故依見現觀於契經中見有誠文說漸現觀如契經說佛告長者於四聖諦非頓現觀必漸現觀乃至廣說如是等有三經一一經有別喻若謂有經作如是說但於苦諦無惑無疑於佛亦無故頓現觀此亦非證依定不行或必當斷密意說故已辯現觀具十六心此十六心為依何地頌曰皆與世第一同依於一地

論曰隨世第一所依諸地忍知即此十六心依彼依六地如先已說何緣必有如是忍智前後次第間雜而起頌曰忍智如次第無間解脫道

論曰十六心中忍是無間道約斷惑得無能隔礙故智是解脫道已解脫惑得與離繫得俱時起故具二次第理定應然猶如世間驅賊閉戶若謂第二唯無間道與離繫得俱時而生則此位中於彼彼境應定不起已斷疑智若謂見位唯忍斷惑則與本論說九結聚相違此難不然諸忍皆是智眷屬故如王眷屬所作事業名王所作此十六心皆見諦理一切可說見道攝耶不尒云何頌曰前十五見道見未見故　論曰苦法智忍為初道類智忍為後其中總有十五刹那皆見道所攝見未見諦故至第十

六道類智時無一諦理未見今見如習曾見故修道攝豈不尒時觀道類忍是道諦理未見今見此中約諦不約刹那非一刹那未見今見可名今見未見諦理如刈畦稍唯餘一科不可名為此畦未刈又道類智是果攝故頌修八智十六行故捨前道故相續起故如餘修道非見道攝然道類智必不是者任持見道所斷故即由此故應見道攝此難不然太過失故何緣七智亦見道攝見諸諦理未究竟故謂未遍見諸諦理中間起故亦見道攝已說見修二道生異當依此道分位差別建立眾聖補特伽羅且依見道十五心位建立眾聖有差別者頌曰名隨信法行由根鈍利別具修惑斷一至五向初果斷次三向二離八地向三　論曰見道位中聖者有二一隨信行二隨法行由根鈍利別立二名諸鈍根名隨信行者諸利根名隨法行者由信隨行名隨信行彼有隨信行名隨信行者或由慣習此隨信行以成其性故名隨信行者彼先信他隨行義故准此應釋隨法行者彼於先時由自披閱契經等法隨行義故即二聖者由於修惑具斷有殊立為三向謂彼二聖若於先時未以世道斷修斷惑名為具縛或先已斷欲界一品乃至五品至此位中名初果向趣初果故言初果者謂預流果此於一切沙門果中必初得故若先已斷欲界六品或七八品至此位中名第二果向趣第二果故第二果者謂一來果應得果中此第二故若先已離欲界九品或先已斷初定一品乃至具離無所有處至此位中名第三果向趣第三果故第三果者謂不還果數准前釋次依修道道類智時建立眾聖有差別者頌曰至第十六心隨三向住果名信解見至由鈍利別　論曰即前隨信隨法行者至第十六道類智心名為住果不復名向隨前三向今住三果謂前預流向今住預流果前一來向今住一來果前不還向今住不還果阿羅漢果必無初得見道無容斷修惑故世道無容離有頂故至住果位捨得二名謂不復名隨信法行轉得信解見至二名此亦由根鈍利差別諸鈍根者先名隨信行今名信解諸利根者先名隨法行今名見至此二聖者信慧增故標信解見至名別何緣先斷欲界修惑一至五等至第十六道類智心但說名為預流果等非後果向頌曰諸得果位中未得勝果道故住果非向　論曰諸得果時於勝果道必定未得故住果者乃至未起勝果道時但名住果不名後向然諸先斷欲界修惑一至五等至得果時此生必定起勝果道由此先離三靜慮染後依下地入見道者彼得果已於現生中必能引生後勝果道若異此者聖生上地應不可說定成樂根如是已依先具位離及

令離欲入見諦者十六心位立衆聖別當約修惑辯漸次生能對治道分
位差別頌曰地地失德九下中上各三　論曰夫謂過失即所治障德謂
功德即能治道如先已辯欲修斷惑九品差別如是上地乃至有頂例亦
應尒如所斷障一一地中各有九品諸能治道無間解脫九品亦然失德
如何各分九品謂根本品有下中上此三各分下中上別由此失德各分
九品謂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品應知此中下下
品道勢力能斷上上品障如是乃至上上品道勢力能斷下下品障上上
品等諸能治德初未有故此德有時上上品等失已無故如先衣位麤垢
先除於後後時漸除細垢又如麤闇小明能滅要以大明方滅細闇失德
相對理亦應然白法力强黑法力劣故刹那頃劣道現行無始時來長轉
增益上品諸惑能令頓斷如經久時所集衆病服少良藥能令頓愈又如
長時所集大闇一刹那頃小燈能滅已辯失德差別九品次當依彼立聖
者別且諸有學修道位中總亦名爲信解見至隨位復有多種差別先應
建立都未斷者頌曰未斷修斷失住果極七返　論曰諸住果者於一切
地修所斷失都未斷時名爲預流生極七返七返言顯七往返生是人天
中各七生義極言爲顯受生最多非諸預流皆受七返故契經說極七返

生是彼最多七返生義諸無漏道揔名爲流由此爲因趣涅槃故預言爲
顯最初至得彼預流故說名預流此預流名爲因何義若初得道名爲預
流則預流名應因第八若初得果名爲預流則倍離欲全離欲者至道類
智應名預流此預流名因初得果然依遍得一切果者初所得果建立此
名一來不還非定初得此定初得故名預流何緣此名不因第八以要至
得道類智特具得向果無漏道故具得見修無漏道故於見觀流遍至得
故名預流者第八不然故預流名不因第八彼從此後別於人中極多結
七中有生有天中亦然揔二十八皆七等故說極七生如七處善及七葉
樹毗婆沙師所說如是若尒何故契經中言無處無容見圓滿者更可有
受第八有義此契經意約一趣說若如言執中有應無若尒上流極有頂
者亦應一趣無第八生依欲界說故無此過此何爲證爲教爲理以可證
彼於人天中各受七生非合受七以契經說天七反人飲光部經分明別
說於人天處各受七生由是此中不應固執若於人趣得預流果彼還人
趣得般涅槃於天趣得還於天趣何緣彼無受第八有相續番此少成熟
故聖道種類法應如是如七步蛇第四日瘧又彼有餘七結在故謂二下
分五上分結中間雖有聖道理前餘業力持不證圓寂至第七有定無佛

法時彼在居家得阿羅漢果既得果已必不住家法尒自得苾芻形相有
言彼往餘道出家云何彼名無退墮法以不生長退墮業故違彼生長業
與果故强盛善根鎮彼身故加行意樂俱清淨故諸有失定墮惡趣業尚
不起忍況得預流故有頌言愚作罪小亦墮惡智爲罪大亦脫苦如團鐵
小亦沉水爲鉢鐵大亦能浮　經說預流作苦邊際依何義立苦邊際名
依齊此生後更無苦是令後苦不相續義或苦邊際所謂涅槃如何涅槃
可是所作除彼得障故說作言如言作空謂毀臺觀餘位亦有極七返生
然非決定是故不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八　九震

論

阿毗達磨俱舍論十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三　已辯住果。未斷修惑名為預流。生極七返。今次應辯斷位眾聖。且應建立一來向果。頌曰。斷欲三四品。三二生家家。斷至五二向。斷六一來果。　論曰。即預流者進斷修惑。若三緣具。轉名家家。一由斷惑。斷欲修斷三四品故。二由成根。得能治彼無漏根故。三由受生。更受欲有三二生故。頌中但說初後緣者。預流果後。說進斷惑。或能治彼。諸無漏根義准已成。故不具說。然復應說三二生者。以有增進於所受生。或少或無。或過此故。何緣此無斷五品者。以斷第五。必斷第六。非一品惑。能障得果。猶如一間。未越界故。應知總有二種家家。一天家家。謂欲天趣生三二家而證圓寂。或一天處。或二或三。二人家家。謂於人趣。生三二家。而證圓寂。或一洲處。或二或三。即預流者。進斷欲界一品修惑。乃至五品。應知轉名一來果向。若斷第六。成一來果。彼往天上。一來人間。而般涅槃。名一來果。過此以後。更無生故。此或名曰薄貪瞋癡。唯餘下品貪瞋癡故。已

辯一來向果差別。次應建立不還向果。頌曰。斷七或八品。一生名一間。此即第三向。斷九不還果。　論曰。即一來者。進斷餘惑。若三緣具。轉名一間。一由斷惑。斷欲修斷七八品故。二由成根。得能治彼無漏根故。三由受生。更受欲有餘一生故。頌中但說初後二緣。不說成根。義如前釋。如何一品惑障得不還。是由彼若斷。便越界故。前說三時。業極為障。應知煩惱。亦與業同。越彼等流異熟地故。間謂間隔。彼餘一生。為間隔故。不證圓寂。或餘一品。欲修所斷惑。為間隔。故不得不還果。有一間者。說名一間。即斷修惑七八品者。應知亦名不還果向。先斷三四七八品惑。入見諦者。後得果時乃至未修後勝果道。仍不名曰家家一間。未成治彼無漏根故。若斷第九成不還果。必不還來生欲界故。此或名曰五下結斷。雖必先斷或二或三然於此時總集斷故。依不還住諸契經中。以種種門建立差別。今次應辯彼差別相。頌曰。此中生有行。無行般涅槃。上流若雜修。能往色究竟。超半超遍歿。餘能往有頂。行無色有四。住此般涅槃。　論曰。此不還者。總說有七。且行色界差別有五。一中般涅槃。二生般涅槃。三有行般涅槃。四無行般涅槃。五者上流。此於中間般涅槃。故說此名曰中般涅槃。如是應知此於生已。此由有行。此由無行般涅槃故。名生般等。此上流故。名為上流。言

中般者。謂往色界。住中有位。便般涅槃。言生般者。謂往色界。生已不久。便般涅槃。以具勤修速進道故。此中所說般涅槃者。謂有餘依。有餘師說。亦無餘依。此不應理。彼於捨壽無自在故。有行般者。謂往色界。生已長時加行不息。由多功用。方般涅槃。此唯有勤修。無速進道故。無行般者。謂往色界生已。經久加行懈息。不多功用。便般涅槃。以闕勤修速進道故。有說此二有差別者。由緣有為無為聖道。如其次第得涅槃故。此說非理。太過失故。然契經中。先說無行。後說有行。般涅槃者。如是次第與理相應。有速進道。無速進道。無行有行而成辦故。不由功用得。由功用得故。生般涅槃。得最速進。最上品道。隨眠最劣。故生不久。便般涅槃。言上流者。是上行義。以流與行。其義一故。謂欲界歿。往色界生。未即於中能證圓寂。要轉生上方般涅槃。即此上流。差別有二。由因及果有差別故。因差別者。此於靜慮。由有雜修。無雜修。故果差別者。色究竟天及有頂天。為極處故。謂若於靜慮有雜修者。能往色究竟方般涅槃。即此復有三種差別。全超半超遍歿異故。言全超者。謂在欲界。於四靜慮。已具雜修。遇緣退失。上三靜慮。以初靜慮愛味為緣。命終上生梵眾天處。由於先世慣習勢力。復能雜修第四靜慮。從彼處歿。生色究竟。最初處歿。生最後天。頓越中間。是全超義。言半超

者。從彼漸次生下淨居。乃至中間能超一處。生色究竟。超非全故。名為半超。聖必不生大梵天處。僻見處故。一導師故。言遍歿者。從彼漸次於一切處皆遍受生。最後方能生色究竟。一切處死。故名遍歿。無不還者於已生處受第二生。由彼於生容求勝進。非等劣故。即由此故。不還義滿。必不還生曾生處故。尚不生本處。況有生於下。應知此謂二上流中。由有雜修靜慮因故。住色究竟般涅槃者。餘於靜慮無雜修者。能往有頂方般涅槃。謂彼先無雜修靜慮。由於諸定愛味為緣。此歿遍生色界諸處。唯不能往五淨居天。色界命終。於三無色次第生已。復生有頂。方般涅槃。二上流中。前是觀行。後是止行。樂慧樂定有差別故。二上流者。於下地中得般涅槃。見不還理。而言此往色究竟天及有頂天為極處者。由此過彼無行處故。如預流者極七返生。此五名為行色界者。行無色者。差別有四。謂在欲界。離色界貪。從此命終。生於無色。此中差別。唯有四種。由生般涅槃有差別故。此并前五成六不還。復有不行色無色界。即住於此能般涅槃。名現般涅槃。并前六為七。於行色界五不還中。復有異門顯其差別。頌曰。行色界有九。謂三各分三。業惑根有殊。故成三九別。　論曰。即行色界五種不還。總立為三。各分三種。故成九種。何等為三。中生上流有差別故。云何三種。各

分為三且中般涅槃分為三種速非速經久得般涅槃由三大且瑜所願故生般涅槃亦分三種生有行等般涅槃故此皆生已得般涅槃是故並應名為生般於上流中亦分三種超半超等有差別故然諸三種二一切皆由速非速經久得般涅槃故更互相望無雜亂夫如是三種九種不還由業惑根有差別故有速非速經久不同且總成三由速增長順起生後業差別故如其次第下中上品煩惱現行有差別故及上中下根差別故此三一一如其所應亦業惑根有差別故各有三別故成九種謂初二三由惑根別各成三種非由業異後三亦由順後受業有差別故分成三種故說如是行已不還業惑根殊成三九別若尒何故諸契經中佛唯說有七善士趣頌曰立七善士趣由上流無別善惡行不別有往無還故　論曰中生各三上流為一經依此立七善士趣有上流法故名上流由此義同且立為一何獨一此立善士趣不依所餘有學聖者趣是行義所餘有學皆行善業無差別故唯此七種皆行善業不行惡業餘則不然又唯七種行往上界不復還來餘則不尒故獨依此立善士趣若尒何故契經中言云何善士謂若成就有學正見乃至廣說諸餘有學若然異門亦可說為有善士性以諸有學於五種惡皆獲得畢竟不作律儀故不善煩惱多已斷故立善士趣不說異門約唯行善不行惡故唯說勝圓住上界故諸在聖位曾經生者亦有此等差別相耶不尒云何頌曰經欲界生聖不住餘界生此及往上生無練根並退　論曰若在聖位經欲界生必不住生色無色界由彼證得不還果已定於現身般涅槃故若於色界經生聖者容有上生無色界義如行色界極有頂者然天帝釋作如是言曾聞有天名色究竟我後退落當生於彼毗婆沙師作如是釋彼由不了對法相故為令喜故佛亦不遮即此已經欲界生者及已從此住上界生諸聖必無練根並退何緣不許經欲界生及上生聖者有練根並退以必無故何緣必無經生習根極成熟故及得殊勝所依止故何緣有學未離欲貪無中有中般涅槃者以彼聖道未淳熟故未易能令現在前故所有隨眠非極尠以毗婆沙者作如是釋諸欲界法極難越故彼尚有餘多所作故謂應進斷不善無記二煩惱故及應進得若二若三沙門果故並應總趣三界法故住中有位無如是能前說上流雜修靜慮為因能往色究竟天先應雜修何等靜慮由何等位知雜修成復為何緣雜修靜慮頌曰先雜修第四成由一念雜為受生現樂及遮煩惱退　論曰諸欲雜修四靜慮者必先雜修第四靜慮以彼等持最堪能故諸樂行中彼最勝故如是雜修諸靜

慮者是阿羅漢或是不還彼必先入第四靜慮多念無漏相續現前從此引出多念有漏後復多念無漏現前如是旋還後後漸減乃至最後二念無漏次引二念有漏現前無間復生二念無漏名雜修定加行成滿次後唯從一念無漏引起一念有漏現前無間復生一念無漏如是有漏中間剎那前後剎那無漏雜故名雜修定根本圓成前二剎那似無間道第三剎那似解脫道如是雜修第四定已由此勢力隨其所應亦能雜修下三靜慮先於欲界人趣三洲如是雜修諸靜慮已後若退失生色界中亦能如前雜修靜慮雜修靜慮為三種緣一為受生二為現樂三為遮止起煩惱退謂不還中諸利根者為現法樂及生淨居諸鈍根者亦為遮退彼畏退故如是雜修令味相應等持遠故諸阿羅漢若利根者為現法樂若鈍根者亦為遮防起煩惱退雜修靜慮為生淨居何緣淨居處唯有五頌曰由雜修五品生有五淨居　論曰由雜熏修第四靜慮有五品故淨居唯五何謂五品謂下中上上勝上極品差別故此中初品三心現前便得成滿謂初無漏次起有漏復起無漏第二品六第三品九第四品十二第五品十五如是五品雜修靜慮如其次第感五淨居處如此中無漏勢力熏修有漏令感淨居有餘師言由信等五次第增上感五淨居經說不還有名身證依何勝德立身證名頌曰得滅定不還轉名為身證　論曰有滅定得名得滅定即不還者若於身中有滅定得轉名身證謂不還者由身證得似涅槃法故名身證如何說彼但名身證以心無故依身生故理實應言彼從滅定起得先未得有識身寂靜便作是思此滅盡定最為寂靜極似涅槃如是證得身之寂靜故名身證由得及智現前證得身寂靜故契經說有十八有學何緣於中不說身證依因無故何謂依因謂諸無漏三學及果依彼差別立有學故滅定非學亦非學果故不約成彼說有學差別不還差別廣相如是若細分析數成多千其義云何且如中般約根建立便成三種下中上根有差別故約地建立則成四種往初定等有差別故約種性建立則成六種退法種性等有差別故約處建立成十六種梵衆天等處差別故約地離染成三十六色界具縛乃至已離第四靜慮八品染故約處種性離染根建立總成二千五百九十二云何如是且於一處種性有六一一種性約離染門差別成九謂隨何地具縛為初乃至已離八品為後如是六九成五十四以十六處乘五十四成八百六十四以根乘之復成三倍故總成二千五百九十二諸離下地九品染者即說名為上地具縛為成一一地離染數等故如是乃至上流亦尒總計五種

積數合成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已辨第三向果差別。次應建立第四向果。頌曰上界修惑中斷初定一品至有頂八品皆阿羅漢向第九無間道名金剛喻定盡得俱盡智成無學應果 論曰即不還者進斷色界及無色界修所斷惑從斷初定一品為初至斷有頂八品為後應知轉名阿羅漢向即此所說阿羅漢向中斷有頂惑第九無間道亦說名為金剛喻定一切隨眠皆能破故先已破故不破一切實有能破一切功能諸能斷惑無間道中此定相應最為勝故金剛喻定說有多種謂斷有頂第九品惑無間道生通依九地以說此定智行緣別未至地攝有五十二謂苦集類智緣有頂苦集各有四行相應有八滅道法智各有四行相應有八滅類智緣八地滅一一各有四行相應合三十二道類智緣八地道總有四行相相應有四以治八地類智品道同類相因必總緣故如未至攝有五十二中四靜慮應知亦介空處二十八識處二十四無所有處二十以依無色無有法智及緣下滅滅類智故然緣下地對治道者以同品道互為因故有說此定智行緣別未至地攝有八十種謂道類智緣八地道亦各別有四行相應由此於前增二十八如未至攝有八十種中四靜慮應知亦介空處四十識處三十二無所有處二十四復有欲令金剛喻定智行緣別未至地攝總有一百六十四種謂滅類智緣八地滅有別有總各四行相應由此於初增百一十二如未至攝百六十四中四靜慮應知亦然空處五十二識處三十六無所有處二十四若就種性根等分別更成多種如理應思此定既能斷有頂地第九品惑能引此惑盡得俱行盡智令起金剛喻定是斷惑中最後無間道所生盡智是斷惑中最後解脫道由此解脫道與諸漏盡得最初俱生故名盡智如是盡智至已生時便成無學阿羅漢果已得無學應果法故為得別果所應修學此無有故得無學名即此唯應作他事故諸有染者所應供故依此義立阿羅漢名義唯已成前來所辨四向三果皆名有學何緣前七得有學名為得漏盡常樂學故學要有三一增上戒二增上心三增上慧以戒定慧為三自體若介異生應名有學不介未如實見知諦理故彼容後時失正學故由此善逝兼說學言如契經中佛告佉伯學所應學學所應學我唯說此名有學者為令了知學正所學無有退失名有學者故薄伽梵重說學言聖者住本性如何名有學學意未滿故如行者暫息或學法得常隨逐故學法云何謂有學者無漏有為法無學法云何謂無學者無漏有為法云何涅槃不名為學無學異生亦成就故此復何緣不名無學有學異生亦成就故如是有學

及無學者總成八聖補特伽羅行向住果各有四故謂為證得預流果向乃至所證阿羅漢果名雖有八事唯有五謂住四果及初果向以後三果向不離前果故此依漸次得果者說若倍離欲全離欲者住見道中名為一來不還果向非前果攝如前所說修道二種有漏無漏有差別故由何等道離何地染頌曰有頂由無漏餘由二離染 論曰唯無漏道離有頂染非有漏道所以者何此上更無世俗道故自地不能治自地故自地煩惱所隨增故若彼煩惱於此隨增此必不能治彼煩惱若此力能對治於彼則彼於此必不隨增故自地道不治自地離餘八地通由二道世出世道俱能離故既道由二離八地染各有幾種離繫得耶頌曰聖二離八修各二離繫得 論曰諸有學聖用有漏道離下八地修斷染時能具引生二離繫得用無漏道離彼亦然由二種道同所作故有餘師釋以無漏道離彼染時何緣證知亦生有漏離繫得者有捨無漏得煩惱不成故謂有學聖以無漏道離彼染時若不引生同治有漏離繫得者則以聖道具離八地後依靜慮得轉根時頓捨先來諸鈍聖道唯得靜慮利果聖道上惑離繫應皆不成是則退應成彼煩惱此證非理所以者何彼聖設無有漏斷得亦不成就上地煩惱如分離有頂得轉根時及異生上生不成惑故謂如分離有頂地染後依靜慮得轉根時無漏斷得既已頓捨彼地離繫無有漏得而彼地惑亦不成就又如異生生二定等雖捨欲界等煩惱斷得而不成就欲界等煩惱此亦應然故不成證既說聖者二離八修各能引生二離繫得義准異生用有漏道唯能引起有漏斷得并諸聖者用無漏道離見斷惑及有頂修唯能引生無漏斷得由何地道離何地染頌曰無漏未至道能離一切地餘八離自上有漏離次下 論曰諸無漏道若未至攝能離欲界乃至有頂靜慮中間及四靜慮三無色攝隨其所應各能離自及上地染不離下已離故諸有漏道一切唯能離次下地非自地等自地煩惱所隨增故勢劣故已離故諸依近分離下地染如無間道皆近分攝諸解脫道亦近分耶不介云何頌曰近分離下染初三後解脫根本或近分上唯根本 論曰諸道所依近分有八謂四靜慮無色下邊所離有九謂欲八定初三近分離下三染第九解脫現在前時或入根本或即近分上五近分各離下染第九解脫現在前時必入根本非即近分近分根本等捨根故下三靜慮近分根本受根異故有不能入時入異受少艱難故離下染時必欣上故若受無異必入根本諸出世道無間解脫前既已說緣四諦境十六行相義准自成世道緣何作何行相頌曰世無

間解脫如次緣下上作麤苦障及靜妙離三。論曰世俗無間及解脫道如次能緣下地上地為麤苦障及靜妙離謂諸無間道緣自次下地諸有漏法作麤苦等三行相中隨一行相若諸解脫道緣彼次上地諸有漏法作靜妙等三行相中隨一行相非寂靜故說名為麤由大劬勞方能越故非美妙故說名為苦由多麤重能違害故非出離故說名為障由此能礙越自地故如獄厚壁能障出離靜妙離三翻此應釋傳論已了應辨本義盡智無間有何智生頌曰不動盡智後必起無生智餘盡或正見此應果皆有　論曰不動種性諸阿羅漢盡智無間起無生智非更有盡智無學正見生除不動法餘阿羅漢盡智無間有盡智生或即引生無學正見非無生智後容退故前不動種性無正見生耶有正見生而不說者一切應果皆有此故謂不動法無生智後有無生智起或無學正見前說四果是誰果耶此四應知是沙門果何謂沙門性此果體是何果位差別總有幾種頌曰淨道沙門性有為無為果此有八十九解脫道及滅　論曰諸無漏道是沙門性懷此道者名曰沙門以能勤勞息煩惱故如契經說以能勤勞息除種種惡不善法廣說乃至故名沙門異生不能無異究竟趣涅槃故非真沙門有為無為是沙門果契經說此差別有四理實就位有八

十九皆解脫道擇滅為體謂為永斷見所斷惑有八無間八解脫道及為永斷修所斷惑有八十一無間八十一解脫道諸無間道唯沙門性諸解脫道亦是沙門有為果體是彼等流士用果故一一擇滅唯是沙門無為果體是彼離繫士用果故如是合成八十九種若尒世尊何不具說果雖有多而不說者頌曰立四果捨曾得勝道集斷得八智頓修十六行　論曰若斷道位具足五因佛於經中建立為果言五因者一捨曾道謂捨無得果向道故二得勝道謂得果攝殊勝道故三總集斷謂總一得得諸斷故四得八智謂得四法四類智故五能頓修十六行相謂能頓修無常等故於四果位皆具五因餘位不然故佛不說若唯淨道是沙門性有漏道力所得二果如何亦是沙門果攝頌曰世道所得斷聖所得雜故無漏得持故亦名沙門果　論曰以世俗道得二果時此果非唯以世俗道所得擇滅為斷果性兼以見道所得擇滅於中相雜總成一果同一果道得所得故由此契經言云何一來果謂斷三結薄貪瞋癡云何不還果謂斷五下結入世俗道所得擇滅無漏斷得所任持故由此力所持退不命終故亦得名為沙門果體此沙門性有異名耶亦有云何頌曰所說沙門性亦名婆羅門亦名為梵輪真梵所轉故於中唯見道說名為法輪由速

等似輪或具輻等故。論曰即前所說真沙門性經亦說名婆羅門性以能遣除諸煩惱故即此亦說名為梵輪是真梵王力所轉故佛與無上梵德相應是故世尊獨應名梵由契經說佛亦名梵亦名寂靜亦名清涼即於此中唯依見道世尊有處說名法輪如世間輪有速等相見道似彼故名法輪見道如何與彼相似由速行等似彼輪故謂見諦道速疾行故有捨取故降未伏故鎮已伏故上下轉故具此五相似世間輪尊者妙音作如是說如世間輪有輻等相八支聖道似彼名輪謂正見正思惟正勤正念似世輪輻正語正業正命似轂正定似輞故名法輪寧知法輪唯是見道憍陳那等見道生時說名已轉正法說故云何三轉十二行相此苦聖諦此應遍知此已遍知是名三轉即於如是一一轉時別別發生眼智明覺說此名曰十二行相如是三轉十二行相諦諦皆有然欲等故但說三轉十二行相如說二法七處善等由此三轉如次顯示見道修道無學道三此娑沙師所論如是若尒三轉十二行相非唯見道如何可說唯於見道立法輪名是故唯應即此三轉十二行相所有法門名為法輪可應正理如何三轉三周轉故如何具足十二行相三周循歷四聖諦故謂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道此應遍知此應永斷此應作證此應修習此已

遍知此已永斷此已作證此已修習云何名轉由此法門使他相續令解義故或諸聖道皆是法輪於所化生身中轉故於他相續見道生時已至轉初故名已轉何沙門果依何界得頌曰三依欲後三由上無見道無間無緣下無猒及經故　論曰前三但依欲界身得得阿羅漢依三界身前之二果未離欲故非依上得理且可然第三云何非依上得由理教故且理云何依上界身無見道故非離見道已離欲者可有超證不還果義何緣上界必無見道且無色中無正聞故又彼界中不緣下故色界異生著勝定樂又無苦受不生猒故非無有猒能得見道教復云何由經說故經言有五補特伽羅此處通達彼處究竟所說中般乃至上流此通達言唯自見道是證圓寂初加行故由此見道上界定無。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四　如前所說不動應果初盡智後起無生智諸阿羅漢如預流等有差別不亦有云何頌曰阿羅漢有六謂退至不動前五信解生總有時解脫後不時解脫從前見至生　論曰於契經中說阿羅漢由種性異故有六種一者退法二者思法三者護法四安住法五堪達法六不動法於此六中前之五種從先學位信解性生即此總名時愛心解脫恒時愛護及心解脫故亦說名為時解脫者以要待時及解脫故畧

初言故如言酥毅而此侍時方能入定謂侍資具無病處由勝緣合時方
入定故不動法性說名為後即此名為不動心解脫以無退觀及心解脫
故亦說名為不時解脫以不侍時及解脫故謂三摩地隨欲現前不侍勝
緣和合時故或依暫時畢竟解脫建立時解脫不時解脫名客有退墮時
無退墮時故此從學位見至性生如是所明六阿羅漢所有種性為是先
有為後方得不定云何頌曰有是先種性有後練根得　論曰退法種性
必是先有思法等五亦有後得謂有先來是思法性有先退法性後練根
成思乃至不動隨應當說言退法者謂遇少緣便退所得非思法等言思
法者謂懼退失恒思自害言護法者謂於所得喜自防護安住法者離勝
退緣雖不自防亦能不退離勝加行亦不增進堪達法者彼性堪能好修
練根速達不動不動法者彼必無退此六種性先學位中初二闕恒時及尊
重加行由根有異故有差別第三唯有恒時加行第四唯有尊重加行第五
具二而是鈍根第六利根具二加行退法種性非必定退乃至堪達非必
能達但約容有建立此名故六阿羅漢通三界皆有若執退者必定應退
乃至堪達必能達者彼執欲界具足有六色無色界中唯安住不動彼無
退失自害自防及修練根故唯有二如是六種阿羅漢中誰從何退為性

為果頌曰四從種性退五從果非先　論曰不動種性必無退理前之五
種皆是退義於中後四有從性退退法一種無退性理由此種性最居下
故五種皆有從果退義雖俱有退然並非先謂諸無學先學位中所住種
性彼從此性必無退理學無學道所成堅故若諸有學先凡位中所住種
性彼從此性亦無退理世出世道所成堅故若住此位後修練根所得思
等四種種性彼從此性容有退理二先位中住思等性必亦無退此所得
果唯先退法有退果義又亦無退先所得果後所得果容有退義是故定
無退預流果由此應果退法有三一增進根二退住學三住自係而般涅
槃思法有四三如前說更加一種退住退性餘三如次有五六七應知後
一後一增故思法等四退住學位時退住退非餘若異此者得勝種性故
應是進非退何緣定無退先果者以見所斷依無事故謂有身見依我處
轉見所斷惑此見為根我體既無名依無事以無事故必無退理若爾應
說此惑緣無非此緣無諦為境故然於諦境不如實緣諸煩惱中說不如
是雖皆如是而有差別以修斷惑各有別事即是可意不可意等於所緣
境此相非無見所斷惑計有我等非諸諦境有我等相以無事故與修斷
別謂於色等所緣境中我見妄增作者受者自在而轉非實我性邊執見

等隨此而生故並說為依無事惑若修所斷貪瞋慢癡已等境中唯起染
着增背高舉不了行轉故並說為依有事惑又見斷惑於諦理中執我我
所斷常見等非諦中有少我等事見斷貪等緣此而生是故皆名依無事
惑修所斷惑於色等中謂好醜等然色等境非無少分好醜等別是故可
名依有事惑又見斷惑迷諦理起名依無事修所斷惑迷麤事生名依有
事諦理真實諧定可依聖慧已證必無退理事相浮偽無定可依斷迷彼
惑有失念退惑修斷惑非審慮生昧鈍性故見所斷惑由審慮生推度性
故聖不審慮於麤事中失念或生審慮不爾如於絕等率爾謂蛇故修斷
惑聖有退起非由率爾可起見惑聖若審慮便見諦理故聖見斷定無退
義經部師說從阿羅漢亦無退義彼說應理云何知然由教理故如何由
教經言苾芻聖慧斷惑名為真斷又契經言我說有學應不放逸非阿羅
漢雖有經言佛告慶喜我說利養等亦障阿羅漢而不說退阿羅漢果但
說退失現法樂住經言不動心解脫身作證我定說無因緣從此退故若
謂有退由經說有時愛解脫我亦許然但應觀察彼之所退為應果性為
靜慮等然彼根本靜慮等持要待時現前故名時解脫彼為獲得現法樂
住數希現前故名為愛有說此定是所愛味諸阿羅漢果性解脫恆隨逐

故不應名時更不欣求故不名愛若應果性容有退者如何世尊但說所
證現法樂住有可退理由此證知諸阿羅漢果性解脫必是不動然由利
等擾亂過失有於所得現法樂住退失自在謂諸鈍根若諸利根則無退
失故於所得現法樂住有退無退故名退不退法如是思等如理應思若
退安住不動何別非練根得名為不退練根所得名為不動此二所起殊
勝等至設遇退緣亦無退理安住法者但於已住諸勝德中能無退失不
能更引餘勝德生設復引生從彼可退是不退等三種差別然喬底迦昔
在學位於時解脫極數味故又鈍根故數數退失深自猒責執刀自害由
於身命無所戀惜臨命終時得阿羅漢便般涅槃故喬底迦亦非退失阿
羅漢果又增十經作如是說二法應起謂時愛心解脫二法應證謂不動
心解脫若應果性名為時愛心解脫者何故於此增十經中再說應果又
曾無處說阿羅漢果名為應起但說名應證又說鈍根所攝應果名為應
起為顯何義若為顯彼能起現前則餘利根最應能起若為顯彼應起現
前亦餘利根最所應起故時解脫非應果性若爾何故說時解脫應果謂
有應果根性鈍故要待時故定方現前若與彼相違名不時解脫阿毗達
磨亦作是言欲貪隨眠由三處起一欲貪隨眠未斷遍知故二順彼纏法

正現在前。故三於彼止起非理作意。故前謂彼説具足三說復有云去至
不具生是名由數。如何由理。若阿羅漢有令煩惱畢竟不起。自道已生是
則不應退起煩惱。若阿羅漢此道未生。未能永拔煩惱種故。應非漏盡。若
非漏盡寧說爲應。是名由理。若餘思擇廣論契理。如說多聞諸聖弟子若
行若住。有處有時失念故生惡不善覺。此經唯說阿羅漢果。由此經言彼
聖弟子心於長夜隨順遠離。廣說乃至臨入涅槃。餘契經中有即說此順
遠離者名應果。又此經說彼於一切順屬已能永吐。乃至廣說。由此定
知是阿羅漢。彼所說是阿羅漢無漏心至於行住時。未善尊重數事此
事。謂有學者於行住時由失念故容起煩惱。後成無學必無起義。前依學
位故說無。夫恩妻少師定作是說。阿羅漢果亦有退義。唯阿羅漢種性有
六。為餘亦有六種性耶。說有。皆能修練根不須曰學異生亦六練根非見
道 論曰。有學異生種性亦六。六種應果後為先故。然見道位必無練根。
此位無容起加行故。唯於信解異生位中能修練根。如無學位。如契經說
我說由斯所證四種增上心所現法樂住隨一有退。所得不動心解脫身
作證。我決定說無因緣從此退。如何不動法退現法樂住。頌曰。應知退有
三。已未得受用。佛唯有最後。利中微餘三 論曰。應知諸退總有三種。一

已得退。謂退已得殊勝功德。二未得退。謂未能得殊勝功德。三受用退。謂諸
已得殊勝功德不現在前。於此三中。世尊唯有一受用退。以具眾德。無容
一時頓現前故。餘不動者具有受用。及未得退。亦於勝已殊勝功德猶未
得故。餘五種性容具有三。容容退失已得德故。於受用退。說不動法退
現法樂。無相違過。無退者作如是說。諸無漏解脫皆名不動。然別立第
六不動法者。如前揮遍。不退為種。諸阿羅漢既許退果。為更生不。諸住果
時所不作事。退時作耶。不爾。何緣。頌曰。一切從果退。必得不命終。住果所
不爲。慚增故不作 論曰。無從果退中間命終。退已須史必還得故。如契
經說。苾芻當知。如是多聞諸聖弟子。失退失正念。速復還能令所退起盡沒
廣雖若謂不能修梵行果。應非無憂可委信是人。住果位所不應爲道果
事。良由慚愧增故。於智退時亦必不造。譬如壯士雖蹶不仆。如上所言有練
根得無學。有學正練根時。各幾無間幾解脫道。何性攝。何所依。頌曰。練根
無學位。九無間解脫。有學六故學。一一無漏依。人三無學依。九地有學但依六。
捨果勝果道。唯得果道故 論曰。求勝種性修練根者。無學位中。轉一一
性各九無間九解脫道。如得應果。所以者何。彼鈍根性。由久慣習。非少功
力可能令轉。學無學道所成聖故。有學位中。轉一一性各一無間一解脫

道。如得初果。上相違故。彼加行道諸位各一。如是無間及解脫道。一切唯
是無漏性攝。聖者必無用有漏道而轉根理。非增上故。依謂身地。此所依
身唯人三洲。餘無退故。此所依地無學通九。謂未至中間四定三無色。有
學唯六。謂除後三。所以者何。夫轉根者容有捨果及勝果道。所得唯果。非
向道故。無有學果。無色地攝。故學練根但依六地。諸無學位補特伽羅總
有幾種。由何差別。頌曰。七聲聞二佛。差別由九根。 論曰。居無學位聖者
有九。謂七聲聞及二覺者。退法等五。不動分二。後先別故。名七聲聞。獨覺
大覺。名二覺者。由下下等九品根異。令無學聖成九差別。學無學位有七
聖者。一切聖者皆此中攝。一隨信行。二隨法行。三信解。四見至。五身證。六
慧解脫。七俱解脫。依何立七。事別有幾。頌曰。加行根滅定。解脫故成七。此
事別唯六。三道各二故 論曰。依加行異立初二種。謂依先時隨他及法
於所求義修加行故。立隨信行隨法行名。依根不同立次二種。謂依鈍利
信慧根增。如次名為信解見至。依得滅定立身證名。由身證得滅盡定故。
依解脫異立後二種。謂依唯慧離煩惱障者。立慧解脫。依兼得定離解脫
障者。立俱解脫。此名雖七。事別唯六。謂見道中有二聖者。一隨信行。二隨
法行。此至修道別立二名。一信解。二見至。此至無學復立二名。謂時解脫。

不時解脫。應知此中一隨信行根故成三。謂下中上。性故成五。謂退法等。
道故成九十五。謂八忍七智。離染故成七十三。謂具縛離八地染。依身故成
謂三洲欲天。若根性道離染依身相乘合成二億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
性。隨法行等如理應思。何等名俱及慧解脫。頌曰。俱由得滅定。餘名慧解
脫 論曰。諸阿羅漢得滅定者。名俱解脫。由慧定力解脫煩惱解脫障故。
所餘未得滅盡定者。名慧解脫。但由慧力於煩惱障得解脫故。如世尊說
五煩惱斷。不可引未名滿。學學無學位各由幾因。於等位中獨稱為滿。
頌曰。有學名為滿。由根果定三。無學得滿名。但由根定二。 論曰。學於學
位獨得滿名。具由三因。謂根果定。有有學者但由根故亦得滿名。謂諸見
至失離欲染。有有學者但由果故亦得滿名。謂信解不還未得滅盡定。有
有學者由根果故亦得滿名。謂見至不還未得滅盡定。有有學者由果定
故亦得滿名。謂諸信解得滅盡定。有有學者具由三故獨得滿名。謂諸見
至得滅盡定。無有學者但由定故及根定故亦得滿名。諸無學者於無學
位由根定二獨得滿名。無學位中無非果滿。故無由果亦立滿名。有但由
根亦名為滿。謂不時解脫未得滅盡定。有但由定亦名為滿。謂時解脫得
滅盡定。有具由二獨名為滿。謂不時解脫已得滅盡定。廣說諸道差別無

量謂世出世見修道等。略說幾道能遍攝耶。頌曰。應知一切道。略說唯有四。謂加行無間。解脫勝進道。　論曰。加行道者。謂從此後無間道生。無間道者。謂此能斷所應斷障。解脫道者。謂已解脫所應斷障最初所生。勝進道者。謂三餘道。道義云何。謂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或復道者。謂求所依。依此尋求涅槃果故。解脫勝進。如何名道。與道類同轉上品故。或前前力至後後故。或能趣入無餘依故。道於餘處立通行名。以能通達趣涅槃故。此有幾種。依何處立。頌曰。通行有四種。樂依本靜慮。苦依所餘地。遲速鈍利根。　論曰。經說通行總有四種。一苦遲通行。二苦速通行。三樂遲通行。四樂速通行。道依根本四靜慮生。名樂通行。以攝受支止觀平等任運轉故。道依無色未至中間名苦通行。以不攝支止觀不等非平轉故。謂無色定觀減止增。未至中間觀增止減。即此樂苦二通行中。鈍根名遲。利根名速。二行於境。遲達捨遲。故名遲通。翻此名速。或遲鈍者所起通行名遲通行。速此相違。道亦名為菩提分法。此有幾種。名義云何。頌曰。覺分三十七。謂四念住等。覺謂盡無生。順此故名分。　論曰。經說覺分有三十七。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盡無生智。說名為覺。隨覺者別立三菩提。一聲聞菩提。二獨覺菩提。三無上菩提。無明睡

眠皆永斷故。及如實知已作已事。不復作故。此二名覺。三十七法順趣菩提。是故皆名菩提分法。此三十七體各別耶。不爾。云何。頌曰。此實事唯十。謂慧勤定信。念喜捨輕安。及戒尋為體。　論曰。此覺分名雖三十七。實事唯十。四慧勤等。謂四念住。慧根。慧力。擇法覺支。正見。以慧為體。四正斷。精進根。精進力。精進覺支。正精進。以勤為體。四神足。定根。定力。定覺支。正定。以定為體。信根。信力。以信為體。念根。念力。念覺支。正念。以念為體。喜覺支。以喜為體。捨覺支。以行捨為體。輕定覺支。以輕安為體。正語。正業。正命。以戒為體。正思惟。以尋為體。如是覺分。實事唯十。即是信等五根力士。更加喜捨輕安戒尋。毘婆沙師。說有十一。身業語業。不相雜故。或分為二。餘九同前。念住等三。分無別體。如何獨說。為慧勤定。頌曰。四念住正斷。神足隨增上。說為慧勤定。實諸加行善。　論曰。四念住等三品善法。體實遍攝諸加行善。然隨同品。增上善根。如次說為慧勤及定。何緣於慧立念住名。毘婆沙師。作如是說。慧由念力持令住故。理實由慧令念住境。如實見者能明記故。如念住中已廣成立。何故說勤名為正斷。於正修習斷修位中。此勤力能斷懈怠故。或名正勝。於正持策身語意中。此最勝故。何緣於定立神足名。諸靈妙德所依止故。有餘師說。神即是定。足謂欲等。彼應覺分事有

十三。增欲心故。又違經說。如契經言。吾今為汝說神足等。神謂受用種種神境。分一為多。乃至廣說。足謂欲等。四三摩地。此中佛說。定果名神。欲等所生等持名足。何緣信等。先說為根。後名為力。由此五法。依下上品。分先後故。又依可屈伏不可屈伏故。信等何緣。次第如是。謂於因果。先起信心。為果修因。次起精進。由精進故。念住所緣。由念力持。心便得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是故信等。如是次第。當言何位。何覺分增。頌曰。初業順決擇。及修見道位。念住等七品。應知次第增。　論曰。初業位中。能審照了身等四境。悲用勝故。說念住增。煖法位中。能證異品殊勝功德。勤用勝故。說正斷增。頂法位中。能持勝善趣無退德。定用勝故。說神足增。忍法位中。必不退墮。善根堅固。得增上義故。說根增。第一位中。非惑世法所能屈伏。得無屈義故。說力增。修道位中。近菩提位。助覺勝故。說覺支增。見道位中。速疾而轉。道行勝故。說道支增。然契經中。隨數增說。先七後八。非修次第。八中正見是道亦道支。餘是道支而非道。七中擇法。是覺亦覺支。餘是覺支而非覺。毘婆沙師所說如是。有餘於此不破契經所說次第。立念住等。謂修行者。將修行時。於多境中。其心馳散。先修念住。制伏其心。故契經言。此四念住。能於境界。繫縛其心。及正違除。耽嗜依念。是故念住。說在最初。由此勢

力勤遂增長。為成四事。正策持心。是故正斷。說為第二。由精進故。無憂悔心。便有堪能修治勝定。是故神足說在第三。勝定為依。便令信等。與出世法為增上緣。由此五根。說為第四。根義既立。能正伏除所治現行。牽生聖法。由此五力。說為第五。於見道位建立覺支。如實覺知四聖諦故。通於二位建立道支。俱通直住涅槃城故。如契經說。於八道支修圓滿者。於四念住至七覺支亦修圓滿。又契經說。苾芻當知。道如實言者。喻說四聖諦。令依本路遠行出者。喻令修習八聖道支。故知八道支通依二位說。隨增位說次第既然。理實應言。此三十七。幾通有漏。幾無漏耶。頌曰。七覺八道支。一向是無漏。三四五根力。皆通於二種。　論曰。此中七覺八聖道支。唯是無漏。唯於修道見道位中方建立故。世間亦有正見等法。而彼不得聖道支名。所餘皆通有漏無漏。此三十七。何地有幾。頌曰。初靜慮一切。未至除喜根。二靜慮除尋。三四中除二。前三無色地。除戒前二種。於欲界有頂。除覺及道支。　論曰。初靜慮中具三十七。於未至地。除喜覺支。近分地中。勵力轉故。於下地法。猶疑慮故。第二靜慮。除正思惟。彼靜慮中已無尋故。由此二地。各三十六。第三第四靜慮中間。更除喜尋。各三十五。前三無色。除戒三支。并除喜尋。各三十二。欲界有頂。除覺道支。各二十二。無無漏故。覺

分許時必得證淨。此有幾種。依何位得。實體是何。法有漏無漏耶。頌曰。證淨有四種。謂佛法僧戒。見三得法戒。見道兼佛僧。法謂三諦全。菩薩獨覺道。信戒二為體。四皆唯無漏。　論曰。經說證淨總有四種。一於佛證淨。二於法證淨。三於僧證淨。四聖戒證淨。且見道位見三諦時一一唯得法戒證淨。見道諦位兼得佛僧。謂於爾時兼於成佛諸無學法成聲聞僧學無學法。亦得證淨。兼言為顯見道諦時亦得於法及戒證淨。所信法畧有二種。一別二總。總謂四諦。別唯三諦全菩薩獨覺道。故見四諦時皆得法證淨。聖所愛戒與現觀俱。故一切時無不亦得。由所信別故名有四。應知實事唯有二種。謂於佛等。三種證淨以信為體。聖戒證淨以戒為體。故唯有三。如是四種唯是無漏。以有漏法非證淨故。為依何義立證淨名。如實覺知四聖諦理。故名為證。正信三寶及妙尸羅皆名為淨。離不信垢破戒垢故。由證得淨立證淨名。如出觀時現起次第故說觀內次第如是。如何出時現起次第。謂出觀位先信世尊是正等覺。次於正法毗柰耶中信是善說。後信聖位是妙行者。正信三寶。猶如良醫及如良藥看病者故。中心淨故發淨尸羅。是故尸羅說為第四。要具淨信此乃現前。如遇三緣病方除故。或此四種猶如導師道路商侶及所乘乘。經言學位成就八支無學位中。具成就十。何緣不說有學位中有正解脫及有正智。正脫正智。具體是何。頌曰。學有餘縛故無正脫智支。解脫為無為。謂勝解惑滅。有為無學支即二解脫蘊。正智如覺說。謂盡無生智。　論曰。有學位中。尚有餘縛未解脫故。無解脫支非離少縛可名脫者。非無解脫體可立解脫智。無學已脫諸煩惱縛。復能起二了解脫智。由二顯了可立二支。有學不然。故唯成八。解脫體有二。謂有為無為。有為解脫。謂無學勝解。無為解脫。謂一切惑滅。有為解脫名無學支。以立支名依有為故。支攝解脫。復有二種。即餘經言。心慧解脫應知此二。即解脫蘊。若爾不應契經中說。云何解脫清淨最勝。謂心從貪離染解脫。及從瞋癡離染解脫。於解脫蘊未滿為滿。已滿為攝修欲勤等。故解脫蘊非唯勝解。若爾是何。有餘師說。由真智力遣貪瞋癡。即心離垢名解脫蘊。如是已說正解脫體。正智體者。如前覺說。謂即前說盡無生智。心於何世正得解脫。而言無學心解脫耶。頌曰。無學心生時正從障解脫。　論曰。如本論說。初無學心未來生時從障解脫。何謂為障。謂煩惱得。由彼能遮此心生故。金剛喻定正滅位中。彼得正斷。初無學心於正生位。正得解脫。金剛喻定已滅位中。彼得已斷。初無學心於已生位名已解脫。未生無學及世俗心。當於爾時亦名解脫。然今且說決定生者。

以於爾時行身世故。諸世俗心。從何解脫。亦即從彼遮心生障。未解脫位此豈不生。雖有已生。不似今者。彼何所似。與惑得俱。此後若生。無俱惑得。道於何位。令生障斷。頌曰。道唯正滅位。能令彼障斷。　論曰。正滅位言。顯居現在。正生言顯未來世。故道能斷障唯正滅時。餘位定無斷障用故。非如解脫道未生者。以生未生離障同故。經說三界。謂斷離滅。以何為體。差別云何。頌曰。無為說三界。離界唯離貪。斷界斷餘結。滅界滅彼事。　論曰。斷等三界。即分前說無為解脫以為自體。言離界者。謂但離貪。言斷界者。謂斷餘結。言滅界者。謂滅所餘貪等隨眠所隨增事。故經說三界即無為解脫。若事能厭必能離耶。不爾。云何。頌曰。厭緣苦集忍。離緣四能斷。相對立廣狹。故應成四句。　論曰。唯緣苦集所起忍智說名為厭。餘則不然。四諦境中所起忍智。能斷惑者。皆得離名。廣狹有殊。故成四句。有厭非離。謂緣苦集不令惑斷所有忍智。緣厭境故。非離染故。有離非厭。謂緣滅道能令惑斷所有忍智。緣欣境故。能離染故。有厭亦離。謂緣苦集能令惑斷所有忍智。有非厭離。謂緣滅道不令惑斷所有忍智。應知此中先離欲染後見諦者所有法忍及諸智中。加行解脫勝進道攝。不令惑斷。惑已斷故。非斷治故。

蹶居月反　仆蒲北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八　九震

運　宋漕運六

捕亡令　諸江淮黃河內盜賊煙火雜貨及拋失綱運，兩岸捕盜官同
管其繫岸船栰，隨地分認。　賞格　命官　捕盜官（請巡尉者同）能
檢察綱運兵梢不犯故沈溺舟船，或有故而救救官物，別無失陷者，任
滿減磨勘一年。　檢官能覺察綱運妄稱被水火盜賊損失官物欺隱
入已者免試。　諸色人　獲故沈溺綱船及有人居止船雖未沈溺，每
隻錢五十貫。（因使盜官物者一倍）　江河係險處救救得沈溺船所
失官物，准價給三分。　救救得派失官船，每隻准價不及一伯貫，諸
河空船錢五貫，重船錢一十貫。　江淮黃河空船錢一十貫，重船錢二
十貫。　一伯貫以上　諸河給一分　江淮黃河給二分　雜勅　乾
道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省批狀：綱運經由地分遇風水拋失，依
見行條法，仍申所屬州縣，州委來職官，縣委丞佐，即時躬親前去拋失
地分驗實保明，再批行程，結罪申州，備申司農寺，外路申總領所，候本

綱到下卸處，即依條施行。如違，從本路轉運司追當行人吏斷遣，官申
馭朝廷指揮施行。　欺詐　盜賊勅　諸博易糴買綱運官物（官船車
腳栰船兵梢縣人及其當日用錢綱運除稍官物者准此）計已分，依貿易官
物法計利以盜論加二等。（牙保引領人與同罪，許人告。）強者計利併贓
以強盜論，以上再犯不該配者，鄰州編管，罪至死者減一等，皆配二千
里。二十貫為首者絞，殺傷人者依本殺傷法，以上運載船車畜產沒官。
（知情借賃者非此。）被強之人不達者，隨近官司者杖六十，因被強而受
贓者以凡盜論。　諸以私錢貿易綱運所般錢監上供錢者，許人捕。
諸錢綱押綱人、部綱兵級（不如捕工同）以私錢貿易所運錢，難應計其
等，依監主自盜法，罪至死者減一等，配千里。本船單人及和雇人犯者，
亦以盜所運官物論。　雜勅　諸押綱人、部綱兵級、梢工失覺察盜易
欺隱本綱及本船官物，事雖已發而能自獲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
同犯，但獲一名亦是。）　諸綱兵級（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
罪而火同）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司干繫人失覺察者，杖一伯，命官
減二等。（三十日內能獲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獲一名亦准此。）諸路干預
及上供糧綱兵級（和雇人同）若博易糴買之者，其所犯并破贓地分催

綱、排岸、巡檢、縣尉及捕盜人（對係他分捕頭目）故縱者，減犯人罪一等。（受
贓重者自從重。）　諸差在運送官物而收貯他物欲拌和者，以收貯物數
計所欲拌和官物價，准盜論，許人捕。已拌和者（火水及以違者為則拌和
者同，下條准此）計虧官價，依主守自盜法，罪至死者減一等，配二千里。以上
贓輕者杖一伯。　諸不覺本綱人以他物拌和所運官物者，部綱兵級杖
七十，計所虧官價一分杖八十，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伯。押綱人減部綱
兵級罪二等。部綱兵級及五分或一年內兩犯至罪止者，降一資。（未行見
部綱兵級者，籍定別綱牽駕。）　諸監輕綱封印有損動者，梢工杖八十，篙
手減一等。　詐偽勅　諸偽造封綱船堵面印，論如餘印律，已行用者不剌
面，配本城兵級，配鄰州，許人告。　職制令　諸巡捕官獲綱運拌和官物，
所屬監司歲終比較，具最多最少之人（最少謂比分內違戾及犯者數多
而獲到數少者）每路各二員以聞。　輩運令　諸博易糴買綱運官物，并
以他物拌和所運官物，應干條制，州縣於裝卸及沿流要會處粉壁曉示，
歲一舉行。　諸年額及上供糧綱，轉運、提點刑獄司賞功，首責捕盜官并
警捕博易糴買之人，其應干罪賞條制，仍歲首檢舉，於裝卸及沿流要會
處粉壁曉示。　賞令　諸六路并汴河綱運所經州縣，以發運司息錢椿管，

如無息錢，州縣先支官錢，具數報本司撥還。遇獲博易糴買若糴貴綱運
官物者，以椿管錢當日支賞，（椿管錢已支不及五分，即申發運司貼支。）仍
直籍於犯人及停藏負載人追理。若不足，於犯人鄰保及本綱保內均備，
又不足，於地分及本綱干繫人，尚不足者，以犯人役官船車畜產估價納
還椗銷注。　諸備賞應以犯人財產充而無或不足者，差雇運送官物而
收貯他物欲拌和所運官物及已拌和者，責部綱兵級、押綱人均備。　輩
運格　六路并汴河綱運經過州縣椿管發運司息錢，充博易糴買糴貴
綱運官物賞錢數，州三伯貫，縣二伯貫。　賞格　諸色人　獲結集徒黨
強博易糴買綱運官物者，仍以其財產，徒罪給三分，流罪給伍分，死罪全
給。　獲以私錢貿易綱運所般錢監上供錢者，錢三伯貫。　獲博易糴買
若糴貴六路并汴蔡河綱運官物，錢五貫。（贓及一貫者給一十貫，每貫加
五貫，至一伯貫止。）　獲差雇運送官物而收貯他物欲拌和及已拌和者，
錢三十貫。（已拌和計虧官價一十貫外，每貫仍加五伯文，至一伯貫止，虧
及二十貫者仍倍一貫。）　告獲偽造封綱船堵面印，錢三十貫。　廄庫
乾道六年十二月二日，勅：起發上供綱運并諸司錢物，並合用錢會中
半。訪聞在外州縣會子或有損折，其押綱官卸將合發見錢氣落水腳並

買會子前來臨安府私兌見錢送納。反復贏落厚利，是致會子不復流轉。
自今起綱仰於綱解內，分明開具所發錢會數目，押綱保官狀內，仍聲說
如所保官有前項移易，甘伏同罪。所押官并隨綱合干篙梢等，仍前通同
作奕，許諸色人經所在州縣陳告。其告人每一千貫，支賞錢一伯貫文。犯
人計所移易數，以監臨自盜贓論。若合干篙梢等能自首，與免罪，亦支給
上件賞錢。令來會子務要流通，如不畏公法之人妄有扇搖，許諸色人指證
看詳，除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官蔭赦降原減。 盜賊勅 諸竊盜得財杖
六十，四伯文杖七十，四伯文加一等。二貫徒一年，二貫加一等，過徒三年
三貫加一等，二十貫配本州。 諸強盜得財徒三年，二貫五伯文流三千
里，二貫五伯文加一等，拾貫絞。即罪至流，皆配千里。 諸監臨主守自盜
及盜所監臨財物，罪至流，配本州（謂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絞。其運送官錢
而自盜，罪至流，應配本城，至死者奏裁。 諸梢工盜本船所運官物者，依
主守法，徒罪勒充牽駕，流罪配五伯里。本船軍人及和雇人盜者，減一等，
流罪軍人配本州，和雇人不刺面配本城。 輦運令 諸監綱裝訖，承
上置頭伏封鎖，備用省印，押綱人照檢若封印損動，即時報隨處催綱巡
捕官司，限當日同押綱人開視訖，以隨處官印封鎖，批書本綱曆照驗。

盜賊 賊盜勅 諸梢工盜本船所運官物者，依主守法，徒罪勒充牽駕，
流罪配五伯里。本船軍人及和雇人盜者，減一等，流罪軍人配本州，和雇
人不刺面配本城。同保人受贓，計已分重於知情者，以盜論；非同保知而
不糾，及受贓者，各減同保人罪一等。受贓滿二十貫者，鄰州編管。 諸於
管押官物，或受雇立業承領官物人名下私攬運送而盜訖者，依主守法
減一等（展轉受雇運送而犯者亦准此）。 諸巡防守禦人於本地分犯盜
者，以盜所監臨財物論。其盜官物者，從主守法，罪至死，減一等配千里。竹
木栰團頭、水手火下盜本栰官物，梢工盜本船釘板船具者，准此。 諸運
送官錢而自盜，罪至流，應配者配本城，至死者奏裁，即受雇立業承領官
物而運載者，同主守法。 諸盜官船釘板船具者，加凡盜一等。 雜勅
諸綱運不覺盜所運官物，梢工依主守不覺盜律罪，輕者減盜重者罪五
等（雖杖伏亦從不枵伏竊盜減）。徒罪勒充本綱牽駕，部綱兵級減梢工一
等。其不覺本綱人盜所運官物，部綱兵級罪至杖一伯，差替（仍勒充重役
三千）。即故縱罪至死者，減一等配千里。 諸押綱人部綱兵級不覺本綱
人盜所運官物（梢工不覺本船人盜所運官物同），雖自覺舉至下卸畢，犯
人獲不獲，不得原罪。若本綱及本船更有欠，即以被盜物併為欠數，科之

仍不倍（併不加重，止科不覺罪）。獲盜應免罪者，所盜物不理為欠。 諸押
綱人部綱兵級梢工，失覺察盜，分欺隱本綱及本船官物事，雖已發而能
自獲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獲一名亦免）。 諸綱兵級（和雇人
同）盜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而大同），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司，干繫人
失覺察者杖一伯，命官減二等（三十日內能獲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獲
一名亦准此）。 諸路平額及上供糧綱兵級（和雇人同）盜所運官物者，其
所犯并破贓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及捕盜人（附係地分地頭之司），故縱
者減犯人罪一等（受贓重者自從重）。 諸香藥并市舶司物貨綱緣路侵
盜，或貨易而地分人若催綱官司失覺察者杖六十。 廐庫勅 諸起發
上京錢物，管押人侵盜移易入己者，不以自首原免。 職制令 諸處通
獲綱運偷盜官物，所屬監司歲終比較，其最多最少之人（最少謂地分內
通滿及犯者數多而獲到數少者），每路各二員以聞。 理欠令 諸糧綱
犯自盜，業首其所盜官物並理為欠數，至罪止應配者配如法。 輦運令
諸平額及上供糧綱轉運提檢刑獄司常切督責捕盜官等緊捕侵盜
之人，其應干罪賞條制，仍歲首檢舉於裝卸及沿流要會處粉壁曉示。
賞格 命官催綱或捕盜官獲綱運人盜所運官物，計價累及二伯五十

貫，免試；五伯貫，減磨勘一年，仍陞半年名次；一千貫，減磨勘三年。 廐庫
紹興三年十月十八日，尚書省批狀：州縣起發上京錢物，管押人侵盜
移易入己，不以自首原免。今來車駕駐蹕臨安府，自合引用上條，不以自
首原免斷罪。 廐庫勅 諸私貸借官物而以物質當，或有薄籍及抄領
曾經官司判押者，並同有文記法。即倉庫薄曆及般運交請文憑，或私自
抄上薄籍單狀之類，並不為文記。 諸監主以官物私自貸，雖有還意而
不還，或償不足者，計所少之數，不以赦降原減（自首者減等，及得人償足
者非）。 名例勅 諸犯不以赦降原減，除緣姦細事，或傳習妖教，託幻變
之術，及故決盜決江河堤堰已決外，餘犯若遇非次赦，或再遇大禮赦者，
聽從原免。 賊盜勅 諸竊盜得財杖六十，四伯文杖七十，四伯文加一
等，二貫徒一年，二貫加一等，過徒三年，三貫加一等，二十貫配本州。 諸
監臨主守自盜財物，罪至流，配本州（謂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絞。 廐庫勅
諸糧綱少欠，於折會借納外，梢工計本船欠一釐，笞三十，一釐加一等，
元裝千石以上船，半釐加一等，並至四釐止，四釐外計贓重者准盜論
（於見欠處估價）。至罪止者配鄰州。 職制勅 諸押綱人及部綱兵級并
本船梢工以和雇人工食錢於官司行用者，減凡盜三等，坐之。官司受財

滿五貫者，徒二年。不滿五貫，杖一百。支附杜虛之類，計贓重者，自依本法。諸
排岸催綱司、橋壩應沿河地分公人兵級受乞綱運人財物，計贓一貫，公人勒
停，兵級降配。罪至徒，公人不刺面配本城，兵級配鄰州。關防勑　諸綱兵梢
每三船為一保，若於本綱偷竊或負載及販私有稅貨，并藏匿盜及逃亡兵級
者，犯人雖於法不許捕者，亦許人捕。同保知而不糾，依伍保有犯律，杖罪皆三
十，不知情各減三等。部綱兵級不知情，減保人罪一等。不覺盜罪重者，依本法。
即因保人告獲犯人者，應連坐人不覺之罪並免。諸綱運兵級違犯押綱人，
杖一伯，刺面人違犯本轄官徒一年，書者各徒二年，毆者各加二等，配五伯里。
情重者奏裁，毆命官致折傷者當行處斬。　諸長行傔充部綱兵級而本轄兵
梢違犯者，減階級法一等。　諸綱運和雇人違犯押綱命官，杖一伯，書者徒一
年，餘押綱人杖八十，書者杖一百，毆者各徒二年，即毆命官致折傷者徒三年，
配五伯里。　諸綱運人告押綱人侵盜，或拌和官物販私有稅貨、謀殺人若妄
破程限，及干已事聽受理，餘犯流以下罪，雖於法許告捕，亦依事不干己法。
雜勑　諸權差主駕綱船人有犯，依梢工法。諸平河全訖夫粮船梢工徒三年，
篙手減一等，部綱兵級杖六十，押綱人減二等。除除有部綱兵級罪名，而不言
押綱人者，准此減之。等杖枚一分，各減一等。　諸綱船軍人裁終所主官司

驅磨在綱逃死及四分，不滿十人，一名當一分。部綱兵級杖八十，押綱人減
二等，再犯者押綱人展磨勘一年。舍名干限不同者，依使臣五年以法之，折展
之並磨勘者依前，并罪部綱兵級差替，勒充重役。諸押綱人無故離本綱至
公因非經時者杖一伯，雖有故而經三時者罪亦如之，各不在覺舉自首之例。
諸押綱人疾病，綱船空而權離者，依擅去官守法。半月無替者，不候替人交割，准
此。諸部綱兵級犯罪應降長行者，若元係長行，勒充剗綱牽駕。諸押綱人犯
罪，或違程拋欠，應批書印紙而故匿以避批書者，杖一伯。諸兵梢部綱兵級
恐猾事勢，於官私船戕乞取財物者，杖一伯，計贓一貫移配五伯里重役處。
諸官船兵梢部綱兵級於所裁命官衆舊同乞借財物者，杖八十，差替。斷獄
勑　諸募押綱運官，見任官差押綱同因本綱事連坐，部綱兵級罪至降資及
降充長行，或於本綱有犯至罪止，而情理重者奏裁。其欠損官物非侵盜，
能於百日內納足者，除其罪，仍不理為欠折。　諸差押綱使臣於本綱犯罪
者，去官不免。　諸部綱兵級應勒降，雖會恩不免。不覺從者非。　諸押綱
人罰俸半月，應加一等者罰一月，又加一等皆四十，其應減等准此。諸綱
運兵級綱運雇到人夫同犯笞罪，謂於本綱運有犯者，聽押綱人行決，過
十下者論如前。人不合抵考律，以故致死，或因公事毆至折傷以上者並

奏裁。　輦運令　諸綱運梢工篙手犯罪，勒充本綱牽駕者，本綱不願留，
即送別綱，仍不得主管官物。　諸鹽粮綱綱梢犯罪不可存留者，押綱人
具事狀申轉運，或發運輦運撥發司，當處差人交替。若兵梢在路雜賣，送
本地外州縣施行，如綱人牽駕，即令所在貼差。　諸押綱人即納官物訖
而疾病者，隨綱治至裝發處，申所屬官司驗實，差人交芙，痊日管押。　斷
獄令　諸綱運兵級犯杖以下罪未任決者，批行程曆。本城已發者，申所因
前路事故批書，有綱可附者附綱。裝卸官司檢斷勾銷。　諸犯罪綱運兵
級，不在令衆之限。　辭訟令　諸綱運人未卸納而告押綱人及本綱事
杖以下罪，雖應受理，納畢乃得追鞫。即山在他所者，歸報。　諸發運司所
轄綱運人論訴，本綱請給錢米事，隨處轉送，論訴人赴本司，候綱到日究
治。　名例勑　諸稱當行處斬者奏裁，得旨依者決重杖處死。　賊盜勑
諸竊盜得財杖六十，四伯文杖七十，四伯文加一等，二貫徒一年，二貫
加一等，過徒三年，三貫加一等，二十貫配本州。　關防勑　諸軍廂都指
揮使至長行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雖非本轄，但臨時差管轄亦是。敢
有違犯者，上軍當行處斬，下軍及廂軍徒三年，下軍配千里，廂軍配五伯
里，即因應對舉止偶致違忤，謂情非故有違犯者。各減二等，上軍配五伯里，

元罪合降者，配准此。下軍及軍廂配鄰州，以上禁軍應配者配本城。　諸
事不干己輒論告者，杖一伯，進狀徒二年。五令衆三日。諸軍論告本轄人
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若二事以上，係理應告之事，其不干己之
罪仍坐。諸軍告本轄人再犯，餘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鄰州本城。　職
制勑　諸在官無故亡，擅去官守亦同亡法。計日輕者徒二年，有規避或
致廢闕者加二等。　名例申明　紹興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
過非次赦，或再過大禮赦，既不以赦降原減罪，許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
官之罪，亦合原免。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在法不以赦降原減者，過非次
赦，或再過大禮赦，許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竊慮州軍
未盡曉，引用差誤，今編入隨勑申明照用。　押綱賞　詐偽勑　諸押綱
人任滿，妄稱該賞，或再押并所屬官司知情而為保明供申，及批書印紙，
雖會恩原，免並奏裁。　考課令　諸押綱人功過，所屬官司即抄取行程
曆、印紙批書。　賞令　諸應募官願押兩綱以上者，其賞以兩綱止。　諸
綱運募土著官，管押應賞者，依見任官法。　諸命官押綱而附押別色錢
物者，令起綱官司先具申尚書吏戶部，候獲到納足，逐色錢物狀，附方許
推賞。　諸管押綱運，如本州不及重全綱，附押別州錢物換發者，各依所

起發州軍數目。地里定賞若本州已及一全綱而附押別州綱者其所押正綱。應得酬賞減半 諸人因事故別差募人。或所押官物緣路有缺留者。許官物分數地里遠近。比類推賞。 諸押綱人雖有欠損。若非使遣能於百日內納足者賞如法。 諸應募押綱而所運之物不闕者。聽通計分數理賞。（謂如錢帛與糧米之類。） 諸押綱人官物有欠而不批書。或批書漏落者。當運不理賞。募押若雖不經裝卸處批者而勘會有實者。其賞聽理。 諸於法不應押綱人輒受差押者。不得推賞。 諸押綱人應賞而無故稽程三日降一等。十日不在賞限。募押若十日降一等。二十日不在賞限。 諸押綱人毀失行程曆（改人投失日）而無照驗或妄稱救失及本綱附載未足而不於經過處批書者（行程曆賞雖有收狀書者行子及而不曾批書亦同。）各不在推賞之限。 諸運綱出剩（准格應給賞而係元稱員人者不在給例。） 賞格 命官 管押諸路綱運無少欠（謂非川峽四路者。） 全綱（謂見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下條准此。）三伯里五分綱。五伯里三分綱。二千里減磨勘一年。 全綱五伯里五分綱一千里三分綱。二千五伯里減磨勘二年。 全綱一千里或五分綱一千五伯里減磨勘三年。 全綱一千五伯里轉一官。 應募官押綱無欠損者

全綱三伯里五分綱五伯里三分綱一千里陞一季名次。 全綱五伯里五分綱一千里三分綱一千五伯里陞半年名次。 全綱一千里或五分綱一千五伯里先試。 全綱一千五伯里不拘名次指射差遣仍先試。
諸色人 押綱人部綱兵級兵梢運綱於諸處交納若比元裝數出剩以裝發處元價共給五分。 賞式 陳乞押綱賞狀具官姓名右某於某年月日。准某州差管押或募押某年季分窠名錢物（不綱即去於某年月日往某州差押或募押本州某年秋季名色米若干赴某處送納了當即）無少欠違程。除今來納外。更無別處送納合行團併推賞保某稱資管押即無同共管押合該分受酬賞之人押綱。自即不是本州守貳。本路監司子弟親戚及不係停降未敘復之官自補授至今歷任亦不曾犯贓罪及私罪衝替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朝典所有依條合得酬賞。今申繳負本行程載道納訖錢物公移錢道腳色家狀在前謹具申太府寺。（或州中司農寺）伏乞指揮下所屬推賞施行謹狀年月日具官姓名狀。（經總領所乞賞倣此。） 保明召募押綱酬賞狀某司據某官姓名狀昨蒙某州召募管押某色物。赴某處交納平淥乞酬賞。令勘會下項。一某官某年月日某州召募到管押某色物若干赴某處交納其物若干（更有餘物亦各開）某

物若干。比折某物計若干一所裝官物係全綱（或不及全綱則云若干分）一某處水路或陸路至某處計若干地里。一某年月日於某處倉庫交納畢並無欠損。（有即開說。雖有欠損亦依條於限內送納了足。）一檢准令格（云云。）右件狀如前。勘會某官管押某處某色物全綱或若干分赴某處交納畢計若干地里。准令格該某酬賞保明並是詣實。謹具申尚書某部。謹狀年月依常式。 隨敕申明。 廠庫 紹興元年九月十五日。敕諸路起發綱運依法見錢二萬貫。紬計金二萬兩銀一十萬兩。各為一全綱推賞。令權折金銀計價。以金八萬貫。銀五萬貫為一全綱。並令交納處計價推賞餘依見行條法。 紹興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令後諸路起發到綱運量輕重遠近。分定等第。如所押官物到庫務交納。別無少欠違程。量與推恩今擬宜立定酬獎下項。諸路水陸綱運無少欠。 全綱（謂見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全銀依二十條紹興九年九月十二日指揮計價推賞下准此。）三千里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下准此。）二千七伯里減三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三年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二年磨勘。一千五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二伯里減一年磨勘。九伯里陞一年名次。六伯里陞三季名次。三伯里陞半年名次。 九分綱三千

里減三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三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二年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五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二伯里陞一年名次。九伯里陞三季名次。六伯里陞半年名次。三伯里陞一季名次。 八分綱三千里減三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五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三季名次。九伯里陞半年名次。六伯里陞一季名次。三伯里支賜絹六匹半。 七分綱三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八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二伯里陞半年名次。九伯里陞一季名次。六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三伯里支賜絹陞匹。 六分綱三千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一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五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一季名次。九伯里支賜絹六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六匹。三伯里支賜絹五匹半。 五分綱三千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四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八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

一季名次。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疋半。九伯里支賜絹六疋。六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五匹。　四分綱。三千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七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一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匹。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半。六伯里支賜絹五匹。三伯里支賜絹四匹半。　三分綱。三千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四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六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三伯里支賜絹四匹。　二分綱。三千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七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四匹。三伯里支賜絹三匹半。　一分綱如止及一千貫以上成半三千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四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八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六伯里支賜絹三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三匹

紹興五年三月十五日。勅令後行在差人管押錢物。往外路州郡應副軍須支遣。及充糴本之類。其所押人如至交納處。別無欠損。令比照諸州郡差人管押錢物赴行在綱運參酌立定推賞等第下項。　全綱謂凡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全綱依已降紹興元年九月十五日指揮。並從行在紐計推賞。三千里減三年半磨勘。選人比類施行。下準此。二千七伯里減三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二年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五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二伯里陞一年名次。九伯里陞三季名次。六伯里陞半年名次。三伯里陞一季名次。　九分綱。三千里減三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五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三季名次。九伯里陞半年名次。六伯里陞一季名次。三伯里支賜絹六匹半　八分綱。三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八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二伯里陞半年名次。九伯里陞一季名次。六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三伯里支賜絹六匹。　七分綱。三千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半磨勘。

二千四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一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五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一季名次。九伯里支賜絹六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六匹。三伯里支賜絹五匹半。　六分綱。三千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四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八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九伯里支賜絹六匹。六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五匹　五分綱。三千里減一年磨勘。二十七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一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五百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匹。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半。六伯里支賜絹五匹。三伯里支賜絹四匹半　四分綱。三千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四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六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三伯里支賜絹四匹　三分綱。三千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七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四匹。三伯里支賜絹三匹半　二分綱。三千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四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八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六伯里支賜絹三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三匹。　一分綱如止及一十貫以上成半三千里陞一季名次。二千七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二千四伯里支賜絹六匹二千一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八伯里支賜絹五匹。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四匹。九伯里支賜絹三匹半。六伯里支賜絹三匹。三伯里支賜絹二匹半　紹興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勅令後外路合起赴行在錢物。承朝廷指揮支移起發應付別路州軍屯駐軍兵支遣令交納處勘驗所押錢物綱運如無欠損違程。保明申尚書省降下所屬依紹興五年三月十五日行在支降錢物往他處州軍支遣。立定等第推賞

紹興七年閏十月一日。勅四川金銀綱運令比徼諸路押綱賞格。重別參酌量程重遠近分定等第酬賞。如所押官物到庫務交納。別無少欠違程。並依立定賞格紐計推賞。令重別參酌權宜立定酬獎下項。四川路水陸綱運無少欠。　全綱謂凡及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金銀依

已降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指揮計須以至六萬貫狀乃高言各一號推賞下有此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三年磨勘遷入此項施行下有此六
千里轉一官減二年半磨勘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二年磨勘五千里轉
一官減一年半磨勘四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四千里轉一官陞
一年名次三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三千里轉一官。九分綱六
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二年半磨勘六千里轉一官減二年磨勘五千五伯
里轉一官減一年半磨勘五千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四千五伯里轉一
官陞一年名次四千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三千五伯里轉一官三千里
減三年半磨勘。八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六千里轉一
官減一年半磨勘五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五千里轉一官陞一
年名次四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四千里轉一官三千五伯里減
三千半磨勘三千里減三年磨勘。七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
半磨勘六千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五千五伯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五
千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四千五伯里轉一官四千里減三年半磨勘三
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三千里減二年半磨勘。六分綱六千五伯里轉
一官減一年磨勘六千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五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
年名次五千里轉一官四千五伯里減三年半磨勘四千里減三年磨勘
三千五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三千里減二年磨勘。五分綱六千五伯里
轉一官陞一年名次六千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五千五伯里轉一官五
千里減三年半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四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三
千五伯里減二年磨勘三千里減一年半磨勘。四分綱六千五伯里轉
一官陞半年名次六千里轉一官五千五伯里減三年半磨勘五千里減
三年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二年半磨勘四千里減二年磨勘三千五伯里
減一年半磨勘三千里減一年磨勘。三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六千
里減三年半磨勘五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五千里減二年半磨勘四千
五伯里減二年磨勘四千里減一年半磨勘三千伍伯里減一年磨勘三
千里陞一年名次。二分綱六千五伯里減三年半磨勘六千里減三年
磨勘五千五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五千里減二年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一年
半磨勘四千里減一年磨勘三千五伯里陞一年名次三千里陞三季名
次。一分綱如上及一千貫以上減半六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六千里
減二年半磨勘五千五伯里減二年磨勘五千里減一年半磨勘四千五
伯里減一年磨勘四千里陞一年名次三千五伯里陞三季名次三千里陞

半年名次　紹興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勅勘會諸路管押綱運赴行在依
格二萬貫爲全綱若押及兩全綱令戶部對數增賞令後管押人聽押至
兩全綱止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勅令後管押外路州軍合赴行在錢
物承朝廷指揮支移應副別路屯駐軍兵支用其管押人如押及兩全綱
已上據地里遠近與作一全綱半推賞如所押官錢物不及兩全綱之人
止作一全綱餘依見行條法　紹興二十三年四月一十六日勅諸路錢
物綱運赴行在非緣道路梗澀及朝廷支降錢物往他處并外路合發行
在錢物承指揮支移應副別州郡屯駐軍兵及總領所等差官押到錢物
節次以紐計推賞太優今來道路通快比前日不同今後管押逐色綱運
如無欠損違程並依見行賞格上減半推賞二人已上管押依條分受餘
依見行條法指揮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勅今後應諸路州軍起
發上供等錢物赴行在內有經過建康鎮江府總領所就行拘截或兌換
經番綱運如係專承朝廷指揮許令兌截支納訖別無欠損違程與計元
指送綱去處地里依格法推賞其不徹地里水腳錢令兌截官司依舊拘
收入官　紹興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勅鑄錢司今年錢綱依舊以二萬
貫爲一全綱自二萬貫已上亦押之錢與減數推賞謂如一萬貫合得減
十箇月零半月磨勘五千貫合得減五箇月零七日磨勘之類　紹興三
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勅鑄錢司應募官押發紹興三十一年以後錢綱
並依紹興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已降指揮推賞施行　紹興三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勅令後諸州綱運起發赴行在送納內有經過建康鎮
江府總領所拘截之數許令就行在所爲陳乞取索通身逐處鈔繳并不
地里水腳錢千照勘驗一併依條推賞　隆興二年二月八日勅左朝奉
郎馮忠嘉右奉議郎許牧管押成都府路提刑司銀絹綱赴內藏庫交納
各紐及一全綱零之分已各減三年半磨勘了當今來馮忠嘉等乞放行
零分綱賞令戶部照應零分格法與減半推賞今後依此施行本所看詳
前項逐件指揮並係增置所降難以修爲成法緣係見行令編節作申明
存留照用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尚書省批下戶部申相度今後諸
路州軍起發金銀錢帛糧斛綱運赴行在及外路總領所卸納經涉重湖
大江及平河并陸路分作等第程限如違更不推賞若經過閘堰如有緣
故或遇封閘日分即令監押官於行程曆內分明批鑿到閘及啓閘通放
日時除路旋行分閘具下項後批送戶部依相度到事理施行一經由重
湖大江綱運不時有風濤卒暴湍險去處依法於行程曆上批說風水事

故除踏推賞若內有經由平河地里程限即與重湖大江程限通行紐計
如無違程依格推賞若有違程其差押人三日降一等十日不在賞限
押八十日降一等二十日不在賞限一經由平河綱運阻淺盤剝之類其
程限不得過正破程限日子一倍半如違更不推賞一陸路綱運阻滯風
雨其程限不得過正破程限十日如違更不推賞 淳熙七年十二月十
六日敕諸路監司州軍今後差押綱官須管遵依條法如所差官不應格
綱官物數足亦不推賞若有少欠仰所屬關具元差當職官姓名申朝廷
取旨施行 雜勑 淳熙八年八月三日勑州縣裝綱即畢起發有日則
三申下卸官司謂之先申綱解及起發則關報緣路巡尉批鑿行程宗何
弊端百出至於起發綱解計會不申緣路行程未嘗批鑿今後凡所申綱解
不依法及緣路催綱司應批行程而不批縱容沿留滯不即趕發以致愆期
並不許推賞其催綱官司與不申綱解去處亦次第施行中書備對發運
三門白波并廣濟河輦運蔡河撥發司年額斛斗行運綱船造船數 并發
運司水脚工錢 斛斗六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石 綱七百五十五 六作
工錢三十二萬貫米九萬石 造船三千三百八十九隻 發運司斛斗六
百二十萬石 六百萬石正額二十萬石補填抛失破損并平卸二十萬石
興南東二十萬石與式平對大綱下卸至元單壁味多承丘異已太盧縣
垂千捉淮三司指揮交截為數不足兩浙一百五十萬石 淮南路一百
五十萬石 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 江南西路一百二十八
萬一千一百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 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 水脚
工錢米 發運司起發今輯斛十淮南轉運司出辦水脚工錢四外餘二十四千
二萬貫石錢三十三萬貫 米九萬石 綱六伯八十九 見管四百三十
五綱二百五十四綱見門園 四排岸在京四排岸司熙寧八年九年十年
三年諸路綱船并船到斛斗數 綱船 汴河綱淮南並綱江東江西湖南
湖北綱至兩浙綱外南浙只運糧 八年七千九百一十二隻 九年三
千九百七十三隻 十年一萬二千七百一十三隻 裝德四十九百三十
一隻皇祐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三隻治平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五隻 斛斗
八年二百七十六萬二千二十二石四斗五升五合三勺一抄 九年
一百三十萬二百六十一石六斗五升 十年五百六十二萬一千六十
二石三斗四升一合 折會汝擺運省納饒錢破斛抛失并見欠各不在此
數 八年四萬四千二百六十石九斗四十三百一十三石十年八萬二千
五百二十一石 皇祐四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二十八石 治平七百二十

六萬六千七十八石 東排岸司汴河綱 八年船七千五十六隻斛斗二
百五十四萬七千七百二十九石九斗六升五合三勺一抄 拔擺運省納
債錢破斛抛失并見欠四萬三千五百六十石一升四合九勺一抄九斗
船二千三百七十五隻斛斗八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石九斗三合八勺
折會汝擺見欠二十五百八十八石七斗六升一合五勺 十年船一萬一
千二百九隻斛斗四百七十八萬八千六百四十七石 抛欠一八石二
百六十五石 西排岸司黃河綱 八年船四十四隻斛斗一萬三千四百
四十四石二斗五升 九年船九十二隻斛斗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二石
少欠九十石六斗四升 十年船三十一隻斛斗七千五百七石五斗五升
少欠一百一十八石四斗八升 南排岸司蔡河綱 八年除本司 九年
八月後置行運 船七百隻斛斗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三石二斗一升
七合二勺 遣省少欠一十二石八十五升 十年船七百隻斛斗六十一萬
九千三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一合 抛欠少欠九百三十九石七十六升
五合 冊府元龜 昔周官挈壺以令軍旅 楚師係糜而闕食 自雍及絳泛舟之
役是興 幸鹽致石 負海之輸似出 蓋漕運之來舊矣 利害之論詳矣 若乃
京師大衆之所聚 萬旅百官之仰給 邦畿之賦豈足充用 逮於秦漸伐叛
調兵乘郵 或約齋以深入 或贏糧而景從 曷嘗不漕引而致羨儲 飛挽而
資宿飽 乃有穿渠鑿河 乘便利之勢 創法立制 極機巧之思 斯皆賢者之
心術 古人之能事 至於成敗之殊 勞逸之異 宜亦關卷而可見也 程氏
遺書 饋運之術 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 然於古則有兵車 其
中載糗糧 百人破二十五人 然古者行兵在中國 又不遠敵 若是深入遠
處 則決無省力 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是二百
倍 以來今日師行 一兵行 一夫饋 只可供七日 其餘日必俱之食也 且計
之須三夫而助一兵 仍須十五日便回 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 以此校之
無善術 故兵也者 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 知此耳 能改齋漫錄 本朝東
南歲漕米六百萬石 而江西居三分之一 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 而東
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 陳止齋集 本朝定都于汴 漕運之法分為四路 江南
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 自淮入汴至京師 陝西之粟 自三門白
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 陳蔡之粟 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 京東之粟 自
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 四河所運 惟汴河最重 漢唐制度 漢初時
漕山東粟 以給關中 天下既定 國用浸廣 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
官 然亦不過數十萬而已 至武帝則四百萬石 後又益六百萬石 大抵多

轉於山東諸郡（志云致粟山東歲益以百萬石此東漕云漕米西自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致漢中谷者以水多湍石不通船漕則知巴蜀道險以車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致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自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致之於史獨河東有根倉溼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艘則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文邵級節而入都矣若夫主漕之官主於侍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出督郡漕運）（軍張）總於大農而分掌於太倉令在外則以縣令而將漕（卜式）武以刺史而護漕（朱博）無定員也惟江淮粟米去長安通遠諸侯自為封植而已故吳王之反自謂聚粮食三十餘年而枚乘之說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以是知漢倉多在於山東而不在江淮矣皇都汴都四方所輻湊水陸俱便過於漢家至於今日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軍食江淮閩浙之舟米運而上無復難致之險較之於漢孰為得乎經史百家制度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漕運東西南北之粟不過五百里之內足以自供來與服御宗廟百官之奉猶以其餘置封國焉雖有征討之役師行千里巡守之事適至四岳尚不責天下以服辦也禹貢所載入渭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帶帛九貢之物所以當時漕運不曾講戰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竭土地之所有不同遠近以應上之輸然猶是士征特輸之漕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病而國都之漕亦是未講也自漢唐置都於關中視東南遠者或數千里阻山絕江風氣不接而特漕天下以給京師者蓋非特用兵之時也平居無事不能講先王均節之政不爲分畿制域之法奢侈耗費惟其所有而致之古人所謂以千八百國之租税奉一人而不足者皆由興利之臣講明漕運之畫而天下於是困矣郡縣於是空乏矣蓋漢自文景以前唐自明皇以前京師之用猶能取足於近郡而建元天寶以後鑿渠通道緣山轉海如鄭當時開漕渠說寬開六輔渠皆是見京師用粟多故興之講求規畫而卜式爲成皐令亦以領漕而課最以武帝之多欲而興利之臣又與之畢力盡智以運致天下之所有則武帝之多欲安得不興財利俱長耶按食貨志高祖之初轉漕東關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及宣帝時耿壽昌爲大司農中丞乃奏言故事歲漕關東西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故事正指武帝之時比之漢初不知其幾倍也武帝雖窮奢極侈一時興利之臣以求滿其欲者其罪可勝誅哉立法有常經而處事無定謀經不常則非古人格國之善政謀不定則非古人通變之良事 天下之事固不可執一定之法以應之也執一定之法以應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始膠矣漕運之法自漢唐以來講之尚矣而在今日則尤不可不講也然或廣或省或糴要當隨其費之多寡而察其時之豐凶固不可執一定之法白吾將寄於省寄於糴也世之儒者漫曰轉輸勞民利病百出吾將求所以省之術而爲和糴之計夫未嘗深思熟計而姑爲一切之謀及夫百官六軍之奉有司用度之費不可一日缺而數句諸州脫有水旱當室垂罄民無聊賴則特手無策而其術遂窮嗚呼是固不可執一定之法以律之也昔者漢人歲輓關東之粟歲數十萬石以給中都之費唐人歲漕江淮之米至一百八十萬石以備關中之食故自漢歷唐而運漕之法遂爲永制夫輓郡國之粟以供上都自後世而言亦可謂經常之法矣嗟夫漕運固良法也或有時而不給者則尤不可不爲之慮也故古人於此必用其權焉何則較粟之備既不能辦於倉卒之間而豐歉之不常又不能責驗於天時之難必故夫思所以爲格國之計而不敢專恃夫漕運之紀者則吾所謂處事之良策者要不可不亟圖而早定之也切觀國家駐蹕吳會取給於東南以轉餉于行都者亦既有年矣然頃歲以來東南時遇小歉則漕運雖有餘積而不能不以匱告故識者慮焉將以廣漕運歟則東南民力竭矣而漕運未易廣也

將以省漕運歟而百司六軍仰給於此則漕運亦未易省也是將何術而可昔者漢人欲糴三輔之穀以省關東之運且欲令邊郡築倉以平糴唐人欲糴關東之米以減京都之運且欲安三官和糴以備邊今日亦既舉和糴之令以爲省漕之計矣則吾所謂處事有良策者其和糴之謂乎夫漕運爲害州郡之害厥今甚矣百城萬艘舳艫千里風濤之突蕩道理之遥曠日持久州郡之費不計其多寡矣比至京都篙師之竊盜雀鼠之廢蠹濕惡之折閲操千金以入胥吏之門而免矣不知孰受其咎邪愚爲今之計莫若捐內帑數百萬浙之東吳之會凡並海之郡商賈販米奔輳之處付之郡守而使之招糴喀倣轉船之制廣爲儲蓄以俟上之命無拘其限以寬其衆無抑其價以誘其來夫丘壑而淵實川竭而谷虛縱有水旱而可以坐致天下之米矣夫吳越去京都持不遠也歲終令各上已糴之數然後會吾之盈虛而徐取焉所糴之米羨則運漕之米可以盡計而省之矣若夫邊郡之利則亦未易槩而論也屯田之利凡幾年於此矣趙充國之計晁錯室廬器具之策其他如耕桑衹唐李泌區畫至纖悉固非庸儒空談之比也上之人能擇邊郡之守無拘之法隨其風俗而各以意行之又重有難成之事哉此又邊郡省漕之一策然皆不可執一定之法也

隨時變通裁制在人此執事之論也制度詳說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
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
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
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帑
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
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
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
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
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粮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期所以輸國都不
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
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
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
來歷代承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
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
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
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

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
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
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
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
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
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師之倉不如
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
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皆自歸散於田
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
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
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
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
論且如漢漕保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
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
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
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朝杜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

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
諸鎮皆強稅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鎮武天
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
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
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
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
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
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
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
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
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
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
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泗淮發足所以韓滉由
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
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
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使自三門

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
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
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
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
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
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皆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
此宋朝之大畧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
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
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般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般
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
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
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
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
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
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
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斷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

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發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逆處漕運時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爲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多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其他流之曲直法之更變道路之險夷質之於史考之於古亦自可見

漂流至論觀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輸不過九州之方物則知漕運之法三代之時未立也觀管子所載粟行五百里之類所漕不過一時之輓耳則知國都之漕春秋之時亦未聞也予嘗推原其故蓋古者天子中十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之地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之地乘輿服制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雖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病而所以輸於國都者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爾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頗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以三十餘鍾而致石而民始病矣然則秦爲漕運之備乎逮至漢唐其事愈詳方其初年邊事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省至其後也征伐日勞供億日廣故漕運之費廣自今

觀之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天子當時關東之漕歲數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後山東曹益而至百餘萬石然而縣官度食者衆則河漕又益而爲四百萬石繼而言利之臣愈請增益則山東之漕且至六百萬石馬遷至軍旅既息之後每歲漕穀爲石猶不下四百萬石者諸侯自強之粟至是削弱皆轉輸於中都而唐初府兵之法未壞平時無事身居田畝一有征行自爲調度當時關中之漕不過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以後天寶每歲二百五十萬廣德歲料亦不下百一十萬甚至江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巾於道韓滉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噫引渭穿渠之謀不見於高文之時而見於武帝之世泝河入渭之說不用於太宗之日而見於代宗之後蓋漢唐中年以兵費之故所以屢講而屢詳其勢不得不然也噫兵役漕運相爲消長其他朝廷用度百官廩祿十不費一大槩多糜於兵爾予獨謂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蠹粟養兵者未可遽息用兵者朝罷而夕安此唐之漕運又加詳於漢也大抵漢漕皆仰於山東唐漕皆仰於江淮故武帝時番系言漕者山東也弘羊益漕者亦山東也蓋江淮漕米去長安遒遠諸侯自爲封殖而已吳王之反自謂聚粮食三十餘千而收衆之

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故江淮之漕未通而多仰於山東矣天寶以後劉晏所漕者江淮也韓滉所漕者亦江淮也蓋自開濟漕渠而句襄或至梗穗而關中不足給自藩鎮不中戶口者十五道而河北不足給故諸道之漕不通而皆仰於江淮矣此漢唐漕法之本末也　國家定都於汴四方輻湊遠近俱便過於漢唐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西之粟自汴河而至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通之京師之粟自廣濟河通之然論四河之利害汴河爲重黃河次之而惠民廣濟又其次也何以言之視至道所漕之數廣濟十二萬惠民四十萬黃河五十萬而汴河至三百萬於此可見矣故汴河以發運使副領之黃河以運使判官領之而惠民特命催綱廣濟特用使臣然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身倚辦於江淮其他三河所入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故偏於汴河漕法爲詳也今以汴漕本末而論之自轉般之法行漕益富而人亦便自直達之法用漕益全而人愈病且國家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措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虞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國家之良法故范昊主漕計江淮之間單運相繼天子加獎許九爲判官瀕江之粟千艘而西京師足食其效驗蓋

不誣爾自轉運以歲額不數之故而拘舟卒江船不至汴船出江而漕法一變矣自閉口之制不行而通冬運役夫犒冰凍死者衆而漕法再變矣然發綱發運未能而猶未至大壞也夫何崇觀奸臣以糴本數萬緡爲羨餘之貢本錢既竭而無可增糴積粟既空而無可代發於是牟緒說行以轉船之制變爲直達之法而漕法至是而三變矣噫孰知直達之法而爲吾國吾民之深害歟始者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以爲便也今綱運直至文移星火而弊壞之外不及修整矣始者以船回鹽以鹽償費人以爲利也今鹽法既變絕無雜刀而迴船之夫多有逃移矣始者捻歲則發運取糴公私俱濟也今公帑垂罄糴不得增外郡吉蕭粟亦取辦將何以堪耶蔡京小人不得不任其咎爾此東京漕法之本末如此今駐蹕吳會引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軍閩浙之舟水運而上以供中都之用無使有難致之險然比年以來風濤之突蕩道里之逗留郡之所貴不知其幾矣況間歲不登州以歉告議者又深慮焉將以廣漕歟則東南民力竭矣未易廣也將以省漕歟則六軍百司仰給於此亦未易省也是將何術而可噫木牛流馬不若渭南之屯爲可久關東轉漕不若三輔之糴爲有實今猶不能傚其故智乎且荊之區淮之甸田畝相望荊棘未啓者甚衆誠能

招徠流民籍之給以田器予以牛種委守守以督其事遂之數年則一歲之入必倍於今日矣浙之東吳之會舳艫相銜商販奔湊者甚衆誠能捐內帑數百萬以糴之畧其譏征廣為儲蓄無拘其限以寬其渠無抑其價以誘其來付郡守以領其事以吳越而入京師其勢甚便則轉運之米可以盡計而省之矣豫是不講而泛求廣漕者漕之渠雖劉晏復生無以為謀矣王文公筆錄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運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過太祖皇帝素知其事乃所勞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尤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測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如之迄今遂為永式師友談記綱漕國朝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折筭逐人之俸粮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為小人之𧷤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粮雖明許之然漕運

既速所食幾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為所併而綱兵搭附遂止通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所𧷤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為交量往往鑿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斷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剋粮填納豈可數足張文定為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為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效淮南楚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埶江志蜀自秦雍失守西起宕昌東至安康宿兵十萬以備要害隸三都統司利路帥號磽瘠粮不足以給則另取他路始紹興二年都轉運司於東西兩川敷對糴米歲六十餘萬石即合州置轉船倉舟船舊較悉從官雇委官部送凡嘉眉瀘敘之米沿蜀外水至重慶泝內水至合寓於倉又自合泝西漢水至利閬州謂之轉般十六年改都運司為總領財賦是歲以營田米十二萬石對減餘四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石取之兩川如故合四川倉吏之積為粮百三十餘萬石民既重困而漕法大壞官吏舟綱以勢相脇備雇率多減

損上下離心不復愛惜官物漕多損失甚者與舟人相扶為姦侵漁十七八度無以償則故為覆溺逃捕囚繫斥賣元質物產萬估抑配田旁之民悉至破家不足則示以風旨誣引平民吏緣追白者之猶不足則復科之漕科之州州科之縣縣復取之民瀕江州縣獄犴為滿庾死者甚衆民困益甚而漕不時至合以轉般倉所寓校書九多二十一年總領符行中罷轉般倉行招商去置場利閬俾商人入米石為錢引一十二十三千糴米至百九十七萬六千三百六十七石倉庾充美遂停兩川對糴正米量取估錢十之五餘以予民至二十七年商益輻湊始量道里遠近與土產元價低昂予錢而優與之商積錢至鉅萬而官無亡溺之虞至是總領李潤入盡停糴估錢隆興乾道之間稍糴價四之一而斗量增多十二又以悉全萬估折支損斗腳逃永敝者或不能償本聚禀哭之通衢約不復與官為市自是至者絕少糴法垂壞乾道三年總領查籥嚴禁其敝商稍復集是冬增糴又六十餘萬石其後歲歲增益自閬至沿邊六十餘倉復多充滿米商之富甲於巴蜀而利路關外緒州以小價買米於民謂之和糴猶未虧除淳熙四年總領李蘩以為格商困民不思通變非久安之道遂減米價十餘萬緡益以糴本多市商米以罷和糴朝廷從之商不至大損米者

如故歷三十餘年嘉泰初總計者復為刻覈糴法再弊遇事幾起吳曦割關外四州結金虜以叛邊蓄妄積先託以清野焚蕩開禧三年正月為著徐景望四川都轉運使盜覓庫以資盜資越二月乙亥令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安公丙誅曦盡復四州地蜀雖按堵而蓄積益交反也公生長於蜀洞究利病每論計司不為刻覈而糴法盡復此百世不易之良法也誠無沫小利長守此法則宿兵不足以病蜀而軍民交便矣舟之往來州征其緡片雜稅錢關
禁用兵始罷兵解復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八

運

元漕運一

金漕運

金史食貨志金都於燕東去路水之十里故為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饋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閘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閘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

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啟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為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錢漕腳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陸運傭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釐粟五十七文六分八釐四毫錢每貫三文九釐六毫餘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則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則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務納課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舡漕運者其腳直以十分為率初年克二分二年克一分八釐三年克一分七釐四年克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克一分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詔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濬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城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升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於己多致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為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御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隄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漷陰十二月通濟河創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為一司通管漕河閘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隸都水監八

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閘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腳之費遂增給之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四年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饋運上義念京師轉輸之勞令出尚廐牛及官車以助其力興定四年十月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槁畜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為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籍其傭僦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挽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豈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車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每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壁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舡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

泗以肘來也盧溝河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一折然曰如此
則諸路之物可便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上命免被災
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勒宰臣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方農作能無
怨者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
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
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責曰所餘三十
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為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
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沙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
曰分盧溝為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
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二十五年
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
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
口牐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
人或為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為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
土不然則更立重牐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
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為安平侯二十八年

五月詔盧溝河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
十九年六月復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橋明昌三
年三月成勅命名曰廣利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
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耳左丞守貞言但恐為豪
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
遂從之六月盧溝隄決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為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
當從水勢分派以行不必修補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舊隄上
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

元漕運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
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
而江南之粮分為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
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
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粮則自浙西
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
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
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効至

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米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於是請于朝廷
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
從海道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嶴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
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粮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
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
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
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䚟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
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
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
戶府二總為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
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
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
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
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
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

抵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
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脚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
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
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為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
增為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
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一十兩
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
糙白糧例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
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
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
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
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洋
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
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
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
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

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
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
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食
貨前志後經世大典爲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曆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
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條政類之中及有
司采訪事績凡有足徵者具錄于篇以備參考而衰亂之際其亡逸不存
者則闕之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
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
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
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
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
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
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
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
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
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

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
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
邇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
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
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
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
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
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
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
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
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之數僅加二萬而
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不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
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
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經世大典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
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爲

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
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然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
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
德淮安王之功遠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世祖皇帝至元十
九年初命上海總管羅壁張瑄朱清造海船六十艘募水工同官軍自海
道漕運江南糧四萬六千餘石明年三月至直沽從丞相伯顏所言也伯
顏丞相奉旨取宋既得江南而淮東之地猶爲宋守乃令張瑄朱清等自
崇明州募船裝載亡宋庫藏圖籍物貨經涉海道運入京師又命造鼓兒
船運浙西糧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般至淇門入御河接運
赴都次後翻閘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青河至利津河入海接運
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接入御河及翻閘膠萊河道通海
償運至元十九年太傅丞相伯顏見裹河之償運糧斛前後勞費不貲而
未見成效追思至元十二年海中般運亡宋庫藏圖籍物貨之道奏命江
淮行省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隻聽候調用於是行省委上海總管
羅壁張瑄朱清等依限打造當年八月有旨令海道運糧至揚州羅壁等
就用官船軍人仍令有司召顧梢碇水手裝載官糧四萬六千餘石尋求

海道水路翻行海洋沿山求嶴行使爲開洋風汛失時當年不能抵岸在
山東劉家島壓冬至二十年三月經由登州放萊州洋方到直沽因河內
淺澁就於直沽交卸十九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漕運江南
糧仍各置分司催督綱運以運糧多寡爲運官殿最中書省契勘南北糧
餉國之大計前雖當償運虛費財力終無成功蓋措置乖方用人不當以
致如是令大都漕運司止管淇門運至通州河西務其中灤至淇門通西
河西務至大都陸運車站別設提舉司不隸漕運司管領揚州漕運司止
管江南運至瓜州其瓜州至中灤水路綱運副之押運人員不隸漕運司
管領南北相去數千里中間氣力斷絕不相接濟所以糧道遲滯官物虧
陷失誤支持所係非細也以省臣奏奉旨京畿江淮設立都漕運司二處
官盡行革去其江淮漕運司除江南運至瓜州依舊管領外將漕運司官
一半於瓜州置司一半於中灤荊山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要
運糧二百萬石到於中灤取京畿漕運司通關收附申呈揚州行省爲照
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仍將中灤至淇門河西務至大都車站撥
隸本司管領其漕運司官一半於大都置司一半於中灤淇門上下行司
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要運糧二百萬石到都取省倉足數抄憑申呈戶

部爲照每歲十二月終省部考較運及額數者爲最不及額數者爲殿書
該運司官一最陞一等三歲任滿別行遷轉一殿降一等次年又殿則黜
之都省移咨揚州行省欽依施行二十年六月王積翁建議開挑河道
漕運江南糧石丞參木丁等奏王積翁言亡宋都南京時每年運糧六百
萬石如今江南糧多若運至京師米價自賤以其說奏有旨令臣等議盖
運糧之事惟廣輸運之途今止是中欒一處漕運儘力一年惟可運三十
萬石近者阿八赤新開一河又前奏准令奧魯赤經由濟州門挑一河又
黃河迤上有沁河可以開挑一河遣人相視具見畫圖今擬忽思進呈如
此等河道一一成就則所運糧數自多上曰朕觀圖宜如卿所奏是年八
月以去歲初試海運暨諸河運總計所至者糧二十八萬石丞相火魯火
孫參議禿魯花等奏去年伯顏曾言海道運糧火魯火孫省官令試驗今
自揚州以船一百四十六運糧五萬石四萬六千石已到其餘六船尚未
到必是遭風來者又言此海道初行多不曉會沿海來去紆繞遙遠今海
中間有徑直之道已遣人試驗又奏阿八赤新所開河道二萬石有餘糧
又東平府南奧魯赤新修河道三萬二千石糧過濟州內五十餘石暨御
河常川償運河道糧總二十八萬石俱已到餘糧逐次將至奏旨稱善是
年十月禁運糧軍人及綱運船戶擾民不便條制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
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司言切見漕運司運糧軍人并綱運人戶駕糧船
於揚州淮安運河要路故意阻塞河道將脚板兩邊探出不通客旅往來
間有客船欲於糧船兩邊經過或是船稍誤觸探出脚道板或客船纔運
篙低牽繩長短誤相牽纏不曾挽動分毫浮動物件運糧軍人分布用篙
將客船攔打或將客船篙棹蘆席纜繩等物搶奪但去遮護使將客人行
打及於兩岸居住村坊店舍人家處取要酒食強打猪雞但有推阻衆人
使將百姓毆打百端騷擾爲此令淮安漕運分司講究得運糧軍人俱係
江北兩淮撥到漢軍并新附軍人諸翼撥集發成一運俱有管軍千戶總
把百戶人員管領押運時暫漕運司句當并和顧運糧船戶亦係諸路顧
到已有差定押綱官員但遇散軍或船戶騷擾行船客旅及岸上居民除
將散軍船戶對證是實取訖招伏痛行斷罪外將押運正官取勘約束不
嚴招伏斷罪似望易除民害本司亦詳如准淮安漕運分司所言事理禁
治實與民除害若不嚴行禁約切恐當路人民不能居止道路蕭條深爲
不便除已移牒江淮都漕運司遍歷經行漕運分司去處榜諭依上禁約
外本臺參詳行御史臺咨到約束運糧軍人并船戶不得阻塞路道擾民

事理是爲允當又據本臺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言照得本司於至
元二十一年月日不等十次準海州并淄萊路牒呈海州運糧過往行船
捎水實軍計一十五起動經聚衆百十餘人各持兵刃刼掠良民打奪財
物及將所運官糧自相般奪等事除已行下合屬行移捉賊外本司切詳
山東瀕海地面土廣人稀地形險惡未曾收復亡宋時其瀕海去處在前
有東路蒙古漢軍都元帥也速解兒管領軍馬行營屯田并有守把海口
壯丁軍人之駐以備不虞前年亡宋之後前項軍馬遷迤南即今前項海
道與迤南諸埠相通其間遞運貢物過往行船梢水軍人不時聚衆下船
侵害良民刼掠人口財物卽便上船開洋去訖陸路不能根捉又述防守
兵數少難以禦備無頻海去處田野寬廣合無量移軍人置立屯田以備
不虞實爲長便於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本臺官大夫玉速帖木
兒中丞阿剌帖木兒崔或侍御禿剌帖木兒啟海道運糧軍人來往經過
海邊郡邑居民多被騷擾今與省院官一同商量如何鎮壓從便舉行啓
奉皇太子令旨允其所請送戶部就與刑部一同講究得如准臺呈似爲
便當所有運官押綱官用心約束軍人船戶不致擾民者緣係職分當然
難議優賞外擬量移軍人於瀕海去處置立屯田鎮壓事理合從樞密院
定奪都省准擬移咨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及下戶部行下合屬依上禁治
劄付御史臺照會去訖軍般短般前來淮安路交割綱運自江南呂城壩
船運至瓜州一節令江淮都轉運使司剗無約束外據瓜州運至淮安路
短般糧船係是隨路撥到漢軍新附軍人使駕官船往來般運今議得自
瓜州裝起重船三運兩運或三四運前後相序行程專差奏差一員乘坐
站船往來催督及監視有無擾民之事每運頭船并末尾船上各揷白旗
一面書寫運官姓字庶望被擾人民易認是何運次運官既立名旗亦懼
連累知所警戒瓜洲總司先取奏差人等須管往來催督運糧庶早到來
淮安不致遲滯及監視運官約束軍人毋得阻塞河道如過客船兩相趕
過不致阻當客旅行程及不致軍人毆打客船搶奪諸物不得於岸上村
坊店舍百姓之家取要酒食強打猪雞毆擊良民如但有違犯軍人差來
奏差親見者奏差隨卽約會運官卽將擾民軍人捉拿痛行斷訖別取運
官鈴束不嚴招伏先行入遞申來淮安分司如運官私下不失取招仰奏
差人具由申來奏差前後催綱如不親見擾民者但有客船或到村坊店
舍須管詢問百姓如但曾擾民者奏差等抄寫百姓其人被那軍人或奪
訖物件或取訖酒食或打訖猪雞亦打傷其人卽令百姓當地官司陳告

中覆本管上司，移關淮安分司奏差隨時前來運官處說知，扶問擾民軍人，隨時依例斷罪。如運官不肯依例斷治，仰奏差一一申呈淮安分司等候，糧運到來，淮安隨時挨舉。除運官已將擾民軍人、船戶痛行斷治，約束不嚴，招伏隨時依例斷治外，據奏差察知，或各路官司移文前來擾民公事，將擾民軍人鎖索監收，迴到擾民處所，對證是實，量情斷罪訖，仰奏差人等備細中覆瓜洲總司等候，把總運官并各翼軍官到於瓜洲，取勘運官并各翼官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行究治，招伏，依例斷遣施行。如綱運到來，並無申到擾民公事，取要奏差、運官重甘執結，以後却有事發擾民者，依下項條款斷罪，令約量定到各各罪名于後。 受宣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或所轄軍人，因毆傷致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雖將軍人嚴行斷訖，本官取訖招伏，初犯笞七下，再犯一十七下，三犯呈省定罪。如親見軍人擾民，不爲斷治者，與部領軍人擾民同。如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不行斷治，或因事發露者，初犯笞一十，再犯二十七，三犯呈省別議。 受勑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或所管軍人，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或縱令軍人擾民者，不爲用心體究，不

行究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宣官員凡罪加一等。 受省院劄付路府諸衙門劄付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船戶不嚴，致令擾民者，并縱令擾民者，不爲斷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勑官員凡罪加一等。 本司奏差但有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因事發露者，除軍人、軍官依例斷罪外，據奏差人等初犯二十七，再犯三十七，三犯罷去。知而不舉，或有覷面情或受錢物酒食不舉者，量其取受，輕重斷罪，追錢，並行罷去。 淮安路卸訖空船迴去時，淮安分司先取訖運官不致違犯執結，亦差奏差一名，取不致有循須管盡心執結，乘坐站船隨船催督，疾早到瓜洲，優運及監視運官鈐束軍人，亦如重船一體行事，但有違犯，並令瓜洲總司斷遣。 和顧民船長運直到中灤并利津交割綱運。 瓜洲裝起中灤、濟州長運綱船，俱係和顧民船，三綱兩綱或三四綱船，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前後往來催督綱運，監視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依前例取訖押綱官鈐束船戶不致擾民執結，及取訖奏差重甘執結，到來淮安分司隨時檢舉，如有違犯，將押綱官取招斷罪，如是親見船戶擾民，不行約當者，與自擾民同。及船戶毆傷百姓，因傷致命，或毆死者，但犯罷職。如遇河道淺澀去處，若有賚奉部省行省明文，許令各

處添力，監剝拿拽者，押綱官親賚省府文字，更行移當地官司取索與本處官司一同斟酌，可用車牛或船隻人夫盤剝者，如當地官司不行着緊應付，雖應付不及用度者，押綱官即申附近漕運司，依奏到都省劄付取本路首領官縣達魯花赤已下官員招伏，就便的決，無得多餘取要車船人夫，亦不得徑直自拖拽車人船隻，如押綱官不經由當地官司，徑直拖拽民夫車船者，或無賚執省府許令應付車船人夫文字，不得騷擾官司取要，如無文字取要人夫，拖拽車船者，此二項與親領船戶擾民同，或多餘取要氣力者，與約束軍人不嚴，致令擾民同，如約束不嚴，致令船戶擾民者，凡犯並與上項受省劄諸衙門文字軍官同罪。奏差約束下同上例。淮安分司關防，將重船放入淮河，分爲中灤、濟州兩路，隨即差奏差二員，各隨本綱催督前去。 中灤糧船，淮安分司催到臨濠，交割已上係荊山分司，各管催督自淮安臨濠府沿路，但有擾民事理，仰奏差人等並申荊山分司等候糧船到彼，依上斷治。奏差到臨濠府，回來還司，如但有不用心體究，或受錢物酒食買告不舉者，隨處官司行移淮安分司一例斷遣施行。 荊山分司交割得上項糧綱，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催督前去及監視押綱官鈐束軍人，毋令騷擾百姓，直到杞縣中間，如有違犯，即與

上項綱船軍人罪同。奏差等直中中灤行司，候綱船到中灤時，行司依上斷遣。如有爭差不伏，行移取發元委奏差前去對證，依上施行。 杞縣上流係中灤行司差委奏差催督綱船監視押綱官鈐束船戶，無令騷擾百姓，如有違犯，直到中灤行司斷遣。 中灤迴綱空船三五運，差奏差一員押迴直到荊山交割，荊山差人直來淮安分司交割淮安，差人直赴瓜州交割，如有擾民，依例各處斷治。 濟州利津糧船，淮安分司差委奏差一員催督監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直到濟州漕運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仰奏差申覆濟州漕運司依上斷遣。 利津迴來空船，利津分司差人押來濟州交割，濟州差人押來淮安交割，淮安分司差人前去瓜洲交割，如有擾民，隨處依上斷遣。 濟州漕運司交割到上項糧綱，別差奏差催督監視押綱官前去利津縣行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申覆利津行司依上斷遣。 議得合於應干糧船經行河道兩岸，但有三家五家村店，照依此條令瓜洲漕運司盡行出榜曉諭百姓并軍人船戶通知，及行移濒河州郡，如遇糧船到來，更爲差官巡視。 議行運官押綱官年終考校，如有用心約束軍人船戶不曾擾民者，合無量加優賞。 是年十一月，以海運可行，議罷阿八赤新開河道，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阿八赤新挑河道迤南

用船一百九十四隻運粮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一百四隻內損壞記粮五千五十一石外船九十隻該粮二萬三千九百九石凡粮之到者與已損者具數以聞有旨以問阿八赤阿八赤言比前者揚州所運其船不堅又沿海邊而行故多損壞非損臣事臣所將船五十隻失其四其餘當以風信未至耳省臣言阿八赤所開河口候潮以入所損甚多民亦苦之今欲造小船五百隻建倉三處上曰伯顏運粮之道與阿八赤所開河相通否對曰不通也阿八赤之言非實今春試行海道其船一百四十八皆已至失其不至者七舟而已前有旨以其事屬忙兀䚟今忙古䚟使來言今用此道運粮為船二百七十所失者十有九舟今皆得之矣上曰果如是阿八赤不必用忙兀䚟好人也俟其來使遣所用海道以行阿八赤新挑河可勿用是年十二月以朱清為中萬戶易金符為虎符張瑄為千戶仍佩金符以忙兀䚟為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有牌者除充丞相伯顏平章札散右丞参朮丁等奏海運之事兩兩人言朝廷若支脚錢請用已力歲各運粮十萬石至京師乞與職名臣等議朱清元有金牌今授中萬戶換虎符張招討之子見帶銀牌換金牌為千戶忙兀䚟見帶虎符今為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而帶虎符者為

達魯花赤上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罷阿八赤河道以其軍人水手及船分與揚州平灤兩處運粮右丞参朮丁等奏幹奴曾兀䚟三次文書言阿八赤新挑河道損多益少漕運帶滯其水手軍人等二萬船千艘俱閑不用乞付臣等歲運粮一百萬石臣等前奉旨與忙兀䚟議用海道今已送粮回訖又朱清等各領送粮十萬又羨家䚟孫萬戶請得此船與軍以充海運臣與伯顏丞相等議以阿八赤河道所有水手五千軍五千船一千付揚州省教習水手運粮餘軍五千水手五千就寫平灤船從利津海道運粮上從之罷阿八赤所開河是年十一月約朱運粮回船軍人不使擾民都省奏蓋里烏約朱運粮軍人船戶梢水擾民事理送戶部與刑部一同講究准蓋里栗治運粮船隻總押送官到河西務等處下卸粮斛畢往住赴都求仕別無理會勾當卻令梢水人等不成宗伴縱意呼寒迴還困而伺隙作過今後交割粮斛畢卻將應管船隻令已押粮官總行押運迴還遇夜聚集一處停纜鈐束梢水不致下岸似望易為關防 每宗粮船各用旗色標記及大字書寫押運官職名容易辨驗 如遇下船般粜取水補委有職官員新行管押梢水人等下岸事畢押還似望不致違犯令押運官物收禁梢水人等船上夫事照歲給刀弓箭 二十二年二月

以濟州運粮船數闕令三省續造三千艘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自江南每歲運粮一百萬石從海道來者十萬石阿八赤樂實二人新挑河道運者六十萬石濟州與魯赤所挑河道運者三十萬石今闍闍你敎等言濟州河道闕少船隻臣等議令三省造船三千艘准奏是年七月支運粮梢水口粮省准戶部呈利津海道萬戶府自江淮省起遣到所附梢水二千名合照運粮梢水例每名月支秋米四斗行下濟州漕運司放支 二十三年二月以征日本所造船給海邊民戶運粮平章阿必失哈參政克魯花等奏忙兀䚟言修造征日本國船已完去歲無人看守有港謂者今阿八赤忙兀䚟同議分付海邊民戶運粮上是之是年十一月海運船遭漂未者運官償之人船俱溺者免所陪粮於下年帶運平章薛徹干等奏海運粮四年凡一百一萬石至京師者八十四萬石不至者一十七萬運者言江南斗小至此斗大以此折耗者有之又以船壞恐其沈溺因棄其米者有之固責陪償其人船俱沒者不知合陪否上曰沒於水何可使之陪又奏其合陪者並好人與忙兀䚟等一同數陪與明年粮一處運來上從之 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專領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萬戶府都漕運海船上萬戶府亦速為頭與張文龍等勾當 平江等處運粮萬

戶府忙兀䚟為頭與賈撒來張文虎等勾當 孛蘭奚等海道運粮萬戶府與張武等勾當 徽撒都等海道運粮萬戶府與朱虎等勾當 二十四年正月始罷東平河運粮平章薛徹干等奏自江南海道經由東平新開河道所運粮船往來難辛官未得濟乞罷之制可 二十五年增海運粮一百萬石丞相桑哥平章帖木兒阿魯渾撒里等奏往者歲奉旨每歲運江南粮一百萬石在後未足其數止運七十萬石今奏濟百姓食用粮數多宜增運一百萬石制可是年二月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丞相桑哥等奏以漕運粮斛舊設運司一無管內外欺詐者多亦稽誤公事比奉旨分置漕運司二在內者為京畿都漕運使司在外者為都漕運使司內欽定宣命者一十一員祗受勅牒者七員從之是年十月內外漕運分掌挽粮房照得兩司分掌事務 京畿都漕運使司依舊領大都九倉收支粮斛并新運粮提舉司站車趲運一切公事都漕運使司於河西務置司自濟州東阿為頭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供河等處水陸趲運接運海道粮斛及各倉收支一切公事並隸本司管領 京畿都漕運使司站車赴各馬頭倉般運粮斛仰本司先將半印勘合文簿開發都漕運使司收管然後押印勘合關文開寫所運粮數分付押運官責管前

去都漕運使司投下比對元發半印號簿相同都漕運使司亦同勘合下
倉支發交裝毋致刁蹬停滯就取押運官明白收管隨即具交裝訖粮數
行移京畿都漕運使司照會行下省倉依數收受仍僉勒押運官須要用
心關防車戶般運交納如有短少隨即追陪數足及取押運官招伏治罪
凡支粮斛并船戶人張馬料須要依例置立勘合號簿明白書塡押印勘
每十日一次各司具實交裝并到倉收訖數目申部呈省　都漕運使司
合支貼下倉收支非奉省部許准明文毋得擅自動支　京畿都漕運使司
應管各各倉分收支見在并趲運粮斛旬申月報數目及點覷各倉挑倒
粮斛關防事理仰戶部照例行下本司須要依例申部呈省仍令各倉每
月一次結轉赤曆呈押毋致作奕違錯　若有該載不盡事理仰都漕運
司從長講究申部擬定呈省　二十七年十月賜海漕運粮官羌不跌各
一坐相朵斬等奏自江南海運米者薛徹九字蘭奚朱張萬戶等萬戶及
千戶百戶今歲多用心力乞每人賜衣一領上曰南人愛疋段各賜疋段
一端令運　二十八年八月罷泉府司所隸運粮二萬戶府從朱清張瑄
所請也平章不忽木等奏海道運粮朱清張瑄萬戶言往歲運粮止以臣
等二萬戶府自去年隸泉府司沙不丁每添二府運粮百姓艱辛所有析

耗俱責臣等乞見憐置罷二府或委他人上曰彼所言是止令二府運之
又奏朱張二萬戶言或有疑臣等者乞留臣等在此令臣之子代運上曰
安用如此言止以朱張二人運之是月併海道都漕運為二萬戶府依瑄
以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以驃
騎衛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中書省奏准合
併設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二處　一海道都漕運都達魯花赤萬戶府
係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張瑄管領
每年運粮以十分為率該運六分本府正官六員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
員副萬戶三員首領官四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六名通事一名譯史一名奏差六名合屬鎮撫二員
千戶三十三員至元二十九年分作八翼慶元浙江翼江灣上海翼青浦
翼崇明翼許浦沿江翼大場下浦翼青龍翼顧逕下甲翼元貞元年併為
四翼青浦江灣翼青龍顧逕翼許浦崇明翼大場慶元翼大德七年再設
六翼取知仁聖義忠和為名崇明知字翼青龍青浦仁字翼紅號許浦聖
字翼花號　青龍義字翼白號　大場忠字翼黃號　江灣和字翼黑號
百戶三十三員　一海道都漕運達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上將軍

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每年運粮以十分為率
該運四分本府　正官五員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
員　首領官四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令史六名　通事一名　譯史一名　奏差六名　合
屬鎮撫二員　千戶二十七員　至元二十九年作七翼　殷武某翼
朱忠顯翼　陳永稽翼　第忠武翼　朱冰信翼　丁忠武翼　趙國顯
翼至元三十年併為二翼　殷武德陳永稽翼蘇忠武楊忠顯翼　百戶
二十七員二十九年二月海運水工每戶月給家屬五口粮免其差徭平
章不忽木平章劉思等奏准海運梢工水手人等選擇慣用者顧傭錢價
如例給之每戶與子以五口為則與之粮免其雜泛差役三十年十月以
朱虞龍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綱香糯事中書省奏以朱虞龍
降虎符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調香糯事別降印信設千戶一
百戶三制可　三十六年六月以軍四百守護河西務十二倉又調軍一千
接江南新運　參政暗都剌等奏河西務沿河等處收貯米粮倉廒一十
二處看守軍人四百名如米粮發熱令巢人及斗脚人等挑倒晒晾又奏
海運米粮船隻自江南到時乞依去歲例調軍一千迎接鎮遏並從之成

宗皇帝元貞元年以歲豐海運止運三十萬石每石水運脚價減為六兩
五錢丞相完澤平章賽典赤等奏朱張海運往歲一百萬石或增其數亦
常運之如值不稔人民艱食海運多得濟惡慈州一帶近東貧民多
聚集時并高麗地數歲闕食亦仰此海運賑救今歲豐米賤若即海運切
恐米宜去歲會計見在粮數只運三十萬石今年如上年例亦運三十萬
石在先每石脚價鈔八兩五錢後減去一兩今粮食諸物比往歲尤賤脚
價內再宜減一兩每石作六兩五錢又奏每年斟酌海運粮米數以十分
為率張萬戶運六分朱萬戶運四分今朱萬戶言乞均分停運並從之
二年三月諭行省行臺諸司毋阻滯海道運粮都漕運萬戶府事聖旨諭
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政院通政院行泉府司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
司管軍官管民官應管公事官吏軍民站赤諸色人等據中書省奏海道
都漕運萬戶府告說漕運粮斛恐有沮壞乞降添力聖旨事准奏海道都
漕運萬戶府運粮其間諸衙門官吏人等不得攪擾沮壞如此曉諭之後
沮壞者罪之運粮官吏等不依體例行事寧不知懼　大德二年五月以
海運所傾香糯布囊完好者於下年優用中書省據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朱虞龍呈每歲海運上用細白秈糯并粳耗附帶蔽一十一萬六千五百

石合用夾布袋一十一萬六千五百條每條該布一疋每疋官價不下五
兩計該中統鈔六千餘定針線錢不在其中和買布疋之時府司州縣無
過於瓜御村動擾百姓雖是和買布匹須每家依散成造如此動擾十萬
餘戶方得完備裝運到都止將糧米久持其上項布袋仍於體源倉八作
司太倉收頓別無用度日漸不無損壞今卑職參詳每歲起運上項白粳
糯米糧船戶每石破耗三升明該係是貼補折耗米數合於正糧布袋內
添搭盛貯一體裝運不須別給布袋外據正附糧米合用布袋若於體源
倉八作司太倉等處累年積下數內分揀堪好數目差官比及二三月間
迤南裝糧之時先於東河裝載前去江浙行省交割於內間有污損去處
官爲縫洗不致虧官損民實爲兩便今宣徽院京畿都漕運司八作司見
在堪中夾布袋二十三萬九千二百單七條其大德二年白粳米五萬石
香莎糯米五萬石合依來懷述所言擬發夾布袋一十萬條除就用京畿運
司見收堪中夾布袋六萬六千五百一十五條外不敷三萬三千四百八
十五條於八作司見收堪中布袋內令京畿運司委官選揀給付仍令都
漕運司押綱官管領收貯伏海道運糧米張萬戶至驗數交割令本府收
管順帶前去用度　咨江浙省都省准擬起運夾布袋二十萬條劄付

戶部都省准擬於見在夾布袋內通起二十萬條就使行移合屬早爲依
數運赴直沽令都漕運收貯伺候海運到來交割順帶前去　六年以海
道運糧萬戶府官員本府自行舉保從張文彪所言移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事張文彪會驗卑職父子於至元十九年以來欽依世祖皇帝聖
旨創開海道漕運糧斛今將二十餘年先爲行泉府司所設衙門四處運
糧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五百餘員至甚冗濫卑職於二十八年親赴
都省陳說減併止設都漕運萬戶府二處在先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或
一百五十萬石數目浩大本萬戶府以十分中合運六分除別家銓注都
副達魯花赤二員外所用頭目依奉都堂定例從卑職父子揀數舉保諳
知每道萬戶五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首領官四員押運糧
船近年以來本府所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其實太冗虛支俸
祿中間多有衰老不任風水人員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文字
至甚不便以此卑職參詳既是每年額運糧米數少擬合除減本府止設
達魯花赤一員正副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嘉定州崑司所管頭目設立
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二十員非惟少減冗濫實可省當俸鈔以後倘有
漕運糧數足能辦事亦不添設卑職在先建言創開海道若不舉明伏慮

因而廢弛具呈都省已蒙准呈令通行選舉到後項諳知海道慣識風水
官員開坐于後如蒙都省早賜定奪開奏不致失誤來春裝運外換其餘
歇下人員擬合依例給由到省求叙從優區用似望激勵後人又據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瑄呈切惟饋運糧儲始因諸河勞民費財償
運無成至元十九年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行海道般運經今二十餘年
已見成効在先行泉府司設立衙門四處設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
人等五百餘員官冗人濫不便多端至元二十八年男張文虎親赴都省
陳言便利革罷減併止設海道都漕運萬戶二處此時年分運糧一百八
十萬或一百五十萬石本萬戶府以十分中運六分除通行提調兩府都
副達魯花赤二員本府達魯花赤一員別蒙都省銓注外其餘所用頭目
依奉都堂定例從卑職驗數舉保諳知海道萬戶五員千戶百戶各三十
三員鎮撫二員首領官四員責付運糧勾當近年以來所運糧斛本府與
朱萬戶府停半分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實爲太冗非惟多費
俸祿中間亦有衰老不受風水之人又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
事務甚不便當況近欽奉詔書釐革政令未便等事以此大德四年有男
張文虎究思元言與今事異議擬除減外本府止設達魯花赤一員正副

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二十員足可辦事如此具呈
都省已蒙准擬繼選舉諳知海道慣熟風水員名開具合受職役保呈都
省定奪聞奏未奉明降卑職參詳運糧人員起自卑職與朱參政創行海
道由此都省從准所舉父而爲例蓋航海冒險輕生非歷練風濤壯年精
健不能應當職名雖同常調求備所歷今男張文虎所保官員的係諳知
海道父自幼根逐父祖下海精練風水熟諳公務之人卑職衰老生疾不
任輔政却緣初行海道創始艱難不易成就安忍坐視其廢即日已是春
暮裝糧時分在邇若不蒙早賜定奪誠恐失悞今歲糧儲將來漸至敗壞
爲此令重將已保員數職名開坐于后保結具呈照詳　本府元設官七
十員存設保陞四十九員保陞陞散官一員達魯花赤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員　經歷知事二員　鎮撫二員　千戶一十二員　就用
二十員　千戶一十二員　百戶八員　減去二十九員　萬戶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照磨一員　千戶一十三員　百戶一十三員　七年
十二月併海道運糧三萬戶府爲一設萬戶六員其屬鎮撫所一官二員
海運千戶所十一每所官三員　中書省奏前者海道運糧立萬戶府三
後併爲一置委付萬戶六員前字可孫扎剌兒解沙的爲之長建康路達

魯花赤阿里伯之子曰忽都魯撒剌兒次之餘萬戶四員以先所委色目
漢人南人內謹慎并年月未滿及於內李才者四人如舊仍執帶虎符乞
刷降虎符四又奏萬戶之下合委千戶鎮撫首領官七十員內欽受宣命
金牌六十七員就帶金牌者三十九刷降牌面者二十八受勑牌者三員
並從之大德八年平江路關司著事書年交割前萬戶舊有海船一百二
十五萬料運糧　本府正官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三
員　首領官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提領案牘照磨一員　提控案牘
一員　令史一十名　通事一名　譯史一名　奏差一十名　台鳥一
十二處每處設司吏二名　鎮撫所官二員　海運千戶所一十一處
平江等處香莎糯米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二
員　嘉定等處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三員
常熟所　崑山所　溫台所　崇明所　上海所　嘉興所　松江所
杭州所　江陰所　已上九所官員並如嘉定所之數　武宗皇帝至大
四年十月海道運糧萬戶府舊設官六員尚書省增為八員今復如舊數
千戶所十一今併為七鎮撫所仍舊設置中書省奏運糧萬戶府官往歲
六員尚書省添為八員乞依舊六員又奏千戶所舊一十一處乞罷其四宜

併崑山崇明為一松江嘉定為一杭州嘉興為一常熟江陰為一刱設溫
台慶紹所二并平江香糯所而為七鎮撫所依舊設置並從之　本府官
六員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一員　副萬戶四員　千戶所一十一處併
作七處　常熟江陰所　崑山崇明所　松江嘉定所　杭州嘉興所　已
上四所平江路置司　溫台所　溫州路置司　慶紹所　慶元路置司
平江香糯所　鎮撫所　是年遣官同江浙行省提調運糧官講究海
運久行良法中書省啓奉皇太子令旨以為譯議海運差委刑部田侍郎
仍委高參政等提調會貴萬戶府官同講究久行良法今講究到船戶利
病之由海運興廢之故議擬減運糧額去福建召顧擾民之弊增腳價免
船戶應用不敷之費除免一切差役少蘇民力棄遠就近裝糧以圖民便
選重望長官提振大綱汰冗員千戶去除民害太倉並倉移府就彼置司
易為辦事各項便宜事理開具申覆都省除准擬減運糧額併去千戶所
四處選官分職外其餘元議船戶免役等事承奉明降府司參詳海運利
病如蒙照依本府官萬戶王少中興中書省差來官并提調官江浙行省
參政事高中奉講議已後運糧可以久行良法內除免船戶里正主首差
役改撥上江真州等處糧斛浙西嘉興松江等處位下併各投下田糧收

納本色發登海運卻將上江等處糧米易鈔撥還投下及於太倉並倉收
糧海運移府就彼署事各所添設都目司吏辦事實為官民便益開坐各
項元議事件省府送戶部議擬到下項事理　船戶增添腳價溫台等
處海運千戶所狀申溫台兩路船戶夏吉甫等狀告各有梯己海船於至
大二年以來蒙官司召顧逐年承運官糧別無短少又吉甫等住居瀕海
捕魚為生接連福建之地至大四年十一月蒙官司召顧船隻見數聽候
運糧此時吉甫等未曾支給腳價先蒙官司督併修理船隻以此吉甫等
狀缺項為收買桐油麻筋石灰木植等物顧匠修理船隻至皇慶元年正
月內德蒙官司放支一半腳價合用物料價直湧貴并本船合用梢水比
之太倉加倍顧覓及置辦貢具梢水口糧又且監貴吉大況本處水程約
有三千餘里德到起程至卸糧梢水合用口糧計該九月比附太倉船戶
五月開洋多用口糧四月所有官司召顧福建船隻裝糧到於直沽之時
尚照優恤每石添支腳鈔二兩據吉甫等裝糧船隻內多有捕魚小船今
來官司若照浙西腳船戶般運支給腳價似為偏負近承奉都府旨揮備
奉江浙省劄付減併改立千戶所往歲不照船戶住居寫遠隔越參雜管
領今既從新理當隨宜更改數內慶紹溫台所即係刱改運糧一切事務

令各官前去規辦擬於溫州開置治所取勘船隻給散腳鈔催督起發除
另行外今據見告卑所參詳夏吉甫等俱係捕魚為生逐年官司自十月
間召顧拘留船隻不能生理舉債收買物件修理船隻次年正月纔方支
給一半腳價收糴米糧顧募梢水加倍費用比及太倉先行往迴六千餘
里裝糧了畢隨船開洋運赴直沽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糧四
月所得腳鈔已用不敷若照依浙西船戶一體支給腳價實為偏負至大
元年溫台等處荒歉之時官司於太倉和顧船隻賑濟亦與腳價鈔四兩
五錢至大四年浙西船戶到於福建經營本處存顧運糧亦行每石添支
腳鈔二兩議得夏吉甫等住居瀕海後連福建逐年官司召顧船戶典妻
賣女承運略舉溫州路船戶陳孟四將一十三歲親女賣與溫州樂清縣
傳縣尉得中統鈔五錠起發船隻此等船戶到此極矣至大四年溫台兩
路運糧迴還在海遭風并直沽卸欠官糧出賣等船五十六隻二萬六千
二百三十料又無物料比之舊日色色增添有至十倍之上如蒙添給腳
價廢散船料日漸增加若不添支轉見船戶消乏船隻事故理宜優恤既
腳鈔不敷則船戶無資申乞照詳至大四年奉江浙省符文備都省咨為
至大四年海運正糧二百五十六萬五千石除委刑部田侍郎馳驛前去

咨請欽依妥請本省官馬馬兒平章高參政提調督責元委官萬戶府官照依坐去春夏合起粮斛，趁時裝發起運，毋致耽悞，仍與差去官刑部田侍郎、萬戶王仲溫等一同從長講究。已後可以久行良法，擬定咨申。奉此。除春夏二運粮斛，別行裝發，所講究到海運利病，數內一項：運粮必合添支脚價。資給船戶修造船隻，以國家辦事齊成，先濟海運脚錢，三十年前剏始之初，鈔法貴重，百物價平，比時江南米價每石中統鈔三兩，運粮一石支脚鈔八兩五錢，幾及米價三倍，又於舊年九月十月之間，撥降好鈔，船戶得此趁時買物，修造海船，如造船一千料，所用工料價鈔不過一百定，運粮一千石，隨得脚錢一百七十定，為有餘利，爭趨造船，專心運粮。今則物重鈔輕，造船物料十倍價高，每年船隻必須修粘浮動，頁具必合添辦，所得不償所費，船戶艱辛，雖豪每石添作至元鈔二兩，其物價愈翔不敷。其用兄浙東溫台慶元海船水程寫遠，比到太倉裝粮處所，海洋水程不下二千餘里，雖與附近船戶一體支給脚價，今量擬遠者溫台慶元船隻運粮，每石帶耗添至元鈔一兩，通作三兩，其餘船隻裝運糙白粮米，香糯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六錢，稻穀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於九月十月之間依數脚價，以資給船戶修理船隻，應使船身貞具，待以堅壯，不致損失作弊，虧損官粮。照得先為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必合添支脚價，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蒙回示。戶部議得溫台慶元顧到船戶經涉海洋，既比兩浙程遠，每石帶耗量添脚價至元鈔二錢，通作至元鈔二兩二錢，外據香糯糙白香粮稻穀，近年以來已曾量添，別難再議，如遇給散脚價，行移本道廉訪司體察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優恤運粮船戶，與免雜泛差役，使之專心運粮，庶得易為成就。照得至大三年十二月內欽奉聖旨節文：但是運粮之戶，除免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及蒙省擬曉諭，雖有船戶，案從遠船有三十萬料，裝運之際，欽奉詔書內一款節文：民間和顧和買，一切雜泛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欽此。其各路有司將運粮船戶復行差充里正主首，生受。已經講議，有司運粮船戶，運官粮千石者，除免本戶捧巴苗粮四十石，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其餘多寡一體除免，若有運粮一萬石之上者，從免不過四百石，餘苗依例應當。外據無田船戶，依例優恤，聞申省府未奉明降，講議之後，其平江路合屬崑山州將溫台千戶所副千戶劉居仁充本州里正，着落催辦差稅，將無催八戶所欠稅粮勒令劉居仁閉納過四千一十餘石，俱有納獲倉鈔，得照。似此將船戶差充里正主首，其多

俱有倍償粮斛，若不將船戶充役，切恐船戶將船出賣，或詭寄他人，不肯運粮，所繫非輕。謂財賦佃戶計，正是管領佃種財賦粮米，甚為優輕，官司尚且與免里正主首差徭。白雲宗僧人種田，不納稅粮，亦除里正主首。其海運船戶自備己錢造船，若以剏造一千料船一隻，工價油灰繞舵釘線販木等物價錢，少者八百餘定，裝粮一千石，官給脚價二百定，召顧梢水，陸迴口粮，短般脚價，除銷用外，有不敷，陪錢貼補起粮，所給不及所費，然後又令親身下海，運至直沽交卸粮儲，經涉海洋數萬餘里，晝夜風濤，棄生就死，其落後家屬復被有司從拿勒令應當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又將詭戶逃亡無徵粮斛，監督倍納，即與財賦佃戶并白雲宗僧人，實為優省不同，將來船戶避重就輕，海運靡馳，深繫利害，宜從省府移咨都省，明奏，欽依先降聖旨，除免里正主首差役，或照已講議定驗粮免役，庶使船戶得以安養，柔力專心運粮，辦事可為久長便益。已照詳，照得先為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自備船隻裝粮一千石為則，令各戶依舊輸納官粮，止免四十石苗粮，里正主首雜泛差役，運至一萬石者，止許免四百石，差役餘粮依驗多寡，與民一體均當，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照得至太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文：民間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除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各驗丁產，先儘富實，次及下戶，諸投下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應有執把除差聖旨懿旨，所在官司就便拘收本部，議得所言詭名稅粮，合依已行歸併田主，粮數着落佃地之人徵納，毋得似前勒令里正主首違陪，除免雜泛差役一節，擬合依例均當，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船上江東寧國池饒太平等處裝粮，不便，又將湖廣江西等處起運粮米至真州泊水灣，與海船對裝，其海船重大，底小，止可海內行使，近年以來海運粮額增添，生下江東寧國池饒太平建康等路及真州對裝粮斛，勒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驀使，前去裝發，緣江內水勢湍急，不常走沙，漲淺山礁數多，常於口內着淺，損船俱壞，歲歲有之，實為不便，切照浙西各路多有各投下財賦及嘉興松江府位下粮米，約有百萬餘石，遞年折收，輕賫變糴，價錢若將財賦等粮收納本色，裝發海運，却將江南湖廣粮米，令各路變鈔，或折價錢，撥還投下，唯復官為支付，非唯船戶支裝快順，不誤風訊，亦免江河沙淺損失官粮之患，官民兩便，外有起運香糯米粮，舊例亦在直沽交卸，在後米虎龍喜眾利已，要功同職，將香糯直赴大都醴源倉送納，轉交河船般剝，經過閘壩，河船戶偷盜夾雜，虧折官粮，文劄短少，揭借重債，閉納稽

留日久歲終方向船戶消乏如蒙將上項香糯照依舊例與糙粳止於直
沽交卸實爲良便已經備申未奉明降如將粳糧止於浙西起運香糯亦
於直沽交卸實爲官民便益照得先爲講議各項事理數內本省先擬嘉
興松江歲科秋糧六十餘萬石并江淮財賦府年辦稅糧一百餘萬石江
浙財賦府歲辦糧二十四萬餘石照依時估於係官錢內先行撥卸將
前項糧數以充海運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嘉興松
江兩路財賦田糧啓准充爲海運江浙等處財賦府稅糧約二十四萬餘
石參詳一體充糴海運相應外據香莎糯米既已體源倉下卸行之已久
別難更改具呈照詳　元講議太倉劉益倉收收納浙西等路稅糧供給
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并崑山州於太倉置司分此卸將十處千
戶所歲歲爭所額設司吏四名都目一員照略案牘辦事照得本府既管
運糧海船多於太倉劉家港等處灣泊往年分運糧數少就浙西各路
支裝海運近歲以來糧額增添皆負海船直抵江東太平寧國池饒建康
等處支裝緣海船多係大料直州以上江面窄狹水勢湍急山磯數多斤
派而上損壞船糧年年有之浙西諸路相離太倉遠者不過三二百里近
者百里之上裝糧之際頗覓東河民船剝至太倉裝海船其間東壹西折

公私擾害不便況太倉正係灣泊海船人煙輳集去處每歲糧船俱於此
處聚集埜照起發開洋若於此處益倉收納浙西各路稅糧就移萬戶府
於太倉置司裝發海糧卸將十處千戶所裁減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
糯所依舊存設已經照勘得千戶所六處合設司吏四名計二十四名除
見存應設司吏二十名外合添設四名都目八員照略案牘實爲公便又
有本府達魯花赤阿散忽都魯與都省差來官刑部田侍郎親詣太倉劉
家港起發至大四年夏運船隻行踏視得太倉米爭一房屋東北朱家庄
舊有房舍週圍空閑地基可以起益倉收收順官糧其有萬戶府於此鎮
守關防已經彩畫圖本聞呈申蒙省府移准中書省咨減併千戶所四
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糯所依舊存設業去千戶二十四員其元設益倉
移府州於太倉置司添設各所都目司吏求蒙准擬今歲皇慶元年海運
糧斛一百八十萬石跨涉一十七處裝發實是關官辦事幸而完備今來
府司參詳如蒙照依元議移咨都省擬於太倉起益倉收收納浙西各路
稅糧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并崑山州移於彼處置司每千
戶所一處添作司吏四名都目各一員照略案牘一則革去冗員千戶盡
政害民之弊二則剗除船戶會近邊遠裝運之勞實爲官民兩益已經中

覆省府照詳未奉明降如淮海道萬戶府所擬似爲相應戶部議得崑山
州太倉劉家港起益倉收囤貯糧儲頗靠大海中間恐有不測況兼運糧
已久似難更張外據運糧千戶所難同有司不須添設司吏都目具呈照
詳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十月增海運糧脚價浙東每石中統鈔一兩五
錢其餘去所每石一兩　中書省奏江浙行省言今歲海運糧船阻風損
壞者多若弗增其脚價船戶艱辛又兼造船物料比之往歲價增數倍臣
等議量其地里遠近比元脚價之上除浙東每石
添中統鈔一兩五錢其餘去所每石添一兩奏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九

運

元漕運二

經世大典歲運糧數。　至元二十年，該運糧四萬六千五十石，運到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斗二升五合。事故糧八百七十七石七斗五合。

至元二十一年，該運糧二十九萬五百石，運到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事故糧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　至元二十二年，運糧一十萬石，已運到糧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五斗五升。事故糧九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五升。　至元二十三年，運糧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三十石，已運到糧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四斗。事故糧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一十四石六斗。　至元二十四年，運糧三十萬石，已運到糧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七斗。事故糧二千四百五十三石三斗。　至元二十五年，運糧四十萬石，已運到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八斗六升。事故糧二千三百四十四石一斗四升。　至元二十六年，該運糧九十三萬五千石，已運到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事故糧一萬五千五十七石。　至元二十七年，

該運糧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已運到糧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斗。事故糧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二斗。　至元二十八年，該運糧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運到糧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事故糧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　至元二十九年，該運糧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已運到糧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事故糧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三斗二升。　至元三十年，該運糧九十萬八千石，已運到糧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五斗。事故糧二萬四百八石五斗。　至元三十一年，該運糧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已運到糧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事故糧一萬九百九十九石。　元貞元年，該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俱到。元貞二年，該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已運到糧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六斗。事故糧三千四百七十三石四斗。　大德元年，該運糧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已運到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事故糧一萬一百六十三石五斗。　大德二年，該運糧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已運到糧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五斗。事故糧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六石五斗。　大德三年，該運糧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俱到。　大德四年，該運糧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已運到糧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二斗七升。事故糧六千五百八十一石七斗三升。　大德五年，該運糧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已運到糧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事故糧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　大德六年，該運糧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六斗三升，已運到糧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一斗。事故糧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五斗三升。　大德七年，該運糧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三斗二升，已運到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八斗七升。事故糧三萬九百八十二石四斗五升。　大德八年，該運糧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八斗六升四合，已運到糧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五斗九合。事故糧九千五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五合。　大德九年，該運糧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九斗，已運到糧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一斗一升六合二勺。事故糧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七斗八升三合八勺。　大德十年，該運糧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五斗，已運到糧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三斗七升五合二勺。事故糧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石一斗二升二合八勺。　大德十一年，該運糧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八斗五升五合三勺，已運到糧一百六十

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七升八勺。事故糧二萬七百四十三石六斗七升七合五勺。　至大元年，該運糧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八合七勺，已運到糧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四斗七升三合九勺。事故糧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一升四合八勺。　至大二年，該運糧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八斗，已運到糧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四斗八升一合。事故糧七萬七千九百四石三斗一升九合。　至大三年，該運糧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六斗四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九斗九升五合。事故糧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四勺。　至大四年，該運糧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一斗，已運到糧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石一斗九升六合。事故糧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石九斗四合。　皇慶元年，該運糧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四斗七合，已運到糧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八斗六升七合。事故糧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石五斗四升。　皇慶二年，該運糧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八升四合，已運到糧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一升五合。事故糧一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一斗一合。食貨志。至書三百一十五萬八十六百八十五石。延

祐元年該運糧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四斗三升四合。已運到糧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一斗二升二合。事故糧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石三斗一升二合。延祐二年該運糧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八合。運到糧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一斗九升二合。事故糧一萬三千一百八十石八斗六合。延祐三年該運糧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一斗八升五合。已運到糧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一斗八升五合。事故糧一萬七百七十三石。延祐四年該運糧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四斗三合。已運到糧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六斗四升二合。事故糧七千二百二十五石七斗六升一合。延祐五年該運糧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三斗一合。已運到糧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一合。事故糧一萬一百二石七斗六升。延祐六年該運糧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八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九斗七升八合。事故糧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九斗一升一合。延祐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五斗六升七合。已運到糧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一斗六升二合。事故糧一萬六千七十八石四斗四合八勺。至治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已運到糧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一升九合八抄五撮。事故糧三萬六百八十五石六斗四升四合九勺一抄五撮。至治二年該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及帶起附餘香白糯米二萬八千九百四十二石六斗一升二合。已運到糧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五升七合。事故糧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五合。至治三年該運糧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九斗三升七合。已運到糧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九斗六升三合。事故糧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二石九斗七升四合。泰定元年該運糧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七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三斗六升九合。事故糧九千九百五十三石四斗二升。泰定二年該運糧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六升。已運到糧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石八斗九升四合。事故糧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二石七斗五升。泰定三年該運糧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二斗八升。已運到糧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三斗六升。事故糧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一石九斗二升。泰定四年該

運糧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六斗六升。已運到糧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七斗七升。事故糧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七石八斗九升。天曆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四斗四升。已運到糧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三斗。事故糧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一升。天曆二年該運糧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一斗。已運到糧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二斗。事故糧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六石九斗。收江南糧鼠耗則例。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中書戶部呈。依奉省劄。照依江南民田稅石擬合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內除養贍倉官斗腳一升。外六升與正糧一體收貯。如有短折數目擬依騐數折耗。例以五年為則。準除四升。初年一升二合。次年二升。三年二升。四年三升四合。五年共報四升。餘上不盡數目。追徵還官。若有不及所破折耗。從實準算。無得因而作弊。多破官糧。外據官田帶收鼠耗分例。若依行省所擬。比民田減半。每石止收三升五合。却緣前項所破正糧。擬合每石帶鼠耗分例五升。似為允當。呈乞照詳。議得除民田稅石。依準戶部所擬。外據官田擬依行省所咨。減半收受。都省移文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驗定擬。南糧北糧耗例。至元二十五年十月。省臣奏准。南糧每石帶耗一斗四升。北糧七升。定到省倉。馬頭倉站車。垻河船運。各各合該數目。劄付戶部去訖。近據省倉馬頭倉官人等。告稱見定破耗。委實不敷。不惟倉官破家賠辛。官司積累懸欠數多。公私不便。今都堂再行圓議聞奏過下項各各合添耗糧例開例于后。南糧元破每石帶耗一斗四升。海運至直沽每石四升。直沽每石一升三合。船運至河西務每石七合。河西務每石一升三合。船運至通州每石七合。通州每石一升三合。垻河運至大都每石一升。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七合。省倉每石三升。今議每石帶耗一斗七升五合。除元破外添三升五合。依舊破耗海運至直沽每石破四升直沽一升三合。添破耗糧撒運直沽至河西務每石一升二合。元破七合。添破五合。河西務破耗二升 元破一升三合。添破七合。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耗一升五合 元破七合。添破八合 通州倉二升。元破一升二合。添破七合。垻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五合。元破一升。添破五合。省倉每石四升。元破三升。添破一升。北糧元破每石運至大都通破耗米七升。河船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五合。河西務每石破一升二合 壩船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破耗三合。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三合。站車

運至大都每石五合 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七合省倉每石二升五合今議每石帶耗八升二合內除元破外添一升二合船運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七合 元破五合 添破二合 河西務倉每石破一升五合 元破一升二合 添破三合 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五合 元破三合 添破二合 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五合 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 元破七合 添破三合 省倉每石破三升 元破二升五合 添破五合

南北倉添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省臣奏各倉官員告稱往歲定到鼠耗分例數少倉官陪償破其家產鬻其妻子者有之因此多欠糧數臣等圖議去年奏添南糧自直沽裏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五合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七合今添八合河西務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通州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一升今添五合省倉內每石元破三升今添一升北糧內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五合今添二合河西務倉每石元破一升二合今添三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三合今添二合通州倉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二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三合省倉每石元破二升五合今添五合奏可省臣奏准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完澤丞相等奏通州河西務倉官告說各倉收糧前省官定擬鼠耗分例數少至有鬻其妻子家產尚陪納不完至今辛苦臣等議得前省官所定鼠耗分例不均如今南北耗各年分例比在先斟酌再定之上曰如御所奏雖然亦合用心雀鼠侍食用多少休因此教解人作弊為盜欺詐依舊聽耗唐村等處船運至河西務北糧每石破七合直沽船運至河西務南糧每石破一升二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李二寺南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五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省倉南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一升今議擬聽耗例大都省倉元定破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今議擬限年聽耗初年聽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三升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已上依元定聽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河西務通州李二寺元定破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今擬限年聽耗初年依元定破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三升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已上聽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直沽倉除對船交裝不須破耗外今擬一年須要支運盡絕南糧每石聽耗二升元定破一升三合

今擬添七合香糯白粳破耗大德三年中書省准戶部呈若依糙米例定奪緣糙粳米俱各散裝白粳香莎糯米終用夾布袋盛以此參詳擬合比附散裝糙米破耗定例三分中量減一分海運至直沽每石破耗八合河西務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如直沽裝船經由通惠河徑赴大都交卸止依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八合

排子海運水脚價鈔 至元十九年欽奉聖旨初開海道不給脚鈔就用係官海船官司召顧水手起運糧儲至楊村馬頭交卸講究水程自開洋上海等處至楊村馬頭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一年依驗千斤百里脚價每石該支脚錢中統鈔八兩五錢九分令近海有力人戶自行造船顧募稍水依已定擬每石支鈔八兩五錢 至元二十九年減作每石七兩五錢 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朱張海運糧在先每石脚錢八兩五錢減為七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比之在先甚賤脚錢亦合減若不減恐虧官臣等議每石宜減去一兩為六兩五錢奏可本年為頭糙白粳米就直沽交卸每石支中統鈔六兩五錢香糯直赴大都醴源倉交納每石增鈔五錢計七兩大德七年起運稻穀二十萬石每石脚錢中統鈔五兩 至大元年四月初十日奏過海運糧脚價每石六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湧貴量添五錢為七兩已後不與照依先體例與六兩五錢 至大三年准尚書省咨該本省咨至大三年海運糧斛差官召顧到海船即目諸物湧貴春運脚價每石添作至元鈔一兩六錢必是海道府先令本管船戶裝運所據召顧海船俱係福建浙東等處召顧至平江太倉劉家港裝運處所比附海道舊管船戶先去一二千里之遠日用口糧盤費偏負生受量添脚價官民兩便照得先咨運糧脚價貴用不敷春運糧米每石量添至元鈔三錢通該至元鈔一兩六錢夏運糧斛止依舊例不須添支移咨依上施行今夏運船戶依准所擬照依春運例每石添支至元鈔三錢咨請照驗本年脚價糙白粳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每石至元鈔一兩七錢 至大四年准中書省咨該尚書省准本省咨講究拯治海運至大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准運糧脚價每一石支至元鈔一兩六錢如今添為二兩稻穀一石元支至元鈔一兩如今添為一兩四錢至元鈔本年為頭脚價糙白糧每石至元鈔二兩香糯每石至元鈔二兩八錢稻穀每石一兩四錢 延祐元年二月初六日海道府奉中書戶部符文備奉中書省劄付 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奏准斟酌地里遠近比元價之上添與脚錢本年為頭糧斛脚價內福建遠船運糙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

每石一十一兩五錢。香糯每石一十一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粳例支鈔一十一兩。已後年分至今起運糙白粳香糯稻穀。依前支價。年例預支每歲八九月間海道府權依上年運粮額數為則。扣筭先支六分脚價。差官赴省關撥管押前去。平江慶元溫台官庫寄收。候都省坐到粮數。委定提調省官職名。或十月十一月內。海道府差官稟請省官。親臨平江路提調給散。除慶紹溫台兩浙合該脚價。海道府差官前去。與各路所委官一同給散外。本省提調官。或有事故。改委左右司官前去。僅及一月散訖還省。海道府分派定春夏二運粮數。差官赴省關撥貼支四分脚價。次年正月間[illegible]請提調官親詣海道府裝發粮斛。給散貼支脚價。直至五六月間夏運開洋了畢還省。據天曆二年海運正粮三百萬石脚價不等。散過中統鈔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八定二十八兩五錢。并增運附餘香白糯正粮三千四百七石三斗六升九合。鈔七百八十三定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三釐。通計支散脚價鈔六十五萬五百一十二定一十三兩二錢四分三釐。

漕運水程。　至元十九年。初開海運。每歲粮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䑸。經由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捉嶼。使於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取成山路多有淺沙。行月餘才抵成山。羅璧朱清張瑄講究水程。自上海等處開洋。至揚村馬頭下卸處。經過地名山川。徑直多少迂回。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險惡。路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遇東南風疾。一日可至撐脚沙。彼有淺沙。日行夜泊。守伺西南便風。轉過沙嘴。一日到於三沙洋子江。再過西南風色。一日至匾擔沙大洪拋泊。來朝探洪行駕。一日。可過萬里長灘。透深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晝夜約行一千餘里。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望見沿津島大山。再得東南風。一日夜可至成山。一日夜至劉島。又一日夜至芝罘島。再一日夜至沙門島。守得東南便風。可放萊州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前後俱係便風。徑直水程。約半月可達。如風水不便。迂回盤摺。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倘值非常風阻。難度程限。明年又以粮船自劉家港開洋。過黃連沙。轉西行使至膠西。投東北取成山。亦為不便。繼委千戶殷明略路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東行使。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聚䑸取薪水畢。到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至今為便。皆行北道。風水險惡。至元十九年為始。年例粮船聚於劉家港入海。由黃大郎嘴。白節捍脚。唐浦等處。一帶率皆沙淺。其洪道闊。却無千丈長之潮。兩向俱有白水。潮退皆露沙地。候得西南風順。過匾擔沙。東南大洪。過萬里長灘。透深開放大洋。至青水洋內。逕陸家等沙。下接長山。并西南鹽城一帶趙鐵沙嘴。及半洋沙嘴沙匾擔等沙淺。及至蘇州洋。又有三沽洋山。下八山。補陀山。到於黑水大洋。過成山北面一帶。并芝罘島。登州一路木極島等處。近沙門島山。或鐵山嘴開放萊州大洋。又有三山茅頭嘴。犬姑河。小姑河。兩頭河等灘。及北有曹娶沙梁河沙。南有劉姑潚灘。至界河海口。後有灘淺。狭洪沙硬。潮汛長落不常。但遇東南風。本處船聚錮塞。則有妨礙之處。上項所由。各各險惡去處。設遇風濤不甚猛惡。可以預為轉調解閃。或收入山島藏避。守伺風平浪少。然後行使。若值不測。飈風急兩。巨颶湧浪。危險之時。或白晝迷霧。黃夜昏黑。皆賴聖朝洪福。天地神明護祐。非人力所及。延祐三年正月。海道都府據慶元紹興所申。紹興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沙淺。二百餘里。名鐵板沙。潮汛猛惡。溫台船隻尖底。食水深浚。船戶捎水不識三江水脉。避怕險惡。直至四月中旬。尚於烈港等處停泊。不敢前來。差人根究斷罪。催趕顧覓剝船艘。剝椽剝船數少。卒急不能尋顧。尚於海岸屯貯。委實靠損船戶

不便。據紹興六路下年海運粮斛。如蒙照依皇慶二年例。就用本路船料裝發。若有不敷。於慶元路標撥小料海運貼裝。其溫台福建船隻起發劉家港交割。依舊於平江路倉裝粮。官民兩便。又準本府副萬戶抄兒赤呈。擊粮難必須改撥。若台州有裝官粮。先儘本路船隻。不敷於溫州船內貼撥。紹興路粮亦用本路船隻裝發。不敷。用慶元路小料海船貼裝。其慶元府港深闊。臨近路倉。脚夫徑直擔米上船。就將舶船并溫台所用不盡船料支裝。倘有剩下船料。及慶元路船隻。差官押發劉家港交割裝粮。兩便。已經準擬標撥外。據福建舶船。依已行於慶元路支裝。記標指淺。　至大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據常熟州船戶蘇顯狀言。立標指淺事。再行會集老舊運粮千戶殷忠顯黃忠翊等講究得。每歲粮船到於劉家港聚齊起發。甘草等沙淺水暗。素於粮船為害。不知水脉之人。多於此上擱閣。排年損壞船粮。渰死人命。為數不少。今蘇顯備己船二隻。拋泊西暗沙嘴二處。竪立旗纓。指領粮船出淺。誠為可采。今畫到圖本。備榜太倉周涇橋路漕宮前聚船處所。曉諭運粮船戶。起發粮船。務要於暗沙東蘇顯原船偏南正西行使。於所立號船西邊經過。往北轉東落水行使。至黃連沙嘴拋泊。候潮開洋。如是潮退撓上撓上。不立旗纓。粮船止許拋住。不許行使。若有不

依指約因而湊淺損失官粮之人船主判院痛行斷罪所陷官粮臨事訐
酌着落陪還以蘇顯所言於官有益於民有便例應陞擢申奉省府出給
劄付令蘇顯祇受充指淺提領依上施行　延祐元年七月據常熟江陰
千户所申為江陰州界楊子江内至于門等處沙淺損壞粮船娱到本處
住坐船户袁源湯興據充得江陰州管下夏港至君山直開沙淺至馬䭾
沙南一帶至彭公山石牌占浮山至于門鎮山石頭港雷溝陳港九處約
有一百餘里俱有沙淺暗焦江潮衝流險惡潮長則一槩俱没潮落微露
沙脊遇年支装上江寧國等處粮船為不知各處淺沙暗焦中間多有損
壞宜從官司差撥附近小料船隻設立諸知水勢之人於每歲装粮之際
駕船於沙淺處立標常川在彼指引粮船過淺不致疎虞為是江東各路
船户顧文寬林德明等粮船俱於至于門等處着落淺涂没其餘不及救
數據袁源等所言實為官民便益申奉省府給降劄付令袁源等充指淺
提領照依議到事理預備船隻旗纓依上指淺施行　延祐四年十二月
海道府承奉江淛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送户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備監
察御史呈每年春夏二次海運粮儲萬里海程渺無邊際皆以成山為標
准俱各定北行使得至成山轉放沙門島萊州等洋約量可到直沽海口

為無卓望不能入河多有沙湧淤泥去處損壞船隻合准所言設立標望
於龍山廟前高築土堆四傍石砌以布為旛每年四月十五日為始有司
差夫添力豎起日間於上懸掛布旛夜則懸點火燈庶幾運粮海船得以
瞻望部議合准監察御史所言令江淛行省計料成造旛竿繩索布旛燈
籠蠟燭趁逐來春運粮時月發付海道萬户府順帶至直沽交付有司收
管於海門龍山廟前豎立晝則懸旛夜則掛燭伺候春夏二運粮船齊足
方許倒卸責付看廟僧人如法收掌次年趁時復立依上懸點如有損壞
短少預為申索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測候潮汛應驗海道都
漕運萬户府前照磨徐泰亨曾經下海押粮赴北交卸本官紀録切見萬
里海洋渺無際涯陰晴風雨出於不測惟憑針路定向行船仰觀天象以
卜明晦故船主高價召募慣熟梢工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粮人命皆所繫
焉少有差失為害甚大泰亨因而詢訪得潮汛風信觀象略節次第雖是
俗說屢驗當應不避譏哂繼成口訣以期便記誦爾　潮汛前月起水二
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
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還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環爾　風信春後
雪花落不止四箇月日有風水二月十八潘婆颶三月十八一般起四月十八

打麻風六月十九日彭祖忌秋前十日風水生秋後十日亦須至八月十
八潮誕生次日須宜預防避白露前後風水生白露後頭亦未已霜降時
候須作信此是陰陽一定理九月二十七無風十月初五決有芙每月初
三颶若無初四行船難指擬如過庚日不變更來到壬癸也須避　觀象
日落生耳於南北必起風雨莫疑惑落日猶如糖餅紅無雨必須忌風伯
日没觀色如臙脂三日之中風作厄若還接日有烏雲隔日必然風雨過
烏雲接日却露白晴明天象便分得對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巳甲要盈尺
雨餘晚垢横在空來日晴明須可尅北辰之下閃電光三日之間爭難測
大雨若無風水生陰陽可以為定則東南海門閃電光五日之内雲潑黑
縱然無雨不為奇必作風水大便忌東北海門閃電光三日須防雲如織
否則風水必為憂屢嘗試驗無差忒　行船逢了一潮搭一汛挂了一綠
隔一山十日灘頭坐一日過九灘艘數装泊艘數泊所年例以船料多少
數目灣泊何處自何處開洋合用船隻依驗歲運粮數灣泊去處隨户所
居家步緣户計消長遷移不常粮額增減無定兄船有損舊必須修拆或
以小船三五隻拆卸并造改作一二隻或因大料一船不堪卻將三二小
船抵運因此艘數泊所俱無定籍今已至順元年為率用船總計一千八

百隻　崑山州太倉劉家港一帶六百一十三隻崇明州東西三沙一百
八十六隻海塩澉浦一十二隻杭州江岸一帶五十一隻嘉定州沙頭浦
官橋等處一百七十三隻上海浦等處一十九隻常熟白茅港一帶一百
七十三隻江陰通州蔡港等處七隻平陽瑞安州飛雲渡等港七十四隻
永嘉縣外沙港一十四隻樂清白溪沙嶼等處二百四十二隻黄巖州石
塘等處一十一隻烈港一帶三十四隻紹興三江陡門三十九隻慈溪定
海象山鄞縣桃花等渡大山高堰頭慈嶼等處一百四隻臨海寧海嶺嶼
鐵場等港二十三隻奉化揭崎昌國秀山等嶼一帶二十三隻　皇慶元
年五月海道都府承奉江淛行省劄付為慶紹千户所官集衆講究得慶
元地居東南既於本處装挖粮米再入劉家港取齊多有沙險去處若就
定海港口放洋徑赴直沽交卸實為便益省府照得海運粮儲最為重事
淛東慶元紹興路粮斛既已講究定就於定海開洋本府正官理合親臨
督併起發仰即使摘委廉幹府官一員遵詣彼中點視完備趁時逐風汛
開洋毋致失悮具差定官職名起程日期飛申　延祐元年六月慶元紹
興千户范承直呈溫台慶紹兩淛粮數前來劉家港交割装粮今歲二月
使至匯上港口多為春運重載相妨踏逐得常熟州白茆港水深内外堪

可灣泊都府行據常熟江陰所申移准千户忽林失奉議將帶指淺提領
蘇顯相視得白茆港合依平例令松江糧船自本港口上㪚南至巴橋一
帶拋泊却令溫台慶紹兩所糧船於巴橋上塘一帶着泊開洋時分先令
本處沿江船隻須隨出港照依指淺船隻開洋順便　浙西平江路劉家
港開洋一千六百五十三隻浙東慶元路烈港開洋一百四十七隻支裝
糧船淺海皆知險惡其於裝糧江河多有艱危去處亦不為易今挨問到
上江裏河支裝糧斛遠近里路安危地向如后　上江裝糧海船自平江
路嘉定州劉家港開船經由揚子江逆行使經由各處沙淺常損糧船平
江路常熟州地面甘草等沙水淺委蘇顯指引江陰州地面淺沙暗焦九
慶約一百餘里夏港至君山直開為駁沙面一帶至彭公山石牌山浮山
至子門鐵績沙鎮山石頭港雷濤陳濤委袁源湯興指引真州泊水灣交
裝江西湖廣糧自劉家港至彼約六百六十五里江東各路自真州以上
江西狹窄水勢緊急及蕪湖采石一帶山磯峽險每船一隻小者亦用三
五十人登山入水攀緣木石打號儘力一聲方牽一步延祐二年為始申
慶省府并提調官劄付各路如過江狹磯淺淵急去處差倩人夫添力牽
運船隻集慶路倉自劉家港至彼約九百四十里至太平路一百八十里
共一千一百二十里至寧國路水陽倉三百六十里共一千四百八十里
以上三路每歲海船可以抵岸支裝延祐六年四月二十日據崑山崇明
所千户鄧奉議申船户駕使海船至黃池蕪湖港口為是各船料大漢河
淺澁不敢抵倉約離三五十里移準寧國路提調官總管宋中大夫等牒
差官前去本路河岸及溧水州建平縣地面將應有船隻作急前來短𢷬
外合支水脚錢鈔今船户就便支給本府移牒寧國路添力剗載池州路
倉一百八十里共一千六百六十里在前年分本處短剗官糧至太平蕪
湖江口交剗水程三百五十里延祐四年奉省劄海船徑抵倉門　滿浦
裝糧海船自揚州崇明州三沙黃連沙投西過地名料角等處一帶沙淺
連亙千里潮長則海水瀰漫淺深莫測潮落則僅存一溝寸步為險若船
料稍大必致靠損難計里路　浙西裝糧路分皆是船户顧覓河船短剗
糧斛般上海船今以崑山州太倉聚船去處至九路倉分平江路一百八
里無錫州一百九十八里常州路二百八十八里內三倉係在城置立河
道淺狹用小料河船運旋般至城外裝入剗船海鹽州三百四十里湖州
路三百一十八里松江府三百六十里海船至花涇塘灣泊離倉約一十
二里小船般剗烏泥涇四百八十六里海船於黃浦口灣泊離倉約七里

用小船般剗江陰州四百五十里海船於黃田港灣泊離倉約三里用小
船般剗鎮江路六百八十里糙米倉在香糯倉之北用小車般運約二三
里至鱔魚港垻頭用小船剗上海船香糯倉之南用小車運至河船約三
二里到鱔魚港垻頭用小船剗上海船轉搭生受　浙東裝糧路分紹興
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河淺一百餘里名為鐵板沙必用本路諳知
地勢海船并慶元路小料船隻裝運本路官倉至海船灣泊處三江陡門
有小河水程一十八里顧覓河船短剗台州路長田港沙淺用本路海船
支裝官倉至南門外泊船處約離三里脚夫挑擔上船慶元路府港深闊
臨近路約一里脚夫挑擔上船（天北重威詳兩字）蘇州志漕運之法自秦
罷侯置郡以來天下飛芻挽粟以三十鍾為率僅得一石可謂艱矣宋置
淮南兩浙江湖路發運使歲漕數百萬石行轉般之法東南六路轉運真
泗間芳氏尤甚由海道而運則未有也元既平宋漕江南糧以河運弗便
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
户府三於姑蘇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為之初歲以官船運糧四萬餘石
八月於劉家港聚會由通州海門縣黃連沙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堤嶼至
鹽城縣歷西海州密膠等州界涉靈山洋東北行使月餘纔至成山次年
三月方抵直沽至元二十一年定議官支脚價令近海有力人户自行造
船𢷬募稍水運糧依驗十斤百里每石脚價八兩五錢當年運糧二十九
萬五千石二十二年運一十萬石二十三年改立海道運糧萬户二處運
糧五十七萬八千餘石二十四年添設萬户府二處通前設四萬户府立
行泉州府司以轄之運糧三十萬石又行淅運遼東糧三萬石二十五年
四十萬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玖萬五千石
二十八年合併四萬户府設立海道都漕運萬户府二處除授達魯花赤
忽化的副達魯花赤脫鉢與淮東宣尉使張瑄江東宣慰使朱清分任其
事於平江路置司運糧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二十九年一百
三十九萬七千四百石朱張四六分運脚價七兩五錢三十年千户殷明
路開生路自劉家港至崇明三沙放洋望東使入黑水大洋投成山轉西
至劉家島聚綜取齊　登州沙門島放業周年入界河不旬日而抵沽口
當年運糧九十萬八千石自後悉由此路甚為便益千户殷明亦以此而
陞秩三十一年監察御史言海道不便糴行住運照依上都和中糧及用
鹽引折糴朝廷以自至元十九年以來海道運糧多方措劃始得成効若
擬鹽引中糧久而鹽法必壞用鈔買糴久而鈔法必虛海道且宜存設當

年運糧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元貞元年前萬戶府三。運三十四
萬五百二年。朱張併運。腳價減作六兩五錢。大德以來。歲運不下百萬石。
自朱張發罷。大德七年。併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設達魯花赤正萬戶
各一員。副萬戶四員。各降虎符。首領官三員。八年給降銀印。轄千戶所一
十一處。鎮撫所一處。委用千戶六十七員。各降金牌。交轄前萬戶府。專海
船一百二十五萬料。當運糧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有畸。朝給賞
賜官吏衣裹。歲定有差。定為歲例。九年十年十一年所運累增及一百八
十八萬餘石。至大元年萬戶李羅帖木兒陞中書省右丞。佩三珠虎符。提
調海運。運糧一百二十九萬六百四十八石。二年李羅帖木兒改江浙行
省平章。提調整治。歲運三百四十六萬石。三年行省丞相答失蠻平章李
羅帖木兒提調添力成就。萬戶阿散忽都魯張文質講究更張一十三事。
腳價添作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運糧二百九十三萬六
千五百三十三石。四年中書奏委行省張閭平章高參政紡提調與本府
官并朱張舊運糧頭目講究遠規。是年併一十所為七所。崑山崇明所。松
江嘉定所。台州杭州嘉興所。常熟江陰所。慶紹所。香糯所。時正萬戶王
禾。由杭州路總管改授。厚重有謀。命其整治。條具上陳。其目有五。曰固本

作氣。去撓擾事。得人。其義謂漕以舟為本。舟以民力為本。今海居之民。財
匱貲朔漠掘擾殘之不勤。則本實先撥。為經遠謀。必固本為先。首以固本
為提綱。終以得人為急務。二者相須。衆目畢舉。綱述是之。戶漕商載著為
海漕久行良法。其論悉採郡人周文英所言。文英宋吏部尚書武仲七世
孫也。又書陳杭州外法。三吳水利。其職津物業。皇慶元年運糧二百八萬
三千五百五石。二年春夏二運。漕值風颶。省府提調官右丞高資善講究
使至事宜。本府提控按牘兼承發架閣徐泰亨條陳漕運之弊。更張十事。
萬戶郝中議赴都省告稟。惟用其七。當年泰亨給腳價每石一十三兩。徐泰
亨餘杭人。曾著海運紀原七卷行于時。自是以後。歲運三百餘萬石。弟以
風信不時。或遭沙淺。或厄風浪。以致失陷。由此運到數目不等。然亦不減
二三百萬石。燕都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無不仰給焉。至正十九
年至二十三年。張士誠所運每歲僅一十餘萬石焉。元成憲綱要至元三
年欽奉聖旨。撥運糧牽船頭疋。除海青使臣。應付鋪馬頭口外。其余過往
宣使軍馬人等。並不得奪要頭疋。至元二十五年欽奉條畫節該漕運司
常切整勸倉官人等。並不得收管不堪支持糧斛。在倉糧數時常點視。無
致發變損壞。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中書省咨隨處糧斛皆係人戶元納乾

圓潔淨好糧。價運倉官斗腳船戶押綱人等。作弊偷盜食用。因而摻和糠
粃。或水拌抵數。欺官。請行下合屬。如遇起運。即令各倉用印封裹內一裹
本倉收貯。一裹呈解本省。咨發前來。二裹分付押糧官賫赴直沽等處。收
糧倉分存留一裹。備照開拆對樣交收。若有濕潤攙土不淨糧數。定是糧
挨究治。大德六年。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各路元撥船戶軍夫除充差役
官給船隻。專一漕運糧斛。別無餘事。近年已來。網官頭目中間作弊。齊斂
錢物。放富差貧。及自行代替。本管上司亦不照視關防究問。以致如此。今
後若有違犯。許諸人首告。取問是實。痛行追斷。本管上司失檢舉者。亦行
治罪。仰嚴加體察施行。至大三年正月。欽奉聖旨節該各路達魯花赤管
總提調成就者。提調官收糧時分。好生的整治者。依體例乾淨好米收者。
濕潤浥變休送納者。這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官人每依體例好米交送納
者。別了的官吏人等有罪過者。至大四年二月欽奉聖旨節該海道都漕
運萬戶府運糧的時分。諸衙門不揀是誰。他每的勾當。其間休入去者。休
沮壞者。修理船隻所用的木植。不揀甚麼出產的地面裏。收買的時分。管
地面的民官每。添氣力收買者。水腳錢依時盡數散到者。尅減要肚皮的
監察廉訪司官體察者。更運糧的官人每自其間不提調。管民官每不用

心。好生體覆呵。有罪過者。委付來的萬戶千戶百戶官人每好生謹慎成
就。勾當呵。更添與名分賞與也者。不幹濟壞了勾當。要了罪過罷了者。延
祐四年九月欽奉聖旨節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江浙省官提調。從長召
顧覷畫船隻斛酌地理遠近與腳價。將合運的糧依數起運到直沽裏呵
轉收運的人每疾忙交送納者。違慢浥變的人每有罪過者。舊運糧來的
船戶。使見識趨避不肯運糧呵。有司官添氣力者。沿海地面官司如遭風
船隻渰沒了糧斛告呵。用心從實體勘者。運糧官吏船戶每船隻遭風漂
沒了糧斛也麼道休說謊使見識者。似這般的瀕海委付來的州縣官好
生用心根問虛實者。休只憑他每的文字破除數目者。至治元年八月欽
奉條畫節該臨清御河直沽運糧等軍。近年逃亡所拋糧數。令見在軍人
包運。勞力疲乏。據戶下合該雜泛差役。並倚除。充通制。元貞二年五月聖
旨節該中書省奏都漕運使司所管沿河倉分隨路部糧官吏與倉官人
等。通同作弊。收受攙粃米粟。結攬輕賫。虛出通關。致有短少官糧。又收糧
其間。各處官司。輒將倉官綱官人等。勾攝攪擾沮壞漕運事。准奏仰漕運
司官。各路部糧正官倉官人等。毋得似前通同作弊。收運糧斛。其間諸衙
門不得妄生事端。勾擾沮壞。違者照依累降聖旨條畫斷罪。至元二十五

年三月尚書省契勘大都居民所用粮斛全藉客旅興販供給體知漕運
司押綱頭目并船戶人等指裝運官粮為名將御河上下興販物斛客旅
非理搔擾及將在船物貨強行刹卸阻滯販賣以致京師物斛添價都省
議得擬令都漕運使司嚴加禁約押綱頭目船戶人等毋致似前搔擾客
旅阻滯船隻非奉都省明文不得擅自拘顧大德七年河南省咨江陵路
償運播州米粮不行查照鼠耗文冊致令司縣將近上田多人戶不當點
差卻將無地消乏下戶監勒一槩差遣都省議得荊湖北道宣慰使你只
兒蒐同知不兀歹等各罰俸一月沒官經歷貫信決一十七下都事崔祉李
真各決二十七江陵路達魯花赤忽魯海牙總管咎德基各決一十七下
府判趙藏器推官崔瑛張從裕經歷知事王毅等各決二十七下提控按
牘黃復道決三十七下其餘司縣正官比例各決三十七下標附過名皇
慶二年四月江浙省咨本省提調海運官咨海運歲供京師所繫甚重往
往詐稱風水盜糶官粮除已督責合屬妥自康幹正官於瀕海去處常切
用心巡視體問若有運粮船隻無故沿海停泊就將船主取招究治晝時
催趕起發前赴直沽等處交卸不得停留本地面里正社長主首人等容
令灣泊盜糶官粮作弊一體坐罪如果有遭風船隻隨即根問虛實體覆

明白依例施行外切恐各處官司恃不就擒者為泛常合令山東沿海去
處官司嚴切戒諭庶有遵守都省准擬皇慶元年刑部呈准弓兵本以巡
警差撥護送實妨巡捕除進呈寶貨金銀鈔錠絲綿疋帛責理物貨依例
止差弓兵其余麄重物貨不須防送或押運人等敢有違例占騎弓手為
疋各處官司就便究問至元十七年七月初五日樞密院奏鎮守軍人不
時有諸投下及行錢做買賣等責着聖旨令旨各處官人每文字使要差
軍防送委是軍人生受奉聖旨今後休交防送者至元十七年二月行省
體知各處遞運官物多差蒙古漢軍騎坐出征馬防送靠損馬匹深繫利
害今後遞運諸物必合防送差撥步軍大德四年都省咨議得行省應起
運赴都諸物當該提調正官與所委押運官眼同點檢足備如法打角除
金銀寶鈔貴細物貨絲綿疋帛依例輪差州縣以次官宣使管押其余木
綿土布造作等項麄重物件止差宣使將到元經手并庫子人等解納外
據諸項軍器須差色目官員與局官押運其常課布疋亦差宣使與局官
起納卻不得因而別差無俸及求仕人等押運大德四年三月戶部呈江
南起納錢物既有元差長押人員各處又有防護軍官人等其州縣伴送
正官合行革去都省准呈大德六年十月中書省咨如遇官物到於某處

指定端的可到前路日期於關文上書寫某日時到來某日起程前去行
移前路官司遞運防送如不行指定實到日期致令前路守候者隨即將
元發關文官吏取招斷罪至大四年刑部呈准各處行省并諸衙門起運
官物不分貴細麄重俱要弓兵防送皆由起發官司之弊今後如必合防
送之物從地頭官司於差劄上該寫弓兵定數如有濫給從初判署官吏
責罰相應至治元年刑部呈准除大都路見今頭目押送外頭四省今後
合發出軍流囚不限月日以寡就衆如及十名作一運次差有俠能幹慣
熟之人管押直至遼陽行省交割各取明白收管照用外據河南陝西湖
廣江西嶺北所轄去處并腹裏路分亦合依上發遣至治三年刑部呈准
各處遞有合發流囚本處差人管押行移前路遞排官司接劄轉發前去
取各處印信收管元差長押直抵所指去處取明白收管回還若有疎虞
着落拘該地面官兵追捕長押人員并遞防人等驗事輕重斷罪為例遵
守都省准擬國朝典章至元十七年九月御史臺承中書省劄付據各處
起運官物其所差押運人員往往不肯隨逐車輛用心關防或令車輛先
行自後根趕及或越程前去安歇等候後有往到地說往經十日或半月
之上車輛才行到來以此多致所押物貨沿路疎失損壞私下着落站戶

唱車人等陪償不惟損失官物躭悞公事實為滋引詞訟不便今後但有
起運官物就取押運人等甘結文狀須要親為根逐押運晝夜用心關防
毋致疎失損壞都省仰依上施行至元二十一年七月御史臺承奉中書
省劄付據南京等路宣慰司呈據襄陽路申切見本路經過雲南四川諸
部壂叛官員管押進呈馬疋諸物於內多有得替或因事赴上官員將帶
梯己馬疋等物別責把解發明文俱稱進呈為名擅興前路官司呈狀或
關牒倒行前路於隨處取要人員飲食馬疋草料揀物擇馬人夫恐意凌
凌官司於所至之處為是進呈之物不敢違悞其所押物貨未知是否進
上倒支破官錢動搖於民如此滲蔽上下俱無可見至甚未便今後遇有
進呈等物若令始自本處官司明給中覆上司文解并押運人員差劄前
路文字開坐數目令經過去處依驗應付飲食草料合用人夫赴上亦憑
元解領納所進之物似不枉費官物庶使於民各得其益申乞照驗本司
看詳襄陽路所申若令行省等衙門差劄明白開寫合運官物應付脚力
實為允當具呈中書省照詳都省議得依准所呈今後遇有進呈物件本
處官司打角了畢點數箱籠包匭稱見斤重於押官差劄并關文上明白
開寫行移前路應付脚力人夫遞運前來所司驗數收受外據飲食草料

依例施行至元三十年七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固公
差至陕州胡城站西路遞押綱蜀葡酒馱邑目人負遞起馬一百一十一
疋內駝酒馬六十二疋押運官乘騎并馳行李馬一十四疋元剩赤騎坐
三十五疋本站馬數不敷與前站相併又有打過上站馬疋應付去訖又
體知得陕西漢中道廉訪司察知使臣元里納鋪馬上夾帶水銀本司見
行取問畢職照得大都至安西各站請馬多寡不一據實馱酒馬六十二
疋押運官行李固馬四十九疋如此多餘蓋因元起發官司於起馬關文
內不行明白開寫實起馬疋縱令押運官中間恣意稍帶諸物其各處所
設脫脫禾孫止憑前站關文即行應付並不盤當習成此弊奉中書省劄
付都省議得今後各處起運係官諸物自起程官司將物貨盤稱見數如
法打合封記備細數目於押物人若劄內明白開寫驗實起數目可起馬
疋并元剩赤斛酌緩急分作運次應付經過脫脫禾孫更為照視照勘差
到不致夾帶余物如有犯之人同元起發官司一體治罪及脫脫禾孫不
為用心分間亦為嚴加罪責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皇慶元年九月江西
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濟寧路備濟州申任城縣准捕盗官牒照得江
南各省押運到官物人員各費行省劄付麤重物價並要防送勤將捕盗

官吏打罵及將弓兵人等吊拷剝脫衣服都省照得先為遞運係官諸物
除金銀寶鈔貴細物貨合用防送弓兵照依路關文隨即應付多者不過
一十五名押運人員不合多餘差占及不得須要捕盗官防送外據麤重
物貨弓人覓圓之物不須防送又照得多有海外諸番進呈獅豢虎豹濮
馬犀牛猿猴并江浙四省押運到年例支持皮貨糟姜漆器桐油等物并
海道屯田遞運糧斛鐵于固米魚貨小料船隻并赴任回還官員老小自
已船隻及紋經扶經文茶貨甘橘藥物木瓜銅器心紅狗剝到相撲人等
到來本鎮有押運人員止憑前路關文便要正馬弓兵及正官防送實是
主吏合行備申乞照詳施行得此本部議得弓兵之設本以巡警盗賊其
各處起納諸物不分貴細麤重一槩差發官兵護送實妨巡捕事緊利害
以此參詳如蒙都省再咨各處行省除進呈茶貨金銀鈔錠絲綿疋帛貴
細物貨依例上差弓兵其物麤重不須防送照會本部禁治相應具呈照
詳都省請依上施行大德典章大德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江西行省准中
書省咨兵部呈奉省判本部呈伯顏簽省言擾民不便事內一件東平路
起運諸物元定千斤百里中統鈔一十兩草料湧貴官支脚價不敷目今
街下顧脚千斤百里該鈔一十七兩若依街下脚價中統鈔一十七兩顧

覓不致擾民曹州申今後千斤百里脚價例量添一倍河間路申如蒙照
依街市兩平和顧相應河南行省咨河南府申和顧脚力元定千斤百里
山路一十二兩平川一十兩近年諸物湧貴其得脚價不敷合無照依自
今各路車仗實該價錢預為支發兩平和顧似不擾民至元二十九年靳
黃運糧下水千斤百里脚錢中統鈔六錢别無上水定例議得上水比下
水增倍作一兩二錢旱脚價錢亦合比元定之上量添加五本部議得山
路脚錢一十二兩平川一十兩雖是在先已定通例却緣比年諸物湧貴
遞運顧數止循舊例實是虧民參詳除大都至上都并五臺脚價外其余
路分今後應有遞運諸物水脚價錢比附行省所擬上水添作一兩下水
止依舊例六錢旱脚山路作一十五兩平川一十二兩於不以是何錢內
隨帥放支相應奉都堂鈞旨遞送兵部照勘明白議擬通例連呈奉此照
得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本部與戶部講究定各都應起諸物千斤百里平
川支中統鈔一十兩山路一十二兩水路六錢又於大都路倒除水脚卷
內照得千斤百里下水支鈔七錢上水八錢為不見幾年分定例行據大
都路備通州申官顧水脚於大德三年為江西省鈔本和顧到水脚價例
係蒙省委倒除官定擬到上水八錢下水七錢到今依此例和顧外據和

顧水脚即與官顧例同旱路平川和顧脚價錢二十兩山路和顧馳運五
臺帖貨擬支鈔三十六兩開中已照驗及照得元貞二年六月承奉中書
省劄付江浙省備杭州路申約量定擬裏河千斤百里支中統鈔六錢外
江上水七錢下水六錢移咨本省更為可否相應依上施行又照得大德
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高唐州申遞運官物差發
百姓車牛生受都省議得起運官物已有定例程限今後各處行省應起
諸物赴河水通流分運起遣若遇河水結凍地面官司將緊用細物秤盤
實有斤重官為兩平和顧快便脚力直至前路總管府交割合該脚價於
本路不以是何係官錢內即便應付等事除外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奉
此除遵依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遞運脚力若從諸路兩平和顧先行放
支脚價處恐各路為無定例尚破官錢將來倒除倘有爭懸各官波底體
例如此似難關防以此參詳除大都至上都并五臺脚價外其余路分比
附各處所擬千斤百里中統鈔為則量添旱脚山路作一十五兩平川一
十二兩江南腹裏河道水脚上水作八錢下水七錢江黃河上水一兩下
水七錢驗實有斤重於不以是何官錢內即便放支和顧遞運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除下水脚價擬依舊例六錢外余准部擬除外咨請

照驗依上施行。大德六年七月日。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付。據南康路申
惟饒州路關。准信州路關。准衢州路關。照得大德五年十二月初二日。據
常山水步站申。有福建、閩、慶、南劍、汀、泉、饒、信等路。起解金銀段疋等項綱
運從本路經過。或三扛五扛。先差長押官并庫官庫子管押。續後或兩次
三次又差庫官、庫子人等。管押根趕元委長押官。並要站船裝載。每長押
官庫官庫子人等。依准前路文字。不問五扛之上。十扛之下。例要遞運船
一隻。站船二隻。今後起解物件。如四扛之上。十扛之下。莫若今所委人員。
就坐遞運船隻。免用站船。四扛之下。所委人就坐站船。免用遞運船隻。如
此似望兩得其便。乞照詳。得此。申覆通政院。照詳去後。大德六年四月初
四日。承奉通政院劄付。該准申施行。奉此。關請依奉通政院劄付事理施
行。准此。申乞照驗。
省府仰依上施行。

運　一

五運

蘇子由古史三皇本紀。太昊伏犧氏風姓。亦曰庖犧。以木德王天下。為三皇首。伏犧氏既衰。為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夫五
行之叙。其後神農氏興。以火德繼木。為大師也。冊府元龜。太昊帝庖犧氏
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事物紀原。通曆曰。太昊木
德王。始有甲曆五運。顓頊始學焉。曰。天地立。有天皇以木德王。則五運之
起。自天皇氏始也。然天地開闢之初。溟涬鴻濛。萬物未立。五運相乘。宜未
詳也。當自太昊為是。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犧以木德稱王。位居東方。以含
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宜五德相乘之始也。後漢班固
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莫不開元于太昊。注云。謂庖犧始以木德王
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昌為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受木德。湯鑑續
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犧為百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
運震為木。起自太昊也。又穀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

自伏犧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孟說錦帶前書
亦曰。伏犧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羅泌路史。黃帝後紀。祭五氣立五
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冊府元龜。伯禹夏后氏。虞舜禪
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故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黑色。戎
事乘驪。大矣也。馬黑色曰驪。不雜曰牲。孔驪牲玄。牲用玄。玄、黑類也。湯伐
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朝會以晝。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
商。後曰殷。初契封商。為舍殷而受命。故二號。故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為
正。物牙白色。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曰白。　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
木。故為木德。號曰周室。故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戎事乘
騵。騵、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
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
歲。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謂從秦仲至孝
公強大。顯王致霸。與之親合也。合十七歲為霸王者出焉。從此後十七年
而秦昭王立。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並天下。西漢會要。自齊威宣時。騶
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
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帝歷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云 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也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皆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帝謙遜未遑也

文帝十六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黄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黄張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武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黄龍見成紀(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新垣平玉杯詐覺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武帝即位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趙綰王臧議草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按綰臧自殺元封七

年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迺詔以七年為元年天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黄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班固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黄德彼以為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黄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劉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乃用火德耳)昔共工氏以土德閒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史記列傳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注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衆官使長行之賈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注如淳曰若僵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順反之辭注索隱曰晉灼說為得)至於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漢書光武記建武二年正月始正火德色上赤(漢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耳)三國志魏文帝以漢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禪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延康元年為黄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十二月幸洛陽以夏數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 明帝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黄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曆改年為孟夏四月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皇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

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黄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初高堂隆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齊王芳以景初三年即位十二月詔曰烈祖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晉書武帝紀太始元年即位二年九月群公奏書堯舜為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

皇之踐阼并為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為弘奏可史臣曰晉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性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習鑿齒傳鑿齒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竊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為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其箕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戰雖各有偏正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迫當年力制魏氏屢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

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妖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廢興席卷梁益奄拯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苟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揜定空虛之魏以正於己執君代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芳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

中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忠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

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北史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十二月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祖辰臘犧牲日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時有司奏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色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天興中季光之子客問於光曰子今為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光吉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始皇至齊受禪實五百餘載矣孝文太和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異同之論首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考雖

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史終嚴祖，啟為上帝，其致一也。故敘述其
前載，舉其大略。臣聞若尊據攝，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
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
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曆之叙；厲惠至昏，
不闕周晉之錄。討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别。故張蒼以漢
為水德，賈誼、公孫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當有
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為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為
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
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
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
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
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
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
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
德軒轅，承土祖木，為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
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
偓促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
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
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
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
宜而尚黃，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
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理。所論事大，莫之敢專，宜並集中
祕群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
以為：尚書閭議，雖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
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綿迹有因。然此
帝業，神元為首。按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聰
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
請。平文、太祖抗衛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
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蒼殊
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蹈
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事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
登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取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

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躋隆姬，而況
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
晉而為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雜以僭
竊，參之強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治太廟
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臣所以
悽悽惜之，唯垂察納。詔令群臣議之。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
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
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泰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
部令鄧侍祖，祕書中散李憴，尚書左丞郭祚，右丞病城子衛慶，中書侍郎
封琳，中書郎、泰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勑共議中書監
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高閭以石承晉為水德，燕
承石為木德，秦承燕為火德，大魏次秦為土德，皆以地據中夏，以為德
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
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
祖，抗衛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
義，以皇魏承晉為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
王玄朔，下逮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敘，於理未愜。
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
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
時，頗亦難繼。諸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水德，祖申臘辰。冊府元
龜：後周閔帝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是日，魏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
云：帝王之興，必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甫，稽諸陰陽，云
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
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烏。制曰可。隋書文
帝紀：開皇元年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
其郊及社廟，依服色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
月乙卯，帝始服黃，百寮畢賀。　崔仲方傳：高祖受禪，召崔仲方與高熲議
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
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帝除六官，請
依漢魏之舊，帝皆從之。　盧賁傳：高祖受禪，賁為開府，命賁清宮，因典宿
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
旗，皆賁所創也。唐書：玄宗開元中，有上書請以皇家為金德者，中書令蕭

嵩奏請集百寮詳議侍中裴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之事王欽若曰唐紀事目天寶九載七月詔曰三王迭統質文既不相襲五德承時服色遂於所尚至旗常改制驊翰異宜所以表革國之容合肇明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國家曆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憲章垂範運既屬於惟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須者詢納群議式明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躬菲德克膺睿圖實累聖鴻休允膺景運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衛旌旐伏所用緋色幡等宜改為赤黃色庶克遵於通變諒有叶於從宜其諸節度并管內軍使等亦宜准此九月處士崔昌上封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十載五月諸衛幡旗色始改為赤黃十二載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依舊為恪及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酅等公如故黜崔昌上封推五行之運以皇家土德合承漢行自魏晉至隋皆非正統是閏位書奏詔公卿議是非相半時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宰相林甫亦以昌意為是

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疏奏曰昨夜雲間四星聚於尾宿天都壹會議之際陰霧四塞緒言之後晴空萬里此蓋天意明國家承漢之象也上以為然遂行之及是楊國忠恨李林甫之積乃奏云周漢遠不當為二王後衛包助邪獨與林甫計議夫棄彝倫上疑之下包獄案鞫遂貶為夜郎郡夜郎尉崔昌為玉山郡烏雷尉並員外置代宗永泰中歸崇敬為膳部郎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中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春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如其方黃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忽緯候之文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唐語林自古聖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遵列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自南北兩朝咸作一統不得取五運之次勃言近閏

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為詭異以賓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為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還鄭介公焉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元年司天上言歷代帝王以五運相承前朝紹承水德今國家建號周朝合木德代水惟經法國以姓墓為臘今皆日所行合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丁未為臘從此王欽若等曰晉承後唐漢承晉本文不載所王之德據周稱木德即是漢為水晉為金以繼唐土德也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言國家受禪於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仍請以戌日為臘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布衣趙垂晝言皇家當越五代上承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傳後唐至國朝亦合為金德則自禪代以來符瑞押至羽毛之類多色白者皆金德之應望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統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季喪亂朱梁篡代莊宗早編屬籍繼立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以梁比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皇

宋運膺火德況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于今二十五年圓丘展禮已經六祭年穀豐登干戈偃戢必若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豈可輕因獻議便從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上繼唐統為金德且從唐已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禮實無稱且五運代遷皆親承受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曰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貶此又前載甚明況今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答殊休從之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言國家當繼唐土德統用金德朱梁篡代不可以承正統其晉氏稱金德而江南李昪實稱唐其後漢承晉為水上四年而滅周承漢為木止九年而四方分據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禪開寶乙亥歲平江南及太宗定并汾自是一統是國家兼金德以受命其驗明矣并獻所著論四卷真宗曰若此言者多矣且國初詢群議為火德今豈敢輕改邪　天禧四年五月光祿寺丞謝絳上書曰夫帝王之興必推五行之盛德所以配天地而行陰陽也推五行者必承諸國瑞稽諸象曆視所興之

基所承之後於是服色制度郊祀正朔因而準之是故神農氏以火德有火星之瑞聖祖以土德黃龍地螾見夏以木德青龍止於郊商以金德山澤自溢周以火德有赤烏之符自漢之興王火德者以謂承堯之後者蓋取赤帝子之驗文帝世賈誼以漢宜色尚黃數用五班固貶其疎闊張蒼好律歷謂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堤其符也又公孫臣曰始秦德水而漢受之雖然始傳則漢當土德之應孝文亦命有司申明其事迨至孝武乃謂承堯之後非可改易迨世祖中興有赤伏之讖於是火德之論雖然得正然則數子之議皆失之矣且漢堯之裔五帝之大莫大於堯而漢能因之是不墜其緒而善繼盛德者也切以國家應開先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王天下夫三皇莫大於聖祖承其後者猶漢之繼堯也然則推終始傳衆周之木德而火德其次且朱梁不預正統者謂往宋得與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昇建國左右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昔者秦祚促而德棄不入正統考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今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火德以繼絶者也夫土於五行位居其中國家兆運于宋作京于汴誠萬國之中區矣傳曰土爲群主故曰后土洪範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今四海洽足嘉生蕃衍頃之泰山醴泉湧逾年京師甘露降作甘之兆斯亦見矣列靈木異卉資生於土者不可勝道非土德之驗乎又聞在昔靈命肇發太祖生于洛邑而包絡惟黃鴻圖既建五緯聚于奎躔而鎮星是主及陛下昇中之次日抱黃珥朝祀太清含譽黃潤斯皆天意人事響效之大者也其餘神龜珍獸自遠至者或龜或介或有厥應然非耳目之所具也苟驗其一則土德之符在此矣陛下勿以變故爲疑循舊自守且漢與至武帝越九十年始復尋於火德至光武蓋二百載方習定乎正運國家受祚猶在五紀乃能興是正統敵於漢德甚矣是故天心在茲陛下拒而周受民意若是陛下謙而弗答氣運未宣河決遂潰豈不神哉然則天淵之物流水德之浸患考驗五行相勝之說亦宜與土運繫時矣已順考符應詳習法度不可以揖讓至德因循舊典廢天之休也其變量律歷之則車服衣冠之法圜丘方澤之事明堂辟雍之制宗廟薦饗之序方國朝會之典政教禮樂文質增損頓下搢紳講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又言曰在昔黃帝兼三材而統天下天統得而天下治故伏羲爲人統神農爲地統黃帝爲天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黃帝合之而不死此之謂也少昊黃帝子之隋其德而守其統高陽德統俱受爲人統高辛易之爲地統唐堯高辛子也德統俱

受爲天統虞舜受禪更其德遷其統故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黃帝堯舜神變化而法乾坤統天而治者也其後夏爲人統商爲地統周爲天統是故文武應天順人周公制禮作樂故黃帝堯舜雖周三統皆有天降之瑞神錫之符蓋能以明德道天而用天以統治天下也漢繼周爲人統唐續漢爲地統斯三統相傳之道也又泰昊以萬物生於東至仁體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爲火德故曰炎帝火以生土黃帝受之爲土德黃者中之色土之象中土既正天命以定故曰黃帝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爲金德金以生水高陽受之爲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爲木德木以生火堯受之爲火德火以生土舜受之爲土德土以生金夏爲金德金以生水商爲水德水以生木周爲木德木以生火漢爲火德火以生土唐爲土德是以五行因三微成著五運與三統並行陛下紹天統受天命心與天通道與天廣國當應天明統紹唐正德纘黃帝之鴻緒彰聖益之丕烈改正朔易服色建大中殊徽號制禮樂定律曆謹權量審法度敦庠序考文章正風俗振黃道作此大略以答天休與民更始爲萬代法又按聖祖降於癸酉天書降於戊申太祖受禪於庚申陛下即位於丁酉申酉皆金也陛下紹唐漢之運繼黃帝之後三世變通應天之統正金之德斯又順也臣請用天爲統以金爲德然後尊皇帝於清廟册聖益以帝稱郊祀黃帝以配天太祖作主以侑神宗祀聖益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作主侑神配享有位祀於祧廟之祖然後封造父以王爵建原廟於趙城祀白帝於西畤表福地於雍京此陛下統運之大猷祖宗之家事惟詳擇而行之詔兩制詳議議曰自庖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共工氏伯九域雖有水德而非其序炎帝神農氏以火承之黃帝軒轅氏繼王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少昊金天氏承之土生金故爲金德高陽氏承之金生水故爲水德帝嚳高辛氏承之水生木故爲木德木生火故帝堯陶唐氏爲火德火生土故帝舜有虞氏爲土德土生金故夏尚爲金德金水水故商湯爲水德水生木故周爲木德秦以水德在周漢水火之間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遂以不載漢祖代秦上繼周統以木生火而爲火德文帝時公孫臣賈誼稱漢當土德迭相張蒼又以當水德其後劉向父子以庖犧木德爲始而漢得火焉雖建此議至後漢光武遂用火德魏受漢禪以火生土而爲土德土生金晉爲金德南朝自宋至陳皆當閏位金生水後魏承晉爲水德水生木後周承魏爲木德木生火隋承後周爲

火德火生土唐承隋為土德至開元中言者以今為金德百僚詳議崇元庭請依舊為定從之朱梁篡代同夫羿浞王莽非可當於運序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遂承其運土生金晉承唐為金德金生水漢承晉為水德水生木周承漢為木德木生火皇朝承周遂為火德雍熙初趙垂慶上言宜越五代上承唐統為金德事下尚書省議徐鉉等議以為皇宋運膺火德祀赤帝為感生于今積年不可輕議改易詔從鉉議令謝絳所述以聖祖得土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堯緒為火德之比雖班彪叙漢祖之興有五其一曰堯之苗裔及享正統乃越秦繼周非用堯之德今國家武周土德即當越唐承隋忽失五德傳襲之序又董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為金德其要越累世上承百代之統則晉漢泊周咸帝中夏太祖實受終於周而陟元后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于遐邈之統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火德之運以燀炎靈之曜茲事體大非容輕議二臣所請難以施行詔可　徽宗政和七年十月一日詔以來年歲運曆數須告天下曰昔我先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歲月日時無易民用平康今朕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天地日月星辰氣運之數敷錫庶民以待來歲之宜惟爾萬邦率茲典常奉若天道欽厥時憲保于有

極外薄四海罔或不祗政和八年戊戌歲運氣陽火太過運行先天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少角五氣運行各終其月日赫曦之紀北政司天相天之氣經于戊分太陽司天左間厥陽右間陽明太陰在泉左間陽明右間少陰歲半之前天氣太陽主之歲半之後地氣太陰主之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寒化六熱化七濕化五木位為初氣火為二氣相火位為三氣土位為四氣金位為五氣水位為終氣是為主氣初之氣少陽相火居木位二之氣陽明燥金居火位三之氣太陽寒水居大位四之氣厥陰風木居土位五之氣少陰大火居金位終之氣大陰濕土居水位是為客氣戊火太過赫曦之紀戊為太陽司天之政太陽寒水有以勝火火既受制其氣安平故曰上羽與正徵同蓋火之太過為大徵不及為少徵平為正徵以運推之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氣高其性速其收齊其病痓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藏心肺其蟲羽鱗以氣推之天氣肅地氣靜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小陽中治時雨迺涯運於太陰濕化迺布寒濕之氣持於氣交歲半以前民感寒氣病本於心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瀉之歲半之後民感濕氣病本於腎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一歲之間宜食元黔之穀以全

其真以資化源以助天氣無使暴過而生疾是謂至治自是月朔布政孟冬頒曆率推致氣運具之文辭以為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五　九震

運

禮運

禮運。禮記篇名。孔穎達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録屬通論。不以子游為篇目者，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

天運

天運。莊子篇名。　天運。陸德明音義：司馬作天員，以義名篇。林希逸口義：偶然分作一篇，名以篇首，非論天運也。天地亦然。天其運乎。郭象註：不運而自行也。成玄英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疏：地稟陰氣，濁沉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孰主張是。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總問天運。孰維綱是。皆自爾。疏：山岳崖育，川源流注，已

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秋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或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其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也。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抑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之，皆自爾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自爾故不可知也。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叙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同天運行，其義亦行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終，皆無攸攀，故知二者不能相為。孰隆施是。疏：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興雲而洪注滂沱，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乎也。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勉，作此注雨而快樂耶。司馬本作倦字。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

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口義：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即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興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傾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　劉辰翁點校：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此者，俱不能得其彷彿也。敢問何故。疏：設問所以自爾之故。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袑，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其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九洛之事，劉辰翁點校：九洛似謂洛書九疇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郡，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眾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口義：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簡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以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劉辰翁點校：此問自無可對，然亦疑斷簡，語既不切，又似不終。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大己所跡，故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疏：仁者，兼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曰：何謂也。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疏：父子相愛，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

問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
無親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
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
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其分於天下者理
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大虛而同體混萬
物而為一何親疏之可論乎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疏也 劉辰翁點校
亦下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
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
謂其顯析義則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至言之
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
敎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凡
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
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外方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
不及孝之言也 口義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
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知有父子即為仁矣至仁
無親者言相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孝不足言者盡仁之至則孝不待

言也至仁過於孝若大宰所問乃事不及孝之言 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
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 劉辰翁點校甚有情理 夫南行者至於郢
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
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
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
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道也
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
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以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
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既勝愛有優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蝯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
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忘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
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
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
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
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 未若忘懷

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忘萬物之性分順
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患利澤潜備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
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
玄也 劉辰翁點校出諸其口使人氣塞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
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
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天下兼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
下莫知也 泯然常適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群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
至德潜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夫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嘆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
息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嘆於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
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
偽情勉強勵力己致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
除弃之謂也 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弃之
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至富國財
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

之人以不貪為寶從今順因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
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
願者莫過適性也既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聞聲名
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
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口義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
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閒小小譬喻以發
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也自此以下日
忘親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
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堯舜之意實視堯舜不足以為德澤及萬
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孝弟仁義
忠信貞廉八者世人以為美德其實相驅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
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
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者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
無為之道也國財得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為以
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劉辰翁點校勉強以仁義忠信正廉為役於名譽
亦猶貴富者之無并焉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疏北土門名咸黄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
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天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疏怠退息也卒然也復重也惑闇也不
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相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
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
貌第二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丧
乃不自得 口義此段把樂來雅撰一項説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
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禁也不自得
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 劉辰翁點校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樂
言之則有其樂矣以聽者為主又高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
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
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
之樂必待黄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徵順也禮義五德也
太清天道也黄帝既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
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疏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
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疏
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
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矣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
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
無聲之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
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
斯道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
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一死一
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疏僨仆也夫盛
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窮
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怵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口義汝殆
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徵猶琴徵也行之
建之動作發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磨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

謂始作之聲乎止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為動可喜
可憚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
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衰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
弦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謂其陰陽清濁之聲
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驚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言或作
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
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
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
第二奏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天常齊一於變化故
不主故常 疏慣群生之脩短在萬物之剛柔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
執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
乃阬乃谷悉皆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塗郤守神塞其兑也
疏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兑也以物
為量大制不割 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己也 劉
辰翁點校郤知而不流其聲揮綽所謂屢搯 疏揮動也綽寬也周書惠

之衰動其聲見也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
月發既廣大名亦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
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也日
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 疏三光明爛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
也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止任也 疏止任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
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流之於吾止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
慮厎無方隨時適變未常執守故寂而動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
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忘使化書 疏夫至樂者真道也
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體望而不見非形質故追逐
而不能逮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
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
萬有與虛空而合德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
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適適無為且吟且詠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
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夫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
有涯限所以獨窮力肥逐亦有分齊所以獨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
根窮故吾盡知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變見名此覆前予

欲慮之爭丈也。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疏：夫形充虛空，則與虛空而等量，逍遙任性，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黍體黜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為逍遙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　口義：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陽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七竅也。無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為之剖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神，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大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縱，而況汝乎。汝惟如此放縱，所以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逍遙，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故郭注云：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調

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為其性命，所以奏此應之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感而生。　疏：混，同也；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劉辰翁點校：叢生林樂，猶說去場然。布揮而不曳，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事也。　劉辰翁點校：曳，至聲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超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居於窈冥，所謂淳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窅冥，斯動而寂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虛谷之響，明鏡之對之，不知其所以來死之因，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流散從，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聖也者，達

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者，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腳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仿效，稟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無言而心悅。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情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意聽之，亦不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口義：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窈窈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

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則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細惮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斜意，添作一轉，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大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禍祟之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怠，是其迹遁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口義：前言俱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入之於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得進步處，森奏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忘，六用不行之時。有此三節，便以譯录作用其間，說樂緩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思頗

反。劉辰翁點校。王九方見所以言者然只以游辭其作者意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疏衛本是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昔適衛故曰西遊。師金者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耶。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惜乎是歎辭明歎才智可惜乎。言先王之聖迹執先聖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坐致困窮。顏淵曰何也。疏問窮之所以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疏此下舉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柤梨第五狙猨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辟除也。衍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箱笥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齋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冀其福祉貴之如是。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炊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首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數游居寢臥其傍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聚弟子教游於仁義之域則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掃也。夫子嘗游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困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根頗如是。豈非惡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為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魘耶。口義。此段譏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蓧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辟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屏蔽也。衍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劉辰翁點校。一節好一節。使人忘飢失[illegible]。大章之致嗟史停之汨將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欲六十里未足為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疏此合喻也。蘄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將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口義。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適時。不執一之道。所應世而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口義。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其達變不治以定不貴率今以同古。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疏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歡飫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時宜也。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能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口義。柤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喻。柤梨屬以梨而酸。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疏慊足也。周公聖人。澆淳古之世。狙猨狡獸。喻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猨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禮服。猨狙始愜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口義。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猶猨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語。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矉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矉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矉。倍增其醜。故富者惡之而

不出貧人業之而遠走嗟已致物其義則然則道術皆學慎之道也彼
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
不棄則醜人也疏所以猶所由也嚬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
之醜今但美嚬之嚬推而不知由西施之姝好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
總會後文結成知音窮之事逐章中具矣口義嚬蹙頭也以今人而
學古今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矉矉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
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
為文要雖於譬喻王臞軒邁書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總思量得皆
是前人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
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疏沛中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
故從魯之沛曰北沛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劉辰翁點校皆是筆
意觀虛成實如同時而語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
道乎孔子曰未得也疏聞仲尼有此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答言未得
自是魯書故曰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曰吾
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疏數算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
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把孔老
以明絕學之義也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
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
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劉辰翁點校其
設次第也有謂然而不可者無他也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名非無非有
不自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待告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把
孔老二君聖以明玄中之玄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
道而過去也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亦不能止住於
胸懷故知無他也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
道也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由中出
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出聖人無逆顧欲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患若使
外物不能累受聖人亦終不出教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
者從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
藏聖道也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不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其在心

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處於聖道口義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
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日積獲求之人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
以四句發得絕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遮般言語人曰中無主而
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
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
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人
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雖固言終日不運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
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胸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
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之言隱聖人不隱
也二三子以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盡自精微須子細參
究道之不可傳無泄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
也劉辰翁點校外面合不得便不是故不出謂不出乎此也外入是客
也無主則客何所容故不隱聖人皆自謂也備言識者也名公器也夫名
者天下之所共用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

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不可多取偽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
亂也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偽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疏備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夫仁
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其若無滯而係
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疏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亦
久也夫蘧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用詑宜廢忘停久執著生聖迹留遺
責起劉辰翁點校今人見蘧廬諸以為病殊知世外之言一念執此為
多責四字使人透徹凡情中之書皆捨空而取實於我一不至則前者天
矣語有反而相成者於意而意真說而傳情而無反豈可與癡人道妙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疏隨時而變無常迹也以遊逍遙之虛疏古
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非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
宿止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場
彷徨乎無為之境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疏苟且也簡略也貸施
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
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無為也貸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
易養也疏只為逍遙累盡故能無為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

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為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以真采也采真則己不偽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偽逍遙任適而隨化教存也 劉辰翁點校目愛目解有精有麤弟子服弟子服 口義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遽廬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覯見也纔有餘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覯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通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誇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惟厭職風塵輕祿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是者慄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覺去所以憂悲 劉辰翁點校切肯語而一無所鑒劉辰翁點校鑒戒也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忽暗情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闚見妙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口義此即莊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懼舍之而退縮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闚視也所不休進而不知退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進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劉辰翁點校蹟瑣窺伺之也頌其言有父子之愛未知當日之有無怕令思之何可無也老人眼老人耳可可副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殺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正治之器不得不用之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守故不變則夫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口義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書之用當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使是天門之意 劉辰翁點校以諫教比於取與生殺之中思怨凜然非凡書不能道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辨東西蚊虻噆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激之為害必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效他使其本性其為害也豈眯目噆膚而已哉噆齧也 劉辰翁點校惡仁義者病人之病怵然傷於吾心猶糠之眯目蚊之噆膚能使人顛到不寐豈獨人之病我而吾亦病甚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本亦作憤字者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長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為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教方往反教依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然用力貌夫揭

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逃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劉辰翁點校放風而動謂其可以鼓動之意總德而立猶總乎而立不可則屹然勿動 口義噆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憯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路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揭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名已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禀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則然然黑白禀櫌各足於分所適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為黑也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星是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播名立譽揭物覩規此乃伏方何足自多惟忘遺名譽方可稱大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繁生於不足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困求以相濡濕散津離行仁義

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稱性所以慶洪睨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口義嫗之呴焉之黑白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物最能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呴濡其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工下亦相忘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劉辰翁點校人盡餘意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時門人之類其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循是說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妙體窈冥散途而起文章煥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劉辰翁點校譬龍固異說龍亦異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疏嗋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敢聞規訓之言乎 口義怵曰規誅也合而成體渙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

見故有散合之體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聯也嗋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也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疏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開而不能合賜亦可得而觀乎劉辰翁點校演而伸之無崖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轍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劉辰翁點校字字可想敬又改爲不失故步優遊亦也語又溫厚可見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數語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疏先淳斯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今則相係一也先王乃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予何以爲不同疏汝少進前可所由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疏堯舜二

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厲孟津而逆殺紂不同之狀可暴言焉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則臣下次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自非之則強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偏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也也非之則強哭者衆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疎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別親疎既順人心亦不非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敎之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澆襲敎淳離民心淳競逐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之異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心則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

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偽日興逆使蠢肩之民好爲禍變廢無爲之迹興有爲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爲化而爲懷惡受辟解泣辜兵用所加北順天道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天伏非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爲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流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是非爲之道也故曰天下耳矣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業先角以餘非是邊爲道而自是故而百家競起九流争驚使代之弊實此之由也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悖德莫甚於此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則用斯弊也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淺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浴薄何可稍言論王發貴而易欲也 口義以孔子之徐見老聃夫子之門人而倫倨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敖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

之譽甚微也。黄帝之治，循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亦出數句，頗奇特。削除以其親之殺者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古者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今減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盗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弛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分枝其枝，各分其子也。時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人何可言哉，須其不可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劉辰翁點校：其言必人所不書，言亦所不能言者，謗譏後世人娃合猶凡，但從親死而哭，見到孕婦月數，推能知其始之然不然乎，然豈兵上脉出，兵有順人則凡豈但事乎，有弒君而以為順者矣。殺盗非殺，皆得愈明人自為種而天下。俗謂你死我治世界，人道失而婦人之女，別意淪語而味之。猶然以言安能復歎之辯代，雖言者無不言之矣。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亦弊故也。疏：夫三皇之治，貴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三皇之智，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墮四時之旋。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壞也。旋，澤也。道無為之智以立治，後世執迹，遂成其弊，故至於悖日月之明，山川乖離，由清為之崩竭，虧壞四時，寒暑為之愆候。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劉辰翁點校：鮮，平聲。明說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疏：憯，毒也。蠣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甚為毒也。甚於蠣蠆，遂致細小之獸，皆違其性，況乎人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慚醜之甚，深可羞愧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留跪三皇，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疏：蹵蹵，驚悚也。子貢欲將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邈，排擯五帝，指斥三皇，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蹵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口義：三皇之智，亦悖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專三王而抑五帝，到此又知三皇焉。蠣蠆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小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小，如狐狸之類，言此等皆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毀侮而卑抑之，言皆毒也。蹵蹵然不安之貌也。劉辰翁點校：只如此了自足。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

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劉辰翁點校：如狗然無光收者。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疏：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疏：況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口義：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氏，想問禮於老聃而聃之論，如其所者，就知其無故也。駒，取也。中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決於今，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備糟粕之論也。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疏：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遇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有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劉辰翁點校：使當濡而傳之沫，豈能合我。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此也。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為化生。蜂蚁亦哀視為己子，是知物性不同，禀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休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異，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未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息滯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口義：此一段文之絕奇者。白鶂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孕，此生風字從虫，使有虫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猶在上在下也。者雄順下風而行，卻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蛉之於蜾蠃，則非類而以此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交是也。魚傅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乳，必乳絕而復生，兄不得乳而復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知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譏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卻欲人知此身自無而

有與萬物皆同所以彼世俗自知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劉辰翁然彼語不犯字正位雖與化爲人之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乎天下道猶合也合有機有不待合而化者有化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求之形跡然故天子之符之也亦然惟而至於有弟而見帝之人情物理道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爲聽之

莊子句解天其運乎天東陽氣無心運行而自動也地其處乎地東陰氣無心寧靜而自安處日月其爭於所乎互復往來無心於代謝何所爭處孰主張是誰爲主宰而能張之孰維綱是誰爲維持而綱紀之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誰能安居無事推其而行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關也緘閉也意者有司主關閉之事使之不得自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意其氣序運轉之無窮不能自息也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氣騰而上爲雲散而下爲雨推尋始末皆無所由故知二者不能相爲孰隆施是誰能興降而施展之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誰能安居無事勸作此淫雨而快樂邪風起北方北方陰地風起之所一西一東風吹無心任其西東有上彷徨或回轉而居虛空之上孰噓吸是噓吸猶吐納也誰爲吐納之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披拂猶扇動也誰能安居無事而有動之故問

何故敢問何以然巫咸祒曰巫咸神巫也商殷中宗時名祒來吾語汝語其所以然也天有六極五常六極謂六合即四方上下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言天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則皆如此但當順其自爾也帝王順之則治帝王順天道之自然則天下治逆之則凶逆其和氣所作必悖則禍亂生九洛之事九州聚落之地治成德備治定功成德行周備監照下土而又照臨下土天下戴之天下之人樂推戴之此謂上皇道復還淳上皇之治也北門成問於黃帝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聞黃帝樂事曰帝張咸池之樂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如也如天也於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吾始聞之懼初聞樂之時懼而驚悚復聞之怠再聞樂之時其心漸怠卒聞之而惑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心無分別重生闇惑蕩蕩默默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乃不自得茫然生怠乃不自得帝曰黃帝答曰汝殆其然哉殆近也汝近於自然也將語北門成以三奏之吾奏之以人合乎人心徵之以天順乎天道行之以禮義得於性道於心建之以太清應之以自然之道夫至樂者至樂非聲音之謂也此言第一奏先應之以人事奏之以人順之以天理徵之以天行之以五德行以禮義之德應之以自然應以太清之道然後調理四時以之調和四序太和萬物以之和順萬物四時迭起春夏秋冬更迭而起萬物循生萬有物類循序而生一盛一衰夏則物盛冬則物衰文武倫經倫理也經常也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一清一濁清天也濁地也陰陽調和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流光其聲流布光輝照燭萬物此謂無聲之聲蟄蟲始作仲春之月蟄蟲始起吾驚之以雷霆發之以雷霆之聲是謂鬧物而順時其卒無尾隨之不見其後其始無首迎之不見其首一死一生或死或生或盛或衰之理一僨一起或起或伏生死之數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而一不可待至一之理無規無矩不可待之以聲光汝故懼也故初聞之而懼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此言第二奏也自然之聲與陰陽合其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與日月齊其明其聲能短能長順所生之或修或短能柔能剛任萬物之或剛或柔變化齊一齊變化之一理不主故常不襲故而因常在谷滿谷雖在幽谷無所不偏在阬滿阬阬虛也雖在虛阬無所不周塗郤守神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以物爲量大小修短隨物器量而已其聲揮綽如雷霆之震動其聲寬綽其名高明名當其實高如天明如日月是故鬼神守其幽幽而鬼神不離所守日月星辰行其紀明而三光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雖復千變萬化而常上

於玄極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無所窮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探索而不知其故望之而不能見也瞻望而不見其形貌逐之而不能及也追逐之而不能逮及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儻然猶無心貌坦然無偏立於四方空虛之大道倚於槁梧而吟倚於槁木消遙無爲且吟且詠目知窮乎所欲見目之所見盡有分限力屈乎所欲逐用力馳逐亦有限止吾既不及已矣吾知不能見不能及故屈而不逐也形充空虛其空虛也與虛空爲一則無其身乃至委蛇委蛇任性也無身乃能任性汝委蛇故怠任性故怵惕之情息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此言第三奏也怠既息矣乃復奏以無怠之其生也調之以自然之命欲以調和蒼生自然之性命故若混逐叢生同風牧之吹動隨叢林之出聲林樂而無形林樂也猶之聲無心而成至樂布揮而不曳布散萬物揮四時各得其宜非有曳也幽昏而無聲幽冥昏闇而無聲而動於無方應動隨時貴無方位居於窈冥常處窈冥所謂動而寂也或謂之死冬而死落或謂之生春而發生或謂之實秋而成實或謂之榮夏而榮華行流散徙雷行雨散水流風徙不主常聲隨物變化其聲無常世疑之世人疑之稽於聖人謂其稽留於聖人聖也者所謂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天機

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機謂自然之樞機不動而五藏主司之官未分備足此之謂天樂自然之天樂也無言而心說心靈之悅不在言言故有焱氏爲之頌神農氏美此至樂爲之章頌曰聽之不聞其聲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其形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充滿天地道無不在處滿二儀苞裹六極大無不包裹括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汝雖欲聽其聲不可以耳根承接而故惑也心無分别故乃惑歟樂也者重釋上來三既之意謂至樂之爲樂也始於懼始聞之而怵惕懼故祟心生怵惕是禍祟耳本大和也吾又次之以怠再聞之而懼心息是遣怠故遁懼心遁滅卒之於惑最後聞之有同闇惑惑故愚惑亂則愚迷無所知愚故道不息不懼乃合至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既而大道從我無心可與萬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衛康叔所封邑孔子自魯適衛故曰西遊顔淵問師金師金魯太師名金故顔子問之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問夫子行義以化衛俟不知可用否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嗟惜汝夫子亦困窮之甚顔淵曰何也何以謂之窮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草也以草爲狗供祭祀用當其未陳當之時盛以篋衍衍笥也盛貯之以箱笥巾以文繡覆之以大綉之巾尸祝齋戒以將之正祝齋東以將送之及其昧

之德變化不常老聃亦能變化故謂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布散則成文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聖人其處如死尸之安居出則如龍神之變見雷聲而淵默其語如雷震之聲寂其默如玄理之無聲發動如天地者乎其發動同天地之生物孔子謂老聃曰孔子又問之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所謂六經之書自以爲久矣用功既久孰知其故矣人不知其故 以奸者七十二君奸犯也應聘七十二國之君論先王之道論古帝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推明周公召公之政一君無所鉤用匡一君取而用之甚矣夫人之難說也七十二君難於諭說道之難明邪嘆吾道之不行老子曰幸矣是夫子之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謂其不遇明君夫六經先王之陳迹六經皆古人已陳之迹豈其所以迹哉豈所謂物之真性者乎今子之所言猶迹也汝之所言亦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迹由履而後出而迹豈履哉六經之迹豈自然之性乎陰德明音義其運冓雅云運徙也廣雅云轉也推而如字一音吐回反司馬本作推鹹古咸反徐古函反司馬本作咸云引也爲兩于偽反下及注同陰施音始式氏反淫樂音洛又音岳而勸司馬本勸作倦云倦因也言推無所作主道

天注來遽辭無已也有上時掌反彷音旁皇反徨音皇司馬云彷徨云旁皇飄風也嘘音虛吹許恚反披音皮反拂芳弗反郭扶弗反披拂風貌司馬本作蕟巫咸祒音韶徐勑遙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祒殷相也祒其名也吾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商太音泰下文大息同宰蕩司馬云商宋也太宰官也蕩字也府藏才浪反蕩闇之一本蕩作盈闇本同或云蕩太宰字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山司馬云北海山名愈遠于萬反孝易以豉反下皆同濡沫音末孝悌音第悌馬必領反事除也不同去華起呂反北門成人姓名也洞庭徒遂反之懼如字或音司下同一本作愳音懼是懼之古文案愳是正字懼古文復闕扶又反下注同徼之如字古本多作徼大清音泰迭起大節反一本作遞大計反循生似尊反蟄蟲洩執反郭音執爾雅云蟄靜也蟄音退入音從扶依反芒也一債方問反司馬云仆也在阬苦庚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其儿從外反高量音亮不離力智反儻敕黨反一音敞倚於於綺反槁苦老反目知音智齊限才細反妄於危反徐如字蛇以支反又作施徐音施叢生才公反林樂音洛下如字布揮音輝庶雅云振也於窮了反猶於古兮反心悅音悅注同焱氏必遥反本作森

苴褢音也本或作也 崇難遂反 師金李云師魯大師也金其名也之行下孟反芻狗李云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音成下同篋苦牒反本或作箧衍延善反郭怡面反李云笥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合也齊戒側皆反本亦作齋蘇者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吹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蘇史記云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爨之七亂反將復扶又反必且如字徐子餘反數音朔眯字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爲病也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反推之郭吐回反人如字下同陸與音餘于魚反今蘄音祈求也無方之傳直專反下注同司馬云方常也桔音結槔音羔於治直吏反注同柤側加反柚由救反猨狙上音袁下七餘反而衣於既反齕音紇挽音挽盡去起呂反慊苦牒反李云足也本亦作嗛音同而矉徐扶真反又符人反通俗文云蹙額曰矉其里毗司反捧心敷勇反郭音奉挈苦結反之沛音貝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惡乎音烏下同名公器也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所用也尹文子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二曰毁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是也今此是毁譽之名也遽音渠廬司馬云蘧廬猶傳舍也覯古豆反見也遇也之廬音盧本亦作廬蘞蘭王云蘞五也蘭界也司馬本蘭作閭云分別也

不賓於代反司馬云殺與也之圖音補易養以豉反注同以為物于偽反操之七刀反舍之音捨注同畏息浪反 湮者音因李云塞也亦湮也郭音堙人為郎反司馬本作欬延也簡文作欬云陽也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 播甫佐反之波我反穅音康字亦作糠蚊音文字亦作蟁蛇音盲字亦作蝱噆子盍反郭子合反司馬云齧也通昔音夜也憯然七感反乃憤扶粉反本又作憒古內反亦放方往反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易持易行並以豉反傑然郭居竭反又音竭反巨竭反夫揭其列其謁二三反鵠本人作鶴同胡洛反日黔巨淹反徐其金反司馬云累也之觀古亂反司馬本作濯泉涸胡各反相呴況付反又況于反相濡如注反又如瑜反以沫音末相忘亡如字 不誇本亦作不言實卄胡反合也 龍見賢遍反賜亦本又作賜也倨堂居慮反蹴也夫三王本或作三皇徐注作王是也徐背作皇余語魚據反下同剄強其丈反為其子偽反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孕以證反猿者才反說文云笑也列人彼列反下同為種章勇反注同大駭胡楷反復言扶又反 之智音智下同上悖補對反下睽苦圭反又音圭乖也中墮許規反之旒式致反憯於七感反厲蠆數遵反又音則本亦作屬郭音賴又扶界反蠆勑邁反或

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萬下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鮮規之獸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獸也一云小獸也蹵蹵子六反 奸音干三蒼云犯也鉤用鉤取也甚矣夫音符為來風難說始銳反治世直吏反白鶂五歷反三蒼云鶂鶂也司馬云鳥子也之相視眸亡侯反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舊螟雌者蠵類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土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鳥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可勝音升可壅於勇反復見扶又反下賢遍反人如字烏鵲孺如喻反李云孚乳而生也魚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傅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一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遥反者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祝使似己也此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舍音捨長知丈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六 九震

運

五運行大論篇八素問篇名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明堂布政宮也八極八方目極之所也考謂考校建謂建立也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 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新校正云詳論謂陰陽應象大論及氣交變大論文彼云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 余聞五運之數於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耳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首甲謂六甲之初則甲子年也 歧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上古聖人仰觀天象以正陰陽夫陰陽之道非不昭然而人昧宗元迷其本始則百端疑議從是而生者帝忿至理真宗使用

記履應念黎庶故啓問曰天師知道出從真心非謬述故對上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陰陽法曰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蓋取聖人仰觀天象之義不然則十干之位各在一方徵其離合事亦寥闊嗚呼遠哉百姓日用而不知爾故大上立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其類也 新校正云詳金主乙庚者乙者庚之柔庚者乙之剛大而言之陰與陽小而言之夫與婦是剛柔之事也餘五如此 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言智識偏淺不見原由雖所指彌遠其知彌近得其元始桴鼓非遠 帝曰願聞其所始也 歧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大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 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為天門六己為地戶晨暮占雨以西北東南義取此雨為土用濕氣生之故此占焉 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 論謂天元紀及陰陽應象論也 歧伯曰所謂上下者

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大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大陽右少陽大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大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大陰右厥陰大陽在下則大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木火相臨金水相臨水木相臨火土相臨土金相臨為相得也木土相臨土水相臨水火相臨火金相臨金木相臨為不相得也上臨下為順下臨上為逆亦鬱抑而病生土臨相火君火之類者也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六位相臨假令土臨火火臨木木臨水水臨金金臨土皆為以下臨上不當位也父子之義子為下父為上以子臨父不亦逆乎帝曰動靜何如言天地之行左右也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

而復會也上天也下地也周天謂天周地五行之位也天垂六氣地布五行天順地而左回地承天而東轉木運之後天氣常餘餘氣不加於君火卯退一步加臨相火之上是以每五歲已退一位而右遷故曰左右周天餘而復會會遇也合也言天地之道常五歲畢則以餘氣加復與五行座位再相會合而為歲法也周天謂天周地位非周天之六氣也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詰異也新校正云按鬼臾區言應地者靜見天元紀大論中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不能遍明無求備也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觀五星之東轉則地體左行之理昭然可知也麗著也有形之物未有不依據物而得全者也帝曰地之為下否乎言轉不居為下乎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言人之所居可謂下矣徵其至理則是大虛之中一物爾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之謂也帝曰馮乎言大虛無礙地體何馮而止住馮扶冰反時音更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大氣謂造化之氣任持大虛者也所以大虛不屈地久天

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氣化而變不任持之則大虛之器亦敗壞矣夫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為其乘氣故勢不得速焉凡之有形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壞有遲速之異及至氣不任持則大小之壞一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地體之中凡有六入一曰燥二曰暑三曰風四曰濕五曰寒六曰火受燥故乾性生焉受暑故蒸性生焉受風故動性生焉受濕故潤性生焉受寒故堅性生焉受火故溫性生焉此謂天之六氣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六氣之用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言平氣及勝復皆以形證觀察不以診知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天地以氣不以位故不當以脈知之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於左右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應與不應過與不過也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謂當沉不沉當浮不浮當濇不濇當鉤不鉤當弦不弦當大不大之類也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

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則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不當其位者病見於他位也迭移其位者病謂左見右脈右見左脈氣差錯故爾失守其位者危已見於他鄉本宮見賊殺之氣故病危尺寸反者死子午卯酉四歲有之反謂歲當陰在寸脈而反見於尺歲當陽在尺脈而反見於寸尺寸俱乃謂反也若尺獨然或寸獨然是不應氣非反也陰陽交者死寅申巳亥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謂歲當陰在右脈反見左歲當陽在左脈反見右左右交見是謂交若左獨然或右獨然是不應氣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經言歲氣備矣新校正云詳此備六元正紀大論中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合謂中外相應生謂承化而生化謂成立眾象也岐伯曰東方生風東者日之初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發號施令故生自東方也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蔓岫之風也黃白昏埃晚空如晦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黃黑白埃承下山澤之猛風也風生木陽升風鼓草木敷榮故曰風生木也此和氣之生化也若風氣施化則飄揚敷拆其為變極則木拔草除也運乘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之歲

則風化不足。若乘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之歲，則風化有餘於萬物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以丁壬分運之有餘不足，或者以丁卯、丁亥、丁巳、壬申、壬寅，五歲為天符，同天符，正歲會，非有餘不足，為平木運，以王注為非。是不知大統也。必欲細分，難除此五歲，亦未為盡。下文火土金水運等，並同此。木生酸，萬物味酸者，皆始自木氣之生化也。酸生肝，酸味入胃，生養於肝藏。肝生筋，酸味入肝，自肝藏布化，生成於筋膜也。筋生心，酸氣榮養筋膜，畢己，自筋流化，乃入於心。其生天為玄，玄謂玄冥也，丑之終，東方白，寅之初，天色反黑，太虛皆闇，在天為玄象可見。新校正云：詳在天為玄至化生氣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東方獨有之也。而王注玄謂丑之終，寅之初，天色黑，則專言在東方，不兼諸方，此注未通。在人為道，正理之道生養之政化也。在地為化，化，生化也。有生化而後有萬物，萬物無非化氣以生成者。化生五味，金玉土石，草木菜果，根莖枝葉，花殻實核，無識之類，皆地化生也。道生智，智，正知也。慮遠也，知正則不疑於事，慮遠則不涉於危，以道處之，理符於智。靈樞經曰：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玄生神，神用無方，深微莫測，迹見形隱，物鮮能期，由是則玄冥之中，神明棲據，隱而不見。玄生神明也。化生氣，飛走蚑行，鱗介毛倮羽，五類變化，內屬神據。雖為五味所扶，然其生衆則異，故又曰化生氣也。此上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獨東方有之也。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及天元紀大論，無化生氣一句，保書重。神在天為風，鳥柔發榮，風之化也；振拉摧拔，風之用也。歲屬厥陰在上，則風化於天；厥陰在下，則風行於地。在地為木，長短曲直，木之體也；除舉敷發，木之用也。在體為筋，維結束絡，筋之體也；繻緩卷舒，筋之用也。在氣為柔，木化宣發，風化所行，則物體柔耎。在藏為肝，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如木甲拆之象也。各有支絡，脈遊中，以宣發陽和之氣，魂之宮也。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乘丁歲則肝藏及經絡先受邪而為病也。膽府同。其性為暄，暄，溫也。肝木之性也。其德為和，敷布和氣於萬物，木之德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敷和。其用為動，風摇而動，無風則萬類皆靜。新校正云：按木之用為動，火大過之政亦為動，蓋木火之性暴速，故俱為動。其色為蒼，有形之類，乘木之化，則外色皆見薄青之色。今東方之地，草木之上，色皆蒼。遇丁歲，則蒼物兼白及黃色不純也。其化為榮，榮美色也。四時之中，物見華榮顏色鮮麗者，皆木化之所生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生榮。其蟲毛，萬物發生，如毛在皮。其政為散，發散生氣於萬物。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

作散。詳木之政散，平木之政發散，木太過之政散，木不及之政。金之用散落，木之災散落，所以為散之義有六。而散之義唯二，一謂發散之散，是木之氣也；二謂散落之散，是金之氣所為也。其令宣發，陽和之氣，舒而散也。其變摧拉，摧拔成者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振發。其眚為隕，隕，墜也。大風暴起，草泯木墜。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散落。眚，所眚及。其味為酸，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酸味者，皆木氣之所成敗也。今東方之野，生味多酸。其志為怒，怒，直聲也。怒所以威物。怒傷肝，凡物之用極，皆自傷也。怒發於肝，而反傷肝藏也。悲勝怒，悲發而怒止，勝之信也。新校正云：詳五志悲當為憂，蓋憂傷意，悲傷魂，故云悲勝怒也。風傷肝，亦猶風之折木也。風生於木，而反折之，用極而衰。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風傷筋。燥勝風，風自木生，燥為金化，風餘則制之以燥，肝藏則治之以涼，涼清所行，金之氣也。酸傷筋，酸寫肝氣，寫甚則傷其氣。靈樞經曰：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以此言之，酸走筋，謂宣行其氣而已。筋血肉骨同。新校正云：詳注云：靈樞經云。乃是素問宣明五氣篇。於文接甲乙經云。以此為素問，王注云：靈樞經者，誤。辛勝酸，辛，金味，故勝木之酸。酸餘故勝之以辛也。南方生熱，陽盛所生，相火君火之政也。太虛昏翳，其若輕塵，山川焘然，熱之氣也。大明不彰，其色如丹，鬱熱之氣也。若形雲暴升，焱然葉積，乍盈乍縮，崖谷之熱也。熱生火，熱甚之氣，火運盛明，故曰熱生火。火者盛陽之生化也。熱氣施化，則炎暑鬱燠，其為變極，則燔灼消融。運乘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歲，則熱化不足；若乘戊辰、戊寅、戊子、戊戌、戊申、戊午歲，則熱化有餘。火有君火、相火，故曰熱生火，又云火也。火生苦，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體焦則苦，苦從火化，其可徵也。苦生心，苦物入胃，化入於心，故諸癸歲，則苦化少；諸戊歲，則苦化多。心生血，苦味自心化已，則布化生血脈。血生脾，苦味營血已，自血流化，生養脾也。其在天為熱，亦神化氣也。暄暑鬱蒸，熱之化也；炎赫沸騰，熱之用也。歲屬少陰少陽在上，則熱化於天；在下，則熱行於地也。在地為火，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在體為脈，流行血氣，脈之體也；壅泄虛實，脈之用也。絡脈同。在氣為息，息，長也。在藏為心，心形如未敷蓮花，中有九空，以導引天真之氣，神之宇也。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乘癸歲，則心與經絡受邪而為病。小腸府亦然。其性為暑，暑，熱也，心之氣性也。其德為顯，明顯見象，定而可取，火之德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彰顯。其用為躁，火性躁動，不專定也。其色為赤，生化之物，乘火化者，悉表備頳丹之色。

令南方之政草木之工言甚赤色夏發藏則赤色之物兼黑及白也其化為茂茂盛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蕃茂其蟲羽參差長短象火之形其政為明明曜彰見無所蔽匿火之政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明曜又按火之政明水之政明水火異而同明者火之明明于外水之明明于內明雖同而實異也其令鬱蒸鬱盛也蒸熱也言盛熱氣如蒸也新校正云詳注謂鬱為甚其義未安按王冰注五常政大論云鬱謂鬱燠不舒暢也當如此解也其變炎爍熱甚炎赫爍石流金火之極變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銷爍其眚燔焫燔焫山川從叉星言火之災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燔焫焫者所以反其味為苦物之化之變而有苦味者皆火氣之所合散也令南方之野生物多苦其志為喜喜悅樂也悅以和志喜傷心喜甚則氣緩喜發於心而反傷心亦由風之折木也過則氣竭故見傷也恐勝喜恐至則喜樂皆泯勝喜之理目擊道存恐則水之氣也熱傷氣天熱則氣伏不見人熱則氣促喘急熱之傷氣理亦可徵此皆謂大熱也小熱之氣猶生諸氣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此其義也寒勝熱寒勝則熱退陰盛則陽衰制熱以寒足水勝也苦傷氣大凡如此兩苦之傷氣以其燥也若加以熱則傷尤甚也何以明之故喘息促多則喘急此其信也若寒之物偏勝寒久益火滋甚亦傷氣也當以方治乃同少火反生氣也新校正云詳此論所傷之旨有三東方曰風傷肝酸傷筋中央曰濕傷肉甘傷脾西方曰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南方曰熱傷氣苦傷氣北方曰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己所勝也西方曰熱傷皮是被勝傷己也凡此五方所傷之例有三若大素則俱云自傷焉鹹勝苦酒得鹹而解物理昭然又苦之勝制以水鹹中央生濕中央土也高山土濕泉出地中水源山隈雲生岩谷則其象也夫性內蘊動而為用則雨降雲騰中央生濕不遠信矣故歷候記土潤溽暑於六月謂是也溽音辱濕生土濕氣內蘊土體乃全濕則土生乾則土死死則庶類凋喪生則萬物滋榮此濕氣之化爾濕氣施化則土宅而雲騰雨降其為變極則驟注土崩也運乘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之歲則濕化不足乘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之歲則濕化有餘也土生甘物之味甘者皆始自土之生化也甘生脾甘物入胃先入於脾故諸己歲則甘少化諸甲歲甘多化脾生肉甘氣不入脾自脾藏布化長生肌肉肉生肺甘氣營肉已自肉流化乃生養肺藏也其在天為濕言中化也柔潤重澤濕之化也故蒸雲雨濕之用也藏屬太陰在上則濕

化於地在地為土敦靜安鎮聚散復形群品以生土之體也含垢匿穢靜而下民為變化母土之德也新校正云詳注云靜而下民為土之德下民之義恐字誤也在體為肉覆裹筋骨氣發其間肉之用也踝寄不時中外否閉肉之動也在氣為充土氣施化則萬象盈在藏為脾形象馬蹄內包胃脘象土形也經絡之氣交歸於中以營運真靈之氣意之舍也為倉廩之官化物出焉乘己歲則脾及經絡受邪而為病新校正云詳肝心肺腎四藏注各言府同獨此注不言胃府同者闕文也其性靜兼兼謂兼寒熱暄涼之氣也白虎通曰脾之為言并也謂四氣并之也其德為濡津溫潤澤土之德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溽蒸其用為化化謂兼諸四化并己為五化所謂風化熱化燥化寒化周萬物而為生長化成收藏也其色為黃物乘土化則表見黔黃之色令中央之地草木之上皆兼黃色乘己歲則黃色之物兼倉及黑黔音今其化為盈盈滿也土化所及則萬物盈滿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豐備其蟲倮倮露皮革無毛介也其政為謐謐靜也土性安靜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安靜詳土之政謐水大過其政謐者蓋水大過而土下承之故其政亦謐其令雲雨濕氣布化之所成其變動注動反靜也地之動則土失性風擾不安注雨久下也久則地蔭後為土災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驟注其眚淫潰淫久雨也潰土崩潰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霖潰其味為甘物之化之變而有甘味者皆土化之所終始也令中原之地故物味多甘淡其志為思思以成務新校正云按靈樞經曰因志而存變謂之思思傷脾思勞於智過則傷脾怒勝思怒則不思忿而忘禍則勝可知矣思甚不解以怒制之調性之道也濕傷肉濕甚為水水盈則腫水下去已形肉已消傷肉之驗近可知矣風勝濕風木氣故勝土濕濕甚則制之以風甘傷脾過節也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甘傷肉酸勝甘甘餘則制之以酸所以救脾氣也西方生燥陽氣已降陰氣復升氣爽風勁故生燥也夫岳谷青埃川原蒼翠煙浮草樹遠望氤氳此金氣所生燥之化也夜起白朦輕如微霧遐邇一色星月皎如此萬物陰成亦金氣所生白露之氣也大虛埃昏氣鬱黃黑視不見遠無風自行從陰之陽如雲如霧此殺氣也亦金氣所生霜之氣也山谷川澤濁昏如霧氣鬱蓬勃慘然戚然咫尺不分此殺氣將用亦金氣所生運之氣也大雨大霖和氣西起雲卷陽曜大虛廓清燥生西方義可徵也若西風大起木偃雲騰是為燥與濕爭氣不勝也故當復雨然西方雨晴天之常氣

微有東風而上必有西風復雨，雨而地自晴。觀是之爲，則氣有往復，動有燥濕變化之象不同其用矣。由此則天地之氣以知爲勝暴發卒暴氣所不勝則多爲復也。燥生金，氣勁風切，金爲聲也。燥生之信，視聽可知。此則燥化能令萬物堅定也。燥之施化於物如是，其爲變極，則天地悽慘，肅殺氣行，人悲是之，草木凋落。運乘乙丑、乙卯、乙巳、乙未、乙酉、乙亥之歲，則燥化不足。乘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歲，則燥化有餘，歲氣不同，生化異也。金生辛，物之有辛味者，皆始自金化之所成。辛生肺，辛物入胃，先入於肺，故諸乙歲則辛少化，諸庚歲則辛多化。肺生皮毛，辛味入肺，自肺藏布化，生養皮毛也。皮毛生腎，辛氣自入皮毛，乃流化生氣，入腎藏也。其在天爲燥，神化也。霧露清勁，燥之化也。肅殺凋零，燥之用也。歲屬陽明在上，則燥化於天；陽明在下，則燥行於地。在地爲金，從事堅則金之體也。鋒刃銛利，金之用也。新校正云：按別本銛作括。在體爲皮毛，柔韌包裹，皮毛之體也。洩泄津液，皮毛之用也。在氣爲成，物乘金化則堅成。在藏爲肺，肺之形似人肩，二布葉，數小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以分布諸藏清濁之氣，主藏魄也。爲相傅之官，治節出焉。乘乙歲則肺與經絡受邪而爲病也。大腸府亦然。其性爲涼，涼，清也，肺之性也。其德爲清，金以清涼爲德化。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清潔。其用爲固，固，堅定也。其色爲白，物乘金化，則表彰縞素之色。今西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銀白。乘乙歲則白色之物，兼赤及蒼也。其化爲斂，斂，收也。金化流行，則物體堅斂。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緊斂。詳金之化爲斂，而木不及之氣亦斂者，蓋木不及而金勝之，故斂也。其蟲介，介，甲也。外被介甲，金堅之象也。其政爲勁，勁，前銳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勁切。其令霧露，涼氣化生。其變肅殺，天地慘悽，人所不喜，則其氣也。其眚蒼落，青乾而凋落。其味爲辛，夫物之化之變，而有辛味者，皆金氣之所離合也。今西方之野，草木多辛。其志爲憂，憂，慮也，思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以憂爲思，有害於義。按本論思爲脾之志，憂爲肺之志，是憂非思明矣。又靈樞經曰：愁憂則閉塞而不行。又云：愁憂而不解則傷意。若是則憂者愁也，非思也。憂傷肺，愁憂則氣閉塞而不行，肺藏氣，故憂傷肺。喜勝憂，神悅則喜，故喜勝憂。熱傷皮毛，火有二別，故此再舉熱傷之形證也。火氣薄燥則物焦乾，故熱氣盛則皮毛傷。寒勝熱，以陰消陽，故寒勝熱。新校正云：按太素作燥傷皮毛，熱勝燥。辛傷皮毛，過節也。辛熱又甚焉。苦勝辛，苦火味，故勝金之辛。北方生寒，陽氣伏，陰氣升，政布而大行，故寒生也。太虛澄淨，黑氣浮空，天色黯然，

爲空之寒氣也。若氣如散麻，本末皆黑，微見川澤之寒氣也。太虛清白，空光雪映，遐邇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大明不翳，如霧而氣，遐邇肅然，北望色玄，凝霧夜落，此水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濕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木斂土堅，是土勝水，水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寒生水，寒資陰化，水所由生，此寒氣之生化爾。寒氣施化，則水冰雪霰，其爲變極，則水凝冰雹。運乘丙寅、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之歲，則寒氣大行，乘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之歲，則寒化少。水生鹹，物之有鹹味者，皆始自水化之所成結也。水澤枯涸，鹵鹹乃蕃，滄海味鹹，鹽從水化，則鹹因水産，其事炳然，煎水味鹹，近而可見。鹹生腎，鹹物入胃，先歸於腎，故諸丙歲鹹物多化，諸辛歲鹹物少化。腎生骨髓，鹹味入腎，自腎藏布化，主養骨髓。髓生肝，鹹氣自生骨髓，乃流化生氣，入肝藏也。其在天爲寒，神化也。凝慘冰雪，寒之化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歲屬太陽在上，則寒化於天；太陽在下，則寒行於地。在地爲水，陰氣布化，流於地中，則爲水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蕩沒溺，水之用也。在體爲骨，強幹堅勁，骨之體也；包裹髓腦，骨之用也。在氣爲堅，柔爽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在藏爲腎，腎藏有二，形如紅豆相並，而曲附於脊筋，外有脂裹，裹白表黑，主藏精也。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乘辛歲則腎藏及經絡受邪而爲病，膀胱府同。其性爲凜，凜，寒也，腎之性也。其德爲寒，水以寒爲德化。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淒滄。其用爲本闕。其色爲黑，物稟水成，則表被玄黑之色。今北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兼黑。乘辛歲則黑色之物，兼黄及赤。其化爲肅，肅，靜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清謐。詳水之化爲肅，而金之政大過者爲肅，平金之政勁肅，金之變肅殺者何也？蓋水之化肅者，靜也；金之政肅者，肅殺也。文雖同而事異。其蟲鱗，鱗謂魚蛇之族類。其政爲靜，水性澄澈而清淨。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其政堅肅。詳水之政爲靜，而五土之政安靜，土大過之政亦爲靜，土不及之政亦爲靜定，水土異而靜同者，非同也。水之靜，清淨也；土之靜，安靜也。其令本闕。其變凝冽，寒甚故致是。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凜冽。其眚冰雹，非時而有，及暴過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冰雪霜雹。其味爲鹹，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鹹味者，皆水化之所凝散也。今北方川澤地多鹹鹵。其志爲恐，恐以遠禍。恐傷腎，恐甚動中則傷腎。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腎藏精，故精傷而傷及於腎。思勝恐，思見祥禍，故無憂恐。思一作憂，非也。寒傷血，腎勝心也。寒甚血凝，故

傷血也。鹹勝寒。寒化則水積。鹹用則物堅。鹹與寒兼。故相勝也。天地之化物理之常也。鹹傷血。味過於鹹則咽乾引飲。傷血之義斷可知乎。甘勝鹹。渴飲甘泉。咽乾自己。甘為土味。故勝水鹹。新校正云。詳自上岐伯曰至此與陰陽應象大論同。小有增損而注頗異。五氣更立。各有所先。當其歲時。氣乃先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正立運。然後知非位與當位者也。帝曰。病之生變何如。岐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相甚。木居火位。火居土位。土居金位。金居水位。水居木位。木居君位。如是者為相得。又木居水位。水居金位。金居土位。土居火位。火居木位。如是者雖為相得。終以子僭居父母之位。下陵上。尤為小逆也。木居金土位。火居金水位。土居水木位。金居火木位。水居火土位。如是者為不相得。故病甚也。皆先立運氣及司天之氣。則氣之所在。相得與不相得可知矣。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木餘則制土。輕忽於金。以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少金勝。土反侮木。以木不及。故土妄凌之也。四氣卒同。侮謂侮慢而凌忽之。侮反受邪。或以己強盛。或遇彼衰微。不度卑弱。妄行淩忽。雖侮而求勝。故終必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受邪。各謂受己所不勝之邪也。然捨己宮觀適他鄉邪。外從中犯。邪勝真弱。寡於敵畏。由是納邪。故曰寡於畏也。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云。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而薄之。命曰氣迫。即此之義也。帝曰善。

刧運

道書篇名雲笈七籤上清三尺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刧。小刧交則萬帝易位。九氣改度。日月縮運。陸地通於九泉。水母決於五河。大鳥屯於龍門。五帝受會於玄都。當此之時。凶穢滅種。善民存焉。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刧。大刧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湧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孤爽悲於洪波。大鳥揮織於靈嶽。水母受事於九河。五龍吐氣於北元。天馬玄轡以旋魔。赤鎖伏精於辰門。歲星藏王於金羅。日月昏翳於三象之館。五氣停韋於九嶺之巔。龍王致華於東井之上。河侯

受封於九河之下。聖君顯駕於明震之館。五帝料簡於善惡之門。當此之時。萬惡絕種。是魔滅跡。八荒四極萬不遺一。至於天地之會。自非高上三天所不能祿。自無青籙白簡所不能脫也。又云。天關在天西北之角。與斗星相御。北斗七星則天關之綱柄。玉辰之華蓋。九行九天十二辰之氣。斗綱運關則九天並轉。天有四候之門。九天合三十六候。一晝一夜則斗綱運關經一候之門。晝夜三十六日。則經三十六候。都竟則是九天一輪。三百六十輪為九天一周。九天一周。則六天之氣皆運。上三天。三天改運。促會以催其度。三千六百周則為小刧。小刧交。則九氣改正。萬帝易位。民之鬼賊善好清治。六合寧一。九千九百周為大刧終。大刧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氣激於三五。群妖凶橫。同時而行。放毒賊民。此皆運窮數杜。眾機而鼓以致於此也。地機在東南之分。九泉之下。則九河之口。吐翕靈機。上通天源之洄注。傍吞九洞之淵澳。以十二時紀推四會之水。東迴一晝一夜則氣盈並湊九河之機。晝夜三十三日。機轉西北。迴東北。張西南。翕東南。張則溢。翕則虧。周於四會天源。下流通波。是為一轉。三百三十轉為一度。一度則水母促會於龍王。河侯受封於三天。三千三百度謂之陰否。陰否則蝕。陰蝕則水涌河決。山淪地沒。九千三百度為大刧之終。陰運之極。當此之時。九泉涌於洪波。水母致於龍門。山海冥一。六合坦然。此陰運之充。地氣之激也。又云。赤精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登琳瑯之都。月之上館。受符於元始天王。開金陽玉唐玄和玉女口命。出皇民錄譜。自開皇以前。三象明曜以來。至於開皇經累億之刧。天地成敗。非可稱載。九天丈人於開皇時。筭定元元。校推刧運。白簡青籙。得道人名。紀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為小刧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為得者。自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刧之會。人名應定在此之際。陽九百六。二氣離合。吉凶交會。得過者特為光哉。然甲申之後。其中壬辰之初。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吉凶候見。其道當明。當有赤星見於東方。白彗干於月門。袄子續黨於嘉口。亂群填尸於越川。人突其種。萬里絕烟。強臣稱霸。弱主蒙塵。其後當有五靈爲端。義合本根。龍精之後。續族之君。平滅四虜。應符者隆。龍虎之世。三六乃清。民無橫命。作無危患。自承唐之後。四十六丁亥。是三刧之周。又從數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也。則是大刧之周。天翻地覆。金玉化消。人淪山沒。六合冥一。天地之改運。非真所如何。惟高上三天白簡青籙。乃得安鴻翮而勝翔。飛景霄而聆目耳。此玄和玉女口命。金陽玉唐論天地之成敗。吉凶之兆也。上清八景飛經云。大刧

之周三道斷生二氣合離理物有朔亦唐之世陽九故吳萌除先物搜採
上真也老君戒文云西向流沙中無量國有巨石高二百丈周旋一千五
百里巨石壯則有芥子城壁方四十里四面石壇高二十丈飛仙一歲送
一芥子著此城中以衣拂巨石今消與平地無別芥子滿城今滿中芥子則
時運周封世轉一階也靈寶齋戒儀經訣下云石如崑山芥子滿四十
里中天人羅衣百年一度拂盡此石取芥子一枚譬如一劫之終若是之
入誰當悟斯者也又靈寶天地運度經云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
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為
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厄謂之陽九也地虧謂之百六也至金天氏之後
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否泰所終陽九百六會至時道德方明兇醜頓
肆聖君受任於
壬辰之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三　十翰

算　算法十四

異乘同除詳明算法歌曰異乘同除法何如物貴錢來做例兒先下原錢
乘只物却將原物法除之將錢買物互乘取百里千斤以類推算者留心
能善用一絲一忽不差池
九章算經今有絲一斤價直二百四十今有錢一千三百二十八問得絲
幾何
答曰五斤八兩一十二銖五分銖之四
術曰以一斤價數為法以一斤乘今有錢數為實實如法得絲數按此
術今有之義以一斤價為所有率一斤為所求率今有錢為所有數而
今有之即得
今有絲一斤價直三百四十五今有絲七兩一十二銖問得錢幾何
答曰一百六十一錢三十二分錢之二十三
術曰以一斤銖數為法以一斤價數乘七兩一十二銖為實實如法得
錢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絲一斤數為所有率價錢為所求率今有
絲為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縑一丈價直一百二十八今有縑一疋九尺五寸問得錢幾何
答曰六百三十三錢五分錢之三
術曰以一丈寸數為法以價錢數乘今有縑寸數為實實如法得錢數
淳風等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縑一丈寸數為所有率價錢為所求率
今有縑寸數為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布一疋價直一百二十五今有布二丈七尺問得錢幾何
答曰八十四錢八分錢之三
術曰以一疋尺數為法今有布尺數乘價錢為實實如法得錢數按此
術亦今有之義以一疋尺數為所有率價錢為所求率今有布為所有
數今有之即得
今有素一疋一丈價直六百二十五今有錢五百問得素幾何
答曰得素一疋
術曰以價直為法以一疋一丈尺數乘今有錢數為實實如法得素數
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價錢為所有率以丈尺數為所求率今有錢為

所有數今有之即得

今有與人絲一十四斤約得縑一十斤今與人絲四十五斤八兩問得縑幾何。

荅曰三十二斤八兩。

術曰以一十四斤兩數爲法。以一十斤乘今有絲兩數爲實實如法得縑數。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十四斤兩數爲所有率。一十斤爲所求率。今有絲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絲一斤耗七兩。今有絲二十三斤五兩。問耗幾何

荅曰一百六十三兩四銖半。

術曰以一斤展十六兩爲法。以七兩乘今有絲兩數爲實實如法得耗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斤爲十六兩爲所有率。七兩爲所求率。今有絲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生絲三十斤乾之耗三斤十二兩。今有乾絲一十二斤。問生絲幾何。

荅曰。一十三斤一十一兩十銖七分銖之二。

術曰置生絲兩數除耗數。餘以爲法。餘四百二十兩即乾絲率。三十斤乘乾絲兩數爲實實如法得生絲數。凡所得率。如細則俱細麤則俱麤兩數相抱而已。故品物不同。如上縑絲之比相與乘爲三十斤。凡四百八十兩。今生絲率四百八十兩。今乾絲率四百二十兩。則其數相通。可俱爲銖可俱爲兩。可俱爲斤。無所歸滯也。若然。置以所有乾絲斤數乘主絲兩數爲實。今以斤兩錯互而亦同歸者。使乾絲以兩數爲率。主絲以銖爲率。譬之異類亦各有一定之勢。 淳風等按此術置主絲兩數除耗數餘即乾絲之率於今有術爲所有率。三十斤爲所求率。乾絲兩數爲所有數凡所爲率者細則俱細麤則俱麤。今有一斤乘兩知乾絲即以兩數爲率主絲即以斤數爲率譬之異物各有一定之率也。

夏侯陽算經今有醋三升給七兵見有四百五十七斛問給幾何。

荅曰給兵十萬六千六百三十三人三分人之一。

術曰置醋數再上十之爲升以七因之又以三升除之。即得。

今有兵八萬人凡五兵共給醬二升問日給幾何。

荅曰日給三百二十斛

術曰置兵數以二因之得一十六萬以五兵除之得醬數。

今有醬二升給五兵見有三百二十斛問給幾何。

荅曰給兵八萬人。

術曰置醬數再上十之爲升以五因之得一十六萬以二升爲法除之。即得

今有兵四萬八千六百二十五人人凡五日給塩二升問一月幾何。

荅曰一月五千八百三十五斛

術曰置兵數以二因之退二等得五日塩數九百七十二斛五斗求一月數以六因之

今有錢一十七貫五百二十五文欲五文買雞三隻問得幾何

荅曰得雞一萬五百一十五隻

術曰置錢數以三因之五而一即得

五曹算經今有錢二十七貫八百三十三文凡五文買梨三枚問幾何

荅曰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九枚奇四文

術曰列錢二十七貫八百三十三文以三乘之得八萬三千四百九十九以五除之

今有九錢五文買雉三隻有錢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五文問得雉幾何。

荅曰一萬五百一十五隻。

術曰列錢數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五文以雉三隻乘之得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文以五文除之即得

楊輝摘奇算法應用算法以徑求代互換者固善其間人有不可代者宜兩存之 變換活法過一除者定位只乘不除 二爲除者定位乘訖折半二乘三除置積減五 三乘三除不求除只定位 四乘三除土換 五乘三除 六乘三除二因 七乘三除 八乘三除土換 九乘三除定位三同

米三斗四升換粟五斗二升。今有米二百三十八石問計粟幾何。

荅曰三百六十四石

解題米粟爲問互換爲法互換術曰以所求率乘所有數爲實以所有率爲法實如法而一。以所求率乘所有數者。乃商除之法也。其數有分子今法從以所求率乘所有之數是要有爲乘。以原有數爲法。是不要者爲除。是總乘總除免分子之繁也。

粟米五斗二升爲乘

積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升

米三斗四升爲除

原米二百三十八石

得粟三百六十四石

草曰以所求率乘五斗二升乘所有數爲實。求米二百三十八石。得一百二十三石七斗六升以所有率爲法。米三斗四升。實如法而一。除得三百六十四石。合問

金立方一寸。謂長闊高皆是十分。再自乘得一千分重一斤。即十六兩。

今有金立方七分。謂長闊高皆是七分。再自乘得三百四十三分。問重幾何。

答曰。五兩四錢八分八釐。

互換術曰。以所求率。金方七分。積三百四十三分。乘所有數。金十六兩爲實。以原率金方一寸積一十分。爲法除之。合問。

二百三十四斤。每三斤直六百。問錢幾何。

答曰。四十六貫八百文。

代術用二百乘斤數。六百貫三斤。知每斤二百。不必互換。

二百三十四人。每三人支七貫。問計幾錢。

答曰。五百四十六貫文。

互換術曰。置人數。以七貫乘之。三人除之。　二乘四除。五因　三乘四除。加五折半　四乘四除。不乘除　五乘四除。五　七乘四除。互換　八乘四除。二因　九乘四除。互換又再度加五

二十八人。每四人支銀七兩。問共支幾何。

答曰。四十九兩。

互換術曰。置人數。以七兩乘之。四人除之。　又術一兩七錢五分乘人數。四八分七兩二可以四除。　二乘五除。四因積　三乘五除。六因積　四乘五除。八因積　五乘五除。不乘除　六乘五除。加二　七乘五除。加四　八乘五除。加六　九乘五除。加八

二百一十六人。每五十人支銀五兩。問共幾何。

答曰二十一兩六錢

五十人支銀五兩即是每人得銀一錢不必乘除置人數二百一十六人於人上定錢　二乘六除。置積三除　三乘六除。折半　四乘六除。置積減五　五乘六除。互換　六乘六除。不乘除　七乘六除。互換　八乘六除。七十五除　九乘六除。加五

互換過七數者無折變仍從互換　二乘八除。兩折半　三乘八除。三因加二五　四乘八除。折半　五乘八除。減六　六乘八除。七十五乘之　七乘八除。七因加二五　八乘八除。不乘除　九乘八除。九因加二五

互換過九者無折變從本法

丁巨算法今有雞三隻價直二兩鴨七隻。亦直二兩。今持錢一百兩欲買二色各停問雞鴨各價多少

答曰。各買一百五隻　雞價七十兩　鴨價三十兩

以鈔一百兩以二十一乘之得二千一百爲實。以二十爲法除之得一百零五隻乃雞鴨數也求價者倍雞數三除之倍鴨數七除之也。

今有鹽四千三百五十引欲令大小船適等載之只云大船三隻載五百引小船四隻載三百引問船及鹽各載多少

答各一十八隻　大船載三千引　小船載一千三百五十引。

列鹽四千三百五十引以十二乘之得五萬二千二百爲實以十五除之得二千九百爲法除實得大小船一十八隻也求載鹽者五因大船數三除之三因小船數四除之

今有官支鈔一十兩八錢買絲二十四斤若有鈔三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問買絲幾斤

答曰三千九百七十二斤。

以若有與買絲相乘爲實以今有爲法除之。　凡異乘同除法者准此

若以元鈔除絲數得每斤之數以乘若有亦通也。

今有鈔二十四兩七錢七分二釐五毫。買麵三百六十七斤。若有鈔二十三錠三十六兩一錢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問買麵幾何。

答曰一千七百五十七斤四兩。

以若有與買麵相乘爲實以今有爲法除之。餘二五留爲斤下兩。若以元鈔除麵數爲每斤之數也以乘若有鈔亦通。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客借去木周圍三尺二寸長四丈八尺。今卻有周圍三尺六寸木問合還長若干

答曰三丈七尺九寸二十七分之七

術曰以原借木周圓自乘又以長乘得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寸。十二除得四萬九百六十寸爲實卻以今有木周圓自乘一千二百九十六寸十二除得一百八寸爲法除之即得

今有挽材木闊三尺二寸厚一尺四寸。長二丈三尺。價錢二十五兩。別有木闊二尺八寸厚一尺二寸長二丈一尺問該價若干。

答曰一十七兩一錢四十六分之九

術曰以先有木厚闊相乘又以長乘得一十萬三千四十寸爲法卻以別有木厚闊相乘又以長乘得七萬五百六十寸再以原價二十五兩

乘之得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兩爲實，以法除之即得。

今有賫偕不知其數，初日每五人支襯八兩，次日每九人支襯七兩，凡三日共支襯錢三百二十一兩，問計若干。

答曰一百三十五人。

術曰：互乘之，以九人乘八兩得七十二，以五人乘七兩得三十五，併之得一百七爲法，別以九人五人相乘得四十五，乘共支襯錢得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五，以法除之即得。

今有錢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兩，欲買黃白蠟各半，其黃蠟每三斤該價一兩一錢，白蠟每斤三兩一錢，問買黃白蠟各若干。

答曰黃白蠟各三千六百斤。

術曰：列白蠟斤價三兩一錢，以三斤乘之得九兩三錢，併黃蠟三斤價一兩一錢共得一十兩四錢爲法，置錢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兩，以三斤乘之爲實，以法除之即得。

今有布疋價二十一兩，絹疋價四十一兩，欲將布易絹，問多少可以價停。

答曰：布四十一疋，易絹二十一疋。

術曰：布絹疋價相乘得各該價錢，得八百六十一兩爲實，以布疋價爲法除之，得布數；絹疋價爲法除之，得易絹數，合前問。

秦九韶數學九章算回運費。問有江西水運米一十二萬三千四百石，原係鎮江交卸，計水程二千一百三十里，每石水脚錢一貫二百文，今截上件米就池州安頓，池州至鎮江八百八十里，欲收回不該水脚錢幾何。

答曰：收回錢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貫五百九十一文。

術曰：以衆米互易求之，置池州至鎮江里數，乘水脚錢得數，又乘運米爲實，以原至鎮江水程爲法除，實得收回錢。　草曰：置池州至鎮江八百八十里，乘每石水脚錢一貫二百，得一千五十六貫文，又乘運米一十二萬三千四百石，得一億三千三十一萬四百貫文爲實，以原至鎮江水程二千一百三十里爲法除，實得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貫五百九十一文爲收回錢。

詳明算法元有米五石八斗四升，糶銀四兩三錢八分，今只有米一石七斗二升，問該銀幾何。

答曰一兩二錢九分。

法曰：置銀數，以只有米一石七斗二升乘之，得七十五兩三錢一分六釐，却以元米五石八斗四升爲法歸除之。

丁巨算法今有米七斗直鈔三兩二錢四分八釐，若有米五石六斗八升，問直鈔若干。

答二十六兩三錢五分五釐二毫。

今有鈔三兩二錢四分八釐糴米七斗，若有鈔二十六兩三錢五分五釐二毫，問得米多少。

答五石六斗八升。

詳明算法元有銀一兩二錢九分糴米一石七斗二升，今只有銀四兩三錢八分，問糴米幾何。

答曰五石八斗四升。

法曰：置米數，以只有銀四兩三錢八分乘之，得七十五石三斗三升六合，却以元銀一兩二錢九分爲法，定身除之。

今有粮四十三船，該三萬七千四百一十石，除除留粮一十四船，又二十九船賠軍，問各該米幾何。

答曰：除留粮一萬二千一百八十石。賠軍粮二萬五十二百三十石。

法曰：置粮三萬七千四百一十石，以賠軍二十九船乘之，得一百八萬四千八百九十石，却以四十三船分之，得賠軍粮數，别置總粮數，於内除訖賠軍粮，即得除留粮數。

今有絹四十四萬七百九十一疋，計用車五百三十三兩裝載，今只裝了三百四十八車，外有一百八十五車聽候載，問各該絹幾何。

答曰：見裝絹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九十六疋。聽候絹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五疋。

法曰：置絹數，以車五百三十三兩分之，得八百二十七疋，却以裝了三百四十八車乘之，得見裝絹數，於總絹内減訖見裝絹，即得聽候絹數。

今有李客出銀一十二兩三錢六分，張客出銀一十九兩六錢四分，共三十二兩，營運折了七兩，今只有二十五兩，問各人合分銀幾何。

答曰：張客一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七毫五絲，李客九兩六錢五分六釐二毫五絲。

法曰：置張客銀一十九兩六錢四分，以只有二十五兩乘之，得四百九十一兩，却以共銀三十二兩爲法歸除之，得張客合分銀數，於總銀内減了張客合分銀，又減折了七兩，餘爲李客合分銀數。

今有羅三千三百疋，每疋四十二尺，出關税之，每十疋合税羅一尺，已税了八疋，却貼得鈔一兩九錢，今將鈔一十三兩三錢買之，問該羅幾何。

答曰四十二尺。
法曰置羅三千三百疋以一尺乘之得三百三十尺以十疋除之得三
十三疋別置八疋以每疋四十二尺通之得三百三十六尺於内減了
合税羅數三百三十尺只有六尺以此六尺乘今將鈔一十三兩三錢
得七百九十八尺却以貼得鈔一兩九錢爲法除之得今買羅尺數。
丁巨算法今有布九千三百八十四疋出關税之每三十尺税布一尺。今
共税訖三百一十三疋却貼與客人鈔一兩七錢。問每疋價多少。
答曰。八兩五錢。疋法二丈八尺
下布以二丈八尺乘之得二十六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尺爲實。以三十
尺爲法除之得八千七百五十八尺四寸爲合税之布也寄左又下税
布三百一十三疋以二丈八尺乘之得八千七百六十四尺以合税布
直減之餘多客人布五尺六寸却貼與鈔一兩七錢。又下布一疋二丈
八尺以一兩七錢加之爲實以五尺六寸爲法除之得一疋之錢。
詳明算法元有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出關税之九兩取一。已税了銀二
百兩却貼得鈔一百兩今將銀五十八兩貴之問該鈔幾何。
答曰。七百二十五兩。

法曰。置今將銀五十八兩以元貼鈔一百兩乘之得五千八百兩。別置
元有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以税法九歸之得一百九十二兩。於已納
税銀二百兩内減了一百九十二兩。只餘八兩。以八兩爲法除五千八
百兩。得所貴銀價。
透簾細草今有客持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出關税之。九兩取一。今税了
銀二百兩除貼與客錢一十貫文。今將錢七十二貫五百文問買銀多少。
答曰五十八兩。
法曰置都銀在地以九約之得一百九十二兩即爲合税之銀以反減
税了銀二百兩外有八兩以乘今將錢數得五百八十貫爲實以一十
貫爲法而一得五十八兩合問。單曰。銀八兩除貼得錢一十貫得每
兩價錢一貫二百五十爲法除今將錢合問。
丁巨算法今有羅八尺。買紅花二斤。染羅三丈二尺。今只有羅五十六疋
一丈六尺八寸。今欲減買花自染。問得紅羅多少。
答買紅花羅一十一疋八尺九寸六分。紅花七十九斤三兩八錢四
分染羅四十五疋七尺八寸四分。二丈八尺疋法
下疋以疋法二八通之入零尺得一千五百八十四尺八寸以八尺因

之爲實又以八尺與三丈二尺相併得四十尺爲法除實見買紅花羅
也又下買紅花羅以二斤因之爲實以八尺除之得斤。下有分加六爲
兩見紅花也又下總尺以染羅三丈二尺乘之爲實以前併四十尺爲
法除實得染羅。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絹一疋買紫草三十斤染絹二丈四尺。今却有絹七
疋欲減絹買紫草還自染絹問減絹買草染絹各若干。
答曰。減絹四疋一丈五尺買紫草一百三十一斤四兩染絹二疋二
丈五尺。
術曰。置絹七疋以四十尺通之得二百八十尺以乘買草絹四十尺得
一萬一千二百尺併本絹得六十四尺爲法除之得減絹數別以二百
八十尺乘草三十斤得八千四百斤仍用六十四尺爲法除之得買草
數又以二百八十尺乘染絹二十四尺得六千七百二十尺仍用前法
除之得染絹數合前問。
今有絲一斤八兩換絹一疋即四十尺及將絲九兩貼錢四兩得絹二丈。
今有錢五兩問買絹得若干
答曰。六尺二寸五分。

術曰。列絲九兩乘換絹四十尺。得三百六十尺。却以絲一斤八兩准二
十四兩爲法除之得一丈五尺爲絲所得絹減二丈減餘五尺爲錢所
直却乘今有錢五兩得二十五尺爲實。以貼錢四兩爲法除之即得
錦囊啓源今有溫州打染雜色布一十四疋共直米三十三石六斗。又有
雜色布二百八十六疋問直米多少。
答曰四百石四斗
法曰下又有布二百八十六疋在地。用直米乘之見九千六百九石六
斗爲實用布二十四疋除之合問一等之法准此求之
今有水銀二百八十四兩直銀七錠五兩只有課銀三百八錠三十一兩
二錢五分該水銀多少
答曰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
法曰下只有課銀在地錠用五通之見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二錢
五分用水銀乘之見四百三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兩爲實列銀七
錠以五通之共見三百五十五兩作法除之
今有小麥一十六石磨到白麵一千四百八十斤只有白麵一千一百四
十一斤一十四兩六錢該小麥多少

答曰一十二石三斗四升五合
法曰下只有麪在地兩乜下用斤分爲實用小麥十六石乘之見一十八萬二千七百六爲實用磨到白麪一千四百八十斤除之合問
今有川芎四十五斤共直白銀二百一十三兩七錢五分只有川芎三百八十四斤一十二兩問銀多少
答曰三十六鋌二十七兩五錢六分二釐半
法曰下只有川芎在地兩用斤分以直銀乘之得八萬二千二百四十兩三錢一分二釐半爲實以四十五斤除之鋌用五約合問
今有鍾乳粉二百四十六斤該寺錢米三十石三斗五升六合四勺今收訖寺錢米七千七石七斗六升二合六勺問鍾乳幾斤
答曰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九斤
法曰下狀訖寺錢米在地用鍾乳粉乘之見一百七十二萬三千九百九石五斗九升九合六勺爲實用寺錢米作法除之合問
今有赤金三釐七絲二忽得常行瓩子二十四付只有赤金一十萬兩問該瓩子多少
答曰七億八千一百二十五萬付

九章算經今有田一畝收粟六升太半升今有田一頃二十六畝一百五十九步問收粟幾何
答曰八斛四斗四升一十二分升之五
術曰以畝二百四十步爲法以六升太半升乘今有田積步爲實實如法得粟數 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畝步數爲所有率六升太半升爲所求率今有田積步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錦囊啓源今有秋粮地二十三頃四十五畝共該正耗二百五十石九斗一升五合照依地畝又科下秋粮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六升半問該地若干
答曰四十八頃九十五畝
今有上號三梭布三百六十五疋共得淨花四千五百六十二斤八兩疋法二丈四尺只有淨花五千三百五十八駄四十四斤一兩每駄一百二十斤該三梭多少
答曰五萬一千四百四十疋七尺八寸
法曰下只有花在地兩用斤分駄法加二共見六十四萬三千四斤六釐二毫半用三梭布乘之得二億三千四百六十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二斤八分一釐二毫半爲實用原淨花作法除之見五萬一千四百四十疋三分二釐半零數用疋法二丈四尺乘之得七尺八寸合此法是異乘同除帶駄法斤秤并端疋也
今本郡庫內收訖淨花一十萬三千四十五駄一鈞一秤一十一斤一十三兩只云每花地七畝帶加耗納着二斤一兩問該地幾頃
答曰四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六頃一十一畝
法曰置收到淨花在地駄數內加二見一千二百三十六萬五千四百斤加入鈞秤斤兩兩用斤分共見一千二百三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六斤八分一釐二毫半以畝數乘之爲實用納花二斤一兩兩用斤分作法除之得所求頃畝也合問但遇相應之法惟此求也
詳明算法元僱車一兩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鈔七十五兩今添重三百六十斤行一千三百里問與鈔幾何
答曰一百二十六兩七錢五分
法曰置元載重一千二百斤以元行道一千里乘之得一百二十萬斤爲法別置元載重一千二百斤搭上今添重三百六十斤共一千五百六十斤以元價七十五兩乘之得一十一萬七千又以今行道一千三百里乘之得一萬五千二百一十却以一百二十萬斤爲法除之得今

合與鈔數 透簾細草草曰元與錢七千五百乘今行道一千三百里得九百七十五萬又以今載重一千五百六十乘之得一百五十二億一千萬爲實元行道一千里乘元載重一千二百斤得一百二十萬爲法除之得今與脚錢合問 丁巨算法此兩頭交易也以今行道乘今載重與元與鈔相乘爲實却以元行道乘元載重爲法除之 如減斤重減行道數皆同此法 此猶頻交易乘除也有草
元僱車一兩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鈔七十五兩今增重四百九十二斤與鈔六十七兩六錢八分行道幾何
答曰六百四十里
法曰置今與鈔六十七兩六錢八分以元行道一千里乘之得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又以元載重一千二百斤乘之得八千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別置元載一千二百斤搭上今添四百九十二斤共一千六百九十二斤又以元價七十五兩乘之得一十二萬六千九百爲法以此除八千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得今合行里數 透簾細草草曰元行道一千乘今與錢六千七百六十八文得六百七十六萬八千以元載重一千二

百乘之得八十一億二千一百六十萬爲實今載重一千六百九十二
乘元與錢七千五百得一千二百六十九萬爲法除之合問 丁巨筭法
以元行道乘元載重與今與鈔相乘爲實却以元與鈔乘今載重爲法
除之 〡 〢 〣

元雇車一兩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鈔七十五兩今與鈔七
十六兩五錢行一千七百里問載重幾何

荅曰七百二十斤

法曰置元載重以元行道乘之得一百二十萬又以今與鈔七十六兩
五錢乘之得九千一百八十萬別置今行道以元與鈔乘之得一十二
萬七千五百爲法以此除九千一百八十萬卽得合載斤數 透簾細草
草曰元載重乘元行道得一百二十萬以今與錢七千六百五十乘之
得九十一億八千萬爲實今行道一千七百乘元與錢七千五百得一
千二百七十五萬爲法除之合問 丁巨筭法以元載重乘元行道與今
與鈔相乘爲實却以今行道乘元與鈔爲法除之 一 〡 〢 〡

今有雇車一兩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錢七貫五百
文今減重四百八十斤行道一千七百里問合與錢多少

荅曰七貫六百五十文

法曰置元與錢以今行道乘之又以今載重乘之爲實以元載重乘元
行道爲法而一合前問 草曰元與錢七千五百乘今行道一千七百
得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又以今載重七百二十斤乘之得九十一億八
千萬爲實以元載重乘元行道得一百二十萬爲法除實合問

丁巨筭法雇車一兩行九百里載二千五百斤與錢一百八十兩今又載
三千六百五十斤行一千六百里問與幾錢

荅曰四百六十七兩二錢

〣 〤 〢 丁 〢

雇車一兩行九百里載二千五百斤與錢一百八十兩今又載三千六百
五十斤與錢四百六十七兩二錢問行幾里

荅一千六百里

〣 〤 〢 〢 〤

雇車一兩行九百里載二千五百斤與錢一百八十兩今行一千六百里
與錢四百六十七兩二錢問載重幾何

荅三千六百五十斤

〣 〤 〢 丁 〤

嚴恭通原筭法今有人擔茶九十斤行五百要得錢一兩今擔茶一百二
十斤行三百五十步問得錢若干

荅曰九錢三分三釐三分之一

術曰以今擔茶一百二十斤乘三百五十步又以得錢一兩乘之爲實
別以先擔茶九十斤乘五百步爲法除之卽得

丁巨筭法有六八八日淘金七錢四分今二十四人淘一月問得多少

荅一十一兩一錢

丁 〣 〢 〤 三

透簾細草今有七人八日淘金一十七銖今有二十七人一月淘金合得
多少

荅曰七兩二十三銖二絫五黍

法曰置元淘金一十七銖以今二十一人乘之又以三十日乘之得一
萬七百一十銖爲實以元七人乘八日得五十六爲法除實得一百九
十一銖二絫五黍以二十四約之爲兩得七兩二十三銖二絫五黍合
問 草曰是五十六人一日得金一十七銖用人數除金得一人一日
得金三絫二十八分絫之一卻通分內子得八十五銖又三十日乘二
十一人得六百三十頭位相乘得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卻用分母二十
八除之得合問

令有九人九日淘金一十八銖今三十人共淘金一斤問合用幾日

荅曰五十七日五分日之三

法曰置今淘金三百八十四銖以九人乘之又以九日乘之得三萬一
千一百四銖爲實以元淘金一十八銖乘今三十人得五百四十爲法
以除其實得五十七日除與法各以一百八約之得五分日之三合問

今有九人九日得金一十八銖今淘得金來五十七日五分日之三得一
斤問用人多少

荅曰三十人

法曰置今淘金三百八十四銖以元用九人乘之又以九日乘之以分
母五因之得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二十爲實又置五十七日以分母五
因內子三得一百八十八以元淘金一十八銖乘之得五千一百八十
四爲法除實得三十人合問

秦九韶數學九章軍器功模　問今欲造弓刀各一萬副，箭一百萬隻，據工程七人九日造弓八張，八人六日造刀五副，三人二日造箭一百五十隻。作院見管弓作二百八人，刀作五百四十八人，箭作二百七十六人，欲知畢日幾何。

答曰：造弓一萬張，三百九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造刀一萬副，一百七十七日九分日之七。造箭一百萬隻，一百四十四日二百七分日之一百八十二。

術曰：以粟米求之，互換入之。置各功程原人，率於右行；置原日數於中行；置原物數於左行。以三行對乘之，為各實，列右行；次置欲求數為左行；以左行乘中行，各為法，以對除右行，各得日數。

草曰：置原造弓七人、造刀八人、造箭三人於右行；次置造弓九日、造刀六日、造箭二日列中行；又置欲造弓一萬、欲造刀一萬、欲造箭一百萬列左行，以三行對乘。

原造弓　人　原造刀　人　原造箭　人　右行

原造弓　日　原造刀　日　原造箭　日　中行

欲造弓　張　欲造刀　副　欲造箭　隻　左行

上得六十三萬，中得四十八萬，下得六百萬，各為實。

弓實　日　刀實　日　箭實　日　寄右行

次列原造弓八張、刀五副、箭一百五十隻於中行；又列見管弓作二百八人、刀作五百四十八人、箭作二百七十六人於左行。

原造弓　張　原造刀　副　原造箭　隻　中行

見弓作　人　見刀作　人　見造箭作　人　左行

以兩行對乘之，上得一千六百，中得二千七百，下得四萬一千四百，各為法。

上　中　下　各為法

先以上法一千六百除寄右行弓日實六十三萬日，得三百九十三日，為造弓一萬張日數。

商　實日　法

造弓率　不盡　法

不盡一千二百，與法求等，得四百，俱約之，為四分日之三。

造弓日　子　母

次以中法二千七百除寄右行刀日實四十八萬日，得一百七十七日，為造刀一萬副日數。

刀日實　法

造刀率　不盡　法

不盡二千一百，與法求等，得三百，俱約之，為九分日之七。

造刀　子　母

次以下法四萬一千四百除寄右行箭日實六百萬日，得一百四十四日，為造箭一百萬隻日數。

箭日實　法

商　不盡　日　法

不盡三萬六千四百日，與法四萬一千四百求等，得二百，俱以約之，得二百七分日之一百八十二，為造箭日分，合問。

造箭日　子　母

丁巨算法今有弓匠四人造弓五日得三張今二十四日造弓五十四張
問幾人造弓
荅一十五人
||| |||| ||| 廿 ⊣||| ≡||||
透簾細草今有箏手六十九人每五人四日破鐅三箇今教閱來一月問
用鐅多少
荅曰三百一十箇半
法曰以三十日乘六十九人又以三箇乘之得六千二百一十爲實以
五人乘四日得二十爲法實如法而一合問　草曰是一人一日破鐅
一分半也又六十九人乘三十日得二萬七百以一分半乘之合問
丁巨算法有八成金重三兩五錢倒鈔一百二十兩又有九成金倒鈔一
百六十二兩問得金幾兩
荅四兩二錢
凡兩頭交易先布六草爲法。已員者甲乙乘爲法丙丁戊乘爲實丁法
者丙戊乘爲法甲乙己乘爲實戊闕者丙丁乘爲法甲乙己乘爲實
甲乙丙　丁戊己。　若以僕乘之除之亦通。

九章算經今有取保一歲價錢二千五百今先取一千二百問當作日幾何
荅曰一百六十九日二十五分日之三十三
術曰以價錢爲法以一歲三百五十四日乘先取錢數爲實實如法得
日數　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價爲所有率一歲日數爲所求率取錢爲
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貸人千錢月息三十今有貸人七百五十錢九日歸之問息幾何
荅曰六錢四分錢之三
術曰以月三十日乘千錢爲法　以三十日乘千錢爲法者得三萬是爲
貸人錢三萬一日息三十也以息三十乘今所貸錢數又以九日乘之
爲實實如法得一錢　以九日乘今所貸錢爲今一日所有錢於今有術
爲所有數息三十爲所求率三萬錢爲所有率此又可以一月三十日
約息三十錢爲十分一日以乘今一日所有錢爲實千錢爲法爲率者
當等之於一也故三十日或可乘本或可約息皆所以等之也楊輝詳
解解題若云貸錢一貫月息三十今貸七百五十求問息者卽與前題
同今題荅上九日歸之不還要分兩截以貸錢一貫月息三十作不要
者爲法以今分七百五十求九日之息作要者如三十爲實題雖與前

相乘意巧故立此問　草曰以所求貸七百五十乘九日得六千七百
五十乘所有爲實月息三十錢二十萬二千五百以所有率爲法貸錢
一貫乘月息三十得三萬實如法而一除得六錢餘二萬二千五百與
法約之爲四分之三　比類乃輸第六十顧夫負監貴藉二題同意。
孫子算經今有貸與人絲五十七斤限歲出息一十六斤問斤息幾何
荅曰四兩五十七分兩之二十八
術曰列限息絲一十六斤以十六兩乘之得二百五十六兩以貸絲五
十七斤除之不盡約之即得
秦九韶數學九章推求典本　問典庫今年二月二十九日有人取解一
號主家聽得當事共算本息一百六十貫八百三十二文稱係前歲頭臘
月半解去月息二分二釐欲知原本幾何
荅曰本一百二十貫文
術曰以粟米求之置積日乘息分數增三百爲法以三百乘共錢爲實
實如法而一得本。草曰置前年頭臘月半係四十五日併去年三百
六十又加今年五十九日共得四百六十四爲積日乘息二分二釐得
一百二文八釐增三百文得四百二文八釐爲法以三百文乘共錢一

百六十貫八百三十二文得四萬八千二百四十九貫六百文爲實實
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貫文爲原本

前年頭臘月半　一　||||日　後臘〇日　去年 ⊥〇日　今年〇三　二月 =||||　併此五項數共爲積日
三月分 ≡　正月 ≡
積　|||⊥||||日　〇=||分　積 |〇||〇|||文　增〇〇文　||||〇||〇|||文爲法
增數 |||〇〇　本息文 一T〇|||≡||　實文 ≡|||=|||≡T〇〇　||||〇||〇|||
商除格當以法之文自實之文下起步商亦始於文實多則商法皆步約置之。
商　〇〇文　實 ≡|||=|||≡T〇〇文　≡〇=〇≡　文法
法退一步ヘ惠約十

商 ○○○　實 三Ⅲ二Ⅲ亖T○○文　三○二○亖 文法　商約百

商 ○○○○文　實 三Ⅲ二Ⅲ亖T○○文　三○二○亖 文法　商約實

商 ○○○○○文　實 三Ⅲ二Ⅲ亖T○○文　三○二○亖 文法　商約十貫

商 一○○○○○文　實 三Ⅲ二Ⅲ亖T○○文　三○二○亖 文法　法不進乃命上商除實

商 一○○○○○文　餘實 Ⅲ○Ⅲ一T○○文　三○二○亖 文法　法一退

續商 一‖○○○○文　Ⅲ○Ⅲ一T○○　三○二○亖 文法　乃命續商除實適盡

得原本文 得本 一‖○○○○　○○○○○○　三○二○亖 法　所得一百二十貫為原本合問

楊輝詳解算法錢一十八貫七百文九十八陌欲展七十七陌官省問得幾何

答曰二十三貫八百文

解題 即衆本與多之間並發而求題問術以不得十法也　草曰九十

八陌乘總錢此要者乘以九十八陌乘一十八貫七百得十八貫三百二十六文足以官省七十七除之十上定百得所答數　又草曰指南用加四減一以代乘除一貫一百文九十八陌可展七十七陌錢一貫四百段用加四減一之法置總錢一十八貫七百文加四得二十六貫一百八十文減一所得答問

透簾細草今有省錢二百三十一貫文問得七十五陌錢多少

答曰二百三十七貫一百六十文

法曰置省錢以七十七乘之見足錢却以七十五除之合前問

丁巨算法今有人典鈔不記本錢每月息三分今二十四箇月二十一日通該本息鈔五十四錠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問本息各幾何

答曰本鈔三十一錠二十兩　息鈔二十三錠一十三兩三錢七分

以本息共鈔為實以二十四箇月二十一日三除日數為月下之分以月息三分乘之得七錢四分一釐即每兩之息也加入本鈔一兩得一兩七錢四分一釐為法除實先將本鈔反減得息鈔

詳節通原算法假如甲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典錢五十兩月息三分於丙年六月初八日取贖問利息若干

答曰二十六兩

術曰先下六月初八日加上二十四月除去十二月二十八日餘剩一十七月零一十日以三十日通月計五百二十日却以典錢五十兩以月息乘之得一兩五錢乘之以三十日為法除之即得

今有人借他布三疋疋四十尺約每月疋息三尺今已七箇月取去布二疋貼還錢三兩問布疋價若干

答曰七兩五分八釐八毫一十七分毫之四

術曰列借布三疋以疋息三尺乘之得月息九尺又乘七月得六十三尺以取去布二疋惟八十又減餘一十七尺為法以貼還錢三兩却以四十尺乘之得一百二十兩為實以法除之即得

和合差分詳明算法歌曰　差分和合法尤精高價先求共物情却用都錢減令數餘留為實甚分明別將二價也相減用此餘錢為法行除了先為低物價自餘高價物方成

楊輝日用算法糴每石七百八十五文麥每石一貫一百六十文今用錢二百九十七貫糴到糓麥共三百石問本各幾何

答曰糓一百三十六石　麥一百六十四石

解題（求多之以入身為法分率術曰共物為實以賤率乘之以為賤價）以減總錢餘為貴實（貴物所多之數）貴賤二率相減餘為法求見一價所多之差除之先見貴物以貴物減總數餘為賤也

一貫一百六十文麥價

麥百六十四石	積一百二十八貫七百四十文
菽百三十六石	積一百六貫七百六十文

多菽三百七十五 積六十一貫五百

七百八十五文菽價

菽麥共三百石共錢二百九十七貫文

草曰共物為實菽麥共三百石以賤率乘之菽賤每石七百八十五文得二百三十五貫五百文以減總錢二百九十七貫餘為貴實六十一貫五百文貴賤二率相減餘為法麥石價七百八十五文菽石價一貫一百六十相減餘三百七十五為法除之以法除六十一貫五百文先得貴物麥一百六十四石以貴物多了減總數菽麥總數餘為賤實菽得

一百三十六石合問。

揚輯詳解錢二十貫買四百六十尺綾每尺四十三。羅每尺四十四。問綾羅價幾何。

答曰二百四十尺尺四十三。二百二十尺尺四十四。

解題（文月前問二價相和係曰束多外身）草曰以貴價乘都數（貴價每尺四十四乘四百六十得二十貫二百四十文以原錢）減餘為實（原錢二十貫減之餘二百四十文）貴賤二價相減餘為法（四十三減四十四餘一以法除實得二百四十尺即賤物數以減都數求貴物之數）

詳恭通原算法今有係官民田共納正米四百七十一石四斗八升六合共納過耗米二十六石五斗三合一抄五撮問係官民苗正耗米各若干

答曰係官正米一百八十五石七斗四升三合耗米六石五斗一合一抄五撮　民苗正米二百八十五石七斗四升三合耗米二十石二合

術曰置正米總數以七升乘之得三十三石四合二抄減去納過耗米二十六石五斗三合一抄五撮餘得六石五斗一合五撮為實卻以民苗耗米七升減去係官耗米三升五合餘三升五合為法除之得一百八十五石七斗四升三合為官正米別置共該正米以三升五合乘之得一十六石五斗二合一抄卻以納過耗米三十六石五斗三合一抄五撮減餘得一十石一合五撮為實仍以三升五合為法除之得是民苗正米依前法各求耗米合前問此齊賤相和一體

透簾細草今有官庫帳管省錢與七十二陌錢共二百七十三貫七百五十文為年深索子爛斷共穿排得足陌錢二百六貫四百七十文問元本二色錢各多少

答曰省錢一百八十七貫四百文　七十二陌錢八十六貫三百五十文

法曰置共管錢數以七十七乘之一百約之得二百一十貫七百八十七文五分內減了共排得錢餘有四貫三百一十七文五分為實又以七十二減七十七餘五文為法除之為百得八十六貫三百五十文為七十二陌錢以反減元管錢數其餘即省錢合問

透簾細草今有麻麥共三十八石七斗二升總糴鈔五十七兩二錢四分九釐七毫麻每斗價鈔一錢八分五釐麥每斗價一錢三分六釐問麻麥

之各數并該鈔幾何。

答曰麥二十五石二斗七升該鈔三十四兩三錢六分七釐二毫麻一十三石四斗五升該鈔二十四兩八錢八分二釐五毫。

法曰置麻麥共數以麻斗價乘之得七十一兩六錢三分二釐於數內減訖總糴鈔餘一十二兩三錢八分二釐三毫別置麻斗價於內減訖麥斗價餘四分九釐為法以法除餘鈔一十二兩三錢八分二釐三毫得麥數於共數內減訖麥數餘為麻數卻以麥斗價乘麥數得麥總價麻總價倣此

詳明原算法今有米麥共一千石共該價一萬六千八百一十四兩七錢一分只云米石價一十七兩二錢麥石價一十四兩五錢問米麥各若干

答曰米八百五十七石三斗。麥一百四十二石七斗。

術曰置米麥共數以米價乘之得一萬七千二百兩減去共價餘三百八十五兩二錢九分為實米麥價相減餘二兩七錢為法除之得麥數別置米麥共數以麥價乘之得一萬四千五百兩卻以共價減餘二千三百一十四兩七錢一分仍以二兩七錢為法除之得米

數合前問

透簾細草今有錢五百一十四貫七十六文糴到粟麥共八百一十一石三斗麥每斗七十二文粟每斗五十六文問粟麥各多少

答曰麥三百七十三石四斗二升五合　粟四百三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

法曰下粟麥共數在地以麥斗價七十二文乘之得五百八十四貫一百三十六文內減了粟錢數餘有七十貫六十文為實以粟麥斗價以少減多餘有一十六文為法除實得四百三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為粟數反減共數餘者是麥數也乃合前問

丁巨算法今有芝麻黑豆共六十三石六斗共糶鈔四百五十八兩八錢五分芝麻每斗九錢黑豆每斗六錢問二色各幾何

答芝麻二十五石七斗五升鈔二百三十一兩七錢五分　黑豆三十七石八斗五升鈔二百二十七兩一錢

以共數與芝麻價相乘得五百七十二兩四錢與共鈔相減餘一百一十三兩五錢五分為實却以二價相減餘三為法除之得三十七石八斗五升為黑豆數反減共數得芝麻數

詳明算法今有銀五十七兩九錢每銀一錢買桃子一百六十四箇每銀一錢買李子一百二十八箇共買得桃李八萬三千二百二十箇問各用銀及桃李各幾何

答曰銀三十二兩六錢買李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八箇。　銀二十五兩三錢買桃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箇

法曰置銀總數以桃一百六十四箇乘之得九萬四千九百五十六箇於內減訖桃李共數餘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六箇別置桃一百六十四箇於內減訖李一百二十八箇餘三十六箇為法却以法除共數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六箇得三十二兩六錢是買李之銀於共銀內減訖買李之銀餘二十五兩三錢是買桃之銀却以一錢買到李箇數乘買李之銀得李總價桃價做此

丁巨算法今有鈔二兩六錢三分買核桃雪梨共五百五十五箇核桃一錢買一十二箇雪梨一錢買三十箇問桃李各幾箇

答桃一百五十六箇鈔一兩三錢　梨三百九十九箇鈔一兩三錢三分

以總鈔與核桃箇數相乘得三百一十五箇六分與核桃梨共數相減

餘二百三十九箇四分為實以三除之折半得梨數。反減得桃數。此一法僅存旁通不可為例要之前法通例也

今有甲乙藥二件該六百九十五斤一十三兩共賣鈔二千一百六十三兩六錢九分六毫二絲五忽甲藥每斤三兩四錢五分。乙藥每斤二兩七錢五分問二藥價各幾何

答甲藥三百五十七斤七兩鈔一千二百三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三毫七絲五忽　乙藥三百三十八斤六兩鈔九百三十兩五錢三分一釐二毫五絲

置共六百九十五斤八一二五先以甲價乘之得二千四百兩五錢五分三釐一毫二絲五忽內減去共賣鈔二千一百六十三兩六錢九分六毫二絲五忽得二百三十六兩八錢六分二釐五毫為實以價相減餘七分為法除之得三百三十八斤三分七釐五毫加六零分得六兩為乙藥斤數反減共數餘為甲藥斤數。以各價乘之

今有錢五萬三百四十六兩八錢。買茶一千引只云末茶每引六十三兩八錢葉茶每引四十六兩五錢問二色各幾引。

答葉茶七百六十四引。末茶二百三十六引。

今有蜜蠟一百四十六斤六兩共直鈔二十九貫六百八十七文五分。只云蠟斤價三百八十文蜜斤價六十八文。問各多少。

答蜜八十三斤二兩　蠟六十三斤四兩

其帶兩者留之以麻麥法求之通矣。　九貴賤相和即盈朒之類也。不可以例通惟通分於分術當目知之。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大魚一斤直錢二兩。小魚七斤直錢五兩今買魚一百斤價錢八十七兩五錢問大小魚各若干

答曰大魚一十二斤半　小魚八十七斤半

術曰置魚一百斤以二兩乘之得二百兩減去八十七兩五錢。餘有一百一十二兩五錢以七斤乘之得七百八十七兩五錢為實。却以小魚七斤以二兩乘之得一十四兩減去五兩餘九兩為法除之得小魚數。別置魚一百斤以五兩乘之得五百兩。又置錢八十七兩五錢。以七斤乘之得六百一十二兩五錢減去五百兩餘一百一十二兩五錢仍以九兩為法除之得大魚數合前問。

孫子算經今有獸六首四足禽四首二足。上有七十六首。下有四十六足。問禽獸各幾何

答曰八獸七禽
術曰倍足以減首餘半之即獸以四乘獸減足餘半之即禽。
今有雉兎同籠上有三十五頭下有九十四足問雉兎各幾何
答曰雉二十三 兎一十二
術曰上置三十五頭下置九十四足半其足得四十七以少減多再命之上三除下三上五除下五下有一除上一下有二除上二即得 又
術曰上置頭下置足半其足以頭除足以足除頭即得
雉兎同籠上有三十五頭即足三十五隻下共九十四足問各幾何分
身術曰倍頭減足倍四不分雉兎足以二足乘隻數於聚足內減所餘
者即一兎剩二足也折半爲兎兎有四足以共
足九十四足減之餘皆雉足四十六折半爲雉
鼇峯通原算法今有雉兎同籠上有二十五頭下有六十四足問雞兎各
若干
答曰雞一十八箇 兎七箇
術曰上置頭下置足半其足以足減頭以頭減足
丁巨算法今有雞兎一百共足二百七十二隻只云雞足二兎足四問二

色各幾何。
答曰雞六十四隻。兎三十六隻。
置共一百以四乘之得四百與總足相減餘一百二十八。折半得雞數
反減得兎 倍一百得二百減總足餘七十二折半得兎反減得雞亦通。
三率分身揚輝摘奇算法醇酒每斗七貫行酒每斗三貫醨酒三斗直一
貫今支一十貫買酒十斗問各幾何
答曰醇酒六升價四貫二伯文 行酒一斗價三貫文 醨酒八斗
四升價二貫八百文
本無三分身之術張丘建算經辯古通源俱有細草楊輝偶見竊本有此
題問亦無成術置云三價中以一價除出一位所得之數其餘二物共
價如雙分身法求之題有分子者通之 草曰置十貫酒十斗先以行
酒一斗三貫除出一斗餘錢七貫即醇醨酒九斗共價也如雙分身術
求之內醨酒三斗直一貫合通分以共價七貫三因作二十一醇酒一
斗直七貫亦用三因醨酒三斗直一貫以醨酒一貫乘九斗減共錢餘
一十二貫爲實以醇醨二價相減餘二十貫爲法除實得醇酒六升反
減九斗共數得醨酒八斗四升以各價乘之合問

今有雞翁一直五文雞母一直三文雞雛三直一文。凡一百文買雞百隻
問翁母雛各幾何。
答曰雞翁八隻直四十文 鷄母十一隻直三十三文 鷄雛八十
一隻直二十七文
張丘建算經術云雞翁每增四鷄母每減七雞雛每益三謂已成數上
增減也。本經自云疑其從來闕文派傳既久無可考證今將細草参考
於已算出數上增減正無本法 原草曰置錢一百文爲實又置雞翁
一雞母一各以鷄雛三因之雞翁得三雞母得三并雞雛三併之共得
九爲法除實得十一爲雞母數不盡一退減下法九餘八爲雞翁數列
列鷄都數一百隻減去雞翁八鷄母十一餘八十一爲雞雛數置翁母
雛各價因之合問 引前法草曰置所答數雞翁增四得十二隻雞母
減七得四隻雞雛益三得八十四隻共百雞合問
出錢一百買溫柑綠橘匾橘共一百枚只云溫柑一枚七文綠橘一枚三
文匾橘三枚一文問各買幾何。
答曰溫柑六枚計四十二文。 綠橘十枚計三十文。 匾橘八十四
枚計二十八文。

辯古通源算草曰置錢一百以三因爲三百分內減共數一百格餘二
百分爲實三因溫柑價得二十一內減一餘二十分又三因綠橘價得
九內減一餘八分併之得二十八爲法除實得六枚乃溫柑綠橘各六
枚之數實餘三十二分以原法二十八減去溫柑二十分餘八除實得
四加先得綠橘共十枚之數以溫柑綠橘共十六枚減都數一百餘八
十四即匾橘之數。
鼇峯通原算法今有錢三十五兩四錢買到桃子四百箇李子三百箇棗
子二百箇只云桃子一箇價錢可比李子八箇比棗子四十箇問三色各
價若干。
答曰桃子每箇八分計錢三十二兩。李子每箇一分計錢三兩。
棗子每箇二釐計錢四錢。
術曰置李子三百箇以八除之得三十七箇半棗子二百箇以四十除
之得五箇併桃子共四百四十二箇半爲法置錢三十五兩四錢爲實
以法除之得八分爲桃子每箇價又以八除得一分爲李子每箇價又
以四十除得二釐爲棗子每箇價各以原買箇數乘之得總價合前問
今有綾一百五十疋羅三百疋絹四百五十疋總該價錢二萬九千二百

八十兩只云綾疋價比羅疋價較多四兩七錢又羅疋價比綃疋價較多一十三兩五錢問綾羅綃各價若干

荅曰綾疋價四十三兩二錢　羅疋價三十八兩五錢　綃疋價二十五兩

術曰列羅三百疋以一十三兩五錢相乘得四千五十兩又綾一百五十疋以一十八兩二錢相乘得二千七百三十兩併之得六千七百八十兩以總價減餘得二萬二千五百兩為實以三項疋數併之得九百疋為法除之得綃疋價增上一十三兩五錢是羅疋價又增四兩七錢是綾疋價合前問

今有錢一千八兩買到絲綿線共三百六十兩只云其中絲三綿二線一共絲一兩價及綿價一兩六錢及線價二兩問三色併價各若干

荅曰絲一百八十兩每兩價錢二兩二錢四分　綿一百二十兩每兩價錢二兩八錢　線六十兩每兩價錢四兩四錢八分

術曰先列絲綿線共三百六十兩為三位頭位三乘中位二乘下位一乘副併三二一得六分為法各除之頭位是絲中位是綿下位是線以二兩除頭位得九十又一兩六錢除中位得七十五連下位併得二百二十五兩為法置錢一千八兩為實以法除之得四兩四錢八分為線價又以一兩六錢除得二兩八錢為綿價二兩除得二兩二錢四分為絲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四　十翰

算　算法十五

少廣九章算經以御積冪方圓淳風等按一畝之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令欲截取其從少以益其廣故曰少廣術曰置全步及分母子以最下分母徧乘諸分子及全步淳風等按以分母乘全者通其分也以母乘子者齊其子也各以其母除其子置之於左命通分者又以分母徧乘諸分子及已通者皆通而同之併之為法淳風等按諸子悉通故可并之為法亦宜用合分術列數尤多若用乘則算數至繁故別置此術者約置所求步數以全步積分乘之為實此以田廣為法以畝積步為實實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以同乘法實而并齊於法今以分母乘全步及子子如母而一並以并全法則法實俱長意亦等也故其法而一得從步數實如法而一得從步覈恭適原其法是假陽經云田上論丈積上論尺評上論寸平方一尺者積一百寸立方一尺者積一千寸也

九章算經今有田廣一步半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荅曰二百六十步

術曰下有半是二分之一以一為二半為一并之得三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二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荅曰一百三十步一十一分步之一十

術曰下有三分以一為六半為三三分之一為二并之得一十一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六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荅曰一百一十五步五分步之一

術曰下有四分以一為一十二半為六三分之一為四四分之一為三并之得二十五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一十二乘之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荅曰一百五步一百三十七分步之一十五

術曰下有五分以一為六十半為三十三分之一為二十四分之一為

一十五五分之一為一十二并之得一百三十七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六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九十七步四十九分步之四十七

術曰下有六分以一為一百二十半為六十三分之一為四十四分之一為三十五分之一為二十四六分之一為二十并之得二百九十四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一為一百二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楊輝詳解今有田一畝廣一步半今本乃一分之一半步元二分步之一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問從數

答曰九十七步四十九分步之四十七

解題此問田一畝為主以廣求從但其中加分母分子位次頗多若用合分互乘之法豈不繁劇古人纂合分之術而以諸母自乘為全步之積分乘子卻以諸母各除其子取其本積併之為廣而求闊將投少廣之問法曰列置全步及分母子而副置分母自乘。分母自乘。是求全步之積分也以乘全步及子各以本母除之併之為法。齊子之意以代互

乘以全步積分乘畝步為實乃是通六等求合一體通分實如法而一。今乘法除實也少廣今淨廣步曰一畝之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今截從少以益廣故曰少廣古術曰置全步及分母子以最下分母遍乘諸分子及全步淨以分母乘全步者通其分也以母乘其子者齊其子也各以其母除其子置之於左命通分者又以母遍乘諸分子及已通者皆通而同之併之為法淨以等諸子悉通故可併之為法亦以互可合分術分數也多者未列算數置等故列置此置所求步數以全步積分乘之為實此以田廣為法一畝積步為實法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以同乘法實而併齊於法今以分母乘全步及子子如母而一凡以併合去則當併六章之等也故如母而一實如法而一得從楊古草曰今更三段言人步又言之置全步及分母子一半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以最下分母六遍乘諸分子及全步六位各六各以其母分母除其子置之於左全步得六二分之一得三三分之一得二四分之一得一餘四分之二五分之一得一餘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得一命通分者以母除子以分子之內又有分子其又以母遍乘諸分子

已通者皆通而同之母即分子之母當以四分與五分遍乘諸子內其全步得一百二十其二分之一得六十其三分之一得四十其四分之一得三十其五分之一得二十四其六分之一得二十併之為法併得二百九十四置所求步數二百四十以全步積分一百二十乘之為實二萬八千八百此是第一段合云實如法而一法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只諸分母三字以同乘法實而併齊於法下文合云實如法而一是以田廣一步二分步之一三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四步三分步之一問從為題即法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之句也以母二分次以三分並乘全步及子三位各得六以各母除子併得十一法云以同乘法實者謂法實皆有分子用諸母同乘其實一畝四步三分步之一以分母通為七百三十三以分母六乘得四千三百九十八仍以實母三同乘法得三十三是併齊於法下文便當云實如法而一除得一百三十三步十一分步之三以分母又自乘而三字乘全步及子子如又各母而一又併之為法實如法而一得從後草所編之術草曰列置全步及分母子全步即一分之一以分母二三四五六列右行分子之一一一一一列左行而副置分母自乘不動互位列置分母自乘得

七百二十以乘全步及分子全步得七百二十分子皆為七百二十各以本母除子全步得七百二十其二分之一得三百六十其三分之一得二百四十其四分之一得一百八十其五分之一得一百四十四其六分之一得一百二十併之得一千七百六十四為法以全步積分通畝步通二百四十步為一十七萬二千八百分為實實如法而一以一千七百六十四分為法除實得九十七步餘一千六百九十二約之得四十九分步之四十七

九章算經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九十二步一百二十一分步之六十八。

術曰下有七分以一為四百二十半為二百一十三分之一為一百四十四分之一為一百五五分之一為八十四六分之一為七十七分之一為六十并之得一千八十九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四百二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八十八步七百六十一分步之二百三十二

術曰下有八分以一為八百四十半為四百二十三分之一為二百八十四分之一為二百一十五分之一為一百六十八六分之一為一百四十七分之一為一百二十八分之一為一百五并之得二千二百八十三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八百四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八十四步七千一百二十九分步之五千九百六十四

術曰下有九分以一為二千五百二十半為一千二百六十三分之一為八百四十四分之一為六百三十五分之一為五百四六分之一為四百二十七分之一為三百六十八分之一為三百一十五九分之一為二百八十并之得七千一百二十九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二千五百二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八十一步七千三百八十一分步之六千九百三十九

術曰下有一十分以一為二千五百二十半為一千二百六十三分之一為八百四十四分之一為六百三十五分之一為五百四六分之一為四百二十七分之一為三百六十八分之一為三百一十五九分之一為二百八十十分之一為二百五十二并之得七千三百八十一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二千五百二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十一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七十九步八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分步之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一

術曰下有一十一分以一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半為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分之一為九千二百四十四分之一為六千九百三十五分之一為五千五百四十四六分之一為四千六百二十七分之一為三千九百六十八分之一為三千四百六十五九分之一為三千八十十分之一為二千七百七十二十一分之一為二千五百二十并之得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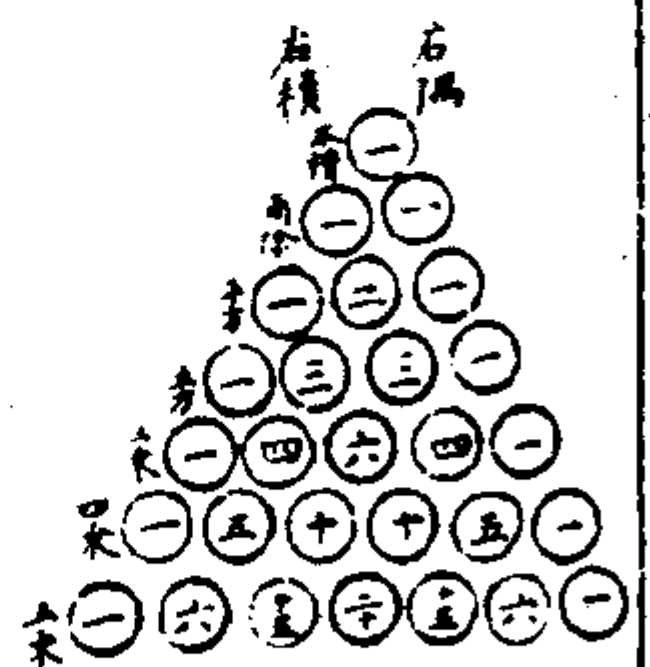
萬三千七百一十一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十一分步之一十二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七十七步八萬六千二十一分步之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

術曰下有一十二分以一為八萬三千一百六十半為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三分之一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四分之一為二萬七百九十五分之一為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六分之一為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分之一為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分之一為一萬三百九十五九分之一為九千二百四十十分之一為八千三百一十六十一分之一為七千五百六十十二分之一為六千九百三十併之得二十五萬八千六十三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八萬三千一百六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淳風等按九章術之意約省為易宜云下有一十二分以一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半為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分之一為九千二百四十四分之一為六千九百三十五分之一為五千五百四十四六分之一為四千六百二十七分之一為三千九百六十八分之一為三千四百六十五九分之一為三千八十十分之一為二千七百七十二十一分之一為二千五百二十十二分之一為二千三百一十并之得八萬六千二十一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乘之以為實實如法得從步其術亦得知不繁也

開方楊輝摘奇算法校正辯古通源開方不盡之法開方除不盡之數命為分子術曰倍隅數入廉一退平方二因立方三因併入下法一算總為分母以命分子之數　再求積數還源術曰置方面全步以分母通之併入分子自乘於頭又以分子減分母餘以分子乘之得數併入頭位為實有除還原無此一段以分母自乘為法實如法而一　平方本積有分子如是原方面有之分術曰分母乘全步併入分子開方除得方面散分積數別置原分母開方除得方面分母以除前段散積乃得方面幾步幾分之幾

楊輝詳解開方作法本源出釋鎖算書賈憲用此術

增乘方求廉法草曰釋鎖求廉之源列所開方數如前五乘方列五位隅算在外以隅算一自下增入前位至首位而止首位得六第二位得五第三位得四第四位得三下一位得二復以隅算如前陞增遞低一位求之。

六

六舊數　五加十而上四加六為十三加三為六二加一為三

求第二位

求第三位

六

十五五舊數　十加十而止六加四為十三加一為四

求第四位

右積　右隅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三 一

一 四 六 四 一

一 五 十 十 五 一

一 六 十五 二十 十五 六 一

左表乃積數。右表乃隅算。中藏者皆廉。以廉乘商方。命實而除之。

六　十五　二十五舊數　十加五而止　四加一為五

求第五位

六　十五　二十　十五二舊　五加一為六

上廉　二廉　三廉　四廉　下廉

楊輝纂類賈憲立成釋鎖平方法曰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位常超一位約實至首位盡而止實上商至第一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名曰方法命上商除實二乘方法一退為廉下法再退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於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以方廉二法皆命上商除實二乘隅法併入廉法一退下法再退商置第三位得數下法之上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盡得平方一面之數積有分子者以分母乘其全入內子又以分母再乘二次自乘之積圓者以圓法十二乘之開平方求積如分母自乘而一　增乘開平方法曰第一位上商得數以乘下法為平方命上商除實上商得數以乘下法入平方一退為廉　第二位再商得數以乘下法為隅命上商除實訖以上商得數乘下法入隅皆名曰廉一退下法再退以求第三位商數　第三位如第二位用法求之

實通全能具開方以積使商除除得其間上置諸下另倍為方法數却將方倍減其餘得其次數上商續方下旁邊也續數上下再將續除積積之數盡自昭如若還不盡倍方次退一將方位數除除見數來商又續只將此續取空虛

開方之法有三有平方有直方有立方其法最難取算然公私亦少用之但平方一法開自用之收算方田一面不可不知一法於其間也

丁巨算法方求圓。二十二乘七除圓求方七乘二十二除平面求周周十二乘方四乘外圓求積圓物六乘十二除方約八尺十二分立圓求徑九乘十六除立方求圓十六乘九除且斜求方五乘七除見方求斜七乘五除

九章算經今有積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五步問為方幾何

答曰二百三十五步

今有積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一步問為方幾何

答曰一百五十九步

今有積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問為方幾何

答曰二百六十八步

楊輝詳解解題圓三家天。方四象地。圓居方四分之三。以積工所。求方明乘除之妙用。考究源流莫不由此。法曰。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原下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位常超一位。初乘時過一位。今超一位。約實至首位盡而止。一下定一。一下百下定十。萬下定百。百萬下定千。於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以方法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之數為商。商本體實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數即原來法數也名曰方法。於本積內去其一方。命上商除實。法實相呼。以破積數。二乘方法一退為廉。一方帶兩直。以助其狀如廉。故二乘退位。下法再退下法即定位之算。再退重定。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與上意同。於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一方帶二廉。正闕一角即名隅。以方廉二法亦原乘之法也。皆命上商除實。二乘隅法併入廉法一退。倍隅入廉作一大方。以求次位得數。下法再退前意。商置第三位得數。下法之上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第二位與前意同。得平方一面之數。更有不盡之數。依第三位體而倍隅入廉退位商之。　草曰置積為實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別置一算為下法末下之法。從末常超一位約實百下約十萬下約百。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百。下法之上亦

置上商二百名曰方法。二百乃命上商除實四萬，餘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二乘方法，得四百步。一退爲廉。四百下法再退。百下於十。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六十並爲二百六十。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六十。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二萬七千六百，餘四千二百二十四。二乘隅法併於廉，得五百二十。一退，五百二十。下法再退於末位下，定一。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二百六十八。下法之上亦置八爲隅，除實適盡合問。

平方圖

一廉長二百六十闊八步積二千八十	一廉長二百闊六十積一萬二千	自方二百名方法積四萬
隅方八積六十四	隅方六十積三千六百	

增乘開平方法。以商數乘下法，遞增求之。商第一位，上商得數以乘下法爲乘方，命上商除實。上商得數以乘下法入乘方。一退爲廉，下法再退。商第二位，商得數以乘下法爲隅，命上商除實訖，以上商得數乘下法入隅，皆名曰廉。一退，下法再退，以求第三位商數。商第三位用法如第二位求之。

增乘開平方圖（以前圖於法可用可知）

布位定位

四步、二十、八百、一千、七萬

𝍦𝍩𝍧𝍪𝍣

𝍠

別置一算名曰下法。定一超一位定十，超一位定。

商第一位

𝍡

𝍦𝍩𝍧𝍪𝍣 （內除四萬。二二相呼，於七萬）

𝍡

上商得數以乘下法爲平方，命上商除實。

作法求第二位

𝍡

𝍢𝍩𝍧𝍪𝍣

以上商得二乘下法，增入平方。

作法求第二位

𝍡

𝍢𝍩𝍧𝍪𝍣

𝍫

方法一退爲廉，下法再退。

商第二位

𝍬𝍡

𝍪𝍣

𝍫𝍡𝍥

上商得六，以乘下法爲隅，命上商除實。

作法求第三位

𝍬𝍡

𝍪𝍣

𝍫𝍡𝍤

以上商得數乘下法增入廉。

作法求第三位

𝍬𝍡

𝍪𝍪𝍣

𝍫𝍡𝍤

廉法一退，下法再退。

商第三位

𝍬𝍡

𝍪𝍪𝍣𝍧

𝍫𝍡𝍤

以上商乘下法爲隅，廉皆命上商除四百實。

《詳解九章算法》：術曰：置積爲實。借一算步之超一等。言百之面十也，言萬之面百也。上商二百乘下隅爲廉二百，呼除本積二二除去四萬，餘積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爲實。倍廉爲方法得四百。續上商六十，乘下隅爲廉六十，於四百之下與上商六十呼除本積四六除去二萬四千，六六除去三千六百，餘積四千二百二十四步爲實。又倍廉六十得一百二十，併入方法共五百二十。續上商八步，乘下隅爲廉八步，於五百二十之下與上商八步呼除本積五八除去四千，二八除去一百六十，八八除去六十四步，適盡。得方面二百六十八步，合前問。

九章算經：又有積五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二步四分步之一，問爲方幾何。

荅曰：七百五十一步半。

《嚴恭通原算法》術曰：列積步，以四分通之，納子。又以四分再自乘，得六十四，乘之爲實。以開方法除之，得一萬二千二十四分。卻以四分自乘之，得一十六爲法，除之即得。

今有積三十九億七千二百一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步，問爲方幾何。

荅曰：六萬三千二十五步。

開方（求方冪之一面也）。術曰：置積爲實。借一算步之，超一等（言百之面十也，言萬之面百也）。議所得，以一乘所借一算爲法，而以除（先得黃甲之面，上下相命，是自乘而除也）。除已，倍法爲定法（倍之者，豫張兩面朱冪定袤，以待復除，故曰定法）。其復除，折法而下（欲除朱冪者，本當副置所得成數，以乘方，倍之爲定法，以折議、乘，而以除。如是當復步之而止，乃得相命，故使就上折下）。復置借算步之如初，以復議一乘之（欲除朱冪之角黃乙之冪，其意如初之所得也）。所得副，以加定法，以除。以所得副從定

法三以算二之面以定法者是以除而基之表從除於下如前若開之不盡者爲不可開當以面命之術或有以借算加定法而命分者雖粗相近不可用也凡開積爲方方之自乘當還復其積分令不加借算而命分則常微少其加借算而命分則又微多其數不可得而定故惟以面命之爲不失耳譬猶以三除十以其餘爲三分之一而復其數可以舉不以面命之加定法如前求其微數微數無名者以爲分子其一退以十爲母其再退以百爲母退之彌下其分彌細則朱冪雖有所棄之數不足言之也若實有分者通分內子爲定實乃開之訖開其母報除淳風等按分母可開者並通之積先合二母既開之後一母尚存故開分母求一母爲法以報除也若母不可開者又以母乘定實乃開之訖令如母而一淳風等按分母不可開者本一母也又以母乘之乃合二母既開之後亦一母存焉故令如母而一得全面也又術開方者求方冪之面也借一算者假借一算空有列位之名而無除積之實方隅得面是故借算列之於下步之超一等者方十自乘其積有百方百自乘其積有萬故超位至百而言十至萬而言百議所得以一乘所借算爲法而以除者先得黃甲之面以方爲積者兩相求故開方除之運令兩面上下相命是自乘而除之除已倍法爲定法者實積未盡當復更除故豫張兩面朱冪袤以待復除故曰定法其復除折法而下者欲除朱冪者本當副置所得成方倍之爲定法以折議乘之而以除如於是當復步之而止乃得相命故使就上折之而下復置借算步之如初以復議一乘之所得副以加定法以除以所得副從定法者欲除朱冪之角黃乙之冪以所得副從定法者再以黃乙之面加定法是則張兩青冪之袤故如前開之即合所問

孫子算經今有積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步問爲方幾何

答曰四百八十四步九百六十八分步之三百一十一

術曰置積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步爲實次借一算爲下法步之超一位至百而止商置四百於實之上副置四萬於實之下下法之上名爲方法命上商四百除實除訖倍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八十以次前商副置八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爲廉法方廉各命上商八十以除訖倍廉法上從方法一退方法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四以次前副置四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廉隅各命上商四以除實除訖上商得四百八十四下法得九百六十八不盡三百一十一是爲方四百八十四步九百六十八分步之三百一十一

夏侯陽算經今有田二十一頃七十八畝一百八十步問爲方幾何

答曰七百二十三步奇一百七十一步

術曰先置頃畝於上以二百四十步乘之得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步内零一百八十步以開方除之借一算爲下法步之超一位至百止。萬上置上商七百下亦置七萬於實位之下下法之上命上商除實訖倍方爲一十四萬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又置上商二十於前商後又置二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以方隅二法皆命上商以除實訖倍隅法爲四百從上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又置上商三於前商二十之後又置三步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以方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訖倍隅法得六從上方法得一千四百四十六即是上方得七百二十三步奇一百七十一步

五經算術論語千乘之國法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　今有千乘之國其地千成計積九十億步問爲方幾何

答曰三百一十六里六十八步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術曰置積步爲實開方除之即得按千乘之國其地千成方一里置一城地十里以三百步乘之得三千步自張相乘得九百萬步又以千乘之得積九十億步以開方除之即得方數也開方法曰借一算爲下法步之常超一位至萬而止置上商九萬於實之上又置九億於實之下下法之上名曰方法命上商九萬以除實畢倍方法九億得十八億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四千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四百萬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四千以除實畢倍隅法得八百萬上從方法得一億八千八百萬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八百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八萬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八百以除實畢倍隅法得十六萬上從方法得一千八百九十六萬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六十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六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六十以除實畢倍隅法得一千二百上從方法得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百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八於上以

次前商之後又置八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八以除實畢倍隅法得一十六上從方法下法一亦從之得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以里法三百步除之得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即得方三百一十六里六十八步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也

楊輝摘奇算法積一千三百尺開平方一面幾尺

答曰三十六尺七十三分尺之四

開方草曰置積為實一千三百別置下法一算從常超一位約實百下定十上商方面三十以乘下法為方法三十命上商除實九百餘實四百以二因方法二退為廉六十下法再退定零上又商第二位方面六尺以乘下法為隅六尺以廉隅二法六十六尺命上商除實三百九十六尺餘實四尺即開方不盡之數二因隅法併入廉法共七十二添入下法一算共七十三命為分母所餘四尺命為分子合問 還源求原積草曰置方面三十六尺七十三分尺之四以分母通全尺併入分子共二千六百三十二自乘於上得六百九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別置分子減分母餘分子四減分母七十三餘六十九以乘分子六十九

求子四得二百七十六併之為實得六百九十二萬七千七百以分母自乘為法得五千三百二十九以法除之得原積一千三百尺

今有積一千五百九十尺六十四分尺之一問平方面幾何

答曰三十九尺八分尺之七

原積有分子開平方術曰以分母六十四通積尺一千五百九十分子一併之為實一十萬一千七百六十一開平方得方面分子積數三百一十九置原分母開方六十四開平方得八為方面分母以除方面分積三百一十九得三十九尺餘八分尺之七

透簾細草今有平方積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尺問一面方多少

答曰二百三十六尺

法曰平方開之 草曰置積為實借一算子為約法常超一位進二度合商百乃上商二百尺二因常隅又名下法又名約法得二萬為方法命商除實四萬了倍方法一退得四十約法二退於百之下續商三百尺三因隅法得三百尺併入方法得四千三百命商三十除實餘有二千七百九十六在方法內又添隅法三百一退得四百六十隅法二退為二尺上續商六尺又於方法內添隅法六尺一步得四百六十六尺

乃令商六尺除實恰盡丁巨算法術曰置積在地商二二如四除了四萬另於上退二位置二合商百并於下置二為方倍之得四將四間得四三一十二又除一萬二千於上續商三下方亦續三又將上下三為三三如九又除九百實有二千七百九十六又將方三倍為六共得四六郄以四商得四六二十四又除二十四百續商六以六除盡

丁巨算法今有平方積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尺問一面幾何

答曰七百八十九尺

置積尺以一算於一尺之下為隅常超二位至二萬尺之下上商七呼一七生方七卸於隅法之上布七作方法呼七七四十九去積四十九萬尺倍方法為一十四方法一退隅法二退上商八呼一八生方八於方法之後對上商八之下布方法八呼一八如八去積八萬尺餘積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尺呼四八三十二去積三萬二千尺又呼八八六十四去積六千四百尺倍方法八得方法一百五十六方法一退隅法二退上商九呼一九生方九即於生法之後對上商九之下布方法九呼一九如九去積九千尺呼五九四十五去積四千五百尺呼六九五十四去積五百四十尺九九八十一去積八十一尺適盡此平方之法

頗難通故俊二例 若有積九千六百零四尺開平方一面數何然九十八尺置積在地如上除之

貫通全能集今有方田六畝零四步問一方面該步幾何

答曰該方三十八步

法曰置畝為步答入零步開平方除之合問 開平本法置總法在地用商三三如九另於上退二位置三合商十下亦另置三為方法在地止有五百四十四郄以方法三倍之得六又以六商除六八四十八續上商八在地止有六十四方下亦置八以八八呼除六十四恰盡商得三十八步為一方面其餘開方皆做此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積八萬步問為方若干

答曰二百八十二步五百六十五分之四百七十六

術曰置積為實借一算步之超一等上商二百乘下隅為廉二百呼除本積二二除去四萬餘積四萬步為實倍廉為方法得四百續上商八十乘下隅為廉八十於四百之下與上商八十呼除本積四八除去三萬二千八八除去六千四百餘積一千六百步為實又倍廉八十得一百六十併入方法共五百六十續上商二步乘下隅為廉二步於五百

六十之下與商二步呼除本積二五除去一千二六除去一百二十二
二除去四步餘積四百七十六步又倍廉二步得四併入方法并借一
隅共共得五百六十五是得方面二百八十二步五百六十五分之四
百七十六合前問

今有積一百二十一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一十一步

今有積三百六十一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一十九步

今有積七百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二十六步五十三分步之二十四

今有積一千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三十一步六十三分步之三十九

術曰俱以前開方除之即得

九章算經 今有積一千五百一十八步四分步之三問爲圓周幾何

答曰一百三十五步於徽術當周一百三十八步一十分步之一

淳風等按此依密率爲周一百三十八步五十分步之九

楊輝詳解 解題以方斂圓驗方圓相通也圓居四分之三法曰分母乘全步入內子以圓法十二乘之又以分母再自乘乘之開平方求積以分母自乘爲法除之以分母自乘爲法除實得周 草曰分母四乘全步一千五百一十八步入內子三得六千七十五以圓法十二乘之得七萬二千九百又以分母四再自乘爲六十四乘之爲實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開平方別置一算爲下法原下之法從末常超一位約實百下約十萬下約百百萬下約千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千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二千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實四百萬二乘方法一退爲廉未作四千退爲四十下法再退百下定十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一百共爲二千一百廉法之次上商置隅一百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除四十一萬餘二十五萬五千六百二乘隅法併爲廉一退得四千二百下法再退於末位百下定十又以上商置第三位得數六十下法之上亦置隅六十除實適盡得二千一百六十以分母自乘爲法除之 穀恭通原算法術曰列積步以四分通之納子十二乘之又以四分再自乘得六十四乘之爲實以開方除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分部以四分自乘得一十六爲法除之即得

今有積三百步問爲圓周幾何

答曰六十步於徽術當周六十一步五十分步之十九 淳風等按依密率爲周六十一步一百分步之四十一

術曰置積步數以十二乘之以開方除之即得周 此術以周三徑一爲率與舊圓田術相返覆也於徽術以三百一十四乘積如二十五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即周也開方除之即徑是爲據見徑以求周猶失之於微少其以二百乘積一百五十七而一開方除之即徑猶失之於微多 淳風等按此注於徽術求周之法其中不用開方除之即徑六字本有者衍脫也依密率八十八乘之七而一按周三徑一之率假令周六徑二半周半徑相乘得冪三周自乘得三十六以冪除之數今冪一周之數十二也其積本是自乘今以一乘之十二而一得此積三也術爲一乘不長故以十二而一得此積今還原置此積三以十二乘之者復其本周自乘之數凡物自乘開方除之復其本數故開方除之即周

孫子算經 今有積三萬五千步問爲圓幾何

答曰六百四十八步一千二百九十七分步之九十六

術曰置積三萬五千步以一十二乘之得四十二萬爲實次借一算爲下法步之超一位至百而止上商置六百餘於實之上副置六萬於實之下下法之上名爲方法命上商六百除實除訖倍方法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四十以次前商副置四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爲廉法方廉各命上商以除實除訖倍廉法從方法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八次前商副置八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爲隅法方廉隅各命上商八以除實除訖倍隅法從方法上商六百四十八下法得一千二百九十七不盡九十六是爲方六百四十八步一千二百九十七分步之九十六

穀恭通原算法 今有積一千二百步欲爲圓問徑若干

答曰四十步

術曰列積步以四乘三除得一千六百步以開方除之即得

五經算術禮記投壺法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云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

甄鸞按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上千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三百二十四寸爲二斗

積寸以膜修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除之得圓周二十七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方法得五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二十七寸得九寸又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之是爲畫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母與子亦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準風等校其問置云今有畫腹修五寸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周之象問積寸之與周徑各幾何曰積三百二十四寸周二尺七寸二百七十五分寸之二百四十三徑九寸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術置三置二五以斗法乘之得積寸以誤修五寸除之所得以十二乘之開方除之得周數三約之即得徑數

楊輝詳解算法九章之方積內原有分母依方術曰置全積通分併分子爲實開立方除得面積於上別置積內原分母如立方而一爲法以除求出面積即得所答方面全步幾分之幾楊輝纂類實爲立成釋鎖立方法曰置積爲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至首常超二位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又乘置平方命上商除實訖取用第一位法三因平方一退亦三因從方面二退爲廉下法三

退續商第二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爲隅以上商數乘廉隅命上商除實訖求第三位即如求第二位取用

九章算經今有積一百八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尺此尺謂立方尺也凡物有高深深而言積者曰立方問爲立方幾何

答曰一百二十三尺

楊輝詳解今問積中第一位是一立方自方百尺第二位有三平方各方一百尺高二十尺其三廉各長一百尺方二十尺其一隅立方二十尺第三位積有三平方各方一百二十尺高三尺又三廉各長一百一十尺方三尺其一隅立方三尺解題方自來名爲平方又以方乘平方名曰立方狀如骰子取用勾深設造之算 立方法曰賈憲細草編爲法法置積爲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原下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至首常超二位約實原來之法過二位今逐源故超二位一下定一千下定十百爲下定百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以方數爲主自末求商不欲疊兹詳見細草下法之上亦置上商即平方面又乘爲平方命上商除實訖除去一立方也三因平方一退亦三因從方面二退爲廉第一位得數乃立方其第二位有三箇廉一小隅爲助三因方廉退方一廉二者益

其數有等第也下法三退原超二位今退三位以定上商續商第二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爲隅第二位中隅見在解以上商數乘廉隅以平乘高命上商除實訖第二位取用如此求第三位却依第二位取用以上商乘廉三因隅法併入爲方又以方法之下復置上商三因爲廉其方法一退廉法再退下法三退續商第三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爲隅三因廉法隅自乘之皆命上商除實兄第二位解適盡合問

單曰置積一百八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尺爲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位常超二位約實二下定一千下定十百萬下定百上商置第一位得數實數一百萬上商置一百原定百也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一百乘爲平方一百乘一百得一萬尺乃命上商一百除實一百萬尺三因平方一退爲三萬尺亦三因從方二退爲廉三百尺下法三退定十續商置第二位得數二十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爲隅二十以上商乘廉得六千隅得四百命上商除實訖餘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尺以上商二十乘廉得一萬二千尺三因隅法得一千二百尺併入方一退共四萬三千三百尺方法之下復置上商一百二十三因爲廉三百六十隅法二退下法三退續商置第三位得數三尺下法之上

亦置上商爲隅三尺以上商乘廉一千八十隅九尺皆命上商除實適盡合問

增乘方法立方原是乘而又乘至數今以增乘爲除求源草曰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一百以上商乘下法置廉一百乘廉爲方一萬除實訖後以上商一百乘下法入廉共二百乘廉入方共三萬又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定十再於第一位商數之次復商第二位得數二十以乘下法入廉共三百二十乘廉入方共三萬六千四百命上商除實訖餘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復以次商二十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四十乘廉入方共四萬三千二百尺又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六十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如前上商第三位得數三尺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六十三乘廉入方共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九命上商三尺除實適盡得立方一面之數

九章算經又有積一千九百五十三尺八分尺之一問爲立方幾何

答曰一十二尺半

今有積六萬三千四百一尺五百一十二分尺之四百四十七問爲立方幾何

答曰三十九尺八分尺之七

楊輝詳解解題此是帶子立方分母子立方法曰置積以分母通其全加內子爲實通分之意開立方除之前術得積多分母子一段未可便見方面別置分母如立方而一母先自乘而又乘故如立方而一除積還源得立方一面之數 草曰置積以分母五百一十二通全六萬三千四百一尺加內子四百四十七爲實得三千二百四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開立方除之爲積得三百一十九別置分母五百十二如開立方而一爲法得八除積三百十九得立方一面之數前答嚴恭通原算法術曰置積以分母相乘納子三千二百四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分爲積實開立方除借一筭爲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三百乘下隅得三百爲廉法以上商三百與廉三百乘得九萬爲方法與上商三百呼除本積三九除去二千七百萬餘積實存五百四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分爲實三因廉得九百三因方得二十七萬續上商一十乘下隅得一十卻乘廉九百得九千併入方法又以上商一十乘下隅一十得一百亦併入方法共二十七萬九千一百分爲方法與上商一十呼除本積一二除去二百萬再呼一七除去七十萬一九除去九萬一一除去一千餘積存二百六十七萬七百五十九分爲實以於方法

內更加原廉九千又倍商乘隅得二百併入方法次以上商三百一十三因得九百三十爲廉法續上商九分乘下隅得九分卻乘廉得八千三百七十併入方法又上商九分乘下隅九分得八十一分亦併入方法共二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分爲方法與上商九分呼除本積二九除去一百八十萬再呼九九除去八十一萬六九除去五萬四千七九除去六千三百五九除去四百五十一九除去九分適盡得三百一十九分爲實次置分母五百一十二亦以開立方除之得八爲法實如法而一合前問

今有積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尺二十七分尺之一十七問爲立方幾何

答曰一百二十四尺太半尺

開立方立方適等求其一面也術曰置積爲實借一筭步之超二等言千之面十言百萬之面百議所得以再乘所借一筭爲法而除之再乘者亦求爲方冪以上議命而除之則立方等也除已三之爲定法爲當復除故豫張三面以定方冪爲定法也復除折而下復除者三面方冪以皆自乘之數須得折議定其厚薄爾開平冪者方百之面十開立冪者方千之面十據定法已有成方之冪故復除當以千爲百折下一等也以三乘所得數置中行設三乘之定長復借一筭置下行欲以爲隅方立方等未有定數且置一筭定其位步之中超一下超二位上方法長自乘而折中乘法但有長故降一等下隅法無面長故又降一等也復置議以一乘中爲三廉備冪也再乘下令隅自乘爲方冪也皆副以加定法以定除三面三廉一隅皆已有冪以上議命之而除去三冪之厚也除已倍下并中從定法凡再以中三以下加定法者三廉各當以兩面之冪連於三廉之兩以待復除也言不盡意解此要當以棊乃得明耳復除折下如前開之不盡者亦爲不可開術亦有以定法命分者不如故冪開方以微數爲分也若積有分者通分內子爲定實定實乃開之訖開其母以報除淳風等按分母可開者並通之積先合三母既開之後一母尚存故開分母求一母爲法以報除也若母不可開者又以母再乘定實乃開之訖令如母而一淳風等按分母不可開者本一母也又以母再乘之令合三母既開之後一母猶存故令一母而一得全面也按開立方知立方適等求其一面之數借一筭步之超二位者位立方求積方再自乘就積開之故超二位言千之面十言百萬之面

百議所以再乘所借筭爲法而以除知求爲方冪以議命之而除則立方等也除已三之定法爲積未盡當復更除故豫張三面已定方冪爲定法復折除而下如三面方冪皆以有自乘之數須得折議定其厚薄爾開平方百之面十其開立方即千之面十而定法已有成方之冪故復除之者當以千爲百折下一等以三乘所得數置中行者設三廉之定長復借一筭置下行者欲以爲隅方立方等未有數且置一筭定其位也步之中超一下二者上方法長自乘而一折中廉法但有長故降一等下隅法無面長故又降一等復置議以一乘中者爲三廉備冪再乘下當令隅自乘爲方冪皆副以加定法以定法除者三面三廉一隅皆已有冪以上議命之而除去三衰之厚除已倍下併中從定法者三廉各當以兩面之冪連於兩方之面一隅連於三廉之端以待復除其開之不盡者術下如前開方即合所開有分者通分納子開之訖開其母以報除可開者以通之積先合三母既開之後一母尚存故開分母者求一母爲法以報除若母不可開者又以母再乘定實乃開之訖令如母而一分母不可開者本一母又以母再乘令合三母既開之後亦一母尚存故令如母而一得全面也

透廉細草　今有立方積四千九百八十三萬六千三十二尺。問立方一面多少

荅曰三百六十八尺

法曰開立方除之舊草冗繁今以透廉開之　草曰列積為實借一算子名立隅又名約法常超二位約實兩度進上合商三百。三因立隅得三百萬別置為廉法又三因得九百萬為方法只以方法命商除實二千七百萬三因方法為二千七百萬一退三因廉得九百萬二退立隅法三退積商六十寸廉法內添隅添立隅六千共九萬六千六因加入方法得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命積商除實餘有三百一十八萬三千二在廉法內更添隅法六千得十萬二千六因加入方法得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一退廉法內又添六千共十萬八千二退下法三退積商八寸廉法內添隅法八寸共一千八十八乃八因加入方法得三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寸命商八寸除實恰盡　嚴恭通原算法術曰。置本積為實借一算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二百尺乘下隅得三百尺為廉法以上商三百尺與廉三百尺相乘得九萬尺為方法與上商呼除本積三九除去二千七百萬餘積上存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三十二尺為實。三因廉得九百尺。三因方得二十七萬尺。續上商六十尺乘下隅得六十尺。却乘廉得五萬四千尺併入方法。又上商六十尺與下隅六十尺相乘得三千六百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尺為方法與上商六十尺。呼除本積三六除去一千八百萬再呼二六除去一百二十萬再呼六七除去四十二萬再呼六六除去三萬六千尺。餘存三百一十八萬三十二尺。再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五萬四千尺。又倍商隅三千六百得七千二百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十八萬八千八百尺。次以上商三百六十三因得一千八十為廉法續上商八尺乘下隅得八尺却乘廉得八千六百四十又上商八尺與下隅八相乘得六十四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尺為方法與上商八尺呼除本積三八除去二百四十萬再呼八九除去七十二萬再呼七八除去五萬六千。再呼五八除去四千尺再呼四八除去三十二尺適盡得立方面三百六十八尺合前問

丁巨算法今有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尺問為立方一面幾何

荅二十五尺。

置積尺以一算於五尺之下常超二位至位之下上商二呼一二生廉二二二生方四呼二四如八去積八千尺餘七千六百二十五尺。呼一二添廉二二四添方八又呼一二添廉二。方法一退廉法二退。下法三退上商五呼五六生方三十五五生方二十五命商除積一二五如五去積五十尺五五二十五去積二千五百尺二五一十去積一百尺五五二十五去積二十五尺適盡。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尺問立方面若干

荅曰三十六尺

術曰置本積為實借一算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三十尺乘下隅得三十尺為廉法以上商三十尺與廉三十尺相乘得九百尺為方法與上商呼除本積三九除去二萬七千尺餘積實存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尺為實再以三因廉得九十尺三因方得二千七百尺續上商六尺乘下隅得六又却乘廉得五百四十尺併入方法又上商六尺與下隅六尺相乘得三十六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千二百七十六尺為方法與上商六尺呼除本積三六除去一萬八千。再呼二六除去一千二百。再呼六七除去四百二十。再呼六六除去三十六尺適盡合前問。

今有積七億尺。問立方面若干。

荅曰八百八十七尺。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分尺之二百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術曰。置本積為實借一算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八百尺。乘下隅得八百尺為廉法以上商八百尺與廉八百尺相乘得六十四萬尺為方法與上商呼除本積六八除去四億八千萬再呼四八除去三千二百萬餘積實存一億八千八百萬尺為實。三因廉法得二千四百尺。三因方得一百九十二萬續上商八十尺乘下隅得八十尺却乘廉得一十九萬二千併入方法又上商八十尺與下隅八十尺相乘得六千四百尺亦併入方法共二百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尺為方法與上商八十呼除本積二八除去一億六千萬再呼一八除去八百萬再呼一八除去八十萬再呼八八除去六十四萬再呼四八除去三萬二千餘積實存一千八百五十二萬八千尺為實。次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一十九萬二千又倍商乘隅得一萬二千八百亦併入方法共二百三十二萬三千二百。次以上商八百八十三因得二千六百四十為廉法續上商七尺乘下隅得七尺却乘廉得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併入方法。又上商七尺與下隅七尺相乘得四十九尺亦併入方法共二百三十四萬一千

七百二十九尺為方法。與上商七八呼除本積。二七除去一千四百萬
三七除去二百一十萬。四七除去二十八萬。二七除去七千。七七除去
四千九百。二七除去一百四十。七九除去六十三尺。餘積存二百一十
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尺。又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一萬八千四百八十。
又倍商乘隅得九十八尺亦併入方法。又以上商八百八十七尺。三
因得二千六百六十一尺。更加原借一隅算亦併入方法。是得方面八
百八十七尺。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分尺之二百一十三萬
五千八百九十七合前問。

今有積七億二千一百七十三萬四千二百七十三尺。問立方面若干。
荅曰。八百九十七尺。

今有積七十億尺。問立方若干。
荅曰。一千九百一十二尺。二十九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分尺之
一千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

今有積八十億尺。問立方面若干。
荅曰。二千尺。
術曰。俱以前開立方除之即得。

楊輝纂類。開立圓者。先以方法十六乘積。如圓法九而一。開立方除之。積
有分母子者。通母內子久圓用十六來九除。開立方除之得積。別置分母
如立方而一為法。除積求之。增乘方法曰。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以上商
乘下法。置廉乘廉為方。除實訖。復以上商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又乘下
法入廉。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再於第一位商數之次。復商第二位得數。以
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命上商除實訖。復以次商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
又乘下法入廉。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如前上商第三位得數。乘下法入廉
乘廉入方。命上商除實。適盡。得立方一面之數

九章算經。今有積四千五百尺。亦謂立方之尺也。問為立圓徑幾何。
荅曰二十尺。依密率立圓徑二十尺。計積四千一百九十尺二十一
分尺之一十

今有積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億六千六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尺。問為
立圓徑幾何。
荅曰一萬四千三百尺。依密率為徑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三尺四分
尺之三
術曰。置積尺數。以十六乘之。九而一。所得開立方除之。即丸徑。立圓即

丸也。為術者蓋依周三徑一之率。令圓冪居方冪四分之三。圓囷居立
方亦四分之三。更令圓囷為方率十二。為丸率九。丸居圓囷又四分之
三也。置四分自乘得十六。三分自乘得九。故丸居立方十六分之九也。
故以十六乘積。九而一。得立方之積。丸徑與立方等。故開立方而除得
徑也。然此意非也。何以驗之。取立方棊八枚。皆令立方一寸。積之為立
方二寸。規之為圓囷。徑二寸。高二寸。又復橫因之。則其形有似牟合方
蓋矣。八棊皆然。似陽馬圓然也。按合蓋者方率也。丸居其中。即圓率也。
推此言之。謂夫圓囷為方率。豈不闕哉。以周三徑一為圓率。則圓冪傷
少。令圓囷為方率。則丸積傷多。互相通補。是以九與十六之率偶與實
相近。而丸猶傷多耳。觀立方之內。合蓋之外。雖衰殺有漸。而多少不掩。
判合總結。方圓相纏。濃纖詭互。不可等正。欲陋形措意。懼失正理。敢不
闕疑。以俟能言者。黃金方寸。重十六兩。金丸徑寸。重九兩。率生於此。
未曾驗也。周官考工記。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
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言鍊金使極精而後分之。則可以為率也。
令丸徑自乘。三而一。開方除之。即丸中之立方也。假令丸中立方五尺。
[illegible]
尺之弦也。以此弦冪為股。亦以五尺為句。并句股冪得七十五尺。是為
大弦冪。開方除之。則大弦可知也。大弦則中立方之長邪。邪即丸徑也。故
中立方自乘之冪。於丸徑自乘之冪。三分之一也。令大弦還乘其冪。即
丸外立方之積也。大弦冪開之不盡。令冪七十五。再自乘之。為面。命
得外立方積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尺之面。又令中立方五尺自
乘。又以方乘之。得積一百二十五尺。一百二十五尺自乘為面。以得積
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尺之面。皆以六百二十五約之。外立方積六百
七十五尺之面。中立方積二十五尺之面也。張衡算又謂立方為質。
立圓為渾。衡言質之與中外之渾。六百七十五尺之面。開方除之不足
一。謂外質積二十六也。內渾二十五之面。謂積五尺也。今徵令質言中
渾。渾又言質。則二質相與之率。猶衡二渾相與之率也。衡蓋亦先二質
之率。推以言渾之率也。衡又言質六十四之面。渾二十五之面。質復言
渾。謂居質八分之五也。又云方八之面圓。圓渾相推知其復以圓囷為
方率。渾為圓率也。失之遠矣。衡說之自然。欲協其陰陽奇偶之說而不
顧疏密矣。雖有文辭。斯亂道破義。病也。置外質積二十六。以丸乘之。十
六而一。得積十四尺八分之五。即質中之渾也。以分母乘全內子。得一

百一十七又置內質積五以分母乘之得四十是謂質居渾一百一十
七分之四十而渾率猶為傷多也假令方二尺方四面併得八尺也謂
之方周其中令圓徑與方等亦二尺也元半徑以乘圓周之半即圓冪
也半方以乘方周之半即方冪也然則方周知方冪之率也圓周知圓
冪之率也按如衡術方周率八之面圓周率五之面也令方周六十四
尺之面即圓周四十尺之面也又令徑二尺自乘得徑四尺之面是為
圓周率十二之面而徑率一之面也衡亦以周三徑一之率為非是故
更著此法然增周太多過其實矣 淳風等按祖暅之謂劉徽張衡二
人皆以圓囷為方率丸為圓率乃設新法祖暅之開立圓術曰以二乘
積開立方除之即立圓徑其意何也取立方棊一枚令立樞於左後之
下隅從規去其右上之廉又合而橫規之去其前上之廉於是立方之
棊分而為四規內棊一謂之內棊規外棊三謂之外棊規更合四棊復
橫斷之以勾股言之令餘高為勾內棊斷上方為股本方之數其弦勾
股之法以勾冪減弦冪則餘為股冪若令餘高自乘減本方之冪餘即
內棊斷上方之冪也本方之冪即外四棊之斷上冪然則餘高自乘
即外三棊之斷上冪矣不問高卑勢皆然也然固有所歸同而途殊者
爾而乃控遠以演類借況以析微按陽馬方高數參等者列而立之橫
截去上則高自乘與斷上冪數亦等焉夫疊棊成立積緣冪勢既同則
積不容異由此觀之規之外三棊旁蹙為一即一陽馬也三分立方則
陽馬居一內棊居二可知矣合八小方成一大方合八內棊成一合蓋
內棊居小方三分之二則合蓋居立方亦三分之二較然驗矣置三分
之二以圓冪率三乘之如方冪率四而一約而定之以為丸率故曰丸
居立方三分之一也等數既密心亦昭晰張衡放舊貽哂於後劉徽循
故未暇校新夫豈難哉抑未之思也依率立此圓積本以圓徑再自乘
十一而一約此積今欲求其本積故二十一乘之十一而
一凡物再自乘開立方除之復其本數故立方除之即丸徑也

揚輝詳解積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尺四寸三分七釐五毫問
為立圓徑幾何

答一百四十三尺

解題立圓其狀如毬居立方十六分之九立圓法曰以方法十六乘積
如圓法九而一為實平圓居平方四分之三更添一乘為立圓立丸其
立圓居立方十六分之九故以為法十六乘九而一即立積之意開增

乘立方除之前注 草曰置積題上以方法十六乘之以九除之為實
得二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尺 開增乘立方除之立草在九章卷
首帝置測內

透簾細草今有立方圓積九百二十七寸問徑多少

答曰一尺二寸

法曰置積寸以十六乘之九而一得一千七百二十八寸為實開立方
除之即得合問 草曰十六乘之九除者添入角積也改立圓為立方
是以開立方見一面數 𠕁。。丨隅法三進在千之下置廉一千方一
千除實一千方三因一為三千一退廉三因得三千二退下位三退續
商二寸廉法勾添隅法二寸得三十二寸二因添入隅法得三百六十
四命商除實盡也

今有立方圓平方各一所共計積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尺只云立方面
多如立圓徑七尺其平方面如立圓徑三分之二問三事各多少

答曰立方面五十五尺 立圓徑四十八尺 平方面三十二尺

法曰以立方開之 草曰置共積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尺在地於頭
位以多七尺自乘得數又以七尺再乘之得三百四十三尺減於頭位
共積餘有二十二萬九千二百六十四又以一百四十四為分母乘之
頭位共得三千三百一萬四千一十六尺為實置於頭位又多數七尺
自乘得數以四百三十二乘之得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八尺為從法又
多七尺乘四百三十二得三千二十四又添入六十四共得三千八十
八為廉常以二百二十五為隅立方開之計積為實三千三百一萬四
千一十六於頭位從法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八於下位廉法三千八十
八於從法下隅法二百二十五於廉之下從法一進廉法二進隅法三
進上商四共隅法相呼四因廉法得一百二十萬八千八百廉法相呼
生於從法得五百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命商除之除有一千二百八十
二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又四因隅法生於廉法得二百一十萬八千八
百又生於從法得一千三百四十八萬二千八十又四因於廉法得三
百萬八千八百又八因隅法一退於廉得三百一十八萬八千八百從
法一退廉法二退隅法三退上商八生於廉法得三萬一千八百八十
八又八生於從法得一百六十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命商除之恰盡得
立圓徑內加七尺為立方面二因三除為平方面也合問

今有圓毬一隻徑一尺二寸問計積寸多少

荅曰。九百七十二寸。

法曰徑再自相乘得一千七百二十八寸又以九之。如十六而一。得積寸合問。草曰徑再自相乘爲立方比立圓徑子多四角積或一十六分之九立圓積是十六分之九先九因而後十六除首恐有不盡見通分也。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積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三十五尺半欲爲立圓問徑若干。

荅曰七十八尺。

術曰置本積以十六乘之得四百二十七萬九百六十八尺。九除之得四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二尺爲實以開立方除借一筭爲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七十尺乘下隅得七十尺爲廉法以七十尺與上商七十尺相乘得四千九百尺爲方法與上商七十尺呼除本積四七除去二十八萬七九除去六萬三千除積實存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尺爲實三因廉得二百一十尺三因方得一萬四千七百尺續上商八尺乘下隅得八尺卻乘廉得一千六百八十尺併入方法以上商八尺乘下隅得六十四尺亦併入方法共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尺爲方法。與上商八尺呼除本積一八除去八萬六八除去四萬八千四八除去三千二百四八除去三百二十四八除去三十二適盡得圓徑七十八尺合前問。

今有積七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尺欲爲立圓問周若干。

荅曰七百六尺。一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二十七分尺之一百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四。

術曰置積以一百四十四乘得一十億五千九百四十八萬又三除之得三億五千三百一十六萬尺爲實。以前開立方除之即得。

楊輝詳解積一百三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六尺。問爲三乘方幾何。

荅曰三十四尺

解題三度相乘其狀如直邊增三乘開方法草曰上商得數下法增爲立方除實即原乘意置積爲實別置一筭爲下法於實末常超三位約實一乘超一位三乘超三位萬下定實上商得數三十乘下法生下廉三十乘下廉生上廉九百乘上廉生立方二萬七千命上商除實餘五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十六作法商第二位得數以上商乘下法入下廉共六十乘下廉入上廉共二千七百乘上廉入方共一十萬八千又乘下法入下廉共九十乘下廉入上廉共五千四百又乘下法入下廉共一百二十方一上廉二下廉三下法四退方一十萬八千上廉五千四百下廉一百二十下法定一又於上商之次續商置得數第二位四以乘下法入廉一百二十四乘下廉入上廉共五千八百九十六乘上廉併爲立方一十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命上商除實盡得三乘方一面之數如三位立方依第二位取用 又術曰兩度開平方開第一次平方得一千一百五十六開第二次平方得三十四

乎具以其事對逆告於官。官乃捕郡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移，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消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修朱聿老避亂携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其為言：吾平生氣血多鈞，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地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嗜酒得消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衆議，我有珠珠可為藥直。政丁寧相語。陸診脈，得傷寒陽證，貴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杏氣類柴胡，君宜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欲之。婦人甲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朱云：陸劾殺無以地，獄下，理實錯誤，而絕彼數年。衆水李氏子病，隨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僧家飲酒，而索錢并酒餅於李氏。甚患李氏之凡然，吃不盡及歸，已責令東。辯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膈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脚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陸地至夜半，陸急使附子炒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忽得病，日夜呼曰：李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使去也。竟明日而死。

宋歸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附秦檜，驕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汝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於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捽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氏，詐納諸酋降，朝廷乃蓋辭而救之，揚言其叛，掩為己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被詐酋謂曰：我當為兩子以報。厥未幾，廷臣生子，諗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傳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讖，蒙遜不與。曇摩讖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辨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讖，當晝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曾惟恩，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恩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恩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再呼來斬之。其妻聞之，來卓男二子，來與之訣。惟恩已辦發，將兼瓊出臨斬之，惟恩二子叩頭食土，來抱而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曾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救惟恩。明日使惟恩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一僧告之曰：曾惟恩一生中償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為之柰何。惟恩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食，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服羊肝水浸，加以椒薑食之，即能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貴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食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妾與其亡婢偕來視之，惟恩大驚，趨走，迎陛有一鬼子，手執絆幡前引，陛自西階挺絆幡。其亡婢不言，但於階下舞傲傲不輟。其妾泣下曰：吾凡平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滿室苦辛，故來視君。惟恩命餅餌，呼妾食之，其婢舞不已，竟不交一言。妾食畢，與婢皆去。惟恩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恩問之，童子不與語，而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恩見所殺人或拔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詬惟恩曰：逆賊與我同事，急乃殺我以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欲升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惆罵，日中乃去。惟恩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見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恩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恩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恩如被毆狀，隕牀下，遂卒。初，惟恩為澤州網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州故右軍八將，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升相，有舊與盧生，令應明經舉，乃遂自雍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册，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背小幞，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謙。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伏侍鞭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恩。至鄂嶺，半餘十餘里，天曉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數十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盱賴氏村鄰是相與生中外兄弟，是起於縣事坐，欠至因睡，夢生被毀血污面，自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

命捕賊河南尹於土窟中得韋楊于扎捕賊盜急而覊縶不能得王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領徒侶伏於路側至晚果有人騎牛自西來從白牛跛腳行過一人騎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人驗狀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婚姻遂知殺之及開視乃非也惟得絹兩匹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租暴酷晏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甚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韋隱夢與友人胡鐵同坐一官署見平數人押劉入庭前身被桎械人有五人與劉對辯㗳㗳注渡劉有屈服之詞大而方送於行廊下見送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答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冤追逮至此人間可得見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盡見鐵言之鐵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爲憤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権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爲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聽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妾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糧囊盛投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穢濁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亟悉驚闕執事以持念爲功當大庇含識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埋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歎喜謂曰生處通浮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狂纔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敘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二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刺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能啓曰此人今爲虛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吏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爲畜生宋後四年遇虛城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

唐裴炎升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訴手於人以報爾不義爲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孔父而取其妻

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煙織綃容冶隣人趙象從牖窺見而悅之乃求公業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縛非煙至死二子之恩甚矣不旋踵閭羊父災禍趙象坐見逆于江浙間常見非煙隨之亦三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代忱逾月二夕其物逆上觸心逆死數刻方蘇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又見城隍吉曰某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訴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重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毙今腹中物塊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勘其非理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爲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爲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且於博全致有舊乃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僧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從訓素無賴覺其車馬姬妾譯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還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奏朝廷云得貝州報其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亂彥禎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爲遂爲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書先主械繫甚嚴參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冤訴故困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或能爲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遺吾一玉天王像吾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爲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鐘於清涼寺以玉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因不詳審爲作狀列隨例中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

自爲通塞并誘刼十八斬之於郡門外此後鬬慧多藝有膂拳將死之際
曰我雖賤隷未嘗爲盜閩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擇
從邑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閩夢從至案前曰昔枉
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使躍入閩口落腹中閩即驚寤忽倒
地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天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蠡經贖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椒
蠡酒酣失性斬贖贖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爲蠡所殺投屍澗中脫裳覆腹
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永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蠡知事露將謀叛逃始出門見贖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還繫
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爲御史枉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
于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刀來令左
右急衛已擇避之際倉卒而死

京西城段尉張楯素與韙儉不相能誣構殺之儉臨死曰我爲鬼而有知
不捨爾也後楯夜見白狗以劍斫之不中楯忽臆仆不能起左右見儉在
傍楯遂絶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毾㲪作百種形像
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板居常芬馥王譚爲廣州刺史長子劭之屢求
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黷無道遂誣法存豪橫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
存死後常見形府舍擊閤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
左右遂死劭之還至揚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
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
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刃臂斷墮地
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驛往前斷臂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蒨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侍當有
違官爲侍兒所嫉妾往戰之失於詳審娠已數月一戰而殺二人此妾所
以受譴令復輪廻至此也

宋建康從奕軍將李進達勇有力爲隊長年纔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
命醫職張文賓療之張素不精此役途欲擂軍中贊勞用藥有誤遂至死
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賓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弄舌跪剔餅剉遣

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爛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趙素與翟顯不和元嘉中顯爲人所殺咸疑是趙趙後除金鄉令解
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鋼烏持弓天將消散就山睨之斟酌已畢鋼烏
曰明府昔害我父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趙死鋼烏其夜見趙云我
實不殺爾父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爲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還刼殺屍流
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髑髏骨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
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難
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
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罵之楊氏以語兒臨終
尤甚夭死者尚不可害之况生者乎

宋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郡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爲
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
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毅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
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
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

北齊翟陽太守裴善貪酷貪饕惡而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
贓賄狼籍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誣輝儁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希旨成其罪奏斬於州市斬之輝儁遺語
令史曰我之情理雨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辦紙百番筆兩管墨一
鋌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備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
叩頭云魏公怒我不肯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讞蛟繩史文帝杖殺之
左右或見輝儁拵之而去

北齊直子馳嘗爲井陘關檢租使以贓汚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
軍崔法琮與中書舍人蔡暉共勘之子馳罪在赦前法琮抑爲赦後辰詐
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琮夜夢子馳來追之遂無
病而死經一年蔡暉臥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質壞爲卒專剽忌剋以事害
之其後壞寢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頻有祈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
一丈夫自壁間出叱壞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亡矣

梁孟少卿爲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栰可長
千步材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寘于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人書少卿姓名數十於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擇後乃款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俎殁

梁章破虜為盧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荆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誠勅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誣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殮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盌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復已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卒

梁杜嶷任荆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嶷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假屬讀之嶷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耻以聞嶷因嚼咽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嶷看笑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嶷旬日遂死

梁盧陵王蕭續為荆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上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廷垂之行狀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雪得罪先使獄卒縊之曰閉王欲殺君何不拔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追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逃格戰而死又有故江縣令吳景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擧家數十口並沉潮後四年王得病自夜嘗見張吳二人王但曰覓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妻妻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妻者夜半起至母擾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懸故然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焉爾宅未未販牛可亟殺之其人出關中見物似牛之脱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妻之報

昔畫使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劾一僧曲致其死且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相晚忽見二年子執文書自廳中出廣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悲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覺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禳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擧力寡不敵奔潰求援既謁見悰悰怒其不赴難使吏讓之曰爾戮明一民也悰兩為

鳳翔節度使爾今雖總桑梓非匡謀敢曰其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大傅擁節時已分分符竹不曾趍走台階此時況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義也悰怒愈甚之發函與事相侮衙云匡謀禮貪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事以悰蜀之元至棄棄有悲遂奏請依悰奏置劫死渾悰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桑仲許己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悰大驚躁得疾遂舁而返纔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恚若錢帛非少矣何隱吾文用諸物逆自撲而斃悰驚見匡謀來迎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舟東下紛雲而即路王史覺甚短將斂之夕雖於改易逡巡路塗陽者始杜氏諸子曰太傅葬時甚凶耗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畫奉宗人避於別室及擧尸就斂而果短逡縮折項而斂焉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逆亦死其報之速如此

書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而易主矣韋女患傳尸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樣楚將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蜜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搆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冤使送揚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遣郢州郢竟使盧文入在舒州見主素張自司命祠中出擁掌哭曰吾覺秋夫泳而弓師征湖南表見馬郢為黃州刺史有夜扣舞安城門者曰舒州崔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郢欲問劉公枉殺蜜主令此人往矣傳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唐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攜頭被髮叫屈攔覓漸來相逼龜禎慴懼旋馬徑歸誡其子曰以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晉晉州判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將聘為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舲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凝因其困羸覺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抗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疑亡所君之札也言爾枉理事無近在朝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翱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

覺不可復也。吏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死亡之兆，爾何頑側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秘之，而心實懼。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放妾，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躡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凝妾，凝欲取娘子，特放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凝，而凝殺妾，若發妾屍自然辭案。何忍害性命。妾訴諸嶽瀆，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妾復讎，故來取凝。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低伏。某實便升堂擒凝，而齧咬搯挨完，轉是毒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毎日輙至，囓嚼狀體，形貌變態，不當并將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隋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立麾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柰何徇義隱賊？凝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凝，金剛豈私救負冤者？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復崔氏李氏將女適歸，鬼亦不追，曰：吾將滿足，豈能遠戒？凝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噴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聶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歸寧，燒之於路，并放其隨行婢。柰見江畔，并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放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掠，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賓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悅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然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來逾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蹤，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冤家在側，何不懺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其初謂是山精木

魅，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繞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昇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累偏閤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人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閤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懾甚，仄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忍，柰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於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閤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録事陳勲，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八人共搆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齋，妻哭畢，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勲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勲伏御從之，至縣，遇一離吏於橋上，勲以笏擊其背，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勲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婿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推鞫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病甚，閤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勲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叱我，蹴我。俄而舌出數寸，徧身青腫，舁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録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顧無人。既暮，擊處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尋即當殺之。悅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饌

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嘗行明日聞悅死膿潰裹正嘗右賢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諭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謹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違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寘於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副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冤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主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副使意押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服式方頗甚惻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入曰某自分死必不逃避請去枷梏就沐浴見妻子為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與之訣生巾櫛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為副使所迫耳式方濺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副使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蹷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勑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瘡不能語舁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屬置催於夕守以李生為言甚命之生入是趨升甚恭而士真之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為

顧生觀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懽飲如初迨晚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垂泣曰書稱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騎駿騾負二巨囊矢射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一綴騾以去得繒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三公疑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執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即忿然于心不可耐已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叙問其王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贊壯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能談在郡邑及勳貴家皆飛蹤伏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金帛雖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後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御判司勾禮禮還鄉赴縣溥留禁且寬柤期溥不從禁其婢柤見而救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擘百姓欠稅家業郝溥取錢二萬攬訴之所判司遂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其望活令司吏決殺撲戕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忽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躍伐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秦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樂奴犯五百杖降旨重杖殺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懺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軼為人說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縶纏貫繼為枯瘠人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右學如頭鉅狀既蘇復澆既澆復蘇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遣告拱曰子歸可語吾夫人悉今說我我壬卒殺是理會鄆州一事耳澁刑誅梁載狀其可為乎

宋林廣。神宗時以討瀘賞功。升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嘗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進。地順擇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侵。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紉書招賞。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遂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所殺者舉手於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崍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頭。隨手節斷。擁橦初無虧跡。恃其力。忽衆出關逆蠻。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左右或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吡王感者。山泰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據益州。僭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劫財帛。殺人不知紀。艤船迫在城富民。相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鋌。金若墨鋌。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偷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資金銀甕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首犯。其夫富募人訪於邛蜀之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其夫及弟謝元顯者將金帛贖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緋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索袍帶迸歸江源。妻子言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霧。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貪人狀財。覺毒滋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異質。此得非化去耶。是神靈之罪。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某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空舟欲返。情價極廉。僕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昇堂下江則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遂推落于深潭。佯為拯溺之勢。遂而言曰。恨力救不及。夫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懼懼無敢喘息。是夜遂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母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訪久不得消息。積其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過夜。逆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關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人聞其言語行步。音無少異。人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入哭。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己子也。亦有來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卻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數日。臨行。贈紫襴一襲。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殮之時。誤遭火所燒。爾父臨發之日。所婆留此以為念。汝為爾切。不忍伸理。不意皇明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究。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番禺。聞廣帥優待之。令於江中采寶。帶。甲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迴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秋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候消息。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來聞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當門路邊老嫗。若過彼處。咳嗽數聲。候有好音。及夜。阮歸夫。約里有張十七者。貢米去。雖小憩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秋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郎者。嘗以此事詣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

門首見大蛇口吐人談自門蓋盂試瞻仆在地詰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兒
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貧之
宋溫州永安道士王居常學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
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衆白馬著
戎袍扶乃天者乃救汝之人宜急呼稷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
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令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衆馬兇如
所夢所言即科呼稷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巫命工繪
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瑫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嫉之搆其謀叛詔繫
於海陵市瑫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瀨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諸仁規為知當死否
舟人呈嘯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瑫也立命酒
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見劉一人長大黑面從二十餘
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溜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仁規必死此
人即劉瑫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妾為性剛戾妻悲婢僕多被鞭笞以死後累得怪疾
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叫怒經十餘日果聞
屋中隆隆有聲潛覘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簾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
作赤斑色衣服冠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蓋性
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威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入家
貲嘉者污獄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實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
以十車竭其魚增得入骨頭額數百數又害呼而丘谷七木為巨斫而中
實以金銀數千兩寫記工則使匠以鐵口行為不甚七年皆眾土架揚纔
之狀足以減拔將郡縣資耕變綫三十年盡給與事兵異人嘆還景羞為
守方旋舉一吏治于庭傳衆衣州葉仁縣草鄉其里艾七七歹羅泥業冪照
證公事備木及荅而痛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論之肯無其
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遍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未來者命檢索錄日始得
之擇小吏揩書者攜錄凡數百幅且書紙并焚之後賜還費吏送來還曰
史大甲乙罪登州句陰司發遣畫主遣去訖
書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害遷河北恭老人無生發邑人作
將逃皆使致二百人從遊雙將軍代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

謀者是弘義性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所安仁死又捕
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著月繫囚必
於小房中積蒿而施埋構之者斬須氣絕當於鄉里求傳舍以主陸
之弘義乃狀言店圖中有白光縣官令人捕逐以蒿臊跡畫夫時內史李
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光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
義亦流當州時將小姬犯嚴於舟中弘義欲偽作敕追花嚴謀曰事已如
此忠史為不敢乎弘義怒將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報之
二百而死埋之江上既而偽勑事覺使御史刑元禮就嶺南按之鋼案弘
義送至花嚴死囊因自云花嚴來與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
死罪元禮怒乃策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徐州節度
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詬我何
為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追我已
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
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劾鬼迎至乃召為
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案判同去道
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愈戾
將且慎怒衆謂擠墜井中人云王向在里間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
娶焉既登第為狀元既婿他族妓聞之憤恚自殺故為女萬所困竟至大
關而死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翠沉
香象犀之類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懽
入知乃表獻之敕還賜璹璹恣用之璹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就其家心惡
之未幾子弟與王鉷謀反遂族滅
唐崇陽鄧士善騎射以勇悍從盜管于背經之郡嘗一日來為縢乃失
酉醉鈍倦田野然去其舍數十里會大暮大風雨生死於天下之大之及
兩散之夕尤迷道幾為而行見道傍有門于乃神廟也主以為禁門外將
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廉下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為圖
引弓矢伏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足於負囊伏翻自空舍出
既而付解傷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者鄭生曰吾寧羅之鄉向者獨騙
田豎遇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潛身於此汝解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
我之心乎且我患未遠必轉東廉下釋弓挾以捉我使我得去不然且

死於鑒子矣。光是生常以刃挂斂袖中，既開挂拔于留客前，密以袖中挂繫乃上，賊既得挂，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着挂，賊逐去。因曰，吾于果殺者，其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主即趨西廡下避之，久懼其卒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至月始明，忽見一婦人，狀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間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劫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尸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為主，雖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里，洪陂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鄆縣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派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操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黨十餘輩。其狐卒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

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已斂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外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絕妙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

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懽，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携鍤具，突入玄機院，使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闕人王晏為南豐主簿，惑於官奴龍瑩，遣妻于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愬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米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攜鄉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蝶墜落盤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擲粥地上使食，須臾，犬吐黑血死，時兩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卻回，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貨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云與僕人通，欲置藥毒主，前後發家凡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瑩兩外私，而欲殺主，惡惡之積，神已鑒之，儻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嚴縶以死，此可以為後生之戒，非吾臺勘拈，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疏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為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貴横，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嬰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辭忤蚡，不肯賀之，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横，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至

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患肉之耶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橘棗栗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失光言水旱甚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大亂而景帝立將拜陵有大風飄物如栗從空中墜綝車上車爲之傾綝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帝誅綝兄弟四人一旦爲戮

漢何敞爲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自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四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從妾臂欲汙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介朱榮介朱兆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介朱兆購徽以萬户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雖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縋丈偽切其足鞭捶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若汝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姿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床曰我鐵臼也實無罪辜横見殘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爲設祭奠且自搏其頰悔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並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折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己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讎母不慈猶悖人道況加毒殺豈免天誅爲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歸至信之貴溪千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杏同出相與問所從來欲賈客貪取視之不淮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匧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覘見嘗白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伏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且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萬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鬭而寡不敵衆并子僕皆死馬逸一郵卒過者救之於死狀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邇主尋出扶田馬逆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進復退凡六七邇主尋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遂牢牧轡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跪上嘶立滿地血漬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股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爲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將泊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迨旦公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是綵一箬繫文字一紙就觀之乃鎮子與也因得其人姓名及所保之處至郡檄邏捕獲盡得其人乃舩主殺賴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身遂

伏法直鬼神所覺而許乎。
宋蘇州有一尼於普惠寺說佛法言人禍福有紛人多稱為神尼寳有奉
二十過尼前者尼指示人曰二十年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百人成者是一
醫人官人醫失人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十
皆生二世間之皆嘆異
常日更早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死常有頻嘯同無有手足
生眼只算平就且多與長時數食所罪所致自是以前生行醫不精其
術妄投藥餌使人使傷者不得全生是以死報
宋建安一商人自說某二年前嘗歸鄉一日醉尋所居者一店甫城客牟
之所貨書二日醉與過盈嗔前年誤行地卿是細吹後卒施接曰求務
可救而也之商從之卒以刀割其頸紛爭間後卒以信性難且煞共推而
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喜父母弟訴于縣卒遇吏於途
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為夫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
情中州倫降卒悉皆冥冥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寶祐丙辰有狀主簿者罷官歸宿頻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
前腦陷而瘍中夜不寐見一婦人滿腳而入延遲行至則所張方怪之婦

人直前捫帳周視變異之。撫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其婦持燭火來偏身
瘡痍。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致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獄卒熱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
體。悉皆焦爛。不可勝思。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人身
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柳濃九二年知真州李于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人修合瘧丹
用砒霜一兩。于誤吞之。覺即瀉。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于
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逆前生嘗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本
判無罪。冥使訖生一載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受第二熟。幸自寬也。永嘉
之不與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適兵火擾攘之後。有訴虜
人南渡。村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葉念十三人也
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尼云。知縣所欲貸
者。乃是前日救子之人。又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各令具所救人
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葉乃問不承者曰。救小兒者是爾。何可諱也。囚

乃云洩從首伏罪。業遂成瞽斬之。
宋當塗外科醫者徐楼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楼臺為記。以故得名
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壩山富人江舜
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
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肝起略似人刀瘡。忽甚痛且癢。徐曰。
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探紙長五寸許。粘藥插瘡中。江
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
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使來償。徐必欲
得之。江族人元肆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
然入已一更。反援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
之。蓋已死矣。膿出猶不已。不終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
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
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男偏體害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道悟大士。大
士曰爾男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睢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道隆仕。為屯田郎

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瘍生於十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侃乃者。專
治瘡瘍。來視之。乃取非藥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踰旬以善藥而痛
不能已。數日而卒。既困之際。但云侃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
餘。侃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
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侃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衣緋者曰。奉命相
逮。不知其他。侃知不免。惟乞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
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就膿
潰爛。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侃蓋知張之囊橐殷實。欲先以
毒藥潰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冤之來。獨鼎見之。
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
取厚謝。因而致斃者衆矣。若張君之類。哀則小人之心。無戒乎。可戒矣。
宋葉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
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語顧妻曰。病垂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
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
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券之費。孟家
道豐隆。且日有刊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從之。不許。女恨成

病父母不復相盡而他稍海海病甚數月而死適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月腹尚溫未斂而甦曰被逮至冥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母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冥官與史議盍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罪未設人與救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願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書生道中吏十度爲母備復主女身爲娼妓冥官令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疾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汙清則罔知二孫覺爲巫使以毒酬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覆其事謝於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剉楚歷歷自言其過口吐血二晦許忽霹靂一聲哀死

宋王康伕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叫呼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伕之舊怨也病甚不省思設茵府中欠取刀自戕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但悒悒不樂齋者以爲有疾以碧霞金鹿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情久爲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伕父知舒州文湖縣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卷云道士解奏章達上清及幕知鬼神幽關之事道士爲作照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秋謝吳留不結案事攻致此康伕死魂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主獄人冤報也

昔曾思鄖女年十七歲一旦照鏡將梳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嬰兒廻顧則在其後因恐懼瞑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鄖自問其故答云妾楊子縣民之女往歲是呂縣令錄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妾爲側室歲餘主此于吉女知其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乃杖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鄖使人親至是邑驗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諸氏屬念甚旦夕焉悸以至於死

昔蜀郡治郫二水相會旁有千山山之門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所居北隣而無事相反信以公想所以深利信以廉節所以貪墨信以倜儻所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所以畫恐深中信以謹言必信而不輕諾所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事母以孝而承于以嚴所侍父不狀而嬖妾犯上信少求而德周所貪貴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所以己律人而少

許與信接人之道而首言所給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爲賢以所爲邪且以所之故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闌鄉老周同舉首視衆曰某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濁一清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所乃面顏發赤徒跌而起曰苟君是渭所是涇矣所與苟信黜事而切辯所之所爲惟信熟知今信猶揚所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所行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所無見信必睚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欺其子捐棄伺苟信子儀真之使且將殺之次年春所幕行樂明能與儀真并行江滸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仵刀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捉其衣與之俱墮土浪汎漂儀真思見佯遑帶君初二江龍來拯己而轉明能于淵儀真及岸會所見之暴哀而注復取儀真擲爲旋爲儀真奪捉而入又見帝君命江起電所之見沉爲儀真得無恙所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儒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竄之以于格所善儒與諸秦過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童田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縶吏史民斯於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劉金者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其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因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抵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劉金爲計引贖出後二年劉金歸樂平樹其叔師尹住德興談社界官王禹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帳中介介作聲叔走出館講室人問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經事真不可作巽者被兄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見身在官被逮四人於路捉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教我我本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識金是履故不能出對後得叔救乃曰吏後十年還我命非叔見救真以竄死矣又十年果遂死戒以乎

宋王知新字師天笑嘗爲言人自氣冠中利頭獨偶往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說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與仆于地扶迴卒共守伺之目視小孫呻吟悲歎拊左右曰我張頌家郎也往某坊內幸爲說人并歸說至家之大母祖母讀債如舊無寧藥書方十餘家人口某端全不自覺暮然而復不可已疑頌往從時人驚潰走合復在如是三日反嫁于不是治於骨立畫畫長其不終書柞灰出門異意凄還前疑所

以吉之效僕曰都水監杜公夬逸憂禽藥絕妙必不可生致富翻從彼
再見陪付藥可主念張代僕三道丞行之杜云五人曰願憶前年中伏夜
所在乎曰悉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郭上禹木綱以中秋之至渭樹
齊議泊月已正冽君狀果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雷雨
令僕夫執兩具然其來積欽衣履沾濕拋所執杜斧斲之中額僕回舟謂
妻曰我為王翁所擊中破傷甚恐不得活漂無所赴許即死汝切勿以實
言但云猶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憩白主翁已許爾
毋于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沉灌以自給言訖而已比曉妻與屍棗𣏌于水
次注報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也之曰舟中皆男子並驗看汝無
夫時人皆不願從使解纜妻抱骨大慟曰孤身異土無之衣糧進退無路
不如死從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免詣諸幽府
訴於此冤去年君擁檣於乃使人尋君而得見也張深駭曰是皆然矣杜
方欲有聽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畫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
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主期
可濯神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睹燈而燈不滅
彼意尚善若減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有
捨有司固不可得而釋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
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迨三鼓陰風動搖四十九盞悉滅其一復明三燼
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淋漓然從空隅出執張曰可還我命即陷墜
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
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
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絳
州卒與元濟拒我以王氏治塹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
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顧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速竄以避
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
令一孫携杖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
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絕至建吡衆令往行者皆止老父回視
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從如夢中所見因大恐絕道亟走騎躡聲
叫止之不聽白衣大怒躍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
者皆女真也

宋從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殺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

方氏僕方徼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刑
指縣方君聞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請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論使止之
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為與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敢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
千與僕刷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縣數凡僕復宣言翁人指方方曰僕自得
錢復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已但用
前裏人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因過得中都一知舊信請市漆二百斤
倉卒不能辦翁率為我市當筆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
故有之何用言償耶如數送漆明年僕人欲於訟翁嘆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
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兩
所掌白晝恍忽於廳事對群吏震悸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賦翁錢而竟
逮翁於死翁實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訣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
始知其實報云

宋梓人晏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
未醒偶卧傍有枯木丈許戲戲以其襆漆繫木上妻夢中驚轉墜塍下木
隨壓之面仆汗泥以死官檢其身莫得其隱其妻衣者妻之子訴其故乃
翁竟致極刑先是禁卒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
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言所以吏大驚以數十
千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衢州遇吏以他事興配欲浴之際忽見
所枉死者在側曰我今却得沮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悸注別不數十步回
顧吏已為虎銜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村巡檢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送與縣尉司若得七
人可以改官乃手乃云其廟有丐者三人病甚死并取其首作拒捕斬獲
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夫出巡更不敢經由每界一只得皆
送鄉村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馬傷重到
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蔡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聞鬧欲出怒曰
得速死為幸中和子吉父云其人罵爺令死中和聞之不伏有妾自屏後
呼曰言人為護軍河使單伍為逆神送府杖鞭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
一人呼曰其人奈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志恍惚語人曰見所殺頭送
得瘡疾而死其妾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泰府幹秩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

顧者少爲馬馱伏顧者多故也文因自歎觀馬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家如
歎違人逃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馬馬何在曰以馱伏弃
道折見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
道途險阻其逆顧馬往返之由或謂其挺之爲馬馬且幸其叅死忘見頗
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産願出俗爲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
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晚坐長老曰常日爲客則坐今爲行者則有
禪規也令侍立名曰道慧令之掌廚執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皆長老
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歲餘稍
甲内置於飯甲然其不識令之掌廁文人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内有魚
鱗狀之十二文浣濯更水益勤明日復有魚鱗復狀十二文念歲杖廁側
潛立以俟廁側墻缺有路通外見貴魚者沃於盆中文遂之至階下揖之
作地而死文瞿即弃華州祆狀張客家至華陰跡恐人測其跡遂投總持
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爲披剃在寺二十五
年爲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爲有冤
對來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廻避我可免也文旦
鳴鼓集衆曰三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

端坐至期將後春稍凌跳兵來訣西一丘持弓矢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
之文笑曰老僧相俟三十三年矣卒愕而答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
相見憲欲相害不知前主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
如解釋將矢擲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此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
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
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
知今日相逢卻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
逝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冠黎八當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
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
地語之曰吾昔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
向來殺我者乃爾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爲誰今乃得爾遂群聚擊之黎
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延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遭事累逃于福
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司官皆公出教之
於獄卒興劉悞不路程所尹起北艤寺小捨山時天熱皆徹還而卧衆見

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數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
夢劉歸蕭之子亦夢蕭曰吾主吾已得報其冤矣既而卦書果至邑人錄
元華有詩云塞鴈嘶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王魏不得多靈逸金虎
無緣脫眂空萬里遊魂啾夜雨九原冤恨訴秋風老天不放土還客決滿
杳闇闇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小商欲
圖其財見富商在船艙盥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舷乃持刀斷
其五指遂沈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且降家遂娠而
生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
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冠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
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歇及晚猶欲索錢主家給之曰今日輸已多
尚有未了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釋帶五指俱落得左右人倫
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爲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得夢汝
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
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往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買汝于官殺之不難
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盡取財物遠適他郡別置田宅解
釋冤讎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
與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開藥袋則見所殺商人
之頭在内藥袋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贛戊午年一謁寺住持
先是此寺之僧背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遣曾拿寺僧思前費已
重復願無償於是人經營三百千賂之王僧意在須拿竟然不見寺僧償
踐逐自別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泊遂凡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
到鄉歸院每覺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燭以祈
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盤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嘗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
須臾嫗曰我且帶去滿卻復來至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衝心隨即
殞絕

宋盧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豬豬中忽望見正西岡
趙宅門于携大刀以行更數十步忽聞田中叫脣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
人矣遂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大光之家次日官司檢

驗果某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僧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托生爾家以報此讐越一年彭僧生一子慧黠異常兒年十二卽自操刀貫肉思趣宅門于來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僧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合死

宋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僧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主汝家本爲報讐今讐既報矣吾死毋痛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逼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鶉衣百結人見工議棄貼當寃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罵詈每過巷兩岸見立於前陸揖之曰爾且去我自來白此情神既埋後至數年遂饑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惠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溫存甚至問知其爲他處人人有所齎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皆實其窖至此稍溫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在頭忽於牛生一子十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錢飼至壯以耕水田中忽當於肩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言事宗開禧初爲興州正將李好古于及左侍以爲然身行此足矣及吳曦叛謀好義與兵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作好子植留家眾以曦事畢胥功賞揚君王欲注植君好義猶心回惟此物不可取曦既誅好義將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悚求誅欲害好義丙刀殺胖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又好義言西知喜遣其危書戮喜無聽于害好義與之時幣獻鈇遣旦好義心腹最積泪泄而喜國進天既飲口異爪插啓賁畢居氏其不覺之號慟如私觀僅餘一軍我至於變既而昌頭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竭沸泄地匝然而殂

宋紹興初建南大理寺不有書主者以豆義部編春府事遣公前後行牧海遂不可訂皆曹裳具事不繳細然以是論功遣正然族爲廣僞公云傍有僧言無　衛時其家婢忽氏幣奇後包孫林間有人繫且有數人出崇上見拜婢亦不去闕之則曰未嘗通判索命我等二十六人分爲四路尋宋通判令我六人先到未獲曹某死

青長安城南有僧三食一女子林乘請僧曰某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某然主人異之僧言女二娃子主人不覺女子召何以知女子從何無一盞會女也見其夫坐歸共川不出主人告於官云我家婢事於何去

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趙出不敢出氣母聞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侍我父子切殺我遂托生爲其家兒聽從爲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人爲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然不可免未我主人果死

宋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寃曰吾不幸爲祖綱枉殺死魂無歸宗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嚴已廉謹安有枉者因曰不然其死雖非祖意然實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竟有所自非祖而何果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人殺大將軍曹爽之頭彭城王凌爲楊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兗州刺史黃華以凌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堅其命至竄迫出迎懿遂送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忠於魏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及逵來爲厲因呼曰彦雲饒我遂卒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才望爲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爲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斂果肉納頸內畢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江左馬曹夏侯玄訴寃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有怨畫不職律以軍法明平其夫人譬畫泣訴曰畫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使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翌日馬生駒趙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來之以進隊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隊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怨可也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强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賓捉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丞措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閩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府傳山雲與劉摩訊鄧以財格殺里人於獄遽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狃二卒押過劉連呼之不及而止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十二霰

善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嘉言

儒好殺之人，雖免報驗于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殺理而三釋殺害之罪。縱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或殺聞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辟情殺害枉夭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道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欲戒無辜結怨成業殺及無辜，未有善於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文親多見人依韶來往，乃分屬諸將或殺降見老弱子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日忽見數人扣其門，韶見之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燭出廳見其他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要知縣斷此王韶公事。其文書則洪州王韶決殺秋敗洪州來兵，不謂洪州韶擧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吾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否。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償主，其債乎。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罪訟伏然不息。聽節言動不當，積怨任性，晩而疽漬，是五藏而卒。長子某，一日家居，奔躁內漏，萬數十里。已乃立須。史行於案上，衆皆呼，視厚怒形於色。忽被食之，坐時喘吐，明日遂死。季子寀坐天神降其家，被繫刑人，以為能見先之殺之報。

晉州司馬任某，素為浴場戮豺知猜逆持浴場萬年，奢人家夫人七人皆見之。任暴生惡，異忍有一人為門者，共殺縄縛至前，訶其怯。門者曰：此人遂來，若大怒，不決再縱入，雖門變地止，故殺之。主人云：早知被五陰人足之所也，罰夫踏全害無一伍三人，可相見寡手，財物救百十乞丐，往刑殺其人，父之亦至如目，先見者試手，人不疑，持財至城，令於道，遠里一血盡，其併欲之入，繳洪何不往去，令日之道，使坊南行，里見空中有大六七國大者如救小書知往，遂至前不得，南出日仁，夫有小大盡入心，中之人其心循痛

熱發狂，因為鄰火逼迫。驛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大人盡在空中，逼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荊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虎，何也。乃驟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儼馬首，虎反入草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徵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如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聞情好甚密，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將選臨聞，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莽中不出，豈故人相遇棄舊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夫何暇念疇昔之舊哉。然君無遽去，得以少盡欵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兄事君，顧展升禮。儼乃再升。虎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欲避屏而不叙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為友人客於荊楚間，乃將歸之抵襄陽旅舍，忽爾卧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亦不知足。至暮則昏睛，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挈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肱，有斑毛。以手捫而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餓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盡。自是見見而趨者，冀而翔者，走而馳者，皆擒而啗之矣。爾來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儼曰：君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舊，君不忌傷儼，有餘馬一足，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欲友人之從來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稍臺清悚，今吾故人居其地，今君來臨出使，我方與熊豹輩跳躑溪中，思向與故人聆驥頂蓋，並遊其後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儼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識矣。然有小懇，須汎侍者矣。吾向卧病走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飢凍，司於道路。君儻不知。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及愛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虎復曰：向有一婦人

殍馬過此吾得而食之有銀狂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科主
敍水春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叶食其人而取其物
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經為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
世儼今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為
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
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
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以來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
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
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
時所遭之數吾人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丘父常深嘆之矣若
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異故人則無所自盡也
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
不得再合吾因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
他郡無再過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走丁
於蔿才間然成士林之笑為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
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為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猶故人之

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
滯王程願與子訣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
亦大慟儼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虎躍出踞石嘯木大
吼聲震林木儼伏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執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
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
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
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
巖體貌偉麗及貶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嚴審察請三品以上
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而自及

五代陳文傑閩主王繼鵬時為國計使深害樞密使吳英英素主閩兵得其
軍士心聞英死皆怨是歲吳人攻建州繼鵬遣上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
不肯進曰得陳文傑乃進繼鵬惜之不與其子繼業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

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
至軍士爭臠於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縻食立盡明日赦使者至赦之
已不及初文傑為鑄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
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門有寺主共都維那將百頭逐殺都維那解為十二
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人逐告別駕楊安共來檢校都無蹤跡別
駕將出語僧送別駕見寺主衆衆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勘之寺主云當殺
之夜不省衆衆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宋胡待制彝涉帥廣東還官軍呂以帥頗有抵牾將相詆告之遂刺獄鞫
其呂要吝中時相意逮捕千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冤之乃死於
獄中部民相與備辦棺送道傍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
谷鼓皷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
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祗候胡來升廳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
為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為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
不見一府亂之疾恐未幾呂果死

蜀郡景章裴氏也因醉以酒注于行貧民趙安注于喉入腦而死安有男

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
骨流血不絕或時覩趙安詬遂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陶盜用官庫錢事發罣妻子避地餘干之金步寄跡於
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是歲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衆旁
邑珪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主挾賊中受其官職珪竊伴飢擁
值其儲衆游凝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吃而擒之斷其首獨於竿上
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諜者及賊平寔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
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祓除去哭且萬挾遺兵而死者萬
領為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言盛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
挽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鬬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
為瘋耳扃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徧身青痕爛滿盡冤
鬼報仇云

宋肖遂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首之營獲祖
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敢貢於朝同里司郭而秀才
從求貨弗滿遂誣告有司謂私畜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實於是
擧戶皆棄市郭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課者詣右刊復遭書禍邑人

多播從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反。朱主單闕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人，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後多挾矢，顧而怒，慨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肆，朱主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避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深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矢，中周郭之腳，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地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癰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腸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居者信士，居城外，嘗有外鬪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刳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緒盛其頭，血納諸行器，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為狂汙計，既而不果，夜攜歸，首已臭，仍伺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遁逃者見之，白于官府，令三排搜究捕。女家詳女出不反，聞其事，並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卒者二為宗室不警務，獨潘忠翔任責，剋日不得賊蹤跡。有東七官人者，善迎與狀姑神，試往扣，洛得詩曰：木盾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紫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睹，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來買一豬賽福，倩汝從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已，已動話聲低怯，逆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攜尸於江，尚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寒（?）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撻之，甚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病，有發語於寘暗中，自言為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殘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兩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不偕也，忌暴殘虐，使小過，撻以錢（?）逮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急則杖之，或以針戳爪，使死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驗尸，小婢出呼曰：床下人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係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足皆瘡，涕淚出不禁，以首執枕始得食，三年而死。乞與為野犬齧其頭，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汝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衣裘罕之無子，遺安國一子，名

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閱外有二盜恭己者，亦為狠去。迨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識而何七之鬼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以不訣，又恨耳。遂冤泣而久之，隣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因曰：勿諜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居安國前有言之，君氏仍期勿泄。滴參，我安國有參半項方收，檢辰有二牛踐踐狼藉，安國率歸編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禁之，牛主當齊償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逸，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償，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因論與畜，其一乃以緊壇究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又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逃也。即述其故曰：我說行劫殺，遂北竄寧慶之邠，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吠上邠午抵村北二十里，罹佃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此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逐，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刷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失，因蹤跡之，乃牛往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三日。齋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主徹濟，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逡巡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共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粗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迴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欲向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因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成此病，雖露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瀓（音澄）者，前嶺南節度使誕之子也。宰臣賈餗（音速）知舉，登進士第。大和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才校利瀓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瀓所。因遣士卒環其舍，既不獲餗，擒瀓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取其財。時瀓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緋衣，衣上皆血，無甚異之，及出門至，詢其由，則瀓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書黔府都督謝祐兇忍暴刻天時使曹王於黔中祐怖云則天賜自盡
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
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
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河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
利其家圖欲逼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侍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
引孤姪至河岸擲入水中寂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
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只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
州有鄰留使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叔叔擲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
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衣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
鼻以至村民救獲鄰公遂執叔至庭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骨
肉親許口累訊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夫郎不知所在鄰出其姪令面證伏
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郡下因元宵見一婢携青囊行甚速球遣之婢曰汝能容我否
球即携其囊同行妄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取茶人然後呼汝乃
竊青囊攜捷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但未商販一夕泊舟山陽見並舟一
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脊婢也汝向竊我珠金
去使我出待至死為街吏所擒縶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獄神
得與子對論球至陰司主者令復魅從人世受報後以手足墮

宋下邽張禪家世仕族幼女不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禪以
不許鄰人恚之乃焚其屋禪死于火其兒息亦在外遠歸知其情
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
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禪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
殺害兒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鄰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復有魂氣轉為飲食之害將寥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
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孕妾死此其冤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魂
宛然一女子偏體皆烙痕

宋楊蒯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蒯性暴積果於決責每事少以問詢詢明
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而已蒯一日求憩於廳署中秋公吏
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遽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謫之曰
我令之惡者汝也今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卒

宋明參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晚晉中白

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佑使者祀至岳
祠祭訖是夜宿廟下樓中大風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
擁一衙校者熟視乃參政也縛而杖背二十驚出我不覺大呼遂寤亦病
歸州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具觀且述所以詢曰然人云明始病
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偶召至謂曰
何以不相救視郎官曰此謂參政暫請歸辭做不意肯抱疾耳明曰可曾見
無頭者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
嘗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乃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
郎官使聞如從蜂窟嗚咽地下明曰語乃猶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來朝
命攻討外圍既剋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丈相國來撫師許生而收功
心實恚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彝與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與擢第歸
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與交結相誓天寶中彝與調於遂州儀
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以上
其姑誤為尖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遠去
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滌
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彝與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方三
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路險巴江浩渺攀蘿遊
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邸事具餅二人徐步自牽馬行於
山路陡峻之所抽金鎚擊彝與頭碎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馬驚跌
長官殂矣今將何之其夜會彝與妻及僕御致奠感勵茂方曰事既如此
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
祿逮可歸北郎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
帖其僕二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
防慮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
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令其子應舉
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從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
飯媼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媼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因啓
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汙衫子以遺之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
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言三鄉媼所
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
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減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情死也。今此吾子留血識還，乃天意乎。其子密觸霜月，候茂方安寢，乃殺之。仍斧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俾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闊。耿衫子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一士人有婢傔嬖，主母怒，強主父捶之，醉后致死。乃遣僕輦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獲我耶？遂直造舊室，視其帷帳皆已徹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群婢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怒，月餘憂卒。婢遂專房。人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語人，坐見忽來，見形訴書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閉弟先肥死，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覃興，衢州石寄同財作客商。一日，覃謂石曰：河北冀貝二州有錢三百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獨行市店內喫食，因置藥毒覃，先行。路中聞覃已死，因獨取錢，往衢州作一解庫。忽見覃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覃曰：我未食。石遂邀覃於市店，將食。覃於懷中取一紙裹發之，五味也。覃遂置一匕於石盤中。覃曰：君毒我，我還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覃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當啟綱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纔有二吏持箱中黃誥牌至，魚降階拜授。桑人謂魚曰：秉炳秀才安乎？魚曰：未也。桑云：吾向與之同鄉薦，最深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秉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人詢魚曰：羌岵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晉。桑曰：吾與同場屋最深相歡，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更持令僕又之。岵至，不遇，吏去見巡判。岵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羌岵謀叛，罪當處死。岵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髀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唐贊，向為衙吏，曾辱公，公命府尹數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贊相攜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普者有舊。普待闕寓京，貲囊竭盡，就雲娘哭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中所有以助之。普除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人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普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號泣，因以善言慰其母，母不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罄篋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訴于天。普叫紹挐之，纔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川有劫盜，普乘舟緝捕。忽嘻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吏泛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豐州人，充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百般刁蹬，巧計取受外，閣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一從命，皆其使已人總領接受。復慮婦脫囚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方下忽見前婦以手攔其面，而總領驚懼，歸報其被攔處，隨于患病，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猾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入馬供汁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尋訪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瞑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聞候方理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些氣未絕。史平日所求為撤

敵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奇倒不死。經三日，史甦，曰：適與馬卸被前本路啖都兀及同知狀得為本路城隍，今番差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蹶矣。

梁。天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深，琛任湟州刺史。道生已假着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湟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刺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深來，又勸兄決斷。王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頻數杯，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燕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咒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答之言：爾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改，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積載一商過湖，欺商，將沉之，而有其貲，不復獲載。為鹽商家道日興，過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

朝廟後臺神告曰汝志歸汝宿冤已雪逢來汝家夫一人來刖取命一人來刖取財若兩人來刖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匱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戮一卒登山逐陳陳棄匱疾走兵得匱即去一大蛇逐陳齧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因嫌陳敬先講舍宗言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東吏理問勘經一月猶不得實情伏時青州人張叔敖為司吏因令腦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叔敖竊立於壁後聞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將劉志捋頭品細上縊視極人欄擺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叔敖出急令獄吏許持之志告曰不須更拷但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著方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摑搭志言擒你來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因極刑于市

宋中書史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壓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為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攜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吏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吏昱私問卒曰冥官為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孔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

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活遣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氏家奴名健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姊在孀居為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忽使捉頭奴與捉手即伏倒地還半路其人使死屍以千錢一足青紋纏袴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之物君可自著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既還姑孰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錄敦大怖逃不得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肩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視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鄭國公實執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鉤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叔曰一集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晉乾封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著衲帽弊掐數珠自名五戒暢因與結為法友欣然相約同詣棱師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斫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敕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騾已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頭有識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因厭信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而死

宋曹翰性貪暴嘗以兵圍江州城陷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容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使屍并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載鐵為

漢為名綱發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斬先害來使江南李主以銀金鐵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實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衆食貧不能更日常已濟於人望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某餒殍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善羽林將軍元階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密得官男彥暐告劉誠之破其家彥暐超侍御史先天二年十一月夢一老叟叱彥暐曰吾汝祖也汝父元階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逞毒害欺心昧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遺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覺去不顧彥暐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宋盛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寓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奇痒不可忍乃寘數盛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燻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因緣特侍妾東窗進藥見登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始以千計其一差大義指此是宣贊也蓋嘗督戰費穩軍將兵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聚室看戮手斬首竟則剖其腹析其肢而實之以錢為君任兵鈴轄福尤酷妻十氏色美盛以為妻遂命絕

在其後忌丁語李使持刀出迎之睨相值審所來隧馬屍壩人敗郡巫昇寡道側，夫將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所起，衆之姻家為義勇郡將所居距彼數里來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屍物相聯諸郡將出視驚曰，此是來一郡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來其一尸衆識為郡圍以暴聞陰計但住赫逐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薰面赤屢斷不能答李正在焉遂皆受誣明年春獄成塞興李供戮于市

宋朱宗尚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恩得官紹興戊午哥調臨江軍法曹有一侍妾姜王氏不能容，日夜楚辱後虐至於自縊朱君坐，即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閣皂山道士行法攘逐胼竹城隍榜康仍戒云暮官從今日以後不可住教殿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僚假出禱晴中途值雨作避到教廟之前衆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逆故妾來前畧無恭敬之禮恣意溢而來詰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惻到今汝當亦知非于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將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朱我遇疾卒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陣卦者聞之出來為料理喪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甚穆秋簡立二女因

宋宣城水陽鎮宋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壹在邑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獻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仕其罪坐獄過恩宥得脫其父伯冷為平江府佯領珏留家治母墓營抵暮還舍關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戴代下一木豊壓伏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與返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冤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結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達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辦饌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蹤擇然皆不疑有他故兩行客遇官道旁見其痴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領覺昏醉兩客與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禮懺竟夜冀消宿怨不旬日而死

宋荊門軍長林縣民婁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為贅婿鄒愚陋不解事羞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婁嫌其逐其田又搆致諸死地而擒取且奎少年李三者數至婁氏浸浸與女通婁實誠之曰向鄒敦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持未得間始淳熙四年秋城人來一販牛往襄陽鎮鄒輔行畢事南還婁遂見索主錢去郡買檐

之際人皆知為冤焉下民亦憚之于世願坐殺人于郡城棘其精嘗復受極刑

宋鄭丁錫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荊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肩披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緡潛挾去揚止一子以病癩脫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有罪遭治而不勇於作逆僕心恐主人圖其滿脹泛海歸為傾賊船到半塗全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掙墮艇下賊登岸其艇棄于津刃易忍行兵傷甚不能要害經宿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黨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因法枉梏訊鞭撻刊伏然不得其情已牢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行抱疾欲俟主簿貴擬議賊始傾弓兵護送方出縣門逢三盜羲商貫縣相隨避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團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擒郎遣卒拘之同歸詣郡是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踪跡已露欲來聽斷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消獄成皆斃于市恐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叫日夜不已主受刑日方止人謂報主之罪重故也

枷被訊逆猾抵出門鄭家室女見兩猾後一婦人蓬頭散衣拊掌大笑相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圃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為夠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挾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荊土市塵子弟多因挾貲在手欣謂浪游抛析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逃遁適他境者民且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為憂村僧者以冬月晨事畢幸緒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裹囊驚曰此五尺我家大郎所自攜者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裝囊麄細縛之名也僧覺色赧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其以告主人擒拉僧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子與僕兩尸陷什敗溝內雖暴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畧不為狼狐齧喫的的可識逐執僧以還始言固見其有所齎乃醉以酒而殺之慭日已久意謂無由檢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冤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宋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亡賴宗子游嬉同羣飲東湖與數惡少年相值求醉鬬毆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事倫悉然脫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米州户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

府。郡守究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夫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
格。言語爭辯不已達旦神志罔罔添差判官鄭撲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爲
白於郡呼使還扣以所見曰向者實以不謹錫鉞有東湖之事雖幸不坐
罪然冥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來到衣嚴餘寂無影響
意謂渠已託生此至萬載遊遺其因悔論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鬪遂誤抵
此既累柱恩赦又多為作佛果資拔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恕渠曰事干性
命豈有不剖之理國家恩赦冥司不引刊也我去工夫長川本衷神重言
保隆與否過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始更思一
兩年必當報冤逆去後二年倫果死

宋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固卧觀上時大觀四年朝廷
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陣於鄰官請令過沢縣牛鈇
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視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
徒勿傳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腳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
中。與病者屍合皆相抱持者然

宋。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
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貫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
非貫入京以一供芋由一數先發一與貫以警再往于但以一進御而貫
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浙治費思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
過。請宿泗間于長父貴已乃曰所献物皆為陳六所賣兄不得見靖信
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狀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至
舟謂其妻曰揚大夫不能抑厥十。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亡
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覆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
和七年四月靖在茶廳。有綱船梲卒相毆破鼻出血哭入禮臺紛紛閙。靖
瞿然如有所睹急趨入舍後遂仆地舁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將臨
平鎮僧能以檄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精工陳六也。頃
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行牒追僧諭之曰汝但
主與是人有冤。今世欲殺汝汝人復取償酬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舉
萬僧營大水陸齋為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賄愬主者遷牒
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頂下有
鎖語鬼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掖鎖靖即
起如平常。然與僧婢異處則復昏悶數日死。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臣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忽
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見明。王家小婢忽狀目叱僧曰汝出
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臣無異述緣獨坐。遣小史給承導付至縣
事史亦來。婢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
刀可救之。為其近惟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岳著。吾面
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念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惱悒歸
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
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服辨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
不欲正刑。妥斃之於獄已而令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泰州人馬蔔本農家子。因刈禾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歐至折
足而死。里胥執赴府蔔長六尺餘。驅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
宥汝蔔從命遂黥為卒使畫貫擇徒犯好身手者為勝捷軍蔔得為兵羅
後從張淵道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宰嘗令蔔挂蓋於層閣蔔取三尺木床
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蔔起坐大聲叫痛曰損我腳矣
拔所佩小刀欲自剖。人急視之。則膝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蔔曰方登梯
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為之數日
而死。

宋尚侍制子長。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齊別州監
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尚同如袁而
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
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耶。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怏不樂。還至人欲
上城外向刀視入官舍。坐定向将入者二親隨之就便室黃如不聞郎其側
呼之嘿日不荅。俄指向所用綱幾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
喜頻小史令持往所館開之曰此常物何遽開之。曰將寘吾帷中。向始疑
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傾發聲大呼若
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擁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
告曰君疾勢殊不佳蓋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馳
步如新昌告其家人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
人既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
以不欲來及尼微如此之狀黃閉目傾聽。忽痛曰吾實于此桁。宜春
尉遣弓手三人買鵝脩于村墅閒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
尉有舊托。令尉自為計。尉始白府曰郡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
遣三人者往偵[illegible]又恐其使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始覺於

賊于顧令諸邑求盜史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獲令通村民四輩耕于野觀蠶甚使從史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又不復不得歸爾四人許為盜以售命他日來戚名為蓑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費資若此令各得五十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從欲呼謂條寧赫八詞小自攝其弓動因旅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死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夫困極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主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以變因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以寬上猶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耶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為辯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人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夫人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衆移獄辭焚之但以竹理脫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掌攝邑者代吾事縣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問官押錮諭曰囚必死君即同叔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吾雖從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足衣人持牒押二縣吏來逆訊中二史曰急取案史方云云是衣以捉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无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遂逮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實改杖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升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欲命已多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升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桓稱露膝流血穿漏日升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冤安在黃指曰皆供立于此向與鄰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以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戒禱畢黃喜曰冤聽公矣痛即止前不復作然羸羸無生意又旬日杳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問所還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

相遇于况門之外塞廉一措而起

蜀宰江寧節度使王宗穎為人好賄泰書至每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民仁恕因乏無財惟送酒獻壽衆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衆官上延壽詩勸之詩云將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醁宴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貌歲歲春宗雖喜而飲足上有寧江軍判劉安仁昔與令為友亦以詩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迎沉麝散清香使君多暢洪仁厚莫起南山壽吏長宗穎醉謂衆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輕賤終日暮不相救避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胃疾不能前去使人摠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帶弟物貨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術將我小覷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主沉於濃瀨水中觀者莫不悲涕天下之水惟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縣使人以繩捧挽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縣命諸官以酒肴祝之使劉令為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寧非今世禍亦宿因款不有死獨爾江津王公恐懼故至致禮丞下枉爾受民保民寬容仁恕早逐沉淪謹卜定兆塋爾江濱祝文誦畢浪其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穎朝服立於岸側面已變色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穎大叫一聲仆然倒地衆官急救氣絕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塋於江上劉令嘆曰非禮枉殺人者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塋舍元嘉中慶祖使往其所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咸謂其害無期貴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塋舍見奴教子睡眠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閉塞口周得嗚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録奴考驗事事相符即焚殺之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之以狀聞有司奏聃杖殺郡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斷宗詔曰此事

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腓兄子貴也尚與郡公主
自表辭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腓之甥也若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
啓腓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
一甥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
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腓生命以慰太妃
渭陽之思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
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中大將軍恪性儌傲物峻深側而好
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
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過因酒
食行耽耳乃親信人以醇藥酒自隨恪將入會大遣衛者衣褶不得去
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邪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所擊
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
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取我命於是
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姧通
範當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華
同被而臥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
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譖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
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
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
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伏汝今乃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
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
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
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而死妾亦暴亡
超逃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
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
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
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
自代不圖此恩反戕吾孫故來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
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囊至家
見所殺客在門立罵所負學三父子一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持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爲惡人所擊傷其所背三
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咲而各去惡人復仕宦崇子舉之數數
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猶譽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德
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升爲真人太極真人以爲崇子有
殺人之過不得爲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
肖翹跂行喘息蠕蠕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爲人身也崇子譽惡
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今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蓋
爲善之道尚致其累況爲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中縣丞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
函謂言其中總是絲綃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誦咒三兩句遂有
一蠅飛入通達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遂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且
喪未發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
妻得病氣絕亦卒

晉名僧周倫字士行建撫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因以白倫遂尋
之纔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則於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
也後沙門慧遠欲伏威儀迎入廬山供養至晉末賊發眾潰四散不一老
僧失名未群端像像曰不平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腑祈童道沖
死後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訊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之僧曰就
此炙死纔見細蓋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得正
念已伸頸將可下刀賊然之僧頭即頸受刀便下所刀尺判心乃出於
背群賊奔間東走至遠師塔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迸
崩墮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絕史周興等羅織杜來殺之斬
於東都將事擇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
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也興擁之而起增壁十餘步行刑者踏倒
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興見融來索我遂敗

嘉言

儒狄於刑而行多恐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不仁者以身發財[illegible]

利主孳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惡有也　多貪則怨生大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　有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
滅之政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遇人如讎成絕命於壅塞之下或自賊於
道切之求　私立所藏皆有傾覆之禍遠道纖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
福有危亡之憂　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　罔多藏以
遠禍由有利而招尋　貧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君子
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　貪利者
害己嗜欲者戕生　饕食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推其驕奢逸
其皆德人神憤怨上下乖離　貪冒無恥禍必及　言寵貪榮方胎後禍
金玉之爲貨悅人而害生多藏而厚亡　未有千石要利欲不厭而能
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斂者貪不畏
然火燕者冬不畏寒水好名者不顧安危貪欲者不顧生死　窮富貴以
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　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
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積貪習欠計發於相攻菩薩見貪如避毒海　不知足者雖富而貧　貪
人多積聚侍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後損他現在多惡憎捨身墮惡
道　欲火所燒貪心難滿　積寶如山無益於己　貪欲規圖唐自勤苦
爲人貪窮從慳貪中來　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
鬼神風刀解其體　貪利趣遠路如水注深谷　慳貪嫉妬惡業迴處
多少斂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
烟氣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　慳惜不救之財多爲累患
見好埋頭覓貪心過罪料　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
炬必有燒手之患　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所蓋大地石何時得歇頭
有財不施爲自侵欺　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衆罪所集　傷
嗟愚痴之貪愛耶生厭一墮三塗間始覺前程險　貪人好聚財財多還
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　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　惟念多蓄不
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　慳貪專利常若不足則墮餓鬼　有則不
施世世受貧　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
此患　惡多殃禍財多累身　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
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　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　劫功德賊無
過嗔恚　嗔爲身之根嗔滅一切善　意地起嗔大地覺賊　嗔根者能

滅百劫所作善業　嗔是失諸善法之根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冤家
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患之刀斧　以嗔恚故失燒功德遮障菩提
開惡趣門閉人天路　出言麁獷發言暴橫不問尊卑親踈貴賤稍不如
意便懷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道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善積而不善用如蓄泉爲于寡不自害
貪得忘失衆所同病　多藏之家其後必殃　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
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無厭之性陰陽之
蠹也　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　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
名　今之人不修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　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
無欲而危者也　貪饕多欲之人顛實爭勢利　貪利入己禍不自覺
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　薄施而厚望富愿而無
患者有未之有也　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
及之　因公挾勢吞人卹店身入地獄萬劫方出　懷嗔動殺滅中大
慈　非財害己惡語傷人

感應

宋温州司理晏璣好與客言世人挾貴恃富而不仁不義之事者罪莫惡
於此　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畝錢粟於一鄉而賦性刻薄
非刀之利亦不以潤人弟合宏逢且蓄奴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
簡出外間罕覿其面主掌質庫幹者使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
治之幹者狡黠詭無復可逮乃求援於衆妾日過啓乞白自知甚明欲見
使主□露本末然後償貫倍價不敢少負妾不爲明言但因風日清和導
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趨拜謝罪王仍於奉養又好整潔常實香薰爐于
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携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遶飛熱簷上逮
聲呼僕取水未至煙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妾奔出大屋百間巍
然頃刻受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爲貧窶云妾君與同己每勸人
視以爲戒
寒清律鎮新興觀有薛道士者得疾其師萬給仙醫治不愈本觀上地見
夢曰薛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求持法救人行不律
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間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堋如
四耶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封細草和蒸豆來我欲
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絶斷乎

主在鄉里作牙儈，貪利判判。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擲其戶，須臾外間有喝鞭聲，亟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亦及變，數起數仆，其子畏其惡聲彰露，即升之櫝，餘而瘞之。

宋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問靈相師，曰：此兒前生躬負錫為銀，瀝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刲斬拔舌剜眼等獄，若得出已，復墮僧生，須以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窮。

唐魔石木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鄰家有殷富者，為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嗷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脇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主人焉。及覺，則推餘矣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倣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究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倣寧曰：此是汝貪酷衆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倣寧尋患足腫，麤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死。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以償官所欠，乞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太半入己。後滲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盡施衣物，竟不獲免。

唐嵯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藝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將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胎書責

之，乃止。既狀貴少烏木呿俺皆奇木，公幹驅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刎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令二大舟，一貫烏文器雜以銀，一貫呿俺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贜貨民怨，如此汝財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寂，金且重，木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織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雖苟脫人誅，將見鬼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貪利，每作油時，於飯盛以浸粉，裁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如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枷拷，週逸憂言之，而他人無所覩。父困其信人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徙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蕩盡，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勝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風為掃灑，令竊惟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他人當作輔相，致風祇備。今聞主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門庭蕪穢。令詢其所以，僧曰：此者公來，神輒不報。令歎然曰：試詰神不報之因。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書冥府皆勾竄相譚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僧可贇西李氏房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廳下有言訣追廳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隨而出入，禁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犢，為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僧僧之室也，曰：吾坐用糧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飲及錢數千去，付其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禁者爭食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驚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李氏驚而寤。

宋衛城陸氏方賊收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煨燼，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慶之遷昌僧陳德入冥，見陸氏桎梏繫于廡間，因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因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令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衛，訪其家，具以

冥之陰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陰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千村有張先郁丙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仍惟空址耳間已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囑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廛郊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托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比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曆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廣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仟氏壻緣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達一介諭吾兒使亟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可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甦遂遣人詣陝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郁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郁丙來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脫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何有出期

宋孫章開成觀于道士爲職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鐵質楮三十番及以本判牘于移爲己用還延月久主首吏易然莫能稽人亦莫知其故越數年牛以病斃一日主首與衆茗舍遊九宮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日午未空已官來升殿久之廳後紅光滿殿但無所睹左廊牆室中引牛上座將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盜用常住器物質錢一折而服牛向主首悲泣狀卒人復攝入牆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爲牛所使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郡內有巨室蓄一瑪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遂爲一番船曾納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納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使索之納之弟謹方醉卧初不知其端伏劒而出逐至紛鬬良即以拒捕殺人聞奏奏下謹伏誅納配沙門島靖康初元納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寘海外攝還監察御史陳述追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伏首就以述爲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獄訊掠以慘酷良惛憤恍惚如見謹心悸即承罪鋤押往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旅櫬僧寺述復奏利不法爲人所訟削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郊閒覩良旅櫬在焉其

夜述獲夢中亦見良告曰爾何故踵我覆轍遂怛驚悸得疾而卒瘞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不唯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委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復發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頃盡糶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卑子岡畔爲霹靂擊死杠櫬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願仰杠櫬歸埋未幾人爲富取出尸首合掛鬻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爲神附而曰陳辛五爲富不仁要將此尸遍行告示方與安葬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爲律令神職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滅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臧輩閩以撲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媼并十歲孫一人閩置酒延媼以善言誘之間以利害曰媼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説也曷若及身操縱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媼終老育爾孫使成人若何媼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三閩既得之即逐媼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後之日輩夢周氏之夫告之曰爾欺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滿全家亦未納命既寤命衆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方止閩竟居之甫一歲房人化臧輩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搭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者者故爲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爲務舉債逐利求貨日豐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將後雷雨暴至雲霧使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已一黑已神人皆長三尺土決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竹片口啾擾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熾煩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斗浪柱椽桁皆爲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出於外二龍奮躍搖舍中大小斗斛無遺餘兄酒瓻搖座空間若爲翔爲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厥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掩者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爲資州守其壻從之官書須公使銀盃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爲兵所竊寘諸獄兵暴老不能堪訊鞠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冤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注并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後知果州忽見此兵正晝在側得無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

此對曰銀盆事吳陳訴於獄帝令來追知府女婿對理馮騖偏之次戚夫
所在其婿即若中惡當日死渦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書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咮爲業但留
意於爐火者咸爲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爲文所惑三年之
內家財磬空復爲識者所誚慚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
中者亦爲所惑華陽坊有成大尉新造一第未居吉其空靜遂求主者賃
而燒藥因火發焚其宅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
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爲猛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于山溪谷
之中猛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
其虎遶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
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曰
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問其故乃云某
主將上帝賜王印官至左相某事條節制於禮合當廻避近緣養一道人
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王印官至翰林某事不係節制所以不爲禮長老具
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驛吏言嘗傳其
方與數十金本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效劾復本爲虎所食因
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人皆以爲神使之然也

宋吉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
月則道行矣未幾療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
幾一歲得十萬緡載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
鄞人也於市中關義井令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
不從果卒於鄞

宋臺焚人龍昌裔有米數十斛欲糶而不賣稍賤當穀適值歲旱乃往禱
神岡廟吏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想亭中纖有黑雲一段自廟後出頃
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事外官司檢視之脫中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
廟之文也昌裔有孫愽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
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
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廻我有美髮何
爲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愴惻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
不免隸戍身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
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
妻于識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
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
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兵亂不知所終劉之子
慙愧而死

宋婺源章森德茂被郡檄宿石山驛亭夢一女子袒裼在身哀泣悲訴不
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所乞萬復章初夢不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
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知爲女子魅大懼經一夕又夢女子來謝曰亦已
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帥與從者貪婪好財欲行不善其父母刀兵之宜然不
顧郡中有閣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藏燈火不復敢行忽因上元
呼匠人同元二於廊下房中開門造燈籠一更後光見兩廊樹燭籠蔽上
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吏環列求鐵押趙幹帥來一吏宣讀詞
案畢牒趙決脊二十押先鄰都收管忽引匠出[illegible]燈與紙上燈盡
皆擢滅次日同匠至趙幹帥門[illegible]

癱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
有所忌爲出船去李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
而死李冒認僧爲門僧席捲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
僧來相見遂以僧爲名及長家計爲之破蕩及半子人主一孫夜夢一船
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宋沅州霍千里貪願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
可否則火禍紹興中二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
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稻木既而若夫墜狀遂悄
然及明衆僧視之皆訝爲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

宋處州慶化縣常遣吏李基齎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道者不滿
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備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
正在腋間遂入於肉度家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專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
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爲吏部侍郎鄭注子李
於王守澄李逢吉逢猶子訓路注結守澄爲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

張又新事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當從父畢食啖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
載一門腸死家藉沒于官注東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宜人之手
宋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塚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追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妾貌如
主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唯妾此身
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人是死
矣宗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無同姓人田宅未裁其人欲加貨張屬官僧作斷骨契開
之明年又未就貴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
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
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秋米衣吏富直伍伯者素先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
才許其半伍伯怒嘆于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于牆閒適
有破磁片正對于心刺之血流交府登時痛癢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鄒勝字平之邪金鄉刀平里人也灌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嫚毒而
衣食苟可獲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產書籍流布
天下無問官族儒家皆書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
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衆不許鄰以傭售此乃
小民欲權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壟斷以罔其利
不憚身為市駔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
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
未久適有征商官脫迷慶字去貧瑞芝鄉御雲里人也貪黷之聲素著判
利鄉隣正與勝等始至史篆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迷慶大喜
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迷慶假公施敲扑鄉人嚴憚
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尾逐搜捕如犯私
鹺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贓甚饒
每遇休澣勝與迷慶從燕對飲粗計所得瓜滿以分鄰書販之家惡其貪
鄙不欲與競而請傭工不堪其害悲號之聲籍籍於道於是群聚哭告而
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祠有王姓以詛以呪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果暴
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迷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
人馳訃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是衆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樸觿根口有不足以論其伏也
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患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大昔復
甦僕良久瞑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
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階下有數夜
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鬟繞其身而齧之吾熟
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慄須臾引問二囚
皆若隱諱不實者復令綱揭獄檀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咀
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
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鄒勝幾迷
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
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
後書市復通融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
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
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
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
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
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船即覆
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
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
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
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

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是高向之糾語數當背州數蟒悲淚如雨須臾還沒高即取網物群別而去升沿撈於蟒後出至登山而望衆人驚愕此乃戒悔思之須高運張章即以病物起走東于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郟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見使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謂少年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恐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嘆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曰有大山山有一石屋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屋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於蟒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寶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閉已者勿通日難之子旃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夫語婦汝身重病令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衆僧使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已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已我少飯食餓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到庭中旃檀聞語呼守門問門監憚罪即掣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小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施致得勤苦兒更苦痛觀者聞繁佛聞阿難是何等聲阿難具說願佛來矜到此兒所分數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臂折復愈因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生時食啖麤惡衣裳弊敗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豪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天地獄

昔目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餓鬼白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方遠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自施送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七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頭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入定遍觀彼諸餓鬼不見唯其所以尋往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衆汝設會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忉利天

昔佛在難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相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傍其父母聞之無相難長養之初不憐於到年十二尺自生活父母逐令去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呼問之能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羅旬喩時五部僧每出分衛釦此而羅旬喩所在之鉢以空鉢還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喩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喩俱行適詠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社盡適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喩時甚大飢餓止但水還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喩今未得食當大餓苦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喩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喩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喩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喩適欲食之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喩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泥洹出漢經自說

欲知羅旬喩者維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既衣布地悉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喩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使以手擇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是汝惡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輙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旬喩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謂行惡無罪羅旬喩是其證也

昔目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來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饑渴欲至厠中取糞噉之厠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瓶盛滿烊銅以杓取之還自灌頂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瓶酥藏著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盛熾火燒滿中烊銅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汙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往見具以啓佛佛與大衆共詣池所大衆僉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蟲本末佛告大衆

舍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餼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難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衆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刖汝手足投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曰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法財而不布施身喪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髮如錐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爾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柰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慇懃囑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著空屋令其即日饑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揵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揵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答爾爾當問佛時大目揵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衆演說妙法是目連來先意問訊愛語軟語而問訊之是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旁

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達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觀看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耀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還守衣鉢時諸僧衆見其去世關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illegible]羯磨[illegible]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來入室中語餓鬼言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著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

惮憚悍饑渴所逼，逆見一城，謂為有水，注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鐵城，見城則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饑渴所逼，唱言求水。諸鐵城者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聰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鐵城聞聰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鐵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況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洞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火然，頭髮悉逆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憚惶走十方，飲渴所逼切，張口起求索，有人執杖隨手遂加，捷捷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息飢，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掬水及飯食，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以黄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其聲，披衣出門，踣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能不愴然，我去後，君宜以黄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貴鍊，居多為坊司

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煉十餘床銀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淡南往羅浮山，來謁相公，公喜延入，從坐，謂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故希一見。公遣侍者於卧內取之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貧道有一火玉，匱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拳，公捧之，温潤光潔，非世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硃砂瑩澈者，於淨室內燒香致象之鼻下，視自封鎖，莫令婦人雞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惟祛疾卻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投於火，突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玉者已失。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鬢白者皆黑，然是公求砂無饜，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逐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旋紅之色，不吐出矣。其後果得罪，而遷於鬼門關，忽遇其道士，忽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固當如此。公又不與之，至鰐魚潭，公平生有所玩之物殞自繹溯，三船是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四　十三嘯

廟

國朝宗廟

太廟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門各設二十四戟，周圍有墻，南為正門

一神厨五間在墻外東南

一

德祖玄皇帝居中

懿祖恒皇帝居東第一廟

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廟

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

一時享先用四時孟月，今春用清明日享於

各廟，夏用端午日，秋用七月十五日，冬用冬至日，奉迎

各廟神主合祭於

高祖廟。歲除

奉百官朝

祖合祭於

高祖廟。

一每月薦新用所有時新之物

一禮器用潔淨白磁器，仍有紫卓陳設

一每廟設　龍床一　銷金黄羅帳一　錦褥一　紵絲褥一　綃褥一

金交椅二，上用織金褡座座褥

一寶册案各二，籍以錦褥

大明集禮廟制

四祖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皆南向，每廟中奉神主，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房五十間，北向，門之東為神厨，又庫各五間，

存心錄
宗廟之圖

大明集禮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八十四 二

廟制圖

太廟特祭圖

四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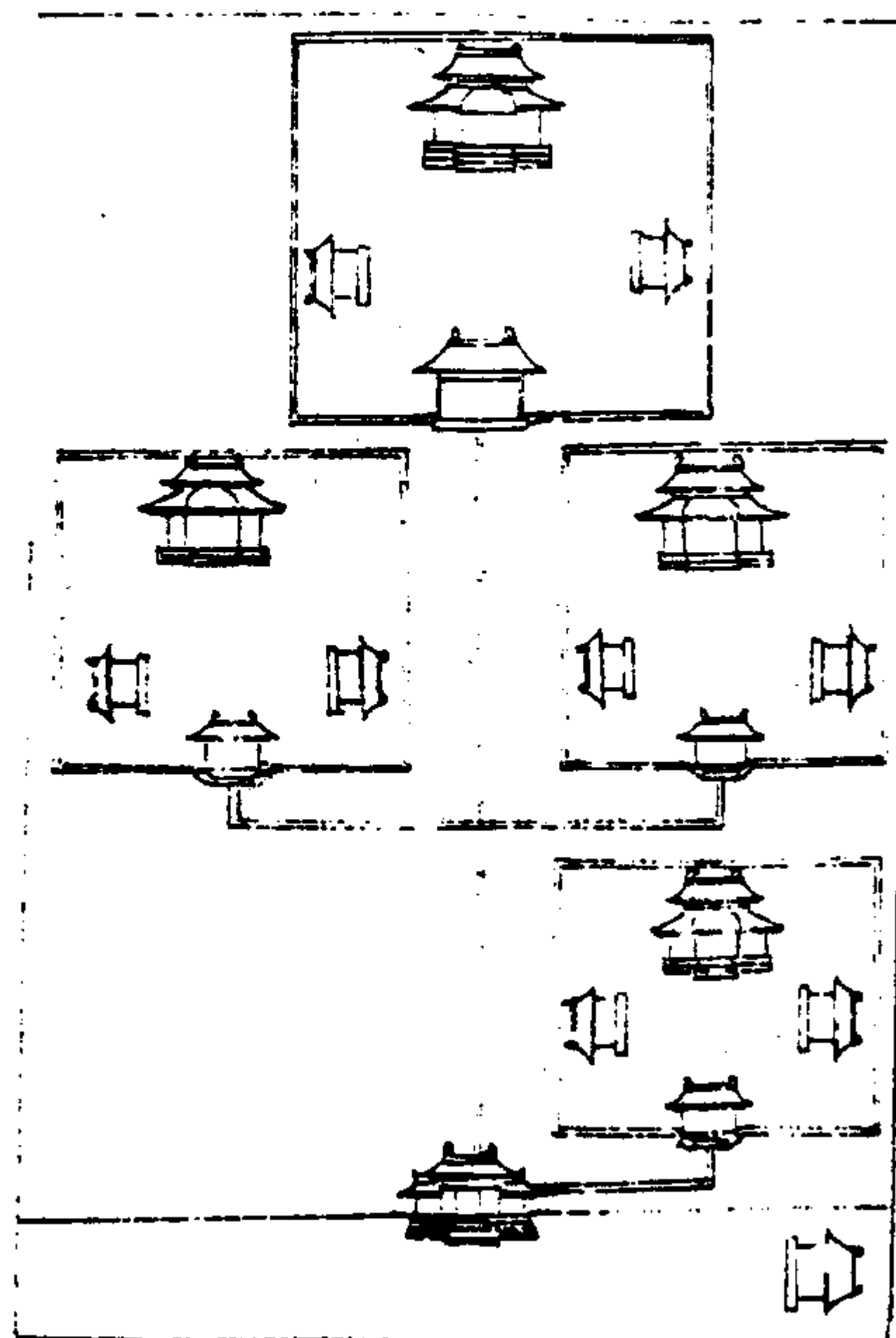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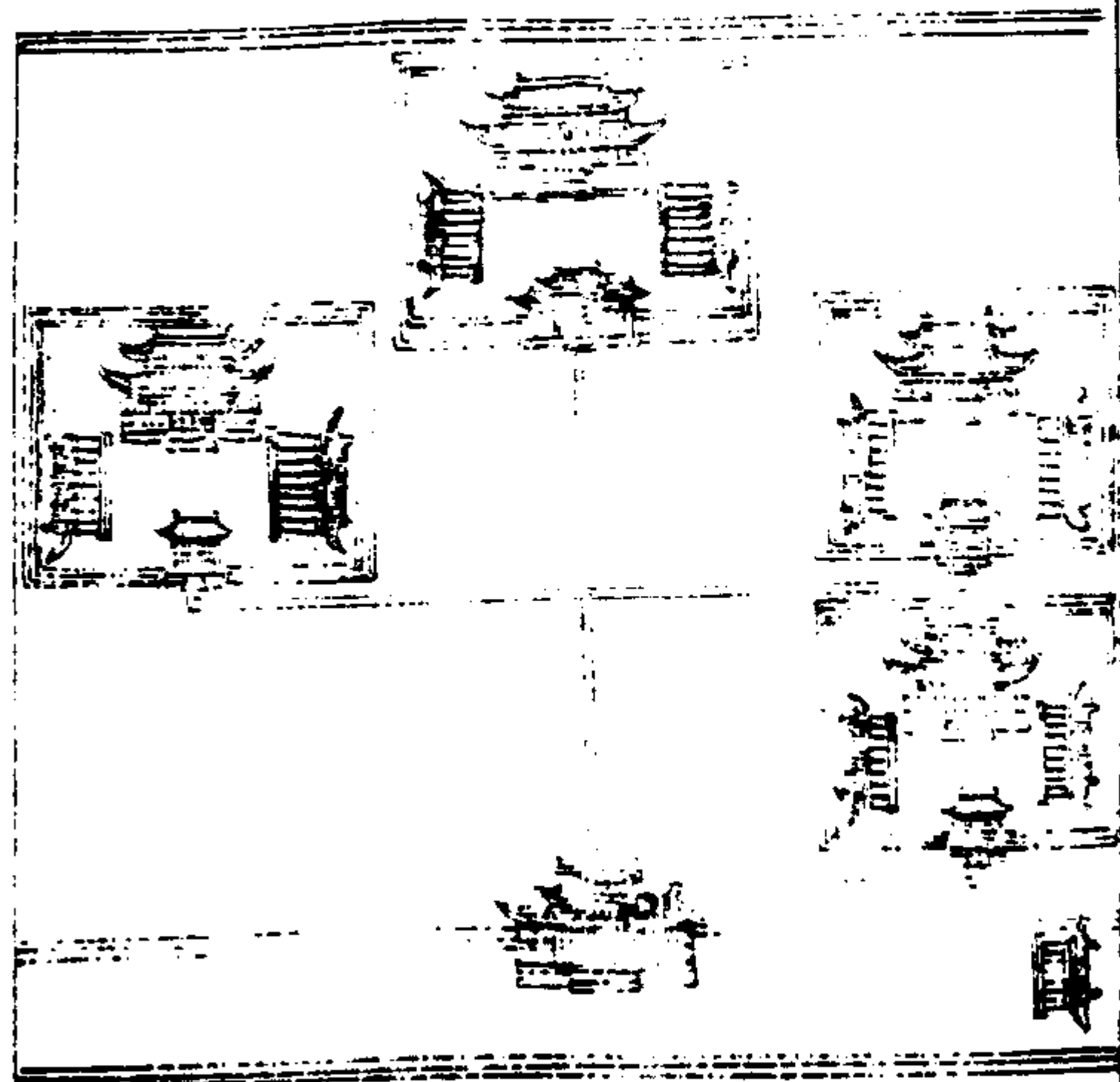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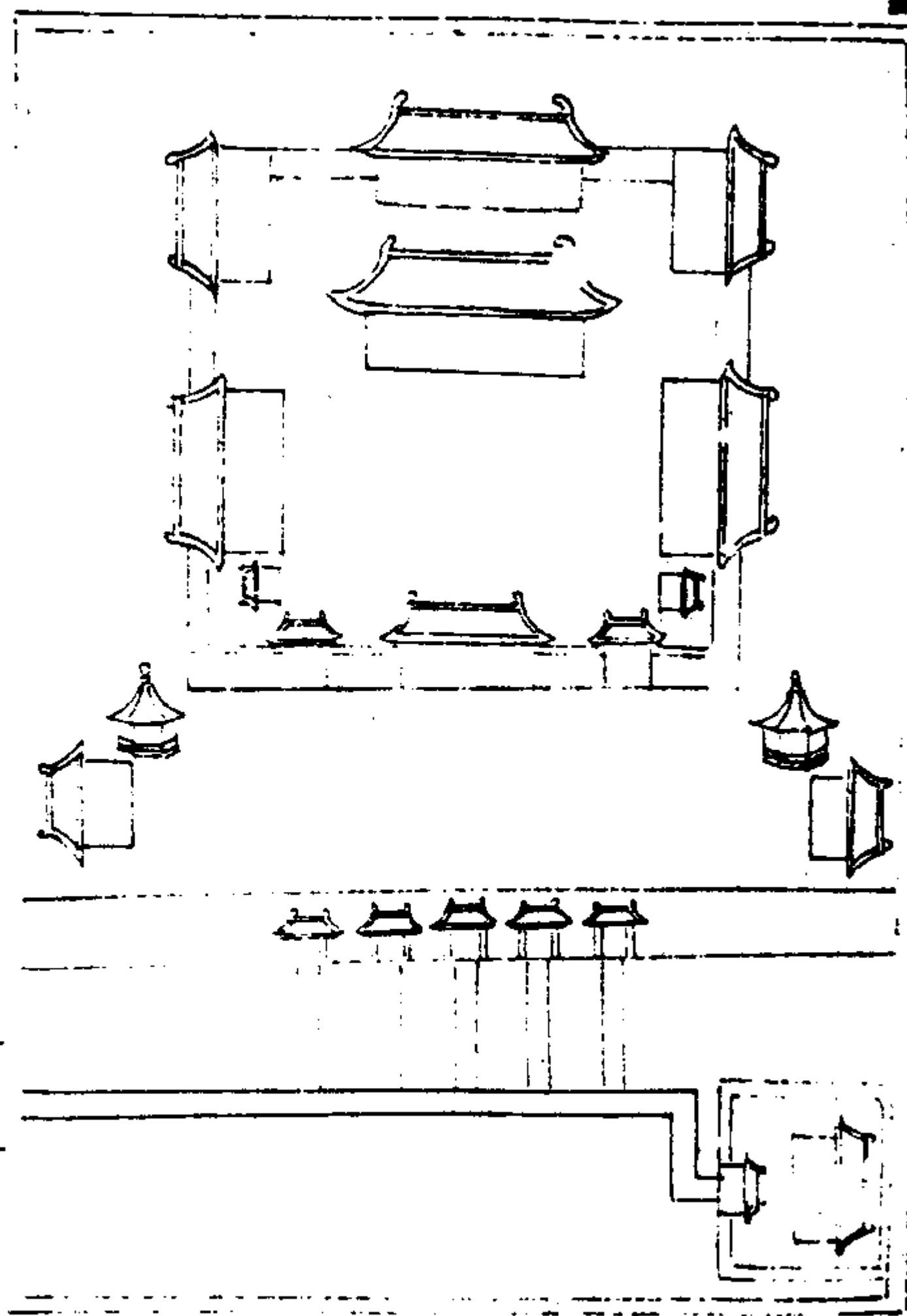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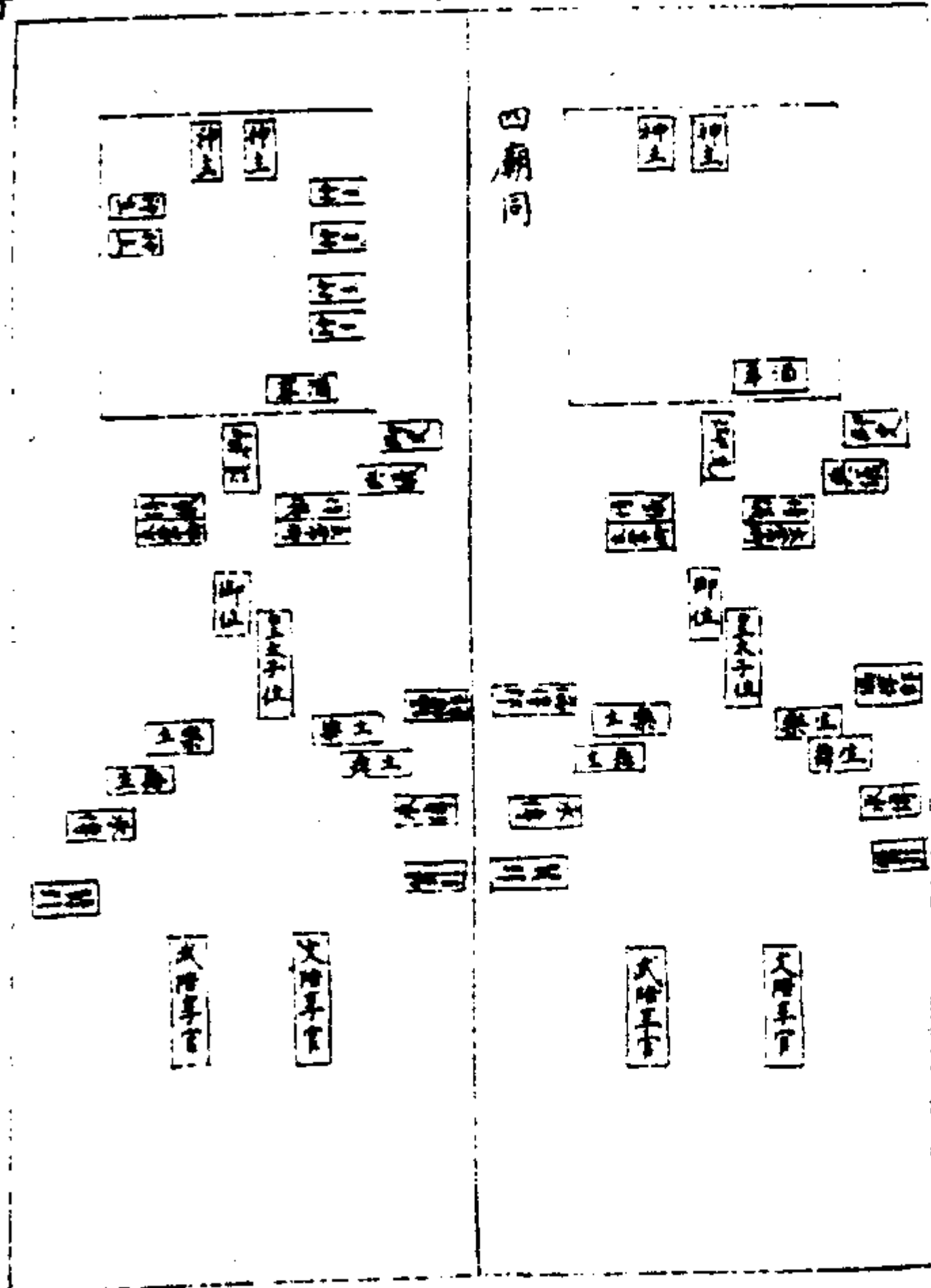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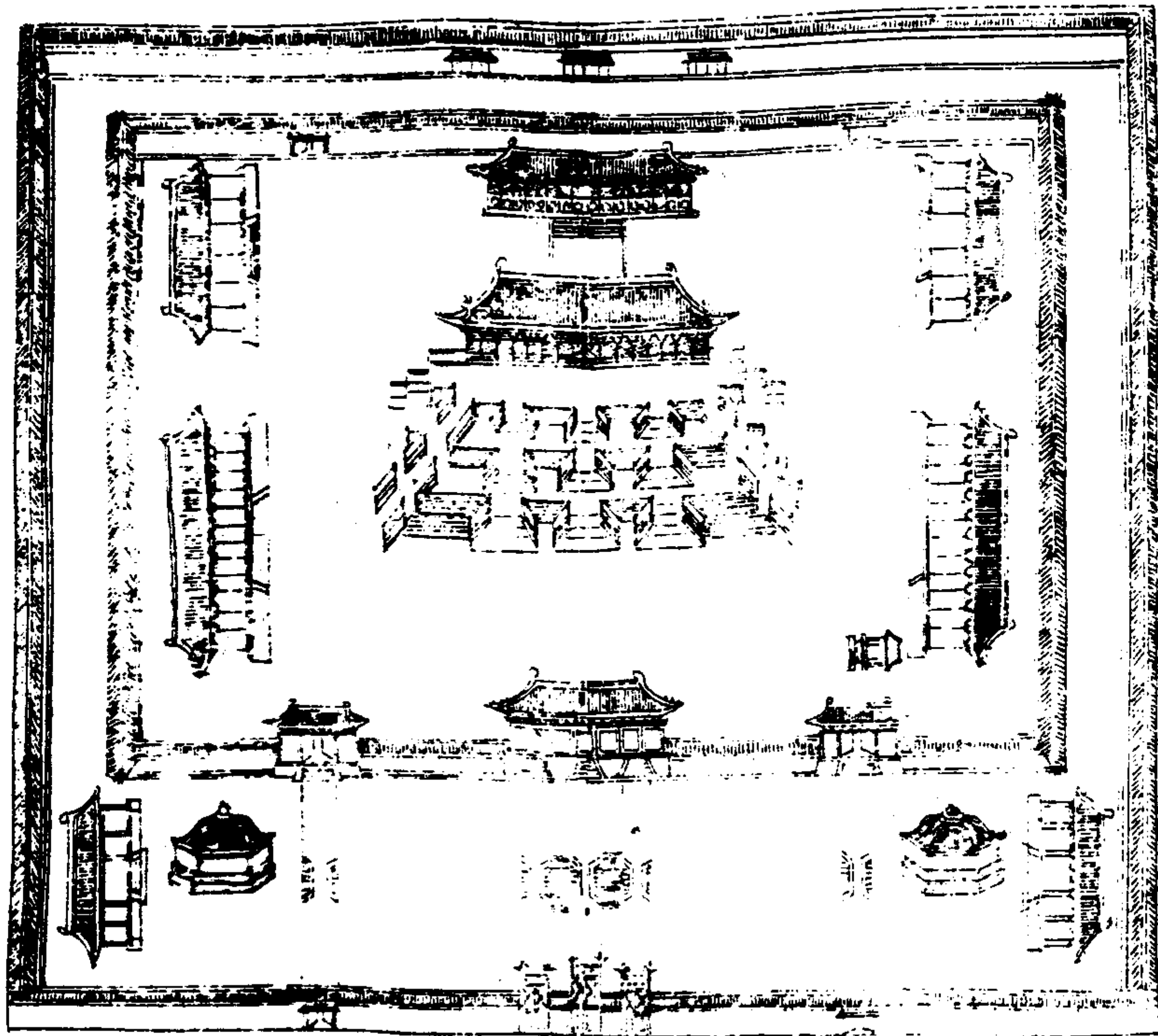
太廟祫祭圖

諸司職掌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八十四 三

太廟圖

祭祀禮儀

太廟圖

祖廟　廟號大明集禮追尊

祖廟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追尊

高祖為玄皇帝廟號

德祖

曾祖為恒皇帝廟號

懿祖

祖考為裕皇帝廟號

熙祖

考為淳皇帝廟號

仁祖　洪武三十五年　月　日祔

孝慈皇后馬氏于廟永樂元年六月　日上尊謚追尊

太祖皇帝為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冊寶存心録

四廟冊寶制

冊琰玉為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二分簡數從文之多少

聯冊用金繩首尾結帶

冊前後四簡刻龍鏤金若捧護之狀

藉冊用錦褥

覆冊用紅羅銷金帕

冊匣長廣取容冊塗以朱漆金裝龍鳳

寶以玉為之闊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篆文盤龍紐高二寸四分五厘厚

一寸五分五厘竅徑一寸

藉寶用錦絞表以紅錦加緋羅銷金帕納於小盝外用大盝

四廟冊文

德祖玄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玄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臣聞尊狀

先世人之至情

祖父有天下者傳之於子孫子孫有天下者追尊於　祖父此古今之通義

也臣遭天下兵起躬被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

承

祖宗之庇也諸臣庶推臣為皇帝
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府君尊號曰
玄皇帝廟號
德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玄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高祖妣尊號曰
玄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懿祖恒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同前謹上
皇曾祖考府君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恒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曾祖妣尊號曰
恒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熙祖裕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同前謹上
皇祖考府君尊號曰
裕皇帝廟號
熙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裕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祖妣王氏尊號曰
裕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仁祖淳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子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同前謹上
皇考府君尊號曰
淳皇帝廟號
仁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淳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妣陳氏尊號曰
淳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祝存心錄祝文
時享洪武元年四月七日　惟我
祖宗積德于世茂于子孫於天地之間今以家為國建廟于京以序昭穆謹率諸
執事以四時之祀為大禮之常茲當孟夏敬奉明薦伏惟昭格鑒此永思
尚享

時享七月二十九日　時維孟秋禮嚴祫祭茲為
君父時在汴京經畧中夏不及躬致孝誠乃命臣某謹以牲醴庶品恭請
太廟以伸追慕之情尚享
時享十月四日　時維孟冬禮嚴祫祭茲為
君父巡幸北京不及躬致孝忱乃命臣某謹以牲醴庶品恭請
太廟以伸追慕之情尚享
時享洪武二年正月十二日　時維孟春禮嚴特享謹以牲醴庶品恭請
德祖之廟以伸追慕之情尚享
懿祖
熙祖
仁祖三廟文俱同
大明集禮祝板　用梓木長一尺二寸闊九寸厚一分用楮紙冒之祝文
曰惟某年某月某日孝玄孫皇帝臣某謹昭告于
皇高祖玄皇帝
皇高祖妣玄皇后下文同前存心錄
諸司職掌一祝文　維洪武某年某月　日

孝玄孫皇帝　敢昭告于

高曾祖考四廟太皇太后　時維孟（春夏秋冬）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

追慕之情尚享

一歲暮祝文　時當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請

太廟用伸追慕之情尚享

禮物祭器存心録

太廟　禮物　幣用白　祝版　牲　犢一　羊一　豕一　五齊　沉齊

醴齊　盎齊　醍齊　沉齊　三酒　昔酒　事酒　清酒　黍　稷

稻　粱　肉羹　大羹　鹽　稾魚　棗　栗　榛　芡　菱　鹿脯

黑餅　白餅　糗餌　粉餈　韭葅　醓醢　菁葅　鹿醢　芹葅　兔

醢　笋葅　魚醢　脾析葅　豚拍　飽食　糝食　各廟同

祭器　香爐　花瓶　燭臺　爵　坫　盤　沙池　酒尊　杓　匱　箱

盥盆　簠（用磁器）　簋（用磁器）　籩（用磁器）　豆（用磁器）　帨巾　幂巾

拭爵巾　香盒　牲匣　香架

大明集禮　幣用白繒長一丈八尺　牲　每廟用犢一羊一豕一　酒齊

倣周制用新舊醅以備五齊三酒　五齊　一曰泛齊　二曰醴齊　三曰盎齊

四曰醍齊　五曰沉齊　三酒　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　粢盛　以親

耕籍田黍稷稻粱之類為之

祭器　每廟籩十二　豆十二　簠二　簋二　甑三　鉶三　尊實彝二　加勺　籩實以

鹽　稾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餈　豆實以韭葅　醓醢　菁葅　鹿

醢　芹葅　兔醢　筍葅　魚醢　脾析　豚拍　飽食　糝食　簠簋實以黍稷稻粱　登實以

大羹　鉶實以肉羹

太常祭禮

太廟　一歲五享（春夏秋冬歲暮）　犧牲　犢六隻（內一隻犢）　羊五羜　豕五

隻上項犧牲上滌九十日

祭器　籩豆簠簋楪一百四十　和羹碗一十二雙　尊六　壺瓶二

爵二十三　酒盞十八　凡遇正祭預差齋郎洗滌祭器牲匣等物

祭祀禮儀祭器禮物數

德祖　犢一　羊一　豕一　大羹二　和羹二　籩十二　豆十二　簠簋

各二　帛二（白色奉先制帛）

懿祖

熙祖

仁祖（設同上）　殿之東設（西向）　酒尊三　金爵八　磁爵十六　殿之西

設東向　祝文一　帛四匣

親王神位設于東廡　犢一　羊一　豕一　大羹二　和羹四　籩十二

豆十二　簠簋各二　酒尊三（設于東廡南北向）　酒盞十八　帛二（白

色展親制帛）　爵六（同帛設于酒尊所）　祝文一（與酒尊相對）

廟庭配享功臣八位設于西廡　每位用　羊一　豕一　籩二　豆二

和羹一　豆簠各一　帛一（白色設于酒尊所報功制帛共八匣）　共設

酒尊三（西廡南北向）　爵二十四（同帛設于酒尊所）　祝一（與酒尊相對）

冠服存心録冠服

皇帝服袞冕十二章

皇太子服袞冕九章　陪祀官服法服　執事官服法服

職掌人員大明集禮職掌人員　設

皇帝大次

皇太子幄次官二人　灑掃廟內外官一人　設燎官二人　設

御位東宮位官二人　設文武陪享揖執事版位官一人　設省牲位并宰牲割

牲官二人　宰牲十八人　掌鼎鑊視滌溉官一人　協律郎一人　舞士一人　樂工

六十二人　舞生一百二十八人　撰祝書祝官各一人　讀祝兼奉祝官一人

導駕奉禮官六人　導引

皇太子官四人　引文武兩班陪享官四人　糾儀御史二人　贊禮二人　承傳二

人　司盥洗奉匜一人　進巾官一人　司爵洗酌水官一人　進巾官一人　司尊

官一人　洗爵官四人　凜帛官四人　司香官四人　掌祭獻豆官八人　啓櫝內

史四人　進饌官六人　舉俎齋郎十二人　進福酒官一人　進俎官二人　授胙

執事官一人

陳設存心錄

太廟陳設圖

各廟同

帛　祝

血槃　黑餅　糗餌　粉餈

豚拍　芡　𦵹　鹿脯

筍菹　菱　棗　栗

鹽　栗　𣘀　燭

稷　黍　同　大羹

梁　稻　同　大羹

簠　韭菹　醓醢　牲

登　菁菹　鹿醢　牲　燭

豆　芹菹　兔醢　齊　罍　沙池

樂圖

琴琴琴琴琴瑟瑟

鐘

笛笛篪篪塤塤

鳳笙　巢笙　簫　籥　和笙

瑟瑟琴琴琴琴琴

磬

塤塤篪篪笛笛

和笙　籥　簫　巢笙　鳳笙

舞圖

引舞　引舞　引舞　引舞

樂　協律郎一人幞頭紫羅公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幡　樂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樂器　編鐘　編磬　琴　瑟　搏拊　敔　柷　塤　篪　簫　横笛　應鼓　笙

舞　舞士一人幞頭紫羅公服荔枝帶皂靴手執節　舞生一百二十八人　文舞六十四人　引舞二人各執羽籥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各執羽籥　舞生六十二人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武舞生六十四人　引舞二人各執干戚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舞生六十二人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各執干戚

功臣壇陳設圖

和羹

菁菹　稻粱　黍稷　粟

鹿醢　黍

樂圖

應鼓

琴　琴　琴　琴　琴　瑟　瑟

鐘

簫　簫　簫　簫　箎　箎　箎　塤　塤　塤

笙　笙　笙　笙　笛　笛　鳳笙　鳳笙　籥　籥

琴　琴　琴　琴　琴　瑟　瑟

鐘

簫　簫　簫　簫　箎　箎　箎　塤　塤　塤

笙　笙　笙　笙　笛　笛　鳳笙　鳳笙　籥　籥

祭祀儀注存心錄禮儀註　齋戒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陪祭官執事官齋一日　省牲　前期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至省牲位執事官牽牲省訖牽牲詣廚太常卿奏請詣神廚請視鼎鑊請

視滌溉畢遂烹牲　正祭　享日清晨

皇子奉迎至廟

神主至

高祖廟各置於座邊豆牲俎各陳于位前

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請中嚴

皇帝服袞冕太常卿奏外辦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就位北向立　安神　協律郎奏泰和之曲典儀唱請行禮

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衆官再拜傳贊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奠幣行初獻禮　典儀唱奠幣行初獻禮執事

官捧幣立于酒尊所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帨手出圭請詣爵

洗位搢圭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請詣酒尊所搢圭受爵司

尊者舉冪酌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請詣

高祖神位前協律郎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太常卿奏跪搢圭上香上香三上
香執事官以幣西向跪進
皇帝受幣興奠于神位前出圭復位奏跪搢圭進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
圭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詣
各神位前如前儀訖請復位太常卿奏跪讀祝讀祝官取祝板跪讀訖就拜興
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亞獻　典儀唱行亞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
爵協律郎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
典儀唱行終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爵協律郎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飲福　典儀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
詣飲福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跪搢圭進爵祭酒少許飲福酒以爵置于
坫進胙受胙以授左右出圭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復
位　徹豆　典儀唱徹豆協律郎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太常卿奏
上位飲福受胙免拜典儀唱陪享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辭
神　協律郎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在位官
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讀祝官奉祝掌祭官奉幣各
詣燎位　望燎　典儀唱望燎各掌祭官取各位祝幣焚於殿陛前

皇子奉
神主還各廟　典儀唱禮畢太常卿奏禮畢大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
各廟禮儀注　齋戒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執事官陪享官並齋一日　省牲　前期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至省牲位執事官牽牲省訖牽牲詣廚太常卿奏請詣神廚請視鼎鑊請
視滌溉畢還烹牲　正祭　享日清晨籩豆牲俎陳于神座前
車駕至大次太常卿請中嚴
皇帝服袞冕太常卿奏外辦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詣
第一廟就位北向立　安神　協律郎奏泰和之曲典儀唱請行禮太常卿奏
有司謹具請行事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衆官再拜傳贊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奠幣行初獻禮　典儀唱奠幣行初獻禮太常
卿奏請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帨手出圭請詣爵洗位搢圭執爵滌爵拭爵
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請詣酒尊所搢圭受爵司尊者擧冪酌醴齊以爵授

執事者出圭請詣
神位前協律郎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太常卿奏跪搢圭上香上香三上香執
事者以幣東向跪進
皇帝受幣興奠于神位前出圭復位奏跪搢圭進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
圭太常卿奏請讀祝讀祝官取祝板於神右東向跪讀訖就拜興平身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亞獻　典儀唱行亞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爵協律郎
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　典儀唱
行終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爵協律郎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太常卿奏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飲福　典儀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詣飲福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跪搢圭進爵祭酒少許飲福酒以爵置于坫進胙受
胙以授左右出圭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復位　徹豆
典儀唱徹豆協律郎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太常卿奏
上位飲福受胙免拜典儀唱陪享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辭
神　協律郎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在位官
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讀祝官奉祝掌祭官奉幣各
詣燎位　望燎　典儀唱望燎掌祭官取祝幣焚於殿陛前典儀唱禮畢

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詣
各廟行禮並如第一廟儀訖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
大明集禮祭祀儀注　時享用四孟月惟孟春特祭于廟其夏秋冬則合祭于
高祖廟歲除復率百官朝
祖合祭于
高祖廟　朔望祭　朔祭各廟共用羊一豕一各用籩八豆八簠二簋二登二
鉶二酒尊三及常饌羹飯用祝文行禮官服法服望祭止用常饌酒果
羹湯飯行禮官服常服　薦新　月薦用所有時新之物正月薦韭薺生
菜鷄子鴨子二月冰芹薹菜蔞蒿子鵝三月新茶笋鯉魚鮆魚四月櫻桃
梅杏鰣魚雉五月新麥桃李來禽眞瓜嫩鷄六月蓮子西瓜甜瓜東瓜七
月雪梨蒲萄紅棗菱八月新米藕芡茭白薑鱖魚九月紅小豆栗橙柿螃
蟹魚十月木瓜柑橘蘆菔兎鴈十一月蕎麥甘蔗天鵝鶿鴇十二月波菜
芥菜白魚鯽魚　告祭　齋戒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陪祀官執事官齋三日　省牲　前期一日設省牲

位於廟南門外
皇帝服皮弁服。
舉輿出宮。導引侍從如常儀。
皇帝詣大次。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省牲位。南面立。執事官牽牲自東行過
御前。省訖。牽牲詣神廚。太常卿奏請詣神廚。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至神廚。太
常卿奏請視鼎鑊。請視滌溉。畢還。烹牲。執事以豆取毛血。導駕官太常卿
導
皇帝還齋宮。　陳設。　祭前一日。陳設齋次幄室。每
廟用十二籩於
神位之左。十二豆於
神位之右。俱為三行。簠簋各二。於籩豆之間。鉶三。甑三。俎三。各陳於簠簋之前。
香燭案於俎前。爵坫沙池於香案之前。祝版於
神位之右。盥洗位於殿陛之東。爵洗位於殿東門之前。酒尊位於爵洗位之北。
幣篚位於尊北。宮懸位於庭中。樂生位於前。舞生位於後。
御位於廟庭之中。及香案之前。
皇太子位於廟庭
御位之南。文東武西。　導
駕及奏禮六人位於
御位之左右。稍前。東西相向。御史二人位於殿陛之下。典儀位於御史之南。俱
東西相向。承傳位於陪祭官之北。稍後東西相向。陪祭文武官引班四人
位於文武官之東西。稍後協律郎二人位於樂懸之東西。皆惟內官位於
神位旁之右。讀祝位於
神位前之右。司盥洗執事位於盥洗位之後。司爵洗執事及鑰爵執事位於爵
洗之後。司酒尊執事位於酒尊位之後。捧幣執事位於幣篚之後。望燎位
於燎庭之南。
鑾輿出宮　詳見郊天篇　正祭　享日清晨。太常少卿率執事者各實尊罍籩
豆鉶簠簋。帛于篚。祝版于
神位之右。內使監令升殿奉神牌。樂生舞生入就位。執事及陪祭官入就位。太
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衮冕。太常卿奏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就位。北向立。安神。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俛伏。跪奏。奏和

之曲。樂止。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奏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云
皇太子以下在位陪祭官皆再拜。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贊禮唱奠帛行初獻禮。太常卿奏
請詣盥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皇帝至盥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事者奉匜進巾。太常卿奏盥手帨手。出圭。
皇帝盥手帨手。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
皇帝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　尊之醴齊。
皇帝以爵授執事者。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
神位前。執爵者奉爵。司帛者奉帛從行。協律郎舉麾。俛伏。跪奏壽和之曲。武功
之舞。　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引
皇帝至
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司香官詣案奉香跪進于
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奉帛官以帛西向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帛奠于
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太常卿奉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訖樂舞止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請祝官取祝版于
神位右跪讀訖樂舞作太常卿奏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
太常卿前導。
皇帝復位。亞獻贊禮唱行亞獻禮請詣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
皇帝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　尊之醴齊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

神位前。執爵官從行協律郎俛伏跪舉麾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
神位前。太常卿奏請搢圭
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復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復位終獻贊禮唱行終獻禮太常卿奏行終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司
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
皇帝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　尊之　齊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
神位前執爵官從行協律郎俛伏跪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
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飲福酒卒爵以爵授執事者奉胙官奉胙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胙以授執事者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

皇帝復位　徹豆　贊禮唱徹豆協律郎俛伏跪舉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
徹豆樂止贊禮唱賜胙太常卿奏
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
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辭神　贊禮唱辭神協律郎俛伏舉
麾奏安和之曲　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
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祝人取祝幣人取幣詣望
燎位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至燎所贊禮唱望燎太常卿奏請詣望燎
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
皇帝至望燎位贊禮唱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燎贊禮唱禮畢太
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鑾輿還宮其儀如來儀大樂鼓吹振作
朔祭儀　前期署官洒掃廟室內外設太常卿拜位于丹墀中道之西南
北向內使監官及預祭官位于其後北向設盥洗位于拜位之西北設酒

尊所于殿內之東陳籩八于神位之右豆八于神位之左簠二簋一甄二
鉶二于籩豆間俎二于籩豆之前至日鍾鳴後直廟官開廟門太常司官
一同內使監官帥執事者實籩豆簠簋甄鉶酒尊牲饌直廟內使啓櫝訖
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預祭官各服法服入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引禮官請
太常卿前請行禮引太常卿詣盥洗位引禮唱搢笏太常卿搢笏引禮唱
盥手司盥洗者酌水太常卿盥手訖引禮唱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太常卿
拭手引禮唱出笏太常卿出笏至爵洗位引禮唱搢笏太常卿搢笏執爵
者以爵進引禮唱受爵太常卿受爵引禮唱滌爵司爵洗者酌水太常卿
滌爵引禮唱拭爵太常卿拭爵以爵授執爵者引禮唱出笏太常卿出笏次
引太常卿升自西階由西門入詣酒尊所執爵者以爵進太常卿受爵司
尊者舉冪酌酒訖太常卿以爵授執爵者贊禮唱請詣
神位前引禮官引太常卿至
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取香跪進于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
香三上香太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引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
卿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訖讀祝者取祝版跪讀于
神座之右讀訖引禮唱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俯伏興
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
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
內使監官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焚祝讀祝者捧祝前行引
禮官引太常卿以下詣焚祝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斂櫝引禮官
引太常卿以下出闔廟門各廟儀同
望日祭儀　前期署官洒掃廟室內外太常司備供祭品物于神廚設太
常卿拜位于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內使監官位于其後北向
至日鍾鳴後直廟官開廟門太常司官一同內使監官陳設湯餅蔬饌燃
香燭直廟內使啓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及預祭官各服常服
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引禮官引太常卿以下詣焚楮幣所焚楮幣訖贊禮唱禮畢內使斂櫝引
禮官引太常卿以下出闔廟門　各廟儀同　又朔望祭今在
奉先殿羊一豕一分體而祭用金器每室署二卓每卓時菓五盤茶酒五盤饊
湯粳米飯
皇帝行五拜之禮內官自贊禮　薦新儀　前期署官洒掃廟室內外設太常

卿拜位于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內使監官及預祭官位于其後北向至
日鍾鳴後直廟官請對以太常司官一同內使監官陳設時新之物祭酒
菜常饌湯飯于各廟
神位前直廟內使啓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及預祭官各服常服入就
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
唱請行禮引禮官引太常卿至
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取香跪進于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
香三上香太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司酒以
爵授太常卿斟酒太常卿祭酒三祭酒奠爵引禮唱俯伏興平身少
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
禮唱復位引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者於
神位前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引禮引太常卿以下詣焚楮幣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斂櫝引
禮引太常卿以下出闔廟門　各廟儀同　又薦新今在
奉先殿每月旋定至品物或初一或初二初三初四用籍湯粳米飯時菓五盤茶酒五
盤以品物赴光祿寺菜為生物為熟　禮官奏告　前期告官及陪祀官
執事官齋三日散齋二日宿于公廨致齋一日於祭所前一日署官洒掃
廟室內外設告官拜位于廟庭之中北向陪祭官位於告官之南北向贊
禮二人位於告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設盥洗位於殿陛下之東爵洗位
於殿東門之前酒尊位於爵洗位之北幣篚位於尊北又設司尊司爵洗
司盥洗執爵位各於其所其日清晨鍾鳴後直廟官開廟門執事官陳設
幣帛牲犢實酒尊燃香燭設祝版于
神位之右直廟內使啓櫝訖贊引引告祭官陪位官各服法服入就拜位皆北
向立贊禮唱行禮引禮請告官前曰有司謹具請行事贊禮唱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告官及陪祭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奠幣贊引引告
官詣盥洗位唱搢笏告官搢笏唱盥手司盥者酌水告官盥洗訖贊帨手
司巾者以巾進告官帨手訖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贊引唱請詣
神位前司幣者捧幣從行贊引引至
神位前唱跪搢笏告官跪搢笏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司香取香于案東面跪進于
告官之左告官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司幣者取幣于篚西面跪進于告官
之右告官受幣奠于
神位前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官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贊引引告官復位少立贊禮唱酌獻贊引引告官詣爵洗位唱搢笏告
官搢笏執爵官以爵進唱受爵告官受爵唱滌爵司盥者酌水滌爵訖唱
拭爵司帨巾者以巾進告官拭爵訖以爵授執爵者贊引唱出笏告官出
笏贊引唱詣詣酒尊所引至酒尊所唱搢笏告官搢笏執爵者以爵進告
官受爵司尊者舉羃酌酒以爵授執爵者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贊引唱
請詣
神位前贊引唱跪搢笏告官跪搢笏執爵者以爵跪進于告官之右告官受爵
贊引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告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于坫贊引唱
出笏告官出笏請祝官取祝跪於
神位之右面跪讀祝文訖贊引唱俯伏興平身稍後告官俯伏興平身稍後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官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望燎請祝官取
祝捧幣者取幣詣燎所贊引引告官至望燎位南向立贊禮唱禮畢直廟
內使飲神積訖贊引引告官及在位者以次出閫廟門　獻新儀　凡遇
四方別進新物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
薦與內使監官各常服捧獻于
太廟是日光祿直廟內使開廟戶燃香燭啓
神積太常卿捧獻于
德祖玄皇帝神位前內使監官捧獻于
德祖玄皇后神位前不行禮獻畢內使飲積　各廟儀同
諸司職掌時享
太廟　一齋戒凡齋戒前一日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本奏致齋三日次
日進銅人　一省牲牛十九　羊八　山羊十　豕十九　鹿一　兔四
凡正祭前一日太常司官奏明日與光祿司官省牲至次日省牲畢同復
命　一正祭陳設
皇高祖前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二　鉶二　籩豆各十二　簠簋各二
帛二白色奉先制帛
皇曾祖　陳設同
皇祖　陳設同
皇考　陳設同　共設酒尊三　金爵八　磁爵十六　篚四于殿東　設
祝文案于殿西
親王配享四壇共二十一位　第一壇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二　鉶
二　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二展親制帛　爵六　第二壇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六　鉶六　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六奉先制
帛　爵十八　第三壇　陳設與二壇同　第四壇　犢一　羊一　豕
一　登七　鉶七　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七　爵二十一　共設
酒尊三于殿東南北向　篚四　功臣配享十壇　各壇　羊一　豕一
鉶一　籩豆各二　帛一報功制帛　簠簋各一　爵三　篚一　共
設酒尊三于殿西南北向　一儀注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
其事導引官導引
皇帝至御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奏迎神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捧帛金爵受酒獻于
神御前讀祝官取祝跪于
神御右內贊奏跪典儀唱讀祝讀祝訖進于
神御前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執事官各以磁爵
受酒獻于
神御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司卿進立殿東西向唱賜
福胙光祿司官捧福酒胙自
神御前中門左出至
皇帝前內贊奏跪搢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進內贊奏飲福酒光祿司官以胙
跪進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
執事官徹饌樂止太常卿請
神御前跪奏禮畢請還宮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
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內贊奏禮畢
太常祭禮齋戒　正祭四日前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奏本奏
聞致齋三日百官致齋一日　省牲　正祭前二日與同光祿司官奏
聞明日省牲至次日清晨詣本壇宰牲所省牲訖復
命　正祭　陳設
正殿
德祖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二　鉶二　籩十二　豆十二　簠簋各二
帛二白色奉先制帛
懿祖
熙祖
仁祖　陳設同上　共設酒尊三于殿之東西向　金爵八　磁爵十六各設
于酒尊所　祝文一　帛四　篚

東廡
親王神位。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四、籩十二、豆十二、簠
簋各二、帛二白色，先親制帛。爵六、酒盞十八。共設酒尊三于東
廡之南，北向。帛篚一、祝文一。
西廡配享功臣九位，惟春秋二祭，每一位、羊一、豕一、籩二、豆二、
鉶一、簠簋各一、帛一白色，報功制帛。共設酒尊三，設于西廡之
南，北向。帛九篚、爵二十七、祝文一。儀注。典儀唱樂舞生就位。
執事官各司其事。導
駕官導
皇帝至盥洗位，奏請盥洗位。搢圭，盥手訖，奏出圭。內贊導引
皇帝入殿，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協律郎舉麾奏樂。內官以金爵受酒，并捧帛呈各
神御前。內贊奏請
德祖御前，搢圭。內官以帛跪進，奠訖。內官以爵跪進。內贊奏獻爵。次爵同。奏
出圭。詣
懿祖御前。
熙祖御前。
仁祖御前。並同上儀畢，奏請讀祝位。跪，樂止。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于
神御之右。訖，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內贊奏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協律
郎舉麾奏樂。內官以爵受酒，獻于各
神御前。樂止。典儀唱終獻禮。同亞獻儀。樂止。典儀唱飲福受胙。內贊奏請
飲福位。跪。搢圭。光祿司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飲福酒。訖，光祿司官以胙進。內贊奏受胙。訖，奏出圭。俯伏，
興，平身。復位。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協律郎舉麾奏樂。內
官各詣
神御前徹饌。典儀唱還宮。協律郎舉麾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讀
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望燎。內贊奏詣望燎位。樂止，奏禮畢。
親王。內官行禮。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引內官至盥洗所。贊詣盥
洗所。搢笏，洗手訖，贊出笏。贊就位。四拜。執事者以爵受酒。贊引贊詣
神位前。搢笏。執事者以帛進，奠訖。執事者以爵進。贊引贊獻，獻訖，贊出笏。
詣讀祝所。跪。讀祝訖，俯伏，興，平身。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執事官
以爵受酒各獻于

神位前。典儀唱終獻禮。儀同前。典儀唱還宮。贊引贊四拜。亦同
上焚牌位祝帛。
功臣配享。都督府官行禮。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至盥洗
所。贊詣盥洗位。搢笏，洗手訖，贊出笏。贊就位。執事官以爵受酒。贊引
贊詣
神位前。搢笏。執事者以帛進，奠訖。執事者以爵進。贊引贊獻爵。訖，贊出笏。
詣讀祝位。讀祝畢，贊復位。典儀唱亞獻禮。訖，執事者以爵受酒獻于
神位前。典儀唱終獻禮。儀同前。畢。同
上焚牌位祝帛。
祭祀禮儀儀注　一齋戒
皇帝齋三日。陪祀官執事官並齋一日。　一省牲。享之前一日，設省牲位於
宰牲所。導駕官服常朝服，導引
皇帝至省牲位。齋郎黑介幘絳紅袖袍，牽牲。內贊奏省牲。光祿卿領牲，遂烹牲。
一正享。享之日，清晨設籩豆牲俎于神座前。
皇帝服袞冕，太常卿同導駕官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丹陛上。
皇帝既盥，就御位。　一迎神。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泰和之曲，樂上。內
贊奏四拜。　一奠帛行初獻禮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內贊奏奠帛行
初獻禮，詣盥洗位
皇帝詣盥洗位。內贊奏搢圭。
皇帝搢圭，盥手訖，內贊奏出圭。
皇帝出圭，由左南門入，詣酒尊所。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內贊贊
司尊者舉冪酌酒，執事官以爵受酒畢。內贊奏請
德祖玄皇帝神御前。詣前，跪，搢圭。
皇帝詣前，跪搢圭。執事官以帛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帛，以授執事者，奠于
神御前。執事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獻爵。凡二。出圭。
皇帝獻爵，出圭。內贊奏俯伏，興，平身。
皇帝俯伏，興，平身。內贊奏詣
懿祖恒皇帝神御前。同上儀。

熙祖裕皇帝神御前。執事官以帛奠訖退于左。餘同上儀

仁祖淳皇帝神御前。同上儀畢。內贊奏詣讀祝所。跪

皇帝詣讀祝所。跪。內贊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于

皇帝之左。訖。內贊奏俛伏興平身。復位

皇帝俛伏。興平身。復位。 一亞獻禮 典儀唱亞獻禮。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官與內官各以爵受酒。獻于各

神御前。畢。樂止。 一終獻禮 典儀唱終獻禮 同亞獻儀。樂奏熙和之曲 文德之舞。樂止 一飲福 典儀唱飲福受胙。內贊奏請飲福位

皇帝詣飲福位。內贊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執事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飲福酒。

皇帝飲福酒。執事官以胙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受胙。出圭。俛伏。興。平身。

皇帝受胙。出圭。俛伏。興。平身。內贊奏復位。

皇帝復位。內贊奏四拜。

皇帝四拜。通贊贊百官同四拜。 一徹饌。 典儀唱徹饌。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曲。執事者各于

神御前徹饌。樂止。 一送神。 典儀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內贊奏四拜。

皇帝四拜。通贊贊百官同四拜。 一望瘞 典儀唱請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唱望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納爵。內贊奏請望瘞位。

皇帝詣望瘞位。樂止。內贊奏禮畢。

皇帝收服。導駕官導引

皇帝乘步輦。大樂鼓吹振作而還。

樂章 存心錄

太廟樂章。 安神。黃鍾宮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惟我子孫。

黃太姑林南黃南林林姑黃太林太南黃黃南林姑黃南姑林林姑黃太

永懷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從。皇靈顧歆。

黃太南黃太南黃姑黃林南林林姑黃林姑太南黃

奉冊寶。時享不用

維水有源。維木有根。先世積善。福垂後昆。冊寶鏤玉。德顯名尊。祗奉禮文。

黃林南黃林太南黃黃南林姑林太南黃太南黃姑姑林黃林林姑黃太

仰答洪恩。

姑林姑黃

進俎。時享不用。

明明祖考。妥神清廟。薦以牲牷。匪云盡孝。願通神明。願成治効。此帝王之

林南黃太林南林太黃林南林黃太黃林黃太姑太林南林太林太林南

道。亦祖考之教。

林太姑太黃林

德祖廟初獻。黃鍾宮。

思皇高祖。穆然深玄。其遠歷年。其神在天。尊臨太室。餘慶綿綿。歆於几筵。

黃林姑黃姑林南林林姑黃太林太南黃黃南姑林南林黃林林姑黃太

有永其傳。

姑林姑黃

懿祖廟初獻。黃鍾宮。

思皇曾祖。清勤純古。田里韜光。天篤其祜。佑我曾孫。弘開土宇。追遠揭虔

林太南林黃南林太林太南林黃太黃林黃林黃太黃南林太林太南林

勉邁前矩。

黃太黃林

熙祖廟初獻。黃鍾宮

維我皇祖。淑後貽謀。盛德靈長。與泗同流。發于孫枝。明禋載修。嘉潤如海。

黃林姑黃林姑黃林黃太姑大姑林姑黃姑林南林姑太南黃黃南姑黃

思何以酬。

姑太南黃

仁祖廟初獻。黃鍾宮。

維我皇考。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克開嗣人。子有天下。尊歸於親。景運維新

黃林姑黃黃太林黃姑林南林姑太南黃姑林南姑黃林南林黃太姑太

則有其因。

黃南姑黃

亞獻。黃鍾。

對越皇親。藐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

黃太黃林黃林黃林南林黃太黃太南黃林黃黃林太黃南林黃林黃太

拴乎中情。
夾林夾黃

終獻。黃鍾徵

承前人之德。化家為國。毋曰予小子。基命成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愍愍
林南林姑黃姑林黃林南林姑黃大姑黃太黃姑林黃林黃太南黃林南
三獻。我心悅懌。
姑太南黃姑林

徹豆。黃鍾宮

樂奏其觀。神具燕喜。吉成于祀。亦右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旗揚。
黃林姑黃林太南黃南黃南姑姑林姑黃太南黃姑林太南黃黃南姑林
錫以嘉祉。
姑林太黃

送神。黃鍾徵。

顧兮幽兮。神運無跡。鸞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
林南姑黃太南黃林林姑南林林太南黃黃南姑林林黃太姑姑林姑黃
孝思無斁。

姑林黃林

諸司職掌　樂章　初獻。

思皇
先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繇高逮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迎神及亞獻終獻徹饌還宮並同存心錄

配享功臣。每歲春二月清明。秋七月十五日。二時
享廟。則列功臣牌位於
太廟殿庭中。　每位　祭品。　果。　牛脯。　棗。　鹿脯。　黍。　稷。　稻。　粱。
羊體一。　豕體一。　禮儀註。享日未明一刻。布功臣神座於
太廟之庭。每座各設酒尊於左。加勺冪。置尊下。設饌案於功臣神座之南。堂上
設饌訖。執事官退。饌各設於神座前。俟行禮至
第四廟。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盥洗盥手。洗爵。酌酒。諸執事官助奠者皆酌
酒於爵。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三上香。奠爵。諸執事官各進奠於
各神座前。讀祝訖。贊引引獻官還位。堂上徹豆訖。執事官進詣首座前。徹
豆。伺送神樂止。焚祝牌位于燎所。

郊祀告廟祭祀禮儀　一告廟。　太常司預告示文武百官具朝服導從儀
禮司整肅班行。教坊司設樂。金吾衛設兵仗於
午門外。儀鸞司陳車輅。輿。於所陳仗馬。儀鸞司舉
御輿。并設傘扇於輿之左右。設黃麾仗於
丹墀中道之東西。設大輅於
奉天門外正中南向。儀禮司奏外辦。供奉司官跪奏服袞冕。興。
皇帝陞輿。導駕官導引
御輿至丹墀。儀仗前導至
奉天門外。儀禮司官跪奏請陞輅。俯伏。興。
皇帝陞大輅。文武官上馬訖。
大輅進發。前金鼓隊。次旗仗。次百官前導。次護衛。次仗馬。次儀仗。次儀禮司
官導駕官。次將軍。次擎執內使。各分左右行。內使監官。儀鸞司官。光祿司
供奉司官。扈從於
大輅之後。次旗幟。次兵仗。各扈從。大樂鼓吹前導。設而不作。
駕將至
太廟。兵仗周圍於廟前。文武官下馬侍立於廟門之外。俱北向。內官詣寢殿請
仁祖神主安奉於

正殿龍座。陳設酒果祝文畢。太常卿導駕官具祭服導引
皇帝自廟左南門入。至
丹陛上。脫舄入殿左南門。至
仁祖神御前奏告。行一獻禮畢。
皇帝納舄。導引出廟門。
皇帝乘原來輅。儀禮司官與導駕官及百官導從
皇帝至齋宮。收服。儀禮司官跪奏取
旨。勅文武官各還齋宮。

諸司職掌　一告廟。　凡正祭前二日。用祝文酒菓
奉先殿告
仁祖配
上帝
神祗。　告廟祝文　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日
孝子皇帝　敢昭告于
皇考仁祖淳皇帝。謹以正月某日。恭祀
上帝

皇祇于大祀殿謹請
皇考配
神。伏惟
鑒知。謹告。
存心錄郊祀告廟文洪武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日於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
上帝于南郊。故先告
祖考鑒知。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
未就。政治或有闕失。懼有責焉。去年
上天垂誡。有警東南。又雷火焚舟。及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以祖配天。惟祖神與天通。
上帝有問。以臣之所行敷奏
帝前。善惡無隱。惟
上帝鑒之。俟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請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謹告。 告謝文。 日當長至。陽德初升。親祀
圜丘。大禮慶成。謹以犧齋庶品用伸報謝。尚享

婚禮廟見諸司職掌廟見儀注。 是日內官于
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訖。每廟猪一。羊一。帛二。共一篚。祝共一。贊引二人引
王。二人引妃。至
奉先殿。請
德祖玄皇帝皇后神御前。王在東。妃在西。贊王與妃皆兩拜。贊跪。王跪。妃亦跪。
贊搢圭。王搢圭。贊進帛。執事者以帛跪進于王右。贊受帛。王受帛以授執
事者。贊奠帛。執事者以帛奠于神御前。贊進爵。執事者以爵跪進于王右。贊
受爵。王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執事者以爵奠于
玄皇帝皇后前。贊再進爵。執事者以爵進。贊受爵。王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
執事者以爵奠于
玄皇帝皇后前。贊俯伏。興。王俯伏。興。妃亦興。贊王復位。贊王與妃皆兩拜。平身。次請
懿祖皇帝皇后。
熙祖皇帝皇后。
仁祖皇帝皇后。禮同上。贊請讀祝位。王詣讀祝位。贊跪。王跪。妃亦跪。讀祝訖。贊
俯伏。興。平身。王俯伏。興。平身。妃亦興。贊王復位。贊王與妃皆兩拜。平身。贊
執事者捧祝帛各詣燎所。贊詣燎位。王與妃詣燎位。贊禮畢。引禮引王及妃

還宮行合巹禮
婚禮廟見同前諸司職掌儀注
廟見圖

熙祖 案
德祖 案
懿祖 案
仁祖 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十三嘯

廟

歷代原廟　寢廟　親廟

原廟

西漢會要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叔孫通傳 臣天麟按舊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閏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餽食之日。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建昭五年秋復太上皇原廟。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 漢書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 余鼎孫儒學警悟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如原蠶之原既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張守節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為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馬端臨通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某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與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禮極乎嚴原廟之禮幾乎褻人情常畔於嚴而安於褻則歲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一奠之禮又楊時所謂會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覃敦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末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子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是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宋未循唐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于於不起寢廟之語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先于襄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後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古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閒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柳宗元文集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 昔在帝堯光

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禼佐命無競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纘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積衰秦德暴戾皇天告虐實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緒不墜厥祀故由逆起為業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網攝虜暴秦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鄖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略廓度以大帝業禹之裔也淮陰懃齊天兵漢揚靈威還趙夷魏吞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無德慶保昊穹之與賁戴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秉木之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去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蒐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豈尤於是庭而亦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群雄呈瑩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甚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畜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俗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懷其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恭焉故高帝定位遷茲閣宮惠王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哉功以沉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祇相萬邦之遠紫歟以紹唐之餘慶繞天之遺烈安知不啓其神化大祐于下土歟然則夙欲乞靈焉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湯湯明德時性教勤經謨而退祚于後昆群蛇積龍以翊天門登翼異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蹋躍中野天侯克諧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斾沛庭約從諸侯褒恭宸扆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妥成良時勤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韓宗衣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榜穆思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思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尋元命亦舉嚴祀建斿紫蹤遂據天位寵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宋史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 紹興十二年駐蹕臨安始備

大廟原廟之制。合璧事類禮經考宗胡致堂嘗辯原廟之失以為記禮所載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其禮不過如斯而已至漢叔孫通擬是以為高帝月出遊之地而作原廟焉原廟之作其始昉於此乎安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祧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始後世之褻禮非古人之正禮也明矣自是而後第相承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為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愈遠矣是以唐有上牙盤之儀本朝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做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為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以奉宣祖已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之隙地乃以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為館御首皆宗次之號舊宮為景靈東宮東西宮徽於此矣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已下神御皆寓溫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趍忠簡為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建於臨安然但通為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禮今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本劉光世賜第也初營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居後掌宮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蕃帳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二十一年韓世忠卒又以其賜第增築之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四時朝享莫此焉重既進置畫皆命侍從贊其禮記曰禮時為大又曰禮從宜於是乎見之金史禮志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為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辰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遷衍慶宮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以御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

日啓行前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奉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充進請御署祝版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於衍慶宮門外少西東向宰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宮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階復位皆再拜訖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執以下分左右前導出衍慶宮門外侯御容匣升車百官上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輿輦等前行至都門外侯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俱不升班者詣香輿跪上香依次興還班再拜辭訖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館或廨舍内安駐其道路儀衛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為亭子狀安車上駕以牛又用兜五旗鼓共五十擔香輿一十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衛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會寧府官屬備香輿奉迎如上儀衆馬使至廟門外下馬分左右導引使副率大祝四員捧御容入廟於中門外東壁幄次内奉置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等並公服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衆官前導引坐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

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階復位同執事官再拜訖退十五年二月有司言東京開覺寺藏睿宗皇帝皂衣展裹真容勅遷本京祖廟奉祀仍易袍色明年四月詔依奉安睿宗禮奉安世祖御容於衍慶宮前期有司備香案酒果教方樂至日質明親王宰執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慶宮凡用甲騎百人傘二人扇十二人香輿八人咪輿十六人從者二十四人執事官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員公服乘馬前導奉安訖百官再拜禮畢退立宮門之外迎駕朝謁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勅議世祖皇帝御容當於何處安置臣等參詳衍慶宮即漢之原廟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位庶可副嚴奉之意從之乃勅於聖武殿東西興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既而復欲擇地建太宗殿于歸仁館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廟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異室今於歸仁館興建太宗殿位似與山陵太廟之制不同詔從前議止於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閣五間三門五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閣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閣曰光昭睿宗殿曰天興閣曰景福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執事禮官二人每位香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太勺篚巾全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宮

門外又各設神座於殿上又設親王宰執以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盥洗位于東階下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又於神位前各設北向拜褥位并各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欲前東側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爐匙合香等又於殿下各設[illegible]一具士一[illegible]六人盥二各二[illegible]十二人[illegible]言執事人等[illegible]冬長[illegible]知至理直[illegible]外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位盥手訖升殿詣神座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導世祖御容升腰輿儀衛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復從至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就腰輿內捧御容於殿上正面奉安訖百官於階下六品已下官於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太祝內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

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丕承殿行禮並如上儀次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二十一年閏三月奏昔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每位設黃羅幕一黃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地褥一龍牀一踏床二衣全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是年五月遷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宮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元析津志原廟　行香。　完者篤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　曲律皇帝南寺。同前。　普顏篤皇帝白塔寺。正官。　二十一日。　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員。　二十二日。　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二月初六日　察必皇后忌忌南梁河寺。正官。　初十日。　老太后週年白塔寺。正官。　二十九日。　普顏篤皇帝忌忌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　亦憐真班皇帝忌忌中心閣。　二十九日。　阿咱失里皇后忌忌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　貞裕徽聖皇后週年黑塔寺。大小官。　二十六日。　順宗皇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　耶木罕主人忌忌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二日。　順宗皇帝忌忌普慶寺。正官初四日。　裕宗皇帝忌忌白塔寺。大小官。　二十日。　速哥八剌皇后忌日青塔寺。　二十一日。　御容三朝翰林門。　翰林國史院。　七月上

正寢也。之大曰小一內寢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寢也
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
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
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
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爾雅釋
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
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兩階間
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
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塾。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堂
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
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
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
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
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廣其間相去也雉長三丈
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者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桷天子斲
之。大夫達棱。士首本。庶人到加。礱礪之也。蓋石砥之也棱斂也天子貴廣

貴大也。椽謂之榱大皆正直之告諸侯斲行並檐長也行亦唐也長撲長
撲其上不得正直士大夫有石材柱下首也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
出水為飾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
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墻謂之序。牖
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
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夾西夾。東
西垂東西階之上負階阼階設備兵陳南嚮東西序敷席陳寶西夾
敘席之西房陳服而大路在賓階從路在阼階執戈者立東垂執瞿立西垂
執戈之側階北階也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
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
之室皆東西房。士冠禮男子善髮于房。婦人墊于房。大記主人即位于
戶內。婦人墊于房。士禮婦人墊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墊于
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墊者。尊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
廟寧夫饌于東房。賛者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寧東夾北。則諸侯之廟
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大室號謂之也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
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

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
胥為觸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
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
墉。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
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燕膳者升自北階立
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墉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
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五架之屋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有榮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
而南北為楣。曰庪。棟庪之間曰楣。昏禮賓當阿致命阿棟也則是大夫士
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
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丈對廟言之則廟寢也
鄭氏謂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宣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
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
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耶。漢舊儀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
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床帷帳。關輔記高因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
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於寢側以象休息閒宴之處也通鑑綱目
漢宣帝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
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
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
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
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
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
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深推
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奪以為宗大宗伯如其親尊屬叔事

則于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集覽。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杖期曰。衰在胸前。衣長六寸。博四寸。其服三年。齊嘒也。衣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皆為者曰齊衰。不杖期。杖不杖。妻服制與齊衰同。但用又次等麤生布。記。問喪篇。杖者何。爵也。曰為父苴杖。苴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以尊者在故也。西漢會要。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饗。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帝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時韋元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證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

言。建昭五年秋。復太上皇寢廟園。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帝崩。寢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年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馬端臨通考。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準皇考私親也。以至尊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祖之兄。昭哀后則高祖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亦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元帝。吉如天子之儀。為廟京師也。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馬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illegible]帝時。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太后以尚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

皆有園寢承奉所爲也說者以古宗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先薦寢廟詩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案書志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北漢禮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　吳孫皓先封烏程侯即改葬父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祠　晉安帝大安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

寢既祔祭於廟　唐會要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從儉約慶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　文苑英華顏師古大原寢廟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時遣御士詳識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蒸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唐志作儒觀祭典考驗唐志作迺也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者二唐志作昔周之豐鎬並唐志作京爲遷都乃是因事更唐志作便豈非云一時俱書志作則立其郡國造廟亦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會要作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會要作不爲追崇永久謹按禮記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曆哲之格言皇王之通訓況復導揚素志實招致作昭照則俾遵儉約無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祏有乖先古會要作旨靡率舊章無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遠聖性因極因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刊保合坤命曰性之謹議　唐李翺集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翺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祼而用之蓋遵秦也詩書禮經燼燬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爲比乎且夫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

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爲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故下百條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節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祼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求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體二帝三王而爲萬世法與其黷禮越古背因循而憚改作揣天地之祖遠也謹議　宋史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室爲室東十六間內十四間爲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爲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爲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題寶神御物豈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陵上更加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　王惲玉堂嘉話古者天子七廟皆俱

王同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一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室非古制也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元史世祖至元十八年二月博士李時衍等議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三月十一日尚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中書省臣言以廟制事集御史臺翰林院太常院臣議謹按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

親廟

東漢會要光武建武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

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大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卑之敘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唐會要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勅孝敬皇帝神主再春之後宜祔于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過朝六廟仍令禮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其為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禮先帝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令祔升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

古訓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禮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於都從善里新廟故未遷祔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緣祫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於昭穆今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主於廟其廟自天寶後同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於京城啟夏門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時享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祭禘祫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俎之禮同三廟一室之儀　開成

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恩超權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立廟宇以時蒸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致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從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似乖異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玄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於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祏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准情與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于今九朝比章懷孝敬則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頗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脩臨期敢參明特布廢章如或以臣者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立廟奉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無子孫饗獻之儀宜親盡則毀歲久當廢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之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以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饗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使從毀庶沿情定禮實謂協宜從之宋會要濮安懿王園廟　英宗治平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宰臣韓琦等上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膺乾之健，乘離之明，撫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恭承聖統，頗以大義後其私親，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輔，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九日，乃詔禮官與兩制以上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纘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安懿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門下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復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門下又言：儀禮令文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稱濮安懿王為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六月十三日，詔復集議。二十六日，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且云如聞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言：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為便。於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傅會不正，固請如王珪等所議，諫官傅堯俞等皆有言。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皇太后手書曰：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是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因繳納所受御史告牒，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抵以為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為園，即追崇之意未已。又誨與范純仁至中書，執政言禁中商量，非久施行，觀今日太后手書，乃知大臣之謀有素。誨等又言歐陽脩與韓琦皆當遠謫，以解天下疑謗。命閤門以告牒還之，及令中書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文狀申中書，堅辭臺職。至二月十四日，帝閱誨等奏，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惟陛下所知。歐陽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於是誨落侍御史知雜事，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歙州休寧縣。馬端臨曰：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且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實錄之議亦同。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為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

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是當承繼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爲謬甚矣。今陛下既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其王用霸，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濮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濮。侍讀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光孫遂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止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危，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稱親，立且美，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三年正月五日，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濮俟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以奉王祀。是日中書門下奏，乞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詔恭依，仍置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兵二百人

以奉園爲額，仍令河南府置栢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寧、權三司戶部判官張徽，相度濮安園廟圖本上，令太常禮院詳定廟饗儀式制度以聞。 三月十七日，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訓，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忘其本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此歸咎，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緊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矣，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寖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梧，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禮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亟於明志，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

聞，欲釋群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二十一日，王世寧、張徽言奉詔計度園廟，據司天冬官正亢翼等言，濮安懿王園四面地步窄狹，形勢掩抱，林木茂盛，已乘生氣，不務責安靜，不可興作。園之正南偏東丙地禁塋外有隙地，土地肥厚，水不衝注，內取南北長六十四步一尺，東西六十二步，建廟三間二廈，神門屋二座，及齋院、神廚、靈星門，以圖來上，從之。 四月三日，禮官言建廟合行祭告，而宗濮喪服未除，請權以本房諸弟攝事，其祭告濮安懿王及黃帝后土十二祇神祝文，並令本宮教授修撰，所用香幣酒脯禮料等，乞下河南府備辦，太祝奉禮就差永安縣尉主簿攝，如闕官，即差本府曹官職掌人等，並令西京留司禮院差祇應，今後凡祭告及四仲饗並依此，從之。先是，將修廟，下學士院撰祭告祝文，學士馮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太常禮院議定，始議祝文云皇帝某謹遣官恭告于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先詔俾王子孫奉祠事，遂議以本宮子弟自告，而命教授修撰祝文。 十九日，提舉修廟所言廟室神門合用鴟獸，乞定其制，禮院言宜並用獸。所安木主石埳於室中西壁三分室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四埳室，以石爲之，其中可容神主趺櫃，並從之。 九月四日，詔奉安濮安懿王神主三獻，內

亞獻命西京差通判一員，終獻差朝臣一員攝。自是多用永安知縣攝。四仲廟饗並如之。如園令出納神主。仍命知制誥宋敏求題神主及三夫人廟主于園，以二十三日祔饗。 十八日，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三司句當修造案王荀龍言奉詔增修奉先院夫人任氏墳域，乞詳定制度，而禮官言濮安懿王廟制用一品，夫人任氏神主已祔廟，其墳域制度請從一品，其興工祭告，以本宮子弟行禮。又議任氏墳域所稱，按前漢書悼皇王家園在奮，是皆從王皆得稱園，濮安懿王已舉先詔以塋爲園，今夫人任氏墳域稱園，合於故事，並從之。 十一月八日，太常禮院撰到饗禮儀注，每遇四仲時饗，預牒司天監選日，關報本宮，河南府排辦施行，從之。神宗熙寧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宗室邕州觀察使宗暉權令奉祠濮安懿王神主，其往來祭饗盤纏等，今後並依祿令例支給。 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詔中書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叶恩稱，後世無得議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主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初，濮國公宗暉言父贈濮王而母襄國太夫人韓氏墳猶異塋，歸乞下

有司議增修葺之事隸王園廟歲時奉祀。上批依所奏。不下而有是詔。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奉詔濮安懿王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按唐大中三年追尊順宗憲宗諡號。禮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議者以衆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諡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爲得禮中。書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所請理題則爲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又按乾德二年改諡明憲皇后曰昭憲皇后。時命宗正少卿趙濟改題神主。大中祥符六年改上元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皇帝廟室。亦命左司諫知制誥盛度改題神主。今乞許三夫人神主欲依故事改題。於禮意爲允。及司天監選用元豐六年癸亥歲四仲月內擇日選祔。吉從之。遣寶文閣學士陳薦改題神主。　十一月十一日詔濮安懿王夫人遷葬濮園。其令禮官議所以降奉禮儀以聞。其後太常禮院言。請依令用一品鹵簿。依晉國大長公主故事用鼓吹。從之。仍詔啓菆等禮止令宗暉祭告。作哀誌祝文。　初濮安懿王以燕國王氏合葬。而襄國韓氏亦前葬西首。其距濮園猶遠。仙遊任氏乃葬京城東南紫臺村奉先資福禪院之西偏。故遷祔焉。　二十七日詔遷祔濮安懿王二夫人給鹵簿全仗。至國門外減半。以翰林學士章惇爲遷護使。入內東頭供奉韓當御藥院李舜舉爲遷護都監。賜主奉祠事濮國公宗暉銀二千兩。絹二千匹。錢三千緡。以給葬具。　十一日遷護使司請濮安懿王園域作三穴。以濮安懿王穴爲尊穴。任夫人葬第二穴。韓夫人葬第三穴。詔濮安懿王三墳域勿復廣。任夫人葬甲穴。韓夫人外祔壬穴。　二十五日詔宗室正任防禦使以上許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從濮安懿王夫人者免從。　三年正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章惇言。濮安懿王二夫人哀誌未委依常用石蓋或用漆匣。詔遣本漆匣並加裝釘。又言導引儀仗內有挽歌人而無挽詞。乞令中書樞密院兩制侍從兩省館閣臺諫官各撰挽詞二首。從之。上亦製詞四首付之。惇又言王夫人改葬。濮國公宗暉等當服緦。若赴慶壽宮臨。即服衰絰。詔宗暉等更不赴慶壽宮臨。　二十四日詔濮安懿王二夫人喪行贈祭如啓菆禮。令宗暉主之。宋人方度後主奉祠事以祔洪王爲之。同令一員以宗室爲之。祠堂主管無廟寺大官一員以武臣爲之。　二月十二日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安燾知審官東院爲濮安懿王夫人遷護使。以章惇除參知政事。故改命燾。　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保章正爲士安等言。乞於濮安懿王園東寅卯辰三位行鎮土之術。詳見永厚陵。　高宗紹興二年九月九

日。皇叔祖嗣濮王仲湜言。濮安懿王祠堂仲享及忌辰節序修設酌獻等全闕祭祀。乞每歲給度牒二十道。充仲享等支用。詔令禮部每歲給降福建路度牒一十道。　四年十月三日。權知濮安懿王園陵士从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見在廬州。正當防秋之時。乞從便迎奉遷徙往穩便州郡權行安奉。從之。　五年二月十五日嗣濮王仲湜言。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至行在。今已至紹興府。欲權就本處安奉。從之。　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言。濮安懿王四仲則享神主於永安軍園廟。忌辰節序則進薦酌獻於睦親宅祠堂。薦生薦熟各中典禮。昨因多事。前嗣濮王仲湜自行在迎奉神貌神主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奉安。仲享追薦其獻官牲牢禮料並多簡略。乞令有司討論舊制。行下禮部太常寺。今參酌欲令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攝初獻。仍差士㒟男二人攝亞獻終獻。如闕以本位姪男充攝。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籩豆各十。實設禮料并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服無旒冕。並以舊制從事。從之。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嗣濮王士俴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廡。內闕龕帳。至於影像。從掛空壁而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從之。　二十九年五月三日。嗣濮王士輵言。每歲四仲月詣濮安懿王園廟祭享。准令聽以子姪充亞獻終獻官。雖有姪並係出官之人。欲將南班充亞終獻官。禮部大宗正司及宮院看詳。行在南班官係日奉朝請。無不時差充五享三獻行事。難以差發。欲就差紹興府南班官充。從之。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七日。嗣濮王士輵言。竊見濮王神主龕室屋宇昨嘗修造。今涉八年。木植朽腐。室壁已損。并供具寢帳茵褥簾幙之屬日久寖弊。乞下紹興府修造祠宇。重置供具茵褥等。務使嚴整。從之。　乾道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士輵言。濮安懿王園令士程恭奉神主神貌。并被旨修造園廟龕室屋宇等。躬督工役。支費既省。又皆整嚴。乞將兩次差充園令該過工月日每年對減磨勘。其自轉官後歷過年月。仍乞道理收使。於今官上特與轉行。從之。　四年三月十三日。士輵言。濮安懿王祠堂在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昨蒙得旨量行修葺。至今十一年。木植朽爛。窗戶損壞。當時屋宇隘窄。設四位神座迫塞。其器用茵褥簾幙之屬經十四年。並各破弊。乞令紹興府差官檢計支降官錢修蓋置換。從之。　五年九月十二日。士輵言。濮安懿王園令昨來陳乞權差士程。令士程已差知西外宗正事。見闕其園令職事。乞令仍舊兼權。闕到日罷。從之。　七年十一月六日。士輵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每年

四季仲饗差三獻官。共亞獻終獻依格差子姪。前係紹興府行司差南班官權充。今行司已併歸行在宗正司。其紹興府無南班官可差。乞每遇四仲饗月。就差本位子姪。或紹興府見任寄居侍闕宗室。依長幼次序許牒本府逐時權差行事。從之。 十二月十四日。士轕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合差園令一員。見差士程權知。士程見待知西外宗正事闕。將及。乞選武安軍承宣使士石權知園令職事。從之。 十八日。戶吏禮部言。大宗正司準已降旨。紹興府大宗正行司併歸行在。其見任并已差下宮屬。並依省罷法。其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程。緣園廟見在紹興府。乞令依舊本府居住。請給於經總制錢內支。從之。旨興府言。濮安懿王在吳宗室北以堂為園。即園之廟係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行之累朝。紹興中以濮邸宗室有在遠未集行在者。故久闕祠王。上以見在行在者為主。奉權安懿王祠事。之乃復命嗣王。濮園既經兵燬。祐高會稽之天章寺注今為報恩光孝寺。且以其祖初諮有立兼宗祧之義。故止寓會稽當時權承喪葬矣。十三年。王奉祠事。賀王士錖請即光孝之法堂為廟。而嗣王不敢南向為廟門。如舊制。莫潛慕謹其昔

大官吏出入孫列行。田令一人。以濮邸當王孫充。嗣濮王奉祠請。歲以春秋來薦獻。亦循舊制也。中興禮書。濮安懿王園廟 紹興元年九月九日。嗣濮王仲湜言。見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於福州權行安奉。緣本路近歲盜賊未平。深慮不測衝突。若不預行措置。忽急難之時。道路隔遠。申呈不及。欲望朝廷令仲湜如遇緩急。許便宜從便遷徙州縣權行安奉。詔如遇緩急。許從便遷徙。 三年六月十二日。知臨安府盧知原等言。嗣濮王仲湜劄子與勘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今赴行在。未有安奉去處。奉聖旨令臨安府相度法惠寺。具狀申尚書省。本府尋委官前去法惠寺相度。得佛殿後法堂屋五間。可充安奉。詔可。 七月二十五日。太常寺言。準新除判太宗正事嗣濮王牒。恭奉聖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前赴行在。續奉朝旨令於福密舊第擗截安奉。今來已至衢州。見行起發。所有到彼安奉禮儀。牒寺與勘。本寺今參酌到合行禮儀事件下項。 一合差威儀僧道各三十人。於城外迎引至安奉處訖退。乞下臨安府差撥。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十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奏告權安奉合用祝文。乞依例令本府教授修撰。內祝版乞下臨安府製造。赴嗣濮王府送納。 一合差奏告權安奉

官。乞依禮例令嗣濮王行禮。內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亦乞本府差宗子充攝。 一合用權安奉日時。乞候到行在。下太史局選定。仍令差定時剋選官一員至日祗應。 一迎奉日。合用絲結棲子并攆擎人。及奏告權安奉神主。內奏告合用酒脯鹿臡奉安。依例止用羊一割牲供設。所有神貌。合用供養牙盤食茶酒果幣帛禮料蠟燭什物拜席褥等。並乞依例下臨安府排辦。 一合用祭器并贊引祗應人。乞下本寺依例差撥排辦。 一權安奉日。乞令大宗正司告報應濮王下南班宗室。依例赴陪位立班。詔依。 八月二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嗣濮王府關與勘近奉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了畢。今來合行仲饗。請選日排辦。令參酌到四仲饗濮安懿王神主合行事件下項。 一合用日辰。乞令太史局選定。 一仲饗自來宰羊豕各一。用籩豆各十。行禮。今來欲乞依見今祠祭禮例。止用酒脯鹿臡設籩豆各一行禮。 一依例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令入內內侍省付祠堂至日供燒。祝文一首。令嗣濮王府教授修撰。 一獻官一員。乞令嗣濮王行禮。其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乞輪差濮王下宗子充。並前一日致齋。上件官合服祭服。乞下祗候庫關借。事畢送納。 一合用法酒二升。白幣一段。長一丈八尺。小尺。鹿脯一跨。畫四兩。鹿臡二合半。祝版一

片。蠟燭三條。各重四兩。上香炭火香爐匙合。揩祭器席蓆草燭臺拜席等。並乞依例下臨安府排辦。內祭器下寺排辦。詔依。 十一月十五日。太常寺言。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劄子。今躬親前去大宗正司點檢得修造嗣濮王位次並已了當。勘會嗣濮王見占府第已降指揮充奉使館舍。近據中到奉使日近到來。奉聖旨限三日遷避。今准嗣濮王關乞選吉遷奉安神主神貌日時。本寺契勘所有吉遷日辰。據太史局選用十一月十五日丙寅時宜用。其日丙時吉。其奉安日時。令本局別行選定。及合用御封降真香六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所有告遷奏告奉安合行事件。欲乞並依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安奉體例。已降指揮施行。詔依。 五年二月十五日。嗣濮王仲湜言。與勘濮安懿王園廟係在永安軍。每遇四仲饗。應干事件並係本軍依條應副。恭詣行禮。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至行在。於仲湜私第權行安奉。太常寺排辦。是致臣僚陳請以宗廟在遠。而濮園在道。人情未順。有所未安。遂申明朝廷。欲乞遷徙。未施行間。緣援舊襲朝廷指揮。令迎奉神主神貌往穩便州軍。今來已迎奉至紹興府。未曾起發。若復令迎奉前去。依前有司排辦。即未應禮例。今欲乞且就本處權行奉安。令紹興府量行措置。每遇四仲饗。仲湜依條共詣致齋行事。所

有合用禮料乞依近例省簡不用牲牢令紹興府止排辦酒脯香幣燭
祭器等差禮生祇應詔依　七年十月三日行宮大宗正司言勘會濮安
懿王園廟令差園令官一員兼管轄保護神主軍兵日來係差歸吏部內
侍官昨嗣濮王仲湜乞若差內侍官歲給不下二千緡恐州縣應副不足
令後乞就差兒男權攝並不添破分文請給奉聖旨依見係仲湜男均州
防禦使士術權管上件職事令來士術特服見闕官主管掃除事體至重
不可時暫闕官無與勘仲偪將來合除授嗣濮王本司欲乞依前項仲湜
之得指揮候將來仲偪除授了日依例差男一員隨如濮安懿王園令緣
仲偪男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剮見在泉州令來仲偪見有親姪右監門衛
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式見在紹興府乞先次差士式權攝候將來士剮
到日交割主管詔依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嗣濮
王仲偪劄子契勘近奉聖旨委紹興府踏逐穩便去處如法排截奉安濮
安懿王神主神貌今承紹興府委官躬親踏逐到廣孝寺法堂一所屋宇
高大可以迎奉神主神貌權行奉安所有告遷奉安禮例伏望行下太常
寺條畫申明降下本寺今參酌比附條具到昨行在告遷奉安濮安懿王
并夫人神主神貌共五位合行禮例告遷日合用酒脯奉安日合用神酒

禮料祭器幣帛蠟燭羊一并牙盤食茶酒果等乞從本寺具數報紹興府
排辦供應所有行禮儀注乞從本寺修定關報詔依　告遷奉安儀　前
一日其日早行事官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飲香大官並是差奉安處
致齋　至日告遷　其日告遷時前俟排辦酒脯果蔵儀僧道並於權奉
安處排立禮生先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
階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階下西向立者入官皆匯於後
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升詣神位前東向立太官
令於酒尊所北向立定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
升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次引奉禮郎詣神位
前西向搢笏跪奉幣嗣濮王受幣奠幣執笏俛伏興奉禮郎執笏興嗣濮
王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次引嗣濮王詣盥
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
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搢笏跪執爵太官令搢笏跪酌酒訖以爵授執事
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笏俛伏
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香大
官納神主於匱俟禮生徹祝版幣帛詣望瘞位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

令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定瘞訖權退歸次俟禮生於神貌前排辦酒果
畢先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引太祝詣階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
引嗣濮王詣階下西向立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祝升詣濮
安懿王神貌前東向立次引嗣濮王升詣濮安懿王神貌前搢笏上香再
上香三上香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
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次詣逐位行禮並如上儀訖退各降階復位立
俟禮生徹祝版詣望瘞位次引嗣濮王太祝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俟瘞
訖權退歸幕次俟時告遷　奉安　其日香火官告遷濮安懿王并夫人
神主神貌入腰輿進行威儀僧道前引嗣濮王以下騎從至廣孝寺階下
威儀僧道排立捧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腰輿升堂側座權安奉訖嗣濮王
以下權退歸次俟時前禮生實設排辦神酒禮料牙盤食茶酒果等畢禮
生分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階下於陪
位官之前北向立時及香火官捧遷升正座次引嗣濮王詣堂下西向立
奉安訖次香火官啓匱於後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
祝升詣神位之東西向立太官令於酒尊所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盥洗
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次引奉禮郎

西向搢笏跪奉幣嗣濮王受幣奠幣執笏俛伏興奉禮郎執笏興嗣濮王
再拜訖降階復位立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禮生引嗣濮王再詣盥
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
升詣酒尊所西向搢笏跪執爵太官令搢笏跪酌酒訖以爵授執事者執
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笏俛伏興少
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香火官納
神主於匱訖禮生徹祝版幣帛詣望瘞位引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
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俟瘞訖禮生先於神貌前排辦香火酒果等畢次
引陪位宗室詣堂下北向立班引太祝詣堂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
嗣濮王西向立定禮生曰拜在位官皆拜訖引太祝升詣濮安懿王神貌
前搢笏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執笏
興嗣濮王再拜次詣逐位行禮並如上儀訖降階復位立俟禮生徹祝版
詣望瘞位引嗣濮王太祝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俟瘞訖班退　十年六
月二十一日大宗正司奏契勘濮安懿王主奉官仲偪昨身薨後取到濮
王位最長宗室係武經郎士薺竊念濮安懿王功在社稷令來主奉祠事
未見差人承襲當此艱難尤不可闕官伏望特降睿旨早賜施行詔令士

傒權主奉祠事，其承襲別聽指揮。　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士傒言：昨蒙
聖恩差士傒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傒已書辭免。今來既已蘇然，所有主
奉職事，欲望救奏解罷，庶得任便居住，以安愚分。詔就差士夯權行主奉。
十二年正月五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
王祠事士夯狀：據濮安懿王園廟申，與勘國令官合差權主奉官下隨侍
兒男推知昨係貴州團練使不恤令來本官見隨侍父前去本廟見闕
官保護神主，乞申明朝廷，依先降指揮，差隨侍兒男弟姪知濮安懿王園
令等。乞差士夯親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夯主管，俟批送禮部勘當申尚
書省。尋下太常寺勘當，本寺申：緣自來止是差隨侍兒男充上件職事，即
未有似此許差親弟指揮，今勘當若朝廷許差，即無違礙，更合取自朝廷
指揮。詔依所乞。　八月十二日，權知大宗正事士街言：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權士夯職事，權知大宗正事，令紹興府供職，所有將來濮安懿王
祠堂，未審合與不合前詣仲饗，詔令前去。　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大
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夯言：竊惟濮安懿王粤自英祖神祖務
隆崇奉之禮，逮我徽考尤極優厚，故四仲則饗神主於永安軍園廟，忌辰
節序進薦酌獻於睦親宅神御祠堂，薦生薦熟，各申典禮。前詣濮王仲饗

因百司從便自行，在迎奉神馭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園廟內與神主
一處奉安。自後仲饗追薦，皆在一處，無仲饗獻官牲牢及應干禮料等。闕
因多事，一切簡略。方今講復舊制，合具申明。今相度欲將光孝寺法堂依
舊權充園廟，奉安神主外，乞於法堂東西挾屋內選屋三間充祠堂，奉安
神馭，仍乞令紹興府量行添修。及乞下有司討論舊制仲饗三獻官并合
用祭服及牲俎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乞從朝廷詳酌行下。詔依。　七月
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初節文，乞令有司討論舊制仲饗三獻官并合用
祭服及牲俎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朝廷詳酌行下。今參酌四仲饗濮安
懿王舊制討論到下項：　一、依舊制合差三獻官，係嗣濮王充初獻，本位
兒男攝亞獻、終獻。今來除權主奉官充獻官外，今討論欲令知大宗正事
權主奉濮王祠事士夯攝初獻，仍乞差士夯男二人攝亞獻、終獻，如闕以
本位姪男充攝。　一、依舊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籩豆各十，實設禮料，今
來止用牲牢羊一，籩豆各六，欲乞添用豕一。　一、依舊制用籩豆各十，其實設
禮料名件，從太常寺具數報紹興府排辦。　一、依舊制仲饗濮安懿王，其
祭服，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合服
無旒冕，乞依上件冕旒數目，令工部行下文思院依見今常祀祭服製造。

送濮安懿王祠堂充仲饗供使。　一、四仲饗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酌
舊制修立，報紹興府差禮生引揖，并牒濮安懿王祠堂照會。詔依。　四仲
饗儀　齋戒　前仲饗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
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內一
日於本司，無本司於園廟齋所，內之官入止前一日於齋所致齋，唯仲饗
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一日質明，並赴祠所，官給酒饌。仲饗官已齋而闕者，
通攝行事。　省饌　前仲饗一日，行事執事官皆集於齋所，太祝習讀祝
文及視幣。次禮生引行事執事官皆省饌位，三獻北向，奉禮郎、太祝、太官
令西向，園令東向，揖訖，乃還齋所。未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
祝史以盤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晡後，有司帥其屬掃除園廟內外。
行事。　仲饗日丑前五刻，行事春冬用丑時七刻，夏秋用丑時一刻。太官
令帥其屬實饌具畢，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園廟門外揖位，
三獻東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西向。禮生贊揖訖，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
就席位北向立。次引三獻官入就席位西向立，引園令奉神主于座，以羅
巾覆之畢，禮生贊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俱升，各就
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

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
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執笏興，復位。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初
獻降階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少頃，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面
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
執笏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
舉冪，太官令搢笏跪酌酒訖，執笏興，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
懿王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
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復位。初獻再拜訖，降
階復位。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
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酌尊所西向立，
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酒訖，執笏
興，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
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降復位。次
引終獻行禮，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引園令奉神主入室訖，引三獻以下
詣望瘞位，有司詣神主前取祝幣置於瘞坎，俟有司焚瘞訖，初獻以下詣
園廟門外揖位立定，禮生贊禮畢，揖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收徹訖。

退。九月十四日，禮部言：準都省批送下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㒸申，契勘濮安懿王神貌，昨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圍廟內與神主一處奉安，逍奉指揮於法堂挾屋內選屋三間充祠堂，奉安神貌。今選到法堂西挾屋三間修飾了畢，欲乞下太常寺條具告遷奉安禮儀，及下太史局選定告遷奉安日時，以憑遵守。後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看詳本寺申參酌下項：一、告遷安奉其日，安奉神貌時將至，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并應濮王位南班宗室常服詣神貌前再拜訖，搢笏，三上香，執笏少立，太祝讀祝文畢，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再拜，訓身少立，告遷，俟從赴光孝寺法堂西祠堂少立，俟時至安奉訖，排辦香案酒果等畢，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并應濮王位南班宗室詣神貌前再拜訖，搢笏，三上香，跪，酌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讀祝文畢，主奉祠事官再拜畢，次詣望瘞位，候焚瘞祝版訖，退。一、安奉日時，乞令大宗正行司報紹興府差陰陽官選定日時及至日定時祇應。其合用濕香二表，各重四兩，祝版二片，并茶二錢，酒四升，時果五盤，乾果六楪，上香炭三斤，燎草一束，并贊引禮生，亦乞令本司報紹興府排辦。內合差太祝一員，乞令紹興府差文官有出身人充，其合用祝文，乞令大宗正行司指官修撰。

詔依。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宗正司言：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大宗正司指定見今合差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本司契勘自來襲封濮安懿王之後最長，所有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依近例係差見任宗正官官長權主奉。本司今指定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㒸權主奉。詔依。 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一日，禮部言：準都省批下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衎狀，乞依昨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㒸體例，差親弟士程充園令官。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行下大宗正司、太常寺勘會到下項：一、大宗正司狀，契勘園令官，本司除無立定條法差是何官外，緣自來係主奉官陳乞申降指揮差親弟或子姪充。昨士㒸權主奉，申請乞差親弟士奇權知濮安懿王園令，了當。今來士衎乞差親弟士程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即與昨士㒸差親弟士奇體例一同。今勘當，若朝廷許差，於本司即無違礙。一、太常寺狀，勘當，若朝廷許依紹興十二年指揮差主奉官親弟權知濮安懿王園令，於本寺即無違礙。詔依。 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禮部言：準都省批下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衎狀，契勘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奉聖旨，神主於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法堂內安奉，神貌於法堂挾屋內安奉。今來

已及十五餘年，並不曾修葺。今承紹興府差官前來計料所有神主神貌，令欲乞權行遷移於本寺方丈內安奉，候修葺了日，依舊奉安。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尋下太常寺看詳，欲依本官所申事理施行，所有告遷權安奉并將來修葺了日卻行告遷奉安，乞令本廟一面擇日，並乞就差園令官行燒香之禮。詔依。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嗣濮王士俴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牖，內闕鎖帳，至於影像彼掛空壁，而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詔依。遝用五月二十八日成，表告遷依時其二。四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舊堂廟屋宇例就光孝寺方丈權奉安，俟了畢告遷王本安，差祠濮王行燒香禮。 十一月十日，禮部言：準都省批送下大宗正行司申：為仲冬見闕主奉官祭饗濮安懿王神主事。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尋下太常寺看詳，欲乞時暫就差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籛權充仲饗及逐時節序酌獻祭饗行事，候有主奉正官日依舊。詔依。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嗣濮王士輵言：臣恭惟陛下仰承先志，寘奉濮園，頒臣袞冕，監襲王封，敢不悉心嚴恭祠事。臣今伏見濮安懿王祠堂，昨因嗣濮王仲湜迎奉前去紹興府，就報恩寺西挾屋權暫安奉。逐時薦享，委是隘窄。令來本寺主奉位廳堂見今空閑，欲乞特降指揮下本府

重行修葺，充祠堂安奉神貌，所貴寬深，以稱嚴奉之意。詔依。 二十九年二月二日，禮部言：準都省批送下嗣濮王士輵申，乞修葺祠堂鋪帳供具器皿、簠簋、裀褥等，及告遷權安奉去處并畢工告遷安奉，及就差紹興府行司南班宗室、眉州防禦使士程行禮等事。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勘當，欲並依本官所乞事理施行，所有選日先次告遷權安奉并畢工選日告遷安奉，應干合行禮例事件，並乞令所差官士程一面關報紹興府依自來體例排辦燒香行禮。其修葺鋪帳供具器皿等事，亦乞令紹興府檢計一就修葺。詔依。 五月三日，禮部言：準都省批下嗣濮王士輵申：為每歲四仲月濮安懿王園廟祭饗，差子姪充亞、終獻官。今來未有長成兒男，雖有姪，並各係出官之人，欲乞差南班官充亞、終獻官，兼士輵或緩急所患，乞牒南班宮時暫行禮。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尋下大宗正司看詳，取到故南宮濮王位狀，稱準紹興重修大宗正司令，四仲饗月，嗣濮王詣濮安懿王園廟祭饗，聽差子姪充亞、終獻官，本宮契勘行在南班官係日奉朝請，無不時差充五饗三獻行事，難以差撥外，欲乞並就差紹興府南班官充前項行事。詔依。 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大宗正行司言：契勘本司春秋二仲承太常寺公文，差撥南班宗室前去濮宮薦獻

及濮安懿王四仲月差亞終獻行事并寒食十月朔朝拜諸陵，雖有見管南班宗室員數不多，兼內有年老宿疾假故不任差充之人，委是輪差不行。欲乞自今後如遇闕官行事，許從本司逐差袒免親宗室。如遇行事日逼，從本司一面先次權行差撥一次。詔依。　隆興元年三月七日，嗣濮王士輵言：竊見神主龕室屋宇自紹興二十六年內備奉聖旨下紹興府修造之後，又涉八年，木植朽爛，兼供具寢帳茵褥簾幕之類日久不甚鮮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紹興府修造祠宇，重置供具茵褥簾幕之屬，務在如法，庶幾上副陛下崇奉之誠。詔依。　乾道四年三月十三日，嗣濮王士輵言：竊見濮安懿王祠堂在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歲月已深，木植朽爛，窗户損壞。當時屋宇隘窄，鋪設四位神座迫蹙，其器用茵褥簾幕之類，並各破弊。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紹興府依隆興元年修園廟聖旨指揮差官檢計，支降官錢修蓋置換施行。詔依。　七年四月一日，嗣濮王士輵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下紹興府修葺濮安懿王神主龕室屋宇簾幕供具等，合行告遷四位神主，係於祠堂獻殿權行安奉，并將來修葺了畢，却迎奉安。合請降御封香八合，乞下入內內侍省逐賜依例請降，差官或差人押發前去紹興府濮安懿王園廟，至期行禮供燒。詔依。自後於此重食重

屋宇等事并致此　十一月六日，嗣濮王士輵言：伏覩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見在紹興府光孝寺奉安，每年四季仲饗合差三獻官行禮，其亞終獻依格合差子姪充。已前係紹興府行司差南班官權充亞終獻官行事。今來行司已係歸行在宗司，其紹興府並無南班官可差，無士輵係襲封初獻官，乞先降指揮，如遇士輵忽患，亦令差官權攝行事。今年十一月合行饗見闕官行事，欲望特降指揮，每遇四仲饗月，乞就差嗣濮王位子姪或紹興府見任寄居待闕宗室，依長幼次序，許士輵牒紹興府逐時權差行事，庶得崇奉祖宗仲饗不致闕誤。詔依。　十二月十八日，戶吏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大宗正司申：奉聖旨，紹興府大宗正行司可併歸行在大宗正司，其見任并已差下官屬，並依省罷法。今具合行申明事件下項：後批送戶禮部同所屬曹部勘當申尚書省。數內一項：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石一員，緣園廟見在紹興府，不可闕園令官，欲乞令本官依舊本府居任，經總制錢內支破請給。尋下太常寺勘當，欲依本司所乞事理施行。詔依。　淳熙三年二月三日，吏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嗣濮王士輵申：伏覩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條合辟差園令官一員，合辟差襲封嗣濮王位弟姪兒男充，辟差武安軍承宣使士石。今來本官差知南外宗正事，見行起發。其園令官係是崇奉祖宗，不可時暫闕官。今辟差姪武德郎、添差權發遣兩浙東路兵馬都監、明州駐劄不諛，委有心力，可以倚仗，欲乞差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填士石闕。批差吏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會到大宗正司稱：照得昨差士石權濮安懿王園令，係朝廷降指揮，依嗣濮王所乞，令來乞差姪不諛權知濮安懿王園令，今勘當，伏乞朝廷指揮施行。承後批照得嗣濮王申稱：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條合差園令官一員，兼具到士街差親弟士程充園令官，指揮內稱自來係主奉官依例陳乞，申降指揮差親弟或子姪充。今來所辟不諛未委依得是何條法，應與不應指揮，送吏禮部指定申尚書省。逐部除不見得本官依指揮內稱自來係主奉官依例陳乞，別更有無親弟或子姪充，合襲封辟差之人，其不諛委的見係是何服屬，今指定乞朝廷劄下嗣濮王從實保明，并契勘合差園令官條法，申取朝廷指揮。承嗣濮王士輵申：准尚書省劄子，指定保明辟差姪不諛充園令官事。契勘充差園令官自來係襲封官辟差，今照得士偃亦曾辟差不字號男不怞充園令官了當。今來依紹興二十三年許差弟姪兒男充，降指揮，逐申明辟差親兄士伐之子不諛，委係本位親姪，其服屬即與充差園令不怞事體一同，即不係徇行起請。其不諛正係濮王位不字

號最長，即無別差之人。係是崇奉祖宗，選擇恭謹勤恪方可委用，不可時暫闕官。若蒙朝廷給降不諛付身，應得先降指揮，即無諸般違礙。本部欲照嗣濮王保明指定事理，申取朝廷指揮施行。詔權不諛差權知濮安懿王園令。　八年二月七日，大宗正司言：據濮安懿王園廟申，勘會今年春季仲饗濮安懿王神主，選用二月十八日乙未吉，數內合差三獻官，照近降指揮，係嗣濮王充初獻外，其餘亞終獻官差本位子姪充攝行事。今來緣嗣濮王士輵身薨，未蒙襲封，既仲享日分在近，委是有礙行事。本司契勘四仲月仲享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自來並係嗣濮王一面差官行事，今欲乞令園令官一面於紹興府居住濮王位近屬外官宗室內權行選差行事一次。詔依。　二月十二日，嗣濮王士歆言：今月十日恭奉聖慈除授嗣濮王，臣係初除，欲乞往紹興府濮安懿王園廟行燒香之禮，及恭詣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朝拜，欲望聖慈特賜俞允。詔依。　淳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詔忠訓郎不艱差權濮安懿王園令。十年四月，不艱再任。十二年七月，去承議郎不避。十四年，差右監門衛大將軍不逗。四月四日，詔濮安懿王祠堂園廟自今實及三年，令本堂濮紹興府檢計修葺，從嗣濮王士歆請也。　六年二月三日，士歆言：濮安懿王園令不艱已換文資，令

選差武德郎新添差權發遣兩浙東路兵馬都監虔州駐劄下埜務不諱從之。　七年五月三日詔承節郎王一夔差充濮安懿王神主神御祠堂主管兼園廟香火官從嗣濮王士𡸣請也其後凡千七月二十日詔一夔俟人任滿日依今來仕

宋會要秀安僖王園廟　紹興元年三月十三日詔秀王襲封等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聞奏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治平三年正月五日中書門下省奏乞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令討論欲依前項典禮避秀安僖王名下一字詔恭依仍置園廟　四月六日詔皇伯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王祀是日內降制曰門下朕德退詵乞萬壽治之光無世親賢無若王封之貴有嘉伯父宜罷老成垂陛公僕之班僾紹宗藩之爵號宣制綸播吉朝卿皇伯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貳千玖伯戶伯圭秉德端良持身恭儉昭矣神明之胄粹然儒雅之風濟美不隕其名休風承於奕世因心則篤其慶勝方厚於慈宸爵高寖尊譽處崇著朕欽承大統申睦近支眷惟秀邸之進榮稽有濮園之故事若治平元豈已行之可法在乾道淳熙欲象而未遑是用宣兩宮之訓以賁思稽六經之誼以訂禮建國立

廟。與既極於優隆裂土分茅寵宜延於似續肆命克家之懿頒修主祀之恭。併躋論道之藻仍遂奉祠之逸庥高階位肅邇定著之嚴情治■華媄侍大安之燕賠加壽邑增衍真畬以崇屏翰之權以鉴親賢之望於戲為公道夫豈予私於戲與國咸休庸大本根之庇嗣變無忘益長源委之流勉迪令猷永綏多祉特授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叁千户　六月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秀安僖王許置園廟檢照濮安懿王園廟圖令官一員就差兒男權攝并合差官相度園廟到度廟室神門宜乏用獸所安奉主石焰於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焰室以石為之其中可容神主跌匣今來秀安僖王及夫人神主欲乞並依上件典禮四仲饗廟三獻官并奉禮郎等係嗣秀王充初獻本位兒男攝亞終獻其奉禮郎等乞湖州差官太攝行禮合用牲牢羊豕乞從本府行下湖州排辦祭器祭服乞工部下文思院製造祭服初獻八旒冕亞獻終獻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無旒冕每遇仲饗本府前期牒報湖州排辦所有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照濮安懿王儀注修定並從之其園廟差御帶霍漢臣同湖州通判一員相度聞奏　八月二十六日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霍漢臣通判湖州朱撰言奉詔相度園廟同天文官李師信相視得四面地步山密奇秀形勢環抱林木茂盛已具里氣貴宜安葬不可興作今踏逐園之正北偏西壬地丈廣闊土厚草潤注積淵源水吉無衡其地可行修製園廟即與國音並無妨礙以圖來上從之。　十月一日詔秀安僖王園廟令湖州措置應辦委通判一員提督修造祠堂令臨安府管認如法修蓋　十一月十日太保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伯圭奏紹封先世有合陳乞事　一照應秀安僖王園廟合差園令一員已降指揮許依禮例辟差兒男權攝臣有次男明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師揆乞兼充仍從例兼秀王位檢察尊長　一臣四仲月合詣秀安僖王園廟祭饗并亞終獻官並乞從嗣濮王士歆已得指揮往回免見辭　一照應秀安僖王園廟係在湖州管下菁山去城不遠緣臣為居止有諸孫皆在湖州居住兼近城亦別有墳塋乞遇仲饗許臣因便暫歸湖州照管　一本身合幫請受并幹辦使臣宣借人等請給乞從節次已降指揮仍爲於湖州經總制錢內支破並從之　二十一日禮工部太常寺言秀安僖王園廟湖州申乞擬定樣制建造檢照濮安懿王園廟三間二廈神門屋二座齋院神廚燎星門欲令照應建造從之既而嗣秀王伯圭奏伏覩朝廷降下圖本式樣神門前後獨屋兩座並無廊廡

竊恐將來祭享或兩水難以往來行事乞滅去神門一座却於廟屋東西各添廊屋與神門相接所有齋館神廚亦乞於廟之兩邊隨宜蓋造庶幾良便。禮工部太常寺勘當從本官所請又檢照國朝會要廟室神門合用吻獸。今來繳到圖本內廟用吻依典故並合用獸並從之　二十四日太常寺言臨安府申畫到秀安僖王祠堂欞星門一座戟門祠堂後堂各三間夾堂挾屋八間戟門挾屋八間歇泊二位各三間兩廊二十六間庫屋廻房從人屋一十五間欲照前造修從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兼充秀安僖王位檢察尊長師揆奏差臣兼充秀安僖王園令係在湖州置司今有合行陳乞臣恭遇兩宮聖節欲乞赴闕隨班上壽及遇大禮令臣陪祀父嗣秀王伯圭見奉朝請乞許時復往來省侍本身請給撫養錢給公使生日支賜等乞劄下湖州於經總制錢內支給從之　三年正月一日皇伯太保安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秀王伯圭奏建造秀安僖王園廟近已畢工所有修製神主儀式令所司檢照典故修製安官題寫詔差權禮部尚書李巘題寫　二月十四日伯圭又奏秀安僖王祠堂園廟乞從濮安懿王例每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從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七

十八漾

將

兩將

歎類後漢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多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兩將之名實大焉 項安世家說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蒯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說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宋初慕容到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冲降大將景威說繼冲請兵三千人於荊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其夜發伏攻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抗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於成敗之數哉特其義有足嘉爾 小學紺珠自巫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為大 梁韋叡曹景宗 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宋狄青种世衡 歐陽公言兵興已來惟得邊將二人 晉史鄧艾鍾會之伐蜀也有問劉寔曰二將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竟如其言 詳衛瓘傳 唐鑑阿史那社尒正觀二十一年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禽其王絢諸首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伏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飭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 魏泰東軒筆錄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城守者多為舊所陷或守城或弃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目二將為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宋劉後林集二將石侯韓仔 二將同時元路人聞亦衣力窮壓轉急圍厚突雖闖戰骨委塵在殘兵間有迴傷心郢處襄陽日使書來

三將

金樓子二南五霸篇秦穆公滅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繫之虜三將晉文夫人繆公女也曰繆公怨此三人入骨髓心願歸之我君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許三將歸歸至繆公素服郊迎哭曰孤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辜乎 習學記言馮異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事以成三將之功大矣昔絳灌酈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勳乃付於韓彭等故不得不割裂大國以王之賈誼謂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以此待信布之倫可乎功大而賞小厚力而薄望惟雲臺諸將焉然論

者不責其謙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頑㺃難制者爲雄傑蓋未深考也

蘇頴濱集乞將四川禁軍分戍三大將朝劄子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絶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人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闕尚多近四月初二日指揮差吳公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今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千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兵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衆少則乏事招多則費廣兵財兼裕於此爲難某緣有愚見上瀆鈞聽四川諸州禁軍額管四萬餘人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間儘有強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犹廢事藝苟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今若於見管人中揀選一半取一萬五千人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逐州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守戍入隊教閱一年一替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徧一萬五千人皆爲勝兵無事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爲用如禁軍內揀數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常令足萬五千人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兵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穫得二千五百人更大衣賜料錢之類比招萬五千人共計歲省三百餘萬引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小恐不如諸州見兵所揀閱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迫促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爲苦今既有上件輪番禁軍却可緩緩招收以待其子弟之長所費甚省而得人頗衆州郡兄卒皆爲精兵費爲今日便利或謂川兵愞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若衆揀擇之自朝廷措置疾速指揮施行

周南仲山房集書三將罷兵　初韓侯入覲左僕射檜承詔集都堂問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兵決在何時遂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兩將對前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卑裁量不盡待而退兵出某所某將皆坐視不肯併力相牽掣或申請輒不報嘗若不能專力如令文儒生不愛錢武將一意輕生命欲了即了爾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帶行一職事是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異同而語微峻檜鎖之於是三福密拜矣三人者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特平遲留一二日不下諸禮例恩賜爲目倍多檜別下詔三大

之皆改御前軍矣始諸校苦鬪積戰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無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捷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命報應已畧定三人者擾擾未暇問也得稍從容見檜始以置衛漏奪兵職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兵官耳今爲樞庭子司顧不鉅役屬耶三人者退悵悵然始悟失兵柄矣　韓仲通尚書檜時從官嘗爲人言

鶴林玉露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洪邁盤洲集三將　聶立淮南將胡來競退師折衝潛白羽告捷聞黃旗已報瓜洲敗遂驚采石危邊防侍天塹百萬豈能蘇

四將

臨安志節制司城內四將　先是殿步兩司軍兵於本府既無統屬遇有緩急必使朝省調遣常不及事紹定四年余安撫天錫始請于朝下殿步兩司各差官兵千人於城內置隅分東西南北四壁各管其一殿司差統制二員一以兼正任本府兵馬鈐轄一以兼添差步司統制二員一以兼正任浙西兵馬副都監一以兼添差分隅任責設有不虞即部隅兵以前本府節制自此始　東將在軍頭司北馬營司營內元額五百人　西將在三茅觀後步司石軍潛火將內元額五百人　南將在東青門裏殿司後軍寨內元額五百人　北將在東青門裏殿司策選鋒寨內元額五百人

數類金匱書王莽以甄豐爲更始將軍王興爲衛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盛爲前將軍是爲四將

容齋隨筆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門將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公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

錦繡萬花谷王忠嗣有武略佩四將印爲隴西節度又職林云上平戎十八策

宋南渡四將傳序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也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也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

青澗城人也魏勝字彥威山東生海軍宿遷縣人也南北既分夷狄之患不息武備不可一日廢也天下大物也艱而為難器既裂夫往事不足深咎獨於機會之來而再失之為可鑒耳以夷狄之所為豈能并天下哉特求中國之釁起而以力取之民心固未易服也吾民固嘗為夷狄之患而思中國之德矣是時北方州郡將帥吾之所建置也官吏吾所選用也人民父子吾所撫字也特劫於一時之威而為之屈鼓而行之則醜類如撤而定之則人心從梁宋齊魯之地不難復也蓋周女真非有席卷天下囊括六合之謀譬諸為盜不敢有其物而寄諸其鄰欲寄之則據者七八年是時關陝河東之地急失之而秦餘亂此取之而不能定西夏亦嘗欲東女真之禁而取之矣交兵十餘年中國之兵日精中國之威日振蜀之往兵諸道至有浮泛辭行不數南伏者日伏讀高宗皇帝聖訓有曰今鋒以撤呼虜人渡江必不敢來矣又其種類怙勢爭權內自相疑非誅則殉准凡述在耳而凡述廢國於我師國嘗見順昌之捷鎮而夫聞岳飛之來而遯知李世輔之歸而避之北方之民延頸企踵以望王師之至者蓋朝夕也凡述雖擁兵在汴京亦歸輜重不復為久留計相檜為謀自私沮敗成事有詔班師而人皆慟哭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自置不君而亮繼之後行之以無道翦滅其宗支而虐其民衰乘其亂而取之人心固未張也上東河北之人倡義者響應魏勝首事於東大河南北盡起矣遂延歲月而機不留是待不長太息哉中興以來諸大將宣皇威敵王愾士功名於竹帛紀勳伐於金石春遇始終無遺憾者獨此四臣或困於讒或抑於媢嫉顧雖忠義形于色擊不與賊俱生而志不獲伸目不瞑於地下迹其規恢次序實係當時之強弱關後世之理亂使不詳紀而備載之則孰知機失於前而患貽於後世哉此臣之所以獨為之作傳之本意也詩曰無競維人中國之所以大勝者非以其人乎茲欲據其囊鋒力戰將士用命之時奇謀碩畫行師攻取之宜而載之書吁何世不生材天佑我宋安知無四臣者出而為國家用故獨而出之使夷狄知中國為有人也開禧二年九月朔旦謹序中興四將傳章穎表云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傑傑之臣帝念為功當有特書之文事關勸激跡貴昭明故衰竹帛之藏仰徹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若稽古詳觀去兵枕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闖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已晚厲有為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待人材之盛開基創業飛將雲集復古中興虎臣林立率萬斛嚴之士神空地厥之群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於原廟或俯食

於大燕爪牙宣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謂姓名可止於兒啼後世傳聞勒碁尚驚於敵膽顧紛紜於議論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為之沮抑雖已加於襃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微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甚為順昌之戰大推凡述之鋒誰其姑功而寄寓邊曹復閒而置散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重威既撫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精微里爲若鷄豚脉偽齊豫如犬豕暴吞逆虜志在本朝嘗其枚冪之歸適近秦弓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宗國軍節度使臣魏勝為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於淮陰竟身膏於草野況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撫一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於醜類其決或能為屬於敵人宜有屬書以旌多伐況方大規恢之慕所宜彰果毅之勳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闢公道用宣昭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為虎西有柔洋之義士東多荊楚之奇材怒髮衝冠惟心撫劍懷在上有激昂之衛則凡人淚香發之心自嘗恭史官復觀舊戴悉紀當時之實以廣乙夜之觀伏乙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可傳於百世庶幾警勵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紓筆夏之氣事雖已往可為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臣所謀到劉岳李魏傳繕寫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穎誠惶誠懼謹言

五將

數類王氏五將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哀帝初即位司隸校尉解光奏曰王氏宗重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五將謂鳳音商根莽五人皆五大司馬也外戚傳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睢陽五將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姚誾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五將行　騰蛇遊霧相求勢龍乘雲興相借力致使雲消霧散時要似枯魚過河泣

十將

墮魏昔京徽十將陳留之將一二三雍丘之將四五襄邑之將六威平之將七八太康之將九尉氏之將十朝野類要京師舊有十將今第二將駐劄臨安府者緣昔日差出招捉盜因而屯此也諸葛武侯將苑夫人之器大小不同若能察姦伺禍為眾所服此十夫之將

十二

將 北史周太祖時宇文泰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大破齊師李弼等十二將進爵增邑 數類十二將 天乙 螣蛇 朱雀 六合 勾陳 青龍 天后 太陰 玄武 太常 白虎 天空 唐六典曰十二將以天乙爲首前一曰螣蛇二朱雀三六合四勾陳五青龍後一曰天后二太陰三玄武四大常五白虎六天空刑蓋於五後盡於六天乙居中爲十二將

十三將

百川學海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結諸軍爲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歲月寖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康給將序興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頗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隨號東南一十三將即四書韻語次第其駐劄之地云潦廬杭越昇韓荆南江陵府澤全福廣宣邕十三潦之劄將今臨安府京戰第二是也韻之劄在吉州韋之劄武用軍福之劄建寧府自除劄將與正將同駐劄之地漢分郡國以守暴將唐置軍府以以將暴守今守大守爲郡將此義

十四將

小學紺珠太祖將帥十四人 宋李漢超屯關南 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鎮常山 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鎮 州邢北岳 郭進控西山 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溥守隰州 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 趙贊屯延州 姚內贇守慶州 董遵誨屯環州 王彥昇守原州 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十五將

小學紺珠山西將十五人秦漢 白起郿 王翦頻陽 王閫 甘延壽郁郅 公孫賀 傅介子義渠 李廣 李蔡成紀 蘇建 蘇武杜陵 上官桀 趙充國上邽 廉褒襄武 辛武賢 慶忌狄道 蘇辛入子着所

十六將

暴論曰軒轅之十六將分掌四方

二十五將

唐史張巡許遠之守睢陽遣南霽雲雷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其後皆死難四人逃其姓名 數類睢陽二十五將 石承平 李辭 陸元鍠 朱珪 宋若虛 楊振威 耿慶禮 馬日昇 張惟清 廉坦 張重 孫景趙 趙連城 喬紹俊 王森 張恭默 祝忠 李嘉隱 翟良輔 馮顏 孫廷 峧

二十八將

東漢書河北二十八將光武中興定天下前世以謂上應列宿無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馮異傳漢安帝永初六年詔封二十八將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絶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絶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益遺功焉 小學紺珠二十八將 鄧禹高密侯字仲華 吳漢廣平侯字子顏 賈復膠東侯字君文 耿弇好畤侯字伯昭 寇恂雍奴侯字子翼 岑彭舞陽侯字君然 馮異夏陽侯字公孫 朱祐鬲侯字仲先 祭遵潁陽侯字弟孫 景丹櫟陽侯字孫卿 蓋延安平侯字巨卿 銚期安成侯字次況 耿純東光侯字伯山 臧宮郎陵侯字君翁 馬武楊虛侯字子張 劉隆慎侯字元伯 馬成全椒侯字君遷 王梁阜成侯字君嚴 陳俊祝阿侯字子昭 杜茂參蘧侯字諸公 傅俊昆陽侯字子衛 堅鐔合肥侯字子伋 王霸淮陵侯字元伯 任光阿陵侯字伯卿 李忠中水侯字仲都 萬脩槐里侯字君游 邳彤靈壽侯字偉君 劉植昌成侯字伯先 明帝圖畫於南宮雲臺又益四人 王常山桑侯字顏卿 李通固始侯字次元 竇融安豐侯字周公 卓茂宣德侯作褒德侯字子康 合三十二人 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宋夏文莊公集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光復論 炎漢中興龍飛白水戎車四征英雄龍起或奮身於行伍之下或効用於義旗之始遭平寇難克復洪業功書旂常寵列茅土永平之際圖形於南宮雲臺者二十有八人焉鄧禹杖西討之略岑彭建南征之勁吳漢勇摯有謀隱若敵國之勢賈復方直多計而少方面之勲寇恂之居河內馮異之守洛陽輸輓折衝並茂厥績若陳俊定太山而破張步耿弇走延岑而拔臨淄王霸之頗識兵事祭遵之選用儒雅任光迎車駕而展用馬成築亭障而及績杜茂之破盧芳朱祐之降秦豐景丹之殘五校邳彤之香邯鄲耿純之克赤眉銚期之勝青犢馬武之刀戰無前蓋延之掃城破敵功效尺寸統爲忠良若李忠疏財而受賜臧宮執撲而先覲王梁應符而被家劉植談説而受封堅鐔傅俊之徒劉隆萬脩之輩事迹罕著其名不遠然皆一時英勇之士也而有遭會焉夫漢氏之興也高祖因秦之弊提三尺劒而有天下寬仁善教以懷民心三七會大盜移國民思漢德如涸望雨世祖因民之情奮起南陽諸將攀龍鱗附鳳翼因日月之光仗大順之義故凡有攻城野戰之君而成中興參會之事若考其隆殺定其等差據其所同而稽其所異度其所起而觀其所

立則有光後矣夫德行寵位歸於鄧禹功業之際則又殊焉史氏言之其詳尚矣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多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𢾺谷以西方城以南二將之功定焉大矣若馮實之不伐岑公之義信難矣夫言功者莫大於方面居勳貴者莫善於不伐臨事者莫重於義信以是觀之二帥之功可以冠夫四七之列矣　雲麓漫抄光武二十八將前史以謂上應列宿求其當於標會者不過九人耳如鄧禹馮異之殄赤眉寇恂之破朱鮪耿弇之殘張步賈復之誅五校岑彭吳漢之平公孫邳彤之守信都此七事一夫不可其他臧宮之徒特小才爾　元劉將孫養吾集題阜陵御書二十八將傳　阜陵晚恢之志直欲不如建武之中興哉嘗記內禪前日月阜執奏萬王元報慨然太息曰待此標已二十年矣嗚呼以帝之英武憤切練兵經武廿有五年而不能北向一步則生德壽年高有所不欲故也及思陵賓天而帝亦老且倦勤矣豈非一代之恨千古之憾哉此親御翰墨所書二十八將論以賜參政正肅公者記在國史深宮機暇至取范曄所著正書嚴整如此此其志念深矣亦無所發其意而寓之此也河洛依然再見青蓋反覆想像實涕零何寶秘遺民廬陵劉某拜手稽首爲正肅公之元孫克翁題其後如此云　袁金合璧藏偶韻各賦贊無會郡矣

當百六之衛而五建洪烈偶四七之謀而共成退劃　綸諸雲臺永播休烈參之天象上符列星　耿賈洪烈本爲遠謀　寇銚吳朱之輩咸列五馬之傳　依日月而相從天德圖山河而莫益帝居　日月光依之瀲風雲感會之初　來羅翊佩之翅環列營纓之裏　由鄧吳以下而休烈執擬自邳劉以上而成功莫高　關河響應而周敝我師濟當鋒速而執雲天仗　數上符於星依名並列於雲臺　應四七宿之祥光而咸克參膺從二百年之丕祚而允爲佐命　蓋然著東都之始勞名標茂氏之書孝安雖封而追美貴烈蔚宗述丈而標名盛時　標龍姿之旋而卓爾並陰規解開之名而可爲無吃　著功述於定山西之日极方基於小康下之時　使西討之方基伏中興之土宇賦陽應列宿之宇舜才獻有權符矣圖之再造勳烈尤彰　明章念功來列雲臺之畫蔚宗揚美名高史筆之書　齊名正觀畫後凌煙閣之三比數弘文柳見跨瀛洲之十事對智勇志紀二十八將論佐命虎臣圖像雲臺之英傑事實功勳　建武之世侯者百人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故高爵重祿允答元勳峻文深憲責威吏職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高勳耿賈鴻烈分土不過

三十六將

大縣數四所加持進朝論而已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二十八將傳　續後漢書西戎大秦國傳其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議國事

六十四將

數類　越相國范蠡　齊將孫臏　趙信平君廉頗　秦將王翦　漢相國平陽侯曹參　漢左丞相絳侯周勃　漢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　漢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　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　後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後漢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後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後漢太尉槐里侯皇甫嵩　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　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　吳丞相婁侯陸遜　晉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　晉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　東晉車騎將軍康樂公謝玄　前燕太宰錄尚書太原王慕容恪　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濟　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　北齊尚書右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　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　隋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　隋柱國太平公史萬歲　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　唐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唐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公張仁亶　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山公王晙　唐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　齊相管仲　齊安平君田單　趙馬服君趙奢　趙武安君李牧　漢梁王彭越　漢太尉條侯周亞夫　漢大將軍長平侯衛青　漢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後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太尉新豐侯段熲　魏太尉鄧艾　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　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　晉太尉長沙公陶侃　前秦丞相王猛　後漢太尉北平王長孫嵩　宋征虜將軍王鎮惡　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　北齊右丞相咸陽公斛律光　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　周右僕射鄖國公韋孝寬　隋司空尚書令越國公楊素　隋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　唐司空河間郡王孝恭　唐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　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唐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丘　唐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唐史曰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配仲春仲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發引日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爲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　漢淮陰侯韓信　蜀丞相諸葛亮　唐尚書右

僕射衛國公李靖　司空英國公李勣列于左　漢太子少傅張良　齊大司馬田穰苴　吳將軍孫武　西河守吳起　燕昌國君樂毅列于右為十哲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王廟請春秋釋奠

百將

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于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歎類周齊太公呂尚東海人周文王師尚父　吳孫子武齊人為吳王闔閭將　越范蠡越人為越王句踐上將軍　齊孫臏武之後為齊王師　齊田穰苴為大司馬因號曰司馬穰苴　魏吳起衛人為魏武侯西河守　秦白起郿上人為秦武安君　秦王翦頻陽人為始皇將子賁孫離　燕樂毅魏人為燕昌國君　趙李牧為趙大將軍武安君　趙趙奢為趙將封為服君子括　趙廉頗為趙相封信平君　齊田單為齊安平君　漢張良韓人封留侯　漢韓信淮陰人封淮陰侯　漢周亞夫絳侯勃子文帝封亞夫條侯　漢李廣隴西成紀人匈奴號漢飛將軍　漢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封冠軍侯　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為後將軍　漢陳湯字子公瑕丘人　漢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為左將軍　後漢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高密侯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雍奴侯　後漢馮異字公孫為陽夏侯號大樹將軍　後漢岑彭字君然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　後漢賈復字君文為執金吾冠軍侯　後漢吳漢字子顏為大司馬廣平侯　後漢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　後漢耿秉字伯宗為騎都尉　後漢王霸字元伯封富波侯　後漢臧宮字君翁為廣漢太守朗陵侯　後漢祭遵字弟孫征虜將軍潁陽侯　後漢馬援字文淵為伏波將軍新息侯　後漢班超字仲升為射聲校尉定遠侯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尚書令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為中山太守度遼將軍　後漢張奐字然明為太司農　後漢段熲字紀明為太尉都鄉侯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槐里侯　後漢朱儁字公偉為右車騎將軍錢塘侯　魏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　魏張郃字儁乂為征西車騎將軍　魏徐晃字公明　魏李典字曼成　魏鄧艾字士載為大尉　魏司馬懿字仲達晉國建追尊宣王　蜀諸葛亮字孔明為丞相忠武侯　蜀關羽字雲長為前將軍　蜀張飛字益德為右將軍　吳周瑜字公瑾偏將軍南郡太守　吳呂蒙字子明南郡太守孱陵侯　吳陸遜字伯言輔國將軍荊州牧　吳陸抗字幼節大司馬荊州牧　晉羊祜字叔子為太傅　晉杜預字元凱為鎮南大將軍當陽侯　晉王濬字士治為龍驤將軍　晉馬隆字孝興為東羌校尉　晉周訪字士達南中郎將梁州刺史　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刺史　晉謝玄字幼度建武將軍都督徐兗等七州　燕慕容恪字元恭封大原王　秦王猛字景略為丞相　宋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　宋王鎮惡征虜將軍安西司馬　梁韋叡字懷文為車騎將軍　梁王僧辯字君才征東將軍宜豐侯　陳吳明徹字通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魏崔浩字伯深　魏長孫晟字季晟　魏于謹柱國大將軍　齊斛律光字明月鉅鹿公右丞相　周宇文憲上柱國齊王　周韋孝寬名叔裕上柱國　隋楊素字處道為尚書令　隋韓擒虎字子通上柱國　隋賀若弼字輔伯為上柱國　隋史萬歲　唐李孝恭河間王　唐李靖字藥師衛國公　唐尉遲敬德名恭鄂國公　唐李勣字懋功英國公　唐蘇定方名烈邢國公　唐薛仁貴　唐裴行儉　唐唐休璟宋國公　唐張仁愿韓國公　唐王晙中山郡公　唐郭元振名震朔方總管代國公　唐李嗣業號為神通大將封虢國公　唐李光弼臨淮郡王　唐郭子儀字子儀尚父汾陽王　唐李抱真字太元澤潞節度　唐李晟字良器西平郡王　唐李愬字元直為同平章事帥魏博　唐馬燧字洵美北平郡王　唐渾瑊咸寧郡王　唐王忠嗣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　梁劉鄩都押牙　周劉詞字好

隸永興軍節度使十七史百將傳東光張預集進臣謹昧元言臣常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壘中走丸丸之走壘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壘也臣始謂此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間將兵者所以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為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其傳集成一書分為十卷以太公為首而其次皆以年代題曰百將傳凡史辭泛漫而不切於兵者一削去之或非兵略而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間亦存焉雖期便於觀閱然亦全其始末傳取數事先以孫子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以參校其得失學者觀此不獨簡而易習明而易曉抑亦知孫子之書不為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成立功名者莫無法哉臣編此書數年而後成雖不足以補陛下欲育武士之道然臣惓惓之誠勤亦至矣惟陛下赦其狂妄之罪臣謹昧死上進

百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夙興夜寐言語察察此百人之將　宋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用其使用者每百人專為一隊而教之教其使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使勇貫然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

千

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人之將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每百人團為一隊較其伎勇必有一人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千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

萬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外貌桀桀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悉人饑飽此萬人之將新唐書吐蕃傳吐蕃令裹胄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每百人團為一隊較其伎勇一人為隊將合十隊之將而又教之較其伎勇一人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知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

十萬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進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治亂此十萬人之將

一軍之將

宋秦觀淮海集將帥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

一國之將

宋秦觀淮海集將帥篇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堅破摯擬服此有智之士乃一國之將也

天下之將

孫子比事趙孝成王問為將之道於荀卿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諸葛武侯將苑隱隱紛紛隣國皆知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雖不可敵也晏元獻公類要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言天下莫天之將也戰如守不五步乃止勝怒也言日不過十步五步乃止奔為有功如幸不務勝於秦少游集將帥篇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欿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

善將將

西漢書韓信傳漢高祖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武經七書李衛公問對大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李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光武善於將將乎李靖曰光武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此論將將之道於光武得之宋章忠恪公集李衛公論將將問李衛公有唐名將其戡亂定難見於事功其商較兵法見於問對簡冊所傳風績如在蓋嘗考其論議取舍之際不無可疑者如西漢之興高祖奮布衣除秦項當對壘搴旗之將受任則裂土分封跋扈則執俘菹醢可謂善馭豪傑矣而獨以為非將將之君世祖藉思漢之民乘新室之弊王業既定佐命武力之士英姿茂績悉委不用可謂遇功臣薄矣而獨以為得將將之道謝康樂以江左新合之衆抗苻秦乘勝之師逐北淝水真一時後功也而獨貶之以為非善唐太宗回建成戡敗之勢宋老生徑進之鋒擒之霍邑似一對幸勝者而獨譽之以為奇兵則其平日論議者如此至於困唐儉以擊突厥而不見當時死間之嫌然李勣以佐太子而不免諂附武氏之禍則其行事取舍者如此夫由前而言則料人為未工由後而言則審己為已拙衛公名臣也信史稱其臨機果料敵明忠智根于心其果若是乎不然將有謂也諸君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矣顧究明之

遂無善將

新唐書吐蕃傳吐蕃入寇帝既儒人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為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為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請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

注意將

西漢書陸賈傳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伊周之將

讀遺伊呂周公之將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尚詐力絕人命以伏貪殘所以道家忌之孫吳白韓彭率身殞是且不終世然伊呂周公亦嘗為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則其用兵在救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逞其篡奪率不永

作涵武漢唐有宋例傳祚數百亦其馭天下為民除殘也此可見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為幽寔所忌

將門有將

史記任安傳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問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

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南史王鎮惡傳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臨澧令人或薦之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著前部賊曹 野客叢書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如李彪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眯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皆是祖田文之語爾而續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北史楊玄感傳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尚書陸文振以白帝帝嘉之謂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 五代史 後晉高祖紀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為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五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賜以器帛復親為啗酥當時以為異

息由是知名

相門出將

鐵圍山叢談曹公久位公台亦忌才難經羅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我閩人多矣周效不力

山西出將

儒學舉洛周之農政曹之禮樂遂冠萬世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謂哉 汪藻浮溪集 畫繡堂記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申漢興生衛公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 楊誠齋集 兵論云臣嘗究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道近羌胡民習戰備敘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

入相出將

唐新纂李程狀頭及第累歷清途主文柄出將入相 著唐末國史補 李固言亦狀首及第後出將入相四子皆至郎牧

重侯累將

西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曰自宣元城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詳本傳

葬地出將

邵氏聞見錄 陳希夷為种明逸卜葬地於豹林谷不定穴既葬希夷言地圖佳安穴稍近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

師少稱將

公羊傳 隱公五年秋衛師入郕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 何休

註少者不滿一十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

不受命將

韓淲澗泉日記 荀卿子與臨武君論為將過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真神將

五代史 後梁寇彥卿傳 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賜以所乘愛馬一大為及團鳳鞭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馬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 金史 蒲察世傑傳世傑為人多力嘗穫田佩刀腰箭百步持搶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七

將

天生神將 宋史外國傳夏國主弟察哥見劉法首慨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

號為神將 續通鑑長編景祐三年高繼勳性謀謹有機略善撫馭士卒臨戰敵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

國之神將 爲吳史實錄唐常袞爲馬燧神道碑曰以忠才而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

神通大將 新唐書李嗣業傳嗣業挍石嶺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神通大將

干城之將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於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再拜謹受教矣

二將協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從容燕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眾心亦安宋許應龍東澗集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宴於行宮將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遏戎馬雖勤邊聖略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衄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　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中有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為之宜釋感泣再拜

捕盜將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客捕亂將

聖賢言行故事宋蘇頌字子容守杭州一日燕有美堂堂石有兵閙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日如謂如平常之時不為變動也密諭兵官示其意於領兵者捕首領十數輩捕伏後也械送獄中械在枯其手足也遲夜宴散是及也而坐客莫之知也

斬持節將 西漢書衛青傳元朔六年青出定襄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於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新唐書崔光遠傳光遠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善戰眾倚以為重及死人益忌魏城經衣知恭懿元皓等定策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太平御覽崔豹古今輿服注曰侍賜黃鉞則斬持節將太子屬記卯咎之間有淺蜜馬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葳夫西川衣賜二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虛實持兩端而求利也後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諸府庭號曰參元戎上閙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閙潛禀於都押衙且候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閙猜互申方即教其紛紜時卹且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獨之亦要姑息蠻寇憑凌若無事障柳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卯咲之自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來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為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三王之患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此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為蜀衆事者譏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北夢瑣言

斬通賊將 新唐書侯迎傳迎拜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元廼以賊合兵攻睢陽乃勵士固守時太守許遠將李湄救東平遂服入

賊犬將曰秀蔡潛與通賊以告遂曰夜出戰以碧幘為識視之如言盡覆
其衆還鄉曰我謗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幘遂以告趙趙召登城讓之斬
言示賊因出薄戰斥子崎敗獲卑馬牛羊悉
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趙御史中丞

斬都將

通鑑紀事本末僖宗中和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
敢累百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
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
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

拔城斬將

新唐書楊行密傳行密封
弘農郡王帝惡武昌節度
使杜洪與朱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
攝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敢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
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
鑿崖開道以強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
拔其
壁

違令斬將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
其勇前獲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
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
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救斬二將

趙希循會心錄章丞相得夫
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為建

州刺史遂居浦城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
救之仔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以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
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
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棄旗弗受曰若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
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
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

怒斬守將

齊東野語杜充之駐建
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
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士不利夫人密諭親將是稍欽具餉糧潛為策應
之備未幾飛單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
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
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
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為盖夫
人亦嘗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追斬金將

宋史牛皐傳為神武
後軍中部統領時偽
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遥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皆愕
然不戰而潰岳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金
人相蹂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
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矯詔誅將

唐書杜黃
裳傳郭子
儀辟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
大將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

誅悍將

新唐書王翃傳翃累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時吐蕃入寇
郭子儀表河中兵吏邊召翃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
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捦亂
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請誅大將

新唐書王溢傳乾寧三年溢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顧以
兵入覲詔溢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
韓建遣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
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敕溢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沂
王陳王謁建自辭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諸八王
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
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謝建盡
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

諸叛納將

新唐書楊朝晟傳朝晟
為御史中丞時吐蕃寇
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邠
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

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繕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
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
者衆所謀於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
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

請誅二將

資治通
鑑後唐
明宗紀長興三年吳越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
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
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
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
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
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請誅驕將

宋史楊
昭儉傳
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上疏曰陛下臨
御以來寬仁大甚使萬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恣侮朝章屠害幕吏始
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抑
冤之者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議誅奔將

資治通鑑後周紀顯德元年三月周師與北漢兵交戰周右軍將樊愛能何
徽引兵先遁及聞周兵大捷與士卒復還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

朱泚盡斬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素無大功忝膺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并誅之而給槥車歸葬自是將卒知懼不行姑息之政矣五代史補世宗之征東也驛以高平劉崇暴與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王不利視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卷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於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耳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即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屈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壯士擒出皆斬之至於立功之士亦於是日行賞自行伍擢出爲軍廂主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親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

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力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異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侯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是哉晁景迂集斬將　斬將斬誰將令多樊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邊僭有唐是號多帥無紀律晚年人稱多是和尚縛虎何堪責騎豬尚不勝將軍如自治塗寇有先登

請刑將帥

道學名臣言行錄淵聖嗣位楊仲立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爲賣國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委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擁衆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諫殺二將

資治通鑑高宗儀鳳元年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言直諫自古以爲難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

給卒殺將

新唐書宗室傳李國貞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爲京兆尹上元初拜鄜南節度使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絳之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給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爲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乎方討賊何事役爲正緣儲食當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即斬以徇

夜飲殺將

資治通鑑昭宗乾寧元年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爲之腰斬從晦

檀殺大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滏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殺骨鯁將

唐書藩鎮傳李寶臣字爲輔封隴西郡王晚節尤猜忌殺骨鯁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

枉殺大將

宋史何鑄傳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

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萬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

追殺名將

山居新話 剌剌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年秋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剌剌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過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追回殺之且剌剌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杖死郎將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六載初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纇目一足偏短求爲仙芝傔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爲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爲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

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爲留後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蹔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耶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杖殺小將

續世說憲宗時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侮臣也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廵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杖殺軍將

玉泉子聞見錄李公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秉公據傲直道不回執法而行親頎權勢威韋韓夫政必面爭之嘗詣石於私第先是百僚將至宰相宅前趾不復呵矣元賞既下馬也石未知之方在廳所若與人訟競者元賞問焉左右對云軍中軍將元賞聊排闥而進曰相公朝廷重臣天子所委任四夷八蠻朝貢以時陰陽克序百姓以安百執事叶以輔佐無敢承借昇紲賢不肖功賞罪罰皆相公之任也固不輕且重矣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失貴賤之序紀綱之紊恒必由之苟朝廷而然循望相公整頓頹壞豈有其源穿鑿自相公始得無痛哉即拂衣疾趨而去既上馬顧謂左右曰適無禮軍可擒於馬下榜祗候元賞比至則袒背跽之矣時中尉仇士良威權燻灼中外其傔頹已有訴之者宣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屈大尹元賞不答曰有少公事當以繼至即命杖之竟斃於木下士良大怒元賞乃衣白衫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憨措大軍中大將可杖殺乎元賞即具言所以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豈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頭不惜乎其已衣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既殺其將也無可奈何即命左右取酒歡飲而罷

間殺計將

馬令南唐書楚國傳 馬殷用高郁策而楚以強荆南高季昌聞之害使謀者間殷殷不聽及從子希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遂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殷拊膺大哭曰吾老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

請赦降將

通鑑紀事本末初契丹降將李楷固駱務整者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不殺降將

新唐書李愬傳 愬待賊降將李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殺朝鮮將

西漢書朝鮮傳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

述律后

殺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秋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射虜大將

江少虞類苑王吉嘗從都監王訓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恙不待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潰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

請追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至長安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與賊戰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

遁矣

擊擒賊將

新唐書趙犨傳犨為陳州刺史以黄巢入長安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廩時粟斬為守計民有貲者悉内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擒之僖宗嘉其功累遷檢校司空

擒殺降將

五代歐史李金全傳金全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將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金全未至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延和等十餘人殺之延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

堂上擒將

戰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所謂比之堂上擒將戶内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舞矟擒將

五代歐史後唐李存孝傳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敗走

生擒大將

舊唐書巢王元吉傳武德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

縱俘擒將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元年十月先是李神福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至是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

不為敗將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溪項鬬南造橋以擊尚婢婢屯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

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諭降叛將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邠州賊帥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以捍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荊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皋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皋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賜名惟新

宥縱叛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元年李泌將至陝叛將達奚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

嗶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係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賫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

論討叛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一年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吳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去荊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

討誅叛將

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錡既反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由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曰諾即夜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強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強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　唐元和九年吳少陽死元濟匿喪拒命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勑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冊府元龜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至各處置

擒獻叛將

新唐書劉知謙傳知謙子隱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

不誅叛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故筠妻之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

料降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引兵攻河陽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諭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切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放降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元年春正月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

罵降將

宋史本紀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利州王佐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詔獎諭佐官一秩

不可為將

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豎子能為將

史記陳豨傳漢高祖七年豨反上自往至邯鄲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

知陳餘反耶鄲以北皆餘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程李為將 兩漢蒙求李廣傳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志好為將 續後漢書曹彰傳操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志彰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當必行罰必信操大笑

長當為將 太平廣記王鍇謂子翁奴曰汝長大當為將應曰仲尼三尺童羞言伯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所判乎

異日為將 太平廣記唐杜羔子中書少年時聽於財產他無所求取其與游徒利於酒色其貴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為將矣一坐大笑中立後尚貞原公主竟為滄州節度初李琢之出鎮旌竿道折乃鞭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恙而中立卒為宣殺之可以應其禍出王某于

待此人為將 唐語林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法正因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携書囊從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卿為明年登第及為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自求為將 唐新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復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懦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

擁旄為將 唐李衛公集授王宰制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為將一劍橫陣萬竿皆全

擢守者為將 新唐書呂元膺傳元

唐澤州東平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

母表子為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之不遇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

尊之為將 尚意擊喩論衆視上為貴賤章尊之則為將

置酒宴將 五代薛史後唐郭崇韜傳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卿軍發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貯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

飲酒結將 南軒語錄先生久止酒及鎮江陵欲結諸將心始與同飲酒酣謂之曰吾人須與朝廷辦此事

西督諸將 五代歐史後周本紀乾祐元年河東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謹義常思等分討之拜郭威中書門下平章事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褐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典護諸將 荀紀漢王得陳平為都尉令典護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令監護長者王益任之

卧護諸將 晉書羊祜傳祜枕疾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名冠諸將 相臺志度岳延代人也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功讓諸將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圍韶州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偽下諸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初來揚氏攻宣州節度使李遇

心亦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求酒日君言入詔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矣遇怒曰君言過矣且欲舉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敕遇於宣州行營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偽不之恭謹如見行營諸將乃安

功冠諸將 陸游南唐書朱匡業傳匡業父延壽從吳武王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

功最諸將 陸游南唐書何敬洙傳建州之役敬洙為行營招討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請間地僻陷不足勞大兵文徽再請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冠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各邑拜楚州團練使

得賜分諸將 宋歐陽公集資政殿學士范文正公神道碑銘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受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

無以陣圖授將 宋歐陽公集觀文殿大學士晏公神道碑銘慶曆三年三月遷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及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

禮遇諸將 宋史張栻傳栻除知江陵府安撫本路郡須邊屯主將與帥守安不

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士咸感奮

懾服諸將 宋史畢再遇傳再遇為淮東安撫使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

總領諸將 續資治通鑑宋景定元年春三月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劫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人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

身先諸將 金史李彧傳彧字伯反雄州歸信人為安武軍節度使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在諸將中最勇驚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沾濕自如也

詔事貴將 東漢書宋室傳和李軼詔事更始貴將朱鮪等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殲其貴將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使兵等鎮寨覘夏國諸監軍司并僧道悉點集期以七月會於胡盧河川欲犯涇原本路廣川平野最易熾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非行營出塞磨野之便殲其貴將勇中衝陷最深謀報理或不妥若舉國入寇其大半之衆不或三二十萬未知本路

何以禦之可大勝使宜傳諸將加以帥虜方略前具以聞

射鵰都將 荀子宗室傳魏秦王翰孫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為射鵰都將

蠭起之將 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知兵之將 孫子將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強輔隙國必弱太平御覽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選為呂望雖知謀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將胥吳之屏蔽燕之濟酪秦之扃肉豈可鋪其精猶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用其術略也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

殺妻求將 資治通鑑吳起為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就其名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殺妾食兵將 東漢書臧洪傳袁紹

攻洪城城中糧盡洪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午軍取將 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千消曰千過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逢說麷其一千頭也至脆易故以喻之若撥麷加以千撥麷也音豐司

欲劫使將 西漢書吳王濞傳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以故吳相爰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

將不省兵 西漢書鼂錯傳錯上言兵事兵法曰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

撫髀思將 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巨鹿下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

尚不如康頤李牧之為將也。上操解歎曰：嗟乎！吾獨不得康頤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

中山督將 魏書。中山王英復除使持節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征南諸軍事，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史和，銓衡闕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叛。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辭也。英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行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寬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遂孟氏以報復為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蕞爾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慮也。

為將畏懦 為明史實實錄。梁呂僧珍佐臨川王宏侵魏，宏畏懦不進，議欲旋師，僧珍稱吾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隋末杜伏威兵起，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

不知為將 顏氏家訓勉學篇曰：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辯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

慮因得將 唐小說。大宗慮因見詩興語，固請於高祖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已漢擒蕭銑，蕩一隅，勳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斃其一將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秦王世民入武牢，去竇建德之營三里許，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於是挾營除行出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於是不敢復逼。

天運可將 太平廣記。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天運將四萬人伐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十八漾

將

必勝之將 唐李衛公集賜石雄書：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

執獻虜將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八年，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韋皋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中人為將 新唐書吐突承璀傳。憲宗時，王承宗叛，吐突承璀揣帝銳征討，自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

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之。

離其親將 新唐書王承宗傳。憲宗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

藥術干將 資治通鑑。唐穆宗紀長慶三年，初，冀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為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

將用法嚴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肆年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逵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逵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以此詰之，逵言前有白月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茂元非將才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等奏河陽節度使王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也。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書生宣將才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三年四月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宣將才也。

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伏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自它道皆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益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軍士逐將

唐語林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䘏軍士部曲衆而逐之從于嶺外上以直金吾大將軍田牟嘗爲徐州有政聲開延英召對再命往鎮

馬贖大將

新唐書契丹傳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張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群胡慟顧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安危繫將

資治通鑑後唐莊宗紀初梁主以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命係於將

宋史田況傳況上疏曰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

將有機略

五代歐史王晏球傳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危陵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求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而已

將有五危

孫武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上命求將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

問策於將

馬令南唐書藏國傳馬殷封楚王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

賊剖將心

宋史忠義傳王大壽爲左翼隊將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防遏捍與賊遇畬前杜嶺麾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賊就俘剖心祭之

將以心爲主

金史蒙古

綱傳興定元年綱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左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權用之

將帥貪功

容齋隨筆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既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參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將帥當專

容齋續筆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又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儕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適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都招討使群帥如李光顏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此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皆驍材反勇然重威爲主將楊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棄橐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古將不專兵

讀遺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伏國之兵各將以命

卿大事則會諸侯卿兄用大小為員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木大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材力取隴西天水安定諸處出騎士以騎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弩手荊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樓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適用則守尉所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遣典調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勳退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固恣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選於環衛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良家以爲取將之方上西地置羽林期門以爲蓄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爲南軍京城外爲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爲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隳

氣者心之將 宋黃庭堅豫章集養浩堂銘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儀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待其養

道心如將 朱子語類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法門猛將 百川學海原明答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者亦法門之猛將也

鹽爲食將 海錄碎事鹽食殽之將酒百藥之長

禪將 宋黃山谷外集送密老云表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

中郎將 鄭樵通志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漢置中郎三署郎吏二十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卿校射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召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盈位其下弟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日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書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版拜見五官左右將執版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貨財爲郎山者財用所出故名貧者或至輕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爲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爲常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奏吏六人爲長治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二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宗自近代官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五大夫有尤貴郎位等星宿在太微帝座之後爲明衛之象則二署郎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微其失也蓋自梁陶宏景職官要

誤以注三署此故事遂爲尚書郎舊有郎中將至光武中興悉省之晉議郎悉爲太守山公啓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其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白氏六帖中郎將銀章青綬晉百品云左從如將軍　晏元獻公類要漢武帝置以護內附烏丸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也　蘇章子五人俱爲中郎將　吳孫策命張昭爲撫軍中郎將委文武之事　西漢書郅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堂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側野彘入姬側景帝將兵救之都伏上前陛下自輕宗廟太后何上還太后聞之賜金百斤　杜佑通典漢衛綰文帝時以戲車爲中郎將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景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重其謹　西漢書蕭育傳育爲司隸校尉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　司馬相如傳邛筰君長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道蜀及邛筰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榮　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副中郎將張勝及常惠以事北單于左秩皆知降之召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武氣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至海上廩食不至

絕半日復息匈奴知武不可脅乃幽武穴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齧雪與旃
并吞之故得不死匈奴為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至海上廩食不至
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故節毛盡落　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　張
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　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賀有孤孫霸七
歲拜為中郎將。卜式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將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
令子牧之式即為郎而牧羊歲餘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　漢官儀建武二十四年
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於五原塞也容齋三筆漢吏始除官冗濫時人語
曰竈下養中郎將續後漢書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納叛羌東
漢書段熲傳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
為中郎將　皇甫規字威明以先零陸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為中郎將討
降之親入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
信之遷至中郎將蜀志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
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以峻為中郎
將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將　張飛字益
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
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為中郎將晉書職官志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
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
廣州主護南越通志畧貞觀末升平既久郡士多慕者閑不樂外任其折
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冊府元龜裴行
方武德初為右親衛中郎將從征遼東授右五步軍總管破駐蹕陣攻安
市城有功授右衛將軍又奉詔討茂州叛羌董郎弃大破之窮蹙餘黨西
至三習山臨弱水而歸　賈懷哲為岱州都督調露二年突厥餘衆圍雲
州懷哲與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率兵擊破之

五官中郎將

歎頌漢表曰中郎有五
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
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郎中
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中郎將說見三
署郎續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五官中郎比
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三百石無員凡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
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數

四引見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六年春正月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唐六典
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凡五府中郎將各一一人正四品下
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漢平帝置虎賁中郎將後漢因之宋齊梁陳
後魏北齊並有左右中郎將各五人隋氏親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統之
唐武德七年改開府親勳翊五府各置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謂
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府文獻通考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
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
官後漢書琬字子琰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
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
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
是[illegible]中傷之其次分屬左右署
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勳魏
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宋孝武大明
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
分司丹禁令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
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
軍郎將尋復舊太平御覽謝沈漢書樊英字季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
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東觀漢記魏應字君伯遷五官中郎將諸儒於
白虎觀講論經應專掌問難也　馬嚴字威卿為五官中郎將[illegible]有
事敕下嚴案使宜　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天子使虎賁扶
持常自禮之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餐賜恩寵莫比　應劭漢官儀魏武
令曰告子文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為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
[illegible]五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者也魏志建安十六年魏太子
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屬副丞相位在諸侯王上一統志鄴淮建安中舉孝
廉除平原府丞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　漢靈帝以侍中楊彪為京兆尹
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
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快之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文選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大帝
末視積余去後賦詩以贈之請未即帝任時也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
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通彼皇甫都與君共翱翔善曰皇漢高祖所

客以命張也客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向曰從武帝主簿卿如漢高遊故國豐沛之鄉翱翔遊也言如鳥翼之開乘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善曰潘安仁秋興賦曰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遷也言歲月促而多往也眾賓會廣座善作坐明鐙五臣作燈熺炎光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見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些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火明兒銑曰熹盛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濟曰製作萬大也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曰羽觴也羽觴酒杯為雀形也無方猶無常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天下休息故云太康康安也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駕車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盡也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翰曰前篇敍昔遊從此述況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沉痼疾富病也寘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善曰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彌與遠疏已十餘旬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氏傳蓬啓疆曰今君親步玉趾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也趾足也言欲行步車足來省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眄敍憂勤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王於憂勤也濟曰言來省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夕情相顧眄敍述憂傷勤勞也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鄰鄴都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辭洛陽故云西鄰遊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本落葉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銑曰人命將逝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辭曰無秋冬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于陽春翰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警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翰曰望慕相思結而不解故貽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良曰戒文帝曰勉勉修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文帝尚在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惜感歎也終夜不遑寐敍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暇寐楚辭曰憂悲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向曰遑暇寐卧濡潤翰筆也敍書於筆謂作文也明鐙耀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寒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鄭玄曰王門謂之應門銑曰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宴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五官將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為五官中郎將魏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韓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為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涕泣將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帝日所為歡會也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五臣作凱凱善曰易通卦驗曰霜氣不至則天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兒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向曰猶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皚皚白貌明月照緹幕華鐙散炎輝五臣作煇善曰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同銑曰緹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夜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恭小雅斯干歌詠之矣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鹵與魯同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左右中郎將

漢官儀五官左右中郎將秦官也凡郎官皆以主更直執戟宿衛續漢書百官志左右中郎將比二千石左晉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皆為員右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無員武帝太和九年置蜀志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掌准宮掖城門皆左入右出中郎將各四人長史一人錄事參軍一人兵曹參軍事各一人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改府郎將為將軍左右翊中郎府郎將

掌供奉侍衛凡千牛及備身左右以御刀伏升殿供奉者皆上將軍領之中郎將佐其職有口勅通事舍人次傳聲不可聞者中郎將宣告

左中郎將

漢官儀中郎將主謁者 西漢書辛慶忌字子眞從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 職官分紀後漢鍾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 東漢書陵會宗為金城太守轉左中郎將 續後漢書臧宮字君公時為左中郎將擊武陵賊降凡所將兵二十餘年以信謹質朴故常見用者也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擊匈奴 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雍字伯喈以侍中並為左中郎將 承宮遷左中郎將數進諫論議守一不希世偶朝臣憚其節名稱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宮詔勅宮自整飭宮曰夷狄眩名非誠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乃以大鴻臚魏應示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右中郎將

職官分紀漢舊儀右中郎將主常侍郎 東漢書百官志注曰主右署郎 朱儁為右中郎將持節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蜀志宗預為右中郎將將命使吳

四中郎將

文獻通考東西南北四中郎將至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驍司將軍後魏文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王德茂即虔郡國緣使給其遺職 貫齋錄後漢末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董卓為東中郎將 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為東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 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初為南中郎將欲遣救曹仁呼有勅植洪醉不能受命於是太祖悔而罷之也 武帝紀以鄢陵侯曹彰為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伐胡 北堂書鈔晉諸公讚石崇為南中郎將 梁後暴前中郎郎將永安侯確字仲正司空綸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自丈才每在第中常習弓馬後庭戲聚必法軍陣時人皆以為狂謂為武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馬確曰吾為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 宋書西中郎將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 小學紺珠晉以謝曼栢沖為西中郎將 太平御覽續後漢書盧植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建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鄧泰傳王叔優問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後至北中郎將 魏志代郡烏丸反以曹彰為北中郎將驍騎太祖誡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選有人又當侍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未之國雖當出為藩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為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王隱晉書山濤為北中郎將守鄴 晉中興書荀羨為北中郎將時年二十八

典農中郎將

一統志許州徐邈魏文帝時歷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謂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 魏志任峻字伯達而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倉庫皆滿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虎賁中郎將

文獻通考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居宿於外則守王閑 閑校材行馬也校音陸材音殘 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舊曰虎賁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鶡鷙之中果勁者也有掇撮處不避碎也上黨所貢也後漢虎賁獵為武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穀黨紗穀單衣虎文錦褲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後漢馬従孔融至為虎賁中郎將魏相階字伯緒為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 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古有勇者孟賁戍奔為賁 太平御覽漢官典職曰主虎賁五五百人郎多至千人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闔至五六里周衛擊刀斗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人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内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漢備虎賁續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啟掌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二人僕射主虎賁郎將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之下又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鬭死乃止 孔融拜

北軍中候三日而遷虎賁中郎將東漢書外戚傳馬后以不私于朝廷兄
兄為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遷　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
第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
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
之拜為議郎　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　建武十八年夏
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着蓋出門候何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
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北堂
書鈔張純傳純字伯仁兼虎賁中郎將　崔駰虎賁中郎將箴云赫矣帝
臣越越欽式桓于邑征夫嶠嶠其扶王師是丞戎事是樂也　惟為之碍
惟寔之發禺集揚大烈出翼王路入司階閭功懋閑邪憂其萌孳也魏志
袁術為虎賁中郎將張讓救何進衛斫閼起大晉書記桓玄欲復虎賁中
郎將疑應宜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蘭之對曰昔潘岳為秋興
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後魏書韓
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嘗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
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微茂所屬具以
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

虎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

通志職官略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使匈奴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為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惠勑漢官曰擁節也中多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作勝乃絕屑他物有差萬騎者說還具來付節藏詔書到自光武紀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匈奴傳論曰馳中郎之使續後漢書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為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北堂書鈔漢書職曼有幹才遠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

司金中郎將

魏略河北始開治遂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林無柱梁之質清淺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為權文獻通考趙王倫為司金中郎將

鎮夷中郎將

郭氏聞見錄漢順帝時張陵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令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樹云

羽林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本人有四中郎將皆帥師任代不知何時置續後漢書百官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選漢陽隴西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補之武帝以便為從遊振遷宿設右下室中故沆右郎也

右林將

西漢書功臣表漢三年宋子侯許瘛用趙右林將初從師古曰猶言羽林之將

建義中郎將

東漢書袁紹傳魏郡兵反與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魏郡故城今相州城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地斥鹵故曰斥丘也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武衛中郎將

魏志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褚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稱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

撫軍中郎將

吳志孫策命張昭為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平越中郎將

文獻通考晉武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光國中郎將

晉書劉瓘記瓘以尚書郎王濬為光國中郎將

武賁郎將

隋書來整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副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整乃榮國公護兒之第六子也

鷹揚郎將

鄭樵通志大業三年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刊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府有郎將副郎將坊

主國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

自稱郎將

唐書武后紀垂拱三年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州人迎廬陵王于房州不果見殺

武官入郎將

唐會要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合入郎將等其堪送名者請中書門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枇擬從之

天策上將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天策府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並掌通判府事軍諮祭酒二人謀軍事贊相禮儀應接賓客典籤四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覆教命錄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掌書疏表啓宣行教命功倉兵騎鎧士一曹參軍各二人參軍事六人 燕語考異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知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呈允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荊王元儼薨因以為贈官 唐太宗為皇太子即罷天策府自不應更有府官也。

諸路將官

文獻通考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 元豐四年詔東南諸路團結諸軍為十三將 淮南東路第一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路第六荊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部永三州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廣東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合諸路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圍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 宣和六年詔元紹元年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具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宣和五年御筆諸路將副部隊自今並依元豐法選差乾道四年密院奏諸州揀中弓弩手捍己差路分鈐轄都監春秋諸諸路巡按緣逐州未有將官專一日逐訓練恐致事藝生疎詔諸州各置准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事藝 孝宗會要 哲宗職官志諸路將官掌統制所隸禁旅以行陣隊五金鼓旗職方夫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則其武藝精熟者陟次遷補以激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數庫條損益賞罰約束之事不皆掌焉副將為之貳若化戍防邊則受節司節制御寇敵則當其戰守之事並佐之事者帥有功則具狀致敵用命者而植賞之焉 元祐初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狀曰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鄙猶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陜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千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一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余禁軍皆隸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官亦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更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又復有害所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衙市巡邏亦皆差之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

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宋周必大集論諸路帥臣將副劄子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慮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謂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危機末間掣肘于內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頋詔三省樞密院措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軍外委撫司貲有兵馬幾何隨其闕劄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略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允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比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單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辟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宜徒無益願遵舊制參以宏募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他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將星

鄭樵通志天文略東方氐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又房六度為明堂天子

布坎之宫也亦四輔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　又北方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及鈇鉞右星南星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亂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左旗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明潤將軍吉動搖兵起怒則馬貴　又奎則十六度天之武庫石氏所謂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　又參十度上為日月五星中道甘氏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黄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代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也史記天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又天官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將　又天官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内六星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晉書天文志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南三星狗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狼一星在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也已有常欲不動也　又星辰為偏將之象抱朴子戰名大將參星主之　唐李翰林集應星文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伏悲秋月蜺旌卷夜雲

郎將星

鄭樵通志天文略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備故衛云令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萃角將怒不可當也隋志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閲其所以為武備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上缺一頁

廟學典禮本末

秦祖像

聖賢圖像贊郯成侯秦祖字子南秦人[illegible]作贊曰秦有子南賛賛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淺樂歷世明視少梁寵爵

樂欬像

聖賢圖像贊建武侯樂欬字子聲。先封昌平伯。後進建武侯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惟思誠。先賢事業。出爲時英。

廉絜像

聖賢圖像贊胙城侯廉絜字庸。衛人。先贈莒父伯。贊曰。先第之邦。士有廉庸。泳沫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左丘明像

廟學典禮本末中都伯左丘明像贊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言用彰。詞有餘韻。人希不允。褒封錫寵。廣魯之種。

荀況像

廟學典禮本末蘭陵伯荀況像贊　道德不明。邪說恣肆。著書蘭陵。倚筆當世。別白是非。綿絡二義。要諸仲尼。其乎不異。

公羊高像

廟學典禮本末臨淄伯公羊高像贊　高也解經。辨惑成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從獎登封。展公允當。闡典彌建。時文載郁。

穀梁赤像

廟學典禮本末睢陽伯穀梁赤像贊　仲尼作經。獲麟絕筆。赤也發揮。其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伏勝像

廟學典禮本末乘氏伯伏勝秦博士像贊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羗亂。壁藏其文。口傳受言。運貌旌儒。錫封仁里。

高堂生像

廟學典禮本末萊蕪伯高堂生漢博士像贊　秦歷吉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燮。名教斯崇。禮文有素。勑封告成。式昭餘裕。

毛萇像

廟學典禮本末樂壽伯毛萇漢博士像贊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誼其嗣之。毛公興學。求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禎則。

戴聖像

廟學典禮本末考城伯戴聖漢九江太守像贊　安上治民。惟禮爲急。頼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實繁。其孝遂立。均慶流封。寵音斯及。

孔安國像

廟學典禮本末曲阜伯孔安國漢臨淮太守像贊曰。顒顒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肇章善繼。東廻受封。是爲玄契。

劉向像

廟學典禮本末彭城伯劉向漢中壘校尉像贊　漢室之出。穀梁興學。子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風流遐邈。長教道展。寵章優渥。

楊雄像

廟學典禮本末成都伯楊雄字子雲。漢代人贊曰。篤志好學。淵哉若人。三世一官。強穎詆秦。法言太玄。出入聖神。德名爲樂。既久愈新。元一統志在綿州。魯國先生唐庚字子西。作祠堂記云。綿州有楊子雲石像。李白讀書于此。

鄭衆像　廟學典禮本末中牟伯鄭衆（後漢大司農卿）像贊　贊曰。經禮三百。壬世作程。仲師爲訓。其義難明。周官先覺。漢室名卿。元封班爰茂。對斯榮。

賈逵像　廟學典禮本末岐陽伯賈逵（後漢侍中）像贊　贊曰。猗歟景伯。爲世通儒。發明左氏。富四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躬上書里。若勤生徒。

杜子春像　廟學典禮本末緱氏伯杜子春（後漢河南人）像贊　贊曰。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若有比躍。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馬融像　廟學典禮本末扶風伯馬融（後漢南郡太守）像贊　贊曰。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徒。宋觀文煥。南國化乎。躬生之贈。明我升符。

盧植像　廟學典禮本末良鄉伯盧植（後漢北中郎將）像贊　贊曰。宜堂于幹。學洞今古。業絕師門。聘交四府。登朝抗議。排戈赴主。千載吉成。遂聯王組。

鄭康成像　廟學典禮本末高密伯鄭康成（後漢大司農卿）像贊　贊曰。漢德云季。藝文垂紼。實生純儒。克明大參。覺徒既盈。師道益顯。疏爵昌辰。允章積善。宋文景肆跡。集魏志。總會傳五。斯注易。初本爲鄭元。後從元疑必可化之。後見鄭而棄。

服虔像　廟學典禮本末滎陽伯服虔（後漢九江太守）像贊　贊曰。于慎清介。文采詳緻。傳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睠。登岱錫封。永昭觀美。

何休像　廟學典禮本末任城伯何休（後漢諫議大夫）像贊　贊曰。何侯傳經。含章履溫。作爲墨守。其任尋門。仙閣接統。驚異推恩。思樂膠序。儒風益尊。

王肅像　廟學典禮本末司空王肅（魏衛將軍太常蘭陵侯）像贊　贊曰。子雍東彝。凜然正色。遂學多聞。能躬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尚德。水土追榮。冊書再飾。

王弼像　廟學典禮本末偃師伯王弼（魏尚書郎）像贊　贊曰。易之爲教。絜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大才逈離。玄理發揮。慶成疏對。用峻等威。

范甯像　廟學典禮本末新野伯范甯（晉豫章太守）像贊　贊曰。豫章篤孝。通攬墳籍。研精清妣。沉精善釋。集裁群疑。數陳至順。達隅慶成。疏封儒澤。

卷五

杜預像　廟學典禮本末司徒杜預。字元凱。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贊曰。博學多通。晉稱傳癖。釋例既詳。異端斯式。是我慶成。布昭純錫。追錫公台。增芳流名。

韓愈像　廟學典禮本末昌黎伯韓愈贊曰。偶智斯文。不膠於物。馳驚楊馬。非包於曲。富澤孔周。祇排老佛。言以道付。世行爲一。

卷六

魏泰東軒雜錄。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脩。安知脩非愈之後也。吾重脩文章。不重它爲人。歐陽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爲人又次於文也。豈文人相輕而然耶。孫燭胡先生集跋淳安縣學昌黎先生像　世所傳昌黎先生像多長。廷江南韓熙載耳。先生嘗貶連之陽山。連之學。有先生像。實張忠獻公所藏。碁本今連州守陳侯犢摹以遺淳安丞。魏君虎實。而某獲見焉。再拜歎曰。嗚呼偉哉。此皇甫持正所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耶。東翁所謂騎龍白雲鄉。飄然來帝旁者耶。英風奇氣。凜凜若此。宜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也。宜　六能開衡山之雲。馴鰐魚之暴也。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天之畀予豈私也哉。擬先生自道。有慢膚多汗。腰腹空大之語。此本尚頗不合。至其精神照世。則決非他人無疑矣。陳侯愛文好古。尤慕先生。頃歲宰淳安。作便齋。植松竹。曰讀書林。今任連。築堂。曰仰韓。其風流愈尚美矣。猶不忘淳安之士。而屬魏君刻先生像于其學。魏君又賢。滿秩迫去。猶惓惓就茲事。皆宜書。俾傳之者。有以知其所從來也。紹熙壬子歲閏二月甲寅。後學會稽孫某謹識。宋劉公是先生集韓文公畫像分題　微言昔廢絕。大道隨荒榛。上下千載間。天將復斯文。君人實命世。述作參鬼神。橫制萬里波。不爲流俗珍。大音破聾聵。有若雷霆震。嘗予世莫用。竟以奇姓躓。哀哉揭陽歸。勞屈道則伸。孔子亦有言。求仁而得仁。我昔讀其書。固嘗見其人。適來覩遺像。忽若平生親。輪心不言巧。丹青豈復真。尚存高山意。俯仰異日新。黃庶伐檀集賦待退之畫像　功名已寫後世耳。身入人間圖畫裏。歎息浮圖滿天下。猶瞻愁髮向衡冠。

周敦頤像

廟學典禮本末

道國公周敦頤。

木未梅庵集濂溪先生畫像贊。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不覺。我聞我今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元陳杰自堂存稾題濂溪畫像粹盎真元會。楊休汐猷宣。定非三代下。自得六經先。華革紅蓮地。光風霽月天。幾神千載悟。紙上更須圖。

邵雍像

廟學典禮本末

新安伯邵雍。

木梅庵集康節先生畫像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程顥像

廟學典禮本末

河南伯程顥。

宋晦庵集明道先生畫像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像

廟學典禮本宋伊陽伯程頤字正叔。

宋尹和靖先生集題伊川先生像　焞至蜀某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真。然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祈寬好學守道。啟刊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嘉。門人河南尹焞題。宋晦庵集伊川先生畫像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語錄云。伊川之言。只看方好故云。陳唯室先生集胡少明兩書索二程先生畫像。因寄小詩二首　微言固已成糟粕。紙上形容轉更疎。要識平生真面目。百無所似若爲書。半肯蒙棋兩誤傳。與人同處最難言。孟軻出語不驚坐。熟復方能知委源。

司馬光像

廟學典禮本溫國公司馬光。

宋名臣言行錄司馬溫公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之有致富者。宋晦庵集涑水先生畫像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元郝經陵川集溫公畫像王安仁藏　後來三代漢唐宋。大師溫公絕世無。汲黯魏徵與宋璟。馬遷劉向及仲舒。問學德度兼名節。純粹嘗鯁一大儒。麒麟鳳皇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須。無心求世篤修身。正襟危坐三省吾。以道事君入官職。循分守信不敢踰。進言格非理必盡。渾厚質直辭無餘。制禮作樂如成康。漸仁摩義期唐虞。不幸熙豐方有爲。祖宗良法盡剗除。磊磊願誅章十上。不用不可一日居。勇退不補搢紳班。分司洛下甘著書。論列治亂尤愛君。心存魏闕身江湖。鉤深致遠推象數。更擬太玄作潛虛。窮神知化德亦盛。不忍亦于極巢枯。一僮一馬哭裕陵。萬民遮擁牽衣裾。有田不耿種奇詩。司馬溫公乘活予。兩宮下詔登一相。旱大浚雨天下蘇。東州驚喜西夏服。中朝突兀尊皇輿。誰知孔明食還少。以死動事皆駭呼。華弊治蠹雖未竟。已定鼎命開規模。建炎國脈實在此。紹聖姦黨扶學誣。高風爽爽令共仰。遺像尚可徵姦諛。槁木穿有食肉相。隱隱但見金粟膚。布衾自可覆蒼生。貂蟬不稱山澤臞。法然想見公羮特鬻衣致奠哭過車。不獨此本在人間。一日四海皆畫圖。更不負公有子孫。兩碑萬字雄瓌琚。刻石署公爲首惡。小人私計真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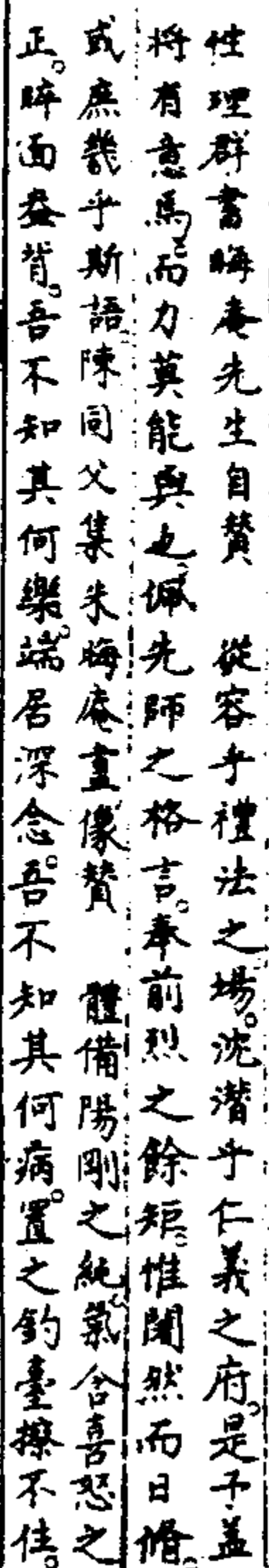
張載像

廟學典禮本宋郿伯張載字子厚大梁令

宋晦庵集橫渠先生畫像贊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熹像

廟學典禮本宋徽國公朱熹字元晦建人

性理群書晦庵先生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陳同父集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之正。晬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

寓之靈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度正性善堂稾晦庵先生畫像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別為六十四。伏羲得之而為伏羲。文王得之而為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為周公孔子。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坤之彖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也。蓋自其數而推之也。孟子既沒之後。此理固已堙晦不明。而其所謂數者。亦遂流於術家。其學不傳亦已久矣。本朝周子。兩程子。張子得其理。邵子復得其數。然言理者詳於理。而略於數。考數者詳於數。而略於理。惟吾先　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而充之。有以極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太極動靜生陰生陽。引而伸之。有以盡夫天地萬物之變。聖門所傳。於是粲然復明矣。然則孔子之道。豈非集伏羲文王周孔之大成。吾先生之學。豈非集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之大成也歟。正也用述所知。以為贊　斯文之興。如日光輝。曾不百年。知者已希。寫生先生。卓哉巍巍。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或隱或見。或顯或微。鬼神之迹。造化之機。根於太極。形於範圍。如魚斯躍。如鳶斯飛。全體妙用。無不發揮。百世之下。莫之能違。維時宗正。引之經闡。啓心決心。朝夕天命。小人間之。浩然賦歸。歸于建溪。言采其微。其貌也癯。其道也

肥。學者遠來。如渴如飢。誾誾侃侃。春風浴沂。正也狂簡。先覺是希。曰攸攸心。勉為庶幾。歎不服膺。以磨以依。以飲以食。以冠以衣。其忌倍之。以敬諸幾。嗚呼。先生之言。今亦不可得而聞之。嘉定十年。三月八日。門人度正書。蔡九峯集張才叔。養作文公先生像。如其生焉。亦託名不朽矣。　才叔傳神筆更奇。一分為二兩無疑。心追造物無窮巧。後代能名今可知。　紫陽遺像壁間開。誰寫當年道義懷。從此春風百千億。化身皆自筆端來。真西山集跋蔡節齋為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於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映。後學深明來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殺人有曰。於穆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然識先生時氣象。故所傳像。不於二於形貌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者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判。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故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張栻像

廟學典禮本宋華陽伯張栻字敬夫

宋朱晦庵集亡友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王炎雙溪集刊城南圖。贈南軒先生遺像　入門荷香淨。步岸柳陰涼。欲寫情襟閑。翻引興蕭爽。聘望堂中

人。至巳而山立，六學妙經綸。未試百之一，身存天下望，身歿海內惜。此道
付誰傳。丹青但陳迹，樓連好山近，竹底凉風入。鬲鶴韻亦高，導我轉湖側。
獨游何太清，滯念亦可釋。
門闌莫近鎖，願言日散策。

呂祖謙像

廟學典禮本末

開封伯呂祖謙。

朱晦庵集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菴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為作詞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則是丹青孰形心曲。惟瞀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許衡像

朝學典禮本末

魏國公許衡

石室刻像

元王惲秋澗集　余讀漢魏五書云：成者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事也。收獻帝時人。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蓋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今千有餘歲，無絲髮剝壞，非神物護持，疇克爾耶。後有東坡所臨，王逸少欲摹帖。氣韻豪逸，有顏魯公風格。再四展觀，怵然起敬。令人有振纓希古之想，真奇蹟也。

金陵志　宋趙明誠金石錄：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小字八分書，題姓名，往往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畫錄之以資博覽。

書室置像

趙善璙自警編　張子韶曰：子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張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撻矣。

脩學像

唐書韋弘機傳：顯慶中，弘機為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敎勸生徒，由是大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二

像

夢傅說像

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人[illegible]以所夢之形也

鑄范蠡像

國語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

去白起像

創度詳說宋建隆四年帝幸武成廟指白起像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杖畫去之

射伯升像

東漢書宗室傳伯升與王莽將軍嚴尤等戰于育陽大敗之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畏郅都像

抱朴子欽士篇郅都之像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

賜叔夜像

南史伏曼容傳曼容仕宋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贊無忌像

續世說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疎間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圖李勣像

唐書李勣傳始太宗時已畫勣像凌煙閣及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　宋李復潏水文集題李勣繪像唐太宗嘗因燕閒顧謂李勣曰欲託以孤幼思之無如卿者卿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齧指出血為誓高宗將立武后衆皆以謂不可後問勣勣曰此乃陛下家事何須問他外人立后之謀遂決予嘗過渭北九嵕山見英衛皆陪葬昭陵英公墓域與大冢為立闕乃武后專葬以報之敬業欲興復而不能不知禍本於其祖一言哀哉若此其甚乎元祐丁卯清明日李某復中題

獻九齡像

輿地紀勝長編云太平興國三年韶州言准詔訪唐相張九齡事迹得其畫像及文集九卷獻之

圖功臣像

西漢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書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博陸侯姓霍氏次曰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東漢書馬援傳初馬援一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乃更脩封植起祠堂　明帝紀永平中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胡廣傳靈帝熹平六年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北史來護兒傳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黝歙逆黨汪文進位柱國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　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詔無忌孝恭如晦徵元齡敬德靖瑀

志元弘基通開山紹順德亮君集公謹知節世南政會倫勣叔寶等二十四人並圖形凌煙閣　長安志貞觀十七年太宗於凌煙閣上圖太原幕府功臣之像二十四人太宗為其贊褚遂良題閣立本畫　秦瓊傳瓊戰美良川功多帝賜黃金瓶後薨葬昭陵琢石人馬以旌戰功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謚士廉瑀志元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者也　李晟傳德宗詔曰昔我烈祖體元御極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昭績效表式儀形我行西京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頤然肅然和敬在色極彥範劉幽求郭子儀等舊臣之次今顧臣等係寧朕躬宜叙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之次　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勲詔圖其像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　代宗紀寶應二年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於凌煙閣　忠義傳宣宗大中初詔求李峴王𤪌戴胄馬周褚遂良張延等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　儒學擊悟侯君集既圖像後方以逆誅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像而已　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五年十二月丁巳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本支下兩房以上取無人食祿者如俱無人食祿或俱有人食祿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

為次序。若子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更不問。別慮推恩人。顧與以次及別房者聽。六年三月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為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宮成。群臣獻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八月乙亥。詔自今係放改官除拜。赴景靈宮恭謝。並閤門祗候。或者班祗候一員。權直官一名。通逐入殿。引揖祗應。十二月。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朝之禮。凡百餘拜。及離仁殿。必衰慟良久。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詔定奪繪像臣僚之家食祿人法。看詳致仕係僚。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勤侍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限之官。欲並為不食祿人從之。四月壬辰。朝獻景靈宮。至天元殿觀芝草。宰臣王珪等稱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九月甲申。戶部尚書王存言。準部具析安守忠繪像因依。勘會所系臣僚勳績。並於國史實錄考求事迹。據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政績。當係繪像。其排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即無系繪像人數。詔景靈宮改繪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靈宮繪像。賞司官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詔。金史韓企先傳。太宗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為丞相。既薨。世宗大定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

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畫功臣像中。亦足以勸示後今　習室傳。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求當時群臣勳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不習失。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术可。隨國公阿離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預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元史李孟傳。賜封國公。帝親授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臨安志杭州府。昭勳崇德之閣。有勳臣畫像。元王惲秋澗集。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煙。衍慶。皆所以褒奬忠義。激勸一時。切見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勳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臺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沒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謹書之呈。事對　雲臺東漢　煙閣唐宗　南宮二十八將　東觀功臣　體題　繪畫　丹青　繪元勳　憶老臣　法形貌　思股肱賦偶　丹青新體貌之重　藻色耀輝光之美　貢飾銅屐　鼎新冠冕　良臣雖逝。而狀貌可觀。　名將雖老。而精不衰。　賦隔　像因繪於雲臺。次其先後。　形載圖於煙閣。炳若丹青。

畫直臣像

遼史太祖阿保機神冊六年六月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

圖十八學士像

唐書褚亮傳。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材。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書府。以彰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宋李復潏水集題冠安雅所藏唐十八學士繪像。　舊史文學館學士。有李玄道。李守素。蔡元恭。顏相時。而此圖無之。此圖有魏徵。封德彝。薛收。李伯藥。令狐德棻。而舊史皆不與。恐題寫之誤也。初太宗命閻立本圖其像。褚亮為之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今此圖人物長纔六七寸。狀貌移易。未必全似。又唐初衣冠制度。承周隋。雜有胡服。今此皆唐後來制度。但粗記諸人姓名。非一二畫得其實也。然其用意。行筆設色。亦非尋常人所能為。今不論其他。但以其畫筆可取而留之。可也。唐初所畫

扶桂。稱山東崔。盧。鄭。李。李玄道。李守素。乃山東冠族也。長安范氏有畫文繪圖。藏之甚久。凡唐之詩人皆繪之。但書其姓名。其他皆非實。第以究其畫筆而藏之。與此圖無異。元和六年。八月。李東獲中題。

繪十八人像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以老疾還政事。飛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敬則辭不與。衆甚為之。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曾步從以歸。

東觀畫像

續蒙求高彪。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帝勑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寢室畫像

北史中徽傳。魏廢帝時。徽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賄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四方畫像

開元天寶遺事。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便殿畫像

新唐書王起傳。起王播之弟。為皇太

子侍讀。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第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

百城圖像

東漢書陳寔傳寔六子。紀諶最賢。二人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時靡不榮之。豫州百城。皆圖畫紀諶形像焉。

郡民圖像

續後漢書倉慈傳。慈太和中。遷燉煌太守。民夷感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大名府志王曾。宋舉進士第一。天禧初知天雄軍。北京留守。天聖中以昭文相出知青州。再莅大名府。代陳堯咨。既署事。政有不便者。委曲彌縫。悉掩其非。曾居官理政。民信軍悅。咸繪其像事之。言行龜鑑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王得臣塵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今建廟貌。近者請神之像于公。公曰。我即是也。乃以公爲祠。歐陽脩撰神道碑云。文正范公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宋翟忠惠先生集東武俗號朴野。不事藻飾爲肖。東坡蘇公像於城西彭氏之圃。郡人歲時相率拜謁。至先生則往往繪像於家。以神明事之。國朝以來。持節剖符典領是邦者。不知幾何人。舉皆無聞。獨先生與東坡去後。遺愛在人者深。雖東武拙於藻飾之俗。亦不忘景慕賢德。貽厥不朽。由是觀之。桐鄉之祠

朱大震。瀨陽之廟。韓文公。決非偶然者。宋史蘇軾傳。軾知杭州。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祠以報。 趙與懽傳。與懽知安吉州。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遣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訴。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葬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月給餽。俾視飾晨昏以禮。未同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楊簡傳。簡知溫州。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歆以赤子青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宮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以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趙善琮自警編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特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整服而後入。袁州府志黃葆光字元輝。徽州人。宋宣和五年。洪載寇郡之後。民力凋弊。招集流散。撫摩不倦。民既復業。更脩學校。士民愛戴。家畫其像而祝之。帝嘗閱城哀恤。爲之罷市。六邑歛緍錢五十萬贖之。其子却而不受。邦人立祠于學。歲時祠焉。葉水心集羅克開墓誌。克開知郴州郴。山阻水凋。斗米尺絹。皆自齋詣郡。克開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奏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移知袁州。時閩疇矣役猝起。方取常平爽邊軍廣和糴以續饋餉。克開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倭戶侍炊淘溝無告。和糴亦

先。約歲用羸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與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吾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克開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龍府像矣爲。灃川志成都有清陰館。取凡自國初以來。鎮守於蜀者。皆繪象其中。俾往來之觀者。既然若聲容謦欬之接於前也。清波襍志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常臨莅繪像以章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馬正卿知東川詩落句云。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毗陵。以書投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齋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默寇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齋斥其妄如覩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式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黜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于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全文振萬公傳。萬公先知東平府。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

州民畫像

東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色。允叱收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太尉馬日磾救之不果。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縉紳諸儒莫

不流涕。鄭云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魏泰東軒筆錄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于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脩責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蓋用其表中語也。宋蘇潁濱集伯父墓表。蘇公渙提點利州刑獄。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嘖嘖揮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爾何自識吾。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畫像。祝公復來。宋史范祖禮傳。祖禮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祖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 岳飛補武經郎。時會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

蜀民拜像

新唐書韋皐傳。皐治蜀。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皐歿。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唐民畫像

有官龜鑑趙尚寬知唐州。唐州樓圖記復召信

臣故進僕三大陂皆溉田萬頃廢田畫為害陂增戶萬餘。仁宗下詔褒焉。進秩賜金。唐氏畫像祠之。

溪洞畫像

類說郡常正常從事得入梅山溪洞中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事之甚嚴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中師誠之也。嘗為提刑擢桂府爾夷獠乃爾畏信之。

茅山塑像

宋史劉隨傳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於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邪宜察其妄。

內府藏像

金史徒單克寧傳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華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歡懽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

先自畫像

東漢書趙岐傳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先自壽藏圖李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贊頌汴本傳

恨不圖像

舊唐書薛收傳武德七年收寢疾卒及後通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三字蒙求唐薛收年三十二秦王哭之慟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

密令圖像

曲洧舊聞唐質肅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于位裕陵洗真宗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仍嘆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宋史唐介傳介為人簡伉為御史時以敢言見憚後居政府遺時有為此疾亟仁宗幸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

封寄畫像

宋張詠語錄初蜀新亂張尚書詠至公守蘘舊制周則更鋪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兒褐繫絛草屨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斁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凡睢陂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江少虞類苑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龕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凌至祥符八年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蜀恭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公開之自

閱乃所畫野服携節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剛外錢緡錙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令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自贊畫像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陳亮才氣超邁不羣立就數千言暑無凝滯議論風生壘壘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焚香事像

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十年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侯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潰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尊意北方。

焚香拜像

宋張橫浦心傳錄先生於書室中列本朝名公畫像每晨起必盥手焚香率子弟拜之且曰胷中稍有愧怍見諸公亦何面目一日風雨大至屋漏披汗狼藉滿地先生見驚愧終日不輟式度無以解之因徐云諸公以先生禮意太勤假風雨而去耳先生曰豈有此理或曰此心之外安得君子像畫之指似不必通意恐誅先生曰不誠無物君子之人我豈問其先生雖一語一言凡其形迹所在吾心敬之像畫乃肆覲公司馬溫公趙清獻蘇東坡數公耳。

石像起立

江湖紀聞春秋時季將軍祠于均州廟像乃康頹利可汗自長安帶石匠鐫刻工甚精巧祈禱如響前有古井深百丈許水清甘吳石砌其面塋如瑪瑙以土投井則聲如牛吼宋二帝北狩過祠下視神曰神有靈容我一卜以定吉凶若吉國復興望神起立良久間石像有聲如雷身忽搖振如踴躍之狀熟視之已起立於室中衣紋接續無損帝請神坐神復坐如初帝方怪恐聞人譽曰康王已登極矣帝喜甚後數日有人言岳飛兵已到真定康王登極改元建炎矣棗符

塑像起立

五代薛史後唐末帝紀帝初在太原嘗與石敬瑭田擊毬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神語。

屹然起立。帝撫之。私心自責。**碎林甫像** 唐闕史補。明皇朝宗尚玄元聖祖之教。故以道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
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謝之會。長安重清宮。琢玉爲玄元聖帝真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肅二宗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于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嘗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所賴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柰何以琢玉二臣。列於清敬之地。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大清宮使。因命葺修。堀地得玉人。令滌去泥壤。則簪裾端簡。如就列之像。工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則李林甫官銜銘於其背。丞相公志禱直。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憸巧邪逆。不宜覆保首領。請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爲林甫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悝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死之責。況朝服簪纓。而碎於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右丞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於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臣

已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檢。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稱快。**鑄曲江像** 宋眉山唐子西集。張曲江鐵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開元太平久。措處非一相。就令之賢人。何至相仙客。直道既離。畏曲江遂跡斥。汲黯因後薪。賈生罷前席。金鐵東高閣。鐵胎空數尺。妙處難形容。其表貞勢榮。摹寧許國姿。尚想立朝色。同時反棄置。異代長歎息。**等身鑄像** 新唐書郝玭傳。玭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玭身鑄金像。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從爲慶州刺史。**令葺畫像** 宋會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令江州葺唐白居易所居。舊第畫像。**畫陸羽像** 客語。琵琶洲上。往時徐明叔就壁上畫陸羽烹茶像。甚清逸。今尚存。**揖東坡像** 邵氏聞見錄。趙育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屋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齊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塑東坡像** 梁溪漫志。東坡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歿。蓋

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真諧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撝伯子健。恭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以士大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繪二蘇像** 輿地紀勝。子由既謫雷州。子瞻亦謫儋耳。同至海康月餘。郡人吳姓名特起屋以處焉。其後燬浸容。然亦漸廢。靖康丙午。海康令余置而有之。且開遺直軒。繪二公像于中。**畫韓蘇像** 宋許翰襄陵集。君文殿脩撰孫宗鑑。平生常自言。三朝德業。吾尊韓忠獻。四海文章。吾慕蘇東坡。背畫其像。事之私室。**取索遺像** 趙希僑會心錄。祖宗既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行下各家取索遺像。唯完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令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逆取圖之。人謂進。託爲不慧之狀以免禍。其孫不應補也。**請圖大臣像** 宋史張燾傳。燾爲戶部副使。時李巖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命工圖像** 新唐書康子元傳。玄宗嘗制贊。賜張說。康子元命工圖其像。詔趙冬曦述贊。分爲傳。**命工摹像**

輿地紀勝。江縣西三十里。道濟禪院。有司馬相如。嚴君平。揚雄。諸葛亮。韋皋。杜黃裳。高崇文。楊嗣復。白居易。李德裕。王先主。夏侯孜。陳敬瑄。蕭鄴。羅隱。王蜀僞十六人畫像。乃寫都官積薪舊本。命工摹寫於此。**命工裝像** 鎮江志。金山寺有東坡佛印二像。李伯時筆。蘇子由贊。歲久損裂。至順壬申。貴東道元元帥。本齋王都中。請觀歎嘆。命工裝襪。仍付常住。**楚俗設像** 魏鶴山渠陽雜鈔。王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按此則人死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楚哀王像** 長安志。酉陽雜俎曰。楚國寺內。楚哀王金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胯衣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大和中。賜白氍黃胯衫。**愷之圖像** 晉史。揮麈。顧愷之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巖室真像** 太平廣記。蕭史與弄玉。一旦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室真像存焉。莫知年代。

掘地得像

長安志。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順興初居長安大統鄉。死池南居賢村。為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村置寺。以居賢名。今號居賢寺。至周武末。寺廢。至大業中。乃以此地賜駙馬尉遲安為莊。安嘗見一老人。素服謂安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奏置寺。因掘地得順興石像焉。溫州府志。顯教院。在永嘉陜夾嶴。宋景祐四年。有農耕院旁。其牛不進。若有所告者。因掘地尺餘。得銅鐘並十五斤。釋迦觀音像五軀。

六駿石像

長安志。居太宗昭陵。有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青騅平竇建德時乘。什伐赤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颯露紫平東都時乘。拳毛騧平劉闥時乘。有石具客。自拔箭處。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俱有贊。詳本陵下。

江郎廟像

睦卓志。曾滋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有江郎廟。滋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之女。滋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自相將者。驚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大益狎。往往暮夜不事而至。閒與滋論文。多所啟發。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慕而來。非有不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留此。會曾亦將行。遂之出州境。泣別而去。

僧寺畫像

夷堅志。平江士人徐賡。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曉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為常。未幾遂死。家人有聞其事者。至寺中發啟得之。其像以竹為軸。剖之。精滿其中。

拜母畫像

西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

喪母刻像

孝子傳。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南史梁本紀。元帝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秘喪逾年。乃發山陵。方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靜必啟聞。迹其虔矯如此。宋史王光濟傳。光濟喪母。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人皆以孝稱之。溫州府永嘉譜。達世瑜。樂清人。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為像。晨參益虔。手足幻動。晨昏進食。寒暑更衣。子士表。士則。供養木母愈恭。詳本志。

事姑畫像

元史列女傳。白氏。夫慕釋氏。棄家為僧。白以衣留養姑不去。夫還。迫使它適。白斷髮誓不從。姑年九十卒。畫姑像事之終身。

親沒畫像

閱見善善錄。司馬溫公傳家集曰。今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親沒外貌之。

圖父母像

宋史高麗傳。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高麗國王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筮仕朝廷。不願歸本國。又以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

掛父母像

言行龜鑑。劉元城曰。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公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畫父母之畫像於臥床中。且己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

毀父畫像

宋史杜鎬傳。鎬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以此為斷。

圖孝子像

東漢書陳紀傳。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服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立孝女像

孝友同風。羅浮圖志。梁大同三年。山下有居民陳志者。家巨富。年八十。惟一女。志辛慕親哀毀。不茹葷。曰。聞佛法可使死者生天。因捨其地宅。則產剏僧舍。修佛事。女一日化去。人謂仙。廣州刺史蕭譽異之。曰。古罕有此。因號孝龍華。後鄉人為立像於殿側。曰孝女像。其後人置祠為顯神。偽漢封為福夫人。續通鑑長編。英宗治平二年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寨絹三十疋。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捉顏衣。以身下壓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朱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刃。猶手捉顏衣不釋。顏恚怠。斷其喉以死。事聞。詔有是賜。其後會稽令董偕為朱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刻美人像

三國志。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恆置坐側。

刻夫人像

王子年拾遺記。漢武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欲見夫人。帝貌憔悴。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譬如中宵忽夢。而畫可得近觀乎。此石毒

宜速望。不可遏之。勿輕萬乘之尊。感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九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紹熙儀真志六合漁人以江中網得香木。刻成夫人像。夜夢云。吾丁氏也。因置小祠于江岸。禱祈即應。後崇福寺建。乃更大其祠宇。奏請加封安濟夫人。紹興賜廟額順應。

故吏鑄像 北史崔挺傳。挺為光州刺史。遷司馬卒。故吏聞之。莫不悲感。鑄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

家僕圖像 李昌齡樂善錄實為鈞。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鬻女曾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祈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

射蔣濟像 魏略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任。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壘。旦夕射之。

刻鮑信像 魏志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鬬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削王敦像 晉書溫嶠傳。嶠為江州刺史。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交戟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祈雨鞭像 北史奚康生傳。康生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未幾二兒暴亡。身亦遇疾。巫以為季龍之祟。相臺志鄴都雜紀。後魏奚康生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死。身亦遇疾。巫者以為虎豹之祟焉。又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畏符主像 秦書姚萇為符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符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觀伯瑜像 北史梁彥光傳。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

刻柳䛒像 隋書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朕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事賈島像 五代歐史孫晟傳。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唐摭言李洞諸王孫。慕賈島作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號賈島佛。而於南詩二十韻。全篇皆絕唱。唯吳融深知之。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于蜀。

塑王子晉像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象。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其父建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帝命繪像 宋史列傳。顯忠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時孝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

仆魯望像 吳中舊事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之所。後有祠堂塑像。蓋當時物。咸淳間。有戚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於水中。則滿腹皆其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于郡。郡守倪普深怒之。遂坐以罪。而更塑其像。雖足少雪天随之辱。而無復昔時之腹藁矣。

射木人像 春秋後語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寡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漢書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中。

頂戴金像 揚內翰談苑。恩咸篇初王延範通判梓州。有妖人稱先生。以一道惑衆。嘗語延範曰。有急當相救。延範鑄黃金為其像。常頂戴之。

立贊圖像 東漢書陽球傳。靈帝特詔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書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洪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構室立像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卧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

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恭吉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

築室塑像 國老談苑。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

刻石為像 唐會要。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供山陵。初太宗平突厥。又高昌。焉耆龜茲吐谷渾帝那伏帝等諸國。多生致其王。及是皆刻石寫其形像。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像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侯君集滅高昌國。并擒智盛。為左武將軍。及太宗崩。刻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吐蕃傳。弄讚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賓王。賜雜綵三千段。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三

年。高宗即位。葬文皇帝于昭陵。蕃酋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發棺畫像 名臣聞見志。明皇自蜀還。念貴妃不已。高力士奏曰。臣聞蜀有名畫王文郁。善傳人真。亦一時之絕。臣欲令王文郁寫妃子真。上奏懸掛內閣。陛下時一觀望。少解聖情。帝可其請。令文郁乘傳至馬嵬。發棺見妃子。宛如生。入臉紅脈脈。眉黛半殘。遺香迎鼻。文郁寫其真回。進呈帝。帝見驚愕。久之謂文郁曰。卿不惟善傳其神。兼得平生平言語和笑之容。賜文郁物百疋。

刻碑立像 新唐書突厥傳。開元十九年。闕特勤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

具舟取像 太平廣記。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環異。耆老相傳云。嘖自荊湖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職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

轉經畫像 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沂因秉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是夕夢魚以冢當其兒臍。乃視嬰兒之臍。果有瘡而血。沂益懼。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

鬻錢刻像 太平廣記。韋孝子。名全益。涪城人。後於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冊竈。鬻冊得錢。及數兩金。即刻一像。

立祠繪像 惠州府圖經志。宋肆京。紹興間。平積南大盜七十餘。起威震南方。祟受中亮大夫建州觀察兼知循州。時郡邑罹兵火。戶口凋耗。公環城立屋。招集流亡。惠種與牛。以耒耜者。建官府。築城池。百廢具興。有功於人。繪像立祠。

取木建像 撫州府臨川志。樂安縣天授鄉萬安里。漁者曾招康。郭於義亭溪捕魚。不獲。禱於陂頭之神。忽聞有人語。謂我晉特章相國也。汝其取木建于兄弟像。尋示繪像于壁。長曰允輔。朝服而生。次曰羯曰甫。皆被介胄。持劍而立。衆方駭異。謂舉木不能勝。忽雷電風雨。晦冥則樁已在廟壖。斷為三矣。鄉人聞于縣。縣上于府。肖像而祠之。

城上作像 江表傳。孫權使朱禹往喻關羽。今降羽。乃於城上作像人。遂潛遁。

柱中有像 撫州府臨川志。祥符六年。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人像。衣冠悉具。

塔中置像 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嘗有人圖錢之像。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隙之於內寢焉。

起方山像 別國洞冥記。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膩和之。塗布。燃燃數里。

搓供養像 齊書封述。勃海蓨人。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竟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而示之。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

畫男女像 南史齊東昏侯紀。跨河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

造里正像 太平廣記。唐饒陽縣令竇知範。性貪。有一里正死。範令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先造得其像。盡納其錢。

設坐神像 孝反同風狀。秦國。在大塽國東二萬餘里。名國王為乙析貴人。其俗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姨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神像。朝夕拜奠。不制喪經。

圖五羊像 稽瑞錄。廣州記曰。粟洲於廣州廳公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

穀橐隨羊懸之。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花于楚庭，於是圖其像。南越志曰：任囂尉佗之時，有五仙騎五色羊，執六穀秬，以為瑞，因圖像於府廳。

整貂蟬像 元一統志：范長生像，在灌州。陸游劍南詩藁云：青城山中有太古畫碧落侍中范長生，舉手整貂蟬像，特妙。其詩云：浮世升沉何足計，冊成碧落珥貂蟬。又題丈人觀道院壁：卻笑飛僊未忘俗，貂蟬猶著侍臣冠。

新宅畫像 馬明叟實賓録：晉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跡，與荀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知是鍾書而無由得，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堂門，作太傅形狀，衣冠形像一如平生。二鍾入門，大感慟，宅遂空廢。注云：太傅名繇。二鍾，謂繇二子毓、會云。

遣使求像 宋史張昇傳：仁宗時，契丹主宗真遣使賷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弘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吏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

蝗蟄畫像 新唐書五行志：光啓二年，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揚州府署，竹樹幢節一夕如剪，幡幟畫像皆齧去其首。

僧壞塑像 太平廣記：南中有僧院，院內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常有一美婦人引行者同寢。僧知是塑像為怪，即壞之。

不為影像 張子經學理窟：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

敬愛畫像 黃門龍川畧志：丐者王江，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留之飲食醉飽，即嬉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亦信其無他也。以故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

削去繪像 宋史列傳：石豫同錢遹建廢元祐皇后議，丞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

繪塑神像 遼史地理志：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

無形之像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釣者不能與罔罟者爭得，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注：言其太之。

帝軒提像 太平御覽：帝軒提像，配永長之循襟，廿襟為政，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河龍圖出，洛龜書感，則之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狂夫侮像 宋齊丘子化書：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

如鏡中像 齊東埜語：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

似雕木像 盤山語録：師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似一尊雕木聖像，坐在堂中，雖終日無人亦如此，讚人讚亦如此，香花供養亦如此，往來毀謗亦如此。惟此木像通靈通聖，活潑潑地，明道德，一切事上物上，卻不住著也。

想像 黃氏日抄：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子之善想像者也。宋人之想像大和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明之矣。吳箕常談：宋景文公筆記曰：老子云：無物之像。古語亦有想像。韓非子曰：人希見生像，得死像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想像。然說亦怪矣。王秀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不窮。

彷像 宋蘇東坡詞：想像賦高堂。韓淲澗泉日記：程明道涵泳，伊川執持，橫渠彷像，康節玩索躬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十八漾

像

奉迎聖像

宋會要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五日，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本宮將來正殿設玉皇大天帝像，又於別殿設聖祖天尊大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像，營繕將就，命良工鑄造尊像，詔江淮發運使李溥於江浙訪鑄匠，擇處地位鎔範鑄，而溥奏於杭蘇二州訪得鑄匠三人，就建安軍西北小山鑄寫，詔可。　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溥言玉皇大帝、聖祖天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殿聖像鎔範已成。三十四日，以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丁謂為迎奉聖像使，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作作坊使、淮南江浙荆湖都大發運使李溥為都監，集賢校理宋綬掌迎奉聖像使表奏。　二十六日，詳定所言，迎奉聖像，合用儀仗鼓吹三千三百餘人，從之。　四月二十一日，宰臣王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樞密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參知政事丁謂為橋道頓遞使。　二十六日，詔聖像所經州府官吏賜宴設。　五月七日，詳定所言，朝拜聖像，皇帝服袞冕，准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尚衣庫袞冕皆仲冬親饗圜丘所服夾衣，今方盛暑，未稱禮容，欲望依袞冕制度改制單衣，庶協時令，從之。　十一日，詔曰：欽承寶命，虔範睟容，方涉夷塗，即臨珍館，特廣車輿之飾，用伸迎奉之儀，肇創嘉名，庶彰懿則。其玉皇大帝聖像車，恭以迎真輅為名；聖祖天尊大帝車，恭以迎聖輅為名；太祖皇帝車以奉聖輅為名；太宗皇帝車以奉宸輅為名。　十二日，以聖像至京，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十四日，諸司具大駕鹵簿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夾汴奉迎聖像，宗室班迎于故驛，群臣班迎于通津門外七里，曲還詣昇平橋朝拜。是日聖像降舟，升輅，奉安于幄殿，帝齋于長春殿。　十五日，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大輦，備鑾駕出乾元門而西，自右掖門直南街，東至幄殿，故避御道焉。頃之，改乘小輦，至開封府前之大次，服袞冕，詣綵殿，酌獻玉皇、聖祖、太祖、太宗之聖像，升歌飲福，一如郊廟之禮，而俎用乳。禮畢，改服靴袍，乘大輦由宮城西出天波門，至玉清昭應宮門外幄，以俟有司奉聖像由宮城東，出景龍門，至玉清昭應宮東門，文武群臣班迎，帝迎拜，有司奉安于殊殿，帝徧詣焚香，再拜，禮畢，還宮。翌日群臣詣長春殿稱賀。

二十七日，以聖像至京，命左司諫、知制誥路振，刑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查道奏告諸陵。　二十八日，賜大禮使已下休假二日。宋眞宗王京集為迎鑄聖像詞一道　伏以比者擇福地而範鎔，允成肖像，詔輔臣而迎奉，仰祇降禎，膺顧謀以誕敷，錫福禧而紹至明，靈眷祐，景物清和，致嚴咸宜，荐承於昭鑒，至虔報貺，愈勵於精心，臣無任懇惻之至，謹詞。　為聖像在路詞二道　伏以殊庭肇建，眷祐之靈，眞御仰蕃，勵欽崇之意，元辰協吉，迎奉戒期，至應延祥，感通實異，適當煩暑，常保清和，俾致嚴之咸宜，肇新用昭介祉，睟容虔寫，獲觀成功，擇吉日以在辰，奉眞儀而戒路，伏冀明而錫祐，臣無任懇惻之至，謹詞。　三清伏以誕膺眷祐，祗竭誠明，恭館聳祭靡歲，氣序咸和，俾利涉之攸宜，彰炳靈之降鑒，臣無任懇惻之至，謹詞

玉皇像

豫章續志郡之建德觀有玉皇天尊金銅像。能改齋漫錄天聖中，為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為眞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為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奉安昊天玉皇上帝聖像疏　右伏以天運斡旋之迹，雖默契於至神，人懷寅畏之心，必仰瞻於邃宇，載嚴像設，以肅群情，久緣蛇豕腥羶稍汙山龍黼黻，一新輪奐，上格蒼昊，是用蠲卜剛辰，導迎法駕，願憑陰相，度陰陽百六之災，永錫康年，贊君王億萬之壽。元劉將孫養吾集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小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眷顧，如聞其言語，如知其喜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特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執也，而謗焉者自私以為玄，怪焉者創奇以為誇，不亦離雜之覆，而川瀆之欣我，乃世人之所為事，徼福於靈威，徙知禱與而媚竈，致靈於機祥者，往往事誨而忘河，不知巍巍蕩蕩，叩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閶闔之先，而豈不敢以人間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閒，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元癸巳，曹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梲田道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脩竹，中事天帝，旁為

先相其不它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忘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與為不朽令其中乎以立夫婦合古尨範銅為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永霖巖之志輔之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佳持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復已所藏鑄為壇既以奉玉帝悠遠圓滿或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曰之永久夫著不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荒之始也至今而愈彌其所以愈則存之能于而居是所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戴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為心其久且大者其與曾氏為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昔揭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行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所觀矣已哉賓巖翁吳德以立名閣禮婦劉氏嘉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上帝像

嘉禾志天慶觀在郡西嘉禾百詠詩注七賢遺迹一嚴陵陽燄二茭子遠水三葛洪書額四吳道子號真五張僧繇以致殿宇無漁雀巢六顧虎頭神二為巢賊竊去七飛仙失石氏遺兵火蕩然存者今有唐開元鍾跋朝檜七寶上帝像宋翟忠惠汝生集先獻三燈上帝聖像青詞王東言王闡昊天有日之所共觀尚絕形容上聖衆妙之所先成執能體象敢以凡情之見解妄摹浩劫之高明深應愚冥自貽誅譴伏念臣叨蒙覆燾祖職薰修每嘆玄像之不傳莫慰群倫之生敬力求繪素仰肖光儀用志歷年僅成茲事今者甫歷卅陛獲遂夙心竊惟高上至極之尊必示淵默無為之相寫三清之妙狀用彰威神具萬德之莊嚴出臨實極儼獲上通帝所克荷聖衷即乞頒降諸天普同供養咸瞻睟表永有依歸臣尚恐粉墨既焚閟藏雲湖宥命工師再刻崇建琳宮流傳嚴敬之姿奉告成之宇無存下土以廣真游臣謹願劫劫始終歸誠道蔭生身嗣續祇命玄科非敢消藏是使福之必直以畫頂踵報天之實王無任

天尊像

南郡新書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擕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天寶五載已來石閭有天尊像及幢盖容齋隨筆虞世南奉太宗夢見之有若平生詔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一軀唐語林安國觀有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樓觀之側太平唐記唐異僧惠寬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像寬不肯曰禮則像倒不勝致也既禮天尊果倒腰已折矣古今事通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父次合浦風漂舟入海抵孤島見天尊像有金爐紫雲涌出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尺有侍女自道業未灶者二人言之見南溟夫人命侍女送歸王得臣麈史簡寂觀天尊銅像剃乾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圖有惜其像者遂加冠于首衣以羽衣以為天尊石夷吾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特難只得同青大莫聽閑人說是非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祀閣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委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文獻通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臨以軍清江縣民李公遇至雲騰廟前遇遇小童贈土塊遂家刻之得天尊八主像五軀呂原明雜記主上詣寺觀至佛天尊像前皆拜問諸耆舊有自仁宗至今四世如此其前不知也酉陽雜俎都官陳修古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玉融新志州南真仙岩洞中高二十丈仰視高遠青白雜錯真如雲漢中有白石高四五丈許巍然一天尊像道服冠髯偉岸如真孔克學詩集題開元鐵天尊像在西城昔唐玄宗夜夢巨人曰吾欲出建道場後荊州奏地增鐵天尊像詔因立開元觀近年不存天上金像出地來陶鎔剝是一胚胎中書飛入明皇夢玉宇琳宮取次開

玄元像

通鑑唐玄宗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上洪流切下陟栗切樓觀山間近置興慶宮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唐闕史明皇朝崇尚玄元聖祖之教故以道舉人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為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清宮琢玉石為玄元皇帝真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于東西序類誇金星之精瑩於終南主峯之西因號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夢神人曰太白玉石可琢為像上遣使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二丈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元一統志洪天皇帝像在湖廣歸州舊州治西五里天慶觀唐開元二十九年牛僊客奏置天寶元年劉守為利之石唐元皇帝像及唐銅鐘在郡北龍興觀內有元皇帝像乃唐儀鳳二年歸州刺史董寄生所造銅鐘重十八斤唐王右丞集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明君夢帝先覺合上齋天祭合統間樂虞王趾卜年王京移大像金籙會群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御筵斗回迎壽酒山近起爐煙願奉無為化齋心學自然

老

君像

北史李順興傳。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像。面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吝曰。令笑破蠕蠕。時。未解其意。及蠕蠕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台州府赤城志。天慶觀。唐開元天寶中。鑄銅老子像。 與地紀勝。老君像在遂寧縣郭鐵像之下石壇刻云。天寶五載。歲在景午造。 唐林諝北邙山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元一統志。梁山州。郡城之西三十里。永安市。周氏園中。有石老君像三尊。相傳以為水漂至此。背有字曰。天漢二年刻。 王泉子聞見錄。杜公悰為小兒于時。嘗至昭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既去。悰即詣之。荒涼他無所有。獨其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黑紫色。悰是詳觀其像。顏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為漏雨所淋也。 茅山志。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長安志。華清宮。老君殿上有玉石為老君像。制作精絕。 蟠畫集。劉莘老題老子畫像 敵周僂於文。老子談大道。仁義已未派。禮法固行滌。虛無抱玄珠。清淨為主寶。剖斗息群競。死聖止大盜。謂可愚斯民。狂瀾復傾倒。不知世大變。萬偽大熾。饑欲以區區言。反俗入義昊。渾淪五千言。道德何浩浩。漢嘗求其

說。施用未深造。衣食已有滋。煩苛已能擾。惜哉衰世士。學術失探討。流而為刑名。慘覈極枯槁。但見多申韓。舉皆罪黃老。聖人無常師。有善取與皂。問禮固有然。誰謂孔徒小。達観知是非。君無論醜好。 雪窗詩集。老子像。函谷關頭紫氣濃。獨教關尹喜相逢。如何道德五千字。不載周家藏室中。 胡祇遹紫山集。題老子出關像。哲人已欲居九夷。先生高駕還西之。二聖中原不留跡。却從圖畫憫當時。 國朝宋濂文粹。跋老子像贊後 右李公麟畫老子像。且述為贊。謂老子始因母李氏為之姓。此蓋本於葛玄之論然恐非也。竊按李延壽所自序。周時有李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而生子耳。字伯陽。即老子也。是則其母乃益壽氏。何謂李姓哉。延壽。史臣其所書皆有據依。絲當不誣耳。又按氏族諸書。李氏出高陽氏。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其後理徵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姓李。其姓李氏。亦非自老子始也。至於敦煌實錄所載。則謂乾為虔。而云老子之父姓韓。名虔。字元果。又訛嬰為精。而云老子之母精敷。為益壽氏之媵人。此固誕謬不可徵。而道家八十一化書所錄。則又謂李靈飛得修生之道。其妻尹氏實生老子。其諱則弘元耀靈。其字則光明也。尤與延壽之序不合。愈不足取信。嗟夫。老子一也。或以為伯陽。或以為老萊子。或以為太史儋。可還尚不能為一定之說。況其餘者乎。讀古書者。當思所以闕疑可也。

奉安

聖像

宋會要。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福寧殿東。今上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凡為正殿三。挾殿六。前曰玉虛。以奉三清玉皇聖祖。北極天皇元天大聖后。后土等九位。東挾曰三光。以奉十一曜西挾曰宰御。以奉南北斗。中曰赤時。以奉太一。東挾曰靈一。以奉天蓬天猷翊聖真武。西挾曰正一。以奉正一靜應真君。後曰景命萬年。以奉皇帝本命。東挾曰峻極。以奉五嶽。西挾曰三洞瓊文。以奉道藏。四年宮成。總屋一百四十二區。詔以四月一日。奉安神像于逐殿。命太師蔡京充禮儀使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楊戩充都大主管官。其日設大祠禮料素饌。及道門威儀。赴大清樓權奉安處。陳教坊鈞容樂。黃麾細仗於清陽門外。俟時吉。遷神像升絳殿。朦昇禮儀使後從至玉虛殿下。跪奉請降絳殿。升玉虛殿。側坐以俟。奉安時至前一日。皇帝齋于內殿。尚舍預設御幄於玉虛殿東。又設皇帝位於東階上西向。設望燎位於殿之東南向。太常設燎柴於殿之東南。大晟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奉幣爵受幣爵讀祝官位於殿上東西相向。設協律

郎位二於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大樂令位於登歌樂簴北。大司樂正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設陪位官位於殿庭東西相向。設籩豆簠簋之位于逐神像前。左十有二籩。右十有二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之間。簠二簋二在籩豆外。又設尊罍位於逐神像前。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洗盤匜位於皇帝位前。捧盤內侍在執匜內侍之西。皆北向。奉爵官執巾內侍。在捧盤之北。皆南向。行禮前行事官。及陪位望參官。各服其服。光祿卿入實尊罍簠簋俎。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陪位官入就位。禮直官。引行事官入。詣殿庭北向再拜訖。各就行事位。禮儀使太常博士。立於御幄前。皇帝自內殿。服靴袍。乘輿入幄次。俟時將至。禮儀使詣神像前。俛伏跪奏。神像陞正座訖。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詣幄前。奏請皇帝行奉安之禮 自是皇帝行禮。拜跪執圭搢圭。具圭搢圭受幣奠酒。望燎禮畢。及退止前導。皆禮儀使贊相其儀。皇帝服袞冕以出。近侍從升。禮儀使前導。殿中監跪進大圭。少監副之。皇帝執大圭。宮架樂作。至東階下。樂止。升東階。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以俟時至。還正位。訖。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樂作。六成止。皇帝再拜。在位皆再拜。內侍奉盥匜。皇帝搢大圭盥帨。執大圭。登歌樂作。皇帝搢

大圭。執元圭。諸神像前北向跪。奠元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大圭。三上香。有司進幣。呈帝受幣奠訖。執大圭再拜。樂止。諸次位上香。奠幣並如上儀。皇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奉盤匜。皇帝搢大圭盥帨。登歌樂作。奉爵官進爵。皇帝洗爵拭爵。樂止。執大圭。登歌樂作。奉爵官奉爵詣尊所。良醞令酌酒。皇帝詣神像前北向。搢大圭跪。奉爵官跪以爵酒進。執爵三奠酒。執大圭。樂止。內侍奉祝版讀祝官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內侍奉祝版置於神像前。詣諸次位行禮。並如上儀。奉幣爵受幣爵讀祝版官並降西階東向立。皇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送神宮架樂作一成止。皇帝將詣望燎位。登歌樂作。降自東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皇帝還位。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火燎半。禮畢。皇帝還幄次。宮架樂作。釋大圭。殿中監跪受以還有司。皇帝入幄次。樂止。皇帝服鞾袍。乘輿還內。如來儀。 四年正月十九日。詔歲中及大禮。開建道場日數。並仍舊制。天寧節七晝夜。老君生日年交。保夏大禮前預告大禮畢恭謝各三晝夜。五月二十四日。詔今後遇旦望冬年節天寧節。車駕並詣宮燒香 五年二月四日。詔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誕日。於玉清和陽宮設道士登歌樂。皇帝行酌獻之禮。其日早。皇帝入玉清和陽宮。歸小次。俟設饌事畢。請祝道士詣殿庭北向。三禮升詣香案之右。東向立。自是前導。及執事讀官。并奏請行禮等。並以道士充前導。皇帝服鞾袍。升東階。登歌乾安樂作。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定。樂止。降真誠安樂作。一成止。奏請皇帝再拜訖。樂作。皇帝盥帨。詣香案前褥位北向。三上香。執事者跪進幣。皇帝跪受幣奠幣。執事者受幣。皇帝再拜訖。歸褥位。樂止。少頃。真安樂作。皇帝盥帨爵訖。執事者受爵。赴著尊所。攝大官令實爵。皇帝詣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跪進。皇帝跪受。執爵三獻酒。執事者受爵。皇帝俛伏興少立。攝太祝東向讀祝文訖。置于案。皇帝再拜訖。還褥位西向立。送真欽安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燎位。乾安樂作。至南向褥位。樂止。執事者取祝文幣帛。俟火燎半。奏禮畢。皇帝還位 十八日。詔今後降聖節。可依太上老君生日例排辦行禮。仍令本宮一月前檢舉以聞。七年五月十六日。詔改玉清和陽宮以玉清神霄宮為名。周益公大全集蓋璣觀畢工。奉安北斗像時前奏告 今上皇帝本命殿神像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帝丁未見生星斗君。皇帝丁未本命真官。皇帝丁未元辰真宮。伏以維北有斗。事神之尊。比飾祠庭。載嚴像設。將崇禧之別殿。奉元命之列星。因創新規。併伸祇告。尚饗 奉安北斗像時前奏告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謹上啓三清聖像。伏以模七曜之真容。雖載新於琳宇。望之清之勝境。初肅陪於瓊霄。念設位之有期。宜告虔之致禳。仰紫遣蔭。並佑民生。 奉安神像時前奏告北斗神像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北斗陽明太尉府天英貪狼星君。北斗陰精上宰府天任巨門星君。北斗真人司空府天柱祿存星君。北斗真實游擊府天心文曲星君。北斗丹元斗君天禽廉貞星君。北斗北極太常府天輔武曲星君。北斗天關上帝府天衝破軍星君。并鸞鞭之神。伏以維北有斗。象垂太微。運平四時。斟酌元氣。君人奉若。其敢弗欽。比新琳祠。寅奉真像。涓期安奉。預布誠悰。 奉安北斗神象祝文 司前。伏以斗運天中。臨制四維。蓋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爰必專崇。奉乃格福祥。茲營新宮。嚴飾睟表。安神伊始。敢不告虔。 奉安北斗神像時前奏告五福十福太一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五福太一。君基太一。太遊太一。小遊太一。天一太一。地一太一。四神太一。臣基太一。民基太一。直符太一。伏以斗有環域。天之三辰。比飾琳宮。載崇像設。欽惟太一。館御相望。安奉有期。併伸祇告。尚饗 奉安北斗像時前奏告太上皇帝本命殿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見生星斗君。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本命真官。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元辰真官。伏以維北有斗。乃神之尊。比飾祠庭。載嚴像設。聘言介福之館御。欽奉慈皇之命元。因創新規。併伸祇告。尚饗 宋恭宗禮北海集。溫州景靈宮奉安聖祖天尊大帝聖像青詞。七月 日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七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為於溫州景靈宮。奉安聖像。遣某官參告。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伏以降迹息之妙。啟曾觀飈遊。散萬壽之祥。庶久嚴像設。屬有風塵之警。乃建山海之鄉。館御本孚。風興是懼。姑從原廟。祇奉睟容。香火弗親。敢忘寅恭之意。干戈底定。史延祚胤之祥。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徽州天慶觀奉安聖像。奏告聖祖天尊大帝 維紹興四年二月朔日。嗣皇帝謹遣某官於徽州天慶觀。以某月日奉安聖像。奏告聖祖天尊大帝。伏以授某先皇嘗親瞻遊之降。朝真處。國可忘館御之修。乃眷殊庭。載嚴寶像。將因良日。祇奉睟容。尚兆禎祥。用光昭萬至。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歙州天慶觀奉安

聖祖天尊大帝聖像 二月二十六日維紹興四年四月朔日嗣皇帝臣□謹差某官於徽州天慶觀奉安聖祖天尊大帝伏以僊源所自皇作有開生而神靈既秉在躬之盛德施于孫子用昭受命之休符示現之祥延鴻可卜爰新像設虔奉真遊尚希肸蠁之通永格和平之應

三清像

黄氏日抄佛所謂法身者本性也報身者德業也肉身者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分為三像而駢列之既失矣道家復倣其所為尊老子為三清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涇川志宣陽觀三清聖像記 涇邑宣陽觀隆興中道士徐致柔請舊額草創於南郭外有石門鄉羅溪胡勇施錢四十萬造三清殿宇淳熙四年鳩工立柱架梁僅矣一日為大風所仆衆謂基址隘陋不稱建立次年知縣楊公懷合衆緣遷于茲地殿宇比舊益宏壯而聖像未設胡君以為無仰衆人告能就此且心固願為之越明年以錢百緡成壇座即命茅山守永慶周守靜經立聖像侍衛俱備令三衛亙者列世明彰施金采為像飾工力精緻合虔二費為錢一百萬觀門散募助費十不及一淳熙十

年六月慶成胡君與妻殷氏添男昇等及孫婦曾孫頵詠諫皆集是嘗儀成並事者邑人創見驚異自他方來觀者咸稱嘆以為名山福地所未有胡君又欲重葺大殿地加文甓柱加丹漆與像設稱先嘗捐金六百千為三門又捨田處道其頭力洪大輕財樂施所以成立此觀者不一端天報公以壽考子孫處衍福祿崇固其始於今敢刻石以記造像功其他僕觀宇周備求名士總其事而大書之是年長至日募緣開山知觀道士王若水謹記從政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汪熙書

太乙像

遼史太祖紀八年是歲君基太一像數見詔圖其像求會要高宗紹興十七年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准詔討論太一典故今所屬踏逐吉地隨宜修建太一宮塑十神太一神像候宮成擇日奉安遇四立日就本宮行禮詔依令兩浙轉運司畫圖申尚書省取旨初司天監蕫芝蘭言按太一有五福君基大游小游天一地一四神臣基民基直符凡十太一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年入黄室巽宮在吳分蘇州請其地預築宮祀之章悙玉堂集西太一宮謝恩告遷中太一宮太一神像道場青詞 伏以肇新館御上摹天極之居恭迓威神來涖京師之野肅清長至申命元臣奉晬象以告遷會欲沐之降監豫陳熙席庶達齋誠 中太一宮太一并威德神像佛塑造了畢就西太一宮開啓開光明道場青詞 伏以肇建珠庭上擬太霄之祕載圖威像仰模眞室之容極工巧之精妍增靈光之明潤爰申昭告冀亮至誠 中太一宮開啓奉安太一神像禮畢道場青詞 伏以高真降格甫臨象日之畿恭館靖嚴夙駐拂雲之馭等神茲始凝祐無疆爰備用於靈科特肆陳於醮席冀回慈鑒俯亮齋誠延王緒於明昌寘群元於仁壽宋王珪華陽集依韻和王宣徽奉安中太一神像 太一真庭結實壇中涵元象本無言三山波湧樓臺近北極星環劒佩尊歲入飛宮初在丑神移列馭直從坤妖氛自遂靈旗卷瑞穀常登御廩蓄繞日破紅浮闕拱夕雲凝紫護周垣龍隨聖筆樓碑首鶴帶仙書語洞門天馬應歌來仗衛獄祇聯職聽朝昏傳聞祠客新吟苦玉案終承上帝恩

茅山造像

馬明叟實賓錄唐李德裕於茅山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為茅山三像記

赤帝像

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正月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嗣

真君像

江州志德化縣太平興國宮明皇殿有金銅真君像胡文恭公集醴泉觀雅飾真君聖像祭告青詞 伏以神泉有閣閒館惟舊紹營秘寢修奉晬容祗告于靈尚監益志

三茅君像

文苑英華王師簡下伯宮三茅君素像記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繇乎恬淡一作漠者則詣真理秉化出入人紀周窮廣成桂軒皇之尊關令關吉元之訓宜捜虛極呼噏日月上賓之僊代有其人茅真君伯氏仲氏叔氏奉玄樞逖然若喪睨㒺萬類勝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鶴山之月甫駕肇穀白鶴紫氣必意其晨或者既說則曰真君長往亦以賴吳越司命籍人冥生死吾不知其故闕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伯之一有不字治椽蕪積為游者憮然則有東周忝離敖壇麥秀之歎剏靈儀何蟊哉我河東廣平公一作我河東公革焦千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致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以宅清靜一作事玄門尊祐有國有家者屬為跡是捨俸入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雲幢於兩楹分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虎右右字一作左右瑞翔焉昇其堂塗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挓一作拄節羽衛從諸天行擇其水容以散以肅則若美其目口一作美目善口流睇發論破人昏惑往真之跡將墜復振此教之演贊事而弘深其率教者曰與廢繼絕則由乎人家福獲祉必感乎志公恒以貴

孫法。會元辰修畢，仍歲必蠲。歎紫陽玉真宮貢來而領命，列陪位而賛拜。啓雍天積，宵燭如星。奉章上玄，昭格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内，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丘禱，至我賢侯之業也。粤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利，公之宇内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玄門龜龍，以楳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介一作介於成攸者，謀而刊之。師蘭捻于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

真人像

唐書地理志：寧州寧真縣，本羅川，天寶元年獲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一本云：天寶六年，寧州羅川縣全安里獲玉像二十有之真、性少只宿，次縣為寧真。藝文志：道家類。寧州通真觀二十七宿真形圖讚一卷。

忖留神像

長安志、水經注曰：秦始皇造橋，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頭，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故置其像於水中，世皆已上立水上。其後魏武帝重造忖留之像，因無焉見之驚，又命下之。

真武像

語錄：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知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主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龍虎山志：重建三清殿，壇樓三門碑中，言遣内侍授南方所藏玉真仙像二，玉壽星像一，玉數珠百，上亦遣侍臣授水晶玄武像與宗師張留孫。 吳興志：烏程縣右聖宮在卞山南。紹興初，道士沈無畢結庵此處，恍惚見真武像，命工圖寫，刻石奉事。既而庵前石洞有一龜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嚮，因建祠宇。 老學庵筆記：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一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見之，而不敢問。清史雜志：向在建康，於都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父像，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 國朝僧蘭古春珠林叢：東里庵塑真武像疏 太上以玄門設教，清靜為宗。真武由道化鎮天，威靈振古。乃睠東里餘閑之地，缺奉北極仁聖之尊，殊水火於坎離，混融真炁，列旗劍於郛郭，高擁仙班。端拱而頂帶三台，肅務而威行九地。受符金闕，顯八十二化之身；奉命玉清，統五百靈官之衆。實傳法之教主，為治世之福神。雖假土木成形，必藉錢財下手。請捨主擇金積康，朝拜高尊，俾實道立命，安身遊行三界。因人成事，與道合真。六甲衛

靈，示淨樂誕生之相；五龍捧聖，像武當修道之時。錫我百朋，報君多福。

五神像

南安志：大庾縣東去五里，五昌廟內有五神像。昔漢長沙王度嶺，率百粤佐諸侯，傳國五世，謂之五神者，有昆弟五人，與敵鬬死，靈為國殤，以刻神像于廟，至今郡人瞻仰致敬。

祠山像

夷堅志：嘗耘李本，功顯太尉第三子也，居台州巾子山下，常夢到大宮室，入自西廂，逶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栢，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楹，將就生少慭，神揖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亟從東趨出。所經履處，屋以間計者逾數百。覺而恍然。其婿趙克夫茂德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觀之，宛是宵夢所覩，始萌奉事張王之意。餓有將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靳之。客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闕之故，暫行權質，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一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蓋祠山像貌，丹青煒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即都監趙訓武之子，喚工摹寫，捲納竹篋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加裱飾。都監忽若為物擊，瞢仆不醒。遂作神語曰：汝兒子奈何拋我於汚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多雜好，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兒言：前日見某婢撕一箇竹筒入後園枯井了。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汚泥滿外，而績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苻瘵不効，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齧盡。經三日稍愈，全如癡迷，逶遲之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迄今不食豬肉。慶元二年，李本為福建副總管，與大兒說。

龍王像

輿地紀勝：成都府在廣都之慶成院，有隋文帝御容，及八龍王繪像。後周末，有曇延法師住持，講涅槃經，常有八老叟來聽。後訣其一，師怪問之，乃曰：鄙延即位，頂骨未正，彼奉帝命往正之耳。因以神青名龍。延貽師曰：可醫鄙。延首既而隋文受禪，頭疾，下詔求醫，僧以膏進，遂愈，乃建此院。 嘉禾志：陳山顯濟廟在海鹽縣。紹熙七年六月旱暵，知縣李直養因禱于龍君，得小龍以歸，就縣廳設醮，三日後果雨，是歲大稔。聞于朝，進封龍君為廣惠淵靈侯，龍母為龍君夫人。紹熙二年，李直養建新龍君、龍母二大殿，裝龍君像，塑侍衛八軀，塑龍母四龍王像，置供，且繪龍于壁，自與門而下，皆一新之。

青溪神像

類說：趙文韶住清溪，夜唱西夜烏栖飛，忽有青衣曰：王娘子傳語，聞君歌聲，有聞人者。須臾女至，容色可憐，文韶為歌，深契女心，曰：但令有瓶，何患無水取。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裙帶縛箜篌，歌曰：日莫

冊心寸意愁君未知寢竟別去明日中女姑神像青衣立前皆夜所見者

鍾馗像 補筆談唐明皇忽夢鍾馗乃詔畫工吳道子如夢圖之仍告天下悉令知悉宋熙寧五年上令以禁中本模搨鏤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官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像石林燕語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特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乃增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

張婢神像 夷堅志紹興三十年張壽朋在鄉居赴近村燕集僕家婦輩守舍至夜未還一婢多喜者忽自經於屋後是日適會以過受提疑其不忍一朝之忿舉室驚撓救治弗得乃適禱里社叢祠三更而甦問其故曰始者實以忍懼妄為此舉旋則昏眩蒙蒙然似大夢中見兩箇官員各乘樸頭一人著紫公服一人著綠公服同語曰放去放去他家既相禱如何不周旋因遂得活明日張氏為具酒饌召巫賽謝諸神婢覩其像云並與所見不同別一妾初入張門時篋中帶一卷軸置于神堂側元未嘗取視漫展觀之一紫一綠相對正偉昨夕示現者見婢微覺笑容蓋其

靈感也乃信幽冥間無問尊卑小大皆能隨力自表以享祭供殊非偶然

增五通像 武林紀事一大辟囚處死後衆獄吏在家叩其門出視之乃向日所錄囚也驚問之曰汝何得至此因曰某之死無憾但有一事相浼大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為之近有一人適他所今見虛其席某欲充其位欲求一差檄如行移明言差充其位神為焚之無幾有憑據也吏乃許之為書牒而焚之數日東庫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之狀人更不容安跡吏因密告庫人向日所遇大驗異相與增塑一神像於中即日安貼如初至今有六五通神特嘉泰壬戌八月也

銅官廟像 郡縣編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徃徃裴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燎薰覺皇

野火燒像 隋書五行志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歘起燒像碎如小塊

滴乳成像 都梁志在寶慶府寶方山有崖洞八所其一種真其二上屏其二太保其四朝陽其五迎陽其六芙蓉其七隱仙其八花乳龍甲神像皆滴乳所成

嚴吃金像 宣室志唐初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為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祭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屬而吃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吃之其像若有攫搖震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吾知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吃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吃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有八年盡契其占也

諫遷神像 文史何鑄傳鑄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早荒若加動動恐道路皆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為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諫議大夫

不信靈像 三槐王氏雜錄范堯叟為右丞時五岳觀災武曰可速修之其像甚靈昨奉使特敕十人舉一像非多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哭之上笑而已時以穗直言斯武穗也

禁毀神像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毀壞神像 葉水心集為王柟木叔墓志木叔知江陰嘗毀壞瘟神像宋史列傳蔣靜等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疾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撤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

道人塑像 夷堅支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葬館宇休文不自安遂葬金陵而捨墓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密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神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良工有道人風米秀發揖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莫待使人相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工擬勞謝長揖而去衆異之競入祠瞻覩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缺

印施聖像 黃光大積善錄世之好善者雕印施諸聖像此雖未可為必獲福亦作善之一端也然率用紙一幅又不彩繪褾背故施者甚簡慢而得者甚容易未有不卷而藏之與廢紙同束者或拈於壁角塵垢漫污或兒女毀壞狼藉於糞壤中其

間能裸背而置諸淨室朝夕奉事者百無一二焉究其所以則非他人不敬信之罪實印施者不裸背而不能使人敬信也且印施聖像本爲求福而反先獲罪不惟爲自己之累德而反累於他人得無罪乎夫好善者誠欲作此一善事要之不須多施唯彩繪裸背而少施可也如此則未有得之而不歸向崇奉者一則出我之至誠二則使人自然敬信三則不爲累德智者觀予言當自擇矣

王母像

倦游雜錄攷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山半有玉蕊峯峯側有夫人祠作王母像雖小有損腐之處而丹青未甚揩昧其御路皆甃以蓮花塼今猶步所截一二柱柱礎有存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以紅綿絙宮女攀援而上 宋史高麗傳其國俗正月七日家爲王母像戴之

鍾呂像

續相臺志王公禹湯堅人生而穎悟經史從學父母素喜道家繪鍾呂二仙像旦夕焚香禮之一日公自學舍還家入草堂見鍾離左手握丹右撫杖而坐欲有所授公望拜告於父母父母往視之闃然無見惟畫像在焉

呂公像

言舊續聞明公傳在毘陵是知命先生從吳是呂洞賓退想其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得及至荆門忽一日公飄蕭客有人云某知府有書令且往某州田途請回書客去翻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毘陵日所見狀貌無少異 呂洞賓多遊人間石村沈家畫壁至今猶存所畫之像藤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 後山談叢世傳呂先生像狀貌露鬚提腕而市墨者乃唐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工圖其像後授之工後以像遇之客舍市邸方畫臥叩關不發問吉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神人也 元一統志杭園寺在歸安縣西南東林寺東廊有呂仙像在薜荔中 輿地紀勝昌元驛後竹溪亭有呂仙翁石刻像筆法奇妙精采動人紹興末衢兵王忠以使部使者方登梯施帚募錢見一青巾白袍攜籃者立于階所因語令避不應久之忠疑爲上神降揖肅拜漸近則漸隱至碑所泯不見遺一墨于地忠始悟其仙翁欲取墨墨已溜于石中因號紙之珠香美驛有石刻詩云東西南北留蹤跡縱意風狂到處覓朝朝暮暮去尋人及至人尋還不識或云此乃仙翁題之驛中 吳興續志洞賓至東林於祇園寺壁自畫其像或久薜荔周匝于壁西園界出其像宛然留不少使人始知爲仙迹云張氏時遇兵火寺廢其迹遂泯 寧錄勝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勝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客令畫工圖其形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張元孫蓋川歸來集呂公像巾裹書裝本布衣平生唯識一鍾離此中養得嬰兒就世上行尸有許悲 秋空一劍岳陽樓醉裏乾坤日夜浮五百年間興廢事不知誰是赤松遊 吳釜天言集題洞賓像大地虛空共一鑪煎烹元不費煎烹安爐立鼎燒凡火狡獪聊爲老樹精 虞集道園學古錄題呂洞賓見勝于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到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憂樂事倚欄來往人千年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特見之劍若秋水 許有壬至正集洞賓像 三山引去幾萬里道在根前人不知雲海從公定何日秋風先染鬢成絲 劉鶚修先生集呂洞賓畫像 徹渟洞庭曉瀟灑峴崙秋海嶠生碧天相從何處游 馬虛中霞外集敬讚純陽真人畫像 自從樹老城南月不把玄機輕漏洩秋風千古洞庭波是凡是聖從渠說 國朝顧祿詩題呂洞賓畫像 三清八表忘遨遊逸氣飄然臨九州二十年前相訪處至今猶想岳陽樓

二仙像

南雄路志仙女巖在州東北距縣八十里中有二仙像謂秦時二女避地於此得道飛仙

羣僊像

太平廣記唐開元中玄宗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寓直在天我等寄羅底間已三年矣後訪得石像二十七於寧州羅川山鄉里人言頃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一旦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次群仙果至飲酣居下一人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遂得衆仙之狀皆誌仙之名氏於背安訖而去

眞僊像

唐書禮儀志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陳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

麻姑像

赤城志台州府仙居縣麻姑岩巨石矜聳如人立其上有洞旁兩石對峙高深各踰丈俗呼風門有麻姑像存焉

女僊眞像

太平廣記蔡女仙幼而巧慧善刺繡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天而去就於其宅置靜真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晉特人也

僊師像

吉水志方山在縣南山勢回復成一洞其中寬平有斜徑穿山以入岩之側有石像石爐香平禱雨於此神相傳爲楊仙師

仙人像 三槐王氏雜錄金州石洞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

匠

匠氏諸書十三

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圖樣

五彩遍裝名件第十二

五鋪作枓栱

四鋪作枓栱

梁椽 飛子

五彩裝淨地錦

梁椽　飛子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四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五

梁椽飛子

碾玉裝名件第十二

五鋪作枓栱

四鋪作枓栱

碾玉裝栱眼壁

青綠疊暈棱間裝名件第十三

梁椽飛子

青綠疊暈三暈棱間裝

梁椽飛子

三暈帶紅棱間裝名件第十四

梁椽飛子

兩暈棱間內畫松文裝名件第十五

枓栱並用青緑疊暈在外紅在內合暈其間裝畫雜緑赤白

要頭并昂栱面並朱刷用雌黄楔界

梁椽飛子

解緑結華裝名件第十六

解緑裝附

梁椽飛子

解綠裝名件

凡青綠並大青在外青華在中粉綠在內

凡綠綠並大綠在外綠華在中粉綠在內

枓栱方桁身內並用土朱

架椽飛子

栱眼壁內畫單枝條華

重栱內

單栱內

青緑疊暈棱間裝栱眼壁內影作

重栱內

單栱內

解緑結華裝栱眼壁內影作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十四

刷飾制度圖樣

丹粉刷飾名件第一

梁椽飛子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十五

黃土刷飾名件第二

梁椽飛子

黃土刷飾黑緣道

梁椽飛子

黃土刷飾拱眼壁

丹粉刷飾拱眼壁

重拱眼

單拱眼

匠

匠氏諸書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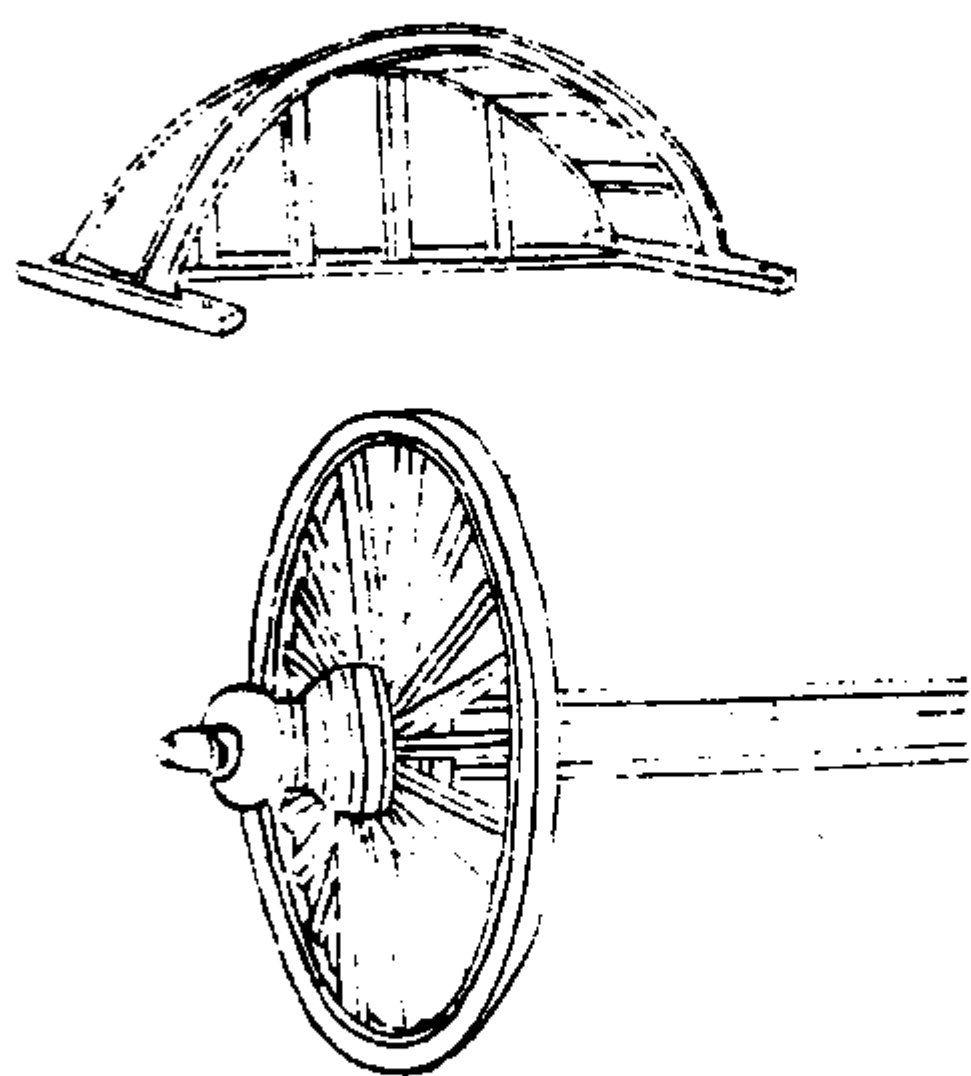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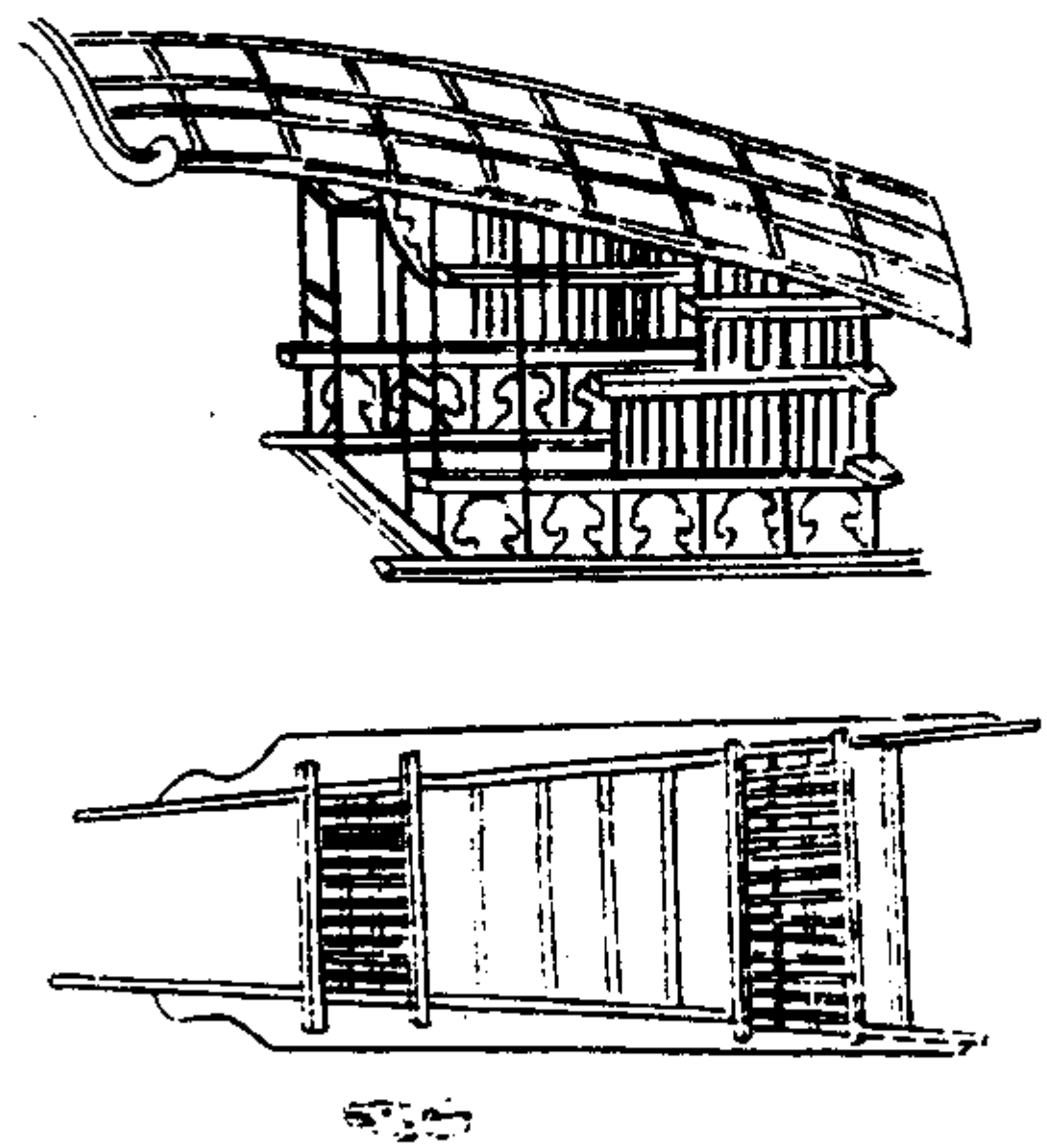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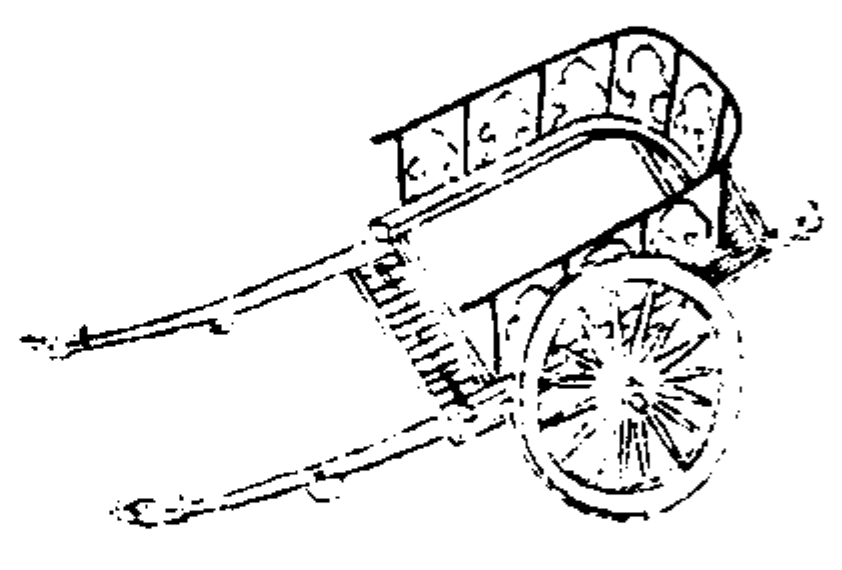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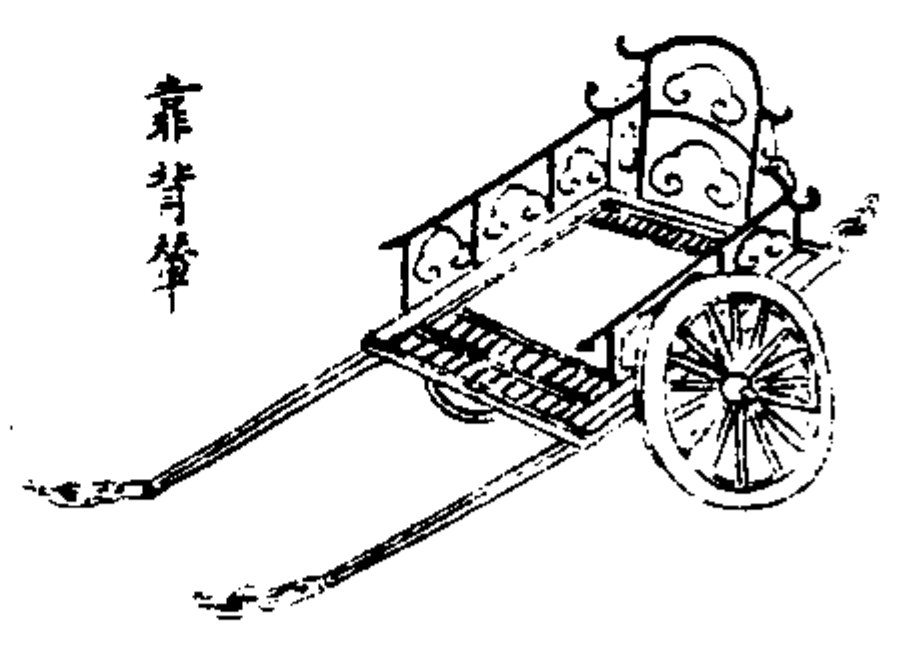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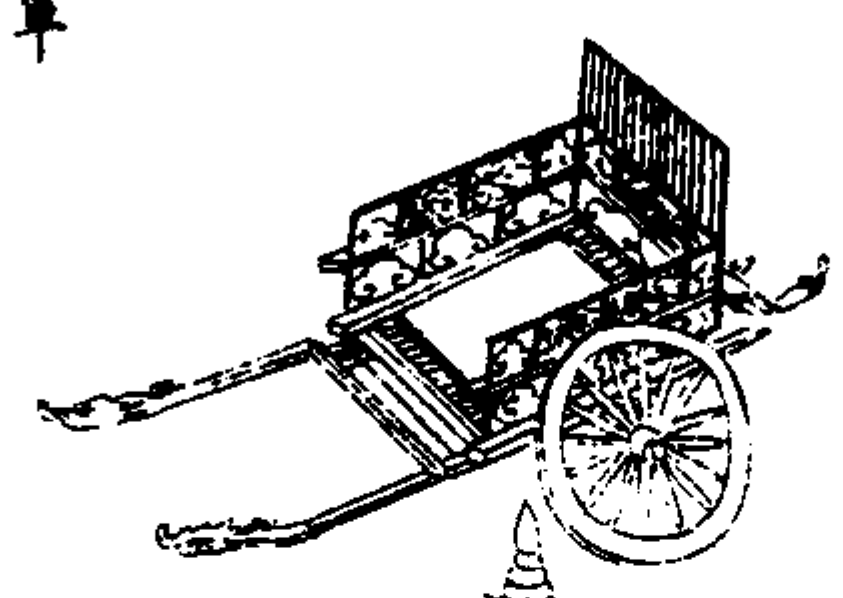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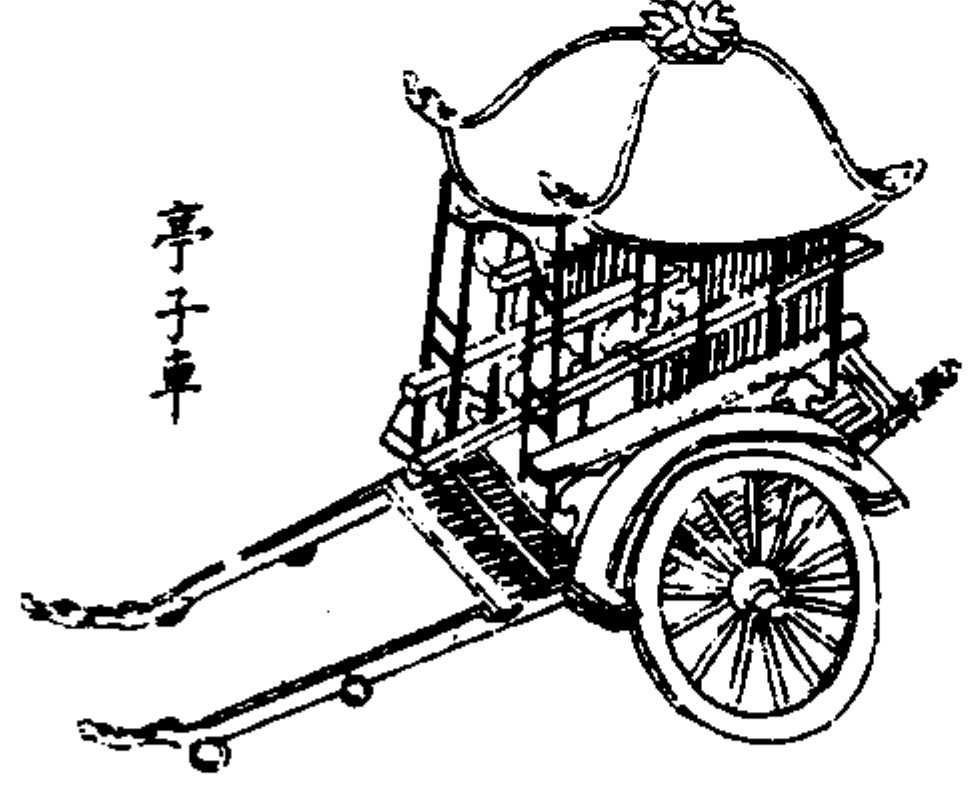
梓人遺制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因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與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為二而弓不與焉匠為大梓為小輪與車廬王氏玄為之大者以審曲面勢為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為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攟摭殘缺僅記其梗槩而其文信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畧其小屬大變故又復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日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復綱略未備有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砻斲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為之圖取數凡一百一十條疑者闕焉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攬焉所得可十九矣既成來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為器以利言也技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景石之法分布曉析不啬而命提耳而誨之者其用心焉何如故予嘉其勞而樂為道之景石薛姓字叔矩河中萬泉人中統

癸亥十二月既望稷亭段成已題其端云

圜輦

靠背輦

屏風輦

亭子車

五明坐車子　叙事易繫辭云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釋名曰黃帝造舟車故曰軒轅氏世本云奚仲造車謂廣其制度耳周禮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云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鞔鞔共供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述其一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百衆言之也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云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云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云云有虞氏上陶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也夏后氏上匠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平宮室而尊匠也殷人上梓湯放桀疾惡桀之壞而尊梓周人上輿武王伐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故一器而

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皆兵車也云云凡察車之道必自從也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撲屬堅固貌微至謂輪着地少謂其圜甚着地微則易轉不樸屬無以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音蹙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終古猶云常也陁阪也輪庳則難引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軹音只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音診與轐音卜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故車有輪有輿有轐各設其人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為轂輻牙也時謂材在陽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榆輻以檀牙以橿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也 輪人為蓋云云上欲尊而宇欲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主為雨設也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庳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則蔽人目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直類反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 輿人為車云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棧車欲弇士乘棧車飾車欲侈大夫以上乘者 輈人為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三寸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無節目也二者以為久也堅刃也三者以為利也滑密云云是故輈欲頎典頎音懇典音殄頎典堅刃貌輈深則折淺則負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準作水注則利水謂輈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一云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云云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作爰需非是謂不傷蹄不需道理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周禮輿服雜事曰五輅兩箱之後皆用玳瑁鵾翅鵾大

鳥名其猶鬪利故蒲象之 石崇奴券曰作車以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後梁魏玄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衆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負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陁移規矩不以節異古今責其同軌等夷獲其兼利 後漢李尤小車銘云圜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車之制自上古有之其制多品今之農所用者即役車耳其官案所乘者即俗云五明車又云駝車以其用駝載之故云駝車亦奚車之遺也奚仲作車故云奚車相方而云奚中 用材 造坐車子之制先以腳圍徑之高為祖然後可視梯盤長廣得所腳高三尺至六尺每一尺腳三尺梯有餘寸積而為法 車頭長九寸至一尺五寸徑七寸至一尺二寸 輻長隨腳之高徑廣一寸五分至二寸六分厚一寸至一寸六分 造輞法取圓徑之半為祖便見輞長短如是十四輻造者七分去一每得六分上却加三分 十六輻造者四分去一分每得三分却加一分八厘 十八輻造者三分去一每加前同如是句三輞造者料杖便是輞之長名為六料子輞牛頭各加在外輞厚一寸則廣一寸五分為之四六輞減其廣加其厚隨此加減 梯盤取前項腳圍徑之高隨腳高一尺棟梯共長三尺有餘寸安軸處 廣三寸半至六寸山口厚一寸五分至二寸二分山口外前梢於轆項後梢於尾梶積而為法 又梶二條或四條長隨梯盤廣之外徑廣二寸至一寸九分厚寸五分至一寸九分上平地出心線壓白破混夾卯擺向外 子梶二條或四條隨大叉梶之長廣與前大叉梶同厚一寸至一寸二分 兩邊各料破混向下上壓白各開口嵌散水攛子兩頭鑿入大叉梶之內 底版梶四條至六條長隨叉梶廣一寸六寸至二寸厚一寸至一寸一分 後鑿明星梶長隨梯之內方廣一寸二分至一寸六分從心梢向兩頭六瓣破混俗為之奴碑木 底版長隨兩頭裏叉梶廣隨兩梯之內厚五分至六分 耳版隨梯盤之外兩壁梶上廣三寸至五寸厚六分至一寸前加廣與後頭方停或梢五分八分 橕子地栿木隨梯盤大小用之材方廣一寸八分至二寸二分厚則減廣之厚長隨前後子叉梶之外廣則與耳版兩邊上同齊或減五分向裏至六分兩下破瓣壓邊線橫梶夾卯擺向外 立柱一十二條至一十八條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圓混梢向上前頭兩角立柱高三尺五寸至四尺二寸後頭兩角立柱比前角立柱高一尺則減低二寸有餘心內立柱加高為之遮蓋柱 平子格長隨地栿木之長廣隨兩頭橫之外材廣一寸八分至

二寸厚八分至一寸二分兩下通混俗呼 荷葉橫杆子又爲之月梁
亦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元制在外。 順脊杆子五條隨樓子前後之
長徑方廣荷葉杆子同。 澀水版隨兩搘邊杆子之長廣二寸二分四分
厚五分。 荷葉澀水版隨荷葉杆子橫之長徑廣厚隨澀水版同。 水版
俗爲之裙欄板長廣隨立柱平格下用之版厚四分至五分四周各入地
槽下鑿入地栿木之內上下方一尺。 前杆木又爲之明自木後 格上
下串透圓混徑廣五分 護泥隨車脚圓徑之外離二寸二分至一寸五
分廣七寸至八寸下順者地栿木兩頭橫者靴頭木又謂之捌子 木徑方
廣一寸六分至二寸地栿木上下立者月版提提之外月版版前露明者
月圓木月圓上橫提木提上羅圈版鑿入靴頭木之內羅圈版上兩邊各
壓圈楞枝條木。 托木提二條俗謂之提索木長隨梯攏橫之外上坐護
泥靴頭木外同集徑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二分。 車
軸長六尺五寸至七尺五寸方廣四寸至四寸八分。 呆木三條俗爲之
三脚木高隨前後棘之平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 又杆二條或四條是
柱樓子前虛欞圓徑一寸至一寸四分 後圈又子俗爲之狗蔦長廣隨
樓子後兩角立柱之廣高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 碑懸圈於樓子門前

用度下是地栿木上是立搘子內用水版四周各入池槽上安口圓木長
隨前月版廣隨樓子前兩角立柱高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結頭一箇
長隨前棘稱項鍘之長廣二寸至二寸五分 凡坐車子制度內脚高一
尺則樓子門立柱外向前虛搘引出八寸五分至一尺其後搘隨脊杆子
之長如脊杆子長一尺則向後搘立柱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增一尺
更加減則亦如之長一丈引出一尺至二寸兩壁搘減後搘之一半其車
子有數等或是平圈式作靠背輥子平頂樓子上攢荷亭子大小不同隨
比加減 功限 坐車子一量脚樓子梯攏護泥雜物等相合完滿皆全
高三尺脚者四十功高四尺者
五十四功五尺者八十七功

臥牛

蘸椿子

糊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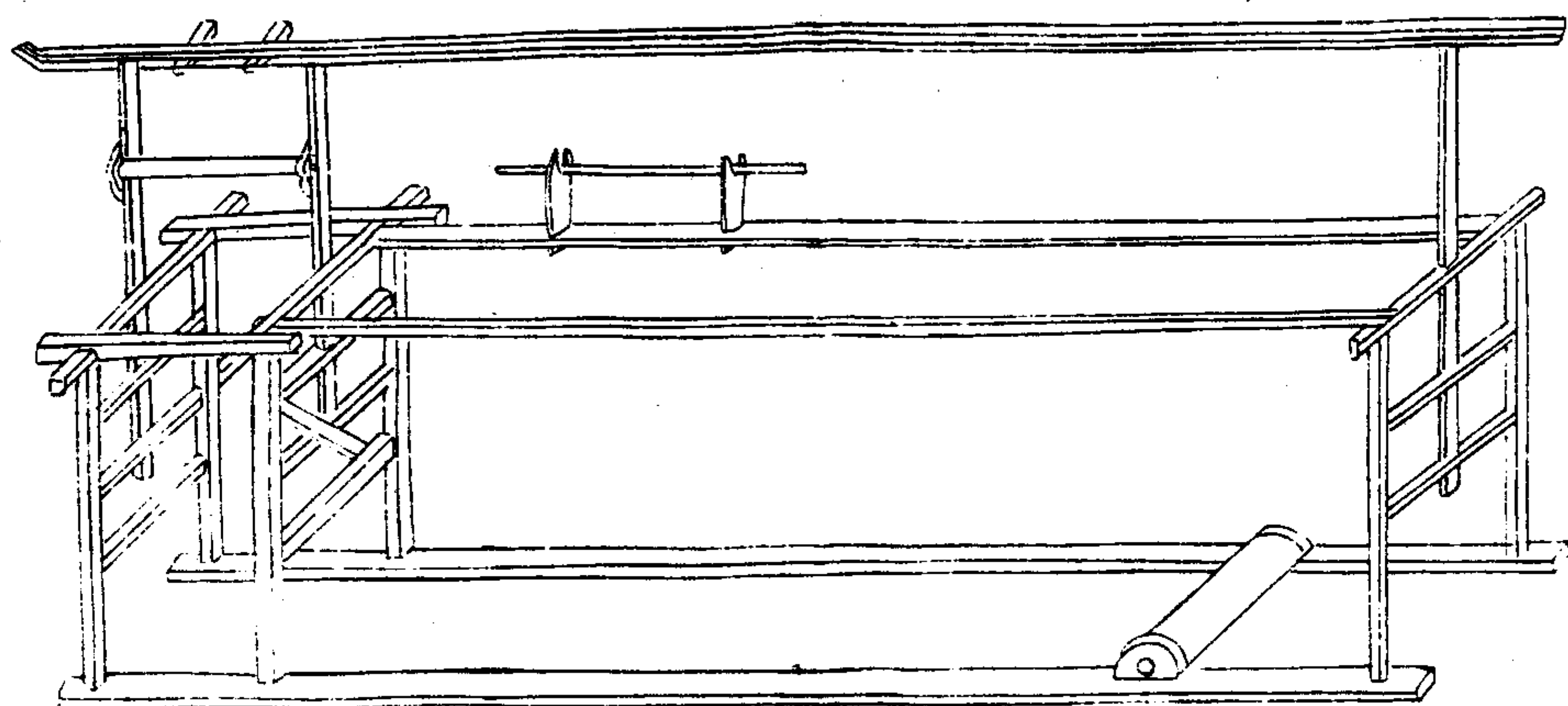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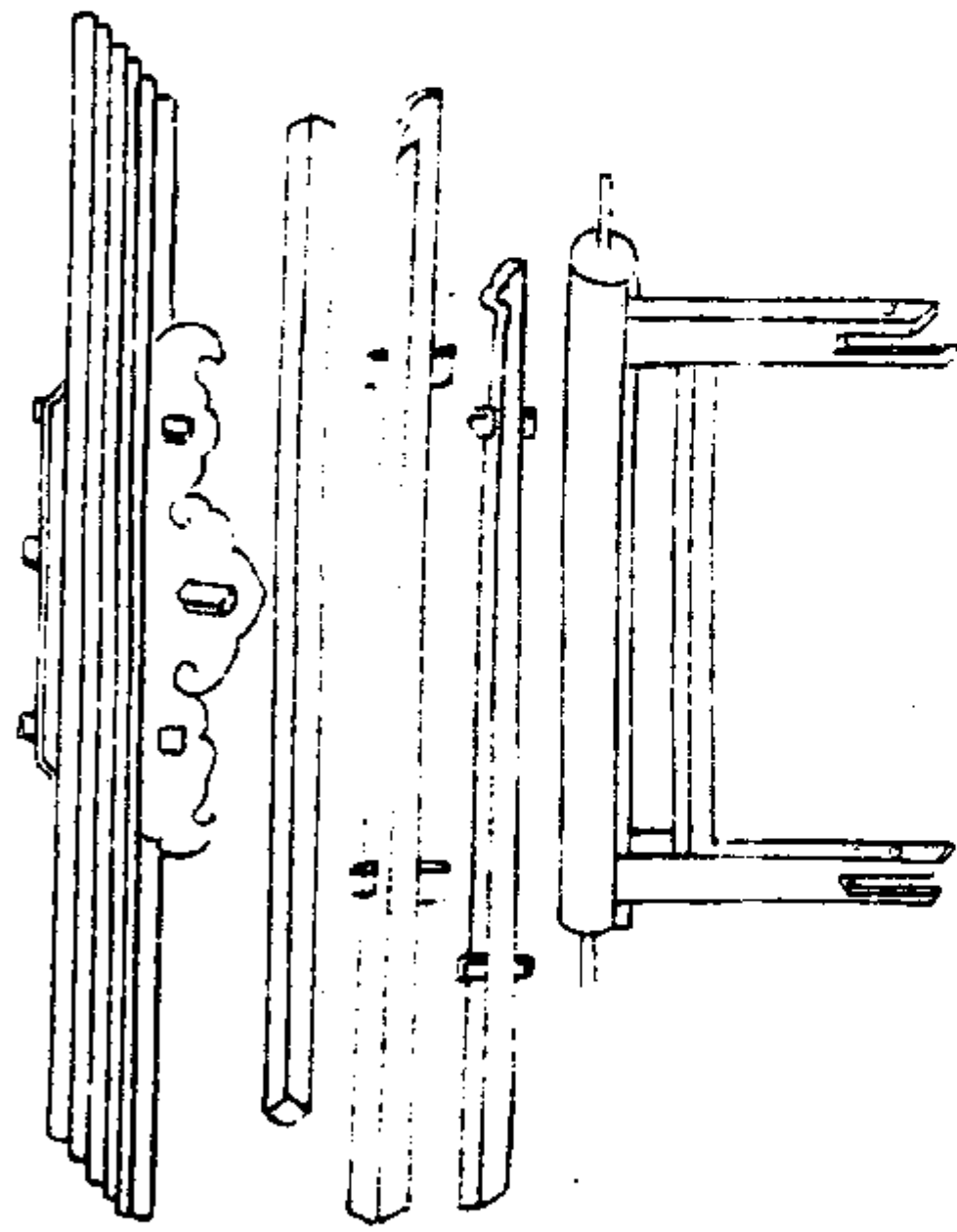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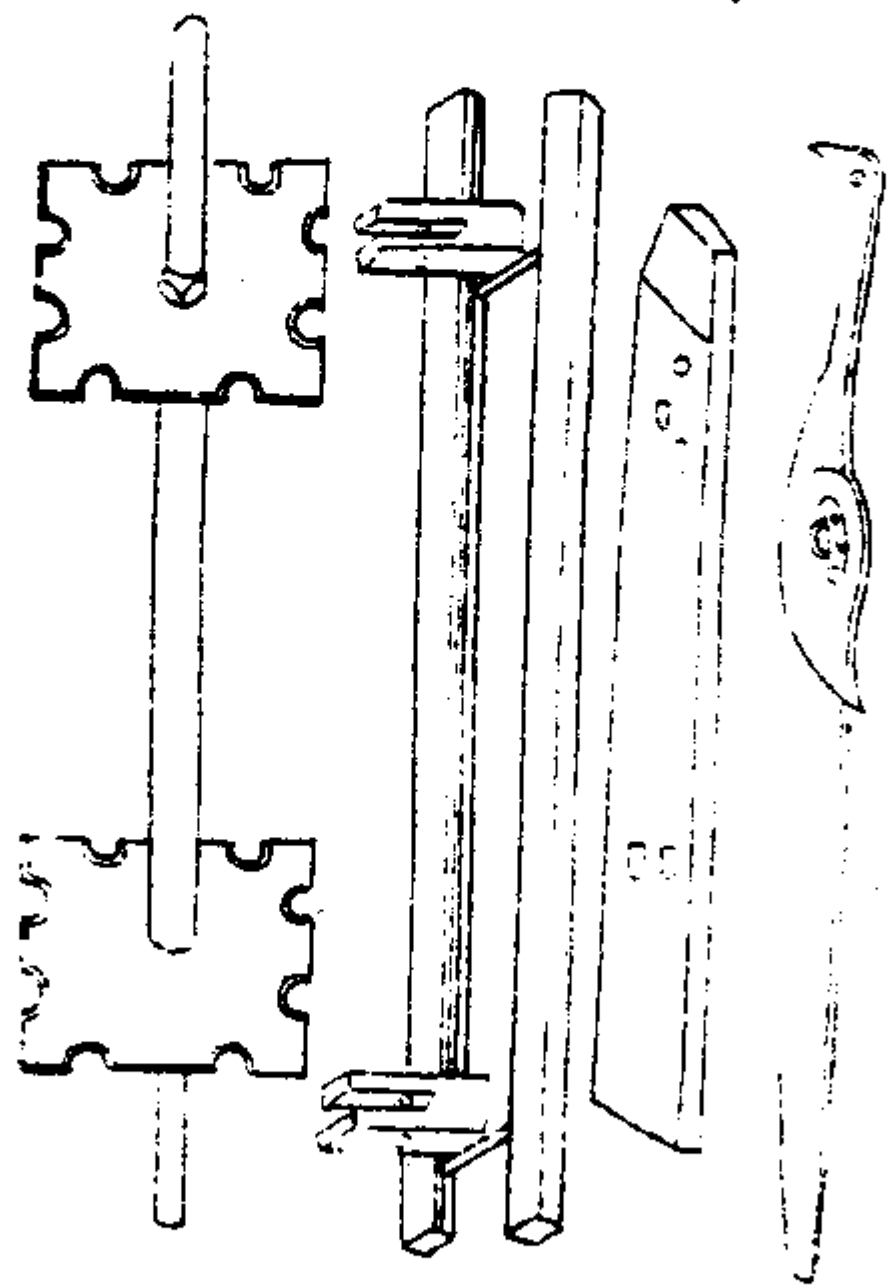
掖㯹

兮棚

特木兒

白踏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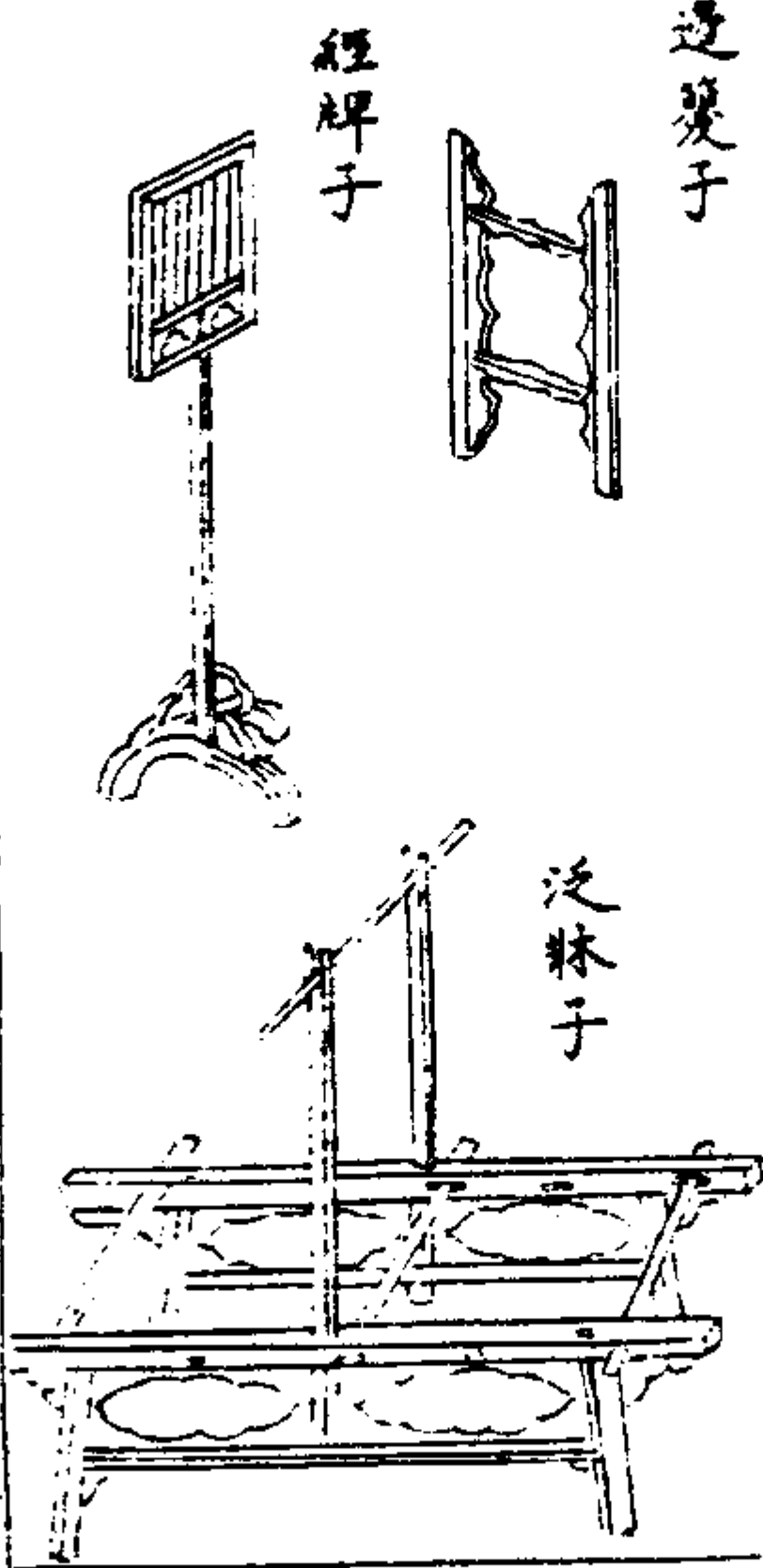
筬框

滕子

華機子　叙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後世為機杼勝複以便此伯余之始也（伯余黃帝臣　杼音佇）　江文通古別離云紈扇如明月出自機中素（注）　唐房玄齡授秦王府記室居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郎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猶對語　拾遺記吳王趙夫人巧妙無比人謂吳宮三絕機絕針絕絲絕　其機非伯余作止是手經指掛而已後人因而廣之以成機杼傳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麻冕布冠純絲也）吾從衆純布亦自古有故知機杼亦起於上古今人工巧其機不等自各有法式今略叙機之總名耳　用材　造機子之制長八尺至八尺六寸上至龍脊杆子下至機身共高八尺至八尺六寸橫廣樓外三尺六寸　機身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先從機身頭上向裏量八寸畫前樓子眼前樓子眼合心至中間樓子眼合心二尺二寸中間樓子眼合心至兔耳眼合心四尺二寸兔耳眼合心至後靠背樓子眼合心一尺二寸（內樓子眼各長一寸六分）（隨材加減）兔而眼長四寸　機樓扇子立頰長五尺二寸廣隨機身之厚徑厚一寸六分從下除機身內卯向上量一尺六寸畫下㯹榥眼下榥眼上量七寸心榥眼心榥上七寸是上榥眼（榥眼長一寸六分）上榥上一尺二寸是過瑙（內榥長隨廣徑廣隨立頰之厚厚一寸六分）過瑙木長四尺四寸廣四寸厚隨樓子立頰之厚上頂絞井口（又謂之井口木廣厚同過瑙）　衝天立柱長三尺四寸（下卯在外）厚隨過瑙之厚廣二寸下卯栓透過瑙心下兩榥過瑙向上遶立柱量四寸安文軸子軸子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長隨樓子之廣　龍脊杆子長隨機身之長厚隨衝天立柱之方廣樓子合心向脊杆子上分心各離三寸安牽拔二箇　機子心扇心榥合心無壁各量一尺二寸安引手（引手各長一尺五寸古是六箇眼）子過瑙上鮫口向裏兩下各量七寸是前後順㯹榥順根栓透前後樓子過瑙從心扇過瑙上向後順㯹上量四寸安立人子一箇立人向後又量二尺更安一箇各長五寸上是烏坐木內穿特木兒　卷軸長隨兩機身橫之外徑三寸四分兔耳隨機身之厚徑廣四寸上說角　卧牛子長三尺六寸隨機身橫之廣徑廣六寸厚五寸　是立人子至卧牛底面槾上通高三尺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立人子頭上句下量五寸鞨口子二分（中取一分立口）口子合心橫鎖素根二安利杆（利杆長、、）立八子鞨口與鼓椎穗口廣同卧牛上遶立人子句上量三寸安㯹榥一條廣二寸筬框（用雜硬木植）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內安斗子其斗

子内二尺八寸明邊高五分篋口上下離八分至一寸。斗子上是鵞材長三寸六分方廣二寸闊口深二寸四分橫鑽寨眼子　特木兒長三尺四寸版廣二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眼子至心翅眼子量九寸五分。是心内眼子留七分心内眼子至後尾眼子二尺一寸。樓子合心上釘環兒　弓棚架子版長一尺二寸廣三寸厚一寸用拴三條内安弓釘釘上為用　弓材長六尺二寸廣一寸厚六分　搊椿子用雜硬木植造材長二尺五寸小頭廣一寸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至一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從小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樑子眼長一寸亨鉢樑子眼下一尺二寸明外是下樑子眼橫樑子長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寸厚四分搊子内二尺四寸明計六條一十二條　醮椿子長一尺八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厚八分小頭向下量三寸二分畫樑子眼向下一尺二寸外下樑子眼廣與搊同樑子各長二尺八寸内二尺四寸　拔樑長隨兩引手之廣長二尺八寸徑方廣一寸計六條鑽眼子與引手同　白踏椿子長二尺六寸上廣二寸厚六分下廣二寸二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二分心内鑽圓眼子再從頭上向下量四寸二分邊上鑿樑子眼一箇樑子眼各長一寸一分上眼子下楞齊向下更畫樑子眼一箇下眼下量九寸四分。外下是雙樑子眼從下倒向上量二寸八分合心又鑽圓眼子一箇。樑子長二尺八寸廣一寸一分厚四分。　滕子軸長三尺八寸方廣二寸。兩耳内二尺四寸明耳版厚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方廣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内或織紗則用白踏。或素物只用搊子。如是織華子什物全用其機子不等隨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樓子共各七功。卧牛子一箇一功。　筬框一副全一功五分　特木兒六箇八分功　棚并弓一功二分　搊醮各一副一十二條全造三功二分。　拔樑六條四分功　滕子一箇一功二分　利竿二條三分五厘功群劄在外

邊篗子

經牌子

泛牀子

用材　造泛床子之制上至立人子頭下至泛床子地共高二尺一寸三分兩邊長與高同　邊係謂之柱長二尺一寸三分廣一寸六分厚八分先從邊頭上量一寸邊上留三分向裏畫第一箇樑子眼樑子眼長二寸三分第一箇樑子眼外空二寸二分畫第二箇樑子眼眼長一寸八分第二箇樑子眼外空三寸畫第三箇樑子眼眼子長一寸此眼外楞上側面鑿立人子眼立人子眼長八分廣五分第三箇樑子眼外空三寸三分畫第四箇樑子眼眼長一寸八分第四箇樑子眼外空一寸四分。畫第五箇樑子眼眼長二寸三分前後樑子眼長則不同各廣三分　劇子樓上高九寸二分廣一寸三分厚同邊脚除上卯向下量三寸畫順樑棍眼　立人子邊向上高一尺二寸廣與邊同厚八分上闊口子深五分下卯拴透樑棍。　順樑棍隨脚順之長廣隨脚之厚厚一寸三分　樑子長二尺六寸廣一寸厚三分五厘用三條雜硬木植　凡泛床子是華機子内白踏搊醮播子打滑線上使用隨此準用。　功限

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五分　如有牙口二功

捍篗

捍座

捍篗座　用材　造捍篗之制長三尺廣二尺一寸上下高六寸兩棍已裏一尺三寸明心内安立人子　邊長三尺廣二寸厚一寸五分　橫兩當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　脚樓上高六寸廣厚與邊同立耳子下除卯向上高七寸上鑿口子深一寸廣厚同邊　篗軸長隨兩

耳之内徑方廣二寸四分。從軸心每壁各量七寸外安輻四枝或六枝減短　輻枝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篗枝長一尺七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已上篗是打紵絲線經上使用隨此寬匙加減　功限　掉篗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一分　如是上有線子牙口造者三功五分

立機子

立機子　用材　造機子之制機身長五尺五寸至八寸徑廣二寸四分厚二寸横廣三尺二寸棍外先從機身頭上向下量擗卯眼上留二寸向下畫小五木眼眼子方八分小五木眼下空一寸六分横棍眼眼長一寸八分横棍眼下空一十六分大五木眼眼方圓一寸大五木眼下順身前面下量二寸外馬頭眼眼長二寸馬頭下二尺八寸機肐膝眼眼長二寸五分機肐膝上馬頭下身子合心横棍眼或雙用單用眼一寸八分肐膝眼下量六寸前後順栓眼眼長二寸順栓眼下前脚柱下留七寸後脚眼下留四寸前長後短身子後下脚栓上離一寸是脚踏五木棍眼眼長二寸心内上安兎耳各離六寸前脚長二尺四寸後脚減短二寸馬頭長二尺二寸廣六寸厚一寸至一寸二分機身前引出一尺七寸所壁在内除機身内卯向前量二寸二分鑿鎝絲木眼方圓八分主鎝絲木眼斜向上量八寸鑿高梁木眼前同高梁木眼斜向下五寸二分鵶兒木眼都主眼子畫　大五木長隨兩機身外楞齊徑方廣二寸二分兩頭除機身内卯向裏量一寸畫前掌手子眼下是垂手子眼相栓五木後除兩下卯量向裏合心却向外各量三寸外畫後頭引手子眼眼子各長一寸八分掌手子通長九寸廣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除卯量三寸四分横鑽寨眼

順鑿口子口子各長二寸四分　垂手子長一尺二寸六分廣厚前同除卯七寸四分鑽寨眼開口子與掌手子同　後引手子長廣厚開口子與前同除卯量七寸六分鑽眼子　小五木隨大五木之長廣一寸六分至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掌手眼與大五木同長加六分　機肐膝長一尺五寸厚一寸二分機身向前量六寸外畫捲軸眼方圓一寸後卯栓透機身兩脚　捲軸長隨機肐膝外之齊徑方廣二寸上開水槽長二尺二寸　掌滕木長一尺六寸廣二寸厚八分上開口子深一寸五分下除一寸鑽寨眼隨上下掌手子取其方午　高梁木鎝絲木約䌙木三條隨兩馬頭内之長徑廣一寸六分各圓混　鵶兒木長九寸方廣二寸三分心兩兩壁各量三寸四分鑽寨眼各從心殺向兩頭梢得一寸六分順開口長二十四分　曲肐肘子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六分心内厚八分從心分停除眼子外眼子圓八分前量七寸後量八寸鑽寨眼前安鵶兒木上後安垂手子上　懸魚兒長一尺廣一寸八分厚八分下除圓眼子離六寸鑽寨眼安於鵶兒木上　長脚踏長二尺四寸廣二寸厚一寸四分從後頭向前量二寸二分口子内合心横鑽寨眼寨眼口順長二寸四分寨眼向前量六寸轉軸眼圓八分　短脚踏長一尺八寸廣厚長脚同從轉眼向前量五

寸寸横鑽寨眼開口子與長脚同　兎耳長六寸廣二寸四　安厚一寸心内一箇厚二寸下除卯向上量一寸六分是轉軸眼　下脚長二尺二寸至二尺四寸栓上兩機身之上　滕子軸長三尺六寸方廣二寸或圓八楞造滕耳徑長一尺黄三寸厚一寸二分滕耳内二尺二寸明　布楇戲框長二尺四寸黄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厚六分内鑿池槽長二尺一寸四分明寨泥眼在内寨眼各長五分　梭子長一尺三寸至四寸中心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闊口子長六寸五分至七寸心内廣鑿得一寸明兩頭梢得五分中心鑽蚍蜉眼兒　凡機子制度内或就身做脚或下栓短脚或馬頭上安高梁鎝絲木或掌滕木下安羅棖棍曲木其鎝絲木所不以同就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棍各一功　大五木小五木二功三分　脚踏五木并捲軸一功二分　馬頭曲肐肘子二項八分功　懸魚鵶鵶兒木八分功　滕子戲框一功八分　辨割在外

羅機

泛椿子

文杆

斫刀

羅機子　用材　造羅機子之制機身長七尺至八尺横樑外廣二尺四寸至二尺八寸材廣三寸厚二寸先從機身後頭向前量四寸畫後脚眼眼長三寸後脚眼畫前量五寸二分畫兂耳眼眼長三寸六分兂耳眼畫前量二尺二寸畫機樓子眼眼長一寸六分機樓子眼畫前量五寸畫横桄眼眼長一寸六分横桄眼畫前量八寸六分立人子眼眼長一寸六分立人子眼畫前量八寸側面畫横桄眼眼長一寸六分横桄眼畫向前量五寸畫高脚眼眼長三寸　機樓子立頰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厚一寸六分下除機身外向上高三尺三寸上除遏腦卯向下量七寸是横桄眼眼長八分楺桄眼合心上下立串眼拴透遏腦　遏腦廣三寸厚同兩立頰遏腦心内左壁離六寸是引手子眼眼長一寸八分引手子上是兩立人子上是鳥坐木上穿鷄兒引手長一尺二寸立人子高七寸　前脚高三尺八寸廣厚同　機身上引出卯七寸卯上開口安滕子卯下一尺五寸雙楺桄後脚廣厚同前高三尺　捲軸長隨機身之廣徑廣三寸四分圓混上開水槽　立人子高九寸徑廣一寸五分上是高樑木下是路絲木長隨兩機身廣之長　特木兒長隨機子廣之心材子廣一寸八分厚六分加减　大泛扇椿子長二尺四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眼子眼長八分上樑子眼至下樑子眼檴外通量一尺二寸　小扇椿子小頭廣六分厚四分大頭廣八分厚六分上下檴樑子眼外一尺二寸横廣二尺四寸明前後同　斫刀長二尺八寸廣三寸六分至四寸厚一寸二分背上三池槽各長四寸心内斜鑽蚍蜉眼兒　文杆隨刀之長大頭圓徑一寸小頭稍得八分出尖　滕子長隨機身廣之外軸材方廣二寸耳長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内或素不用泛扇子如織華子隨華子當少微泛扇子

功限　羅機斫刀并雜物完備一十七功如素者一十功

滕子

押尺

布卧機子

懸魚兒

耳

小布卧機子　用材　造卧機子之制立身子高三尺六寸卧身子與立身子同徑廣二寸厚一寸四分立身子前頭㮣外横廣二尺四寸後頭闊一尺六寸先從立身子上下量攤卯眼二為也口在内立身子頭上向下量六寸畫順身前馬頭眼眼長二寸二分前後高向上五分後然五分馬頭下五寸四分後是豁絲木眼眼圓徑八分安在機身之後豁絲木眼下量三尺二分後横榥眼眼長一寸四分横榥眼下離一寸六分是卧機身眼眼長一寸八分機身下離二寸頂身小樣榥眼眼長八分小樣榥眼下離二寸後横樣眼横樣榥下離一寸二分脚踏閑子眼眼子圓徑一寸卧身子除前卯向後量二尺五寸後脚眼與前脚間後脚眼上分心兩壁順身各量二寸畫横樣榥眼横榥上數坐板　馬頭上一尺三寸廣二寸厚與機身同除卯之外離九寸開滕子軸口上更安主滕木厚一寸　脚踏子長隨機兩身之廣㮣外闊六寸内短串二條徑各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後短脚㮣上一尺二寸廣厚機身同下安横樣兩條廣一寸厚八分椱軸長隨機兩身之廣徑方廣一寸六分圓混　豁絲木長隨機身外楞齊圓徑一寸四分破混前同　鵶兒木長一尺四寸廣二寸厚八分兩頭各留一寸已裏釘鐶兒中心安鵶兒木　滕子軸長隨機子兩馬頭之外徑方廣一寸六分滕耳内一尺七寸明月子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六分　筬框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四分厚六分　攀鏝鐶兒長三寸廣二寸厚一寸二分又謂之耳　椱軸兵子長二寸四分厚八分又謂之懸魚兒　凡機子制度内或三串栓馬頭造或不三串機身馬頭底用主角木有數等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卧機子一箇滕子筬框椱軸共各皆完備全五功七分如嵌牙子内起心線壓邊線更加一功五分　解割在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二 十八漾

狀

謝狀三

唐劉賓客集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苞數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矯撟事禁才短常積憂虞恐累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榮上籍占洛陽疾解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蹤關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然非罷伐伏以當州雖大灾之後物力蕭然飢寒須仆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惟無聞問恭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宋錢塘韋驤集到任謝監司狀　右某言念叨奉恩除誤膺郡寄消辰惟謹始視事以爲精明自云初無樂於而知拿盜焉衣

仰至矣情誠恭惟某官德量淵宏材猷高遠副九重之柬擢振二浙之風聲持節此方。其畫光華之實。旌能不日佇躋清近之班某尸職海瀕馳心節下未遂參承之願且通悃愊之勤傾向攸深叙陳罔既謹具狀謝謹狀

添倅到任謝監司狀　右某伏奉敕差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八日到任訖非材佐郡方虔視事之初高位鈞仁固識託庥之幸恭惟某官聰明坐照德誼內充表儀群吏之端振舉百城之治某乍領職守仰奉聲煇未能聽教於門闌第用馳誠於音驛　謝省主韓端明狀　稟耶漕司牘逮計庭望德茲深與時浸永方貢誠而未熟遽拜教於不圖榮慰雖多致膺愈切伏惟經畫餘暇福休迭來恭以某官識洞淵源器函方格晉身胄族之貴平步鼎科之雄公忠久倚於倚毗材術累更於踐歷剸煩最且肅天巳之浩穰任重此時贍邦財之用調木遂鈞衡之用尚淹廊廟之資而某夙被獎知日蒙庇賴既貫行於戒命且善頌於聽明願觀富軸之榮蹐以快輿情之竊議伏望上爲邦社精調寢興　轉官回謝監司狀　右某伏蒙恩授前件官累日序遷公朝之公信非材冒進志士之所羞自惟拜命之初深積省躬之愧反思所及推致有繇此蓋伏遇某官盛德兼容深仁均暨遠俾逍跡之品坐逃瘝曠之愆遂忝陟明可非驚寵懼於虛受顧充

稱服之高魁在益恭竊慕衛墻之戒庶裨補報。仰答吹噓。　謝運判奉議狀　右某叨奉綸言誤參漕計已消辰而視事幸聯職以依仁。恭以某官器業淵宏材猷高邁蚤致身於膴仕雙持節於遠方積累早畢一歸於善畫寬民未史久著於休聲佇膺不次之恩少愜至公之論某未裝兼道不日趨風方圖馳懇之勤遽辱飛文之貺感慚倆甚敷諭莫周　謝提刑朝議狀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視事剛辰之吉竊揮華使之餘恭以某官植操端方秉心冲厚以學術濟通識以德量持高材遠方審賴於宣風要部優聚於剸劇此時聞專雙頌攬轡之清不日朝更即有封軺之召某依仁茲始通謁未跡方馳懇款之勤遽辱緘題之貺冀爲感作罔墨指陳

謝泉州知州陳大夫狀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消辰視事猶在於兼行走介枉書遠承於厚意伏以某官學窮道奧識照幾先久播休聲參膺遴選榮持使節已豐湖外之財遠剖州符雙撫泉南之俗尚稽通謁第切傾風更冀保調以符瞻視　謝諸州知通狀　右某誤膺宸命叨忝漕權雖瞻觀之尚賒在誠情而預慰伏惟某官忱恂固守謙厚自持先形誨牘之勤如挹風規之茂感慚倆甚敷諭莫周謹奉狀謝謹狀　謝瀘南畢撫句狀　右某叨者御命之官消辰視事方竊依於部庇尚稽致於郵書

先承翰墨之華愈重情誠之愧伏惟某官受材通敏執節端平久參使幕之雄行迓延恩之渥佇期還馭即歘高標更丐珍願以符善禱謹奉狀謝

賀謝梓州路運使秦朝散狀　右某伏審光膺寵詔榮領使臺宣揚王休慰釋民望恭以運使朝散材猷高遠術學宏深累更要寄之繁久著聲華之盛再煩杖節出臨左蜀之雄即聽封軺入踐清逕之要顧惟衰迹幸遇高風在馳慶以未遑遽貺音之先及感慚倆甚敷叙莫周　謝新興元知府滿大夫狀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出領藩條千里傳聞同辭相慶伏惟某官材猷高遠器度博深書持節於此邦重衛遺愛懿承流於盛府盡恆光聲在馳慶以尚稽遽貺音之首及感慚罔甚敷諭莫周　謝益憲莊朝奉狀　右某比者叨奉宸恩誤膺使指揣薄材而非據涉遠道以徒勞夫何天幸之深獲遇鄰光之盛況眷存之有素在嚮往以無窮方圖馳懇以上塵敢謂貽書之先及愧若芒背泚然汗顏恭以某官德性宏深誠心純固涵養粹和之氣從容澄澈之餘念舊物而不遺諒愚衷而加恕飛章論薦已衝昔日之恩誠禮見容更荷此時之賜伏謂既拘於營職贍風第切於馳情伏望上爲廟朝精調寢啄　謝前海門徐主簿狀　右某久聞緒言積勞思而無算向緣同事忻際遇之有涯旋審見星之行遂虛披霧

之願抆翔易改音鄐莫傳幸單介之邇來荷尺書之遠及伏承備說禮制
載安嶷興盾學周才雖久淹於栖隱脩述清貫佇仰聽於飛翔會膽尚賒
保調是請　謝成都許龍圖狀　右某比者叨奉宸命誤膺使指趼蹀光
而甚邇圖謁伏而未緣方馳嚮仰之情遽拜誨音之辱恭以鈐轄知府內
翰材包經濟學極淵源高文首出於時英偉業久淹於法從出持旌節雖
安遠俗之心入秉鈞衡始慰四方之望不日佇承於趨召惟時當遂於赴
迎伏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餗　謝兩鈐轄狀　右某叨奉宸恩誤膺使指
想風規而甚邇圖謁候以未緣伏惟鈐轄呈城材略素高謀勤自負杜臧
勝而尤及荷誠意以編深悚刻不忘敍陳莫既　謝恭屬憲諭朝奉狀
右某叨被宸命濫膺使指雖獲郵於部境尚阻達於門墻光辱誨音倍欽
勝意感慚固甚數諭莫周　謝權渠山王朝奉狀　伏審消辰已諧視事
辱長牋之見及荷勤意以彌多知郡朝奉術學素深材猷兼茂臨事育遺
於中道長民必恆於輿情佇聆惠政之傳以慰鄙懷之傾尚遲親睹更祝
保調謹奉狀謝　謝賀王安撫轉運判再任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重
綰使權顯矣遺麾之榮優哉連任之寄愧馳誠之尚緩荷貽牘之特先伏
惟安撫鈐轄作坊村器素高聲華夙振從事當於遴選擁旌鉞於遐

方俶治譽之謁聞致思輝之被及輕裘緩帶夙著頗類於祭軍增秩賜金
寵異果符於漢表未緣謁慶但切忻愉謹奉狀陳賀恭謝謹狀　謝新知
全州王左藏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綰郡章伏惟愛慰竊以知郡左
藏學通儒術智達兵機久總將領之能果陟承宣之任方圖馳慶先辱枉
書欣感尤深措陳莫究　謝高麗國王送遺狀　特損緘題曲垂惠贐丈
華飾帶知遠物之可珍寶匣將儀見深誠之相契殊受勤渠之意益增感
作之情　謝監司狀　比者恩綸從請符竹叨榮方祗命以就途遽消辰
而視事幸親高庇殊愜深悰伏以某官器識淵宏材猷超遠出領外臺之
寄上分旰食之憂總治有方均被列城之福陟明伊邇佇聞三節之旌圖
脩謁以未緣第欽風而彌極伏祈爲國自壽副人所瞻　謝轉司農上提
轄狀代陳少卿　卿官立武居者固難其才帝澤優賢得之尤足以貴備
伏拜命驚惶失圖何則朝廷清明國家閒暇正臣當軸端士告猷臺閣聚
精神軒墀多蹇諤爵祿之器安有假人車服以庸未嘗濫賞或越等倫而
催其事業或累歲月而不及顯高灼然黜陟之行甚若丹青之著儻求者
罪所以激貪夫悟守者榮所以砥清節蓋出王公之道復還治古之風在
冠冕之班班宜忠良之一一而某衰遲脫節傴僂外瀆分符積年剸劇無

效昨代歸於泗水因得請於光山腹背之毛分不增於速翮口耳之學聊
自養於微驅咫尺鄉閭優游物啇作疏閑之身計期終畢於天年豈謂聖
聰尚回周行引重不使廢去未諧私謀旋領職於富川仍遷曹於石林而
况司農繫于重寄歷代謂之大官竊省匪能曷膺斯地此蓋某官借名持
甚推庇殊深天幸雖至而不敢自盈官責愈高而第知加懼戒存肺腑何
必備墻事極感思願忘閒閣仰荅生成之賜俯全接擧之威懇款所瀆措
陳莫究　廷評謝授官狀　右某荅伏蒙聖恩授前件官仰冒寵靈就安
里落皆自吹噓之力戴華衰朽之蹤愧荷所深指名莫究清江三孔集到
任謝執政狀　越從支郡更剌大州受任踰涯撫躬知懼伏念某志雖好
古才不逮人偶於患難之餘獲從英俊之後叨塵近列愧乏明恩屢請爲
藩亦圖自效尋上宣城之綬稍揚章濟之舲畫涉江圻值秋潮之漲溢少
休官舍當歲事之豐穰已與吏民共安職業此蓋某官以研幾致用之學
補繼聖配天之功兢叙衆賢一於公義顧瞻雅俗臨以便宜遂令不敏之
資亦胃長人之寄蒞有小大方懼於顛隮政貴中和亦期於勉強謹彈塞
淺仰荅陶鎔　代太守謝許推官狀　竊審令似妙年射策精選中科驩
動家庭美騰士論某官潛心於學飭吏以文及時欲立於功名教子不忘

於詩禮餘風及後已成新美之才便殿傳名遂須俊賢之寵任將行道旅
亦逮親足明經術之脩不負義方之訓首承推借良切感藏　謝得解秀
才狀　嘗謂方今之士類最盛諸郡之歲貢甚廉倖之以倉猝之成落者
有紛紜之衆負材而黜則自足以後效無藝而中則何以拜群言是非赴
擧者之重輕實繫主文者之榮辱故夫端乎定次盟于刺封凡一有望之
人以爲古涯之書如得在己相慶以言伏惟某人以勤勞之心精明敏之
性浩乎學問之積華矣議論之高如某荒薄之資何以當考校之柄惟其
自勵不敢少輕譬弋者之張弓忽逢鴻鵠猶釣夫之垂餌遂獲鯨鯢出於
偶然非其力也而家由垂謙德首賜長緘歸功於不肖之職用何報甚感
之意春官覆實天陛程能冀餘勇之必先當大敵而不衂增瑛被袞于和
羌刖足之憂騏驥見收伯樂無失鑒之誚實心所望指日以須文闡丹淵
集謝運使按延狀　右某近煩使節遠按州壓薄領堆叢綱條紊弛重勞
檢詰悉見議訶豈惟不肖之家休抑亦群僚之甚幸此蓋運使少卿克於
臨下誠以接人念其聞有所未周蓋於理實亦可恕使新後效興審撥感
高軒遽還長途正熾計神明之所祐想福履之尤佳某限守郡符阻趨賓
閣其諸感佩莫盡宣言謹奉狀起居恭謝謹錄狀上　謝成都運判大博

狀。　右某伏審被宸衷之褒章，領漕臺之副節。啣領之下，豈獨幸提封之吏民。濬江以東，實大尉同寅之親友。用才而當，聞命皆懽。伏惟運判太傅蚤有令名，共推遠器。學問淹傳，才謀敏明。歸按新書，已馳平允之譽；上陳美績，果妥將輸之權。恩除初行，衆望殊快。何未遺於鄙樸，忽先辱於音題。佩服謙辭，銘藏陋府。未皇贈晤，徒切傾依。謹奉狀賀兼謝。謹錄狀上。　謝鳳州都監供奉狀。　右某去國十年，守蜀三郡。居常渴德，坐失爲書。比奉疾郵之來，忽承累幅之惠。過蒙存錄，深負悚惶。伏惟都監供奉才辯而文，性和以毅。向謂註誤，偶滯鶱翔。賴昭洒之既明，當選掄之甚遍。勉期善養，引對優邑。晤語未皇，企延徒切。謹奉狀謝。　謝西郡西縣中舍狀　右某近被中除，假遷前列。豈謂眷存之厚，特形慶賀之深。感佩良多，攜載圖既。謹奉狀謝。　謝慶州魚推官狀。　右某伏審較能省部，贊畫戎藩，循禮未皇，飛文見及。家此厚眷，亟於鄙悰。伏以推官秘惕儒術，通明吏事，擅敵叅伏士論，尚淹賓筵。暑事云初，光書以貺。過相存錄，深用感銘。未遂贈依，所期將護。謹奉狀賀兼謝。　謝三泉知縣贊善狀。　右某比者祗膺朝檄，猶領郡章。已試薄才，輒臨庶務。方馳誠而往謝，忽遣介以見存。伏惟某官出忠孝之家，稟禮義之教，凡誠懿德，休有令名。尚縮邑符，固淹輿論。下眷僻藩之守，特僑鄙土之歡。佩荷惟深，紀銘曷盡。謹奉狀謝。

曾鞏元豐類藁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祗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家之質，幸依庇冐之餘。竊念鞏材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兩府，徒竊食於累朝。茲假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斂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本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

強祠部集　代謝運使工部保舉狀。　某自以乏賤寔令之愚，學弗名家，力徒稽古。一竊科籍，久靡祿鍾。間關四紀之餘，忝冐數州之寄。唯臨淮之陋壤，乃汾汴之要區。自領一麾，僅踰朞歲。事敝未革，民瘼尚留。日虞官瘝，以底吏責。豈謂某官曲矜儒介，特賜甄揚。俺其跡短之才，謂可劇繁之使。親形封奏，上達冕旒。感積于中，望踰於始。昔者楚謗珍李氏之諾，不啻得金；魯經尊仲尼之褒，有踰贈衮。竊較幸會，迥越舊聞。敢不佩服攸藏，周旋乃事。天幸雖至，而不云之喜；官句是專，而靡營其它。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謝祛待制狀。　昨以它郡，寓家便塗。祇任于居，度命之署，冷甚廣文之官。豈謂曲諒愚衷，過蒙恩側。俾沿臺牒，往促漕舟。皆緣公爲，協遂私欲。獲聿睽累，盡歸巨森。此蓋某官盡物以誠，任仁於己。永言感服，曷究指名。　代謝二司狀。　某到郡累司監州無狀，薄書弗整，管庫少嚴。製錦致傷，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斵，蓋不能之使然。承攬轡之按臨，欲望風而引去。不時斥罷，盡出優憐。知無不爲，力圖拙者之效；死而後已，誓答仁人之恩。近阻高明，諒臻禧福。伏望順節自壽，協時所膺。　代謝兩府狀。　被恩至渥，冐職知初。俯伏拜嘉，兢慙失措。伏念某早緣曲藝，竊綴茂科。逢辰寡資，累日取進。郵領漕權之重，任當河朔之雄。方殫鄙才，思稱繁使。而所屬列郡，非良長人。致狂仵之不戢，嬰孤城而自守。不能應事而先擿，徒爾傾忠於己萌；積廟算之萬全，破寇巢於一舉。私心佚黜，恩典從寬。止奪使麾，尚叨守紱。雖頻年易郡，未始滿期；而南服按刑，僅踰累月。豈圖明命，復眷孤蹤。就改外臺，俾還舊物。蓋使過者欲功之赴，嘗夫者知得之榮。猜言忝屢，厥有緣自。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當軸均仁。匠物謂無於可捐，器人容有於不備。卒令駑礫，仍玷龍光。敢不究悉事權，激卬志尚，少圖拙者之效，庶答大鈞之私。　代到任謝兩府狀。　右某比者就家細剟，移領善邦。望闕非遙，假麾何幸。竊念某本縣平進，親遭盛期。累日而取官資，圖無它術；應宿而居郎位，誠玷茂恩。而復頻更左符，率適喬木。唯泗封之故郡，寔淮服之會區。曷稱異遷，輒當繁要。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與物終仁。界分外補之榮，曲盡大鈞之賜。敢不周旋乃職，黽勉在公，永矢捐軀，仰酬知己。某下情無任，感懼激切之至。　代謝諸官狀　茲以短才，猥當煩使。叢然財賦之供，億來以薄書之冗。紛徒耳傾風，未由奉記。豈圖情娟，首貺音縢。甚在遠而彌親，禮由謙而益厚。仰銜勤抑，第切銘藏。獻溥云初，操儀尚邈。勉跂踈餘，前對寵褒。　代謝轉官狀。　常饗告成，德音中諭。泛均洪澤，施及冗員。被寵匪叨，拜嘉知愧。伏念某本縣曲藝，進冐茂科。早緣僕覓，寖踐闕籍。止圖累日之效，以致積星之聯。豈謂禮訖總章，慶覃列位。或講求曠典之舊，或侍從嚴祠之勞。此而例遷，固匪虛授。若茲忝擢，良自貫緣。此蓋伏遇某官素爲胄期，致階崇漸。卒令駑礫，亦玷龍光。敢不加慎操脩，益思樹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捨是而它，不知所措。　代謝二司狀。　露章易郡，得請還朝。獲遂私誠，將違公庇。怔惶承命，喜懼兼懷。伏念某任爲外庭，能細末路。力圖爲政之效，日抱瘝官之虞。重以迎侍安輿，阻違故里。雖竭晨昏之奉，殊乖蓋膳之宜。然君父之命已行，弗宜數改；而人子之心未專，因用上陳。豈謂審悉，俯從愚款。此蓋伏遇某官素推大惠，曲恤孤蹤。賛行終物之仁，使就養親之便。永惟盛意，曷究指名。　代謝兩提刑及王工部狀。　近值崇卑，出臨屬部。俛惟遠幕之景，守在會衙之邦。處事弗精，蒞官是懼。尚縈寬假，不汝本疵。去德未遙，佩恩良

極仰惟福履萃集休祺恭以某官才爲史師名重物論行加風績驟被褒
華 代得替謝上司狀 術短事叢地卑郡要加廷闈之奉養有風土之
牟殊弗使旨甘遂形懇請願除使郡以就私誠露章方聞謝詔隨下剡通
吏書之代將建蕃宇之驩得兄官廉辛以理去靖言所自厥有繇然此蓋
伏遇某官早借題評脩矜朴直靡尤庶務之犢曲示兼容之優獲解守麾
脩行贐之入覲回贈恩館惕感涕之無從 代謝提刑狀 近以露章賡
覓卜兆覲塋因緣畫室之還將就乘舟之便爲謀弗熟引日國多值使軿
之按行呼萬工而詰問仍移牒令俾述事端雖起聞陳尚虞奉劾豈謂靡
尤既往之過特寢必行之文此蓋某官量極兼容仁推再造念效官四紀
粗守於謹廉使竊寵一麾獲全於榮幸欲報知己敢辭捐軀 兩制謝狀
祗奉明綸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加膺品竊以爲
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不朘民而厚上登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
是兼長乃名宜職苟容竊吹哥拜公言甚效罔無堪濫官有素江淮易任
曹靡寧居金穀主謀忱述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
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被拂污滯矜憐介愚深聞當宸之聽遂復外臺
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謝王舍人狀

遜阻風猷更變季所日爲藩垣之關寧坐致賁橅之寵稀方切傾賢遂交
占教感與抃會情鈞禮優恭以某官風練善經薦揚歷仕沈毅有略不廢
畫歌之懽嘯聚自潛已絕萑蒲之警果凝顯烈驟陟榮班 代謝許使運
狀 某一竊料糟久縻祿鍾不日而取官資圖徹他術應宿而居郎位誠
玷茂恩何叨郡敍之榮越隸使臺之屬豁殫拙效訖乏最稱逮秩滿以還
朝仍使麾而假守靖言忝冒厥有階繇此蓋某官爲容有光增價之倍辛
令篤獎亦被龍光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庶幾一得云補萬分永矢捐
軀仰酬知己 謝經過諸處官員狀 近沿臺牒獲遣治封上謁賔階屢
遘賢規之粹講驩宴組遇豪主禮之優還旬而來息肩未暇復仕推於詔
徽因贖奉於音勝尚賴寬明弗以庇吝伏惟歆炎貫序福履贊和詔款祺
遠傾詹尚既益綏燕起前對褎陞 代謝王副樞答書狀 近者伏聞某
官光膺徽用參掌樞機增天子俾贊之稱副大臣行道之實輻員億姓咸
託於鈞陶藩翰下寮竊形於距躍因傾悉上沆台光豈謂公輔量寬朝
堂政暇自忘紀禮回既鈞函拜讀以還耗榮失據伏惟緝熙帝載翕受天
祺恭以某官主佐偉才民靈光覺高文大冊蚤冠於雋科華貫嚴遂荐揚
於聖世儲紓賢業自結主知密侍清光益隆體貌禁司視草久歷將明之

資樞極暢謀猷分宥密之寄行明繙之登進職上衮之凝嚴副圖倚毗協
時髦屬 代謝許州相公狀 頃在三川屢爲屬吏第疲駑而自守徼銖
兩之足既伏蒙矜憐介愚終始振拂預郎垣而竊寵忝使閫之亞麾訖賴
曲成敢云自致孤生之素味論報之無階仲氏之愚復託蹤而得地出入
材館質遷歲簡辭藝叢蕪濫肩下客之列禮遇優厚牽荷上台之仁會還
印於宰廷方建麾於京輔首錄門下之賤俾綴仕階之榮露章上聞諭令
道俸弗由稽古之效遽有進身之基靖言載惟厥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
大鈞播冶洪律吹枯匠物謂無於可捐器人容有於不備是令茂渥輒及
[illegible]儒宗[illegible]徽主畫治雨露之澤鶺鴒翱品皆緣卵翼之恩永矢糜軀仰酬
知己 代謝中書狀 濫被恩俞出司憲職諸能且薄荷責惟憂竊以國
家博尚主仁哀矜庶獄治刑之吏咸舞於深文抵罪之氓閒罹於密網因
重按章之選俾澄濫罰之源宜得敏材以當繁使伏念甚肖靈非粹學古
不優早從朝弁之華寖冒書林之目以主分守符之寵寄備王府之從員
蔡翊鄙才記徽善狀優游一郡思全懶放之懷董按列城本非平素之望
靖言塵玷厥有階繇此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工運平帝緯器人容有於不
備匠物謂無於可捐埏然主公施及無意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誓理

一介之勤少答大鈞之賜 代謝李兵部狀 比緣厚幸得備屬官向因
愚闇之傾輒瀆使威之重豈圖樂轉給之豐暇忘齊德之過尊優顧下條
持還淳誨仰佩一誅之美第增三復之勤恭以某官元精所主盛德之後
早蹈纓繒之貴自結編旅之知總漕節之劇司方圖顯敍復相門之遠躅
行被茂恩 謝蔡學士狀 蠢冥亡狀汩沒于時向補獄官寄備稼屬蛾
駒句趣曹走嶷之市明市徇悲捭或賞音之間及洎宂曹之滿歲會卓爲
之還朝無何孤蹤亦旅上國天銓待次殆困東方之飢酒正之員遂叨北
海之厲靖言篤眷獎昂稱觀揚此蓋伏遇某官興勸官能助闡公道不遺瞽
復之舊刀提菅庫之微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謹材六物實守於舊聞
第課三年庶成於微效 謝范陽軍司理狀 官舍按牘日唐高拒客車
過郡時剝莫聲思清暗以來压遽珍題之爲貺恭以某官才猷膺敎方格
淳脩一命關榮尚淹於遠驗上臺文薦行蹈於亨塗倍傾節宣少平頌領
代謝文相公答書狀 竊以孤單素叨獎遇訖被大鈞之賜寔載外壓
之榮旋去門墻浸逾歲月一身銜感固銘敍於個悰兼幅清專懽自貽於
罪戾豈謂王公之量曲惟犬馬之情弗闕循遺覬形誨諭拜嘉至渥論幸
無涯伏惟靜鎮大邦具膺景福恭以某官天元間氣王佐偉才以忠誼結

主知以道德爲已任畫一之歌既作休有成規太平之策略行兪臻至治
俄遷率印出剖使符幅員含生望晉公之再入旦夕徵用副周尹之具瞻
代謝兩憲狀　某天資庇滯胄系羇平早抉片文脫屣一第脫略名場
之困閒關仕路之榮旋忝方州適居要地鮮嘗生而多所抗塵閒參決於
薄書記無裨於課最慙廉自信單瑣詎容豈圖經世之才方重按章之選
夙夜重寄品裁庶官隨器而任人市骨而圖駿以某外飾於邊幅內粗
守於廉隅諒其介愚謂可甄拔特程寀奏上達淵聽爰丕公地及無意
靖言惟度厥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興懷兼容成德輕於慰薦錄此
孱庸敢不持前所存勉後有立廉驅以報知己難酬　代謝何龍圖狀
伏冡持抗辟書評從藩服匪才被獎月度於何勝成命未行預寀於帝擇
惟治朝之故事付帥府之要權得舉賢材以備官屬眷乃題輿之請最居
拃敷之先肯行教條關決政發講兵民之利疾致風俗之便宜當取經通
之流以光慰薦之首如某者曹從寒薄性得顓愚局若轅駒固違明之無
所欣如蝦蟇第竊拃之爲多伏遇某官爲本光容桊對下體將令蔦張亦
玷龍光儻外莫生成獲縣於恩館則頂踵酬報未後於衆人　府推謝學
士狀　自去京都亟來淮服馳心翹館之下回首長安之遥仰企高風悟

增勞臆忝以某官德宗業巨行絜文醇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踐華
貫早被温書之召入登祕館之遊贊劃治於神𢻮勢非久次暢辰猷於禁
署議所同歸願輔群葉行光寵數倪惟瑣亞倍百他倫　謝李兵部狀
近以隰遠崇威懼遺抓逨塊向重知之地尚懷未滿之心因貢賤函仰通
凡格跡誠計之迫遽致言詞之譸扶謂歷將命之嚴必胃瀆尊之咎終朝
自省悖䩄難安曷圖大漕之崇弗聞冗曹之細益恢全度曲究下情謂表
以賤干責者蓋有欲言由初及末者方能成物持寬罪斥親占教音事絕
舊聞幸喻始望惕爲拜賜藏以爲榮兼審順覆時膺誕膺景福恭以某官
蚤紓賢業自結主知言施當世而可行名揭本朝而甚白連吏重柄未嘗
坐席之温方總外臺行被詔函之趣還台衡之舊柄光史冊之新書庶俾
孱庸託繫娗治　代謝二漕狀　換縣了兹宇人未殊官譐弗整民瘼尚
留與錦使裁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斲誠不能之使然閒攬轡之按臨欲
望風而引去不特譽斥盡出優儔究悉寸心誓殫拙者之效周旋巨麾庶
免官瘝之虞方逮使威第馳悉悃恭以某官才兼數器名重本朝綱紀列
城之亂叟光主寄發揮當世之務行暢賢圖伏望上爲邦家精調寢餗恭
以運使舍人直清不倚莊重自居名肇爲紳道來當庚然外臺煩使誠曰

攢才之司而嚴署詞禹決非久次之地　代謝舉陞陟狀　尸官下邑才
微分寸之長被爲上臺息甚丘山之重事斯望表感劇愚衷伏念某孤平
之蹤汩沒亡狀語能分齒於俗吏行已恐羞於古人一竊祿鍾偶遇於官
曠再汚縣綫復避於親嫌鄰從淮服之遐易宰江濵之陋而且歲穰相接
民訟幾稀鞭扑牒訴之罕關懷賦租科斂之易爲力顧何治績足稱褒章
此蓋伏遇某官興勸官能助開公道諒其懦介謂可甄揚持函知人之明
偎形蹤等之舉敢不周旋乃職佩服攸箴永矢驚驅仰酬知己　謝知府
少卿狀　長無寸才寒有餘地百里自效職顓惲於不脩二天誤知衆遂
疑其可取近具版謁前從府趨摩捺戟之甚嚴覺筋骸之如束伏蒙甫寬
苛禮爲霽嚴顏損邦侯之違尊加國士之優遇以至均惠公庖之品許陪
燕俎之懽十騎雍容下臨所舍十日駭愕相睞爲榮事信越於舊聞心第
藏於厚賜下邑歸去尚戀御宴之濃終朝虔思益知恩地之重恭以某官
粟氣閒傑爲時老成朝廷渴賢方念元龜之舊廊廟虚佇增顯爵之光
孤土爲依四海僉屬　謝通判國博狀　某託庇歲餘發蹤門下散木成
器緊公輸之光容駑馬爲良始伯樂之回首近白丈事仕穮恩闕方守閫
之通名已倒屣而垂接斂板長揖爲踐揩墀之常虚襟相容不知州縣之

賤以至燕賜延勞賜御枉臨泥塗生光像反改觀守在民社未敎吉還詹
言軒墻猶有餘戀伏惟協班寬詔生擁紫禧恭以通判國博器完道醇仕
潔文妙雍容洊來之任豈曰盡才頡頏書林之遊此其宜職伏望爲國自
壽以時考祥　謝越州知府待制狀　委聽諸公之論竊伏盛德之光仕
覬閒焠情禮跡絕休自進之亡路第仰高之有年遽被上臺之符俾論會
府之秀雖殫愚效曷裨勸屬之勤比芘事緣方適升歷之願而大賢不自
貴重一介亦加采收以至燕俎將恩餞壺申況逈銘盛遇增劇丹悰伏惟
訟𧩬畫空道環天粹恭以某官器函剛實才貫敎深允蹈古人之直清書
言當世之利疚旋躋延閣之祕自結嚴宸之知東南請麾已諧均佚之尚
旦夕被詔亟對登庸之休四海爲依孤生非佞　謝楊直講狀　近並諸
君諉程多士曹是辭才之短介於孟季之閒而甘年好珠臧否歸起人訛
一見誰將適從寔繫定鑒之精與決群言之惑辛多彼彦之在選獲遵有
司之赤明終朝虔思文賜深矣優緣賤子之跡嘗出先公之門梓其頭冡
陰有奬述單車之亟引儒翹館以增勞伏惟贊行寬絛命交純福恭以
某官爲紳領望名世偉才學造聖賢之微文經邦國之要承東南之巨屏
猶贊群賭陟左右之嚴塗乃云宜職伏望爲國自壽副時所傾　謝陳秀

才狀。後詔畢峻命鄉辯材伏審一德妙文旋中異等遂躋此始私心竊
驥首貽長峻尤識序誼陳君即先輩最得秀粹學探本原諒切祿鍾之榮
甸從貢部之式華歲方盛致身其時青雲在前舉足可到水言欽頌 謝
通判國博李熙狀 降屆彘車之尊按臨屬邑之陋若乃薄領之夫謹日
門榜之成固丈度丈有斗升之差館人戀什物之備過在馬令責將任誰
豈圖馬齋風霜之威更開河海之量捨而弗問許其退思方叅宇之焉依
會行麾之亟引再惟單賤之跡最荷煦濡之恩苑如嬰兒驟奪慈母藹若
疲馬敢忘故軒屬嚴氣之作寒願順序而自重 謝富丞相狀 比者祗
被恩書與持計節寵榮於胃分夫其安伏念某偶席世資罔通時用介愚
既定於所累矯揉雖勞而莫移劃冐是於冗塗固絕心於要路向會高明
之當國一隨長短以取人緣是孤孱亦叨獎拔承財闗之官乏何所建明
佐神司之治經終然暗拙懇求外補止覬小麾圖造物之仁弗顧假人
之議遂以煩使屬之短才既假漕臺之劇權又分淮服之近地無桂玉之
窘足以致舉家之溫飽有海陸之產足以奉偏親之旨甘寘私懷之便安
第官責之深重按列城之吏狀要在澄清寵一道之地財抑資幹濟當增
恩慮以酬誤恩載惟單跡之生成率自大鈞之終始即具舟楫益遠門墻

叙感聽以無從企台光而增懸恭惟某官器包民極熙濟王塗秩重計以
尊本朝廣正德以儀庶位三辰以軌百化其凝公路倚千暢偉謀於當世
親闡秉餋纏巨痛於終天愈隆注意之私屢降奪情之召雖力祈於割靡
偕方進之故常而久辭其勝深致晉公之再入伏望節哀順變祇履考祥
上副廟朝之依下平海寓之願云云 謝荃賜酒食狀 僕馬膚勞雙逆
寧居之適酒肴豐旨豢蒙飫賜之加戢感良深諭言悲意 謝館燕狀
竊胃便華肅將君命屬征驂之稅鞅即候館以肆筵祇服恩勤茅增感寘
謝合食酒菜狀 邦家脩睦慶歲籥之履端青核儐賓豕壺漿而申貺
仰承嘉惠增戢愚衷 謝春盤幡勝狀 歲功適起春物滋榮製妙飛幡
動鏤花於翦綵珍蔬多品錯綵菜於雕盤併此拜嘉惕然革感 謝主領
狀 車馬少休方諧定館饑牽並賜迥越授饗匪頒之禮既優荷戢之懷
良劇 謝射弓御筵狀 燕儀示惠過蒙折俎之私射禮序賓曹之主皮
之善其爲媿幸無諭感銘 謝錢筵狀 輕船載舫將事于征嘉豆旅陳
遠叨式宴良厚使輕之眷特加祖餞之勤祇佩弗忘敦論周既 燕京謝
酒菓狀 遠駕單車甫經別句特念行人之主重煩使者之臨均沾王等
之清酤羔雜秀林之珍實仰承優貺增戢鄙懷 謝兩制狀 誅被恩綸

出按惠屬材粹責重寵至義深竊惟庶徵之原動繫生民之命鉅語條所
灼深慎於吏文而州縣之間或遺於上意因稽使者之選以董刑罰之難
必得周才乃名宜勝竊念某蔵非經遠品不及中裝鋪樂之選粗求寸
效定荷書之深意都諳舊聞敢領郡官尚虞瘝職剖在淮州之劇尤惴行
獄之難此而按章誠日假寵請備叅胃敢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
優褒華引重振滯污涕矜憐介愚授閑雷良之賦俾預外臺之寄敢不持
存千允殫察盡竟永又康體上酬知己 謝燕王君赴筵狀 通觀使塗
甫休定館辱杜占書之況俾參置醴之惟意篆千僚文陳非諭 副使
出持瑞節來會燕都濮辱溫函許陪盛集祗承往命增剝鄙懷 謝燕王
餞筵狀 夙駕單車薦經各有特置餞觴之禮曲為行杖之輝厚意所加
媿懷尤劇 副使 六轡載馳適首塗而云邁百壺中餞復供帳以加勤
銘厥名言可諭感媿 回謝中京留守狀 才瘧遠道甫庚中叢首蒙足
積之治良極寸誠之愈永言欣慰冀定指云 副使 行人將命才詣於
復車管記占書謨加於未介感銘之制誅患非綜 謝中京留守召赴筵
狀 使轺入境竊聽於巫鼇主道優賓首詒於音誨俾參高會併爵下懷
副使 幸孫治境甫合征騑伏蒙誨牘之臨俾預燕觴之集仰衔厚意

弟剝升甚 謝中京留守餞筵狀 甫就征鞍遂陪祖繇之餞特開餞燕
以為行邁之輝祗佩勤私不忘中表 副使 乃絕行軒伏拜餞筵因於
道塗之勞彌嘗原隰之媿仰承勤眷內真感悰 謝中京留守舉迎狀
欽擅復命假道言歸遠辱榮緘備形勤意其為感荷莫罄敷陳 副使
比訖慶儀便驅歸傳適次封圻之近俶頒緘牘之先感戢以還忱悃良切
謝諸州舉迎狀 出疆已事驅傳云歸荐歷治封首頒誨緘仰服謙勤
之意愈深銘眷之懷 副使 聘節戒儀歸驂假道首將溫牘備認謙懷
感幸兼深文陳莫究 謝請赴筵狀 種節還期休車就館迭蒙珍款特
枕佳招感篆攸深指名悉悉 副使 出參使華歸復君命才臨近境首
慎珍函祗佩殊私躬勝册惆龔茂良集除決帥謝陶憲 蒙恩出使來補
邊分被命為藩遂叨統雁即原隰壯舵之地撫江湖襟帶之邦避兄無從
任營夫候餘踰蒋具借重孤蹤恃以為安適此頒條居然仰德共惟某官
淵微獨得正直自將考古驗今漢張華之博物律貪敦儒畏楊綰之清名
來魁文淵於崎崗持節促旆於江右公曰庚止民各翕然高遂躬之閒時
流芋於孩齊弟白泉之頒而入侍於明廷審此非十年蒙異顧十連百率
未知稱塞之才千里狀民正在祭衆之下范太史集謝兩府狀 祗奉命

才謀馳慶譽於親端別迎膞渥敢祈寵銜肅副翹瞻　謝州縣諸官狀
霑承恩問特荷勤渠載謝後時怵慚增劇適惟履道無奚天和更覲寵珍
前迓榮渥　謝信安軍通判馮國博狀　近偶緩輿過從闕望緒言闕澂
歷懷谿清遽爾違仁俄而決月荳圖損德之重特枉好音之貽承郡政之
優餘實哲躬而慶裕忻瞻愧荷交集于中　謝通判職方狀　伏念嚴嚴
之表久勞瞻仰懸懸之誠臟馬修阻不圖㧑抑猶賜齒存杜珍裝之見誠
若話言之入耳拜既之辱寘懷敢忘恭以某官量引百川材兼數器遠民
家福壹馳敏政之聲清議推高行副愚才之召蕭辰柔落福履粹和允覲
寵珍以需榮渥　謝瀛州鈐轄禮賓狀　伏審祇膺宸眷榮總戎權伏惟
驩慰恭以某官風聲休特才智周物素號詩書之將眾推帷幄之謀屢奏
膚公已騰於高望總司師律允藉於通才果被俞恩寵陞要任方圖修慶
遽枉飛文休荷忻瞻牢敍屢慊　謝瀛州王總管狀　竊高盛名治茲有
日欽挹後表邈焉無階方從事於塞垣幸寀休於戎府敢圖㧑抑寄損牋
封荷隆禮之過勤鍊家䌁而增愧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高嵩衡才出十
人之英世號一時之傑運籌決勝素黯堂上之奇挫空推於自有軍中之
樂佇陞邊最別奉恩俞敢覲寵珍用符瞻頌　謝知原州朱六宅狀　竊

自邊亭之列俄驚歲籥之遷僑闕𥩟稱翹心徒切敢謂勞謙之德存貽天
簡之文仰服勤渠第增愧怵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重嵩衡出守名藩茂
疑於風績入歎遷最行被於恩華敢覲珍頤用符欽禱　謝解近知州狀
　委遊仕進素高於碩望竊伏隣壤未覩於光儀矧託蔭之甚燖第傃風
而增慕恭以某官才宏器博義峻仁溫帝所寵嘉實廟中之寶鎮時方倚
重爲天下之金城行奏最於嚴宸別踐榮於要任敢祈珍寵前迓榮光
代人謝王侍制狀　最爾沉踪悽然寒宦自竊名於仕版嘗聞誼於朝端
伏況盛德日隆英聲益懋逮辰結主朝野共高其才謨獎善育材士人爭
識其風采孤危無似忻慕徒深然附驥以馳無因而致撫鞭而事猶謂之
榮幸爾有緣適於願望近獲趨於樂壤得侍謁於精光貫然謙德之鳴熟
以善言之貺寵加鈞盼感極悃衷違離之日未多瞻仕之心已甚　謝曹
比部狀　竊趨樂國獲奉精光邈然而南俄已彌月雖密親於壤制阻前
侍於賓榮恭惟順宅高明招來茀祿伏況某官美化之漸振起於疲氓和
風之翔均休於遠俗顧惟愚闇實在恩深瞻仕之心積依莫及　謝杜寺
丞狀　伏審錫命楓宸踐榮棘寺伏惟懽慶恭以某官政有遺惠行無小
疵升聞最績之成俄被懋官之寵庇之大邑可盡通才光辱飛文豈勝感

抱　謝運使王司勳狀　伏念越去恩宇寖更歲籥賢吏旨之阻邈上記
文而寢闕敢圖㧑抑猶賜齒存飛教見貽怵銘何數恭惟某官道才器博
義峻仁溫超躋郎署之榮歷攬計臺之重足兵足食家贊於邦經來旬來
宣一蘇於民瘼佇聞騎召別近龍光某遠此庇身無階奉侍惟祈上體宸
眷實綏哲躬　謝知郡狀　伏念某適緣吏役之間經從樂壤伏謁賓榮
之下密奉倫顏貢然謙德之鳴照以善言之貺隆禮斯及寘懷敢忘違越
去於坐隅卑逢移於弦社欽優賓範鎮想翹悰伏惟某官表峙蟬準才提
餘地坐棠陰而訟息順秋鈍而氣寧僉諭已同召節非晚願膺福履以迎
大暉徒請歸次弗謾識素　謝隣郡傳暫知州狀　竊伏膺封獲交賢人
之德遽聞詔節入承天子之光聘激揚之將行想勞心而如疚不圖異德
家損道函依憩既深悰銘增惶　代人謝知諫院余舍人狀　竊以舜臣
九人稱重納言之任周官六太序分司諫之職蓋言曠其職則無以裏帝
謨諫缺其人則不能聞過爭繫實是賴蓋古而然況復惟命是宣將以爲
天下法有闕則補然後見忠臣心苟非哲人曷副深簡恭惟某官量碩且
儼德華而溫氣凌虹蜺名動朝野游文經術之際劇談王教之端入告大
猷不棄小務矧主知之固孚眾召節之褒頒入對龍光榮陞省署郡望攸

德上心爾能濟如綸如綍之言蓋貴遠謀循司聽司明之寄行藉通才某
介守雖藩慶聞寵擢人受成而無賀曾愁於行依雕虎符而飛主增忻於
氣類不圖異恁首墜珍緘言推實而鎮浮誠發中而形外敢不拜貺永以
寘懷焉頌之勤遽歎莫悉　謝祈州馬侍禁狀　洵遠棠時聽高僎篤方
傃德之增深辱飛文而先及欽詳婉畫彌隹翹誠適惟寧幹局以優詳總
計籌而受益允綏寶績膺近天光冬序正嚴屋賜總阻酒賜之素重釋異
周　代人謝李端明狀　鴻儀清遠久此趨瞻滿懷賀珠曠焉修間興懷
自祖翩自宜多宜圖府功優餘謀光卓然染矣龍之秀積副判跡之新文
然自溫淑惠然來及拜嘉已往感去為榮恭以某官勝日月之青名抱珪
璋之全德朝家有召儒者宗英佇當天心入副柄用願加重嗇少副頌言
　謝淳安知縣狀　久欽蘭芬未覩嵩峙不圖損德之重先枉胥函之音
寔若緘群藏諸心猶負盼睞蚨將成將封當拜德之有財預係函而增抃
方茲炎燠宜在局調延訴所深薄斯莫盤滿良貴默成鄉士集　謝王運使
落致仕討及狀　伏審光承宸恩載履仕籍經而復可雖高志之少遂用
之則行猶命言而大慰伏惟某官溫恭立德毀介持身視富貴如浮雲之
輕於出處得斷金之義叢求致事慊慨不詳於親交今復入言諭屢志由

於某從惟是進退可爲表儀長待罍卮鈐閣夙合既慶朝廷有用賢之
樂又喜君子得行道之時敢意謙沖先垂臨訪忽阻趨於堦砌徒坐㨂於
心㭉伏蒙高明俯興賢家俱守此使集謝土物狀　伏以雙僧旌旗獲易
郊迎之禮遠頒箱篚分書庭實之餘祗沐多儀益知厚意茲爲銘佩曷既
報陳　伏以輶軒授館循使勤之光華聘幣遠廣分土毛之珍厚既無以
根義不獲辭感愧之誠名言曷諭　回謝請大排狀　伏以貢琛遠届良
多衛法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裕脩漢具以奉清塵竊幸爾以仙
辭辱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備敘寸心　又　伏以杭海來琛仰使華之
勞勵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家特枉高軒祗拜嘉具更蒙謙德曲示華緘
荷意良深竹言罔既　蔡益公大全集致仕謝守倅寄居狀　特勤枉駕備
慶安車傲掛衣冠阻趨榮戟修守作何者其爲愧感罔既敷宣　謝趙守
門送上冢狀　竊以兵杖下車將禮神而夙駕州民上冢乃飛蓋於晨門
佩謙德之加隆激儒衷而增媿　又　歲時掃墓見爲野老之常車騎塞
塗乃在邦君之重不圖拜辱但劇惶慚　慶禮賜衆帛謝太守狀　特枉
前驅敷宣上賜昭二聖交歡之慶示九重優老之恩榮幸良深敷陳罔既
復少傅謝監司狀　恭祗奉新綸寵遷舊秩敢過省罪仰自聖君之仁
此括吹生於田僧使之助振書光聖慮旋增崇　益國夫人叢奉謝守倅
狀　自頃悼亡迨茲送往疊勤弔奠仍製薤歌前驅遠出於郊關厚禮倍
光於阡陌永言感愴難盡敷云　謝林封秀狀　郊香甚饒賓謁循稽禮
尚往來敢辱高軒之過出無償焉復未至下澤之乘惟深感之交懷非
名言之可盡　謝寄居通判狀　老而不死方永慨於劬勞歲之欲生乃
曲形於懽情猶清風而作頌祈黃耇之維祺製群玉於西崑病臨空拭餅
天鏽於東序恰月徧驚愧感交懷敷宣罔既　謝路鈐路分狀　生哉劬
勞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紀祺遇勤黃髮之祈高誼重於丘山山止秋踏於金
石猶清風之誦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媿衰賤之弗稱但深銘
佩莫究叙陳　謝類守狀　老逢初度猶速感於親庭誼篤鄰居乃寵貽
於樂府粲然新句貴此衰賤誦周雅之清風求懷何已歌楚人之白雪寡
和固宜　謝太守楊祕書方初到訪及狀　竊以榮戟初臨身纔接於德
宇衣冠已掛迹久棲於公門敢期貴老之仁不責致恭之禮枉旌旗於巖
戶需斷杜甫之才五琪坐於漢場空致任棠之意其爲愧感罔既敷宣
太守初到任謝訪及狀　竊以篳圭慎道傲寒判史之惟輔蓋及門首訪
野人之室荷撝謙之有甚念往拜之無從愧怵交懷敷宣罔既　謝傅宣

撫問并賜銀合茶藥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傅宣撫問并賜臣銀
合茶藥者先陵送往甄闕勞還寵之尉藉之言貳以珍良之賜拜恩深厚
揣分桃愁伏念臣祗率故常暫從行從緊懸陰於聖孝致昭格於天心況
觀賢宣總護之營且郡邑勵洛承之志禮無違者臣何力焉伏遇皇帝陛
下至德表光深仁侍下既見異於鉅典虧加惠於庶工不遺尸素之臣亦
溥寵光之施莫知報塞惟誓糜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
奏謝以聞謹奏　謝慶禮支賜奏狀　右臣於吉州準奉今年八月二十
六日慶禮詔書致仕文武官七十以上依格支賜羊酒粟帛曾任太中大
夫以上仍與倍賜長吏致禮差官就賜臣已望闕祗受訖臣無任題孟堅吳齋
文編謝安吉史君黃寺丞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褒孟堅明敏有文擇
毅不撓充改官舉又任使者京洛識韓一見已參於學顏媲潘為欄三去
即信於良緣恩惠倘天謝誠蹈地伏念孟堅家爲好直枉尺學圓偶齊孤
寒頃罹風霜於早歲自期節義頗爲砥柱於頹波凡是素心不入時樣徽
如字畫循考偏旁寓在吟哦亦關風教以北移於史事斷乎不敢私心當
繡使之行臺借階抗議勸大家之髮衆力扰時弊寸食築以守原來濕薪
而馭史蘭董同吳渭漫殊派不圖末路之榮欣遇知音之獎惟合類尤
重當員判分京選於天淵頓生功名之羽翼翔陳力之未久便刮目以誤
知槩被尋常誰其特達茲蓋恭遇某官超然遠覽卓爾達權自專衡鑑之
公取於尺度之外偏方建府首急揚材第慚借譽之言飲於許可之過獎
狂有作正虞所擇之未精操守無移或病執古之太甚文乎何有敏又安
能被寵銳銳持心揚揚任春風之下同桃李之無言歷歲寒而觀期松筠
之勁節　謝發運權憲節齋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志尚博
雅才能卓異靖共自勉職業可觀改官親民任使者在事霜臺風紀鑑貢
一封露刻追稽吹揚終昭衡鑒之公倍感孤寒之跡況光寵於臨發中勉
孀於將來示意玉成戴恩天大竊以脫選須五奏判在今號甫登科屬大
百十員誰無異望關蔵一二舉得甚艱難於常員已自不輕判職司所係
光重會淮浙而分部蓋英俊之如林求者非止一人之懇祈得之可定半
生之榮悴允非細事豈易昇人如孟堅者涉世殊疎信書過甚孤介獨立
寒其寡儔之無群既張貴詞執於畫蛇之添足紛飾修治了無時樣嘆褒
眈嘆惟有古心出手辯冤獄之誣活數命於垂死歷階抗部使之議獲一
頂以回榮是皆拙計之勞身第福冷笑之冰畫誰分鼠壤自睹龜藏濟木
忽被於丹青變桐獲調於律呂茲蓋恭遇某官道德純一識見昭融禮樂

之責望皆詢謀度更竒西南之顯要臨遣以來回皇自失嘆惟蜀道最遠
若門號名雖重於中樞體統以兵於本昔圖於無事臨當擊肘而難為惠
及未然不亦寒心而可畏矧往西之新定復賊狀之悉先諒非有威風知
大體之人豈稱命將帥衛中國之意若為勉竭不負吹噓茲蓋伏遇某官
大武恩那忠嘉錫帝主盟公論推獻群才不遺千慮一得之愚謂堪五爵
十建之用謬于淵聽加此誤恩某敢不秉義而行董刀所至西容變手必
裨天地之全功仰侍寸心素厚薦書之異恩遇此以往未知所裁慕容孝
逢搞文堂集謝小官狀　右某載恩長進已及此封尋往華陽某欽承意
謝夫怒監司書狀　右某鄉風有素承教未幾茲假守符復逢郡依之
幸送禮使祝嘏仲冠頌之誠未惟具言萃量協素酬為宕遠可擒盼業宕
結主知凜無高生之硯事有任時之望百城業判共觀原隄之華三節遠
臨別受採繪之寵某尚逢觀上抑叙頌言伏冀仁慈特垂照察鄉明有素
爭敦未緩拜違已久紀仰增榮洪適盤洲集謝人投所業狀　此峯
見臨寵詒雅製細祭命操詎知山水之音下案宮商有觥瓊琚之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三　十八漾

狀　謝狀四

宋李疇寺集謝衛參政差校正書籍狀　小材出位顧賜來墨之鸚繪大府
量能留備鉛之職勤必振塵埃之冗借勤丞治之陶鎔以三館文書圖籍
攀玉校讐之選者侯寶字車多成鉛槧肆之司寵有何緣公卿之門更容
伏息呂積之圖報雖愈之非勝俾就閣官期呂叢之請書非為博士淺淺
斷蟻咏他鶴胡使養吳氣而塞天地之間將細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如花
於見根之始已契有得函之思求之古人宜在今日伏念某少諳平側長
識偏倚不淡石室之細傳晚金根之補遺經獨抱未辨豕虞河之三豕史
將觀粗知馬鹿而五有時北惠高卧之夢顧思東觀未見之書三神欲
在於海中五鬼難驅於坐上插架三萬軸但當守鄴侯之書家集二百篇
幸皆從撫州之寫然作吏此事便廢亦有命焉情投閒乃分之宜傷哉首
也久留數下宜在道中履胃唇朝捷之除使某行秘書之職茲盖伏遇某
官榮分湘閫孟用楚材久負恒擅各安所抱趾丕夫之弗復振闈店探惟
器是適無一藝之不膺試黃閣之規模收碧油之人物至如狂簡之小子
亦勞缺孔之大鈞某敢不祗此簡書申其佔畢耳銘分映已收下體之菲
葑給札登瀛願借一枝之桃李　代趙撫屬汝謹謝衛安撫狀　山木流
行文汗芙蓉之幕岸花飛送漸達桃李之蹊重感眷留倍深銜戀更裁四
六少謝萬分伏念某再省妄膺一何僥倖當大參政十乘啓行之日適小
丈夫三年垂滿之時惟其樂莫樂兮相知是以適之適而又之教拖翕受
更無假於先容前執後推真不遺於絲刀居然穿織之末託成合穎之誅
感溢擬量功賂爐冶乃能衡宇情已迫於忻奈及音油幢回數動於時睞
譎將滿百群不充多今業慨然尤為幸甚鵰鶚水擊淩希萬里之圖為鵰
月明深結一枝之戀恭惟某官東郊道洽西陝化成長長涉千里之平民
無道使對宣室半夜之問王曰適歸先今日毛髮綠录之才皆他時搏擢
僚儒之局獄作大鈞之問又虞小器之盈敢陳探謝之詞更致依投之捆
常擬報一飯柔何回首於南山可以觀四方自此馳神於東閣　代章監
倉謝衛安撫狀　下士代耕之祿僅守積倉上臣事君以人忽騰薦牍據
其出自於幽谷使之洊彼之高岡愧在麈前感從泥始切以先庠七十家
之教古道久衰法廷第一義之觀今閒尤鬱有嚴十乘所部九州屬[illegible]龍

觿觥不希於攀援，斗渡馬渤，曾有望於書藏。叉下車之云初，乃推轂於某
賤其為衔，我實倍等夷。伏念某質森士奇，材屏異抗，服藉以走渠，偏滿經
之貴，鍾據銅，無回。雖肯光家於白璧，強折腰於烏衣，眞眯目於藏拙，今業
需章可使升秩，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傳，兄事已乖，豈真堪於世用。一字
之褒已過，兩者之溢何多。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與人不求備，收
毛髮絲粟之微，嘉善矜不能，無絲麻蒯菅之閒，有如頑頓首弄鈍陶，九嬰
之魚鱗，射而遠歸於周室，千里之馬，鉄驥會交，獻於燕庭，某敢不增勵末
能，修其可預，常為奉吏，已家薪菲之，以寘彼則行，尚幸兼葭之采。　代李
澳，幹伯長改任鄭史，丞相狀。　回馬首於豐亭，不良擇地，護羣才於秉度
有漟自天，當趣起將，遣之閒拜，塊比無嘆之賜，蕭馬狐戟，等此一陶，竊惟
京口之積，舍實切邊頭之仰哺，總司斛，斛量種，蒙生甲之司，重選掄材，再
印鉄閣，肼之叉，蓋戰徒戰謀之際，惟去兵，去食之難，為米折腰，雖不羈於
祿仕，竊據目易，有探於軍，須必為官而擇人，康固能而任職。伏念某一
寒無挾，百拙有餘，伯叉取之瘦瘠，稍以京秩，弟兄習于弓冶，志在世科，偶
人才之難，既淺，斗升之貴，許中興家難，後諸吏詮，黃海為鹽，妄欲供當擬
之役，無魁作解，戒謂非巧，歸之能，況當避嫌，不免為謝，自笑豁魚之上竹

何妣羝羊之觸藩，一指之不若人，撫躬伯氏，見諸匹夫之夫，其所亦關達
物之儔，追掌舍康氏之除，全出光範門之造。恭惟某官，鼎乘家學，社稷世
臣，亞賢之體亞威，不但夜王家之人，伊陟之紹伊尹，真足格上帝之心，雖
凡德數，抱坊不遐遺，而一門小大，尤蒙器使，為鶴遂樹，真同爍木之蚍蜉
牛羊衣器，乃肯發機於璣鼠，某敢不修其可願，欲乃攸司，鍥殺甲兵，門於
廟堂，當然士大夫之職，擬閣居挾咸，其宣重無忘明宰相之功。　代衛樸
宜謝樓提舉。　恭惟某官，稽代儒宗，清朝壽俊，精神灑落，光風霽月之標
駼豈淋漓，財露舍委之華，自三年之傳士，直旬月以封侯，行異為于王留
去挑如於公涇，兩錯燒燭，文游康熟之城，大寧妥遂，遂訪義之之宅，獻積
會於南畝，蘇潤檄於西江，星華拿夕，於軺征，清切即司於獻納。　師列任
謝鄭參政。　竊天還卿，肅群五嶺之支，易地劑符，還得三湘之勝，將毋固
謂於子使，捐軀但愧於明論，胃再僂而弗俞，如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
弘而毅，器傳以周，嚴猷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舉六服群辟之
瞻，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知安劉之必勃，而況碧霄之暫駐，既孚仔肩
九天皇通之女行，亟膺頒函，某守藩弗積，屬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林爲
之嗟，載期易鎮，竟為播燕之留，惟一重一掩，號導5之江山，而九獬九款

餘芬者之草木，豈小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為
我輩而設，使政平而無愁嘆，庶不為門下之羞。　通判到任謝參政狀
蒲神圖之河，蒙無獎采，賛夫爰之長，成偶叨命題，與佐安以安，能咸輔寘
河之有愧。載惟小贖，必謝大鈞。伏念某全抱迂疏，乎況庸俗，使有汲愧，六
九年之歎，尚何扶搖三萬里之圖。頃因掌政之官，獲分盍賓之數，大風有
隨戕然，電掃以當驅，古井無波，幸爾水清而石見，特畀治中之任，俾從才
外之游。雖峙都梁之亞，乃晉槃斡之畿，歲綱仰於永郡，磵座權於辰沅，元
和遺矢，惠其置魁而立伍，崇寧計茲，猶未建於而工參，蓋一歲止萬石之
粗，而四郡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屬覺之左右亦稀，況已食淫蟳蝘之有
無，何計償水火不交於百姓，則風月亦足以平分，此蓋伏遇某官，衡亮天
功，平章人品，謂柳子而在臺省，未必如司馬之可傳，使趙溫而果丈夫，又
何患郡丞之能伏，況黙東嗚呼之已靖，有湖南清絕之可觀，使自謀之，何
以過此。某敢不謹修厥職，勉既厥心，思曹王騂騎之功，無羞宗汝戟杜老
化觥之句，更問崱源。　榮州到任謝丞相狀　伍黙亞之東，郡首半刺之
翩翩守已，雙之南，榮某一閒之垤，治幕府十年之末，叉角巾兩火之可逃
間關半券，幸首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牋。伏念某才不齎人，學俠泥古，招

諸生於斜下，載覽于隋虞，羽驾之治中，無材可展，姑俟及瓜之代，或遂行
李之歸。載圖分銅獸之符，俾使長石磊之郡，惟和義之辭，集實光廟之潛
藩，升軍開府，衛未沾恩，視邦選僕，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
使年計僅六百緡，財匱愁輸，全仰作鹹之潤，野曾井養，拒堪蝸澤之涸。況
緣花破於是晉，今遂草薙而未立，欲得奉富之外，須增十萬之輸，敢云入
池，寧保四郡之無操，縱誓躬市，但嗟違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可窘，尚
援於上，不可治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仍亮四世，天
欲吾君，繼壽皇之聖，帝賚我公，招志定之勳，思以功卑，以謀遁全，施德絡
之累，靈之勇，抑叉餘枚，不惟垂紳正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心志，屬操而
抗浮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碁之散，休態悠三公，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
懼之如此，識呂書文以周，然周公仰而思之，不遂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允
務孝招肆，念恩儒求，致潤郡，尚念某進退維谷，競戰履冰，思痍民所以安
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百論之盈，敢修謝上之職，用控
田中之悃。　代李則樂得柯謝丞相狀　幕府就畏，濮彖垂刻，公朝宥過
特畀真祠，感無地以寄言，德如天而難諭。伏念某才因無似，命亦不猶，門
戶百年，難問庭前之玉，科名二紀，直同竿上之魚，安且安百里之子男，誰

使作諸侯之賓客既叨賞畫安敢隱情畫上之矣未可屈人於不戰幕中之縱真乃以我而須怒因水盤之移破竟池魚之及言如綸綍固疑乍傺以乍贊滛猶擁衝犨竟刓筆而刓剝奪其兩秩修已碁年適逢肆青之恩鞭動問釣之績賜之大知之至前感已多聞其窮察其愚哀愍尤厚過蒙復瑞時賜視篲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祥風甘雨乃今有覆露之功恭惟某官社稷世臣鼎彝家學以一二日萬幾之無曠乃十五年獨力而有餘得伊尹以格皇天亦既孚三驗之寶玉問鄰富而披輿地佇將賀萬國之貢琛謀欲四海之會同益思九德之盛事顧惟孤迹夙累一陶鎔加收拭之仁始有發生之漸某敢不銘心圖報沒齒銜恩桃李盡在公門豈終使一株之修潢葑菲無以下體尚希發寸草之華滋

謝丞相書考狀

補上佐於熙贊偶書下考貢空函於黃閣莫報實恩偶暫攝於竹符允倍希於鵷蛋忘其喋喋布此悻悻伏念某疆學疎蕪涉道短淺青泥盤足每思蜀我之肥驂白雲滿頭寧復初心之避逅避逅之犬鷄之數退拔鹿豕之遊辱坯冶之一陶俾翱翔於半刺祥柯為獄雖非豈蟾蝌之州盤飧見容偶免築髹貌之甕竹齋藥蕊不礙雲山芰製荷衣無邊風月適犁犧之缺守又越組而代庖胡轉爾庾人固疑其鵠突此非寸生自亦愧於象環所祈新尹之疾驅庶遂陳人之退辭明年今日固可歸三逕之荒萎而震風尚合假萬間之芘恭惟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衛執紘綖增羅鈕九九之重冀裘弓冶偶泰階兩兩之符行由經席之尊徑陟維垣之峻入主機諸一相具將挹西之專太傅府有三才詎棄竹頭之細所祈全度非冀超遷某敢不補拙以勤理終如始深懲性獺殯分寸而落千丈之强雖理帘塗視九十為行百里之半其為歸倚周既教宣

大守謝史丞相狀

伏以乘榮隱之障才幸於吏分通義之符濫叨詳議適值育賢而甄圖文令主武於冲文既微熟圜逐橙六戌伏念某賦資褻淺願事炊甑學術荒畢帝如深達之以道技能鴻溥又非適用之謂才出幕十年一登文石奉祠三載半判武岡曾未滿秩之間條奉專城之寵跨鞭撲之徽令與仇謀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金丙穴雜無徑欲歸耕於谷口庚書俾直顧令改牧於我有惟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捋文而暴權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者臣近世異北牆之記凡緣兵潰蜂霊民淚厥既獻寶能之畫甫及理愁慨之嘆伤去誰守循吏清傳之塞收趨俑乞歸孰念玉關之人老益至伏遇某官英豪賴蜀社甬君臣精神峻喬嶽之體謨笑回狂瀾之倒大鈞播物實細制於九流直柄書權亦

曲成於萬物有念一寒之衰剩以成十晝之縱轄更以一麾試之再鼓吾敢不揮圓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化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之現慼

大守到任謝丞相狀

竊以邊郡員丞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狀命以次而設甃鉢時暫以從權亦曰冥於非據重感大造閩嶽之賜敢發小吏卑債之恭伏念某全抱迂疎倍勤拙拭賁文蠅軻既保金茅屋之歸半刺翱翔又滅綃蕤丘之代無嬰易撫於監郡不蒞欽望於封侯方園下考之書係布中消之謝日君之使玟侯攪轡以疾驅庚既不安新君懷章而未上動廟堂之矜念慮轍市之擾叒姑令副貳之車且攝方寸之印竊今朝得於不譔焉也詎可以空閒正決五日京兆之間亦有十里宅生之寄料瑣邊吏非蒙真漢禧之知中畫縱所安得伏齊王之命茲者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萬憲平欲天之休生止書郗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軻氏之宗更新紹定之初元進選神爵之良吏謂及邦必立之亞旅正欲見虞幸督郡未逐於聲丞不妨借穗雖小人來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吏無限某敢不熟思而行一日必葺理懲尸祝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稽吏名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代趙主簿本府謝衛參帥辟撫蜀狀

黃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碧幢聳蜀傳判奏以充員雖本占天閒之米斛豈不假人言而復得須理皆歸於特達肺肝借激於綸圖伏念某名為皇宋實本素士先人存此業者列於儒科凡男樹頭請必成於宅揓遺家多難欲仕無津驥腐櫓塈程刖家圖之松菊懷鉛抱槧甘休學舍之螢燈偶屑登名溲而試吏會計而已初無出仕之思名寄木加道稱代庖之譽不堪位置何足控持奉嘻六符悉攡旌麾而島明堂一柱不遺店椒之微曲假存全憂令仕伎及夫而代詎命東閣之留繞木何依空結南枝之戀不圖裁鑒忍辱為揚雖之庚袁中初無見頭鄙而致幕下欲伏空群重惟峨叒之官更之玭埒之後一齊寒楚豈能回狂岳之青九舜十免不秋望陰冬之效知賢而舉惟斷乃成縱寄咏開闔之風未知利鈍然銘心慕革之石豈易銷磨伏遇某官四海具瞻三朝舊術文章有體再見武公之賢招選無遺□洗將軍之陋曰允戎十乘之啓至長沙千里之平苟有寸長悉入大鈞之播不遺餘力役收小子之狂欲令奔走於頻行力借吹噓而送上萬一所請或不見卻尋常之恩豈可並言某敢不銘佩具知激昂晚節將毋來論身雖未可以許人懷德惟寧士固必伸於知己

代衛太社漢除衛州通判謝丞相

詎難社下之留乞關養親許待治中之次川蜀寄蔵其汙疾偶懷固允其

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起躍全出大鈞狀丸之遠請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
其天巧素慳地寒寡狀父書是讀續纘於世科門莖可羞空屢僭於計
史崎嶇三仕蹉跎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翅子姪之覆育燕巢于幕寸
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汙於池沼乃辱總太常之貢亟全脫小
宰之銓計技平生推髮國難於數罪請拳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自
分於令牛笑馬敢期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神國而視瞽懷春懇庭闈
之情欲甘蹈敵願出宰山水之縣少俟及瓜忽蒙一簡之仁超陞半刺之
任宜春多勝蓋其見韓昌黎之詩爾來得賢亦足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
輻恨玷題輿技之淵湯穎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
天伏遇某官心契禹皐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事才半於古人取河
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璇璣密運而璽璋豐隆寶玉來歸而畫見泰
平時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幼皆重貴於保全子
子孫孫將若爲而報稱某敢不銘恩鏤骨圖報誓心肉骨之仰冀之可坐
須於泥軾吹噓是被鞴是尚棃托於化爐 代衛機宜謝陳知府狀 恭
惟某官天韻浚明風猷賡碩早參諸彥執如案■之華偏聞後主不起積
薪之嘆民膺既茂朝蹟亦高居然專城尚此欲患田嗜之成子產既永歌

之朝廷之知翁行且召矣 代盧計仲爲謝諸司辟知資興縣 委楚
塵埃之興福偶幸代更爾緣保障之謀人帡勤特辟叢使天之私覆借材
于以中興作義柳淺楚之上流而賁興號晉之巧蘇黏百年元棣之迹循
有翊戍五六載孫繡之餘肇稱新邑俗多蕃蹄財欠兆輸欲其書細以賈
牛相與抱孫而歌積是在撫字之職宜得通練之材屢數部封何限囊中
之頴宜問膚姿遂蒙送上之選雖未占天問之果辭然敢不是言而風駕
伏念某起於寒遠持是空疏三年欽璧寨於湘濆一念繞落霞於滕閣下
車撰背敢嬰搏虎之潮學道愛人難奉割雞之笑不虞製錦敝使代庖此
蓋伏遇某官大鈞無限小善必錄肚納清不被其澤欲惠遠然出推轂有
味之言不遺寒素武者封囊之露許還假印之真借以聲光寬其嚮某其
敢不力學潤俗盡布教條不鄙爲其民當使鳥言夷面之俗事茲惠之師
如在熊析金璧之前 代衛機宜謝陳憲 贊員內幕漫爲寸祿之謀
受象外臺系領一人之數可無罕蹟自達姓名伏念某學未知方仕非能
信伸其冲畢騎不後於衆人馭如桑順終未聞於大道庸能有志盡虔何
功費無欲清逢強隨於計吏貨不中度竟見出於儀曹姑求覺庫之官以
僥倖門之望敢圖申令復位王書臺皇挑夷夏之交有嚴屏翰庭戶得睍

山之外亦簡大書姑從容膝下之懽且增益胃中之學幸執大化端有由
然茲惟某官器宇浚明威猷疏遠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
之規與筮宅於南交果肥聲於北闕常念江右谷近嶺陬非得持斧之
循於莫禦奔兵之赤子濡響前驅於駱馬埋輪乞聲於豺狼舉兩浮雲使
作峰宮之想紅旗破賊即覿黃紙之除某悍伐擅之官莫施種蕈之力尚
徵餘范恩及闕書于弟亦何須人聊使濟耳若友是亦爲收辛卒歎之
薦辟制給入蜀謝丞相狀 遠日而走長安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
傳擢知快丸之無限雖起起而不進漱修贊見僕吐謝衆伏念某疏躁
亡奇淮將有志一科不補從身溝瀆之幕帶萬物皆塈委意簡編之尺寸
錄須工之從辭經由追而遣艱疹海涉湖嵩九未定抑亦歷井步不敢桑
狄因詳修甘試部擬道於西清之界論許爲東蜀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
成勣之獎之興蜀璞而善乾璞雖適爲容魁材以待大材汝非所及猶賴
益州之元德尚思吳下之阿蒙雖而致之兆足行矣幾并魚腹圖掌回孝
子之車又過羊腸益合叱忠臣之馭切聞殿西之願及雲南之師要是
四蜀之可是殆匪一端而遂止雖托重固任詩書之帥然後允宜待文武
之才冝潛郎牧之間蓋有煒允之任豈應廣下可在選中伏遇某官身佩

安危功俘開濟獨揮九日再爲天地以立心六合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
行既如彼其大幾不俘馬當今拾我其誰聖之任也專從更化尊務調元
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五明方懷中國無疥癬之憂然欲折千里之
衝是必關衆正之路俾得人朝廷得人暮下軍有重輕誠元城非誠元封疆
要如嘗長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陶鎔繇九折堪其事首謂
之力精其酬相國之知遂而伏之見其志詎狀作衆人之報 代衛帥塵
狀 屢埃矣丈夫伏夏壘之萬間道化全功遂拜春風之一紙受知積
惓感輪困稱以山仁源之念遺孤音聞語夫御子厚之記元反誰貴圖之
非逢遇於採而之八珍則淺淺於蘇枯之一溉有如念欲人之于權之於
筦庫之中歲始成終不進不止以此稱於天下豈當求之今人伏念某竊
嘗撤畢翠艇知小倩太丈牛馬之走終覺篤膺請元入料斗之載卒無象
以孟馬貢而出仕著將毋之違倚門之望既深對床之歡亦發鶺鴒食
難紆須者之哀鳥鵲無枝漸作歸歟之計豈謂荊漳之水伯首求埋殺之
石洪德興今日某進拜於床下厥齒長矣不應尾於塗中假之龍靈
長其光寶遂從數月卒復四章譬如爲山實易樹於一貴志在流水誰能
爲之五弦忽逢公車之交遂合浮圖之穎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繁見事

已無豈真明於吏治伏讀八字尺第一生知不負也所謂如天之福我顧
之學矣未知何以報公此蓋以是某官為本事淵然而方大此福物
大鈞運於無垠造珠成章小子豈於有造協宮商之無塗施投身以知土
農革莫之一言器識本於萬乘之令行往之興力入本根之儲運惟此思
材何以謝其材不稱其爾位惟既勤心我有二天已幸列七十家之舉士
更三日循有與八百吏也除　謝唐帥楊尚書狀　賀得有名已思託身
跡閩蘭係更叨舉首得固榮於岸外愧有玷於膺搞會觀七篇之包羅稽
考五人之名數齋王為郡之知罪惟孔距心慮予取方之難志必樂正子
之下細民皆於上知別後為鳥誤於前魚剝其不才際世所鉏生刀田之
傳地脈宛不登年欲養生以負天德未能絕粒得部宣賤於如耳蹊田過
立於象土有土此有財貧於近縣陷井不改邑窮乃無鈕不幸千里之旱
可哀竟無斗升之水以活業於弗勝其質賀細為唐究其業叢積大服問
之人只得焦頭而爛額無類欲為巧婦但知剝肉以醫瘡思飢貧自於己
飢思痛難思於方痛非惡其聲也實關鄉人孺子之心何延之弗分固類
方伯連帥之惠鶴膝蜂腰尚未全復牛溲馬渤何足兼收此蓋伏遇某官
德與春融氣如秋肅閩關之湖黃道風高北闕之星辰吾錢之下青霄暫

養南山之霧雨七年可卵戎矣兄戢以公歸令觀察患於賊判史弘於民
洞知妾祈令夕飲者愚求日接者法未忘無行闕其存活數十之羸羅以
治平第一之屬然饑饉剝虐之甫定照洽謂何且文詞學問之久荒博深
安在向書投寸得五矣孝廉聞一如舞恥德不侍於成身士固伸於知己
其敢不懲美吹沸求救與貴諸侯夫國託於諸侯無使飢餓於吾土國士
過我報以國士敢志偏服於斯言銜荷惟深教宜周豐　知到任謝任參
政　與輪愉肩才營三歷之謀執拙淳和又玷十連之寄在相國知之至
矣始無人善者好之材治事之云初宣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令而心
古氣功而挽和學問淵源得專主宸其之道揣餘上直為開物成務之才
自媧輔於天插造規恢於土宇晉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庸釋
高文之宿債予惟克邁乃訓其觀圖召之同心某分閩閫功歸田已章啟
意驕班於廷閣更令承恩於位著惟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
俗單窮已甚妖負奚堪必先建之士為之前焉既歎裏言之賜有刺史之
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狀　假守三榮叨塵
境部橐江萬里既見吏民叱害奏託以徽名復敘修辭而謝上惟和義之
斗絕寔夜郎之舍限事簡地偏舊稱道院吏貪俗悍今類法場蓋一屍止

五千石之經租而諸司追八十萬之折估郡資井養財匱四輸身自權攝
之多制王綱維之厭壯哉崔鼠公肆侵牟綢繆鴟鴞交騰嗟譟致連帥括
三井之民為奮無代而挽之輸上關閫制之聽聞下籍吏胥之專擅去其
煩擾始云歛此以錫民信及豚魚今則改之而備塞莫非王事均是邦財
然其蘆櫨其垣正足為參元之善焉若羊金若粟初何與張氏之家不才
之某嘗仕於蜀亦知風寒之數處何止日費於千金與其指潤下之鹹徒
為他族執若助攻苦之淡以張吾軍然一郡四邑之間有百孔十瘡之費
得斗勺之水斯活矣雇逃涸轍之枯無尺寸之膚不受焉實恐剝床之及
恭惟某官弘深而羸括簡要而清通復功中權文武作萬邦之憲外鎮內
附精神折千里之衝定不奪牛於蹊田但欲捕蝗之害緣有儚薄命值雷
轟薦福之碑或爭寬征使乳復零陵之穴已從舊額以惠疲甿某敢不祇
遵寬條布宣德指修修但忠利之實銷愁恨嘆息之聲可以言未可以言
嘅亦恃有仁人之在上哀之命不哀之命也更惟怨縣者之多辭歸倚惟
深教宣周既　通判到任謝茶拒　倚館下之諸主風裳求菲補黙中之
上位逕及爪牧弱念以易蓋撫窮途而致感伏念某學不聞道才無篇
人負米為親施固悲於帶泊析薪無子賤亦嗟其有涯頓平生祿以代

耕乃三歲責文而求活須申以柳易檣之請遂忘得隴望蜀之嫌愧在其
肝脹莫追於駟馬言提其耳甘東味於孤雛既侍牧豬詎容展驥茲出回
天之力竟諧補地之謀鮑叔不以我為貪憐我貧也伊尹恥匹夫不獲真
若撻之公宜謂長吏之有材儻因感國士之遇我茲蓋伏遇某官央邦良
弼輔世真儒欲立立人所學實資於孔孟匪求求我此心暗合於義文然
韓魏公自恨用明允之太遲而歐陽子亦恨知聖俞而不薦雖昔何如今
今何如昔願公之求士甚士之求公廉肯有矣凡大夏之樓斯不但為鑿
小人之腹某敢不端安嬉伏仰任為廣文儒申申詎能繼丞搖之公綽武
周旋嬌尚及見江左之夷吾　謝董制置辟充成都漕幹狀　薄領抗塵
自分湘濱之憔悴帥幢辟屬許令蜀道之攀緣初無待於懇祈便力為之
振拔請裁四六必謝萬分切觀我宋帥蜀之臣無若後趙前張之謀忠定
之薦辟必才廉恬退之人清獻之舉揚皆骨鯁敢言之士欲濟其美在簡
乃億伏念某殖學不豐聞道尤淺怵於為養強營三釜之謀拙不適時竟
墮一科之底謂畫龍之可學又畫虎之不成採實安得自高且棲棲屋王
尚能令公喜偶傳昧門其實王未入墨之村於非泛綠依杠之罷散從臣
之出牧指專還以見招我猶未免鄉人固應累閱錄之遺翁真善幹國事

何至須斗筲之材。閒已廢閭閻之風。欲共泛瞿塘之水。成都萬事好無歎
誰能安坐帶之詩。長沙十里平恐發忌者主衣袁之笑。進退維谷。俯僂摘
嘗。及見文移。不容控避。雖叔真能知我。但僕難知政。身未可許人。豈為公
許。恭惟某官。含弘光大。明允篤誠。親總見擢。進儀華棠。晝日三接而天心
默契。然歲九遷而人望而眷一節使然。言面無義激之見。三刀夢益。氣色
歸號令之明。欲擇慎賓。必先朝彥。況幾兩幾。知而止足。定多暇足之舉。何一
筆一麾之餘。亦取鶴俯之姿。以識字有數。為獻將港讀之學。以多言數窮
為貫穿通達之材。自視歉然。公言過矣。然已入賴取良馬之數。雖更作夕
殘長此之歲。其敢不深書此心。徽廉所學。錯諸肺腑。惟國士遇之。國士報
之。借以齒牙。乃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縱使盡無用於世。亦將求不辱其門
乘李生何辭。當謹佩受直之贈。為重公從事。豈但階合衆之榮。　代秘丞
林郎中謝丞相得祠祿狀　老而妄動。自速煩言。罪以既輕。尚沾微祿。重
惟珠璣借賞。保全義決遺之辭名。撫躬顧而增感。伏念某循常濫世。恕攝
忝人。少而壯。有道之幾貧。妄希干祿。壯始悟不義之富貴。亦足辱身。固書
把江海之虞。惟不願冰山之倚。肅遺措繳。使入林泉。食神園之祠。凡五六
任。頗香坦之刃。幾十九年。自量叔夜之不堪。任笑仲連之強作。毋友不知

已老。乃師摄之。以義強妄重。禹則君命也。自為半之反。罷即投馬而毀車。
誰誤聽聞。忽加拔擢。念士非其招而往。孔子莫取焉。苟微無所恃而行。雖
愈亦人耳。抗辭有罪。引疾為欺。冒然扶忌以奉承。識者逆憂其願。涌潰雖
難償。顧再辭而為丞。素行久懲。非一鳴而輒作。既云欺世。安所避刑。竊欲
無往而非詭。聚贓不容於錯錯。乍貿乍僂。身已螢於三期。偽行偽言。誅何
逃於七日。投荒已幸。續食謂何。豈老芋之似茯神。凡非鬧市而遠志之為
小草。失在出山。無堡諸淵。姑予之釜。舉而召毀而去。聖則何心。言之先動
之微。汝曾不悟。致勤大播。如此曲成。伏遇某官。據虛受人。沖季載物。謂士
非梁。莫之賓客。護與招徠。至人言盧杞之姦邪。國難虞護。想備疑其溫惡
殺寧失之不經。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蓋天容地。乃令知寅亮之功
見大德之好生。豈匹夫之交賜。某仰銜季施。已追頹齡。斗升之活波。匡困
貪舊物。七十而致。君事正在新年。與其身後重作偽之懲。不若生前遲祈
哀之恫。凋愧林慙之無盡。侮不可追。鐘鳴漏盡而不休。行將焉入。得反初
服。實出大鈞。小人之過必文。何堪及矣。君子之愛以德。願卒成之。　代林
謾幹謝丞相狀　千夫播於一陶。俾登載籍。積小成於三考。獲進遷階。頃
理歸決北之功。肝膽極輪囷之感。敬因推謝。更敘依歸。伏念某材無寄人。

學未聞道。半世寒臆之燈火。中年太學之釜鹽。家剗雕蟲。覺兔毛之欲禿
衒技戰蹏。偶鉗口之先鳴。遂來魯芹出。然楚竹未滿。成爪之代。忽經家林
之悲。憐駒之刲易。然林鳥之哺。益切上書光範。初無婚木之先。家得關長
安。乃辱采菲於下體。揭來半載。何有寸勞。夏屋賀工。祖逃曠職。春闈考士
獲廁使令。及大庭聞。糾三之傳。則本房有置戴之歡。然雖有旅紅之樂。尚
未嘗破白之章。七十偏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斗升微祿。特乎為養。時乎
為貧。茫然寸步之謀。甚矣分塗之惜。深肝嘉舜固難躁進。以安圖馬。伽牛
決武。恐系收而并蓄。恭惟某官。鼎桑實學。袞冕世臣。撫五辰於春滔之平
載萬物以沖元之厚。優文武之嶺。已昭元老之壯猷。歸鄆謹之田。凡見真
儒之已效。然益旁招於俊乂。欲令聚在於關廷。故凡綠衆之材。未始嗣菅
之棄。尚念某冗身無累。仰首自鳴。桃李成蹊。自合安不言之分。壞臺近水
詎能忘先得之情。　代蔡判徐卿史丞相狀　補京兆之掾。曾微贊畫。長
文公卓之章。益釋成終之賜。自匪載驅於四牡。何由一發而五豝。老更不
假之他門。須理皆歸於化治。有言雖淺。進謝敢稽。伏念某才之綿長。力之
綿薄。十年太學。身嘗百鬼之蠹。一第集英。袍已半霜之葉。非終素群。重累
洪鈞。況緣依紅。張使近長安之日。草書尚白。誰肯賤閭閻之風。始為一鴞

之飛。纔以來鳥之集。再而黃三石。晴飢與默。晴二之下四之中。正須合顯
覓。當百里九十之半。更費分寸千丈之強。忽叢雷霆下取之勞。遂有埃風
上征之路。何物不由於洪造。此身獨拜於全功。茲蓋伏遇某官。八柱世臣
三槐家學。才當神樞通寅之際。已傳虎拜稽首之心。更化十六年。無匹夫
不被其澤。闢四數千里。復穿王有指之鐘。益聞喬岳之規。不廣孝招之意
里仁為美。似冷柔蒋之偶。司衆能具官持取。蘋繁之可薦。感一力挈提之
季。增寸心銘鏤之私。某敢不逸自激昂。圖惟報稱。雞犬既飛。雖更干點化
之功。鼴鼠飲河。當自詎承流之效。感佩不盡。敷述莫殫。　代吳省石謝丞
相　貪累清時。許守漢倉之粟。老須遠次。忽臨齊戍之瓜。此風出於大鈞
於。我宜伸於小績。伏念某身動事左。意廣才疎。家世占寶唐之演學。問曾
環溪之訓。少而有志。頗欲就博習修業之科。壯則無奇。亦屢玷德行道藝
之貢。歲不我與。命與仇謀。烏帽黃塵。凡五排於禮部。青衫白首。又兩進於
計臺。終然蹉跎。成此遷暮。漫作兵廚之隱。聊為導甕之依。青天鳥道之街
骨雖嘗黍。辟白水魚竿之入。暮何敢辰。驅如此頭顱。淒然腳色。莫敢作堂
除之夢。猶難千京局之除。時方張更化之弦。公實攬造化之柄。冒為治理
便辱甄收。使守九年之儲。令待四政之闕。纏挈持細大。非老人所重之宜

薦擢朱儒偶在宰相兼狀之列卿裝鋪庸歸老林泉不謂俟河之清乃感綰地之脈洛中親舊書傳犬耳之黃吳下官曹事報烏頭之白僮奴欣悻里巷驚疑高下在心只合避賢者之路進退維谷反恐負相國之知尚堪一行不違千里然非特無垠之映孔亦寧先將進而趑趄恭惟某官清任以和直方而大手麾九日太陽行黃道之中坐鎮八年徽物出洪鈞之播雖風霆不言流形之利然天地能照詐國之心外撫四夷內熙百度收毛髮縣粟之細入竹頭木屑之藏晉卿之峯七十家不遺蒐庫祐甫之除八百吏晉定舊知眉烏而來恃此無恐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却日揮戈以致在桑榆之景消辰摧篤奉身歸桃李之門　代錢運幹謝史丞相幹名事於蕃尚妄求易地贊漕輸於湘浦竟辱回天俾依青草之湖康先黃茅之瘴北思遲甚何感循之伏念某樸學無奇散材不肤踏槐半世幾績晃日之黃米藻十年似守烏頭之白偶叨於秩未及問鈞五嶺間其皆吏初無去志諸公憐其獨冷誤有辟書元戎欲處之油幢之中真宰遽寘之茗寮之末等勤大播從合疾驅惟是孤氣之蹤寸勇尺懦實關瘦癯之地十室九空率爾陳情期於避禍謀身無策雖空冀北之士夫換貫有方乃撥湖南之賓客復避飛鳶之跕姑從橘燕之留茲蓋伏遇某官秉國之鈞秉帝之載更政化富更之琴瑟續聖賢難續之鼎彝益贊禹而格苗誕布舞干之化尹相湯而伐夏遠無典寶之書然猶在溝中之推必欲濟天下之溺印趣銷而趣封足服從善之仁六跂遠而改為盍表好賢之意某敢不敬其可顧欽乃攸司綠水紅蓮已感移栽之惠青芝赤箭尚希並蓄之恩　代董侍郎謝史丞相　六年百謫託大造以全生一旦異恩錄微勞而曠過盡復官階之舊仍沾祠禀之新臺髮不出於他人項踵皆歸於化地伏念某夙無操執猶有便逾州縣常才既躡從甘泉之案簡垣重寄更濫分爲部之符指心頓報於寵光量力終卑於分量體廟謨安靜之意何敢動兵承宣司減汰之餘又難增戍然盡地而守之某亦無日不討諸人會殘虜欲竄身於三秦聚重兵專無涎於四蜀計我師之籍無八萬人分邊面之地幾二千里上藉朝廷之威德下憑將士之忠誠首殄渠魁既奏邑郊之一鼓繼殲群醜不留墻家之隻輪偶興元偏師頓於桃兵致散關諸卒潰而挑盜雖在余泉去鎮之後難逃孔門既往之事投畀四山甘作語溪之老適逢沛澤深叨法水之歸茲遇飛龍之御天回念病駒之棄地錄其尺寸蹄許復於禹門活以斗升圓足穌於斷轍執主張是遂奮登茲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廷網維八極跌兵洗底池之日從容對西谷

之汜傳陸之益戶萬七千詎足報伊周之烈汾陽之書考二十四自愧福齊晉之功方蔵疾以屋假屬世而磨鈍復其官爲子孫之計見此恩乃父母之心某敢不仰佩殊私益磨晚節誘我松桂未敢勒北山之移狀之桑榆庶幾補東隅之失　代王夫監謝丞相狀　撥光範之書方委身於鑊鑊從英蕩之辟詩致役於宰盆既無侍闕之淹又有使家之樂小人屬饜足以行矣大鈞坱圠於是見之伏念某赤城迂儒白屋賤士社岩從燭明之學雖附於同門中年題慈恩之名偶通逢於當軸然雖去三台之下未及望六符之光供薄四寸歸天粗稱其原懇貳令一邑臺府通謂之亟勤其如通籍之章難及守株之士百拙自安於到部諸公或勸其干堂馬渤牛溲妄作氣狀之想爲毛免角理無速就之期姑安蛛下鮭鮻之蹤往守海瀕廣斥之瘠頗聞此職本亦遴選之間偶逢爾私茲出幽咸之賜有慙厚甚無謝可乎伏遇某官世濟王熙家傳相業從容而任百度談笑而羈四夷斷度收羅細捕大來之各得滌濯刬璞精金礪礫之自分無隨物以賦形當量能而授職備其乏沉水依紅之質始其贊熬決出素之司庾美地征無棄天產某敢不謹司倉廩平用權衡舉膠鬲於魚鹽之中膠光希於尺寸活禦寇於鮒轍之內當知感於斗升　代林提管謝五府狀抱管摧之文書真成爲米守錢吏之嵗月有幸及瓜惝幞曲免於震変川蘋密嵗其汙疾執主張是遂濟登茲良勞大造之鈞陶於蕞小夫之早填某真裁有緒筆硯不靈動牽盤跚僅脫身於漢穽欲崎歷落姑某足於縣灘盍求洗軾之榮却落銅官之冗聚鐵成錯未能羡泉府之泉鋪糟獨醒宜善會酒人之酒胃依行欵卿復坐曹二親高年一則以喜而一則以懼三釜微祿時乎爲養而時乎爲貧誰爲元帥之謀截拔步兵之廚康廪月費不共挂玉之費炊冬暖年登未辦布荆之包某有愧覬首褰頓汰歸日食太倉之陳亦皆當刀人言長安之樂豈為我書不自意全遂得善罷伏遇某官彌綸天緯涵養人材標閒店揆各得宜與其進也屈雨霜露無非教我者培之福遂及於容容考亦書於下下某自非木石亦有肺腸烏復力足為氣足拖雖其時矣伯樂過不眂過不顧亦有命焉　代謝衛參帥狀　浮食畫嘆又上吳蓉之幕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門詩載小子狂簡之章火謝大鈞坱圠之賜伏念某地寒無挾天巧亦悭腸落病癢吳緇忠宣之衣鉢刀杠洪鼎又愁文惠之箕裘徒籍義方獲沾世祿雖辛挂名於秋試未能得志於春闈盤旋州縣之勞祛標簽書之畏偶於墨綬復近碧幢遠奉皆六府之光擁元戎十乘之寄生平石之圍長伯樂之廄圓可卜

其終身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復自恰其九蕡卿作斗升之活敢希分寸之攀況西山行地之仙有八百輩而推陽同日之舉僅十二人不應妄膺亦預推薦茲蓋伏遇某官三朝元老四海真儒魁下兩星付票進於素定胃中五邑補造化而不言靡辭三命之滋恭要立四方之維翰自洪移福辦香續泒於南豐由登入京失道寄聲於司馬閭閻休歎於來暮吳儂莫切於去思陝而東陝而西方欽弘周召之化洛之南洛之北務多收溫石之材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菲何嫌於下體致茲孤進亦累一闡某敢不退自散吊䤵圖報稱隸王閫之合賓僎既尋吳知翅材諸之招賢入應無棄物 代謝茶漕司狀 需次滑丘敢圖內舉肯員油幕使效裏言財茲服役之初敢發脩辭之敬竊惟中興重藩宣之寄故於機事置書局之官當建炎羽檄之交實詩陪於賛畫迨紹興韆案而後始無預於文移雖曰閒曹然亦異數如某者志雖自好學未知方爲莫爲袁亦自勉家傳之業不符不獮居然承世祿之恩未敢荒蕪硯之耕然已負慵綳之愧一行作吏甚安覺庳之卑萬里待親忽有從軍之命鄉容浮食使與田籌幸雖出於天然然有爲之地者恭惟某官氣資疑遠風調凌明黃鐘爲宮散作人間之和氣大圭不琢中藏天下之至文肯爲入蜀之泉實卜擒胡之月周愛憎慶嘯㷀四壯之勤海言旋歸白護六飛之馭凡叨氣類例沐吹嘘致令疏賤之蹤獲隷走趍之數某敢不晴共爾位洗濯其心詩禮閒於過庭敢修可願孝友施於有政增益未能 代陳帥興謝衛參帥 細書成大蒐實材於公舉大鈞播物罕冗吏以名聞雖嘗備於使令初無堪於選録況受及爪之代難敷采菲之恩不謂三人之占乃使四夫之使一陶異甚再省曇然伏念某碩踈之資浮沉於世塵容俗壯果何有於詳華綰刀薄材豈真能於強晉門墻只宜於平進關係自今其豈夢想蚤丈書無可言之功狀非有寸略難曲盡於事宜是真常觸凡介之區儘何計乘鴈雙鳧之多火期入幕之日淺而歸袖之風披三匝彷徨不識擇棲之意一封翩緣忽聞推轂之言得之駭然望不及此既非請謁而得是謂特達之知公求士甚士求公又無足事子生孫復孫生子難報此恩伏遇某官負大而方清和且任與人不求備此心知孔孟之心乃言底可行所論合禹皋之論皆甘棠之美乃知淇奧之相則雖俊乂始入於旁招而巧拙或容於雜進況今逖尾之客亦入實甄之章其敢不銘刻鴻私野鳬篤紀籍使百無遠於世亦有一回顧之榮指心圖報於品題感口難諭於報狀然繼於天下曰知己今者非耶使遇以國士報衆人天厭之矣 代袁子固謝縣宰

華是之下何求知難全璧縲絏之中非罪逆就罰金敢不持咫尺之書少謝寬一分之賜惟越人之相攻擊蓋其俗然而長安之群毆傷各有主者況已過都而屢遡誠難祓髮以纓冠儒者姆高未免爲役而耻役隷也不力又可與言而不言但宿科未動是聞人豈期會不報爲大政所謂行人夫者乃使吾身親之才入聞言僅之絃忽使受曾參之杖主人諸未知主人罪也自佐其頑天下寶當爲天下惜之詳興此念怕體膚受之父母而衣冠恥在圜家爲過腐刑何面上先人之墓孫臏刖足快心踊上将之翼故縣公釋縛信之囚而小白稱夷吾之縛知其不可復續所以寧失不經向使當時淫及善人安得異日報以國士如某者詩書門戶燈火生涯非其職矣千乘之邑百乘之賦切願學焉惟是受膝一屢敢辭于役然且去齊三宿難疾其驅偶臨境之斉戒生家人之夫告鶴非有祿徒以鶴鶩之夫期偽或不爲要亦鴈奴之有罪不虞投足卒禍及身業已逮於桁楊勢難逃於援是自度受李日知之杖又當愛余安道之名然使捷之市朝得無傷於冠帶無小人無君子宜玉石之俱焚有里胥有大夫豈薰蕕而同處伏遇某官克扶俊德周家懿親禅然麟角之祥屆此牛刀之試謂重去所以重國要當體朝廷長育之心知察獄先於塞情又豈容胥吏上下其手況聞設學故才將刪化於煽虐則愛惜人才何忍撥咎於雲風致此費餘之棄亦從公作之刑某敢不策群田之功名殖皮膚之學問偏傲臨難之苟免益思學道以愛人儻許國之可期當措刑於不試自此不復贖矣安用以捷記之致寄越而立威名既知勉於東海去鄱陽而烏上客尚有望於梁園 謝猜制置安撫領貫帶召不允狀 漕水未解敢希全璧之歸戍壘將更誤枯于環之寵偪淒再三而引避威顏咫尺之難違此非左右之先容孰與吹噓而送上伏念某志間學落氣與年凋虛譽空悲皆信書而成誤乾禁漫群覺行道之備非自再沂於岷江已久錯於巴火奉法循理志倡而莫隨節用愛人悃行之未焉每覺匠難之無刀敢言四壯之有功招大夫以旌豈爲我設執小臣諸節亦厠旁招未敢牆召駉之塵但已返脩手之肆詎期異犢莫逐乘揭此蓋恭遇某官以禮樂莫爲詩書帥七十年干城之底績數百戰尊俎之折衝遠屬二千里乃之威律無足爲吳輪之返革乃書而招賢普聞已請降麾三單而定中原即勸奏凱再借益予之餘論不遺毛髮之諧材致茲無用之人亦有因功之奏此蓋總領某官世濟厥公家傳遠略如月高升於壺亭如雲建梯於玉闕智運木牛師不憂於左次維康名於言事致於右 守積劫壽涅堂鑑假無守壺予之疐不遺毛

堯之微致此遷淪許令數奏其敢不益加邑勉復果駕膺雖無治聲塞海內寨二之間頼陳民隱富雲中第一之歌　代石倅判到任謝丞相狀

緒歆學道偶得代於瓜期造化為工俾竟員於遷幕待闕之日既淺陪京之地甚雖偏親有就養之懽歎口無啼飢之苦孰主張是遂濟登茲全出大鈞鑪錘之功敢廢小夫竿牘之敬伏念某粗勤家學尚缺世科援材僅可以庵供涉世敢萌於厚望惟宵人之乃祖乃父與先生則非故非親辱收夫袋之姓名力加論薦凡令懷紱之輩皆實出挈提家世受知已四十年兄弟感恩非一二數茲偶償百里之債亦欲千半判之除然而母老家貧難需文次別是望輕資淺當避勝流過閒無椽之虛數致城詞之請丞宰中入非有槖言承繼秉繼因之頌又沐載芟載邑退過田曹所請如響之從人或謂分寸之躋攀何其蹇也自不翅三百之距躍惟恐失之捧檄而歸倚門亦喜伏遇某官相邦哲輔經國元勳喬木有臣既世襲格天之業泰山若厲將代膺裂地之封惟元老克壯其猷故人兵不戰而屈寧王遠寶復還受命之符匈奴奉珍行納稱藩之款諒深綢繆牖戶之計不發收蓄鑪錘之材有如龍蟠虎踞之邦豈但魚泳鳶飛之樂因其祖吏於民事使之往贊於藩條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石生罪致於幕下已

叨從欲之仁越王胎養於國中終冀允身之賜　代董通判除知惠州謝丞相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荷天之從欲雖云小壘亦出大鈞請裁任商之章火蓄生成之造伏念某靈書淺學屬塔末科自從俗吏之塵始習癡兒之了依違何有屬婁刻於公車種秋既登此偶安於田里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驂辭后越趾之塵偶諷衆口頻需京之上冀漢遲之留中人宜不自知耶小才未容於大用仕者行其義也分憂亦所以近君輙從五嶺之閒元乘一障而去路險儀鳳鵾自分於退飛跕跕墮鳶為何辭於復毀絕域斗大訝允淵深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詩茲亦奇矣使渤海之民沾室帝之化所頼學為恭惟某實佐王經邦量能授職雖馬渤牛溲兼收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狗苟驅去復來冀其為政凡千內補惹與外除求仁得仁哉異於是以德報德公其許之擬某尚遠戍期敢忘政學一麾乃出宗孰非大丞相之恩康民所以安頌課良判史之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四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六

前定數目録　諸家序　檢數起例假如六甲生人見甲子時則於甲甲內取子時或六乙生人見甲子時則於乙甲內尋子時餘皆倣此男女

甲甲　甲乙　甲丙　甲丁　甲戊　甲己　甲庚　甲辛　甲壬　甲
癸　乙甲　乙乙　乙丙　乙丁　乙戊　乙己　乙庚　乙辛　乙壬
乙癸　丙甲　丙乙　丙丙　丙丁　丙戊　丙己　丙庚　丙辛　丙
壬　丙癸　丁甲　丁乙　丁丙　丁丁　丁戊　丁己　丁庚　丁辛
丁壬　丁癸　戊甲　戊乙　戊丙　戊丁　戊戊　戊己　戊庚　戊
辛　戊壬　戊癸　己甲　己乙　己丙　己丁　己戊　己己　己庚
己辛　己壬　己癸　庚甲　庚乙　庚丙　庚丁　庚戊　庚己　庚
庚　庚辛　庚壬　庚癸　辛甲　辛乙　辛丙　辛丁　辛戊　辛己
辛庚　辛辛　辛壬　辛癸　壬甲　壬乙　壬丙　壬丁　壬戊　壬
己　壬庚　壬辛　壬壬　壬癸　癸甲　癸乙　癸丙　癸丁　癸戊
癸己　癸庚　癸辛　癸壬　癸癸　　易府東方朔書附後

諸家序　鬼谷子分定經序　分定經鬼谷子先生之所作也以年時為主遂成一卦一卦之中而有三宿照臨之端以定其格雖千萬之世億兆之衆造化之機分定之理照然可考猶如明鏡睹物妍醜可見可謂玄之又玄也

康節前定數序　先翁康節夫子學探連山歸藏周易之賾心遊萬天之妙義黃之上三十六宮在方冊者即在其方寸者也嘗撰經世一書語其大也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又作易數一書天根月窟閑相來往元會運世遁相兄弟其自然乎自昔者誰為之有數焉苟數焉則大塊間事高高下下有千萬也形形色色變千萬也一數之自然而然誘之適然啗之其可語其小也一民物貴賤壽夭之所以然不能遺則經世者固與易相表裏而易數者又與經世相經緯先翁作是書不為無言蓋以栖人間世而為人陽誕陰殖天戴地履其生也有自來雖縕堯舜君民之學非堯舜君民之命誘曰其出有間為誰其竟之先翁深於易者也此所以不任有數焉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既望嗣孫愽拜手敬書

序　心好命又好富貴常暖飽心好命不好天地也相保命好心不好衣祿折壽早命心都不好饑寒直到老閑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為但把寸心

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積者是陳希夷預定生限隱與貴賤消息天干年月見豈根陰陽無論一般論時師若遇斯文訣造化玄機度與人

四字經

序夫人生天地之間造化純由於命數八字超群不貴則富大富五行衰絕非貧則愚夭危是以先賢定其數分其推詳四字校正陰陽包含造化草木分於四季內有榮枯日月分其晝夜內有盈虧或風或雲或雪禽獸舟航自宜區別對景者美當時者吉吉中有凶凶中有吉吉不可一途而取例不可一理而推言內有同時共數者有富有貴有壽有夭殊不知刻差時別且子丑寅亥四箇時辰難以推分古經云天陰雨露時難定便是神仙也有差旦夕將月建長短而推言萬無一失矣知命君子自宜參詳苟非其人切莫傳矣似會玄中趣言訣義理精一機含造化四字見平生美惡應難曉榮枯只在呈不須多計較定數已先成

郭璞敘序

此一部玄文者迺璞翁郭仙傳定寶也內外六十四之卦象中按二十四之節氣奇偶格局皆莫逃乎河洛之書也字之數者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字詩之數者五言七字長短句法共一千三百三十三首言言錦繡字字珠璣後之學者所宜寶之上祖留心訓後昆青囊九卷燦天文乾坤旋轉星辰運河洛縱橫造化分壽夭窮通皆定數功名富貴盡通津道行得意重新錄留此家傳并子孫道行師傅詩也

甲甲鬼谷分定經

震卦　雷霆遠震格　長天忽震雷霆響凜凜帷中獨有威驚散鴈鴻飛塞遠狂風飄散落花枝　山南山北鄉關閑家住瀟湘東復西借問百年堪結子一條毬棒引孩兒　天驚金雀　天貴　此星照命風霜早歷奔馳度量高肯次遠手段大機謀深心慕高人見事敢做親君子遠小人退神重重多奸疑多思慮不驕傲恬淡只因立志不一性亂難拘所作於人不足頭女末男使是這箇五行所注初年未稱意末限方成述云遇水自有人相接提我登雲別有梯虎前定數名水上淵格詩與前分定經同卦　前遇弓方舉乘雲富貴安黃金因水發見卯始生涯　未　智略雖高未得榮此身淹伍且藏形中木幸得身方顯繞見平生志氣新

命前定易數

震　☳☳　子　重圍虎豹跳身軀一去前程脫舊危貴客相逢無不泰利名直許有相宜鴈行飛散重山遠花樹重開傍檻垂堪笑此生人事定卻於危處立鎡基　寅　震雷百里起威聲雲密密郊雨未晴德潤浸蘇群物秀清谿鬧發百花琴江邊孤鴈塵添恨月下愁琴不忍聽晚節回頭在何處江山迢遞水雲清　辰　立計

固非承祖蔭經營生計自成人孤身立處終歸晚黃菊開時不在春孤鴈浦邊鳴失侶芳花檻畔發重新莫疑難犬災須避直把身心待卯寅　卯　得道莫論人有志遇時須假貴人攜孤疑俗事前生理恍擇身心日後樓花落舊枝存果岁鴈飛空塞各東西金雞玉兔如消變遠遇勝身步玉墀　卯　長嗟舊處事如何擺脫塵緣待貴過愁緒始知消遣得利名方見又蹉跎庭花莫使先成果群鴈分飛侶不和大抵鎡基理如是老來福分復凄囉　戌　孤處舊家非我計更謀新業始無憂交情杜絕皆非侶冗慮多端卒未休過鴈逆風群已散花開著雨謝還春浮雲暗度天邊月半虧光輝復故樓

女命前定易數

乾　☰☰　子　幽閨跳出千重網一去前程脫舊危大貴相扶終得地良人入晚必相宜寵前凡坐如遊夢幞裹施威倚我兒馳驛屯身雖遂志卻於危處立根基　寅　獨成獨立莫蹉跎須問前程日日過堪嘆平身多險峻唯言果結不成多虎犬勢前成子後鼠豬時全福相磨不妨穩步登樓望夢裏成仙意若何　辰　幸遇身離險時當福祿隨鼠雞終不失虎兔脫災危良客來相問宜還早及時重山一躍出穩守鳳凰池　卯　身事心謀兩不同六親姑舅各西東良人逐虎來岩上騎子隨羊入野中幽閨穩手千般祿綠幞相逢九里翁平生衣飯隨時足莫向山前一箇公　申　福祿相隨不致虧門戶顯共相持一生自有男兒志立馬無由淑女施貴客來尋終自早賢人成立必當時重重險難因風掃過去無危享壽眉　戌　離失身多險逢羊漸漸衰中年方得穩終慮是和非騏驥難同倚駑駘各自飛若何前定事除非望月歸

四字經

寅　披雲對月　辰　叢林採薪　午　牛眠春草　申　石泉過雨　戌　月出樓臺　子　秋針遇早

郭璞敘陽局

日雲中益屋上有旗拳　福　擘　晶　有石有皮增進田地一文書　一枷性朴實清孤一行征鴈影成形二段因緣福分輕一枕情孤孤寡合一榴開花怕霜侵平生經歷幾多般世道風波只自諳萬里長江天一樣孤舟短棹出寒潭為人口直廉而儉只恐惺惺生妒恨征鴻字字不成行家道興隆誰不羨一桃李二松椿別了親情正自榮何須煩惱成愁苦此去榮華有令名　雪裏蒼松數心地清高儉且廉只因口直被人嫌平生件件親經歷事濟惺惺自志堅至愛親情卻刻薄生涯活計轉增添春風桃李桑木景晚看春桃掛玉蟾　涮年虛驚一人立非後自前運打雖道未手雖向前莫理完勝當年氣數今年宜打睚謀為進退多成敗驚聲巧轉不成腔百事休論且寧奈今年喜笑惹人疑閑扰千連棘掛衣百里有言君莫去

雙川有語半蹺蹊一塲好二塲惡風舞海棠花早落村南村北有牽連船
在浪中牢把看一人唱一人舞到頭事事皆辛苦佳人笑折臘梅花消瘦
夜吟誰是侶星可禳斗可投免災厄解憂愁凶星可禳度善福可修祈免
得生啾唧官災與是非　陰局　數逢奇畫好前程只恨孤星一點陰回
首乾坤雲半嶺家山鴈序失佳音為人性巧受伶俐志氣掀騰仍不鄙熏
熏暗鎖柳綿花獨把琴歸愁不語一花東園開一人移去栽鴛鴦重見喜
鏡㧞又防挨天厨貴禄人猶羡子貴孫賢心願諧　女流年　憂喜相逢
疊有疑杜鵑啼處鷓鴣啼寂寥春水無橋渡雨打梨花空淚垂一花開一
花落一鸞臺一簾幙白頭門外暗傷情丈虎才郎淚滴襟磨腹磨心攻眼
目秋風菊節事來臨
甲乙兒谷分定經常卦　泊水鴛鴦格　群群鴈過遠離塞雨打鴛鴦各
自飛縱有海風吹不斷也須相守自相宜滿樹花殘留一葉好逢前發馬
頭時若見子宮須發禄牛首牽弓必射之壽命齊松柏天齡不待時鰲魚
遊水逐平步上雲梯此命造化性格恬淡氣宇風驍骨傑磊落言語剛强
放蕩所為不會深思遠慮從前喫悞兩三翻方繞省覺滋潤處不滋潤安
閑處不安閑廣孝不記心力不足初年件件愛好中年事事懶惰凡事要
一翻做兩翻頭子難招要宜兩硬交友水炭多成多敗建云一翻風雨足
方始見生涯康節前定數名鴈孤畐福格　群群鴈入沙汀網雨過鴛鴦
逐陣飛縱有海風吹不斷也須先首自相離鼠頭有口君須發牛首張弓
不待時滿樹花殘遺一果摧衡身稱馬頭奇　申　壽命齊松柏天齡不
待時網魚須透水平地立雲梯　寅　金光實鑑本分明埋沒中年暗昧
仲令遇貴人重拂拭利名稱意遂心情男命前定易數悝　三三二
丑　青雲去路亦非遙自有知音把手招陽至寒灰吹律管何疑人事困
羣鵶去飛雲外秋孤鴈落盡庭花艷冶桃猴兒安榮聊可許未應長嘆遇
良宵　卯　生涯立向天涯畔身計如何巧計多勞得愁懷腸斷續前途
名利又蹉跎籬邊重結花難實天際孤飛鴈若何蕭索殘秋甚時節又蕉
霜折半枝荷　巳　脫危省慎能消釁爭柰人心未肯休直待此心成逸
樂較其分定莫剛求桃李一家何處是渭涇雙派不同流利名未必能為
福繞得斯人卧土丘　未　出身幽意伴酸辛老至愁多道見迍事事可
堪求上客利途窮處遇通津花枝雨洗新紅換鴈陣風飛哀怨頻牛兒過
時方息處鼠蛇行處越人倫　酉　瀟瀟江上鴈兒飛借問瀟湘景不知
山遠水深沙岸遠傷懷足㬥路岐危鴛鴦兩隻分飛早世事一生如亂絲

莫謂東陽多瘦損思量君子亦如斯　亥　成身自有人推薦生計因緣
立異功節志不教成鄙吝長懷何足嘆途窮鴛鴦飛逐双翻浪鴻鴈井空
吽暮風吉兆依稀來入夢騎蛇乘鼠入仙宮女命前定易數遺　三三二
丑　幽恨終難決平生無所有操持雖得意節我傷情厚敗破防寅巳團
樂見申酉春色三分艷空到溪邊柳　卯　借問寅初年少時開顔歡笑
意多疑親眷蕭踈傷日斷心懷悶悶事難知雙雙鴻鴈隨風去對對鴛鴦
帶雨飛且看鼠羊成立後桃花爛熳必當時　巳　命蹇時多滯夫和必
見達沉疴為幼積迍邅問良醫何日天邊鴈先求雪裏狸貴人來借問安
樂得何時　未　因禍方成福逢危必見亨木邊人借力榮合過平生配
偶自天得榮華在丙庚不須煩與冗我禄勝前程　酉　粉郎別後路滔
滔鴻鴈來時信息牢欲問故園當日事東風依舊笑紅桃前程自有榮華
福此日先廣蹇滯遭一去鼠牛無一事亦知步步上樓高　亥　平步蓬
萊客何勞隴上人一心能作善萬事必精神閬苑堪遊賞名園且問津不
知名與利貴客拂紅塵四字全卯　病龍行雨　巳　緣木求魚　未
掘沙取金　酉　破扇停秋　亥　金盤堆菓　丑　楊花化萍郭璞數
陽局　足不足刑骨肉性炎涼不受覊　丑　愁雲梅滞未達多學少成
鴈一鴈入網一鴈高飛鄰斧斤嗟已失實鑑已嘶山孤鴈一飛遠鴛鴦一
隻還平日心懷一輪鏡雙山名利有無間一段因緣休不休幾年積恨惹
心頭平生多少不平事野草閑花滿地愁只為平生性急多至今凡事
尚蹉跎追思巧計徒勞力事不如心君柰何一點刑星來作禍堂上雙親
須赴破天邊征鴈不成行獨對孤灯愁夜坐好段生涯別一天他人未到
我知先莫言未滿平生志此去英名到處傳　鐵鑄銀盤數　本是耕耘
釣客人拳拳何喜事難新今年家道成還破近歲生涯別有因耕點一生
成事幻歲寒三友耐元辰與他耕了兒孫計千里梅花雪裏清　男流年
文書　望子喜喜疑滿哉歸事更新愈光揮疑魚呑鈎餌收頭晚蠅落膠
盆擊腳遲令年氣數勝如前望事求名事事全桃李故園春色晚禄興焉
旺福悠然中間只怕滿不滿閑中又怕人長短子規聲切鹿眠山芳草寂
寞行步懶奉道重亨喜自來後憂先喜兩徘徊門庭謹慎羊猴月人口尤
防不測災一塲氣象一驚惆悵一事無疑一謀可望望事求謀可向前戶
庭更改儘光鮮得便宜處宜回頭恐惹閑言火一川宜謹慎免事施早收
頭莫做盡　陰局　錦鱗出穴便超凡變化天池不等閑可惜女人生反
數男兒衣錦到官班只因帶得孤星重骨肉親姻如一夢榮華卓立自支

吾登頤門庭足財用艱難世事歷經過水冷鴛孤半沼荷春去紅稀三月
暮故園桃李綠陰多路向雙山去謀為還合意百事可如心殘年終富貴
女流年　閨中和氣自欣然進喜添丁二事團子舍增盈財穀聚四時佳
景瘦增驕春殘子舍一人疑天水茫茫入戶時琴韻忽然聲哽咽牛郎含
笑菊東籬　財帛　姊是　府　輔　擲　財　鄉　硬物缺　鏡
甲丙鬼谷分定經豐卦　馬履長川格　遥遥千里見波濤獨有心機志
氣高故國豈無根業在爭名圖利自蕭條青山雁侶雙雙遠歲寒松柏枝
枝青君今莫問榮枯事晚景終為富貴豪生涯未遇平生志總使身閑心
未閑酉進辰年龍在水無憂人在水歸山　天滿　天罡　天說　此星
照命技藝工巧之星數術多能之士清閑秀麗險處無虞凶中反吉臨危
有救見善不欺君子成持小人欺罔為人性快使人欺能有紀綱自在中
尋出不自在要好處樂得一場愁雁行有侶有妻妾各難老凡事慮心且
宜戒酒　述云孤中孤不盡一世見凶危康節前定數名老松茂盛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申　淹留歲月為功名役志勞心嘆謾然求名求利索
多阻幸然拙處遇成全　困　著意求謀事莫猜二心三意却和諧成身
事美羊蛇會滿身終計樂幽哉男命前定易數豐　☰☱　子　生

事紛紛吉事遲擬將心膽待成時息心許汝歸羊首榮計救君問虎兒三
雁高飛分遠處兩枝花發傍疎籬一條去路應無險遇貴相邀至玉墀
寅　天祿何年稱所為虎頭羊首遇良知馨香力勢回天意榮達身名播
世奇有雁必分四五隻逢花應折兩三枝利名既足身先退莫使翻成笑
得悲　辰　出身孤苦事堪嗟自向危樓立售家一軸文章榮赤冕兩重
名利耀青蛇日斷分飛天外雁情傷飄落檻前花料想此君仙骨瘦休將
心胹跨靈槎　午　半明半暗雲中月重失重成立事人樂取利名歸虎
尾破除憂慮優龍鱗一行鳴雁悲深夜雨樹芳花發晚春至老心身閑未
得桃源歸路已荊榛　申　却將生計立危樓始得開顏又變愁大抵利
名繞入手幾多閑惱白於頭一聲消息鴻悲夜半樹馨花香落秋借問斯
人基業處空遺江水繞堤流　戌　莫嗟人事乏梯媒且把愁懷戀酒盃
示子直須探虎穴令君坦步上高臺孤鴻別隊雲中去花朵妖嬈雨裏開
回首鄉關魂夢斷一帆風送入蓬萊女命前定易數遯　☰☱
子立計若能遺母早成家必定異言人孤獨方保貯終老黃菊開時不見
春良人立定蒲花岸俊子須攀桂月津莫怪犬羊災自撓且修陰隲待寅
申　寅　使盡心機巧權謀勝大儒利名宜有得親厚却成疎檻畔人來

晚簫前果自無欲知前去路有吉莫相尋　辰　却將生計立危樓猶更
開顏望水流示子且須探虎穴宜家未白少年頭良人去路應年險遇貴
終須免舊愁嘆息平生無活計不如尋善遇時休　午　虎立山前欲渡
江江邊風急勢難降鼠牛不脫災和禍羊虎方逢福自祥且問良人歸甚
處不知才子在何鄉舉頭仰望平生地凡坐寒閨對夕陽　申　天祿須
知羊虎逢秋去冬來殺氣通借問安身何處好待於申歲竟方融雁字分
飛從遠漢燕巢不失順來風鼠蛇重是天門秀定看虛名立大功　戌
平生立計勝名儒校定今朝事已疎成家許汝三重立把性難移寸膽虛
簫幌半垂風自入閨房未捲月相須葉底扶疎從果綻羊蛇同隊赴仙車
四字金寶　峰入花林　[illegible]　鳴鳳棲梧　申　石上金莖　[illegible]　溪水
行舟　[illegible]　衣錦騎驢　[illegible]　井鮮出沼郭璞數陽局　一喜　一福
月　一人立山上　一卷文書　莫躊躇　孤　刑　[illegible]　戶庭重整氣象
增新　一竹　一木　雲捲烏光暮山銜鬼魄斜雁分南北去琴斷續琵
琶氣清高品春滿面平生名利鏡中花少年名利足滔滔惹起閑愁事若
毛祖業根基宜守舊不須改變更心高兩年來後多不足當年指望無勞
漉許多榮絆惱人腸六九限交宜享福斷絃何事續琵琶回首堂前月影

斜秋雁過空聲杳杳孤鸞失序入蘆花莫道平生無快活此去榮華增福
好芝蘭堪喜四時春一段榮華非草草交情春在幾場悲孤雁天邊健羽
衣平日風波曾歷涉幾多好景對斜暉　岩谷青松數　石隙寒岩生紫
芝巍巍南嶺鶴南飛其喪祖業重新建采雪男樸別有機良岸淒涼鴛侶
冷蘆花吹盡雁行稀清河東海人相過移去仙桃種紫微　男流年　田
土喜不喜空不美娥娟枝生旺手望好自有君莫謀望好急向前婦人
有產厄田土有勾牽杜宇榴花意轉心更防陰小教雙眉孔張坐上愁先
破白雪揚花飛馬蹄一梅落葉一燈半滅一鏡生塵一琴嗚咽一鹿久困
一山縱隔雙雙燕子往來忙喚醒愁人語畫梁搖望喜回春滿面免教今
歲斷人腸秋末冬前喜事喧傳高人接引好事周圓　附局　性孤心稚
偏宜靜梅映竹窗一般影夫榮子貴尤等閑米糊錢留手頭緊雲行雨施
兩山頭女數人逢迴不偉況值五行純粹處平生衣祿不須愁鸞侶怕分
張琴聲有損傷時遇未明景愁悶茵茵香莫教運限入模糊事別傷心嘆
影孤倚倚欄杆偷滴淚幾年家人自支吾莫言説不足晚景享大福富貴
得雙全金銀鈔滿屋畔二山一躍問佳時食盡平生祿　女流年　令
年氣數半凶吉杜宇聲中恨啾唧菊花憔悴滿東籬二炯大動人怨寂一

花丙中開一出天上來一喜財先到一人守早梅殘　出　小舟覆
猪血財災病人　賊　鬼
甲丁鬼谷分定經豫卦　春暖鵰啼格　祖計紛紛東又西綠楊深處子
規啼山空霧潤猿聲切潤遶林深鳥倦飛鴈宿野花岩歲月篤鶯雨打不
分離終知意在逍遙外爭柰塵心染是非積歲多迍蹇如今漸漸通年老
春色好花枝一叢叢　天拗　天慵　天執此星照命眉宇清秀性格高
標凡事見快珍瓏見識知高下識尊卑只緣志大心高立志不定緊慢不
均大寬小急多學少成忘前失後有始無終會施為能粧餙無下口不喫
飯無衣冠不出門財帛聚散假小心多固若雖然過歷風霜却喜危中有
救惡星出限末主無疑　述云若要心身定末主始榮昌[康節前定數]花
落花開格　敗成成敗未為祥性格從來熱肺腸只為平生艱阻重幾回
無事惹災殃離居離祖妻強對泰來否極事難量如交此限龍蛇地卓立
根基話更長　[申]　寞巢傾覆有災迍謹慎求祈免訟庭若遇馬行千里
外方然吉慶喜臨門　[未]　凡事忒惺惺諸親氣不平一生多過慮獨自
更憂榮性直氷清潔心如鏡樣明芙蓉映秋水明月送歸程[男命前定易
數]豫 ☳☷　丑　親朋連故舊見面得心稀他日當名異如今計

是非汀頭孤鴈遠檻外落花飛意在逍遙外海留未肯歸　卯　水生春
沼魚知樂花發秋林果却哀假使利名非我計深慙過咎是為誰江山萬
里思歸鴈世事百年如亂絲莫道芙蓉枝裊娜前程霜雪與伊危　巳
巨舟泛處釣靈鼇又過東風起晚潮浪穩波平如雅意天開雲淨露仙橋
鴈飛江上一行遠花放庭前幾朶嬌莫使斯人愧榮罷鳳凰樓上鮮吹簫
未　久滯起嗟吁時危屈壯圖交情知己少守分志無渝鴈過江山遠花
開風雨狙幾多財利事足意老江湖　酉　有志事財術無情不定居門
庭還冷落親舊自蕭踈鴈過孤飛遠花開根地虛生涯且依倚老計必勝
初　亥　堪言出處不勝哀名候東流衮衮來幸得身心無疑慮莫將懷
抱又徘徊飛鴻二隻侶還失枯樹一枝花再開柳綠桃紅無恨好不堪烟
雨鎖春臺[女命前定易數]蠱 ☶☴　丑　青目兩相顧多知立
性聰只緣達敗祿難保少年翁富貴終須立空幃且守蹤六孤皆尅陷到
老略興隆　卯　幽閨寂寞幾多年作事須還強占先使令人怨多招失
何況横深百事前有疾方能安我命無災兼主不安然定客遠來相顧問
資財終自勝於前　巳　井內安身不自由早離父母免悲憂勤苦且問
羊和犬安樂須求鷄與猴玉殿高寬相顧盼金階侍子自來求福祿兩全

終不失利名輻輳不須愁　戌　紅幃綠幙靜安身立柄旋權榮到老但
將意氣近清高自有聲名須貴早子息生緣來此順夫宮福壽雙齊保若
得庚申部脫離不須碌碌多煩惱　酉　一身孤跡立多年更有驚憂過
幾春若不勤勞防自己後來財祿旺他門為人俊巧心難測作事操持性
穩守幾春秋亂鬼必逢佳客問羊猴終有上賓求鴛鴦泛水離憑托騏驥
自新上方不怕無歸客久後須遭大貴人　亥　禍去福來必自由幽幃
乘雲恐有憂若問前程榮遇處年中到喜老年愁[四字金]丑　浮萍遇露
卯　殘菊逢霜　巳　金瓶牡丹　未　甕裏鳴琴　酉　空岫尋雲
亥　淺澗納流[郭璞數]陽局　心不足多折福惺惺了了得煩惱孤鏡
分刑月缺花殘笑林中鬥性　愛惺惺得煩惱免囉哩咸焦躁　不足
暈　一貴人山上立風事接線一隻鴛鴦失伴一張琴瑟絃斷一輪
殘月被雲遮一段好音天緣遠兩聲枕上滴芭蕉絃斷琵琶腸寸斷夜深
風雨早回來莫待佳人生怨恨家山一地人長短會弄機謀都占斷年來
歲去尚無憑幾度謀為必未滿菱鏡鸞臺塵莫鋪荷盤雨急走流珠親情
緣分何刑杜獨對黃花誰與娛五六年來快活人一陣東風花滿徑平生
心志此時看跳出周鄉誰道醒　丹桂晚香數　心明內識太高强秋月

陰雲未放光肌骨持奸因過慮親情紙薄轉參商鴛鴦如夢華香短松柏
盈枝歲月長直待運行方遇貴芙蓉丹桂散秋芳　男流年　事多煩惱
惹場憂順風荊棘鬧來啾唧　訟凶一人怕手笑笑伴争叢妻　病失
可惜家中生寂寞杜鵑啼處火頭川一官二病三閑撓血蠱無端也事連
急水灘頭人不渡久雨泥深防脚污秣秣尤忌掛人衣好事不成到貪謀
春回柳上好音傳氣象更新勝舊年桃李園中鋪錦繡文書飛上九重天
可笑又可怪為小却失大報道是公言無錢把田賣高人有意別相携謀
事難成所作非蒲柳拂開荊棘路有錢買酒笑顏歸添丁進喜在秋風說
事商量却乃功偕見鼠來添喜氣虎逢犬位逞英雄　陰局　氣象逢豐
大可人五音扶合好前程莫言未遂平生志吉曜來臨便富榮生平清澈
骨肌瑩神色惺惺還巧性四八年中復舊愁落花滿地迷香遲遲春日
占春光分外精神體態強計較多能謀運好田蠶倍獲滿倉箱此命好末
年下稍好結果重添錦上花財穀堆上坐更有榮華在五宮侍時享福人
稱賀　女流年　欣欣氣數可今年夫婦身康喜氣圓月桂一枝今在手
滿堂人看土牛眠秋風動起客心悽三人去後一人歸更即眼前當子事
須防箭射綠楊枝　梧　心上秋　雲　茎鶯　火鬧

甲戌鬼谷分定經小過　漁父收綸格　漁父歸莊利祿名旗横隨後詔
宣城年來塞外思鄉國遊水中心逐浪平生計必從前定立運時應待百
年榮天邊孤鴈高飛處花落岩前月滿庭帶祿牽牛歸路時馬猴消息應
天時庭前早有文書至何必自心儘皺眉　天晦　天淹　天貴　此星
照命乃慵懶暗昧之宿作事退晦行坐躊躇不會俯仰人不會拘束人衣
祿自然豐厚大利改更不静在祖宅難為六親兄弟氷炭只宜離祖過房
行贄遠方求財不利家為人無私曲情性寬緊不調從來凶險多經歷只
得凶中有救　述云子午繞來時應泰龍蛇地上必深財康節先生前定
數石魚跳龍門格詩與分定經同　申　富貴功名得路時馬羊消息遇天
墀庭前幸有弓和箭只恐傷人不用之　未　惆悵利名何太晚機謀賞
盡身心懶清風忽起入幽窓驚起從前倉睡眼男命前定易數小過
䷽　子　朗朗高懷未稱情韜光容寄奔前程如臨羊馬群中
日卸喜門關旺氣清一陣鴈兒飛幾隻兩枝花朶艷多馨枯榮亘古尋常
事不必攢眉作嘆聲　寅　家聲如未濟只得且潛鱗時臨羊虎地立取
利名身鴈字休言侶花枝別有春幾多愁喜事成業在重雲　卯　身處
逍遥地心歸富貴鄉得時須跨馬全意待騎羊有鴈親孤隻低花栽兩塲

更深幽顯路別有好思量　午　擬欲隱高名懸懸赴詔徵㐌心如野鳥
輕祿似浮雲生計從空立利名羊馬成天邊鴈飛陣花朶若為情　申
漁父歸莊擬遁名旌旗隨後詔歸城將軍塞外思鄉國遊子心中逐水萍
飛鴈必隨風勢去芳花又逐雨飄輕騎羊跨馬真消息更有光華着地成
戌　危途生計自操持高潔有名待遇時佇俟馬羊消息近幾多名利後
希奇空中鴻鴈飛三隻水際鴛鴦浴晚池庭前幸有弓和箭却好乘機再
用之女命前定易數否䷋　子　金鍾玉鼎欲施權肝膽操
持物又堅檻畔鷃聲鳴報喜閨中蝶夢事無全料知心事如雲捲自得枝
頭映日鮮鼠羊終遇良人望福祿雙全享百年　寅　生計從前處世難
成家許汝涉重山親疎我薄誰怜念情少思深憶故顏蝴蝶滿園双舞去
鸚鶯高栁獨綿蠻堪嘆一生無活計不防深守綉幃閒　辰　箕帚堂前
不失時要君主領過東籬羊犬相逢須遇泰虎牛深計自分離雙飛乳燕
聲何怨對對嬌鶯語自悲晚年福至强初景方見吹噓享福基　午　畫
堂銀燭影熒煌貴客妝和宴玉觴佳人舉目微微笑老婦施權隱强前
程自有歸身日立計無疑福自昌龍頭蛇尾終須在名利兼全待俊良
申　重山重水立身危孤害雙親定別離早托良人歸計後終修善事得

兒持正根根基如葉薄堪嗟孤失咲梅枝若有東風來拂處依然榮顯守
鎡基　戌　前生修得在時令儘好常持吉善心福到命和通大道身疑
性辨淺和深莫令破失招孤赴須守心田禍不侵羊牛繞近終無損依然
富貴屋藏金四字全　寅　早年逢霖　辰　衣錦夜行　午　石上栽花
申　十月梅花　戌　路上平坡　子　鹽車驥足郭璞數断局　性
風流慷慨般般皆愛相識如麻相逢傾蓋　望　一人騎馬望上有險
名　走似乘船名利塹然一官人眼相覷顧之青聽之音　[illegible]　一屋不足
藍田生玉財一刀破了財破來遲又來一毫若不援虛花風落梅愁閑非
常莫得開口深藏舌名皆力向前自有天緣秋死萬里萬難了天平生多
少葉心事閑過數塲心正閑一康卧重山一馬過藍關一機緣會早一帝
早衝遇春空鴈過兩三行春暖鴛鴦早結雙春動家山新氣象春風滿面
喜洋洋性巧惺惺口更靈清風格調自精神不憂家事心寬活氣味人間
別一真三鴻來性分高下到底双龍有真假因緣緣分少年心結得蟠桃
枝上寡莫怨利名心未如平生好讀五車書看看躍出龍門去變化全鱗
不是虛　仙康歸山數　樵頭財帛轉頭書教演家風樂有餘别是一般
清意味如何煩惱未消除詭風沐雨隨緣過負水登山足可居爭奈紅塵

猜已至未容歸去結茅廬　男流年　有塲愁惱殺人一事反覆多生計
未如意奏星辰求神明惱人心腹費心神方稱遂一文書進一望箭穿一
屋烟起一火頂川門戶多憂因行藏惹是非疑心反覆憂失意皺雙眉是
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雖然天大事却喜會丈吾反反覆覆事勢催促留
得財寶破耗未殺一望自今來目下有豈財進財進外喜可折一重災旁
心勞力未成功嘆恨來年運未通幸有故園桃李在東風借力滿園紅天
邊日初被雲遮檻内梅花雪又加半笑半悲堂上客鴈聲啼淚滴朱花風
裏安灯事莫憑無遮無蔽恐難明杜鵑啼落關山月一陣楊花粽客程
陰局　幾年春色到桃源到得桃源别一天正好共尋劉阮約豈知迷路
自茫然遷延可惜時來晚對酒當歌莫趁懶從容長計少年春勤苦立家
莫怨嘆耒一塲看一塲前程風景轉非常花街騎馬揮紅燭拍掌嘻嘻虎
逐羊只防一事心不足琴調不齊絃换曲蘆花飛雪又迷蹤且喜春蘭勝
秋菊　女流年　久否相將見泰來洞房佳瑞月徘徊蟠桃一顆真難得
卯更東風雨樹開春光老逢七害人好把黄花為拂臺一女把身門外立
舊時風景又重新鸞鳳和鳴顧始終添財進喜在殘冬文書重疊生豐美
只怕花殘一夜風　凶吉　喜鵲　重山　喜　險　馬無足　災光

日　月　纂嵩新　　徽　富愼

○甲巳鬼谷分定經豐卦　鳳宿春林格　鳳凰池上釣連鰲風搖長沙逐浪濤鴈過碧天群失隊違親背祖鶱身高花開雨打枝頭損果結風吹實不牢北畔是家南畔立晚年須遇貴人豪遇犬邊添翼逢牛角畔刀限隨羊馬發身上碧雲霄　天權　天章　紫微　此星照命吉利之星祥瑞之宿靜辦處反成啾唧魍魎處卻有救神一生巧中成拙是處成非此命是非多惹繞得自然明萬如同親眷骨肉恰似路人妻是瓜皮搭李樹李樹搭皮兒兒弟不和合子息不能全目下啾唧有貴人舉目　述云貴人來舉目何愁不稱心康節前定數名鶴飛傷箭格詩與分定經同申　遇犬添頭翼逢牛角來刀馬頭春色裏箭射碧天高　迷色浪孤舟起水高莫疑根腳不堅牢安榮莫謂何太晚財帛豐隆志氣豪男命前定易數豫

丑　家居北畔立南邊身欲孤飛被累牽堪恨年來長似醉爭如往日事連綿夕陽鴈過歸飛急曉雨催花墜色鮮好笑利名將入手不期分定禍因緣　卯　生事太煩難紛爭心未闕利名頻得失新舊漸瀾珊去鴈分離並異花開復墜歸身何處好旅寄兩重山　巳　韶華九十日媚景大遊巡花綻風和雨枝榮秋復春曉寒驚啼懶霜重鴈聲頻雞兔殊光色中年過等倫　未　塵土埋賢士閑閻長小人自知身分定何必嘆酸辛空鴈群飛去芳花謾發新隱居雲外道渴富不勝貧　酉　有財有識難榮顯圖利圖名謾使能欲把生涯依托遇料知人意未堪憑桃花飄散愁空結旅鴈空飛恨舊增落魄精神癡不得不如高隱伴閑僧　亥　區區祖道因身續捷捷生涯獨自存財利去時非可險家緣成處亦因勤殘花片片飛籬落去鴈嘔嘔叫暮曛但謂此中真有意爭如庭下亂紛紛女命前定易數豫

丑　防身有厄兔災厄望中羊雞早出羅且向前程修善果方知命裏享者順果綴高枝風欲撼蘭芳晚節兩頻滋不怕雪霜來凍折時來穩守立鎡基　卯　年來只好修心守且莫離家問別廬直待鼠羊時到日不妨衣祿賦夫車院落紛紛黃葉墜波閑隱隱綠萍敷試問當來能稱意始知今日且成居　巳　雲散收殘雨湖舟擺惡風生涯多險難好事未從容月桂香傳久霜枝果結紅平生有瑕玷龍馬始成功　未　黃金屋上霜堆積不解平生意向迷疊疊憂愁空度日紛紛苦計守幽閨良人一去無消息果實重收各自違借問東君何日在安心穩守鼠和雞　酉　幾翻憂去又憂來繡幙低垂好事回且把身心待雞鼠自然立計脫塵埃春君來問枝頭果舊客相逢眼自開堪笑世間平日事不知龍鬼惹浮災　亥　欲上危樓去難登梯自斜勸奴常守節過發立生涯一果來相引全家福步除馬牛當此景蜂蝶報新衙

四字金丑　霖月飛雲　卯　渴馬飲泉　巳　淺水求魚　未　塵翳埋光　酉　凍月尋蓮　亥　衰草逢牛　郡濮數斷男命與前甲丁同

陰局　玉骨冰肌體態嬌性靈機巧自妖嬈濟人利物多慈愛閑事閑非暗重招家山一地多長短心地玲瓏多改變只傷五命帶刑孤骨肉親情生怨恨良人刑大重有語隔山河寂寞蘭房裏良宵恨卻多可怜無分因緣淺逝水東流怎柰何一翫快活遊一鶴長生舞憂愁過了出樊籠整頓家風還復否　女流年　家道斯年大吉昌夫榮子貴足風光文書進益添和悅一點台星照洞房爛熳閨門喜色新牛郎織女會佳姻嫩筍成竿風不折拂開鸞鏡照佳人

○甲庚鬼谷分定經歸妹卦　花遇殘愁格　女嫁男婚寡與鰥心靈機巧性居閑江邊鴈伴飛南北百歲榮華醉夢閒遠樹落花存果少可怜香徑蝶蜂還路遥千里知音絕限遇猴狼必稱願逆水行舟體不安好於舟內把魚竿庚辛自應身危險壬癸相逢始好看　雲雨　天羅　天機　此星照命作事剛柔所為平品凡事勞心未達要高未高要顯未顯立志不一外觀有餘內看不足美巧成拙近處無緣遠處欽慕骨肉無分子息見遲螟蛉庶出贅婿之類眼前一件事心下萬般量只是虛名薄利未到風光寅申運氣裏好事立成　述云目下心不足後有貴人成康節前定數名逢花泛水格詩與分定經同申　順水行舟遇鼠安船頭人把釣魚竿庚辛自慮多危險壬癸兒童更好看　述　福祿新添減舊憂命逢貴祿不須愁門庭瑞氣騰騰起從此無災過百秋男命前定易數歸妹

子　莫問塵寰事姻羅自好居泛舟逢異寶執釣得鰲魚心慕重山喜眼觀雙鴈飛庚辛身過險壬癸又懽娛　寅　得祿在中年重山更可達利名休慮薄福祿卻雙全馬侶擊空閑無對己下整庚辛須遇險壬癸喜依然　辰　雅量自操持機謀用有餘塵埃多惱處瀟洒稱幽居鴻鴈聲何遠鴛鴦喜必跡雖然逢險道過後復歡娛　午　身安須業祖空地發鎡基異歲繞逢貴高懷始得時有鴈天邊聞未偶意宜遲獲利須壬癸庚辛卻險危　申　意懸重山好身安志未通利名隨處立生計及時豐天際飛鴻鴈庭前植井栽身逢金鼠險時向水宮浸　戌　許許胃中雨逢龍始展眉利名壬癸也甚美險中馬莫烏豁鴻遠還須花朵帝重山堪駐足騁驚事希奇女命前定易數觀

子　翻身跳出千里

綢屡轉家資必定無命蹇迍邅何日見更運親眷破還孤良人遠望情難近貴客相尋意暫圖若得芝蘭新徑秀不污安享得相扶　寅　虎穴安身雖過險龍窠出入必無危名權自有終身立財立翻成在禍施果在梅梢危處結客來蕭畔解新疑成立必須勤苦得比和依舊立鎡基　辰　此身未可托高人且向時中守本真若要衣財求未得柰何災厄不離塵前程終有昇騰路破敗多傷怙恃身若至鼠牛方得意福回付命漸精神　午　傷親魁已有何因大敗從來不可陳早出元基方倚靠暖離祖業許重姻有子不從衰老債虛心且自視天真欲到榮華平穩地無蕭下幞待　寅申　中　天賦榮華出世間且求安靜奉慈顏黃金戶內迎仙子白玉堂前憶會般無幞試粧紅粉面掩扉任掠綠雲鬟貴人忽自擎拳哭不覺迎來出漢關　戌　青雲有路步天衢素手隨行志氣虛一陣香風來引接兩重吉耗播前途佳客空中琴自絕貴人深處酒相呼龍蛇出穴登雲閣終身穩穩享安居

四字金子　雲頭望月　寅　雨裏鬧花　午　葫蘆浮水　申　雪裏樵影　辰　積玉成堆　戌　泥中走馬　鄆璞數陽局　拳　福　酒　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八仙公湊九餘映夕陽紅　一屋之書盡經營事出　出重山似幽關真不易直是難出淺水入長河成雙走風浪多孤兄弟真難得一家人南北風月有餘情四海多和悅萬里秋風一鶚飛萬重山色一雲齊萬人頭上尋生計萬福歸來日已酉有成有敗本前緣氣象清新別一般吹徹梅花頭上角不須惱恨嘆辛酸雙鴻分字秋風裏雪裏鴛鴦連舊侶孤舟短棹掛征帆別祖兩重山外水閑看浮雲出岫時無心天外自依稀莫言未作甘霖客遇着雷聲龍便飛嶺外青松怕曉風榴花吹過隔園紅征鴻離岸高飛去回首白雲迷取蹤秋天薦鶚數一重山復一重水只為平生好成毀扁舟獨向五湖遊短棹自分三限裏適然事去却無心談笑之中遇知己勢如鵰鶚在秋天一舉高超三萬里鸞臺鏡冊桂香閑明月共風光更防外孝其事反覆睚遇一年前程豐足荷香荀綻緩稱人心一條好路不須猜跳出重山喜自倍山上有人高着眼風雲際會有安排、陰局　雙雙桃李笑春風一鹿銜花臥檻中喚醒五更殘夢斷家山回首又雲濃結髮夫妻愿諧老隔角災星臨命早琴調失韻寶傷心重理弦音緣分好依然分付水東流閑是閑非一閑休慈起東憐西舍惱無情無緒鎖眉頭一事悲一事喜燕子歸來尋舊壘芳心卓立又榮昌且看秋風生貴子　女流年　門前一鹿同花山川火堂前春晝閑喜字不圓愁字動小舟浪裏上沙灘心切切亂啾啾爈

懨情興滿懷憂粧臺空對圓明鏡雪裏江梅愁白頭牛郎笑客登高風中燭雨中桃向冬防驚覺有壽恐難逃　貴人　忠人　才人　僧人　道人　農　財喜　財憂　卜口　外孝　田土進退

○甲辛寬谷分定經　大壯卦　月逵雲霄格　金烏明處蟾蜍黑高山險處不須行雁過長江波浪息平生活計破中成好似電光風裏燭花開花落不堪論晚景到來須享福百年喜氣一身盈思慮不曾閑身閑心不閑饒君多計較雖有也憂煎　金鳳　玉壺　鳳闕　此星照命如鵲巢生鳳似蚌長明珠作事先難後易只宜別祖離宗過房異姓入贅遷居魁陷六親兄弟不睦機深志達作事剛柔口直心慈不受禍不義事口傳人招人相怪大寬小急作事猖狂妻命兩敵免魁可保到頭　迷云七九年來收箕子縱橫好用自家風康節前定數名福孤孤財格　金烏明處蟾蜍黑雲影長空心默默高峯駐足望家山杜鵑怨思鄉關急到處花開我未開我花開便君先摘百年杖上半青黃可惜三春桃李色　中　猛虎開顏嘯逢蛇笑告天猴兒逢犬逐遇丑是豐年　未　祿健身強是福基命逢得運運逢時休嗟蹭蹬多迍蹇目下風光自有奇男命前定易數　大壯

䷡　丑　花開豈負青春色細雨異傷氣自氣人事天時定相得交知親舊未堪閑眼前鶯燕傷春老目底鴻飛又失群堪笑碧桃枝又謝外邊結果寄留君　卯　危危立計似春冰勞苦身心怯利名志氣謾高人事濤交情雖厚有何榮花開兩壓枝稍重雁過風飄羽翼輕欲把鳴琴尋大曲偶然弦斷不成聲　巳　寶鑑團團拂舊瑕塵消方始應清華須知力出高人手賴得身成福有涯鴻雁離群歸遠塞鸞鳳分隊臥汀沙大都甘味只如此虛口何須食瓠瓜　未　貴人執箭立雲程穩意非常祿漸成何恨祖宗怜寂寞可憑人事有崢嶸雁飛天外一行遠花發庭前滿樹馨牛犬頭邊非橫起蛇雞足下立功名　酉　方圓曲直從繩墨器用功成藉斧斤立業必須成大過將行選許斷為輪孤鴻影落沉秋水花木情嬌笑待春莫說中間人去處生涯大半隨迷津　亥　龜口蛇心豈可猜蝸名蠅利不須哀亨途奮發艱難脫天意相同喜祿來旅雁橫斜沙際遠家花零落野花開雞猴得脫重重難迍邅騰光達上臺女命前定易數大壯

䷡　丑　否極泰來終不失只緣親眷難憑覓甘心仁義自悠然守已性情多朴直鼠頭財食可昌隆蛇尾終身自當立衰時不動前程事若遇良人榮井邑　卯　拂柳步高樓守節有機謀立身終大貴處志遇公侯衰景雖獲福利旺永無憂平生憔涉迭安樂值新秋　巳

花貌儼然尊形神必自端立身終自在量度性懷寬罝兎多耿御猪羊有樂歡貴人高看眼到老也須安　未　坐守危岩上休生志氣高設能興變日也被橫災遭孤直尤多福欺心害莫逃縱然親貴客終是不堅牢酉　遠望秦樓上笙歌鼎沸中低垂紅綉幙這運貴人逢惟笑如新洽囿樂向日融前程終不失穩步玉堂中　亥　破祿重重有前程立計難在半塵漸脫爲馬禍相閼雖有身微福深廣命裏慳滿憑龍虎日終得送來運四字金丑　遊魚依藻　卯　旱田枯棒　巳　掘藏逢金　未　路傍栽菊　酉　走天種粟　亥　狐假虎威郭璞數陽局　一宫捧壽字絳縣老人子八千春與秋重山遇緋紫羡此一鶴爲壽最樂福壽双全由人做作　刑非親是親親如水底性執拗跷蹊詩含是非深細之性意更知識書筆落驚風雨三揚文足用詩成泣鬼神七步彼何人破鏡人人怵鏡一鳴驚人罵雨呵風氣挂山岳二三千里別是家春自和相映聲振軌仲君有前程一呼百諾出人頭地飛祖基地鵰雲中四鳴分飛箇箇各還聲成也有風花雪月也有詩酒琴棋雖遇重山祿旺錢財入鬼門關月桂可攀一使傳書遠一鈎秋月明一車推曲巷一水野舟横存得松筠堅節貴桂枝清柳減秋霜鴛鴦池上事跷蹊鴻雁沙邊宿半柿梢柳岸傍春色好鍊鐮桃浪化龍飛平生作事繼前人歷涉艱難度幾春性不耐煩休模恨只用拗執費精神親情怕到中年赴雖喜包籠總虚設支撑門戶要光勞勞力勞心勞口頻莫愁家計尚茫然人在榮華一對仙山外一重山色好雲端有路上青天　石岩老檜數性直不柰煩事勞多招怨從前身不牢口也喃喃遍內外要通變人情却不見幸喜福同緣人老保長徒　男流年此身辛苦耕田耕土不喜遍耕凡事依古半憂半禍家生不足事向維持晚年享福大小事莫強爲他非變作自家疑門外傷情門內喜子規啼罷雁聲悲一文書一炷香一人醉兩人忙鹿眠芳草裏杜宇叫春忙宫莫望休思想重山上人倜儻好將短事去求長秋去冬來財利旺檐危馬瘦路難前進退憂疑自慘然虎逐羊奔猫見鼠鷄飛人趕入湯盆　陰局庭院舒遲日月長檻花芬馥媚春光芳容艷冶多嬌態惹得遊蜂粉蝶忙平生作事多執拗閑是閑非常滿口招人怨恨反無情一段福來還在後色荒內外皆安好莫把憂懷空懊惱寞得佳人有下稍結果收身非細好家內一人看一人看看紫燕畫堂深向人說盡艱辛話到底榮華事稱心女流年　一雲掩日意惶惶塵暗粧臺實可傷杜宇一聲人寂寂落花流水斷人腸半風半雨網纏魚閒閒無言淚暗垂子結枝頭花不實半郎悲

見菊東籬更祈福莫教違春前苦秋後疑

○甲壬鬼谷分定經解卦　芳草逢春格　春來芳草依依緑雪散紛紛見枯竹空中群雁各東西傷情獨向灘邊宿雨裏桃花風裏燭平生到此心未足樹頭花發兩三枝一朵枝頭紅似玉陸地行舟水未來空將心事委塵埃逢牛漸漸登雲閣跨馬騎牛大路開　金鷲　天印　科名　此星照命乃福祿之星科名之宿如珠之命自立規矩自祖門庭比如大海之舟又似水中浮梗有三般早富家早憂慮早歷事早有三般遲發祿遲妻子遲享福遲只得命中有退神重重若要名成利就除非丑午年多學步成忘前失後　述云　龍蛇過了逢牛馬別有提携一貴人康節前定數名深山虎困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陸地行舟水未來何須勞力用機謀逢牛漸漸登雲閣騎馬騎牛大路開　未　洋踮生涯莫怨天只緣祿馬被相牽功名喜遂胥櫟志方得佳聲旺晚年男命前定易數解 ☱☳ 于　成身志氣通霄漢何自徒勞得長分堪恨親知非我有莫問名利若何論雁行空有分飛遠花樹雖芳果不存始向危樓覓長計天涯一夢斷人魂　寅　論未天祿虚名分料想塵勞屈壯圖立事尚非人計巧爲君多柰命多孤新鴻天際飛三更老樹庭前果一枝來往區區身未穩推身實許問頭顱　辰　器業軒昂播異時從來蠢蠢謾猜疑昇仙自有高人薦虔事新成少當知雁陣分飛沙塞遠花開并綻檻前盡雲霄幸遇歸程路好向空門閙所爲　午　春花雖艷易零落奇果難成秋上枝問着利名榮未實向言牛虎始爲奇鷺鴦鍛翅情何極群雁高飛侶欲離正好清音歌一曲離人何事笑成悲　申　碧天雲散月重明擊鼓鳴琴遇識聽曲變調高情慷慨慈高邊問意淒清鸞鴦兩兩飛來往鴻雁雙雙別隊鳴流水高山方得趣偶遺絃斷不成聲　戌　言行相逢志不盡成家初計甚矜誇親踈交絕知無是望福超時意未醒兩兩鴛鴦背飛去雙雙鴻雁別群鳴莫嫌困熱情多困時有清風入戶庭女命前定易數判☱☳　于　望斷行人事轉虚相逢陌上却成踈當初許我平生計反到終時不似初鴛鴦對對近新水蛺蝶雙雙入故廬且問前程安樂日寅中自有貴人呼　寅　受寵還思辱安居合慮危三冬能守度百歲永無虧貴客來相接良人問好時若與忠與信曾得免踈離　辰　先時拈梅後時凶振動來新得始終鸞燕來拚花闌院鬧多是走喜從容從有自有非常福今日何知客自東一陣香風歸故里雙雙從喜又相逢　午　立計平生多險難操志終須望出分成定　訂決依君立三福還他得二損精

閑坐時防外撓米簾低捲露微身前程雖有收成計修善方迯横禍速
中　悵望家何遠生涯半未成天時定相得親舊是非榮果結枝頭熱荷
衣畫裏榮把琴尋舊曲絃斷不成聲　戌　寶鑑久横陳時時拂亂塵有
若韋彬彦許汝立前程莫道家難守運應福自新羊牛繞塞脫依舊發精
神四字金子　雪天求筍　寅　寒潭下釣　辰　早田成霖　午　蠶
食葉空　申　花筵點燭　戌　月照寒潭郭璞數斷男與前甲乙同
陰局　丑虛消息順時行靜裏偷閑身自安休道早年眉刷翠鷄聲唱徹
玉闌干隴頭探得梢梅在玉骨冰肌強祖代如何造化尚在慳阻滞精神
不亨泰青雲過雁一聲悲骨肉親情恨別離獨自支吾心性巧把家卓立
有成持敗赴剩命蹺蹊因終何太淺鴛侶又分飛到頭好事依然在莫恐
平生成就遲　女流年　剝舊更新四季康閑門從此蔭田桑芝滿葉長
階前茂庭桂秋風葉裏香春傳夏信喜盈盈東北文書一軸成桃李枝頭
成實早拂開塵鏡照人明只恐牛郎作事虛老憂少怮悶嗟吁愁懷事件
縈心腹月在天邊一半虧失落逢中玷涸房珠淚滴醉裏悶前程青天闊
霹靂　馬困　牛倒　六畜損　退財　是非　陰小憂　鬼怪事
田土事　心不定

○甲癸鬼谷分定經小畜卦　白玉離塵格　年光迅速催人老風過瀟湘
春入秋雁過碧天沙塞遠雨殘花敗果難收知君纔得高人用喜魁安然
祿自欣欲問平生何處好南遷京國渡揚州若處還逢樂身高又欲危犬
頭人發箭成過虎生威　天福　天星　文貴　此星照命稟五行之氣
福居百順之祥聲聞震屋之雷氣達剛柔之象情性機謀深作事忘前失
後多學少成件件向前般般費力划船人少距立人多相成者少相敗者
多性直口毒招人相怪男女生多收少妻宮兩硬無傷目下未得安寧除
是子寅路通　述云牛羊若得鷄聲唱便是安閑享福人康節前定數石
香花柿實格詩與分定經同申　若處須逢樂身安慮險危犬頭人箭發
成過虎生威　未　金埋土裏石藏玉至今未有人能識驀然一日遇良
工去却沙泥金玉出男命前定易數小過䷽　丑　處世勞
煩莫嘆嗟成身有路實非賒犬羊群裏空施設虎兕年中悅可加聲遠不
須尋侶雁命招一果緞殘花隨時且樂無煩惱重水重山度歲華　卯
時光雖迅速興廢亦逡巡已立根基大榮歸喜氣新鴛鴦來往濟鴻雁不
成群度脫蛇羊事、雍容樂㒒春　巳　生來未得仁人薦纔到中年百事
奇涯縮亦須逢虎犬成身終是見羊兕空中雁呼聲何進檻外花敷果点

稀不若寄身居物外終教名譽自光輝　未　莫使言他勢力微終身潔
巳且觀時羊犬逢中消息好虎蛇窩裏自光輝雁聲寂寂歸天末花朵菲
菲逐雨衰若要此生無險阨碧雲深處可相依　酉　漸漸年交泰、方欣
脫若辛虎羊名利立鷄犬事猶新鴻雁多中少鴛鴦薄處親雲山深處好
方始樂長春　亥　年光迅速催人老風物滿條春又秋雁呼碧空沙塞
遠花殘春苑兩枝頭知君若處須逢樂到底身高事始優欲問平生何處
好南遷京闕度揚州女命前定易數解䷧　丑　新出桃園早
花開檻外容有人徒自顧遇客遠相逢塞滞當羊兕亨通恰犬龍前程歸
計立終久壽仁風　卯　崄峻當樓閣簾風搖撼中凝情圍獨步進退使
心空美貌令人惜朱光整粉容祿貴無遇貴枉費幾時工　巳　貴池前
生足今朝不在疑堅心當積善守節立操持雁落西山去魚遊曲沼邊幸
逢新日暖方得享良時　未　折梓由天不在人福在須臾不離身馬牛
走後方為吉羊犬當時事必新一驚語切前程話雙蝶飛來陌上塵拂拭
風前當面立東西貴客冠新巾　酉　欲問前程心裏事奈何節我且如
常性剛意別誰相問志捍機深且自狂孤山不立良家子遠水難逢破業
娘不然歸去深閨裏及早師尼直殿堂　亥　金錢滿地沒人行直待雲山

深處歲且問因何疑望久止緣年分有餘殃鼠牛方許榮華地鷄犬相逢
福祿揚名利兩全無比並不妨穩步上高堂四字金丑　桃花夾竹　卯
春蘭秋菊　巳　枯木待春　未　晚節黃花　酉　池魚脫網　亥
竹杖化龍郭璞數斷男前與甲乙同　陰局　命慳歲數好根基雨露天
教穩穩滋春到震宮方發動一聲雷震泄天機為人眼巧更性善可解千
般巧機變人前低目學疏通螢損家風有門面兩年榮華添四九氣象更
新好勝舊之蘭砌下有餘芳錢流池上人長久有一說高一節好事來時
人看日月照人前犬鼠忙一人笑把梅花折　女流年　康馬傾危數幾
年纔然一火起三姻斷稀春水鴛鴦散風濤長江汲釣船惡毒牛郎虎兕
猴羊憂羊喜得人愁三更月掛梅稍上好景教人不住留　喜　憂　病
牛羊災　馬犬　災、逢
○乙甲鬼谷分定經益卦　行穩梅林格　日月分明照太陽一身孤節最
高強空中雁陣東西遠南北鴛鴦逐水長有祿遇羊頭上發樹頭枝葉暮
秋殘知君心有塵勞外不被塵勞不奮揚生計從來未妥泥早年兄弟見
分離龍蛇若遇還通泰虎上高山意便奇　祿存　天惑　天聆　此星
照命事業艱辛幼年見成之規模空費萬般之心力三思進退百種盈

虧破祖業財帛難聚有險難之處喜得救神行皆好事翻成怨恨近處無
緣遠方人喜厄難立箇家計無心中遇箇因緣子息見多難存頭子須是
喚爺作伯呼母為姑方可若到猴鷄必能自成自立　述云從來磨難多
勞力今日淘沙始見金康節前定數名透水紅蓮格　日月齊天不並明
一身孤節最高清空中鴈陣東西闊南北鴛鴦逐水盟遇祿有羊須上馬
利名終不負前程草頭帶水人相引此命方宜向晚耕　中　生計從來
未遇時平生手足自分離龍蛇變在江湖外虎到深山徹上飛　未詩與
前中詩同男命前定易數益三三　子　未遇春功變化時潛身
雖待上天持一聲雷動重雲布萬里雩霓潤雨施驚散鴈行歸達塞分飛
鴛侶入樓遲台星照處光輝涯朱顏相邀翫玉墀　寅　榮耀春華十里
光挺身忽爾遇仙鄉常年須滯厄中道日後推遷福再揚芦葦風吹孤鴻
鴈笑荷雨散兩鷺鴦老來慎靜防憂慮恰免山居理藥囊　辰　凋喪宗
親道自興豈為險難獨無成大來小往散中得年過時通自必室花朵正
榮防雨謝孤鴻將起失群驚始能跨入安閑地又見風殘滅盡灯　午
存名立節為終始好事來時道自通不待知音千里薦自然生計兩重功
花開灼灼半衰雨鴈叫喁喁各逐風勞得此生蹤跡倦始知松栢歲寒中
申　築岩對渭待天時久負斯文未合宜遇鼠卻教青眼顧逢羊方見赤
心知鮮花檻外閑選謝鴻鴈天邊叫侶悲莫訝老時多縮手神先重照舊
屏幃　戌　別祖踈親作義人年來謀計卻成新何須苦苦思危險自是
巍巍越等倫零花一枝花再結分飛兩鴈意難馴利名終恐成高地泒作
危危橫禍迍女命前定易數剥三三　子　平生志氣何時立直
遇龍蛇方有祿須憑良匠來琢磨方成自有奇崑玉雨洗紅芳心自苦霜
摧白髮色難續勸君須是身修善時至何疑有翻覆　寅　是非窟裏豈
能伸閑決機謀事未成莫怪初年多不利須知他日祿來迎空中貴客聲
何遠幘裏奇花香氣清身心且守安閑地龍馬宜生福慶榮　辰　施力
勞心有許難如將抽繭處人褱脫逢鼠兎回身看便是平生得意閑枝上
果成風屢撼閨中心靜月長閑推到龍蛇高着眼有子從君取次攀　午
心計未寧定身危碎事縈虎羊逢貴客猴兎振家聲清風吹異果明月不
關情若問前程事安心有後榮　申　守節在孤幃難辛未遇時成家須
虎尾安樂問羊兒玉貌雖寒落良人不許遲更能多積善方始得便宜
戌　料其禍福應難測須守身心莫自悲玉貌不朗多寂寞思情未許到
頭宜空閨寂寞花容削塵室迢迢空淚垂住來經過休閑語終竟安心作

一尼四字金子　大旱甘雨　寅　猛虎出林　辰　竿頭掛鞭　午
林柏經霜　申　黃鍾入律　戌　霜月栽桑鄭漢數陽局　乾父　坤
母天地皮石在少年持索鶺鴒分飛獨立門庭六親陽内不淺性知機
識變有疑卯問答了不著幾人欽羨生平歷涉艱辛苦後甜前一飛千里
一鳴驚人一簡聲名揚一旬晚節香歷涉艱難滿眼休幾多憂慮在心頭
平生多少襟懷事野草閑花滿地愁莫嘆平生不遇時何須苦苦皺雙眉
故園桃李春猶在一夜東風花滿枝謀為莫道心中懶誰知大器成特晚
幾翻成敗謾茫茫此去榮華無限可惜親情分不稼營謀慮意不周全
炎涼世態全誰盡喜有芝蘭赴晚鮮險阻艱難已備嘗隨緣隨分度時光
不羞老圃秋容淡好向黃花晚節香一府朱樓風動旗一山街月白雲飛
一雙桂子秋香晚一貴雙山石利歸　曲梯望雲行數　行盡平生曲曲
梯雖然奸計挨心機花開花落根基耐多敗多成慮不低食寒心腸盡語
識分孤親愛謾東西近來泊沒重縈甚直待龍猴獲寶歸　男流年　望事
有成亨通吉利聚財又生買賣稱遂一事若疑仔細施為一貴到玉得好
今年氣數勝如前身老安康福祿全有望重山福祿聚滔滔謀事得團圓
一花雨中開一鏡照顏回嫩筍籬邊出文書疊疊來高樓一旗黃花報喜
一事因成方知得意杜鵑川火血光疑靜裏燒香禍可除驛
使暗傳消息近故人重有寄書來　陰局　與前甲玉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五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七

○乙　乙兎谷分定經異卦　鴻雁瀟湘格　遇貴還須得意時平生剛志與
松齊登山履險雲山遠綠樹逢春發舊枝鴻雁過溪雙遠影百歲榮華見
一兒更聞雙蛇平地起牛羊兩路出登梯雪落紛紛三十九天晴日暖雙
蛇走長安路遠遇危橋勸君莫飲春前酒　天盤　天姜　紫宸　此星
照命退晦淹留之宿安閑自在之星凡有山危龍頭蛇尾好事多磨山中
有救貴人遇如不遇財祿秀而不實學堂雖有多學少成也不會惡人也
不會敵人送神重重使錢如風撰錢如雨有錢會使無會耐成財不一中
年合帶暗疾彫青破肉可以延年要安穩直待辰寅　述云　直待一
聲雷奮發管教一躍入青雲　鹿卿前定數　孤舟近岸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申　雪落紛紛三十九天晴日上雙蛇走長空路遠雁飛橋勸君休飲花
前酒　未　高堂巨室此時榮命分應當遇福星人口咸安財進益非爭
帖息處平寧易命前定數異　一二二　丑　區區制棘路中尋禍
福前途忽遇金英謂困循人久處終憂事結禍重侵繞樹晚芳花異色還
天孤隻雁離群吾親凋喪天然耳終久朽巢就別林　卯　重山疊疊宜
君去舊計紛紛汝莫爲鹿去鹿來人自應家成家破合知時雁行一半分
飛去花樹雙枝帶果稀白鼠烏雞多不利爾時生計自分離　巳　苦勞
心膽營生計生計年來年上費費時還自有成時船遇鼠猴方得濟一聲
雁叫斷腸空兩朶花紅富貴砌莫問前程短與長不覺中途自傾遊　未
傷情棄業自紛紛分定數君別處存鼠走鼠行人必喜龍吟雞唱禍臨門
春庭平落花重吐秋塞蕭條雁失群借問何時驚浪息暮天晴月水無痕
酉　蕭葉森艾葉昌內中理沒異蘭香上林春苑閑君悲艾剃蕭除是
汝芳雁飛月夜悲聲急驚戲春塘羽翼長玉兎金雞應得失斯人不復到
東堂　亥　平生志氣齊雲漢縱使身榮又若何百事紛紜空鼠過幾般
災害入蛇窠庭前兩朶花應吐塞上孤飛雁不多爲語斯人尋計路柴門
半掩傍雲蘿女命前定易數晉　一二二　丑　堪嘆前程事多因病
塞離有家家必破作事事非宜客路難相問求家欲淚垂許多前後事且
托一孤兒　卯　立身還見兩家榮莫折枯枝不過春安危事勢如翻掌
生計因緣似日新音信難憑雲外客思情還向月中人巫山寂寂空雲雨

寅未指出隴頭雲　巳　有誠守節爲終始好事來時進自通不待遠求
千里箭自然生計兩成功雲外良人高拂手閨中玉女自舒容若逢兎馬
成人後堅心且守歲寒中　未　孤失幽閨守安身外立家江山重淡薄
風月自先華換根雲中客乖離雨下爪孫陽青眼拂重整舊生涯　酉
天意無私曲人心自不同情濃多反覆家計不成中山外聲方寄仙人信
又逢晚年榮合處卜宅立高峯　亥　久滯方甦變雲橫月被遮交情少
知己守節必成家小善宜先作恩多豈可誇若逢佳客後老計豈能賒
四字金　丑　敗荷逢雨　卯　浮萍增水　巳　斜雁天際　未　鬥草
逢霜　酉　神劍化龍　亥　珠玉藏泥　郭璞數陽局　一雁　一屋支
吾辛吾刑妻因脉不足六親要兴姓真饒過房花木　孤馬榮祿清似梅
孤似尼福三田上石皮三山上卓立心敬旋記問記問之學本相經綸
旗望　一雁孤飛遠一心雲外從一圍爪子亂一景好蕭條成終有數多
翻覆回首黃花滿路饒利祿前程遇貴人利名兩字一翻新不知好處成
虛譽回首梅花見早春初年自覺有成全辦着心高敢向前歷過人間多
少事誰知今日尚茫然祖基自是因緣淺片片浮雲空裏亂雁行天闊字
難成燕子驚飛怕人趕莫恨平生成就難寧心出外一重山梅花江上春
歸晚待得時來事不難　點石化金數　祖傳基業難安保便見初年自
用心名利春成秋已敗路深須是再三尋雙鳴棲鳳隨年落白犬黃雞怕
曉沉山下火明平地上遇仙點石化爲金　流年　一喜到一喜來一聲
笑一聲哀大大破財折病折災事到了沒分曉是非一喜犬頭豬尾悲過
今年家道安然一事蹺蹊口舌相欺凡事嘔氣半喜半悲憂事相煎禍亦
連妻孥分上早修緣小船淚裏宜輕載步路危橋客莫前他人煩惱自家
憂躲路迢迢苦不休官府有言公莫去栽培宜忍事無憂桑柘空時防一
淚喜歡變做心不意雁行傷箭月侵雲又恐家人災禍起幾年埋沒漸光
輝望事未謀未合宜高人得意兩和合滔滔福祿都相隨陰局男兒此數
早營科女命逢之貴亦多可惜孤刑生尅害一生人事不安和生來鯁直
心頭火卓立經營有結果心靈性巧自惶惶福後黃花秋後朶棣棠嶺上
月昏黃自覺精神望夕陽雙雁分飛雲漢闊孤鸞驚舞夜來霜一株桃一
株李還好重新多布植榮華重換舊家風早爲永遠兒孫計　女流年
白頭掩西少年悲杜宇聲中話別離半苦半憂心哽咽夕陽芳草斷腸時
榴火生烟入洞房佳人無意有才郎破才夫婦生憔悴白雪楊花舞一場
有花終不實花殘枝又枯歲中好一夢醉客自相送犬兒逢猛虎猛虎也

遭逐宜待秋將近方逢赦苦人　官貴　遠書至　一炷香　堂上哭
堂下憂　三烟　浪裏船　產驚　歌　悲　財刀
○乙丙鬼谷分定經家人卦　日月重明格　日月交光色漸明重樓天大
兩重明天邊鴈叫蘆花遠池沼鴛鴦憶出群生來未發應無馬名利成時
待虎年借問桃花成幾葉雨中風送一殘燈借問何為業龍蛇水畔僧馬
牛逢薦舉更上樓一層　天佑　天禮　天揮　此命星如鳳生鵲巢龍
長蛇腹性緊多謀常懷不足作事躊躇所為進退自在中出苦辛安閑處
巻是非盡心竭力似春花逢夜雨秋月被浮雲會趁錢不如省用度一似
門樓前獅子草屋下珠簾強施設硬追陪　述云貴人輕借力又立一翻
新康節前定數名花缾瓶中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意去謀前事心猶有
舊圖寅中宜省息丑未入亨衢　未　命中五行多反覆貴祿相扶始為
福一朝恩沛自天來方許平生心願足男命前定易數家人二二二
子　玉堂有路去何難異日乘軒到故關馬上逢香風景別意中猶在水
雲閑飛鴻隻隻尋孤友花朶枝枝結果慳寶鼎雖安防折足避逃天難鼠
難閑　寅　家道年來漸見隆衣冠革變越先宗馬蛇頭上君須發獺鼠
逢中禍必重飄泊旅鴻歸塞遠凋殘庭樹謾花紅橫舟獨倚況孤月悽慘
愁腸萬事空　辰　舊巢傾覆終難理新業仍將逆旋營料想憂愁須遣
去終知名利晚方成庭花且看雙成果塞鴈堪傷一陣鳴更遇紫衣旋二
箭終教人事立成名　午　陰會陽生吉自分莫疑玉石事俱焚前程顧
盻憑青目生計浮游似彩雲鴈過橫斜天淼遠花枝疎放檻前芬但看災
福上中事此外非常可得門　申　塵意酣酣醉不醒清風獺鼠谿幽情
蓬萊夢覺虛名事南海舟行順水程望遠天涯飛鴈急回看江岸野花榮
與君說着來生事塵俗區區老怨聲　戌　孤苦何須嘆命迍都緣分定
不由人將來必得亨衢道此去身須脫穴塵孤鴈皆飛千里遠旁花再綻
一枝春晚年必使身心樂堪笑生涯兩處新女命前定易數離二二二
子　孤處成家非久計更謀外色始無憂恩情杜絕皆非是勤苦多
端辛未休若得安時須自慎繞當榮處合包羞到頭晚景仍安泰羊虎光
輝復故樓　寅　論來福祿自虛名命裏相逢未脫塵守性即非非計巧
關花還見木重新江上萬里期歸客玉貌嬌羞自遇人莫道迍邅無顯日
安心過兔越精神　辰　莫問塵勞事財多禍必侵平生宜獨立身事却
關心燕語新梁巧鶯啼喬木新任人喧冷淡得趣樂天真　午　祿重身
須異名榮有貴人身居安享地命顯脫凡塵紛態如荷吐綺胃似柳望迍

逆有真樂於權積前因　申　身幼孤遭又有驚却因險處得成身可怜
淡薄幽閒內每嘆勤勞未脫塵更無狼藉遭風雨紅粉雖多貌不匀晚景
休誇有奇特只緣命裏苦多迍　戌　此身立在高峯畔望看平波水自
清忽跳幾陣金鱗現鷲起孤飛紫燕鳴時來當脫凡塵外必得安然見太
平若欲春風回暖日直須馬首福相迎四字金子　高樓望月　寅　峰
房結宴　辰　飛螢放光　午　金堤楊柳　申　籬菊逢春　戌　春
蘭秋菊郭璞數陽局　孤六親刑一身兄弟不和兒女有損自卓立處得
貴旗上遠望利名凋淡異路沾恩莫妄思相足不足刑骨肉莫圖樂許福
祿　性　不惹是非誰益誰欺清風明月人間時節好段因緣無人共說
慘慘堂前月半曉陽臺去後不歸雲征鴻失伴成孤影一盞寒燈滿夜分
一段因緣未可欺閑草野花莫相思東風吹覺巫山夢書見梅花綻一枝
莫道艱難險阻多早年世道尚風波祖基有分終須在異路榮華事事和
命帶孤辰休嘆息孔懷相尅難為力元來獨立正優游明月清風總相識
此去滔滔路可前支撐着力儘無亨兩重山外貴人看指引金階萬里行
寒枝發榮數　自從龍舍立終身我輩群中便不群只為五行妨害重至
今凡事苦辛勤弟兄父母孤神破祖業艱難苦自經異日龍蛇交限後寒
枝凍木又重榮　流年　有場災孝激得氣爆神道取願醫巫取鈔進亦
憂退亦憂如人有難災須受今年事惱心財破又災臨謹慎三烟火堂前
客自驚　鴈幾年成雙今日分張更長嗟喚鴈聲悲人對菱花意慘悽西
南二尾牛行走回首重山月又西　陰局　鹿藏花裏卧青春體態輕盈
美貌人快性只多煩曉了許多心事暗傷神瀟湘夜雨寒兒外愁心滴得
芭蕉碎一池鷗鷺嘆分飛因緣好處難成對資財楊柳岸頭風換葉移根
三兩重堂上有人堪救濟莫教漂泊自西東嶺頭征鴈分飛遠獨抱琵琶
調新曲撐出煙波一葉舟到頭享受平生福　女流年一船過海遇風狂
進退五宮空斷腸洞裏有琴絃再續粧臺無鏡對鸞凰梨花夜雨淚汪汪
黃菊秋風暗惱腸曉喜不圓憂却有手中珠走失明光散　散呈　以散火
散才圓　損血財
○乙丁鬼谷分定經觀卦　魚遊清波格　你親非我我非親家外榮身隔
故人興廢想應前分定利名還要待終人高峯頂上群離鴈渭水河邊釣
錦鱗借問花殘鶯舌老禁烟春色柳青青頭枕山前鹿心思水上財騎牛
須過虎方有貴人來　天貴　天祿　孤虛　此星照命困斡之宿虛名
之星人命值之無見成之福獨各自立理要分明作事自是氣高性直口

毒心莛親眷無緣朋友少義知心者少妬害者多只喜山中有赦用心多
歷事早要靜辦未靜辦要安閑不安閑却有晚景好且待之　述云長安
道上花開盡誰信山邊有彩雲康節前定數燕語盡梁格詩共分定絲同
中　身就山前鹿心歡妻子奇騎牛如逐虎逢鬼樂安居木造化鎡
基出衆倫峥嵘舉止異精神前程忽遇佳期節到此豐隆有別情男命前
定易數觀　一二二三　丑　榮家家外立興廢事須知幽意高難剖成
身心有時鴈聲空壓壓花朶綻非菲棄爲無輪具方知奇處奇　卯　憑
鹿難逢鹿無危身自危親知終漏涉動止易猜疑鴈過秋天闌花開春景
逞知何閑名利繞得禍微虧　已　功名豹變逐君歡必解前生心上愁
料想此采微至着莫將向去直爲鉤汀洲鴈起留沙跡浣落春歸舞茶毬
佳致回頭看未盡徘徊移步上妝樓　未　相逢氣味呼他姓未決行藏
且待時曉得幾娛方顯貴果成斯計也真奇高峯頂上離群鴈小徑叢中
落葉枝借問此身榮業事半成半失半何爲　面　客跡親少苦身心縱
有才能未出塵財利從前狂計覓是非終始有來因鴈飛江上悲鳴月花
謝庭前悠暮春擬看晚年成器業白頭依舊兩眉攢　亥　利名消息期
何晚不用將心向早求凡事定招非與是親交常見義爲仇不堪江上鴻

悲月惟恨園中花委秋謂語此身安穩處定當生計向田疇女命前定易
數恒　三二二二　丑　夜月遇雲開情懷喜俊才嬌羞終得地榮合信
奇哉陣陣家傳韻雙雙魚動腮若逢餘難脫好笑福重來　卯　天然分
定是良因守節成家自立身若問前程榮遇日必來寅地脫災逐東君有
意來相問故主施恩改貴新萬事終須重整頓春濃花苑別精神　已
幹盤有奇功離鄉別祖宗性懷多異志亨泰甲寅中有客情何遠梅開雪
壓紅生涯欲共樂把酒問山童　未　庚鹿含書至傳聞玉殿聲粉腮逢
麗日美貌顯奇星舉步登雲穩赤梯指月明欲知榮顯處躡足入蓬瀛
面　早晚塵凡裏須逢逐步人望風君利就對月性情新得果經霜圓拳
撓傍水濱風心疑盡喜笑語自慈懇　亥　王室有路終須去異日相期
入故盧馬上封君回首顧樓前笑語不爲虐桂堂匪遠香盈袖結子當仍
顯舊閭寶爲自安何足慮終須溫飽樂安居四字金丑　深潭下釣　卯
哀柳逢春　巳　春蘭秋菊　未　螢附草光　酉　棋新深谷　亥　鼠
入倉廩郭璞數陽局　辛人大富貴　新鹿銜花弧一日出雲琴劍
生涯好不濟單人立雲中利名指滿目今寧耐身上暗昧過後主福却得
自在春江綠水狀孤鴻春通賞花辭亭中春滿家山新氣象春風桃李

又成叢一書千里外一事早回頭一鹿銜花卧一文星到頭頭上神花歸
去馬醉中撐出浪淨舟車立支吾自起家千般巧計尚無涯翻翻覆覆許
多事悲去愁來錦上花寒梅冷落誰孤並月上沙還照孤影芝蘭漸喜四
時新別有榮華無盡景詩書名譽少年期幾度歡娛幾度悲多少榮心不
平事落花風雨暗攢眉。寒江鴈影數幾度憂疑幾度愁一生名利逐東
流孤鴻影落寒江冷獨木逢秋不自由壹氣漸逢成羽翼奈何方喜足橫
謀碧桃一顆新堪折好事連綿天盡頭　男流年　跣蹉千速官事破錢
芽龍謀事就名心莫懶事今年去莫埋冤蛀四年勝如前打蛀自加連
累財　喜慶謀望今年須稱期半憂半喜半生疑無端忽地人驚恐鬧是
閑非惹滿衣一折高標一信天遠一段愁來一弓斷絃兒尋杜宇入楊花
馬躍林中化作蛇慘慘悽悽愁恨切胡僧指語兩籠花這兩耳莫埋冤事
未就惹憂煎土田橫進在東西得意閑懷不用疑桃李故園成實早秋風
一鶏快高飛高人無定文書進喜跳過今年前程吉利逢春景色自榮華
枯木生枝再發花此去亨衢人享福重重喜氣樂無涯　陰局　五行入
局數和平造化相扶別一春可惜當來緣分淺朱樓翠閣未容身爲人性
格天然異東塗西抹更雅麗海棠春睡足婚姿獨自本根還得地幾翻進

逐尚躊躇獨倚闌干淚滴珠重拭菱花新照面戶門變化又新奇窮一
會打蛀一蛀跳過一坑福來還大秋風桂子有餘香到頭依舊榮華在
女流年　雲散天邊月影輝藹然和氣滿門楣盈門桃李風光好那更東
風綻一枝一卷經一事明一鳳舞一琴聲秋風起處笑顏開庭菊飄香入
戶來從此夫妻皆獲慶文書交易進添才見進田才破蓮石上
喜慶　天書到　猪損　失哭　門户事散
乙戌兔谷分定經漸卦　鶴主松林格　生同出處鶴離巢飛上青松立
樹梢學問不成終是去蓋根遮葉未能拋空中二鴈爭群隊池內鴛鴦頭
不交姑舅六親難共處成敗艱辛命裏招種菓須宜時花開於舊枝一朝
身立奮成風附瑝池　天休　天霞　天權　此星照命如仙女種田天
橋車水安閑中尋出辛苦享福處不得安閑爲人慷慨見識高明平生性
格如泉擊石區區心力成三四處之規模衰家平生做兩三場之活計件
件自向前般般自貴力有福不會享有事不能蔽性直無私恩愛中反招
不足　述云　莫恨春遲花落早秋未猶有一枝芳康節前定數夫子穿
珠格　松篁出谷鶴離巢飛過青山上樹梢笑恢不成終成事蓋緣枝葉
未相拋空中群鴈相離別池沼鴛鴦頭不交有樹有花終結子中未成名

顯富豪　申　龍闗波翻雪山崴虎有威一逢豬與犬平地起風雷丕
發興自古當如此却嘆年來不稱心得過危橋遇平地方許春風送好音
男命前定易數漸　⚊⚊⚊⚋　子　論其基業必從低自有高人攜上
梯只為此名利顯豈知身後壽難齊芳花再放庭前樹孤鴈離群沙上
棲莫使逆他天道用無情江水背流西　寅　前程有路向青天沙裏淘
金志必堅如遇鼠猴好施業必於鼠尾定榮遂兩行去鴈翱朝雨一朵梨
花飲晚烟既得錦標歸入手好歸覓取釣魚船　辰　立業孤無輔紛芋
事不寧只因財得破方見滿還傾二鴈東西遠雙花枝果榮不如尋物外
雲散水流情　午　平生志氣高難測且把生涯傍貴人名利乍成還乍
破心留塵外不離塵沙汀鴈起雙飛失莛下花開兩樹春犬馬行時人在
難網中飛烏鼎中鱗　申　烏雲飄散月輝華舉事營生漸有涯特入鼠
頭人自吉運臨猴上我成家雙飛鴻鴈離秋渚一對鴛鴦卧曠沙借問仙
鄉何日到蓬瀛渡處泛靈槎　戌　獨成獨立苦蹉跎繞遇榮時福又過
堪笑地虛花自盛誰言枝結果無多鴻孤別隊花飛雨鴛侶同來鋒隊波
馳驟此身雖遂志天涯一夢事如何　女命前定易數大有　⚊⚋⚊⚊
子　燈前說盡平生事由如一夢入園遊早知幽室孤遺失宜向朱扉靜

遇休活計專修心下業前程須待苦中求桂子傳香輕拂鼻須達明月向
中秋　寅　枯枝發達遇春時縱見狂風自不衰示汝前程當遇祿還他
依舊享鎡基良人對楹相分付奇果來傳我是兒玉堂級級冝高步拱聽
權聲捧玉卮　辰　我有平生志氣高幽閑不惹禍煎熬親珠旋遠隨龍
走福至身尊自鼠牢問我利名榮貴事還須遇主是英豪一生立事多奇
性出離家鄉始可衰　午　滿酌金盃酒花開二月春鹿隨羊入嶺虎逐
鴈歸雲乳燕當簷語良駒傍水馴不管金釵墜笑倩問東君　申　孤苦
多端事有虧清閑心地反生疑守悻終免多非厄侍奉支持度險危欲問
前程何日主宜當寅馬貴人提且斂玉容收粉淚斷如晚景享安順　戌
春到山林景物新秀閣風景自精神親珠孤薄當勤早苦厄災危必離身
平生只喜情懷善晚景當須福祿匀但問虎牛終大吉安心樂意守高人
四字金　子　棟材出谷　寅　走馬花街　午　螢附秋草　申　沙地
戕葵　辰　枯蓮得露　戌　荷葉浮龜　郭璞數陽局　一貴人一日一
月雲遮三鴈各飛一鏡不圓刑五宮不足孔懷不睦心性聰明了了一日
月不圓一浮雲遮天一事空切切一霜倒池蓮一舟破浪重山外獨對孤
燈恐恨牽兩對枉鴈一對飛兩隻鴛鴦一隻鴛兩伴沙鷗山外遠兩翻喜

事一翻成路破浮雲幾陣晴拏雲手段做難成儘教平地風波起祿重權
高可立身幾度支撐真不易三次向前兩次避高人着眼尚差池君莫憂
心終有遇閑看浮雲出岫時無心天外自高低好風吹過歸岸畔雷動雲
行雨未施穩把卓莫成錯局面翻騰難下着車行馬路恐差池到底輸贏
先一着　金補破鐘數　稗補撑持未得休幾年天際好歸舟高人先約
成蹊逕親戚交游尚不周三級棲臺驛曉日一層松栢茂新秋寒灰豆爆
君知否更立寒礁下釣鉤　流年　[illegible]　水門本達着力雖持事丞有芳
喜事猴羊口舌來遠年晦氣承伸舒漸漸憂消福祿歸更改求謀凡事好
雲開見月又星輝勞力勞神枉用心今年謀事恐難成雖然好段因緣計
只恐君心自不明謹防卯酉月自身值災節更防女人上煩惱心中切黃
花斜掛向東籬和氣亂飄過里閭從此名高併利厚芝蘭呈瑞五宮奇
陰局　梅花月影上窓西半吐清香被雪欺無分有刑刑太重移枎換葉
却新奇山頭不覺沉西日孤月照人愁寂寂歸鴻雲灘自高飛誰向家山
寄消息前程好數福星來莫把閑愁自惱懷迷步愚量長久計經營錢米
自成堆一水漸生綠一花兩重厄一喜圓不圓一段重山福　女流年
賞花相映喜[illegible][illegible]淚粉匀開滿鏡輝進喜添丁滿酒熟兩重喜事秋朱扉

疑事美七宮忙寂寞愁觀鴈字是二尾牛生猴見鼠門前雙口犬聲長謹
慎得中失憂防喜內生赤牛行虎路門外九重驚曉日相將照錦溪重重
喜色鵲來扉嬌桃一顆真堪得何况東風第一枝
○乙巳鬼谷分定經　謙卦　離外海宗格　重臺遙望仰天高風捲長沙起
浪濤莫問平生榮與辱身成上馬指龍毛滿湘鴈過離踪跡吳越相持奮
氣豪由恨此生根葉好不堅牢處也堅牢意欲謀前路心懷未肯行馬羊
逢舉力方始得通亨　天柱　天極　天魁　此星貽命乃是鑿山取路
之星祛石泛泉之宿有心騰有撰謀有措置會施為知輕重識高低別貴
賤有威儀如不繫之舟若初生之月為人慷慨稟性特達只因運未至且
戒且忍晚年發積無心中遇當貴人無意中過項財物榮身潤已稱平生
之志矣　述云　正好求謀安樂計忽然日猴動蛇鄉　康節前定數名纂
兩雷震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甲　心欲奔前程懷疑不敢行馬進前暮景方
始覺通亨　丞　造化機謀善用籌風波重整釣鰲鈎紫衣貴客垂青目
享福優游到白頭　男命前定易數觀　⚊⚊⚋⚋　丑　一身孤苦困篙
蓬兩處成家始見功望斷嶺雲桑梓遠回覩流水泛何窮杯深花朶泣衰
兩塞遠新鴻叫暮風得意秋江光景別沙洲寒月漸落雁　卯　新園春

色又無功舊樹枝頭葉已空錢遇榮花將結果須遭疾雨與狂風進退無緒鴈聲悲寂寂傷情琴韻窮愁定生涯多反覆孤舟烟浪各西東　巳　好事多離祈無心却有功前來多惜昧向後定窮通鴈去空群隊花枝不合叢問他家住處生計兩高峯　未　雲中鴻鴈群飛去獨爾離群立遠沙欲去留連情不足翔翔相引宿蕪葭湖山莫羨多光景生計須知旺異家到底居塵多悲慮豈知休足寄雲霞　酉　平生要作威名福必竟終身未可誇福去禍來終不錯山鎖吉至始成家空中啞啞飛鴻鴈檻外紛紛艷冶花山隊雲横頭已白那堪又是夕陽斜　亥　寒盡陰衰事可愁只覩春色不知秋料知萬事皆前定決定聲名向後優空裏雙雙歸鴈遠檻前朶朶落花柔前程却也多明處回首堦光下北樓女命前定易數

恒 ䷟　丑　孤厄脫萬逢成家有定蹤時來無敗失立計必亨通果綴危枝表身安綠幞中免羊宜遇貴福至脫災山　卯　守靜居家吉奮華許有盈貴人觀損益玉樹屢枯榮絕命多山險愁心帶疾明欲從千里客晚景許安寧　巳　志氣衝天立身心兩不由雖然孤苦脫終不免憂愁未主當尋木危枝綴果柔木容收粉淚榮顯步高樓　未　早離祖親鄉前程必自亨倚香當顯着改井定相生月照羅帷靜風飄絲幞輕

安然無一事桑榆景許康寧　酉　破殺重重帶相欺身未安須當三向立方得一心寬燕語呢喃巧魚遊急水灘可憐孤苦厄終老蹙眉端　亥　背祖孤親立雙眉每揖聳侍人方免厄守節必生送三果當風綴雙魚躍水濱問君前路事當顯在寅申　四字金　丑　浪裏來植　卯　風前點燭　巳　東槎滾海　未　月照寒潭　酉　塵劍磨光　亥　病龍行雨

郭璞數　陽局　喜子　田　日　雲中　鹿山　亭　一瓶酒好飲　性敏捷聰明曉了孤刑　根基自家卓立改換門風田土宜守事業寸心偶倫更希高行鴈雙飛字不牢一定箭穿防不足一人算壽死難逃一鹿御花臥夕陽一爐光自有餘香一生財祿如心歷一富榮華享壽康一點孤星照命臨親親莫悵少人情竹梅相並蕭疎處時對歲寒猶更清生來敏性多聰惠莫倚闌干暗裏淚休言作事尚蹉跎路過前程有濟過不在鐵基祖業財異時門戶自安排風雲際會人誇說平步青雲路共儕　雪裏竹梅數　自喜芝蘭格氣新歲寒松竹更精神明心惠性天資異氣味如心事可平　他日身為一戶計命中親養昔無情莫嫌春色成來晚桃李成林相封榮　流年　運程重輪事稱心前程好勝如今一人不足一事反覆一段死厄一場辰曲一兎揚花白一鈎新月圓一琴重韻美一鵲出雙蓮兩

年漸喜解愁眉坦道揚鞭步不危得意前程名俊偉綠楊堤上馬頻嘶好將好事去經求莫把疑心日日憂有望文書勞計慮欣欣出去遂圖謀得意攢黃菊綠時好風吹送一封書撳騰送上青雲去名利似張振里閭

陰局　與前乙戊同

○乙庚鬼谷分定經中孚卦　剋遇金門格　玉殿金門到不難一心重度兩重山空中鴈叫飛二隻一歲兒童一日閑鹿在遠鄉歸故里箭隨風月過雲問誰知性戀逍遙外爭奈身閑心未閑秉志剛柔足機謀出眾群資財盈白首無意遂功名　天福　天機　秸舌　此星照命金銀斗秤之星福祿簿書之宿件件勞心般般費力機謀深密性芳心高會驅駕能搭當假小心喝大衆勤燒香念佛有救人心無傷人意要使大錢會喫大飯結識人進迯處能分理險難處會脫身猴鼠相逢必能發奮目下時運不覩海留未能顯達　述云　花正開時遭雨打月當圓處被雲遮　廉節前定數名遊蜂暗翅格　詩與分定經同　圍　秉志剛柔足權機出眾情資財榮白首必主有功名　園　陰人相參有成功前來迭塞一時通名利兩全身漸大因他借力必豐隆　男命前定易數　中孚 ䷼　子　天將財祿與斯人先使身心歷甚辛推倒日輪當兎尾得成新業見猴鷄一

雙鴻鴈飛鳴夜雨樹芳花笑倚香泛泛五湖舟自擬陶朱相引作比鄰　寅　斯人事業孰能知擬到蛇猴始發輝吉祿自茲成遠大仁人因此更投機　一雙鴻鴈天邊別二隻鴛鴦池畔飛休道月輪常皎皎無情雲物有相遺　辰　喪親失計淚偷垂為告斯人莫怨咨名利再成山險地生涯須是貴成持落花一樹重開發鴻鴈兩行相別離三錬爐金方見寶要為成器假鉗鎚　午　心事何人細得知收來放去費塵機兎來入得山前鹿猴會方開眼上眉一半鴈行何寂寞重榮花艷想芳菲林間風月真瀟洒付與斯人作計為　申　貴人與我通消息準擬鼠猴方見功閑發幾多瀟滯事成持一毀舊家風鴛鴦情美重交頸鴻鴈群踪兩不容堪謂平生有堅志青松不改雪霜中　戌　超越祖宗成獨立追思新舊可悲傷雲程坦坦天門路擧步悠悠名利昌鴻鴈群飛終獨隻鴛鴦雙舞意何長飄零莫悵秋風動落葉枝頭綴舊香　女命前定易數節

子　偏親疎我愛疎親生計雖難必未資情性每招非與是身心常被善中嗔　東家繚繞思難合秋圓離披果不新好在身閑心守節氣頭出冗尤精神　寅　平生有用如無足及欲成家是破家月過中秋圓又缺橘枝新發未抽芽臨景鴛鴦服別浦長波魚陣跳平沙前程消息君須記重樂

重榮結苦乔　辰　龍樓鳳閣壯星州郡許斯人入衷遊池沒碧蓮呈越
樣沼深曲水是風流鮮果經霜多旁實鴛鴦戲水自沉浮且問平生安樂
處貴人須更渡扁舟　午　古鏡重開匣懸慰拂塵幽閣頻照顧知物
不知心果綴窗前貫魚遊月下沉前程艱苦事脫郤別調音　申　休將
情性苦搜求使盡心機未肯休本來晚景終須吉到老時來不自由浔波
魚陣空跳躍名園鶯語自優游欲問前程何處事當老生計立高秋
戌　生計蕭條獨立家一身還見兩交加幾多更變因風數郤把身心伴
月斜魚水相逢秋色去鴛鴦堪笑也成賒鼠擬特至終須吉漸得榮華富
我家四字金子　紅爐煖酒　寅　柳栢逢春　辰　淘沙取金　戌
春日花園　午　冬蘼梅花　申　餓鳥投林郭璞數陽局　鴈三鴈飛
有高低多謀多慮憂心不住　一紅杏布福非空也念經一貴　雲中
卓立足不足刑骨肉心多謀慮性叫哭　乾坤半嶺白雲開鴻鴈高飛出外
山獨自支持多少事到頭經歷嘆艱難一路青雲上一危前面望一人把
火燒一舟出風浪浪靜風恬獨棹歸秋水長天同一樣親情眷屬幾酸悲
孤鴈雲邊奮翼飛平日風波多歷涉扁舟喜過出精腰清高可擬夷齊志
梗直敢言無忌諱浮生勞碌謾咨嗟自有前程榮顯處翻來覆去至于今

家道營謀自有成馬出藍關平步去綠楊堤上快嘶聲　石下古流[illegible]
平昔崎嶇事錯多知他經過幾風波生涯好箇梁閣燕骨肉團圓如秋後荷
性直口多真御史如今變化是維摩晚年正好興蓮杜月照松前映綠蘿
流年　事　吐　財　事勾遲勿疑慮漸亨通前程遇今年氣數好乖張
荷綻榴花亂一場平地推車來撞缺芝蘭花好不禁霜川火逢牛生二尾
一箇白頭堂上睡花開黃葉滿疎林閑事勾加防失意得一拳着一口鴈
過蘆花聲悄悄夕陽西去水東流落花滿地無人掃防避小人欺作事討
煩惱　陰局　春風飛李綠陰成靜處偷閑對景吟雷動雲飛旋雨露五
行符合福尤深為人巧性多機變世事炎涼多歷過家風整頓要光輝反
勝丈夫心不倦穩穩平平經兩年此宮限出別為天護做設成財穀旺優
游享福有閑錢時運到老收拾早莫營是非閑事挽顧祝長生享福齡佇
看兒孫偏最好　女流年　魚香香餌雀逢羅到此方知惹禍多寂寞尋
花花已落鴛鴦蓋菱鏡想難磨書前憂憂復書悽慘麻衣顛倒起鴈聲嗷哭
過秋天驚起鴛鴦離綠水一牛伏地生雙尾一禽在網憂驚起一對鴛鴦
各自飛一心掛着兩頭緣　圓　一顆珠　一人災　一破財　田土事
文書　掛境

○乙辛鬼谷分定經渙卦　海底明珠格　明珠海底隱寒光用意成時郤
有傷孤鴈叫天離塞遠雙龍吟雨更蒼忙田中祖業更新主境外榮身立
舊庄借問百年成甚事枝頭花果一雙雙卧虎相將起人眼醉漸忙擬蛟
終見喜卓立自相當　天貴　天梁　天洸　此星照命為人有調度有
機謀習襟磊落志氣剛強生來只緣磨難多郤得山中有救星貴人遇加
不遇親眷親之不親懶中忽然豁達用事郤有迂迴妻宜親上成親郤宜
在外經營不利在家作活命中合帶暗疾離青斬指延壽和平觀事發出
話來招人相怪兄弟如無父母過容百事會禪補能主張若遇龍稀方始
通泰　述云　莫嗟時未至暗過又還明康節前定數名鶴弄青雲格詩
與分定經同中　龍卧看時起人眼得漸醒晚年成命祿卓立在公卿　未
天霄雲開白晝長拔茅連茹總亨光數逢中氣身榮顯蛇化為龍入貴鄉
男命前定易數小畜䷈　丑　鴈揚志氣心腸狹恃勢喧轟逞
剛瓜終見雌飛傷羽毛堪羨此身閑燦飽鴈困雨急別群飛花遇風和舒
艷巧行樂東園春未淺回首報道歸身早　卯　嶺雲出岫本無心月放
清光特地陰立業此時多損益人情平日覺浮沉酬山叫鴈添愁恨園苑
鶯啼空好音借問前程榮計路雲泉去處好相尋　巳　借問成身身未

成待身成處在寅中斯時意向方舒暢此日生涯立計新天際鴈飛空有
侶檻前花發易為春中間脫得翻身禍再整山人作吉人　未　勞機營
業人多失本是還非親又離猴子到家財始聚鼠兒入戶貴相隨花枝檻
畔果成少鴻鴈天邊各自飛梅上一聲羌管別莫將牧笛等閑吹　酉
使盡心謀費盡機成家消息未當時情懷春去村花落霓斷秋殘旅鴈悲
命在中年財盛有身當早歲苦無依想君有意知無意月落西樓叫子規
亥　匣藏寶鏡有埃塵拂拭重新播主人對面直須分美惡成模鎔鑄有
辛勤江天鴈陣悲明月水檻花枝怨暮春借問桃源人去處回頭牛馬路
荆榛女命前定易數夬䷪　丑　守己紡幃中前從立性聰宜
離親出側早向少年當富貴終須顯兒童立大功前程不須問馬首必昌
隆　卯　分定在天理興衰特自還羅裙風陣捲青鬢雨聲殘點點珠鋪
額重重苦被纏身心何所待直至虎來安　巳　孫害在姑娘重移別異
鄉身多逢苦厄性別豈非良奇子來相過良人福至昌晚年安立計不失
鼠和羊　未　美貌嬌容逢羅帷守桂香一身終穩立晚福自榮昌鶯對
窗前語琴調月下商前程無一事雲散月重光　酉　疑心未決未知機
枉用身心苦設施臨水渡頭逢險處推心度己立鎡基遷移升邑方為吉

改換門閭不必宜何況貴人相顧後鼠牛依舊有旋為　戌　節義非常
事立新恩深積行守吾身欲愛不思無我子情懷和穆有恩人雨漏孤燈
光不透月未綉幙影侵君書吉重重相狀處不妨福祿兩俱真四字金
丑　狼飢虎食　卯　晚節黃花　未　破扇秋殘　酉　石上燃燈
亥　帳裏鳴琴　巳　破屋重修郭璞數陽局　先貧後富文書識了
旗望　聾名　祖屋無福厲　刑　參商　榮華異路是假是真涉歷
南北俗僧皆得一身雲外客一名書內得一桂兩山頭一家分南北榮華
有路別一般水淺香清梅狀月雙鳳衝天怕一空兩輪日月果朦朧雙山
名利前途遠才藝施為勝祖宗歷涉風霜在早年機關用盡也徒然手頭
財散名成敗祖業如同浪裏船自卓立好亦無煩惱一山一人立秋心門
內心一場離別恨空裏惜傷情鴛鴦并鳳侶薄倖太無情堂前恢淡雲遮
日孤月照人人寂寂孤鴻失伴不成行獨對菱花問消息此去相逢青眼
人行看平地躍龍津前程萬里風雲會跳過龍門變此身　流年　事生
疑胡莫為老實做弄蹺蹊重疊事福只係六畜田土動文書用著進行
貴貴今年氣數漸非常家道安和百事昌謀望有通人事福前程一路轉
風光榴花滿川火是非兩起禍雙風竹林梅一鴈空中過龍蟠泥土已經

春且喜風雲漸出倫跳出桃花三月浪禹門得意上天津一跋山一跋田
一春動一憂煎難見候時好事回其人說事事和諧琴調韻雅人歡笑簇
管飛灰喜又來　陰局　孤鶩齊飛襯落霞親姻顛倒謾咨嗟勤心向上
期家富成敗相隨運未佳機關用盡多奇巧莫怨勞心多計較口快心靈
語過人志尚高人不添羊龍蛇相會看中年衰家流地上錢桂子蘭孫
齊秀茂悠時享福又依然前程氣數促遠數年不足安心雖向前終是有
晚福　女流年　此數遠之大吉昌門庭改換足風光梨花帶雨人繞書
蜀鳥催春景漸忙三煙火起海棠紅小小傍程步路空空外無人門外客
寒風新鴈喜匆匆謹守行藏福自綿重重喜氣旺冬前秋來茅舍三更月
半照人圓半不圓事反覆生不足雖過危仍享福夫慮妻災子惡父哭
乙壬鬼谷分定經小畜卦　鴈過長江格　密雲不雨空雷響閃電流光
衆不成鴈叫空中飛去急歲寒松柏綠依依能將心膽分南北解用剛刀
斷是非滿樹花開存一果更隨掣電耀光輝膽氣合天心狂風擺舊林件
來新事到花樹再鮮榮　天賜　天喜　此星照命乃剛紀之星權衡之
宿人命值之有初業之謀無享祖之福剛柔相濟為人見識作事自是氣
高性緊口直心慈生經風浪早獨權獨立省力處翻成費力安閑處不得

安閑見不平事要斷理直繞去沾惹反成不足　述云春去秋來多少恨
繞遠羊馬得平安康節前定數名花發陽臺格　詩與分定經同中　膽志
合天心狂風擺樹林乙辛蛇馬丑財賦水中尋　未　平生勞瀌許多般
幾度求安未得安金水高人來助力滿山風月稱君顏男命前定易數
渙　子　分定在時君莫嘆命當滯處不須呵弓開箭發何
憂戾名立功成莫厭多鴈陣高飛群半失花枝依放色難和前頭雖有貴
人力鷄兔須防禍折磨　寅　桂林一片崑山玉預告斯人成晚祿鹿在
兔傍知不知貴立蛇邊足未足嘒嘒鳴鴈天際飛菲菲花木檻前簇定汝
高名不要多巨舟飄泊歸南北　辰　自古高人耕釣來何憂吾道困塵
埃鼠猴時至憂心釋風月相輝悵眼閑鴻鴈秋天聲漸瀝鴛鴦春沼意徘
徊前程必定終無險心火從前冷似灰　午　天地陽來群物生纔芊綿
植得數榮思量人計幾時泰擬向鼠羊成利名　借問飛鴻群已失待看鶯
侶獨多情布衣糲食君之分繞要盈餘壽必傾　申　豹變功名在鼠猴
困人助力事方周堯源終得青雲路風閑須達舊侶遊群鴈排空難自得
芳花盈檻態何愁老時幸得歸田里倚杖登臨翫十洲　戌　猴鼠年中
方睡覺困眼困蘇識貴人拋棄舊時沉就省得換新業計重成嗓嚦鴈聲

悲自遠芳菲花樹落成塵此身一入安閑地歲久還知老樹春　安命前定
易數　泰　子　心事如絲攪難分世上幾只憑清直性終自
強閑眉朱戶依雲漢高人對論基眼高舒特著各各覓便宜　寅　將身
綢作男兒志志巧心靈被外欺設使千般奇異巧不免一身災過危　婚容
半笑心頭口美貌含羞目上眉晚來厄退須逢吉都主良人共運持　辰
開顏望見碧山青危路逼逼十里程飛鴈侵天聲自遠遊魚躍水影無形
心思日有安身地口語難言有喚聲雖然福至當午尾也被無端災不穿
午　雲散日重輝時來災不危安心守幽室立性享鑑基貴客來相問良
人宜自私羊頭當有願必自抹金危　申　隨守心田立平生能運機形
容宜鼠變福祿在羊旋綉幙當軒棲來靡露日輝此時終有吉生定免擘
眉　戌　幾年淹滯綉幃中今朝養地間仙翁福來福去當此際時亨厄
退喜無山生來有愚無如小立事恩深自不同但問虎兒歸徑後再整來
昏與粉容四字金子　君頭步馬　寅　大船過海　辰　種草生崖
午　水綢求魚　申　花林鶯蝶　戌　鳴綠柳影郭璞數陽局　門生
心莫憂煎且爭奈雙鴈心思雲外冷羽翁佬雅不一人立　拳　一書雲
中一事紕一事李羊真紙方覓吾名　識破浮雲幾處情經綸手段獨難

成若教平地風波起祿大名高自有權平生磊落有精神志氣清高胸要
津用盡機關尤渺漠幾多生計向浮雲數交中限亦不足祖業消磨眉護
登因緣好處向關情落花滿地傷心曲晚年一枕故人風喜得桃源有路
通菱鏡展開重照喜芝蘭一徑祿險濃兩重山水君寧奈好事向前依舊
在那時心願滿平生門裏木頭誰不愛一去清高人莫疑一事鋪張空見
美一人冷落倚闌干一楊枝上生尭李　蘭蕙雜萬數　登頓身心便慕
高有如蘭蕙出蓬蒿中年家道重榮貴舊日根苗氣象豪事濟規模須好
看功名努力不辭勞來門自有人存顧終得扶搖上九皐　流年　一事
一喜　一外孝足不足有反覆喜慶來人滿座一磬桃開雖喜尤有一
悲謀事吹噓有貴提欣欣喜色又光輝前程自有亨通兆鴈過秋風怕一
悲變泰今年氣像高有名有利足滔滔鵬程萬里風雲便一釣長江得巨
鰲桃花亂落如紅雨燕子銜泥來報喜佳人含笑倚朱門綠楊枝上生尭
李一封文字達一堆寶花光月卄偏皎潔酌酒度昏黄只防閑事變成非
堂上人驚白雪獅事去事來君可慎更憂陰小有災危　陰局　家計升
騰氣象高惜乎氣象入陽爻初年未達多辛苦檢點持家不憚勞家資隨
分守安平莫要憂懷只管撑一躍龍門終變化運來此去轉光亨孤不孤
時足不足鴈過兩三聲疾速躊躇尤恨困孤幃傍人冷聽梅花曲　女流
年　添丁進喜在今春春去秋來福可迎嫩笋穿籬成好竹芝蘭庭下葉
森森一株綠一株青一鏡掩一鸞鳴　紅葉詩　重山　文書
喜　志　財　秋冬無事不須憂東北文書自外州小小彷徨奴僕事滿
堂驚有馬成牛
乙癸鬼谷分定經漸卦　松竹同榮格　平生艱阻多翻覆費力勞心半
松竹鴈行中路見分離夫妻傷刑多反目月移花影當心觸月到天中雲
霧族樹上花枝兩朵榮百年未稱今朝福俊俏有規模聲名播道途欲求
天外事須下死功夫　天吉　天祚　天晚此星照命多招誹謗口直心
慈不受人欺凡百之事所為進退錢財失散好事難成妻遲子晚只宜頭
女頭子難招所為有頭無尾雖鳴犬吠相逢逢須遠大前程　述云歷過
幾多危險處如今舟穩始無風康節前定數名青松無土格　根基祖業
多翻覆獨奮剛強若松竹兄弟朝露見陽和日到中天雲霧觸　中　文
畔財當手聲名與眾殊欲知身貴祿須是學文書　未　重山有路不須
憂命蹇時迍目下愁中歲漸能成大事休將志氣等閑謀男命前定易欲
漸䷴　丑　欲立生涯計未成登危涉險苦奔騰祿在鬼窠危

未是貴當賊首都堪憑孤飛塞鴈還空去重結庭花晚果榮試問終身幾
多事許將甚葉見胡僧　卯　着意多謀少見功欲求成立鼠羊中臘梅
枝綻偎霜雪玉蘂花開阻雨風鴻鴈雙雙飛上下鴛鴦兩兩各西東生涯
莫歎多翻覆必見移家三兩重　巳　立志從來暗復明思量計策幾特
成逢猴遇得高人薦見鼠方知百事榮二隻鴛鴦飛上下一雙鴻鴈已悲
鳴前程事勢君知否颯颯西風葉滿庭　未　孤子成身幾許難成來失
去意闌珊寒沙淘後金方見去路行過險復安天外高飛雙鴈遠檻前搖
落一枝殘塵中只作匣名客物外留心任飽飡　酉　分定於天不在塵
恰如枯木再逢春鼠頭必使憂心息龍尾方知喜絶純鴻鴈一行分散去
鴛鴦兩隻逐飛馴教君得志須防失休被時人笑破唇　亥　厭身欲向
險中遷何事區區怨命淹春入枯枝花自放人當榮處福須便一雙鴻鴈
空飛遠兩隻鴛鴦頸漸聯一段災殃在何處馬牛相見有何言女命前定
易數既濟䷾　丑　鏡裏仙人問我因有口無言心暗陳高樓
着眼來相顧拂袖愁慇待故人鴛鴦兩兩遊波面鴻鴈雙雙逆海津虎雞
一至無疑處對鏡思情笑語頻　卯　生涯煎苦不逢時如理新絲上舊
機貴人遠望含微笑良驥榮華顯綠扉燕子呢喃歸故里魚兒隊隊躍芳
池前程改鼠當逢虎不慮災殃守綉幃　巳　孤遺早棄兩重親立志施
心向去人若變故居終有失不如侍奉整朱唇　重山重水尋雲鴈一喜一
悲脫兩裙好把身心思進退依垂綉幞養精神　未　一點芙容不可輕
機謀作事鮮蟬形綉幞低偎能守志朱顏不改舊時名　芳心難測情懷耐
綠鬢輕梳蟬翼明樓前貴客頻開眼拍手相邀自在行　酉　福至宜終
善成身免再逢來龍遇險水躍馬上逞天晚景安閑趣生涯不苦煎六旬
休用問凡守待天然　亥　還須行上待兔難莫使心斜亂性迷重重山
水雙鴻去顯顯桃枝綴葉低侍奉留心終不失生涯守節出雲泥居塵終
自選成敗早見東君向日西四字金丑　秋鶯遷木　卯　雪天梅花
巳　增宮走兔　未　淘沙取金　酉　刻木求劍　亥　寶船遊浪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乙戊同陰局　蟄龍久困未逢春繞得雷聲便震驚
可惜五行不符數早年淹滯未歎榮孤星入命多刑尅骨肉親姻自南北
幾回整理尚差池莫怨平生苦勞力知苦知酸不憚煩營家涉歷幾曾安
青春未至愁中喜爲得花紅錦綉香莫理宪且寧奈雖向前程福星快柱
子風飄月殿香天祿優游真可愛　女流年　雲開天外月光輝四季閨
門慶有餘從此身康多獲福庭花和月湊將歸秋進文書冬進財慶閤古

鏡照顔回舊愁新恨都一喜貴人　一凶身吉　一死婦人病　一福家主哭　一損猪牛損畜
忘了一封鶯鶯舞去來財
一紙鬼香祖　一進一水土物田　一祖月日堂
丙甲鬼谷分定經大有卦　池內雙蓮格　赤脚堂前履玉墀蓮花出水
不沾泥天然定注安閑福富貴奔馳事業遲遠鳫分飛烟水閣鶯鶯戲水
各分離君家若問平生事向道登雲自有梯積善延君壽行慈護子孫喜
逢猪合處騎鹿上天門　天恩　天赦　天樞　此星照命出現衆星朗
然君臣和合風雲濟會奸佞不生智謀瑩徹賞罰必信事業似燕營巢獨
居自處生來好靜主性不一易盈虧多反覆傷妻害子好事難全大門棲
好粧點外觀須好裏面槎牙成中有破喜處多憂晚年財祿自成前程遠
大述云　從前難處多經歷件件馬相逢事便奇康節前定數開花結實
格詩與分定經同　申　積善延君壽行慈遇子孫得逢猪合處孫祿貴門
庭　未　勞心用力險于前雲海頭邊一葉船　衣祿貴人來助力拂開雲
霧見青天男命前定易數嗟嗑　☲　子　名利於未然成身自
奮拳勤勞忘昔日炬赫勝常年鳫過天邊遠琴調月下絃吉凶君莫慮人

事盡由天　寅　幾年辛苦得幽閑不覺心寬轉見難得路暮年長穩步
榮時猶未鮮愁顔長空鳫度聲將遠驟雨花開色半殘借問君家何處是
逞觀雲鎖雨重山　辰　凡知災福有來由莫謂身榮利儘求空自花繁
惟木盛不禁風雨宜經秋鳫聲嗳喔歸南塞燕語呢喃過別樓泛泛舟人
何處去空遺青草亂汀洲　午　堪嘆初來事身潜道未通馬前名不着
鼠子業須隆有鳫非吾友逢花謝嫩紅兒童雙富日鼓大畫堂中　申
用盡機謀事言清行宜乎利深時有害親厚都成疎地僻花應薄天寒鳫
自孤欲知前去路半吉半危途　戌　凡凡前途遠飄飄意氣多施為終
見顯立業必相和鴻鳫悲霜冷鶯鶯浴水波欲知堪笑處鶯奪燕兒窠
女命前定易數另　☱　子　險雨蔽日落長空黑氣交加不見
蹤恰似行人迷却路從今孤失慮災山早脫塵埃從吉土終須福至遇王
公葉遮奇果高張眼依然榮遇坐堂中　寅　恍惚從來反覆深為人性
快事難明前程終有無涯福異日頻沾有竟名千里傳書來一篇一人屬
付守長庚龍虎來時當改舊留心立計福非輕　辰　按胎誤了平生事
欲逞英雄恨女身據羞歎滴簷前雨鶫治徒沾屋内塵興時能守登雲客
比世終成帶色人且問時令　安樂處福至須當子亥申　午　不行虛偽

少哭逆謹守孤悽福轉新得適良人時節至如期榮合不關身遠觀綠水
因何關逆望青山又更真當時非是元初意因業深牽作此人　申　堪
言出處不勝哀守在東家又北东自苦身心無定日護將情性儘徘徊孤
子孤親還又失重婚重適主哀災若問安和在何日直迷明月照秋臺
戌　得意豈論人有意遇時終有貴提攜孤冠世事無端的整頓身心自
倚棲夫伍正嫁春色暮意宮仍向日光西金難玉兔如無疊終自差身步
玉梯四字金子　遊魚出網　寅　飛螢放光　辰　落花遇雨　午
水深魚樂　申　秋蟬鳴郴　戌　春草牛眠　鄠璞數陽局　千鍾酒尋
花柳二山宜有東西　藝才致次褋性刑殺註直古朴真實孤有子如無
北家列衆似有似無自吏日喜疊增置一女子撥琵琶五六年前分不
孤有財有喜快心圖婚桃雙顆秋深熟到底生涯漫嘆吁月鏡半邊光須
教見一場到頭誰是侶接得野花香寒窓夜月傷心切雪裏江梅景異常
為人梗直性情孤歷盡風波與險途可惜五行刑尅重到頭凡事自支吾
雙雙鳫字離群遠獨倚闌干空恨怨菱花飛動水禽驚尤恐琵琶催別院
高人有意在年中莫恨蓬萊路不通此去扁舟宜穩泛吹催萬里一帆風
梅影穿窓數　立志清高真梗直辛酸鹹淡都經歷紫燕移窠別整巢鴻

鳫離群自成立梯媒因遇水邊人未容羅帳棲泉石畫堂明月映紗窓此
時好箇真消息流年　顒中有物有喜可折言公無憑反覆無成忌多
口舌血光重臨閙事損財堂上人嘆雲中一鹿断書走繞向石反人不晚
醉客醺醺不肯醒寂寞家庭空一笑一卷文書動鬼神一爐香裊告天真
一重好事一重喜兩朶紅蓮一朶新一火頂川一事相纏如瓶守口恐有
千迍他人煩惱不須為百里傳財怨阿誰堂上一鷯冝照顔兒數意起舊
愁悲　險局　飛帆逐浪出煙波偏向楊垂注小河停棹暗思今世事只
愁孤廸太陽多深院人閑笑語喧口多性伏要爭先鶯鶯何似分飛早留
得鶯膠再續絃平生謀望每乖張暗裏躊躇空斷腸艱苦酸辛都歷遍一
身兩處孰為強蓉花姪姹子難留五宮緣淺有離愁莫歎乳燕飛華屋羽
翼成時向外州　女流年　秋風動處客愁多恰似扁舟渡海波蜀鳥不
催春自去黄花牛女事如何　愁愁耿耿問殘冬堂上人人三箇空更把心
香祈福力鶯鶯方免散西東
丙乙鬼谷分定經另卦　鶴宿春林格　塵埃漸脫步雲梯花發庭前正
及時若得東君暫子力太陽何處不光輝有限自然成綠位鳫橫秋水遠
相離若問生涯何處足明贍一點熱希夷欲謀千里事全時防險難伏心

勞費力善地覓安閑　科名　詞館　風閣　此星照命如玉如珠貴人
皆仰民談皆歡能為鐘鼎之器可作棟梁之材只緣迍神重重好事迍迴
利名反覆勞而無功秀而不實機深慮遠事無十全性剛強不俯仰不謙
讓妻宜親上成親長子難招卻要哭爺作伯難是口毒心平與人不足教
人無恩中初兩主駁雜卻稱晚年　述云　桑榆晚景鎡基別日下生涯
事未圓康節前定數名鶴獨卓辟格　火石隨波至秋空見一輪鴈橫烟
塞遠花落裔頭春守洞岩前鶴遊山嶺畔雲兒童何日在一子送歸程
申　鹿走穿花過弓張一寸機皇都香色裏須到鳳凰池　未　勞心勞
力尚虛聲幾度枝枯幾度榮待遇家衣人借祿桑榆始可問前程　男命翁
定易數　三三二一　丑　牛角安刀災塞空何須苦嘆舊家風心忙
不得傍人薦利祿無心自見功煙塞鴈橫群失侶春庭花放半青紅幾多
吉事因山致終久因人吉道通　卯　破鼎重修器復成雲開皎月幾翻
明其間碎事來還去身後成名必自榮嶺畔聲聲鴻鴈遠檻前朵朵好花
紅功名也抽身早免被浮雲泛幾程　巳　紛紛塵事多虛意言志相
違或是非池中別隊鴛求侶嶺畔鴻鴈各自飛兀兀前程遇知己紛紛兀
計自光輝大抵三春如一夢江頭寂寂柳依依　未　凡事知幾不陷危

思量應是好新為東南如有仁人薦西北遷知禍害虧鳴鴈起舞沙渚遠
繁花開處被風吹休嗟孤失疎親侶且喜中年得意時　酉　遷居無計
進無媒操意落然心自灰未識生涯長若是循宜名利去還來鴈鴻過處
鳴沙塞花朵重開艷古臺最好尋幽上山寺免教流落險途災　亥　立
業成身貴早圖天衢有路自超然幽情何必伸嗟嘆芳意休疑俗事牽搖
落庭花變結果孤飛塞鴈兩高懸羊頭鼠尾如逢得便好歸來范蠡船女
命前定易數復　三三三一　丑　欲上危樓去丹梯跨水還登高疑險
峻漂泊謾憂煎晚歲家何在前程福未堅幽閨宜有難鼠尾卻安然　卯
萬物遇春風東君亦不同自知根本固不懼禍災衝鳳閣巻無極龍樓樂
自通榮華從此得向首意沖沖　巳　展眼向前行黃金滿地生高人相
向事女福自須亨空有無名報終歸守土耕良駒稱自得平地忽軒轟
未　內親衰又新惆悵命中迍勞神更勞力操意又操心騎馬隨山鹿來
牛逐野禽底行禽又散側耳聽聲音　酉　心箭暗中旋千般百計危前
程皆未定人事若久待亨固于分致心懷又若衰老來人又娶花發遇殘
枝　亥　險路是生涯休昏口滯霞前程誰借力入眾豈堪誇燈下牽紅
縷歷前望野花覺來無一事驚起事堪嗟四字全丑　春燕歸梁　卯

豐年問來　巳　炎天破扇　未　雨裏摘花　酉　隨星落月　亥
烟柳鳴蟬　耶撲數陽局　留比石崇孤如伯道心性跣跣跳跳占上使宜一
頭起子一頭終安　三山三四生來值好祿足中心不足一福一日
門三戶四跳躍嘔氣　部會文吾利官近貴刑自身六親事口舌獨自支吾
似石崇自身道立好家風一生歷涉波濤險自此亨衢事事通兩重山色
兩重新無限風光儘可人桂子風高香不見偏宜別種自精神平生謀事
每乖張暗裏躊躇空斷腸祖業根基宜守舊前程名利尚茫茫堂前日日
衙西照鴈字成行桂子香萬事不由人計較更休打鴨恐驚鴦三十年前
浪得閑時光虛度幾千般少年成敗多翻覆到底榮華山外山　孤鴈斜
飛數　杓執偏生性氣華孤飛鴈字趁風斜舊財舊產都休說新利新名
未有涯父母在時容易過親亡便覺使人嗟孤撐小艇江湖裏歷盡風霜
始見花　流年　一場口舌莫亂胡說官事不絞莫進步財財害兩救君上
細排橫事來重破財可望打睡莫道人懷自家人半親鄰莫是恩喜是嗔
寧耐今年莫出火是非荊棘暗相連求謀望事皆消散虎遂羊行馬不前
十艱女掩面驚鏡暗生塵無事一場愁田土不由人雨打芭蕉恨一聲喜
中篤地暗生驚是非關撓傷心處舊去新來又一新莫笑他人身自忙忙

官生出五宮殃營謀喜近三冬景敗葉凋零亂一場目下心忙事未諧吹
噓不遇且徘徊春泥雨露行須逐一段榮華戶外來　陰局　生身本是
一花枝生在東園移向西開向西園蜂蝶戲對窗夜月鎖雙眉心意玲瓏
迥出群慣歡慣笑自精神是非非是知多少埜須東風又一新心多計較
善文持門戶崢嶸定不屬親戚往來情話悅春風和氣藹門闌冷如清水
七宮強多少榮華對夕陽鳳兔龍蛇終是伴到頭依舊福非常　女流年
有一着莫教錯仔細尋思後斟酌自然天祿壽星高三盃便教齊天樂
○丙丙　惡谷分定經離卦　虎困松林格　生身本在垂楊下恰正成陰
志不開鴈過碧波照影見林中哮吼待歸山若問生涯隨分過命中險難
陽函關六親險難應難守飄蓬困得貴人看兀兀心無用區區未肯關假
若心事好命不與時爭　紫氣　天瑞　天官　此星照命乃爵祿之星
利祿之宿自合名利兩全爭奈運氣未至屈曲處會忍耐不偷約會安排
懶俯仰只是於人不足兄弟不知親不是親非親卻親五遇五早之命當
家早歷事早哭力早辛苦早破祖早妻招遲兒女遲成身遲享福遲財祿
遲　述云　若要風雲相濟會除非添了水邊人桑節前定數　寂靜守
常格　從生身在垂楊下恰正來陰志不開過鴈碧空波照影林中老虎

待歸山青山陌上花應發九夏園中果早殘事繫只緣人竟究爭如身在
白雲間　丑　遇虎來身險逢豬忌犬來見牛枷上立鼠至望天開　困
每到憂中方有救興回花謝又逢春造物晚年成吉遂崢嶸氣象志舒伸
男命前定易數離　三二三　子　獨上危樓計漸隆風清雪散月當
空斯人始覺幽情爽幾度蕭條嘆計窮處處春來花自折飄飄風送雁西
東脫身得跨青雲路爭奈人緣路不中　寅　鵾鷄飛鴻燕鵲鶴人與事
業所知深從前隱昧難明事始見光輝吉福臨遠塞雁飛群隊失高樓燕
語有新音利名未足君之意雲水相知去客心　辰　生來本是他鄉客
又早成身別處圓水遠山危空悵望憂消利聚覺心寬花枝照眼還應結
鴻雁騰飛書未傳犬尾兎頭身有險馬來方出火中蓮　午　天日當空
影不斜亂雲何處起相遮清清無語因明失顆顆傷情起暗嗟江上寂風
吹去雁塞前蹤雨濕梨花蛇猴得處鐵基變鼠兎群中虎退牙　申　依
依柳外曉鶯聲把捉生涯取次登莫諍利名成就晚定當財祿漸昇騰雙
雙鴻雁遠千里隻隻鴛鴦帶兩情蛇鼠群中逢吉祿兎鷄途裏困飛鵬
戌　意氣成時火內羊營家立業計偏長採心只待成終始到底謀成夢
一場目斷一淮飛雁遠情歡檻外野花香年來月往多顛倒無限愁心不

可量　女命前定易數離　三二二　子　天工不負前程事細語輕言
少自由福到祿來終一吉家成還破再重求粉黛重增年少日笙歌擁之
閑聲幽身心未定須拋棄佳容相掐出外遊　寅　婢媒絕色誰家女二
八青春正少年蛾眉未展如初月嬋鬢新梳似淡烟貴客排徊何所似嬌
娥顧盼暗相憐樓上笙簫歌一曲音聲認得乍神仙　辰　利名事業兩
重逢生計人心意未專機構弄巧給成拙情性溫和福自全花開果結含
紅色葉落桃生狀日鮮鼠兎成家冀第客心施孝行感於天　午　初涉
波濤幾度空如今再立始無山休疑目下非無是且喜年來路漸通終喜
貴人相接引可憐骨肉各西東到頭生計今無難晚景真如一夢中　申
上平難測安身計穩守幽閑特上人禍散福生終吉慶名揚利合兩俱真
花落果垂凝望久魚沉水淺意重新虎羊立處生涯定終喜心安始出塵
戌　為人烈性立籌機爭奈身心不可為操意成家無一失修心守節絕
閑非才子吟詩傳步惹東君養物過良時紅腮映日真如許福壽雙全直
不奇　四字金　子　稔歲倉箱　寅　酒闌對月　辰　寶船入海　午
秋堤楊柳　申　秋月芙蓉　戌　雪裏金癸　郭璞數陽局　火心足災
吽決喫緯難按仔細一看莫兩詮閑衣祿福之一生內權公氣五然二山

下上做成十株妻子不足　刑七宮不定兄離兩姓書為事翻覆曾沙地
谷莫閑閑防侮弄一枝花後　木久歷涉幾千事五行着命使勤君早覺悟
急為生活路平生磨難苦心多平昔心懷水上波平地花開又花落一生
忍耐奈君何歷涉風波與險途吁嗟幾事自支吾到頭未得安閑處獨封
燈花不足論翻翻風雨惹離愁苦難平生不自休作事繞成成又敗親姻
骨肉露華秋祖業緣輕姻親緣薄二月氷石皮見後自經營回頭不覺傷
心起流水桃花太薄情更怜菊綻霜來早處有一驚空懊惱龍蛇變化慶
風雲利祿前程非草草　花落花開數　破成成破以為常性格從來熱
肺腸磨難自知都歷遍幾回無事惹災殃離祖離宗妾會散花開花落事
難量直須此際親經歷前面根基活計長　流年　人離財散事急早辦
有疑即問識恨忍憤前程有望謀財暗擋今年氣數儘平平說盡交關永
得成進步惹疑心不足寂寥茅店月黃昏算君一件事有笑其年虎尾犬
雙口一家門內寸心橫馬困鹿衰眠芳草桃花亂落水東西蜀鳥傷春勤
早歸嫩笋不禁風雨惡老梅邪被雪霜欺暗退一重財折得一重災人淥
一喜子歷得事和諧風鮮梅梢雪春光漸漸回　陰局與前乙丙同
○丙丁鬼谷分定經晉卦　燕奪鶯巢格　平生注定馬頭榮事業區區總

未成　西畔有家東畔立南邊有辱北邊榮孤飛雁叫湘江水燕奪鶯巢兩
處鳴借問此身何處是雲收月皎正當庭運氣合逆塞生涯日日新問君
前程事要是虎頭人　天魁　天馴　天英　此星照命生來近貴須霑
雨露之恩命合遇天財爭奈五行數雜還了許多　俗債有事不會成有事
不會耐弄巧成拙恩中生怨撰錢來如風雨去似飛沙雖是名播四方聲
揚閭里比如千顆桃花好看不結實兄弟虎羊件件自當心自理會命中
若帶暗疾雕青破肉可免傷妻害子　述云　一生心多事翻覆猴鼠相
逢事業成　康節前定數　詩與分定時同　中　遇鼠多驚險逢蛇必見安江
魚未倚岸好於一長竿　未　路逢前遇風光別尚且疑危問治全利祿
輪中滋味好一天晚景始方亨　男命前定易數晉　三二三　丑　立
身風見兩頭榮莫謂枯枝不過春到底區區疑不散思量兀兀始離塵孫
飛兩兩雁兒遠踪放花枝朵朵新料想無人知此意為君指出隴頭人
卯　明窗綉戶非公忘綠水青山許汝看馳驟一身猶未穩榮勞萬事意
何安鴻飛雁去雙分遠燕壘鶯巢兩處攢借問前程何處樂逍遙塵土不
相干　巳　頭角成時過禹浪一聲雷震脫泥蟠成身必遂登雲路回首
欣然笑四屹雁起一行分散去花開兩樹果成雙由來意氣終成昧可愧

從前祖計殘　未　兩去雲收天漸碧風清水靜月團圓從來隱昧皆消
散向後光輝祿又遷群隊分飛孤鴈遠聲音終調斷琴絃可憐蛇馬怕名
利一段災危在破田　酉　音書一軸寄高人相遇前程事業新風物舊
家真可笑利名永處計相親水邊花下多情意天外鴻飛少侶賓正是中
年好榮業奈何人路入荊榛　亥　役志生前漸立涯重興基業事堪誇
幾年施設難成吉十載邪堪禍且加花朶菲菲榮色重孤鴻隻隻逆風斜
雖然誇得成身地蛇鼠相侵又破家女命前定易數家人䷤
丑　赴會重重有姑娘永別離自身逢苦死命薄未當時敗失丈人業安
字奇子基既年歸日計終不免頹衰　卯　禍去福來當此時心伶性巧
有操持雖能早立成家計爭奈孤遺主別離危樓遠望離鶯語綉幌幽閑
孔燕啼但看鼠牛逢吉兆斷然福利不相虧　巳　平生作事類遭迍守
志聰明立性純閨房顯耀多成日親故矜憐恩自榮鴈杳魚沉心汨沒雲
收雨散事重新晚來不失前程事龍虎相逢近貴人　未　命裏迍邅福
未施憂煎度日不舒眉處己不和當折挫離家必早保頭耆良人遠望山
頭月佳果低垂霜下枝龍虎不妨開舊眼自然和順享良時　酉　處世
非為吉居家必變更辛勤方得地安樂定災生有鴈徒為侶遊魚也不亨

前程無路入只好問前庚　亥　煩惱時來晚變親早入山孤遣何所似
災塞枸相關緒閣燈添影高堂立已難不然修善抄早入九泉間四字全
丑　雪中竹影　卯　順湖行舟　巳　路入平坡　未　歸蓋行舟
酉　楊柳著霜　亥　泥水鬪獸郭璞數陽局　三鴈飛　一日雲中
一座倒[illegible]性機變多能參惟人立山上　文書雲中　林塘風月好
進步莫遲疑一月照鳳池一聲孤鴈飛一家自水炭一木發枯枝東風吹
地驚心事利祿便雙遂意進一動西湖去語催一封消息自天來一人勢
手趙前進五彩雲中聲震雷祖業規模素有成幾多歡喜在青春鴈行又
喜戈群早榮祿如今有十分大喜當上愁雲鎖斜月黃昏獨照我只愁六
六限中危切忌秋心川下火青雲得路去何難再登莫蹇指顧間萬里吹
噓人借力榮華去處是重山　玉佩玎璫數　日出風吹三尺水秋深鴈
叫一天霞分外親愛爐消靈食萊心腸眼眩花箕裘再整家雖立寒木枯
枝葉再花寶殿玉堦人晚過夜深梅影透窗紗　羈流年　一文書八刀有
龍喜合相迎事意未通財書半空有事頭著計謀防火燭慎憂愁憂疑頑
惱禍多端布福修來免有驚磨腹磨心聲哽咽白頭人看少年人嫩笋怯
霜雪七宮人杳花夕陽無限好可惜近昏黃半醒如半醉燈被猛風吹折

船行淺水萬里步蹺蹊重山层曲事艱難浪湧孤舟過急灘雪壓梅花呈
瑞氣去除災障始平安秋去冬來傍貴榮華有一疑防一老閨內佳人空
笑到子歸聲裏鴈南歸非是是非生懊惱　險局　天生此數實為奇文
命逢之五福齊玉骨冰肌人貌美起家卑立有成持機謀辛苦成家早學
事施為非草草他年運到福尤高積穀堆錢有金寶結髮夫妻是宿緣花
開只恐子難全移桃梅李根基穩莫使風吹淚眼穿前程好事龍騎馬發
福旺夫災禍寡戶門清顯慶雙雙百歲優游居大廈　女流年　白頭雲
起少年忙喜又成憂空斷腸風舞海棠花落後鷓鴣啼處月昏黃一吹呈
瑞一珠猶枝一人洗鏡不喜先憂急急迍迍早宜修禍鴈呼一聲人愁滿
屋新啼痕壓舊啼痕梅西佳人愁對菊　閑　麻　妾　病　妻[illegible]血財
丙戌鬼谷分定經旅卦　鴈逐鷹飛格　重山高聳拂雲端孤鴈高飛逐
鳳鸞久後資財應滿屋白頭方得貴人看生困志氣如松竹立志清高耐
歲寒借問西園花結果一枝春色倚闌干初榮中亦破祿在晚年成見豬
登劍閣過鼠卸身榮　天休　天祿　天煥　此星照命胸襟磊落滿面
春風見識參秋毫之末謀事有冲天之志慮遠機深胸襟澄澈明明如燭
量長較短知輕識重善斟酌會周折意慈悲不愁恨臨危涉險自能主張五

行孤不盡猶如草屋下掛珠簾匣中藏寶劍凶事如冰見日好事未免迍
迴松柏長青風霜久歷若帶暗疾可免刑傷　述云　功名未遇天家祿
試向難窮苦用心康節前定數名如花半開格　詩與分定經同中　自有
成中破還從破復成逢豬登劍閣遇鼠漸香馨　丕　歷盡風波家始成
幾翻衰敗復重生等閑機會非常別莫道鐵基嘆晚榮男命前定易數
旅䷷　子　月在中秋雲散時幽人得志切須知利名消息微
成著骨肉因緣聚復離鴈陣一行中道失鴛鴦兩處各頭飛哉寒問我園
林事節操凝霜一果枝　寅　依舊孤湖老松枝直不凌雲曲不垂堪笑
此生知己少惟言吾道得人稀秋江去鴈群應別春苑芳花結果遲終有
一條歸計路亦無名利亦無非　辰　孤立孤成事莫陳年來年去貴精
神君知借問名和利終是生涯破復成　去鴈秋江孤影遠落花春圃舊香
薔逼逼到老心難足羸待交情喜色新　午　荃葉不宜埋鄙俚榮來終
是漸光輝惟心好事未終始逆目傍人論是非　鴈影倒斜沉遠塞花枝零
落傍踈籬馬行鼠走何堪說回首秦樓玉淚垂　中　欲問生涯要的真
生涯不若問雖塵勞神勞力富如是超利超名寶有因　滿鴈雙雙飛漸遠
篤喬對對竜猶豹當年時種多同力得逐枯枝所識春　成　井外黃金

逐處生擬將生計向前行蛇龍昂首登高漢　豬犬爭群入困鄉一陣落花
經雨早兩行歸鴈逆風張到頭知問欣榮事無限春光向夕陽　女命前定
易數旅☲☶　子　成心生有安閑地不料前程路未亨若到鼠
猴傳吉兆宜當福祿享高堂榮貴相扶無一事兩兒特發桂枝香優游度
日宜修善災憂無生福自昌　寅　青雲得路向行街得貴扶身百事諧
吁嗟孤苦遺親舊可惜辛勤守性懷立計儘宜成自立前程必有晚奢華
縱然災塞難來折福至身安是可誇　辰　臙脂油膩染其身萬事何時
得自新展轉寃來誰與解愁愁囑付脫紅塵年來且過寅中後日去須逢
亥子春遠子貴人高着眼更憑刀斧傍斯人　午　塵世何時脫昏迷過
幾春紅花須結實緑柳拂江濱得路憑人接前程遇祿新幽閨當早棄全
用賴東君　申　緑水遠迢迢青山路必遥更逢親故別須見父兄凋世
事全難托生平立計守有人思歎早終不墜蓬蒿　戌　鴈自南來報終
身欲出塵須當龍虎尾得立福緣新陽水悠悠去重山杳杳巡中途逢一
貴榮顯保其身四字全子　雨蕉自酌　寅　雪天望月　辰　渴馬飲
泉　午　炎天種果　申　大暑得霜　戌　黃花晚節　郭璞穀陽局
方衣乃僧而非客也　拳名紙遶雙山直出貴人　雲中指民相之

一丈書　田有進益添加力　青雲有路白屋留心功名富貴為國之樑詞
源三峽筆陣千軍胷次兵甲無問不答汩沒祿中祿旋為山外山進屋增
力成名不日是非多不足半榮半受辱一鴈分空字字分一生好事向人
心一名顯重知名重一屋人孤獨自吟紅映夕陽山烟連明月闕荊湖春
正好高折桂枝還回頭好景添新麗贏得珠璣滿斛歸態度威儀儘作家
半丈半武自生涯圓明一點心中鏡寧耐經營莫怨嗟五行只是多刑尅
親義誰知自南北鴈行相伴往來飛到頭終不成行列看看此去漸從容
出入經謀事事通莫恨如今無快事前程風景愈豐隆　翠竹畫戀歎
活計為謀定足生涯花落花開鴈過西風庭院碧桃庭外重栽親戚如氷
同炭心無一點塵埃水畔木邊人遇更向無心得來鷓哢青松未晚斜陽
一點樓臺　別流年　鳥焚其巢遲不宜進防有官非可宜謹慎天闊雲高
鴈字橫一隻飛去又留連御書又報金蓮喜可惜今年喜未圓滿酒瞟瞟
喜氣生雙林楊柳岸頭烟佳人冷笑誰先醉斜插黃花傍綠筵杜鵑聲老
憂心悄悄閑是閑非暗傷懷抱進一段喜來一段愁夕陽景偏好明月照
高樓一癸西南進一珠呈彩光一枝蘭菊茂一樹桂花香書內生憂得中
防失暗昧小人非水邊人獨立　陰局　柳色搖金映日遲五風十雨鎖

愁眉危樓獨倚人何處羞對孤燈淚滿衣千機萬巧多機變自會支吾心
不遂不寬鳥紗是丈夫門戶當官動州縣改換家風氣象高清閑風月向
花前燈花未熟心先軟尤慮愁心事一遣前程自有樂閑大有次如今未
可喜芝蘭移向菊花傍晚節看看好舒快　女流年和氣悠悠入畫堂對
庭喜信向花花滿園花李花開過又見珠未掌上光兩箇中秋心切切一
事室中分兩節雲中月色暗光輝滿樹梅花香皎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六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八

○丙巳鬼谷分定經晉卦失侶孤鴻格羽翼初生且待時開籠展翅自高飛
誰期失侶分南北嘹唳衡陽日易西遠鴈過山群失隊白雲深處杜鵑啼
爭如意在塵埃外因在塵埃涉是非滿院桃花帶雨開東風吹綻一枝梅逢
牛兔上枝枝發一箭成功事事諧　天姤　三合　天憂　此星照命不
喜俗事有冠世之材心地好行忠孝作事鬧中不靜只好鬧中取靜僧不
僧道不道俗不俗孤不孤拿東籬補西障度日身心不定早年喜得庇蔭
下中年不好末主始成若不破祖定是異居合帶暗疾可免傷剋根基應
在水邊成立目下未達述云幾多辛苦皆經歷自有桑榆壽晚年
康節前定數如禽出籠格羽翼新成必待飛崢嶸欲勝舊門閭紛紛祖地
歸何處省覺諸餘發用虧遠鴈過沙群隊失更憂孤老見傷悲終知志在
塵埃外中限區區未景奇
中滿院飛花帶雨開東風吹綻一枝梅牛尋兔上看看發一子清和送老回
未志識未謀始遂心猶如花謝又逢春燈前恩下休相嘆美事來時在晚
秋男命前定易數音

沙頭有鴈孤飛　井外居家是所　白玉不除瑕玷　人生豈少錙基
丑
猴鼠終身多利　兔猪必有織危　好笑花開無實　果成借我一枝
利名於我何艱阻及至成身便見危百事料知非是智一身終見苦無依
卯
庭花誤自染春色塞鴈空過冬夜悲過歷艱難事無盡不如林下任天時
連城白玉出藍田丹鳳翱翔上碧天蘊器中年成事業立身初計盡蕭然
巳
花枝春色飄殘下鴈群秋聲落漢邊更問老時多澤事待看華屋盡神仙
一生孤苦事艱難費盡心機意未閑圓月幾時還有滿人緣災處必能安
未
離群鴈入蘆花宿巧轉鶯穿柳絮殘夜半鱸魚雙躍水江邊何必守長竿
平生立志重山外好整衣冠見貴人名利漸成成人失身心絕業樂還迷
酉
高飛鴈侶穿雲去依放花枝帶雨新欲識巍巍雖兔上高高百尺路迷巡
金門有路終須在冗路多非久自消欺馬當途名發顯仁人相會福基饒
亥
花枝重結難成實鴻鴈分群飛更遠到底利名多後患江山迢遞困漁樵

女命
前定易數聲

丑
名處安身未足奇春去花開已失時嬌容本是園中杏笑臉頻粧粉上脂
龍蛇變化鎡基立牛羊相逐禍災防及早修心并念善不到終年見別離
卯
鴛鴦歡笑鸞翔愁最苦身心不自由春到魚遊春水活秋來鴈杳塞垣幽
檻邊凝望尋消息簾下低垂覓鼠牛高人問我誰家女相約前程數小樓
塞鴈傳消息　佳期立虎牛　前程無阻滯　守節處優游
果結高枝上　君攀疑屋頭　榮華當此發　終是見王侯
巳
鴛陣春風入鵝障方知桂子已當時如今留我傳芳客去後疑君帶寶歸
未
紋玉阻帶令銷乾一日榮遷在福基終見富貴雙全到底意惹恩波玉卮
鵲噪鳴春雨　鶯巢棲殘風　榴花含笑日　福祿兩和同
酉
莫使無稽住　當存艷冶容　特來修善果　名利必亨通
亥
燈傳神未是真須教織手拂紅塵一幅丹青全着意寸心留戀待高人
鴈聲不絕喚為侶魚隊同遊喜自親馬羊並立當時至禍去增添福已臻
四字金　丑　振威逢金　卯　稿苗得雨　巳　藍田種玉
未　玉虎過山　酉　秋蟬鳴柳　亥　井底觀天
郭璞數斷男命與丙丁同
陰局玉骨冰肌體態殊天然巧性有圓機旋張手段高人處福至心靈事
可為　寂寞愁腸傷意緒梨花一枝春帶雨只因緣淺有參商頓教驚散
鴛鴦侶　孤舟短棹出烟波重把粧臺古鏡磨分付舊愁作新喜再圓明
月又高歌　女流年吉少凶多數可疑厭厭如破要扶持寂寞春月生憔
悴梅子黄時恐別離　言公門內事彷徨嫩筍風摧有損傷早用福田祈
善力菊花斜插看牛郎　疑疑網纏魚不見一天福一場憂未了回首人
眉蹙

○丙庚鬼谷分定經睽卦天際孤鴻格百尺竿頭進步難紛紛祖業有循環
雲中鴈陣飛程遠檻內奇花一點斑若問前程榮顯事白雲擱自戀孤山
平生志氣應無失只恐當年事不閑　生涯心未定遇虎方榮盛進退有
兩枝弟兄應不順　右史　天嘗　天柄　此星照命性格不常易喜易
嗔早年福祿志暑操持心機遲要省力早越見心下不安雖然一箇好根
基過了許多磨難雖北辰有拱星之拱常明台輔之前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會主張歷事早成敗知多少憂煎過幾番若逢申己歲必遇貴人欽述
云運氣未來君且守晚年一箇稱心人
康節前定數名奇比松格格詩與分定經同
幼歲立身還未豈白頭猶自弄權謀平生智度忌無失且喜天年得壽齊

甲 生計未能成 見鼠心方稱 樹上一負僧 金水人相應
丙南北安身尚未牢 輕舟歷盡幾波濤 前途得遇陰人貴 棄了魚蝦釣巨鰲

男命

前定易數 睽

子財利因循事業新 未為人許必長榮 喧轟志氣空高望 勞弄機權志不寧
花朵仍開成隻態 群鴻遠去已亡形 君如借問根基事 好處當如一壽星

寅因循夢入仙源路 尋訪桃溪未遇人 跨馬騎牛人事變 成名得利福基新
鴈群一陣相飛遠 花放雙枝結果勻 到底利名終有失 只宜林下任天真

辰成家不買平生志 積尋懷愁少自由 福去福來終一理 利成欲破再重求
不憂鴻鴈離群去 須見花枝異果收 好把身心拋棄去 異山相拉兩山遊

午平生要問英雄事 爭奈時來不可為 操志遂知天道用 成來終是有光輝
雙飛兩鴈歸雲侶 重結雙花帶兩枝 頻得高人好消息 利名方享又成悲

申初涉驚憂事幾重 前程再立始無凶 莫疑眼下非和是 且喜中年塞路通
花謝再榮新果結 鴈行須見各西東 到頭所計難成實 老境真如一夢中

戌喜祖跡親復自榮 勞神費力事辛勤 利名直向蛇猴上 災撓還移在丑寅
莫恨異花成實蚤 也知淺鴈別因循 生涯要向雲梯立 直待門開問主人

女命

前定易數 噬嗑

子花盛果收奇異時 欲過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靈英態 懽恍紅顏閙黛眉
攜手相邀登玉殿 含羞獨步捧金卮 曾看出離灾迍日 脫却蛇皮任意移

寅分明誤入桃源去 方入桃源未遇仙 若遇馬牛俱事變 欲營生計未推懽
天邊鴻鴈聲聲遠 雨外鴛鴦隻隻鮮 試問一生何活路 只宜林下保安然

辰志氣英雄得意時 平生不買少年姿 否去泰來終依善 利名破聚好扶持
鴈行失侶穿雲去 果結成林帶雨垂 繞得貴人添志氣 門闌多有喜盈眉

午求名求利事方新 未必斯人富汝爭 獨奮懽懽我有欲 伸志氣足運伸
雙果纍纍無些小 群鳥喧喧過天涯 到底生平松如此 晴然白髮享靈椿

申驚疑幾度事重重 欲立生涯未立功 莫論眼前非與是 若謀活路始年終
鴛侶再榮新意思 鴈行惟見各西東 借問老來歸計事 堅心且守歲寒中

戌天然容貌好非張 無限春光不可量 回首紡幃多顯赫 到頭成業戶庭昌
塞鴻隻隻離橫浦 梁燕雙雙語畫堂 壽詩斯人多濃悅 晚年尤自福無疆

四字金 卯 萬徑逢春 亥 枯蓮得露 辰 秋堤楊柳
申 待鳳鳴岐 巳 風寒楊花 午 雪水見日

郭璞數 陽局四馬各飛南北東西一人騎馬上山 一祈一日雲中
丙 文吾居法前程好休煩惱有榮華北少少小可 孤鴈於刑一拉妻子
有陽靜多 日落西山月影孤鴈飛南北去從無鹿眠山後傷心事爭
索山高景象跡 一馬出籃關一旗風雨間一人相別去一貴水中環房
中鬼弄燈花滅只恐因緣好處惟穩當根基好五行眼前謀望自通亨如
何造化尤多陽尚有閑雲泰嶺橫 事到極中生不足平生運用多勞
漉孫星臨命照親姻惹起閑愁多反覆 此限福屋乘家門喜氣回前程
須快活直待笑顏開 梅映畫簷欹 東君何事尚徘徊雨散雲收十月
雷無限風光愁裏發紅風吹落幾殘梅 半生煩冗能容易莫道親情冷似灰
月上西窗照孤影夜闌方可好金盃 流年死數 轉 心既孩子皺眉
一場喜一場悲 妮品財耗閑懷靜生過今年南北東西語莫前但向靜中
求一福急須核度免憂煎病羊逢老虎大風事難苦謀運未圓成勸君莫
強做半憂半喜眼前人戶四門三惱亂頻杜宇啼殘孤枕夢鷓鴣愁聽兩
三聲 人閒閑時客淒淒鹿行芳草馬行泥滿堂風舞楊花白門內傷心
問阿誰布福早祈禳進喜免一殃宅事重退財也可折灾障 江流尤有
不平聲是是非非喜又驚更忌丙丁惆悵處倚門愁聽杜鵑鳴

陰局 五行狀數當貴聲知巧人中第一名穩當根基前面好玉容花狀艷
陽春 西陽早歲多刑剋夜靜無人對明月知難知易慣營家指日榮華
樂全關 社燕歸來整舊巢沙鷗移動過汀頭秋風吹醒重陽夢回首黃
花滿地愁 家聲一變門風一亂悲喜一場水流心轉獨立闌干惧恨誰
莫道淚痕如雨縲 女流年 天邊月出被雲籠檻內花殘蘭桂空半喜
半憂添哽咽鴛鴦分散各西東 明珠長貴鳳群離燈焰消殘風又吹他
人煩惱他人事莫管他人是與非 小辭 財 驚 嬰 兒
丙辛鬼谷分定經大有卦 鶴立青松格 青松百尺嶺頭寒白鶴飛來
立晚灘氣直雪霜欺不得石崖君下立根盤紛紛葉落春光語百歲兒童一
夢間借問生涯何處發繞逢犬馬始安然 長安路坦然不用苦相煎前程
名與利直過馬牛還 天台 天遐 天懶 此星照命有規模有丰度
能驅鶩會撐絣只因多破少成秀而不實豪氣沖天膽志拖地不能俯仰
人會支吾能處分會粧點善擺布卻因福薄思深多翻多覆獨權自立之
命只得根基固實玉中有救災害難侵晚年方有貴人舉用述云過盡許
多危與險直須且待晚年成
康節前定數名松柏凌霜格 詩與分之法同

中　長安路上行　帝京三百里　水牛見一龍　珊瑚生水底
末美用初年只用中從前迍蹇未通亨平生險阻皆經過賦分根涯晚歲耕

男命

前定易數　大有

丑
甘心多得失　懷抱巧能才　天命何淹滯　人情有應猜
庭花飄馥郁　匣鏡拂塵埃　回首逢奇景　心聰豁地開

卯
月色漸朦朧　前程道未通　情懷多梗塞　新舊不和容
蘆鴈歸禾雲　楊花旋舞風　白頭成復破　生計倚西東

巳
役役塵勞裏　區區馳驟中　前途頻得失　親舊各西東
雜樹花禽日　孤飛鴈叫風　桃源光景別　隨步入仙宮

未
渺渺江天鶴　孤飛鳴九皋　翱翔猶得意　舉翅從霜毛
結果花應對　財豐心正勞　何如早防慮　湯指悔操刀

酉
春色花榮國　秋風葉隕林　生涯依倚得　人物強多能
親族半逃少　浮名何處尋　西江無限好　不與夕陽沉

亥
春光好景空虛度浩氣剛腸必自能淹淹未許榮身計早得還應晚歲榮
有志必招群鳳來因緣不忖異花聲莫言三十年前事說着教君涕淚零

女命

前定易數　革

丑
台星照處身將發玉女何愁命太遲試問羊豬消息近方知福祿事嘉奇
一條金路何疑脫幾里瑤臺逐步移若得根基當若此難將殘害祈良時

卯
莫嘆多災蹇　身榮子午中　親人終自逆　貴客卻心衰
何況情尤薄　歸事不見深　生前幾多事　如覺夢魂空

巳
一段風流事　羊猴漸漸成　因緣家外立　福壽晚年亨
親散終難合　扶持晚體輕　前程休問失　且守兔羊迎

未
生計兩榮苦　孤闕性自總　成時百事失　如在夢魂中
鼠兔紅顏改　羊牛晚景通　忽逢佳客去　桃杏笑春風

酉
新月當空照　情懷暗地通　精神頻改變　福祿漸從容
魚陣遊春水　枝頭果驟風　侍居休強逞　守節處和同

亥
心機費盡平生志繡幙閨中守舊居待得猴兒登峻嶺王宜姜女達沙衢
月下琵琶絃再續雲間魚鴈杜音疎若至馬牛羊尾日依然計問更南圖

四字金

丑　明月梅花　卯　敗珠逢火　巳　風前點燭
未　秋天獨鴈　酉　絲船入海　亥　藻魚淚涸

郭璞數　陽局魄跌牛係笠坤號半現子雖爲統子方吉心多機關事皆誤日指傷心宜着力黑雲開後方見日　煩惱重漸亨通　宿疾　兩字利名一字美兩隻鴛鴦驚散起兩行鴈字趂風斜兩段佳期重見喜　歷涉風波險地未險中跳出棘林開前途尤有人為弄馬立藍關酒半五六年未事未亨吞波經歷謾勞神東南西北都遊見好景誰知在暮春雲起萱堂人已失斜月照人愁寂寂抱琴一曲韻歇終鸞鏡再圓重拂拭鴈行孤處不成孤到底雙雙又似無尤喜芝蘭生砌下老來還得綵衣娛垂楊夜浣數　筠侍桃花更借春歲寒獨自有松筠風霜雨歇雖盡濕得猴猴不苦辛紫燕巢移傷舊旅琵琶絃斷調重新誰知階玉光門戶收拾明珠達此身　流年人不足事反覆一貴人立事一飛高飛一事生疑事一腸愁裏夢息愁來防脫弄　准擬謀東又復西白頭人喜福豐肥要將好事為生意直待金雞唱晚時　文書有望謀心計開事相榮君早遊畫堂懶聽曲歌聲正在憂疑逢一貴　曲巷推車望直途倚門暗想望征夫病雲遮月心如醉春去秋來酒一壺　嬌桃一顆噴清香人見珠來掌上光焙子連綿憂字走重山一鹿臥斜陽　一花紅灼灼一屋人冷落一炷好香燒一喜生寂寞一險堂上親一病更憂心回首春風裏雲開月復明

陰局陰人逢此數偏宜格局非常福祿隨只是命孤刑尅重親姻骨肉兩分離　生來快性多機變早立把家心不倦有成有敗付前緣勞力勞心休怨恨　家山一片白雲飛堂上人孤恨悠悠月照花欄相伴處秋來雙鴈一聲悲　到頭好事終須在一顆蟠桃加添愛他年變化上天池宮祿榮封堂上拜　女流年　喜後憂先春暮天百花寂寞恐啼鵑眉兒懶畫初生月鸞鏡塵籠影半邊　夏月秋期事事宜桃源有語客心迷指室悲風生白雲楊花飛絮馬蹄歸

丙壬鬼谷分定經　未濟卦　山頭鶯棲格　往業紛紛把可成山深隱雪見猴星孤飛鴈南南來伴渭水河邊釣錦鱗若問生涯多進退勞心費力晚年榮牛馬運來應見祿從前事業未堪憑白玉黃金貴清門早赴期瓊林花要發牛角長新枝　大帝天府炎炎此星照命有火星難獨把多頭多緒多疑惑多僝僽多是非口直性緊自是自直幼燒香懶念佛多憂慮忠遠機深安閑中見生受省力易費力難雖是能措置會旋為却緣命中凡百蹭蹬好事迍邅早年宜異姓隔胞次更離祖如亂燕營巢自立計方可若守祖業誠恐難招晚年自有貴人提挈無心中遇一項財祿述云頭上安頭心不足已亥絕逢有貴人

康節前定數月清如水格

夜半紛紛雪　山深月照猿　雁南回北地　燕北却還南
遠岸投羈客　三更等晚船　落花春盡處　一朵送終年
中黃金白玉貴　青門早赴朝　繞林花浪裏　牛角上生刀
未舉措威儀勢有權旋為大器自安　然平生不是塵中客名利高遷譽播傳

男命前定易數　未濟

子 立業惟憂拙一毫此身跳躍出蓬蒿馬頭一道光輝起豬口三刀志氣高
二隻秋聲嘹嚦雁一枝春色艷芳桃因緣定汝成中失老計區區莫恐勞
寅 進德奚疑未濟時騎蛟逢鼠立鎡基重遷紫綬人攜手笑訝青羊改虎皮
鴻雁一行飛散亂鴛鴦兩隻戲漣漪中天日色陰雲散風捲雲消月再輝
辰 一條鉤距掛山頭兩座高峯作計留繞到紛紛須失兒身心安樂且逢猴
當空雁陣兩頭散倚檻花枝一果收好把生涯空作立堪嗟祖業事懸休
午 笑語藏刀豈可猜剛心擬欲擺塵埃利名但覺成非久家道中間興復衰
鴻雁秋聲嘹嚦去花枝春色艷方回一言為報君消息火盡烟消不作灰
申 提筆留心器未成不然還許富前程蛟兒動處人騎鹿猴子行時富薦名
鴻雁一來還一去鴛鴦傷侶又傷情殘花脫葉秋林裏收拾梢頭兩果營
戌 生涯家外是因緣回首進思涕淚漣一段光華輝馬腦兩重財祿耀諸肩
雁兒兩兩群雙失花樹枝枝果一點堪笑治生多改變荷翻珠露碎還圓

女命

前定易數　未濟

子 疑心用事未知機進退多憂又有知臨水涯頭逢猾虎虛勞神用立鎡基
重重改變方為穩凡守安居定主離若得貴人成就後免雞依舊有施為
寅 祿運乖張莫強求但行正道却無憂鼠犬相逢方有吉猪雞會合向前謀
福貴兩全參佳客寅祿百歲過公侯但恐前程難保守更君留意更優游
辰 東風習習入羅幃貴客驕鷹立釣磯雲鬧日照朱簾裏射出嬌容步玉墀
一雙蝴蝶來迎喜幾對雛鶯返燕巳試向前程如許穎不須憂慮出鎡基
午 節義非常有　因心固守身　登雲尋桂客　涉水見高人
雨灑孤燈暗　風吹綉幞新　擬看白首日　福壽兩俱真
申 志氣雖然有　冠梳強立身　更逢三尺絹　若壓萬千人
淹滯紛猶客　須親樓殿賓　前程何所似　立計意愁愁
戌 强作前程事　何緣不待時　親孤氣短損　福淺又灾危
鼠去牛來時　羊更虎作威　生涯當晚景　依舊貴成持

四字金　子　鼠眠紅腐　寅　種果成林　辰　秋鶯出宿
午　岩頭夜宿　申　鶯蝶穿花　戌　飛龍在天

郭璞數　陽局雁三雁同飛各散東西異根列葉送老齊眉神一香爐禁
道手出離祖換宅改變牌頭田自置田庄難受祖業
羊生煩冗幾難辛半日思量幾斷腸半面親情幾人好平雙孤雁幾翻分
根基休道不如今青雨如春問祖音猶自出來望遠名高福厚喜尤深
初年自覺費精神命帶孤刑少弟兄莫嘆根苗凋謝盡春風借力又數榮
祿祿勞勞不記年謀為何事未通亨錦衣未遇終須遇萬里吹嘘借一鞭
休道如今尚蹇迍看看此去步平津利名好處西山景舊日江山依舊春
杏花帶雨數　春草青青春水祿梨花帶雨飄香玉風條雨態命中招
骨肉恩情生斷續初年使得貴人欽晚景飛騰金滿屋不憂福祿不憂財
只恐後昆生不足　流年　鏡一鏡半明　一事成　宜知足　吳張為
謀事半辛苦着心終須有家內有災危度心須告斗幾度淹滯難逃憂疑
看看變化一躍天池　綠楊枝上鶯聲巧今年誰知春色早文書喜逐彩
雲飛祿向西南音信好　陽臺舊說前程事合喜上眉來文書報捷看看
此去事如心只怕閑非惱殺人　火起三烟防恐悵更須謹慎免眉顰
急急有一危如車輪湊軼磨杜更磨心白頭人哽咽　丈虎丕前一事害
黃花時節醉東籬一人門內觀星斗門外言公事不危
陰局梅枝月照暗橫斜碎影隨風上碧紗映得東窗佳景在逢春依舊享
榮華　幾年凍嶺春容嫩祿祿勞勞未得閑好事一翻成惡事七害難係
壽須慳　壽星一點照人孤留得蘭孫向後娛回首斷雲斜日暮西山疊
疊看征夫　足不足太孤獨平平穩穩過幾年跳出樊籠方受福
女流年蛟月當天喜正中今年氣數少災出閨門生享閑無事子貴夫榮
秋又冬　只疑牛女步登高惡毒驚來未可逃堯李故園成實早珠安享
上恐難守　暴　脚竟　伐柯　利市　破財　損六畜

○

丙癸忌谷分定經旅外　雁吹雲霄格　撼動高山力不加根深連海接
天涯雁飛江外無消息折散鴛鴦便不來春風是處園林好秋月揚明逐
歲華借問平生何處是到頭三結半枝花遇馬多應險逢牛遲遲安比時
方得意喜得貴人看　天輔　天破　天驚　此星照命是穿山透石之
星經風涉浪之宿人命犯之施行兩露掌握山河容貌清奇骨格青標森
落所為進作操持卸縣性剛弄巧成拙多招是非損錢來如風雨送云過
了危難處龍蛟始稱心

康節前定數　風月相當格

欲上高山力不加根深連海路天涯鴈飛遠岫無踪迹空對江邊蘆荻花
春風到處園林綠秋月蕭條獨幾家借問治生須苦節到頭只結半枝茅
申　過而多經險　逢難逈運安　到牛方漸喜　臨水下長竿
未辛逢陰貴助成謀萬頃波間可下鈎一釣六鰲端自有幾多功績彼時收

男命前定易數　旅

丑登山涉水幾多難立業成家向晚還未信枯根埋雪裏必閑春葉向青山
鴻雛离遠情悲急社遠親踈人自絹借胡園林誰是主秋來一畧老枝間
卯外羨內傷君道理先榮後否子宜知馬頭漸見天消息猪首方逢計業奇
鴈度遠空飛上下花開幽徑護芳菲水寒月冷更深夜空把長竿下釣磯
巳志高天外許蹉跎準擬生榮待貴過一入羊群藉知己更來牛隊利名多
鴈來鴈去空相侶花落花開果奈何進退存亡切須識還思漁父滄浪歌
未南成北敗蓋天然先取其方後自圜回首舊家空寂寞寒頭新業免迍邅
一雙鴻鴈悲秋去兩樹新花帶雨妍待得暗消名欲顯雨收雲散月當天
酉台星照庭名須顯雛子何疑命太遲但聞龍蛇好消息方逢鼠子事稀奇
一行歸鴈高飛去兩樹紅花果必垂幸得根基堪把捉不期殘害壽終時
磊落衣冠異祖風不由人事復西東也應遇禍翻成福唯見生涯藉祖翁
亥鴻鴈高飛群半失花枝重發色添紅為君指斷前程事一段因緣在大中

女命

前定易數　漸

丑潛身悼懊守災迍只恨生來立性昏唯是用心常不足堪嗟成敗更休論
有子皆無妨孝義離鄉終是害慈親若得破家重立計必然回意感君恩

卯　巳　未　酉　亥

危險長流水　潛身早自謀　為人多蹇滯　立意每憂愁
托主微修善　似心度幾秋　假饒生運過　直待鼠和牛
望月被雲遮　心寬必懷惡　任汝立前程　如今致零落
見險免災危　安閑遭蹇剝　若要望榮華　全然不可托
忠良立我身　平生性中直　生計自豐盈　前程貴成立
若要好安寧　非遠尋相識　福來時自至　財祿都俱集
紅悼守安身　驚憂度幾春　勤求唯儉己　財食旺他門
猥懶成人拙　多羅惹禍迍　前程遭虎兕　方得貴人成
前程暗似漆　豐福天然足　休前隨分過　果熟立庭屋
作事巧心機　為人性和睦　離鄉無早侍　到老享天祿

四字金

丑　春堤楊柳　卯　寒潭下釣　巳　飢鳥投林
未　破網捕魚　酉　高樓望月　亥　苫鋪遇雨

郭璞數　斷男命與丙戊同

陰局平生自得緣總閑占斷青春二月歡令好更慳財祿遂雙眉長對四
時横　畫堂人寂空惆悵愁去歡來堪指望根基穩當不須疑莫道勞神
財未旺　旋思深處害尤深至愛親情反不親事有到頭皆脫了誰知由
命不由人　前程好事迍漸入榮華徑更宜脩兩年田土文書進自此身
榮福有餘德時貴祿家聲振　女沒年　雲開月皎轉清輝財喜悠悠福
有餘夫婦燒香齋祝壽百年更願泛盈虧　秋益文書冬進財言公須有
貴人扶更憂嫩笋風搖竹虛度時光少惜哉

○

丁甲鬼谷分定經復卦　枯木逢春格

春來萬物長新枝枯木寒風灰火隨因向暗中逢巨燭月殘素色漸光輝
蘆花鴈過溪邊白柳絮鶯聲是處啼桃花滿園人不摘霜林花放柳塘堤
魚入大江中山林虎嘯風命逢寅午位箭發馬蹄中　天權　天衡
天驛　此星照命美中不美好事多磨始苦終辱先難後易之兆好事迍
迴錢財蹭蹬恩中成怨好事乖張離祖辭親移南就北多翻多覆之命滿
灘中不安閑端正處要偈斜心閑心未定運至心安然迷云堪恨年來無
限事馬頭逢着有恩人

康節前定數　詩與分定經同

申　龍鬭魚傷損　山深虎奮威　命隨牛首發　箭中馬頭時
未膺氣精神志氣剛從今尤喜少災殃聰明智慧文星照天貴臨身慶重重

男命前定易數　復

子蓬萊三島古今聞豈待時人取次登巨舟駕處高門峻難馬來時仙骨成
亂山重疊鴻飛遠遠樹凋殘花落深玉屋光華星斗煥化龍歸去藉知音
寅高秋清肅勝前昌天外蟾圓桂發香隱落丹臺垂尺峻奔騰雲路一身長
孤飛鴈遠隔雲水花蔚青松帶雪霜不獨利名雙有享許君更占壽時康

辰　幽谷杉松茂　崢嶸大廈新　必從斤斧用　未負雪霜身
江上鴈飛遠　庭前花再春　誰知榮貴地　避近變荆榛
午滄浪之水清且碧水有淺深人莫測較之世事出於天休謂利名斷消息
孤鴻千里淚秋聲花朵滿園媚春色欲識中途得意時直上雲霄探月窟
申　天際雲飛日　芝蘭發秀時　況逢元吉事　終見福新知
有鴈飛三隻　逢花折兩枝　囊中名利客　天外玉麟兒

戌 背祖於立營家業榮庭鄉知又有悲莫謂困危身若此定知猴鼠利名奇
高空鴈陣飛三隻晚樹桃花見兩枝若把從前堪受事壽關身後復垂離

女命

前定易數 剥

子 幾年滯阻事難言抱義施恩反似冤若問前程何處立欲知牛兔必安然
心懷悶悶閑惆爲情意融融逐去篤有疾方能當永壽更持晚福果榮遷

寅 修心且立前程事莫向迍邅守舊緣濟物須當增祿算帶疾終防免外愆
鼠牛雖得存衣祿羊犬相逢足苦煎若問高人同處立方知身後得恩然

辰 早向懸門立 前程儘有緣 更修情性善 且保壽齡延
寵愛非今日 安榮守歲年 枝高綴奇果 福祿永雙全

午 慎早幽閨火 因風入綉門 時來將顯遇 貴客問來因
魚水兩相得 驚花遇意動 不須憂立計 安享脫災迍

申 舉意登樓望遠山 仙梯折足步艱難 雖立英雄無限志 一時棄守少年顔
虎馬乘來終有計 燕兒語徹意相關 但問當來無此景 時令枉費使心慳

戌 花容自步恐風狂 今若披衰果又等 雖然早出江山景 但向朱門發桂香
生平謹守幽閨內 歎曲旋情喜氣揚 從令侍奉樓前客 頭白相看福未央

四字金 子 雲天行影 寅 逆水鴈風 辰 浪裏淘金
午 天曉燃燈 申 蚊入龍窟 戌 大旱甘雨

郭璞數 陽局 心謀高處自說 多學少成 二山千里 恐怕做不
得有頭無尾 幾多歡喜 事轉轉兄而又兄名被人棄 百尺竿頭須
進步一身着懶終身快 勢氣勢英雄利貴近公侍又哭彰 幾多惟恐
月月在堂中幾多精神 酒一飲百川肚皮思量 靈根不減歲時青殘
月雲遮不肯明一對鴛鴦戲春水一生名利自天成 心地清如水水壺
不染塵梅花一枝雲遇貴又更新東風若借吹噓力萬里風雲肯步津
五行入局富家聲多學多能事少成只有鴛憂愁庭除有財有利不成名
堂前自有高人福多少親情足不足心高羽弱未冲天存得松篁秋後綠
鹿走重山喜氣新迢迢千里路相親前程風景猶奇特未遇亨衢眉奧躍
傷木逢春數一番傷木今喜逢春自強生氣謾誇能多學徒勞事少成
自是別為門戶計水邊際遇立名聲逢蚊見鼠如何會有斧無斤相似傾
膚體毀傷猶未免東南有路別經營 流年事七事未大成恐財 莫恐
恨時未放自主香心性懶 鴈聲非夜過天衢紫府恩深賜卷書今日困龍
頭角聳躍從滄海獻明珠 啼鳥一聲春園林錦綉新桃花三級浪六六

伏金鋪 一段青山秀一溪流水清一堆錢有氣一朵好紅綾 憂字去
了喜字歸言公刑妹不沾衣一竿嫩筍墻頭出他日停驚待鳳棲 能知
足招福祿前程好倉陳粟 今年氣數有憂疑歎仰家庭喜變悲堂上家
人先笑倒惹君父子皺雙眉 幾年生意又淪塵兩憾風係未出倫雖得
桃花三二月禹門變化躍龍津

陰局斷與前甲子同

○

丁乙 鬼谷分定經 升卦 月透浮雲格 平地升騰上碧霄烏雲散盡有
仙橋每將心事重更變祿食千鍾福自招 天遣鴈呼空留影南北家鄉萬
里遙境前借問誰為主風送孤帆出海潮 火訣看看滿經年鏡再明江
南與江北花落虎頭人 天庫 天倉、天樓 此星照命監官提携之
宿氣宇朗然機謀智略作事好勝財帛要多心常不足人雖欽仰作事迂
迴重權有局無人可皆高人見喜小輩無緣口直傷人多招不足怜貧敬
老難觸心慈中主漸強末主最好命中合遇金貴水貴等人述云從來事
業成烏有晚景生涯始可誇

康節前定數 平地登霄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甲 久滯看時發 經年事在明 江南與北地 花發虎頭榮

秉氣英神清宵格奇五行從閒好根基不作文 要職也為師範使咸儀

男命 前定易數 升

丑 此生隔變與重山勢迭巍巍不易攀莫顧我家親。始且教他日冗成閑
芳花開處枝重接於鴈飛歸去不還大抵生涯 時立何須惆悵念艱難

卯 營謀生理忽思危棄就中間事漸奇直待嶺頭 借力此時弦上箭方施
雖雖鴈過天邊遠灼灼花殘檻畔臺為語斯人丁防處高臺千仞福為基

巳 論汝鐵基事 成家亦未然 身心ノ動靜 名利每虧圓
過鴈平沙遠 花開少果然 中道ㇴ味別 溫飽老天年

未 何事區區苦變多一成一失事呵呵馬頭到處生涯立猶足根時喜氣過
鴻鴈群飛空有侶鴛鴦失伴護相和鳳凰展翼空飛去豈得將身入網羅

酉 一條去路隔重雲欲立巍巍不易論若解心心泉上石免教碌碌禍危紛
檻前花朶重新折塞外飛鴻半失群半書半憂非為是老來一整四方聞

亥 鋒鎚神劍埋塵土牛斗光侵近可分都為前來太滄阻事逢今日駕勞勁
芳花謝後空收果去鴈分飛別兩群可惜芳園少光景滿滿暮雨濕心雲

女命

前定易數 升

垂簾捲幙守閫中氣量寬洪智慧聰生平務大難藏隱剛烈無私意不同
丑作事操持全不失為人孤介不相逢鼠穴還須從犬貴滿堂和氣自冲冲
卯登山涉水見漂捏水遠山深路又逆不然兀坐紅窻下且守良時過玉橋
風來綉户時相拂雪積危梢果不牢奈何孤失堂如此望斷桃源魂自銷
巳生平不負成家志積悶懷憂不自由福來禍去終須吉破後成時斷不憂
鶯聲睍睆呼雛切花放嬌羞結果柔早把身心牢守節易衣隨貴步瀛洲
未多[illegible]孤苦事難成羊鼠將來事便興更看造物逐時變不若隨身有奉承
紛紛花綴幽庭上隱隱雲迷峻嶺横未信前程盡如此琴聲臺容許吾登
酉生前分定不由人積善温和且守身莫笑海留多寂靜忍教榮過改精神
梁間乳燕呢喃語枝上嬌鶯睍睆聲且守幾時終自得貴人携手拂紅塵
亥欲步金蓮地　前因未過時　但教尺冗立　不放笑開眉
溺水人攀手　登山折桂枝　兎來相聚處　必遇貴人持

四字金
丑　蟾宮捉兎　卯　月照蓮渠　巳　掘土逢金
未　沼鱗入海　酉　月照寒潭　亥　岩頭走馬

耶璞數　陽局　好門風籍祖宗牢把定有興隆　雷一日掀雲
遶爺也是冤家刑孤三鴈入蘆花各自奔生涯　馬平地奔榮華受勞碌

做成家　夕陽當晚景斜月照殘紅鴈字刑成鼎鶯鶯古渡風半生整頓
規模在回首榮華富貴中雙山好無煩惱有錢趂有食討一出雲中　拳
隱隱雷聲雲滿天鳳池春早梆含烟綠衣青服來相顧利重名高掌握
權自覺舒懷日月長根基深善自承當躊躇莫恨成材晩霞去翩來雖兩
塲風高鴈過離群散日出鴛鴦池沼畔採蓮歌唱斷人腸鴛起雙雙飛失
伴一葉扁舟天際歸貴人相會自堪依商山分外風光好一上雲端見紫
微　葉落根榮數　祖業根基本自成且須整頓自經營雖然事勢多翻
覆幸得鐵基破又成雲鴈失群秋水碧琵琶别院晩風清水邊衣錦公侯
力結得仙桃玉樹榮　流年　門户宜謹官事勾引　吐田土事可仔
細照顧他笑走鬼　意意欲進心不休防不足一場憂　折桂蟾宮雲路
遠求珠海底水源深推車過嶺多艱阻用盡心機事不成　半門半户半
田土忽地小人時相侮求謀望事要機關更忌家人生疾苦　一蘆白一
榴紅一舟風雨一月雲籠　杜鵑啼處人煩惱一件事憂心悄悄更宜布
福早修禳免得災來難計較
陰局　但覺舒懷日月長慣歡慣笑過時光幾多恩誓盟山海無限愁心惱
肚腸　一箇孤星臨命位平日歡顔成一淚夫妻指望百年歡分散鴛鴦

成兩處　根基穩重福重來跳出孤刑一段災此限相逢成喜合東風吹
散舊塵埃　性巧相福祿旺好團圓鴛鴦様　女流年寂寞花殘滅却春
粧臺有鏡暗生塵愁聞孤鴈雲中叫艾虎逢牛不見人　明珠夜暗飛鳳
離群喜不喜憂更隨可把山星斗下禳災憂且雖菊花黄玉燭户内安排
了雪月風花空斷腸

名　轉　陰災　林泉　田土　花香
利　病　血才

丁丙鬼谷分定經　明夷卦　張弓待箭格
鴈過前山影漸孤家郷天際立江湖張弓待箭逢牛虎雞兎相逢是事圖
月下瓊花三結子日高紅照陽天衢借問安身何處好不妨迅步到皇都
犁在田中未過牛小童湖上泛輕舟青錢再得逢朱紫須信中年事不虚
天階　天貴　天衆　此星照命有見識有操持機謀膽量出衆超群
心性剛直志識遠大易嗔易喜丞神重臨危不危遇險不險成中有破莫
信小人初年有福中限便強末限尤佳　述云擬待張弓施一箭百步穿楊
也不難

康節前定數　鴈過重山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耕向田中未過牛小童湖上戲輕舟青銅再見逢珠玉此去今年春又秋

未祿祿奔馳福未全生涯活計尚榮年艱中有味否中泰向晩成謀别有天
男命前定易數　明夷
子有祿有君非久計無依無輔自生涯側身未必長如此回首應知去路賒
鴈過舊山應斷侶樹臨空檻過新花年來半百成何事頗巷凄凄發嘆嗟
寅風雲合處形容異名利成時碎事除莫向杜門追往事好求朱户閲新書
鴛鴦兩隻成雙久鴻鴈雙飛意目踈借問鼠羊年裏事危如火爇路遊魚
辰孤活成家向外居分其名利止微餘追非猜是多無實棄舊從新不似初
鴻鴈一行空裏去鴛鴦兩隻意中踈當時虚負平生志夢破幽窻百事無
午桂榮蟾皎與秋光祿重長成事已昌正好成身榮别業不知歸計恐成殃
一鴻飛入青山去半樹花開帶雨芳繞到鼠蚊頭上立斯人因自又猖狂
申磨弓錯箭待時用及至時來弦已亡萬事豈由人作鬧一身還是夢魂長
有妻有子非成望如弟如兄各有傷何似平生依倚過不如還去禮空王
戌縱饒心計如鈎距到底謀成反自傷破散舊家歸别業脱除斜路入愁郷
花枝重折難如舊鴻鴈分飛不可量待得夕陽無限好回頭不覺近昏黄
女命䲭
前程易數　遘

子
執釣長江鯉　寬心守綠竿　時來須遇着　福至豈無緣
綉幞優游久　朱顏色轉鮮　馬頭無一事　温飽享天年

寅
早把君門立　生涯儘有成　更推仁義重　須向福田崇
有害魚孤失　無灾主自刑　鼠羊當顧處　方可得安寧

辰
月影印膣紗　平生立性奢　勤持男子志　運作富豪家
且守心中節　休貪目下花　樓前調管籥　平地發榮華

午
倚檻望雲飛　狂風捲綉幃　兀然無一語　驀地變災危
鴻鴈聲尤遠　平生似亂絲　東君情意厚　不久樂追隨

申
裹性剛強志氣高當生不任避風潮重重處事如陂量兀兀栽培若地遥
果綴高枝被嚴雪魚遊春水化洪濤若積善心能守耐免逢困厄主堅牢

戌
踦蹰欲進又思量爭奈紅羅錦綉香為性妖嬈在年少聰明操膝自高強
可惜春花留不住反來雞鼠有灾殃不若修心尋立計來時樂處贊君王

四字金
子　浪裏求槎　寅　更殘賞月　辰　凍月尋蓮
午　雪裏盆葵　申　老虎換牙　戌　岩頭鶺鴒

郭璞數
陽局　一人撑舟一人立舟中　中流一葉怕逆風波二山離祖
貴人立車上　福在他鄉阻山隔水　性猛性亦慈　慳慳好處別情乖　日

月雙雙照孔懷等得有緣諧鳳侶免教愁見菊花開滿目江山新氣象漸
開寶匣出塵埃穩泛靈槎一貴來銀河無浪却縈回收因富貴然錦好祿
重權高緣路開　幾度無端荊棘生祖宗基業少前緣甦梧清偉多豪富
強奪雙權敢向前　秋高雲外孤飛鴈字不成行雲外看因緣有分到桃
源回首榮華生讚嘆　春園移得碧桃枝名利雙雙喜上眉別館東風未
有語春風自取勝前時　鶴立青松數　平生隻力為雙拳氣貫虹蜺更向
前破盡祖財方始整家風從此得周圍鴈飛碧落鷥秋水鶴立青松過曉
烟移得蟠桃來月窟變為名利步天邊流年　財不友句加　望事是非
喜猶猶逢半憂喜川火　水泛船高忽遇灘一重灣過一重灣數年好事
翻成惡車馬崎嶇又遇山　蓬逢蒲艾醉醺醺憔悴憂疑似病人磨賤撫
冒空哽咽半憂半喜洞房春　火起三烟實可防門庭人事忌參商杜鵑
啼入榴花去憔悴海延暗斷腸　風飄黃葉落忽然生寂寞迟了一拳財
鼠走入牛角事去事來好細為閑非荊棘暗沾衣善緣早布休遲滯變禍
成祥福自歸
陰局　斷與前一一乙同
丁丁　坤卦　耕鋤獲寶格

耕鋤偶爾得金珠牽牛遇虎馬相跡花殘一葉榮右壽欲學相如却未如
夫道相牽仍隔水鴛鴦孤隻戲雙魚終知事業青松下留取生涯伴老軀
受祿須來馬逢雞路漸通虎頭尋兔尾當遇主人翁　天非　天妬
天吉此星照命平生氣宇單屋上歇頭羊質虎皮要粧點要好看要旋為
能近上却緣運氣未利虛名虛利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知道理尋早思遠
大見識高明山中有吉不犯官刑要閑管招是非於人不足未主錢財興
旺不求自至無心中遇富貴人忽然中得段財祿傷妻尅子破祖離宗之
命　述云此身成立處須仗貴人扶
康節前定數　青松耐久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申　祿壽須逢馬　逢雞始路通　虎頭尋兔尾　破相自常存
未　險阻憂經過在前孤權獨立自天然灰懶身心休要退盖緣命運有升遷
男命前定易數　坤
丑　竹栽萬裏被萬高得到秋來竹異萬椰木結桃為異果鴛鴦受浴待新潮
園林綠蔓濁跡久沙裏淘金不憚勞但把身心前後去一鈎釣得海中鰲
卯　休將志氣與時爭用盡機關意未閑本欲晚年成利用到頭諸事轉艱難
長江鴈叫空嘹嚦秋樹花殘果亦殘試問君家何處是終為生計兩重山

巳　龍樓鳳閣杜皇州都許斯人入裏遊蓮透池心趕緘懸水淡玉沼出兄流
鴛鴦被雨情分散鮮果經霜實在秋借問平生蹤迹處尋鱸相送老扁舟
未　鄉鶯初出飛幽谷到還喬木立衆叢始覺羽毛成長大擬教聲叶語言多
鴈陣分飛三兩隻桃花枝接一梅柯莫道輕舟長隱去須防前路遇風波
酉　當年盛事莫能加約變南山換爪牙花欲綻時防雨阻日當明處被雲遮
沙頭鴈入蘆花宿雲水浮遊是我家欲問斯人中道日鼠兒雞子起吁嗟
亥　枯池雨入暫時綠懽酒笑歌何日足立計終須獲外財進身不遇承天祿
雨散鴛鴦各自飛浪打扁舟盡翻覆借問春殘花若何大半那堪風雨觸
女命
前定易數　巽
丑　憂去憂來無定期綉幃可且守良時莫把心懷疑慮苦自然生計脫孤遺
春風漸有穿帷喜佳客相尋拂故枝寅申蓄地佳音至不覺芳心展翠眉
卯　濃雲却被風驅散有難時人福比同雲收風靜無憂撓禍去福來有勢逢
淑女閨帷名守立良人顧盼意中濃但恨初來家已破從今向去自昌隆
巳　安身立命在何時且待東風來顧之若任心狂終有失不知命裏有非離
辰巳雖然宜吉兆雞豬必可立錙基如要安時問良客當修己足棒金危

未　寂寞幽窗下　留神守綉幃　嬌鶯來特語　乳燕入銜泥
情性多良善　親知苦別離　重山閑消息　須向紛郊歸
酉早離家山向外山良人特意指相𨽻從　圖安佚無他事爭奈孫珠立險懸
鴈杳魚沉無吉耗　鶯啼燕語自綿蠻　如逢虎尾蛇頭上　依舊含容展笑顏
貴人樓上相招　此時名譽滋饒　老來欲知吉耗　扁舟却渡波濤
亥　果綴枝頭紅艷　鴈魚深處飄飄　試問思情何在　寬心且度良宵
四字金　丑　掘地逢金　卯　旱田桔槔　巳　月照樓臺
未　黃鶯出谷　申　枯松棲鶴　亥　月下子規
郭璞數　陽局二鴈各飛之有分離遊南遊北自東自西　酉　望雲中
性心靈智巧事多計較心憾減少名誅不少刑一家好處到底無緣移
州補錄嫫紛績紘名名中有至玖待官祿壽絳絲老人四百甲子權堂上
一呼指下百為　金烏爍爍怕雲朦貫朽堂中懊恨空雙鴈分飛山色遠
一生名利有無中　功名書捧兩三重一半浮雲一半封却喜喜臨憂不
見畫堂春色自從容　一生心直性無剛好事營求福自昌莫怨所為尤
未遂前程利祿揔輝光　天邊鴈字一雙影暇日把盃還自醒家人無侶
向誰愁落盡殘花惜芳景　初年未遂空勞碌五五出頭君有福春風乖

浪快金鱗變化為門三十六　芝蘭出草數　好似新枝出草來一莖只放
一花開紫香秀色誰能比疑是後來仙子栽　天幸平生非短折豈宜祖業
有愁哀自來地步三年別先有名時後有才　流年莫難用意一訟險一
險梅一梅謹防謹防莫強施張通過阻滯且宜悶避破入退散與閑倒看
它羞了臉門戶激挑引惹官方依理施行莫惹人議　金烏爍爍照空中
尤怕浮雲忽地蒙回首無言空懊惱牡丹花發遇狂風　酌酒嘻嘻笑一
場三烟火動事彷徨言公忌耐休爭鬧棘路迢迢百里長　哭不是哭心
足不足梅面佳人當風秉燭　上屋人忙下屋驚東憐有事亂西憐黃猴
趕起雞兒去燕子銜泥尋主人　多年指望福星增指望欣欣喜氣生誰
道酒醒人尚醉到頭仍似夢中行
陰局隴上人歸無好音暗香先占一枝春陽和借到寒梢上到得東風一
鴈折　不入尋常等閑調百巧千能多計較七宮田土石皮生運未通時
生懊惱　親姻骨肉有如無自立門庭也是孤鴈過秋空拳杳杳家山寂
寞免嗟吁　一重山外一重山看看跳過雲藍關前程好景君休問滿意
閑懷任醉顏　女流年　醉魚吞餌觸連綱今日安知事轉多寂寞春歸
花已老粧臺古鏡不堪磨　梅黃艾虎虎岩前一事未離一事連麻衣顛

倒牛郎笑吾宮不見淚漣漣
○丁戊鬼谷分定經　讖卦　桃李同榮格
黃河天水相連濟自古從今不斷流月在碧霄雲漢闊鴈飛天外兩鶯秋
每聽猿聲山澗遠利名福祿自然周借問花殘留幾菓桃源雨打落花憂
天車　天彝　天筆　此星照命自成自立心地坦然不免勞心費力未
能成家不得六親兄弟之力骨肉相疎憂愁多巧中成拙失了還來心平
口直發出話來招人相怪顛蹼處有救神危難中立家計由險處做箇門
庭比似一塊生鐵煉成一塊真鋼還是成器費力尤多須待晚景述云
煉鐵成鋼為美器財利榮身也不難
康節前定數　月在碧天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身在危城下　移居到鳳樓　箭隨牛首發　見兎月為鉤
未鑄鐘幾度方成器石上栽松方覺易自前險阻俱經過晚年方得營家計
男命
前定易數　讖
子黃河天水通交際亘古從今不斷流月在碧空是漢闊鴈飛天外兩經秋
須知身在磚城下不日移居到鳳樓直待鼠牛寞裏發花殘結果兩枝頭

寅　淼淼清江水　潛流錮處通　牛羊來底地　遇鼠始成豐
鴻鴈飛空闊　芳花艷異叢　些兒閑慮及　過後却無凶
辰浩浩波清不斷流日來月往事方周如逢鼠兔鐵基異更待猴雞名利優
鴻鴈一雙聲漸遠鴛鴦兩隻意綢繆君還捨得身中寶處處留心始到頭
午　黃河天際水　從古自交流　名利得時重　家風振未休
鴈飛三隻遠　花折兩枝柔　縱遇時難改　難逢事必周
申一條天水通黃河亘古群流不異過得志莫辭名利海為生依舊是非多
鴈飛天末空留影花放庭前果在柯行止莫疑枝葉弱繞逢雨露更婆娑
戌　直道無今古　長江不斷流　利名常浩浩　業計自悠悠
晚日鴻聲亂　青春花朵柔　半愁還半樂　不覺白斑頭
女命
前定易數　明夷
子　笑語自融融　情懷底性聰　前生多賠脉　去後定昌隆
燕子來尋壘　鶯兒立古松　栽培在羊兔　依舊整嬌容
寅消詞平生受業持家褄穩步自無疑粉脂不畏災災日善性依偎髮髮眉
一陣桂香從外入一雙奇果綴枯枝犬羊相遇終須吉德既安然守舊基

辰　心事細難知　從來費盡機　免來收拾處　猴至強開眉
紡幙低垂户　宋門半掩扉　東君問所自　只恨運來遲
午　半掩朱扉下　低垂綉幙中　情懷多悶悶　性意苦匆匆
鴈影空沉水　枝枯苦被風　良人逢鬼穴　舉手拂幽宫
申　花盛果收奇異　時來結箇紅桃　鼠中方知吉耗　龍虎營運滋饒
借問從來何若　凄凉空度良宵　翻身自涉危艇　貴客灘頭又招
戊　仙種逢時花未殘　將身翻却男子孫　可怜入在紅塵裏　何日能離苦海航
粉脂任意重添色　嬌態留心試淡粧　驀地仙姑來一問　不妨向我到南陽

四字全　子　喬松棲鶴　寅　溪流入海　辰　高樓閣笛
午　點鐵成金　申　借潮行舟　戌　掘井求泉

郭璞數　陽局謀富幾巧比心足飽青雲有路春不再遇限行遇卯有些
閒撓儒冠不保日莫塵度書一堆文書通一堆良田不買卯當會子不知
耕坤不知纖天荒地老是詩書力古耕筆來紙為田不耕而食衣純綿勤
右好向前此事莫憂煎財紅塵太倉衆萬貫更纏腰性英雄豪傑卯般送
惑心莫埋冤到底終得刑妻子六親穿免難成棠與蘭桂異種却數榮壯
足不足美不美儌倖些却是喜　詩禮家聲在衣冠襲世新有恩沾雨露

滿屋盡生春他年機會相逢處萬里青雲去路伸　休言名利尚無涯再
整箕裘又起家着力向前還有遇免教事業兩咨嗟羨歌唱傲水禽飛到
底因緣如未遇　獨倚闌干柳絮輕待得東風已暮春移得翠條陰影處
此時和氣喜津津　不在祖財併祖業自整箕裘雲路活回頭春屬落花
空自折南山枝上葉　氣貫虹霓數　磨穿鐵硯奮雙拳氣貫虹霓尚勉
旃世業詩書重整頓家風筆墨可用旋謙和上善仁如水遜基陰奸義又
傳移得桂來栽月窟光來花柳纜隨船　流年一人立相憂憶引起事無
了日放下心相逃逸早宜覺莫教錯怕是非宜穩着有口舌人來說莫聽
它是鬼賊　事一事到月時好破你些財與賢別人之事莫去保引得粘
身討煩惱　風雲未遇嘆辛酸准擬身安却未安七倒八顛煩惱處愁愁
喜喜兩三般　堪恨年來意不如半愁半恨未伸舒東窓忽老翻思處指
望安閒總是雲　天邊自有青雲路跳過重山向前做既然運限有參差
也須坦道揚鞭去　鴈過秋風喜伏翔欣欣喜色遇重陽行年復有文書
動欽月重圓皎潔光
陰局　沉沉庭院鎖黃昏靜對梅花獨掩門教帶孤星刑骨肉厭厭成疾謾
潙魂　為人狠虎文詩好整頓家風不料早生來計較更多謀福祿根基

還穩厚　榮華有分富貴來增田進土積錢財五宮修得因緣好他時有
路上天台　女流年氣數今年百吉祥扁舟過海虎逢羊血光血刃生焦
悴怖盡花殘春去忙　夫悲子悶意啾啾羞見孤燈恨外愁悶閑白頭堂
上老陽關一曲夢中憂　財　災　病死　香紙願

○丁巳鬼谷分定經　坎卦　表樣渡海格
黃河湘水水相同水港微渠路也通松茂節高侵碧漢爭知蓬島有仙翁
鴈飛雲外無踪跡必是年深事業隆天桃花發枝枝秀羊虎繞逢喜氣濃
羊馬卯亨通貴客更相逢箭隨弦上發錢財喜氣中　天輪天戈天鋒
此星照命陷害六親遷居改正孤獨自成心閒身未閒身閒心似火意懶
氣如虹當權早歷事早百丈竿頭進步千重浪底翻身多磨難只得山中
有教破盡還來都在晚年發祿如井泉水之造化用之不竭貯之不滿成
中有破破了還成都在晚年述云要知向去生涯事羊馬群中事乃新
康節前定數　黃河連天格
黃河天水相連接水港溪深流不住松筠高節直衝雲終作鸞槎乘仙志
鴈飛江上無踪跡必竟年深斷消息樹頭花發兩枝春水上紫衣人助力
中　軒昂心志事　名望轉遷權　箭隨諸上發　逢鼠祿廿天

末梁間燕子整新巢鶴立青松志氣高貴客相逢須得意此時方許釣魚鰲
男命前定易數　坤
丑　雨過新凉枝葉盛長松節操不凋秋鎡基別得家重植身計如安且息休
鴈逐斷雲悲海嶠鴛隨深浪入汀洲若還要識平生事失却還須再聚頭
卯　歷盡高山險在前平生負重不離肩乘邊孤鴈重山去飄落殘花果又乾
能將膽志存終始爭奈根基不十全東向是家西向立天然教你兩邊圓
巳　芳圃蒿艾離蘭芝枝葉興衰各有時更過東君回暖律再旋馥郁始人知
孤鴈忘群悲夜月鴛鴦失侶獨棲池前程自顯成身術莫道生來遇利遲
未　欲上危樓路不通豬兒逢鹿馬頭高前程漸漸生涯立去後紛紛祖計消
一樹落花香瘦削半行歸鴈叫何勞雖然更有終身福自合名彰好喜孰
酉　貴客垂鈞吉事休井中休怨祿難求成身必到安閒地榮業須超雜冗流
果結高枝花已謝孤飛高塞鴈尋儔中間一段難明事爭奈天然不自由
亥　蕭索園林景物衰東君一旦遣春回枝頭始覺花消息霜雪不期相趁哀
繞有利名還半失將高祿位恐難陪倦懷休與時人論笑傲雲泉歸去來
女命
前定易數　益

嬌態施情間鼠中前程百事不須憂但聞雲邊孤飛鴈不愁災厄度春秋

丑 侍奉且徒慈善立救勸家計早抅留關懷漸使身心樂何用奔波苦苦求

卯 衣披玉體假男粧緩步平平到壽陽休問行人路何遠卻緣汝輩福難量

不須回首歸衣子只可留心守綉房鼠中時至終須在新景移來上玉堂

情性剛強立志豪作事操持心性高前程毋慮成家計但恨年來果不牢

巳 魚鴈相逢無問斷鴛鴦得意波濤更遇貴人先自寵同宮相守儘逍遙

親眷凋疎轉見衰終身重改福胎來貴人舉首無私意後苑枯枝花自開

未 強綴果紅不長久情懷深遠意難猜龍蚊窟裏問消息未須依舊笑香腮

志氣剛強最難測早把生涯在貴人立業乍成還乍破守已留心不主身

酉 鴛鴦對對遊新水乳燕雙雙遇早春福回依舊精神變須待時來脫亂塵

鉄硯磨成和綉針低偎閨內守芳心欲步金蓮圖脫化奈何衰厄儘相侵

亥 檻畔良人開眼望窓前佳果綴平林試問前程有何所靜心側耳聽佳音

四字金　丑　種竹成林　卯　鴛魚浴藻　巳　春日飛花

未　明月梅花　酉　甕裏春風　亥　披月觀雲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丁丁同

陰局柳眼逢春展翠條奈緣風雨送人愁一身未得安閑處勞力勞心不遂謀　時運淹留空怨恨依對東風疑淚眼前程好景在天宮富貴來時應未晚　怨時酌酒大開懷顯貴門庭事事諧只是有些刑剋重六親內外嘆離乖　幾度聲調琴瑟美梢頭花落秋風起傷心心怨怨何人曲曲闌干時獨倚　女流年枯木逢春發故枝開懷端坐向深閨五宮佳節蘭房裏琴瑟和鳴分不虧　文書夏月自西東進喜添丁卻在冬只恐喜中生悲難中卸時節恨忡忡　出外買賣花一樹紅　花落驛遠信文書

○丁庚鬼谷分定經　顚卦　畫樓獨倚格

高樓畫閣終非久獨倚闌干望遠天一上小舟音信隔蘆花深處有風顛

鄭家戶口三千萬咫尺長安一水間借問白頭墳畔立四隅相送海隅間

四海名聲遠風帆駕遠舟逢寅親馬尾明月照中秋　天刑　天耗　天虛

此星照命做事迂迴巧中成拙是處還非傾心吐膽於人翻成不足兄弟無分獨立自成財似嶺頭雲聚散不一福如秋夜月明暗不常家不久缺眉頭不曾開親戚難靠朋友少知心子未得力擔未息肩鬢白如霜猶貧重擔目下雖安心未徹枯木若逢春嬌桃終是結述云

寅馬繞逢春　枯枝也遇春　是非還自戒　切莫聽小人

康節前定數　仙人看月格　詩共分定經同

中 陰婦期招客　風帆駕遠舟　庚隨親馬虎　明月照中秋

未吾問幾載身未退衰衰生涯事越攀艱辛遍歷中年過恬淡須當晚景閒

男命

前定易數　臨

子 立業難終始　斯人兩昔兩　貴乘猴鹿立　人逐虎災纏

鴈去憂分散　花開恨不然　雖為雲外客　心事在虧圖

心 如鉤距計如絲休把憂開鎖鎖眉羊大譽傳知虎子禾刀得入侍龍兒

寅 飛鴻兩兩東西去舊樹枝枝果又衰右得仁人皆失嘴便隨春色到皇墀

身事心謀兩不同可傷親舊各西東貴人逐鼠過茅舍山鹿隨羊入野叢

辰 群鴈行飛還失侶殘花枝上又新紅平生衣食隨時足不作清閒白首翁

平生雖有青雲志偏被弓傷落羽毛虎口開時迎喜色猴頭起處射秋毫

午 一行鴈起空沙逐二隻鴛鴦舞綠濤莫遣斯人盈滿去使東隨逐浪滔滔

申 機謀多變事多知千貴趍名計總非虛祿謾成於馬首成身安立向豬兒

二株花木無成果一對孤鴻南向飛可惜平生情性悅此身不幸壽無虧

戌 隻斧斤何斷　孫身事兩家　時當成破庭　情到喜中嗟

啞啞飛鴻鴈　枝枝艷冶花　夜深風雨暗　特地運光華

女命

前定易數　臨

子 風景自蕭條　親疎情分淍　檻前遊蝶喜　坑內亂風飄

有意收生計　無心守寂寥　重山尋故客　方可保身牢

寅 立計多迍蹇　聰明特異人　只知淹苦久　難免福重新

燕語情堪許　魚遊共水濱　欲辭災化吉　且更待寅申

辰 美貌隨風改　心情介且孤　幽閨多坎坷　綉幙卻清虛

馬首須知吉　羊兒不憚迂　後來榮遇日　當得守殘軀

午 業重修身苦　從來不自由　情懷常鬱鬱　生計自悠悠

佳果雖含實　紅梅反遇秋　半愁還半樂　終白此生頭

申 造化元來是禍胎分來福去又還災立身當盡平生債處性難教美貌開

重重孤失何能脫悶悶情懷豈可猜路人忽地尋消息不若低偎覓果栽

戌 沐顏不改少年容步步金蓮入洞中時來福至無些撓早待良人立大功

一隻嬌鸞窓外語成雙粉蝶逐清風堪笑前程榮遇處成家立計必亨通

四字金　子　衰顏對鏡　寅　寒潭下釣　辰　秋燕營巢

午　破舟載寶　申　春堤楊柳　戌　晚日登途

郭璞數　陽局帷性多心直刑骨肉荼合非親是親於桃換李半假半真
手足妻子財一雖錢　眼前莫恐終須一變苦後甜來先欠後見一家人
不合一息旋無音一官人不語一辛苦在心心事未如休怨恨看看榮顯
莫沉吟一生性直口偏饒一屋人孤帳寂寞一鴈高飛趁雙伴一心山外
更飄飄計謀百出喜旋為弄巧翻成拙有餘卻喜支撐心不傷是非多處
更防危孤刑命值何端的骨肉雖和宜自立忌波到處總成虛只好閑中
消白日　燕移舊壘畫堂深一卷詩書好立身育善有憂逞自扶片雲和
雨過天津　拆車造屋數缺硯磨穿心未倦性直口多招惹玷六親骨肉
有如無幾多恩情人反怨緣窓之外結新桃金屋層前移舊燕相逢難冥
正維持松竹春風應不變　流年　聿一段生愁誰知不覺喜臨前喜信
好事臨門性且耐有一事翻覆有一件虛驚莫蹺蹊有來件有去聆事
須老成　回頭犬吠夕陽西空谷傷心怨阿誰曲檻花開連夜雨珠簾紅
燭被風吹　白頭人看少年愁仁義交加不息休得意之中防失意一場
懽喜一場憂　十丑女捲西二尾一牛行言公宜忍耐善保過今年橙黃
橘綠喜重陽禍去祥來福在冬鮮使嶺梅傳信好一枝春贈主人翁一門
好事忽然逢今年好事層關鎖一任更張無不可前程快活不須疑目下

尤防一川火
陰局綠窓靜生意沉吟蟬噪風清送好音欲灑秋來生寂寞誰知孤負少
年心　為人性不耐憂煎說着營生便慘然巧計機謀多運用一成一敗
付前緣　有一喜有一悲秋風桂子蘭淒淒莫言未遂平生志指日榮華
富貴齊　女派年扁舟逆浪遇狂風狼虎逢牛步踏空夫婦偶然添哽
咽夕陽西去水流東　百花有恨暮春愁榴開一火起川頭秋風動處添
悽慘光女彷徨事不侔

○丁辛鬼谷分定經　泰卦　月影浮雲格

自古興隆泰漸通困逢陰夜月朦朧如今踏地逢明燭隨照流光卻向空
寒塞霧烟鶯燕少鴈飛沙塞之西東知君意在青松下堪笑桃花滿樹紅
　如禽添羽翼似虎奔深山便風舟到岸何用苦撐撐　天井　天臺
右班　此星照命作事迂迴所為進退歷盡崎嶇舟行未穩朝風詠月滿
洒胸襟哭不得虧受不得思出外高人見喜在家小輩無緣命中退神重
重泰緣事運皆未能成器鏡到午酉件件稱心述云
目下小人相忌妬自有高人舉用時
康節前定數滿地桃花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知禽莫未齊　似鹿角方生　便風船到岸　何用苦撐撐
未平生饒說又逢憂獨立崢嶸有變謀安然姑待桑榆景利祿資財不用求

男命

前定易數　泰

丑　心亂絲千緊　家繁勢八刀　親知情見少　志氣自空高
　香香沙頭鴈　芬芬檻畔桃　天然身若此　何必嘆空勞
卯　鬧裏成身出等閑休嗟祖業有艱難哀情番作風情恨不意俄成得意間
　鳴鴈孤飛曉歸去花枝重結晚來慳利名堪笑多難守終足逢憂悶破顏
巳　水涸魚無樂　春來草自榮　利名空悵望　情緒若無宜
　鴈叫愁人意　鶯啼愧耳聽　白頭堪羨慕　風月謾留停
未　業計漸凋零　衣冠愧不稱　人情空往復　志氣謾堪能
　塞鴈群飛去　墻烏每起憎　安危孰可料　高意看風燈
酉　有意深枯江上草無情出沒嶺頭雲是非消息漸多口親舊因緣恨不分
　園中桃杏須摧落塞上鴛鴦必失群借問枝頭存幾朵花殘一果已留君
亥　無限園林好　安然樂幾秋　節堅庭畔竹　情逐水東流
　花放兩鶯散　鴻鴈霜冷愁　雲程終得路　胡為此淹留

女命

前定易數　蠱

丑　一身早離親門去改易成家未見踪敗失重重堪立計孤遺悶悶喜亨隆
　日下徒粧紅粉西風前難展少年容若是良人從此得不知不覺各西東
卯　春色融融發舊枝綉幕低偎守吉時莫教檻外東風起依舊閨中笑貌迷
　雲間鴻鴈情懽洽月裏娑婆忽自披借問生涯何所以留心對坐着仙棋
巳　桂已湯親出世間且宜安首望雲鬟早出元基方可脫抛離祖計失慈顏
　有果不收霜後實無心且自訪青山欲問榮華平穩日時來命發脫重關
未　花容異日別千枝憂慚情懷不自寬且恨生來無此厄不知去後有新懽
　待果來迎陪一笑貴客相招入峻鸞待得鼠頭回吉兆依然有意免眉攢
酉　孤鴈依雲展翅飛修身兀坐綉衣扉雖自衣財時聚散只知命分有乖離
　貴客相從當此顯花容妖媚逞嬌姿前程終自無憂慮禍去還須晚福隨
亥　翻身且脫去煞網一透未門迄鴈飛良人前定非今日莫用辛勤守綉幃
　寅子時來無阻滿卯申命發定滋基且問前程何日立守心專待緣卯歸

四字金　丑　岩頭夜宿　卯　淺水行舟　巳　鑿井求泉
　未　坐井觀天　酉　帳裏拋毬　亥　大旱甘雨

郭璞數　陽局　性機變有能有藝
登山只半只一段因緣圓不圓一生名利兩茫然一行歸鴈斜飛處一朵
桃花春後鮮　氣數安排何足猜眼前疑慮不成灾文書疊疊生財喜萬
里風雲一快哉　心欲謀時未待汝時來自如意謀高喜就休煎悴風箏
高向白雲飛跳出重山人遇貴　祖基緣淺莫咨嗟換骨抽胎龍是蚊只
下月孤燈風雨落殘花　曲道行車數眼前情慮不須憂一片
盡路頭情未止見成門戶更宜修三思戒慎防輕失初娶
墨池開口笑却逢白兔淚盈腮　派年半驚半喜赴得
遂　福更改後見光輝更變有喜滿載歸笑顏否
象高前程利祿足滔滔推車埋道知無阻半鍋
光明一官捲西一靜聽琴　門外捷旗飛
書報你東南空碌碌　添丁進口
韻郁一輪明月又升東　幾年有
風月勝吹噓借力便沖
飛會須一遇東風便萬
心火六親好處意陽疑有

後半頁起至末頁全缺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九

○丁壬鬼谷分定經師卦　鼠守陳倉格　倉積陳糧食有餘半歸食鼠半
歸廚空中鴈字飛相逐天賜聰明豈在書有限足招靈外慶危中却有貴
人扶百年大限中庸好心巧機靈壓衆愚　立志能剛勇心聰見識明六
親難倚靠舉意合天真子蕭思牛斗騎龍上碧霄逢蛟多稱意遇馬得榮
身天綸　天扶天妖　此星照命機深膽畧志巧心靈生來執道不會
懸谷有祿持會旋為能支撐會伏衆却緣磨難半六親不得力當心自閒
閒退神重重相識無義骨肉相踈好處翻成不足妻遲子晚好事多磨
述云　好笑幾翻天大事危中却有貴人扶
蕭節前定數野鶴營巢格　倉廩陳糧積有餘半歸崔鼠半歸廚空中鴈
陣飛三隻天賜聰明亦在書有限定招身險慮多愁尚恐瞻有慶花開却
被多風雨老樹庭前只一株
中　子前恩牛角　騎龍上碧霄　逢蛟方得地　跨馬步仙梯

未勤苦須用撐撐持度嶺穿山過石崎紫袍貴客人相會異時平步躡天梯
男命前定易數　師
子　前程計業漸光榮艱苦逢羊路漸平勝志每招危險外言辭若涉是非聲
空中鴻鴈飛三隻池畔鴛鴦逐兩情莫慮花開多暮雨枝枝結果自然成
寅　否中還泰又須通困盡危中道再隆立業必超黃閣貴利名終到白頭翁
庭花生艷遭春雨塞鴈聯群起朔風舊發蛟龍行雨露不教塵土泊英雄
辰　踈親背祖身還寡意是招非險又艱每見福身還又蹇如逢難事却無難
長天寂寂悲鳴鴈晚景幽幽眼脈鶯春去秋來榮不微孤標獨立効僧寰
午　趨名趨利何時足多憂多愁少歡顏道在險中能過福人情美處總成閒
異花開發榮新朵去鴈還飛隅故關欲識平生名利事東傾西積去仍還
申　當年却自南山竹移入庭前待鳳來節操不隨秋色變根基堪使識音栽
鴈飛一陣天邊列花謝重芳檻畔開要看前程出吉事免難如脫步高臺
戌　雖鶯出谷遷喬木日漸飛騰羽翼齊飛轉好音如自棄窠巢故處却嫌低
晚天孤鴈歸南塞晚樹桃花發舊枝開道利名前路去回頭水畔上危梯
文命
前定易數　溪

子　心懷豁達氣流霞憬概榮華特地嘉遊魚快樂逢春水得時定主富豪家

自招眷屬達安還長守閨房並逞婷態懟巽幕無多難度世相看意必佳

寅　風流立意自寬懷生計從前(不)烓涯操持值此便榮達權柄門庭足顯華

安享玉堂身自穩施為處世福來加左右前後無一事家人加頂共堪誇

心聰志巧能　立計常防偽　懷慮少灾迍　居常多稱意

辰　有疾免刑危　無灾却不利　若鼠得安寧　牛羊須見貴

異日花容別　施必常歆滅　陽水却榮華　雖鄉乃超越

午　居身不能安　是非休要說　鼠尾有憂煎　貴人有提挈

立計精神好　身田向善緣　情懷宜積行　衣祿得安然

申　小心歸侍奉　有貴自周全　更有前程事　福至自骿駢

鴻鴈半空飛　孤身入綉幃　究然財祿厚　交主貴相依

戌　不出門庭去　長存花閣宜　羊猴當一變　奇果綴金枝

四字金　子　薰梛鳴蟬　寅　寶馬金鞍　辰　高樓暮鍾

午　囊螢照路　申　石上栽蓮　戌　嬌鶯出谷

郭璞數　斷男與前乙壬同　陰局蹭蹬平生家事多心閒身苦不安和水雲

隔斷家山遠四意三心怎奈何命帶孤星早刑尅回頭不見天邊月幾

回骨肉露華秋心事接成三四節　生來機巧意還饒把捉家風事事牢

手段玲瓏多計較中年利祿足滔滔一庭兩柱芝蘭秀晚香扶植為長久

德時晚景儘堪誇福祿雙全為大有　女流年皎潔長空月影光閨門四

序保安康資財進益佳人喜靜地宜燒一炷香　秋來添喜氣冬月進文

書有人求匹耦和氣藹庭除

丁癸(鬼)谷分定經諏卦　(雲開見月格)　君子垂釣坐釣臺烏雲火散碧

天開從今漸有昇騰志好把身心自忖裁此時得運瀟湘客月影梅花明

照雪蚊猴相會濟風雲荒圃周枝杏花發得意成家業時至福峥嶸蚊猴

相會處福祿自然通　天厨　天馳　天料　此星照命如孤鴻離塞隻

鶴象風志在四方宜游他處不守祖居立業只宜出外救神有求財如泉

井滿而不溢三兩次改換基址四五翻成立家緣在俗還於出家不淨磨

難多成敗多心在閙地身落大坑盡是天馳星所注迷云君今若問真消

息只好桑榆度晚年

(康節前定數)月照梅花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人陸達時力漸成天精雲月轉分明桃花樹上生松子得見牛羊祿為昇

未卑立根基未見成誰知命裏主艱辛無端事業多事疊每遇風波得救神

男命

(前定易數)　謀

丑　雲散中天月未圓操心用意只如前牛羊寨裏灾須挠名利叢中事不全

風去鴈來聲漸遠花隨花謝色難堅須知分定厭厭地不必臨流嘆逝川

卯　有志有謀仍通貴得時猶自積重山牛羊寨裏方雖塞名利進中身未閒

鴈陣縱橫三兩隻鴛鴦聚散易成難雙枝豎起門庭秀雲上仁人伴往還

巳　見君近日漸離愁猶喜時時貴可投若問時來營計業許君一釣在鼇頭

鴈兒幾隻空中別鴛侶一雙宜再求却喜枝頭存兩果他時名利為龍樓

未　臨流得趣且垂釣釣得雙鯊且待牛此景此時真得意如兄如弟儘同謀

好問鴈行聲自遠更看花朶意何愁若要門庭知嗣續殘花結果兩枝頭

酉　椎量尤宜坐釣臺月圓風掃亂雲開豁然漸立營生志更喜牛來名利來

鴈字聲聲飛漸遠鴛鴦對對意還猜他時雙果光輝盛羊虎當年始稱懷

亥　君子垂釣坐釣臺烏雲散處碧天開從今漸立平生志纔到中年吉事來

烟漲鴈離江岸遠鴛鴦和雨壓蓮栽桃花樹上生松子暮見牛羊祿自來

女命

前定易數　革

丑　荆釵衣祿逢祥兆榮顯名臣立大功早歲亨榮居犬鼠逢君作意運嬌容

枝綴果紅徽霜雪池躍金魚倚藻叢門閥改易因添口雖免持中福又通

卯　秋風漸歷捲羅衣雲雨綢繆不得時鴛鴦兩兩浮新水菡萏含羞冒綠池

操持嫌比情懷惡活計驅馳性理疑龍蛟出穴良君助名利兼全享福基

巳　逢君恣逞嬌容態月鏡重明得意人綉幃不拒風來捲朱戶常能日照身

大貴相投何慮苦前程得此有緣因不知今日非常喜到底榮華脫外塵

未　三星在戶為佳兆放下心平待貴生只知性格情懷烈撞把操持事事明

出世不足非常態今日相逢水樣清回首遠看君對盼不妨蓮步上蓬瀛

酉　福至心靈不被欺精神改觀已多時綉幃擁出一輪月玉步優游果不奇

只頻持分定免吉不脫親沉可別離試問注來有何特羊須依舊節郎歸

亥　金梭促織機中錦機損空梭織未成佳期未至宜安守不用憂煎作恨聲

奇果垂枝未成實嬌鶯晚脫語聲清時來就織回文句必向前程享太平

四字金　丑　細流歸海　卯　金盤堆菓　巳　樓頭望月

未　魚叢下釣　酉　閙雲望月　亥　深潭下釣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丁戊同　斷女命與前壬戊同

戊甲鬼谷分定經頭卦　仙鶴騎雲格　大化無非小化成身齋松栢徒堅

青安居待命須時發養性逍遙自稱情 天遠鴈飛三四隻水邊雲際望俱
平君還若問前程事百歲花如半日榮 遇天達羊祿逢牛箭自來兔龍
應香從羊馬上高臺 天船 天昌 天南 此星照命心性剛直所作
詳明其性坦然並無私曲三寸剛舌一片佛心却只於人不足恩中生怨
交游無終始件件自當心般般自費力移桃結李幾度家成又敗未主方
興五行之所注述云從前磨難皆勞力今日方知舉步高
康節前定數順水行船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遇犬重新祿 逢猪箭自來 兔龍中地發 羊馬上高臺
未 平生進退少舒伸 所圖事業恨因循 前程有遇攀天手 指足塗雲萬里明

男命前定易數 順

子 策馬登高險在前 路遙馳騁漸蹄酸 如逢坦路心方穩 切莫操情急着鞭
去鴈分飛三兩隻 殘花結果一雙鮮 區區長似悲秋意 啞啞枝頭叫杜鵑
寅 名利飛來豈是榮 危舟飄浪勢防傾 蛇兒得脫危疑事 鼠子須期計業成
去鴈空飛音信絕 雙鴛波浴羽毛輕 君家借問將來事 雲上仁人薦異名
辰 休論親知與祖基 平生堅志自成持 此身必出重圍綱 幽意常如紊亂絲
嶺外音書孤鴈絕 檻前情意落花遲 年來歲去渾如夢 夢覺思量百事非
當年得意亂施張 百發中當百箭強 只謂弓開還的中 奈何弦斷反身傷
午 天寒鴈叫西風急 春暖花敷帶露芳 欲識此生身作計 只將該事擬東陽
雲梯咫尺可躋攀 欲上危難意又閑 再把身心成別用 他時名利又重還
申 寒江有鴈分飛去 春苑芳芳結果慳 直待馬牛方愿應 望中再立兩重山
戌 離親離祖獨營家 漸漸謀成事有涯 習次多能須自歷 朋交無分是非加
雙雙自斷歸南鴈 朵朵情傷墨雨花 料想此君仙骨薄 休將心膽跨雲槎

女命

前定易數 小過

望君低暮指朱衣 對面誰知心下非 千花百媚三春景 嬌態妖容正得時
子 乘風順使歸榮地 入鼠成功世罕知 福至終須逢此兆 生平衣祿自亨期
一輪明月照孤舟 人靜催行不自由 但見重山與重水 何知賦定自優游
寅 一隻鴈聲聲嚦嚦 幾雙蝶舞舞悠悠 借問前程當若此 收心守己度春秋
情緒如絲亂 無心得理情 情懷徒悶悶 業計立平生
辰 鴈度長汀遠 螢燈別浦明 一身何所立 孤失勢難憑
衣祿雖未全 身閑心不安 操持徒自逞 分足遇憂煎
午 何況孫離早 難依勢力緣 待猴消息至 又恐禍相連

生來情性多嚴惡 不耐榮華豈可攀 假使能懷千計巧 如何可得一時閑
申 須當破祖并破祿 便逢奇果又收難 更看前程堅固力 犬兒到此恐衰殘
戌 離祿一去問前程 前程衣祿自然榮 鼠牛成失雖傷己 猴犬仍前有譽名
莫向和風時拂動 山前忽地望天迎 安心且享崇高福 不顧親疎得眾成

四字金 子岩頭走馬 寅 扁舟下海 辰 殺雨栽花
午墻頭走馬 申 腰錢騎鶴 戌 鳴絃柳影

郭璞數 陽局 一屋中石皮命招更恐離祖田併父屋不受一對兒
性 性豪強做得香案上文書心心高不足莫使急性注祿判官使斗杞
杼一枝花花損心一壺酒酒裏語問花野草一場煩惱 一鹿眠山一龜
鶴一點壽星還早落 一家風景又重新 一屋人孫看寂寞 英雄手段少
年心 語大謀深要出群 紫詔九重天外至 崢嶸頭角愈精神 日照堂前
影正圓 秋風鴈字趁雙聯 綠楊枝上鴛鴦侶 有分成雙過少年 一重文
字誰人識 一段因緣巧成拙 一生撐立費精神 一事如今總虛設 春風
桃浪透龍門 鼠子隨波也躍津 變化金鱗三十六 應時風景又重新
曲徑尋珠數 鶯啼花下 龍歸海 鶴巢簷前 鼠走時不是 一牛生二尾 元來
造化却宜遲 閑人問我重重喜 自此家風漸漸輝 何慮身中猶進退 龍蛇
出舍脫憂疑 流年望可成 防有病 謀事今年有做作 只憂家宅多蕭
索 猿啼流水 看花來愁緒 逢綿人寂寞 可笑又可怪 爲小却失大 藥後
早梅開 錢財恐遲延 閑是閑非有參商 愁去愁來 鬧一場 忍奈寧心休
要急 自然福祿有輝光 厭厭憔悴對黃花 花正濃時雪又進 半氣半風
半如醉 重重疊疊有爽加 事罕奈且要睚睚得氣福方大
陰局 雷在山頭小過 春幾多生意滿乾坤 碧桃花壓闌干畫庭院 沉沉獨
掩門 妖嬈體態壓群芳 性巧心靈更異常 百會叢中誇好手 只傷好夢
到高堂 有分因緣百歲齊 池邊鴝鵒看分飛 門闌瑩頓家風好 花錦爭
先對落暉 女流年馬過危橋 又斷橋 數逢此地得人愁 春花秋月併人
恨 芳草斜陽景不留

○戊乙鬼谷分定經 壘扑

鶴立青松格

鶴立青松棲不成 無言終日謾勞神 剛柔自定成身計 金滿斯箱酒滿瓶
鴈叫碧天空 棲水桃花雨後始鮮明 堪愛利名頻得失 爭似山居靜掩門
得過陰人發來 猪喜漸通 龍蛇當有慶 羊馬笑顏紅 天綺 天併
天赦 此星照命山處成吉 憂處有喜 件件自勞心 般般重費力 朋友淡
薄 親戚相疎 伶倒自然風流 天賦於人不足 翻成是非 只得救神在命三

五庚夫脚哭瀕危人狀妻宮有破祖業消磨命帶暗疾可免刑傷亦能延
壽宜戒五葷三厭述云平生歷遍難危處如上青山得片雲

康節前定數　瓶酒滿樽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丑　遠見陰人發　未猪喜漸來　兎龍當美命　羊馬望天開、

寅　萬頃波濤一葉舟危身煙浪未能休金水貴人輕借力此時平地躍鰲頭

男命前定易數　蠱

丑○剛心能自奮　操意每多危　利祿成難久　親交必見遺
有花應兩折　聞鴈必孤飛　要識前程事　元君入夢龜

卯○春色到時皆奮發枯根福木生新枝身計定期名與利人情任議是和非
雲山疊疊空愁鴈驚燕喃喃各帶兒去後來門好衛琴其中還有福鎡基

巳○區區兄路莫辭勞丹鳳應須脫草萬疊翼直須翔物外擬身真與利名高
連天秋水空橫鴈遍暮狂風擺落桃得趣更知雲水興飄飄雅志自風騷

未○堪笑當年事　為緣父母孤　資財成破處　祖業倒難扶
鴈去一雙遠　花開三兩株　縱然不傾陷　不免走危途

酉○青雲非汝覩　生計多勞苦　前生一夢中　成身百事負
鴈飛江外遠　花傍籬邊吐　若問可榮身　不敢輕相許

亥○雲程萬里君須去必顯當年出衆才驚破高人青眼顧安榮生計白眉開
水波埋卻鴛鴦隊田野分飛鴻鴈哀空嘆中間榮又謝斯人何自泪塵埃

女命

前定易數　履

丑○前程自有榮華地何不安心向綉幃辛勤立計雖操略作事機權莫慮非
貴客相尋逢吉兆佳期無阻遇良時生平得意廣緣定不失天然享福基

卯○一去家山問有誰忖量測度意中危中途忽遇鸞驚手卻問當初是我兒
怪訝去年嬌態女因何有子在途虧元來出世相分定今日重緣自舊時

巳○辛勤一世幾時休止恨迍邅不自由必能施設千般巧不遇風光幾樣愁
衣祿雖然隨分倂反為使失走奴猴不如早早心修善去近名賢免苦求

未○幾翻朗月缺還圓處世情懷不肯寬命裏雖然無大害心中不足受欺瞞
得逢富貴時時喜樂處居游事事安勤儉主施人世事自然衣祿得駢駢

酉○閨房秀麗幾春秋檻外風流惹我愁嬌容不改經年貌粉面頻垂香淚流
思感當時榮貴處不知今日苦中求六親疎散留踪跡欲託高人守白頭

亥○勝大心處立紀綱機謀操略勝兒郎只緣漂泊情堪失爭奈孤踪意未長
幸得高人相舉手何慮他時命不昌安心聆運衣和食泯子來時福自強

四字金　丑 松栢灾霜　卯 春日花開　巳 鳴鳳棲竹
未 寒日印水　酉 空盤下筋　亥 花園排宴

邵撲數　陽局蠱能幹堂能算　自立自造一新方好性喜美奇偉
祿有祿且守訟刑文書明慥激激涇涇一人站中丈夢門風歷歷涉涉榮而
不敢晶東年南訟不如華史成敗　出二山相隨名利無奇錢樯風月求
名時節幾多刑剋命中迍幾度風波去涉滓幾遍無端煩惱惱幾回怨恨
慢勞神錢爐風月景難窮權重名高路路通可惜英雄心易老林泉到底是
家風往往未來作不成幾翻進退暗關心平生歷盡多磨折萬里風波水
上萍為人倜儻多機巧作事軒昂不滌年屬行兩字鼎成形獨自向前權
柄好一枝花好人家一門中生本安閑卻有福一人立重山卓立貴機關
雖遇驚危數漸寧聲名嗜笑出蓬萬前程自有知音兆萬里風雲着着高
樹靜風搖數煙波萬頃海中船燕集危巢事未圓只為平生歷難重幾回
無事討憂煎身心未許偎權坐領袖兵權別有緣點水紫衣人得力看君
平步上青天　流年二丸食皿有子聆蠱瘖疥癰瘍無殃無咎吐田上兩
段有進可換輪是進亦憂一則以喜着甚來由人財兩利今歲憂疑忌丙
丁堂前人醉未曾醒閑非反覆相疑撓謹慎平心免禍侵　猴兒紅袖舞
榴花雪裏香冬來還得意好事又相將　此去滔滔利有餘有財有丟不
須疑年來紅入桃花嫩嘻笑綿綿得意歸　一堆錢一篋書　雙山英強
做做成反退步　四宮添喜穩借吹噓龍歸深洞箭中一雞

陰局　斷與前戊甲同

○戊丙鬼谷分定經　貢卦　鴻鴈失群格
如今家富未為富他日身貧未是貧根腳淺來心地廣榮身好事未能成
鴈飛天外空尋侶里外三千煙水雲借問芳菲成幾朵滿園留得一枝春
身計未能安　區區鴈陣寒　利名須見馬　方得貴人看　天牛　天羅
天空比星照命如芝蘭秀於山谷松栢茂於岩崖出處幽微根苗固實雖
然祖父根基獨自能興保守六親無分弟兄相踈好箇創業規模卻又安
閑之福如甜心命香從辛苦裏來述云已年年中成事業桑榆晚景樂餘
年康節前定數　明燭當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身自未能安　區區何曾閑　利名須見馬　臨水下釣竿
未歷盡風霜始得安雲收雨散月登天貴人相遇來助力金波玉沼映芳蓮

男命

前定易數　貢

子　此身平地入青雲回首相逢天上人歷盡重山鄉故遠將諧吉事福基新
孤鴻別隊空相憶花朶重枝插醉巾跨麻定應已箇事歲寒方見老靈椿
寅　變化機權未遇時年來好事又差池蛇羊犖出千重網過鼠還應百事奇
天際鴈行何寂寞檻前花朶見離披知君向後成身處貴客相期到玉墀
長　堪恨生來多坎坷較之命分不須憂此身不作他家嗣還好清閑作道流
月滿花開空悵望鴻飛鴈去不堪留琴中幸有知音聽流水高山一曲休
午　貪名好進多無益多志多能意不深無限閑愁消未盡中年財利喜相臨
長天渺渺雲浮鴈秋雨蕭蕭葉隕林好把身心思進退前程灾禍免相侵
申　凡遊巨海憑舟楫緬想青雲必有梯性恨前來常苦楚焉知他日有提携
孤飛鴈起沙汀遠零落桃花還路迷守得利名纔入手奈何天命不相齊
戌　此身未許成身處幽意常如不意中生計空教圖異趣新交須見逆心衷
殘花幾朶衰陰雨去鴈一行悲暮風始遇江南好行路鷓鴣啼處水西東

女命

前定易數　井

子　生來寂苦費心機都主多招是與非若使無刑難見壽須防帶疾免灾危
得在雞羊榮貴地必然親眷定分飛良人渴水傳消息且放心懷守幾時

寅　春蘭秋菊正當時何用勞心苦嘆遲空使神仙傳妙術難期貴客釋心機
時來終有青雲路福至須當玉露滋犬羊不敢輕相許勞心還享晚鎡基

長　性烈誠難測　心聰豈可欺　玉容能好惡　粉態足稀奇
箕箒無違禮　温凉不失時　世間無此物　終遇八仙棲

午　時勢真更變　英雄烈女持　作家宜歷事　立計遇良時
巧燕層前影　嬌鶯檻外飛　前程終不失　勉力守雄兒

申　志氣雖然烈　於心積善緣　中年衣祿聚　休論是非前
魚鴈情尤淨　鴛鴦意自堅　安身終有地　榮達福田連

戌　立計必艱難　斯人多苦煎　貴成當免立　時顯恐灾纏
煤提憂分散　花衰果不燃　生平多坎坷　事業每虧圓

四字金

子　順風掛帆　寅　甕裏鳴琴　辰　月下鳴琴
午　衣錦夜行　申　炎天破扇　戌　石上燃膏

郭璞數

陽局鴈足不足刑骨肉財上鼠立手頭耗不管骨一人舟中風
波一葉舟羊生多勞碌田土辛辛苦苦買田買土刑刑估中私窩各分散
六親難合風吹孤鴈　一葉扁舟浪裏行一身歷涉幾千般一家骨肉相
刑尅一段因緣分又怪　胸中磊落幾多般計智營謀嘗事端既涉幾重

山與水艱難指盡幾辛酸　幾謀費盡人心懶事務茫然心恐嘆二親無
分不雙全飄零何異孤飛鴈　琴調韻雅曲淒然愁到芙花舊恨牽好過
兩重山外去吹噓萬里遇高賢　限交此去重增福艇過此時心自足榮
華得處快圖謀更喜後庭秀蘭玉　玉盃石盤數繁難歷盡千千斛春後
碧瑰花似綠六親無分命中招骨肉之中生不足重金重紫貴人提書中
自有黃金屋饒君富貴兩皆全石作盤兮盃作玉　流年冷上成墳壠一
悲一喜禍事滿耳還悔淨悲喜相半運未至莫嗔亂流年氣數涉憂疑雨
露生泥馬步遲喜未到時先惹禍無謀無緒皺雙眉　一客嶺上一官遠
望一事如麻一屋自狂　狂氣重重氣象佳看看喜色到君家天涯身有
青雲路只恐當年着脚差　祇望身安卻未安年來悲喜兩三翻七顛八
倒變愁事秋鴈一聲方解顏　欣欣喜事到休門桃李芳菲發故園一軸
文書飛入宅兩重好事盡團圓
陰局孤鶴山頭悲月明落花風雨膽傷心　多閑未得安閑處覆去翻來自
不禁　只傷逢否未逢泰對酒當歌送嬌態天涼歷過世人情骨肉溫存
防尅敗　跳出重山有路通船輕浪靜遇帆風看看浪入桃源去滿眼榮
華夕照中　有一喜有一悲有一病有一疑尤防風弄房中燭冷看梅花
笑阿誰　女流年雲開天外有清輝四時端正度清閑一榮一喜添財祿
又見枯楊發舊枝　只疑門外白頭鶯閑鬭無情半損情笋嫩風狂難久
團除非麯酒醉愁醒　陰小　哭　鴉　鵲　[illegible]
切　六　从　喜　口

戊丁鬼谷分定經　剥扑　夜雨翻桃花格

桃花夜雨春殘落柳綠鶯聲遠樹枝寄我一身須遠祖蘆花深處鴈南飛
真文必遂金門祿晚赴舟墀莫嘆遲家住五湖明月夜兒童相送步雲梯
寒鴈江天晚昏銅再琢磨箭從寅午發牛鼠亦頗和　右輔　天蓬
積寶此星照命氣守精神胃謀洒落成幾處事立幾處家風冢冢平生區
區名利拔星帶月惹是招非高人見喜小輩相欺近處無緣遠傳令德只
喜不犯官刑仍主晚年秀氣　述云從前歷遍崎嶇道若要心閑待晚年
康節前定數清風明月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塞滯為時發　昏銅再琢磨　命逢寅上達　猪見鼠相和
未平生好處屢蹉跎絕到戌時挫折多紫衣貴人重情處此時鼓腹醉高歌

男命

前定易數　剥

丑　芳菲半謝鶯將老聲轉高林宿外枝祖業定應財共破人情中道可堪依
孤雲隔過江山遠得意人逢景物奇論着利名難久處不如林下問緋衣
卯　利名纔足便言失業計將成又復衰親眷淒凉腸更斷心懷疑恨事難期
雙雙旅鴈隨雲去朵朵鮮花帶雨垂只道伊家無會解不言天數與天時
巳　黃金盈室酒盈樽不解平生意闊昏蝶蝶憂煎空度日紛紛活計儘眉顰
江天鴈過群應失池沼鴛鴦各自蹲借問花殘枝結果環奇一子耀君門
昇躍登雲路　旋張偶見功　異花重結果　孤鴈各西東
未　財祿當時盛　生涯過祖風　栽培根無力　春去恐成空
酉　見君初計甚豐隆日往時來漸不中山上有山全不顧福中望福返爲凶
孤沙鴈去秋將冷滿島花殘春已空寂寞闌干人不倚空遺明月與清風
亥　借問成功受泰時雲梯直步更無疑飄然已見形骸異偶爾將成計業奇
空碧雲飛江帶影小堤花落翠添枝功名洗耳歸林下松竹交加樂戰棊

女命

前定易數　震

丑　枯木逢時花自開玉容粉態滴香腮自恨蹤非情義薄長憂困苦阿生猜
立計雖然有成日生涯依舊待春回爭奈命緣有如此笑傲山林歸去來

卯　望斷高人除在前生平立志豈虛然良人山下徒相失有果經霜不自堅
能祿胎志依然在爭奈根基沒十全東面爲家西面去天教娘子兩虧圓
巳　貴客重年夠浮魚水逢休恐祿難圖成家欲要清閑處立業須教舊日居
果緻高枝榮自立孤飛小燕入新廬終有難言一段事必然年祿又還孤
未　骨肉分離隔遠山生平蹤跡守孤單財食終須相剋合因緣未至放心寬
琴意五絃彈別鶴情深且守結飛鸞桃花春色濃如酒許我時來改別顏
酉　昔日今時事不同莫言昔日有奇功園林春至花容改帷幙秋殘果色紅
風撼危枝難結實月明良夜問三公休說時今無限景馬頭回首福從容
亥　生平志氣何時足守至羊猴方近祿良客相逢事事通終見衣鮮顏似玉
月照紗窗蹤影橫風吹奇果枝難續安心靜守不須狂時到憂危任翻覆

四字金

丑　秋鶯遷木　卯　變裏栽松　巳　炎天破扇
未　艇裏壯丹　酉　高山鑿井　亥　松柏逢春

郭璞數　陽局文名利性甲乙入天才多孤晚子雙鴈一人推車隅運劝
到衰弄鏡　莫歎無成福至心靈孫道猶不以名利模糊足名　一細
一琴兩絃有望二妻一對堂前人失伴一對碧桃移孕換一對鴛鴦兩岸
飛一封　征鴻雲外香　一卷文書塹塹新前程雲外遇知音一封消息吹

噓便快我秋風萬里心　一團和氣相懷濃莫恨初年運未通跳過錦鱗
三十六桃花浪裏變蛟龍　而今休把雙眉鎖世事艱難都歷過青雲不
語必登高人看菊花霜後朵　可惜雙親分不全別離弦管盡雲前鶯臺
有恨塵生鏡土谷重修月又圓　猿度寒山數巍巍氣宇將過人造化如
何不顯明鴈叫西風侵碧漢鶴鳴夜月照蓬瀛移桃接李枝重秀浪蓮浮
花果未成點水紫衣人借力梅花開向雪中榮　流年宅一屋學人閒閒
三四月謀人動有災節監人懷空自焦喜杜宇未榴花開憂不成愁不是
意疑心懶兩遲遲作事延遲未遇時正欲經營無意就開非閑是皺雙眉
萬里平堤快着鞭滔滔此去勝如前名高利厚身榮貴回首家山藏翠鈿
登山逢虎易無聊戶內人忙戶外愁嘻笑滿堂人閙閙楊花飛雪入高樓
一破財一卷文書夢中期約醉裏吟詩一事蹺蹊一女歌笑一人皺眉
喜不喜居無語白雪落春堂落花逐流水營謀不遂且寧心雖過今年前
面喜陰局迷罪伶俐更惺惺口直心靈過不祥可惜秋中刑尅重六親眷
屬總浮雲　平生歷盡艱難事費盡心機事不停赴滔滔星數惡支撑
得好福悠悠　多思多慮幾曾安營運家庭不喜歡翻去覆來心未已到
頭雲擁月光寒　一枝花秋芳一枝蘭秀發一祿爲趨庭一葵花出匣一

人酌酒閒春風回首故園桃李月　女流年曲徑推車湊斷橋烏啼花落
景蕭條血光血蠱毒中毒鴛影俄然大恨愁　燒香布福保殘年嘔氣傷
財子位言白雪楊花粧戶內磨心磨腹氣留連秋下心坐門內心驚如鎖言公財天篇入上
戊戊鬼谷分定經　艮卦　獨婦倚門格
岩前風兩正依依獨倚柴門半掩扉貞潔沉吟凝淚眼兒夫別後未迴歸
天邊鴈陣空遺侶檻內無花借一枝莫恨晚年成敗事休論昔日是和非
休誇得意深莫怨彼無情欲進獨難進別有好知音　天夫　天說
天文　此星照命外好看內槎槎牙牙葉茂花繁秀而不實密雲不雨憂
中有喜險處有救神有於人意無黏毒心頭緒多少記着成而又破破了
又成妻宮有尅子宜見遲　述云君知欲問前程事只好空心待丑蛇
康節前定數孤燕呢喃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虎嘯山前響　龍吟水漸高　馬頭春色裏　到此作英豪
求頭角崢嶸已出塵車輪得就可安身　如今隨在風雷化便覺青雲天上人

男命前定易數　艮

子　風月輝輝照玉扉偶然貴客得相依自識更革是成喜莫說身心向是非
分散鴛鴦何可奈利名蛇鼠許榮歸當年飄泊江波外老把絲竿下釣磯

寅 幾翻憂去又憂來懷抱何時得好開直把身心待半鼠自然生計脫塵埃
庭前採落花無果天外分飛鴈不回堪嘆老時多徙志却將微福惹愁災
辰 孫子成身險又危莫言名利衆相離奔移空使身多事待望須還向航時
沙鴈分飛四五隻庭花須謝兩三枝紫門盡掩無塵事好向其中立所為
虎豹叢中應我居許多艱險許多虞挺身欲脫千般滯立業須逢一軸書
午 秋鴈橫空群必失春花採落樹應踈只知我計長無患爭奈天時壽不殊
衣冠榮庭脫埃塵舉步悠揚上碧雲千祿定教膺厚福為君終不長斯文
申 鴛鴦池畔無雙侶鴻鴈天邊獨自群繞樹花殘春色老枝頭雙果送東君
戌 舊家臺館漸闌珊再整生涯又未安玉兔纔升身入喜青猪相會事無難
庭花開處偿成果群鴈分飛侶不還借問前程何路入鰲頭起處下長竿

女命

前定易數　艮

子 蕭條秋景嶮艱難旋心立計勢如山窓前燕語失群侶花內無梅孤自拳
風捲高松聲歷歷孫遺珠老水潺潺孫遺到老成何事不若留心看福緣
寅 園林春到花爭放唯我枝頭尚寂然只為東君不為主自將身占雪寒天
魚隊同遊新水躍李花果綴一枝鮮親知骨肉應難分果待賢君外處園

辰 華屋高堂風自涼偶遇良君入貴鄉雖是前生緣已定豈知今日福難量
燕飛墻上難留語花放梢頭不吐香守已安然須自享莫將玉貌亂施張
午 立業踈親不可言禍去災來事萬千欲向綉幃安守志時來立計獨持權
檻外魚鴈音難托池畔鴛鴦頸自聯莫恨年來太多事福盡尤然苦又煎
申 處世艱難事不佳良人何苦怨無涯多愁須向無愁日無意翻成得意家
簷前燕自呢喃語檻外一枝含笑花鐵基試問重山計別立根源福更奢
戌 生平事業高天外一半成真一半虛立計須知馬頭轉成家終自欲如魚
飛蝶雙雙群自失殘梅露落果應踈報道前程何處立不如早自改新居

四字全　子 夏月涼風　寅 衰菊逢霜　辰 無黨獨酌
午 採薪遇虎　申 大海入流　戌 扁舟下釣

郭璞數　陽局甲丙生人主刑夫一人立山上　骨肉飛花飛雨一望前
程雙鴈要躋蹬好更新　覆載感乾坤　鐵基藉祖宗門庭重改換整理舊
家風生意從容謀望外江山收拾畫圖中　一過重山事都疑一雙鴻鴈
獨高飛一家孤處悶心事一點圓明人莫欺　生來平穩好根基莫道謀
為遂意逢眷屬只傷刑尅重鴈行未免有差池　雪滿春堂堂砌白飛絮
等合三更月半缺人圓半不圓芝蘭葉嫩難禁雪　過此崎嶇險阻山歸

菜頭白鬢毛斑夕陽好景黃昏近到底身心換不閑　好箇晚年打雖向
前終須結果有分隨緣　桃花開竹數陰德元來到祖宗六親孤尅一場
空　桃花不開開多少竹外一枝青且紅　深喜平生心性好靈臺一點自圓
通　因前災滯猶迍蹇運亂須交此阻中　派年凶先喜後可災可佐為小
火大事莫担頭免得災害榴花笑防陰小　疑疑悶撓事相連路過雙山
君莫言得意早時須退步莫教好事變成冤　春雪滿屋事磨心腹憔悴
多憂足中不足　杜鵑啼處景蕭條燕子銜泥壘舊巢一事蹺蹊人不足
且宜迴避免生愁　一喜來圓一悶相連家人寂寞四大當前善緣早佈
免得憂煎　燒香布福免災危禍去祥來脫是非清淨善緣宜預作秋冬
謀事却相宜
陰局平平穩穩好鐵基教到時來有福運為性玲瓏多手段把家卓立有
成持　擔辛負苦幾多事做箇家風真不易只防親眷有刑傷接物待人
多喜氣　因緣分定七宮排還了平生心願皆永遠雙雙為比翼齊眉百
歲稱人懷　前程儘好自然宜利好段匹頭十分難處甲乙年來時運至
壯觀家山添喜氣　女流年群羊逢虎路崎嶇過海船沉有險危春事未
忙人事亂取財生禍又相疑　直待榴花菊綻金斷橋人過便逢舟麻衣

顛倒人何切月在西山水去悠　遠行　吉基祈債　門下伏符　咒退鬼　行阻　破財
宮貴　福醮道　神佛祈禱　送災　無財損　病人
○戊己 鬼谷分定經剎卦　孳破連環格
連環孳破愁縈腹松檜盤桓鶴必棲鴈過遠山飛斷目鴛鴦雨打各分離
平生志氣應難就爭奈從來未遇時借問晚年何處是桃花林下好園基
天愁　天皮　鎖眉　此星照命口能舌辯出語不常作事多疑為人
奸狡生來有四逢四早辛勤早歷仕早卓立早事業早妻妾遲子息遲享
福遲安閑遲若是離祖隔胞麼出異姓最得地不然則女遲子晚遇歷風
霜撰錢來如風雨去若飛沙正是花巧得花巧破財是更殘漏盡燈迷云
從前是處却未是只得桑榆可瞻身
康節前定數花開值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龍接半生角　騎牛入鳳城　百年雲雨會　天水送歸程
本賦分平生易變閑人情恩愛又為難異日高人來托引成身只在半時間
男命前定易數　剝
丑 棗親家外立　雙鬢本無非　莫道財難守　還應祿向遲
花枝雙結果　鴻鴈兩頭飛　爭似雲居好　閑吟晝掩扉

卯　雜好無成就　多知思義章　則心空有恨　採意謾多圖
鴻鴈群飛別　鴛鴦兩意殊　逢春堪賞翫　臺榭已荒蕪
巳　日出東方正顯光休疑雲物有相妨桃花遇浪應難測桂藥施香豈易量
得意莫忘歸鴈遠傷心再喜異花香榮登好事人歸去卧對幽窻任短長
未　性執心多事　區區老不知　花開空艷態　結果必秋期
鴻鴈雙雙遠　鴛鴦對對飛　中年家富足　得鞁假牛犂
酉　情慮人情通不思平生交結負心知利名許有成還破事業雖存吉且危
去鴈侯銜空裏見芳花開謝檻前時君還要識榮歸事至老心安任所為
亥　身世漸崢嶸　衝天丹鳳翔　筭孤君已棄　百里道何長
花落秋林靜　鴈飛南嶺傍　白頭心未足　生計又淒涼

女命

前定易數　冢

丑　生涯自有安榮處分定相成不自由馬免繞來逢吉兆鼠蚊相會免灾憂
空中積雪寒尤極庭畔殘花果不收欲得成家堅固日當思改貌遇公侯
卯　天然分定不由人石上栽花却遇春衣食雖從艱險得情懷舒展似勞神
群飛鶯燕情難洽交頸鴛鴦意未馴莫使灾危困貧女不須興嘆逐凡塵
巳　性氣鏡成立　營家福自來　魚遊春水綠　花向晚園開
有果終須結　逢危不見灾　閑懷遊良客　穩步上高臺
未　生平志慮全無定一度歡來一度愁常懷情性隨佳客繞到時來祿自優
鼠犬相逢當顯立牛羊終是果全收生前孤苦皆為吉自整梳釵入鳳樓
酉　從前立業孤無倚勞力勞心結是非守節紅幃今日事開顏強笑少年機
梨花帶雨情堪嘆紫燕隨風各自飛借問前程有舒暢中天雲月顯光輝
亥　倚門無語笑東風百計千謀不見功須待鼠頭成立計相逢貴客顯家豐
江頭紫燕聲聲遠閨内朱唇點點紅欲問平生榮顯處南柯拂枕夢魂中

四字金　丑　梅月自酌　卯　順風流舟　巳　春園蝴蝶
未　腐草化螢　酉　雲開望月　亥　淡月秋蟾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凡丁同

陰局　日出東方不等閑男兒當主上天關陰爻傷破陽爻雜女子逢之定
慘顏　經營家事日多少分外反爭偏有撓刑星入命莫容差花猶月明
空悄悄　可惜緣分不由人做作威儀態度輕定靜王琴三五弄淒淒無
計吽卿卿　前限防一跳然顧雲遮月有分再團圓只愁春去切
女流　年進得牛田起庫倉一年如意脫灾殃好信春蚕多喜氣一枝花發

透春光　丈虎牛郎笑菊籬門庭改過換威儀七宮愁看五宮悶磨肢磨
心腸信期　閑　兕　酌　康　卧　蹇遯　文書事　病
○戊庚鬼谷分定經損卦　嚴前古檜格　立志先須用琢磨荒涼陸地起
風波孤飛鴈度雲霄遠乳燕飛來壘舊窠花發園林存一巢從來事業之
蹉跎君還問我平生事喜得逢綿壽數多　獨坐園基為樂情水東軒宇
水西亭如今箭在行人手牛角束龍上玉京　天部　天憂　天商
此星照命枯木未春旱苗未雨為人熱心腸賭事理直口直發出話招人
相性是親不親非親却親外人如手足兄弟不和睦身在江東心在江北
出中有救不犯官刑生來只被天憂星所惱歡喜未來愁先到錢財聚處
入成空初中限斂雜末主方佳述云梅花還謝了結實在枝頭

康節前定數　仙鶴高飛格

立器先須用琢磨荒原平地起風波孤飛鴈影煙波碧百歲身閑心緒多
遠浦鴛鴦飛兩隻江邊漁父摘香荷君家更問兒童理帶梢折得一枝柯
中獨立溪邊自樂情水東驛舍水西亭須知箭在行人手牛虎逢龍上玉京

男命

前定易數　損

子　天擁雲高孤鴈飛動人無限事如絲不愁濃霧淹延久自有清風拂掠時
一樹早芳遲結果平生歡少意多疑煌波去路一相會滿目黃金好展眉
寅　晚節秋光勝却春桂芬蟾滿氣清新南枝必入高人手北戶將開老康馴
飛鴈遠看空有月花枝垂折滿簪巾君還脫得中間事一去安榮壽九旬
辰　不圖虛利立生涯得意歸來笑舊家無箇親知休嘆息有餘生計惜奢華
孤鴻隻鴈難尋侶舊木枯枝又長花老懶安閑眠坐興半輪殘月照窻紗
午　異多錢滄河詩祝百歲營謀散聚多強笑強歌看未足勞神勞力事如何
半逢鴻鴈分飛去一樹花枝折舊柯棄得那邊驚險地迷頭何事入天羅
申　生涯隨分向前程平日心勞事不成借問時來營計事定應午後有虛名
天寒鴻鴈皆飛遠沙暖鴛鴦各遂情莚曲江頭人舊恨想知流水作哀聲
戌　忘機散志不勝休獨把身心向後求運未何須勞早慮年來方喜老無憂
飛鴻隻隻離沙去花朶枝枝異果收度得牛羊消息後一般美事有誰儔

女命

前定易數　冢

子　良田萬頃欲相隨不是鎡基謾自施但且安心登紛閣何思立計守良時
前程自有人相顧幽室宜當擁篝箕青雲有路從今始莫問當初灾禍虧

寅 昔日真難說 時令自可知 滿堂和氣溢 立計再揚輝
雨洗梨花落 風輕燕子飛 不須思慮重 享福受者順
桃李喜重開 秋回春後來 時榮宜立計 鼠馬發枯荑
辰 鶯轉枝頭雨 魚驚沼內苔 萬般皆變化 終久遇賢才
雲雷相逢遇 甘雨在知時 枯根當再發 舊祿改新基
午 情性當堅守 牛羊免別離 若能如此變 美貌保無虧
錦帳風來捲 情懷不放閒 未能心下定 終久事艱難
申 魚尾沉秋水 君山隔故關 下堪雲裏月 回首落深山
戊 梨花重洗婚容減 堤畔垂楊風自冷 佳人自覺情懷失 意裏尤如困睡沉
冬景蕭條增夜思 鴈聲嘹唳碎秋心 幽閨寂寞無人問 空對青山皓月臨

四字金 子 浮雲散日 寅 黃菊滿籬 辰 雲頭生月
午 旱田枯稼 申 昏簾風雨 戌 臘木待風

郭璞數 陽局孤刑一人撐舟 幾度風波險歷盡始平康梅花開雪月
春榜占春光事事更一鹿上福字 植立一身歷盡幾艱難一斧遣斤月
影闊一鴈高飛分上下一生刑尅暮緣慳 根基植立也難為莫遣閒愁
上兩眉此去春風宜借便一帆恢穩莫生疑 識破炎涼幾是非平生心
意只狐疑餘堂悵惜同人散孤鶩殘霞且共飛 三十六年容易過富貴
浮雲眉尚鎖事去事來費心神百里風波牢把柂 重山風景多如意老
圖黃花更奇異他年龍化躍天池那時方顯男兒志 石壁枝蘿數惺惺
積累自成家歷盡風波涉歲華基業做成眉自皺親情歷盡腳生花兩年
識破空閑懶近世生涯事轉加滿柳春花心未伏紫芝眉宇有餘遐
流年卌非橫州 縣 心疑一鳩業安一場好笑
百事營謀福自然繞路身喜有成全行年只慮三烟大關 閑驚人醉裏眠
春慮堂前老梅蘭空惧惱門外事喧天休把少年道 疑事未就喜事未
成子規啼血焰大燒心關過今年時運泰前頭好景自然新
陰局男兒此數為朝貴女命逢之也非細他年花誥早封來天祿優游榮
顯處 家山早別恨悠悠歷盡艱辛幾度秋獨自支吾門戶事夫妻立志
向營謀 兩顆明珠堂上圓有刑有尅壽難全落花有意隨流水片片流
來古道邊 一局棋有好着子細為莫敝 女流年那更芝蘭葉葉生
可人清景近黃昏靜中星斗宜先布免得臨期惹愁聲小口血光愁不少
秋來冬去跌不走白頭門外入傍徨堂上憂驚心悄悄
○
戊辛鬼谷分定經大畜卦 負薪登險格

負薪涉險過長林半路行來卻遇金休道資財前分定也須回首謝知音
空中鴈叫雙雙遠喜得年高卻稱心為向桃花留幾葉樹頭獨有一枝春
莫怨榮身晚枯木再逢春見豬方得地月到五更明 天懶 天晦 天暗
此星照命心彝志巧智廣機深從容出眾作事退悔多學少成早年不能
奮迅中年始可立成大懶慵惰天暗不明移南就北革故鼎新親是爪皮
搭柳樹兄弟恩猶如羊虎商量一件事當取鬧一場述云生來磨難處晚
得貴人成

康節前定數 猪月 雲遮格
負薪過險前村里半路行逢忽遇金擬待折腰乘賢馬猶疑之力不堪任
空中群鴈雙雙影及至年高始奮心借問花殘留斷幾朵晚來枯木再生榮
中莫恨從來未遂情晚年榮茂勝前因逢豬漸漸蹤跡月到更深展轉明
未險阻艱難幾經歷巧妙機關顛倒失貴緣際會草門庭自有貴人來助力

男命
前定易數 大畜
丑 枯根雖則遇春陽縱見花欺艷不芳示汝榮枝易零落擬還結果事非常
雙鴛分散情應去孤鴈悲鳴事可傷如要此生居止好翠雲深處鎖雲房
卯 千里相逢天上人滿懷志氣屈須伸好把當年營計事再須葺整舊成新
分飛鴻鴈歸雲遠交頸鴛鴦卧水濱牛足過時前路險豬羊方見出埃塵
巳 蛟猴有吉過豬邊更有牛時不必言美酒正濃樽已竭良駒足損步難前
落花飄逐東風遠去鴈飛時紫塞聯借問玉瓶宮裏事顛狂一鼠自天然
未 立身未定為鰥寡名利成來有異功獨奮機權心後事擬成吉事反成凶
雙雙過鴈斷雲碧朵朵飄花落雨紅欲要騰身翔物外到頭依舊入樊籠
酉 瀟湘一片清虛景北去南來事未由舉手欲成生計事寸心猶自未消愁
窓前帶雨花枝瘦塞外凌寒鴈韻秋借問扁舟何處去蕭蕭風雨白蘋洲
亥 渾金璞玉內藏美雕斲方圓巧匠心侶鏡鑑人言行失為真別僞是非侵
枝花重結情何極鴈陣雙飛意亦深身勢既成名利事示君回首楚歌吟

女命
前定易數 損
丑 獨立危樓欲步梯艱難方免意憂危回頭望看前山路昂首低思不敢移
重重險峻如此若累累憂疑誰得知若要心安并自在直須蛇尾化龍兒
卯 早拋家鄉向外居終逢卯兒客同車衣冠整整宜新樣中鄉頻頻得自如
進退方能身自陷憂煎不覺意將舒鼠年相保無疑慮新水如同隊隊魚

巳一條仙路絕埃塵可言成身福火新忽遇大才終路引便知昔日結良因
鴛鴦對對爭惟洽燕雀雙雙不離群當問平生因此吉重修美貌越精神
美貌如桃色　紅顏似杏勻　一身終自穩　晚福越精神
未　富貴從茲起　榮華近貴人　英數春氣盛　依舊果扶身
堪笑平生事　東更北又來　身心如此塞　情性與誰猜
酉　孤失還成破　愁顏卻自開　重重無遇處　終是困塵埃
亥　福來宜作善尤佳枯木逢春卻有花且得安和宜靜守施心慶善樂生涯
東君顧盼知機日良馬優游自立家晚景紅日後山塗便得濃雲來擁遶
四字全　丑　夜靜觀月　卯　東鵲喧精　巳　岩頭走馬
未　琵琶鳴琴　酉　浪裏扁舟　亥　舊鏡生塵
郭璞數　陽局三鳳一人立錢上一雲遮一月一鏡半明　計較不足
心道閑不閑至盡頭關一輪孤月隱殘霞一半夕陽西已斜一鏡怕生塵
半推一雙鴻鴈落平沙一生自經歷一門事叢積一人看信通一春飛桃
李也有百花江上開浮雲過盡秋空日根基穩當好前程只怕孤星一點
明日月半愁雲霧鎖竹梅瀟灑隔跡林池塘露冷鴛鴦戲骨肉相刑空嘆
氣從來凡事費心機莫道年來不如意山外重山景更佳遲遲雲路去程

餘生涯謀事宜加力休嘆家筵事若麻　石上松栢數石上栽松栢根基
立腳牢寶財宜運用雜事苦煎熬險小啾啾閙門庭事若毛西風榮貴子
有路抱銀袍　流年出入主有疾一錢一馬一望永謀有遂鬱滿屋福貫
木一舟浪裏事偏宜荊棘迢迢馬步泥流水落花人似醉夕陽好景又臨
西堂前人忌鳳聲悲杜宇聲催客皺眉鬧鬧家人嘻笑處那知暗裏忽生
疑望事美君不喜一事好桃生李　謹慎今年秋與冬少年人看白頭翁
閑非多少傷心事皮石人財有一出　所為半喜作事蹭蹬難過今年看
君一變
陰局閑把心腸弄幾般到頭共飲話辛酸少年早歷家庭事指望成家未
得安　許多活計多翻覆滿眼親姻多不足鳳兒江上看孤飛笑折嶺梅
看幽獨　春回寒谷變陽和纔得身閑事又多四九八年人享福幾人來叫
有錢婆　一愁舊去新歡至看取兒孫福祿隨畫堂戲綵有餘閑細把黃
花籬下醉　女流年有分因緣百歲齊池邊鴛鴦各齊飛閨門整頓乾坤
好花錦爭妍對落暉　一鳳銜書至秋風生桂枝一爐香篆長一喜叩門
歸二宮佳起生上人喜欣　獸山起龍躍天池　文書　橫財
醉中事　外來出　孝服　財圍　敗　血財　牛二尾病內

戊壬鬼谷分定經大卦　芳草芝蘭格
黃金非我終身寶畢竟芝蘭異芳草家住瀟湘東又西身向山南山北老
枝頭春色枝枝早傍人稱意知音少百歲榮華不必憂福祿雙全還自好
暑往更寒來終是有資財馬龍旋一箭莫與外人猜　天祿　天彝
天福　此星照命為人正直謹言語有救人之心無傷人之意高人見喜
小華無情同居合家做活凡事弄巧成拙退神重重不起有兩座祿星在
命衣祿自然　述云　從來事業皆未定必竟狀困在晚年
康節前定數　鰲山關山格
黃金非我真身寶畢竟芝蘭異芳草家住瀟湘東又西反向山南山北好
光樹春來晚枝茂行人與說虛名早百歲墳前一篆秋白頭豐足無煩惱
中　碌碌春復秋　區區何日歇　箭中馬頭時　寒光映秋月
木根基如萌綻金英早歲蕭條晚始成得遇貴人相助力許君平步上天庭
男命
前定易數　蒙
子　空愁空惱意悽悽革故生涯東又西休怨此生長失意又還他日到雲霓
樹頭消息歸春晚水畔佳人立木筍借問君家成業計晚來江上釣鉏犂

寅　靈芝發秀蕙蘭馨直輪青松定排雲挺待身心成大計何憂鴻鴈又離群
龍門有意君應入塵俗無仁子莫分兒兒犬子如逃得老生高堂福永春
辰　虬枝堅操倚岩松勢似龍蟠氣自鍾堪恨逢春無舊發儘教霜雪不凋叢
燕宿鶯巢身兩處鴻離鳳往各西東莫道治生多苦楚留心長嘯白雲中
午　年來活計幾時成獨立於家問此情財利每招成復破生涯又見鼠羊傑
鳳飛隻隻穿雲去花樹枝枝映月明借問他時名與利滔滔晚歲漸東傾
申　身名初計似秋螢飛入高堂效景星鴻鴈飄飄各何往親朋泛泛未堪憑
休嗟舊日長如晴還見中年醉始醒借問枝頭存結果花殘一果自香馨
戌　人生莫道有鎡基雖有鎡基也待時惆悵命途多聚散艱難世事不勝悲
花放嶺頭經兩謝鳳橫塞外被風吹何時豐足盈高意直向重山立所為
女命
前定易數　咸
子　鳳釵垂髮髮如雲鬟髻高昂壓衆人聰明誰敢心懷爽權柄能持作事新
更得衣中求作士不妨筆墨業嘉賓鼠羊福祿重重吉一段風流不可陳
寅　家外營家方可立前頭興廢事須知惟恐無心修積後終須立計必因時
淨上孤鸞情未穩枝頭仙桂蕊芳菲鼠去牛來衣祿實方知好處出為奇

辰　情性操持欲立基成就無危心自危只恨親知終間隔若還動止莫猜疑
雙雙鴈去秋天遠朶朶花開春景遲良人問我因何晚緣是幽閨未遇時
午　嬌容粉態自優游緣分還遲不自由料想乜身當在晚莫將一日笑顏收
海天鴈絕佳音至庭院春歸柳衰迷吉耗未回徒盼盼方纔有便步朱樓
申　相逢貴客呼為侶未剖行藏還此時始知羊角方稱室更喜良駒也是奇
慇懃榮顯圖中畫欵曲情懷意下思試問此生榮顯事半成半失不為奇
身還消息期何晚不用勞心苦向求情性足招非與是親知都結義為讎
戌　幽閨兀坐寫前月守志相逢檻外鞦時來終有安身穩生計還當向鼠牛

四字全　子　曉晴谷雨　寅　芙蓉錦帳　辰　金菱向日
午　淺水行舟　申　飛堂放光　戌　晴夜逢燈

郭璞數　陽局重厚刑介自言自大一箇書生終無大敗緣悉因緣非偶
燕鴈二鴈別飛骨肉東西孤刑孤一行刑手足祖墳穴如無疑別有新奇地
靈人傑山朝水繞名美道模糊自足歡娛待時待時卓立維持先欺老虎
龍困深池。乾坤天外白雲飛風散孤鴻去不歸別祖一重山色好貴人
相會自知幾。一名書外貴一功名顯處一祿早回來一喜無由避南枝
消息看春風莫待催花逢夜雨。性巧為人磊落生春風座上喜聲喧鴈
行分散雙飛去來到瀟湘別一天　月老有書緣分早鴛鴦離合方偕老
整頓門庭別一新此去家風非草草　自家卓立自支吾骨肉相刑命裏
孤都喜五宮人有福下梢富貴足歡娛　紫燕營巢數　逢化從來塞滯多
饒成合處又蹉跎身心未遂生煩惱人事方安又不和　至愛親情反成怨
成持小筆都成病而今只就安巢後燕子銜泥始壘窠　流年　謀為忌驚
先敗後成蕃地撞着真箇惱人幾年未遇今日稱遂　揚鞭東去怕生涯
舉力沖天氣力微心欲進時身又退有謀難遂費心機　一事有頭一事
無尾一場煩惱一場歡喜　東鄰關北隣疑大項川頭對子娘堂上老
憂堂下小檻中花發恨風吹　鼠子拖錢走胡僧指路行一燒爲井裏一
客醉堂前　進一步喜退一箇丁吁嗟不見洞房人牛生二尾犬雙口門
梅黃昏有一心　風波歷盡幾千重往事渾如一夢中且說舊年風景好
黃花時節聽雲鴻
陰局淡淡烟籠翠柳開東風吹暖笑開顏扶持自有前人力穩當根基藏
歲閑　悭悭伶俐更輕盈不染東風陌上塵好段因緣來作合合謀同力
起家人　一愁已去一喜來好風吹散舊塵埃榮華有分前程遠進口添
田更旺財　女流年枯木逢春又一新今年又勝去年春添財進喜梨花

月琴瑟調和遇貴人　橘紅菊綻好風光牛女嗟嗟在洞房更有明珠離
蚌去只愁江路野梅香
戊癸鬼谷分定經艮卦　沙裏藏金格
生涯不可謾咨嗟石在玄精金在沙去石真珪方顯得淘沙金塊各無瑕
鴈離衡陽無伴侶鴛鴦戲沼隱蓮花須知祿向龍頭得財實逢牛自有涯
未遂平生志猶尋子上雄春殘花未落一朵伴春風　天機　天柱
天敗　此星照命為人機巧有操持審法度知高下別賢愚小人無緣高
人見喜依本分利名頭風霜早磨難早幾度失蹤跌皆是天敗星在命只
得天柱星在命且得出中不立妻宮不得力兒女主遲述云牛龍須遇貴
枯木再逢春

康節前定數　社燕營巢格
玉隱玄精金在沙晚年高木入烟霞去石碧玉方成琢淘沙金出始榮華
鴈過遠山飛不反鴛鴦戲水遂蓮花終須祿在龍蛇發財實逢牛自得涯
中山前鑿石最美雄背面鴛鴦觸水中遠樹落花花又落常留一葉伴春風
未休將望想太勞心賦分實緣風昔尋但將正己行公道終許鳴琴遇知音
男命前定易數艮
丑　好事多磨難事煎欲成基業免龍前信知名利來還去又見親踈義似冤
孤鴈過飛群已失芳花開處果雙耕平生好似天邊月幾度虧來幾度圓
卯　重山高處立君家舊業堪時是落花好向虎頭旋事業休來豬口立生涯
鴛鴦兩兩飛寒浦鴻鴈雙雙立遠沙休道利名成我吠映增光顯壽應賒
巳　一條雲路上天門爭奈幽人意自孫且向鼠炊旋事業繞逢雞犬道難存
鴈飛江上應孤隻花放庭前果不論好向中年尋去計利名興處斷人寃
未　志氣久磨當計業年來終被是非纏踈親背祖知前定遇貴因時必立權
兩鴈背飛鄉故遠雙枝花發果難鮮自將微福求深福翻取出危莫怨天
酉　論汝平生心事忙利名成處反成殃幾多愁惱何時脫有底機謀不可量
鴻鴈過時空有侶花枝開處果須傷前程若問歸身計只好存心禮梵王
亥　幾年涵養還施設終得仁人與舉揚名利自蘊因貧立鎡基方覺變成祥
鴈行去處空留影花朶榮時色不芳莫怪行雲有遮障中天依舊月輝光

女命
前定易數　歸妹
丑　思量舊事好思為今日知機已險危西北有如行客暴東南還是禍無虧
幽窓兀兀孤燈冷守節淒淒被雨淋休嘆始初成失事不如早向九泉歸

孤身困苦入蒿蓬雨庭重感望遠峯月出雲遮明朱露山高水落悵何窮

卯　窻前多破斜暉月幕內時嫌遮冷風得意君來相庇護不妨兀守夜燈紅

好事多磨折　無心望遠山　生來多蹭蹬　去後不摧殘

巳　燕去無消息　愁心不解顏　欲知今日事　且待福來還

天意豈無私　人心自不知　情懷多反覆　家業漫盈虧

未　燕向深秋語　琴調兩外絲　何堪營立計　只被苦來催

鼗鼓聲聲急　因緣已失時　有君當路間　何處好施機

酉　外口相扶合　安家不足奇　前生多定分　今日特遲疑

命運來雖遠　時人枉意勤　虎雖歸我後　衣祿自然新

亥　身似天邊月　心如戶內塵　東君來着力　留意得慇懃

四字全　丑　缺月重圓　卯　晚節黃花　巳　浪裏行舟

未　寒蟬泣柳　酉　寒月照窻　亥　登舟渡水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戊同

陰局家在蓬萊紫府間善緣清淨忽思凡謫來塵世生歡喜長伴風花雪月閑　伶伶俐俐好精神和氣春風別一真鷗鷺分飛刑尅重此生端的守閨門

女派　年今歲憂消喜又圓花芳依舊勝常年洞房晚夜琴聲雅又見嬌桃兩顆全　一枝呈瑞一鳳銜書一客彈琴一花在亭

小小彷徨憂及愁堂前川大鬧啾啾血光血毒併頭腳好把心香福早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

〇己甲冤谷分定終復外　池長碧蓮格　平生未遇衣和祿藕在青泥長碧蓮魚戲池中遇自樂鳳飛遠漢度長川盡道功名難入手却緣事業晚因緣遇借問桃源消息好牛羊歸去好耕田鑿井通泉水枯木長新枝君應施一箭且待馬牛時　天隆　天狗　天祿　此星照命乃貴行之星為人梗直作事忠良心靈志巧見識遠謀妻宮有破子息難招只宜出外求財在家不利六親氷炭骨肉無情有貴人遇如不遇有衣祿秀而不實外觀有餘內看不足結識相知臨難不救攀陪親眷冷淡相看逢五行獨權自立秋花晚秀之命　述云時運到時成大器休怨蒼天且待時震節前定數池沼蓮花格　平生本遇依金馬藕壓清泥透碧蓮魚在清池停渺水衒珠相戲鑑中天邊望孤鳳聲聲急樹放五花長一竿借問仙源消息好馬牛歸去好安然

垂鑿井穿泉透海涯春殘枯木長新芽勸君莫問終身事遇馬騎牛自到家

冤識聰明志氣高根基喜吉不波濤數中龍馬為榮貴逢遇軒騰自漸起

男命前定易數復　一一一一一一一　子　金鼎立時權印重王墻輝庚利名奇貿祿不昧塵中事肝膽還扶物外機　羽翮輕飛天際鳳根莖踪發檻前枝料知秋色凋春草長命應須早退歸　寅　枯松將老逢春色跡發枝條嫩色韶華得依依蒙兩潤終還漸漸被風凋　汀沙鴻鳳分飛散池內鴛鴦頸暫交去後生涯成復破前程危險路除退　辰　一身孤卓立斯事豈堪言用盡機謀巧翻成拙萬千變飛鴻鳳遠兩朵異花鋪無限園林好　卯　遭風雨天　午　長天隱隱震雷吏喧轟百里播威聲青蛇自此生麟角紫霧氤氳通去程　鴻鳳飛時煙雨重花枝開處晚風輕擬看紫府門庭峻獨步軒昂事業精　申　凡欲登高必自低心高操作別雲泥桃花春色正嬌媚得到於中徑路迷琴意正濃彈別調鳳行繞起各東西君塵到底成還破山水風寒任杖藜　戌　骨肉因緣且莫嗟平生蹤跡自榮華利名一事終須有閑擾千般冗莫加　天際空看飛去鳳檻前無語落殘花重山覆水鬱華地傳語斯人福自輪　子

女命前定易數復　一一一一一一一　變泰時常有疾遲不如無事亦無為若問安心宜善用莫教邪物有相虧親眷凄涼腸欲斷心懷疑恨

事難期望家烈會重重立解使將來免別離　寅　幾陣香風入綉情東
君消息許先知欲容出門從來事細語相關且待時檐燕閒關情自洽圓
蜂緣繞意何疑如到馬牛相會日必能稱意少災危　巳　平生未遂身
心志且防近日有微災直至中年方得脫却加晚福暗中來身有貴人相
舉引心思奇果發新英試問前程蕭灑處不妨遂貴步高臺　午　對月
開思心裏明暗中忘却舊時情檻前鸚喋傳消息寬外蛩吟惧惱聲性烈
尤嫌無足態懷憂空間宿醒醒且把身心平淡度恐防驀地禍非輕　申
平生自有好鎡基鎡基未得時須得寅頭終一變也妨好事惹閑非
兩洗枝頭殘實果風吹江畔野騷兒不知何日豐盈足直待時來問所為
戌　空對孤燈心轉悲親蹤改革各東西休恨我身長蹇剝當逢他日出
塵泥果綴枝頭沾露落魚遊江面被風吹借問平生何善處晚來自有福
熙熙　四字金子　天衢策馬　寅　枯苗遇旱　辰　雪裏梅花　午
高樓鳴鐘　申　月照寒潭　戌　寒魚依藻　鄧璞數斷男命與前丁甲
同　斷女命與前丙乙同
乙乙　鬼谷分定經　升卦　雲散月明格　百計千方作養生風吹雲散月
重明空中鴈影飛三隻祖代根盤在一耕遠樹落花三四朶秋風結子一

枝榮心懷志氣無人敵莫把聰明與命爭遇乙親同位逢寅運漸通前先
隨鼠發虎跳出勝朧　天進　天喜　天祿　此星照命為性剛有膽
畧有操持親枝不得力有事自當心做事十步九計思愛處落得辛勤愁
中成怨好事多磨不欺貧不妬富逢神重重不發達者盡被天蟲星所惱
將來還遇一貴人舉用　述云旋思成怨處却有貴人扶豪節前定數雲
散風清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申　遇乙多親位逢寅運漸通箭先發鼠
起跨馬出勝朧　丑　聚散驚危今且喜也宜更變新居止自得天財下
世間祿馬長逢頭角起
男命前定易數升　⚋⚋⚋⚊⚊⚋　丑　身心多被苦縈牽費盡精神
事不圓浪得人情無久識繞逢鼠馬好施拳一枝飄散一枝續兩陣分飛
兩不聯借問高名非我有滋滋生計慶殘年　卯　千方百計覓生涯爭
奈時乖未立家跨虎必逢人舉手騎羊還見喜相加雙雙飛別孤群鴈朶
朶衰殘爛熳花到底斯人臨老日中間虛祿豈堪誇　巳　欲祿生計向
前程轉眼蹤眉去路晴騰身步步登艱險縱意般般晚始成鴻鴈天邊重
喚侶鴛鴦池畔別含情利名借問何時至側耳遙聽牛馬聲　未　始脫
泥沙擺舊災待期雲路自徘徊謾將志氣軒昂用若得天門運路開遠路

落花情已失進天孤隻鴈悲哉中間喜見高人會名利方成禍又來　酉
生涯萬實勞神力始得身安福又來虎子立時方舉手猴兒行處得眉開
雙雙鴻鴈天邊遠兩樹飛花檻畔栽堪笑多能天命阻只堪雲水脫塵埃
亥　誠存志氣須高遠莫嘆雲程路不通疑慮幾多終減削利名還覓晚
成功孤鴻嗷啞悲無伴花朶芳菲續舊叢犬馬免頭皆有說那時方始立
家風
女命前定易數兌　⚋⚊⚊⚋⚊⚊　丑　亂思塵事意多危情性相成
我是非凡守孤幃恨知己紛紛鬧鬧不能施池中別隊鴛求侶江頭決伴
燕孤飛休嗟漂泊情懷苦空倚幽窗貌日衰　卯　笑語融和無可猜剛
中堅欲擺塵埃前程終自成身計家道須知散復迴佳容慈想通的耗洪
恩寬大報時來一言特地相持定火盡煙消笑貌開　巳　意氣成時大
裏羊立身立業計偏長用心須守當榮顯到底成家自吉昌望斷天邊孤
恨鴈情懷檻外野花香終始貴人頻倚恃無限情懷不可量　未　破祿
榮身不可高吁嗟出事沮心豪須待虎龍相濟遇方知身已有堅牢合見
重重移井邑自然凡凡免身勞隔山涉水知生計一朶幽蘭離苦蒿　酉
前程祿顯當安計唯恐身微未及時且顧虎頭回顧日終須身後立家基

亥　重重大貴開青眼疊疊旋恩展翠眉前程不必多疑慮自有安心享福期
嘆息前程修不全時令却自守慮煎一重去後一重至月落孤山不
自圓嶺上貴人音未報枝頭佳果色無鮮年來日往多翻覆無限愁心甚
日遷　四字金丑　錦衣塗炭　卯　高卧雲夢　巳　夜行待月　未
炎天種樹　酉　涸井枯鱗　亥　佩印濟魚　鄧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乙
同　陰局　命好數好格局好風月光中一花草閨門整頓好規模卓立
把家處事早標格叢中別一春幾翻進退艱辛性剛不奈入傷觸隨分
隨緣自立身數內只傷刑尅重骨肉親姻渾似夢前程僅自有榮華主田
主福主財用親不親時足不足一夜雨洒秋院菊傍人無語對誰愁冷笑
西風破牕燭　女流年　殘燈風起事傾危好把心香禱莫遲春去鳥啼
花早落羊行大走事縱雜喜前憂後憂前起寂寞麻衣顛倒飛鴈鳴冬日
信難聞驚起鴛鴦人不美
乙丙　鬼谷分定經　明夷卦　秋晚芙蓉格　富貴豪奢意未專年來年去
幾多般須知鴈過關山遠花發清秋色亦鮮立業成功還已定成身無咎
亦天然終知得遇同鄉友來馬凌雲上碧天平生未遇亨衢舉步上青雲免
頭無虎尾有路坦然平　天破　天災　天榮　此星照命磨難風霜親

不可托友不可交勞心隻力獨支撑會旋為能措置好事多磨巧中成拙
險處却不險安閑又不閑正是一箇不靜辦五行却不忘恩亦不狂圖也
會守已好事蹭蹬成了又破破了又成中初兩限不聚財末限方得地
述云新月休言缺團圓也有時康節前定數秋花茂實格　詩與分定推
同　壬　平生未當發中歲上天梯先頭連馬尾兩路赴强池　未　初
主斧波未有涯春來枯木放萌芽堪笑親疏外祖破中不榮貴始成家

男命前定易數明夷　一一一一一一　子　信然名利大蹉跎直意低
心福自過貴卷留心真可許青雲得路不須呵群飛鳫陣排空遠叱放花
枝接舊柯借問暮年人事理覊棲愁惱日來多　寅　變化機權豈易猜
人生卓立藉梯媒清涼滿目香風急拂抹漫天愁霧鬧鴻鳫忘群悲自切
鴛鴦求侶意徘徊功名莫厭先知晚一箭須穿七寳歸　辰　初歲生涯
有若無緣雲巫峽事應虛終身立志非為易大器成時與衆殊鴻鳫必分
四五隻桃花應見兩三株錦標方得歸君子便可休閑鬢白髮　午　一
條前路少塵埃此未成身祿漸來怨為利名成大答用亨時節且防災天
邊去鳫群飛失檻畔枯枝花再開如到中年人少慮便將生計付嬰孩
申　塵事紛紛如生井偶然貴客獨垂鈎閑懷漸使情懷爽隨手將踏名
利求空鳫背飛鄉漸遠殘花衰謝果難收鳴琴始遇知音聽一曲梁州夢
裏休　戌　離家然後見通衢借問前程是處迍進退未能行不穩憂煩
相鎖事來拘邉天去鳫應離隊舊樹凋花又再敷堪恨利名纔入手始能
稱意又災緣

女命前定易數遁　一一一一一一　子　嬌鶯出谷語綿蠻閨内情懷
意不閑且問何時消息近必然免耳脫塵寰高臺忽地鈴聲鬧華屋時聞
笑語喧鼠尾蛇頭逢吉祿終是安家破悶顏　寅　龍樓欲步脫憂危爭
奈其身不遇時有人勤意相提挈舉動無心　玉井移且守艱難過寒暑自
然福祿長鎡基紅幞安神防走兎清風引入捧金巵　辰　千謀百計沉
多般命不由人只在天若得心寬無一事終須福顯自高堅佳果生花能
換户幽閨守志亨喬年營家立業多心路虎免相逢樂意全　午　心懷
悶悶無脫期生涯多被禍來催不知成計安閑日凡守幽閨看月梅鶯鷰
合處情難却魚鳫相傳信未閑若使高超情緒悅困依高貴酌金盃　申
情意人難測機謀意智多雖然衣食好爭奈命蹉跎遇虎方相稱逢午又
折磨親疎鴛鸞散歎笑對清波　戌　可愛平生事心明氣紋雄若行男
子志生計已亨通有燕情懷戀逢君樂意濃百年終改變花貌色長紅（四）

子金尹　雲頭望月　寅　歸帆順風　巳　岸畔葉飄　申　十月梅
花　申　甕裏鳴琴　戌　船上騎馬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丙同　斷
女命與前甲乙同

乙丁鬼谷分定經坤卦　接本逢春格　日透高峯雪未消難將桂木接
新條榮身本是天然定成敗皆因命裏招水除鴛鴦和暖夜天邊鴻鳫不
丹霄花開正遇陽和節又恐狂風一旦飄命逢豬漸發遇丙却堅牢平生
多蹇滯方始出塵勞　天彝　天明　天說　此星照命有機謀有膽畧
有權柄有操持自權自主之命有造化能全只因利放重主任重為人性
懶心焦多奸多疑會粧點會施為能驅駕會撑持口直傷人息中生怨傷
妻損子事不十全初中財不聚末主方成　述云釣鰲不得休空嘆自有
生涯在晚年康節前定數春榮枯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從來未
遂情高宮雲隱月逢豬漸吉昌遇虎心力悅　末　初年迍蹇未成功晚
歲財祿漸興隆鎡基遇貴方成器他日榮身定不空

男命前定易數坤　一一一一一一　丑　平生有足如無足及至成家
又破家蟾遇中秋多皎色枯枝春至長新芽晚景鴛鴦眠浦下長天鳫陣
逐風斜前程消息君知否重落重榮雨内花　卯　苦節松篁久復堅生
涯須主半愚賢莫恨未來終得吉也須凡事待天然逆風鳫陣飛難進快
兩鴛鴦頸不聯向說區區多利事斯人不若憂煎　巳　問祿須當得
成身散處逐來豬過險道騎馬上遇天鳫字群飛散花枝艷態觧五旬人
莫閑破艇覆危川　未　出身免活親疎侶生來必被利名迷啞啞塞鴻
分散去紛紛花朵結桂低更將行止待猴鼠唯見生涯破兎鷄碌碌前程
成敗事凄凄紅日已含西　酉　有親疎處漸無親生涯須別我長貧志
氣每招非與是人情生見喜方填東籬繞繞花疎放秋園瓓珊果一新終
知意在清閑地爭奈心機不出塵　亥　我思古賢厄陳蔡天理否中還
漸泰擬將生計覓幽閑不得心寬多惱害花落黄昏愁不言鳫叫長空憂
可柰枝低心下是知機生涯去處重山外

女命前定易數觀　一一一一一一　丑　從前自有冲天志爭奈嬌羞
未出塵若遇排細紫衣客便得提携玉女身前緣分定今朝是風世多因
遇早春犬羊相會多衰散別有榮華福自新　卯　王猊輕盈志氣高初
心惟欲待吳豪逢蛇漸遇人提挈逐大騎牛福自牢魚水如逢春日殘鶯
鶯浴浦渠涵涵業計須當相遇及不妨憂苦受波濤　巳　心地如閑絶
熱塵情懷閑暑守吾身是非撓處修無益業計重成得又新塞鳫信傳消

急進池魚隊隊躍金鱗恬然一个無心態幸喜逢牛脫亂塵　未　孤中
又見親踪陽情理蕭然去外居重山方見成家計有祖知非是舊廬亂蝶
紛紛迷檻畔嬌鶯對對語苦衛須知善惡前生積今世遭逢莫怨渠　酉
前生修處非因果爭奈今朝尺不長雖然美貌過人上唯恐勞心性不良
當向榮時成別葉回思活計恐成狀憐恨情懷直如此有因方當水花香
天　命苦災逆未脫離身懼孤介未應知因緣始自前生命寂寞相隨何
所為破失雙遭難自足情深難把寸腸思要過牛米微吉至奈緣今日未
逢時四字全丑　秋花遇雨　卯　晚節黃花　巳　膠船入海　未
秋鴻喪翼　酉　躁馬投林　亥　凍月行舟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丁
同　斷女命與前甲庚同

○

己戊鬼谷分定經謙卦　鴈戲長溪格　百歲生涯漸得成險中重換一
翻新西園春色濃於錦好向朱門問主人鴻鴈過溪妨羽翼桃花值雨亦
傷情平生事業休惆悵羊馬相逢卻是榮鷄報更殘晚牛逢鼠漸奇龍蛇
消息好羊馬始成時　天壽　天將　天福　此星照命初年攧殭多憂
多慮勞心費力不能遂心蹇滯奔波骨肉氷炭千方百計有始無終兄弟
難靠相識無情獨立自成之命遠處人見喜近處並無緣作事勞而無功

名利秀而不實若要稱心直過五九　述云名利還自得羊馬過時榮康
節前定數清靜福地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鷄報更深晚牛逢鼠漸
奇龍蛇好消息羊馬載船歸　未　莫怯狂風忒欺顛平生好處未團圓
從前帶絅相將出遮還門庭氣宇鮮
男命前定易數謙䷎　子　百歲生涯此漸新險中重換
一翻身得祿莫嫌難報晚逢牛交喜譽華頻越鴈過溪妨羽翼異花當檻
有音春好問龍蛇消息美直交牛馬得求伸　寅　自幼多屯又有驚部
困險處得身成鎡基本自非凡雖名利須知獲異峯有鴈高飛雙翅遠逆
花堪折秀枝榮鼠龍窠裏君須榮只恐人心未肯平　辰　出身多險難
營業又差池牛馬災相遇龍蛇福漸奇財成鷄鼠地家立水邊基鴈兒聲
自遠榮耀逢孫枝　午　要知名利事鼠地更逢牛遇險身方定逢危不
必憂鴈行忘羽翼花放果須收若稱平生事安閑過幾秋　申　處世生
涯此漸新險中重換一翻身江涯春色濃如錦好向西門問主人趁鴈過
溪忘羽翼異花開後兩傷神平生意在繁華地得遇龍蛇始出塵　戌
幸得身雖險須知名漸成雖然鷄報晚牛鼠自安寧災患龍蛇地財豐牛
馬形門庭休問鴈奇骨一字參

女命前定易數屯䷂　子　花容不改少年顏喜氣雍容
若可攀不愁濃露海涯又自有清風拂面閑道在險中能遇福人情美處
總閑珊欲識平生衣祿事東去西來又復還　寅　幾年求角綉幃中人
自深逢運未通踪跡莫疑長暗裏身心終是逞英雄貴客相提終自遇芳
心能展笑花容借問斯人基業處重山重水立奇功　辰　生涯一段未
堪誇羊尾牛頭福祿加立計情人因失侶榮家往日事如麻天邊嘹嚦孤
飛鴈園內蕭條一苦瓜情懷莫待凝頑甚臨老年時恐不遐　午　鸞鏡
朱顏改新花減舊容前生因分定立計足窮通孤鴈飛出道棲鸞逆挽風
情終懷寂寞天命不和同　申　萬事因心起枯枝發早春時來終自吉
容老色重新舊悵情初洽鸞衾意已陳前程無失節福祿享嘉賓　戌
孤苦早離鄉情知計不長重山重水綠陽越在他方懊惱心何遠依棲已
誤忙晚來收拾後漸得福微昌四字全子　放箭穿雲　寅　鶯入鳳巢
午　林上鳴琴　申　驚鱗脫網　戌　驚魚依藻　辰　驚蝶穿花　郭
璞數斷男命與前丁戊同　陰局　數入陽爻又遇陽男兒命值喜非常
女人遇此真難得只是孤星惱肚腸生來元是神仙子降謫人間尋伴侶
清幽心地命前生怕惹閑愁無着處頭帶鸞釵分不圓別離絃管畫堂前

舊愁分付東流水新喜何妨續斷絃數交四六八喜氣新榮逢安生享清
閑從此滔滔發　女流年　一鹿眠山馬卧泥百花開處恐榴葵犬生二
口堂前走空調琴絃歌續詩半憂半喜恨秋風川火臨門看五宮雪裏江
山梅白早夕陽西去水流東切慎行藏効莫輕雖然機巧成惺惺要識前
程危險處恰如風裏一燈明　遊　戀　婚　遠　婚　荅　鄉　戀
琴　嶽

○

己巳鬼谷分定經坤卦　鑿石見玉格　鑿石盡時逢寶玉庭樹檻外夾
脩竹鴈飛天外唳聲高孤鴈沙汀跷一足園林處處接桃花惟我庭前長
秋菊百年枝上果何如半子半孫相半宿　天退　天晦　天喪　此星
照命機辯多疑多思遠慮性直心高見識有心機口毒心慈聰明中做出
鹵莽事機巧處弄出是非來骨祿磊落性格巍巍財利盡被天晦星所退
猶如蓮葉上水珠空中得來空裏去散時容易聚時難只得退神重重逢
凶不凶遇險不險鎡基有氣日下未成直待末限　述云幾翻得失數經
歷晚景將來必稱心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申　箭射重山月弓
開日透紅桑猴當逢鼠猪到萬年春　未　志氣鵬搏九萬程休嗟迍蹇
未通亨功名顯赫當年盛得路崢嶸漸次榮

男命前定易數坤 -- -- -- -- -- -- 丑 平生意氣廣生涯生計還同
石上花縱得枝繁無果結那堪風觸勢横斜鴻鴈雙行歸遠塞白鷗一隻
立汀沙若能高業雲泉裏始免塵勞泛蓋牙 卯 愁悶培種待花紅待
得花紅苦被風葉計蕭條多改變新枝芳落各西東雨過遠山凝翠色雲
收圓月正當空君還要識終身路到底方知異始終 巳 淵蘊明珠源
不涸匣藏寶劔自輝光雲開賜我天然福貴客相投必自昌鴈字横飛排
遠漢花枝開處艷重芳君心不足綠財泛人事危難厄在年 未 春冷
山高花發遲夜深雲散月光輝巢燕喃喃穿柳去塞鴈雙雙帶蘆飛天然
注定滋滋福富貴聲鳴壇壇盛直到老年安樂處肥魚美酒若何為 酉
年動鑿處利山玉三獻明君遭刖足自知至寶不遇時忿恨懷珍江畔哭
鴈聲嘹嚦過南溪一鴻自向灘頭宿欲將何物比生涯歲寒香馭瀟瀟竹
亥 鵾鷄秋天一舉高飛揚雲外脫蓬蒿馬頭方見金門祿虎首終須達
富豪是處園林春色裏唯留秋果一枝牢當年莫道人無遇曾涉危波釣
巨鼇

女命前定易數小過 -- -- 一 一 -- 丑 莫恨初來多坎坷枝之命
日有何憂一身方有高明立千計從遊得自由月照花梢容不老燕去鶯
窠不暫留高樓有曲琴聲徹及早歸依大貴休 卯 此身平地上青雲
無端好事自精神回首相逢着慕容主意驅馳逐上人 殘花不綴枝頭果
燕老休歸梁上塵望斷江山鄉故遠於中吉福事重新 巳 離鄉必有
朱門客顯耀門閭特異常欽横雲鬢青絲潤手執霞衣彩綫長 龍樓瀟洒
登歌閙鳳閣清幽粉態香貴客排佃情不盡慇懃時與飲金觴 未 春
歸好景休閒過志氣剛強必有能紛紛未見安身早得得還應晚景榮有
志必隨同侶燕因緣須綴果芳馨莫說前來勤苦事時今且守寸心寧
酉 生平主志重山外好整裙釵待貴人衣祿漸成安穩地身心寧靜永
無迍 高飛紫燕歸何處依綴殘枝果不新且問前緣今日遇福祥終與免
難均 亥 役役塵勞苦何時得自寧閨中情得失晚景事方亨燕雀籬
前語鴛鴦水上行西江無限好着意問長庚四字金丑 石上栽蓮 卯
雨田種粟 巳 寶劔藏匣 未 春林宿鵲 酉 冬寒綠竹 亥
楓裏梅花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丁同 斷女命與前戊甲同
已庚鬼谷分定經臨卦 雨打鴛鴦格 日出陰雲光自煖安然千載喜
相期歲寒但愛存蹤跡莫怨生來未遇時天外有鴻聲叫遠鴛鴦經雨各
分飛桃花開苑春殘處零落園中一兩枝聚散多今古榮枯幾代前進思

來往事且樂太平年 天貴 天爵 天章 此星照命孤高品格秋月
精神六親不得力兄弟不比和口直心慈閑管虔意是非於人不足巧中
成拙好事多磨無心中做就家業閑底立成計先難後易始屠終榮中主
漸好末主尤佳 述云還知世事多顛倒繞到山年却不危康節前定數
陰嶮難從今漸覺安然十載喜相期歲寒但耐存蹤跡莫怨長年未遂時
天外有鴻飛遠浦鴛鴦雨打各分飛桃花開苑春殘處零落園林一兩枝
中 聚散多金玉榮枯已在前退思來往事且樂太平年 未 昔日不
成安享地榮枯還傍掛金貂晚歲昇騰遂貴容方知名利足高超

男命前定易數臨 -- -- -- -- 一 一 子 中年身必顯險難須審適安
心主事業財為患中怨鴻鴈飛程遠鴛鴦情分淺晚歲得志時不覺桑田
變 寅 出處身多險逢龍漸漸離中年名利聚休應是和非鴛鴦情淺
薄鴻鴈各高飛若問爭聲事園中一兩枝 辰 覩君容止異險難早年
多直待雲龍會時中喜氣過鴛鴦重結侶鴻鴈不同窠安穩成還破儀然
嘆逝波 午 前來多坎坷名利晚方成有祖成還破營生濁又清鴈行
飛自遠花朶艷如傾龍猴消息處難犬事難成 申 名利難未圓身心
險漸安論君榮計事養道不全開露蘂芳何久霜鴻飛更難要知安穩路
應涉兩重山 戌 險難初艱惡逢龍心始樂榮家業消成小害須防作
二鴈勢分飛雙鴛情漸薄安身何處好雲水真堪托

女命前定易數夬 -- 一 一 一 一 一 子 衣祿天然定何數人苦求回
頭無限好立計自優游月斧修成器雲刀巧樣收鼠羊終不失迍邅上來
樓 寅 滿酌金盃酒情懷喜自新問君當飲盡守志脫災迍鸞鳳患非
淺鴛鴦意未馴遠觀山水綠平地展眉顰 辰 幸遇身歸路榮顯天數
賦時來無滯海資財不計數懷性自無和我家業數聚穩守鳳凰洲主身
當大富 午 冠以重登宮高人報說今朝福再新若論情懷多齡達不
須事緒但紛紜雙果榮華當改觀一團和氣盎如春山前貴客重相念回
頭拜徽舊精神 申 枯荄雖則遇春陽縱使花開果不長多被狂風來
撼落還知多變定非常兩兩鴛鴦渡散雙雙魚鴈失堪傷要得此生居
處穩直須携手去他鄉 戌 財食要知皆分定紛紛冗計授心情區區
凡生如何守漸漸相持立計成旅燕雙雙背人去奇花朶朶落枝輕風閙
龍樓非似貴悠悠不若望山青四字金子 春燕歸梁 寅 幽林時鹿
辰 偃龍行雨 午 石泉遇雨 申 秋鳴社鴈 戌 苔石泉香郭
璞數斷男命與前丁庚同 陰局 是數迍邅終不美女人自此啾啾至

雖然富貴志超群招惹是非生妬忌孤刑自恨命中纏碌碌勞勞不記年
機變為人心地巧成家終久置庄田一重山兩重關跳得過解愁顏　女
流年　喜氣時傳月漸圓花間春色正鮮妍嬌桃露出枝枝秀琴瑟和鳴
慮斷絃田蠶長益子孫榮新鴈來時一箭臨從此夫妻皆享福雖然有疾
也康寧

○己辛鬼谷分定經既濟卦　石上栽松格　苦節凌霜性愈堅賢人未決
待天然有志終須成大器休嗟虛度舜堯年鴻鴈沙汀三四隻鴛鴦獨立
在江邊誰知樹上殘秋果李白桃紅寄在前鹿過重山喜逢牛始遂心虎
頭春色美龍尾立家榮　天庫　天傷　蠱毒　此星照命竿頭上立身
進退未得海灘上起屋立柱不牢磨難風霜利名未就空存學識未免憂
心親情難靠兄弟無緣自成自主造化難憑真心待人未免不足無心栽
柳却又成陰端止處要喎斜成就處有破綻君子相欽小人懷恨　述云
從來險難中羊見待得雞猴立大功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中
應在重山喜須逢天水通虎頭來美事龍尾立家風　未　苦澁辛酸過
在前勤勞事業本恬然須知大器成功晚遇貴逢賢福祿全
男命前定易數需　⚋⚊⚋⚊⚊⚊　丑　暫蹇莫嗟咨榮家在後時利

名居虎踞暢意遇龍飛鴈字休貪侶鴛群惜別離如逢暫時拙拙處却成
奇　卯　遇羡貞堅節翱翔嶺月餘操持逢異績虎窟却成家興在重山
外猶宜戀彩霞鴈喧空寂寂松子寄桃花　巳　且喜身離險休言業未
榮待歸龍虎窟自有利名成鴈飛三隻遠花發兩枝輕信有重山樂身安
譽更清　未　𦶜性自風騷吁嗟勢未豪如逢龍虎會方覺利名高鴻鴈
飛何遠花枝果不牢重山如可樂蘭蕙出蓬蒿　酉　憐君存苦節得失
且甘心見虎方成業逢龍始積金重山多異果懷土可安身鴛鴦根種淺
必竟不相禁　亥　苦節如松貞復堅祿在重山喜氣瞬有志終須超物
外逢龍遇虎寶光全鴻鴈沙汀三兩隻長天孤立伴寒煙孰知秋暮餘奇
果白首懽呼樂勝前
女命前定易數節　⚋⚊⚋⚋⚊⚊　丑　前程欲問我因緣佇守孤悽
不自然料想愁懷多困苦無緣福祿勝迍邅雨洗珠桐多淅瀝風吹落果
意難堅不如遠山蕭子領我前某去栖煙　卯　分寒時乖人莫欺兀生
幽居守困危莫教鼠尾春風起依舊鶯聲遠故枝天邊陣陣孤飛鴈水
畔雙雙魚陣兒前程自有終身計得到還須遇吉期　巳　方欲登樓望
須逢祿壽昌自然平步穩不患峻梯長鴈自孤山去情深意莫量貴君高

着脹平地錦還鄉　未　借問前程事生來主吉祥立身多顧過福祿自
榮昌守室當逢吉放心遇善良貴人榮處樂時日顯聲揚　酉　前世足
奔波今朝却福諧心腸多豁達情性足寬懷鼠至當榮遇羊來接大才身
安無險處福祿喜雙來　亥　立意情難遂生平性主憂孫珠親淺薄袪
奔不須求只好尋山去休尋貴客遊一生無立計惟務免煎愁四字金丑
枯井逢霖　卯　花林栽松　乙　高樓望月　未　松裏蓮開　酉
鼠入倉廩　亥　喬松棲鶴郭璞數陽局　性磊落曉事識兆資次一笑
春風此心如水　有雙鴈却分散　買土買田積貴積千瓶公居士石臺
比角性喜快　純雅　是非成敗小能更大一箭傷已發得也伏根基舊
規模新創立　愛又退成又悔心孫疑有禍時　足不足君有福平難成
風催盡財財上着力湯澆殘雪　疑心太高沙培洪濤　歷盡難過重山
富己至喜鬧頻弓斷又重修幽禽宿樹頭有緣安富貴喜氣自相隨莫言
未滿心中願消遣鶯花萬斛愁　孫鴻逐伴要雙飛却恨年年怕皺眉獨
立東風曉寬裹孤星一點散清輝　詩禮傳家世業新規模守舊自安寧
情懷倜儻東風面生計尤宜水上萍　平生歷盡事多少到底惺惺總煩
惱勞神休嘆不如心前面榮華直到老　桂子高秋風易悲幾回怨恨捷

犂眉春風喜見墻頭果幾許東風總一枝　松狀晚霞敧　幾年憂患重
枝葉未經新葉老至株尾猶如樹再春祿向晚年逢根株自向榮日邊消
息好名利一家新　流年　丙丁一鬧一事一動事有艱難浮雲滿洞
老看少年心不足一事去來反更覆鬧非恩耐莫深爭憂事忙忙門戶速
一事正散一事尋起石上剝皮財能富己　言公謹守過今年顛倒麻衣
苦縈纏鬧中冷落蕭條甚戎貝相侵馬趕猿　小喜到來未足喜祈安求
福免災阻事見方知是事來出入當謀方可舉　歡到今年危禍殃桃花
亂落兩荒忙佳人堂上生憔悴川大驚人膽斷腸　年來好事反成悲謀
向東邊又向西月缺未圓人可阻到頭好處可蹺蹊　陰局　與前乙庚同

○己壬鬼谷分定經師卦　鴛戲蓮池格　戲水鴛鴦滿沼蓮朱衣放箭過
階前黃金未與君收掌白玉堂前舊古賢遠鴈孫飛天外影鴛鴦兩兩傍
沙眠君今肯問平生事松栢同榮壽萬年遇鼠明消息逢牛喜漸榮樹頭
空鬧祿花向水中尋　天極　天川　農蠱　此星照命多恩遠處易信
易稱家業見成田畸不缺知進退識高低作事沉吟亦為進退大寬小急
喜怒不常於人不足慈是招非恩愛生煩惱好事思參差土中有救迍神
重重　述云從前多駁雜中末始平和康節前定數竿上存心格　詩與

分定經岡　中　遇鼠多消息逢牛始稱情樹頭空問菓花向水中尋
末　莫恁平生所事難可憐前限遇重關因觀手執團圓鏡方信成身順
刻問
男命前定易數師　--　--　--　--　一　--　子　前程坎坷不勝悲此去存身
未合宜天數伶俐何多失祖道存留也見孤鴻鴈孤飛南嶺去鴛鴦雙舞
野池時衣食不止贏餘事結果枝梢一子兒　寅　幾年鶴鮮費精神蕭
索程途愧此身料想苦愁終漸退深知碎事有來因鴈飛雲嶺隨風去花
遇新園再發新借問老來歸計事利名方享福還迟　辰　春花秋月兩
相奇人事亨通宜易知蹤跡莫言高處賭身名終是有明時鴈飛聲斷衡
陽浦魚食釣絲渭水湄此理此因君可見何須苦苦兆蓍龜　午　主計
施權多不遂奈何成敗係天然淹留歲月心常柳羈困身名意未使花困
春去多風雨鴈為秋侶不解莫道春生多苦楚安分定任林泉　申
世事艱難腸欲斷六親孤絕夢鬼飛秋聲去鴈無消息春冷芳花發秀枝
收拾利名求虎子破除關慮問猴兒大都好事難長久不若將心賦式微
戌　生涯成失事堪悲勞得身心已倦疲早歲利名為足道晚年生計欲
何為鴈陣空飛四五隻花紅飄謝兩三枝君知預識傷心處百歲墳前半

蘭兒
女命前定易數艮　一　--　--　一　--　--　子　生平孤苦自難明處世安身
問子平繞向馬頭終喜脫須歸羊角福當榮貴客相尋何日出嬌容巧笑
睹思情枝頭一果鮮如日終托前程事事亨　寅　立志惟思出離塵冠
釵重整見賢人有名有祿情何說無難無災福自新果結高枝風撼落客
來幽室亦紛綸一生自奮成身計深知吉事有來因　辰　香風佛佛入
羅幃貴客中逢祈往來問前程有榮處當知今日遇良時鴛鴦雙雙情
自洽鴛鴦對對儘相依氣犬相逢無難發終日滔滔享福基　午　冠釵
榮處脫塵泥獨步悠悠上玉梯遠望貴人施厚福凝眸重整笑容依鴛鴦
池畔雙雙立燕雀簷前兩兩棲借問光風何日到斷然羊尾出河西　申
論汝前生必有危難逃今日有災衰時入鼠頭終自吉運臨牛首必無虧
鵲槳相傳閨內喜花殘結果傍腮垂堪笑平生人事別却於險處立鎡基
戌　重重破失是前緣立計更移必自堅但得身心平穩守母嫌福壽不
綿延綉襖似垂無一語未靡半搖客來言莫憂龍虎相逢日終得賢君福
又遷四字金子浪裏東槎　寅　寒蟬悲風　辰　花箋梯客　午
关天種稟中　逆水行舟　戌　緣木求魚郭璞數陽句　甲乙人富

貴　性倜倜倘塞大量不爭拔不爭上　磊磊落落只談機誰接物待人
春風和粟二山關額土石皮子後付之一笑晉成　刑五宮初不好不足
非羊草風折柱枝側假子方可保好不好三六分　丑　幾年早立佳好燒
楪若畫心圖貴畫文字書　一生心未歇一身何孤魁一祿宜遠求一
香自分別榮華有分富貴來桂子尸清誰共說兩問米戶還清絕兩事謀
為又着跌兩心三意漫茫茫兩字孫刑不堪說　平生蹭蹬多煩惱碌碌
奔波誰得曉祖財祖業守難成自立根基方道好　日月堂前景不長雙
雙鴻鴈不成行春風鴛侶空成伴秋雨梧桐情更傷　前程好事行將遇
莫道閑愁無着處一重山外又重山到此榮華俱稱遂　燕壘危巢欲
舊壘危巢泥已落更不問他從頭築至親至愛不堪言萬苦千辛再去立
畫樓彩閣勝前時庭戶垂楊合飄逸算來萬事謝天公晚節時人難可及
流年有一險事蹺蹊驚一度方是路　梅花前後有事相挽應有蹺
蹊恐泛分曉　氣數今年四季康靜中安樂不須忙資財進益身清吉無
事宜燒一炷香一卷文書真氣象一重好事平團圓兩間來戶還幽雅一
簇笙歌在目前孫達喜子佳人走月裏有人求匹偶喳喳謀事商西東玉
兔西樓光皎皎事有長短石皮才呼堂上有鶯他人莫嘗　謹防閑事挽

君心醉客醺醺不得醒寂寂家人終失笑西南鴻鴈不堪聽　險局　斷
與前戊戊同
已癸鬼谷分定經讖卦　花秀秋深格　祿重須防卯與權財成人恐事
遠綿三春鴻鴈飛南北花落秋深葉亦鮮晚景利名終得遂平生無恨亦
安然家鄉本在瀟湘外重遇關山好向前守道終成福須知省禍危雲離
天上過逆運見光輝　天丙　猴疾　龍虎　此命造化見識高明機謀
智慮是處成非非中又是多思多慮未能遂心貴人見喜小輩無緣口直
心慈運入牛羊自然通泰　迷云傍人盡道成身平必竟生涯在晚年康
節前定數提水種花格　詩興分定經同　中　守道勝驕富讖和要謹
原雲雖天上月逆運透光鮮　本　努力張弓射利名命中有分不勞神
喜有紫衣人相助此時一箭中鴻鱗
男命前定易數讖　--　--　一　--　--　丑　生計莫須煎逐君祿與權清
幽真可樂享志在神全閑鴈多疎侶違花意自便家鄉歸未得雲水每相
情　卯　重祿須持意興權財多惟恐福加年三春鴻鴈飛南北花沁秋
深果亦然畢世有名還有利平生無恨亦無憂家鄉本住瀟湘外重水重
山在目前　巳　身強誠和性機權屈壯圖鎡基空處立聲譽自時呼攀

折花慳㪅慵怡鴈侶踈遠還有真趣玉軸甑奇書　未　推意貪幽興椽權志氣多利名何俾立生計仰天和鴻鴈相從遠花枝半折磨身居安樂地休更問如何　酉　祿重身須異財多恐禍侵高峯宜獨步惟喜亦關心鴈鬪自多侶花踈却抱金任人誇冷淡得趣沒絃琴　亥　斯人心未足已足便持功處世喠中靜榮身實處空鴈兒聊見影花綻錢多紅試問歸身地數愁戀兩峯

女命前定易數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丑　雲收雨散露宵天水靜風清月又圓立身必向登金路回首欣然過大賢鴈去雙飛聲自遠琴調一曲續新絃堪笑馬頭財祿厚災危前日謾相煎　卯　頻登峻峻未離狄更遇狂風掣紡堂凝眸四望雲俱合進退雙疑意自狂美觀旋客徒自逞朱顏弄粉減新粧鏡中終遇貴人顧不鬪孤衾守洞房　巳　成時又失非今日前定今朝不必疑立身須向善行處守節當歸有福時鶯立高枝情自告魚遊深水恨無依若逢鷄犬回頭望終日春風發舊枝　未　折失由天定人能測料中於心無積怨立計必豐隆山外鶯未轉雲中落馬空已知身未穩兀坐自匆匆　酉　萬計立生涯時乖未立家逢羊人再舉遇虎喜還佳鴈散雲中福果收雨裏花終知未晚景依舊事堪誇　亥

得意平生事爭知福未堅池中魚有棠枝上果無鮮說計身非穩機謀意不然馬前雖有忌鼠後却迍邅四字金丑　藍田種玉　卯　玉潔冰清巳　金盤堆菓　未　雲開見日　酉　金盤堆菓　亥　錦衣夜行邦璞數　斷男命與前丁戊同　陰局　男兒此數為朝客女命逢之也難得他年花結早榮封親戚生輝此時節生來性燥烈尤剛好事經營百福昌體態不凡多計較惺惺了了識夫凉莫道初年時運蹇限到前程愈光顯蘭房尤慮鬼火燈然顧安生一災險跳得過時運便通夫妻做作好家風善緣宜把修積好人看歲年栢與松　女流年　一歲困一馬眠一喜事一榮牽夫併妻兮妻併夫鸞臺粧鏡照人孤西風新鴈來時節疫僕騎驢入畫圖

○庚甲鬼谷分定經隨卦　渭水垂鈎格　踈屋荒凉燕久居過橋相過一封書持竿上釣魚相失反致休呆却有魚玉樹有花難可折金櫻花落果颯踈須知鴈過軒陽逸雲散庭前樹幾株携弓覗射處逐鹿自歸林待過黃牛首羊馬逆人心　貴索　天絞　天刑　此星照命志氣高心機大立性質朴所為聰明親眷無情朋友無義作事不滲通舉用未能成迍神太重多學少成若交牛馬之鄉別是一家風景　述云牛馬運中方得地

須信榮身在晚年康節前定數詩共分定經同　中　携弓覗射鼠驚庭自歸林箭中鼠羊角羊馬必陞名　未　過却初年始到中花開花謝幾回風移宮換調重收拾方許煙波學釣翁

男命前定易數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子　華屋光輝盛雕梁燕子棲住來尋故處鳴語壘新泥鴈字飛空鬪花枝帶雨依晚來何所事生計恨東西　寅　廣謀多計少相諧獨奮機權事可乖平日深恩成厚怨鼠猴財帛始相諧花開滿目空簡檻鴈叫傷心長海涯名利往來如祖逢木書經歲免憂懷　辰　堪與時流異衣冠易祖風過棲朱紫客黃卷薦賢功鴻鴈雲間見花枝別處逢清聲振闕里羊犬兩相同　午　西北東南路回頭道未分花開空自謝果結此時琢歸鴈一行遠唯君獨出群舉頭看退退猶恐登梯雲　中　金帛箱囊空有餘平生志意兩何如秋來果落枝枯槁春到花開長舊株鴻鴈失群歸遠塞鴛鴦獨只戲江湖老來始覺虛名器回首那堪對月孤　戌　名利天然定不教人苦圖箭加弓上發偏羂中明珠吝斧斤防失憂棲未又無一條前去路生計立官遲

女命前定易數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子　志氣期宏遠操持立性高憂疑終減削財食必堅牢貴客相携說情意不煎熬虎頭皆可喜福至遇英豪　寅　營立勿思危中間自罕奇嶺頭人借力祿吉福方旋鶯語情徒洽枝枯果自衰平生多慮志老許必無疑　辰　作計非由己營生必遇人孤身終主處黃菊過新春燕語思歸急花殘果自新莫疑候不至榮顯自精神　午　情性乖違誰得知宜當異果守朱扉若聞鷄犬相逢處終遇賢君享福基鴛鴦兩兩情雖遠燕雀雙雙報吉時前程自有高明見不致身遭遠別離　申　一身向去就波濤守志休徒慕遠高謀使安心能運變須防晚景禍災遭東君赴我由為福結果雖成富莫逃出水陽山為立計辛勤終是不堅牢　戌　一生立意用機關處世為人性不寬終慎立身無自在幽閑居處少平安魚水相逢非美事鴛鴦各自受孤寒可憐火景無依倚隨緣不守必艱難四字金子　社燕歸梁　寅　緣木求魚長　菊生艾園　午　兩蕭自酌　申　錦鱗浴井　戌　紅日映蕭郭璞數　陽局　心雄難容性清高　英豪孤空刑　尅妻不受輔身旁木名達　壽問花野羊酒腸煩悩愁一秋一心主持權柄　利宮近貴　別離煩悩重引惹暗傷心半真半假方得稱人心野草閑花也要沾些且宜仔細莫引丈遮譏一卷書文士武夫一日雲遮影落西一輪孤月散清輝一桃枝上鬪紅杏一對鴛鴦兩岸飛　文字有緣千里力姓名

來遠誰能識紅旗招動半天風祿在重山問官職　自操暮自勞神好景
安排在暮春別祖兩重山色好前程變化上天津　為性平生多慷慨多
學少成般般愛撐出煙波一葉舟萬里征帆風正快撐出煙波一葉歸雁
行亂字失群飛野桃深處園紅杏笑指菱花心上非　風簷鐵風數　平
生慷慨氣吞牛鳳閣金門曲已周移得桃蕚開別檻數聲為雁識歸舟閒
關煩冗都經過多少榮華在後頭整頓琵琶歸來晚月穿花影上西樓
流年　謀事進退成了翻悔有仲難為星辰暗昧謀望難成遂意遲他人
閑事不須為謹防皮石家財去祿路沐行藏有虧　年來作事意茫茫待
得三秋桂子香一箭長空旋勇力欠煙一舉便翱翔　有一喜有一疑有
一事小人知　堂中　三春人寂寞愁聽子規啼　陰局　孤舟短棹出
煙波破浪中流費力多到底風帆一送順支撐須會莫蹉跎為人計慮深
沉巧把卑門庭諸事早有刑有尅莫咨嗟雁出初年依舊好　女流年
心下凄凄思不明一重歡喜一重驚白頭掩面春將暮榴火三煙滿戶庭
秋風葉落起新愁琴斷朱絃話兩頭磨腹磨心傷切切雙頭一犬淚交流
庚乙鬼谷分定經大過卦　鶯語東風格　踈卻親情親卻踈離南往北
自安隅知君本是吾鄉友權寄飄飄江上居雙雁過溪忘羽翼鴛鴦獨戲

遠青蒲黃鶯枝上雙雙語為報冢中一箇雛橋邊逢水客屋內來親知南
北東西去冢中只一兒　天藻　天煩　天懈　此星照命為人氣高不
舐俯仰好一介達物如錦袋貯糠草屋安吻外觀有餘內觀不足勞而無
功勞而不實密雲不雨空裏雷聲錢財聚散好事迂迴六親冰炭朋友相
踈妻遲子晚未得安居　述云晚年必是成身處濟會風雲事未虛康節
前定數棄故旺新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貴人携我我救人可惜我
居塵度春幸有五湖江上月好懸鉤線釣鰲鱗　未　初生勞力又勞心
百計千思未得成嶮阻艱關皆經過達財遇祿晚豐盈
男命前定易數大過　一一一一一一　丑　親卻成踈怎奈何卻於踈
處最親和重重名利成而破歷歷習祿少謂多花謝庭前連雨打雁飛天
外失群過去程若要知安穩泛泛孤舟入巨波　卯　勞心出處平生事
疾思傷人福未圓幾度花紅空悵望必應結果子新鮮翻雲去雁空消息
浴水鴛鴦意不聯定向馬前多意氣纔逢鼠後入遲年　巳　料其禍福
應難實雖見入情笑又悲名利不成翻掌失清閑未許到頭宜空園寂寂
花應落盡丟逗遲為莫妄往事經過休盡語不堪中道有傾欹　未　利
名豈負此生心他日應期吉事給提舊往還情漸漸落祖基牢落禍重侵鴛

鴛美處情分散鴻雁亡群意不禁可惜生涯苦中得行成中道喪黃金
酉　折其東陣補西羅有益思量是損時準擬晚年成主穩到頭諸事尚
乖離　橫空去雁分飛鬪倚檻嬌花雁厭垂寂寂西山日將暮不堪回首夢
魂飛　亥　雨收雲斷楚天齊望處青雲路半梯直向馬前舒事業定騎
牛背有提携蕭蕭庭樹花無結啞啞飛鴻各自棲成遂幾多名利事有華
之野任耕犂
女命前定易數大過　一一一一一一　丑　笑語融融豈可猜江山擬
欲脫塵埃兀兀前程還守已紛紛冗計自難裁檻內春風來拂顧閨中明
月照枯荄五計當逢雲外客寅申依舊柳眉開　卯　紛拏塵事多繁冗
意氣雖高卷是非前程必遇公侯貴然指高臺是福基莫問椿松傲霜雪
還知脩竹自堅持良人遠望終生意一點塵心斷不移　巳　身心勞苦
成基業紡織低垂情未通直至鼠來被蛇逐方知蛇去化為龍一陣桂香
當戶入雙雙奇果映天紅若施一點英雄志同助良君立大功　未　井
底黃金千尺深誰人直入往來尋蛇龍自喜游波面豬犬成群書氣侵一
陣香風來撲鼻雙枝奇果綴紅椅到頭終有名和利無限恩光箇箇欽
酉　兀兀幽閒生鶯憂度幾春看飯勃儉己財祿旺未門聰俊招人答貪

生惹禍迍宜當常守節遇貴始欣欣　亥　性理非良善當生有橫災情
懷多不順懶慢意難猜骨肉多分散東西或去來鼠羊時日至仍舊稜衣
財四字全丑　買船待風　卯　霖雨望情　巳　小船入海　未　[illegible]
園兩晏　酉　開井求泉　亥　秋園牡丹郭璞數陽局　[illegible]七宮不足
[illegible]　[illegible]男女背主怨恨　鹿上猫　若二山　名利足　事不難　雖
過重山　祿狂身閙　一人舟中　一雙烏兒天涯遠一隻鶺鴒飛失伴
一家好處又成空一葉風波千里險幾多好景在前程離別愁聽絃斷聲
缺月重圓天外喜菱花相對水禽鴛鴦幾多計慮惱人心歷盡風波未遇津
愁對江頭花似錦狂風惡雨自傷神限交此去五六八跳過風波無阻隔
沙堤平步上如飛回首親情傷害尅　休嗟房內見吹燈笑指菱花背面
行令日風光誰共語笛聲吹徹又殘更　畫樓花影數　扁舟過海浪翻
覆歷涉煙波三萬斛親情踈處卻還親事到足中生不足狂風橫雨餞春
人謝盡碧桃空鎖鄰紅宛冉冉羅秋光金盃晚酌東籬菊　流年　日霙
中災正五九為逢首穿災起三煙事喜不成憂不足事句連怕反覆田土
防嗝氣外孝更相累氣數今年忌不祥室前人醉客忙忙公言反覆相歎
挽謹慎身心免禍殃一溪流水速半鰥來入浴盡七事相連心下多不足

敗葉飄零一夜風 中郎犬吠對芙蓉梅花雪裏春來晚 好事重重喜在冬
犬生二口 獨淚何人 半憂半喜 戰戰兢兢 陰局 與前庚申同
○庚丙鬼谷分定經革卦 革故鼎新格 棄故從新 待命通利名還見兩
三重鴈飛隊隊迷蹤跡花落溪邊問綠紅 祿立應隨天信志 始覺心閑事
事通 借問君子何年順 龍頭一見自身榮 犬上花開色 龍頭奮舊身一
心隨命 舉破屋再重榮 天鏡 天車 太乙 此星照命親高近貴性
直心慈亦無尅剝亦不茍求 五行堅實 四柱平和 性如碧潭秋月 情如野
鶴棲松 六親如畫餅 骨肉似虛花 𡈽中有秋喜 處還嗔 命帶暗疾 有破相
方可以延年 述云 多成多破 多𣁽疾 龍犬纏交 顯後身 康節前定數 紅
稀減翠格 詩與分定經同 黃金過斗 非身富 白玉盈箱 未是豐 直待
祿隨音信發 何曾箭去不因弓 中 犬首天光飾 龍頭換舊身 一心隨
命舉 破屋詡重新 未 得失榮枯事是常 便言端的莫匆忙 吹噓自有
知音輩 方還男兒志氣張

男命前定易數革 -- 一 一 一 -- 一 子 生涯半失半成功 幽意孤疑
盃裏弓 鷄兔利名難可望 牛羊離塞運纔通 高飛去鳳群分遠 依放花枝
一半紅 棄故就新人不省 回頭珠淚洒西風 寅 群陰去後復陽回 貴
客相携過玉臺 先見佳名播閭里 安榮生計謝梯棋 鴛鴦兩隻情慵懶 鴻
鴈一雙空往來 以道退藏宜謹守 不堪人事有悲哀 辰 悵望家鄉多
隔闊 偶然流滯得通津 屈意莫非慚俗子 提携須是假能仁 鴻鴈豈知群
有失 花枝爲待果成春 一生自奮成身計 天數兼君福祿臻 午 立計
平生蒙昧事 較之遲追已勞神 成家許汝有財利 操志終須出等倫 孤鴈
過時秋影遠 芳花綻處晚枝新 前途幸有湖山境 進避身名免禍迍 申
前途艱得負平生 浮海乘槎道未行 借問利名相會處 待於中歲事方亨
鴛鴦兩隻沙頭宿 鴻鴈一雙塞上橫 休道凌雲多直幹 松高尤慮斧丁丁
戌 扶輪搜鼎自成持 莫顧吾家槐與知 兩處榮華兩處失 一翻風物一
翻虧 孤飛去鳳東西淵 搖落芳花帶果枝 中道危墻後無慮 斯人依舊利
名奇

女命前定易數履 一 一 一 -- 一 一 子 南北思深兩不全 不取其方
只取圓 回首安家非寂寞 舉頭守節晚迍邅 一雙奇果連枝綴 兩朵枯梢
得雨鮮 若得晴傳消息到 雲收雨散月當天 寅 重山重水幾多難 出
守紅幃向晚安 本信枯根埋雪裏 必生新葉倚春山 鴛鴦對對情飛急 鸞
鳳雙雙恩愛閑 借問秋來誰作主 園林一果老枝間 辰 欲問生涯裏

生涯不在難 只消守己事 何必倚泥山 心處慈祥態 容收狠酷顏 貴人當
面立 有意待相攀 午 基業待良時 時來定自奇 始終待好事 休論是
和非 枝綴寬前果 情深閣內思 何堪良客唱 惹得淚珠垂 申 月向雲
中暗 幽人得意時 利名消息近 骨肉苦分離 燕鴈雙雙散 鴛鴦兩兩飛 後
園生一果 霜裏繳高枝 戌 井裏黃金色 誰人能得知 遇逢終一遇 貴
發必相持 羊犬傳佳兆 鴛鴦自有虧 前程當顯達 福湊貴人歸 四字金子
破扇停秋 寅 十月梅花 辰 巨鱗泛壑 申 秉槎渡海 午
畫虎出林 戌 落花着雷 郭璞數陽局 一人立シ和雲中活箭就空
一雉錢 一池蓮 亾事 文吾門戶主吾主愁 堂上人孤嘆不圓 對床人
內春花噴開房人喜笑 哭到底人閑福壽歸 雖然得語青雲去 恐怕無
砂雨不前福財比石崇 後祖勝宗 一朶蓮花香 一人燒夜香 一蜂逵花香
一盃臘酒香 香風吹送人 何處春入園林 依舊香 料想東風昨夜回 聽更
鶯起夢難猜 男如崔子尋花柳 雲雨巫山復楚臺 利名莫嘆空勞碌 只為
惺惺多不足 畫餅充飢花不成 任你嗟羅不住 福變雙鳳字排空過 五命
帶刑星照我 幾翻謀計未如心 空許黃花秋後朶 自有榮華異語 新空勞
空望隴頭人 高人看眼前 程限此去看看步要津 石壁牡丹數 只為
惺惺不受觸 利名別派空勞碌 鴈叫寒聲過遠山 活計一驚已翻覆 六親
早覺履春冰 碧桃早結閑千曲 照水朱衣共太原 相逢始遇雲中祿 流
年 一枝花 一秤 一人立 一川火 喜 川下火照一場好笑憂一
事業要春寒料峭 進財運用望亨衢 阻隔身心可恨 遲路坦推車 遭曲巷
滿園花發舊風吹 榴花枯老景蕭條 瘦僕牽驢過竹橋 佳人乞巧翻成拙
空見黃花滿地愁 事莫錯人不覺 照顧蚊兒來 惺鷄鄉文書從此要分
明 閑閑言公鏡一看 如癡如醉臥寬前 血光暗毒在今年 石畔皮生財
退速空谷傷懷不忍言 重山過了人 繞鑾喜色 津津却入眉 華堆鼎新財
祿旺 前程從遠有採待 陰局 一點孤星照命身 許多煙雨鎖黃昏 做
成寂寞門 心事憔悴 厭厭獨倚門 秋空過鴈聲嘹唳 月映梅花愁滿地 琴
聲悽切不堪聽 兩度花棲重見喜 桃枝李幹結因緣 依舊栽培勝似前 玉
樹芝蘭爭庭秀 榮華富貴享天年 休道眼前不如意 自是運遲難使遂 雲
開月色正光輝 雖過此宮方得地 寧心忍奈莫咨嗟 榮枯分定決無差 看
看變化金龍去 春賀重添錦上花 女流年 初星高拱照 期年宅舍光
揮 喜信傳 堂上有珠呈彩色 門前女子笑公言 一香梅 一花開 一重喜 一
重財 一琴調雅韻 一水遶亭臺 秋月春花分 即孤炊猴相對喜歡娛

○庚丁鬼谷分定經革卦 月照幽軒格 月華清潔瑩如銀世外安身欲
染塵愁慮未消終有待逍遥偏稱等閑人 空中飛鴈江邊立日透紅霞漸
出雲身在五湖歸不得花殘果結一枝春 心在繁難外身居象緯邊馬
頭春色好雲靜月當天 飛輪 天蓬 天禽 此星照命性巧心靈將
無作有弄假成真覩如雪中月財如水上萍好事多磨利名進退山中有
枚不犯官刑先來破祖自立自成此命是也 述云掃雪觀山山色異春
來還有百花紅應節前定數月色如銀格 詩與分定經同 重 我在煩
難外身拘重祿邊馬頭春色裏雲散月中天 寒秋
男命前定易數革 一一一一一一 丑 瀟洒精神應物華重山正好
作生涯有情却對無情緒不意翻成得意家二隻鴈兒多阻隔一雙鶯侶
戲汀沙擬看馬首多春色月往年來與未賒 卯 守志樂清虛艱危未
過時利名成馬首逸樂閑猴兒鴻鴈何踈闊鶯鶯豈許遲更能遊物外方
始得便宜 巳 良夜月華清幽人意漸平利名危處立身勢重還輕有
鴈飛雲閣逢花別稱情災危須暫有白首振家聲 未 月華清潔瑩如
銀高照清秋世外身塵土易消多慮客逍遥偏稱不羈人空中有鴈離群
遠馬裏逢權景物新家住五湖歸不得花紅一葉倚殘春 酉 正對高

秋月蟾光特地新塵寰雖涉慮名利不牵勤鴈侶空飛過花枝謾結春孀
康閑不得聊作半孤人 亥 蟾色未全明初中意不清利名因馬力家
勢藉猴聲鴻鴈空中見鶯鶯暢意情白頭留一果口口道寧馨
女命前定易數需 一一一一一一 丑 風掃殘雲散平生有勢威主
身當守節積善待佳期花貌嬌嬈美比和福慶隨貴人相舉手榮遇得清
奇 卯 凝眸美望天一方四畔雲收月有光獨我平生無限事先危立
業顯心良金魚對對身依藻紫燕雙雙嘴帶香莫歎一日東君主舊地榮
華福祿昌 巳 守節非今日當生却累修家門宜有顯改戶又相投紡
帙風時入朱簾月自浮兩全當顯煥却在隴前牛 未 主計問前津孤
遺未脫塵收心當積善忍性欲精神龍虎閑眉目猴猪脫苦輪良人未拂
首陌上已欣欣 酉 誤作平生事未新却還美雄恨女身時今莫問安
榮至且自收心守過寅幾時能步青雲路今世安知脫苦輪嬌羞厭見麗
前日艷冶徒誇屋內人 亥 主計非親舊榮生遇吉人孤身何處主貴
菊却開春鳩唤墻頭兩鶯啼陌上塵欲知災不徒須遇丑無寅酉字全丑
遊魚出水 卯 衣葛槊秋 巳 登樓望月 未 氷清玉潔 酉
孀鸞還木 亥 決露秋蟾郭璞歎殤局 有頭却無尾得場偷歎喜晚

事更機關富貴驕無禮 刑不刑休乘六親財 出二山好到有討破財
破財 耗星赶來財貨中庭撚取成灰忽然一跌弄巧成拙好段因緣無人
共執 書文書成不成今日却猶人高山與流水終是遇知音骨肉兩無
緣孤刑兩字纏自擔還自夯打遲過中年 一生志氣不尋常一底衙寬
卧夕陽一對鶯鶯分伴侶一雙鴻鴈拆征行 一生機巧性通天算盡機
關度幾年歷過風波人未老勞心勞力技懸懸 三嘆情生足不足鴻鴈
信稀字難續前程好處莫狐疑跳出樊籠方是福 東西南北許多愁家
務憂煎不到頭幾度醉歸明月夜月移花影上西樓 座右座譽久沉吟
祿馬當年未見真捧出御書回首笑誰如隔路到雲津 流年 書文書
禍星貫貴百妖威凡事向上財星正達征事一段榮心事求謀望日新是
非防不足須覺貴精神姻婚之圍時事之圍所為凡事有閑金陽和一點
春風動揆得人間玉寶錢只防謀事反覆暗中眉承老實為人莫惹官獄
田田土激搖不宜交到鑠不向公之被罵唱防有憂疑害孝臨頭 謀事
求財運自通文書動處喜重重榮華已兆前程福此去滔滔遇順風 堂
上只愁人寂寞川火來時防失腳閑非謹慎不須為怕有勾連恐君錯
謀事成時還不就月當圓處被雲遮寂寞亂落梨花雨滿柳焦枯霜又加

愁裏閑飛燕泰樓夢不成是非非事攪白雪滿江城 幾年勞苦事成非
福到榮華喜自歸跳出重山風景好前程利祿總光輝 陰局 性格清
高早克家機關曉了足堪誇只傷缺數遭刑尅每到東風怨落花 克勤
克儉耐艱辛物換星移度幾春占斷四時多計較起家卓立勝前人 好
信依稀倚柳梢風月清閑壽數高看盡歸鴻猶道少只聞高閣鼓聲歇
女流年 帶雨梨花不見香風中燭寡難當一重災火堂前起一口啾
啾一口秋 杜鵑啼後榴加火牛犬同行相遇虎喜還來了又憂疑瘦損
香飢為誰苦
○庚戊鬼谷分定經咸卦 鳳宿梧桐格 身心進退多翻覆且度年華守
舊心若問瑶池東畔立等閑棲向綠楊陰遠鴈堅飛三四隻寒風一點透
波深終身若問歸何處千里黃沙半捻金 得路逢牛首騎虎渡危橋平
生心膽廣福祿命中招 天參 天孤 天驚 此星照命如孤鷺出塞
似野鶴來風志在他鄉心思他處成身異地立業他鄉東畔栽花西畔發
北園種樹南園陰父母堂前過客弟兄空裏鴈行鎡基雖不中本注漸漸
佳 述云從前事業多成敗直待虎牛身漸成康節前定數鳳凰孤宿梧
終身進退迭進今日好遂年尤且用心得話瑶堦東畔立鳳凰西沼綠楊陰

遠鴈排空三四隻寒光一點透波心晚年借問歸何處千里黄沙半捻塵
中　得路逢牛首騎龍渡嶮橋手生心膽重時復任相邀　未　明珠生
蚌草生芝造物根基分外奇此身不是尋常輩功名際會顯男兒
男命前定易數咸　⚋⚊⚊⚊⚋⚋　子　修身進德逢今日好遂年光
且用心得和瑞喈東畔立鳳凰西沼綠楊陰遠鴈排空三四隻花枝雖偶
不成林君還借問歸孜處十里黄沙半捻金　寅　立意修身事已諧年
來日往漸離乖得時稱意牛為首憂險危疑龍入懷兩鴈群分飛自得一
雙鴛侶老相諧他時已樂榮華地失却衣冠雖冗排　辰　操權主計本
圖榮却喜年來事漸成占處牛頭堪足意還逢龍首恨多驚鴈兒分散半
行去鴛侶傷間兩處鳴東畔瑞喈雖粗樂也勞神思也勞形　午　可享
中年樂還君氣殺雄利名成復散生計塞還通兒鴈分飛遠逢花取次紅
百年多改變歸計憶初豐　申　積德資身喜有困利名成處豔長春機
權到底虛成實業計由來散復新花朶倒時因雨沃鴈飛起處被風嘆老
來且悠悠地莫苦身心強問人　戌　生世自身孤鶯覩有若無利名
雖粗足心意儘南圖幸值清幽處那堪趨向殊待君無事日偷暇鑷霜鬢
女命前定易數坎　⚋⚊⚋⚋⚊⚋　子　忠節成家早梳釵易祖風名

傳千里客福遇百年翁幕捲清風入簾垂曦日融前程終有望福祿大亨
通　寅　欲上朱樓去羊來不見憂美酒樽中綠名茶苑內柔奇果時非
異良人心自留休問前程事須將命裏求　辰　安身守己自優游百事
從心不自由若遇鼠羊皆未濟直須牛馬免災憂清風拂拂吹幽室明月
娟娟照九秋前程自有收成計豁達情懷更淑柔　午　良心遠望天一
涯雨散雲收皎潔時遇人迢遞迎新福得果鮮妍結舊枝幽室操心無一
事成家立計有旋為天邊貴客登仙館喚我相隨入玉墀　申　基業重
成舊不循立計成家擬貴人一聲鵲報無窮喜幾陣香風氣味新鳳凰共
舞波棲宿燕雀同窠施屋塵檻前異果垂枝上整頓裙衣見聖君　戌
孤影空留綠幕中無人相顧枉求功直至鼠羊方可立必知龍虎始憧容
風飛鴈落孤山去水激遊魚各散蹤生平衣祿隨時定終待安心守運通
四字金子　寶馬金鞍　寅　渴馬飲泉　辰　野雲遇風　午　柳堤
驚蝶　申　積玉成田　戌　老顏對鏡　郭璞數　陽局　多愁多慮幾瑩
多累半顛半狂如癡如醉　晉　一田相並主財富命二山好福一班錢享
福仙愁心上積愁之是些疑　間遇幾場閑挖事池入煩仕自家受宅基
祖遺竹落發子姓戶支書經營值自了得大大官司也不須說二鴈雙雙

逐伴飛一生作事過嘘吹一堂人看珠光影一志經營匪拙為　莫把閑
愁事掛心機謀好處善經營香邊識破浮生事自喜清幽享壽榮　生來
稟性還磊落才藝精神還不錯根基整頓幾翻成只要後人牢把捉　雖
是平生歷涉多看看此去出風波貴人暗裏扶持出山外青山喜氣和
心事東西兩處忙根基穩當儘榮昌從前卒立兒孫計福厚名高姓字彰
孤松桂影散　一處心分兩處心經營辛苦不曾停做成根腳星辰重只
許兒孫享現成　澀阻艱難多歷過烟波風浪幾翻經從前只得香爐力獨
影孤松伴鶴程　流年　事反覆多疑卜百計愁真等碌半憂半喜半生疑
心下狀未意未知欲進向前人未遇當初豈望總成虛　流鶯隔外啼聲
巧久起三烟人失笑愁聞孤鴈一聲悲醉底朦朧没分曉　他人事莫向
前恐縈絆惹憂煎　謀事年來好費心吹嘘無力便勞神支撐睚向前程
去別有春風在暮春　龍雖天池飛入林吹嘘謀望遇高人槐花前綻文
書動和氣趨勝變化身　附局　片雲點淡鎖幽房一點孤星照夜長骨
肉有刑多不足落花風雨暗悲傷　為人心志還機巧道是知頭多計較
早年時運未亨通是是非非抱煩惱　休道妖嬈別一家春風座上語喧
譁清陰點點多桃李好事團圓醉菊花　運來只怕蚊逢虎整頓規模還

濟楚益夫子旺定非常進喜進財進田土　女流年　秋風吹動笑顏開
堂上欣欣入橫財蘭蕙芬芳人喜笑鳳鸞相對舞粧臺　榴謝凄凄嘆菊
黄〻宮一箭五宮孫殘星仍
許祈星福子鼠逢牛更有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一

○庚巳鬼谷分定經萃卦　孤鴈傳書格　銀花滿地襯金車踏雪歸來向
五湖借問長安消息好唯知孤鴈一封書鴛鴦懶向池中宿零落花枝獨
一株猶恨根基還德薄貴人引入好山居　井內霞光射斗牛平生衣祿
未能周拖弓箭向豬頭發必在功成在此秋　天鑑　天秤　天度　此
星照命稟性玲瓏胃祿磊落着雖早翻覆多親　清有似溪邊雪兒女運如
鏡裏花疑思重成敗多經歷早作事蹉跎　述云名利未成君且待犬豬
絶到事皆和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申此文丙　井內毫光射斗
牛絲衣放箭得香迷分明指路豬頭發兩處門庭畔一舟
男命前定易數萃　‥一一‥‥‥　丑　賓遍繁華地歸來意氣殊利
名成復破鴛鴈殺還跡節祿非凡根行藏運自濡安然臨老景頹有一枝
株　卯　未有休屢慮爭如運自海豬行方出網犬吠始離潛鴻鴈空鳴
吽鴛鴦喜復嬉有心求利祿無事且攜謳　巳　用意莫辭勞心勞勢始
高興來隨馬尾嘉致逐牛尾鴈吽聲飛遠花須果不牢平生雖倜儻失意
在嚴豪　未　銀花滿地襯金車踏雪歸來步禁街借問長安消息近唯
親孤鴈一封書鴛鴦懶向池中宿零落花殘果一株絲衣一箭豬頭發名
利覺成慶白頭　酉　初中頻得失猴犬始成家獨立須超祖安榮險難
加鴈飛舉似影鴛偶色如花更有安閑地幽居歲月餘　亥　未副勞心
日縱橫勢鳥散如逢安樂地猶自未能完鴈勢隨雲散花枝逐雨拋莫疑
心不死名利兩相關
女命前定易數損　一‥‥‥一一　丑　初心欲待立鎡基但遇數革
未得時雖有資財守鼠尾欲知衣祿問猴兒燕雀成雙尋舊友鴛鴦分散
各歸池孤幃寂寞無依倚須憑福至定安危　卯　舉意成家主事新來
緣身險有迍邅難測情懷無定準徒思思愛未圓全邊浦孫鴻聲自怨離
梁乳燕語留連時來終有微微福及早皈尋禮佛緣　巳　立身平地入
青雲轉目相逢天上人徧歷重山鄉故遠再求吉事福還新　有厄方能收
人計無危終必免災迍騎羊跨馬當成喜栽培根幹待陽春　未　斯人
卻似江邊柳嫋娜嬌嬈迥異常君是高人來攀折便宜福祿自榮昌空中
有鴈聲嘹淚枝上嬌鶯語不忙更看龍蛇相會處其間一段喜平康　酉

用直機謀心未灰年來爭奈事多乖虎尾騎羊當顯盛猴頭立鼠作生涯
鴻鴈孤飛聊見影鴛鴦離散意難諧衣財終有成時日計業滋上且慰懷
家　孤苦情非樂生平足計謀基業成多敗貧財莫要圖善緣宜自立處
世必應孤羊頭衣祿足災禍始應無四字金丑　枯木棲鶴　卯　空岫
尋雲　巳　飛蝗入木　未　窮目伸眉　酉　細流入海　亥　寒潭
下釣郭璞數斷男命與前庚丁同　斷女命與前戊辛同
○庚庚鬼谷分定經兌卦　春花秋葉格　大澤乘舟泛五湖區區逐浪不
通吳春花苑圃終難久繞到秋來葉漸疎水涸山邊飛鴈遠天高雲杳事
難圖知君志在清閑地好向林泉讀佛書　天狀　天都　乇頭　此星
照命如芝蘭出深谷似松柏茂幽巖父母鎡基難守兄弟事業如無獨身
自立難靠難憑親義秋風葉人情鏡裏花成敗多端利名進退命中八字
卻得時辰得也終祿在晚年此命好為僧道　述云雖然通草做屏風異
日崢嶸骨不同康節前定數身在五湖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述庚
見祿心方稱過丙多因擯器財直待跨龍騎馬首平生喜氣自天來　未
患從天降托於人手握權衡稱意心志祿必應從此始顯身多見步青雲
男命前定易數兌　‥一一‥一一　子　特地移舟泛五湖飄然蹤跡
楚歸吳春來陌上花饒放不覺秋間果漸踈水闊鴈飛天外遠山高雲雨
隔烟蕪終知志在清閑地醉飲雙鍾伴老軀　寅　棄吳歸楚興何如遇
丙須防損害隅待得馬兒旋闊步正宜君子達亨衢天邊鴈字分三隻桂
外芳花謝幾株若至龍蛇眾冗裏許君高志更南圖　辰　棄祖榮方得
營家立異鄉馬頭消息好龍尾興何長鴈塞飛天遠鴛聯臥雪香塵埃如
可脫別有好思量　午　未遂身中樂唯愁根下災中年方脫難大福逐
龍來鴻鴈何喧耳鴛鴦安在哉何如瀟灑地獨樂醉高臺　申　騏驥去
長途登臨不憚污逢安歸馬頻樂業藉龍圖休想雲中鴈空殊物外軀老
來直得意方樂半幽居　戌　幹蠱有奇功成家越祖宗利名龍馬地康
泰甲庚中有侶鴈飛遠逢花雨謝紅雲歸勝俗眾把酒稱雙瞳
女命前定易數隨　‥一一‥‥一　子　機謀多改變安身處處危是
非隨分定勉強護旋為過鴈情難淺婚鶯語自知鼠羊當立處依舊發枯枝
寅　志高天外去須應貴客過生涯方得穩衣祿不愁多鴈去空傷侶花
衰果奈何嶺頭消息近業障定無磨　辰　一朵嬌花對月鮮時人安敢
妄輕言奁非貴客來相問唯恐賢君謁少年鴛鴦交頸情難卻鸞鳳馳情
意自堅一言遠地傳消息整頓同歸范蠡船　午　一片瀟湘景自奢南

來北去事難進回首欲成生計立寸心猶道未繁華桃杏開時風雨疾竹
松森處雪霜加乘龍跨馬安榮日慚愧衣財滿我家　申　玉貌含羞似
去年輕移蓮步穩西川舊地人稱君有意趁時整肅評神仙鳳閣高歌歡
自洽龍樓得意喜雙全絃管相迎多擁從平生福至是前緣　戌　計業
與君前分定莫言今日命遲延纔遇華頭心自足更逢凰宂福團圓立身
非是成家日出戶方知已異前堪嗟意氣多勞苦久後身心必自安四字
金子　浮萍遇雨　寅　浪逐行舟　辰　雪月尋梅　午　雨簫自酌
申　月夜歸鞍　戌　月夜鳴琴郭璞數陽局謀高帝緣富人所欲陡璞
急直不宜戲懼　離大謀高欬為新作　財上鼠走財穀不少早晨一貫
晚遲無了　過了波難始用安樹孫刑手足積財穀自支吾足不足　情
歷涉無休歇　愛人曉事滿眼親知　偏喜南北和氣相拍雙輪寒谷白
雲飛雙鳳歸來整羽衣兩頰蟠桃相映熟兩山六九利名隨　靜坐莫思
行窮通自有緣憂煎還自若煩惱不成眠　性格喜躍復不群繁華早占
隴頭春躊躇自覺因緣淺幾度風波未涉津　從來只為惺惺壞滿目六
親傷鼓害心明性直應何多獨自榮華方自在　祇有堂前月獨團幾多
家事柄高權前程自有榮華分晚結蟠桃色更鮮　半生辛苦到頭財富

仙鶴驚愁歎　凡事獨惺惺親情氣不平一生多過慮獨自更憂榮性直
冰清潔心如鏡樣清芙蓉映新菊秋老有金英　流年　財着力難持險
人口舌比數當時寧免有之善能保守前程勝舊婦人虛驚恨度是辰非
則口吻重則官刑當風來燭虎進平牆有憂疑事可傷川大動時心哽咽
芰花風動水禽忙　一蛇入屋行一麼趕馬走一事兩頭來一犬開雙口
老者少年醉酒場楊花風送滿華堂夕陽景望西山暮孤鴈天邊又失行
年來好設生涯計可惜福遲尤未遂這胡勞力再經營自有前程榮過處
釜局　孤舟短棹滿煙送逐浪隨波歷慘悽指日一帆風快順江湖萬里
懶歸兮　生來為性自聰快追歡打笑生嬌態三刑入命啾唧多偏主早
年生禍害　夜歸庭院獨躊躇月上欄干烟暗垂再整玉琴三弄處愁聞
聲韻不勝悲　空費思量傷懷抱富貴不來空懊惱過鴈銜書報鳳樓福
至心靈生計較　女流年　一重喜罷一重憂幸得今年縣去秋颸下揚
開鴛鏡匣新容減卻舊時愁　黃花生女笑嘻嘻天外雲開月色輝夫婦
燒香齋祝壽桃花枝外柳依依　財　財　知　全　害　吐　難　早
籟　苔　谷
庚辛鬼谷分定經史卦　黨隱滄浪格　日到天心影漸高庚辛金卯自

風驟巨舟泛浪多翻覆淺水回波隱巨鱉遠鴈過溪三四隻柳枝一朵伴
紅桃平生志氣無人識晚景金門遇貴豪　身心辛勤事未成碧天雲睛
幾翻明達鵲漸有人推舉跨馬騎牛祿漸平　天笑　天馳　天破　此
星照命心行正直賦性平和能賭是非無私曲不藏機出語毒易嗔易喜
能柔能剛如虎之口佛之心於人不足親如千葉桃花交友如風裏秉燭
述云妻遲子晚君休嘆五九安閑福始來康節前定數巨舟經浪格詩與
分定經同中狀文末　自小慈勳尚未成青天雲路幾翻明達辛漸遇人
相舉跨馬騎牛祿自昇
男命前定易數夫　一一一一一一　丑　舊家門館見荒蕪新洛行時
莫慮虛已免群中身漸泰猴羊寨裏事堪圖鴈飛三隻聲聲遠花綻雙枝
朵朵榮晚歲佳聲何顯似高居雲外鎮無雲　卯　月朗天心氣象驕庚
辛須順泛洪濤遇龍漸過人推手跨馬騎華祿自高遠鴈飛揚三四隻鴛
鴦浴浦一雙滔兒童計業妻楊下晚歲光陰積富豪　巳　家南家北成
身處業計年來漸漸成適逝逍遙心計遠安居福慶喜非輕天寒鴈侶飛
空閑兩瀛花枝見墮零恬然一箇無心客意次多端志不寧　未　家和
萬事匪君營何事區區意不寧跨馬騎羊財漸足呼難逐鼠氣猶清鴈兒

三隻聲何遠篤侶一雙重契情卻向東南最佳處開中立業顯奇聲　酉
圓月當空照斯人意漸通精神健氣發名利越先宗鴈陣當空鬪花枝擺
雨風鋒鋩休逞更雜冗撓私衷　亥　用盡機謀雜冗排年來月往事尤
非馬羊背上通心遠猴鼠途中度嶮巇鴈字一行聯見影花枝雖折色難
皆老末塵世識離卻名利孜孜且慰懷
女命前定易數訟　一一一一一一　丑　萬物榮枯事人情樂處愁災
殘途鼠尾福至立龍頭對對鴛兒語雙雙粉蝶遊有君無意同我步木
樓　卯　獨對孤山坐情高跡未高心思安樂地擬欲待英豪親故相欽
重公姑不汝勞但教達晚景福慶永堅牢　巳　智量多謀畧機深見識
殊初來先侍遠終與六親踈且待犬羊至須當附外居良君問消息執釣
往南湖　未　春色濃如酒生涯冷不禁情懷多散亂志氣少知音日斷
雲端鴈聲催指上琴平生多惱失桃杏不成陰　酉　志氣天涯遠生平
計復成只因身有厄以至福還頹歸燕簫前別殘花果不生英言終寂寞
殘月照西陵　亥　志大壐勞役蹉跎莫計憂情懷自虛鼓意氣孰能酬
天道應難測貧財莫強求花殘終結果風抵幾時休四字金丑　腰錢騎
鶴　卯　天街走馬　巳　騎驢入巷　未　策杖征蜜　酉　月下抛

逑　亥　破鏡生塵郭璞數陽局計計較較是疑心紫不要人欺巧近大
鈔一人扣損家大泛濫財上丈大許識者疑孤一生不足刑剋骨肉事田
土浮沉福九五福長生祿貴人命信自足門戶一弄田土一問親似雨
中花跡若膠和漆　機謀名顯鈎深致遠一人身中丈撐喫力漸到岸頭
風停浪息　椿松萱草兩相拋風明清閑看下補過盡歸鴻音信少更看
陽如玉蘭文　一江春水浪中花一菊東籬秋後施一事茫然心地懶一
重風景後頭詩　為人伶俐機和氣春風事事早須知只恨命孤招妬忌
把家卓立有成持　平湖風浪驚多少行外梅花空影瘦門三戶四苦索
心為出藍閑心喜笑　經營未見眼前功目下相將運限通大用元來成
晚意風雲際會轉頭中　深谷梅花數　晚年家道足團欒底事攸煎未
得安性懶厭休心極倦戶門趁惹事多端　狂風波浪驚多少深谷梅花
耐歲寒終許仰高休未得小樓明月上闌干　流年　防喜變成悲好教
君得知陰人并小口寧无有災危　有一件大事非細一翻驚哭聲還似
笑笑裏變哀聲　凡謀未得訣照顧一陷跌　凡事反覆難辯青綠輕則
訟非重則骨肉　一事可成一事作怪一僧引路一宮下拜　失脫驚疑
意欲前進爭奈心機事勞反覆　一來文書光一沼芰荷香蟠桃開正熟

相朕柳綠芳　壹壹財來喜又來芙蓉開綻朕紅梅成名一向詩彰顯著
故門庭福祿回　今年進退好懷疑爭奈心忙事未期有喜喜中防不足
厭厭愁聽雁聲悲　髮鬃功名尤未遇年來用盡生平計心驚日下事如
何剃棘勾連宜早避　決散憂疑添喜氣從此優游身遇貴吹噓萬里快
翔翔翻身穩步雲霄裏　陰局　命好數好兩相符只是生來命帶孤細
雨落花傷恨切幾多心事自支吾　玉梅繞得春消息又恨隨風舞輕碧
早年雖是歷艱辛好箇前程享安逸　無煩無惱費心機事到頭來一段
悲誰道霜寒鴛帳冷因緣何處不生疑　夕陽好景黃昏近掌上明珠顯
名姓家山有分白雲閑福祿兩全人有慶　女流年　車行到此又逢橋
花落花開人寂寥鳳舞鸞鳴人大巧琴音鳴咽夜迢迢　杜鵑切切厲聲
忙牛女登高亂一場半兩半風心哽咽青中憂裏意惺惺
○庚壬鬼谷分定經困卦　兩打荷花格　荷花兩打鴛鴦散蘆葦風翻鴈
陣斜家住五湖思信至回頭塵境自生涯園林花發存三葉百歲墳前半
是他借問始生須苦節到頭三紀入烟霞　遇犬多驚險逢牛路漸通前
程還有路龍馬必亨榮　天騎　天馬　文昌　北墨照命山中變吉好
事多磨見識別智累多自報自會不俯仰性伏口直多函葬會据當能支

撐會禪補夫妻和睦兄弟鏡中花有貴如不遇衣祿聚散多　逑云龍馬
鏡逢遇衣祿自亨通康節前定數雨打鴛鴦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遇犬
多驚險逢牛稱遂心祿財須茂盛龍馬喜神臨　家　命逢吉曜好施張
更兼祿貴月中歲福星照臨時日位不覺成名稱貴郎
男命前定易數因　-- 一 -- 一 --　子　立意操謀勢未勞且將心膽
委逢萬義君祿利牛頭上更許名聞虎穴高馬兒有侶飛三隻鴛帳無情
挫一爰若解留心最幽處塵勞災難一時逃　寅　芰荷雨打鴛鴦岸蘆
葦風搖鴈陣斜身在犬頭多險阻財當牛虎始榮華樹困花結成三果早
向雲中閒一家龍馬群中多喜事到頭出俗入煙霞　辰　着意經營未
遂心不須興嘆苦呻吟若逢羊虎身須泰更藉重山利必臨蘆葦風搖斜
鴈陣枝柯雨沃鎖花陰到頭利祿滋盛獨應區區景物侵　午　桑葉
樂重山安身登貴壇利名超當世生計卯龍顏三鴈喧空闌方花取次殘
雖然多役事晚景卻身安　申　年來碎事縈心計未安寧馬牛來祿地
龍虎振家聲長空飛去鴈永夜不聞情試問右歸事此心無不平　戌
倚祖應無望重山計可施立身須仰貴得志為龍時鴈字思中愁花枝艷
處稀辛勤甘作蜜口口只甜誰

女命前定易數比　-- 一 -- -- -- --　子　綠楳紅幃儘主身何須刪志
更貪心自然福至無危慮不至災生共禍侵　夜月嬋娟空照室秋風漸瀝
撼孤林九坐總前同豈曲指彈絃斷續新琴　寅　心懷鬱事悠悠慶
世身勞不自由借問平生何未遇致逢今日足堪憂秋風颯颯情無倚夜
月淒淒意未周舉頭遙望江山景且自寬心度幾秋　辰　鶯花易老晚
來春不整花容越樣新紡幞低垂修己事自消自遣度閑身早離勞生歸
活計終須榮遇脫紅塵前程且可安心守不必憂煎與苦辛　午　一輪
寒月照朱樓擬取歡娛喜未休今朝恰遇登雲貴成計終須福自由鸞鳳
同栖蘆荻浦鴛鴦共宿蓼花州平生自有恩情在不用憂心度九秋　申
幽情鎮坐綉幃中形役心勞命未通欲問前程期吉兆當知兔子得豐隆
情懷美望天邊月衣袂從飄戶外風若得貴人同一處必然因貴立新功
戌　休嗟世事亂如絲心下忡忡有舊疑一條好路無人識但展愁眉且凝
立基花艷滿園遊蝶喜果殘空樹被風吹成敗相仍聊租遂不妨碌碌且
隨時　四字金句　把扇騎牛　寅　辰　苔石逢霜　午
寶船順風　申　秋堤楊柳　戌　蜂房結蜜　郭璞數陽局　心身志高
支吾得巧無咎煩惱自有元寶　錢一堆錢在身　是書文書有氣利成名

遂　雖一雖後方泰刑不足性性雖淳朴心也糊望有貴人扶祿不怨無
山上有旗旗有望名利可成休妄想　似親生不足挨於有福　積德滄
功從祿為鍾雙雙鴻鴈伯分飛兩兩鴛鴦怨別離運拙徒勞心智巧前程
多名利幾多時　一性本來淳一官只見音圓中防有時藝術較功深　年
來未得兒孫力成家未說養家心　為人性巧有機謀只為心高害不佯
歷盡幾多酸與苦如今劃地尚生愁　命分生來何太淺親因眷屬滄中
險秋空鴈字不成行到底參差難得伴　前程有喜貴人扶山上山高事
事圖笑道家蜂尤踏蹬者看此去足歡娛　片玉無瑕數　獨鶴性孤高
雲鴈各飛舞一片玉無瑕沉沉光未觀　心高志未通名利難雙舉骨肉
要比和人人徒賭語若遇江頭人前程從此去　流年田土事生瘡利有
跳躁把做事　過後疑當前阻喫來頭為田土　文書喜氣象新更改後
得其琳榴噴火富貴人防備他笑是嗔　謀望　謀望今年好貴心自今
氣數未舒伸好將好事尋生計直待秋冬遇貴人　丙丁驚喜佳人笑門
外白雲空懊惱一場閑不堪為要得平安先卯斗　一家二十口一雲
天外走一江露狀雲一人休去走　年年空自鎖愁眉進退營謀未遂時
欲識閑山身外事衆頭次第好音期　一軸文書忽地驚吹噓有便遇高

人彩雲秋後光陰足此去軒騰氣象新　陰局　斷與前庚戌同
○庚癸鬼谷分定經成卦　鶯宿野林格　斛裏黃金不用量誰知升斗自
桐妨孤飛鴈過蘆花白百歲優游戲水傍　鶯宿喬林飛散畢春花枝上有
金芳若君家若出中年外好逐笙歌入畫堂　筆硯隨身學不成不思名譽
與公卿江邊年有鱸魚美錯認長江作帝京　天將　天氣　孤惱　比
星煞命孤重性重迷神重重心高性直不靠祖財拳頭上做成箇基業竿
頭上摸出家緣千層浪裏安身不妨百人竿頭立命不怕虎穴中敢去取
子巨浪裏也去釣鰲只得四柱堅牢所以不能消擦　述云根基先敗雜
枕景福優游康節前定數斛裏黃金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筆硯隨身舉
未成不為松柏共公卿江邊喜有鱸魚美莫戀長安作帝京　未　險阻
艱閑皆經過前程通達少憂驚休道風波都見了逐財過祿晚豐盈
男命前定易數咸　⚋⚊⚊⚊⚋⚋　丑　斛裏黃金不用量誰知升斗
自相妨群鳴鴈過蘆花遠雙舞鴛鴦浦渚傍筆硯隨身雖拙學利名到處
足稱揚君家與在中年外好逐笙簧樂畫堂　卯　詩子身懷土誰知稱
斗妨寒寒須家家業計漸積積鴈侶何孫隻鴛鴦韻不長立身更安處雲
水與難量　巳　身心榮計不由人他日安榮遂此身定許利名隨意足

些兒閑慮不須驚鴻飛二隻何堪拆鴛侶重諧始可親試問老來成底事
一翻枯起一翻新　未　筆硯隨身學未成許君中算遂功名棲持雅量
雖殊俗落魄情懷志不輕幾隻鴈兒飛已遠一雙花朵色重新穿簪必許
喧閙里無限笙歌側耳聽　酉　處身殊未穩榮業在長途牛首聲尤盛
龍頭膽氣麗好花開異園孤鴈遠萍蘸且遂時中樂將心休外圖　亥
休戀前途作帝京隨身筆硯學稀成黃金滿斛妨星量鴻鴈雙飛自重輕
入手巨鰲中遂意起門一果自穿簪三春花卉適宜折若報初中勢不平
女命前定易數泰　⚋⚋⚋⚊⚊⚊　丑　時來一變過於舊榮顯衣欽
易祖風過橋且問朱衣客黃卷瑞然立大功　雲雨網繆當此始鴛鴦出沒
偶相逢羊犬傳名振閭里此身終自有亨通　卯　從茲守分去如何自
在優游性更和但顧安然增福祿一生焉得受奔波只恨鴛鴦情素淺終
知奇果結熟多靜處家庭安孝義母嫂歲月去流梭　巳　幽懷悶悶幾
時寬勞苦身心未得安處世若施仁義事為人不致受欺瞞當收異果身
榮貴相得良君免苦寒但能閨內安常分必自達時有榮歡　未　莫恨
成家在晚時止緣未遇貴人持芳姿嬌媚年來美百計俱全更有思傳揚
吉兆當龍至榮令耆筆倩虎威如今閨閣常安分庶著平生不忒儀　酉

金帛囊箱亦見虛生平意氣兩何如春歸園苑花容艷秋去枯枝果實疎
燕雀成群尋故壘鴛鴦猶自泛平湖老來且得虛名去回首凄涼對月孤
亥　明月與清風平和兩不同萬般皆會合一點自然紅結陣斷芹燕成
群採蜜蜂不知辛苦立甘處為誰工四字金丑　大船逆海　卯　月照
寒潭　巳　寒潭下釣　未　花衢客宴　酉　逆浪網鱗　亥　振藏
逢金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庚戌同　斷女命與前乙丑同
○辛甲鬼谷分定經無妄卦　雲罩長椿格　重雲密霧遍天涯祈雨祈風
隔歲華秋水鴈橫三四隻歲寒孤之伴寒沙　春將去處園林綠冬暖凝霜
自不加借問生涯何處是騎牛歸去老農家　天班　天瓊　天因　此
星煞命隱士之星有道之宿人命既之清若秋宵夜月春沼盧花不實之
兆名利奔馳生涯蹭蹬性直出口傷人多招不足親情有如江上雪兒弟
恰似鏡中花若要身榮除非牛虎相逢之年　述云長江波浪急也有坦
平時康節前定數密雲不雨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極目無人含煙籠與
水通遇蛇心已定庚會祿經同　未　鴻鵠高飛透碧天不同燕雀兩三
般他年志氣軒昂大祿馬決持有貴燈
男命前定易數无安　⚊⚊⚊⚋⚋⚊　子　乇不坐仙果無福風擬程

逢花生厚詎見利又還消隻雁孤飛立芳蕪花葉漸凋煥然中道理生計且
豐饒　寅　出身雖甚利名先榮耀生涯務日前命到中年應有禍時當
犹先莫纏綿高飛兩兩雁鴻遠花放枝枝果巧鮮倍問前程君莫慮嗟彝
基業福延年　辰　歷歷難辛百件差重山再整立生涯成身遂志他時
節親舊交情陽歲華飛雁一行橫遠塞鴛鴦獨隻睡汀沙晚年始滿生平
顧樂處田園計立家　午　路路之水何通舟寸木焉能出大樓不揣利
名過我顧常時心計運刑家楚天跳望孤鴻遠梁花散散花飛柔不覺生
涯榮又辱信知財利若東流　申　騰氣多為成敗事自家業計却蹉跎
休靜去麼榮如馬還見危疑勢似波是處雁聲空聒耳滿欄春色漫相和
平生名利終成誤一夢南柯自若何　戌　南山脩竹北山栽苦節還疑
待鳳來地僻奥娛枝葉盛林深終是絕塵埃雁書一去無消息花態芳妍
帶雨開直過牛羊方息慮終猶生計主高臺
〔安〕命前定易數升　⚋⚋⚋⚊⚊⚋　子　世事多翻覆情懷曉自寬立
身祖當雖成業子先慳雲中人遠問門內客傳歡前程多異果不致苦心
酸　寅　幼白慧顏喜今來箕箒雖幾家能好惡一己受辛酸陽水隔山
遠魚風魚雨寒前程全不吉要好遷韓　辰　獨守孤燈坐悠悠天自

明何當風色動更聽雁兒鳴鷄猴徼福至豬鼠晚家成貴人來顧問只恐
未通亨　午　秋盡枯枝綠月殘空自明安心無立計舉意改前程燕老
歸南去花推果不榮故鄉人不見展癸有餘情　申　世事紛紛撓心懷
似亂絲親踪心自險福去命當危心膽如天闊愚情似露滋晚年逢貴客
終不福相隨　戌　莫憂人老守孤悼須要前程有所歸貴人接引終當
誤家業勤成可自依雲中嘹唳雁聲絕閙裏悽惶母訓達當今且守情懷
喜馬犬相逢有設施〔四〕字〔金〕子　雪月無影　寅　井鮮出沼　辰　寒
潭下釣　午　更殘望月　申　敗柳逢霜　戌　月照青松〔郭〕璞歎暢
〔局〕風流人物，琴書詩篆，多學多能，幾多奇技。　一喜　一落花　一鹿
雲中福祿撲朧　計較成就　風吹海上片帆飛，祿厚財高事事
宜。桃李故園成實早，東風吹散舊塵泥，一段因緣事不孤，英雄俊偉少
年期，鴛鴦含喜青春早，[illegible]得梅花一兩枝。骨肉情親反不親，翻來覆去
若眉顰，夢回一對鴛鴦散，自有清風作故人。思量世事知多少，換葉除
根春正好，悠悠湯出浪中船，獨自歸來人已老。老來身轉健，比去心如
顧幹運施為，別家風重改換，歸上達霜欺　莫語諄諄意氣祥，多財幹
運捨經商，只知歸上凌花好，非謂遭霜又雪傷。知己交朋生怨惡，親姻

眷屬盡乖張汝南天水人相遇從此提携喜倍常　流年　一婦人主前
程長益有件憂懷財穀雲集　不望求財却有財行年正遇喜重來謀為
自有榮華兆別有高人着意推　看看此去如心願應有閒非將中蕭堂
前人看少年人恍惚三姻空恐悵　鶯聲切切杜鵑啼風送楊花滿院飛
歡笑罷時生慘意菱花照破水禽啼　一火頂山川一人放醉眠雨打芭
蕉響風吹浪裏船一刀挿元寶一犬生雙口　本喜且先憂令人心悄悄多
少榮懷嘆不平幾多愁恨謾傷神重重驚過憂疑事此去方知氣象新
〔陰局〕　斷與前丁乙同
辛乙〔鬼〕谷分定〔經遂〕卦　戲水鴛鴦格　志氣孤高且待時煙鴻霧雁各
分飛園林花發依依綠春色須還長嫩枝　山遠路遥知馬力鴛鴦戲水不
相依前程幸有知音者獨聽殘鶯晚樹啼　遇鼠身逢厄逢寅遇貴推龍
蛇波浪急牛馬定光輝　天祐　天非　天破　比星照命無祖業之分
無親友股肱之力一雙手做成家計獨自立簡生涯人情淡薄骨肉相踈
十分息愛好處成非難是疑奸李何費力大事不怕小事不欺過思遠慮
千萬百計過了多少艱難經了幾翻內推皆是天破星所注　述云幾翻
浪裏風波急還知也有坦平時〔康節前定數〕日晝天心格　年日身平影

不移煙深鴻雁各分飛瓊林花放依依綠春穫園林一兩枝山闊路遥知
馮力人生歲久辯高低鴛鴦戲浴澗溪水獨對孤鶯晚樹啼　中木　命
中到鼠身妨厄許看逢寅遇貴權直待龍蛇波浪動一交羊馬是豐年
〔男〕命前定易數〔通〕　⚊⚊⚊⚊⚊⚋　丑　踈親散失不勝言過盡危疑
事為千欲向新園題故事偶然生計獨探權　天邊鴻雁群應別池畔鴛鴦
頭漸辯莫嘆中年太多事霜未久致水堅　卯　初生乳兒走三訟情
性天教豈自由猴鼠纔行逢偉事蛇兒相見顯家猷　空中有雁分飛遠庭
下芳花果不收純得利名歸我後好思姻蝶夢莊周　巳　生涯立處不
為真石硃栽花硬倚春逐利追名空役志家煩事迫自勞人離群鴻雁飛
無力逐隊鴛鴦意未酬天使災危困賢子不須興嘆注麒麟　未　天然
孤子困塵沙初歲嘗謀自未涯纔過利名翻手失長將心緒若洛嗟　鴛鴦
兩隻兩驚散鴻雁一行風逐斜若論中身成主事移南換北兩還家　酉
平生志氣高天外半是真情半是虛望道守株如待兔成身緣木欲求魚
飛鴻去後群須失花樹榮采葉自踈有道前程有明處片雲幽聚稱仙居
亥　初涉艱難事可嗟幽人何土患無涯多憂須有無憂日不意翻成得
意家　天外分飛雙馬遠塩前塗落雨枝花鋤基去後須堅固惟恐重逢斤

爷加
安命前定易數遯　一一一一一一　丑　未過吞將變化工藏形且守
綉幃中寅巳時來方得地鼠羊哭脫見王公權外一枝生異果樽前大醉
挽長多若問親離家破事元來命裏更多山　卯　福至心田得自由將
身隨爾入瀛洲當年破敗危中道日後榮華始見憂風吹燈滅觀明月雨
洗衣垂舊愁若來自守安閑地得子相扶上鳳樓　巳　別祖離鄉作
外人年來哭蹇尚纏身何須苦苦思安處自得悠悠越家備一枝果飄風
來撼兩處身存意未剔唯恐利名難到後更憂晚景有災迍　未　堪嘆
終難事賢人道不通鼠來名自顯中至福當豐哭病身雖有塵名定主封
為心修福善方得享昌隆　酉　守靜居家吉壽華物有盈貴人觀損益
天道迍枯榮絶命多山險愁心帶疾生必從千里客晚景自和平　戌
成家美歎難高人入遠閑閑顏開一笑取意自相攀得果非奇特依君契
閑閑鼠雞終一別福祿遂瑚珊四字金丑　齊雲狀日　卯　梨園聽樂
巳　石上栽花　未　逆浪網鱗　酉　緣木求魚　亥　枯木過爷郭
璞數奇局　甲丙庚辛人大富貴前程名望晚節黃花　雙屬　破鏡
半真半假弄璋弄瓦箇箇能人之手也者　一枝花狀貌勝紅一對天邊

屬字空一葉扁舟五湖泛一生財祿自亨通　一鏡半邊光蛟龍鬬一場
錦堂人未醒水上落花香　一人執傘兎家事苦歷涉艱難身心未閑萬
水千山　性叫叫唉唉性膈雖眉滿日渾如快活人平生志氣未安寧艱
難歷涉人間事幾許風波未得伸舉美嘆少年心枉用盡量喜有人積重
貴人賴裏自扶持萬里鵬程風穩送財上有力在家財用石邊皮雖過重
山喜自歸志氣莫言今未滿前程快活美似疑鳳宿楓林歆　鳳宿楓林
莫怨呼至親骨肉有如無艱難險阻皆經過名利園林祖不塵丹桂枝頭
懸皎月碧雲山下種珊瑚直須仲仲親經歷好把平生作畫圖　流年
身急如何事難成慎半門半戶半宜營倍事急欲前心人迍事難成心懊
悔老不老八項淄　好事從今又一新東風桃李故園春舊愁新恨多縈係
對景新詩却自吟　嗚嗚家人忌有哭求謀望事又徘徊高人接引多亨
遠謹慎閑非禍裏來　一喜悄悄一山處走一弓弦斷一事起倒　傷心
怯風雨門戶半田土月缺又還圓不覺濃雲起雪滿山頭只兩年冥谷春
回還送喜戶門和氣四時春禍散祥生福及身變化升騰從此達雁谷作
箇有成人川頭有大睹生疑荊棘叢中步可遲仁與不仁其懊恨得便宜
處着便宜　一花兩中鬧一樹綻紅梅一卷文書動行人得意回　秋意

將逢莫空谷馮字一擲人滿屋粧臺只有鏡生塵十八子拳門外竹　陰
局　斷與前丁乙同
○辛丙兎谷分定經同人卦　日被雲遮格　日畫難分影漸斜成身消息
來待時春歸鴈叫無蹤跡秋月空梁燕亦歸祖道只因身反破恩深爭奈
見分離春色樹凌緣何事實結枝頭一果奇　知道身榮貴成身却異同
龍牛外虎穴相會便亨通　天權　天聰　天富　此星照命經風涉浪
之星穿山透石之宿人命照之有三早有三遲當家早憂愁早勞心早子
息遲心閑遲享福遲直待末主成家計　述云五九絶交還得地杂榆晚
景得安閑康節前定數畫日雲遮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根地須榮貴身
成事漸同井逢龍共虎八口快刀鋒　末　造化緣來進退多正當成處
反蹉跎得逢衣紫東君客從此亨通氣象和
男命前定易數同人　一一一一一一　子　春色人言濃似酒生涯自
料冷如冰利名成破空樓首志氣多能若識者　目斷月明空屬過情傷風
送落花深平生瀨若長江水無語東流是此心　寅　縱步蟾蜍窟仰聽
牛斗問鬚香牖未足榮達事空閑兩未情何久　霜鴻飛更難美言於去路
雲露遠西山　辰　石鏡藏金匣重磨拂舊塵鏡前難鑑後明物不明心

花落幽園靜鴻飛繞月沉生涯三徑裏桃李自成陰　午　志氣衝天外
生涯計復成只因身藤破方見滿還傾去馮雲間見花飄雨後輕秋光風
景別殘日照西陵　中　春色江山嚴繁華錦綉堆光華倫應日功業自
奇哉鋪翅驚鸞臥張飛鴻鴈來成身消息好獨步上高臺　戌　成家立
業兩邊園圃利圖名急未便勞盡百年心計上鞬旋千尺手拏天白雲隨
馮飛天外紅雨飄花落檻前晚歲生涯隨意足奈何天付此因緣
安命前定易數鼎　一一一一一一　子　莫管身無疾當初福未堅高
樓人自望採志欲尋緣貴客重重喜來君臺臺言華頭折鼠尾消息自來
傳　寅　滿斛黃金映日明花紅椰緣色春生祿遂馬群尋大路名隨充
子主前程良駒不脫風塵客紫燕頻栖簷棟榮日斜不展金釵塗胃雨披
衣入漢京　辰　燈前說盡平生事早上疑如一夢醒守閑寂寞存心在
垂嘆清閑發笑驚一鷄忽在耳邊語雙龍默自調琴琴離家早早前程去
貴客相扶入帝京　午　君臣際會一時中風雲散亂未和同萬里揚威
人恐懼一身主計自亨通未遇良時自安守終須奇果漸昌逢鼠尾相刑
終自吉不須憂慮有疑山　中　君心未善意常遠牽緣訟蹇句雲居施
心兀生幽懼裏立計當先離故廬駕喬對對遊新水鴻鴈雙雙過遠湖試

問平生有何似勤心福德有相如　戍　前程儘自立鎡基且忍心懷勿
外馳平生自有微微福計業終須遇吉期情性切宜收拾住閑中凡生莫
招非待得寅頭回顧後不妨安穩脫憂危（四字金子）落花流水　寅
蟾宮捉兎　辰　磨鈍復藏　午　秋堤楊柳　申　春入花園　戍
雪月尋梅（郭璞數陽局）孤平年刑尅刑名難逃（二十八）戶庭重整亂來重新
田田上山林居自立方成福浪裏孤舟歷涉萬千過了今年此身安然
雲掩西山月天高月未明孤鴻飛失伴愁聽夜猿聲孤舟撑出風波去萬
里征帆一樣平　幾年有意思雲路幾陣秋風雙鴈舞幾多生意滿乾坤
幾度支吾自勞苦為人磊落少年誇和氣春風別一家祖業無緣難守舊
自為營運儘奢華　日月莫疑堂上缺鴈行難整成孤尅幾多親眷雨中
花一段話頭誰共說　風波險阻幾千里歷盡風波始達通無限風波無
限好許君此去化成龍　春木結花數精勤有意莫非高春木開花又
結桃栽種便能成秀實伏張心事舊根高偶達此限龍蛇會沙地垂楊立
不牢缺月重圓還又缺東南地住漸增豪　流年　事業要好場笑喜來
來客斜峭事事變入州縣休心怨幾回勸　昨夜春雷驚已驚禹門頭角
看崢嶸翻身跳出三層浪占得龍頭第一名　謀事多成福祿隨名高利

厚四時宜幾年有意思雲路今日鵬搏萬里飛　一卷文書至一宮梅面
歸門庭還改變和氣四時熙　預先積善可修積顏枕莊椿日月長他事
莫前宜忍柰免激人事變參商　陰局　陰命元來數伯陽陰陽差誤不
為強雖然一利前程祿終是初年未吉昌　為人稟性自仁義心爽精神
愛伶俐半閑半吉半勞心孤尅相刑親眷異　菊傍桃花便惜春移來西
院愈精神七宮真假相同處獨倚欄干眉捷攀　晚歲成家財祿足看看
子弟遷名目他時車馬簇于家荊棘莫栽當路曲　女流年　春風吹動
笑顏開重理鸞勝鏡臺杜宇一聲音信喜牛郎回首鴈歸來　文書進
益田蠶旺生孳閨門百事昌客信嘻嘻聞女子梅花斜插一枝香
辛丁兎谷分定經觀卦　鴈過高峯格　鴈過高峯不逆飛歲寒江上理
毛衣大頭消息應測別歲在豬牛奮猛威　中路陰人來舉用綠波深處定
虛虧平生蹇難得後晚絕過蛇羊透玉歸　大樹盤根實年深枝葉殘歲
歲江上月獨自照青山　星名缺　此星照命如風之象有名無形作事
七顛八倒弄巧成拙親如不親恩中生怨撰錢來如風雨去若飛沙雖是
鎡基輩固預尋不定之憂妻遲子晚凡事勞心妻宜命硬年高方合婚緣
命弱年小定有相妨休言發達應遲末主自有福利來也　述云猴兎絕

相會事業便光輝康節前定數木茂深林格　歸鴈過山飛不逃歲寒枝
上一光犀犬頭消息君須覺祿馬豬羊虎奮威　中鶴歸陰神齊拱手綠波深
處央無虧太原天水人相引遇此方知應晚期　中　大樹根盤實年深
枝葉殘江鄉秋月上時照好青山　未　淺分生來命主艱難達經海歷
難關逢貴遇貴相携挈際會風雲頃刻間
男命前定易數否　一一一一一一　丑　往昔何堪說當年事可知滿
園春色盛觸處月光輝露浥梨花濕風輕燕子飛水南山更好歸計莫棲
遲　卯　秋山雲水凋殘葉擬待秋來長舊枝道在困時焉足嘆人當榮
處事無疑　寒江鴻鴈雙雙遠春沼鴛鴦對對飛試問終身人事業前程廷
越勢真奇　巳　紅杏枝頭春色媚綠楊堤畔曉風陰千山自覺形神爽
野樹何如困睡沉花影重重增夜雨鴈聲嚦嚦碎秋心身成江漢思尊膽
業在溪山歲月深　未　園苑青春媚門開白日閑未應財久積終後事
艱難鴈影沉秋水人情隔故關不堪江上月回首落青山　酉　雲龍相
會遇需雨在斯須枯槁含滋秀榮華興眾殊功名好消息人意莫踟躕若
能如越相永永脫災虞　亥　桃花謝後杏芳菲春去秋來未得時景物
循環榮又謝直達牛馬始相宜鶯鳴雨後聲多巧鴈叫秋深意別離好似

年年江上月陰晴圓缺有盈虧
女命前定易數解　一一一一一一　丑　綿模依舊風自揚舊地榮華
福祿昌早向朱門多吉慶庶除一紀少災殃對對鴛鴦時得意雙雙鸞鳳
自呈祥更遇虎龍從自始從容富貴不尋常　卯　得見東君寵無憂喜
自新但緣時遇終自福中迍處已宜安靜成家脫苦塵生涯榮又尋志氣
淌江津　巳　好事多磨難根基向晚前自宜登鳳閣親義斷成冤芳
桂君來折枝高奇果遠千生如一夢虧了又還圓　未　雕琢崑山玉方
圓巧匠心須當修內善莫使外邪侵真偽為非是前程福自深身勞惟在
晚回首楚歌吟　酉　水冷魚沉底泥輕燕躍林閑情何事樂立志守當
今奇果須成實東君特地尋閑中常守節莫惹是非侵　亥　欲問平生
事聰明立性剛立身親巨富處世近忠良魚跳深波急燕語盡梁巢無心
須走兎衣祿永安康（四字金丑）月下賞園　卯　枯枝待春　巳　獨
坐觀蓮　未　殘花遇風　酉　雲龍遇會　亥　明月照虧（郭璞數奇
局）心平直好靜身勞苦支吾孤刑多謀意勞心力有一分喜支吾一人
山上立功名可望勞力向前雙鴈　鳥名望日半雲中有一分指悔一
對任鴻分碧漢一對鴛鴦晚失伴一對沙鷗去又還一隻秋來淒上燕一

生心急慢一池萍枯乾一蹄泥中吐一人問一官埜頓舊衣重着起旌旗
搖動半邊紅　蹭蹬身心多不開許多繁冗動悲酸多謀多慮心平直亂
娑臺堂宇留寬　綠楊陰裏防鶯散留得紅蓮一枝綻幾回獨立向西風
心驚秋後無歸鴈　砌下芝蘭漸喜宜榮華未遂莫先悲堅心守舊還亨
達好對斜陽尤未遍　滿菊滿架數　青松鶴氣沖牛斗鯁直孤標有志
謀好慮財量無盡藏支撐裨補太何妻平沙鴈影風千里古渡鶯行月一
鈎天上紫衣人薦舉碧桃新折舊枝頭　流年　麻　嗦　財財喜合好
雖持雅過後福未肥川大　文書事重重疊疊慈場口舌文書可喜繞得
遂氣象更新福鼎來辰開銅鏡照顏回文書進益添財喜萬里風雲一快
哉東風吹動池塘柳喜色津津生戶牖只愁雲鎖月黃昏掩閉寂寞傷心
久　川大動時防失腳風舞楊花還半落閑愁忽動閑嗟唖石上栽花恐
差錯　他人事莫向前萬里語也相違先吉後天得意替謀福自生文書
動處通高人前程自有榮華兆山外逢山事有因一喜不喜一愁不愁一
清風小院一客醉高樓　[陰]　斷與前甲癸同
○辛戌鬼谷分定經通卦　雲霧過山格　平生主志重重險獨棧彎弓力
漸旋雲路過山多險阻時來平地上天梯鴈飛天外聲聲遠雨後桃花片
飛借問百年成應事長江春色綠依依　命見羊添角身逢馬迅歸杜
鵑枝上叫猶道不如歸　天卬　龍馬　北辰　此星照命有振持有志
慧見喜不喜財帛不缺先破後成會撑絣會分理有剛斷却緣迷神重重多學
少成有頭無尾名揚内外譽藹鄉閭目下未成四九之後方可榮身　述
云根深不怕風程動五九年來見倫明[廉]節前定數春風滿院格詩與分
定經司中　命遇羊添角身逢馬有歸杜鵑枝上語猶道不如歸　木
幾度枝枯幾度榮幾翻來復復能明親孤破祖皆勞力却喜前來祿自行
[男]命前定易數通　一一一一一一　子　仙種迷春花乙故鯤魚得澤
入天池幸然貴客時推借及至安榮譽自奇塞鴈雙雙飛遠去庭花朵朵
果成稀蚊猴得除雲會牛虎相逢興轉輝　寅　扁舟驀涉波濤貴客
灘呼相招此時擬知吉耗當年名利資饒花開枝時艷冶鴈鴻去處飄飄
借問老年何若棲懷空度良霄　辰　歷遍危難萬仞山何時平地解愁
頻本圖安主無他事爭奈人無半日閑　海燕寄巢棲舊木塞鴻飛度遠鄉
關如逢雞虎蚊頭上陶朱財利滿門閭　千倉萬鍾方成寶大器無
疑向晚成玉兎金鷄聞吉耗靈槎跨涉入蓬萊年流芳花鬭迎春色鴻鴈天
邊奐侶登寂寂晚年聊自適金勝塵土受虛名　申　寸松猶有凌霄志

休謂人生不出塵若遇雲程紫衣客提攜冗路是非人重山山外鴈飛絕
丹檻檻前花委春牛馬相逢災漸息兎鷄依舊福重新　戌　志氣才成
立門迎寶鼎來鴈飛三隻遠花折兩枝開有果終須落逢危事却諧正好
觀新景移步上高臺
女命前定易數駿　一一一一一一　子　慶事天來不可知芳姿得處
應佳期醉醒愁解都無礙新月方生萬里輝貴客扶持登寶殿英兒豪傑
折金枝前程自有亨通地虎兎榮華守福基　寅　守節當亨奮前程被
寵榮翻身出巨網奮力到君門折軸歸寅地操持在鼓盆只緣無壽祿何
用苦心論　辰　論來天祿是虛名吹舊塵勞枕禍因立事任君多計巧
平生有命不由人　高樓遙望紅霞散倚檻閑觀風雨紛來往區區身得穩
修心積善守寅申　午　守節相違志不寧成家立計且玲崢親踈義絕
知非侶望福安身意不醒　對對嬌鶯似巧語雙雙乳燕別離聲莫嫌情熟
患名失本合身心被戮執　申　欲上危樓問若何貴人拍手笑呵呵前
程自有歸身地何必驚危離鼠窠福祿自然隨玉女名聲終久達西河若
至龍蛇子榮耀不妨拱手作義狀　戌　出身立在波濤上危險重重渡
水津親踈孤獨今如此災衰困厄自難伸生來只喜幽閑守晚景依然舊
福新且問鼠羊逢卜吉放眉樂意問高人[四]字[金]子　沼鱗入海　寅
衣錦扁舟　辰　枯木待春　午　遠寺晚鐘　申　小松棲鶴　戌
秋月芙蓉郭璞數奇局　性主性剛鼓家稱誇笔一官人身歷過艱難祿
紅身開孤自支吾事功名蹭蹬[宮]屋宮中生有公方望一二心拋不下刑
着外珠絲愁兩打心機費盡入黃昏基規模宏遠半輪明月照堂前半照
人圓半不圓半段因緣何大晚半隻鴻鴈入雲邊文書有分成名早只恐
虛花又不一匣黃花塵滿鋪一盤荷葉尚流珠一悲一喜浮雲事一段
三刑也是孤功名蹭蹬未如心莫把憂愁只管索祇為惺惺多了了主今
作事迍成迍　根雖世事須經過歷盡風波始安臥東皐南浦事如何守
舊隨緣還較可可惜平生命裏孤一家骨肉即如無歸鴻雲外聲嗟咲幾
度經寒過字跡是非非是知多少苦恨青春惹煩惱生涯好似畫圖看到
裏閑心拋不了莫嘆少年心枉用盡堂喜有人權重高人暗裏自扶持萬
里前程靜中動　晚窗花影數　已身如在煩惱堆人事煩難累得災滿
眼都無快活人幾許風流難自在手跂驅馳不自過是非費用年年破休
言磨折幾枝來祿在金門晚年賀　流年　身不足事屈曲杜鵑啼防一
哭　事多事蹺蹺蹊蹊掛着人衣一喜一悲　杜鵑聲催人看人楊花飛

襯馬啼輕舊愁新恨多閑撓對景新詩各自吟一處淺林一弓斷弦一事起倒兩人共言　嫩笋遭風雨西南牛二尾月缺又重圓不覺濃雲起牛郎含笑喜盈盈風景從前又一新無意之中添一氣不精神處也精神添一丁進一口一青山一處走　重川浪起小舟輕皮石余公斷情謹慎貝戎相侮弄磨心磨腹疾業人　一門和氣一翻新禍散祥生福海深跳出泥龍方變化從前好事稱人心　陰局　斷與前丙巳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二

○辛巳鬼谷分定經否卦　琢玉圓球格　箭飛星斗起寒光月照長天感上蒼宫羽已開天賜福自前雲幕自高飛黃牛滿屋非干職琢玉須圓取出方屬通碧天沙塞遠兒童歸去一雙雙雨潤龍生角山深虎奮威但交猴鼠上漸漸見光輝　天貴　天孫　血姤此星照命將相扶君之兆文武侍衛之星爵祿自然免惡不侵明窻淨几受業琢磨有記性心有操持志只因心不足未免多學少成退神在命主中有救險處人於五九總交成立命享安閑之福述云利名未遂心多慕濟會風雲自有期

康節前定數　如水有龍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田有洞龍生角山深虎奮威須防猴子上日月未光輝
丞平生若此一孤舟數次連逢浪拍頭晚年福祿君還有也須榮貴度春秋

男命

前定易數　否　䷋

丑○幽慘終難剖　生涯無作有　能才難滿懷　跡失傷情厚
祖業謝君扶　庭花飄不久　春色已三分　空對依稀柳

卯○香身欲舉琴雲手爭來　時來命所海南北驅馳心未歇東西更變漸團圓
清光去鳳無消息深院飛花果不勝　午夜子規枝上叫雲山西路月嬋娟

巳○雲散中天靜　風清細月圓　桂騰香馥郁　浪湧色潺湲
去鳳何堪嘆　凋花亦可憐　會看身後事　歸屋畫神仙

未○主身非祖蔭　別業得家宗　鬱鬱情懷悶　悠悠志氣中
鴻飛通者月　花落故園風　鵝海濤身去　昂頭雲路通

酉○東籬繡綻花初放春色烜妍氣味新始覺春風生我里便飄紅日落成塵
重山去鳳沉孤影遠浦鴛鴦別兩程何幸此身淘大得好歸林下教緇巾

亥○獨上危樓上　艱危航庭空　回頭忘故舊　昂首達窮通
海燕歸雲外　銅鸞葉土中　恬然榮白髮　歸計一兒童

女命

前定易數　否　䷋

丑○炊祠重重福　猴鷄疊疊災　美注堪中福　奇花苑內栽
良駒足損步　貴客意中猜　借問前程事　宜將愁眼開

卯 巳 未 酉 亥

綉幞春風捲 朱簾愛日快 振心母失弃 到底是英雄
目送孤鴻遠 情歎樓上紅 年來多倒錯 好事不和同
計業甚瀟條 情深恣意驕 晴風時拂拂 秋雨任飄飄
閑悶多非是 前生分外招 鼠羊無可撓 享福足逍遥
袁望江源客 心思意未濃 回頭終有益 立計日興隆
驚丈聲何切 烽兒陣失蹤 生平有如是 終久福來逢
屋角蜘蛛網 千般巧計成 雨來全水滴 風撼捲無形
孤苦何堪說 平生事不明 回頭谿峻嶺 晴月雨詞晴
海水無涯遠 人心有準繩 羊來回吉兆 馬退得安寧
有果紅枝上 成家望貴迎 謹持忠信語 無祿也豐盈

四字金

丑 秋風飄柳 卯 臨潭下釣 巳 披雲望月
未 井鱗入海 酉 黃菊耐霜 亥 登樓望月

斷男命與前辛丁同 斷女命與前丙乙同

郭璞數

辛庚兜谷分定經 敬卦 龍蛇波浪格 水畔張弓射底魚龍藏深窟
自安居鴻飛天上聲聲遠蛟在池中戲一月珠祖業漫將心不足鴛鴦相背
意情陳知君自有逍遥路摘取蟾宮第一枝庇在高原望張射斗牛弓平
生何事足晚景自從容 天刑 天孤 鸞鶴 此星照命一生勞心費
力般般自向前件件自理會別人做過事須是自要做不信別人自是自
直作事持重言不妄發安須少煩惱多閑中尋靜靜處不安閑命招性拗
妻須命硬山中有救過險無危述云
一生勞心非燦爛 遥空輝晃照天宮

康節前定數 龍池波浪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丑 底上高原望 行人射斗牛 平生何足覷 晚福盡相扶
未 初年蹭蹬多艱阻 中歲雖容都異殊 前程造物多榮貴 進擬揚名好進程

男命

前定易數 履 三三

子 初時命運未離屯 行路絕通書色匀 休嘆利名歸我晚 終須立業舊成新
鴛鴦沙暖情何困 鴻鴈天邊叫又頻 莫道枯枝難結果 東君留意更慇懃
寅 節操非因學 聰明豈在書 登雲攀月桂 涉海釣鰲魚
朔風吹去鴈 秋水落芙蕖 擬看白頭日 安然任所居
辰 志氣強存在 衣冠舊不同 人情隨好惡 兄弟各西東
祖業非身有 生涯倚主翁 前程何處似 雪裏獨青松

午 牽弓來射鹿 中正隔江波 莫笑此時失 依然入網羅
鴈聲歸塞外 花影亂苔沙 騎虎跨猴日 持愁且樂歌
申 天意無私覆 人心自不同 利名徒往復 財業墮初中
鴻鴈歸飛遠 花枝遇別逢 到家榮晚節 卜宅兩山峯
戌 楊柳枝頭春色動 高山峻嶺雪方消 人心懶處成家苦 馬力疲時知路遥
鴈起孤飛南嶺外 花枝重結故園嬌 翻來覆去何時足 名利如同海上潮

女命

前定易數 大畜 三三

子 孤苦多端事 清閑心自明 守閑終有厄 侍母別家情
借問幽幃事 宜當萬里亨 若迎名利客 福祿足雙榮
春至枯枝綠 安心守紡幃 月明聞鵲喜 風靜看蜂飛
寅 貴子終須在 良人胡不歸 鼠羊名利事 福祿兩相依
塵事紛紛起 名和利未全 偶逢佳客在 何況貴人牽
辰 莫使情懷亂 將成莫寄傳 良駒能騁足 同共入西川
孤介不堪嘆 危逢立舊基 貴人全不問 奇子畧相期
午 權握惟心巧 生涯在貴持 羊猪當顯發 須信福無虧
申 否極泰須通 危逢道再隆 當圖黃紉貴 須守白頭翁
怙恃宜先弃 恩情斷不空 前程何必算 困福逞英雄
戌 風雲合處足英雄 碎事煎焚反覆中 紡幃默坐安良撓 情性溫和福自達
朱戶半開佳客望 杜門不掩露人容 借問鼠雞年裏事 人心各自興西東

四字金

子 鴛蝶穿花 寅 魚樂下釣 辰 雪月青松
申 竜日梅霖 午 帳裏鳴琴 戌 雪裏圍棊

郭璞數

陽局險雲 日雲中 財喜事 雙鴈 花柳 鏡心性
性乃了了是事便曉 一日雲中影落西 一輪孤月散清輝 一池鷗鷺雙飛
去一對鴛鴦兩岸飛 一陣狂風帶露花 一舡風浪去無涯 一雙鴻鴈春
雲去一樹紅梅景色佳 莫嘆平生志未伸 重山有路到蓬瀛 成中防敗
支吾過萬里秋風快去程 為人磊落多機巧 事事遍諳多計較 交情眷
屬畫圖看識破炎涼回首早 鴈行相並闊高低 字映秋空失伴飛 接得
蟠桃春後子枯枝再喜發芳枝 一貴遠望一鹿回向好 今前程榮華氣
象 映水落花數 花落花開只為風月 當照處被雲籠 情知畫餅外頭好
胸次 黃犀內不不通 接得蟠桃逢巳月 至秋松柏傲深冬 直須伴伴親經手
收拾春風映晚紅 流年假虎尾啞人 山謀事難成 半憂半喜 財莫遠出

無利息求財望事始艱辛祿向前程遇貴人川火動時人哽咽鶯啼鳳過
醉醺醺　一人捧卷出門外笑嘻嘻一鋑堆有名雙鳳入雲飛　閑事莫
管免相牽絆善去憂來一場鬧亂　高人指裹為栽培兩處文書入宅來
鷄逐鳳飛隨變化歲寒只見有江梅
陰侷春晝空閒日月長桂枝又喜發新芳數逢弱地終超達多改多成事
不祥平生作事多悔怨付杞愁腸損一半親姻好處又成踈多少營為未
如愿　運交中數福方來五五年中春意回做作事謀盜氣象夫榮子貴
主資財五宮莫嘆花枯槁中限主來非老老穩坐人間快活婆探得那時
消息好　女流年數逢絕處早修禳忽覺身心網內藏春水斷橋無渡去
百花杜宇一聲忙　哽咽意尖吠夫愁子伴憂滿香榴綻楊花白牛女相
看淚暗流　杜鵑啼處亂梅黃榴菊花閒閒一場蝴蝶夢中分散遠麻衣
顛倒意忙忙
○辛辛鬼谷分定經　乾卦　石上芝蘭格　須金鍛冶方成器石上芝
蘭根腳異遠塞孤鴻飛不歸群群飛上丹霄際春來花發滿園林木秀多
應時未至百年枝上半青紅白頭應作蓬萊裔遇鼠天應祿逢丁必慈災
鼠中羊內被一舉上高臺　天蔭　天因　科秘　此墨照命不受祖業

之物全憑天地之滋生如日升東漸麗北海爭進新芽不久成竹魚遊深
水變化非難好个根基只緣迟神重重留襟磊落作事迂回述云
桃李花飄處　枝頭綴菓多
康節前定數　爐冶煉金格
中　遇甲承天祿逢丁必見災鼠隨牛首從直上鳳凰臺　詩與分定經同
末　平生概變太慳慳只為孤權少稱情崎嶇造物多磨滞利名中末始方成
男命
前定易數　乾　三三
丑　幽懷志氣衝霄漢爭奈人緣命所淹親眷半途零落盡祖基強計不周全
庭下花枝和雨落沙頭鴻雁自孤眠借問前程歸計路秋殘果熟一枝鮮
卯　平生志願何時足直至鼠羊方見鹿良匠斧斤琢器成終見崑山有奇玉
風排雁陣勢縱橫雨濺花枝色難續戒君得志不須貪財足疑惑恐迍覆
巳　晚歲蕭條險復難初時立業勢如山栽花庭畔還閒落逐鹿山頭似等閒
風撼雁聲空歷歷雨添深澗水潺潺百年太半成何事不若留心雲水間
未　春來觸處花爭放唯我枝頭尚寂然莫道東君思未發自嗟恰值雪霜天
雁陣空飛三兩隻桃花熟菓一枝鮮親知骨肉應難料天使身歸別處圓

酉　高堂華館鎮畫墻偶爾相如入貴鄉唯喜目前人事樂豈知身後福難量
鴻飛江上難留跡花放枝頭有味香志氣遇時須待用莫將弓矢亂施張
亥　莫言昔日與今時昔日今時事漸奇春到園林花爛熳秋殘霜露葉枯枝
風撼碧波鴛侶失月明良夜雁孤飛休言得失渾如夢命到中年福自虧
女命
前定易數　咸　三三
丑　一身孤苦守高蓬兩處成家不見蹤敗數時來當度失優游無計恨何窮
枝綴果危經驟雨身安慢裏被狂風若欲好兒終見免依然明月被雲籠
卯　昔與今朝事不期今朝昔日甚稀奇春在園林花自發秋深雨露葉摧衰
月照幽閨情擂喜風翻翠幕未休吹莫言得意渾如夢直待中年福不虧
巳　志氣才高量亦高機深慮重卻波濤一心恩愛終離別百計生涯恐不牢
何況鳴蛩聲不樂迸看乳燕語切切若遇辛勤免災苦平生無樂有煎熬
未　立計意尤甚　雖人為掩蔽　累曾遭口舌　先應見官方
老婦空花貌　嬌兒無桂香　羨他桃李色　年少發叢芳
酉　志氣方成立　運逢子午交　所為多寂寞　行孝甚蕭條
內外俱相尅　夫妻兩不饒　被人懷少恨　攜劒路傍邀

亥　朱門雙掩日光揚萬里恩波福自昌重重吉事相隨逐乙乙佳期指遠方
枝綴果奇通漢苑官榮祿顯取南商只愁晚節隨時變孤苦奔馳遠離鄉
四字全　丑　畫餅充饑　卯　卞和泣玉　巳　更殘望月
未　寒潭遇雨　酉　綿裏梅花　亥　春花秋葉
郭璞數　陽局庚辛人富貴　壬甲飽文學　一人卓立　離祖
孤　龍登涉　鳳　如意　莫言不遂令翻稱意　謀望　琵琶斷絃　執拗
重圍　性　有些急性　自宜把定　莫恐孤長　前程平正　一生心性　鏡破
自清高一雁孤飛遠涉勞一段因緣幾會說一家春色綻夭桃　一喜又
道疑一官未遇時圍中防有阻樂處又生悲　五行安穩好鎡基勞力勞心
遂意逢可惜早年孤尅重至今作事尚顰眉琵琶清冷無人問秋雨梧桐
總賦詩　平生心性誰能亞自謂希夷等聲價竹梅林下影蕭條連理枝
頭緣分寡　芝蘭木許早分芳趁得三秋桂子香蛇化為龍頭角現高人
着眼廣寒鄉　獨木逢春數遇貴相提必有時平生剛毅比夷齊山高步
險千千人獨木逢春地步移雁叫一聲搖影落鴛帷難保百年期直須蛇
馬相逢處使是青雲萬里奇　流年並　卓立　財　田土　事不足
父十丑女父禍至宅人不足　福早禳　無事一驅　田土一弄　正好

經營福自然只防川火兩相煎堂前人醉梅花月寂寞朱扉噪晚蟬 忽
防不足惱人心腹空調鳴琴彈傷心曲 他人事莫向前荊棘路恐千連
財在石皮畔風舞海棠眠 睚過今年災禍少一點福星前面照滿堂和
氣襲人生利祿榮華事無了 花帶雨偷眼喜恨公言犬吠嘴進岑田增
岑錢善保守勝常年 一卷文書兩翼飛黃花時節笑嘻嘻白頭人看梅
中雪紅粉佳人望綠衣 雲散長空月影西高衢謀望遇吹噓堂前人看
爐煙鳥門外垂楊發舊枝

險局 斷與前戊壬同

辛壬鬼谷分定經 訟卦 層霄月朗格 骨格輕盈如婀枝清風滿徑
任教吹良霄月朗天光碧在路行人未得歸借問嶺頭花發未覓鶯語
喜還悲平生進退多危險晚景匆匆福自宜門戶慶來時麻衣換綠衣馬
頭人着力應事也光輝天愕 天鉞 天鉏 此星照命乃惡劣之星人
命值之君子多福常人帶疾添財減土成敗不常先憂後喜破了還成心
性不常大寬小急性或直心或焦妻硬相宜子遲到老九五之後方得立
成人家述云 甜苦重重諳歷過方知晚景祿優游

康節前定數 青霄月朗格 清涼雨過枝婀娜空裏寒風四野吹雲霄
月朗天光碧去路行人歸不歸嶺頭花落經霜雨提有春光花無語鴈鴻
江上楚雲飛歲長多是踈親侶
中更去前程三五年一時是一載自安然騎牛漸覺心閑泰甲午之前上碧天
末嶮阻艱辛盡經歷好處機關多拙失休嗟年少苦撐持晚景自然成福吉

男命

前定易數 訟 三三

子 得則咸懽失則悲年來半痴半如癡終知損去還成益料想天公豈有私
鴈去還空飛不及琴調別韻識音知春風謾有花如錦問道秋來果幾時

寅 紛紛春色物鮮華上苑風光景莫加豹變南山添羽翼鯨揚北海換鱗牙
孤鴻兩兩穿雲去舊歲枝枝帶雨花百事到頭終一失早將生計卧煙霞

辰 硯石藏珍憑匠琢器成先用立規模時亨何假人來薦天賜聰明豈在書
自嗟鴻鴈一無侶堪嘆鴛鴦兩不如莫厭利名遲與晚終須溫飽樂安居

午 灰心汨沒幾經秋意氣情懷未足酬得丸不由磨鐵硯逢猴何必懼焚舟
高飛鴻鴈一行遠艷色嬌花兩祿榮更指貴人相引處便旋闊步上高樓

申 虛心絕俠生平志意向須高辟事煎堪嘆利名頻得失料知親眷不周全
長天孤鴈悲秋去晚樹庭花帶雨鮮借問是家家未是不知歸去隱林泉

戌 半成半失立生涯喫苦吞酸力未加險難重重愁不散憂危疊疊事堪嗟
親知好似天邊鴈名利成時雨裏花借問斯人何所似身歸南北兩邊亡

女命

前定易數 大過 三三

子 孤寒秒跳出群蹤爭奈憂煩若兩鋒重重喜慶須龍至渾渾光華必鼠通
朱簾半捲宜安守綠幕低垂在未中堪羨立身終有後雞牛窟裏異形容

寅 天然緣分事非虛守節幽閨必自孤無限眼前來去事幾多福祿有還無
鼠尾羊頭消息好高樓青眼盼吾軀陣陣清風時入戶依然晚景發前途

辰 立身既向江鄉遠早晚塵埃入繡幃箕帚辛勤惟我立金釵不墜守空閨
可憐命蹇遭如此預知它日失提携好把身心思進退不如潔己九泉歸

午 舉意立前程 孤離恐不成 安心存孝義 晚景畧亨榮
雲容舒青眼 因緣結遠情 寂寥無一事 杜宇枉哀鳴

申 天意無私曲 人心事不同 箕裘多反覆 福祿趂初中
繡幙風徒捲 朱簾日日紅 到頭榮晚節 立計在高峯

戌 堪笑此生榮 機謀日日成 嶮危知自有 福祿晚來亨
佳容隨雲鴈 良駒逐老鶯 若逢雞犬至 安享自崢嶸

四字金 子 帳裏梅花 寅 寒谷栽花 辰 屋下藏金
午 枯硯磨煙 申 曲巷推車 戌 破舡載寶

郭璞數 陽局 清一曠人清藏立 士好大源天流 壽非福容祿位 書
望 名孤 訟 刑 倉廩實府庫充富石崇貴陶公 一雪堂前映雪光
一舟波浪去茫茫一翻好事驚人處一夜寒威異常 山上重山望故
鄉利名尤寄在他方誰知造化嬰兒戲富貴終還有分郎 一半逍遙一
半艱幾回惆悵幾間閑家庭多少縈心事獨自支吾未得閑 性道清高
多質朴勞心勞力能把單回頭只見獨花開一屋人孤春寂寞 源流好
處水邊緣早有成持遇貴賢向上規模君穩看休成失錯恨綿綿 停帆
待風數半為艱阻半從容好事停帆待順風別淚未乾重躑躅心神不定
未西東水邊探得源流別不向區區碌碌中習氣太高休問下他年造化
有難同 流年防算弄 事如夢 謹防他 方進用 事事事 漢分
曉 成不成 了不了 田土上交加章達有文應自家事心未愜防哭
跌莫漏泄 鴛鴦之事環境之中 數內今年可早謀 舡行浪裏事茫茫
羊行虎道猪逢犬榴花三烟亂一場 暗裏隄防二尾中行藏謹慎可無
憂春風桃李添新浪秋雨梧桐惹舊愁 一人兩辭一人清新等雞入籠

怕蛇入井鴈洲冷落一屋人忙外事顛倒門外彷徨
陰局困龍久蟄未逢時隱水裡頭未得知一遇雷聲驚起處興雲布雨出
天池　平生計慮多翻覆說着愁人心不足通亨猶似未亨通跳出風波
方是福　根基莫道不如今細數行年有好音三十風光誰共守移根換
葉少知心　來一段喜去一段愁香蘭滿地福優游末年須滿平生願只
恐滔滔不到頭　水流年夫婦妻兮妾併夫令人知醉要人扶烏鳴花落
人憔悴鏡對鸞鳳亦二孤　心切切意淒淒白頭堂上雪花飛牛郎掩面
東籬菊嫩笋風搖竹一枝　喜喜憂憂哭口犬更防二尾一頭牛　鴉聲
非吻☰　事　細事　災　馮分　刀砧　血[illegible]

○辛癸鬼谷分定經通卦寶劍重磨格吹毛寶劍金剛樣塵上經年暗未明
合遇貴人重拂拭雪霜潔利自然新江邊三鴈飛沙遠樹上花枝果亦成
幸有陰人相接引春雷繞動馬嘶聲無根濃葉滿地堆蓮花出水望秋來
逢牛必定成權貴跨馬騎牛大路開天福　天將　天部　此星照命乃
榮華之宿富貴之星生來無苦衣祿自然有操權有智慧有鎡基有受豹
有靜性有剛斷作事先難後易所為十是九非總逢難亢之年定主妻榮
子美述云　一生災難處　鎡基進益多

康節前定數重磨古鏡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無限風霜花未開池內蓮花秋後栽逢羊必定機權立跨馬騎牛息舊災
末莫笑前歡與舊愁月明雲捲本全收等閑拂盡無餘障自有高人引路頭

男命前定易數　通　☰☲
丑　生計紛紛苦慮休幾回歡喜幾回愁常將吉事成拋棄纏到中年祿始優
鴻鴈飛時群偶失花枝謝後果無收生前祖計非吾分自整衣冠入鳳樓
卯　論未業計當遷變進退休歸意不寧莫謂利名長久處須知災禍負前程
舊園花謝新園發失侶鴛鴦與侶聲若問根基真渺薄紛紛柳絮逐風輕
巳　千載蟠桃猶未熟摘來入手不依時幾年費力無成就晚歲方宜立所為
雞鼠同群名可望鴛鴦二物有分離若論塵世多成破只許逍遙脫是非
施權立業孤無輔勞思索心計是非飽食安居他日事當知孫識早年時
未　檻前花朵何衰謝天外鴻鳴各自飛借問晴雲有跡路天中方見月光輝
飄飄無倚海中舟有遇才朋不久留拙計埋身多逆意多言傷己謾刪求
酉　梨花漸落鶯將老孤鴈飛時已失儔立盡斜陽身漸泰蹤泰獨自上危樓
遲遲無語立東風百計千謀未有功須待鼠雞說事業便於兜上立家風
亥　江頭去鴈聲聲遠檻畔芳花朵朵紅欲決平生身後事南柯名利夢魂中

女命
前定易數　兌　☰☲
丑　初時命蹇未亨也早離家鄉景色新莫賴六親為外倚且扶一己過三春
檻外清風香透異閨中明月影侵身堪笑果生奇特處東君留意獨慇懃
卯　守節長潛綉幙身冠釵不整問何人聰明宜在海留久算筭終須侍櫛巾
新主歸來尋故旅東君留意拂紅塵一聲杜宇啼天外腸斷重臺舊福因
心腸依然在　冠旒舊不同　人情能好惡　親眷合西東
巳　立計非心有　生涯倚个翁　若尋榮遇處　直待入龍中
未　天然分福自前因守節成家必主身要必今生為善事免遭橫禍及災迍
隨時自有修為處改意終須不惹塵東君不顧津逢遠魚水相逢道自新
酉　天度衡書事可求一生福祿自風流只緣孤薄難遭遇遂使前程有不同
奇果挺然成實後良人終守落花愁一條好路如知覓安坐高臺到白頭
亥　勞心勞力守平生橫祿虛名自改更重重吉事成還破擾擾心胸前林生
閨中安穩無危難望外邀求反險傾修心度日無他事啓念終須竟不成
四字金　丑　泥塗走馬　卯　小舡入海　巳　飢鳥投林
未　浮雲蔽日　酉　浪裏行舡　亥　柳絮飄風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辛戊同　斷女命與前己乙同
壬甲鬼谷分定數迍卦　松透蓮蒿格蓮蒿直透茂松青霜雪雖深且固
根鴈飛天外聲聲遠鴛鴦戲水失其群桃花滿苑從君摘未逢一个好知
音若逢運到蛇羊地衣祿安然必稱情限隨羊馬發喜慶自然迎壽如逢
九五不用問前程　天祿　天將　天容　此星照命主人有機謀有持
畧有進濟有財帛親如不親交友難托獨自向前難為長子螟蛉庶出方
可存留更遇馬牛錢財興盛述云
逢牛遇馬方還樂　休道年來不稱心

康節前定數籬裏栽花格蓮蒿枝節聳雲青氣直雪霜固深根鴈飛天上
聲聲咽鴛鴦獨戲忘其群桃花落浦從君摘金子園中尚秋色陌上行人
又不知倚人知道應難測
中壽遇三重甲安然守百年限隨牛首發人到虎非天
末平生事業困淹延機會無心卻有緣衣錦貴人來接引拂開雲霧見青天

男命前定易數之　☰☲
子　青蛇出水帶珠浮正是飛騰得意秋莫訝衣冠如故舊好為生計上留[illegible]
檻前花朵重開發塞外群鴻半失儔名利成時無別慮西園景物好閑休

寅 春風謾拂依依柳 煩惱生涯難固守 事如成敗出天然 料知否極終無咎
鴻悲塞上失群飛 花落庭前果成後 指出前程事若斯 利名亨處君須朽
辰 休嗟涸沼困金鱗 訪看騰身定出塵 得遇天河井斗水 化為雲雨入龍津
鴛鴦池畔無雙侶 鴻鴈天邊再命嗔 赤犬嗷嗷兒何說 區區大路入荊榛
殘紅換去綠陰成 去後生涯計業榮 平日思深成慮怨 年來遠貴只虛名
午 鴈聲嘹唳歸雲外 鴛羽悠揚泛水清 鼠馬張弓機發處 定教一箭立前程
草生江畔隨春綠 菊綻籬邊帶雨開 天運四時無失度 人緣何事少梯媒
申 親知好看天邊鴈 生計何憂落草萊 休問前程榮辱理 利名去後又還來
玉琴不鼓久埃塵 再續朱絃整韻音 月下砍調稀識聽 風前一弄得知心
戌 長空碧水飛孤鴈 午日當空花正陰 得意氣時當晚景 一帆風送滿舟金

女命

前定易數 井

子 當門倚著朱扉望 不顧狂風捲繡衣 掣去半空飛或舞 回思一笑又成悲
舉行步步傳虛語 主計紛紛把淚脂 風回依就無時處 方許安閑享福基
乃生繡幃中 迷塗情未通 安身修性正 得處使心聰
寅 假饒時未遇 仍舊福無窮 鼠頭佳果秀 舉日換形容
辰 望斷江山景 前程去路難 雖然情自遠 還使意中惶
鴈過聲嘹嚦 魚遊幾往還 有名終就實 遇犬辰花顏
午 孤苦身非樂 初年未自由 當春人自喜 遇鼠必風流
檻畔花徒放 枝頭果不収 奈何風力動 平息始無憂
申 柳態足嬌身 含煙喜色新 故人提挈取 貴客整精神
堤畔情非樂 思前徒自嗔 時來方發越 鼠犬遇新春
戌 生計成時用不輕 前程有分稱心情 萬事皆由天理定 一身終自享安榮
紡幕工夫還可遣 朱扉智量喜尤清 試問平生何所似 龍蛇出穴福來迎

四字全 子 登樓望月 寅 秋堤楊柳 辰 涸井金鱗
午 殘花遇雨 申 牡丹芙蓉 戌 歸舟波平

郭璞數 陽局雙鴈雲中 一人重山一拳 福 貴人 文書 名
二山宮 百里有語便川莫做疑一事蹉跎 忽然生疑事有分定喜欣欣
看亨榮 好前程 刑着力文持打岨向前 幾回望斷龍頭雲 幾度傷心洞裏
人幾度施恩拋虛設 幾翻好事到眉攢 一對鴛鴦鴛夫侶 一雙鴻鴈飛
芳渚一生名利有無間 一曲琵琶天上語 平生多少事無成 伶俐惺惺
處動人甘苦數 嘗諸世事 問愁空自度青春 五六年中事不美 破財破

祿尤未已十分好 處便生疑黃金到手渾如水 鴈行好處不成行對對
飛來天一方 寂寞綉房誰是侶 重磨鸞鏡現清光 莫道謀生心意竟頻元
未大器成持晚春 回啟蟄一聲雷 驚起數年貪睡眼 仙人圍棊數世事
仙人一棊局 黃金入手難拘束 施恩幾度變成非 要好十分生不足 風清
夢轉動關山 月明夜半江南曲 一聲雞唱兒回蟾 滿堂桂影穿金屋
流年一人主謀望吉憂事起 喜未為喜 先憂有憂 兩年氣數未為奇 多是
多非事時疑 財到手未皮石去 得場歡喜惹場悲 謀望今年喜不常 只
憂家宅未輝光 楊花飛雪人眉皺 恐喜連綿人斷腸 他人事休去管 恐
相連說長短 急急人速速 大上川光燒漏屋 鴈聲嘹唳過天衢 顛倒麻衣
不忍哭 靜中星斗早穰祈 保過今年始免非 官府有言公莫去 只宜守
舊莫胡為

陰局 斷與前戌丙同

○壬乙(鬼谷分定經)井卦 玉梳盤杷格 白玉藏珍 寶盛沙隱 碎金異香安
水際 方始見浮沉 遠飛鴈千里 鴛鴦戲綠陰 信如花謝後 實子大中尋 滿
屋來天雨 陰人隱舊情 豬中達兒子 方始遂安寧 天晴 天成 天賜
此星照命為清風明月之星 為昏迷朦朧之宿 人命犯之 茂檏隱志 思遠
慮深 反覆鎡基 顛倒造化 只宜過房離祖 異姓就贅 妻遲子晚 妻是年高
命硬 保守到頭 子若螟蛉 庶出相信 到老迷云 膳羊達兒子 方始得身榮

康節前定數 玉藏璧石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末且喜 天生屈己伸 機謀際會遇青春 天公不負凌雲志 自有高人卓主成

男命

前定易數 升

丑 拙養江湖莫媿憂 異時頭角出潛流 雲程昂首應高遠 泥窟成身獨可憂
鴻鴈啾啾雙去遠 鴛鴦對對喜波浮 一身幸有高名主 何慮他時事不周
卯 春來如暑不如秋 堪笑人生不自由 故計去時終不理 新榮成處許無愁
鴛鴦莫道長為侶 鴻鴈歸時已失儔 深悟此生知己少 為教捕鼠屈驊騮
巳 烜赫榮來已慮枯 人情多謦欬當塗 可怜未到東堂上 已報斯人福有餘
二隻飛鴻天際別 雙頭花朶檻前殂 回頭問着家何處 飄得持盃老故廬
未 側身東畔却成西 借問前程道又迷 自是利名成己少 何言貴客不相攜
依依柳岸飛殘絮 嚦嚦孤鴻多自棲 生理只教未徒去 不如高卧白雲齊
酉 幾翻入手幾翻捐 艱險重重背息肩 肝膽直須探物外 歲寒方見耐煩煎
一行去鴈聲應失 兩樹殘花果不鮮 堪笑舟人太多咎 撈魚未得早忘筌

亥　利祿來時猪馬前斯人何事意懸懸平生有巧鈎腸計翻被他人笑面穿
兩樹落花成果晚雙飛去鴈別群喧書生志氣高天外爭柰前生福不全

女命

前定易數　困　䷮

丑　良人意重問嬌娥花貌因何怨恨多但見貴人同去處自知業障儘相磨
幽閨展轉身非穩綉幕低垂意若何晚來雲霧開明月一點虛心百事和

卯　終身自得生涯處不懼閑非閑是煎縱然未遇時人助不致災危苦苦纏
雙飛鴻鴈來江渚對舞鸞凰向浦邊且問前程終吉事騎羊帶鹿定榮遷

巳　臕粗斜插桂枝妍同坐仙宮取次看鼠至驀然登玉殿牛來平地作神仙
跨鳳終朝享榮貴乘龍得志訣新鮮更見良駒榮遇處福祿雙全果又鮮

未　紅日山前欲影斜情懷方得脫咨嗟羊遇鼠宮無欠欠思深意重必榮華
鴻鴈秋秋回故里鴛鴦對對浴晴沙迍回不必多疑慮且自寬心去立家

酉　貴人來往幾徘徊不見花顏欲自回幽閨情情虛空說纔緩心懷豁達開
堪笑英雄都占盡徒誇笑語覓難猜也須時遇方榮貴若使貪求定見災

亥　玉顏花貌映朱唇衣祿重重近上人縱使奔馳無大難還須榮遇主終身
貴客同行歸粉閣縱横撒豁步紅塵柬君有意何須卻書氣盈盈事事新

四字全　丑　披雲對日　卯　枯柳逢春　巳　歲寒松栢
未　漏網張鱗　酉　風飄楊柳　亥　岩上走馬

郭璞數　陽局心倜儻　性幾巧蹺蹊　事事雙親　有蹺蹊　出
二山到底歷涉難歸千萬機關休得逐抛孤滿園瓜子全收拾抛傷心
一對人間健一條雲路通一丈出外照一事急匆匆扁舟經過風波處推
出中流遇順風一鴈孤飛影落秋一重山過一山頭一生福祿如心願一
段因緣慮盡愁　展轉尋思世道難許多家道自盤桓休嗟未遂平生志
如在一重山外山　鴈群只怕觸寒早雖是成行不到老幾多心事暗思
量只為孤星急煩惱　生來心地大謀高重整門風苦日勞堂上更憂生
不足老來戲罷醉陶陶　拆舡造屋數一半心高一半焱崢嶸欲勝舊門
閑傍觀做作都容易自覺施為反用難　財祿休嫌未濟遇更憂親者見傷
殘雖知家活重新整一水長流別遠灘　流年壘引意州縣有出孝子謀
貴一場怨恨破些財出宜利靜裏宜焚一炷香廉布陰功保壽康得意開
懷宜遠出一團和氣藹華堂　一場好事到勸君莫推托一段好青山困
龍換頭角　一簇笙歌鬧華堂一門來户一爐香一封文字青雲上一顆
明珠掌上光　一件事疑心悄悄翻來覆去添煩惱暗中文字打交加只

為雷初不分曉　足不足一夜雨流深院前少年門外望長空白雪滿堂
人滿屋謀望亨通福自催重山好事信音回吹噓自得高人力喜見梅開
又獲財

陰局虎卧荒丘失卻威幾年淹困未逢時直須變態成威勢露爪張牙未
是遲　為人巧相自機關勞心費力未得閑一點壽星高照處莫垂珠淚
倚欄干　一段愁過一段舞琴調雅音聲楚楚華堂好笑意愁多只因兒
女磨難苦　卿卿有祿不稱遂堂上歡聲自榮貴東籬好景夕陽西多少
閑心無着處　女流年一人磨鏡一人彈琴高山望日門內無心疑於秋
後又疑冬小小災殃根五宮上有一人人自至白頭煩惱白頭翁

壬丙鬼谷分定經既濟卦　猿戲叢林格
柱倒人扶起　輪推仗匠圓　鴈飛沙塞遠　有意合天心
命有重榮貌　花開兩果鮮　馬頭逢見犬　牛首換弓弦
地遠三千里　扁舟泊小溪　貴人來舉用　逢丑上天梯　天廚　天柱
天霞　此星照命乃遊懸之星犯之志性乃見遠機深難觸犯不爽虧易
嫌消不妄相不利東南得來西北貴人提携一段財物卻有壽作事可然
面前背後多招不足迷云　名利成就何時晚　只恨初中運不通

康節前定數逢春桂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地遠三千里　舟停碧岸邊　貴人來舉薦　龍虎上青天
末十磨九難到今朝成敗勞心用力逐旁氣但知康且健晚年凡事喜堅牢

男命前定易數　既濟　䷾

子　生涯一事不香磐成破多勞意不爭志氣廓然超鼠子利名偏羅出龍程
鴛鴦浴水雙飛散鴻鴈悲風兩處鳴君壽始終猶不足尺頭屈幅短還輕

寅　無燀幽暗實堪嗟猪尾龍頭祿又加得業斯人因失馬嗟言往日事如麻
天邊嘹嚦飛鴻鴈檻外菲菲艷冶花機志莫將乘勢使臨時將恐壽無遐

辰　雞群丹鳳雲霄志冗雜幽人何足悲鹿入天門成業計人當地戶必逃衰
一雙鴻鴈各飛去兩樹桃花一果奇甘味瓠瓜生苦蔕回頭何必怨親離

午　生平肝胆用高峯機志能為心未然羊子漸成財浩浩鼠兒終入福綿綿
鴛鴦戲劇情多合鴻鴈飛時各隊喧待得園林花爛熳不堪風雨暮春天

申　前程一段美團圓好似明蟾碧天鎖鍊幾多憂意事收成無限稱心田
芳花開處果難實鴻鴈飛時侶必喧借問鼠蛇人去處風波難濟覆危川

戌　孤跡初來歷險峯前程須信有成身一生心事求多計須識懷疑好出塵
兩隻鴈兒分散去一枝花朵艷重新雪裡霜含群枝削方顯庭前老樹春

女命

前定易數　過

子 艱勞曾越幾層山不假躋攀步履難縱饒便盡千般計如何能得一時閑

孤失重重離祖業愚頑處處改愁顏一生富貴無由見不若收心幽樹間

寅 前程未遇貴人鄉且守孤幃度日長風光易去催人老時景蹉跎欲斷腸

果枝林杝終身計鴻鵠難憑脫福畐思量得後渾如夢早早持齋禮梵王

辰 百花獨讓嶺頭梅嬌態偎香事裏栽春去冬來時未遇焉知世事轉難猜

一雙蝴蝶空迴繞幾對遊蜂獨往來半至亂冪方得地愁眉舊鎖一齊開

午 冠釵重整少年容穩步金蓮絲綉葦山前大貴來迎接心下詳思時運通

懸愁作禮傳消息榮顯無災立異功鳳樓半捲珠簾靜遠望金釵鄉帳中

申 經年半捲綉幃衣當面施卷心下思花容威盡少年貌美態嬌娆正得時

終見榮歸安靜地過犬難容事可知福至自然衣祿厚安心穩步踐佳期

戌 收心守洞房　立己保時常　改圖當喜氣　重整都榮昌

牛馬時還遇　衣資在外鄉　東君相顧處　平地見安康

四字金　子　雷火行程　寅　秋葉飄風　辰　泥裏鳴琴

午　春後牡丹　申　寒螢放光　戌　枯枝生花

郭璞數　陽局一人立　一雁　一日　一月　貴人相扶有財

有祿盡祿盡福只要心足　兩个堂前人喜健一雙堂下彩衣班鴻雁一

雙天欲遠翁翁一對活中間有分衣衫活雨露無情收拾舊江山　高人着

眼事堪為莫遣閑愁皺雙眉語到進時防石礙江橫阻處借舟移　莫道

勞人未得閑機關運用幾曾安青春來到愁中喜到裏摩挨事事難　室

前尚有雲遮月對對歸鴻雲外陽自家卓立好門風藕在花開秋後白　龍

蛇變化在風雲水暖桃花二月春跳過禹門三級浪作霖為雨慰斯民

大冶鑄金數鎔金大冶鎔成器幾度成模不容易鶴鳴聲高獨向枝雁宿

蘆花不成侶狂風變豹在牛尾親愛是非招妬忌風樓月明照闌干此時

方得真滋味　流年一事既疑自然生疑榮華別是一家春改革規模氣

象新王勒金鞍嘶寶馬鳳銜書報玉樓人　忽有災疑動惆悵驚人夢大

上一川來杜鵑聲裏闌　雙雙雁字趁西風　財喜臨門福吏濃從此亨衢

生喜氣前程榮顯自亨通

陰局　斷女命與前甲丙同

壬丁鬼谷分定經比卦　雁宿蘆叢格　雲收月出天中淨雪壓松筠翠轉

堅雞吽牛遥聲未歇雁樓蘆葦竟艱眠平生志氣無人識馬去羊來意向

便報道龍蛇消息好亏閑蕭梭盡天年　天遊　天靜　天鎮　此星照

命不耐靜猶加祿雲遮鏡成塵土如甜爪香從辛苦裏來甜向苦中生六

親如氷炭兄弟若流波在家煩惱大出外笑顏多只宜出外求財不利在

家作活分憂人少吞食人多之命述云

自有根基在　何勞事不成

康節前定數　雪壓梅梢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途樹桃花放　狂風徹夜吹　春殘留幾朶　偷却半枝歸

未鑿石求金費琢磨總達源處迂蹉跎嶮阻風沙皆過盡前程顯達利名多

男命

前定易數　比

丑 維持家政藉君扶正是剛腸大丈夫自是命中多坎坷爭知日後定紆朱

允兄必許君成就雁侶總教自遠踪更問後來榮辱理持盈消遣老身軀

卯 操機用智不辭勞天賦聰明在爾曹道塞足疑須忽就功成名遂不爲遥

一行去雁飛何遠兩朶鮮花色不牢待得免蚊歸去後水平蕎地起波濤

巳 倜儻怜君志　危災早歲逢　家聲羞未振　免穴喜方濃

問雁多中少　花枝艷處空　龍蛇來往日　門第有豐隆

未 海際無涯萬里本蓬萊方丈古同令雁群悲斷衡陽浦雙篙交衰歲月侵

蛇 鼠宮中逢喜色名利一逢幽谿心君家試問歸身計碧水青山與木深

酉 秋月遇雲開　望圓逢美才　仁人中得路　巧業信奇哉

雁陣聲喧遠　鶯幃美粉腮　意還斯難脫　好笑福重來

亥 冷落君陰獸　否中須泰來　利名隨免尾　織宮逐猴腮

有雁分飛遠　逢花擬兩開　貴人相引處　如意樂高臺

女命

前定易數　否

丑 早棄舊家風　須當離先祖　雖然衣祿榮　不免多辛苦

未見果垂枝　低心侍夫主　比和尤可安　福至當榮取

卯 好事被多磨　身心勞若何　不知時事變　惟日受奔波

自恨孤遺早　深思患難多　龍來爲好處　依舊足歡和

巳 一段風流事　今遭枉理紛　若逢雲外客　不致苦乖違

魚被氷相濺　鶯嬚柳將迷　不知尊路去　安得免災危

未 獨守孤幃裏　誰知玉淚垂　有君君不遇　落果果稀奇

桂魄當空照　魚兒出沼窺　前程衣祿足　立志守良時

酉　變化機謀重　全籍好梯媒　清凉風拂面　漸覺笑容開
　鴻鴈歸心遠　鴛鴦得意回　衣祿知歸晚　依逢七寳堆

亥　春光蕩漾休虛度操畧剛強智更明淹淹未稱勞心早得待還須晚歲榮
坐享高樓身始穩因緣有福果芳馨莫言前事蹉跎了總遇賢君便太平

四字金　丑　積雪成山　卯　更殘望月　巳　月宮捉兔
　未　梅花雪月　酉　日影穿簾　亥　危樓望月

郭璞數　陽局　刑　父母　兄弟　書雲中　拳　一貴人設竄身
乾坤半嶺白雲間鴈入蘆花白雪間翡翠衾寒楊柳雨雙雙利祿自回還
斜月半邊光平生烓香功名還有分姓字十年揚　蜘蛛結網傷連
兩費盡心機又再張　平生磊落性玲瓏作事機關件件通和氣襲人春
滿面把家營業有成功　雙親可惜無緣守骨肉早年難保守雙雙鴈字
別秋風再整琵琶重換酒　整頓門庭別一家春風桃李自開花前程好
處知無限一段山川景更佳　負重登山數初無運智苦難施竭力為人
是雙非負重登山辛苦恨徹成家道未光輝尊卑親誼如冰炭稠息妻宮
亦要遲自是身中多進退虵龍相會脫愁疑　流年憂不成謀不遂在家
達財穀利宜守舊莫更新宜忍耐事驚人腥兩年勝如今　行年氣數勝

常年祿健紛紛馬走前雙燕呢喃傳好信一池清水綻紅蓮得意秋風
一躍高嘻嘻誒笑出蓬萬文書重貴當重捧角畔達牛掛一刀福從天外
降財在地邊來出外還無阻聲名百里開　三春防財走文書沒分曉
君宜謹慎過今年鬧是鬧非莫向前石共皮邊財教應家人鬧鬧大三烟
文書分曉不宜曉事到交前了不了只宜忍耐不當為杜鵑聲裏犬雙口
連年氣數尚淹留謀事當成未見周着意向前成又敗到頭辛苦費機
　忌成愁事多變怕外人莫和勸　斷女命與前甲戌同
謀
壬戌鬼谷分定經塞外金玉滿堂格江邊鴈陣聲聲遠孤隻飛來野岸中
金玉滿堂誰得意一枝花放晴香通春末滿苑花芬晚百歲枝頭一點紅
借問馬頭消息好前未蛇上必成功過午登雲路逢中度險境命逢雞犬
上平步上雲梯　天寳　天圭　天財　此星照命氣大心慈剛性志廣
鬧管翻成不足不平處須要鬧言好處成悲思中生怨六親氷炭兄弟無
緣好事多磨弄巧成拙述云
從前多少鬭心事　五九繞交事業新
康節前定數金馬玉堂格塞空鴈陣雙雙過孤隻飛飛絕岸中金馬玉堂
雖可立一枝花發一枝空青春滿地紛紛綠百歲臨梢半朵紅借問馬頭

消息好前機中度必因亏
中乞登雲路　逢猪廢險橋　命逢雞與犬　平步上青霄
未命逢吉將福神臨只見初年不稱心中歲可求名與利晚年多壽與多金

男命前定易數　蹇　≡≡

子　高蘊情懷氣毅鍾洞觀萬里秀心胷利名到處休嫌薄人事來時莫恨叢
鴈叫碧空休望鴈紅芳上苑又逢紅平生此理多來往赤馬群中路又通
寅　塞空鴈陣雙雙過孤隻飛來野岸中得意直須逢犬馬揚名終是到牛宮
園林且遂優游志欄檻空鬧爛熳紅悅景忍逢羊路險遇來成立馬前功
辰　生涯多忘緒　得失在天時　馬首榮名利　猴頭度險危
鴈兒聲漸遠　鴛侶又何之　自有清閑地　安身晚更奇
午　美子營生異　何須變祖基　起家山際業　得意馬前機
聲叫空中鴈　花侵水畔枝　平生情不薄　喜處卻成悲
申　平生志氣嘆蹉跎且遂悠悠歲月過一旦仁風歸馬首自然營業得人和
分飛兩鴈寒成伴爛熳雙花意自多衆惡捨君能克己時時贏得醉中歌
戌　青春氣象優　何事卻惟愁　赤馬情方稱　青猪名利投
鴈聲飛自遠　花朶謾相留　如逃羊脚險　重喜發牛頭

女命
前定易數　萃　≡≡

子　役役塵勞事漸通區區凡坐綉幃中堂前莫望多情客心下休思得力翁
梁燕呢喃留意語林鶯寂寞厭花紅到底衣財多分定尊君隨分入西宮
寅　一軸情書付與離燈前睌罷自稱奇守得木邊多義子方知戶內有心思
繞遇黃龍難顯遂若逢白犬少威儀黃金房內優游步早晚成家立福基
辰　左邊成業右邊失爭奈時乖事未全西北清閑心未歇東南更變漸團圓
畫梁歸燕留消息深院殘花果不鮮可恨此身無穩處幽窗空對月嬋娟
午　從前情性不能寬更遇微災盡自前早遇來君消息穩終須果結向枝懸
鴛鴦情合多和美魚鴈相同各隊喧出戶便逢妍媚業方知身在暮春天
申　平生膽大志高強貴客相邀入故鄉羊首施成木祿足猴兒必遁桂枝香
白玉堂前人必樂黃金屋內月生光前程自有生涯在無應災危入洞房
戌　未輪慢碾入王宮堪羨時來祿早通花貌含羞誰敢慢冰昏不展少年容
絃管聲音情意美笙歌語話樂融融誰信前程有如此命裏遭逢定不空

四字金　子　鷹宿藍田　寅　沙地栽葵　辰　擴屋安眠
　午　林裏鳴琴　申　月照寒潭　戌　良馬陷泥

郭璞數　陽局事事問中也有多事存起來生當刑財一堆錢差排點檢
有多設鳴子皮問尋艇看　一屋隱好榮華成家刑多少六親分衰無
緣妻與子尚難有出齋二山識機關微得說訣門限祿白虎衝花天仙送
僉田成也有破也有這家蓮成白手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　雲滿乾
坤不見天水連沙塞鴈雙飛一生家事擔當重一段孤刑也是緣　剗除
方塞費工夫一屋親情有若無滿徑春風繞桃李下稍當貴百年妖　做
得鶯人事幾場雙拳自奮獨承當娘棋孤達誠惧莫力辦心堅未易量
過得中濟舡反覆每秋波浪生榮祿孤舟短棹費支吾莫怨如今眉尚蹙
不求名利也榮華思受交遊總是花心事無愁言不盡孤燈斜月照窗
紗　滄江飛航數手段撥彝弄虎鬚覷經龍穴探驪珠親情傷損須當忍
無分融和樂有餘險阻艱難都歷過幾翻風浪幾翻覆直待中年風景好
春風桃李在桑榆　流年驚一驚脚手可驚人憂一憂事嘆可休休　事
事無聊難捉摸忽有一場應梅子黃時兩悲喜疑未成傷春聞杜宇　羊
猴公言猪雞口嘴若得便宜便好收起　門外事不美堂前人欠眠十丑
女梅面日暮景凄然　限數今年雖有財營謀着力自和諧家人膳脉宜
祈福免得陰人小口災　蒲柳醮醉綠楊芰花高照水禽忙他人閒事君

沐管靜處燒香免禍殃
陰局數逢利祿好難言自是前生女狀元心巧性靈非俗比形端貌正自
天然　經旁自手便成家耐得辛勤度歲華運數未齊休懊恨前程自有
好生涯　一場無事一場憂滿樹花開景易休劉阮難逢為伴侶玉山硤
裏早回頭　雙山一厄片雲縣月馬過危橋車來凑缺　燒炷香早修禳
可將好事作津梁但願陰功重救護免教行客見恓惶　女流年調脂傳
粉本無心聰外花開夜雨淋鸞鏡拂開人失伴教人無奈更沉吟　見喜
不喜無災有災但憑陰德免有悲哀
壬巳鬼谷分定經中多卦鴈度衡陽格海闊無涯萬里深蓬萊仙島在其
中鴈聲暗度衡陽遠鴛侶雙雙逐曉風月到更闌天練淨秋風颯颯樹頭
空君家若問歸身計蛇到龍宮事業隆箭發從空下龍蛇必換宮貴人相
接引方始見亨通　天波　天誕　天扶　此星照命能粧點會施為立
志孤高見識遠大作事無私斷曲理直有能三思而行之卻不固執口直
招人怪喜得命中有救神述云
生來作事宜危處　卻得官刑不犯云
康節前定數海深舟格海深無邊萬里源蓬萊仙境古今聞群鴻翼斷

衡陽浦獨立高堂用碎心月到夜闌天漸碧日移山影樹方陰君家借問
歸年計花落園中莎草侵
中外箭家中發　龍蛇必換弓　貴人來引路　方見始還終
末沙裏淘金寶漸成前程活計轉思尋誰知春晚桑榆景鶴上青霄透碧雲

男命

前定易數　屯

丑 斯人恰似天邊月缺處仍前漸漸明若使身臨龍虎窟便宜家計利名成
鴈飛三隻聲何遠花折雙枝勢不遇英要此生多雅趣宜將高致慕能程
卯 雅量恰君遠岳高何如蘭蕙出蓮蒿忽然羊馬相充着合使利名歸爾曹
鴻鴈飛聲何寂寂鴛鴦交頸護滔滔更期龍虎飛騰日無限懽娱氣寵嬌
巳 恰君處已不叨榮名利年中漸漸成日往月來濡滯脫家和自理欲昇平
空中鴻鴈飛聲杳池內鴛鴦密契情更看龍蛇相會處喧轟一段事非輕
未 雲飛月色中天靜兩遇松篁色轉深雖叫水邊春未歇鴈歸蘆畔跡難尋
平生氣量如珠玉馬去羊來興滿襟問道龍蛇消息近始知一箭中紅心
酉 散盡浮雲月正明斯人方始覺身輕馬牛會處須逢利猴鼠逢中卻遂名
分散鴈飛三隻遠和鳴鴈侶兩邊情休將生計榮刑志看取箏聲主異聲
亥 聞君蘊積幾時開箏耐身心落草萊羊馬會時擎拳別虎龍交處利名回
飛鳴鴻鴈空中見艷色花枝檻畔哀若也无雖災難我白頭逢喜更奇哉

女命

前定易數　无妄

丑 親眷疏濶不可憑身依山外自求成遠望高峯難意切不知贊貴若為情
一鵲筹然來報喜雙鸞闊處囀新聲許我年來當遇貴終須高顯得身榮
卯 龍虎來時道必行年過持往事還成造化不教成拙計立身終有福來亨
花落花殘難結果雲邊仙桂暗傳馨且喜晚年多喜氣東君留意木欣榮
巳 良田萬頃足隨身幸遇榮華雲外人綉幕優游安穩處玉堂和氣喜重身
鸞鳳來時榮顯立鴛鴦浴水整衣新氣羊必自歸金寶取意隨心度幾春
未 冬雪飄飄積大寒推窗窺覷覺心酸情知今落孤燈下意在憂疑眉自攢
一雙山鵲鬪語幾陣寒鴉遇遠山莫嘆此生多困苦君能放下亦須寬
酉 艱辛立計傷心處孤絕親疏魂夢飛秋深歸燕無消息定靜寒窗分外悲
收拾衣資承鼠子破除憂慮有誰知借問肥年歸計事不如改志作孤危
亥 生計須憑虎子成無憂無慮及吾身區區立業須當改得得為心不可陳
若遇貴人回首顧必須穩步立前程枝頭一果隨時結晚福來時自免迍

四字金　丑　缺月重圓　卯　雲開望月　巳　登樓賞月
未　腰錢騎鶴　酉　枯蓮得露　亥　浮萍水閙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壬申同
陰局玉容窈窕到薇花斡運施為別一家情懶心閑多計較門闌喜色永
堪跨　鷗鷺鴛影分南北且是五行帶刑尅孤星入命難主財一重
險過方可說　庭前嗇植一枝蘭待取清香滿院閒大器元來成就晚榮
華又看絲衣斑　一重喜後一眉顰只因閑事暗傷心花鈿滿地無人掃
螯頭容儀理玉琴　女流年一年四季福來臻度鵲門庭百事亨月桂一
枝分在手墻桃相映百花鮮文書進上天榮貴子位呂隆添喜氣只愁秋
後有些疑坐上有人人似醉　訟喜哭悲女人凡小口凶身有憂口舌事
多田土破財
壬庚鬼谷分定經節卦換骨成仙客格四海為家本是家西山儘可作生
涯天邊鴈叫思南北池沼鴛鴦獨戲沙遠樹花芳三五朵秋殘將落一枝
花終知志在逍遙外欲到蓬萊度歲華說着文君信君常省是非要知財
祿盛遇鼠自相宜　天怨　天年　天越　此星照命主業早勞心早刑
疑重退神多離青破肉斬指截髮可免刑獄只得退神在命若向松軒竹

檻作一个清閑瀟洒之人量為得地若在塵勞中未區區碌碌不能遂心
述云　平生多志氣　晚景自逍遙
康節前定數　滿地架墻格　詩與分定姓司
中枯木逢春晚　乘槎遇海門　龍蛇逢馬首　獨步到崑崙
末青龍得水可相依變禍為祥理固宜事際自來能受福安閑享用正當時
男命前定易數　節　二三
子　衣冠顯異出群家爭來覓頃鎖兩峯喜事重重特待風光華燁燁事成龍
群飛鴻鴈兩三隻開發花枝一二紅堪笑立身散至者吾謀猶不與人同
寅　幽谷鶯遷喬木叢巧音高轉鬧東風吾歸園苑花飛謝心掛機權事合同
兩隻鴛鴦飛上下一雙鴻鴈各西東生涯混俗終蘇禍只好眠雲聽鼓鍾
辰　細水長流總赴東幾回枯涸又波洪人緣被禍憂逢犬生計成時喜見龍
兩雙飛鴻悲失侶一枝花朶又舒紅莫言變化伊無鮮爭奈特人無始終
午　智襟知事未為多遇福還成禍折磨猴首正宜施手脚龍頭依舊藉刀戈
飛鴻陣陣成孤隻紫燕雙雙壘舊窠些少甘甜從苦得皇皇汲汲不須呵
申　知事多籌慮又深祿來猶似未堪任猪頭始覺人無慮龍尾須知利可琺
一陣皆飛忘侶鴻五音空發絕絃琴紅爐煅煉堅精物銷鑠無成似薄金

戌　回頭莫嘆家懷事獨奮傍無強定規欲識緣雲猿上起待更舊業光宮身
雙飛鴈侶孤群去一樹花梢兩果春依訝生涯有蕭瑟怜君成得是辛勤
女命
前定易數　兌　二三
子　心機費盡業重新涉水登山失故親一生孤苦何時脫有事紛紜空度春
情懷悶悶聊閑適恩愛未逢未遇人自惜年華還易失每思為計離埃塵
寅　富貴前緣今已定生平立計自精勤終必有人同助力自然成業不勞心
雙雙鸂鶒遊溪畔兩兩鴛鴦傍浦濱更得鼠羊來湊我安心享用福重新
辰　在家無事多違誘德生幽閨志意非平生緩直渾如舊立計堅高未遇時
定人在鼠須成就故里逢牛必敗衰時光侶箭相催去老卻朱顏問阿誰
午　乘馬過橋經險峻鬧人適願覺辛勤問君為事何遲晚亦令圖謀早適人
奈何時來逢知識可惜情新意轉新且待羊雞歸往後自然立計儘精神
立計甚多憂　愁懷不自由　禍消終一吉　福至即清幽
申　魚後情難樂　花殘果不收　安心當守節　萬事莫貪求
志氣立英雄　機謀萬事通　待逢龍虎會　終遇少年翁
戌　綠水魚同樂　清風鴈失蹤　前程亨泰事　計業儘豐隆

四字金　子　潮平駕漿　寅　春鶯出谷　辰　遇井金鱗
午　接竹引泉　申　鑿井無泉　戌　晋多遠日
郭璞數　陽局黃花晚景下梢滋味別　性急經營計較事有一變人冷看
田多雙鴈　一車雲中　尺文吾自看經經營不日而成若問此限大貴
精神　能計較弩人大鈔　一堆錢三田三山墳墓前面好非漆草閑榮
華須限到　一對堂前人不圖一對征鴻字不辨一對金魚尋不見一對
鴛鴦信少緣　風波經過幾多般往事渾如一夢間見說暮春風景好
梅花宜向雪中看　生來總被利名牽費盡精神結得緣性巧心靈機變
客惺惺冷倒惹憂煎　可惜堂前人失伴臨春四季青無換鴈行兩兩怕
分飛忍對秋花腸揞斷　芝蘭早秀不禁霜移得蟠桃晚景香回首蘭房
人寂寂故園愁見草秋黃　寒谷梅花數黃金百煉方成寶紫芝豈是尋常
草須然大廈與高堂忒煞惺惺又煩惱　西風吹盡鴈離群丹桂月中花不
老鶴立青松未敢休雪裏梅花香更早　流年哭泣哭　賭破財　血光
事可笑可怪為小失大一事去一事來防去天史防財田馬涉危橋步不
不落花流水恨綿綿家人冷笑誰先醉門外傷心淚疊連　今年氣數
涉艱難浪湧扁舟上急灘損過財分人不覺慽慽憔悴損朱顏　喜不喜

憂不美垂楊樹上生桃李春蘭開閑大三烟一事去來田土忌　啾唧憂
生堂上人意君父子暗傷心驚臺不覺塵生鏡早早修禳免禍侵　蒲酒
嘻嘻喜氣生秋風蘭蕙見掀騰玉梅折取春消息重覩長空月再圓　高
人暗裏為吹噓到事達人說事宜靜裏不求財自至文書東北又為奇
江夏彭城說事好音一財一喜萬事如心
險局生來為性自和平量窄心焦不受驚照得家山風景好有財有福善
支撐　一鴈孤飛防不足惺惺反自生勞碌數交中限便掀騰子貴夫榮
人享福　吉星臨命福非常跳過雙山看一場前程數好多成就地上流
錢泉滿倉　一身千百事件件關心慮纔了會支吾儘即榮華處　女流
年偏舟浪裏暗支撐雪擁藍關語錯尋杜宇怨春春去速榴花照眼為傷
情　洞房無意鏡生塵淚濕香腮不見
人牛女登高愁八九桃花樹上柳枝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一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三

壬辛鬼谷分定經天卦　鴈陣橫空格　天高地迥難憑尺有志堪宜生
羽翼鴈陣橫空各自飛覔鴻江上應孤隻要知花果深蹤跡花落枝頭偶
教逸向雲深處好安身謾自經營勞苦力貪狼　王蘭　天喜　此星照
命孤高獨立衆性聰明分憂人少趂閑人多廣招是非於人不足好事多
磨鬧中不靜惡處成浩貴人在命空待奔波衣祿有分人事未知一生凡
事勞心費力便是這箇命中所注述云　孤舟無檣棹　大海遇風波
康節前定數　金烏垂照格　天高不是加丈尺有志宜謀生羽翼鴈陣
橫空各自飛秋鴻江上應孤隻有花一果通消息無枝無葉寄蹤跡雲中
片屋住其家獨奮剛強費心力
中說着教君笑　時時見是非　樽前莫飲酒　遇鼠自相宜
末初限進退未惟忻無事清高都出群天外有梯何足慮成身須遇紫緋人
男命前定易數　夫　三

雲中片屋宜君處險裏安身智自高剛志立特名利聚人情和處是非饒
丑塞鴻遠陣揚風烈驚侶離飛為力勞若論芳園堪倚處經霜耐雪一枝牢
卯智鈎心距謾勞神都著中年脫離塵有祿有財家自足雍凡和弟事重新
面朋面友懶追逐結髮通心擬可親更若掭心留禮義鵬飛千里號仁人
巳是非窟裏奮雙拳剛健謀猷事兩全莫訝中年心未快須知他日祿宜遷
空中三鴈各飛遠池內雙鴛意漸聯若解知機心退早安榮酣樂享高年
未虎興兩翼可崢嶸纔遇風雲智自生用盡心機當曉歲做來活計勝前榮
風吹鴈字何跡蹤雨洒花枝謾稱情莫道鎡基安似石須防失手有欹傾
酉勞力勞心幾許難儘疑計拙庶人懷纔遂鼠馬回心日便是高人得意闇
天外施鴻三隻遠檻前花果兩枝開門庭若也存雙果輕似秋毫重似山
亥與君立業事難憑自把心機整頓成龍虎群中方立事鼠蛇窟裏好揚名
排空三鴈聲聲遠倚檻雙花朵朵傾莫訝門閑無秀氣竚看揚譽在寧馨
女命
前定易數　復　三
花謝庭前果未全君歸失戶氣相連若非他鄉財定夫更無狼籍在樓前
丑交頭鴛鴦情分喜施恩鸞鳳自團圓鼠去虎來無慮忍寧心享用取安然

卯　後已多困厄難人回心遮莫慮風塵放下一時安受制兔尋有事費精神
紡幙低垂身必穩幽閨寂寞事諳新兩兩飛鴻隔山去寅中終遇一賢君
巳　立計單勤事業成初年每望幾時榮迷牛得遇賢君合見鼠方當福祿迎
庭前黄葉無人掃檻外飛鶯覬睆聲且問前程當久際東君留意喜重亨
未　喜氣重重入户新更逢心巧性超群侍貴終須逢吉兆孤身行守必災迷
鴛鴦交頸施恩重蛺蝶翩翻粉翅輕龍蛇變化成家計不用憂疑自脫塵
酉　困伴孤寵夢未醒忽聞鳥叫報秋聲慮我舊時清意動待君近日結新盟
堪嘆春光容易老未知林木幾時榮且看韶光未暮遲不應虛度誤平生
亥　水面金魚徒自樂人來觀處影無蹤重山重水家何在衣袂飄飄逐返風
羊犬歸時財有泰龍蛇成立必盈豐展轉細思如一夢前程再立始無主

四字金　丑　一箭穿雲　卯　檢歲倉箱　巳　牛眠春草
未　石上栽蓮　酉　風清月白　亥　菊綻東籬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庚辛同　斷女命與前丙乙同

壬壬鬼谷分定經坎卦　池沼遊魚格　生計如魚戲水池臨危涉險亦無危鴻飛天上無消息必竟傷心意緒悲青草池塘鴛鴦失洞庭湖上客船稀如君箭發龍蛇地莫怨如今未得時春來又復秋如水何東流若問

安閑日重山好牧牛　天脂　天器　天庚　此星照命難為父母祖業可留兄弟宜遠妻室難求清閑消洒自在優游一翻事作兩翻做一重煩惱一重憂高人舉用小華啾唧述云

自有貴人相舉存　何須回首夕陽樓

康節前定數池沼藏魚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生計如林春又秋百川水泛泛東流終身必在安然地好把重山與牧牛
木前程作事多繃補幾度生涯費力成骨肉祖親難倚仗孤樁立獨自經營

男命前定易數　坎　☵

子　擬把生涯付兩山不期財利自相便更將志氣乘時用錯作危疑惱破顏
庭下芳花堅結果天邊孤鴈去無還鼠蛇欲決行藏事回首湘江淚竹斑
寅　從前積善迷今日猶自吁嗟不遇時幸得東君輕借力逼來枯木盡生枝
鴈群雙雙離山去花謝雙雙結果垂遇得危危蛇鼠地不為奇處也為奇
辰　丹梯雲路家榮顯為報斯人不必臨巢屋是非雖日積前程生計且留心
鴈行未必群居久花朵雖開已不禁若問枝基亦如此不如向善上山林
午　擬看花木滿山紅時被天工特地風清意豁然無滯礙此身漸欲達亨通
任鴻別去迷天際飛燕歸巢在木中雞鼠嘴頭微有實猪龍窠裏異形容

申　前程去路如天遠人意行時是白雲舉足渦然離險阻成身終是有玄纏
花園春去難成藝鴈為秋來易別群借問百年人事異利名消息為君分
戌　前後高低不足論宜將身計兩邊存牛羊一路荊榛地猪犬兩年歡慶門
鴈字天邊空嚦嚦花枝庭下落紛紛若鮮棲身居物外操持權舉四方聞

女命

前定易數　離　☲

子　情懷慷慨立鎡基做就榮華儘自奇春水魚遊情必樂明月輝殘影更微
梁燕呢喃尋故侶林鶯覬睆失離羌時來遇貴無多日羊至昂依舊機
寅　半空鴻鴈自南飛嚦嚦哀聲意舊愁幽閒兀生心孤苦朱户微開展翠眉
若使馬頭相遇處須當財食發良時東君必竟終留意但自安心守綉幃
辰　青雲皎潔月團欒人事歡娛心自寬朱顏不改舊時美粉黛難同愁淚潸
雞唱一聲消息好鶯吟百轉意闌珊鼠來吉兆依然至綉幙低垂日飽飧
午　粉態嬌羞未見功欲逢大貴鼠牛中金枝桂放便明月玉蘂花芳阻亂風
燕雀空飛分上下鸞鳳兩隻各西東生涯只在微逢穩莫嘆當來孤守蹤
申　奈何分定在山前山嶺危危度履難身心不穩遭多難緣業徘徊隔片山
風排鴈陣穿雲去雨打花枝點石斑與其飄泊長如此不若留心雲水間

戌　首新不改舊時容得貴相扶綉幙中情性雍容無大患身心和氣有新工
朱簾半捲團團月綉扇輕搖颭蕩風徘徊故里家何在指點前山勢氣雄

四字金　子　磨硯作鏡　寅　春日枯枝　辰　坐井觀天
午　鹽葵向日　申　旱田枯桿　戌　鳳出遷鶯

郭璞數　湯局一鴈飛　井中生蓮　一屋倒莫怨恨費支吾財上一鼠耗事了不了及分說刑妻不足一爐香　非夜秋天過寫滿堂前秋月照洋洋池塘秋雨驚鷗鷺精節難逢荀滿枝　一語各西東一堂香篆空一衣重着起一語別匆匆　一笑為誰開長去回頭花仍自吾風王生不享祖宗福任有財糧心勞祿獨自支吾力有餘異日橫財金滿屋　可惜生來命帶刑別離南北弟和兄思量幾度傷心處片片浮雲蔽月明　早年莫嘆無謀遇自有高人青眼顧多少榮華在後頭青雲萬里登奇路　走馬着甚數秋風吹盡鴈離群不見根苗各苦辛鴻咏氣高傷鯁直鶯行親春不成倫環珠滿屋成還破雨露榮華自有因玉佩金魚人着力豈知容易一犂春　流年一人立　事可天可注緊要一場三秋真情一場喜歡淚爭一場憂意歎歎謀事生受老空生涯依伯皷看緣意向茫茫未有涯月方明處被雲遮橋危馬病無舟楫回首斜陽山外斜　揚花落處雪霏

霜害後更先淒子規啼畫青錢人冷落磨心磨腹皺雙眉　福來為事自
然貴當入梅花遷得地只防喜處變成憂鬢老桑空垂別淚　一事兩人
扛一契為田庄事未宜忍忿免得寫令狩　人財却有富昌言　公風事務
忠千連反覆司加大索牽縲絏自家防呪咀　笑談鬼賊暗相煎
陰局五行安穩會諧和更喜星辰一向多莫道繁華未如意到頭伏活任
高歌　生來冷俐心了了決性心根多鮮撓春風桃李花開夜家事紛紛
蜂蝶遠　半悶半喜半悲憂做个根基在後頭只是𢿙傷刑尅重大官
一段鎖眉愁　一觧走一珠黑春蘭葉嫩難禁雪笑蓉開處映黃花晚
景下梢滋味別　女流年去年煩惱過今年春信愁聞見信濤大動三烟
榴菊節鴈行雙口大聲連　一珠掌上被塵欺嫩笋風權意淚悽愁鴈聲
開人閑閑梅花伴月映深閨　喜去憂來事兩逢憂成真實喜成虛怨恨
花開無限事夢中收得夢中書
山災　生毒　麻衣　鵓聲　鵲　喜　破　財　賊　病　山下
士癸思谷分定經蹇卦　花柳同榮格　萬里關山東復西後前事是
成非蘆叢鴈別雙雙遠雨打鴛鴦兩處飛綠樹春花開數朵秋深葉脫獨
存枝知君貴在君且下只恐天年又不齊遇丙兩相宜庚年恐是非遠山

逢虎日龍到更為奇　天笑　天卯　天飈　此星照命五行安穩四柱
堅牢基業見成一呼百諾名傳閭里德譽鄉關此命憂中有喜喜處成悲
迟神重重財物來如驟雨去侶流沙正是花巧得來花巧去散時容易聚
時難述云　衮衮生涯閙未得　區區享福晚年間
康節前定數　柳岸栽桃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年生遇丙多相稱每見庚危及水刑虎志遠山威自勇龍兒跨海喜光新
末祿祿年動破與成關山險難喜無驚令遇貴人添力祐命逢得泰晚通亨
男命前定易數　蹇　三三
身心多未定　時至却安然　幸庚憂中樂　榮因善處遠
丑　鴛鴦成密散　鴻鴈不成群　遇丙多相稱　逢庚更可怜
萬里鄉關東又西從來到老奮身馳蘆花過鴈雙雙遠雨打鴛鴦兩兩飛
卯　虎戀遠山威自勇龍歸滄海意相隨終身計在榮高地只恐天涯未遇時
伶君情性不驕奢天使功名付爾儔丙旺庚衰如得脫龍吟虎嘯自榮華
巳　鴛鴦今處心難却鴻鴈聲頻意自憐此理若能明到底跳凡日月地仙家
鄉關萬里覆東西浩浩生涯心奮馳撞着丙庚情緒悅相投猴狗利名奇
未　蘆花過鴈聲聲遠胃雨鴛鴦隻隻飛若解高超雲物外震風凌雨免傾危

酉　鄉關雖萬里　南北奮心馳　利名絕過也　心意亦周之
鴈別蘆花遠　花逢果莝遲　見庚多險難　遇丙却真奇
亥　氣象謙仍靜　機關詩慮多　也知名利好　爭奈運蹉跎
遇丙方相稱　逢庚蹇又過　鴈跡鴛侶薄　歌笑老東坡
女命
前定易數　師　三三
丑　春風駘蕩拂羅衣和氣都歸歡笑時未門得意無憂慮峰華安心少禍衰
鼠頭自有成人美牛尾依然晚福隨身心和順家富土更遇英雄權柱兒
心事事難測　收來放去閒　充歸如拾得　狭會却開顏
卯　秋老鴻鴈遠　春歸蝶子還　情懷雖庚大　唯恐不安閑
堪笑多榮辱　生來老百歲　雖逢龍困變　爭奈鼠窠難
情意人俱渺　心懷君自惺　安心塵垢裏　方得允衰殘
巳　離身出外居　資財多定無　蹀鏡螢且貴　不免破還孫
雙燕尋談語　孤鶯求友呼　但教逢晚景　却得貴人扶
未　百事不遭迍　平生最出群　操累能更變　身心福侍名
酉　暢懷多喜悅　滿意旺夫門　為家成俊效　終必策高勳

性理人難測　心安動靜稀　門庭多顯耀　夫主必瑰琦
亥　富貴當今日　歡娛異昔時　全身衣祿厚　未意更慈悲
四字金　丑　掘藏逢金　卯　龍盤虎伏　巳　水玉清潔
未　出岫雲閑　酉　雨裏浮萍　亥　盤裏芙蓉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壬戌同
陰局生來性慢識機謀不覺翻成強出頭𦦨度辭筵驚夢覺月移花影上
西樓　氣識清高還異眾車立把家有權用多謀多計會之音到底有緣
還福重　關心家事暗思惟龍蛇相會免傷雖兩歲風光終結果他年貴
子步天墀　女流年遒泰今年氣象新花開日曉觧精神蘭房瑞氣尤清
奐鸞鏡相逢鏡裏人梅子垂黃葑綻蘿臺中女子會佳期欣欣牛女逢人
笑自嘆他人有別離　三人謀　憂喜　老人災　水驚　性異
癸甲兕谷分定經顯卦　月華秋夜格　雙雙鴻鴈飛齊漢獨對秋光月
更明煙霧橫千里遠行人猶聽馬嘶聲名成利就還中不早哉奔馳事
未成更閒年來誰是伴兕男東畔向西傾檣欲起難迷制山兩樹紅騎牛
逢遠路必遇主人公　天梅　天龍　天哭　此星照命為人豁達果性
聰明不耐靜要尋頭會撑持能就首兕女有不得力錢米不能周急禁處

未能樂憂中却有歎作事躊躇多思慮山事不山山中却有救神
康節前定數月華寶玉格　塞空雁陣歸清漢獨對秋江月下明煙霧迷
空千里遠行人獨聽馬嘶聲榮財積帛興中末初主屆屆更不成試問老
來誰是主隔花兩岸兩青紅
中水畔橋邊不易逢隔花兩岸景青紅騎龍漸漸登雲路風過中年遇主翁
末氣宇崢嶸志未伸頗有寅緣晚始成每到憂中還有救作箇清閑快活人

男命

前定易數　頤　☶

子　前程必遇公侯貴玉住高臺是福基莫譯青松傲霜雪還知綠竹耐操持
鴻飛江上斜孤影花發庭山綻兩枝道至人和非我力楊花飛起馬蹄邊
寅　獨化衣冠易舊塵過橋求紫贈青書雖言子美非為美料想相如未必如
江外雁飛三隻遠檻前花放兩枝踈挺身終在功高地更訓兒孫樂故居
辰　秋菊春蘭興有時何須苦恨事來遲君知莫是仙鄉客天使先難後有奇
去雁一行橫遠野飛花兩朵謝踈籬基必入青霄上犬馬應須慎險危
午　出身多涉草勤庭始得安閑禍又興十仞高臺應險岐一心舉步直須登
雁飛橫外歸程遠花放園中色未憑終是利名無大旺扁舟不見巨波澄
申　莫將苦事等閑看歷盡危途道始安桂月重圓雲霧散蛇龍可使泥泥蟠
天邊去雁飛鳴遠窗外鮮花帶果殘得失利名雙副意何須執釣向清灘
戌　身心勞苦成基業去路巍巍尚未通直待鼠來後玉兔方教蛇去化為龍
雙雙飛雛雁沙去朵朵踈花帶雨紅幸喜此身成老大堪傷親舊闊西東

女命

前定易數　頤　☶

子　二八青春貌最嬌中年福慶永高超為人多主成還敗為計應須逸反勞
奇果隨風埋土損前程孤立護心豪虎羊微有安閑地本主爭知去路遙
寅　養拙羅幃莫怨咨心高性巧有操持家能卓立身更改時既榮華祖別離
中鼠比和皆吉兆虎羊福祿不相虧千里丈書傳好語安心幾日必榮歸
辰　紅桃連雨便離披但恨平生心戚戚若為家業破無成惟有榮華休強覓
得意時來資陰助為人難免災虞過前程丈人使誰量不到中年壽難測
午　出門便見杏花紅一路榮華福慶崇去改門閭好光飾存居基宅足盈豐
左右雲鬟同擁從尊卑月侶自和同滿堂瑞氣祥雲然清貴揚名立大功
申　冬去春來得幾時北轉南風特地吹重水重山路何遠千般百計是非隨
早得夫家宜再改若招子息定憑癡歷遠良時遇龍虎又從晚景發光輝

戌　早離慈親累自長他鄉發跡保榮昌改換門庭多吉慶洛留必是有災殃
為人定主能權立庚乙卯堪性善良東君信息看看至富貴雙全豈可量
四字全　子　青青翠竹　寅　登樓賞蘭　辰　秋菊踈開
午　岩頭走馬　申　披雲對日　戌　紙盤堆玉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甲同

陰局　躊躇幾事掛心頭多少興衰一段愁好事做來成惡意施為巧處反
為雖　平生不好施紅粉獨自經營立根本夫妻勤苦過高人得地丈書
心地遠　猿啼夜月照人閑獨對孤燈惆悵間風雨落花多少恨三盃分付
酒闌顏　一番喜後一番傷一度嘶花遇夕陽莫道眼前不如意雙雙一
躍喜非常　女流年笋嫩風搖恐折枝海棠花綻被霜欺斜雁影落西山
去杜宇愁聞雁字稀　喜喜憂憂疊有愁鳳鸞分散景難留麻衣顛倒三
秋節川大驚人事不周　口舌多　心月山　田土木竹山　守帝　杏軒

○

癸乙鬼谷分定經　蠱　鵬鶚弄梧格鵬鶚離梧別幽谷飛過巖前立奇
木雁飛天外愁聲悲鸞喬戲水多翻覆處處花開我未開我花開時風雨
稠勸君不用苦經求晚年自有千鍾祿運至馬牛時凡事悉皆宜
天童　天雨　天逸

此星照命聰明曉了睹事款直鎡基自好心裏不足五行穩潤四柱得局
外觀好看裏面不足靜中尋出不靜思中成悲憂處不足述云
休道從前虛度日　始知牛馬是豐年
康節前定數　鵬鶚棄松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平生未遂志　貧富無非足　但遇馬羊牛　凡事皆可欲
末　創立鎡基世路難欲榮事業歷艱澁得遇水木人相接顯達成名頃刻間

男命

前定易數　蠱　☴

鵬鶚飛颺去　勝身得意秋　交情親分薄　財祿晚年優
江雁飛空去　園花風委休　桃源仙路徹　何必待西周
丑　懷舊空存恨　趁新意未闌　乖離賢自拙　飄泊易成難
雁隱雲天闊　花開風雨闌　清江風寂寂　殘照下西山
卯　一段事生涯事　年來漸漸成　因緣家外立　財祿挽來榮
雁陣分飛去　花枝豔態輕　前程意莫問　知足免吟吟
巳　成家莫嘆多遲滯　準擬生涯子午中　貴客必期多美利　親交相見逆情衰
未　鸞鶯失隊難尋侶　鴻雁孤飛不見蹤　堪嘆生涯幾多事　南柯覺後夢魂空

酉 壟山重水奈何為一去一来財聚離有勝向前名利皆緣情結托少交知
鴈聲啞啞江邊遠花朵紛紛野外垂借問平生何處好白雲深處好依樓
身名期两立 志氣屈須伸 事逐春雷發 心機役苦華
遠天歸鴈急 小檻落花頻 借問君家事 中教破復成

亥

女命 前定易數 履 ☰

丑
試問前程事 憂慮且奈何 只緣衣食誘 至老直奔波
不向夫榮貴 終遭業障磨 修心行善意 方始得安和

卯
綉幕燈明滅 操持意氣高 前程狂大位 處世進身豪
鼠羊增福慶 虎兔主煎熬 終年何足慮 福祿自堅牢

巳
破祖又離鄉 幽閨憶父娘 終身自華錦 搘疾免刑傷
只恨孤哀早 惟修性善良 前程如一夢 獨立守他方

未
人道沒鎡基 安心用待時 命亦多聚散 散失不勝悲
冬被嚴風掃 秋嬈烈日欺 何時得豐足 直待泳扶持

酉
祿破魚傷已 吁嗟暫未豪 興隆龍虎會 方得已身牢
兩目爭明處 雙棄自苦勞 出山猶出水 蘭蕙脫蓬蒿

亥 操持用事莫辭勞 天稟聰明付汝曹 身安意樂須重顧 名達財豐不厭高
室外良人勤着服 雨中奇果自堅牢 待得鼠羊歸計後 水平風靜免波濤

四字金 丑 春後荼蘼 卯 爛石補天 巳 城頭松栢
未 蜒附馬尾 酉 明月蘆花 亥 衣錦望炭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乙同 斷女命與前庚丙同

癸丙 鬼谷分定經 貴卦 金榜題名格 龍樓鳳閣帝王城草屋柴扉
貴祿名金榜唱名應自別寰中君子駭然驚江邊鴈過空移影對對逢飛
只聽聲 試問前程何所是妻兒子女晚年成命中逢犬喜來牛必見玉馬
頭相遇日喜氣必重重 司諫 石綱 天留 此星照命聰明之宿人
皆仰之 性直心慈招非惹是喜怒不常理直賭是親戚和而不同朋友和
而不美便是逢箇命中所注
康節前定數金榜掛名格 龍樓鳳閣帝王城草屋柴扉隱貴人俗事不
干宜省順寰中有子盡歸京 天邊鴈過歸何處陣陣逆天只應聲借問長
安消息好穩攀月桂送歸程
中遇犬憂中吉 逢牛吉又凶 隨龍前見馬 平地到天宮
木重重經歷星雲傳駟汎情高志出倫造化亨通皆得意命中財祿向前程

男命 前定易數 賁 ☰

子
塵祿君還有 凶災不免逢 知心能幾許 立業未全通
去鴈空留影 花枝異處紅 故鄉人不見 依舊月明空

寅
春到枯枝綠 蟾圓萬崎明 安心全大用 舉計立前程
鴻鴈南歸去 庭花晚景榮 功名無事日 棲隱有餘清

辰
跡親君獨立 負重漸離肩 青月人相會 丹心自己便
利名終老遇 鴻鴈落江邊 若問家何在 人歸范蠡船

午
猛基詎可為君計 畢竟年深轉見難 俗事午懷人泪泛 舊交相隙轉闌珊
休傳萬里歸雲鴈 好問千重遠舍山 此理晚然君自覺 不須說起泪欄干

申
鋒芒神劍初離匣 一片清光射斗牛 猴鼠相逢權勢重 犬羊同會利名優
鴻鴈雖雖沙外遠 好花簇簇檻前稠 龍樓鳳閣重重貴 到老身心不自由

戌
居祖非君計 無知是我緣 他時須自立 往事任推遷
琴有傷人意 鴻為音信傳 人生難可斷 變化有機權

女命 前定易數 豐 ☳☲

子
幽谷栽奇木 崢嶸發早春 欲從斤斧斷 須待雪霜晨
反覆家何在 危難事復新 若逢榮貴地 鼠尾脫荊榛

寅
未遇身心樂 須防有舊災 中年纔得脫 大福逐猴來
貴客相逢喜 良人安在哉 欲知瀟洒地 獨樂步高臺

辰
正對秋深月 蟾燀特地新 憂危行漸脫 福祿不辜身
燕轉於喃語 鶯啼眠晚昏 身心閑不得 聊作半孤人

午
如將倚立百年身 好惜光陰且守心 知得東君西畔立 鳳凰藏在竹林陰
花容恣逞吴姬貌 玉指持彈越調琴 君還倚閣歡娛定 十里黃沙變作金

申
守志保身閑未遂 年光易失漸離乖 得時有意龍羊首 憂險災危馬入懷
兩兩分飛無定跡 雙雙對語老難諧 若問歡娛榮合日 吉來便有冗紛來

戌
生來直自孤 姻親有若無 恩情雖若美 謀計兩相圖
且守幽閑好 當思時事殊 待君相會遇 鼠馬莫躊躇

四字金 子 變裏鳴琴 寅 露滋蓮房 辰 岩畔葉飄
午 花落遇雨 申 披雲見日 戌 走馬亨衢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丙同 斷女命與前甲丁同

癸丁鬼谷分定經 剝卦 鸞鏡重明格 平生似玉無瑕 珩百年磨難未

能成良工巧匠琢成器早年應須遇貴人霜雁過溪三四隻松筠帶葉各
枝青知君意在行雲外半把金銀伴月明遇馬行千里逢雞始過橋鼠牛
心未足龍虎自逍遙　貫索　天飄　天戲　此星照命資財多費力多
恩愛煩惱多親恩如氷炭兄弟不比和賛力受奔波孤不盡妻不和美只
喜得退神重山中不凶述云
從前騎虎多不利　今日乘龍便不同
康節前定數　琢玉成功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遇馬行千里　逢雞度嶮橋　鼠牛遊不定　龍虎盡歌謠
末初限災緈方來免中年快樂不須求縱使灾厄無大咎晚年享福書優游

男命前定易數　剥

丑　榮業道亨時　成身應復疑　不須垂玉淚　終見有光輝
過影雲浮雁　殘花雨洗枝　欲尋仙路去　爭奈命多危
鑄印將復損　斷輪傷斧斤　大都虧用慶　還似不成琢
卯　雁去空沙漠　花榮搏醉巾　利名方入手　人已墜迷津
豹隱當時奮　南山氣象雄　自疑形質薄　孰敢究窮通
巳　斷嶠微鴻影　雕梁花朶紅　平生有瑕玷　磨勵始成功

未　好兔清幽過一生何如沉醉睡門閑非多是少身無益家窮親跡居自閑
雁字一行空見眼花開滿樹謾凭欄身南意北情何足不若留心羨遠山
酉　濃雲密霧迷天暗風惡波深驚小舟大抵生涯較何異論之憂惱有因由
天邊雁度重山遠渡上鴛鴦兩意悠伊喜晚年多稱意始知春色勝如秋
亥　年過時來心未寧羊鼠來時道自興造物不教成鄙俚隨身侍從有祇承
雲山隱隱雁飛絕院落紛紛花自疑未信生前盡蕭索新成臺閣許誰登

女命

前定易數　咸

丑　祿權立計要身榮書到中年亦有成且取羊頭堪稱意當逢鼠尾事來驚
杜宇一聲啼夜月嬌鶯對語作春聲東畔孫臺雖得樂也勞心志也勞形
卯　平生守節命蹉跎還遂悠悠歲月過花顏改色無人問玉貌難凭意若何
雙飛蝴蝶勞清夢雨陣鴛鴦戲綠波甚處芳園堪賞翫君家時未遇春和
巳　傷心親黨各紛紛定分身從別處存羊去鼠前人自吉龍吟虎嘯禍離門
寒枝牢落果難立秋色瀟條雁別群借問何時逃峻直須明月出雲根
未　紅幃綉幙忘悠悠雙手移梭織錦文堪嗟情性多疑滯莫運樸權出等倫
一輪明月當空照半夜狂風掃亂塵若問前程長與短從頭萬事更重新

酉　惆悵綉幃中　心安早歲違　家聲蓋未振　鼠兕喜方濃
閑界多中少　由君晚始通　羊蛇相會日　閻閭再豐隆
夜月過雲開　操持特地來　仁心終得地　恩義亦奇哉
亥　鶯燕聲和美　鴛鴦散不迴　看看塵漸脫　好兔杏花栽

四字全

丑　暗月重明　卯　錢鏡磨光　巳　豹變作虎
未　春萍遇水　酉　黃菊耐霜　亥　歸帆順風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丁同　斷女命與前戊壬同
癸戊兕谷分定經艮卦　雁過重嵐格　重山過雁楚天高百歲光童艳
景豪早歲不成安樂地榮處家如磨劍刀園林是處花開早直至春深雪未消
遇兔馬龍身奮發利名晚歲遇英豪百里秋光起千秋木葉凋總逢兔馬
地衣祿自然調　天暗　天彝　天貴　此星照命獨立自成自費力營
家早風浪早磨難早虎狼口善心腸好多磨凡百進退君子知重小人無
緣卷是招非多招不足述云
巧成名利日　馬足兔頭中
康節前定數　雁過重山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萬里秋風起　千林木葉凋　太陽重照日　積雪盡鎔消

末久別親蹤祖不全艱辛歷盡始安然重更自有家風立始見生涯在晚年

男命前定易數　艮

子　天祿含書貴早求軒昂頭角出潜流幸然得際風雲會偶爾那逢鵰鶚秋
蘆葉風搖歸雁遠園林雨送落花愁示君去後無他事安坐高堂任白頭
寅　莫謂身榮未必榮前程那更有誰迎利名翻作南柯夢才業雖能未出塵
牢落春風花不結蕭條秋塞雁來賓一條去路君須覺雲水相逢道自新
辰　親眷凋蹤不必哀孤身再整福重來東君造物無私設觸處枯枝花又開
鴻雁雙雙群有失鴛鴦隻隻事難猜鼠猴消息愁難解蛇口張時立玉臺
午　初歲海留百事虧一成一失若何為舉身必得仁人薦榮業須逢牛馬時
莫嘆孤鴻沉遠塞堪憂鴛侶獨棲池芳菲樹上重開處始覺春陽發舊枝
申　意氣成時獨異常秋來佳致勝春光淹留歲月當牛馬榮達身名問鼠羊
飄散雁行飛自遠重開花樹果然香君還拾得和利好把生涯付醉鄉
戌　得意且須思後末猶來暫使山神吉丹梯有路不宜登白雲無心真可入
鴻雁悲時不離群花枝闌後還無實到頭辛苦為誰期堪嘆遊蜂空作盜

女命

前定易數　蠱

子　早弃親闈侍俊才便逢徽福自天來青春陌上花重發不覺秋殘菊再開
雙雙鴃蝶名園去對對鴛鴦逐水回終身却得清閒地醉飲雙樽步玉臺
寅　骨肉相分且莫嗟平生孤失復榮華貴人提挈方如願閒處千般又離家
福至須當龍虎日又逢犬鼠作生涯但得水邊人借力自然福壽家爭誇
辰　前程守分隨緣過平日勞心事未亨借問時來當虎穴定教福至遇羊成
窻前月影歸梅藥閨內風狂掃葉聲中逢榮樂終須在重立根基祿自迎
午　莫嘆前程運不通且將祖計儘歸空奈何碌碌遭孤獨未免波波滯困窮
除非獨守孤幃立方見前程事可逢若要留心求穩地不如閒早慕宗風
甲　生平自得人欽重世上應知少福非若柔守心并巧志即須前路得媒梯
福來家慶榮須顯祿至亨通未便衰假饒立計全無遇終久榮華亦有時
戊　高人檻外兩相逢便得榮華福祿崇改變門閭好光歸移粧宅舍足豐盈
為人作事情懷巧守業成家性識通更遇羊蛇同會合必當清貴福雍容
四字金　子　路入平坡　寅　浪裏來槎　辰　喬松棲鶴
午　井鱗入海　申　秋月芙蓉　戌　游蜂結窠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同　斷女命與前丁辛同
癸已鬼谷分定經剝卦　雲散青松格

雷發空中應聲遠松篁雪化樹頭青鴈陣聲聲歸遠岫空對蘆花月朗明
煙裏樓臺鶯語巧芳堤雨霽馬蹄輕借問桃源花幾朶枝頭留下一枝榮
天艱　天興　天晶　此星照命心高志氣廣性直會剛斷能旋為會理
直能觜是虎口佛心為人慷慨多成少聚多學少成好南北多恩多怨多
因婦人面上不足省順可免是非無心中可要意煩惱身安處心不安述
云難免相逢身必貴引取前來步玉京
康節前定數　雪釋松篁格　詩與分定經同
雷近空山應遠鳴松篁雪散𨜒重青天邊隻鴈不成對百歲蘆花對月明
煙霧天香鶯語樹晴天風送馬蹄輕君家借問桃花浦一朶長春盡九齡
中遇鼠身須進　逢寅福自生　馬頭真消息　君子智通亨
末格局本來為貴命鎡基終不致塵埃不待前程衣祿厚晚年姻眷更和諧
男命前定易數　剝　䷖
丑　盡與親無分　多因命蹇難　有家家必破　無事事多非
落鴈塞空闊　花殘傍檻垂　幾多難與苦　分付與孤兒
卯　得意且知前路失園林春去又秋來安危事理如翻掌生計因緣定倒顛
音信難憑鴻鴈寄懷情喜異又花開巫山寂寂空雲雨徒把身心上楚臺

巳　名利終吾子　生涯計幾家　不須頻悵望　何用苦咨嗟
朶朶梨花發　雙雙侶鴈斜　孫陽青眼顧　騏驥脫鹽車
未　親計舊踈利亦踈此身還見兩邊居老逢過盡幾多險平地相逢事漸除
孤鴈忘群情肘耐鴛鴦失侶意何如若還要識身安術棲隱雲山裕有餘
酉　蹤跡犇逢路　孤身立外家　江山情淡薄　風月謾輝華
嚦嚦浮雲鴈　菲菲滯雨花　真路中道日　重整舊生涯
亥　卓立超群隊　成身斷祖風　緣情休苦惠　幽意漸疎通
僻塢花[illegible]灣　高城鴈呼空　桃源仙路徹　何用笑途窮
女命
前定易數　訟　䷅
丑　抱義足於人　性巧心聰俊　閨中均納祥　堂上承慈訓
奇果主莫賢　良人能幹運　待至福添慶　平生無嶮峻
卯　前程多坎坷　福至晚方成　運為雖有分　進用莫貪榮
侶鴈當天去　遊魚躍水深　平生仁義足　食祿受資盈
巳　昏迷債未消　那得眼前寬　立身無自在　處世少平安
時來聊喜變　禍去免孤寒　一段幽閑處　留為歲暮看

未　論汝鎡基事　成家也未然　身心多不定　福祿每虧圓
花放去紅果　雲開月上天　晚年滋味別　溫飽享天年
酉　陽越幾重山　巍巍不可攀　親踈多尅剝　恩義每多慳
貴客尋歸計　良人去不還　生涯成立晚　惆悵運艱難
亥　分定今生修善果須勤積行度良時放縱身心終不吉調和情性勿招非
對對鴛鴦尋水浴雙雙鶯燕競呼兒不知時至歸何地遙望青山坐釣磯
四字金　丑　鑿井無泉　卯　登樓望月　巳　良驥鹽車
未　枯井望雨　酉　破屋重修　亥　盤裏栽松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丁同　斷女命與前庚辛同
癸庚鬼谷分定經損卦　巖前古栢格
古栢巖前歲月深直堅霜雪耐欺侵剛柔木次身猶舉白首榮心量滿襟
祿位得時君自險資財失處又還成要知立業安身計三四人中一老心
樹花逢一果從猴合稱心　天福　天臺　天極　此星照命執直補是
仁義禮樂所為平品作事忠良能親君子會禦小人凶中有救不犯宮刑
六親冰炭朋友無情迷云　利名還自得　五九好身榮
康節前定數　松檜青枝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末立業除非義重增雲龍月色幾千層落花樹上存仙菓得遇猴蚣命發生

男命前定易數　損

子　舒眉展眼向前行偶見黃金滿路生海屋此時真得意高人相濟事須亨
天邊虛有南飛鴈枝上空鬧晚轉鶯況是老來無一事却將子女共犂耕
寅　春風花木鬧新紅莫訝東君分不同自播根基盤石固歲寒前後獨青松
鶯鶯飛舞情何極鴻鴈悲鳴似不容名利多因苦中得得時還失意忡忡
辰　欲上層樓幾許難漸登高處覺身安昔時漂泊虛名利晚歲成家若膽肝
獨隻鴛鴦離小渚孤飛鴻鴈落沙灘秋蟾輝處真堪嘆許與幽人取次看
午　一條險路是生涯百事紛紜應禍加但得地遷人借力忽然衆裏事堪誇
雙雙遠去飛鴻鴈朶朶榮開晚景花鷄唱光沉銀漏斷夢魂驚覺事堪嗟
申　昏鎗心箭暗中危百計千謀禍自專大抵利名皆不定何疑人事苦支持
天涯分散群飛鴈檻畔飄揚帶蒡枝欲得老來人有顧遇船終濟水邊危
戌　內親凋喪外重新惆悵無言嘆命迍勞力勞神終有快操心操志未逢人
兩樹落花成果晚一隻飛鴈失群嗔風猴方達平生志騎馬牽牛入大津

文命

前定易數　蹇

子　立計須憂拙一毫此身展轉出蓬蒿鼠頭自有榮華地修善先收志氣高
一陣鴛鴦聲瀝瀝幾枝奇果綴夭桃前程萬事成還失老計區區不怨勞
寅　空愁空怨意巍巍改革生涯東復西休恨自身多難處却從池日別雲泥
枝頭消息知春早水畔良人福與齊若問前程成立事晚來山外穩心棲
辰　玉堂有路夫何遠異日當須入故鬧牛尾必知風景別鬧中獨坐守雲鬟
嬌鶯對對尋群語奇果枝枝結實慳晚來必使身心樂堪笑生涯鼠虎閑
午　山頭返照影臨門定分重新問主人廢時還有成時在失處終歸得處新
名園鶯語逢和日芳苑花榮遇早春借問前途人去處十分陶鑄荷洪鈞
申　桃杏開時自一家桃開杏謝兩交加幾多改變因風掃長把繁華伴月斜
高枝每結重新果鴛侶相逢意自佳跨馬騎羊備笑日誰言歷祿也堪誇
戌　立身未貴爲鰥寡何況年來運未通欲奮當時心腹事奈何吉裏變爲凶
雙雙蝴蝶隨風舞兩兩鴛鴦浴水紅惟有猪鷄爲好處依然福祿在其中

四字金　子　金星從月　寅　晚春花園　辰　登樓望月
午　高山鑿井　申　逆水行舟　戌　秋風飄柳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庚同

陰鬲華堂人靜月光明照入閨房氣象新四德早全人美淑一家主福可

豐盈　早年未許便榮華隨分施爲別一家縱有親枝難得力自磨自琢
是人誇　馬龍相會好音來跳出重山煙霧開做出軒昂希世事夫榮子
貴上天台　有一成了有一陽春風桃李鬧時節掃破閑愁指顧閒乜乜
回頭步金闕　女流年一年好景映朱扉又見梅花結好枝琴續朱絃絃
不斷秋風桂子喜嘻嘻　有些舊恨在冬前切應傍人毒樂驢門內白頭
門外笑破財祈福保延年

癸辛鬼谷分定經大畜卦　池映芙蓉格

池畔芙蓉照水開松筠力辦雪霜材孤飛鴈過瀟湘遠百歲兒童去復來
興廢只因辛到癸成名好趁卯寅來雄將杖擊雲中鼓震動成聲滿九垓
跨馬身榮早騎牛帶祿榮莫言今未顯羊角虎頭成　天福　天倉

天梅　此星照命爲人聰明俊秀性直口快有執持能耐事如松筠之在歲寒經霜雪而不改其性操與朋友交久而敬之骨肉情疏子息晚立遇辛癸且興且廢逢寅卯志遂名成身榮家富作事振作聲譽四方經險而不危遇山而自消末主福祿稱心述云　過了千重險　虎羊身始成

康節前定數池內浮萍格

池內浮萍夏月開松枝方辦雪中栽孤飛鴈過瀟湘遠百歲兒童老後來
興廢只因辛到癸成功蓋爲有多材如將杖擊空中鼓平地雷聲震九垓
中　跨馬聲名好　騎牛帶祿行　莫言身未吉　羊角虎頭生
末　一點雲臺志氣高中年事業望青霄財帛未安常費用根基漸次弄生苗

男命前定易數大畜

丑　桃李開時事一家松材任便雪霜加幾多愁霧因雲散莫把憂心伴月斜
孤鴈却隨秋色去雙鴛堪笑野情奢象龍跨鼠催榮日慚愧功名付汝誇
卯　剛腸欲奮青雲志爭奈生前命不齊爲怪交情緣分薄莫慚成業立身低
春樓燕雀巢應晚筅噙雲鴻去更迷準擬老來過衆望却將頭角入蟠泥
巳　雲龍相濟吉將來隱隱天門閫又開舉足便隨雲步穩騰身薦取利名回
風高迴野鴈飛絕雨淚跡難花已衰欲識安危在何日端然老首困塵埃
未　壯心何慮初零落異日仁人指鳳城親舊可傷情分薄利名還許爲君榮
清秋寂寂鴈飛遠春晚瞳瞳花態輕回首舊途多嶮屼老親雲水有餘清
生前分定理君知得道何如失道時山北山南家和立跡親疏祖事無疑
酉　孤飛鴻鴈空中見雙舞鴛鴦沼內嬉挽得身中牛馬足春湯始信發枯枝
亥　莫嗟祥鳳在鷄群羽翮翱翔上紫雲兩處成身身有異一心操志志多欣
花枝未必長榮去鴈陣應須先兩分笑指秦樓歌管別唯憂垂老不堪閑

女命

前定易數 火

欲問前程事 生來獨主孤 離鄉終自立 弃祖保安居

紅葉嫌風破 青松與雪俱 貴客還拂袖 何處是吾廬

婚姻如堤柳 情懷每自寬 居仁能守節 修善保身安

過鴈聲聲怨 雖鶯語語懽 鼠牛相會處 方免兩眉攢

丑 危難時將脫 常逢貴客親 採持來往處 谿邊喜佳賓

卯 鴈聲成敗債 燕語艶陽春 若逢龍底會 終自不辛勤

巳 把握能操畧 為人膽氣高 驅馳多不定 箕帚事風騷

未 池畔雙魚躍 層前象鵲噪 林無奇果縱 保托壽堅牢

酉 福壽逢危難 心非性不常 親門徒自守 貴處每驚惶

三井更相覷 雙牛必是昌 立身憂橫厄 門外遇須荒

亥 畫堂深處好施為 只恐非張命不宜 辰時機謀常自遣 妖娆容態每稱奇

一雙孔燕奇粟日 雙陣遊魚戲水時 良人倚檻情多樂 福來攜更不忘機

四字金 丑 秋園桃李 卯 潛龍在井 巳 雲龍風虎

未 浪裏乘槎 酉 風裏楊花 亥 菡而不秀

郭璞數 斷男命與戊辛同 斷女命與前己庚同

癸壬鬼谷分定經 蒙卦 虎隱深山格

遇浪輕舟不復前 平生興廢若波濤 逢豬纔息風波險 遇鼠方知松節高

鴈叫碧空悲夜月 鶯啼花隊戲新潮 要知箭發從何處 遇虎方知福自高

遇虎身舒鴨逢兎福漫遊 獄訟 孤虛 天福

比星照命如枯木逢春早苗得雨 五行中勞心 早歷事 早煩惱 早艱辛 早

妻不得力 子不能憂心 性緊性不均 大寬小急 作事龍頭蛇尾 有始無終

皆因返神重述云 初年與盡根辛苦 末主安閒福始來

康節前定數 輕舟過海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久盛成身志似蒙 心齊碧洞九秋桐 花落先被東風吹 晚間金門問主公

末險難憂危遇救神 孤權獨立更辛勤 他年自有真消息 再立門庭氣宇新

男命前定易數 蒙 三

子 須知禍福有來由 命裏蹉跎且莫憂 意志盈懷是虛說 是非勝負孰能酬

天高丈仞應難上 名似秋毫莫枝求 待得花殘將結果 狂風驟雨一時休

寅 志大心勤計早成 千心趁貴待虛聲 為頭行處成須破 好風來時渴人情

分飛鴻鴈離群去 重踏花枝帶采聲 好把身心為進退 莫教中外橋北性

辰 難危過盡路迢迢 回首知幾早覺凋 秋去自然枝葉槁 春來依舊長新條

鴻鴈天邊飛落日 鷺鷥浦下侍新潮 前程必有歸身計 好把兒童兩處招

午 芙蓉雨散兩鷺鷥 獨歸池沼浴新涼 前途回首堪悲恨 異日新添羽翼長

鴈陣兩行歸遠塞 孤舟一隻下瀟湘 天然禍福爭知錯 不用將心苦嘆傷

申 萬物除春謝在秋 人情歡處又還愁 利名漸見歸龍尾 家道如成立鼠頭

兩隻鴈兒煙外別 一枝花朵雨中留 自宜處道知前事 堪問胡僧指大牛

戌 花因春去不成艶 水向東流豈為波 設瑩生涯名利處 徒勞心志是非多

鴈行雖有空群隊 琴瑟將調韻不和 軒騰空採雲外志 天時不遇且蹉跎

女命

前定易數 革 三

子 出門又遇重重煞 至後終難保壽遐 更主孤刑防阻厄 若無禍患儘堪誇

須向他門仍自改 留心彼業可安家 東君有意沉酣樂 只恐當年福不加

寅 主人早弃親門去 一向東君過合多 久依祖室如燈滅 不然離鄉去適他

有子聰明攀月桂 隨時任意且高歌 若是修身弃積善 何憂處世受奔波

辰 隊 採心未志要光前 異日終須遇大賢 無謟無譏存素行 克勤克儉有威權

雙陣春魚浮水面 雙雙秋燕向層前 平生到底無衰陷 來路逍遙福祿堅

午 紡帳依垂遠望天 聰明巧志出人前 自恨迍邅基業墜 忽然榮遇利名全

是非多擾心懷上 關慮長榮事緒遷 却喜生平有終始 終年福祿自高堅

申 凡生紡幃中 生事如一夢 氣宇稱婚容 心懷無所用

疑除未能除 塊營巧徒弄 終見貴人扶 利名方出眾

戌 生計立前程 資財必滿盈 所作過男子 招君發橫名

試問終身事 羊頭福自榮 貴人逢悉樂 鼠尾永通亨

四字金 子 落花遇雨 寅 衣錦騎牛 辰 池魚脫網

午 春後牡丹 申 月照溪斜 戌 秋木生花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壬戊同 斷女命與前丙辛同

癸癸鬼谷分定經 艮卦 墻畔黃葵格

今日心同百歲時 爭知名利未相齊 有根不斷皆前華 總有孤鴻江上飛

春樹有花終結子 冬深松柏壽同齊 若問生涯成利祿 纔逢羊馬便相宜

牽牛 天息 天空 此星照命如芝生樹 砌竹茂南軒 根深葉實 情異

直堅心 慈志廣 玲瓏天然 只因返神在命 父母上前過 客凡弟天邊鴈陣

妻妾同林猶鳳兇 女旋慈榮 牽初年當見駁 雜榮華都在晚年 休言晚發

五行所注之然述云 晚景成身處 羊馬始亨通

康節前定數　芝蘭出草格

好似芝蘭出草來一莖只放一花開此香透氣誰能比正是移將仙桂栽
平生天地多磨折偏然初限受悲哀自來地數天然別若有功名莫望財
中輕舟逐浪去如飛都道營謀正及時爭奈前程驚畏苦成破龍猴獲寶珠
木分量元來有變移圖成安穩有顛危今朝整頓終身計花成子結送君歸

男命前定易數　艮

丑 孤苦多端事未成再將基業處前程濤閙身也真堪許榮樫模謀不可停
鴻鴈群飛終覓侶鴛鴦失伴別含情中間更有翻身福茹志蹉跎勢盡傾
卯 碌碌生涯東復西此身獨立意悽悽休將名利求於上且把心情自放底
寂寂空飛鴻鴈遠踪跡花放曉鶯啼奈何分薄難如意始入桃源路已迷
巳 堪嘆此生榮又辱利名入手心何足俯仰算如有險危蓋緣得財難得福
寂寂庭呼天桃樹飄飄江上鴈先飛借問前程有何事老來凡生有犖層
未 天然分定事非虛處已成家必自孤無限閑憂未又去幾多名利有還無
江邊鴻鴈空來往庭下花枝果亦踪鼠尾革頭消息好好拋一釣釣鰲魚
酉 得來未足失尤山再埜生涯意不同堪笑不成安樂地唯言長苦夢魂中
鴛鴦兩隻眠沙上鴻鴈一雙排遠空向道芙蕖占秋色尚將志氣恣春風
亥 霄雲開處露天衢莫把從前志氣嗟一箭定數隨手發兩重吉兆播當塗
江邊去鴈空留影檻畔殘枝花再敷雞步蛇斛升兌逐須知成失賦歸與

女命

前定易數　睽

丑 前行危險遇良人舌辯滔滔語話新一去名園閑消息滿堂和氣使精神
鼠革得見花容艷龍虎相依情性專晚來山主雲開霽一輪明月照江濱
卯 幾年凡守紅幃坐今日俄然遇大才福到自能居富貴時來且得脫塵埃
前途活計須存立在室親情並不諧豬猴掃面尋盟好福祿安排足稱懷
巳 棄却門庭見山水驚日榮華終自擬平生守節獨超群福祿依然能立己
鼠雞自有成家望牛尾仍須作事美為人第一會比和訓子詩書皆通理
未 百年家計舊重成心本聰明跡更清近貴悉知名自顯達時仍與福相迎
家榮漸覺歡欣象財用須知運用専雖然有厄當猴犬不必區區慮此生
酉 閨中凡守自海留行坐愁煩不自由早棄門庭前路去遠君別里福漸優
貴客相尋閑靜地良人得遇是奇秋龍蛇變化榮華在親眷相跡不必求
亥 區區活計恐難量福祿從頭盡未昌有疾方除形體瘦無災定主不安康
鴛幃滴滴聞秋雨鴈陣聲聲叫夕陽借問生平何處住清虛養性最爲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一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六　二十二勘

蘸 洪武正韻莊陷切以物淬水中許慎說文蘸以物沒水也此蓋俗語从艸未詳斯陷切顧野王玉篇側陷切以物內水謂之蘸楊桓六書統照母蘸統聲蘸韓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監切以物沒水中使出也此蓋俗語用斬通此續收且从草無甚意義从蘸聲不諧韻會定正字切照監照真壇蘸 篆書 蘸 集韻見杜从古 徐鉉 六書統 集篆古文韻海 蘸 篆韻 蘸 書 隸書 蘸 六書統 草書 蘸 王張 錦溪 蘸 鮮于樞並見 草書集韻

霰 莊陷切顧野王玉篇阻懺切水也

䶣 莊陷切顧野王玉篇竹減切鹹也陸法言廣韻陟陷切鹹多也楊桓六書統照母 篆書 䶣 六書統

䶣 莊陷切顧野王玉篇丁陷切司馬光類篇陟陷切楊桓六書統照母䶣从齒占聲䶣非字潔傳義䶣同上

篆書 䶣 六書統 隸書 䶣 六書統

霰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以物內水中出音揩揚楊桓六書統照母霰說見韋韻林母字潔傳義阻懺切 篆書 霰 六書統

覱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司馬光類篇側銜切避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子鑑疾陷二反覽傲高危貌也徼音計鑑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側鑒切進也楊桓六書統照母覽从見斬聲覽非 篆書 覱 六書統 隸書 覱 六書統

𩈁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長面貌又作三切楊桓六書統照母𩈁說見韋韻从母 篆書 𩈁 六書統

泹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陟陷切江岸上地名也宋重修廣韻地名出活州記楊桓六書統照母泹从水从土从口岸間土口也粗同上泹非 篆書 泹 泹 並六書統 隸書 泹 六書統

站 莊陷切陸法言廣韻陟陷切俗言獨立又作䟚丁度集韻站或从人作佔釋行均龍龕手鑑知陷反站立也楊桓六書統照母站久立也餘見覃韻知母佔同上餘見鹽韻端母字潔傳義丞竹咸切坐立不動貌 篆書 站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站 站 並六書統

站赤 丹埤獨對站赤之驛馬也如漢五里一置也 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曰郵驛也卽今左傳楚子乘馹會師如漢以拘置天馬而征兆夷唐以荔枝而通嶺海之貢傳車之交且若星火是也元設立水站馬站其馬足給其背係品從非理乘驛者有考慮合給驛者有程 正官宿頓分例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菜一束油鹽雜支鈔三分從人每米一升經過皆繳半 選保站官長官提調法至良也照刷根應體覆消乏意至美也天曆詔站戶消乏仰廉訪司依例體覆明白賑卹撫安諸衙門管私馳驛說使料治 僧家奴奏世祖龍興為驛傳不可不講遠有站赤之置其設法也有馬站有水站有車站有江船站水站馬站則通本梓車站江站則通貨則委馬一匹則為田三千畝水站江站車之北方諸站則驗苹高之多者應之南方諸站則驗田畝委之每十五里為一郵亭每六十里為一假館上有通政以挈其綱下有郡縣以贊其力而又有脫脫禾孫以驗使命之真偽北方諸站則置驛令南方諸站則設提領凡百戶人夫庫子甚丁面前供有定額應度則備於帳簿甚什則患於乞掠勝留谷豢溢生鷄鵝以為使官之供上都大都大駕經行每過巡幸則先給官資未嘗不為站戶惜也元史兵志站赤 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且加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今故著其驛政之大者然後紀各省水陸凡若干站而遼東狗站亦因以附見云 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 四年五月諭隨路官員并站赤人等使臣無牌面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驛馬者亦論罪若係軍情急速及送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 世祖中統四年三月

中書省定議乘坐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麪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麪一斤長行馬使臣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麪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部擬宿頓處批支五月雲州設站戶取迤南州城站戶籍內選堪中上戶應當馬站戶馬一匹牛站戶牛二隻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及家屬於立站去處安置 五年八月詔站戶貧富不等每戶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 至元六年二月詔各道憲司如總管府例每道給鋪馬劄子三道 七年正月省部官定議各路總府在城驛設官二員於見役人員內選用州縣驛設頭目二名如見役人卽是相應站戶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戶則就本站馬戶內別行選用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隨路見設總站官罷之十一月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往來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 八年正月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

字各處站赤未能盡識宜譜畫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因令令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其馬匹數付驛吏房書寫畢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別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九年八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齎劄子從脫脫禾孫辨詰無脫脫禾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 十一年十月令隨處站赤直隸各路總管府其站戶家屬令元籍州縣管領 十三年正月改諸站都統領使司為通政院命降鑄印信 十七年二月詔江淮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軍務者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並令乘船往來 十八年閏八月詔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隨路官錢不須支給驗其閑劇量增站戶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十九年四月詔給各處行省鋪馬聖旨揚州行省鄂州行省泉州行省隆興行省占城行省安西行省四川行省西夏行省甘州行省每省五道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准當站馬一匹九月通政院臣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近年以來多爲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招收或冒入投下戶計者遂致站赤損弊乞供補站戶從之十月增給各省鋪馬聖旨西川京兆泉州十道甘州中興

各五道 二十年二月和林宣慰司給鋪馬聖旨二道江淮行省增給十道都省遣使業免亦增二十道給之七月免站戶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十一月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總之為二十道十二月增各省及轉運司宣慰司鋪馬聖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轉運司分司二道荆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 二十一年二月增給各處鋪馬劄子荆湖占城等處本省一十道鄂州湖北道宣慰司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二道山東運司二道河間運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轄路分七處每處二道司農司五道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三道都省二十道四月定增使臣分例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九月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鋪馬聖旨十道所轄宣慰司二處各三道 二十二年四月給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鋪馬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二十三年四月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圓牌二面與當赤出使交阯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初立三處宣

慰司給劄子起馬三十匹 二十四年四月增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并先給降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五月揚州省言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子分置夏月水潦使臣勞苦請從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馳驛者白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兵民官民兩便從之七月給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少不了等旨鋪馬聖旨一十三道 二十五年正月以腹裏路分三十八處年銷祗應錢不敷增給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併元額七千一百六十九錠總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分上下半年給降二月命南方站戶以糧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糧僅足當站之數不至多餘却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聽之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己卯以江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三夫免雜泛滿戶稅無七十石願入站者聽今戶稅不得過十戶滿戶稅和上丁ム五月增給遼陽行省鋪馬劄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元給鋪馬聖旨二十四道增給劄子六道 二十六年正月給光祿寺鋪馬劄子四道二月從沿海鎮守官綦澤言以舊有水軍二千人於海道置立水站世祖紀至元二十

一年二月丙寅尚書白至忠行泉府所統海船萬五千艘以新附人駕之俾之休不可宜佚集乃編又移納合兒未散户為軍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且防遏海道為便從之　三月給海道運糧萬户府鋪馬聖旨五道　四月四川紹慶路給鋪馬劄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龍興行省增給鋪馬聖旨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偏峙提舉司給降二道　八月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大理金齒宣慰司四道　九月增給西京宣慰司鋪馬劄子五道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宣慰司三道紹興路總管府給降二道甘肅行省所路亦集乃總管府沙州肅州三路給六道　十一月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旨七道　二十七年正月增給陝西行省鋪馬聖旨五道　二月都省增給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　六月給營田提舉司鋪馬聖旨二道　九月江淮行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給鋪馬聖旨二道　二十八年六月隨處設站官二員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祗應頭目攢典各一名站户及百者設百户一名　七月詔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户例兼管站赤其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　十二月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三月命通政院分官四員於江

南四省整理站赤給印與之　三十年正月南丹州岡蠻來朝立安撫司於其地給鋪馬聖旨二道　三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增給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五月給淘金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大司農司起馬二十匹　六月江浙行省言各路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户供船一艘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請令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户之上或至十户通融僉撥從之　八月給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　十月增給濟南府鹽運司鋪馬聖旨一道　三十一年六月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御史臺臣言各處站赤合用祗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户輪當車子陪備應辦莫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以為便益詔都省定議行之　十年從江浙省言命站官仍領祗待選站户之有餘糧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代就准本户里正主首身役　武宗至大三年五月給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及汴梁等處管民總管府鋪馬聖旨各三道　四年三月詔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命中書省定擬以聞省臣言始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合依舊命兵部領之制可　四月中書省臣又言昨奉

旨以站赤屬兵部今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命兵部領之其鐵烈干納憐木憐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帝曰何必如此但令罷通政院悉隸兵部可也　閏七月復立通政院領蒙古站赤　八月詔大都至上都每站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腹裏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閑慢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丞擬設提領二員每一百户設百户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户內選用三歲為滿凡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罷之　十一月給中政院鋪馬聖旨二十道　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增給陝西行臺鋪馬聖旨八道　六月中書省臣言典瑞監掌金字圓牌及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凡聖旨皆納之于翰林院以金字圓牌不敷增置五十面蓋圓牌遣使初為軍情大事而設不宜濫給自今求給牌而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從之　延祐元年十月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户府給鋪馬聖旨六道　五年十月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赤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户比之軍民體非輕細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貪邪恃以自縱今擬各處館驛除令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從之　七年四月詔蒙古漢人站依世祖舊制悉歸之通政院　十一

月從通政院官請詔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依舊制命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　泰定元年三月遣官賑給帖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濟至此為最盛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頭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千七十六頭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頭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　經世大典站赤者國朝驛傳之名也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引車水則以舟其應給驛者皆以璽書而軍務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給在外者皆國人之為官長者主之他官不得與也馬數多寡視官品高下公事大小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事畢則以符信歸諸所受之府不敢三日稽也祖宗之法至如今守之其官為驛令小者皆設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都會關要之地以詰其姦偽總之以通政院中書兵部站户有闕乏逃亡者則以時而僉完周卹之

我國家疆理之大東漸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脉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挈維之大機也遼東犬站亦附見云。 太宗皇帝元年己丑十一月十五日聖旨戒飭諸牛鋪馬站大意若曰若有起驛馬者驗之如無牌面文字其始初給馬之驛官徒二年杖七十元差官斷按荅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馬者驛官亦坐罪除顏色絲綿酒米官中段匹係官物外不得與驛馬事件每一百户站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起米倉站户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專令百户一人掌車牛送與商賈作客之人勿騎驛馬違者斷按荅奚罪如有送絲綿顏色物料幷外國使臣將禮物段匹及有急速勾當來者應付鋪馬如各驛馬牛闕少本百户規措。 是月勑司上天眷命錫皇帝之徽名大蒙古國衆家小大周不朝會訓之曰一乃心力其無二凡我國內黎元其聽朕命循先訓舊章績用弗成者其罪當死爾等亂漢衆官暨降民凡若干先來服役忠貞者有之諂妄者有之以宿舊之故委用信任一切不頁詰問爾等自以不經詰問乃謂諂妄者當如是爾勿存是心轉加恣情如此明諭其或不悛爾等罪愆何逮之有皇帝訓諭下項。 一使臣不經由鋪路往來者斷按荅奚罪底無牌子有文字往來者亦斷按荅奚罪將帶逃投丁牌子文字往來人等強要鋪馬取要口食者仰收捉枷禁推逐根脚來歷明白端的緣由至時免放似此使臣人等不為收捉却縱使中路擾如此奏告來者官員亦斷按荅奚罪委係朝廷差去使命有牌子文字者若不聽從之人亦斷按荅奚罪底仍處死。 一使臣人等每人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仰如數支破州城官員人等為係使臣如自願饋獻些小諸物者聽不得附餘多索仍不得強行乞取如違者斷按荅奚罪底據上項物件不得於係官課程稅石料差內支破其差去使臣若依理勾當廻日朝廷約量給賞。 四年壬辰五月二十五日聖旨諭隨路官員幷站赤人等如使臣無牌面文字為始給馬之驛官徒二年杖七十元差官斷按荅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馬亦徒二年杖七十若軍情急速事件及進納顏色絲綿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仰驗數應付鋪馬車牛如不應付亦依上斷罪。 六月十六日聖旨節該西京下永弘州三處置立馬站仰各站不得令來往馳驛使客因而將隨站馬匹打過如有過越者仰各站當管官司陪償馬匹據三站合用馬匹仰照依本路見在户計一例科着無得分毫違錯。 五年癸巳二月五日聖旨據太原路達魯花赤不花等奏太原府內見有達魯花赤千久住使客諸投下人等取酒肉米麪數多每年該羊一千四百餘頭塔塔不花等情願自備糧食不關祗應等物如此百姓似為容易準奏宣諭太原路舊管有官令課稅所官二員支糧餘官不曾令支今後往來使臣依先例應付餘者盡行罷去其管民管匠達魯花赤若有己身糧食者放支如無每人日支米一升如有依前亂行取酒肉米麪之人幷斷按荅奚罪仰塔塔不花等抄錄御寶文字差人齎擎就便行移十路依上一體施行 七年乙未三月二十四日聖旨諭管站乞里合台幷隨處站赤若曰據這闕急速公事使臣爾輩何故有使馬不與令其乘車今後不得如此若依前給車遲誤公事定是斷罪可令諸站驛人知悉 六月十七日聖旨據燕京咸保不奏告每年進呈御酒沿路官司為無御寶文字不肯疾早應付鋪牛以致遲滯到闕事今降御寶文字前去仰元來送酒人石抹神撒堆剌兒等收此仍仰經過去處即便應付與鋪頭口者不得違滯若因別事起要頭口並斷按荅奚罪底 九月六日聖旨據濟南府張榮奏告經過使臣不肯令驗降去御寶文字即取鋪馬準奏如聖旨到日除軍期急速事物幷進呈諸物人等依驗物件應付外不以是何使臣若不令看過元降文字即取鋪馬者開具姓名聞奏治罪若有徇不驗輒給驛馬者亦罪之 二

十一日奉旨關出太子軍前使來沿路驛站斷絕令忒木兒赤剌温等往諭西京應州崞縣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的中地又潞州城子城懷州各立一站馬各二十匹黃河岸令劉甫立一站馬三十匹西京應州令塔端躬往建立太原州城八哥潞州城子城秀才懷州合忌迷里各移往建立黃河渡口劉甫專一勾當上項站馬別用大印烙記止令關出太子軍前使臣騎坐其餘並不得應付如有別使欲騎騎者覺者並斷按荅奚死罪委站頭管立有心力能幹官一員提領勾當如法養飼不得死損如死逃便補數若二項委官差故仰各人名下見在官員軍上勾當若有違慢並斷按荅奚罪軍前來使者過不選是何作商賈回回人等可拿馬馳驛不與者亦斷按荅奚罪 九年丁酉八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若曰聞各路往來使臣於城別無公事不經站路走遞稱有牌劄索取祗應有公事使臣到城起馬二匹或三匹卻領不干礙十人二十人及奪拴已馬匹取祗應羊料急付猪牛馬雞等肉不肯食用須要羊肉縱與羊肉卻又稱瘦回回使臣到城多稱不食死肉須要活羊又不肯於館驛內安下止欲於達魯花赤管民官家內止宿如此刁蹬公事了畢准稱事故不肯起發除正使臣應付與鋪馬外其餘親隨鋪騎車牛遞送須要鋪馬若到前路站

赤人不交替遞送及有長行車具到城又要倒換新車及取娵索如此勝
役聖旨到日今後如有朝廷差去使臣齎把御寶文字之人依分例日支
米一升麪一斤肉一斤酒一瓶其餘親隨并隨從下諸衙門差去人僅僅
絲線顏色官吏人員支米一升如無牌劄不得應付公事了畢若得鋪馬
不得損壞倒換告到前路站赤即便交替及不得倒換長行車具取要遞
索無事不得入城若有多索酒食活羊馬匹草料之人仰達魯花赤管民
官差人一同前去斷事官折證治罪施行仰宣德州達魯花赤管民官收
附遍行諸路一體施行　十年戊戌六月二日聖旨諭扎魯花赤大官人
胡都虎塔魯虎䚟訛魯不等節該目今諸路慮有係官諸物及諸投下宣
賜絲線匹段並由燕京宣德西京經過其三路鋪頭口難以迭辦今驗緊
慢定立鋪頭口數目驗天下戶數通行科定協濟三路通該舊戶二百一
十七戶四分着馬一匹新戶四百三十四戶八分着馬一匹舊戶一百六
十九戶二分着牛一頭新戶三百三十八戶四分着牛一頭聖旨到日仰
就差人與各路差去人一同前去所指路分着緊催促驗數分付各路收
管者見得以南路分馬匹牛畜難令約量定立到每馬一匹價銀三十
兩每牛一頭價銀二十兩仰各處官驗燕京酌中時估折納輕齎匹段紗
羅絲綿絹布等物用鋪頭口轉遞交付却令三路置庫收貯明附文曆支
銷回易諸物於遞北民戶內遞旋倒換頭口用度若各路自願計置頭口
分付者聽從民便不得因而刁蹬抑勒多要輕齎只令一次諸路協濟已
後止令三路遞旋補數其各鋪所置頭疋仰三路各差本處州府司縣官
一員專一提控轉差官一員專一管勾其草料於三路各驗民戶多寡均
科應付若非理死損並勒提控官親管勾當官均陪若因病倒死即仰作
急貨賣皮肉遞旋補買不得弱數若使臣非理騎坐死損者仰依條令使
臣陪償若蹉程死損者每三次罰馬一匹與被蹉之鋪充補馬用度除各
路另給御寶文字外據協濟路分仰欽依作急應付施行　十一年己亥
十月十五日奉旨驛傳勿給懷駒牝馬如違給者乘者各杖五十使臣若
無急事令乘牛車　十二年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據燕京路達
魯花赤兎魯別迭兒管民官鋼疙瘩奏過往使臣多有無牌劄及增乘驛
馬多索分例祇應草料之人乞禁約事準奏仰兎魯別迭兒鋼疙瘩等委
人辨驗過往使臣有無牌劄增乘驛馬及不合起馬之人并據合得分例
祇應照依已降分例支遣慕有長行馬匹草料自十月一日草枯時為始
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支每馬一匹依準大軍体例支料三升草一秤

若十匹以上不得支遣本處如有官中勾當公事使臣依例祇應如無勾
當許令應付一日次日不得支遣如違照依大札撒將犯人枷鎖前來斷
罪出軍之人不在此限。　十二月十三日聖旨據孛利斛都魯班等奏告
前來奉降扎撒據運酒米中站內諸人不得經行今來却有不合經行人
等於站內經行及射野物事聖旨到日仰將射野物人等隨逐塔海火不
出軍者若不曾射野物於中站經行人等據應有頭口內各斷一半沒官
　甲辰年三月朔命節該據東平府路萬戶總管軍民長官嚴忠濟奏隨
城郭居住別投下開鋪營運之家不肯協濟本路祇應草奏仰照依元降
大札撒協濟祇應如違治罪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五月奉聖旨於望雲
立一站又於揄林望雲之間酌中處立一站　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官
忽都不花奉旨縉山至望雲遠取徑道立海青站者中書議差斷事官亦
捏哥等赴宣德州置縉山靜邊望雲三驛撥揄林站肥馬五十匹與縉山
雷家店站馬四十匹與靜邊宣德州站馬四十匹與望雲就令各站頭目
馬主備馬腳遞子使臣飲食等具近者二日期遠者三日期達于新站當
役違者以失悞軍期論罪仍從宣德州擇能幹官一員充脫脫禾孫除遞
傳諸侯王哈必赤來使外餘不得給其揄林雷家店宣德州三站增補馬
各二十五匹每匹支價鈔元寶鈔二十貫總計三十定買備訖　是月奉
聖旨今後使臣官員除軍情急速公事有海青牌者入望雲站直截前來
其餘使臣仰揄林站官楊字樂解詢問如無急速公事海青牌者不得縱
令縱由望雲止令入大站如違治罪　七月劉天麟奏告故劉權府元受
先帝聖旨賽典赤處關鈔一千錠規運利息專與燕京置買在城使臣騎
坐小鋪馬除已納訖乞換授事準奏給降聖旨付天麟照依已前體例從
長規劃不得違錯　二年二月奉旨大名等路宣撫司所管州城諸色人
匠織造到係官段匹雜造到應用生活并採捕到皮貨翎毛鷹鶻及年例
應有進呈等物起發來時依例合應付腳力者仰宣撫司照依舊例斟酌
物件輕重即出給鋪頭口文面不得遲悞今後若無宣撫司文面州城站
赤不得一面應付腳力違者治罪據出給入站文面迴程時却令赴本司
繳納若各管頭目已有奉到許令入站聖旨并各投下令旨亦仰經由宣
撫司照依各得體例應付與鋪車頭口如有不應開具緣由申省聞奏仍
下所屬去處照會　四月中書省奏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
赴朝省計稟即乘坐鋪馬走遞如是尋常公事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
馬劄子外本司不得別給　宣撫使起馬五匹副使四匹　委差官令史

等三匹。又宣撫司官及領降以來權依使臣分例批支。　五月十九日。來
聖旨節該。南合奏也里海牙所轄州城宣使軍馬多索祗應。民戶至甚苦
之。定到分例。每人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已降聖旨事準奏。
今後無得分外取索騷擾。違者治罪。　十二月。聖旨諭濟南濱　益都路
宣撫司節該。已前體例。隨路管軍官。管民官。朝見來時。俱各騎坐自己馬
匹往來。今官員有朝廷勾當將引一行人吏。不計匹數。盡行騎坐鋪馬。以
致站赤困乏。今後除有聖旨宣召人員。自有定去鋪馬數目外。據朝見官
員須合來者。仰計稟過本路宣撫司。騎坐自己長行馬匹前來。不得乘騎
鋪馬。　三年三月。中書省奉旨。今後但發鋪馬劄子。皆從蒙古文字。已經
欽依給降及追收各處漢字劄子。凡遞運驗物重輕。應付頭匹押運之官
物少者起馬一匹。酌中者二匹。多者不過三匹。外。又為西京等路宣慰司
鋪馬瘦勞。擬令押運官坐車騎驢。奏奉聖旨。今後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
運官坐車騎驢。不須給馬。都省欽依遍行照會　四月。聖旨諭闊千路達
魯花赤管民官并榆林管站官節該。今後但有騎坐鋪馬使臣人等。仰照
依已降聖旨。不得於望雲馭直道上經行。拿要鋪馬。止令經由撫州宣德
府正站。若有軍情急速公事。海青使臣徑直望雲鵰窩路上經行。若元騎
鋪馬困乏。依例倒換。如馬不乏。並不得強奪人馬。因而騷擾百姓及過往
客旅。七日。中書省奏蒲元圭鎮戍邊城。凡有急務。遣使赴朝。已給降海青
圓牌鋪馬劄子。奉旨可與海青牌一面。鋪馬劄子一道。　十日。中書省奏。
蘭州路當衝要。又是邊城。當站頭口勞斃。百姓逃徙。誠可矜憫。已給孳畜
白金以振其民。奉旨可委陝西行省斟酌與之　十二月。聖旨諭元帥阿
木據管下應管軍官元關海青牌面。今差官前去拘收。如到。除阿木元帥
府許存留海青牌三面外。據管下軍官在前應關訖海青牌面。並仰收拾
盡數分付差去官收管前來繳納。毋得漏落　萬戶怯烈二面。　也速解
兒二面　興元成都潼川路都元帥鐵的等牌三面。　閬蓬廣安順慶夔
府等路都元帥欽察三面　二十日。聖旨諭各路宣慰司節該。據管下總
管府。先為計稟軍情緊急勾當。俱有關降海青牌面鋪馬劄子。即目軍民
分路。凡有民間公事。委付宣慰司遍行管領。已後仰就便申覆宣慰司。據
元關海青牌面鋪馬劄子。今差官前去拘收。如到。除將宣慰司先關訖鋪
馬劄子許令存留。若有海青牌面盡數分付差去官外。其餘管民總管府
應有海青牌面鋪馬劄子。亦仰盡數分付差去官收管前來繳納。毋得漏
落。　順天。真定。大名。河間等路。　陝西行省。　東平。濟南等路。　北京。關

元等路。　西京平陽等路。　河南路。　山東路　四年三月。中書省定擬
乘坐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劄付左三部
遍行遵守。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
使臣白米一升。麵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
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麵一斤。長行馬使
臣如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
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
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麵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
部擬分例。宿頓處批支。　四月二十八日。聖旨諭中書省節該。來奏開平
站赤斷絕。有礙使臣客旅行程。已安置事。今令此中講究到立站去處。并
合該戶計牛馬數目。開寫前去。所據站戶。或令隨路減下牛站人戶充當。
或於附站隣近州城摽撥。速為從長擬定。令差去霍木海即使安置。仍仰
本省亦差能幹官一員。與霍木海一同勾當。欽此。外。據合用走遞牛馬。若
令新撥站戶便行刱置。唯恐生受。遲滯。除已別行定奪。今歲不令出備。候
至新年正月內。照依各站已定數目。全要置買入站走遞。　怗里站　南
口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為新店地近。設置馬站。　北口牛站
一處。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　土墓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為
榆林近下不設立馬站。　槍杆嶺一站。五百戶內。　馬站二百五十戶。每
二戶半養正馬一匹。貼馬一匹。共計二百匹。內將雷家店馬站存留一半
雷家店走遞。摽撥一半馬匹并戶計。槍杆嶺走遞。餘上不敷。貼撥就數。所
有牛站。依舊應當。　牛站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鵰窩站一處。五百戶。內
馬站二百五十戶。正貼馬共計二百匹。　牛站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
下須七站。依鵰窩站一體設立。　蝦蟇嶺。　赤城。　河窄兒八眼。　撒赤
古。　桓州　孛老站九處。專一搬運段匹雜造皮貨等物。每一站一百五
十戶。內馬戶五十戶。正貼馬共計四十匹。牛戶一百戶。牛二百隻。　宣平
一站。於宣德州見設馬站內摽撥正馬二十匹。并合該戶計。入宣平站走
遞。牛站依舊應當。外。據宣平新增牛站。依數摽撥。其餘八站。照依今定戶
計牛馬數目。差撥安置。　五月十七日。聖旨諭隨路宣慰司節該。上都以
西隆興府道立孛老站。上都以南。望雲道立車站。并馬站。隆興府以南望
雲道偏嶺以南至燕京漢地。合設站赤。令漢人站戶應當。西路隆興府以
北及南路偏嶺以上至上都。令達達貼戶應當。漢民津貼。據偏嶺以南隆
興府以南。起移前來。立站戶三千七百戶。令差斷事官阿昔鐵木兒。宣使

紀忙兀解前去與宣慰司一同於随路馬站内驗中書省差去均定合起户數揭照各站籍定文冊依驗丁多及富強户内選揀堪中上户其外數目仰於步站内亦依上例選揀堪中上户馬站户馬一疋車站户牛二隻於各户下選擇堪以當站好人不問親軀每户止取二丁同来人家屬起移前来於指定立站去處安置住坐仍就於各站元設官吏内亦行選揀堪充站户官吏管押前来據選揀到户數定立到頭目并其餘不該起移津貼步站人户各另開坐花名丁口事產呈省聞奏　河東西路　西京等路　十月十一日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據随路封隆興府雲州道上迤南立站人户令起蓋房舍準備弃平當站除依例應付站鋪頭口首思外仰經過使臣軍馬人等毋得於站户處非理騷擾取要飲食及奪要一切物件各住地面所屬官司亦不得分毫騷擾如有違犯之人其各站頭目於總管随路站赤達魯花赤霍木海處説知令轉行中省究治外有站户元住處家屬仰各路宣慰司嚴行禁約管民官司及元管頭目既是各家前来應當站赤身役並不得科取錢物侵擾不安違者治罪　五年五月七日樞密院據成都四川等路行樞密院參政呈劒關係田元帥所管地面乞於劒州置司摘軍看守劒門更於人頭山添設驛站庶省鋪馬不致失悮事情奏奉聖旨准　八月九日中書丞相線真等奏站户貧富不等每户可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用度已上地畝令全納地稅上之　是月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所奏随處漢地站驛宜屬州府親管其使臣起數鋪馬強猾合無令霍木海提領事準奏據随路站赤仰照依已前體例止令各處管民官親行管領使臣起數鋪馬強猾霍木海常切提領子細詢問往来使臣人等除依例合得鋪馬首思外無得分外取要飲食諸物霍木海各站内並不得添差頭目如已有委付之人並行革罷管民官亦不得於站户處擅便科差侵擾不安仍仰點視鋪馬加意喂養須管肥壯不誤走遞　至元二年正月六日中書丞相線真塔察兒平章阿合馬等奏雲州見設站户乃迤南州城遠来之人別無田產宜令迤縣人户交換應當乞召集各州縣官吏齎民户見當包銀丁口鼠尾文冊前来品荅定奪上曰此輩何可委付其令来此從卿等區處可也　閏五月六日中書兵刑部據西京路總管府申渾源弘州等處不係立站驛程順天真定德興等路使臣往来皆道經行索換鋪馬乞照驗本部申奉中書省劄付行下各處站官令兀剌赤等今後引送往来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徑行不立站驛之處倒換鋪馬　是日管領諸路蒙古漢人甲匠阿昔寒言各路額造皮鐵衣甲應期送納及關撥物料俱各給驛庶免遲悞省部准擬遍行諸路如遇阿昔寒所管局分送納衣甲及關撥造甲物料往来驗數逓運仍給押運人鋪馬。　二十三日丞相塔察兒等奏奉聖旨四川鋪馬祗應從行省從長規劃。今後遇有往来使臣止用雞猪魚鴨祗應開具四川定立站馬匹祗應等如後。　四川總四十一站舊有二十五站新增一十六站　馬站二十九　驢站一十二　馬一千八十八匹　牛二百五十七頭　種田及駝駄用驢一千一十三頭　祗應和買猪鷄鴨鈔七十二定三十五兩長生孳畜就支每月造酒麵米麥二百九十八石　是月大明等路工匠府言起運常課只孫段匹至洺州路總管府不應付押運官鋪馬乞明降事都省議令兵刑部下隨路照會如遇各局送納係官段匹照依舊例應付押運人鋪馬二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七　二十三勘

站　站赤二

經世大典中統三年四月三日，中書右三部奉中書省判送斷事官只八兒忽爵逃南公差回還，言沿途鋪馬數少，不繫於廐，頭目人等多不在站。至甚不望，仰行下各站，今後須令如法養飼驛馬，常存合用之數在廐，以備走遞，其頭目人等亦須常川在站，無致失悮。　四月五日，制國用使司奏準聖旨，計置驢車三十輛，每月運物赴上都，至夏拘車在官，驢令佃戶飼養，以助耕力，秋來肥健，取發於中都遞運官物。　六月，制國用使司言，河南府路推課稅每歲差吏赴省計撥，撥稅總管府不準給驛，乞區處事。省部定擬，今後每年勻集科撥絲綿種稅，總管府轉運司人吏來時，許給鋪馬三疋，行移合屬，照會施行訖。　八月九日，丞相安童伯顏等奏，納憐站鋪馬使臣經過本路州城，來索諸物，臣等議，使臣若無城中公事，不得輒入索物者，亦不得應付，上從之。　十月，中書右丞相安童等奏，西涼甘州莊浪等處增站事，今議除甘肅瓜州，其間合立站赤，候阿沙來時區處

外，就令鳳哥斟酌到中興、西涼、肅州、甘州、信卷添設站，可用馬一百三十五疋，牛六十八隻，驢六十頭，於官錢內買置，奉旨準。　十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近以西夏之西近川黃兀兒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攬出去站，此三處闕鋪馬，奉旨令塔察兒、奔羅不闌與都省、制國用使司馬匹處增置之。今已定擬合增羊馬牛之數，委麻合馬、航木里等如彼買備，奏取聖裁，上從之。黃兀兒于量站，令阿木干射馬民戶出騎馬一百五十疋、壯馬五十疋、牛五十隻，外增買走遞騎馬、壯馬二百疋、孳生牝馬一百五十疋。　塔失八里站，元存羊一百二十口，外增買走遞騎馬、壯馬二百疋、孳生牝馬二百疋、羊一百八十口。　攬出去站，增買走遞騎馬、壯馬二百疋、孳生牝馬二百疋、羊三百口。　四年正月十四日，緣真脫歡等傳旨，送荼速先之地至燕乙裏翎立驛館一十四處，國本與中書省令與制國用使司官同議，規劃驛船鋪馬人糧之數。續奉旨，每站給羊二十口、粘羊三十口、乳牛九隻、強牛一隻，其價與買驛馬錢共斟酌支給。制府欽遵，放支鈔四百定，下陝西等路轉運司，於五月內和買給付各站去訖。　荼速先至燕乙裏立十四站，　撥船牛二百二十隻，驢二百二十頭，馬二百二十匹，孳生羊二百八十口，粘羊四百二十口，乳牛一百二十六隻，強牛一十四隻，船

五十六艘，人工二千名，備三月糧，常役水手二百二十四人，兀刺赤一百一十人，遞送小站者七十人，計四百四人。　四月，中書省遣忙古特鎮赤等賚奉御寶聖旨，諭阿出、鳳哥、東勝達魯花赤等官及八令速兒朵魯不特、納憐站民，仰從應理下至東勝站十所，用水手二百四十人，驛船六十艘，宜令應付者。　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擬西夏中興等處宣撫司呈，東勝合立三站，本路合立七站，除從權以東勝見在船二十一艘散給各站行用外，未造船三十艘，擬用已伐到大通山木植，其餘物料計該價鈔四十錠，定及工匠糧食，合無令轉運司應辦。又忙古爵回稱，只打忽等處舊有船三十六艘，合令修整。　七月一日，中書省奏準新造船三十艘，修整舊船三十六艘，一切物料口糧、鐵木之工，官為應付，撥水手二百四十名，內擬令各投下差撥一百六十二名，中興府民戶內差撥六名，西京抄海所管水手內差撥七十二名，每站給牛一十隻，羊一百口，起置館舍余椿採撥種養之地，劄付制府及西夏中興等路宣撫司施行訖。　七月十七日，都元帥也速解兒言，乳山口守城千戶忽特木兒申，南兵船隻往來必合隄備，其鐵哥等各千戶行營相離帥府九百餘里，並無站道，凡有急使，請令經過州城換易鋪馬，庶不失悞軍情。省府以乳山口之地屬益都

路，即呈解相去海口三里，也速解兒見於萊州等處行營，事宜應援，到付右三部行下所屬，今後如委有邊報軍情急務，海青使臣，仰經過州城倒換鋪馬，其餘常事沿站經行，不得指例背驛乘傳。　五年二月，制國用使司言，拘收銅根納官，除應付綱運外，其押運之人合無乘驛馬事，都省令右三部行下合屬，應付鋪馬一匹。　三月四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奏，霍木海呈，中統四年奉命總管諸路站赤，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書，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勻當事理，似不歸一，誠恐兩枕，臣等議得，止合依至元元年定制，上從之。　六月十九日，中書左丞相安童等奏，濟南濱投下所出物貨，勞民遞送，有司請以蒙古戶計立站，外有二站已差撥本投下漢民設立，臣等議得，事關大體，別無此例。上曰，塔察大王漢站，其始如何定立，可再議聞奏。　十二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官奏，萬戶黃急吝兒言，也孫扎非理起移托鉢地界站赤，合無遣使前去，只令依舊置立。奉聖旨，且曰令黃急吝兒差人去者。　六年二月，御史臺呈，奉中書省定擬，司官還歷合屬，如無馬站去處，就乘州縣官馬匹，依例支換，為例施行。　是月，御史臺定擬憲司遣官詣朝廷計事，合依總管府例，約量差起鋪馬，每道給鋪馬七匹，劄子三道，計一十二道，發下各司遵守施

行。 三月。制國用使司。據運司申。為制府所屬合用鋪馬。擬本路總管府出給劄付。恐本司有故違。使總府不準應付。業制司擬行下合用鋪馬。除就發常行劄子外。若有不敷。斟酌可用與何。依舊例關總管府取給。 五月十二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平章政事忽都答兒奏。中都至上都站赤以衆會將遞運係官及投下諸物數多滯不能發。至甚勞苦。臣等與樞密院制國用使司。御史臺宣徽院及四怯薛官同議。洪贊至獨石四站。各增車驢三十具。榆林站增牛驢十具。總計價鈔一百五十六定。自大你赤為始至上都蒙古四站。於四怯薛內。差撥牛畜助運一月。官給路費。似為便益。奉聖旨準。 六年六月。西京路申驛使到站。往往不知姓名。又不明示起馬劄子及所幹之由。乞下隣境官司閉析文字照會事。省部準申。行移各處官司。今後起發印信關文。應付鋪馬施行。 十一月。制國用使司。言巡鹽官吏弓手。舊例每名官吏米一升。馬粟三升。芻一束。雖多不過十人。草青之時。不支芻粟。今所支多於元定之數。擬合轉運司課稅所。今後差官出巡。明給公文。具人馬實數。令所至官司。依上應付。都省準擬。 十二月。河南道提刑按察司。言河南兩路鋪馬。前都元帥四萬户統軍司等。泛濫給驛。河南行省移咨軍前行省。各令照會都元帥。及總管四萬户。河南統軍司沿邊監戰萬户。今後遇有給驛。申省斟酌緩急起馬。毋得擅行。其河南兩路總管府轉運司。并遞北差來南京軍前計事者。亦驗緩急應付。各官司毋容擬准給發。 七年正月十一日。中書省臣阿里傳旨。若曰。内外諸處往來使臣。須憑印信文字給驛。無文憑而起馬。給馬者皆有罪。都省劄付右三部。遍下合屬。欽依施行。 二月。中書省據左三部呈。與右三部議擬站赤事理下項。 一總管府在城驛。設官二員。就於見役人員內。擇有根腳經事者。任之。直隸總管府。不得用私己人。 一州縣驛設頭目二名。如見役人。即是相應。站户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户。則就本站馬户内別行選用。 一府州司縣官站官。皆不得借乘鋪馬。影占站户及擅科差發。使役。仰總管府常切體究。違者治罪。 一徙站户自買肥壯齒小無病馬匹。喂養走遞。有司及諸人無得結攬。 一站赤合供報文字。總管府依例行下合屬。縣分取勘申報。 一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揀隨路見設總站官。截日革罷。於内若有祗受聖旨。令旨。中書省劄付。及歷事年深。别無過犯者。保申合干上司區用。 一照依舊例。經過使臣。開具各位下姓名。并鋪馬數目。賫擎是何官司起馬蒙古字劄子。從某處前往某處幹辦是何公事。各站每季造冊。申報總管府。不過次月初十日以裏申部。 六

月十二日。速古兒赤明安答兒對中書省臣。奏京兆府營葺館驛。不令使臣止宿。却於民家安泊。豈不擾民。奉旨若曰。既有使臣驛舍。不令安止。乃宿民家。騷擾百姓。安有此理。省部欽依遍行革正訖。 二十日。樞密院奏。元奉體例。禽獲走小路賊人。并細作人。所有南貨一半充賞。一半沒官。臣等議得。札撒服會時宜。以沒官物充使臣飲食之費。從之。 七月九日。益都路言。各位下使臣給驛。各齎令旨起馬。本路合無再出劄子。其馳運物貨鋪馬。未審如何應付。乞明降。事省部照得舊制。段匹皮貨。例從車運。至如各位下進納海青鷹隼人員。要有印信文字。所起鋪馬。與見納堪中鷹隼數目相同。本路不須再給劄子。若實起鋪馬。比元文數少。令各路明具關文。相沿倒換。 八月。省部定擬。都元帥府統軍司。招討司。遇有蒙古軍人與民相關。及軍前公事。從本府遣使。就來長行馬。於差劄上明具人名馬數。公事之由。給限應付。分例。其餘萬户千户。不得指例。如非軍前公事。及無印署文憑者。皆禁止之。 九月二十八日。大理鄯闡金齒等處宣慰司。呈準差來立站使臣帶木䚟亦只里等文字該。與帖古䚟相接立站畢。司即使和買到鋪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户五百户。已於西番小雷當地起立馬站畢。外據大理寺等一十四處。見今鋪馬闕少。站户消乏。為此本司大小官吏出私己錢。買到馬二百匹。官錢和買八十匹。乞照驗事。都省移咨尚書省照驗去訖。 十月二十六日。司農司言。四道巡行勸農官乘驛勸課。所過無站之處。合無從按察司巡歷體例。乘坐馬匹。請區處事。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十一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言。河南轉運司起納課程。除馳鈔鋪馬外。止合差官一員。起馬一匹。不應多起庫子馬一匹。事收銀庫呈。若止差庫官一員。難以照略。申奉河南等路行尚書省擬。送本司。今後起納課程。差庫官庫子各一名。就用元降本司劄子起馬二匹。 是月九日。始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兀良哈䚟幹脫哥。欽奉聖旨。専一管領站赤公事。來往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無聖旨牌面起馬者。裁減之。非急務則應付牛驢。事速則馳驛。一切整治委命兀良哈䚟幹脫哥霍木海三人主之。有不聽其號令。致鋪馬倒死。首思失悞者。罪之。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字。其各處站赤。未能盡識。仰繪畫馬匹。鑄造小印。於劄子年月日之後。墨印馬匹數目。後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因令今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具馬匹數。付譯史房書寫畢。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别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四月。陝西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言書吏書史奏差元例給鋪

馬一匹以為不敷御史臺議擬每道增給鋪馬八匹如書吏書表奏差侍
官巡按量地之近遠事之閑劇給馬不得過二匹四日繳納照會為例施
行 五月御史臺言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巡按體察公事合乘鋪馬呈
省出給劄子不惟遲悮亦有事涉機密如制國用使司樞密院達達俱自
出給劄子合無依例就使斟酌出給事都省準呈下尚書兵部遍行照會
六月一日東路都元帥也速解兒軍馬南征經莒州莒縣宿頓憑樞密
院劄付坐下千戶一員日支羊半口重一十五斤取於縣司既而本縣照
議先欽奉聖旨出征聚會軍馬經過本處宿頓每千戶一員應付羊半口
一十斤今所支過多遍申省部區處戶部照得至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書已擬千戶宿頓支羊半口一十五斤仰照驗施行 八月六日御史
臺據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體知在城館驛多為有司官占居却令
使客於民家安下問得本路館驛四條為達魯花赤同知已占其二理體
不宜牢司除已行移本路起移各官外申乞照詳 十二月山東東西道
提刑按察司言各路官員乘驛品秩或同起馬却有多少乞區處事兵部
承擬隨各路官員若奉特旨或省部明文以急務乘驛者依舊例三品五
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七品三匹八品以下止給二匹仍申事例如後

一隨路總管府官監捕蝗蝻達魯花赤總管起鋪馬三匹同知治中府判
二匹 一運司每季差打運官一員庫子一員赴部納課元給劄子起馬
二匹今運司既罷總管府依例送納 一各路交鈔庫子庫官赴都關支
鈔本解納昏鈔從各路總官府就給劄子起馬二匹 一隨路局院起納
段匹雜造軍器等生活各路就起劄子應付押運官鋪馬一匹 一隨路
府運司等每歲計撥稅糧考校課程人吏今運司既罷各路依例就給劄
子起馬三匹 一隨路係官局院差人赴都及於他處關撥物料起馬一
匹上年不曾馳驛不在此限 一隨路差人根捡急遞鋪遺失損壞文字
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匹 一隨路差人押運進呈御膳野物本路給劄
子起馬一匹 一隨路運司馳運鹽引驗斤重給馬今改立都鹽使司亦
依例應付 是月中書省據御史臺呈軍中差人辦事及取燃年鋪紙劄
委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并出征人員合無給劄子起馬事送兵部議得
沿邊萬戶過軍情急務差人飛報各許給鋪馬一匹又統軍司都元帥府
差官直赴朝廷計會軍情事務合乘鋪馬不過二匹並從統軍司都元帥
府給劄子至如差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取發年銷紙劄別無乘驛之理
其軍官出征自有征行馬匹難議馳驛遍行為例 九年五月中書工部

差委造甲官馳驛引領作頭等人前去隨路指使造甲送戶部定擬分例
所至應付雜役住支知會造甲官宣德府甲局劄應日支白米一升麵一
斤肉一斤鹽油菜燈等物作頭一名日支白米一升麵半斤肉半斤油鹽
菜等 八月中興等路提刑按察司言五品以上長官俱得進表稱賀止
令乘已馬預期來上照得中興等路行省每遇聖節元日差人進表俱各
乘驛早司相去朝廷不啻萬里今後合無依行省例馳驛進表 就赴臺
計稟公事似為便益省部議得各路計稟公事及押送諸物人等尚得馳
驛其賁擎表章人員皆以臣子赤誠若由常行馬匹於禮未安擬中興等
路道途迢遠今後遇天壽聖節元日差人抹表詣闕稱賀擬合起馬一匹
相應所據各道按察司并隨路總管府五品以上及直隸省部官看二體
施行移文遍諭遵行 是月西京路脫脫木孫昔班盤詰詐使忽賽因及
無劄子起馬之人劉璘親乘鋪馬押送二人赴諸站都統領使司區處西
京路言昔班乘驛非法都省下本司推問昔班引據舊制云脫脫木孫盤問
下使臣夾帶物貨許從鋪馬押送今次已奪白於西京路達魯花赤等官
令遵先例送上以故起馬非我罪也諸站都統領使司議昔班因公馳驛
初不為過省部準擬今後脫脫木孫若有公幹合行馳驛即於本路官司

出給劄子方許起馬照會各路依上施行 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
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賷劄子從脫脫木孫辨詰無
脫脫木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各站明白相關所差之由如干軍務急速
公事依例走遞事苟細緩而非理馳驟所過州城探親飲酒留滯及至上
馬兼程走驟傷損鋪馬者當治罪勒償相應都省準呈施行 十一月河
間路備清州會川縣言本縣路當山東益都淄萊濟南等處衝要卻無設
立站赤不特驛使經過索換鋪馬除將官吏已馬應付外又復邀奪船隻
客旅及坊郭軍民馬匹乘傳騷擾不安因而死損民馬多致詞訟合無令
自大都迤南并益都淄萊濟南站赤凡往來起馬人員今後並由站路經
行嚴諭各站官吏及回馬之人須令引送前路立站去處換馬毋取小道
似望商民安便省部準擬行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年五月陝西提刑按
察司僉事董奉議言至元九年十二月至太原介休縣見清元帥一行起
馬二十匹又至平陽霍州站見合刺統軍起馬三十匹為數太多乞定奪
事都省照會樞密院議擬到軍官合騎鋪馬數目行下合屬遵守施行
四川行院長官起馬八匹次二官起馬六匹次三官起馬五匹次四官起
馬四匹 軍官萬戶起馬五匹餘者馬三匹 六月十六日中書省議令

後遣使回日須將元給牌面鋪馬劄子隨即繳納違者究治遍行中外照
會施行　十八日兵刑部侍郎伯朮奏失呵兒斡端之地産玉今遣玉工
李秀才者採之合用鋪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將何以轉致至此對
曰省臣已擬令本處官忙古䚟拔都兒於官物内支脚價運來上曰然則
必得青黄黑白之玉復有大者可去其瑕璞起運庶㪅驛傳輕便　九月
中書兵部議諸官府出使事非急速往往在路停止及主上馬兼程奔騰
逐將鋪馬損斃今立程法遍行遵守　一驛使到站先驗起馬劄子其事
干軍務急速即仰如數應付良馬毋得停滯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
站復欲起馬或無劄子不得給行　一依驗劄子應付正馬外其元來元
剩已給馬者聽無馬者徒步引送許乘正馬以回仍關前路照會　一
馳驛使臣合祗應飲食分例不得闕悮若有長行官員雖賚上司文字令
應付飲食者州縣與之站赤毋得擅給　一諸府州縣官迎送官員不得
差人乘驛馬　一今後除朝廷軍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鋪馬亦不
得亂行前路文字　一今後使臣人員乘前站馬匹遇晚到站不可還者
仰本站依例遞相飼秣毋得闕悮　一站内槽前鞍韂繩索一切什物須
要完備仰各處提調官每日點視毋令短少馬匹不得瘦弱闕役　十月

中書省所委整點站赤斷事官亦捏哥呈擬便宜二事其一謂隨路總管
府差人馳驛不計事之緩急輒起鋪馬三匹凡剩赤馬一匹此時軍務方
劇竊恐所起數多馬匹瘦疲久而失悮公事宜令今後以軍情要務遣使
者量起鋪馬一二匹餘事止乘已馬相應省部準擬其二謂隨路差人吏
赴省部照算稅課送納軍籍者自始發及回日不論緩急日夜奔驟走損
鋪馬又於站赤取索鞍韂雨衣穩褥動致弊壞合無令乘驛人吏自備鞍韂
雨衣應限到部事畢依程從緩還役省部議得驗截係官文字當從站
赤應付苫氊餘令人吏自備本路承受部符之日即合起遣應限毋致遲
延至期致令人吏兼程馳驟事畢亦須徐緩還家　十二月諸站都統領
使司言本司品同部院各路總管府合聽指揮令總管府槪隔站赤本司
係總要上司擬隨處站戶同軍戶與會擬屬元籍州縣外其立站去處合
無革去州縣一重官府止令徑隸總管府依樞密院例並聽使司指揮易
為責辦二十一日省部照擬站戶同軍戶與會擬屬元籍州縣外擬立站
去處止令直隸總管府仰總管府並聽使司指揮遍行照會　十一年五
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廷遣使幹辦諸事每員鋪馬不過三匹此常制
也今省院諸司凡差人員往往起馬四匹乞區處事省部議得除奉使遠

方及非常例事干急速者隨時斟酌其省院臺部諸衙門常例遣使馳驛
多不過三匹仰依上施行　十月十二日益都路總管府言先奉諸站都
統領使司照會立站去處革去州縣一重官府直隸總管府並聽本司指
揮續奉禮部符文却該諸站都統領使司各路總管府並聽指揮別不曾
云立站去處直隸總管府請明降事省部照擬得隨處站赤止令直隸各
路總管府外站戶家屬擬合元籍州縣管領仰依上施行　十二年二月
七月中書省奏奉聖旨增給東西兩川鋪馬祗應中統鈔二百錠　是月
河南等路宣慰司言各路押軍及運兵器人員每人起馬三四匹以致站
赤消乏事都省議下南京路今後若有差遣押軍及運兵器者起發鋪馬
不過二匹河北諸路亦從此法施行　三月七日中書省奏井州所管長
行站納憐站其站戶多有投託各投下者以致見當站役者貧乏又挑夫
不敷站中常闕鋪馬程役使臣勞苦臣等議乞差人往問果是站戶悉令
還之奉聖旨准　十二日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張右丞奏諸王只必帖
木兒所置三站之糧來請擬濟臣等議每站二十人計六十人一年之食
以羊準支其久遠口糧每人給乳羊五十口奉旨准　六月中書省所委
點站斷事官燕里吉䚟言隨路計撥稅糧考校司吏初非急切之事往往

走騁驛馬乞禁約事省部準言遍行禁約　十一月二日中書兵刑部擬
濟寧路備兗州曲阜縣言本縣路當運海徐沂等州本非驛道使臣之來
當撥鋪馬稍或分辨動遭蓋罵今年自春及秋泰安州滕州鄒縣數送使
客經行縣司慮失公事捏扣未免以官吏弓兵之馬及驅逼居民過客所
騎馬匹以代驛傳常有死損竊照省部定例差委官員須經正站乞區處
禁約事省部議下合屬今後無令凡剩赤人等引送使臣人員無站去處
經行　是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蒙古千戶百戶俱有常俸而所過宿
頓役需飲食分例騷擾不便中書照會樞密院照擬得蒙古萬戶千戶百
戶遠近出征經過及聚會去處合用飲食令有官署州縣照依定例應付
如鎮店村坊人煙稀少之地不合取要相應都省準呈下合屬照會施行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諸站都統領使司言伏自大元立國以來軍站為
重至元七年上命設立本司掌管漢站凡良哈䚟輪脫哥霍木海三人同
事照依樞密院例委各處達魯花赤管民正官兼管遇有裁決不定事務
止申本司乞吏官署之名省部行移翰林院擬改為通政院奏奉聖旨何
用此名回奏為行移公文之用上曰既爾與之可也十八日都省令降鑄
印信改立通政院訖　七月中書省議時當暑月道途泥濘諸官府不分

事之巨細緩急泛濫給驛令後各路官司及諸色人員遇事須申上司區處給驛果有急務就便起遣毋致泛濫遍行遵守　十四年二月七日中書左丞相合伯平章政事阿合馬奏永昌路山丹城許速土帖里臧土大郎各站請給立站錢六十定又乞以鈔千定令其規運息錢補增五站祗應不致失悞又諸王只必帖木兒言永昌府站戶一百二十戶當役困乏鬻其妻子地產先奉上命賜寶鈔五十定贖還又用三十一定買馬八十匹當站止存一十九定贖其妻孥尚闕三十一定乞矜恤給賜之臣等議得依數支給供奉聖旨準　十五年二月諸路皮貨都提舉司言舊制拘收皮貨人等合乘鋪馬皮毛脚力亦當應付乞照先事行下兵部仰照驛例驗物輕重應付脚力遞運　是月中書省定擬隨路站赤官為應付祗待手口皮毛納官頭蹄肚臟等折計斤兩準肉支用送兵部依上施行　五月六日中書平章政事哈伯等奏中慶路至烏蒙赤所管之地立說九站烏蒙北五站不得立烏蒙土官拆使我爲賽典赤則可立站臣等議差人諭塔里不罕能主張立站則立之不能則委賽典赤領其地以立站又烏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說水站則陸路七八日程順水一日可到俟立說來由水由水路去者使由陸路爲使並奉聖旨準　是月益都路淘金總管府言十三年設立官署於淄萊路萊州置司歲辦金課除於淄萊路取給驛馬駝載及押運官乘驛赴上進納外年例起解并考校人吏合給鋪馬預乞區處事省部照擬除考校課程人吏別議閒定納課乘驛數目仰益都路遵守應付施行府官一員關端赤駝馱馬共三匹　收金庫官馬一匹　駝金馬一匹　六月十五日承旨火魯火孫等奏萊州宣慰司呈欽奉只必帖木兒王令旨在先接濟站赤給降鈔一千定見于站以不曾奏聞不得乞依山丹城等五站例與鈔二百六十定奉聖旨準　七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今後除朝廷大官蒙古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依例應付羊肉活雞餘者給猪肉　又泰安州言屠戶供備羊肉官價有虧無可從出省部議依河南宣慰司所擬一體應付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中書兵部照得諸衙門存常差委之人站赤亦同朝省大官蒙古使臣一例應付猪羊肉分例或一名起鋪馬三匹全支分例後需酒饌當行馬芻粟又不於館舍安宿以此相度除朝省大官蒙古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與隨朝尚書等依例應付外其不相干官府所差之人驗差劄應付正人分例食以猪肉宿於館驛如無許給常行馬芻粟文字不得應付行下合屬照驗施行　十二月大名路滑州內黃縣言六者肯人自

屬校尉當求分例卻無許支文憑本縣路當驛程常有似此之人雖辨虛的令後若有校尉承差乞給文憑事省部依準劄付宣徽院但差校尉依例令當該部分出給文憑於合屬應付飯食仍遍行照會若有似此無文憑者不得支給　十六年正月南京路言速忽都公主至許州令取盃酒已於官務應付外設有不測朝省蒙古漢人大官似此需求無可應付又保定太原等路大都廉給司各言如上位及諸王位下使臣祗應盃酒合無設立官務醞造供給兵部議得祗待使臣官員盃酒合照依舊例醞造祗待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斟酌施行　二月中書省所委照勘南京等處民課官馬八兒言東昌路抑奪民車運載金銀至茌平縣不為交換官司遞運明出官錢和顧民車或差撥站車宣有奪百姓車輛之理都省送兵部遍行各路禁約施行　四月大都路脫脫禾孫言濟寧府等路差來使臣所賫起馬劄子雖寫蒙古字卻云漢語又且字有差訛乞下合屬路分改正書寫蒙古字諳通政院具呈省部照擬得濟寧路別無蒙古譯史以此不能如法擬合令翰林院先發譯史於各處就役然後改正書寫遍行各路今後凡遇差人起馬劄子書寫蒙古語言字樣仍取問見役譯史是否翰林院所發人數呈省　五月二十日臨洮府脫脫禾孫塔察兒言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富者出籍貧者充役比年哭傷闕食驛馬倒斃數多官政遍逼未免鬻其妻子以至逃亡或有投充諸王位下昔寶赤怯憐人匠等戶規避站役者至元十四年十五年伯答罕土里叛亂人不聊生官司又復拘收馬匹及倍程乘坐車馬過站科差和買雜役站戶難以存止乞照詳事是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御史大夫王速鐵木兒樞密院官朶兒朶呵孛羅通政院官兀良哈爵等集議定一十五事塔察兒對付奏告俱奉聖旨準省臺欽依下合屬施行　一言先奉上命除帶新圓牌聖旨外凡以公文遣使者鋪馬勿與今諸王及諸官府因公移文遣官如何給驛臣等議得軍情重事擬帶圓牌此外不以是何公事諸官府行以公文若阻滯之窮恐不宜　一言總帥所轄城邑有站戶三百四十戶今皆投充諸王只必鐵木兒駙馬受不花投下戶臣等議依先例司當站役　一言只必鐵木兒王位下使臣已給鋪馬祇應外其長行馬匹徵索芻粟宿頓等物今後似此者勿得支與　一言臨洮府站赤元有牧地今只必鐵木兒王令貴令海陰先昔剌陳鐵木兒不花三人為主臣等議令當實回付站赤　一言偉俗之官把執諸王鋪馬令旨者有之臣等議得合行追收　一言民戶及諸王布施之物有給鋪馬行者今議諸王布施許

起鋪馬其餘僧人毋得給驛　一言諸王位下細茶飯五戶絲及軍人錢
物如何給驛將送臣等議得此係已先所行不宜遽罷　一言斡脫息錢
合無收拾給驛今議如舊制　一言總帥總管府按察司官給驛合無減
省臣等議得果有軍情急務許由鋪馬經行此外站赤不得給驛其干民
事者州城有司應付起遣　一言諸官府邊轄往來官員合無減省給驛
今後鋪馬不與　一言諸王作佛事寫經等取運物色合無減省給驛今
議並依已行　一言諸王所過民間不置行菴卻仰站赤行止今後若有
急務須乘鋪馬餘者準備宿頓之所遞運前來　一言黃水站有乘舟侵
冒鋪馬者請減省事今議似此一次二次可省者從之　一言土蕃地差
去使臣除元來鋪馬定數外復將大王國師鋪馬文書物件以行臣等議
得元來鋪馬文書已上不令增給　一言都省樞密院御史臺通政院王
相府以公文起發鋪馬合無減省臣等議得諸公事在先擬從鋪馬辦集
豈可罷之但依先例施行　是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御史大夫玉速鐵
木兒等奏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阻邊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司巡按
人員不給驛馬臣等謂總帥府總管府按察司等官因公起馬固不可省
奉旨若曰此事果有軍情急務合給驛馬餘者則不得給其干民事者總

由淺已以行　二十七日中書省臣奏奉聖旨往來使臣人等或無文憑
輒於沿路站赤取給飲食馬匹多乘今後宜勿與欽此都省下兵部遍行
合屬照會　是日中書省奏愛不花所治州城議立二十三站合用牛三
百隻車二百輛牛價就彼支鈔及令西京準備車輛奉聖旨準　二十九
日中書省臣桑哥等奏李陵臺管站官吏侵盜祗應官錢科取百姓物色
事發詞伏計贓二百三十二定已追二百定未追三十餘定且如一站追
至此數其餘似此者多矣臣等議令通政院官李樂解等追理仍施行禁
治如有侵盜之人自首於官者免其罪奉聖旨準　六月三日中書省奏
西域之人有自河西來者往往假公營私每於諸王只必鐵木兒府告給
驛馬不得則求於宣慰司遞傳以來合無戒飭宣慰司今後詰其所由可
者遣來其不可者勿從其請奉聖旨準　九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參政
耿仁參議禿烈羊阿等奏臣等與兀良哈解阿合馬等議禾八剌沙所言
達達四站事榆林站元僉一千二百七十戶洪贊鵰窩獨石等三站每站
止僉八百戶今自西川拓跋河西等處來使皆由此三站若比榆林站戶
之上又增八十戶每站一千三百五十戶三站總計五千四百戶方為得
宜又在先四戶養一馬今議五戶養一牛猶慮新僉站戶事未慣習於舊

站內差一百戶新撥二百五十戶每站三百五十戶以充車牛之使舊站
一百戶卻以新撥戶補之外一千戶充養馬之役選差廉幹頭目以董其
事今宣德府西京北京三處差撥二千七百戶近裏城邑差撥二千七百
戶以充新撥之數每站增置馬一百五十匹牛二百隻車具全每馬一匹
價鈔一定二十五兩車價一定數內達達車二百輛漢車五十輛如此規
劃未審可否上曰達達站赤如何區處兀良哈解對曰容臣再議教奏
是月大名路申使臣盃酒在前定到萬戶日支酒三十瓶千戶二十升百
戶十五升使臣人員一升為不見軍馬俏須斟酌合支多少都省今樞密
院議定萬戶日支酒三瓶千戶二瓶百戶使臣例同日支一瓶免出征軍
人下各路依上應付仍定每瓶準酒一升為數行移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七月五日兵部侍郎忽都答兒奏先奉有旨請來往使臣除食物外餘
物鋪馬上勿載如有從脫脫禾孫捜取之令使臣凡有所將悉為脫脫禾
孫之利江南使客實多恐無此理上曰朕未嘗言之令後毋令捜者省部
欽遵為例施行　是年漳州行省以公事遣傳總把者馳驛由南京路站
道經行為所乘馬步驟不佳在途奪乘本站回站馬奔走倒死省部議合
陪償咨漳州行省施行　十七年二月上都留守司言每歲支持糧斛全

藉北京牧羅民力運送官民勞費不便又興州道站赤相接北京路豐臺
站歲運遞來高麗耽羅東京等路進獻御鍇鷹隼諸物往來官吏頻數人
馬闕乏莫若將放羅牛群頭等四站蒙古戶計從王興州道上立撒道充
七箇營蒙古兩站卻以撒道充等漢人站戶分立尖山新店湯泉三站每
站擬設三百戶除舊戶四百二十八戶外合擬北京路附近相應當差四
百七十二戶總九百戶應當站役與蒙古站接連遞運以為官民兩便設
如力有不逮量顧民丁終是省費請區處事是月四日玉速鐵木兒桑兒
朵合等奏取聖裁上從之都省欽依劄付兵部北京宣慰司通政院施行
訖　九日通政院言宣州林原等站並無分例食羊止憑站戶捕獵野物
祗應使客今奉聖旨禁斷軍器拘收弓箭無可採捕失悞祗應四月二十
五日中書省臣桑羅等奏奉旨射野物者許執弓箭可也　二十八日平
章政事阿合馬奏和州言民戶祗應往來使臣首思以致困乏請為奏聞
使增物力庶獲休息臣等議得鋪馬首思已從中書斟酌與之奉聖旨準
　是年春江淮行省言各處安置水陸站赤遞送使臣事干軍情急務則
給馬緩者乘舟卻有驟遽站官必須馳驛者往往損斃鋪馬失誤站赤除
已增補水站船隻及令馬站約量存留驛騎外今後擬令本省宣使人員

無門緩急止從水驛來往自朝廷以至諸王公主駙馬省臺樞密院差來
使臣亦請一體於劄子上該寫自邳州為始應付站船遞送迤南委是便
益都省劄付通政院呈擬水程八十里增立一站依例撥戶官支口糧和
買船隻各馬站斟酌存留馬匹以備劇務走遞除照勘增置水站地方及
存留馬數別行具呈外都省議得今後除海青使臣軍情急務方許馳驛
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乘船往來所給劄子明白該寫相應遍下合屬依
上施行　四月三日左阿剌太子位下木使鐵赤速都寒參臣等馳驛至
豐州站待至日暮無祗應者遂問得州官言往者有司管站赤嘗若此怠
慢今無人鈐束故也奉旨若曰今後使臣赴上計事似此怠慢失悞必奏
其與中書省言之都省欽遵劄付西京上都站赤戒飭官吏從朝至暮不
得擅離及差官點視如有違慢一次者斷罪再犯者黜代之　十五日中
書參政耿仁等啓皇太子曰去年五月臨洮府脫脫禾孫強塔察兒奏奉聖
旨遠轉官已後毋得給驛今年正月御史臺奏南方及河西西京京兆府
差去官員不能自達定議二千里之外乘驛二千里之內者備己力以行奉
令旨嘗可其事今管民之職似此遠行合無依御史臺所奏一體施行奉
令旨準　七月十二日中書參政耿仁尚書阿里等奏白宣慰言大江南
北各站多有消乏合無定議江南行省各道宣慰司總管府萬戶千戶除
奉上命赴朝外若以公事歷本境之地者止乘己馬果有軍情急務則遣
使往來馳驛臣等以為諸官被召及機密軍務宜從行省遣還乘傳其朝
見及言利便者止乘己馬或妄說官中公事而給驛者罪之奉聖旨準
十八年二月少府監呈年例召集各路放還人匠沿途合用飲食腳力請
應付事都省下兵部照驗如是起到人匠前來照依年例應付粥飯腳力
施行　二十三月樞密院奏重慶至荊南府二千里水站凡十四處其間
多闕站船若於夔府之下巴東之上巫山縣增立一站復以峽州白沙站
移至下流黃牛廟前安置似為便益今夔夷宣撫司郭漢傑言有亡宋養
姪戶三百已斟酌撥充站戶臣等議得種田戶勿與以鈔二百定與之奉
旨準本院具呈中書給降鈔數差官點視自敘州至荊南府各各水站除
舊有一十九站一千四百一十八戶船一百二十九艘外新增站夫六百
八十二戶船七十三艘四川南道宣慰司領巫山縣一站與荊湖北道宣
慰司所領歸州萬流一站總計二十一站二千一百戶船二百一十二艘
四月二十九日御史大夫王速鐵木兒樞密副使孛兒朵海僉樞密院
事賠伯中書省左丞耿仁等奏諸王阿只吉舊站消乏不能增新站物力

乞賜矜憫依先例津濟只令遞運租賦上曰彼處站赤乃茶合解兒所立
令朕增與物力專令遞運租賦除朕以急速事遣使外不以是何昆弟使
臣此站勿得行　五月十七日尚書何里奏先嘗奉旨造海青牌每一面
或兩面造成即遂旋送上一人不得納須令兩人蓋防盜之也今大都中
書省臣阿合馬等議合無令因公差去之人就便附納庶省鋪馬取自聖
裁上曰阿合馬之言是也有誠實之人可就致之不必特送　六月十六日
省部定擬下益都路等處今後凡遣起運官物令元發官司於差劄上具
押運官姓名所乘人物斤重可用船車防送人數預定起程所至日期行
移前路官司驗急別無詐偽附帶餘數應付遞送仍令經過去處季申遞
送車船起數到部　七月二十七日中書左丞耿仁奏汪左丞四川分省
請給圓牌用備馳傳奉旨準給　八月八日尚書阿里左丞耿仁等奏隨
路祗應官吏數年以來多有姦弊侵盜官錢臣等令議立法繩之奉旨若
曰此乃卿等之職其自裁處之　閏八月中書省定議隨路站赤祗應奏
奉聖旨此乃中書所職之事卿等處之二十四日都省遍行各路諸寺監
宣慰司欽依施行　一中書省以下諸官司所差使臣今後推故遠慢追
給元支祗應治罪　一諸使不得將引家屬需索飲食及常行馬匹乘除
軍務急速不拘程限餘事各計往迴幹辦公事小大程期明書差劄令所
過官司站赤辨驗其無故走死鋪馬或違限遠延行程多支祗應無省部
許支文憑取要家人飲食常行馬匹乘者並勒陪償治罪　一諸驛擇有
家業廉謹之人充站官月具支過省臺部院等來使分例起馬之數各因
是何公事申報省部通政院及元差官府勘會　一除上都榆林迤北站
赤外據隨路道元撥官錢不須支付驗其閑劇量增站戶協力自備首思
當站　是月二十五日張右丞郝左丞等奏隨路管站官吏減尅使臣祗
應多書文籍及冒破常行馬匹多乘罪不勝紀臣等議令樞密院御史臺
行省并諸官府凡差遣使臣逐月報省仍令驛站亦具數目兩各查勘其
弊自見庶幾後人懼罪懲戒奉旨曰善其行之　九月通政院言東平路
在城站連年死損站馬蓋因脫運重物損肋破脊不堪騎乘合無定擬凡
係解納沉重之物以舟車昇載似為便益都省準呈仰依上施行　十一
月通政院呈應運重物所在官司應付疾便腳力既費官錢和買又且騷
擾車戶請區處事都省送兵部遍有合運官物驗緩急依例遞運施行
十九年正月中書省奏奉聖旨殘裏乞赦禽房子人員可與分例酒炒文
有司行之都省欽依送兵部遍行合屬照會　六月二十一日脫鐵木兒

判真等奏自鴨池地經過塔兒八合你其道可以立站奉旨準都省欽依
移咨雲南四川行省欽依施行　四月九日參知政事阿里奉聖旨朕聞
拓跋之地多有持都省劄子而乘驛者對曰豈惟拓跋諸官府皆然臣等
凡以錢糧庶務遣使並乘鋪馬或與一二常川劄子者有之行省給劄子
來往者亦多有之上曰自行省來者聽之今後中書勿與鋪馬文字給降
聖旨可也　十九日又奉旨凡公差人齎去牌面聖旨回日不即於該吏
處繳納者有罪該吏見而不拘者笞決都省欽依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
參知政事阿里奏江南省臺按察司宣慰司路府官署但凡遣使就給鋪
馬劄子又使臣不食豬肉魚鵝鴨等必須羊肉江南羊價每口計鈔七
八十貫實害站赤奉旨可即移文省諭毋令出給鋪馬劄子使臣到館有
豬肉則與之無則與飯其地必多魚亦可與之無則亦不必與至如羊肉
鵝鴨飛禽等不得與之此二事述令截日罷去　二十七日中書左丞耿
仁參知政事阿里等奏先曾奏旨謂省臣不當妄給僧人使臣鋪馬劄子
於吐蕃來往數多騷擾百姓今驗於公文皆批功德使司傳奉聖旨給驛
每侍上命趣行何敢不與上曰朕言尚有妄傳者何況都省文字卿言是
也今後不得朕言慎勿與之　五月二日中書左丞耿仁參知政事阿里

等奏貴赤中有乃蠻解者今赴和林管課種田請給驛馬四匹奉聖旨可
與之　九日中書參政阿里等奏準各處行省給降鋪馬聖旨五道如本
省有使在朝就令齎去無者遣使送致之與時斟酌增給　揚州行省
鄂州行省　泉州行省　隆興行省　占城行省　安西行省　四川行
省　西夏行省　甘州行省　每省五道內五匹四匹三匹各一道二匹
二道　二十二日樞密副使孛羅中書右丞劉散奏道者石宣慰言南方
驗田糧及七十石者準當站馬一匹富人多有隱匿糧數取貧下者副之
就執馬役請覆驗之已嘗奉旨若馬兀孛溫公事畢時與之議抄籍今石
宣慰請給鋪馬五匹以回候馬兀孛溫至日議行奉旨令回去者　九月
十二日通政院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共車一輛自
備一切什物公用遞年以來多為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
拘收或買入投下戶計未嘗考究版籍一槩給換出役贖離站赤復有省
部行下或承令旨補換戶計新者未得舊役已除三二年不能勘會補完
以此站赤損弊漸不可支今後乞擬換補站戶俟本院勘會事完已補新
戶入役然後舊戶贖歸所屬相應都省準擬遍行為例　二十四日四川
行省言鴨池之地經由塔八合你而來嘗奉上命於道上立站從本省出

馬僉戶置納諸小站近在永寧路同知李庭筠惟州知州趙文貴相視其
地李庭筠罵中瘴毒而死從塔八合你至相公嶺一百六十里三月為始
每龍瘴氣生發九月方息犯之者致疾以死竊恐立站之後損傷使客又
兼況差站戶皆是遠來貧民勢不可以久居請詳其事通政院具奏奉
旨有煙瘴處勿住何礙立站欽此回咨四川省施行訖　是月兵部言隨
路驛舍冬無煖室夏無涼所飲食器皿亦掃鋪陳之屬俱不整齊不惟虛
費官錢當役者得以為肆擬令各路州縣長官不妨本職專一提調委按
察司常切計點若有似前怠慢者責問任滿於解由內開寫相沿交割庶
望[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令隨路出榜禁示使臣人等不得因而騷擾者準遍行為
例　十月中書省體知蒙古人每因公出外民間不與飲食安宿劄付兵
部遍行合屬今後遇有隨新蒙古人每因公在外經過去處依例應付粥
飯安宿房舍其人卻不得非理擾民　二十四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
等奏前者西川及甘州中興京兆泉州五處行省各降鋪馬聖旨五道今
來俱言數少臣等定議西川京兆泉州三處緊劇各增給十道甘州中興
各增五道聖裁上從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奏每
年各路進獻果食藥品今為不給鋪馬劄子無從給驛以故不來上曰彼
以諸物來貢即是鋪馬
顆驗省部欽依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二十三勘

站　站赤三

經世大典中統二十年二月十二日中書省議近令民間應付過往怯薛解蒙古人員搬飯安宿今聞百姓仍舊不與致有爭訟不便再下兵部通行合屬丁寧省諭府州司縣村坊道店人民今後遇有怯薛解蒙古人員經過去處依理應付搬飯夜則止宿毋致爭訟如蒙古人歐漢人不得還報立證訴於有司其違犯者嚴行治罪施行　十五日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和林宣慰司答木丁乞降差使鋪馬聖旨臣等議給二道奏旨準　三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為官之人考滿自來求仕既已注授則稱地遠皆請給驛臣等集議似此一槩準給驛馬既損且不能遍給宜定其制除西川福建兩廣遠地給以驛馬此外勿從其請奉旨此議是矣從之　五月四日殿中侍御史沙的等奏江淮行省官闊闊你敦言元降鋪馬聖旨數少請增給事都省議以起馬一疋聖旨十道給之又都省亦為往來遣使繁多乞增發起馬一疋聖旨二十道上可其奏　七月中書省劄付通政

院議各路站赤戶計自蒙旨恩免其和買和顧雜泛夫役有無使盡事本院行據大都路良鄉等驛申站戶自改法應當雜役官降旨恩以來因之尤甚蓋有司復令站官關錢祇待不能應辦往往假借於民使站戶重貧逃息頻奈官績理訴實繁始將和顧和買鹽折草車牛丁匠社長主首行例等役奏免仍令站戶自備驛使下馬日首思以為使益通政院以為大都上都站赤係天下之總舊制官降首思非他路之比雲南甘肅陝西四川等處皆是邊遠江南新附州郡難同腹裏合從行省官司從長議擬令權擬大都路一體自備經過使臣下馬日首思如各路站赤妥若祇應不前合擬增益庶得官民兩便是月二十四日通政院使懋剌哈兒副使也只列參議中書省事明里不花等奏準聖旨除免站戶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省部欽依遍行合屬照會如使臣經過已支當日首思次日以公務未行者仰管民官司於年銷祇應錢內依例應付每季具站戶自備及官支分例正從之數申報　十月二十二日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阿難答等奏典曹赤桃河運糧令自海道以來其餘官物取東阿上御河立陸站以致之誠為穩便上曰御河联曹見所議是也又奏濟州運南澤口站從於新開河邊曹橋鎮置立使臣無急務者從此一站令由

水驛則劄一馬站又且直捷上曰是也今從水站行者十一月二十日右丞相火魯火孫等奏準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通前共計二十道是月彰德真定等路言聞有使臣乘長行馬到驛者亦於站戶處支取當日下馬分例伏慮未應合無從官應付省準　十二月五日右丞相火魯火孫等奏揚州荊湖四川福建行省及四川轉運司分司湖南宣慰司各言元降鋪馬聖旨不敷請增給事臣等議斟酌各處辦事之緩急分增鋪馬聖旨三十五道奏旨準江淮行省增給起馬一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四川行省增給起馬二疋者五道一疋者五道安西轉運司分司增給起馬二疋者一道一疋者一道荊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增給起馬二疋者一道一疋者二道福建行省增給起馬二疋者五道三疋者五道　二十七日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雲南隨站般運一切官物已設人夫今過往使臣却令扛運馳馱人數不敷又於民間起點乞自今除進呈上位官物諸王物今見設人夫般運外其餘使臣駝馱不得差起民夫奉聖旨是矣過往使臣勿令多將馳馱欽此　二十一年二月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麥朮丁奏軍前賞與孛蘭去官合無乘驛或於幹脫見在馬疋內與之奉旨宜給驛馬令去　十日參議中書省事明里不花學士阿難

答等奏準事理　一荊湖占城等處遠所運糧供給占城之役合增合官司鋪馬如左本省增起馬二疋劄子一十道荊湖北道宣慰司增起馬二疋劄子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增起馬一疋劄子二道總三十二道　荊湖北道澧州路辰州路沅州路靖州路河南道全州路衡州路道州路柳州路桂陽路永州路　廣南西道邕州路肇慶路容州路橫州路海北海南道廉州路化州路　一山東運司辦課甚重行鹽之地敷千里及宣德府所合準備車駕納鉢北平王拂里各擬增給鋪馬山東運司增起馬一疋劄子二道河間運司增起馬二疋劄子一道一疋劄子六道宣德府增起馬二疋劄子一道一疋劄子二道　一江西等處行省增給起馬一疋劄子三道二疋劄子二道　一福建行省所轄路分每處給降起馬一疋劄子一道二疋劄子一道總計一十四道內一疋七道二疋七道興化路泉州路南劍路建寧路邵武路汀州路漳州路　一司農司掌隨路斷沒財產人口孳畜也因供儲事甚繁重擬給起馬二疋劄子二道一疋三道　一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及思播兩處宣撫司擬給鋪馬順元路宣慰司給起馬三疋劄子一道二疋劄子二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給起馬一疋劄子二道　一都省增給起馬二疋劄子一十

道三疋劄子一十道。　十七日通政院奏譯史阿散來自女直之地據信站戶告言打捕鷹房官忽都魯者由川路同過本站見在之內不食必需活羊烹之後來者若復倣此實難供給上曰此站何過而與之今後見在有肉則與之無而不食雖水勿與可也　二十九日伯哈納塔曹忽爵揚同僉等奏昂吉兒言謂如頒降聖旨諸官具公服迎迓令使臣賣譯鋪馬聖旨所過本當具禮漢人南人得無輕視是皆阿合馬所使然也請更其制令省部臺院各出鋪馬文字給驛臣等議往時以濫乘鋪馬故罷除各衙門文字今復其舊於理不宜奉旨若曰非阿合馬之謀也朕嘗行之其諭昂吉兒令守口供職可也　四月陝西漢中道宣慰司言使臣分例內每員油鹽菜等支鈔一十文市易不敷乞增給省部定議正使使每員油鹽菜等日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通行合屬照會施行　是月通政院言使臣分例乳酪柴炭灯油似無定數都省照得正使油鹽菜等鈔數每員增作三分其首思已有定例如每月乳酪於分例酒肉內準折應付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鈔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　閏五月濟寧路言大清河漕運南糧卻有行省所差押綱頭目亦稱宣使所過強需飲食擾民不安乞禁治

事省部議咨江淮行省凡差押綱運糧并差長行馬疋公幹之人明給文憑開具正從合支分例仰過經官司依例應付如無憑驗妄需飲食及馬疋另要者所在官司就便追究施行　是月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出使人員每至城邑持威挾勢頤指風生一身而支分例二三名或從者同正食又或嘗味索饌命妓縱酒無所不至會計祗應文籍不過常制蓋是有司要曲己容覆民媚上若上禁止官民俱受其弊今後莫若定擬內外大小出使人員除正從外不得多餘支取分例及廣需精饌許諸人告言各道按察司嚴加體察犯者抵盜官物罪追陪元數取與同坐似望管站出使之人各知懲戒蠹弊可除都省準呈定擬令後遣使從本衙門定其正從之數始自脫脫禾孫及站官印署公文遞報前站依上祗應如有多取者職官具其姓名來上餘人就追賞之管站人員亦不得遍當應付師名虛破官錢違錯劄付御史臺及遍行合屬照會　六月六日襄陽路言竊見雲南四川諸部蠻夷進獻馬疋諸物經過於內多有得代及因事赴都官員勑無券歷文憑詐冒需支飲食馬疋另要澆纏官府動擾百姓已匱處行禁斷都省議得今後遇有進呈之物本處官司驗數對物明書差劄關支行移前路應付腳力遞運至交割之所飲食草料依例施行下合屬照

驗訖。　十五日中書參知政事老哥尚書答失蠻等奏阿諱迷木朝現自乘已馬到京今馬已損弊乞依信宜日例給鋪馬其從者給鋪車而回庶免優郵奉旨準　八月二十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欽奉聖旨諸城毋得與錢祗應使臣皆為站官所使盜來使二三人或書作二三十令後使臣止令站戶祗應蓋物從已出不致多支若有諸侯王知減里干等來時明以官錢應付可也　九月十六日火魯火孫等奏乞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十道鋪馬聖旨內起馬三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又所轄二處宣慰司每處給起馬二疋劄子三道上可其奏　十月四日火魯火孫等奏前者奉旨令羌吉剌閑閑出二人從脫歡太子出軍今已至矣若由己力而行竊恐遲悞合無令同阿里海牙來使傳前去其人有馬七疋始置于此卻令阿里海牙照數給與之奉旨準　十二月十日丞相不魯迷失海牙參政拜杭等奏火魯火孫在省之時欽領鋪馬聖旨一百七十三道因公給發一百五十八道未回令及年終見議差官踈決罪囚僅有其餘庶務必伏鋪馬劄子馳驛乞給發事奉旨與之　二十五日中書參知政事撒的迷失帖木兒等奏鄂州行省言元領鋪馬聖旨內阿里海牙賫去者有之以他事遣使者有之伏慮分張不敷請將起馬三疋劄子五道

回易一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上曰與之　二十二年正月七日樞密院副使吟答等奏諸侯王阿只吉言請於別失八里立站以便使客來往奏准通政院欽依以是年立別失八里站赤置馬六十疋牛驢各二十五隻歲支首思羊一百口解渴酒一千五百升各給價錢買備仍與鈔六百錠規運息錢以供後來之費都省准擬　四月二日中書右丞相不魯迷失海牙等奏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請給鋪馬二百三十二疋從之總給鋪馬二百三十二匹計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一陝西行省起馬五十匹計劄子一十九道內五匹者三道四匹者二道二匹者四道二疋者五道一疋者五道。　一各處宣慰司每處起馬一十疋計劄子七道總計八處起馬八十疋劄子五十六道甘肅宣慰司成都路宣慰司湖北道宣慰司江西道宣慰司浙西道宣慰司燕南河北道宣慰司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山東東西道宣慰司　一行工部每處起馬一十疋計劄子七道內二疋者三道一疋者四道總計三處劄子二十一道浙江行工部江西行工部荊湖行工部。　一大司農司起馬一十五疋計劄子八道內三疋者二道二疋者三道一疋者三道　一廣元都提舉瞻都刺昔思之任馬四疋計劄子一道。　一濟寧漕運司起馬五疋劄子四道內二疋者

一道。一匹者三道。一順元路宣慰司，增起馬三匹，劄子三道。一上都留守司，增起馬六匹，劄子六道。一遼陽道宣慰司，回易所收關元宣慰司鋪馬四匹，劄子三道，內二疋者一道，一匹者二道。一雷州總管田任之任七十餘里，以邊遠故，許起馬四匹，劄子一道。一玉速帖木兒大夫投下全州達魯花赤忽魯等之任。鋪馬九匹，劄子二道。全州路達魯花赤忽忽魯馬四疋，縣達魯花赤二員，馬五疋。一丞相相威江淮行省之任，馬十五疋，劄子一道。一董參政江淮行省之任，馬七疋，劄子一道。是月，中書省準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咨：中慶路申，至元五年間，前宣慰都元帥寶合丁設立站赤時，將各戶合著差發補買馬疋，所種地畝稅糧，就充往來使臣人員祗應米麪杯酒，并鋪馬料粟等，自收自支用度。本省所轄路分民戶散漫，每歲差發課程數少。及有拖欠，不能盡實到官。即目雲南王領兵征緬，所用軍需支持浩大，尚自不敷。緣腹裏站戶止免各戶差發，自備鋪馬，官給支應。合著地稅，卻赴官倉送納。此間站戶差稅除免，自收自支，即與腹裏事體不同。如準依舊，止令站戶將合納稅糧就充祗應，官民皆便。準此，撒里等奏奉聖旨準。中書省回咨雲南省，欽依去訖。十一月六日，剌迭奏在先赴雲南有二道，事不急者由水站，急者取道建都。

令一切使臣皆往建都道。站中鋪馬十匹二十匹，多者止三十匹。使臣既多，站赤消乏。四州建都雲南站馬，已增作五十六十七十匹。差人前去措辦，奉聖旨準。十二月三日，中書參知政事忽魯花鐵木兒、兒朶哥等奏：舊制，遠方之任官員許給鋪馬，可否，乞聖裁。上曰，與之。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參政忽魯花鐵木兒奏，也先鐵木兒、鐵木兒不花兩界，其間烏蒙地可立站，一站用馬十五匹可也。奉旨，立站則是，但肯從其言立之乎。如何則可立，可與共議之。是日，中書省奏準事理：一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兩牌二面。一奥魯赤出使交趾，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一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一新立三處宣慰司，合給劄子起馬三十匹。六月十二日，中書平章政事阿必失哈忽都等奏，納速剌丁挈家之官，請給鋪馬二十匹，奉旨與之。二十八日，通政院奏，過者隨路拘刷騸馬，都省定擬，令站戶每人存留馬兩匹，餘者皆拘入官。一戶兩馬當站，竊恐不敷。臣與玉速鐵木兒等官議，每戶存馬三匹，餘者入官。奉旨，三匹尚少，增之可也。對曰，令存四匹足矣。奉旨準。七月三日，通政院奏：大都、上都兩路當站者昔言，在先和顧和買不料站戶，止令自備飲饍祗待使臣。去年改定官給祗應，令站戶例當和顧、貫之役，有

所又復欺隱官錢，全不支與。是以困乏，請從先例，站戶出備飲膳，免和顧和買及其餘差役，庶得官民兩便。奉旨準。十三日，御史大夫玉速鐵木兒、中書平章政事忽都等奏：和林宣慰司言，諸侯王使臣往過者，免請給祗應首思錢五千錠。奉旨勿與之，食粥可也。八月二日，江西行省遣宣使魏義翼等解寶鈔一十萬錠、金銀諸物，限九月終至都。來咨，乞選官物不到部省，移準行省咨，該竊慮所過水陸途程，應付腳力遲滯，是致耽誤。既而魏義翼等押物赴官收貯外，省部議得各處行省宣慰司，每歲起納錢物數多，其經過官司為無統攝，不即應付腳力，停滯來使五七日，方得起行，耽悞未便。遍行合屬，今後如承前路官司公文，差運官物，即仰本處正官一員，措備水陸車船，遞特接運，毋致留難。如押運人員到部，告言稽滯去處，罪在當該正官首領官吏。九月十九日，中書平章政事薛徹干、左丞忒木兒等奏：前者省臣阿合馬等定擬，邊遠官員憑省劄乘傳，既而火魯火孫奏給起馬聖旨，今來議得劄子文字，既定其名，比至回納，恐不可復用。莫若以省庫所存劄子一百道，須給遠方庶官，於省劄書上其姓名，將來回納劄子，又可別給。奉旨準。十二月十一日，中書左丞鐵木兒奏：起補馬者，已降給聖旨，其從水驛乘舟者，若例與聖旨，竊恐太多，宜令

中書省移文起遣。上從之。十三日，火兒赤答里牙赤等奏：闕闕你敦，今起合剌章行省，請給鋪馬。往者脫鐵木兒去時，給馬三十匹，數涉太多，乞與二十匹。奉旨準。二十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平章政事朶哥、右丞阿魯渾撒里等奏：前者八兒思赤烏馬兒來自河西務，為無驛傳，奪乘民馬，以此奏準聖旨，議立站赤。今已令通政院官分撥鋪馬或十匹或二十匹於河西務伺候，不須立站。上從之。三月，中書省會驗各處站赤鋪馬瘦弱，司驛者不得其人，館內鋪陳什物闕損，祗應首思失悞，蓋是已委正官怠於提調，以致此弊。劄付兵部，遍行合屬，督責已委正官照依累行事理親行提調，點視完備，仍選信實之人當館，從朝抵暮，專一祗待使臣，依例應付首思，毋致除剋冒破，仍令本道宣慰司，即便差官往來點勘，如有失悞急慢去處，取提調官招伏，關部呈省，其餘人員就便斷罪。四月二日，參知政事忻都等奏，先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即令撥遣已盡，請增給一百五十道。奉旨準。遂給起馬五匹者五道，四匹者五道，三匹者三十道，二匹者五十道，一匹者六十道。十八日，怯里馬赤阿散奏：腹裏州城軍民官每日迎送往來使臣，曠失公事。合無令都省定擬移文省諭，凡降聖旨至某處城邑開讀，其本處軍民官須令迎送，其餘往來經過免

令迎送似為便益聖旨若曰諸使臣後令迎接見於公文者書其姓名來
上都省欽依移咨各省施行 二十五日尚書省定擬廪給司天館使臣
分例令通政院兵部一同分揀起數行移合屬依例支給 廪給司支八
起 一拜八千戶子母二人 一阿魯渾大王下使臣寄住馬奉聖旨賜
亡宋宮女朱蓋蓋等三人及從者一名 一回回太醫也薛答欽四人
一然沙糖倒兀等二十七名 一海都大王位下小云赤二人 一蒙古
主頁三十名 一高麗公主下王按等四十人內親屬三十四口驅六口
一賽因不花大王遣下咬郎哈真等四人 戶部支鹽粮五起 一織
佛人匠李元傑等二十人內大一十五口小五口 一回回砲手關里吉
思等八人 一太史院鄂子龍田惟詔等三十二人 一日本國引道人
烏馬兒答剌沖近光等四十一人 一日本國引道葉茂盛等五人 分
令各衙門區處八起宣徽院二起照御花園子例 一栽種蔓藤阿亦伯
下剌真昔闌等四人 一栽種沙糖的等八人 太醫院二起 一編修
本草劉仲思正從各一名 一編脩本草潘嚴杜章王彬等三人 詹事
院四起 除學生隸國子學外同本役下怯憐口 一學生蔣武子一名
一佯絃子八的魯四等四人 一緬人馬馬撒等五人 一緬人撒璧
答速等一百四十人 住支 一回回陰陽人阿倫一名 一闊硬弓八
里擧一名 是月濟州泗汶漕運司言催運南糧人員合給站船差劄二
道事通政院謂鋪馬站船即係一體合降御寶聖旨為便中書省照擬站
船從省劄差遣已有奏準定制除依上出給站船差劄二道各船二艘仰
從濟州泗汶漕運司收用施行 五月十一日省臣桑哥奏西京豐州亦
剌真站廢弛有司請給鈔整治臣等議得支錢買馬豈不遲悮已從都省
通政院差官齎去西京於剌到馬孛內支六十匹當站似為便益上從之
十二日尚書省奏大都館驛久留使臣數多請罷祗應各與米粮奉旨
準都省欽依分別人數放支訖 十三日丞相桑哥奏揚州省忙古解言
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各分置夏月水潦滿道鋪馬使臣勞苦又因屯田
修築堤堰四澤聚水之地甚多請從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驛者白
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庶幾官民兩便可否取
裁制可 七月二十四日參議中書省事阿散等奏準應付雲南四川甘
肅福建兩廣之任官員鋪馬適行照會同日阿散復奏尚書省平章政事
桑哥言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沙不丁等官本給鋪馬聖旨以是
來請臣等今議與之奉旨準沙不丁烏馬兒各給起馬二匹劄子二道一

匹者二道廣東市舶司一匹者五道鳳翔府一匹者一道中興路一匹者
三道 十月六日平章政事桑哥等奏去年和林宣慰司請給諸使王使
臣祗應錢五千錠上令勿與止令食粥令北安王甘麻剌太子大王駙馬
復請祗應奉旨勿與之食粥可也 是月尚書省定擬高麗老公主下王
按以下親屬三十三名奴六口內正十名擬支羊肉五斤其餘依元定減
半驗月日支付親屬三十三名日支總計羊肉五斤短一十六斤半粳米
一斗六升半紫一十六束半鈔七錢奴六口日支米六升 二十五年正
月兵部據各路申近年以來田禾不收百物踴貴及有新立水陸站赤去
處祗應繁重已撥額鈔不足支用以致科借於民其呈都省照得腹裏路
分年銷祗應錢不敷已擬增作鈔七千一百六十九錠至元二十三年爲
始分上下半年預期關撥去訖今據見申既是元降額鈔七千一百六十
九錠委是不足祗應令驗驛程緩急從新增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自今
年為始周歲總定額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仍分上下半年預期
撥降合屬從實銷用年終通筭不得科借於民總計三十八路直隸省部
四路保定路周歲額撥中統鈔八百錠元額四百錠令增四百錠河間路
周歲額撥中統鈔七百錠元額五百錠令增二百錠平灤路周歲額撥中
統鈔二百三十錠元額一百八十錠令增五十錠 隆興路周歲額撥中統
鈔三百五十錠元額鈔三百鈔令增鈔五十錠 南京等路宣慰司所轄
五路南京路周歲額撥鈔九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令增鈔四百錠河南府
周歲額撥鈔一百三十錠元額鈔一百一十五錠令增一十五錠歸德府
周歲額撥中統鈔二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令增一百錠南陽府
周歲額撥鈔一百二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二十錠襄陽路周歲額撥
鈔七十錠元額鈔五十錠令增二十錠 燕南河北道宣慰司所轄九路
真定路周歲額撥鈔一千八百錠元額鈔一千錠令增八百錠順德路周
歲額撥鈔一百三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三十錠廣平路周歲額撥鈔
一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令增五十錠彰州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
額鈔八十錠令增八十錠衛輝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
錠令增五十錠大名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二十錠元額鈔七十錠令增五
十錠恩州周歲額撥鈔二十五錠元額鈔一十九錠令增六錠懷孟路周
歲額撥鈔七十五錠元額鈔五十五錠令增二十錠冠州周歲額撥鈔一
十錠 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轄三路西京路周歲額撥鈔一千五百錠
元額鈔一千錠令增五百錠平陽路額撥鈔八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令增

三百錠。太原路周歲額撥鈔七百錠，元額鈔四百錠，今增三百錠。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所轄一十二路：東平路周歲額撥鈔二百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今增五十錠；濟寧路周歲額撥鈔二百錠，元額鈔一百二十錠，今增八十錠；益都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七十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今增二十錠；濟南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八十錠，今增二十錠；東昌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六十錠，今增四十錠；般陽路周歲額撥鈔五十錠，元額鈔四十錠，今增一十錠；濮陽周歲額撥鈔四十五錠，元額鈔三十錠，今增一十五錠；高唐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元額鈔二十五錠，今增五錠；德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元額鈔二十錠，今增一十錠；曹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泰安州周歲元額鈔三十錠，寧海州周歲元額鈔五錠。　遼陽等處行尚書省所轄五路：東京路周歲額撥鈔一百八十錠，元額鈔一百三十錠，今增五十錠；北京路周歲額撥鈔八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今增三百錠；安撫高麗總管府周歲元額鈔三十錠；瀋州高麗總管府周歲元額鈔一十五錠；遼東道宣慰司下開元路周歲元額鈔二十五錠。　二十五日，通政院奏：阿藍哈迹言，中興府朵兒滅站，麻沙應去里也孫帖里溫五站富戶為鷹房捕獵官牧等戶隱占者多，已議差官追理，據合該補買馬匹，其見戶雖稱不費官錢，自可應當，緣五站倒斃鋪馬，計二百有五匹，先例每年省降官錢補買，乞定擬，比及拘刷隱占站戶以來，預給價鈔補買，庶使站赤不致癈廢。上曰：然。可遣人去者。都省、通政院遣使與甘肅行省委官體覆各站倒死鋪馬，就於本省參政迭兒火者，狀買馬內應付二百五匹。　二月，尚書省奏：陝西行省言，所屬道通哈剌章緬國亦奚不薛之地，諸王、公主馹馬、使臣經過頻數，馬多勞瘁，雖委各路官提調，而州縣無職此者，自今請擇一員兼董之。臣等議：俾各站遠離總管府者，試有之，合令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為便。上曰：可。　是月，尚書省奏：晏吾兒撒里言：南方置立馬站，每十戶七十石苗稅者出馬一匹，免其一切差稅，有司容私僉撥納粮一百石上下富戶，以當站役，又或有一戶之稅八石、九石而令當站赤，所有餘稅將以他役及之，往往倚稱站戶，因而辭避，轉及下戶。是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乞立法選委廉幹吏事之人，與各路正官一員協心分揀，以粮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石僅足當站之數，不致多餘，却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狀係為便。如此似望江南賦役惟均，窮民不致失所。奉旨準。移文江淮行省，通政院欽依施行。　五月十三日，巫相朵哥等奏：遼陽行省元降聖旨起馬二十匹，今言所屬地廣，軍民事叢，請增給鋪馬。臣等議，增起馬二匹，劄付丞道與之。奉旨準。　是月，尚書省參議哈散奏：江南站赤內軍民官託事止宿，以鋪馬多餧飼養長行己馬，似此者多。上曰：不以何人，勿容安下，違者記名奏來。都省、通政院遍行照會。　六月，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言：晉陽驛久留使臣常食正從分例，實費官錢，開具到各各起數，請區處。事省部定議，今本從下官錢內自支應付。　一王府官宋獨解等，正六人，從五人，鋪馬十匹，自至元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館。　一笃徹下等，正二人，從一人，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館。　一閭典等，正一名，從二名，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到館。　一秦不花等，正三名，從一名，鋪馬四匹，自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到館。　一脫忽徹等，正二名，從一名，馬三匹，自至元十三年到館。　一十三年一塔察兒，正一名，鋪馬一匹，自至元二十年到館五年。　一脫歡察兒，正二名，從一名，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到館。　十四日，通政院奏：塔兒解言，晨者受才合赤位下千戶沖思伯八叛，驛道不通，國使行遠坊州，始達其地，常計程不過三日，乃逾一月之久，是故軍政失悞。今一千戶之叛者悉已降附，請以其民就使立站，少則僉戶補之，未知可否。上曰：塔塔兒解之言是也，可令彼省官同議立站事。通政院欽詳彼方叛擾，方寧難俾站戶自備牛馬，擬從官給價鈔和買應付，後有倒死，令站戶補買。都省準擬。　十七日，忽剌忽兒等奏：今春為馬站消乏，曾遣斡羅茶兒前去整點，及今來言站戶飢餒者衆，仰給富戶孳畜乳食，乞津濟物力，今議於闊里吉思城已支兩月口粮，以濟飢者，其怯薛解合添物力，依已前各千戶分揀窮乏之例，差人給賜之，乞降聖旨宣諭事。上準。都省劄付戶部放支訖。　是月，兵部定擬平灤路行用庫副將引庫子赴省關撥鈔本一千定，合令本路應付鋪馬一匹。都省準呈。　七月，尚書兵部會計各路祇應過諸王、親行分例內有續添人數，亦支其食，及不遵照宣徽院元定明文，過餘應付鷄鴈、菜酪、米、木茶食等物，自保定迤南路分所支羊酒米麪諸物，多於良鄉等驛，多破正從人數，復有不同，至奉省劄分例之外，多破正從支訖飲食，擬就判置官吏追徵償官。　是月，中書平章政撒里等奏：哈剌所轄汶州鹽官自言歸順之後，歲書四川造船木板，至元二十一年為省官侵害，故闕貢賦，今來願貢氈衫四百領，又四十六因阿樓落胃高州上羅計、下羅計等鹽官皆言每年共入氈衫四百領，各請給驛。臣等議，氈衫八

百。每歲輸納合應付鋪馬一匹。奉旨準。　九月四日。廣東道宣慰司月的迷失。言撫州至潮州。經由汀梅徑道一千六百餘里。比之福建。近便七百五十餘里。若於汀梅徑道立站。官民利便事。行省謂福建江南廣東地面已嘗差官約會相視可立站赤去處。繪圖連咨請區處事。都省議得既經相視汀梅徑道一十七處。準擬回咨。如委便當。就於附近緩便站內。量撥驛馬安置。若有不敷。差撥相應戶計充之。　十一月。福建行省。言本道地遠。庶官難於往復。雖給驛赴任。考滿回還則以己馬長行。合無令沿路館驛應付飲食芻粟。請拎恤區處事。十三日尚書省。奏準聖旨。欽依定議任回官員人馬之數。咨福建行省。今後給憑書其官品人馬數目。所過城邑毋起止支正分例一名。餘給粥飯。仍應付長行馬芻粟。如至所止。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元憑解部。且如左方三品之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不過五匹。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不過四匹。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不過三匹。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正從不過二匹。　十三日丞相桑哥奏元給福建行省鋪馬聖旨二十四道。今為遣使繁多。起馬不足。伏請增給起馬二匹劄子六道。上從之。　十九日丞相桑哥等奏。前者奏除暗普充和林宣慰副使。與哈剌斡脫赤共董廩粟之政。今言合用鋪馬。請給降聖旨事。臣等議與起馬二匹劄子二道。一匹者二道。六匹者四道。可否取裁。上曰可。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桑哥等。奏光祿寺合給鋪馬。今已給發劄子一匹者三道。二匹者一道。與之。奉旨準。　二十八日。通政院欽奉聖旨。咸平府至聶延立一十五站。本院官與塔出同赴尚書省會議。每站置馬二十匹。給價和買。奏奉聖旨就令塔出安置之。都省移咨遼陽行省。欽依施行。　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奏泉州至杭州。陸路遠窎。外國使客進獻奇異物貨。勞民負荷。鋪馬多死。今有知海道者。沿海鎮守言蔡澤言舊有二千水軍。合於海道起立水站遞運。免勞百姓。又可戢盜。可否取裁。上從之。事下江淮行省。欽依施行訖。　是月中書省據御史臺呈。按察司官分輪巡按。遍歷所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就乘各州縣官員馬匹。依例更換。不得違悞。都省準擬。　又台州路達魯花赤剌剌言。江南之任官。遐通不作。已罷乘驛之例。至於兩廣福建江西湖南浙東等處。遠者數千里。梯山航水。況谿谷之間。素無郵店。居民聞馬嘶。輙閉戶驚竄。不免宿於空屋人馬飢困。或遇盜賊。輕則掠貲裝重則致傷人命。今後乞令之任官員宿頓館驛。給賜人馬食粟。庶免盜賊之害。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司。以其言遍聞都省議得。今後應赴任之官。徑之任所。自起程官司辨驗各官新授

宣勅。許於館驛安下。驗坐去品給實有人口應付粥飯。仍行移前路官司。依上施行。已準給驛者。不在此例。遍行各路施行。　三品不過五人。　四品五品不過四人。　六品至九品不過三人。　三月二十日。尚書阿難答等。奏給海道運糧萬戶府鋪馬聖旨五道。起馬五匹。奉旨與之。　四月二日。尚書阿難答奏準事理。　一四川紹慶路。給降鋪馬劄子二道。每道起馬一匹。　一四川成都府。給降鋪馬劄子六道。內一道起馬三匹。二道各起馬二匹。三道各起馬一匹。　二十六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奏準事理。

一龍興行省。起運米糧鍊帛衣甲。及以軍情馳驛者多。增給鋪馬聖旨五道。起馬五疋。　一太原府宣慰司。及儲峙提舉司。所供新城靜州。及沙井軍糧公事。給驛實繁。擬給鋪馬聖旨二道。起馬二匹。　五月五日。中書省議擬整治站赤。劄付兵部施行如左。　一樞密院札魯忽赤御史臺。及各處行省遣使給驛。比之都省起馬居多。今後量事省減。毋令多附行李。越次遞馬。非急速事。不得馳驟。　一常使并回程者。走損鋪馬。已嘗禁治。今後非軍情急務馳騁鋪馬損斃。仰驛官具姓名申上。以憑追究。仍分別回使之閑慢者。從水驛舟行。　一管站人員。凡在官者。不得承攬站戶當使馬匹。取斂芻粟錢物。違者罪之。　一路府州縣提調正官。及諸在官者。多以駑鈍馬疋。換易站馬。致令人戶消乏。今後犯者。嚴行追斷。　是月中書省據撥大都。成東北無主荒地五十六頃三十畝。付大都站以充鋪馬芻牧之地。　又兵部尚書忽哥言。因公自良鄉站回還。據站官告稱諸使臣到站。皆需羊肉。不食猪肉。備不知命。動遭箠詈。稟都堂鈞旨。除隨朝出使人員及諸王駙馬大官經過。應付羊肉。餘使各支猪肉。行移遍諭依上施行。　六月三日。丞相桑哥等。奏李陵臺站赤官吏犯贓追鈔二百三十二錠。合無就以此錢令通政院給付本驛。以供使臣祗應之用。奉旨準。

七月十二日。都省所委官都漕運副使馬之真。呈開臨清等處河道已通先於二十三年九月。省委兵部員外郎添置宿遷呂梁沛縣濟州至東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遞運物貨。遠者相去二百餘里。兩大站之間。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遠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今新河已成。擬將亭子站船一十七艘。徙置固賢村。東阿站船十艘。徙置周家店西。每處增三十料船二艘。該一十戶。五十料船五十艘。每艘該七戶。計三百五十戶。二料號船。總用三百六十戶。及於清平縣界曲呂店西南立一小站。置三十料船一十七艘。徙臨清大小站船四十隻於草廟兒安置。革罷臨清站車王輛六十五戶。擇其近上者以充船戶。就

以官降車驢價鈔回易增置站船祗應起蓋館舍比及完備預将亭子東
阿站船移於小圍噴村周家店安置以應卒用闕具攺移添瀨水站地里
船數請照詳事都省準擬與通政院差官下合屬標撥安置訖　八月二
十八日尚書阿難荅等奏準　一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各起馬
一匹　一給大理金齒宣慰司鋪馬聖旨四道内三道各起馬一匹一道
起馬二匹　是日阿難荅參議中書省事阿散等奏遼陽行省闕少圓牌
給驛請發兩面與之奉旨不須給今後但遇責牌定制酌量公事地理隨
數起馬就憑印信省劄行之可也　九月二十五日尚書忽都荅兒等奏
準三事如左　一西京宣慰司至元二十三年已頒鋪馬聖旨起馬一十
五匹今言闕少擬增劄子五道各起馬一匹　一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
宣慰司增給劄子三道各起馬一匹　一江淮行省所轄紹興路總管府
給降鋪馬劄子二道各起馬一匹　是日又奏甘肅行省所轄亦集乃總
管府沙州肅州三路遣使頻繁求給鋪馬聖旨圓牌令乞給鋪馬劄子六
道各起馬一匹圓牌不須應付奉旨準　十月尚書兵部查照至元廿年
各路報到宿頓使臣用過分例數内有規運本投下官錢并醫工校尉還
家取要娶借道降旨抄化及貴遠年文憑之類其有本投下催取税租使
臣人員即係公差合無準算或止草正三二名餘皆準作粥飯具呈照詳
都省議得此等已支數目難以準算其各投下公差人員支訖分例依準
本部所擬止準正三二名餘皆准作粥飯令後諸王令旨公差乘坐長行
馬使臣每起應付正一名從不過二名行移合屬照會施行　十一月二
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遠方赴任例給鋪馬聖旨劄令差遣實繁劄子闕
少已頒書起馬二匹劄子二十五道三匹劄子二十五道以備給發遣遠
赴任官員之用奉旨準　是日丞相桑哥等奏準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
旨七道各起馬一匹　十二月兵部據秦王府典食司言爲管領河南等
路打捕鷹房魚泊水陸地土山場洞冶提舉王興所辦精鐵褁猪魚鮓馬
鞍鷹鷂等物啓奉接攤不花太子令旨令河南宣慰司依例應付鋪馬本
司照得至元二十二年二月王興進納本位下物色已經陝西漢中道宣
慰司下南京路應付起運令請依例事本部照得河南等路宣慰司呈陝
西地里别無站車但凡遞運脚力必須支用官錢況至元十四年二十五
年運物御錢巻内又無憲付過王興運物脚力呈奉都省定擬令本位下
提領人員自備起運移河南等路宣慰司照驗施行　是年站里干赤乞
列迷哥察兒以至哈兒撒脱坤等二十七站消乏通政院呈擬每站增馬

十疋和買達達車十輛都省準擬給散乞達達車八百一十輛該價鈔中
統鈔四百五十一錠二十二兩馬二百七十匹　又濟寧路申站戶丁
哇兒元係軍丁事初丁哇兒父丁善係滕州滕縣民籍戊午年僉充正軍
以張文貼後已未年丁善年老子幼盡以田産孳畜付於張文爲主當軍
哇兒未嘗津貼錢物至元元年丁哇兒徙居魚臺縣七年收作見戶當差
十二年僉充胡陵村站役不謂張文於至元八年收繫哇兒姓名入於軍
籍兵部議得張文既承丁善物業當軍其子丁哇兒又經别籍僉充站戶
兩無所事合準已籍爲定各當軍站都省準擬遍行合屬照會　二十七
年正月十日通政院按圖呈奏南京至正陽站把縣雎州等四十站中牟
鄭州等四站唐州鄧州等四站一歲之間除按察司巡歷刷巻過者一二
餘無使臣往來令乞罷去增置南京至蔡州站車却以剩餘站戶馬匹撥
付東面水站添辦站船似爲便益奉旨是矣其從之中書委官将革罷馬
站二千五百二十六戶增撥入歸德等處水站汴梁等車站入役外有餘
戶六百二十五戶收係爲民　十二日丞相桑哥平章政事鐵木兒等奏
陝西行省近爲運輸甘州糧儲和買馬匹等事給驛實繁請增起馬聖旨
一十道臣等以爲所請太多乞降劄子五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二月
六日參政阿散等奏都省遣使實多鋪馬劄子闕少請增起馬聖旨一百
五十道内一百道各起馬一匹五十道各起馬二疋上從之　十二日尚
書阿難荅參議阿散等奏準增給江淮行省鋪馬聖旨一十五道内十道
各起馬一疋五道各起馬二疋三月甘肅行省言請於囙塔蘭之地暫置
腰站和買駱駝三十隻馬二十匹接應走遞都省準擬回咨施行　四月
四川行省備右丞耶律禿滿荅兒言竊見烏蒙迤北土獠水道險惡覆壞
船隻黎雅站道烟瘴生發所過使臣艱難人馬死損本省南接雲南所管
普安路見立馬站東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委令總把孟阜直抵雲南湖廣
兩省立站地界相視得普安路迤東羅殿貴州葛龍俱係歸附蠻夷隸屬
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連湖廣省所轄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
平鎮遠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達江陵路觀其山勢少通道徑平穩又
係出馬去處比之黎雅烏蒙驛路捷近二千餘里如将雲南站道改由江
陵路通行若有綱運輜重物貨依舊於烏蒙水站遞送四川站赤稍得甦
息却以黎雅等處罷閑鋪馬五百餘匹站戶一萬五千餘丁也田納糧貳
充鹽夫辦課誠爲便益　二十七日中書參政剌真參議哈荅等具奏且
乞遣使詣雲南湖廣行省詳度可否然後施行奉聖旨準都省欽依遣使

請各省會議去訖　六月二十四日丞相桑哥等奏僧哥必剌璧二人泉
州得希奇物貨進獻有司不給鋪馬以是來請臣等議已遣送物貨從本
處官司斟酌頭匹遞運移文遵守奉旨準　三十日參議阿散等奏晃立
營田提舉司管領江南僧寺錢糧事凡有遣使必須乘驛請給鋪馬聖旨
二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七月通政院言出使人員到站非理捶辱站
官頭目人等致令惧避因而遲悞擬令使臣到站站官夫悞鋪馬首思取
招呈省申院科罪無致不得善撫站官仍鈐束管站人員常切在站祗應
行省路府就便行移禁約都省準擬通行　八月一日遼陽行省所轄澄
州站戶李小三金龍伊自言貧乏不堪當役有司移準按察司体覆相同
行省議於相應戶內補換都省送兵部議得既經憲司體覆宜準行省所
擬僉戶補換令李小三等為民當差都省從之　是日尚書阿難答參議
阿散等奏陝西行省言前者委田忙古䚟提調採取斗子菫歲進一千斤
來上所執馳驛鋪馬一十三匹聖旨上書其姓名令田忙古䚟以罪被黜
而按充俺卜實代之已及遞驛起數請吏名區處事臣等議得田忙古䚟
既有罪按充俺卜二人名字合換聖旨使之運送相應上從之　又奏甘
肅行省言甘州兩經抄籍站戶計一千六百戶中統元年宜渾都海軍興
逃散及僉充晃魯花并僧人諸色隱占外實有一百六十二戶當站竊見
幹魯思納憐燃脂城三處俱係邊遠沙磧之地即目遞運軍器米糧數多
請照寧夏府伯伯阿立八即奏準定制將各投下及諸人隱占站戶回付
當站似望官事協濟奏旨若曰前者朕命傳命收拾已行文書問於爵吏
可知矣都省欽遵移文施行訖　又奏真定路管祗應首思人崔䛒告言
因公借訖民錢六千四百七十八錠穀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五石應付祗
待不敷上司給付以致當產償納猶且不敷去年上位御幹魯朶北王司
中其人告奏聖旨中書省果無錢令桑哥與之今中書議真定路官吏百
姓逋負係官錢糧頗多又是阿合馬當國時所行事他路似此借貸錢糧
皆無回與之例若擬回付恐有倣效又況錢物數多不支為愈奏旨勿回
與之　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令年三
月奉旨遣兀魯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住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
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遣及買得者
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九月都省議下通政院行移各道宣慰
司總管府令提調正官親詣各驛整點馬匹須要肥壯鞍轡若纓繩索館
舍陳設並須完備有不知法或夫悞驛傳祗侍騷擾站赤者當該及提調

官吏皆有罪　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江淮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合
給鋪馬走遞請降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十一月十一日丞相
桑哥等奏闊里吉思投下軍士於真定府飛放徵取站赤飲食芻粟徹里
奏奉聖旨拘執前來責訖之物勒其償納令其人合無發還闊里思投下
奉旨陪償之後可諭闊里吉思知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丞相桑哥等奏
只兒哈忽言前年秋以忙古兒兗之掃里牧地給佃歲賦粟麥四百二十
石令彼處站赤人馬闕乏粮斛
請以所賦地租與之上準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站　站赤四

經世大典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雲南行省言中慶經由羅羅斯通
接成都陸路見立納憐等二十四站其相公嶺雪山大渡河毒龍瘴氣金
沙江烟嵐自建都武定等路收立站赤夏月人馬不能安止中慶至烏蒙
路結吉舊路陸站一十一所山路脩阻泥潦難行紫稍垻水至叙州四站
江河險惡舡隻不可進本省差官歷視得中慶由必畔至烏蒙結吉站路
平且近可設七站須為措置定立外土僚蠻道通烏蒙路地面華帖監井
必撒老雅乙抹分立陸路四站又接連叙州管下慶符縣合立陸路一站
無問冬夏使臣馳驛前來雲南別無煙瘴險阻比之納憐舊站便捷多矣
俟開通之後卻將大渡河羅羅斯舊立納憐站赤約量存留實是便益得
此都省照得二十七年四川省右丞耶律禿滿荅兒所言之事併令激里
蠻剌旦等官按圖呈奏前事奉旨若曰既圖中道路便益可依所議安立
之都省欽依移咨各省施行　是月江淮行省備行泉府司言蔡澤始陳

海道立站摘撥水軍招募梢碇差設頭目準備每歲下番使臣進貢希奇
物貨及巡捕盜賊且省陸路遞送之勞以此奏準設置令本省再令知海
道人慶元路總管府海船萬戶張文虎講究得下番使臣進貢物貨蓋不
常有一歲之間唯六七月可以順行餘月風信不便莫若將福建海站船
隻撥隸本處管軍萬戶府其在浙東者隸於沿海管軍上萬戶提調聽令
從長區處以遠就近屯住兵船遇有使客進貢物貨自泉州發船上下接
遞以致杭州常加整治頭目軍器兵仗船舶於沿海等處巡邏逐盜防護
商民暇日守鎮陸地俱無防礙公私順便所據海站不須設置都省準擬
奏奉聖旨令罷去之　又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呈已禁治出使人員於不
設站赤去處換乘鋪馬取要祗應事都省準呈送刑部遍行若出使人員
於不設站赤去處經行無得應付馬匹飲食如違即仰具名來上以憑科
罪二十五日尚書省定擬見欽奉詔書內一款差出使臣飲食已有定制
外例在前官司給降錢數不足其間官吏又有尅除致令社長大戶輪番
祗待百姓深以為苦今後合該鈔數以特從實給放毋得欺及百姓歇此
除至元二十八年春夏二季鈔五千五十錠已支外今續支中統鈔五千
五十錠照依坐去事理施行　一見撥鈔數驗驛程緩劇均散毋致虧減

乜及支盡預期申請不得科歛於民　一祇應合用諸物預須趁時準備
務肖官錢　一司祇應者月報元收已支之數若有不應即勤當該人債
官　一司祇應者多餘破用及使臣橫取者具名申上司區處仍從按察
司糾彈　一支鋪之外見在數目從本路正官常加撿點　五月十七日
中書平章政事參木丁不忽木等奏近除朵兒赤為甘肅行省左丞本官
自福建遣人乘驛先期而來附軟至元鈔三百錠為東平府脫脫禾孫拘
科何以處之取自聖裁奉旨可令回與　是月兵部呈保定路至元二十
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祇應錢糧借支民間鈔三千三百六十錠三十
兩五錢粟二百六十五石二斗六升一合草三千三十九束未曾撥降給
主案都省議得隨路亦有自此錢糧俱不撥降送兵部照會　六月漢中
道按察司言延州綏德州米脂葭州神木府谷縣等俱非驛程亦無站赤
祇應其往來使臣不由驛路取徑經過歲通官司取給鋪馬分例站戶因
而消乏所合禁約使臣今後毋令於僻路州縣經過庶望官吏無擾人戶
稍安臺省準擬遍行禁約訖　是月監察御史察知昌平等站濫設站官
百戶司吏提控總把庫子等人御史臺呈省區處禁革都省議得隨處站
官擬設二員大都至上都首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祇應頭目攢典各一名

站戶及百者設百戶一名俱要詢衆公選廉慎行止不過紀相應人員補
充其餘濫設人數截日悉革為例遍行訖　七月二十一日通政院奏隨
路站赤雖令達魯花赤總管府專一提調而州府司縣官司又復椿配站
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比之民戶尤甚騷擾莫若令各府州縣達魯花赤
長官依軍戶體例兼管站赤其事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任滿
供解中院似望管民官撫安站戶奉聖旨所言誠善其行之具呈都省欽
依遍行訖　二十四日通政院言肅州站赤係邊遠之地比年田禾不收
應役頻併請除站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都省議得和雇和買已有定例
雜泛差役毋令科配送兵部行移合屬照會　二十五日中書省據御史
臺呈體知雲南行尚書省見欽領差使鋪馬御寶聖旨三十七道設馬一
百二十九匹又欽領雲南王令旨一百七十道馬二百九十五匹通計馬
四百二十四匹數多若不呈納雲南行省往往差遣任滿罷閑求嗣官員
因幹私已勾當指稱別項差使濫給鋪馬起數以致各處站赤鋪馬祗應
生受得此都省議得除元降差使鋪馬外據雲南王令旨擬合拘收移咨
雲南行省拘收去訖　是月徐邳州脫脫禾孫言朝省諸衙門遣使乘驛
多載行李若有私己物貨未敢驗視通政院定擬令後各處行省凡有起

運諸物於押運官差劄內明白開寫起運物色數目以望防禁私弊
易爲盤驗省准擬遍行訖 八月二十五日刑部呈差奏差赴擅州書
因乘常行馬匹開兵部應付飲食本部以爲別無呈準都省明文難即區
處緣遣使宿頓合用粥食理宜應付庶免稽滯已照驗都省送兵部行移
各部若有必合公差人員呈稟以行 是月通政院奏省劄兵部呈擬大
都站戶自備首思即與關撥係官祗應錢粮站赤上下承接合通行照算
事都省議得既是站戶自備首思本部不須會計令通政院移文各站但
凡祗應使臣置曆書計本院嚴加撿察毋致頭目人等多科侵貸作弊違
者究治 又通政院言大都站戶自備首思合無從本院會計都省議得
站戶自備首思不須理算但令置籍附寫從本院撿察頭目人等毋得多
取侵借 九月十五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也先鉄木兒言黃河
東南站赤四五戶共備一馬黃河西北安西府等處每一戶養馬四五匹
誠有偏負歷年既久人戶告之請依例增戶免致站赤凋瘵且以爲在先
立站不知如何區處合無差官與陝西省官覆實分揀定擬整治之方至
日別奏奉旨准且回站赤毋令斷絕可也 二十日月兒魯孛羅解哈荅
猎伯奏奉聖旨令中書省官定擬於乞里吉思以至外剌之地起立六站
數內乞里吉思帖烈因充愁哈那思外剌四處各設一站兀兒速設二站
每站各置鋪馬三十匹北馬一十匹羊五十口令該價錢與之中書省欽
遵移文通政院兵部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呈陝西漢中道
提刑按察司僉事暢師文言體知諸官府出使興元人員多係土居營搆
馳驛到家託故逗留遷延歲月每日支取正從分例麄繫鋪馬使既貪圖
無恥所司又不究劾濫用平鋪官錢有違諸路通例今後凡有此等出使
人員本處有家不居館驛者止合支下馬祗應次日不須應付如或違取
濫給追陪還官日會不足歲計有餘亦省費節用之一端也緣干諸路爲
例事理遍聞于朝請區處事都省準擬劄付兵部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五日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奏江淮行省言行泉府司見收圓
牌二面復有請馬聖旨合無拘滅圓牌奏旨拘收可也 是月尚書工部
呈擬今後隨路提舉使副正官每季押運段匹等物乘驛馬二匹下次人
員依先例給降一匹省部議得各路局院起納段匹雜造軍器等物既令
司院提舉使副正官每季親押前來合給鋪馬二匹若差下次頭目人員
依例給降一匹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十二月二十九日丞相完澤等奏
準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中書

省奏福建宣慰司官高興言本道每年遞運泉州貢賦及外國來使赴上
皆仰民力綱運重勞苦之今沿途逃亡之屋甚多良可哀憫竊詳遠近職
貢驛傳爲已請於建寧路建陽縣崇安縣各立馬站一所遞運至鉛山州
車盤站至汭口下船直至大都每處用夫二百五十人所以放罷亡宋運
銅錢及鋪兵充站夫又於福州懷安縣水口南劍各置水站以達建寧似
望官民便益奉旨若曰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問之都省欽依
詢於亦黑迷失沙不丁皆以爲便差官與江浙福建行省從宜設置差擬
人夫北之西路饒州等處驛道計省五站且近七百餘里 十五日通政
院言先爲衛輝大名彰德三路站船數多運物繁多船弊畜衰站戶貧困
擬合每站增作站船三十艘於當差相應戶內僉撥站戶或將大夫不花
取勘罷閑車站戶內擇其有物力者以應前役呈奉都省劄付照得車站
戶令歲科出中統鈔三十兩津貼消乏站赤外從本院區處令奉聖旨準
行若於汴梁等處取勘到車站戶內取其可役者以充水站戶官爲計置
站舟驢畜後有損弊卻令循補相應兵部從之都省定擬牽船驢畜令站
戶買備全免今歲已科津貼鈔數餘準部擬 大名路元設船一十五艘
令增五十料船一十五艘撥站戶一百五戶 彰德路元置船一十艘量
增七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一百戶五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七十戶 衛輝
路元設船一十艘本驛係御河上源淺窄擬增三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五
十戶 又五十料船一十艘用戶七十戶 三月二日中書平章政事不
忽木參議暗都剌等奏通政院言整理江南站赤合立行院臣等議謂不
須別立官署從通政院分官四員於四省整理各給印一顆於事爲宜上
從之 是日又奏大都至上都沿途站赤消乏及東平府之地常役一萬
餘戶置立車站在後開河遞運車站罷去令歇役之戶約八千餘合令出
備物力津濟河間保定以北上都以南站赤如此整治庶幾便益奉聖旨
準 十四日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眞定路管祗應漢人崔姓者累害經
御告言阿合馬當朝之時於民間借貸鈔六千四百八錠粟四萬三千五
百三十五石以充祗應乞回給事前者省官不準回付且等議得阿合馬
在政時各路似此借支者多虛實難信在後桑哥居省忻都等打算有理
無理衰取民財不可數計今若準給此一路借過錢粮則援例者多矣不
與爲便奉旨可回諭其人 十七日中書丞相完澤等奏近者今江南造
舟至御河運粮舟雖增而輓漕者少復有南人在內每歲陪償折耗言甚
審之莫甚若釋之以東平府所罷車站戶內近河家居者二千戶供牽船

之從爲便。上從之。　二十一日。中書參知政事贍都剌等。奏。南京省來言錢糧之廣。揚州爲最。請自本處至淮西立十站。又至歸德府立兩站。河南府立三站。以便輸運。臣等議。得淮西立十站。用民實多。未易輕舉。歸德河南則當置立。取自聖裁。上從之。　四月。御史臺備燕南廉訪司言。東平路驛傳至元二十八年。官撥中統鈔二百錠。祗應不敷。以致借貸錢物。今年二月將終。猶未支除。本路正當南北衝要。所轄水陸七站。使臣絡驛。祗應實繁。官不支錢。何以爲具。況司縣官吏俸祿微薄。己且不贍。焉可給人。除借之弊。因不能革。省詳年銷祗應錢。自省部撥降。以至宣慰司路府州縣循給而下。轉發勸合放支。往往愆期不及於用。今後莫若令各路就於課程錢內際留。謂如至元三十年。合撥官錢於二十九年。冬季課鈔內際留。發付有司買辦銷用。有餘則準下年見在之數。果若不敷。先期申請。如此庶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已明降事。都省準擬。自至元三十年爲始。依上施行。　五月十六日。中書平章政事剌真不忽木。奏黃河迤南站赤。三四戶養馬一匹。而京兆之地。一戶養馬三四匹。爲役不均。宜加整理。蓋嘗體究京兆立站之始。與他方不同。每地一頃爲一分。一丁亦爲一分。總十四分當站馬一匹。今議始從其例。但增三分一十七分。當站馬一匹。庶幾得中奏。聖旨準。　六月四日。濟寧路差委朶魯赤赴都呈稟。緣㨿爲元降鋪馬聖旨他使齎捧未回。鄉給差劄於本府驛內起馬一匹。令朶魯赤前來。通政院爲有定制。諸官府不得就出劄子。遣使馳驛。濟寧路即是違錯。除究治外。定擬今後似此擅給差劄騎坐鋪馬。必合通行禁治。都省準擬。送兵部施行。　是月。中書省。委濟州高麗總管府蒙古教授明安答兒。管押劄紙入站。遞運赴遼陽等處行省交納。令兵部行移應付沿途衛飯以行。　閏六月二十日。通政院官平章剌真同知通政院事斡羅司等。奏曩者以雲州獨石站道遙遠。冬月人馬困乏。奏旨於兩道之中增置一驛。令中書省且議。先攻襄陽時。取保定至大名路還道立一十四站。況一以來前站已廢。若以此罷闕站戶於雲州至獨石中間剏置一站。餘戶增撥入真定至大都消乏站赤。允爲便益。奏奉聖旨準。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隨路遞運官物官吏腳價。近年戶部考校得運物斤重。與鄰接路分所報多寡不同。其始如二萬斤。終增至三五萬斤者有之。或押運附帶己物。各官司作弊者有之。將欲究竟。反滯於事。已定擬隨處遞運官物。自始發處正官一員對物權其輕重。中命總府佐二官覆實封印。然後和雇腳力支價運行。關報前路。及押運官差劄。各書諸物斤重稱盤體覆官姓名。若相接官司

受出多少。罪其初委之官。仍追多破少支錢數。還官給主。其實用價鈔。每季備抄文憑。申除知此。非惟除弊。事實便宜。都省準擬。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中書刑部呈。戶部高奏差歐擊昌平站供馬人王連哥等。又奏差楊德秀走死站馬一匹事。除歐傷罪已追斷外。議得楊德秀元乘鋪馬。已回至站。於四月二日五更方死。似難追陪。都省準呈爲例施行。　八月二十七日。丞相完澤平章政事剌真奏。淄萊路今改爲般陽路。元給起馬兩匹聖旨。宜易郡名而與之。奏聖旨。倒換與之可也。　九月。懷孟路言。遞運官物車戶腳力。官價不敷。貧憊切照本路至衛輝路。清河唐村馬頭二百七十餘里。官有水站。私通客旅。今後若將寶鈔金銀緞帛。及急需錢物從陸程和雇腳力起行。每歲合起粗重物貨。卻自陸程以至衛輝清河站船接遞赴上。可省官錢八百餘錠。官民兩便。省部准擬。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二十八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奏。江南漕運官物。以無驛傳。故奪民船車不便。合將官有船車脩理。立水陸站赤。官民兩便。上從之。　是月。遼陽行省咨。慶雲至哈里賓之地。酌量可立二十八驛。每驛用三十戶。每戶官給馬一匹。牛二隻。計用八百四十戶。除用舊戶外。尚少一百四戶。請區處。都省議得。鋪馬不須制備。但每站用戶二十鋪。牛三十隻。漢車五輛。以充遞運。自水達達八站。三萬戶。以至哈里賓之界。別列怯里舊站三萬戶以至女直接境。又自女直經行道上。咨令計程置立。奏准聖旨。回咨遼陽行省。放支牛價。欽依起立去訖。　十一月。御史臺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言。宣慰司別無鋪馬聖旨。差官乘驛。今後除進上有顯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外。其餘出使人員。合令欽齎聖旨乘驛。相應。都省准呈。遍行照會。　是月。通政院言。至元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二次奏奉聖旨。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一切差役。令又欽奉聖旨節該。百姓消乏。其和雇和買不分軍站民戶。並令均當。切照站戶既備首思。又當和雇和買差役。委涉重復。請區處事。都省議得。大都上都站戶多係迤南路分僉撥。前來當役。相去窵遠。供給頻勞。擬依先降聖旨。令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行移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十二月六日。丞相完澤等奏。東京路今改爲遼陽路。其元降起馬一匹聖旨兩道。宜易郡名而與之。奏旨准。　二十二日。丞相完澤等奏。樂實掌從站赤。無問是否。濫給鋪馬。問之則言見狀令旨。四道。各起馬一十五匹。況從總管府又治下兩處官員軍官與曹官等。皆有鋪馬令旨。似此准憑各投下大王附馬所行。是致站赤消乏。臣請與月兒魯撒里蠻答失

蠻等共議定額奉旨若曰誠是也前者亦嘗言此馬速忽置而不舉今丁為之定論　三十年正月十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南丹洞蠻來朝已立安撫司於其地今省官答剌罕等言彼中往便辦集官事合給使臣鋪馬聖旨臣等議與聖旨二道各准起馬一匹奉旨准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非曾奉旨肇州至豪懿州置立站赤今臣等議於其地分置七驛每驛備施運牛五十隻委伯帖木兒司之候至今秋買備上從之　三月五日平章政事帖哥等奏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言所轄出鹽地廣已增十匹鋪馬聖旨臣等議已其半給降奉旨准　十二日通政院言江西遣使至雲州取馬於龍門口赤城站失詳今後馳驛使臣出離站道幹辦官事宜令所過州縣應付馬匹都省定議馳驛人員以公事遠背站道者所過州縣換馬送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四月十三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雲南行臺言自哈剌章建都之地來者一從本處驛道一自光條蠻境二者烟瘴遠險惟為撤芒部有一徑道近可千餘里既無瘴毒又皆坦途往者為其民植茶三百里且有光頑為亂故不之知今已安靜請改設站赤臣等議請便益之事宜從其請奉旨若曰斯言是矣其從之　是月監察御史言河南府湖城站馱運葡萄酒實為正馬六十二疋押運官及行李兀剌赤等復乘馬四十九匹通計一百一十一匹蓋因元發官司不謹其初致令多冒夾帶若定擬今後合起物貨斤重數目封記發遣明見於文約量起馬所過從脫脫木孫檢視相沿給傳兀剌赤徒步以從如盤獲過餘物貨追沒入官押運人與初發官司各有罪如此庶革前弊站赤不致困廢都省兵部照擬得舊制出使除隨身衣衾雨衣外餘物不得附帶又除進上有顯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其餘出使人員合令欽賫聖旨馳驛此乃已行之法合令御史臺申言前弊禁革相應後有違犯元發官司與脫脫禾孫亦當司並罪呈過行照會禁治訖　五月十四日中書平章政事帖哥等奏淘金運司官馬合麻木哈里請給聖旨起鋪馬五匹蓋緣所轄六路出產金銀合無准給奉旨與之　是日又奏准給降大司農司鋪馬聖旨起馬二十匹　二十一日通政院言良鄉涿州驛當通道內外運轉必由於此比之他路繁劇勞苦莫甚其使客到站往往威逼官吏多取物色或羅織罪捶撻站赤不便切見口北榆林站以路當通道故設脫脫禾孫二員詰驗姦偽而燕南保定往者亦為衝貫正南衆興至大名西南慶都至真定兩路設置脫脫禾孫二員以詰之即令衆興大名之驛已罷所掌惟保定至真定一道而已若將此處脫

脫木孫徙於涿州治事似望約束非違官民兩便中書省奏准聖旨遷置訖　是月通政院言各處之任官員係於河間真定起馬今有宣撫忽里哥等赴長河西之任未審如何應付請區處事都省定議遠方之任官員合起鋪馬減定數目如通水路止給站船陸路自河間真定為始如數應付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一品元定八匹今擬五匹　正從二品元定六匹五匹今擬四匹　三品四品元定四匹三匹今擬三匹　五品已下元定三匹二匹今擬二匹　六月江浙等處行省言平江路中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戶供船一隻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且今池州安置遞運站一所未有定議請令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戶之上或至十戶通融僉撥相應都省准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司天監答木丁自言慣識江南行船之便頗知灤河水勢近用匾船運米十七石已至上都八都兒倉則知水利有益於國　十一日近臣奏奉聖旨此誠美事也可諭省院官舟揖之利其即治之都省令答木丁繪其船製計用軍人水手一萬三千人立五十八站船一千八百七十八艘請給半年之食為米二萬三千四百石下五閏月可致粮七萬五千石省臣以為事涉繁重不宜輕舉俟回大都區處奏奉聖旨不須急治俟後議　八月二十日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准給發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　九月十三日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南京蔡州改為汝寧府已換起馬二匹聖旨與之奉旨依　是日又奏田家國改立宣撫司已換起馬二匹聖旨與之奉旨准　是月中書兵部呈今後給驛之始令站赤驗所由官司差劄分正從人員移關前驛祗待飲食如無關文不許應付仍罪夫行官司都省准擬　十月八日中書省議通惠河已開擬於李二寺安置水站用船三十六艘除舊有外以通州車站戶補充站戶官為應付安立訖　十四日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准增給濟南府鹽運司起馬一匹聖旨一道總前共起馬七匹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政事剌真等奏遼陽行省所轄武平路已改為大寧路元降鋪馬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今合更部名換給之奉旨卿其裁處之　是月山東道廉訪司言濟南路投下總管府所管人戶既於本路額內應當係官差稅別無擅科祗應錢物体例已下本道取問照勘見在鈔數追收聽候至如公差使臣人員祗應合從有司應付實省部照得諸王令旨差使乘坐己馬使臣每起應付分例正一名從不過二名已有定例所管戶下科取祗應事屬不應今後本投下使臣人員若有事關本路者驗所賫文憑別無詐冒依例官為

應付每歲科歛於民。下合舊依上施行。 十二月大都路言管轄河西務
楊村馬頭偏少館驛鋪馬事。通政院議楊村河西務每處擬設正馬一十
匹。合用戶計。於附近河間清滄二州相應戶內僉撥。關部呈省準擬。就令
通政院差官與有司官措置起蓋館驛。及隨設什物人夫祗應。完備聞奏
站戶。位貫丁產館舍間坐地畝鋪陳什物。合各數目鄰接站赤路里。繪圖
繳申都省。 是年保定路慶都站。立本驛路當衝要。無時官使往來。供給
繁重。鋪馬勞苦。緣立站之時。馬價多不過十兩。豆粟斗直三二分。比年旱
澇相仍。諸物騰踊。馬價少者八九定。又直收刷無從市易。豆粟斗直一兩
有餘。比於初立增多。何啻數倍。站赤疲弊。職斯之由。切照每歲蒲萄酒酥
油水銀。西天布碌黃。西番氈皮羶䍧子青夯𡈼貨等類。每運馬八九十匹。
歲計千餘匹。上項諸名件。乃年例出產職貢。難同馳驛急索之例。今後合
無自初起程。如過水路從舟起運。果值陸程隘道。以馬接運。及至平川復
以車力濟之。且如車一輛用馬六匹。可以抵乘馱馬一十五疋。及牽引馬
八匹之力。省馬一十七匹。以備馳驛之用。一年之內。可減起馬八百餘匹。
如准所言。庶幾站戶鋪馬俱得寧息。都省議令兵部照勘所屬各路站赤
可減馬匹。增設車輛。而通政院以為摘減鋪馬增設車站。似為重復。省部

准擬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剌真
帖木兒等。奏楊賽因不花求差使鋪馬聖旨。臣等以為如賽因不花之派
不曾給與。若與之他人必援例。已姑緩之。奏聖旨准。 是日平章剌真帖
木兒等奏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十二月四川等處行樞密
院遣河東陝西萬戶府千戶李璘。起補逃亡事故軍役。責本萬戶府起馬
一匹聖旨一道。其差劄內部照遼陽行省先奏聖旨。不須給牌。但憑印信
文書起馬指例為據。令李璘通起鋪馬三疋。遞運至廣平站。為本府所料
事上通政院議。得前事。卽係違錯。省部就令本院行移取問。通行合屬依
例禁約。 是年中書省議。各道宣慰司。各路總管府。年例照算收支鈔錢
糧。首領官見行。止令經手人吏赴省。所費文卷依例應付站船遞運。其餘
不得擅給。送通政院兵部為例施行。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二十日。
丞相完澤等。奏去年緬國上言。其邊界百姓漸入金齒國者甚多。已遣其
民願言九站。先皇帝聖旨從其所請。今又言止得九十戶。其餘未還。不曾
立站。雲南省都咨立站之地。側近無居民。不可設置。今也先不花新除雲
南稱。得身到其地。相視可立與否奏來。臣等亦以其言為然。奏聖旨准。
二月陝西行省。備陝西等處諸站總管府申。鳳翔府提調站赤官不關本

府照驗。專設站官人等。將公選定岐山站官。祗受通政院劄付人李進王
晉離未審。合無提調官選用。或從本府斟一區處設立。先是中書省定擬
各處行省站官。提領受行省劄付。三年為滿。副使從通政院於站戶內差
設。當令在職。至是中書省議。陝西站官。擬與各處行省一體施行。 閏四
月十一日。河南行省言蘄州路經歷樊用。赴省考較錢糧。回至陽羅站
爲脫脫禾孫所捜拿。記責用不盡銀四小錠。銀光籃八枚。絹五匹半。羅三
匹白氈一鋪。鞦轡一副。鞋一對。大抵六枚。若准設官。又而為例。實非長便。
都省送兵部議。得與用盡貴衣服等物。盡為脫脫禾孫搜去。不還。此例一
開。以後出使之人受害。況無脫脫禾孫中間並無循情。不搜之人。若令搜
與不搜。縱恣所欲。誠恐非便。如蒙欽依至元十六年聖旨不搜事意。給還
相應。都省准擬。遍行照會施行。 是月江西行省言。至元二十五年。龍興
路樵舍等驛站船不敷。增置九艘。該僉正貼水夫二百九十一戶。總計糧
田二百一十六頃八十四畝。至元二十六年吉州路五雲造口二驛增置
船一艘。僉水夫四十六戶。總計糧田四十六頃七十三畝。 二十七年。贛
州路水西攸鎮二驛。各增船二艘。僉水夫八十二戶。總計糧田九十六頃
各站人夫。當站數年。稅糧未曾免除。如依本省元定則例。以地三十畝差

夫一名。依例除糧相應。都省下兵部通政院議。得若從江淮省例。除糧僉
夫。誠恐更張動搖。擬依江西行省已擬。開除已僉入站田地。相應都省准
擬施行。 六月七日。丞相完澤等。奏雲南驛站臺官張闊闊上言。別有便
道。因以立站。雲南省言也先不花等部言。無益。以此奏遣普顏怯里迷失
往視其地。今回稱張闊闊所言立站之地險惡。馬匹傷損。已復舊道立站訖。
奏旨准。 九月丞相完澤等。奏哈巴蠻地界。舊立狗站一十二所。前者安
寧之時。當站糧石出於百姓。然其地不事耕稼。數年以來。站狗多死。至站
無以交換。又赴前站轉致損乏。站戶苦之。臣與哈散議。每戶以鈔十錠為
率。准賜物貨。開其俗用青珠。已相兼與之。奏旨准。 十二日丞相完澤。平
章剌真等。奏甘州省咨本省先領起馬一匹。聖旨七道。上寫尚書省。今尚
書省廢。已換寫中書省字。別給臣等議。已行移各省。似此聖旨盡令換發。
一例倒換。奏旨准。 十八日中書右丞相完澤等。奏江浙省咨福建泉州
路上言。朝廷差來及過海使臣每至泉州。不肯宮驛宿於民家。不計有無
文憑。雖從者亦需正名。次例人遣海。舊制遠使預支二年。次例近者一歲。
今不問遠通例求二年之給。請降聖旨。臣等謂其言有理。但細微何須聖
旨。但從都省申明舊例。移文戒飭之可也。奏旨曰善。 九月兵部言下番

使臣多係欽奉聖旨差委，其所乘依例本部無憑照勘，合移咨行省劄付通政院，照依下番人員合起馬數，分揀應付相應。都省議得：今後下番使臣經由都省外，揀正從行移合屬應付。其有不經都省，徑於通政院取給鋪馬及到行省者，亦仰就便分揀應付相應，遍行照會，依上施行。　十月三日，丞相完澤等奏：雲州出白金，於給聖旨起馬四匹，續增三道，今又來言出産金銀之地尚多，乞增鋪馬十匹。臣等議得：追收續增聖旨，別給起馬四匹聖旨。從之。　十二月五日，平章政事判真等奏：出伯言，哈班的妃子入朝，乘已馬長行，疲其力，不能回，請於沿逐祿銅別給鋪馬赴都，回日都乘已馬，似為便益。奉旨准。　二年正月七日，將聖旨宣諭內外，不得隱占站户，上都、大都兩路站户免其和雇和買，各站草地，諸人不得侵占，使臣到站不得揀擇驟馬，從通政院奏請也。　七月二日，中書兵部准吏禮部關：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商中順言：福建行省所轄八路，每遇朝廷遣使頒降聖旨詔條，前來本省，必須經由建寧、南劍二路，亦有就開讀者，次至福州行省，其興化、漳、泉、汀州等路，不係使臣經由去處，例從行省差人開讀。今体聞差來使臣每每自福州親至興化、泉州開讀，方回赴江西者，經過邵武，亦就開讀，汀、漳二路，未嘗親去。且泉至漳係是隣境，相離四站，驛程不及三百，捨而不往者，豈有其由。泉南乃舶貨所聚之地，不無希望；汀、漳係烟瘴邀僻之方，遂憚其行。漳在正南，汀居西北，行省差人必須各別去漳州者，又復經過興化、泉州，不惟鋪馬有恩重併，抑亦有失奉使大体。今後如遇使臣頒降詔旨，福建開讀者，除經由處所許就開讀，其餘不係經過路分，合從行中書省欽依選官前往隨路開讀，來使不應往而往者，理宜禁止。若本宗事必合親赴泉州開讀者，不拘此限。都省准呈，遍行依上施行。　六月，丞相完澤、左丞相吉丁等奏：雲南擬遣行省言：赴任之官，雖準給驛，然得代而還，則自備鞍馬，且役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誠可矜憫。臣等議得：任回庶官，在陸遞則乘已馬，及至水路，官給驛舟送之。奉旨准。　三年正月七日，通政院使只兒哈忽、中書平章政事判真等奏：木憐等九站去年起馬頻數，多致羸斃，又兼田禾不收，以是來請。臣等議乞差人前去分別馬匹強弱，於附近燕只哥赤斤也田粮內應付易粟。奉聖旨准，遂差怯薛解也里坤，請各站給散子粒四百五十石。　大德元年四月，太原路脫脫禾孫言：本路站赤，東接真定、衛至平陽，四達之路，特有雲南、四川、甘肅、陝西、寧夏征戍之使，及諸王軿首官員經行。比年鋪馬損斃，站戶困窮，其西番僧使馳馱重者二三百斤，輕者不下百五十斤，又充判赤馬後附物，常行馳驟。今後乞從脫脫禾孫及站官量定每馬許載百斤，非急務不得馳走，庶望站赤少甦。都省準擬，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五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婺州路言：福建任回庶官乘坐站船，須求分例，若便應付，恐後追徵。省部照得：飲食草料已有定例，站船亦當定擬：一品、二品給三舟，三品、五品給二舟，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宣使等給一舟，身故官妻子驗元受品職，與免擬任回官一體應付外，仰依已擬施行。　一議擬到下項官吏上許應付正分例一名，餘皆粥飯，并馬匹草料：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不過五匹；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不過四匹；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不過三匹；令譯史、通事、宣使等，正從不過二人，馬不過二匹。　六月一日，通政院據靜江路脫脫禾孫申：本路接鄰鬱洞廣海極邊重地，路里遠於雲南、福建，其任回官員或故官妻子供求站船分例，若便應付，慮恐違錯，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海北海南、兩廣、四川任回及殁故官員家屬，即與雲南、福建一體，仰依奏準例應付站船分例相應。　七日，中書省奏：前者各投下斡脫營運，為不應給驛，已嘗奏準拘收鋪馬聖旨，已後營運買賣，從已馬常行。今閑各投下諸王駙馬又給斡脫戶公文，乘傳搔擾百姓，理體不宜，合無依先制拘收給驛文書。奉旨：可拘收。省部欽依下合屬施行，仍令脫脫禾孫遇有此等給驛者，就便拘收去訖。　七月，桓州昌平等十一站達魯花赤、泊灤陽站言：各站額設車馬正站人戶，內有富實者，權將弟分房家口呈獻諸王投下，或投充人匠、校尉等戶，規避站役，止著見戶應當，若不別僉補替，或追役避役之人，誠恐久而不改，損廢站赤。　二十二日，通政院官只兒哈忽、判木真、八剌沙等奏請：與各投下頭目分揀之，果奉上命者勿論，如有自獻之人，乞懲擬，仍令當站。奉旨：可。重擬之，因與站赤。本院欽遵，關兵禮部遍行訖。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判真等聞奏三事：

一奏：前者曾令站赤人吏每歲賫祗應文卷赴省會計，至今不廢。臣愚以為百姓稅賦課程，年終因當赴上考校，蓋爾分例，何足算也。今後若令各處廉訪司所至照刷祗應文卷，有理無理，隨即整治，似合中道，宜罷會計之政。

一奏：上都至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在先站戶出備祗應首思，免其差發。去年下議和雇和買，軍民站赤均當，遂令管民官應付各站分例，令站戶兩有所出，誠為重困。又有司所委幹辦祗應者非其人，不無耗損使臣首思。若除免一十三站和雇和買之役，仍舊令站戶自備祗應，似為便益。

一奏：外路使臣首思，管民官以物賤時營備等畜，令民主

養似此糜省官錢而廉訪司糾其勤惰百姓且如去年真定拖八兒思修葺官倉置立水碾裨益祗應使臣往來實賴之本道廉訪司亦以為非臣等議得隨處管民官若有營私害民受賦入己合從廉訪司體察有如省減錢物從長規劃有益之事憲司合置之並奉旨準。 閏十二月中書省會驗腹裏諸路年銷祗應錢糧除額撥外民間多有借貸之數蓋額少不敷官吏或致侵剋每歲赴都照筭其各路官先期追集府州司縣及驛傳人吏名曰置局查勘因以遂其姦利深為未便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奏準聖旨除上都大都隆興大同四處歲用錢糧數多難以定額以下半年放支其餘路分斟酌合增錢糧自大德三年為額於大德元年撥糧課鈔內支撥若有不敷差人赴都關取仍委官從長規劃祗應務在足用毋致科斂擾民官吏人等亦不得營求私利若有諸王駙馬親行合用祗應等物卻於各處支持錢內應付。 二年二月中書省準陝西省咨王相府咨準安西王令旨四時朝會常來上命省減鋪馬令王府常行鋪馬令旨已皆令拘收只札忽真妃子懿旨本位下遣使乘驛辦事多不反命又且擾民今奉聖旨分揀鋪馬可將此處所執令旨拘收前來令令擲思八許都事二人與安西府行中書省共議擇人拘收之敢此除差人拘收外咨請照會驗都省準上遍行拘收仍行移各投下總管府依上施行。 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丞相完澤平章剌真等奏江浙省言下海使臣來及去期尤到行省比及行時日騎小鋪馬多水側閒居七八月又正從不分但差下海必給一二年祗應多廢錢糧今後合分正從斟酌合去時月相近遣來果幾省發祗應鋪馬事臣等議得其言有理今後分揀正從人數斟酌時月明白發遣使當該官司知之奏聖旨準。 四年九月中書參知政事馬哈麻等奏奉詔書巡行各路聞民疾苦據保定等八路言道路衝要驛程每過各省及西番僧使進納官物必經所屬接運遂將槩管各縣車戶編立牌甲輪流句集在府伺候起運去往資費每輛用鈔二三百兩官定腳錢端實不敷未免科斂借貸歲計不下千百擾民為甚請各處置立車站馬哈麻等以其言上於中書從兵部通政院議定就內丘縣安置車一十五輛每輛於編民實有物力戶內酌中僉差一十二戶隨其高低合配當役元出差稅依例除免其車輛繩索初年官為照依時估收買應付整點完備已後若有死損站戶補置委欽馬站提領兼莅其事。九月四日回據順德路申已僉內丘縣車站戶四百六十八戶共當車役。 十二月二十一日通政院使只兒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織採取奇

奇物貨合從本司公文乘傳進上先嘗有旨於附近行省斟酌應付鋪馬令請遣行此制令行省宣慰司官量所運物貨輕重給裝站船鋪馬奉旨準省部行移鎮江通政院及各處欽依施行。 五年正月十一日太傅右丞相完澤等奏羅羅斯土人亦朋言雲南站道經四川地界遍充僚蠻形勢險惡宜改立一十二站事自梁王及雲南省官遣人相視亦言其便具以聞臣等議尤是忙兀充嘗迷失怯來張閭各言改站之便以其道出三省之境三省之人恐及其地各欲自私其論不一若準此說即令改立恐不能定不若降旨令都省選人與雲南使者及建言土人及各省所委之人親身遍歷凡所言改立之路相視何處可立即當改立託欲不立者罪之制可乃賜亦朋等二人各表帛二從者半之遣還。 二月遼陽行省大寧路言諸王位下送納鷹隼高麗王位下押運物貨馳駅及回官等走驛日三五站致將鋪馬損斃今後合無令送納鷹隼回還人員并押運物貨者坐車遞送省部照擬如不係急使宜從所擬相應回咨照驗施行。 四月省委縣站官苗好謙言桓州等處一十一站提領百戶人等結攬站戶身役逼取傭錢是致被害困乏擬合禁治及憑藉應役都省照得已於大德元年四月定擬內外水陸站赤須令正身應役管站官吏結攬者除科罪外工價追沒提調正官取招申呈送兵部依上施行去訖。 六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伏惟國家設置站赤本以幹辦急務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者也其所乘駟騎皆站戶所買乏過倒死責限隨即補完在國家所係非輕在百姓所關不易竊見各處行省宣慰司等任滿得代官員前來求敘或閑人經營私事往往囑託營求差使主者看循不問緩急可否即許因而馳驛又事體可以並行以私意而分行或文字可以入遞以私意而馳驛起數頻頻疲以奔命去留繼意走驟任情以致馬匹羸斃站戶遁遯又一日走五七站來大都者指公務為名經營己事將御寶聖旨於客館頓放不應蹤失比回已十數月亦有經年者本處遇有應合給驛為無鋪馬聖旨耽悞官事深為不便合行立法禁治仍令各處廉訪司監察御史常加照勘鋪馬起數但有違犯究問斷罪警戒其後如此則站戶可以蘇息憲臺具呈都省遍行照依累降詔旨事意禁約去訖。 七月御史臺準監察御史上言都大都站赤多有使臣妄需長行馬匹多費稍苦遣使密詣站赤人員略舉洪贊站四月十七日永秩不答夫里公主位下闊闊靜乘驛到站將長行馬一匹需求芻粟管站者稱定例四月一日住支遂遣鞭撻應付芻粟車輛而行似此違例又無文憑理宜禁止令

倚若有犯者聽站官申覆合屬上司追償治罪本臺具呈都省送兵部依
上行移禁約　九月通政院欽奉晉王令旨針線娘子女兒大者饍食在
先用幹耳朶馬駞起運今年兩次倒死頭疋可令通政院應付驛馬本院
移咨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於民戶內遞運關兵部照驗本部以前件米麪
脚乃在前不曾應付具呈都省照得大德二年正月六日奏準諸王駙馬
位下合關五戶絲軍器歲賜段疋官為起運其餘諸物初無運送之例通
政院不應輒擅行移河東宣慰司於民戶內遞運送兵部行移欽依施行
　是月隴北廉訪司僉事梁承事言亦集乃路所管七站除在城至川口
二站山外口至本路五站係官和買鋪馬或三十五十以付站戶飼養秋
夏收以青芻春冬取粟官廩其人復侵食之設若倒死官司又議補買蓋
是物不干己致罹此弊今後合令本路正官分輪提調有損斃當該官與
站戶補買果如走遞病死者申覆上司覆驗補置如此庶省官錢站赤必
奉職省臺準擬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四川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言兩廣
海北海南身故軍官遺下家屬例給站船起遣四川亦合一體省部照擬
得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府身故軍官拋下老幼比依入番等處一體斟酌
應付站船脚力回還相應咨陝西行省施行　十月兵部奉中書省判送
宣徽院照磨崔用查勘出柴炭提舉司多有未支柴薪廩給司多有未支
羊酒米麪等物俱作已支按月申報擬合收作見在立法關防送兵部查
照到未支柴薪羊酒米麪等物移準通政院關上項物色合倉庫急無見
在使臣飯食除緊急人員廩給司措借應付緩慢者收執花關直候物到
纔能支付似難議擬本部議得廩給司支持鈔定米麪柴薪等物今後每
上下半年通政院預為申關撥降差人收管遇有出使人員合支物色就
發花關勘合隨即支付年終通行照筭若有銷用不盡數目收作見在下
年支用所據查照出未支物色擬合追徵還官已發花關五日內不行支
取者不許放支宜革前弊具呈照詳都堂準呈連送依上施行　十一月
保定路定興驛言本站見設車一十五輛輪流遞運不曾少休今夏水潦
驢出鐵死者五十餘頭站民千禾傷澇朝不謀夕雖貧若此亦已勉力補
買驢畜當站略舉八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御位下來使及茶忽真妃子位
下鈔車應付過一百餘輛於內轉雇民車四十四輛通負鈔錠卒無所措
又有西番送布施回車七十五輛涿州續運方去西番送布施車五十餘
輛即今應付不敷非徒悞事誠恐站戶逃亡隳廢驛運已區處事都省議
除不敷站書別行僉撥外委官自定興縣真定路照視各站應有合運諸

物先儘站車挨次盤運果若不敷令本路官司於見在係官錢內依例和
雇長行脚力起運施行　是月遼陽行省咸較定擬到周歲祗應合用錢
糧額數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一遼東道宣慰司中統鈔一百錠白米三
十石　一大寧中統鈔一千六百錠白米四百石　一遼陽路中統鈔一
千錠白米二百石　一瀋陽路中統鈔一百三十錠白米四十石　十二
月湖廣行省備播州宣慰司言近摘撥湘川驛馬前赴坑洞重萬麻峽等
站供應軍事走遞征收八百媳婦又值新增站赤馬少以所摘補馬什物
起過貴州不還除令八戶勉力補置外若復出備祗應誠恐重困已於本
司見支本處糧鈔內斟酌支錢各首亦為播州經值供億軍馬征討八百
媳婦宋隆濟使臣頻數劄付本處宣撫司於係官錢糧內係正官一員提
調祗應請照驗事都省回咨本省依上施行　是月通政院備當家站等
驛言先蒙奏準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今欽奉聖旨節該各州縣
各枝下軍站匠人等並依先行聖旨皆令供應和雇和買雜泛似此當役
重復具呈都省照得大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經奏準聖旨上都大
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除免和雇和買等役依舊令站戶自備首思
欽遵施行訖今據前因連送兵部就行合屬審實如委係自備首思站戶
欽依元奉聖旨事意施行　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驛近
承接使臣荅木丁等欽賫聖旨懸帶虎符前赴馬合荅東番國徵取獅豹
等物往回應付二年外例不受山羊不需北羊首思及遍求禁屠一百五
十日肉食又受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地取豹子希
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外例各官亦需北羊肉價本路申言首思祗應累
有聖旨約束北羊本非南地所產雖或有之其價甚貴今年正月時估北
羊肉價每斤中統鈔一兩五錢山羊肉每斤一兩準用此則周歲省鈔甚
多站赤便益本省參詳除荅木丁等俱係欽奉聖旨出使人員令本路權
支北羊肉外今後下番使臣如準杭州路所擬應付山羊肉價庶望省減
官錢即係為例事理請區處事都省送兵部議得北羊既非南地所出宜
準行省所擬應付相應　六年正月二十日通政院使兊滿荅兒哈只等
奏諸官府遣使至隆興府所委公事往灤郃來小鋪馬妄行合無禁止之
奉旨今後也忽里提調小鋪馬勿得給與具呈都堂送兵部欽依施行
又通政院官奏諸僧使臣每將重物裝來以致鋪馬倒斃已依舊制馳馱
一百斤以上者不許裝載奉旨可今宣政院各分揀之欽此都省遍行照
會訖　二十二日通政院使察乃等奏諸使及西番僧人所過站赤既乘

鋪馬後將常行已馬需求勞衆合無禁止聖旨勿與之可也省院欽依移
咨行省施行 是日通政院使察乃哈只同知通政院事撒的迷失等奏
各站在逃戶計前者不曾定罪止令依舊入狀今臣等議得似此逃戶擬
七十七追納合該差稅可否取裁奉旨卿言是也其行之 又河南行省
備汴梁路脫脫禾孫言襄陽南陽等處遣使部押稅課除欽賫聖旨起馬
外亦有以差劄起馬赴省者比其返也仍復給驛不審可否應付省部議
得今後除進上有顆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其餘出使人員合賫聖
旨給驛相應是年陝西行省言諸官府及西僧給驛頻數致物太重今後
請禁止濫給鋪馬及長行馬勞衆但有進呈物色自起程權其輕重不過
百斤差劄內明書經過去處許脫脫禾孫盤詰職掛具押物官姓名申上
懲戒通政院官恭準聖旨令宣政院官分揀之省部欽依施行 又打捕
鷹鷂官薄傳信言至元二十三年欽奉聖旨打捕鷹鷂每歲秋季七月十
五日入海本處官司給食採得鷹鷂乘坐鋪馬到館每鷹一連日支鷹食
肉四兩至九月十五日出海大德五年站赤止給鷹食而本處官司以無
省部明文不與粥飯乞區處事兵部參詳薄傳信等下年捕鷹時比依脫
懽沙例應付粥飯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又中書下兵部安置站車初大

德四年六月都省照擬大都至西安沿路未立車站遞運官物往往科擾
於民於當月十五日奏准聖旨差官前詣各路與正官酌量僉戶安置車
站回據所委官兵部郎中答里必等呈保定至河南閿鄉縣安置車站一
十六處同整點得彰德迤北諸路運物轄轄站車不敷其押運人員件起
起民家車乘者出錢轉雇體究每站不過一百八十戶卻當向日一路
差發鐵為勞費請議增設相應 又河南府新安縣車站至峽石一百八
十餘里山路險惡如值泥潦一去十日不還若於澠池增設一站庶得通
濟脫而保定等路中每站置車十五輛遞運下足未免轉雇民車每輛用
鈔七十八兩似此重併請量增車輛事至是省部定擬安置如左 一各
處合起錢物差人管押須於差劄內明書運物斤重可用車數所至驗賫
應付不得躐越過站及半途增索車力凡物至衛州從本路提調正官依
驗差劄除金銀寶貨鈔帛急需之物載以車輛其餘麤重閑慢物色以舟
運之若無求文武所書不明又非站車合運之物其押運人及所在官司
並不得用小站子口傳言語起給車輛管站人亦毋得應付所有恃勢攪
擾者具名申部 一各處行省并接界瀕河路分急入水站物貨依例船
運外不拘河道去處擬自涿州至宜溝一十站量擬再增不須車輛每輛

許僉一十二戶同力應當除其差稅差去官與各路正官照籍於酌中戶
內僉取高下分配供役合用車輛驢畜繩索等官為買備已後死損站戶
補償 涿州至宜溝車站一十處除見設外量添下項車輛每輛須載二
千斤驢一十二頭 涿州十五輛 定興十輛 保定一十輛 中山一
十輛 真定在城一十輛 趙州五輛 內丘五輛 臨洺五輛 磁州
五輛 宜溝五輛 一見設車站元係馬站提領無管今改擬不隸馬站
從差去官與本處管民官一同詢衆於車站戶內選差諳練官事二人充
提領管領站戶飼養驢畜仍委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成就 一
車站戶數即與馬站無異雜泛差役已有定例例一體照會施行 一在
都設立車站日久整治條格從兵部就便照勘依例施行 一河南府新
安縣至峽石路險且脩令於澠池增設一站置車一十五輛照得汴梁南
至黃州襄陽兩道站車除先撥付河南府管下站赤安置外其餘車數已
盡革罷八戶未曾收差咨河南行省依例僉撥安置 二月江西省咨廣
東道德慶府判官合麻因病作闕宣慰司照依任回官員例應付站船出
廣廣州路副脫脫禾孫言其難同得替任滿之例本省看詳病患作闕終
是到任人員理宜應付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八月黃平路言近蒙朝廷

差來官及通政院所委官整治站赤計點館內鋪設什物並從增修依待已
經定擬到合增物件申通政院照驗外若於本路大德五年額辦贓罰錢內放支
買置緣已銷用無餘擬候大德六年推降官錢置造請區處事兵部照得各路
館舍鋪陳什物損壞去處正官相驗是實計其物價令不干礙官司本處於年
銷錢內從省收買修補中間若有情弊廉訪司糾察已有定例今後所申擬合各
路於逐年額撥年銷紙應從長規劃息錢逐旋修置不擾於民無損於官
相應呈奉省准依上施行 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嘉興等路逃亡消乏站戶
一百餘戶合無從廉訪司體覆補換省部議得逃亡消乏站戶合令元管州縣依
數具申總管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官體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
丁產申覆省部區處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但有不實將保勘體覆官吏驗戶
多寡責罰標附過名任回降等遣敘主典吏人勒停行移合屬照會施行 十一
月三十日通政院使老滿答兒察乃哈只等奏塔察兒脫脫禾孫言諸使臣非有
公事不遵站道經由泰中華昌府取到府等處經過於理體若不相似奏旨差
回來有公事則從經過行無公事而自過經過者罪之欽此具呈都省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站

站赤五

經世大典大德七年二月十九日中書省奏軍上諸王駙馬不奮事之緩急二禁遣使及萬戶千戶與無干礙之人並給鋪馬聖旨以致站赤元曾旣呈屢役困乏臣議得已令後諸王駙馬元帥萬戶千戶若有給驛之事不經由伯議者不得行令既委給前去專管站赤消乏之際但尺不急之務既令出伯較計奏聖旨準　三月河南行省備汝寧府言通政院每歲差官於補換站戶名下追徵津貼鈔赴上都通政院交納止給馳鈔請馬其押運官自備騎乘不迭程況有起離之後舜復計擇回還慮準差遣有妨公務竊見省府樞密院差官馳驛前來催取諸翼軍人封裝進徵數足仍付來官收管乘驛以送止差弓兵防護站需即與封裝無異又本府至上都往復六千餘里徒勞押運乞以照封裝事例令後令通政院差來官就交站戶役鈔乘驛前去有司應付防送弓兵誠為便益都省準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五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追甘肅隱占站戶依舊當役

初大德六年甘肅行省言甘州甘泉站戶役充僧人充曾花軍匠答黑下牧羊等戶竄避站役貧損見戶等事中書省奏準聖旨同樞密院宣政院遣使至甘肅行省追勘得六十年前立站之時撥戶三百四十八即今當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除實逃亡事故四十六戶外隱占投下計一百二十六戶隨時復役者已二十五戶尚餘一百一戶係初定站籍見種贍站地土部屬各投下戶計請區處事都省送部議擬合改正依舊當站以此於是日奏奉聖旨依鄉等所擬令當站役劄付各處欽依施行　六月行通政院言兩浙行宣政院僉院吉祥判官劉伯顏等給鋪馬赴杭州之任又浙東宣慰使答吉孫都運等起給船馬赴浙東平江之任為無通例乞都省定擬送兵部照得至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奏準雲南四川甘肅福建兩廣赴任官員許給鋪馬其餘去處難擬應付呈蒙都堂定擬除各處運司官員如委急闕辦課之任鋪馬臨時斟酌應付餘準部擬施行　九月管領諸路打捕鷹房總管府言打捕達魯花赤蔡榮鐘德元歲捕鴨鶉合用載綱索竹竿站車及打捕人飲食依例出給部字事兵部照擬去年為採捕野鴨頭目人等衛飯部字議除軍民自願充役及支請衣糧戶計不須應付其除差不請衣糧者依例應付都省已嘗準行令捕鴨鶉戶宋秀張千熊等每歲宣徽院照依鷹房昔寶赤例驗實有家口支請五箇月糧及衣裝布帛不關即合依例住支衛飯其載綱索站車別議施行令後以此打綱人戶如是支請衣糧一體住罷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十一月江浙省宣使呂從善等承差馳驛押送金銀貨物到都事畢當回通政院不給鋪馬擬以驢畜應付其人以為大都至杭州五十餘站約行兩月餘令之回也難同禮任官員納物回程庫子閑慢之比赴省陳訴都堂議得閑慢使臣給驢本革泛濫之弊各省宣使事畢回還驟差難同閑慢人員回日依例給馬除軍情急務無得走驟日行不過三站宿頓去處於起馬關文上明白該寫某站起程至第三站止宿如違站官宣使各答二十七再犯罷役遣送兵部行移通政院依上施行　八年正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各處站赤合用祗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戶輪當庫子陪備應辦令又預定闕歲額數先支其半規畫祗侍有司往往抑配行鋪收市諸物尅期取息利已害民所支官錢十不及一令後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祗侍毋得科配小民濫差庫子頭目似為便益及江南湖廣等處奉使宣撫言巡歷歸州澧州等路每以站赤祗應官錢妄數行鋪科取擾民宜

令所司每月赴路關領從實銷用庶革害民之弊都省送兵部照擬規畫祗應之事累經奏準聖旨整治及都省定議長便施行其弊終不能革蓋因給驛冗濫糜費錢糧且如增給丈持局若本源省事合從都省減節諸官府各投下出使人員柴約假公冗食之害累有不敷合議增給所據減價抑配尅損百姓一節宜令各處提調上司預撥州縣各該鈔數從長規畫驗彼中實直添賤和買祗應諸物立法關防從公銷用若或官吏刻剝抑配作弊令廉訪司隨事糾治任滿於解由內標寫以憑黜陟除諸衙門省減出使已於整治站赤事內別議施行至於祗應不便事理乞劄付御史臺依上體察相應都省議得各處站赤祗應合用錢糧預為撥降州縣官司果有不行從長規畫減價科民一切不應事理依已行從廉訪司體問究治仍依期照例除準部擬施行　三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在前為諸王駙馬合投遣使事畢不回久占鋪馬於例遂奏定限期大事七日程小事三日程出此限外不及鋪馬祗應俾廉訪司以為太嚴奏令再議未來今陝西行省咨謂知合投下使臣以軍情錢糧及干有司之事已及完備請依舊制應付鋪馬祗應相應大都省臣議果有如此公事合依先例給與若或事畢託故不回者鋪馬祗應不當再給如各投下催徵斡脫錢

償地租造作與管民官無相關係之事則從已定條例與之臣等以爲不
立限期事涉施罷合無定擬有軍情及干民訟者限以半月令行省與各
路從調官不以是何投下早完其一元若不係管民官司大事八日小事三
日許又鋪馬祇應除外不得再給奏聖旨準 四月大都路總管千奴言
見問訴良人等於內多有擇獲河南擴囊必須差人遞押已令經過去處
應付粥飯兵部議得經官轉發之人擬合令經過官司驗前路公文從實
應付粥飯官吏人等不得多胃又破官錢其監押者亦不得遷延擾民違
者各治其罪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六月陝西道奉使宣撫言五臺僧潘
提點者賫諸聞出太子令旨又索羅察兒賫諸王河只吉令旨欲赴大都
於官司取索飲食畀累防送弓手前路關文竊詳此等出使人員宜令合
干上司明給公文書其正從人馬畀糧之數行移有司應付但有不應則
於元給文憑官吏追價抵罪都省送兵部議得合位下投下除軍情急務
已有應付鋪馬首思定例其乘已馬人員事可出使擬合經由省部驗事
閒寫可畢日期給之公文於所過取給飲食以滿赴部繳納仍嚴加禁約
不得擅自取與過行照會相應都省依上施行 七月陝西道奉使宣撫
言諸官府遣使頻繁鋪馬倒死太原路管下站赤年例首思錢一千餘定

科配人戶賦斗買物不便省部照擬年銷祇應已令各處從長規畫內外
官府濫差使臣亦於整治站赤事內禁治已惟各處行省任滿得代無祿
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濫起鋪馬赴都因而求仕直至得除
馳驛回還不惟虛費首思實恐害於站赤以此定議今後任滿得代無祿
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吏究治移咨各省劄付御史
臺體察及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御史臺備山南廉訪司言荊湖一道路
府州縣年銷祇應自大德五年撥降規畫官錢祇待至今三年不見接支
亦無增給鈔數加之有司不遵原行規畫收買米麵羊酒雞豬等物銷用
但將鈔定科配屠沽店肆之家存本取息出物供待會計到今息過於本
者數倍略舉江陵一路祇待錢數科所屬司縣百姓買養孔豬六百隻每
隻官給價鈔一十兩計官本一百二十定半年一次抽分豬一隻限重五
十斤周歲抽分豬一千二百隻如無本色徵鈔一十五兩計取鈔三百六
十定如此害民不便請懲革事兵部擬令河南行省照依都省原行事理
令宣慰司各路周歲預為額撥州縣鈔數從長規畫驗彼中實直趁賤時
月兩平收買祇應立法關防從公銷用年終通行查勘照刷相沿交割若
有不為用心規畫減價椿配虧損人民縱私動衆侵使入己者令廉訪司

隨事體察究治任滿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黜降庶得省減官錢民不被
擾都省議得各處祇應鈔數每年依額撥降廉訪司依時照刷餘準部擬
九年八月三日陝西行省咨平章政事明安答兒言在先諸王駙馬各
投下差遣使臣與各路有司相干公事當時應付鋪馬祇應初無程期近
者中書省奏準聖旨諸王駙馬遣使事干軍情及關係管民官司者限以
半月其餘大事八日小事三日許又鋪馬祇應限外不得再給除欽依外
伏見諸王駙馬多係邊藩鎮戍其所遣使乃為軍需替遣期會錢糧之務
間有卒急不能成就者所司無問事完與否纔過程期即依新例不給鋪
馬祇應使其人市食步趨辦事豈知朝廷出使與州郡所差人員無分內
外一體應付何獨宗室之使計其程期非所宜也況今遠北土哇等遣使
入覲馹騎往來儻若揚聞于外誠非國家柔遠人懷萬邦之良規也今後
若定擬諸王駙馬使臣經過驛程除常例外若有各路相干公務欽依前
例當該總司并各路委官提調催督其事果有未完亦合照依舊制應付
鋪馬祇應事畢止載似為長便恐相阿忽台平章政事賽典赤八都馬辛
等奏奉聖旨準其所言都省欽依施行 十一月五日中書省奏準事理
行移合屬欽依施行 一奏前者太原等處地震田禾不收百姓闕食站

戶自言去年諸王阿只吉使臣給驛者七百五十餘起今年春夏凡三百
四十餘起尋常無此頻數困乏不支衆者聚會之時雖嘗奉旨令大扶諸
王量事遣使毋致冗亂擾處知此令合以此緣故言於阿只吉及諸王駙
馬戚使聞知奉聖旨卿言是也可諭之 一奏諸王駙馬外地城邑及其
餘事務委命達魯花赤等官各給常行鋪馬今旨其人以已私不以遠近
輒乘鋪馬往還站赤消乏職此故也已拘收此等鋪馬今旨今後各投下
命官遣使常行起馬之制一切禁止奉聖旨準 閏十二月二十一日丞
相完澤等奏去年怯來上言雲南經由亦奚不薛改站道平又捷水路二
十餘站今賽因不花郤言若改此道經由已地其民即日差稅軍站猶且
勞苦若又重立此站民不能存臣等謂賽因不花私其民之說如此若果
順便其言可聽令已令雲南湖廣兩省各差一人同往相度合改與否擬
定上奏至時決之奉聖旨準 十年正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外路為官者
多因已事託故令近行人員奏請給驛赴上舍其所職便私入覲瀆廢事
務已定擬令後如此託稱事故近行人員不得奏請省諭禁約之奉聖旨
準 三十日宣政院使沙的同知宣政院事崇哥答思等奏帖木將兒前
者使奉聖旨諸王駙馬非奉上命毋得遣吏西番欽此今又從下亡使馳

驛者，多擾民，尤甚。上位嘗有旨，已依先制給降聖旨二道，諭寧河臨洮府脫脫禾孫禁止。奉聖旨準。本院具呈都省，欽依施行。　五月十日，通政院使察乃言：迤西站赤不便，自大德九年至十年正月，西番節續差來西僧八百五十餘人，計乘鋪馬一千五百四十七疋，至甚頻數。竊照大都至衛輝二十二站，若將此等回程西僧從水驛以達衛輝，人則梹馬，物則行車，從本院官吏相提調起發，脫脫禾孫所至辯驗，庶幾減省鋪馬，站戶少甦。又站車每輛載物一千斤，為頁不過百斤。今使臣賫物通多，堅損頭畜，各處脫脫禾孫他心犢職，曾不之察，宜定黜降之罪，以警不逮。果能奉公者驗功陞賞，庶有激勸。省部擬施，馱車輛舊制已禁，重載所言脫脫禾孫守法不嚴，合從所擬斷罪黜降，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常切提調，毋致害於站赤。十四日，以察乃所陳，奏準聖旨，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通政院稟：給司言，東西館使客合用柴薪，宣徽院三年不支，使當館人夫出備。兵部呈奉都省議，得宣徽院柴炭尚見收柴薪供給內府不敷，擬使臣人員合用柴薪，量擬每名日支中統鈔三錢，呈準日為始，就於已降廩給司支持錢內通行除破施行。　又河間路言：江浙行省納物回使哈荅辛百戶王宣使等非理走死鋪馬六匹，兵部議得合咨本省取招追斷隨處馳驛納物回使，宜準通政院以擬應付站船，遍行照會相應。都省準擬施行。　十一月，遼陽行省備諸王阿只吉令旨言：在世祖時，女直哈里賓永達達等處每年進送鷹鶻，給驛從值乃顏叛亂，站赤困弊，今來合無依舊應付鋪馬進送鷹鶻赴上。通政院議得：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奏準聖旨：非軍情錢糧急務，必合乘驛者，其餘毋得濫給。呈奉省準，欽依施行。　是月，河南府路申：非為晉寧冀寧地震，站赤被災困乏，朝議出使人員十分為率，以六分經過河南，四分經由平易太原，即令地震已寧，乞依舊例給驛以不偏負。兵部照擬平陽太原未經地震之前，與河南府路均給使臣驛傳，合自大德十一年依舊例中半應付相因。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是年冬，江浙行省咨：松江府嘉興路水驛常有兩浙運司官吏，及行都水監人員存坐日支分例，又鎮守嘉興邳州萬戶府出鄉巡捕私鹽盜賊，已有哨船，償乘驛舟，有妨遞運。本省擬得兩浙運司及行都水監官吏乘坐站船所至即令回船，合支分例於元倒驛內關取，及至事畢預關前站隨時應付船隻以行。其萬戶府巡捕私鹽盜賊，止乘哨船，相應。省部準擬回咨依上施行。　又言：大德七年五月十一日，兩浙奉使宣撫與本省講究規畫祗應錢粮，每歲預於春首支撥均給各州縣，從長規畫，趁賤買物孳生遞旋

撥付各站收管，將民間差設祗應頭目庫子截日罷去，令站官管領祗侍合用收支庫子，就於站戶餘粮內差設二名，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上下半年更替。至大德八年二月，中書下令：比依江南倉庫攢司例，於司縣及巡尉並司吏內選差祗應庫子，二歲為滿，撥補各州司吏，已下各處依上施行外。近者福建道宣慰司呈：小吏管辦祗應，多係無籍之人，甥家蠶食，其弊多端。及據杭州常州等路申，亦言不便，至有悞於應辦遞臨人命者。竊詳站赤之設，事甚繁劇，來使知理，猶且庶幾，有如化外諸番人員，不諳法禁，過求飲食，稍有遲忤，動遭箠撻，令司縣摘差小吏素無抵業，惟務貪饕，預領官錢，必致侵尅逃竄，無從追理，既失官錢，又悞祗應，誠為不便。如蒙照依元擬，令站官管領，祗侍選差站戶之有餘粮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替，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充為便宜。都省準擬，回咨本省依上施行。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咨：撫州崇仁縣元僉雲山馬站貼戶楊汝玉入站田土六頃七十畝七分九釐，元粮四十五石二升，因當站困乏，節次出賣田產，不堪應役，委官體覆相同，若令得業人通行津貼，部計二十餘戶，地里遙遠，田粮畸零，不便，止於得業人內照差稞成之趙嗣琮二名，其人又係在城站戶，以所買之數及下戶餘粮併得四十五石二升，抵承楊汝玉當站。本省看詳，若不準令得業人當站，恐致倒斷站赤，劄付本路，令陳成之等當站外，各路亦有此等消乏之站戶，保勘體覆是實，合無令得業人應役，惟便別僉，即係違例事理，咨請照詳。都省送兵部照得站戶消乏之例，合覆實曾補，如楊汝玉初賣地土，委曾經官告據，令本管及不干礙官司體覆端的消乏，開坐本戶元僉目今丁產，擬定咨省僉補相應。今後若有似此戶計，亦合一體施行。都省擬江南站戶賣乏地土，元令所買之家隨地納稅，餘準部擬。　三年五月八日，尚書省奏：徽政院言：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又汴梁等處管民總管府，凡有錢粮公事合來計稟者，俱無鋪馬聖旨，咨通太后懿旨，每一路起馬二疋者與一道，起馬一疋者與兩道。臣等議，從所請之數與之。上曰：可依太后之命與者。　八月十一日，詹事月魯鐵木兒、朶爾奉皇太子令旨：站赤隱匿凡火者欲取站車，毋勿與之。欽此，仰籍錄欽依施行。　十一月，河西隴北道廉訪司言：按治巴目，應當站赤，比因給驛頻繁，補置鋪馬，因而破家蕩產，典當親屬子女為驅，不得完聚，乞矜憫區處。事省部議得：管站頭目典賣站戶親屬，已曾欽奉詔書，給親完聚。其權豪勢要人等典買站戶兒女為驅，即係違法，罪經釋免，合改正給聚，免追元價。至如河西站戶消之，宜為賑恤，相

應　四年二月六日通政院察乃朶手等啓於皇太后皇太子曰完澤萬
皇帝聖曲律皇帝登寶位時各處使臣有營己私事託言進鷹來者合無
禁約懿旨曰鷹鷂好者給驛前來其不堪者止之令旨曰此何必言除海
青之外餘鷹皆勿進各處可差人喻之又特奉懿旨令旨令百官庶民亡
故及娶婦送女者皆起鋪馬而行今後似此皆可禁止　三月十三日樞
密院特奉潜邸聖旨各處行省并各枝推稱事故給驛來者多有之此間
各衙門推稱事故給驛差出者亦有之因此站赤消乏今後似此之人罪
之又具主張押與文字官員姓名以聞當議責罪可行移遍諭各處欽此
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由使客繁多失於撿察除海青
外應進獻鷹隼犬馬等物並令止罷各處歲貢方物有司自有額例其餘
非奉宣索不得擅進應有執把聖旨令旨盡行拘收諸王駙馬投下及各
衙門鋪馬聖旨仰中書省定擬以聞諸貢物為驗者今後無得給馬不應
差使營幹己私罷及給馬判署正官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糾察欽此中
書省部與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為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
司等衙門元年以來置而不遵故委府州司縣正官或無職役營私不應
之人託以軍情錢糧貢物為由驗其品職多給鋪馬道遞之間源源不絕
是故站赤消乏深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公事
必合遣官給驛雲南甘肅四川和林差使給馬二疋其餘行省給馬一疋
量立程限結罪于官令在都諸官府如承此等來便亦仰依期發遣庶幾
事無壅滯省減鋪馬移文合屬依上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前者站
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擬合依舊令兵部
管領奉旨准　四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昨奉旨以站赤事屬于兵部令
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令兵部管領其職烈千納隣木隣等處
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管上曰何必如此但令罷去通政院悉隸兵部管
領　三十日中書省奏腹裏江南起運官物浮河而來自李二寺水站入
閘河遞運起都往回四五旬不得違上下驛程不候事竣傳滯已將李二
寺遞運之舟分撥通州垻河安置有餘船隻令作站車以車船户撥充垻
夫實蓋頃房使之就役奉聖旨准　五月十一日中書省奏准聖旨拘收
元與各官司鋪馬聖旨據都水監言汴梁分監平例分摘官吏壕寨人等
於都省欽領起馬劄子前去巡視黃河御河修築堤堰至十月還驛隨即
繳納及河道提舉司亦無鋪馬劄子外惟東平路景德鎮分監一所自閘
河以來中書省給降鋪馬聖旨二道內起馬一疋一道起馬二疋一道每

自堽城兗州下至金溝沽頭以達臨清往來一千五百餘里來驛巡視河
道堤堰償運船隻但有衝決即便修理未審合無存留請區處事兵部議
得都水分監元領鋪馬聖旨二道合給差使似與在都官府不同宜令依
舊收掌仍將差遣起數每季關部以憑稽考相應省准依上施行　十二
日中書省奏在前管首思官與通政院官同事今請依舊隸于兵部上從
之　是月山東東西道廉訪司言省院委官與高唐州劉州判至夏
津縣補僉吳成充榆林站户王仲充夫八兒充站户吳成隱匿人丁二口
地一十二頃三十畝住宅牛羊資產結攬官吏以所擬榆林站役改更王
仲夫八兒充名次事敗詞伏外照得所僉籍冊已申上司請依例改正事
下通政院兵部前後擬議不一都省照得吳成始初僉為站户隱漏人產
致令王仲告發又且物力居高山東憲司已取元僉官吏不應改換招伏
及吳成承管應當榆林站役擬合改正送兵部照會施行　六月通政院
言昌平驛見置鋪馬一百三十七疋接應乘傳常無二三十疋在站今尚
書省委官六人起馬十疋監視瓮山工役相去大都不及二十里使占驛
馬首思兵部議得今後瓮山工役及抽分羊馬攔截營帳等官合令自備
常川馬疋所在官司應副首思蜀業相應呈奉省擬依上施行　是月赤
城驛言瑞雲寺有西溫湯凡遇諸王后妃公主駙馬西僧朝省內外出使
人員到驛枉道湶滏多又冒例積蹙鋪馬雖經禁約終無畏憚合無奏定
准名出榜懲治庶望站赤少甦中書省奏准聖旨除上命及責首部公文
前去外其餘人員鋪馬首思皆不得給散有違者依例科斷都省欽依備
榜下本驛禁治訖　又李好謙言驛道不量緩急來往馳驛死損鋪馬驅
逼車丁及將站官箠撻多取分例合議裁減試為便益行下通政院及兵
部議得宜從都省劄付宣政院集賢院分揀差遣令御史臺糾治若有不
應給者罷及元分揀官司呈知走死鋪馬箠撻站官已有累降詔條禁治
相應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又甘肅行省左右司郎中楊傑言各處站官
侵剝站户致富害貧等事兵部定議合從提調官治罪重者罷役使臣經
過箠辱站户擬合禁治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站官額設已定以次
濫設人員革去相應呈奉省準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又中書省據兵部
呈高州民匠總管所於至大三年正月十八日僉人户呂忠充榆林馬站
户抵替貧難趙松户役僉華秀充夫八兒充牛站户補代逃亡馮進當站
其呂忠累詞訴於本府及省院官謂忠元係段千户所管達民與元僉夫
八兒充牛站户劉敬馮進同籍二人逃亡後本管官司已令忠充納大德

十一年至大元年站當錢物即合以忠抵補馮進户役理所當然若華秀者乃民匠總管所户計榆林站貧難户趙松元從本所僉定其華秀人丁物力又在忠上以之抵補馬户趙松於事公當今乃更互僉撥不便事經高唐州體勘得華秀比元僉供報丁產時餘地一頃七十二畝牛四隻羊五口多於呂忠物力已取各人承伏華秀入於榆林呂忠復於大八兒禿如此定擬改正申奉通政院及兵部前後所議不一都省擬呂忠并兩男子十名內成丁七名不成丁三名俱是親男華秀户下男子七名內除二名不成丁一名比呂忠丁數不及華秀雖田地多其差發絲料等畜產業所爭不多僉籍既定不須更改送兵部就便施行　七月一日中書省奏遼陽省左丞教化的言行省官內各有提調公事啟給鋪馬聖旨圓牌令我侍衆不得預不詢同僚而輒差人者先嘗有旨以圓牌止資軍情急務餘事不得發遣合無自今定擬似此元與鋪馬聖旨圓牌並追收之但凡庶務詢于同僚明以文字施行庶不紊亂臣等以其言為然乞依上拘收奏聖旨准　十四日中書省奏通政院既已罷去站赤事歸兵部令兵部言各處站赤路官提調惟蒙古站前此通政院官提調每歲車駕還幸大都通政院官分住上都今當還幸之時乞定擬木憐站自察罕尼抑溫欽里干站自夫兒古魯以裏令上都留守司官提調察罕尼抑溫夫兒古魯以外至杭海站赤令和林省官提調又隆興路西京宣慰司就提調管內站赤甘肅行省提調納憐站如此區處庶不誤事上從之　是月中書兵部呈通政院併入本部事宜歸一而各處提調之官尤為切要若不從新委自合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整治則恐勞逸不均輕重失倫都省照得至大元年正月十九日已經奏准聖旨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仰兵部行移合屬欽依提調人馬船車鋪陳什物館舍須令一一如法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完決罪標附驗輕重黜降　又于忠信陳言隨處軍站出辦馬匹物力那役於千萬里之外其民良苦今外路進納鷹鶻者乘驛馬食官祿又知西番河西高麗動以赴上拜見為辭遣使馳驛不下百餘疋其間裝馳己物以營私利每馬所負或二百斤損斃之數若此今後某若除送獻海青人員外其餘進納諸王公主駙馬鷹鶻之人自備脚力致之若西番等使違法將物脫脫禾孫管站提領知而不舉許本管站户赴省陳告於沒官錢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欲望官民便益兵部議得所言事理擬合欽依累降詔旨禁治相應呈奉省准　閏七月十九日兵部呈近承省劄各處水站安置年深除差官馳驛從宜拯治

外照得通州至臨清水驛近者二百里遠則三百里通會通河以至揚州不過七八十里使臣往來止經一站則換舟其綱運官物必越三四站方至交換之所卒無見在站船未免又過數程有旬月不得回者以此各處滯積官物接運愆期合令已委官取勘各站船分列遞運船料例損水人丁數目逐一點視若有不完即令補置仍責有司設法關防毋致似前關保具呈照詳都省准擬行移已委官及各路提調官依上施行　又都省後奉聖旨復立通政院管領達達站赤　八月五日兵部呈大都至上都站赤每歲車駕行幸諸王百官往復給驛頻繁與外郡不同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腹裏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閑慢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量擬提領二員每一百户設一百户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户內選用三歲為滿將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行革去據行省所轄站赤令各省依上選保相應都省准擬施行　九月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袁承事呈甘肅等處驛路係西邊重鎮定西會州平涼涇邠通驛臨洮上番東西往來之使日逐起馬不下百疋晝夜未嘗少息常見鋪馬不敷停留吏卒或有非法選馬簽害站赤及州縣官吏站户被害蕩產破家賣及子女誠可哀憫往者經由寧州慶陽站赤自環州至寧夏鳴沙并站以至永昌道路盡皆沙漠遼遠艱阻四無人煙驛使自負首思露宿野食馬之易乘如此奔馳數日是致人疲馬斃又許速都雙松等驛俱是蒙古河西人户當站所致闕少馬疋祗應站官人等避匿使者往往停滯蓋因直隸永昌王傳提調因循苟且失於拯治今後乞減省起撥鋪馬將許速都等蒙古站赤責令所屬總管府提調增置寧夏站赤命通政院常加整治試為官民便益事省部議得定額給驛提調整點之事累奉詔旨施行今據前言擬合常加檢察仍於河南陝西甘肅行省及腹裏係孟河中府東勝州等處黃河渡口提調止截毋致泛濫其許速都雙松等驛令王傳與永昌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從新整治其路遠增設站赤等事未經行省議擬移咨各省依上施行　十月十四日樞密院據東平路路諸軍奧魯總管府言見奉江浙行省差官馳驛前來各路取發至大四年鎮守福州路壽州萬户府軍人封裝鈔定即欲應副鋪馬即緣欽奉詔書節該諸賚物為驗者無得給馬誠恐差池看詳軍人封裝鈔定所以供給衣裝急用之物若使有司應副脚力中間差池展轉擾民耽悞軍需合無以鈔為則五十斤之上至一百斤應副鋪馬一疋馳運五十斤之下令差來官領附前去實為官民兩便乞明

降事知院月魯鐵木兒同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脱貝驢等。奏準聖旨。依上
施行既而陝西行省亦言安西路追到四川省軍人封裝依例應副鋪馬
省部議得軍人封裝各處行省差人催取既有欽賚聖旨據馳鈔鋪馬擬
合欽依應副施行。　二十三日御史臺奏監察御史自各省來沿路經過
驛傳得站户之言謂皇帝登寶位罷進鷹犬希罕物貨革通政院而任兵
部比之前時使馬少肥户亦獲安已後若不更改止令兵部管領則吾曹
感恩永得安寧臣等不敢不聞上曰言之是矣只依已定之法行之又奏
監察呈説各站往來西番僧人尚多伏望憐憫站户令宣政院及西番官
府凡此往來者研究分揀果有德行僧人則來餘者禁止馬上橐毋令
過重省借鋪馬之力誠爲便益奏聖旨準。　十一月十一日中書省奏令
春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時中政院亦已拘收奏準别寫與之乃者脱脱
木兒等傳皇后懿旨謂在前中政院給與四十道令還依數與之或減元
數取裁奏聖旨寫與二十道者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諸官府凡遇遣使
赴部給發鋪馬合詳緩急之宜於蒙古字别里哥文字上以漢字書其正
從及元剌赤人數然後撥遣令腹裏行省諸官司所給差劄前路關文多
以從作正揉寫元剌赤在外似此濫給鋪馬若不拯治惟恐害於站赤擬

合移文行省及腹裏諸官府今後事當遣使須於差劄上明書正從及元
剌赤人數不惟革去泛濫之弊亦可省借官錢優䘏站赤都省準擬依上
施行　又中書兵部照擬今後進賀表箋各道廉訪司知舊例腹裏路分
差官馳驛赴都其餘司屬及隸省部官司附納各路來上行省宣慰司都
元帥府宣撫司轉運司各路總管府五品已上官司止赴所隸行省總府
通行類咨差人馳驛赴中書省樞密院呈貢不許别行給驛都省準擬遍
行各處照會施行。　十二月江浙行省備衢州路總管朱嘉議言鎮守軍
官每取封裝貯以剌笥中間多附己物壓損鋪馬乙以站船脚力應付便
益省部議得今後凡取軍人封裝者令各路正官推其斤重用印關防依
例應付鋪馬脱脱木孫嚴加檢察若有附帶物貨沒而罪之行移合屬依
上施行。　是月御史臺奏薛禪皇帝在位時御史臺行臺廉訪司官之任
二千里之外者驗品秩給驛今已照依舊制就於啓行之處給與鋪馬奉
聖旨準本臺呈省送兵部欽依施行。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十一日中書
兵部照擬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奏準聖旨各處來使省給鋪馬斟酌
令去又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都省定擬減定遠方之任官員鋪馬數
目如遇河路給以站船非水站則自備脚力至河間真定然後官爲應付

鋪馬今内外諸司差使浩繁京畿站赤難於供給合遵舊制減定數目施
行都省準呈。　一品元定八疋今擬五疋。　正從二品元定六疋五疋今
擬四疋　三品四品元定四疋三疋今擬三疋。　五品已下元定三疋二
疋今擬二疋。　是月中書省準四川行省言舊制任回官員水程給船陸
途應付長行馬芻粟今改前制以人夫脚力送之差及百姓不便請依舊
制應副又江浙行省咨任回官員每船一隻陸路更給站轎一乘人夫二
名今二品與巡尉人員一體得船一隻單車夫序擬合欽依已定品給應
付相應湖廣行省又言八番順元等處任回及身故官員家屬相離大都
七千餘里若與河南腹裏官員一體自備物力優苦不侔又據御史臺備
各道廉訪司言雲南福建兩廣等處赴任官員歷涉險阻度越荒僻及至
任滿或身故者家屬往往無力回還合無欽依先奉聖旨應付站船庶不
負朝廷優恤遠臣之意各言如此送據兵部照到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十
三日都省奏準聖旨定擬應付福建任回官飲食常行馬疋芻粟之制三
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
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又元貞二年七月八日奏準聖旨定擬應付
雲南福建任回及身故官家屬站船之制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至五品

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史宣使等船一隻今來參詳遠方任回官員及
身故家屬合依前制陸路應付長行馬疋芻粟水路站船出還本貫相應
都省準擬施行　又兵部議擬各處差官押運諸物如站船未得交換止
於輳集要津或州府都會處存止仍咨行省令後量程責限須要依期赴
都不許遲打紅隻行下合屬禁約都省準擬施行　又禮部呈何元閏陳
言諸有司提調站赤錢粮圍庫水利打捕急遞鋪道路橋梁等事往往委
付子弟吏卒無役之人不時計點使漁爲害今後理合禁止令合官親治
爲便省部議得隨處站赤及諸庶物例合職官親行提調若差無役之輩
不時計點求取錢物宜準所言禁止今後關會總司公同運署躬親計點
相應遍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大都路驛言近起馬遞送土番宣慰司使
臣監藏兀即等至良鄉驛所發駞駄鋪馬四疋俱約重二百斤及其回程
腰袴損傷至今不能當役今後如遇僧人出使西土合令當該脱脱禾孫
與宣政院官眼同監視權其駝駄斤重方許起馬庶幾便益省都議得分
揀西番給驛禁約駝駄過制已經奏準聖旨行移宣政院及諸有司欽遵
訖今據前言可照已令事理施行　三月七日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備冀
寧路申諸王欽木兒不花差曲里麥思等二人乘驛往赴忻州等處開讀

旨和買湯羊物無坐到數目止從差人多寡爲則情弊難明又不見各
於下境內買物給驛適例已定擬遵守事兵部參詳今後如過本位下合
用湯羊從王傳官明白開寫數目移文本處總司下合屬依例兩平收買
既不出境不須給驛都省準擬就行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通政院奏在
先除軍情外其餘不急軍上來使命太師月赤察兒外揀經由和林之使
令丞相答剌海外揀令朝廷遣使出外不急者已令臣等入揀軍上來使
令迭里哥不花鉄木兒不花忽剌出等外揀除軍情急事外不令乘驛奉
聖旨準 二十九日參議中書省事禿魯花鉄木兒郎中欽察等奏近者
或有官員亡故官爲出殯蓋搭路祭於百姓之家科取諸物至甚搔擾復
令鋪馬遞送靈櫬者有之似此理宜革罷奉聖旨是也今後此等皆令住
罷勿得再行都省欽依施行。 五月十三日中書省奏去年罷通政院時
以夫兒沓魯迭北蒙古站赤令和林省掌領近南者上都留守司領之既
而復立通政院管領蒙古站赤漢地者隷于兵部皇帝行幸上都諸王駙
馬使客蒙古兀魯思各千戶及軍上使臣來者已令通政院應辦宿食之
事以鋪馬屬之兵部掌管奏聖旨從之。 是月中書兵部照議近據監察
御史言寶雞鳳等處令人戶顧賃脚力應付雲南四川之任等官又雲南

右丞阿忽巳乘鋪馬僕需車力每輛令百姓出馬十疋陝西行省平章哈
剌孫之任該起正馬九疋元剌赤三疋多起馬二十四疋雲南四川之任
官員從大都應付站車至安西興平分道别無更換科取於民每車一輛
用馬八疋或驢一十六頭擾民不便自皇慶元年二月爲始四川廉訪使
寃谷之任拔筆昌總帥府達魯花赤闊闊木例於都省請給站車一輛又
節次應付之任站車不一以此參詳雲南甘肅四川之任官給驛已定品
秩之制所據裝載行李家屬車輛别無定到通例中間品職不同多寡無
定本部何以遵守况兼此事又似泛濫將恐害於站赤深爲未便今後擬
除行省平章應付站車二輛左右丞參政一輛餘官皆是外任不須應付
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六月良鄉縣提調站赤達魯花赤迷里火者等言
至大四年十月七日有陝西四川甘肅行省起運鈔本用鋪馬一百二十
五疋爲馬數不敷於押運官處稟說用馬七疋賃車七輛拽車用馬四十
九疋通計五十六疋遞運前去省減鋪馬六十九疋皇慶元年四月二日
甘肅省和糴粮鈔三運每運用馬六十三疋回馬二十一疋計八十四疋
該行前某不累到將鋪馬損傷今後裝運鈔本若寡依前用馬一疋顧車
一輛載鈔一十五馱用拽車馬六疋每運可用馬二十八疋省減馬五十

二疋實爲官民使益省部準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事若急速不拘此例
八月十六日監察御史哈散沙奏回回地界取駱駝西馬騾子虎豹藥
物之人無非徼功幸賞乘驛美食而行買賣之私宜罷此等勿令前去又
自彼方貢獻虎豹等物赴上至此給馬館穀有逗遛一二年不去者合並
遣之奉旨若曰題說甚善來者速遣回此間亦無令人去 是月中書省
準陝西行省咨奉元路脫脫禾孫呈亦都護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雷澤宣
使朶兒只二人起馬二疋賫本位下王傳差劉前去大都進賀表章若便
應付慮恐差池送兵部議得今後出使人員如無欽賚御寶聖旨圓牌毋
得給馬都省準呈。 九月十五日兵部尚書脫忽解奏昨日寬徹院使及
阿魯傳旨兀曾兀解採寶骨殖無力出殯令省部斟酌給驛緣今春省官
奏言整治站赤已嘗奉旨禁止鋪馬出送靈櫬可否取裁奉聖旨毋與之
今後似此去送靈櫬諸人皆不得給鋪馬朕難令與御亦回奏可也 十
一月十八日中書省奏樞密院官鉄木兒不花言所隷軍士至脫火赤之
地凡三十站每站僉騎馬二百疋扎馬五十疋首思羊二百口帳房二十
陳設之物不等皆軍人之物力也其始以民戶立站首思並降官錢令軍
站之役皆自巳出安有不困乏者已令軍人出備當站馬疋其餘首思羊

二百口及陳設什物依百姓例支與官錢臣等議當存恤官爲應付鋪陳
以彼方抽分羊肉每站各支二百口充首思更或不敷從此給錢令行省
買與之又奏去年西面川兩接界地令軍當站至甚貧乏往者軍站各别
乃蒙立站赤之役已嘗遣使至甘肅行省暫令追復元戶有闕則僉補百
姓未見回報令諸王寬徹暨司徒闊闊出太傳鉄哥塔失鉄木兒知院等
會議川地東西兩界所置驛站預宜斟酌給鈔買與馬駝仍於近境官羊
內支撥供應以濟軍站物力儘用之外或遇諸王駙馬及使臣往來數多
鋪馬不足則令附近軍人增置至於闊從蒙古站戶從行省與諸王甸忽
里寬徹妥官追收以復初從至日具奏上悉從之 是月江浙湖廣行省
言本省凡起運諸物每運乘舡七十八艘經涉江河更換盤載必用人戶
往來管視設如所委人員在途病患失於照應事係利害比之甘肅雲南
四川和林行省事體不同今後押運諸物人員請量給鋪馬二疋似爲便
益部省議得江浙江西湖廣河南陝西等處行省公差宣使押運官物赴
都斟酌所運物色須員不能照略者許給從人鋪馬一疋其餘使臣依舊
例應付施行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諸王公主駙馬各官投下先
爲撥與江南田地有請給驛徵收子粒者已嘗奏準禁止之今忽勝海妃

子之女班什公主亦欲差人江南催租將元降付鋪馬聖旨來請給驛似
此私務恐違治體乞禁止仍拘收所執鋪馬聖旨奉旨皆令拘收者　是
年中書兵部照議雲南四川之任回還官員脚力不便事今後照依行省
官之任車輛通例如過不通站車去處所在官司驗各官實有家口行李
斤重每車一輛和顧驢六疋如無以馬四疋更換遞運仍約束禁治多餘
取與科擾就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嚴加糾治如蒙劄付御史臺移咨四
川雲南陝西行省照會相應都省議得雲南四川行省之任官員鋪馬已
有定數合得脚力車輛除設置站車去處依例應副如遇山路不通所在
站赤每車一輛例給鋪馬四疋餘準部擬施行　二年正月十五日參議
中書省事不花特奉聖旨朕采郭完者篤之言謂往來使臣蕃捷站赤其
民良苦中書其移文整治毋令站赤被害欽此省部移咨行省及下宣慰
司各出文榜曉諭出使人員毋得輒將管站官吏人等非理箠撻管站之
人亦不得因而怠慢失悮鋪馬首思違者究治　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也
先鐵木兒等奏福山海牙新除雲南萬戶自都至雲南一萬餘里乞依管
民官赴任例三千里外軍官亦與鋪馬奉聖旨卿等言是矣軍官比民官
尤為辛苦可諭省官但是軍官赴任依例給馬　是月和林總管府推官

張奉訓毋喪丁憂本省已經斟酌應付脚力外兵部議得嶺北和林乃邊
遠酷寒重地別無旅館除阻艱辛不可勝言特與他方不同除張推官起
發去訖今後本省及所屬官員親喪丁憂卽係以理去官若令自備脚力
出還中原跋涉良苦量擬應副站車一輛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四月七
日御史臺奏陝西行臺咨前者奏奉聖旨增設監察御史四員察院書吏
四名其差遣鋪馬聖旨合增八道計馬二十疋臣等以為既增監察書吏
鋪馬亦宜增給奉聖旨可增與之　二十一日中書省奏樞密院言軍官
之任請依民官例給驛兵部謂各處鎮守軍官承襲父兄職事初無應付
鋪馬定例難同流官之任奉聖旨如兵部所擬軍官之任不得給驛　二
十九日御史臺奏中書省總領百司御史臺扶持衆務在前為省臣等不
遵此意惟圖沮抑臺察使不得行其政謂如阿合馬桑哥阿忽解三寶奴
等專權擅政是也今聖天子在上幸無似此之人乘此之際臺察之政有
不便者合更新之使政行事治百姓又安前者有旨令臣於中書省議事
臣嘗言三事窒礙臺察者其一風憲用人多是清苦無力之士赴任之間
相去二千里以上者許給驛雖少百里不及即不得給是故困滯莫前各
處常是闕官不能扶助政事且亡金一小國耳其妥付臺察官員不以遠

近皆與驛馬蓋以其司存於國於民有益故也乞自今後臺察之任官員
不以遠近往回咸許給驛奉聖旨準　六月七日御史臺又奏臺察之任
官員往回式許給驛其始行則從此給降起馬聖旨到任之時仍復繳回
設如任滿得代及有事合赴闕庭者不可於此再給乞令責照各官所受
宣勑為之憑驗所司依元去驛馬數目給據應付似為便益奉聖旨準
二十二日中書省奏諸王妃子公主駙馬及千戶各枝人員有事奏言輒
起鋪馬或乘已馬前來大都害於站赤糜費芻粟乞照在前之例諸有事
奏言者以夏月草青之時令至上都奏旨準且曰若不奏知勿令輒入大
都都省欽依施行　是月江浙行省咨福建宣慰司言庶官致仕者寄食
遠方風土異宜懷歸無力比之任回身故官員家屬亦合一體優恤應付
脚力省部參詳任回及身故官員家屬已有定例其遠方以理致仕官員
擬同一體應付脚力照會各處依上施行　九月中書省奏旨扎剌兒台
昌童已死可斟酌應付鋪馬送至其地欽此尚書脫火赤解員外郎闊闊出
奏曰扎剌兒台昌童之死上命給驛送之曩者嘗奉旨似此遞送骨殖者
勿與鋪馬今昌童乃老臣也何以處之上曰然則勿與是也都省可移文
諸官府今後不以何人但送骨殖者勿得給驛欽依遍行訖　十月十四

日中書省奏近年以來諸王位下使臣初無給驛定額每起一百疋之上
沿途站赤困乏到部蠱費錢粮臣等曾議於脫火赤八秃兒寬徹之地擇
廉慎人充脫脫禾孫合賜物力津遣今擬選拜住怯薛內扎撒孫唐兀解
充迤北脫大赤脫脫禾孫武備寺阿八赤充寬徹脫脫禾孫副之者各一
人識會文字吏二名鑄給印信斟酌物力發遣可否取裁奉聖旨準　十
五日兵部呈見欽奉聖旨印訖普賢行類品跡抄粹經文分散諸路使者
合起鋪馬五十一疋照得別無欽賷起馬聖旨呈省給降都省照擬至大
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拘收應有執把聖旨今肯諸賷物為驗者毋
得給馬不應差使管幹已私罪及給寫判署正官欽此自至大四年十月
至皇慶二年七月功德使司及提調印經官節次遣使送經計四十五起
給馬二百七十八疋載經站車一百七十六輛事誠冗濫今次所差人員
多因探家營私初非公選必致擾亂僧俗侵損站赤合令各處回使就便
押經俵散不惟省減鋪馬首思抑且僧俗無擾今後上命布施經文從提
調官照斟所指去處關發合干部分呈省依上發落便益於十九日奏準
聖旨依上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唐兀解河八赤等各充脫火赤寬
徹地脫脫禾孫之職前去所據起發物力請兀解河八赤各與鈔四百定

其副二人。各與鈔三百錠。吏四人。各與鈔二百錠。衣服沓叉弓箭鞍轡家
蜀口粮。斟酌津遣。補借一年俸鈔。鑄給從三品都脫脫禾孫印信宣命。仍
給鋪馬聖旨每一人一疋二道。三疋二道。奉聖旨準。 是月朶解充堅不
花奏。臣自五臺往復。據站戶告言。嘗有使臣四五輩白日過站食訖首思
羊。世祖皇帝聖旨使臣白日經行。飲以馬湩解渴。夜宿則給首思。似此若
何奉旨若曰。可依薛禪皇帝已降聖旨定例。言於中書省施行。且令通政
院整治之。若不遵行。乃通政院官怠慢之罪。 十一月浙江省咨會福院
為玉山普安寺。大護國仁王寺。闕少供具。本院官安普就杭州給價令兩
浙都運朶兒只置買。奏咨聖旨皇太后懿旨令江浙行省應付站船遞運
會福院。徑咨本省及朶兒只呈索遞運船三十隻。本省照擬為會福院。不
經都省。徑直行移。於例未應。若候移文咨會。緣奉上命成造物件。應副船
隻事意。會福院差官守候起運。除下杭州路會計物數應副外。其事干礙
站赤通例。又有續起船數。移咨照詳回示。都省照得皇慶二年九月三日。
奏準聖旨。但是干礙省部公事。毋得徑直移文各處。令普安等寺。供具什
物。既奉上命成造起運赴都。別難議擬。所據會福院不經省部。徑咨行省
應付站船一節。若便取問。卻係奏準已前事理。下兵部就行會福院照會

施行。 十二月嶺北行省檢校官李廷玉母喪丁憂。本省應副鋪馬一疋
站車一輛。兵部照議嶺北省。及所屬官員親喪丁憂。例合應副站車一輛。
中間品級尊卑不分。今來參詳。合無比依至元二十五年元貞元年。奏準
福建雲南任回官員品級站船定例。一品二品車三輛。三品至五品車二
輛。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人等車一輛。應付回還。其任回官亦從此例。
似為便益。據李廷玉丁憂。脚力不應濫給鋪馬事已往矣。今後若復似前
違錯。當該首領官吏。取招議罪相
應。都省準擬。下兵部依上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二十二勘

站

站赤六

經世大典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同知通政院事。燕鐵木兒。瓦曹思不花
奏。乃者木憐等三十二站消乏。欽蒙遣使賑給鈔二千錠。米二千石。今聞
闊闊出擇憐之外。六站困乏尤甚。貧戶之粮。力不能致。乞令站戶之有牛
駝者為之運送。奉聖旨準。都省給降鈔米。從通政院遣使給散去訖。 二
十五日。中書省奏。闊闊將傳旨。先立中政院時。曹與鋪馬聖旨。在後革罷
中政院。其聖旨盡行拘收。今改立興內院。復給起馬聖旨。今中政院既復
立。可將興內院鋪馬聖旨。於都省送納。以前時拘收聖旨。回付中政院。欽
此。竊照先立中政院。計與一百一十三匹。共四十道聖旨。與內院減半。給
與五十六匹。二十道聖旨。今將興內院名字所與者。拘收別寫中政院名
字八十匹聖旨與之。若何。奉聖旨準。 是月。保定路言。定興等驛至栢鄉
皇慶二年旱災。人民至食木皮草叢。路當南北衝要。使客繁多。車力不敷。
鋪馬損斃。站戶當役不前。逃竄者眾。若不補換賑濟。誠恐廢壞站赤。都省

議得良鄉至栢鄉。馬站一十二所。車站六所。每馬一匹。支易米錢中統鈔
三錠。車一輛。支鈔六錠。總支六千三百錠。以賑之。奏準聖旨。差官馳驛。同
各處正官。照視各站實有車馬數目。欽依給散。所據在逃人戶。督勒合屬
招諭復業。馳鈔脚力。依例應付。 三月十五日。中書兵部。準提調印經官
關。欽奉聖旨。已印經文。選差古兒赤王安童寶兒赤脫大赤等。前去江西
江浙等處散施。請給驛事。又都功德使司關。奏準杭州所進品次錄等經
文。委乞法師從弟二人。送至李王朝漢河西僧寺。合用站車鋪馬。省部應
副。都省照擬。去年差官諸路送經者四十餘起。猶有未回。保定等站困值
水旱之災。人戶逃徙。其送經人員。多因還家營私。既非公選。必擾僧俗。一
則郡縣迎接。妨廢公務。二則出無定處。恣其所向。三則事無程期。經年不
返。站赤消乏。皆由於此。二十七日奏。聞者遣使降香念經。所過行省路府
州縣。迎接。科斂僧寺錢物。以此之故。嘗奏所差者。每至城邑。與行省官開
經焚香繞單印闕。及將印訖經文。就令各處行省來使因便所去。今提調
印經官復奏。專使前去。臣等議得各處似此送經者太多。又端迎接科斂
之弊。今後宜令提調官。明具經數。所散何寺。從中書省公差有職役之人
送至行省。轉達散施。似為便益。奉聖旨準。都省欽依送兵部施行。 閏三

月二日崇祥院使野訥等奏所管平江鎮江兩路常住錢糧各設提舉司幹辦每處請給常行鋪馬二匹站船二隻奉聖旨鋪馬令翰林院書寫聖旨給與站船取於江浙行省本院欽依先咨江浙行省及翰林院出給站船鋪馬劄子後關兵部照驗本部呈上項提舉司係外路五品未有給降鋪馬站船劄子通例以難議擬呈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手劄付崇祥院拘收照會翰林院欽依禁止相應都省檢會諸衙門不得隔越中書省奏事之制送兵部欽依施行　六日中書省奏寬徹言塔失之城立站去年奏準支給駱駝一百隻馬三百匹以充轉送續有使臣自哈兒班答來進豹子者盡數起發鋪馬其時馬駝方從遠來脉力未充過川其間斃者太半未死將軍人馬匹當站今存者又無幾矣臣等議請死損鋪馬不可不補買之如今行省官驗其倒斃之數給價和買補買庶幾便當上從之　又奏哈兒班答也先不花等使臣進送蒲萄酒來者實頻驛傳勞費已諭典酒之官今後如何較量供送與都護府官議奏裁處奉聖旨準　是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本省總轄兩浙江東福建四道地廣且重使客頻繁近據杭州路照勘到在城馬站見在使臣五十三起日支分例計中統鈔八錠一十五兩有餘皆是各位下差來印經蓋寺求造供器灌徵田粮

等事每起給馬三五匹驛舍充滿僦賃民居動經年餘不還日來小請馬一百二十餘匹常支羊肉分例馬無停閑戶多死徙蓋是各位下及在內官府不經都省徑直遣使給驛以致斯弊又有於所起馬內轉移摘撥換易關文或朋增元判赤等馬匹因循不便宜從都省立法關防給驛優恤站赤省部議得各位下及諸官府除軍情錢糧急務量事給驛禁約出使人不得於所起馬內轉行摘撥朋添元判赤馬匹行移徽政院及合屬依上検察禁治施行　又大都驛及舊運糧提舉司步站所言各站驢馬倒死人戶逃竄今年旱澇闕食已接濟事都省以大都之驛繁劇甚於他處量擬每馬一匹日支陳紅粟五升舊運糧提舉司步站所撥車驢每頭日支粟二升接濟兩月大都驛馬九百八十八匹每匹日支粟五升兩箇月粟二千九百六十四石驢二十頭每頭日支粟二升兩箇月粟二十四石舊運糧提舉司車五百八十九輛每輛驢七頭計四千一百二十三頭日支粟一升兩月支粟二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步站所車一百九十四輛每輛驢八頭計一千五百五十二頭兩月支粟九百三十一石二斗　四月三日中書省奏給中統寶鈔一萬錠賑濟西番站赤勑皇慶二年十二月搠思班武靖王今貴言於宣政院請烏思藏朶甘思朶思麻三路站赤

近年以來馬匹病死人戶貧乏請聞奏賑濟事本院咨奉皇太后懿旨令與都省同議賑濟之宜檢會得至元二十九年元貞二年小只愛亦伯朶甘思烏思藏等站經值寇攘中書亦嘗給降馬牛寶鈔差官接濟今烏思藏等除小站七所勿論其大站二十八處遞送西番布施來往之使實繁人戶數少驛程近者不下三五百里年深未曾給惠宣院公議依例接濟又為在京錢物不敷定擬二十八站各給中統鈔三百錠總計八千四百錠若或不足就於宣政院所轄西番課程錢物內斟酌增給都省官啓奉皇太后懿旨宣政院官稽普等言前站重困非增多賑濟不可宜支鈔一萬錠以與之至如西番出產物貨及供奉於我者亦可增與整治站赤致此奏奉聖旨準上給降賑濟去訖　七日中書省奏通政院言脫忽脫大王位下撥出鐵里干站自闊幹禿至小只凡一十驛今春值風雪沙土鋪馬多倒死站戶乏糧祗應無從所出若不少加接濟愈見困乏今議每站各與白米百石中統鈔百錠令上都留守司通政院差官給散之上曰可　五月八日中書省奏功德使司言奉旨遣答里馬失里等前詣杭州僊靈等寺降香請給鋪馬臣等擬得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歲時降香固當乘傳將命其餘小寺院或所不宜合無罷行上曰答里馬失里勿去省差宣

使一人可也對曰此等寺院非大利上位如此欽旨恐不宜上曰朕實命之但勿令傳司遣使從爾差宣使賫行令後似此令人降香爾再奏者又奏杭州所進八藏經文前者月魯鐵木兒奏令送至河西之地移文省部逐旋發去令又奉旨復送六藏經文前去所慮大都迤西驛傳遞送西番僧人舍利往返頻數困乏莫甚請俟六藏經俟秋收之後除議發去奉旨令姑止之後秋收量各站氣力逐旋遣送　十七日中書左丞相阿散等奏保定真定二路所轄定興至涿鄉十站去歲值災田禾不收站戶貧乏逃徙者多有之若不整治誠恐疲廢風憲有司屢書陳說今擬至大四年已前逃亡消乏站戶於相應民戶內僉補委真定路總管馬思忽保定路總管教化二人提調毋令動衆其在皇慶元年已後逃徙者招誘復業　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御史臺言奏準行臺及廉訪司官之任今後不以遠近往回咸許給驛其去也則從此給降起馬聖旨回時驗所受宣勑但令所受宣勑但令所司依元去驛馬數目給據應副臣等議得遠方地面之任回還合與驛馬船隻已有定例已只依先例行之奉聖旨準　二十二日中書省奏在前典瑞監除金字圓牌外復有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將此聖旨納于翰林院以此金字圓牌遣發不敷續已奏請增置五

十面。自去年以來。但干細務。并商賈之事。皆佩圓牌而行。至今未收入者有之。蓋圓牌遣使。初為軍情大事而設。豈可濫給。自今餘事求給牌面。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上曰。卿等先取勘數目。安有此理。今後只令軍情公事。差使者。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先為西邊過川兩界軍人馬匹傳送頻數。物力消乏。已嘗奏准。各與馬三百匹。駱駝一百隻。以當站役。尋值風雪勞瘁。丧馬一百九十九匹。駱駝二十四隻。今甘肅行省來請補買。臣謂彼方川石之地。馬駝之斃可知。若不補置。必損軍力。宜令行省隨所闕者補之。不敷之數。部用軍人馬匹添助。上曰可。　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前者以西邊川地。軍人當站消乏。奏准令甘肅行省買馬駝應副。又遣仍進復蒙古站戶當役。今本省回咨。欽遵上命。追究元當站荒吉剌準行哈等戶。仍令復役。及於曲尤沙州瓜州上戶內。僉補一百戶。以充察巴站役。既而諸王納忽里執把聖旨。云屬本位下種田戶。有司不得侵犯。於所僉站戶內。指擇位下戶計者取去。咨請照詳。臣等謂元降聖旨。止以百姓數目屬之。豈可不令當站。合依元僉民戶。仍復其役。奉聖旨准。　是月。中書省奏。通者議將元僉站戶。發還答失蠻當站。數內有四枝滅吉憐氏。或稱屬阿八赤。昔寶赤。以避役者。據諸王南忽里來文。稱當時百姓衆多。故充阿八赤。昔寶赤。今百姓數少。合令當站。此議誠然。又滅吉憐民有散居各處者。宜從彼省與南忽里差人收聚。悉令當站。奉聖旨准。　十月十九日。中書省奏。整治運北軍糧。今闊鐵里千站地草生。計時合給戍軍錢物。須藉站力遞運。公議自大都至李陵臺。漢地之站。各與鈔一百錠。鐵里干至和林蒙古站。各與鈔二百五十錠。桓州灤陽兩站。各與鈔七十五錠。總支鈔一萬錠。前去給散。上曰可。　二十四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備西臺監察御史言。甘肅納憐驛。係蒙古軍人應當。專備軍情急務。其餘非關緊要。但懸金銀圓牌。往往取便經行。若不禁止不可。下兵部通政院議。今後除懸帶金銀字牌面。通報軍情機密重事。使臣經行納憐站道。其餘一切出使人員。俱合兀魯思兩道漢站遞送。及葡萄酒。依在前年例。令驗駝般運至漢站接遞赴都。誠為便益。都省准呈。　二十七日。中書省奏。乃顏叛亂時。水達達女直等站皆廢。續為進呈海青。故收聚舊來站戶。及僉撥閒元路編民。乃顏戶計。同當站役。已經奏准。世祖皇帝聖旨。但是已當定站戶。諸人毋得替換。今遼陽行省來言。開元路官以王雪兒等。驛程遙遠。擬於水達達萬戶內。撥一十五戶。衆代王雪兒等。共當站役。蓋緣前站乃世祖皇帝定制。毋得替換。是則水達達戶內不當差撥。止合王雪兒等。依舊

當站。奉聖旨准。　是日。中書省又奏。西番僧乞剌思八班等六人。元起鋪馬十一匹赴都。今欲回還。止有三人。復索元來馬數。兵部止給八匹。駞馱過重。行至涿州。為監察所劾。每馱稱斤一百七十。事下刑部。詞伏。擬杖六十七。宣政院官倫普言于上曰。是僧遠來。所將囊橐。乃上所賜物也。以此過重。請增鋪馬三匹。遣令回去。奉旨准。　又奏。西番僧人馱子定例一百斤之上。多令負載。今所馱過制。多索鋪馬三匹。罪當六十七。臣等以為僧人權擬免罪。多索鋪馬。不可復給。若有御賜之物。則從驛傳。每馱不過一百斤。其餘錕鐺之貨。不得以官力行。上曰可。　又奏。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戶府。掌屯田公事。請給差使鋪馬聖旨。內起馬二匹者二道。一匹者四道。奉聖旨與之。都省送兵部。行移翰林院。欽依譯寫給發施行。　是月。兵部呈。為保定中山真定等處站戶消乏。西僧給驛繁數。人馬被害。宜從都省劄付宣政院。行下土番宣慰司都元帥府。移咨陝西行省。令臨洮府等處脫脫禾孫。欽依累降詔書。分揀禁約。毋致泛濫重載。及令御史臺照會廉訪司。查勘各站遞運使臣。糾其非違。都省准擬施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翰林承旨滅怯禿等奏。諸府官。各枝遣使。先定鋪馬。賫別里哥來索起馬。聖旨從之。則為數過多。不與則憚違上命。今後乞依都省定例。隨其品秩。出給鋪馬。無品級怯薛人員。給馬四匹以下。本院議。書四品以上者奏。又其餘官府。不經都省。照會求起馬聖旨者。亦乞止之。奉旨若曰。卿言是也。可移文都省。遍行諸官府知之。　十二月三日。中書省奏。通政院言。納憐一道二十三站。人戶闕食。請接濟。事。臣等議。得當站之人。各與三月口糧。近倉者給以米粟。去倉遠者。量價給鈔。上曰可。都省遣使與甘肅省委官。親詣二十三站。取勘戶數。每戶五口為則。少者從實。大口月支二斗。小口月支一斗。接濟三月口糧。就於各處附近倉分見在糧內支給。去倉遠者。照依時估準支官錢。支訖米三千七百六十七石四斗。鈔五千二百七十三錠二十兩。　是年冬。通政院準也可扎魯花赤口千。僉通政院事。那懷言。木憐站道。衰苦鹽泊至劄哈站。今歲天旱。禾苗不發。戶口饑饉。鋪馬羸損。凡有使客。靡不失措。所以賑濟人馬芻糧者。院官其圖之。又據興和路脫脫禾孫申。苦鹽泊至燕只哥赤斤等四站。經值霜雹。阿察大都至寬迭憐不剌等五站。自春至秋。旱暵無雨。禾草不生。站戶消乏尤甚。皆請接濟糧料。本院關兵部。照九站實有戶口馬匹。接濟米粟。似望不致廢斷。本部以前站。即與川中察罕怯赤海等一十七站接連。彼既接濟。此亦一體。具呈中書省區處。都省奏准。每站各與糧一百五十石。令通政院差官

同河東宣慰司寬前去體勘。分別端的。貧下站戶。就與附近官倉支付。去倉遠者。驗時價給鈔賑之。　二年正月。翰林院欽奉聖旨。換寫諸王沙藍常川起馬四匹聖旨。除欽遵外。緣遣漢字換目呈省。都省再議拘收。行據本投下遺路民匠總管府申。年例五戶絲於大都關支。其陝西奉元路所設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掌拉怯憐口戶。辦納軍器皮貨物色。及河南府路人戶賦稅。每年差官欽賫起馬四匹聖旨前去各處催徵。於八月內持奉聖旨。令沙藍大王赴迤北擣海住冬。去訖。即目春首。方當催辦。如蒙照依前例給降鋪馬四匹聖旨備用。似不失悞。令賫元降起馬四匹聖旨一道回納省庫收貯。省部議得本位下元給起馬聖旨。既以拘收。令後果有合行差使鋪馬。從本府申部呈省應副。　二月二十四日。宣政院奏。諸出使西番者。自京兆臨洮府。附帶碧甸子。銅罐撓襟。靴復裝馱鋪以營市利。如此冗濫。合令京兆臨洮府。洮河所設脫脫禾孫提調檢察。果有商販之物。來使科罪。其貨沒官。奉旨準。　是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等奏。諸王公主駙馬頻數遣使前赴西番之地。以故站赤困乏。皆不奏聞。恐宣政院隔越中書遣使。乞令省約奉旨可。委臨洮府能幹脫脫禾孫一員提調。二十七日。中書省奏。前者翰林院奏奉聖旨。今後依都省定例。隨品秩出給鋪馬。無品秩怯薛人員給馬四匹。以下。本院區處。四匹以上。奏。臣等已集衆文。今議依先例。諸王駙馬并蒙古各千戶。合給鋪馬聖旨。翰林院議之。除此之外。諸官府庶務遣使。乞依舊制。令白於中書。然後行之。制可。是日。中書省又奏。去年典瑞監為差使金字圓牌不敷。增造五十面。當時曾奉聖旨追究。往前已發來納之數。且謂今後非軍情事。不得差使。未幾典瑞取勘。初置圓牌總二百七十二面。自至元十五年以後。給付諸人。未納及值諸王失列吉要木忽兒等。叛亂。賫帶前去。或為元會思隱占行使者有之。難以窮究。以此世祖皇帝。不用舊來牌面。別置此項圓牌。及造小圓書鈴印馬數以為記驗。今請依前旨。金字圓牌。除軍情大事外。不令差使。似為便益。奉旨是也。宜令追之。都省欽依行。移各處照會施行。　是月嶺北行省咨。往回官員御史止依品秩應副站車。邊方酷寒重地。實比雲南福建風土不同。皆依舊制應副。元來鋪馬站車回還。處見優恤。省部照擬。元行舊例。職官依驗元去鋪馬站車數目應副。令譯史宣使人等。元給頭馬二匹內量減一匹。鋪設站車一輛。回還相應。回咨嶺北行省。依上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通政院準木憐站天不剌察罕忽魯禿察罕腦兒赤海三站。言。從壬子年至今天旱。易草不生。去年遞運軍器。雖曾給散鈔物。皆

以銷用。自冬徂春。連值大雪。黑風飄散積草。鋪馬缺食倒斃。所存不過二三十匹。以供走遞。大率羸瘠。亦將死損。馳驛者既已失悞。遞運又且住滯。站戶及妻子往往餓餓喪亡。乞救濟事。本院關部。議得川中阿失不剌等三站。接連嶺北一道。通報軍情緊急重事。擬合斟酌接濟。具呈中書省。議得每站增給馬五十匹。准支價錢中統鈔三百錠。從通政院委官關領前去。同河東宣慰司官。給付各站買馬當役。仍接濟米粮各一百石。以給貧下站戶。就於靜州等處倉內放支。其去倉遠者。驗時直準鈔與之。於四月十七日奏奉旨。準　二十六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左丞相阿散等啓。於皇太后。行幸之時。沿途納鉢常令準備車輛。或先期一月之前。當主鋪馬俟候。致令頭匹損瘦。人奪衆時。臣等今議。起發之時。各枝合與車輛。就此應副。其沿途納鉢增索之數。不須與之。已奉聖旨準奏。故再啓請。奉懿旨。勿與可也。都省敬此。送兵部依上施行。　是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平江路站赤。多有各投下差來使臣。催徵撥賜田粮。日乘鋪馬。坐食分例。動經半載不去。其田既有差設莊官。合無定擬不須差官。就令莊官將狀到粮斛變鈔起解。實省鋪馬祗應。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所言出使人員。巧在都徵政院等官府所遣。而各處俱有所屬之司。回咨江浙行省。照勘差去官。委有所屬司存。照依定例。大事應付首思鋪馬八日。小事三日。除外不許支給。其無所屬。及各投下人員督責。有司欽依至元新格程限。早完其事。發遣以行。　五月。武備寺言。蒙古行營甲匠戍達到皇慶二年皮甲一十九副。照依年例於保定路取給鋪馬一匹。站車一輛。本路教化總管為押運人。別無欽賫聖旨。不準應付。有礙起納。本寺卿闊闊出等奏。奉聖旨。軍器乃大事也。何故阻之。可移文都省。下各路。令後納皮甲鋪馬。毋得阻當。請欽依施行。兵部以武備寺隔越中書奏事。干係政務。上項皮甲。即係年額之物。若押運人員。欽賫聖旨。依例應副鋪馬。如無則以伕使腳力起發。以此議得。今後軍情急務。起發軍器等物。押運人員。果合乘驛者。於本路已降差使聖旨內。就便給發相應。呈蒙都省準擬。遣送兵部依上施行。仍關武備寺回奏。　六月二十日。中書省奉旨。遣朵鱗也先帖木兒亦納失里往五臺散蕃齋。給鋪馬一十五匹。又遣闊兒魯班丹等至五臺山開讀藏經。給馬八匹。欽此。擬給金字圓牌二面。左丞相阿散。以為舊制金字圓牌。乃軍情大事所用。今讀藏經。散蕃齋。恐不宜給。二十二日。尚書乞塔。以其言奏聞。奉旨權宜令去。今後軍情公事外。其餘毋得行用。中書省送兵部欽依施行。　二十五日。平章察乃。通政院使寒食等奏。哈思哈那元一十四站廢絕。奉聖旨。每站各與馬一百匹。每匹價鈔六錠。計鈔八千四百錠。都省欽依給降。委

通政院判帖木兒不花。前赴各站給散訖。　是年冬。湖廣行省。備興國路判官朱承直言。江南赴任及任回官員。宜令鎮守軍官。巡尉捕盜官。相參防送。所至於官舍宿泊。量給衛食。庶使往來。且免盜賊劫掠之患。中書兵刑部議得。鎮守巡尉司弓兵。本以禦賊盜。若令防送往來官員。有妨警捕。加之各處年銷錢糧不敷。難議供給衛食。宜令所在官司驗所批宣勅文憑。止宿官舍相應。都省準擬。　三年正月十四日。都功德使輦真乞剌思站班奏。奉聖旨。捌思羅師父門徒唆南監藏者。欲回朶甘思之地。本僧每年乘三十疋。爲此起建具送好事一月。其令省部斟酌應副鋪馬以行。兵部議得。所索鋪馬。別無欽貴御寶聖旨。具呈都省給降。　四月十二日。丞相阿散。平章李道復兀伯都剌等奏。班吉幹節兒講主之下。三丹講主有疾。奉旨令同輦真乞剌思師父回還西番。三丹及其徒共四人。起鋪馬四疋。又捌思羅師父徒弟唆南監藏等六人。起馬六疋。都省見存鋪馬聖旨不敷。若與此僧。亦難拘收。合無定擬。西番回僧。令嶺林院斟酌撙節譯寫聖旨與之。奉旨準。都省欽依施行。　二十六日。通政院言。納憐二十三站消乏。除兀忽兒月良九站已濟另粟外。哈溫至東勝一十四站。未有興甘肅行省非奉都省明文。率不津濟。令每站有馬二百疋。去年天旱無草。靡不瘦瘠。設有軍情給驛。豈不失悞。都省遣本院通事徹里前去甘肅省等處給散料粟七千九百九十六石七斗。　二月二十二日。武備寺言。于中書省。本寺統領各處局院。催督軍器。舊制上都大都各給鋪馬聖旨八道。去年拘收入省。嘗以軍器公事爲重。奏奉聖旨。累次移文兵部。請給不至。今次軍器趣起難俟。兵部取發請依已降聖旨。早賜給降事。都省送兵部。照得皇慶二年七月二日。已經奏準聖旨。除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徽政院也可扎魯花赤外。其餘衙門鋪馬聖旨。皆令拘收。若諸再與。似成偏負。如武備寺果有差遣。移文都省給驛。除欽遵外。合令武備寺依上施行。

六月十一日。將作院使哈撒不花。傳奉聖旨。朕聞諸王駙馬。各枝兒遣使至五臺降香。及西番僧人指以降香遊五臺爲名。乘占小鋪馬站車。多取分例。使堅州臺州兩處官司。百姓枝擾。其令殊祥院分揀各枝來使僧人。有事者。量給鋪馬分例。無事者。三日之外不得給從彼赴都之人。亦分可否給驛。中書省宣政院功德使司。皆分移文照會。欽此。殊祥院移關兵部依上施行。　九月。湖廣行省備廣西道宣慰司言。遠方之任官員。父母亡沒。其兵丁憂回家作闕。郤令自備脚力跋涉江河。若貧窶無力。留滯遼遠有失親喪。誠可憐憫。兵部參詳。合準行省所擬。照依已定品級。陸路長行

馬疋舟粟水路斟酌應副站船出還。相應。都省議得。見任遠方官員因病作闕。難準所擬。弃喪丁憂人員。照依任滿得代一體應副脚力出還。移咨行省。及下兵部依上施行。　是月。江浙行省咨。差撥祗應庫子。令各路照勘正貼戶。實有餘糧。除下戶外。下至十石。多者積算。通融計日應當。周歲輪流一次。請照驗事。都省準擬。回咨依上施行。　十月。衛輝路言。于河南道奉使宣撫。及本道廉訪司。本路車站正當衝要。所設車一十五輛。遞運不敷。竊照鄣郡彰德路。宜添站。頭置車二十輛。即與本路一體。無本路水站置船三十隻。人丁二百五名。雖備而少用。奉使與廉訪司公議。摘除站船一十隻。人丁六十名。每船二隻。丁一十二名。改設站車一輛。總增五輛以備遞運。官民皆便。至省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既經奉使宣撫。及本道廉訪司定論準擬。依上施行。　四年正月九日。通政院使木吉等奏。苦鹽泊至迭連不剌九站。消乏之數。內寬迭連不剌嘀塔兒兩站。馬戶爲叛戶所奪。來請接濟。臣等議得。彼處答吉倉見貯官糧。其閒七站。已各與米一百石。可自取之。寬迭連不剌嘀塔兒兩站。各與一百五十石。就令答吉倉佃戶送致之。仍委都事完者帖木兒給散。奉旨準。總計給米一千石。　二月一日。通政院使塔海忽都魯。太僕寺丞。幹羅思奉使回奏。整治帖里干站。亦自阿蘭至小只一十六站。給散馬五百八疋。駝二百五十五隻。先是上命幹羅思馳驛拘刷民間馬疋。以給帖里干站。如無。則與係官馬駝。及於阿木哥稗兀阿思罕答剌哈兒等。斷沒駝馬數內支給。至是返命。既而太師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兀伯都剌拜住等。又奏。前者以帖里干站消乏。欽遣塔海忽都魯接濟馬駝。令聞各站頭疋又復瘦損。太后懿旨。嘗令整治之。請就上都庫。支鈔五千錠。遣通政院使撒台乞兒海牙二人。前去買馬接濟。奉旨準。都省給降鈔五千錠。買馬八百三十四疋。分給帖里干三十站當役訖。　十四日。御史臺奏。行省官之任。除合給鋪馬。又復應副車輛脚力。今西臺赴任官。合依前例鋪馬之外。大夫給車三輛。中丞侍御二輛。治書一輛。以後爲例。奉旨可。移文都省施行。都省照議行省之任官除合起鋪馬外。丞相平章。例給站車二輛。左右丞。參政。車一輛。令次御史臺。奏準行臺之官。站車俱爲通例不同。劄付本臺就便回奏。下兵部依例應副施行。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遼陽行省。懿州不應支過皇慶二年使臣上馬分例鈔四十七錠。三十二兩六錢四分。已擬減駮追理。令本省咨請出使人員上馬分例。擬合減半支付。所據前鈔係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前減駁之數。伏請欽依革撥。已後減駮數目。着落追徵。本

部議得出使人員經過止宿已有祗應通例既已上馬又需當日分例似
涉重復合咨遠陽行省更爲照勘減駁又通分例如委係延祐二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詔赦已前事理依準所擬欽依革撥已後不應又通數目着
落當該人員追徵還官相應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九月大都路良鄉驛
言自閏正月二十五日涿州驛送到晉王位下來使鎖兒等四人又西番
大師加瓦藏卜等七人到驛各索走遞馬匹提領百戶昝祓鞭箠越次選
取驛馬供給二月一日復有西番僧短木察罕不花八哈失等二十一人
起正馬三十二匹回馬十匹需求走驛馬匹箠撻站赤侍威選馬無所控
訴竊照本驛置於輦轂之下南北衝要供給浩繁似此被害何以堪命乞
禁治事省部照擬得國家設置驛傳所以通達邊情備急務近年以來諸官
府給驛繁數站民匱乏至於今歲尤甚且大都南北六道站赤比之各省
又重焉之朝廷每加優恤今此所陳良可哀憫若不嚴行禁約誠恐遍臨
站戶逃竄廢絕站赤深爲未便都省出榜諸站及下各路依上施行仍咨
行省一體禁治 十月甘肅行省言本省地在極邊往來經涉沙漠官吏
人等之任已蒙給驛任回則備己力人稀路迥所過艱險比之嶺北荒懸
尤甚如準已擬除所轄居住人員不須應付其得代出境者照依嶺北省

例官爲給驛回還使庶官得受均惠無回顧之憂誠爲合義兵部參詳本
省道遥不通舟楫如準所擬本處土居人員不須應副其餘任回官員脚
力照依嶺北省例職官驗元去鋪馬站車應副令譯史宣使人等止給鋪
馬一匹站車一輛身故家屬一體應副回還相應都省議得甘肅行省任
回官吏除犯贓解任者不給外餘人並依元去脚力回還餘準部擬移咨
甘肅行省依上施行 是年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
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戶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比之軍民官非
輕細得其人則戶安事集非其人則民困事隳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
貪鄙得以縱私廉能無以激厲站赤消乏職此之由今擬各處館驛除令
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敗事者依例追斷倅罷廉能者雖歷三載聽民
舉留庶望所任盡職站赤相安都省準擬遣送兵部依上施行 五年二
月十五日中書省奏帖里千站赤老溫哈剌至察罕曲律阿荅出等一十
站馬駝損斃今議各站給與駱駝二十隻每隻價錢中統鈔二十五錠委
官前去收買給散各站相應奉旨準都省差通政院經歷伯都前去買給
駱駝二百七十二隻 十二月二十六日通政院使察乃失剌脫端奔通
政院事八的兒等奏世祖皇帝時給發圓牌聖旨驗差劄起與鋪馬令來

官府書立印信業驗方準給馬數急使住滯失悞公事奉旨可依舊制給
與使臣圓牌聖旨各驛驗差劄起與鋪馬不須立案 六年正月十日宣
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八剌脫因荅兒麻失里等奏烏思藏納憐速古兒赤
宣慰司言往者烏思藏等站赤消乏嘗奉上命每站與馬一百二十匹準
支價錢今來各驛消乏尤甚雖議於曾充富民之家抽分馬匹應副恐不
能濟已津濟物力又奉帝師法旨烏思藏撤思加荅籠宋都思亦思荅四
站無營盤數年田禾不收頭匹倒死至甚消乏叢卜八國師等并宣慰司
數次移文上言在先世祖皇帝成宗皇帝時以此數站消乏曾令官給物
力今宜依先例濟之臣等議今不賑濟直至斷絕部行翔立愈見費力乞
依先例賑給奉旨準欽此本院具呈都省於三月四日奏四站各與五十
匹馬價每匹六錠上從之總計烏思藏撤思加等四站每站馬五十匹該
價錢中統鈔三百錠計一千二百錠盤撒思加荅籠宋都思亦思荅 四
月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官稟說帖里千站道內伯只剌憨
赤海兩站頭匹倒死失悞走遞又苟赤人也速荅兒以己馬七匹與伯只
剌站添力事於三月二十九日參政燕只哥通政院使允曾哈帖木兒等
奏每站各與馬五十匹接濟奉旨準又奏也速荅兒回賜表裏奉聖旨可

賜銀一錠以勸後人欽此遼北收買驛馬每匹給中統價鈔六錠欽奉前
因都省議得上項馬匹委上都留守司達魯花赤只兒哈郎留守賀閑府
不妨司事提調與通政院官照依官定價直就便從宜欽依收買堪中馬
匹責付各站走遞毋致失悞具收買交付訖馬數日期用過價錢通行呈
省所總回賜也速荅兒銀一錠於係官銀內支付依例除破 七年四月
四日參議速速以丞相帖木迭兒之言上奏前者爲諸王駙馬乘驛聚會
之故致治東西兩道站赤與訖物力令諸王次各歸鎮地當此站赤消乏
之時越過徵求分例草料乞各與鈔二百錠奉旨準 二十九日參議速
速奏昨奉旨令寫進通政院兵部所管站赤緣由沿革來上今謹進呈上
覽畢曰世祖皇帝時達達漢人站係通政院管領今可依舊制悉歸之通
政院 五月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拜住等覆奏上曰
可依前旨令通政院領之 九月十四日通政院判官伯帖木兒奉旨赴
木憐站取勘貧富站戶數目呈省區處 十月十七日奏請接濟貧戶上
是而從之都省委官與本院同知不顏前赴木憐三十一站給散訖中統
鈔三萬八百錠糧五百石 十一月通政院官孛樂解等奏奉聖旨節該
世祖皇帝時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例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近年令

州縣管領。似此站赤受害。今可依前例。皆令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省部欽依施行。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納憐道哈剌孔孫脫脫木孫。各滅拙辭言。哈剌溫至哈必兒哈不剌一十四站。初無田土可耕。自薛禪皇帝時。官給馬匹草料。站戶口糧。延祐七年。八月以來。雪重草死。官無芻粟。以致馬匹瘦弱。遞送驛傳。請接濟事。都省差通政院官使朵兒赤。赴甘肅行省。河東宣慰司。給散訖粟料三千五百六十四石。　二年通政院言。近年諸官府遣使。皆執聖旨。及差劄起馬。中間泛濫。無憑稽考。今後除樞密院。御史臺。也可扎魯花赤。宣政院。徽政院外。其餘遣使給驛者。合遵至大四年已降聖旨事意。經由省部。關會本院應副。省部準擬依上施行。　三年正月一日。中書右丞相拜住。左丞速速等奏。和林之南。沙蘭禿等六處馬站。連年經值風雪。芻草不生。人馬瘦乏。合無差官驗勘戶數。每戶接濟中統鈔三十錠。奉旨準。都省差同知通政院事亦憐真馳驛。至沙蘭禿等站。給散訖鈔六千二百錠。段匹折鈔三千一百錠。　泰定元年。三月一日。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左丞相倒剌沙等奏。帖里干木憐納憐站赤。因諸王駙馬。往居薛地聚會。頻取物力。以致消乏。臣等以爲站赤乃當時之急務。一次整治有法。站戶累歲獲安。今令通政院分揀貧富等差。其有馬駝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爲有力。餘無此數者。官給中統鈔五十錠。補買與之。及又半年口糧。下年孳畜蕃息。可爲久計。奉旨準。都省欽依委官分道馳驛前去。給散訖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四石八斗。　木憐道三十八站。鈔八萬四千五十錠。糧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石二斗。　納憐站道二十四站。鈔四萬一千七百五十錠。糧八千九百二十石八斗。　帖里干五十七站。鈔八萬七千五百錠。糧五萬二百九十石八斗。　三日通政院使察乃脫兒赤顏等奏。世祖皇帝時。漢地站赤。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在後又令州縣官領之。既而站戶受害。依舊從各路正官提調。州縣不預。至治三年。英宗皇帝行幸五臺之時。左丞速速同知不顏復奏。令州縣提調站赤。今站戶告言。既隸通政院。又屬州縣官。於已誠有不便。臣與右丞相旭邁傑等共議。但凡政事並依世祖皇帝定制。已書詔告天下。今次站赤。止合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毋令州縣官領之。奉旨準。　六月十日。詔書內一款。軍國之務。站赤爲先。除達達站戶消乏。已令接濟外。春秋車駕經行處所。使客比之他處繁多。大都上都自備首思者。每站給中統鈔二千錠。與和宣德。拘該漢站。各一千錠。驗戶接濟。仍仰中外諸司。各務撙節。不許濫行給驛。違

者。依條治罪。中書省下兵部通政院。賑勘到合接濟一十六站。給降中統鈔二萬九千錠。遣尚果奇丞脫脫。通政院都事哈剌章。支散訖。　上都至大都昌平等一十三站。支鈔二萬六千錠。　興和路三站。支鈔三千錠。　二十一日。通政院使察乃等奏。春秋往來上都。各供帳內馬駝有闕。全仰站車以行。隨駕官府。及各枝人員。每年起發鋪車。站戶苦之。令將起離上都。回還大都。各供帳所須鋪車。欲乞矜憫住罷。令中書省應副車輛頭匹。其餘各枝官員。悉令自備物力起行。可否取裁。奉旨準。　二年六月。兵部侍郎劉秉德言。諸王駙馬。各投下。今驛實繁。及隨朝諸官府。多有不拘鋪馬聖旨。凡遇遣使。假公行私。徑赴通政院給驛。擬合從新分揀。諸王駙馬各投下鋪馬劄子。撙節與之。不許似前泛濫。除樞密院。御史臺。也可扎魯花赤。宣政院。詹事院外。其餘官府應有鋪馬聖旨。盡數拘收。果有公事給驛。移文省部應副。不經省部者。不得給。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察。相應。省部準擬施行。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中書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京畿道奉使宣撫言。昌平縣站戶差役頻數。自備祇應。以故物力消乏。漸致逃徙。臣等詳照往年。其地田禾不收。又爲路當衝要。驛傳倍費。累嘗奏降鈔定津濟。今國家雖乏錢糧。亦宜賑恤。設若隳廢。愈難整治。請撥鈔二十錠。委官驗貧富多寡給散之。奉旨準。　又奏。驛傳所以通報國家急務。近年以來。西番僧。及工匠之徒。泛濫給驛。是致站赤疲弊。今後此徒。凡有不切之務。乞禁止給驛。事果急速。三分車馬之數。應副一分以行。仍準當該官司公文起遣。似爲允當。奉旨準。　四年五月十五日。通政院使脫亦納失龍厌等奏。上都周遭草地。及各站牧馬地內。舊例馬牛外來者。執之以供驛傳三日。後回付畜主。羊口入禁。沒爲館食。今議若畜主不出識認者。合擬作不蘭奚數收係之。奉旨準。　是年。兩浙江東道奉使宣撫言。站赤消乏。兵部議得。各處水馬站赤消乏。例合有保勘不干礙五品官體覆。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依例僉補。然行移之間。爲無所立程限。往復淹延。民受其害。今擬從中舉日爲始。至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畢。定期一歲完備。違限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察。省準適行。　明宗天曆元年九月。通政院言。方今海宇混一。庶務浩繁。百色所需。全藉鋪馬辦集。近因迤北軍馬。將薊州。夏店。昌平。良鄉。涿州。通州。并北口。榆林。洪贊。雷家等站闊散。焚劫畜產房舍殆盡。今稍平定。諸王駙馬。各枝朝賀使客頻數。供給日繁。若不拯濟。恐致失誤。請以各路刷到馬疋。量給各驛走遞。都省準擬。一十站總撥馬八百四十七匹。大都驛馬四百一十七匹。良鄉馬五十匹。涿州馬五

十匹。昌平馬五十匹。榆林馬五十匹。洪贊馬五十匹。雷家馬五十匹。夏店
馬五十匹。薊州馬五十匹。通州馬三十匹。　十月二十四日。太保左丞相
別不花。郎中牙不忽等。特奉聖旨。河南。江西。湖廣。三省。行捕天鵝。乘驛進
送頻併。站赤甚苦。今後斟酌進一兩次。其餘加意鹽淹訖。以驛舟進來。今
都省移文諭之。欽此。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行省腹裏。凡起運金銀鈔
錠匹帛諸物。俱有定立程限。近來往往違期不到。以致河水結凍。舟揖不
通。却暫拘該有司差倩民車。和雇脚力搬運。不唯破費官錢。重勞民力。其
間弊病多端。蓋因各處官司。不爲用心揀人押運。或至站所。不即給船。停
滯遷延。於事未便。都省議得起運物色。各處提調正官。首領官。須要照依
元定程期已裏。差能幹人押運到都。如依前違限。定將押運官。庫官。庫子
等痛斷。及取當該首領官吏招伏究治。拘該站所。運物至彼。剋時給船。若
遷調怠慢。刁蹬停滯者。亦行斷罪。仰依上施行。　十一月十日。右丞相燕
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䑰。通政院使寒食等奏。昌平。榆林。洪贊。鵰窩。赤城
龍門。獨石。夫八兒禿。昔寶赤。李陵臺。桓州。灣陽。雷家。宣德。西驛白草。澗若
鹽泊小寨兒乞兒撒禿哈兒憨赤忙吉兒禿夏店。薊州。遵化。等二十三站
經值兵戈消乏。使臣頻數。站戶甚苦。乞賜矜憫。每站各與鈔五百錠。奉旨

準都省欽依委官。同通政院使幹緯。同知通政院事香山。欽依給散訖。
二年。三月九日。中書省奏。木憐帖里干站赤消乏。臣等議消乏甚者。與鈔
一千錠。次者與五百錠賑濟之。奉旨準。數內帖里干。木憐兩道。消乏之甚
者。亦乞烈等一十六站。每站各與一千錠。其忽蘭赤斤七站。各與五百錠。
都省委官。同通政院副使出出判官禿帖木兒馳驛前去散訖。　四月十四
日。左丞相帖木兒不花。亦都護。右丞徹里帖木兒。參知政事王結等奏。通
政院言。納憐四十七站消乏。每站擬乞與鈔五百錠。臣等議得消乏甚者。
各與鈔五百錠。餘站四百三百錠與之。奉旨準。都省差官。與通政院都事
哈散同詣二十四站。給散訖。鈔一萬一千三百錠。哈必兒哈不剌一十八
站。每站五百錠。計九千錠。渾禿等五站。每站四百錠。計二千錠。兀迷禿一
站三百錠。　十五日。中書省判送兵部。據大都申。大都至上都。一千里路。
起運伯亦斡耳朵顏料。并竹地席。和雇車輛脚價斤重。依例支付。覆實司
提舉楊奉訓。體度得大一統志內。大都至上都。止是八百里路。合依典故
改正。本部議大都至上都。里路跋涉山嶺。險阻崎嶇。車程搬運。難同坦途。
若依典故一槩定擬。似涉偏執。況無此例。脩行已久。合依大都路已擬相
應。　二十七日。中書省准甘肅省咨。鎮南管卜吹王位下。大兒忽禿紅城

兒兩站與荆王位下。蒙古七站。一路接連。見准都省咨文。接濟馬料。本投
下二站。若蒙依例應副。似不偏負。送兵部擬。合比依前例。官爲應副冬季
三箇月料粟相應。都省準擬。至天曆三年。正月。兵部別卷內。照得天曆二
年。六月二十一日。甘肅省言。先爲荆王也速不干位下。蒙古七站。求接濟。
量擬支撥冬季三箇月料粟。六千三百石。爲無見在。泰定四年折支價鈔。
致和元年。又行呈索。依例支付。今照得元奉都省咨文。止是量擬撥泰定
四年冬季三箇月料粟。即非常例。本位下自有設置倉敖。歲收稅石甚多。
況荆王位下槩管軍民最爲富庶。若以常例。官爲支付馬料。實是費耗官
錢。本部議上項七站。既甘肅行省言料粟。自世祖皇帝以來。不曾應副。本
位下多有錢糧。軍民富庶。如遇天災流行。站赤生受。合依行省所擬。從本
投下自行接濟相應。都省準擬。今照得鎮南管卜吹王位下。大兒忽禿紅
城兒兩站。告求接濟。已蒙都省準擬。移咨甘肅行省放支三箇月料粟。其
本位下與荆王位下站赤。即係一體。既荆王位下。蒙古七站。已經呈準。例
從本投下自行接濟。其吹王位下兩站。元準接濟三箇月料粟。擬合止當
相應。宜從都省移咨甘肅行省依例施行。　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中
書右丞徹里帖木兒。郎中也孫脫奏。鷹房總管府。言各路打捕戶。歲貢天

鵝鶻鵝準備進赴上都。及影堂祭供。兵部自正月不給驛馬。令乞自用總
管府鋪馬。聖旨差人各路依先例起解。奉聖旨準。欽此。都省仰欽依施行。
　六月二十六日。中書右丞闊兒吉思等奏。陝西省言。奉元路在城并臨
潼同官等二十三站。四年蝗旱。田禾不收。人自相食。若不接濟。即見廢絶。
每站乞與鈔四百錠以賑之。奉旨若曰。百姓消乏至此。微惠何能得濟。聞
來使之言。謂站戶饑荒。太半逃亡。於已擬各站四百錠鈔之上。議增給之。
仍啓于皇太子。就使差人前去接濟。然後奏聞。既而中書復奏。每站增給
鈔總爲五百錠。上從之。都省委官。同通政院僉院燮台。馳驛至奉元等站
給散訖。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錠。　八月十三日。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
政事欽察䑰。參知政事阿榮。趙世安等。特奉聖旨。站赤消乏。省中可與物
力整治。闌溢騎鋪馬者多。若不仔細提調。將愈致消乏。今省官內。令阿榮。
趙世安。兩人提調。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其餘大小衙門。不以是何公
事。差人乘驛者。令通政院稟通提調官。必合馳驛之事。仔細分揀。通省中
附簿。斟酌與之。不合馳驛者勿給。通政院每月發馬多少。明白開寫。關部
呈省。可通行文書諭之。欽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通政院使定住。寒食。同
知通政院事羊蹄。通政院副使出出等奏。八哈赤僧人等。無宣政院文字。

自索驛馬者多今乞有宣政院印信文字合與者仔細分揀與之奉旨甚
欽此關兵部轉呈都省施行 是日宣政院使完堅帖木兒脫因公哥筷
吉林伯顏也不干相哥失里同知宣政院事左吉等奏諸王駙馬及各衙
門無宣政院文書於通政院泛濫給驛差人赴西番者多以此沿途站赤
甚是消乏今乞無宣政院文書者不令應副鋪馬奉聖旨是矣抅該衙門
可行與文書 又奏西番三路宣慰司等官推稱起解講主呪師大醫荅
魯赤亦為私己之事來者多有若聽其如此站赤辛苦若用此輩人朝廷
住取之今後無聖旨無宣政院明白文書者乞不許來上仍令臨洮府宰
河脫脫禾孫加意提調如此來驛來者勿給驛馬計稟宣慰司官奏來奉
聖旨從之 三年正月十七日通政院使寒食言至元七年設立諸站都
統領使司十三年改陸通政院管領蒙古漢人水陸站赤至大四年以漢
站隸兵部本院止領蒙古站赤延祐七年又併董之大德至大年間為各
處站赤消乏差官僉補不失元額又屢奉聖旨整治撙節迄今六十餘年
未嘗廢弛去歲兵興通政院首先准備補馬欽迎皇帝於江陵使臣接踵
馳驛至都嗣登大寶干戈未息東至千民鎮蘆兒嶺北至虎北口居庸關
西至白羊峪紫荊關等處隘口軍兵守把應用軍器糗糧等物並給站車

輓運計用四千餘輛以軍情起馬一萬七千餘匹起洪贊榆林雷家三站
於昌平立黃花鎮石槽站摘馬走遞大都驛馬縱奪不數稟奉都堂鈞旨
摘撥良鄉涿州新城雄州河間站赤鋪馬赴都協濟本院官吏晝夜供給
未嘗頃刻輒離亦無分毫失悞平定之後站民之家室廬焚蕩人馬喪亡
無聊甚矣今承恩命賑濟以寧畧舉大都通州薊州夏店遵化昌平榆林
洪贊雷家良鄉涿州易州淶水馬步等站并北口蒙古站赤接濟訖中統
鈔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五錠糧四千六百四十六石八斗馬一千二
百六十匹駝五百隻 又護都忽皇帝還自朔漠豫王太平王荅剌罕太
師右丞相送寶本院官吏前去迤北蒙古站赤排辦鋪馬及差官赴陝西
奉元路等二十三站賑饑每站給散中統鈔五百錠計一萬一千五百錠
恭乞知之 二月二日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宣
使阿散起運福建運司鹽課鈔赴中書省交納天曆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辰時至保定路雄州驛令人等俱不在站久之李驛令張提領等帶酒引
百戶等二十餘人來至不肯照前站關文應副馱鈔馬匹牽馬人夫但索
差劄聖旨辨驗意恐催督恣行罵詈拷阿散至州衙知州首領官亦不助
力成就脫伕至申時仍前不肯應副就令牽馬人騎馱鈔馬起運至二十

三日到富寧庫寄收阿散已於天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具呈中書省省
發下通政院取問外本省歲辦一應錢糧軍器段匹并計置撰遣進呈諸
物俱有定立程限每年不下五六十運實為繁重全以宣使押運赴都設
置站赤專一遞運官物雄州站官不以官物為重故肆兇暴凌辱使人有
司不肯助力成就若不嚴加懲誡適行各處禁約慮恐已後做此看同泛
常阻滯未便都省送刑部議上項事理係在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已前
擬合欽依詔赦革撥宜令通政院遍行禁治站官人等今後敢有違犯痛
行斷罪相應都省準呈 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江南行臺
監察御史言朝廷設立驛站陸則乘馬水則備舟照僉籍民俾充站戶具
船馬備什物恐致廢弛令有司親臨提調廉訪司常加點視此誠良法也
近年以來各處官司雖有所管主鈔本數少不能充用又差人出使合減
省而不減省者有之不當給驛而濫給者有之差出之人搔擾站赤敺打
官吏需索錢物有司提調之官視為泛常廉訪司出巡之際置于度外是
致站戶靠損馬弱船漏什物廢壞卑職近因公差赴都竊見河間保定南
北站赤多有廢弛去處馬畫瘦損不堪走遞詢其所由蓋因兩淮起解鹽
本鈔本一運不下四五十匹驢馱甚重如一站馬匹不數則轉遞前站是

致靠損況令使臣往來頻併若不整治恐遇軍情急事遲悞關繫非輕行
臺看詳諸處站赤消乏積非一日況河間保定東西會于涿州直至京師
王為畢皆泛濫給驛雖有禁條然法行自貴近始當此之際尤宜撙節今
後在都應有給驛除軍情重事外如有宣喚官員非朝廷知識急用人才
必合乘驛者從中書省聞奏減省庶使站赤稍甦事關緊切不致少悞餘
準監察御史所言相應御史臺具呈照詳本部移準通政院關立站之由
本以宣布政令通報軍情急事近年以來各衙門不體事之緩急泛濫給
驛及兩淮起運鹽課鈔錠靠損馬匹今後除軍情重事必合乘驛外其餘
緩慢細事不許泛濫給驛兩淮等處起運鹽課舟楫既通合依舊例用船
遞運相應準此會驗到大元通制內一款大德八年七月中書省照得各
處行省不依都省元行往往泛給鋪馬雲南四川尤甚中間多有任滿得
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為名馳驛赴都因而求仕直
至得除馳驛回還不唯虛費官司亦例實恐遞漸消乏站赤深為不便都
省議令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究
治移咨各處及劄付御史臺體察又一款至大四年二月兵部契勘內外
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為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不

行差遣，歐安州縣正官，并得代不應差使，營幹己私之人，或以軍情為重，或以錢糧為大，或以貢物為急，驗其品職，多起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絶，站赤消乏，盖因於此。若不整治，深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勾當，應合給驛之事，須遣宣使奏差人員，量立程限，仍取甘罪文狀。在都諸衙門，如遇各處起納官物，計稟公事之人，依期發遣，事無壅滯，省減鋪馬。都省准呈，今奉前因，本部議擬到逐項事理，具呈照詳。本省議得，近年以來，各處馳驛，站赤主吏，盖因拘該官司，泛濫給驛，使客繁多，中間假公營私，往來沿途住滯，及不詳事體緩急，一槩走驟，倒死鋪馬。若不定立程限，從宜撙節，深為未便。今定擬到使臣日行馬程里路，禁治事理，仰遍行依上施行。　三月九日，中書兵部，準通政院關，天曆二年八月十九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站赤消乏，比及僉補以來，其令中書省撙節冗濫名件。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一切軍情緊急重事外，諸衙門應給鋪馬，必須經由省部通政院，毋得濫行給驛。欽此。本院乃京師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之所，置郵傳命，飛報軍情，遣關緊急，不為不重。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一切軍情緊急重事，欽此給驛外，其餘諸王公主駙馬，行省路府州縣，并各處納物回還者，往往赴院倒給站車船隻驛馬，別無所守通例，未審合無應副，宜令合干部分定擬明白，遵守相應。本部議得，在都諸司應給鋪馬，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外，其餘衙門，并諸王公主駙馬，欽依詔書，並須經由本部，斟酌所辦事務，撙節定擬合騎馬數，移關通政院應付。外據行省路府州縣，各處稟事納物回程，合給鋪馬站車船隻，如元來差劄前站關文，及納獲朱鈔，并差委公事回文，明白於例，別無冒濫爭差不應者，從通政院照勘，就便給付，相應。呈省準擬。　十四日，太師太平王荅剌罕，右丞相燕帖木兒，對通政院官傳聖旨，近者奏詔書，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外，其餘諸衙門差人，無省部文書，勿給驛。今若候省部文書公事，必至遲悞。奉聖旨，今後其餘諸衙門，不必經由省部，徑直移文通政院給驛，本院子細分揀，斟酌與之。欽此。本院關兵部，欽依轉呈都省照詳，連送本部，就行欽依施行。　是月，中書省準江浙省咨：監察御史言：江浙、江西、湖廣三省，水陸站赤，供給繁重，祗應錢物，不敷，以站戶餘糧內差充庫子，貼備祗待，似為靠損。合照依舊例，於巡慰司見役司吏內差充，二歲陞州吏，一歲陞縣吏。本省看詳，各處庫子，元擬餘糧站戶內輪日應當，尚且失悞，今改巡尉小吏管辦，關領官錢，中間不無侵漁，委是不便，如依舊例相應，送兵部議得，江浙行省水馬驛祗待庫子，既與腹裏事例不同，合準本省所擬，餘糧站戶內差撥，上下半年交替，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相應，呈省準擬。又太師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鐸、阿禮海牙、趙世延，右丞撒迪，參知政事知尚、祭文淵，參議中書省事忽都海牙等奏，兵部言，以站赤消乏之故，不應給驛者，省官分揀，見於皇帝登寶位之詔。在前賜田收穀，身故送喪之人，不曾給驛，今各衙門官員，為營私事，不肯遵守法度，擬取家屬，收拾子粒，遷葬娶妻，送靈嫁女，泛濫給驛，以致站赤消乏。臣等謂站赤本為轉達國家政令，通報邊境軍情而設。今後似此但凡私事，參三驛者，並禁罷，一切不應給驛者，依詔書體例，分揀為宜。奉聖旨：卿言是矣，可移文各處，勿令泛濫給驛。欽此。都省遍行照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站　站赤七

經世大典至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太保伯顏燕不倫撒敦等奏：行樞密院官薛怯解首領官椽史人等至無鋪馬之地，有合到城池，乞依在前行省官樞密院官例應副鋪馬行馬疋。奉旨准。欽此。本院呈都省，欽依施行。　八月兵部奉中書省判付：河南省咨河南道廉訪司言：河南府路車馬站一十五處，西軍劫掠，又值天旱，人民闕食，馬無草料，宜比陝西省奉元等站例，接濟一月料粟口糧。都省仰依上施行，差委宣使燕只哥與河南府路錄事司判官郭將信親詣各站整治馬疋。所轄州城連年不收，西軍劫討，站戶比之陝西尤甚。若候都省明文接濟，切恐困而斷絕驛道，必誤走遞，利害非輕。本路遞西七站闕少馬料，於河南府路見在粮內量撥二千一百石，每站三百石，及放支脚價中統鈔二百五十定，令本路委官提調，驗地里遠近分派各站，從便顧脚搬運前去，先儘遞西站赤，令有司提調，置立文簿狀粘，逐旋放支，周備秣養。新安、澠池二站闕少馬草，量撥中統鈔一百錠，每站五十錠，亦令有司提調，收買稈草，差人馳驛前去河南府路，委提調官趁賤收買，同運去粮斛，設法關防，依數放支，關咨照詳。送本部，呈元呈依陝西省奉元路已給各站料粟例，每馬一疋支料五升，草十斤，車驢一頭日支料二升，草五斤，人夫每名日支米一升，接濟一箇月。今河南行省比准都省咨文，每站先已接濟訖粮料，雖比元擬不同，既已支付站民，合准所擬，宜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照會相應。省准。　十一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山南江北道廉訪司言：撿會大元通制內，皇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奏，先奉旨差去各處使臣，并回外路官員，自索葡萄酒并酒，卻詐稱上位所賜，似此當加意計較。臣等謂今後上位知識在外官員賜葡萄酒并酒者，令宣徽院與兵部印信文書，卻令兵部官與送酒人印信別里哥文字，憑此前去。無兵部別里哥者，沿路脫脫禾孫盤問，止留根記姓名，奏裁斷罪。奉旨准。欽此。即目站赤係通政院提調，近年以來，差使人員就賚御酒，不見通政院賚無准到宣徽院印信公文，有無別里哥憑驗，各處脫脫禾孫不為用心盤問，中間真偽難明。今後外路官員，如蒙上位賜葡萄酒并酒，擬合依例出給印信別里哥文字，付所差人收執，至本處，如無別里哥憑驗，經過脫脫禾孫不為用心盤問，或循

情受賄故縱，因事發露，取問明白，驗事輕重斷罪黜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庶革偽濫之弊。本部議，恩賜官員酒醴，擬合申明，皇慶二年中書省奏准聖旨事意，憑准宣徽院印信公文，本部行移通政院，出給別里哥，依例給驛，庶革泛濫之弊。具呈都省，仰依上施行。　大都陸運提舉司，世祖皇帝至元十四年，於真定、河間、保定、濟南、平灤、德州、恩州七處，當差戶內僉撥到站車七百八十輛，每一十三戶當車一輛，計一萬一百四十戶，管領攢運粮斛，在後都省奏奉聖旨，設宣授金牌隨運粮儲達魯花赤三員，提領案牘一員。　十六年，戶部呈承奉省判，續撥站車一千輛，設立新運粮提舉司管領，將本司改作舊運粮提舉司，光為大都、上都支轉粮斛浩大，續添站車，設都提舉司，遂擬到官員管領，其間事務浩繁，不同其他，擬從五品印信，額設官吏二十一名，所管車七百八十輛，除畸零貧難并逃亡，實有站車五百八十九輛，每輛一十三戶，計七千六百五十七戶，自來不曾增減，改革陞降官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名，司吏八名，委差四名，祗候五名，戶七千六百五十七戶，站車五百八十九輛，司屬四處，自立提舉司以來，設到提領所四處，至元二十一年中奉中書兵部符文，奉中書省劄付，給降從九品銅印四顆，真定路站海王莊置立提領四名，戶二千八百六十戶，站車二百二十輛。濟南站魏家莊置立提領三名，戶一千八百七戶，站車一百三十九輛。河間站七里鋪置立提領四名，戶一千六百九十戶，站車一百三十輛。保定站臘八莊置立提領三名，戶一千三百戶，站車一百輛。　十七年，省部將新運粮提舉司撥屬京畿漕運司運糧，卻將舊運粮提舉司撥屬中書兵部，專一短搬在都係官一切營造物件，并行省諸路輸納金銀段匹寶鈔，應有官物，春秋供奉車駕行幸，酒麵生料及一切所須之物。　二十四年，本衙門并各位下及西番僧等口傳言語，取索站車，頻併冗濫，車戶往往逃竄，追在逃消乏，當時驗實在戶數，合併作站車五百八十九輛，蒙都省立法，凡有諸處合用站車，須於都堂稟說過，出給印署文貼附簿，令提舉司憑準應副，如此稍革前弊。二十八年，已後諸處依前口傳言語，差取站車，並無所載物件斤重，中間夾帶己物，亦嘗事發到官。為此，兵部議得：近年以來，站車輸運之物，實是繁多，憑準各處公文，猶或詐冒，如口傳言語，一槩應付，詐偽不無。諸衙門并各位下，各枝及作好事僧道，傳奉聖旨、懿旨、法旨、令旨，立便取索站車，不敢不與，及取會到尚食局、生料庫、羊圈、器金撥馬諸處好事，逐項常川占使站車四百七十四輛，見在止有站車一百一十四輛，倒班走遞

晝夜未曾停歇。致將驢畜瘦弱倒死。車夫消乏。又各路連年災傷。人民闕食逃竄訖五百六十五戶。參詳舊運糧提舉司所管站車。因為差役頻繁。驢畜死損。全藉站戶供給氣力。近年多有逃亡。以致闕悮。若不作急整治。慮恐積久。一就廢壞。失悮官事。除本部合區處與決者。就便別行外。必須呈稟整治。合行事理。逐一條陳。議擬于后。具呈都省定奪。付下遵奉約束相應。 元僉站戶一萬一百四十戶。站車七百八十輛。 事故逃亡戶二千四百八十三戶。 實在戶七千六百五十七戶。站車五百八十九輛。 真定路戶二千八百六十戶。站車二百二十輛。 濟南路戶一千八百單七戶。站車一百三十九輛。 河間路戶一千六百九十戶。站車一百三十輛。 保定路戶一千三百戶。站車一百輛。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八月。中書省委官呈。舊運糧提舉司。係五品衙門。設官三員。吏目一名。司吏六名。委差四名。祗候五名。兵部內置司。文明門外安置車站提領四所。俱有廨宇。見行使從九品印信。若將舊運糧提舉司革去。銷減俸錢。都省送兵部照擬。連呈部議。車站四所提領頭目人等。俱係車站當車戶計。擬合將舊運糧提舉司仍舊設立。四所提領。截日革去。每車一十輛。詢眾保甲頭一名。提舉司視聽管領。添設委差六名。舊有四名。通作一十名。今有司從新

選委。都省準擬。兵部下舊運糧提舉司。將四所提領盡行革去。追到元使印信。關發禮部收管。 仁宗皇帝延祐四年正月。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延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奏改舊運糧提舉司為大都陸運提舉司。新運糧提舉司為京畿運糧提舉司。今上皇帝至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兵部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員外郎劉承務呈。奉省劄。大都陸運提舉司取勘到真定路等處在逃車戶。差委馳驛。催督各路提調正官。嚴勒拘該有司。從實取勘體問。有力者依舊當役。如委逃亡消乏。各闕元僉增損。日今實有丁力。議擬開呈。依上前去。取勘體問到逃亡消乏等戶。各各花名開呈照詳。送本部照擬得。大都陸運提舉司車戶。除見當役外。在逃貧難戶絕五百三十五戶。既省委官與真定保定二路提調官一同從實體覆保勘明白。若擬差官僉補。緣係被災之處。擬合委自各處正官一員提調。行移廉訪司體覆明白。依大德九年例。於相應戶內僉補品荅丁力。就簽各各車頭應役。具實僉記村莊花名。造冊呈報。在逃人戶元抛事產。召人租賃。別向起解。如復業。依例給付收差外。據稽撿照不見四戶。即目歇役。亦合依上體覆是實。就便僉補。及重役周立一戶。擬合照依已籍為定。應當站戶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陸運提舉司元申逃亡消乏之車戶。依準部擬體覆僉補外。據周立重役。依上施行。

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 陸站一百七十五處。馬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匹八分。車一千六十九輛。牛一千九百八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 水站二十一處。船九百五十隻。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隻。驢三百九十四頭。羊五百口。 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 直隸省各路站。計一百一處。 陸站九十二處。馬七千三百九十八匹五釐。車九百八十九輛。牛一千五百三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 水站九處。船五百五隻。馬一百一十六匹。驢三百九十四頭。 大都路所轄站一十五處。 陸站一十三處。馬二千三十五匹。車三百四十七輛。驢二千八百八十八頭。 水站二處。船一百一十隻。驢七十八頭。 陸站一十三處。 在城站二。馬站馬一千三百三十四匹。驢二十頭。牛站車二百二十輛。驢一千七百六十頭。 遵化站二。馬站馬六十九匹。 牛站車九輛。驢九十頭。 薊州站二。馬站馬九十一匹。 牛站車一十五輛。驢一百五十頭。 通州站馬四十匹。車五十輛。驢四百頭。 昌平站馬一百二十七匹。車五十三輛。驢四百二十四頭。 良鄉站馬一百二十三匹。驢二十四頭。 涿州站馬一百匹。驢二十頭。代馬一十匹。 夏店站馬九十七匹。

玉田站馬二十八匹。 豐潤站馬二十六匹。 水站二處。 通濟鎮站船一百隻。驢七十八頭。 通州站船一十隻。 上都路所轄陸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九百三十六匹。車六百輛。驢二千二十頭。牛一千三百四十隻。 桓州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 李陵臺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 察罕腦兒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 牛群頭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八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 獨石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 赤城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 龍門站馬九十六匹。車四十輛。 鵰窩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 洪贊站馬一百五匹。車四十輛。驢四百二十頭。 榆林站馬二百五十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 雷家站馬七十匹。車二十輛。驢二百頭。 宣德府站馬一百匹。車二十輛。驢二百頭。 湯泉站馬二十五匹。 辛店站馬二十五匹。 凌雲站馬二十八匹。 蒙古三站。 鐵道土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 七箇嶺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 尖山寨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 保定路所轄馬站六處。馬六

百七十六匹五分。本府站元設馬一百七十六匹。續添馬二匹。雄州站
元設馬六十匹。續添大名路長垣縣馬一十五匹。定興站馬一百一十
八匹。慶都站馬一百匹五分。白塔站馬一百一十四匹。新城站元
設馬七十六匹。續添馬一十五匹。真定路所轄馬站九處。馬五百四匹
七分半。在城站馬一百三十二匹。中山站馬八十二匹。新樂站馬
八十五匹。獲鹿縣站馬四十八匹。欒城站馬四十八匹七分半。栢
鄉站馬四十八匹半。趙州站馬四十八匹。晋州站馬七匹五分。蠡
州站馬五匹。大名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一百二十四匹。水
站一處。船一十五隻。驢四十頭。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九匹七分
半。臨河站馬二十八匹。內黃站馬二十八匹。中寺站馬二十八匹
二分半。水站一處。濬州站船一十五隻。驢四十頭。高唐州所轄馬站
一處。本州站馬六十匹。濮州所轄站二處。馬一百四十六匹。船一百
隻。驢九十頭。馬站一處。本州站馬三十匹。水站一處。會通站船一百
隻。馬一百一十六匹。驢九十頭。曹州所轄馬站四處。馬九十六匹七分
半。在城站馬三十六匹七分半。武城站馬一十八匹。楚丘站馬一
十二匹。禹城站馬三十匹。泰安州所轄馬站二處。馬三十五匹。在

城站馬一十匹。長青站馬二十五匹。德州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十五
匹。在城站馬一十匹。平原站馬七十五匹。平灤路所轄馬站四處。
馬一百七十匹。車一十二輛。牛七十二隻。在城站馬八十匹。車三輛。牛
一十八隻。七箇嶺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建昌站馬三十
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上灤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廣平
路所轄馬站六處。馬二百六十二匹。在城站馬三十七匹。磁州站馬
六十匹。廣平站馬二十匹。邯鄲站馬四十七匹。水洺站馬四十八
匹。井陘縣站馬五十匹。順德路所轄馬站二處。馬一百二十四匹。
本府站馬七十三匹。內丘縣站馬五十一匹。彰德路所轄站三處。馬
站二處。馬一百四匹。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驢九十六頭。本府馬站馬
七十五匹。宜溝站二與衛輝路共設。各備馬二十九匹。馬站馬二十九
匹。水站船一十隻。驢九十六頭。衛輝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五處。馬
二百八十匹。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驢九十頭。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一
百四匹。淇州站馬七十一匹。宜溝站馬二十九匹。八柳樹站馬二
十匹。獲嘉縣站馬五十六匹。水站一處。在城站船一十隻。驢九十頭
懷孟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一百六十三匹五釐。本府站馬七十二匹

八分。永慶站馬四十五匹二分半。孟州站馬四十五匹。隆興路所
轄馬站三處。馬二百四十七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本府站元設
設馬七十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續添馬四十五匹。天城站馬五
十二匹。懷安站馬八十匹。河間路所轄站九處。馬站六處。馬四百五
十匹。水站三處。船二百六十隻。馬站六處。本府站馬一百匹。任丘
站馬六十八匹。陵州站馬七十八匹。脩縣站馬六十八匹。獻州站
馬六十八匹。阜城縣站馬六十八匹。水站三處。清州站船一百隻。
東光站船八十隻。陵州站船八十隻。恩州馬站一處。馬一十五匹。
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五十四處。陸站四十七處。馬三千三
百六十五匹。車八十輛。牛四百五十隻。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一百匹。
牛二百隻。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大同路所轄
站二十六處。陸站一十九處。馬二千四十六匹。車八十輛。牛四百五十
隻。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一百匹。牛二百隻。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
三百六隻。車六十輛。陸站一十九處。從道子站馬二百二十八匹。車四十
輛。牛二百隻。窟堝村站馬一百六十二匹。車二十輛。牛一百五十隻。
只鶯村站馬二百一十匹。車二十輛。牛一百隻。上泉站馬九十六匹

廣武站馬一百二十四匹。安民子站馬一百二十匹。西安莊站馬一
百三十六匹。六十戶村站馬二十匹。淨州七里村站馬三十匹。鄆
革站馬一百八十匹。馬四寨站馬一百八十匹。永定寨站馬一百七
十匹。榆林村站馬一百八十匹。常樂站馬三十匹。相公寨站馬三
十匹。八撒站馬三十匹。永興站馬三十匹。永寧站馬三十匹。戕
剌真站元設馬三十匹。續添三十匹。水站東勝五處。只達溫站船一十
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白崖子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
十隻。羊一百口。九花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怯
竹里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梧桐站船一十隻。馬
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牛站二處。下水站元設牛一百三十隻。車
二十六輛。續添車五輛。白登站牛一百七十六隻。車二十九輛。平陽
路所轄馬站一十四處。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馬六十匹。臨晋
站馬五十二匹。泓芝站馬五十三匹。聞喜站馬五十三匹。絳州站
馬五十四匹。相里站馬六十匹。府西站馬九十匹。茵村站馬五十
七匹。霍州站馬五十四匹。仁義站馬六十九匹。靈石站馬五十四
匹。潞州站馬八匹。澤州站馬一十匹。冀氏縣站馬一十匹。太原

路所轄馬站一十四處。馬六伯三十五匹。同戈站。馬五十一匹。賈今
站。馬四十九匹。鴈門站。馬四十一匹。大安站。馬四十二匹。平遥站。馬
四十七匹。義棠站。馬四十七匹。臨汾站。馬七十二匹。栢井站。馬四
十二匹。王澤站。馬四十一匹。芹泉站。馬四十一匹。成晉站。馬三十
七匹。原平站。馬四十一匹。鳴謙站。馬四十五匹。九原站。馬三十九
匹。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計四十三處。馬站三十六處。馬
一千四百四十六匹七分五釐。水站七處。船三百九十五隻。東昌路
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八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七隻。馬站
二處本府站。馬二十匹。茌平縣站。馬六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七
隻。濟寧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七處。馬三百四十七匹。水站三處
船二百四十四隻。馬站七處本府站。馬二十五匹。鄆城縣站。馬三十
三匹。石横站。馬二十匹。濟州站。馬九十匹。魯橋站。馬六十匹。胡
陵站。馬六十匹。沛縣站。馬六十匹。水站三處本府站。船一百一十二
隻。谷亭站。船二十隻。沛縣站。船一百一十二隻。東平路所轄站七
處。馬站四處。馬二百六十二匹七分五釐。水站三處。船一百三十四
隻。馬站四處本府站。馬八十八匹。東阿縣站。馬六十七匹。汶上站
馬八十七匹。陽穀站。馬二十匹七分半。水站三處荊門站。船一百隻
開阿站。船一十七隻。壽張站。船一十七隻。濟南路所轄馬站二處
馬八十八匹。在城站。馬五十八匹。濟水站。馬三十匹。盤陽路所轄
馬站五處。馬六十匹。本府站。馬三十五匹。萊州站。馬一十匹。登州
站。馬五匹。黄縣西黄山館站。馬五匹。福山縣孫大川站。馬五匹。益
都路所轄馬站一十六處。馬五百九十六匹。本府站。馬一百二匹。內官
降馬二匹。金嶺鎮站。馬六十八匹。內官降馬二匹。昌樂站。馬三十四匹。內
官降馬二匹。莒州站。馬一十六匹。沂州站。馬四十四匹。幸王莊站。馬
二十六匹。下莊站。馬一十六匹。密州站。馬一十六匹。膠州站。馬二
十六匹。崔官人站。馬五十六匹。濰州站。馬五十四匹。盤陽站。馬二
十八匹。高陽站。馬二十八匹。司馬站。馬二十六匹。葛溝站。馬二十
八匹。湖店站。馬二十八匹。寧海州馬站一處。馬五匹。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九處。該一百九十六站。
陸站一百六處。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車二百一十七輛。牛一百九十二
隻。驢五百三十四頭。水站九十處。船一千五百一十二隻。直隸省六
路。計站八十二處。陸站五十八處。馬二千二百五十三匹。車一百八十

七輛。牛四十二隻。驢五百三十四頭。水站二十四處。船二百七十七隻
汴梁路所轄站三十二處。陸站二十處。馬八百五十三匹。車一百三
十三輛。水站一十二處。船五十七隻。汴梁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
八輛。延津站。馬七十匹。車一十一輛。朱遷站。馬五十四匹。車一十八輛
尉氏站。馬五十八匹。車一十輛。鄢陵站。馬五十一匹。車六輛。襄城
站。馬四十二匹。車三輛。許州站。馬四十六匹。車三輛。洧川站。馬四十
匹。車三輛。乜潩站。馬四十七匹。車八輛。清水站。馬四十九匹。車八輛。
辛寨站。馬三十五匹。車七輛。上蔡站。馬四十八匹。車七輛。蔡州站。馬
四十匹。車八輛。馬鄉站。馬三十五匹。車八輛。真陽站。馬三十八匹。車
八輛。淮河站。馬三十八匹。車七輛。中牟站。馬一十匹。鄭州站。馬一
十匹。杞縣站。馬一十八匹。睢州站。馬一十八匹。水站一十二處。
汴梁站。船三隻。通許站。船四隻。崔橋站。船四隻。常平站。船四隻。
陳州站。船五隻。項城站。船四隻。大和站。船五隻。潁川站。船六隻。
免陵站。船六隻。潁上站。船六隻。正陽站。船六隻。界溝站。船四隻。
南陽府所轄站八處。馬三百一十七匹。車二十四輛。牛四十二隻。驢二百
三十四頭。本府站。馬五十三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葉縣站。馬四十
四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裕州站。馬三十九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
保定站。馬四十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博望站。馬三十八匹。車三輛。驢
三十九頭。九店站。馬三十四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新野站。馬三十
六匹。車三輛。牛二十一隻。黄渠站。馬三十三匹。車三輛。牛二十一頭。
歸德府所轄站九處。馬一百九十八匹。本府在城站。馬二十九匹。夏
邑縣二站。王村站。馬二十匹。城子站。馬一十六匹。寧陵縣在城站。
馬一十五匹。永城縣于山站。馬二十匹。徐州二站。興里站。馬二十
匹。張村站。馬六十匹。邳州二站。本州站。馬一十三匹。受賢站。馬
五匹。徐州所轄站一十三處。陸站六處。馬三百匹。車三十輛。驢三百
頭。水站六處。船一百九十六隻。徐州站二。陸站。馬六十匹。車一十
輛。驢一百頭。水站。船一十六隻。新安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
船一十七隻。城安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宿遷
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呂梁站二。陸站。車二十
輛。驢二百頭。水站。船一百一十隻。房村馬站。馬六十匹。溜溝水站
船一十九隻。河南府所轄站一十一處。馬三百六十一匹。本府站。馬
六十九匹。鞏縣站。馬一十七匹。新安站。馬四十匹。陜州站。馬四十

匹。硤石站馬三十五匹。湖城站馬三十匹。閿鄉站馬三十匹。靈寶站馬三十匹。澠池站馬四十匹。偃師站馬二十二匹。姚磨站馬八匹。襄陽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四處，馬二百二十四匹。水站六處，船二十四隻。馬站四處。本府站馬七十匹。候塘站馬五十匹。沙河站馬五十匹。清州站馬五十四匹。水站六處。楚城站船四隻。新安城站船四隻。周口站船四隻。西孟站船四隻。破河站船四隻。蘇家湖站船四隻。淮東道宣慰司所轄三路，計二十七處三十八站。馬站一十五處，馬六百四十匹。水站二十三處，船八百七十五隻。揚州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九處，馬三百二十匹。水站七處。通運站二處，船三百八十七隻。揚州在城站馬一百匹。郡伯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四十一隻。瓜洲站三。馬站馬三十五匹。水站船三十一隻。通運站船二百五隻。真州五站。在城站三。馬站馬二十五匹。水站船三十隻。通運站船六十隻。黃泥灘站馬一十匹。六合縣站馬一十匹。滁州三站。水口站馬三十匹。仁義站馬三十匹。六丈站馬三十匹。泰州水站二。本州站船六隻。如皋站船四隻。通州水站二。在城站船七隻。海門站船三隻。淮安路所

轄站一十四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七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三百九十二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五十七隻。桃源縣三。义口站二。馬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三十四隻。崔鎮站二。馬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三十九隻。清河縣清河水站船三十三隻。洪澤水站船一十隻。淮陰水站遞運船一百六十九隻。泗州三站。在城水站船一十隻。龍窩水站船一十隻。五河水站船一十隻。安東州一站。清連水站船一十隻。寧海州一站。在城水站船一十隻。淮西道宣慰司所轄五路，計二十七處三十三站。陸站一十九處，馬五百三十三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一十四處，船二百五十六隻。廬州路所轄七處，計八站。馬站五處，馬一百一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七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二十隻。定林站馬三十匹。野馬站馬三十匹。光州二站。在城站馬三匹。光山縣站馬三匹。鎮巢府水站船二十隻。無為州水站船三十隻。黃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陸站八處，馬二百八十七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外陽羅閘在城站二。馬站馬二十五匹。水站船一十二隻。陽羅站二。馬站馬四十七匹。水站船。團山站馬

四十七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平楚站馬四十七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桃花站馬三十一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漢津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金竹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黃陂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蘄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六十匹。水站二處，船三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二十匹。水站船一十五隻。蘭溪站二。馬站馬二十匹。水站船一十五隻。武家穴站馬二十匹。安豐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二處，馬六十匹。水站五處，船一百四隻。安豐府站二處。在城馬站馬三十匹。尼埠水站船二十隻。壽春府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二十隻。蒙城縣站船二十三隻。和州站馬三十匹。臨濠府水站船二十隻。懷遠軍水站船二十一隻。安慶路所轄二處三站。馬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二處，船四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一十匹。水站船二十隻。雷江水站船二十隻。荊湖北道宣慰司所轄二路五州，計站四十三處。馬站一十四處，馬五百二匹。水站二十九處，船一百四隻。江陵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馬站五處，馬一百四十四匹。水站八處，船三十八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五十六匹。孫王站馬二十八匹。公安站馬二十匹。梁家站馬二

十匹。新市站馬二十匹。水站八處。公安站船四隻。柳子站船四隻。石首站船四隻。調弦站船四隻。塔市站船四隻。龍滾站船四隻。白洑站船四隻。枝江縣流店站船一十隻。歸州水站三處，船三十隻。巴東站船一十隻。萬流站船一十隻。秭歸站船一十隻。峽州水站三處，船三十隻。黃牛廟站船一十隻。夷陵縣鳳棲站船一十隻。宜都縣白水港站船一十隻。荊門州站七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七十二匹。水站二處，船八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三十六匹。十里牌站馬三十六匹。絶牌站馬三十六匹。利陽站馬三十六匹。絶鳴站馬二十八匹。水站二處。魚杵站船四隻。獅子站船四隻。安陸府站六處。馬站一處，馬三十六匹。水站五處，船二十隻。馬站一處。安平站馬三十六匹。水站五處。在城站船四隻。違石站船四隻。洪礦站船四隻。石牌站船四隻。舊州站船四隻。沔陽府水站八處，船三十二隻。沔陽站船四隻。深江站船四隻。郢州站船四隻。雲津站船四隻。滄浪站船四隻。候部站船四隻。棗下站船四隻。王沙站船四隻。信陽路馬站三處，馬一百五十匹。羅山站馬五十匹。仇城站馬五十匹。定遠站馬五十匹。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二十處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車二千六百二十一輛牛五千二百五十九隻。直隸省三路計站二十七處馬二千四百九十四匹車二百九十四輛牛一千七百二十九隻。大寧路所轄陸站二十三處馬二千三百五十四匹車二百八十七輛牛一千六百五十九隻。大姑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辛店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朱四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錯水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信家營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城子頭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大樹部落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五十九隻。恩州站馬五十九匹車一十輛牛五十九隻。黃妃站馬五十匹車七輛牛三十三隻。貫道站馬六十一匹車一十輛牛六十一隻。高州站馬一百一十二匹車八輛牛五十六隻。狗摩部落站馬六十二匹車一十輛牛六十二隻。豐臺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灤陽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一十九隻。榔樹部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寬河站馬一百一十四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一十隻。神山站馬一百七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七十隻。富峪站馬一百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在京站馬二百四

十匹車七十七輛牛一百隻。益道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五隻。西部落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奇子頭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〻七十五隻。鹿窖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安撫高麗總管府所轄站二處馬七十匹車七輛牛七十隻。在城站馬四十匹車四輛牛四十隻。彰義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三十隻。瀋州高麗總管府所轄馬站二處馬七十匹。本州站四十戶馬四十匹。崖頭站三十戶馬三十匹。遼東道宣慰司所轄計站九十三處馬四千二十一匹車二千三百二十七輛牛三千五百三十隻。遼東路所轄挩挩禾孫站四十七處馬一千五百一十七匹車一千四百九十七輛牛一千五百一十三隻。慶雲站馬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五十隻。夾道站馬四十九匹車三十五輛牛四十八隻。驛州站馬五十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信州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大水泊站馬四十七匹車四十九輛牛四十九隻。十八里站馬四十七匹車四十七輛牛五十隻。忽烈出站馬六十九匹車六十九輛牛六十九隻。迭甫站馬四十三匹車四十三輛牛四十三隻。石狄站馬四十五匹車四十五輛牛四十五隻。散迭站馬四十三匹車四十三輛牛四十三隻。阿也忽站馬四十四匹車四十四輛牛四十四隻。禪春站馬四十四匹車四十四輛牛四十四隻。阿判站馬三十八匹車三十八輛牛三十八隻。韓木火站馬四十五匹車四十五輛牛四十五隻。渠吉站馬三十八匹車三十八輛牛三十八隻。石迪闊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甫丹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祥州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木羅火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希賢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開元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阿夫吉站馬九匹車九輛牛九隻。會站馬九匹車九輛牛九隻。牡丹站馬二十五匹車二十五輛牛二十五隻。南京站馬二十五匹車二十五輛牛二十五隻。孌出溫站馬一十五匹車一十五輛牛一十五隻。蓮苦站馬一十八匹車一十八輛牛一十八隻。乜良苦站馬一十五匹車一十五輛牛一十五隻。木吉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迭甫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阿剌夫可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端州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青州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洪寬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合剌府站馬八匹車八

輛牛八隻。瀋州站馬四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第四鋪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斡木火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祥州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斡安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趙州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塔魯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胡里迷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泰州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離怕令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迪石吉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大安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女直水達達路所轄脫脫禾孫站一十八處馬七百匹車七百輛牛七百九隻。海吳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鹿魯吉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甫丹迷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孛牙迷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撒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令散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吾納忽站馬三十四匹車三十四輛牛三十四隻。胡帖干站馬三十七匹車三十七輛牛三十七隻。吉落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牙落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碩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苦

隣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 奴連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 迭隣站馬三十匹車三十輛牛三十九隻 海里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 和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 呆安曾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 阿余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 遼陽路所轄脫脫禾孫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三百四十二匹車一百三十輛牛一千三百八隻 在城站馬九十匹車六輛牛六十隻 驛安站馬一百四十匹車一十四輛牛一百四十隻 熊山站馬一百四十匹車一十四輛牛一百四十隻 驛昌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 崖頭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 彰義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 甜水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 頭館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 連山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 龍鳳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二隻 斜列站馬六十五匹車七輛牛六十五隻 開州站馬六十八匹車八輛牛六十八隻 湯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四隻 東驛昌站馬六十四匹車六輛牛六十四隻 犍寧站馬七十匹車七輛牛七十隻 洪州站馬五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 寧昌站馬五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

益州站馬一十匹車一輛牛一十隻 東寧路所轄馬站一十處馬四百六十二匹 洞仙站馬四十四匹 生陽站馬五十三匹 林原站馬七十三匹 安定站馬三十九匹 雲興站馬四十九匹 宣州站馬三十九匹 靈州站馬四十一匹 狗站 末曾孫等一十五站 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 絕亡站戶一十狗一百隻 倒死站狗二千六百七十二隻 實在站戶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隻 開根站戶一狗一十隻 元設末曾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撥曾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甫打怜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末里合溫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胡憐站站戶一十九狗一百九十隻 胡曾八興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斡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別烈可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哈剌馬苦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撥兒濱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趙斤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佛朵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早里真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可烈兒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末末吉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絕亡末曾孫站站戶一狗一十隻 末里合溫站站戶二狗二十隻 別烈可站站戶二狗二十隻 可烈兒站站戶三狗三十隻 末末吉站站戶二狗二十隻 倒死站狗 末曾孫站一百七十九隻

撥曾溫站一百九十一隻 甫打怜站一百九十一隻 末里合溫站一百六十一隻 胡憐站二百八十一隻 胡曾八興站二百六十六隻 斡孫站二百九十一隻 別烈可站二百五十八隻 哈剌馬苦站二百八十八隻 撥兒濱站一百八十八隻 趙斤站二百八十六隻 佛朵火站二百八十四隻 早里真站一百九十隻 可可烈兒站二百五十三隻 末末吉站二百六十五隻 實在 末曾孫站站戶一十九狗一十一隻 撥曾溫站站戶二十狗九隻 甫打怜站站戶二十狗九隻 末里合溫站站戶一十八狗一十九隻 胡憐站站戶一十九狗九隻 胡曾八興站站戶二十狗三十四隻 斡孫站站戶二十狗九隻 別烈可站站戶一十八狗二十二隻 哈剌馬苦站站戶二十狗一十二隻 撥兒濱站站戶二十狗一十二隻 趙斤站站戶二十狗一十四隻 佛朵火站站戶二十狗一十六隻 早里真站站戶二十狗一十隻 可烈兒站站戶一十七狗一十七隻 末末孫站站戶一十八狗一十五隻 開根胡憐站站戶一狗一十隻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 馬站一百三十四處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 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 步站一十一

處遞運夫三千三十二戶 水站八十二處船一千六百二十七隻 浙西道所轄各路站赤計四十三處 馬站一十八處馬一千四百四十匹 水站二十五處船一千一十五隻 杭州路所轄站一十處 馬站四處馬四百匹 水站六處船三百四十五隻 馬站四處 在城站馬一百八十匹正馬九十匹貼馬同 廟山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 新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五十五匹貼馬同 臨川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 水站六處 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三百七十戶 在城遞運官物站船二百二十隻正戶二百二十戶貼戶一千二百六十四戶 浙江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三十五戶 會江站舡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四戶 赤岸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四百單七戶 長安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三百三十一戶 平江路所轄站六處 馬站二處馬一百六十匹 水站四處船三百二十隻 馬站二處 在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 八斥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 水站四處 姑蘇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吳江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平望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遞運官物站船二百三十隻。正戶二百三十戶。貼戶一千二百五十戶。
嘉興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二處。船六十
隻。馬站二處。嘉禾站。馬一百匹。正馬五十匹。貼馬同。崇德站。馬八
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水站二處。西水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
貼戶二百七十戶。皁林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常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九十隻。
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洛社站。馬六十
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新安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水站
三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七戶。洛社站。船
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新安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
貼戶二百七十戶。湖州路所轄水站三處。船二十隻。在城站。船九隻。
正戶九戶。貼戶六十三戶。德清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四十九戶。
南潯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松江府所轄水站二處。船二
十隻。在城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五十戶。風涇站。
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鎮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
二百四十匹。水站三處。船九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八十匹。正

馬四十匹。貼馬同。呂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丹陽站。馬
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
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呂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丹陽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建德路所轄站六
處。馬站四處。馬二百八十匹。水站二處。船七十隻。馬站四處。在
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安仁站。馬六十六匹。正馬三十三
匹。貼馬同。三河站。馬六十四匹。正馬三十二匹。貼馬同。桐廬站。馬七
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東津站二項。共船五十隻。正
戶五十戶。貼戶三百三十戶。遞運使臣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
百八十戶。遞運諸物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一百五十戶。桐廬
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浙東道所轄各路站赤五
十三處。馬站三十三處。馬八百八十匹。步站一處。遞運夫一百二十
戶。水站一十九處。船二百一十七隻。紹興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馬
站八處。馬一百三十八匹。水站五處。船七十五隻。馬站八處。曹娥
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餘姚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
同。西興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錢清站。馬二十匹。正馬一

十匹。貼馬同。楓橋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三界站。馬一十
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南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蟹陽站。
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西興站。船一十四隻。正戶
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錢清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
十八戶。蓬果站。船一十九隻。正戶一十九戶。貼戶一百三十三戶。曹
娥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姚江站。船一十四隻。
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慶元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四
十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六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二十四匹。正馬
一十二匹。貼馬同。車廐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水站二處。
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車廐站。船八隻。正戶八戶。
貼戶五十六戶。台州路馬站五處。馬八十二匹。在城丹丘站。馬二十
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天台縣赤城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
仙君縣西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黃村站。馬一十四匹。正
馬七匹。貼馬同。黃巖州黃山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溫州
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四處。馬四十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馬站
四處。在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樂清縣站。馬八匹。正馬

四匹。貼馬同。瑞興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大荊站。馬一十匹。
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
十戶。安溪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館頭站。船六隻。正戶
六戶。貼戶四十二戶。樂清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衢州
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五十五隻。
步站一處。遞運戶一百二十戶。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
十匹。貼馬同。龍游縣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常山縣站。馬
六十四匹。正馬三十四匹。貼馬同。遞運步站一處。一百二十戶。正戶一十戶。
貼戶一百一十戶。水站三處。在城站。遞運使臣船一十四隻。正戶一
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般運諸物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五戶。
龍游縣站。船一十一隻。正戶一十一戶。貼戶七十七戶。常山站遞運使
臣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五戶。運物站船一十九隻。正戶一十
九戶。貼戶八十二戶。處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四處。馬一百四匹。
水站二處。船一十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
同。劉山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縉雲站。馬四十四匹。正
馬二十二匹。貼馬同。胡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

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弋溪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婺州路所轄站一十處　馬站七處馬二百九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三十七隻　馬站七處　在城站馬六十八匹正馬三十四匹貼馬同　蘭溪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孝順勝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義烏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龍祈腰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武義芡道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　永康縣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　水站三處　蘭溪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　金華縣通波站二處　遞運使臣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六十三戶　般運諸物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戶
江東道所轄計五十九處　馬站四十一處馬一千六百七十四匹　水站一十八處船二百五十六隻　建康路所轄站一十一處　馬站七處馬二百六十匹　水站四處船八十五隻　馬站七處　在城站馬八十八匹正馬四十四匹貼馬同。東陽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老鶴觜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下蜀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江寧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溧水縣站馬

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　溧陽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四處　在城站船一十九隻　龍灣站船二十二隻　天城港站船二十二隻　東陽水站船二十二隻　寧國路所轄站五處　馬站四處馬九十匹　水站一處船六隻　馬站四處　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橫岡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寧國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胡樂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水站一處在城站船六隻戶四十八　廣德路馬站一處　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太平路所轄站六處　馬站三處馬一百六十匹　水站三處船六十五隻　馬站三處　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　曾港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荻港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水站三處　采石站船二十五隻正戶二十五戶貼戶二百一十五戶　曾港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荻港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　饒州路所轄站九處馬站六處馬一百五十四匹　水站三處船二十隻　馬站六處　在城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撒子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石門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　餘干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瀾波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安仁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水站三處　在城站船一十隻餘干站船五隻　安仁縣站船五隻　徽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四十匹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績溪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池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　馬站八處馬三百八十匹　水站三處船六十隻　馬站八處　順安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查家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石墨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荘山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黃山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藍橋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北柵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黃牛沖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水站三處　池口站船二十隻　大通站船二十隻李河站船二十隻　信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　馬站七處馬三百匹水站四處船二十隻　馬站七處　在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永豐縣沙溪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玉山縣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　玉山縣草萍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弋陽縣在城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弋

陽縣丫嶽嶺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方柱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水站四處　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玉山縣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弋陽縣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貴溪縣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鉛山州馬站三處馬一百七十匹　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　車盤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　石溪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福建道所轄站赤計一百單七處　馬站四十二處馬一千一百二十八匹　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　步站一十處遞運夫二千九百一十二戶　水站二十處船一百四十九隻
福州路所轄站二十二處　馬站八處馬三百一十二匹　轎站六處轎三十三乘　水站六處船五十隻　遞運步站二處遞運夫六百四十戶　馬站八處　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　皇田站馬三十四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同　水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水若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白沙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　大田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宏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新嶺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輪站六處。在城站輪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同。皇田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水口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大田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宏路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蒜嶺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水站六處。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百二十二戶。皇田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三百八十四戶。水若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九十五戶。白沙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四十三戶。大田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百一十六戶。大義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遞運夫站二處。蒜嶺站夫四百一十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三百三十戶。宏路站夫二百三十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五十戶。漳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六十二匹。輪站一處，輪五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彰浦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雲霄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南詔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輪站一處。在城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汀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五處，馬三十四匹。輪站五處，輪一十七隻。馬站五處。臨汀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館前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石牛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清流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玉華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輪站五處。臨汀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十四戶。館前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戶。石牛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清流縣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五戶。玉華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五戶。興化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二處，馬八十匹。輪站二處，輪一十隻。遞運步站二處，遞運夫六百七十四戶。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楓亭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輪站二處。在城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楓亭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遞運夫站二處。在城站夫四百一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六十七戶。楓亭站夫二百七十三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九十三戶。邵武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四處，馬一百二十匹。輪站四處，輪一十四隻。水站三處，船九隻。馬站四處。杉關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杭川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樵川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一十九匹，貼馬同。麻沙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輪站四處。杉關站輪二隻，正戶二戶，貼戶同。杭川站正戶五戶，貼戶同。樵川站輪二隻，正戶二

戶，貼戶同。麻沙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四戶。水站三處。杭川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五十八戶。樵川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一百二十戶。水口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六十七戶。泉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五十八匹。輪站五處，輪二十七隻。遞運夫五百二十六戶。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惠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康店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同安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深青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輪站五處。在城站輪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同。惠安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康店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同安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深青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遞運夫站二處。在城站夫二百六十五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五戶。惠安站夫二百六十一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一戶。南劍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八處，馬一百四十六匹。輪站六處，輪二十二隻。水站四處，船一十八隻。延平站船未報。馬站八處。玉臺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雙峰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三華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白蓮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湖溪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武步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延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茶洋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輪站六處。雙峯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九戶。三華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闕。白蓮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闕。明溪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闕。延平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茶洋站輪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同。水站四處。雙峯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四十五戶。三華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七戶。延平站正貼戶闕。茶洋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四十戶。建寧路所轄站二十三處。馬站六處，馬二百一十六匹。輪站六處，輪二十隻。水站七處，船七十二隻。遞運步站四處，站夫一千七十二戶。馬站六處。在城西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莒呂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建陽縣南站馬三十二匹，正馬一十六匹，貼馬同。葉方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大安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縣男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輪站六處。莒呂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戶。甌寧縣城西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同。葉方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同。建陽縣南站輪三隻，正戶三戶，貼戶

同。崇安縣南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大安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四十戶。水站七處。元設短站五處。續增遞運站二處。莒口站。船一十六隻。元設。正戶一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戶。甌寧縣城西站。船九隻。元設。正戶九戶，貼戶七十一戶。葉方站。船九隻。元設。正戶九戶，貼戶九十三戶。建陽縣南站。船一十隻。元設。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一戶。崇安縣南站。船八隻。元設。正戶八戶，貼戶七十六戶。建陽縣南站。船一十隻。續增。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九十三戶。城西站。船一十隻。續增。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一十戶。遞運夫站四處。水西站。夫二百三戶。正戶五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三戶。建陽縣水南站。夫二百七十九戶。正戶一百戶，貼戶一百七十九戶。寧安縣南站。夫一百八十六戶。正戶一百五十戶，貼戶三十六戶。大安站。夫四百四戶。正戶一百五十戶，貼戶二百五十四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站

站赤八

經世大典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五十四處。馬站八十五處。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轎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處。船五百六十八隻。直隸省各路站赤八十九處。馬站五十處。馬一千六百八十三匹。水站三十九處。船三百四十九隻。龍興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五處。馬三百五十匹。水站六處。船六十七隻。馬站五處。樟城站。馬一百二十匹。正馬六十匹。貼馬同。土坊站。馬五十四匹。正馬二十七匹。貼馬同。進賢站。馬五十六匹。正馬二十八匹。貼馬同。烏山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新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水站六處。章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五百三十八戶。樵舍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七十戶。吳城站。船一十一隻。正戶八十八戶。貼戶二百七十一戶。樓陂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九十七戶。金城站。船九隻。正戶七十二戶。貼戶二百七十三戶。市汊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八十二戶。吉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六處。馬、百三十匹。水站五處。船三十八隻。馬站六處。螺川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南嶺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西昌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不闕。貼馬不闕。灘頭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五雲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　遣口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府城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七十戶　白沙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五十五戶。淘金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一十九戶　浩溪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七十七戶　五雲站。船六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一十九戶。瑞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八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三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一十九匹。貼馬同。高崗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華陽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上高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三隻。正戶一十八戶。貼戶二十四戶。江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八處。馬二百六十六匹。水站四處。船八十隻。馬站八處。潯陽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赤湖站。馬二十

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濛溪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三山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蒲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新安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舊縣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楊梓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水站四處。九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九十戶。湖口站。船二十五隻。正戶二百戶。貼戶一百七十戶。彭澤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二戶。城子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百二十戶。貼戶一百七十戶。撫州路所轄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三處。船二十一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八匹。正馬二十四匹。貼馬同。滕橋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雲山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孔家渡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七十九戶。石門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六十四戶。清遠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六十九戶。臨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一十二匹。水站三處。船二十六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官洲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峽江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水站三

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六十戶。官洲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九十五戶。峽江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單一戶。袁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六處。馬一百匹。水站二處。船八隻。馬站六處。在城愛棠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亂石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上載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黃廟塘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西村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黃華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繡江站。船四隻。正戶二十四戶。貼戶一十九戶。分宜站。船四隻。正戶二十四戶。貼戶三十三戶。南康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七十匹。水站二處。船三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脩江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圍山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贛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八十五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四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三十七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二十匹。南田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九匹。貼馬一十五匹。桂源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九匹。貼馬一十五匹。水站二處。水西站。船八隻。正戶六十

四戶。貼戶一百單三戶。攸鎮站。船六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單九戶。興國縣站三處。馬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八隻。馬站一處。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富池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單五戶。又權設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三十五匹。水站三處。船六隻。馬站三處。雩都唐村站。馬一十匹。正貼不開。會昌縣下官站。馬一十五匹。正馬一十匹。貼馬五匹。瑞金縣站。馬一十匹。正貼不開。水站三處。雩都縣站。船二隻。正貼不開。會昌縣下官站。船二隻。正貼不開。瑞金縣站。船二隻。正貼不開。南安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三處。馬八十五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六隻。馬站三處。橫浦站。馬二十九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一十五匹。在城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一十匹。水漢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一十五匹。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千一百八戶。小溪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七戶。南康站。船六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九戶。九牛站。船六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五百五十三戶。建昌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三十二匹。水站二處。

船一十二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六匹。正馬三十三匹。貼馬同。藍田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南豐州在城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八十五戶。南豐州在城站。船四隻。正戶三十二戶。貼戶三十八戶。廣東道所轄各路站計六十五處。馬站三十五處。馬四百八十二匹。轎二十乘。水站三十處。船二百一十九隻。廣州路所轄站一十五處。馬站七處。馬一百二十八匹。水站八處。船八十八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清遠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李石岐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郭塘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烏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增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胥江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八處。在城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四十戶。貼戶四百五十八戶。清遠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八十七戶。攢石楔站。船八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三十七戶。胥江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三戶。金利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七戶。泥紫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六十戶。黃家站。船一十隻。正

戶七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韶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四處，馬一百匹。水站四處，船三十六隻。馬站四處。平圃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府門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蒙里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英德州門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平圃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府門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蒙里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英德州門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九十九戶。南雄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六十匹。水站二處，船二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黃塘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黃塘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惠州路所轄站一十四處。馬站六處，馬六十六匹。水站八處，船二十八隻。馬站六處。在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沙河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平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平政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平安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海豐縣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八處。在城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

二戶。平山站，船二隻，正戶一十六戶，貼戶一十四戶。蘇村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水東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苦竹派站，船五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二十三戶。河源縣站，船二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二十一戶。義合站，船二隻，正戶八戶，貼戶六十五戶。藍口站，船二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一戶。潮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八處，馬八十四匹，轎二十乘。水站二處，船二十二隻。馬站八處。在城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轎四乘。黃岡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姚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潮陽縣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武寧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北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大陂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東海窖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一十三隻，正戶一十三戶，貼戶一百一十八戶。三河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四十五戶。循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七隻。馬站三處。龍川縣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長樂縣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興寧縣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水站三處。龍川縣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五

戶。長樂縣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一十戶。舊縣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一十戶。梅州所轄站三處。馬站一處，馬八匹。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馬站一處。在城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四戶。梅溪站，船四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三戶。南恩州所轄馬站二處，馬一十匹。在城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恩平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新州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一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獨鶴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三十戶。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三處。陸站一百處，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車七十輛，牛五百四十五隻，坐轎一百七十五乘，卧轎三十乘。水站七十三處，船五百八十隻。直隸省站赤計五十一處。馬站三十八處，馬一千一百一十六匹。水站一十三處，船一百三十隻。鄂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七處，馬三百一十六匹。水站五處，船五十五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官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咸寧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

同。港口站，馬四十二匹，正馬二十一匹，貼馬同。蒲圻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三陂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東湖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城下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一十一戶。石頭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二戶。金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江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鬪牌洲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二戶。岳州路所轄一十二處。馬站七處，馬二百四十六匹。水站五處，船四十五隻。馬站七處。岳陽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迎瑞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永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雲溪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長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臨江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清平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城陵站，船一十三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五戶。鴨欄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五戶。鹿角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三十戶。小渡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一百一十八戶。黃家冗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八十九戶。常德路所轄馬站五處，馬一百四十八匹。和豐站，馬三十四匹，正馬

一十七匹貼馬同。大龍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桃源縣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鄭家市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新店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澧州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一百匹。清化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蘭江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順林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辰州路所轄馬站六處馬一百五十六匹。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寺前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辰溪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楊溪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馬底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界亭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靖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二十八匹。會同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靖安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沅州路所轄馬站八處馬一百二十二匹。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白牛堡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盈口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竹寨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便溪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晃州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平溪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竹灘站馬

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歸州所轄水站三處船三十隻。建平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巴東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萬流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湖南道所轄各路站計四十二處馬站二十處馬七百三十匹。水站二十二處船二百二十三隻。潭州路所轄站二十五處。馬站一十二處馬四百一十匹。水站一十三處船一百三十九隻。馬站一十二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依田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梔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中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飛羊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大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醴泉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雙牌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南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新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馬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白馬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一十三處。在城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三十五戶。遂流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同。鄱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泗州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象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

九十戶。洲頭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腦港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同安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筆竹岐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磊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皇華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營田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遞運官物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八十戶。衡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三處船三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路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排山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城下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辛塘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七里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永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五處馬二百匹。水站六處船五十四隻。馬站五處。光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陳青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東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三吾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熊羆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六處。石期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湘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

七十戶。歸陽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白水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方舠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三吾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廣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赤計五十一處。陸站二十六處馬四百七十一匹黃牛一百四十五隻轎七十乘。水站二十五處船一百三十八隻。靜江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七處馬二百一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六十八隻。馬站七處。安興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靈州縣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桂林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遠江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大石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三里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橫塘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一十一處。小水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白雲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大龍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東江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一十戶。難停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古祚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蘇橋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三里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大石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

三十五戶。橫塘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暫縣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柳州路所轄馬站四處馬六十匹牛六十隻。洛容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東泉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馬平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平興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容州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三處馬四十六匹轎一十乘。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陸站三處。永寧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大洞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轎一十乘。山口站馬六匹正王三匹貼馬同。水站三處。綉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七十戶。自良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九十三戶。寶圭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六十戶。象州路所轄馬站四處馬五十五匹黃牛五十五隻。遞恩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來賓站正馬一十五匹貼黃牛一十五隻。寧豐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古望站正馬一十五匹貼黃牛一十五隻。邕州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三十匹轎三十乘。水站二處船一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正馬一十五匹貼轎准馬一十五乘。定興站正馬一十五匹貼轎准馬一十五乘。水站二處。寧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黃范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梧州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一十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五十五戶。龍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五十五戶。潯州路所轄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大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橫州路所轄水站四處船二十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永淳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水煙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蠻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賓州路所轄馬站三處馬四十匹。在城站馬一十匹正貼不分。平田站馬一十五匹正貼不分。如利站馬一十五匹正貼不分。辯林州所管馬站三處馬三十匹黃牛三十隻轎三十乘。在城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富陽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高橋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海北海南道所轄各路站赤計二十九處。馬站一十六處馬二百三十八匹車七十輛黃牛四百隻坐轎一百單五乘肩轎三十乘。水站一十三處船八十九隻。雷州路所轄站六處馬六十匹車六十輛黃牛三百隻

坐轎六十乘肩轎三十乘。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車一十輛黃牛五十隻坐轎一十乘肩轎五乘。桐油站。城月站。將軍站。英利站。峇磊站。已上站赤各色並同前站。化州路所轄站二處馬二十匹車一十輛黃牛三十隻轎一十五乘。三合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車一十輛黃牛三十隻轎一十五乘。新惶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瓊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匹黃牛四十隻。在城站正馬五匹貼馬二匹准黃牛二十隻。白沙站正馬三匹貼馬二匹准黃牛二十隻。全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站三處。咸水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北陽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黃沙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建安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江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水南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山角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柳浦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封州路所轄水站一處。府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十五戶。肇慶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府門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戶。新村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戶。德慶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七隻。府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新村站船二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七戶。貴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三十匹黃牛三十隻轎三十乘。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馬站三處。鬱水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康和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玉洲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水站三處。東津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香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陝西行中書省所轄八十一處。陸站八十處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水站一處船六隻。安西路所轄馬站一十三處馬一千四百五十三匹。

本府站馬二百五十三匹。咸陽站馬一百四匹。興平站馬一百三十六匹。武功站馬六十九匹。乾州站馬一百三十五匹。永受站馬一百三十一匹。華陰站馬一百四十二匹。華州站馬一百二十匹。渭南站馬一百一十九匹。臨潼站馬一百三十五匹。龍橋站馬三十九匹。耀州站馬三十五匹。同官站馬三十五匹。鞏昌路所轄站一十九處。陸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九百三十三匹。水站一處船六隻。

通安站馬二百八十九匹。文盈站馬一百四十匹。伏羌站馬一百四
十匹。臨洮站馬二百三十匹。首陽站馬一百四十八匹。赤背站馬
八十匹。定西站馬六十匹。蘭州站馬四十八匹。會州站馬一百匹。
金州站馬五十匹。平難站馬二十匹。關成站馬五十四匹。南寨
站馬五十九匹。明井站馬一十九匹。蘭泉站馬六十六匹。秦亭站
馬一百六十二匹。咸宜村站馬一百二十八匹。臨汧站馬一百四十
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鳳翔府所轄馬站九處馬九百一十二匹。鳳
鳴站馬二百匹。岐山站馬一百一十一匹。東河橋站馬一百三十七
匹。草涼樓站馬一百匹。扶風站馬一百一十五匹。寶雞站馬一百
匹。汧陽站馬四十五匹。麻夫鎮站馬四十匹。百里鎮站馬六十四
匹。延安路所轄馬站八處馬七百六十六匹。本府站馬一百五十四
匹。甘泉站馬六十八匹。鄜州站馬六十六匹。三川站六十八匹。
中部站馬六十六匹。龍安站馬一百四十匹。宜君站馬六十四匹。
塞門站馬一百四十匹。平涼府所轄馬站二十處馬一千九百一十六
匹。環州站馬二十四匹。伏羌站馬六十八匹。泰州站馬一百五十
四匹。杜樹平站馬一百二十匹。上都站馬一百三十匹。大寨站馬

一百一十八匹。故關站馬一百二十匹。汧陽站馬七十匹。隴州站
馬一百四十匹。崆峒站馬一百五十匹。泉站馬一百匹。瓦亭站馬
一百一十四匹。清州站馬一百二十匹。且標站馬九十四匹。邠州
站馬一百一十匹。寧州站馬三十匹。慶陽府站馬三十匹。鎮原站
馬四十四匹。站安驛站馬一百匹。席家堡站馬八十匹。興元路所
轄馬站一十二處馬六百四十九匹。朝天站馬五十九匹。鎮寧站馬
五十六匹。羅村站馬五十八匹。金中站馬五十七匹。沔陽站馬五
十五匹。漢川站馬二十一匹。褒城站馬五十六匹。馬通站馬五十
六匹。清水站馬五十六匹。柴關站馬五十八匹。三岔站馬五十四
匹。鳳州站馬六十三匹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隻。
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隻。直隸省各路站計一百
二十六處。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七
十八處船五百九十四隻。牛七十六隻。成都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陸
站一十二處馬四百二十五匹。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一處船二十四隻。
陸站。本府站馬六十四匹。牛三十隻。漢州站馬四十五匹。德陽站

馬三十四匹。羅江站馬四十匹。牛三十隻。綿州站馬四十匹。牛二十
隻。文頂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伯頃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嶽泉
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唐安站馬二十匹。白鶴站馬二十匹。百文
站馬二十匹。牛一十隻。雅州站馬二十六匹。水站。四水站船二十
四隻。廣元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二處馬一百匹。水站四處船二十
四隻。陸站。寧武站馬六十匹。臨江站馬四十匹。水站。本府閬
津站船六隻。臨江站船六隻。江口站船六隻。石羊站船六隻。保
寧府所轄站九處。陸站五處馬八十五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陸站
錦屏站馬一十二匹。懷想站馬一十一匹。永寧站馬一十一匹。
金華站馬一十一匹。劒門站馬四十匹。水站。虎溪站船六隻。南
溪站船六隻。南部站船六隻。新政站船六隻。蓬州路所轄站五處。
陸站四處馬七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陸站。蓬萊站馬三匹。普安
站馬五十五匹。蘆溪站馬一十匹。集賢站二匹。水站。洲子站船
六隻。順慶路所轄站七處。陸站六處馬七十五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二
隻。陸站。青居站馬二十五匹。東龍站馬一十匹。東關站馬一十
匹。白馬站馬一十匹。賓峯站馬一十匹。廣府站馬一十匹。水站

一處船一十二隻。廣安路所轄站二處。陸站一郡渠站馬八匹。
水站一。石羊子站船五隻。渠山軍所轄站二處馬七匹。在城站馬
五匹。高梁站官降馬二匹。遂寧府站馬四匹。武勝軍所轄站三處。
陸站二馬五十匹。水站一船六隻。陸站。平灘站馬三十匹。嘉
平驛站馬二十四匹。水站一處船六隻。合州路所轄站四處。陸站一
馬四十匹。水站三船二十四隻。陸站。合陽站馬四十匹。內官降二
十匹。水站。金沙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荔枝站船八隻。內官降二
隻。雲會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潼川路所轄站三處馬五十五匹。
本府站馬二十五匹。白馬站馬二十匹。中江站馬一十匹。重慶路
所轄站一十九處。陸站三馬三十四匹。水站一十六船一百四十二
隻。陸站。古渝站馬一十五匹。伯節站馬九匹。白慶站。陸站馬
一十匹。水站。白慶水站船一十隻。朝天站船二十五隻。石門烏
蒙站船一十七隻。漢東站船七隻。赤崖站船七隻。應填站船七隻。
僊池站船七隻。桃市站船七隻。安馬站船七隻。木洞站船六隻
茅濕站船六隻。桃花站船五隻。忠州烏家大站船一十隻。岸溉
站船六隻。州既站船五隻。涪州站船一十隻。涪州路所轄水站一

處。船一十二隻。開達夔府等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一處。馬四匹。水
站五處。船五十九隻。陸站。咸淳站。馬四匹。水站。瀧雲根烏蒙大
水站。船一十一隻。梅沱小水站。船六隻。萬州站。船一十六隻、雲陽
站。船一十六隻。巫山站。船一十隻。紹慶府所轄水站四處。船八隻。
在城站。船二隻。新灘站。船二隻。開灘站。船二隻。辛酉灘站。船二隻。
開州所轄站一處。盛山站。官降馬二匹。瀘州路所轄水站十處。船
七十三隻。牛三十二隻。本州站。船七隻。古縣站。船七隻。牛四隻。麻
熙站。船七隻。牛四隻。清溪站。船七隻。牛四隻。茨湊站。船七隻。牛四隻。
黃擬灣站。船七隻。牛四隻。神山站。船七隻。牛四隻。滴溪站。船七隻。
牛四隻。史埧站。船七隻。牛四隻。烏蒙站。船一十隻。叙州等處諸蠻
夷宣撫司所轄站一十三處。陸站三處。馬一十七匹。水站一十處。船
七十四隻。陸站。叙州站。馬九匹。慶符站。馬四匹。定川站。馬四匹。
水站。叙州水遞運站。船六隻。綱運大站。船九隻。橫江站。船一十
隻。嘴口站。船七隻。月波峯站。船七隻。宣化站。船七隻。真樸站。船
六隻。南溪站。船七隻。常寧軍站。船一十隻。落雲站。船五隻。嘉定
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陸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六十五
隻、牛四十四隻。陸站。陵雲驛站。馬一十匹。水站。眉州站。船四
隻。官降牛四隻。石佛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青神站。船四隻。官降牛
四隻。峯門站。船六隻。牛四隻。內官降二隻。平羌站。船六隻。官降牛四
隻。南門站。船九隻。牛四隻。趙垻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三聖站。船
六隻。牛四隻、淨江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犍馬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
下垻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長寧軍所轄水站三處。船一十六隻。烏
蒙大站。船一十隻。銅鼓站。船三隻。武寧站。船三隻。叙州宣撫司所
轄水站二處。船二十隻。叙州站。船一十隻。橫江站。船一十隻。四川
西道宣慰司所轄一處。長寧軍水站一處。船一十隻。四川南道宣慰
司所轄四處。船四十隻。瀘州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重慶路水站二處
朝天站二十隻。石門站。船一十隻。涪州路水站一處。船一十隻。
閬蓬等處宣慰司所轄一處。咸淳府水站。船一十隻。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
四十五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羅羅斯宣慰司所轄馬
站二十九處。馬一千二百七十一匹。本司所轄馬站六處。馬二百四十
匹。大渡河站。馬四十匹。西番站。馬四十匹。邛部州站。馬四十匹。

盧古州站。馬四十匹。建昌府。瀘州站。馬四十匹。定昌府。沾山站。馬四
十匹。武定路。馬站十處。馬五百匹。明堯站。馬五十匹。大龍站。馬五
十匹。雪川站。馬五十匹。黎溪站。馬五十匹。並站。馬五十匹。環州
站。馬五十匹。盧仁站。馬五十匹。勒站。馬五十匹。和曲站。馬五十匹。
利浪站。馬五十匹。中慶府站。馬六處。馬三百一十一匹。本府在城
站。馬一百五十匹。嵩明府楊林站。馬三十匹。晉寧州站。馬二十匹。
安寧州站。馬三十七匹。路品站。馬三十七匹。祿豐站。馬三十七匹。
仁德府易龍站一處。馬三十匹。曲靖路馬站六處。馬一百九十匹。陸
涼站。馬四十匹。龍馬站。馬三十匹。不曹吉站。馬三十匹。火忽都站
馬三十匹。蒙古都站。馬三十匹。法納河站。馬三十匹。烏撒宣慰司
所轄站四十九處。馬站四十五處。馬一千七十四匹。牛三十隻。水站
四處。船二十四隻。本司所轄馬站三處。馬九十匹。牛三十隻。烏撒站
馬三十匹。牛一十隻。必畔站。馬三十匹。牛十隻。阿都站。馬三十匹。牛
十隻。烏蒙宣撫司所轄站九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五十匹。水站四
處。船二十四隻。馬站五處。烏蒙結吉站。馬三十匹。雪山站。馬三十
匹。合者判站。馬三十匹。羅佐站。馬三十匹。葉梢垻站。馬三十匹。
水站四處。葉梢垻站。船六隻。華鐵站。船六隻。鹽井站。船六隻。灘
頭站。船六隻。麗江路。馬站三處。馬六十匹。立吉莊站。馬一十匹。漾平
人帯奔剌八站。馬三十匹。義都站。馬二十匹。大理路。馬站一十四處。
馬四百一十匹。劍川縣站。馬二十二匹。觀音山站。馬一十五匹。鄧
川州站。馬一十五匹。大理府在城站。馬二十三匹。河尾關站。馬六十
匹。建寧縣站。馬四十匹。雲南站。馬五十匹。普棚站。馬一十三匹。
樣備站。馬四十一匹。打牛坪站。馬一十三匹。永平站。馬三十三匹。
沙磨和站。馬二十五匹。永昌府站。馬三十匹。騰衝府站。馬三十匹。
威楚路。馬站五處。馬一百三十八匹。砂橋站。馬三十匹。祿篤站。馬
三十三匹。路甸站。馬三十一匹。捨資站。馬三十一匹。威楚在城站
馬一十匹。徵江路馬站一處。江州縣站。馬二十匹。臨安路馬站六
處。馬一百二十匹。寧海府站。馬二十匹。建州站。馬四十匹。蒙自縣
八甸站。馬三十匹。娘甸站。馬一十匹。矣馬同站。馬一十匹。落提站
馬一十匹。廣西路馬站五處。馬四十六匹。豆溫站。馬一十匹。馬
者龍站。馬一十匹。吉饅站。馬一十匹。彌勒站。馬一十匹。茶起站。馬
六匹。普安路。馬站三處。馬四十匹。塔剌迷站。馬二十匹。南夢站。馬

一十匹。 磨漢站馬一十匹。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 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隻。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 中興路馬站一。野馬泉站馬一百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 永昌路脫脫禾孫馬站三。馬二百五十一匹。牛八十九隻。驢一百一十頭。羊三百五十口。本府站。馬七十一匹。牛二十九隻。驢五十一頭。 馬連泉站。馬一百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 辛記川站。馬八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二百口。 甘州路脫脫禾孫馬站二。馬一百四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 本州站馬六十匹。 青寺站馬八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六條政類。咸平府。至宋瓦江立站。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咨。近據遼東道宣慰司申。准宣慰使塔海奉國關那目當職欽奉聖旨。領軍遼東出征。遇有軍情緊急差使人員。若無站赤走遞。切恐遲慢。擬於咸平府至宋瓦江。斟酌安立五站。用元當站戶并見在官馬內。每站差撥人八名。馬八匹。權且安立守等走遞。史委能辦頭目。專一照管。准此。擬元撥三百戶內。每站差撥人八名計四十名。用元降馬四十疋走遞。其餘二百六十戶。均依供給各站使臣

人員飲食等物相應。已照驗事。本省照得。近有遼東道宣慰司同知忻都察憐遠。因爲站赤公事。赴上閑湊去來。今已迴還。不見如何安立。行下本司就問本官明白申省去後。迴據申該。移准同知忻都察憐遠牒該。當職看詳。上都與丞相等官員商議。闍里台官人來曾領軍出征。那目有徹里台。欽奉聖旨。領軍沿坊州。前去遼東征進去訖。若不依擬咸平府至宋瓦江安立站赤。切恐失悞緊急軍情公事。牒請轉申定奪施行。准此。本司參詳。若依已擬安立五站相應。申乞照詳事。本省照准宣慰司所擬據呈似上安立。咨請照驗。希咨迴示。准此。都省准擬。迴咨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就使安立施行。 叟城等處立站。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遼陽行省咨。開元路達魯花赤八兒禿滿忽申。照得本路所轄元設女直站赤。有賊軍盡行討虜了當。所有解散本管人戶。前來合懶叟城等處住坐。若有緊急軍情。俗稟奉大小公事。沿高麗國站赤。前去計稟。往復遙路遠窵。遲悞公事。今無於高麗國王并合懶叟城等民戶內。斟酌撥戶於叟城西京兩其中。三百里地內。設立三站走遞使客。似爲緊急公事。不得稽誤。官民兩使。參政自擅。乞照驗事。本省參詳。咨子賊軍入境。見於瓦江地面作耗。其八兒禿滿。守把隘口。東鄰高麗。若准所申。於叟城西京中間安立三站。就

令高麗國摘撥人戶馬疋走遞。以接軍情急務。請希咨迴示。都省准擬。移咨遼陽行省。就便行移征東行省。安置施行。及劄付通政院。照驗施行。
信州等立站赤。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中書省准江淮行省咨。據驃騎衛上將軍。行尚書省參知政事。行福建道宣慰司。呈。近於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內。欽授宣命。充前職。前去福建閩司之任。爲見驛路百姓房屋十室九空。訪問耆老人等。俱稱因爲遞運官物。拖夫挑擔。拿船遞運。不能存住。俱各逃移山林。卑職想着海外諸番。進呈的官物。都把這福建地面裏從北去。爲不曾立起遞運水旱站赤。所任官司。因而差夫科擾。以致百姓不能安居。爲此。議擬福建泉州諸番船隻。梢泊馬頭去處。爲頭設立水旱站赤。接高過分水嶺。江淮行省地面。鉛山州管下。車盤。立旱站一處。於泊口立水站一處。隨路依上設立。經由江東道饒信地面。直至真州。遞北赴大都下卸。專一遞運官物。驛路居民。不致逃移生受。已經移咨福建道。具呈江西行省。移准中書省咨。該除已移咨江淮行省。相視議擬。外仰差官相視。堪可設立去處。畫圖貼說。擬定呈省。奉此除福建地面。依上差官相視議擬。外於十月二十八日。有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差來福建起發減里財物宣日敬。就賫擎都省咨。江西行省咨文。該欽奉聖旨。宣喚赴闕朝

覲。卑職自福建至鉛山信州路。就便省會講究前事。據各狀申。若依上設立水旱站赤。委爲便當。得此。照得水旱站赤公事。若候各處講究到來。却緣那目沿路民戶。差夫擾擾。不能作活。委是生受。呈乞照詳。移咨就命旱職賫帶前赴都省講究施行。得此。照得先准江西行省咨。亦爲此事。累經劄付江東浙東道宣慰司。委官相視講究議擬可否。備細畫圖貼說。官吏保結呈省去後。未見呈到。欽催間。今據見呈。本省議得。若依高參政。并信州路等處所擬。實爲官民兩便。今將信州鉛山兩處文解似本。抄連在前。咨請照驗定奪。希咨迴示。准此。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忽都答兒怯薛第二日。紫檀殿裏有時分。火兒赤忽魯速古兒赤伯顏。參政察罕不花。必闍赤明里帖木兒。乃賽首寶赤木八剌沙。折吉兒。月兒千舍兒伯赤帖歌等。對這的每完澤丞相。不忽木平章。咱喜魯丁平章。暗都剌參議。狗兒參議等奏過。事內一件。自泉州不揀甚錢物將的往這裏來呵。更海外來的使臣每出來呵。交經過的百姓每般運呵。百姓每根生受有。泉州至福州旱路立三站。福建至鉛山州立六箇水站。那其間旱路上。更立一兩箇站。這裏到真州。更立六箇水站呵。百姓每也不生受。官司每當也不悞了。麼道說有。俺也道有體例的一般有。這裏差將人去。與那裏千戶的省

官人每一處立呵，怎生麼道奏呵，便當呵，那般者，如今亦黑迷失也來有，沙不丁也這裏有，他每那裏曾行來的人每有，他每根底問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就問得亦黑迷失平章咨呈，并沙不丁狀供，如蒙依上設置水旱站赤使當，都堂圓議，得既亦黑迷失等官咨呈，設立前項水旱站赤使當，欽依奏准事意，劄付通政院差官前去福建江浙行省，一同於合立水旱站赤去處設置，據船隻站戶，斟酌合用數目，依例差撥，將立訖站赤畫圖貼說，同撥訖戶數，開坐備細咨呈，一安立訖水旱站一十六處，水站六處，旱站一十處，泉州路旱站二處，在城站一處，惠安站一處，興化路旱站二處，楓亭站一處，在城站一處，福州路水站三處，尤義站、懷安站、水口站；旱站二處，蒜嶺站、宏路站，南劍路水站一處，建寧路水旱站六處，水站二處，水西站、建陽站；旱站四處，水西站、建陽縣站、崇安縣南站、大安站。

河南立站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中書省河南行省咨，照得汴梁東南相接淮西管下安豐路元設馬站一十一處，并河南宣慰司所轄迤東相接歸德府設站二處，迤西相接河南府路設立三站，計一十六站，并其餘併路站赤俱係上司元設，在後為係閑慢去處，及兩淮宣慰司隸屬江淮行省管領，於至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前河南宣慰司准尚書兵部關，

承奉尚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奏奉聖旨，將前項站赤俱各革罷，將站戶二千八百五十九戶內，除撥充車站水站戶計外，見在停閑站戶六百二十五戶，即目總使收差，淮西淮東兩道宣慰司，并兩淮鹽轉運司撥屬本省，見辦鹽課錢糧最為重大，凡遇幹辦事務，別無相接站赤，不能前去，必須添置，又照得汴梁迤南，直至鄂州大江北岸陽羅堡，二千四百餘里，設立二十一站，南貫湖廣江西福建諸處行省，海外諸番，正當衝要緊急去處，數內自汴梁至全塚站，一十一站，係汴梁安置，每站設馬上至五十疋，下至四十疋，迤南相接羅山站，直抵江北岸一十餘站，每站止設馬三十疋，元係江西湖廣兩處行省差設，到江南新附戶計，其各站為居深山，離家寫遠，絕無火煙，及所設馬疋不敷，頻併走遞，往往逃竄，委官專一提調，不能禁止，常是斷絕站赤，若不添補整治不便，此係通政院視管，擬合摘委本院正官一員，并都省差官前來，與本省官一同驗此中事勢緊慢，可以去處，斟酌添補安置，慣那了呵，違冊咨省，不然倘誤軍期緊速走遞，關繫利害，咨請照驗，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忽都答兒怯薛第三日，答蘭不剌裏四角殿裏有時分，火兒赤乃渾察，阿曾灰馬馬，速古兒赤伯顏，參政也里審班馬，合謀沙塔曾怎兒月赤徹兒，宣徽赤昔博赤馬，合謀塔

剌思不闌奚、答失蠻、扎撒兀孫、允滿脫、帖木兒不花、脫脫、允忽曾火者、允滿允古思，對這的每睛都剌、參政狗兒、參議等奏過下項事理，欽此，都省議得，上項五站，每站擬設正馬一十疋，從本省於附近相應戶內差撥與通政院所委官一同安置，外據羅山等一十站，移咨河南江西湖廣三處行省，并劄付通政院委官一同相視，若是那價有無動搖，從長講究端的如何便益，擬定咨來，一件，孛羅歡伯顏等，南京省官人每，交乞失馬失里說的幾件勾當來有，一件，俺管的錢糧勾當，多在揚州，有至淮西立十一箇站，至歸德府立兩箇站，至河南府的立三箇站呵，怎生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得，至淮西立十一箇站呵，多用著民戶有，如今且交聽候著，至歸德府的兩箇站，至河南府的三箇站，交立呵，怎生商量來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一件，荊南府宣慰司管的路分，江南壁的前者奏了，交湖廣省管了也，江北的路分，在江陵府迤北有行勾當呵，往迴生受有，江陵府宣慰司移的襄陽府裏來呵，怎生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得，江陵府是一壁緊的地面有，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且則交那裏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安置龍門站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通政院呈，赤城站南至刁窩，北至獨石，各九十里，中間山路窄狹，河水數多，比之其

餘站赤，地里遠窵，委實生受，因而站戶逃竄，倒斷站赤，為此，於龍兒年二月初一日，沉擅殿裏有時分，剌臣奏，火你赤就有，上都大都十箇站有，其間裏一箇站添呵，哏便當有，那般奏呵，疾忙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院參詳，擬合於龍門口北舊立站地面內，再行添補一站，於上都附近宣德府等處當差戶內差撥人戶，卻將赤城站起移赴赤城店安立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本省照得赤城鋪站，各設正馬一百匹，車五十輛，占用一千餘戶，若是別添一站，附近去處戶數不敷，為此，議得保定路泉興站為頭經由大名，至汴梁南北一道站赤，元為團困裏樊安立，即非衝要驛路，江南歸附年深，即目湖廣江西經行真定路，江浙福建由河間站道往來，所據前項大名一道站赤，委是閑慢，實為虛設，擬除大名在城站斟酌存留馬疋外，其餘站赤，盡行減罷，卻將近上站戶，摘撥添立龍門口北一站，餘剩戶數，於真定一道站赤，消乏去處添補走遞，深為便益，咨請照驗，更為可否聞奏施行，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兒幹魯朵裏有的時分，本院官剌臣平章、幹羅思同知、昔寶赤、闍禽火你赤，院判哥奏，雲州至獨石，其間裏站遠的上頭，不闌站哏生受有，中間裏添一站麼道先奏來，欽依者麼道聖旨了來，如今省家官人每商量了呵，俺根

底說將來。在先攻打襄陽府時節。保定路至大名路。教使臣每抄直的上頭一十四箇站立來。如今那站道上使臣不行有闕有。把那站罷了。那裏頭將來雲州至獨石兩其間裏一箇站。添放者。別箇的真定至大都站家二三年田禾不曾收。眷氣力哏消乏了。那站裏添放呵。怎生麼道。說將奏這般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堂圍議得。擬於奏准放罷站戶內。以遠就近摽撥一千戶。從通政院所擬。起遣撥換戶計。於龍門口北立站。餘上戶馬。除大名路在城斟酌存留外。依驗真定至大都站赤委實消乏去處。分俵走遞。差委前廣東道按察副使李中順騎坐鋪馬二疋。與通政院所委官。并各路正官一同摽撥安置。外據館舍鋪陳什物。令通政院就便行移上都留守司應付。仍劄付御史臺體察施行。 添立站赤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中書省咨。通政院呈。赤城站。南至刁窩兒至獨石。各九十里。中間山路窄狹。河水數多。比之其餘站赤生受。遞臨站戶逃竄。倒斷站赤。為此。於龍兒年二月初一日。沉檀殺裏有的時分。刋臣奏大你赤說有。上都大都十箇站有。其間裏一箇站添呵。哏便當有。那般奏呵。疾忙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院參詳。擬合於龍門口北舊立站地面內。再行添揷一站。於上都附近。宣德府等處。當差戶內差撥人戶。卻將

赤城站起移赴赤城。居安立相應。得此。本省議得。若便定奪。緣前項站戶貧富高低。勞逸不等。通政院判大你赤深知備細。咨請摘委本官前來講究定奪。准此。又准中書省咨。議得保定路泉興站。為經由大名。至汴梁南北一道站赤。元為圍困襄樊安立。即非衝要驛路。江南歸附。平深即目湖廣江西經行真定站路。江浙福建經由河間站道。往來所據前項大名一道站赤委是閑慢。實為虛設。擬除大名在城站。斟酌存留馬疋外。其餘站赤盡行減罷。卻將近上站戶摘撥添立龍門口北一站。餘剩戶數。於真定一道站赤消乏去處。添補走遞。深為便益。咨請照驗。更為可否聞奏。如蒙准奏。請就委通政院判大你赤安置。准此。據通政院呈。備准大都通政院咨。本院官與大你赤一同赴省講究立站事理。奉都堂鈞旨。燕南保定路泉興站至大名路。滿城一道站赤。在前為是攻打襄樊立來。若是摘撥一半。存留一半。兩處都不得濟去也。則把這一道站全罷了。將那戶馬於上都赤城添揷一站。餘上若有剩下底戶馬。於大都路站內。及西驛真定一道東驛河間一道站生受的站裏用者。奉此。咨請議擬聞奏事。准此。於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兒斡會朵裏有的時分。本院官判臣平章斡羅思。同知昔寶赤。同僉大你赤。院判等奏。雲州至獨

石。其間裏站遠的上頭。么閭站哏生受有。中間裏添一站。麼道。先奏來教放者。麼道聖旨了也。如今省家官人每商量了呵。俺根底說將來。在先攻打襄陽府時節。保定路至大名路。教使臣每抄直的上頭一十四箇站立來。如今那站道上使臣不行有闕有。把那站罷了。那裏頭將的來雲州至獨石兩其間裏一箇站。添放者。別箇的真定至大都站家二三年田禾不曾收來。氣力哏消乏了。那站裏添放呵。怎生麼道。說將來。這般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奏時分。火兒赤阿夫速古兒赤也先帖木兒。塔兒忽歹。沙沙。寬只先。昔寶赤。卜兒哈忽達。吉兒等有來。具呈照詳。得此。咨中書省。劄付通政院。欽依施行。 水達達田地立站。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中書省遼陽行省咨。慶雲站至哈里賓地面安立二十八站。該八百四十戶。除儘用舊站戶外。短少一百零四戶。并走遞馬牛。請照驗事。准此施行間。又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別真哈散言語。塔海的使臣蠻賓奏。塔海奏將來。在先從水達達田地裏。海青鷹鶻皮貨出來的一箇道子。從女直每的都魯根底來的一箇道子。從黑龍江來的一箇道子。這三箇道子的站戶每的數目要呵。七百三十六戶。有從哈兒賓民戶每的邊界至這驛站邊界站。斟量呵。二十八箇站有。每站三十戶家。每戶一箇

家馬。兩箇家牛。與了立站呵。怎生奏將來有。麼道奏呵。刋真平章奏。俺商量來。鋪馬不交每站二十戶。鋪牛三十隻。水達達的八箇站。三萬戶的那驛至哈兒賓民戶每的邊界交立。別列怯里去的站戶每根底。三萬戶的這驛女直站戶每根底。接着交立。又女直田地裏行的道子上。編排着交立站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移咨遼陽行省。欽依聖旨事意安立施行。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鎮遠至岳州立水站 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湖廣省咨。八番羅殿宣慰司呈。見管地面。相接雲南交趾溪洞諸國。正係衝要驛路。相離本省往復七千餘里。但遇使臣頻併。站馬不敷。今擬自岳州西抵鎮遠府。設立水站二十四處。緣例不曾總置船一百二十五隻。差撥水夫八百單三名。除緊急使臣乘騎鋪馬外。據赴北朝見蠻官進貢物貨。并緩慢使臣。應付站船。實為便當。請照驗事。今蒙都堂鈞旨。圍議得。依准本省所擬。廻咨。仍劄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總計六處二十四站。計船一百二十五隻。水夫八百單三名。

鎮定府二站。計大桐槽船一十隻。每一隻合用駕船夫四名。計夫四十名。并館驛雜使人夫一十名。 就大田馬站船五隻。計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夫五名。 刱立青浪站船五隻。計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夫五名。

沅州路水站八處，用大桐槽船四十隻，每一隻用夫四名，於四百畝戶內
差撥應當，計用駕船夫一百六十名，外有館驛雜使夫四十名，於丁多無
地戶內差撥，除免各戶一應雜泛差役。　就馬站七處　平溪站五隻，計
駕船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便溪站夫二十五
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晃州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
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在城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
五名。　盈口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竹寨站
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黔陽縣站夫二十五名
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刱立一處　銅安站夫二十五名，駕船
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靖州路刱立上洪岸一站，用桐槽船五隻，
計夫二十名，外館驛雜使夫五名，於丁多無地戶內差撥，除免本戶差役
辰州路合該刱立站，計船三十隻，每船一隻用駕船夫七名，計夫一百
八十名，并館驛夫三十名，計二百一十名，以地一百五十畝以上，二百畝
以下差撥應當。今准本路關該縣管納稅人戶田畝，除當馬站外，止有三
萬七千三百畝，內差設站船三十隻，每船一隻，以地一千五百畝為則，止
設置站船二十四隻，稍夫一百六十八名，外餘站船六隻，稍夫四十二名，
別無地稅可差。本路易行作詞申覆省府照詳外，今擬設立站船三十
隻，計夫二百一十名。本路有地稅戶合併到船二十四隻，計夫一百六十
八名，無地可差船六隻，計夫四十二名。敘浦縣站夫三十五名。辰溪站夫
三十五名，盧溪站夫三十五名。本州河岸站夫三十五名。北溶站夫三十
五名。清浪站夫三十五名。　常德路刱立六站，船三十四隻，料例夫數不
等，計用駕船夫二百三十九名，并館驛夫三十四名，計夫二百七十三名，
俱以地一百五十畝之上，二百畝之下差撥應當。　高都站船五隻，夫三十
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故鄉站五隻，
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延泉站
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本府河岸六隻，夫四十五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三隻，夫二
十四名。　龍陽縣站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
二隻，夫一十六名。　武口站八隻，夫八十名，八十料四隻，夫四十名，一百
料四隻，夫四十名。　岳州路刱立明山一站，船六隻，料例夫數不等，計夫
四十五名，以地一百五十畝之上，二百畝之下差撥，五十料三隻，夫二十
一名，七十料三隻，夫二十四名。　巴陵州立站　至元三十年正月二十

三月，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判真憧兀兒言語，伯帖木兒
哈剌孩都兒兩箇根底肇州來的，至到老鵶州立站者，麼道聖旨有來，伯
商量了立七箇站裏，教五十箇家牛呵，怎生商量來，站裏生的人，伯帖木
兒放者種子農器與，今春交種田禾者，站裏使用的牛根底比及到秋買
與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今蒙都堂議得，移咨遼
陽行省，欽依安立站赤外，據牛隻、種子、農器，付戶雜房，就便定奪，應付，劄
付通政院照會施行。　哈兒必立站　至元三十年四月，只兒哈忽剌真
暗都剌蒙古文字譯該：水達達的哈兒必達辟相立着的站，每裏又各添
二十戶做着四十戶，在先的躰例裏，牛站也當着，又水裏船站也當着，麼
道聖旨了也，這合添的各二十戶，百姓根底道家奴的收拾了的七百七
十戶內交放者，麼道聖旨了也，又從不答迷至到趙州交立三箇站者，這
三箇站的各二十戶也，道家奴的收拾來的百姓內，交放者，這站每的各
站裏五箇家船交放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移咨遼陽行省，欽依施
行。　秦隴站馬　至元三十年八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申：秦州正
當衝要去處，往來使臣頻併，自至元二十三年改移站赤，前去平涼等處
安置，本處並無存留鋪馬，但遇使臣經過，捉拿百姓馬疋，更行取要鞍轡
苫氈繩索，因馬人夫稍有遲慢，便將官吏凌辱弔拷，脫剝衣服，西至鞏昌
東至隴州，盡係山路，但遇差遣，不下半月，方得廻還，雖設脫脫禾孫，必不
能盡，可將平涼一帶站馬分減一半，依舊秦隴州地面置立，實是官民兩
便。具呈照詳。送兵部照擬，行移通政院，照得至元二十三年八月內，承奉
中書省劄付，便宜都總帥府達魯花赤忻都呈奏過事內一件，站赤，平涼
府道子徑直行的車子，更好水草，將站改移在那裏立呵，怎生，奉聖旨，差
使與你每一處觀者，那裏立者，欽此。依上施行外，省詳上項站赤，即係欽
奉聖旨改移安立，似難議擬，合從陝西行省，令拘該脫脫禾孫，止當使臣
人等經行，已立站道相應。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咨本省照驗，依上施行
通惠河水站　至元三十年十月，通政院呈：通州水旱站見設二十料
小船一十隻，每隻四戶，計四十戶，內在逃四戶，見有船九隻，供遞使臣站
車伍拾輛，每輛一十三戶，共六百五十戶，內在逃八十七戶，見在四十三
輛。陸路自大都東接薊州，遞運繁冗，今擬薊州車站，元設車數存留車一
十五輛，餘止車戶改作船戶，總合添船九十一隻，不敷戶計，於大都、河間
兩路附近州縣當差戶內僉撥，所據合該船隻、撑船頭疋，即係刱立站赤，
擬合官為應付，內車戶就用元有驢畜撑船，外據新添戶計，合該船隻并

摔船驢畜，初年官為令行應付，已後船只損壞，驢畜倒死，站戶自行置買相應。又據都水監呈：委邊監丞與通政院王都事一同踏逸，得通州李二寺、倉東瀕河，可以安立水站等事。奉都堂議得：不數船五十四隻，近復定奪外，准擬於李二寺安置水站，擬撥站船四十六隻，內除元有船九隻外，就用通州車站戶該船三十七隻，付梲糧房於劉傑所管船內依數應付。下兵部行移通政院，依數關支，就便安置施行。

靜江等處水站

至元三十年十月，湖廣省咨：本省參省高正議咨：議擬廣南西道站赤，便益事內一項：靜江在城旱站至理定縣橫塘站，元設四站，為係經八十里山地面，險惡馬疋，難以走遞，因此有蘇橋大石三里至橫塘，又設水站四處，便且順水來坐站船，至橫塘卸行騎坐鋪馬，旱路前去邕南。若自靜江為頭，設立水站，至江口分路，西抵慶遠，南至邕州，凡有前往邕南使臣順水而下，來坐站船辦事；若迴還事務關礙軍情緊急，許令騎坐鋪馬，其餘閑慢差使，依舊來坐站船，不致靠損生受。移准本省右丞咨，與本道宣慰司委官踏視，議擬得委是便益，本省看詳，若准所擬，似為便益，咨請照詳。准此。送兵部行移通政院議擬，當院照得靜江為頭添設水站，係隸行省所管地面，合從本省所擬添設遞運相應。本部看詳，若准通政院所擬，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移咨本省，如委便益，准擬施行。

福建站赤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福建行省咨：福州路管下白砂、小箬二站，山嶺陡峻崎嶇，若將兩站馬疋撥與福州路在城等站，卻於白砂、小箬添船，又建寧路麻沙站、樵川站山路寫遠二百餘里，走遞頻併，倒死馬疋，添設腰站等事，便當如准所擬相應，請照驗。憲准此，移准中書省咨：於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奏過事內一件：福建那地面裏白砂等處馬站、水站添的減的、併的那裏的，省官人每分遣設安置驛道，說將來有，依着他每的言語行呵怎生？商量來，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移咨中書省欽依施行。一

一福州路管下白砂、小箬二站，山嶺陡峻，路石犖确，俱係近年創開棧道，緊臨江岸，羊腸盤折，嶺路百餘里，兼懷安至水口，水勢平坦，並無灘料。各站俱有設置站船，遇有朝廷往來使臣，不肯乘船，只要起馬，其經磨天嶺山路高峻，上如登天，下如入井，鑿山成路，石如釘刺，如值陰雨，坡峻路滑，馬力不加，御夫跌於山澗，經行損傷，馬疋重則致傷人命，站馬走遞一遭，不死即病，至甚不便。又福建極邊煙嵐重地，不係產馬去處，每馬一匹不下中統鈔二十錠至二十五錠，此間新附人民不一，養馬法度，又且地熱嵐瘴，易生疾病，頻併倒死，每戶週歲買馬數匹，揭借錢債，重出利息，充償未還，復利復生，逼迫站戶典賣田產，是致消乏。若不更張，久而靠損站戶倒斷站赤，誠為未便。令議得：擬將白砂、小箬兩站鋪馬二十二匹，並行減去，除白砂站船隻數少，就用馬二匹，改船五隻，走遞運外，將馬八疋撥與福州路在城站及撥四疋於武步站添貼走遞，餘上馬八匹，內二匹改船四隻，篙一十來，撥與懷安水站船四隻，篙五來，在城站篙二來，武步站篙三來，外六疋，以遠就近，貼撥部侍馬六匹，改船一十四隻，篙一十來，內延平站添撥與篙三來，王臺、順昌等站水程順便，已行減去馬疋，王臺站添船六隻，篙五來，順昌站添船三隻，篙二來，富屯則立水站一處，添船五隻，所據准安水站相離福州城二十里，若有使臣乘船到站，斷馬騎坐於福州路在城站，撥鋪馬一十匹赴懷安水站聽候走遞，每月一次輪番交替，便當若有福建各衙門赴北人員緊急公事，擬自准安站上船，至水口站起馬，其餘閑慢使臣，至不過舟楫去處起馬，外朝廷差來使臣，自北起馬，經由江浙省過分水嶺，至崇安站，由江西經過杉關至光澤縣、杭川站，俱各水站順便，擬合乘船下流，比之馬程，實然快便。今將各站元有改撥實在馬匹船篙開具于后。

福州路在城站至延平站，元有馬一百四十三疋，船七十五隻，篙二十八來。

在城站馬三十六匹，船五隻，篙八來。

懷安水站船一十隻。

白砂站馬一十四匹，船一十隻。

小箬站馬八匹，船一十五隻。

水口站馬二十匹，船一十隻，篙五來。

皇田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篙五來。

武步站馬一十三匹。

茶洋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篙五來。

延平站馬一十八匹，船五隻，篙五來。

減除馬二十二匹，白砂站馬一十四匹，小箬站馬八匹。

改撥馬二十二匹，內除馬一十匹，每匹該米一百石，計米一千石，以遠就近，從便償撥，改換船篙外，有馬一十二匹，撥與在城站八匹，武步四匹，船二十六隻，內建陽站償撥到船三隻，并武步站償到馬匹，改換船二十三隻，每船一隻該米四十石，計米九百二十石，除撥與王臺、順昌、富屯三站船一十四隻外，船一十二隻，撥與懷安站船四隻，白砂站五隻，延平站三隻，篙二十來，每來該米四石，計米八十石，於前項償撥馬匹餘剩米內改換，除撥王臺、順昌站篙七來外，篙一十三來，撥與在城站二來，懷安站五來，武步站三來，延平站三來。

在城站馬八匹，篙二來。

懷安水站船四隻，篙五來。

白砂站船五隻。

武步站馬四匹，篙三來。

延平站篙三來，船三隻。

今次次撥定實在馬一百三十三匹，船八十七隻，篙四十一來。

在城站馬四十四匹，內撥鋪馬一十疋於懷安水站聽候走遞，每月輪番交替，船五隻，篙一十來。

懷安水站船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一十四隻轎五乘白砂站船一十五隻小若站船一十五隻轎五乘水口
站馬二十匹船一十隻轎五乘皇田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轎五乘
武步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七匹轎三乘茶洋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
轎五乘延平站馬一十八匹船八隻轎八乘一據邵武路申講究得
建寧路建陽縣水南站至麻沙站九十餘里麻沙站至樵川站山路崎嶇
崖止一百餘里相去窵遠馬匹走遞頓仆倒死若於建陽縣東風鎮添設
腰站及將麻沙站移於邵武縣管下六都林鄉排設立地面寬闊水草便
當站戶不致靠損往來使臣甚便今議得麻沙站移於林鄉排設立却於
東風鎮添腰站一處除林鄉站就用麻沙站正馬七匹并樵川站馬一
匹外據建陽葉坊站水路順流比之上下站亦馬匹船隻數多擬於建陽
站減船三隻償與延平站并減馬一匹及葉坊站減馬一匹計二匹與麻
沙站元有餘剩馬六匹計正馬八匹撥付東風站走遞便當今將各站元
有改撥實在馬匹舡轎開具如后大橫站北至大安站西至麻沙站元
有馬一百五十一匹船五十四隻轎二十三乘大橫站馬一十五匹
太平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轎三乘城西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
隻轎三乘葉坊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隻轎三乘建陽站馬二十

疋船一十四隻轎三乘興田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轎三乘崇安站
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轎三乘大安站馬一十八匹轎五乘麻沙站馬
一十三匹減除馬一十五匹船三隻係償撥與延平站建陽站馬一匹
船三隻葉坊站馬一匹麻沙站馬一十三匹改撥馬一十六匹內係
樵川站撥到馬一匹外實就用麻沙等站正馬一十五匹東風站馬八
匹係新立站赤內就用麻沙站馬六匹葉坊建陽站馬二匹林鄉站馬
八匹係麻沙站改移內樵川站撥到馬一匹外實就用麻沙站馬七匹
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一百五十二匹船五十一隻轎二十三乘大橫站
馬一十五匹太平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一隻轎三乘坊西站馬一十八
匹船一十一隻轎三乘葉坊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一隻轎三乘建
陽站馬一十九匹船一十一隻轎三乘興田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轎
三乘崇安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轎三乘大安站馬一十八匹轎五
乘東風站馬八匹林鄉站馬八匹一福建赴北水陸驛程明有兩
路建寧去江浙邵武去江西今出使人員多由江浙不行江西又兼南劍
路王臺站至邵武路光澤縣杭川站水陸俱通下流順便南劍路順昌站
西至汀州路白蓮明溪一帶站赤即係僻路使臣稀少比至邵武路水口

水站八十餘里水口至樵川站一百餘里地里窵遠今議得既是南劍路
順昌站取水口至樵川站地里窵遠擬將水口站移於拏口設立仍於富
屯初添水站一處南劍路王臺順昌兩站乃係水程順流將樂白蓮明溪
三站赤係僻路擬合各減馬一匹計五匹改換船一十隻轎二十五乘內
添與創立富屯水站船二隻轎五乘拏口站船五隻轎五乘杭川站船二
隻轎一乘樵川站船一隻杉關站轎一乘將樂站轎四乘白蓮明溪順昌
站各轎三乘外水口元有船三隻撥與拏口站及將武步站馬匹改船五
隻撥與富屯站遞運外據樵川站馬比之別站數多又兼與新立林鄉站
相接擬合於本站減馬一匹撥與林鄉站走遞甚便王臺站北至杉關
站西至臨汀站元有馬八十四匹船一十九隻轎三十八乘王臺站
馬四匹船二隻順昌站馬四匹船五隻轎三乘水口水站船三隻
樵川站馬一十九匹船四隻轎五乘杭川站馬一十五匹船二隻轎二
乘杉關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九匹轎二乘將樂站馬四匹船三隻轎
三乘白蓮站至臨汀站不拘水路馬四匹轎三乘明溪站馬四匹轎
三乘王華站馬三匹轎三乘清流站馬三匹轎三乘石牛站馬三
匹轎三乘館荷站馬三匹轎三乘臨汀站馬五匹轎五乘減除馬六

匹內撥與新移林鄉排站馬一匹外馬五匹每匹該米一百石計該米五
百石船三隻樵川站馬一匹順昌站馬一匹將樂站馬一匹王
臺站馬一匹白蓮站馬一匹明溪站馬一匹水口水站船三隻
改撥船二十七隻每隻米四十石計米一千八十石內武步站馬改換償
過船一十四隻并就用水口水站元有船三隻外順昌等站改換船一十
隻該米四百石轎三十二乘每乘米四石該米一百二十八石內武步
站馬改換償過轎七乘外順昌等站馬改換轎二十五乘該米一百石
王臺站船六隻轎五乘順昌站船三隻轎五乘富屯水站係新立站
赤船七隻轎五乘樵川站船一隻拏口站係水口水站改移船八隻
轎五乘杭川站船二隻轎一乘將樂站轎四乘白蓮站轎三乘
明溪站轎三乘杉關站轎一乘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七十八匹船四
十三隻轎七十乘王臺站馬三匹船八隻轎五乘順昌站馬三匹船
八隻轎八乘富屯站船七隻轎五乘拏口站船八隻轎五乘樵川
站馬一十八匹船五隻轎五乘杭川站馬一十五匹船四隻轎三乘
杉關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三匹轎三乘將樂站馬三匹船三隻轎七乘
白蓮站至臨汀站不拘水路馬三匹轎六乘明溪站馬三匹轎六乘

王華站馬三匹轎三乘。清流站馬三匹轎三乘。石牛站馬三匹轎三乘。館前站三匹轎三乘。臨汀站馬五匹轎五乘。一先據通政院呈：福建元立兩處站道，先隸江西行省，時分止行西北驛路，即今福建立省，出使人員多行東北杭川站道，俱於建陽縣相合。若將信州路脫脫禾孫那去建寧路建陽縣設立，盤驗分揀兩路往來使臣，已明降事行。據建寧路申：若將信州脫脫禾孫移於建陽縣設立，便益。為此照會本院，依上施行，至今未到。今照得福建往來使臣若往江西赴北，里路近便。除福建省衙門出使人員本省就便分揀，經由江浙、江西兩路往來，如至水路來坐站船外，朝廷往來使臣合令滦州脫脫禾孫亦行分揀，須由兩路而來，如至水程坐船下流，庶可省減馬力。緣朝廷公差使臣行省難以區處，令從都省禁止，如此似望兩路站赤差役均平，不致偏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站

站赤九

二十二勘

元朝典章斷例	站赤免罪	罰俸	二十七	三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七	一百七	處死
詐騎鋪馬	決二乙第三站官不曾起例劄子對驗施行		為須不曾盤問赴當對驗給劄人與鋪馬正官決	直日當站官決	投鋪不諫監問後起令在逃決		站司決	詐稱大王位下使臣例換騎鋪馬取要飲食決	詐稱使臣大王騎鋪馬又行劫掠主犯人
借騎鋪馬		品官借騎俸一月。諸人決二十七。				騎鋪馬庶人決			
背站馳驛	經由兩站。不依正路。量情決四十七下。				在逃站戶	逃去了站戶。拿將來打七十七下。差發交納。			
失去鋪馬劄子	宣匣內。不見了劄子一道。打九十七下。元判亦背看				站赤偷盜官物	偷盜本站捐鈔官布定分晃各站曉諭。			

使臣驛內安下。中統二年。欽奉聖旨節該：據往來使臣。城子裏沒勾當的。休入去。如有勾當入城去的。使臣仰於並下的使臣館驛內安下。首官員民戶每的房子裏休得安下。這般聖旨有來。今再行省諭。經過使臣。今後照依已前聖旨體例行者。若城外立站。在城別無勾當公事。仰速便倒換合騎鋪馬前去勾當。並不得輒入城中。遷延違滯。若委是城中合有勾當。仰於係官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舍內安下。如違治罪。仍仰站赤人等依理驗視。應付鋪馬。祇應如違。亦行治罪。無得違犯事。錄此。至元　年　月。中書省奏奉聖旨。六部併作四部。欽依別立站赤條畫。一。諸站鋪行外。除別路站赤鋪馬數目。仰本部常切檢校。令逐一區處。一。諸站鋪馬大槩一體走遞。其間或有馬疋參雜瘦弱病患氣力生受去處。雖因走遞使然。亦由站間不得其人。及本路官司有失照覷。今後委自本路管民正官督勒管站。常川計點草料槽具。各站戶人等將所養馬疋依時飲喂。須要肥壯。無令瘦弱。若是不禁走遞。頻頻倒死。驗數補買。不唯有損站戶。抑亦失候儕站驛。裡繫惠公事。省部不測差官前來檢校。若有似此站官。就便斷遣。一。四戶養馬一疋。若有倒死。又當補買。一歲之間。所費甚重。今知得諸處站赤。不卹站戶疾苦。中間因事作弊。妄行科斂錢物。百般搔

擾。仰各路總管府。常切體察。或有人告首到官。取問是的。依條重斷。追贓還主。別差好人代替。　一站戶多有影占近上人戶不令供馬。止要出備錢物以益私己。若不禁治。切恐久而靠損其餘戶計。今後有人告發。或官司察究得知。痛行治罪。諸人結攬者同。　一元奉省劄。站戶依驗使臣分例上應付當日首思。若使臣有必當住呵。官司應付者。亦照知得諸處站赤例於馬戶處冒行攢斂羊酒米麪首思等物。除使臣分例食用外。多有乾落數目。今後委自總管府斟酌。各站緊慢使臣起數扣算。必用首思數目。令本站於馬戶處依理計置。明附文簿。排日依分例支銷。總府每月照刷。如有冒破及不應者。勒本站官陪償。　一元奉省劄。總站許設頭目三員。其餘站驛量設二員。額外不許添設。仍具管站頭目姓名申來。　一今後站戶如遇買馬。仰本管先行相視過。然後立契成交。須要根實年少肥壯無病耐騎坐者。無得聽從站戶止圖價少。濫買年老有病瘦弱馬疋。日下雖省些小馬價。不久倒乏。官司兩不便當。　一管站官不得私騎站馬。及令駄駝諸物。如違。痛行治罪。　一遇有使臣經過。管將起馬劄子辨驗無偽。即便應付鋪馬。毋得止驗來站關子倒換。亦不得非理刁蹬停留。　一諸站元有放馬草地。仰管民官與本站打量見數。插立標竿。明示界畔。無得互相侵亂。亦不得挾勢冒占民田。如有種田與人爭狀。劄子粘附簿狀時。不得非理破使。　一使臣經過起數。仰總府取會。每季不過次月初十日已裏申部。仍開使臣姓名并鋪馬數目。賚擎是何官司。起馬劄子來往某處勾當公事。

至元新格。　諸事應差人給驛者。雖有元降起馬聖旨皆須置簿開附。每季申報合屬上司。有不應給驛馬而給者。隨即究問。行省差遣起數。咨省。雖不給驛。其不須差人可辦之事。凡於所屬官司。毋得因而煩擾。

品從鋪馬例。　至元八年三月。尚書兵部承奉尚書省劄付。先據御史臺備山東東西道按察司申。照得各路官員。應起鋪馬自行出給。有品同起馬多少不一。別無定例。已遂行定奪送本部。議得除有下項定例之數。止合依舊乘騎外。隨路官員若奉持旨或省部明文。及急速公事應給驛者。照依舊例。三品五疋。四品五品四疋。六品七品三疋。八品以下止給二疋。省府准擬。除已劄付御史臺照會外。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一隨路總管府監捕蝗蝻鋪馬。戶部元行達魯花赤總管二疋。同知治中府判二疋。　一隨路運司。每季差押運官一員。牽子一員。赴部送納課稅。驗元給劄子起馬二疋。既運司革罷。總管府依例送納。　一各路交鈔[illegible]官庫子赴部關支鈔本。解納昏鈔。鋪馬已有定例。各路總管府就給劄

子。起馬二疋。　一隨路局院起納段疋雜造軍器等生活。各路就給劄子。應付押運官馬一疋。　一隨路府運司衙門。每歲差發計撥稅糧考較課程人吏。各路就給劄子起馬三疋。今既運司併入總府。亦合依例騎坐。　一隨路係官投下局院。每年差人赴都及於他處關支物料。起馬一疋。上年不曾馳驛者。不在此限。　一隨路差人根挨急遞鋪遺失損壞文字。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疋。　一隨路差人押運進呈御膳野物。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疋。　一隨路運司馳運鹽引驗斤重給馬。今既改立都鹽使司。亦合依例應付。

站戶不便　至元十六年九月。通政院據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備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申。詳先蒙官司設立站赤時。俱係揀發人戶。於內差訖軍匠等戶。卻將貧難人戶補充。內有無田地營運事。必與人傭佃為活。又值累年田禾雹雨旱霜薄收。闕少口糧。草粮艱得。走遞預備倒死馬疋數多。蒙官司勒令補買。應當不前。所有些小家產折解。貨賣盡絕。枉竟無靠人戶。太半在逃。及投充諸王位下昔博赤怯伶口人匠等事。不肯應當站役。以致遍臨站戶。將男女典雇賣與他人。得到鈔數。補馬草料口糧等用度。至元十四年。十五年二次伯答半土里作亂。人事不能作活。又蒙官司拘收訖馬。每疋不下八九十兩價鈔。其隣站倒死。致將鋪頭疋車杖順帶過站及本處官司臨站戶。與民戶一體科歛和買和雇。一切大小雜役人夫長行。馬疋草料等件差役。委責靠損。見在人戶消乏難以存止。申乞照詳事。得此。於五月二十日。行宮內哈伯平章等官并[illegible]宅一同奏准。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奏告下項事理。與呈中書省照詳。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一件。除帶上位新圓牌子聖旨底文書裏行底使臣。鋪馬休與者麼道。明白聖旨有。諸王并諸衙門勾當。倚付來底官人底文書裏行的。怎生麼省著行麼道。奏有遠底軍情勾當裏。着圓牌子行有。除這的已外。不揀甚麼勾當。諸衙門行底。若遠當呵不宜麼道。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總帥管着底城子裏出來當站有來底。二百四十戶站戶。只必帖木兒大王根前。諸王根前。愛不花駙馬根底頭下有麼道。不當站有麼道。奏有遠底只依在先體例裏面。有站家則交當站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只必帖木兒大王位下使臣。騎着鋪馬喫祇應。更長行馬根底草料。要了宿頓呵。奏呵。休與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臨洮府站家從在先放頭口底田地。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裏。海音先青劄付來帖木兒不花三个做土有麼道。奏有遠言語是實呵。交回與者。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民戶底官人每根底，和尚每根底，常川拿着行底，諸王底鋪馬令旨也有這般字兒去麼道奏有這般謊說，今旨狀拾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王布把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諸王底布把鋪馬裏行者麼道商量了也。別个和尚每根底鋪馬裏休行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王位下細茶飯，五戶納與軍人根底錢物鋪馬裏將去。有這的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有這底，從在先行來底。若罷了呵不宜也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脫脫錢債利錢狀拾鋪馬裏公有麼道奏有這的省書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總帥底總管府按察司底官人每不揀甚麼勾當裏鋪馬裏行有怎生省着行麼道奏有這的背忙軍情勾當呵，鋪馬裏行者，除外站家裏鋪馬休得行者。有民戶的當呵，民戶裏州城省行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衙門遷轉官員來底去底官人每鋪馬裏行有這般的怎生省着行麼道奏有這的今後不與鋪馬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大王每好事底勾當寫着裏的頭所用底物殿去呵，鋪馬裏行有怎生般省着行麼道奏有諸王行也者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大王每來的時分去的時分民戶裏不交納鉢，站家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這的有忙勾當呵站家鋪馬裏騎者，無忙勾當呵民戶準備鉢納鉢着來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黃水站家為船隻勾當裏鋪馬行有這底行底一蕃兒兩蕃兒有着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土鉢田地裏差得去的使臣根腳錢糧之上大王每根底斷師根底官人每根底得了鋪馬文書來底物件將着行有麼道奏有這底根腳裏鋪馬以上不看添着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省樞密院御史臺通政院王押行諸站道的每文書裏鋪馬裏行者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呵，這的不揀甚麼勾當裏從在先鋪馬行底勾當來有來，這的罷了呵不中也。省則依着那体例裏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通政院呈備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田土被狀走逃頻併鋪馬倒死，站戶在逃及使臣諸王位下黃嘛僧俗口人匠等事過臨洮站戶典雇男女哺買馬疋等事。五月二十日通政院官完澤哈剌等及脫脫木孫塔察兒一同

奏准站赤內事理一十五件，呈乞照詳。都省除已劄付王押府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諸衙門不得給鋪馬劄子。　至元十九年六月，中書省奏過下項事理，仰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一奏江南行省行臺按察司宣慰司、各處總管府諸衙門官人每差使臣呵，他每出給鋪馬劄子有奏呵，便行文字省諭休教行者，聖旨了也。　一奏江南做官去來的一箇漢兒人說有江南行底使臣每與猪肉魚兒雞鵝鴨喫不肯，只要羊肉喫，有那田地裏每一口羊用七八十兩鈔，有這般呵，教站赤生受的一般奏呵，若有猪肉呵與着，無猪肉呵教與飯喫着，魚兒教魚也着，與魚喫着，無呵休與着，羊肉雞鵝鴨等飛禽休與喫者。這一件事，并行省行臺宣慰司、各總管府按察司、諸衙門不得出馬劄子，差鋪馬行的兩件公事，一處疾忙行文字省諭行去，敬此罷了者，聖旨了也。

使臣與印信文字　至元二十九年，行御史臺劄付據監察御史呈量事緩急，給降符信文字施行。　擬准御史臺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行臺與將文書來，去年拿了忽哥後頭上位差底使臣每，沒御寶聖旨，沒官人每底印信文字，口傳聖旨人根底要罪過底人也有，有罪過底人根底放了底也有，封了人房子，斷沒底也有。這般呵，真底假底分揀不得。這其間裏做賊說謊底有去也。俺商量得，今後不揀誰，上位奏准差使臣呵，合與聖旨底，與御寶聖旨；省臺院不揀為那箇衙門裏底，交與印信文字者。這般呵，使當麼道奏呵，那箇人那般來，聖旨有呵，吹剌也奴、伯顏察兒兩箇口傳聖旨放了人來麼道奏呵，是有，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咨請照驗。

休揀擬行馬例　元貞二年月日，欽奉聖旨：通政院官人每奏，站戶每不揀誰，休隱藏者。為上都大都兩路站戶根底和雇和買不揀甚麼差發休重併要者。差去的使臣擬行馬休揀騎者。站家草地每不揀誰休占了，要呵回與者麼道，薛禪皇帝聖旨有來。如今為站的站裏差使逃避了，添于裏官人每根底各投下裏有。站家草地每，百姓占了不曾與來的也有麼道奏來。如今站戶每不揀誰交影占者。大都上都兩路站戶每根底和雇和買休要者，但為站的草地每不揀誰占了來呵，回與者。擬行馬休揀騎者道來。這般宣諭了呵，站戶每影占的，大都上都兩路站戶每根底和雇和買要的，為站底草地每不回付的，擬行馬揀騎的人每，不那甚麼道，聖旨俺的。猴兒年正月初七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任回官員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書省准中書省咨：來咨奏准福建、雲南任回官員，旱路裏長行馬裏來到水路裏憑付站船，欽此。照得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准中書省咨，奏

准任回官員飲食馬疋草料。即令水路站船別無坐到各各品級合得船數。莫若照依都省已定飲食草料躰例。三品以下與船三隻。四品五品與船二隻。六品至九品及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與船一隻。行李人數雖多。船隻不過此例。外據在任之歿官員妻子。亦合依驗已死官員品級。依例應付飲食馬疋草料。水路應付站船。實為兩便。都省照得。飲食草料已有定例。令將擬到站船數目開坐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俺管底城子裏做官來的人每。回地遠麼道。不肯來有。如今怎生般來的每根底。去時分鋪馬裏去了。月日滿呵。回來時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書的每根底。自己的長行頭口裏回來呵。沿路站裏飲食他每的馬每根底草料。交與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說來的站裏安下。飲食草料交喫着來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今驗任回官員品級。議定人馬數內。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正從不過二人馬二疋。今後回任官員。就便出給文引。開寫見授品級人馬數目起程。經過路分每起應付正分例一名。餘者拗皷長行馬疋。亦仰依例應付草料。如所至去處。即將元給文引批所在官司繳納解部。准此。又准中書省咨。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過事內一件。雲南福建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那裏赴任去的官人每。鋪馬裏去有。任滿回來呵。長行馬裏來有。那般呵。憐生受有。人又那裏做官人去的歿了呵。媳婦孩兒每出來不得。說將來有。俺商量的。遠的每出來時節。旱路裏長行馬裏來。到水路裏呵。站船裏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員品級。合得站船數目。開坐前去。仰照驗依上施行。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通史宣使等船一隻。

投下起給鋪馬例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本臺大德二年六月奏過事內一件。諸王附馬差着使臣。各路州縣開讀令旨文書。除先本投下百姓和雇和買理斷公事。又不礙本投下奇觀與護持令旨文書。動衆迎接。多騎鋪馬等事。本臺商量來。今後諸王駙馬有大勾當呵。皇帝根底明白奏過交行者。小勾當呵。經由中書省行者。他每無體例勾當罷了呵。怎生。欽奉聖旨。是也。那般者。開讀去的人根底有呵。和那文書那裏的廉訪司官一處與將來者。欽此。

禁走遞鋪馬　大德三年十二月。湖廣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呈。近據鎮江路申。江浙行省差千戶馬馬兒前去汴梁等路取勘逃亡事故軍人。到於本路管下丹陽站。有本官令元判赤潘荒兒於鋪馬上稍帶私已行李沉重。被本官將所騎馬疋走驟。及將元判赤馬疋沿路催趕。以致前項馬疋倒死。委官與馬馬兒千戶眼同開剝相視。得前項馬疋委因走驟倒死。中已照詳事。得此。取訖馬馬兒不應走死鋪馬明白還錯招伏在官。為此照得。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內。有福建行省孟左丞騎坐鋪馬五疋。赴上催奏菓木哇出征軍需物料勾當。至雄州迎見高平章回還。沿路走死揚州界首站馬一疋。移准大都通政院咨。十一月十七日本院官奏來聖旨節該。那馬交陪了。要罪過者。欽此。行據揚州路着落本官追陪訖。已死馬價給主外。據已招罪犯。欽遇赦恩釋免了當。欽此。行據馬馬兒走死馬疋。着落本人依例追陪馬價給主。別行請買好馬走遞外。及江浙行省差百戶禹順楊庭玉赴北取發鹽鐵。別無齎把行省勘合劄子。詐坐站船。即係違例事理。擬合禁治。今後各衙門出使人員。除軍情緊急勾當。其餘公事。不許將鋪馬走死開慢者。止令應付站船。倡望站赤稍得甦息。為此移咨大都通政院。及關中書省兵部。共呈都省。遍行各處。依上嚴加禁約去後。今准江浙行省劄付。該准中書省咨。刑部呈。本部參詳上項事理。如蒙移咨行省。依例禁約施行。准此。

結攬站赤　大德五年。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揚州水站正戶不行當役。管站頭目人等結攬。轉雇諸人替當。損壞船隻。瘦弱頭疋。夫候逃還。都省議得。除站戶重人當役事理。聽從民便。站官頭目人等不應結攬。依已行禁約。逃還船隻。須要堪中。若有損壞。整勒修理。除外。仰就行會覓。依上施行。奉此。遍行照會去後。回准通政院關該。本院議得。即與元行禁約不同。又承奉車馬水旱站赤。先為站官頭目人等與站戶并別管人戶私下結攬當役。不行依例走遞。屢常禁約。奬猶難除。更若縱令雇攬。非惟勞伕不便。又恐因而倒壞站赤。又准戶部關。奉中書省判。江浙行省咨。宣使怯列呈。管押木綿到陵州傳滯一十餘日。隨處站船人夫俱是替名。不係當站正戶。卻將船隻於避靜港灣泊。都堂鈞旨。送戶部行移合屬。就便究問施行。又奉省判。前扎魯花赤都事苗好謙呈。因差經由山後恆州等一十一站。提領百戶人等貪圖濟己。勒令站戶不令親身應當。每年馬一疋受雇錢中統鈔二十五錠。牛一隻鈔一十六錠攬當。所以站戶貧難。典賣田宅。在逃無可伸訴。其餘路分。蓋其一也。今後合令各站置簿標附一戶。自上而下。挨次輪流當役。站官每日署押用印關防。通勒攬當馬牛身役之人斷罪罷役。仍令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常切體察。上項文

薄每上下半年與其餘卷宗一體照刷革去前弊奉都堂鈞旨送兵部照擬連呈奉此移准通政院關照得大德元年四月承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監察御史蔡知大都馬站官劉亨等結攬閘榮等馬疋代替走遞要訖工錢若便追斷終無所守通例伏慮差池送兵部擬將劉亨結攬站役工錢追沒罪犯量情斷決今後內外水旱車站馬疋等須要正身應當管站官吏結攬者工價等鈔追沒痛行斷罪仍取提調正官招伏申呈仰依上禁約施行奉此遍行禁約去訖今准前因除已行下湯州等處依上禁約外關請依奉都省劄付內處分事理禁約施行准此本部參詳宜從通政院所擬相應覆過奉都
堂鈞旨送兵部依上施行

站赤

罰俸　二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七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一百七

詐稱位下使臣騎坐鋪馬　當日站官（脫脫禾孫）　站司　正犯人配役（騎馬之當時實直追徵沒官計贓剝依枉法論罪仍給本主）

官吏貸中站馬

背站馳驛兩路　決（使臣須要站道經過不得於僻路徑直取道）

無劄赤失去鋪馬劄　決（取招斷罪追陪馬價給主補買）

走死站馬

借騎鋪馬　借騎人決（禁約借用鋪馬劄子起馬）

違例應付鋪馬馳驛　宣慰司首領官　宣慰司令史

使臣帶從人多騎鋪馬

多取分例

私帶官物　決　剝行求仕（使臣多餘取要分例……）

極治站赤　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中書省咨於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奏准下項事理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一件因着使臣頻併上頭

站赤每根生受有良鄉站裏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四箇月其間起至一萬三千三百餘馬來各處差的使臣內無體例的并多騎去鋪馬的人每多有依着至元二十八年完澤丞相為鋪馬生受的上頭也曾奏奉世祖皇帝聖旨將大都應有諸處差來未回去的使臣分揀來俺如今也好生分揀有體例無體例的緊的慢的分揀了不合與的不教與多要的鋪馬教揀了不緊的使臣每教水路裏相合回去這般行呵無體例多濫騎鋪馬的人每也怕也者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一件外處差出去的使臣每打拷站赤取要錢物多要鋪馬又騎坐鋪馬越至兩路不便換打沉重馳馱的都教這差將去的人每問者他每合斷的就便要罪過者他每問不得呵記了姓名文書裏說將來又管站官外脫脫禾孫站頭目每作弊壞了站的也有也者那般的人每也都交這差去的使臣問了自脫脫禾孫以下就便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要付好人做脫脫禾孫者　一件各處的站赤在先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如今臺官人并行省官與將文書來只教路官提調站呵離着站遠的耽悞了勾當的一般者本處有的路府州縣官就近提調呵便當的一般麼道說有俺商量來整治站赤的其間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教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兵部管站赤　至大四年七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過事內一件站赤在前屬兵部管來通政院官不用心整治的頭上站赤根生受有如今休交通政院管交兵部管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除已劄付兵部欽依交管外咨請欽依施行　長官提調站赤　皇慶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撿會到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各處的站赤在先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云云欽此照得各處水陸站赤事多干礙有司除拘該行省宣慰司總行提調外若是站驛置立在於各路州府城中正合令本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親臨提調其倚郭司縣勿預若站相離各路府州窵遠去處合從附近或所在一州一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各當盡心整治常要頭疋肥壯車船脩整走遞均平一切所須物色完備撫治站戶護其倚致逃竄倒斷必致罪及提調官吏得此照得先為整治站赤遍行各處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欽依提調去訖今准前因都省咨請照驗依已令事理施行　禁治換撥站赤　皇慶元年七月日江西廉訪司承奉行臺劄付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呈監察御史呈燕南河北車站人戶連年逃竄有司不肯詰實中報止

走梅兒兒户包當其各站提領百户與拘該州縣通同作弊結攬詭名添價販賣驢畜營利益已。又提點官等總領親戚逃閃官吏假借威勢將散沓茶等物勤要錢物致使站户逃移消乏如令合于部分定擬約束官民便益送擬兵部呈奉詳監察御史所言事理擬合遍行禁治及剳付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嚴加糾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使臣　職官占住館驛　至元八年八月　日御史臺據河北河南按察司申淮南京路巡按慕事牒體知在京館驛有本路官員占住却令宣使人等於人家安下就問得站赤官完顏邦禁具到本路館驛除達魯花赤及同知占住訖二住外有二位安下宣使人員以此於南京路行委內照得至元七年八月初八日承奉兵部符文奉尚書省剳付備中書省咨該六月十二日奏京兆府蓋下底館驛不交使臣每安下呵却交人家裏安安下搔擾百姓奉聖旨既有使臣安下館驛不交安下呵却交人家裏安下搔擾百姓那裏有那般體例欽此

禁使臣人家安下　元貞元年六月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判送翰林國史院呈准本院直學士陳孝訓牒會驗先欽奉世祖皇帝聖旨節該往來使臣於館驛內安下者官員民户每房子裏休安下者欽此當職自忝入翰苑客居三年本貫東平有老母并其餘家屬見住宅舍一區近知得本處官司引領使臣人等於內安下使閤家老幼驚惶無所歸避照得東平館舍非一自有使臣安下去處其本處官司不遵朝廷典訓輒敢非理搔擾實為未便牒請照驗事准此具呈照詳依例施行奉都堂鈞旨送兵部行移究治施行

禁使臣條畫　中統三年三月欽奉聖旨道與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眾百姓每據中書省奏告今體知得出征軍馬往來使臣人等內有不畏公法之人村下取要飲食馬疋草料拽機頭疋搔擾百姓不安已禁約事准奏年前為發進阿里不哥大軍回程燕京住冬有益都李總管反叛不免降兵征討及令各處蒙軍守把城池皆因反賊李璮致使百姓生受令遂一區處下項事理

一據征進往來軍馬今後私經過去處每六七十里揀好水草地面安置營盤一所差蒙古漢兒官員祗待據合與底依例應副軍馬使臣不得一面輒入州縣村寨店鎮如有不來設置營盤去處故意於沿路宿頓或村下取要飲食馬疋草料百姓人等並不得應副如有違犯之人於已委祗待官處陳告與管軍官一同取問得實照依剳撒斷遣如斷不定呵經由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教奏說來者

一海青牌子使臣并往來使臣於通往客旅庄農百姓人等處奪要拽車牽船騎坐頭疋有妨農種及阻礙客旅經行深為未便當除舊立站赤添補氣力又檯經直道上剏設海青新站其餘使臣依舊赴站倒換海青使臣如來到前站沒路倒了一疋呵換一疋者乏了兩疋呵換兩疋者如是元騎馬疋不乏強行奪要頭疋不有罪過那甚麼

一長行馬疋草料照依已先體例截自四月一日為頭住支不以是何人等毋得鄉下取要馬疋草料百姓亦不得應副違該省會已後却有強行取要之人寫了姓名於本路達魯花赤總管民官處陳告取問是實照依剳撒斷遣如斷不定呵教奏說將來者

一近據和買草料起運諸物雖是官為支價其搬運腳力百姓亦是生受已後怎生可怜見咱每不識那甚麼即日正是養種農忙時分據未散雜使人夫盡行住罷所據和買草料內若有已支訖價錢或准訖諸課數內有拖欠者依數送納如今已是四月為頭和買仰趁時分種養毋得失悞歲計

一軍馬經行鎮店村寨百姓人等避怕搔擾時暫起避令已嚴行禁約不令搔擾外仰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多出文榜招集百姓依舊復業寧家趁時種養使臣住坐者如達魯花赤管民官并委付去底人每看覷面皮不為用心勾當亦行斷罪

一諸處軍馬草料截自四月一日住支者

使臣不過三站　至元十年九月河南等路行部見欽奉聖旨供給兩處

行院并上司差遣使臣往來勾當全藉鋪馬走遞斡辦照得本部并諸衙門差出勾當緩慢人員乘騎鋪馬沿路因事停住上馬趁趕程限走驟以致將馬疋即漸瘦損倒死若不定立程限切恐站赤生受省部議得今後凡差出勾當人員出給鋪馬劄付於上驗事標寫緊慢字號除為軍情急速勾當不拘此限外據常例緩慢勾當差出人員每日不越二站走遞仰更為照依坐去下項事理行下管轄州縣并站赤依上施行

一各處如遇宣使人等到站須要站赤官屬覷起馬劄子若軍情急速勾當即便依數應付肥壯好馬毋得停留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更要起馬或無劄子取要鋪馬不得應付

一令後站赤但有宣使人員到站依驗劄子應付正馬所據元判赤如元來騎馬者亦教坐馬係步行者止令步行回馬本站更行關文與前路站赤依上施行

一差出馳驛勾當人員合得飲食依例應付毋得闕悞如違定是取招施行若有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如有賫奉上司文字合應付飲食者止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

一諸府州司縣官探伺迎接官員差人不得乘坐鋪馬

一令後除為朝廷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報馬亦不得亂行前路文字

一今後使臣人員騎坐前站馬疋遇晚到站不能回還仰於

所到站內，依例迎相對，喂草料，毋致闕悞。一、站內槽前鞍韂苫鞓繩索，一切什物，須要完整，仰各處提點官每月赴站點覷，毋令短少，亦不致馬疋瘦詩闕之。

使臣索要妓女　至元二十一年七月，行御史臺據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准分司官按察使周通議牒：近據管妓樂管勾張椿狀告：崔局長將手帕令椿散與妓女人家取要錢物，并差人賫帖子要妓女三名赴館驛內伴宿。了當，次後崔局長再來喚妓女三名，為是夜深不曾差撥。因此將椿毆打了。已施行事，得此。除外，追照得管勾張椿掌管差撥妓女文曆及總管府批帖，自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經過使臣索要妓女宿睡，內知官職姓名四員，余只該不知使臣，總差撥應付妓女八十八人，各各開寫姓名，并伴宿月日夜數，就問得除事故外，妓女三十二名，各狀供相同。仍審問，並不得分文鈔兩。今檢會到至元十四年七月內，欽奉聖旨，令南宋平定，擬立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因事取要錢物者，仰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行御史臺施行。欽此。看詳出使人員，只有上司定到飲食分例，別無許令差撥妓女伴宿。令出使人員有此汙濫不潔，若不糾察，中間切恐所在人民觀感成俗，此道官政未易肅清。牒請照驗，定奪，備申行御史臺照詳施行。得此，照得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委監察御史糾察。又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察到職官汙濫罪犯，每上下半年類申御史臺。又一款節該：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仰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臺呈省。欽此。憲臺照得知名不經歷時宣使等四名，即係職官汙濫，除另行究問外，仰照驗，今後若有似此汙濫搔擾各處官司之人，常加體察禁約施行。

使臣不得騎馬入酒肆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燕南河北道按察司承奉御史臺劄付：該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咨：據西京路申，豐州站官李子進等告稱：本站馬疋，雖係倚郭站，亦見於府外一十餘里立站，遇有上司差來本府勾當人員，供送各人騎坐馬疋，無問勾當緊急緩慢，每日須要將馬疋拴繫，時常於座子人家茶房酒肆內，或看探親知人等，直至打禁鐘時後纔方回站，以致將馬疋餓損瘦弱倒死，必須勒令站戶卽補買，切恐因而靠損人戶，失悞站赤，事係利害，咨請更為劄付各衙門，如有差出人員，毋令似前違犯。都省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

禁使臣打站官　至元二十七年，行尚書省劄付：准尚書省咨：據通政院呈，應出使人員至站，無問鋪馬首思曾無失悞，使將站官人等非理拷打，選揀馬疋，站官人等避怕起問，轉致遲悞。今後使臣人等到

站，若失悞鋪馬首思，人等明白取招，呈省，中院斷罪，似為不致站赤生受。行省地面各省就便出榜，其餘路分令合屬禁治事，都省除外，咨請照驗，遍行所屬出榜禁約。出使人員無故不得將管站頭目人等非理打拷，仍拘鈐管站頭目人等，常切在站聽候，毋得輒離，站赤失悞，文持。準此。

使臣拷打站官　至大四年八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廉訪司關：至大元年九月十九日，有聞讀聖旨使臣忽赤兀歹等，為河東軍人句當，將利津縣尹咸允孝打傷身死。勾促忽赤兀歹等到官，取問間，欽遇詔書，釋放了當。又使臣五兒等二起到站拷打官員，多要羊肉米麵鈔兩等物。本部議得，若有差使，須差有職役人員，無祿之人不許差遣。如欺凌官府，擾民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具呈照詳。得此。又據御史臺呈：陝西行臺咨：漢中道廉訪司申：德順州隴安驛等站官邵信等告：至大元年九月內，御位下西僧使臣烈思八巴等，多起馬疋車輛，取要鈔兩等物，打拷站官等事。至大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欽遇詔赦革撥。今後內外出使人員，似此擾害站赤，宜從都省聞奏，嚴加禁約，賫為使並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今後若有差遣出使，須要委令有職役人員外，據革閑無祿之人，不許濫行差遣。除腹裏諸衙門內，每月將發抛使臣關其給驛事由，起馬數目，具中合干部分查勘外，據各處行省宜從都省移咨，每季照勘，若有胃濫不應人等，凌虐官府，拷打站官，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禁約使臣稍帶沉重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照得內外諸衙門并各處行省出使人員，騎坐鋪馬，為無馳馱馬疋，多於兀剌赤馬上稍帶纏袋行李、皮箧子、沉重物貨，更有不盡，令兀剌赤沿身負帶，致將馬疋壓損，因而倒死，通令站戶補買，卽日馬價比之向日添加數倍，委是生受。已禁約事，都省議得，今後出使人員，除隨身衣服、鋪蓋、雨衣外，別不得稍帶其餘物件。除已劄付本院，行下各處脫脫禾孫體察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出使筵會事理　大德十年六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備河間運司書吏嚴士元狀首：大德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戶部楊司計為催起京款鹽引，蒙本司郭運使等省會，立帖子，於陳案牘處借到中統鈔七十五兩，買到羊一口，馬妳子、餅酪，又令王三姐等歌唱筵會了當，賫得楊元狀，稱不合依隨高經歷等前去黃伯善花園內，食用訖郭運使等點羊一口、馬妳子、茶飯，及樂妓婦女歌唱筵會罷，犯是實。本臺看詳，司計楊元所招罪犯，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外，據運使郭浩

等合從省臺已委官一就取問，通行議擬相應，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凡出使人員於所至之處，若是彼無營求見避之事，此無徇私欺公之責，賓主飲食宴樂，即古今內外通理。參詳今次取到司計楊元運使郭浩等招伏詞因，難議坐罪，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出使人員，已有日給定例，年終兵部依例照算，詰問朝廷使臣并省院臺部諸內外衙門一切出使人等，所到郡縣，除日常例外，官吏懼其威勢，私結情好，自下馬送路日進貢，鋪張筵會，所費甚多，用過錢物，就不出官吏已身，又不敢明破官錢，止是詭名作聚，多端移易，非取之官，即取之民，皆以成風，公私並困。今後諸出使官吏，除正祗應分例外，並不得預本處官吏宴會，其本處官吏並不得邀請，許提刑按察司體察，如有違犯之人，計贓定罪，設宴及赴宴之人，一體科斷，使官府民間，並免侵漁，非為小補，行下合屬體察去訖。又照得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本臺奏過事內一件，在前世祖皇帝聖旨裏，不揀甚麼勾當裏差出的使臣每，到外頭非理搔擾，各處官司因事取受錢物，更有多喫祗應，從體例交百姓底，交俺體察來，近間聞讀聖旨詔赦，差出去底使臣每，更不揀甚麼大小勾當裏使出去底人每，到外頭城子裏官人每根底，要肚皮，喫祗應，那官人每催着掃已俸錢麼道，就裏動支官錢，科歛百姓，這般行的也有。如今皇帝登寶位，這般使見識做賊說謊底人每根底不整治呵，大勾當怎生行得，百姓每怎生不生受底。如今俺似這般聞奏過，各道行文書禁了呵，似這般把着底人每，體察出來呵，重底聞奏了要罪過，輕底俺每就斷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又奏過一件，近年以來，裏頭外頭，不揀那箇大小衙門裏做筵席呵，官人令史俸錢裏頭剋除着，出麼道，除着他每俸錢，却於官錢裏頭借要了底也有，祗應裏要了也有，他每俸錢裏出來底也有，為那上頭養活不得，無怕懼，無羞恥，罪過裏入去底多有。如今中書省樞密院不揀那箇衙門官人每筵席呵，自己氣力裏做筵席者，他每管着底以下衙門官吏俸錢根底，不交剋除要呵，怎生麼道，監察每這般說有。俺商量來監察每言語是有，更但凡每道子求仕的人每，并所屬官吏每，與筵席的交禁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省官人每根底說與者麼道，欽遵外。今據前因，本臺看詳楊元職居戶部司計，攬把所屬運司鹽貨，因事飲用本司官吏筵會，有違禁例，罪過元免，雖同賓主宴樂，古今通理，若以為例，使出使人員做傚侵漁官府，誠為未便。本部議得御史臺擬會到奏准聖旨事意，擬合欽依禁治外，所言出使人員，不得預本處官吏宴會，設宴赴宴

之人科斷事理。今來參詳，凡出使人員於所至之處，如親戚故舊禮應往返之人，賓主宴樂，理難斷絕，其餘不應飲用官吏筵會，侵漁官府，禁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請依上禁治施行。　脫脫木孫　脫脫木孫休搜行李　至元十六年七月初五日，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該：忽都答兒侍郎蒙古文字譯該：來往底使臣，除鋪蓋已外，馬裏休馱者，馱呵脫脫木孫每使臣底馱馱搜呵要了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來底使臣，脫脫木孫站官一處搜呵，鋪蓋已外，不揀甚麼，脫脫木孫要，有江南來底客官每也多有，似較從體例的一般麼道，奏呵，我幾時道來，今後休教搜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又至元十六年十月初四日，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該：樞密院呈，七月十六日，內裏有時阿里陳左丞使來的使臣阿萬鎣對本院官奏說：沿路上來的呵，有隨站脫脫木孫搜人底馱馱，來軒見西南官每也都搜要了東西，奉聖旨：先頭言語了來底，休搜者。要了東西都回也者。欽此。具呈照詳，欽依聖旨，行下合屬照會施行。准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欽此，都省已經劄付。　脫脫木孫盤問使臣　至元五年一月初十日，中書右三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今後朝廷與諸王公　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應副鋪馬使臣人等，驗各管官司元發劄子數目外，但有多添鋪馬者，仰本處官司就便將元去使臣捉拿。步行差人監押前來。及各處脫脫木孫好生的盤問，無鋪馬劄子，並無海青牌面騎鋪馬人等者，若無，却將海青牌并劄子并劄子人盤問，不着放回去呵，脫脫木孫不有罪過那甚麼。欽此。　站官　站官不得離驛　至元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通政院咨，四月初三日，忙阿剌太子位下來底帖赤連都塔兩箇奏，豐州底站裏呵，站家頭目沒有每，俟了多時，為不來上頭，豐州官人每根底喚將來問呵，他每道，俺已前管着時分，不曾這般怠慢。如今為俺不管着呵，他每自由自在底行有麼道，俺尋思，已後使臣每來的勾當，似這般怠慢遲悞了去也，這般奏呵，乞良歹根底說者，這般聖旨了也，傳奉這般聖旨呵，與中書省官人商量奏呵，如今這裏差人去，若那站家一番遲慢來呵，打了，則交他站裏在意幹辦勾當，若已在前既曾怠慢做罪過來呵，打了交出去呵，擬付會勾當的人，這般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當院除已差官前去取問，及行下站赤，須要從剗至驀，無得輒離站驛，各取甘結文狀，保結申覆外，咨請欽依施行。　站官看守官物　至元十六年十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上都路申，夫八兒土寶家歹站木赤溫僧奴招說，偷盜本站頭枝係官布尺，又招年前累曾偷盜畜布皮毯

逗遛等罪犯。本院官聞奏過。已上與刑除將犯人分晁發下西京北京等
路隨站轉遞。曉諭外。如今後官物到站時。暫停住於館舍內須於日夜令
本站首百戶人等在意看守。無得違犯。如違。依例窺究。將站官百戶人等
斷罪。 詔款站站官不得妨公務 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通政院
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除詔敕迎送外。其餘並不得迎送祗待。以妨
公務。欽此。照得近年以來。諸處官司依前迎接。多有擅差站官兀剌赤人
等將坐鋪馬迎送。須先走擬。因而損壞馬疋。毋得似前違錯。 選取站官
事理 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南諸路新附站官不
統。喂養馬疋。本省議擬於有拔腳曾歷仕入流品北人內選取提領一員。
每月俸給一十兩。三周歲為滿。無過於巡檢內任用。副使本處站戶內選
差一員。常川勾當。就當本戶身役。請定奪。都省議得。每站設提領副使各
一員。提領一員於慣當勾當北人內選取。受行省劄付勾當。三周歲為滿。
若有成效無過犯者。依驗受行省付身例。別定奪委用。副使於本處站戶
上戶內選知官事為衆推服者一名。受通政院劄付常川勾當。咨請依上
施行。 整治站官事理 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照得大
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欽奉詔書內一款。已本[illegible]於大德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奏過事內一件。站赤氣力消乏的上頭。這裏差去的人每
鋪馬。斟酌事務。計較與鋪馬。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依舊從便差使。其餘
諸衙門但有必合差人出去的公事。中書省斟酌應付鋪馬。各處行省宣
慰司轉運司等衙門。除急軍情勾當外。即便差人報來者。其餘不緊的勾
當類省。一處差人儘人一名。鋪馬裏來呵。站赤每也省氣力勾當也便益
又除大數目鷹房子外。其餘不揀是誰。為自自己的勾當上頭推送鷹鷂
鋪馬裏來的每根底。休濫與鋪馬。實是堪中上位根底進呈的好鷹鷂有
呵。有司官親身相驗過。分揀了。堪中好的。教印信文書省部裏與將來者
大數目鷹房子送納。鷹鷂來的時分。行省宣慰司有司親身相驗了。堪中
的。教鋪馬裏送來者。不堪的休與鋪馬者。到這裏將來的鷹鷂呵。交鋪
馬生受。費耗支應。上面上頭。將元分揀來的官人并選將來的人根底要
罪過。更指稱進呈諸物。應這濫騎鋪馬的駝馱沉重的無體例打拷站赤
的。百姓每根底科斂首思等。一切不便。誠戳不盡。合行的勾當。倦斟酌行
文書整治呵。怎生。又站赤頭目。却是通政院行省各路官委付的人。有今
後大都上都在城站裏。於到選雜職人員委付受勑官二員。其餘站裏各
委付受勑官一員。依體例與俸錢。以次人員交通政院選着委付。這般整

治了。通政院官專一用心提調。各處脫脫禾孫用心盤問。別了的人每根
底。依體例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是也。那般者。欽此。 皇慶元年七
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來咨。站戶內選保站官。本欲優恤站戶。誠為美
意。却緣站赤之設。通設朝廷政令。達方邊關事情。不為不重。廣海極邊。新
附地面相離。本省三十餘里。即與腹裏事體不同。若比於站戶內選取。並
惟不諳站赤事務。倘有機密公事。中間恐非所宜。莫若於色目北人內選
用。相應相參勾當。俾為長便。咨請回示。又准湖廣江浙行省咨。為前事。擬
合照依舊例。從本省於已設提領內銓注。委任百戶。從路府州縣提調正
官於站戶內選保相應。送據兵部呈。照得江西等省咨。站戶內選保站赤。
江南腹裏事体不同。倘有邊關軍情機密事務。恐非所宜。以此參詳。合咨
各省照勘各站驛令。若有急缺。或不設去處。於相應人內銓注提領一名。
相參勾當。如蒙准呈。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站
戶 禁約差役站戶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官人每根底。行樞密院行御
史臺宣慰司官人每根底。廉訪司管城子的達魯花赤每根底。大夫不花
奏。將來蠻子田地裏有的站戶每說有。自立站以來。除當站外。不揀甚麼
差役不當有來。如今管民官每重要差役。有忙的不忙的使臣每。都騎鋪
馬有歷道奏將來如今忙的根底鋪馬裏不忙的使臣每根底牛驢船與
者。站戶每根底除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道來這般宣諭了呵。不
忙的騎鋪馬的。站戶每根底重科差役的人每有罪過者。聖旨俺的蛇兒
年三月初六日。奪難歡火夫溫有的時分寫來。大德元年。湖廣行省劄付。
據通政院呈。本院官奏奉聖旨分院前來鎮江置立。整治江南四省站赤
除欽遵外。後站戶人等往往赴院陳告。各路府州縣差充里正主首雜泛
差役。既係應當站赤。於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六日。奏奉聖旨。節該。站戶每
除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這般宣諭了呵。重科差役底人每有罪
過者。欽此。近據平江路管下水站戶赴院陳告。承充里正主首。外若不再
行移各路。欽依已降聖旨事意禁治。誠恐其餘路分亦有似此重複差役。
擾擾站戶。日漸靠損。深為未便。今將元奉聖旨全文重錄在前。呈乞行下
合屬。欽依施行。 元簽站戶不替 元貞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通政院奏
站戶在先薛禪皇帝聖旨裏。籍冊裏入去了的。休交出去者。麼道。聖旨有
來。如今有氣力的站戶出去了呵。站赤斷了的。秩有氣力呵。站戶不交
出去。依着在先聖旨體例。只教當站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站戶別投戶事 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准上都通政院咨。據恒州至

百千上站達魯花赤中照得各站額設事正貼人戶有近上富實有丁力
站戶避重逃走或弟或兄還自將本戶分房家口一面呈獻諸王位下隱
占或投充人匠投軍等戶不肯當站止靠見役人戶應當若不於本處相
應戶內則行抽換或依舊司充元簽站戶當役誠恐久而為例轉投屬別
管官司至日倒斷站赤事繫利害又據涞湯站申亦為此事得此大德元
年七月二十二日奏過事內一件站戶每各投下大王每根的后妃每根
底怯怜口裏匠人投軍裏入去了的有如今那般入了的每根底和那各
投下的頭目每一處分揀着奉聖旨入去了的有也者無聖旨自意入去
的打了交當站呵怎生麼道奏呵重打了回與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分間站戶事　大德二年三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大德
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院官奏過事內一件漢兒田地裏有的站戶富的
窮了也窮的富了也這底每差發靦了貧的富的分揀當差發呵怎生麼
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體覆消乏站戶　大德五年五月行御
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照得大德二年十月二十
四日准鎮江通政院咨各省消乏站戶請早為聞奏補替施行准此於大
德三年正月初七日聖旨江南有的塔海為頭官人每倭根底說將來在

先江南四省管着消乏逃亡站戶每在先行省官人每替頭裏補與來如
今省家官人每根底說將去定奪交替頭裏補換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
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已於二月二十九日具呈都省行移各省欽依施
行去訖至三月十一日准兵部關該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准江南
分院咨各省消乏逃亡站戶都省除已移咨各省奏有消乏逃亡人戶保
勘體覆明白擬定咨省得此咨各處行省并鎮江通政院依上施行去訖
今准本院咨江南各省逃亡消乏站戶始初有司體覆是實隨即於應愿
戶內簽補將合該稅糧收除明白不失官司元額不惟官民兩便站赤亦
得成就緣前項逃乏站戶始自本院奏准至今相及二年未經簽補如人
令體覆明白至日咨省見得各處因此遷延奔急不能成就誠恐倒斷站
赤事係利害照得腹裏補戶須於額內除豁合納差稅江南補戶依數替
換收除明白不失官司限額擬合令廉訪司疾早體覆實為便當當院除
已移咨本院使塔海通奉等馳驛前赴貴院咨請早為會議聞奏施行准
此於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鑾子田地裏有的消乏站戶每猪兒
年奏呵替頭裏百姓每裏頭補換與麼道聖旨有來省家官人每行省家
官人每體覆者麼道文書與將去來行省家官人每體覆了合補換者麼

道行省家與將文書來如今省家官人每又交廉訪司官人每體覆麼道
有比及體覆回將文書來呵見役的站戶每生受有如今廉訪司官人
每體覆的要實消乏是實呵那每每替頭裏那裏相應的百姓每裏頭補
換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站戶餘糧當差　大
德六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判官忻都承信呈前來浙西補
換消乏站戶常州等路水馬遞運站戶衆告路府州縣將富豪戶計放免
止憑鄉司人等供報多有虛裝或產去稅存及苗米數少勾充里正主首
妨悞當站等事即目各處將站戶不問餘糧多寡一槩差充里正主首應
當雜泛差役若蒙詳酌以站戶餘糧當差者亦宜定與石數則例免致一
槩差撥靠損消乏不使具呈照詳得此照得近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行
臺咨太平建康路站戶告稱但有餘糧站戶不問糧數多寡一例勾充里
正主首妨誤當站累欲以餘糧當差者亦宜明白定與則例許令有餘糧
若干以上石數者應當若干以下者不當免致一槩動搖此係江南各省
通例咨請議擬明白咨省准此行移各站講究回中所擬不一省府議得
各處元簽水馬站戶依驗苗糧七十石該馬一匹四十石該船一隻數內
有獨戶充當或數戶各湊應當若是定立石斗則例應當主首里正又兼

各處百姓田糧多寡貧富事體不同似難一體立定石斗則例應當今擬
各處站赤除當站田糧外所有餘糧比附本鄉都有田糧稅不以是何戶
計內照依科糧巢尾驗田數多者從上挨排輪流應當似為均平移准都
省咨該送戶部照擬得宜准江浙行省所擬中間若有不應令廉訪司糾
問相應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替載避役　大德十一年九月江浙行省
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察知杭州路仁和縣土豪沈揚善元
係籍定站戶在後替載道冠求充崇德州道判與妻妾同處買占良民田
土不當差役擬合與有妻室僧官一體當差江南似此甚衆若不分揀深
為不便得此送戶部照得至元二十八年欽奉聖旨節該漢兒蠻子和尚
先生每修行的体例離家寺裏坐地者有如今有一等狡猾奸歹人怕
當差發剃了頭髮與媳婦孩兒一處住有自己身不乾淨怎生告天
祝壽有媳婦的和尚先生交做百姓當差又照得大德八年詔書內一款
軍站民匠諸色戶計近年以來往往為僧為道影蔽門戶苟避差役若不
整治久而靠損貧下人民今後除色目人外其頭欲出家若本戶丁力數
多差役不闕及有昆仲侍養父母者赴元籍官司陳告勘當是實申覆各
路給據方許簪剃違者斷罪勒令歸俗欽此本部照得沈揚善元籍馬站

戶計在後求充道官。要室岡居，而避差役。擬合欽依令沈楊善依舊應當差役，相應。得此，咨請依上施行。若有似此人等，一体禁治。省府除外，仰照驗施行。

給驛站　給降鋪馬劄子

至元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中書省欽奉聖旨。有人說，先傳回地裏，多有您省家文書裏，騎鋪馬的人行有。欽此。回奏，則不是先傳回地裏省家鋪馬劄子有。又俺每催趲課程錢粮一切公事，差人去呵，都騎鋪馬有。更有一兩箇常川騎鋪馬劄子與了的也有。外前行省家它每自出劄子，往來勾當公事的也多有。奏呵，奉聖旨，那省裏來的來着，雖遠較呵，您商量者。今後您省家休與鋪馬文字者。這裏與聖旨者。欽此。

省臺出給站船差劄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如今騎鋪馬根底，與聖旨交去有。又水路裏去的站船，有與聖旨式多了。有俺省家文書裏交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鋪馬印信文書裏行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福建行省准尚書省咨該：至元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遼陽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軍情勾當裏使喚人呵，在先與的牌子闕少有。再兩箇差使圓牌索將去也。俺商量得，依着他每索將來的與呵，怎生。麼道，奏呵，牌子不索與。您今後但帶牌子的，賚奉聖旨的使臣差呵，這人根底這般鋪馬。這回地裏為遠，較勾當去也。麼道，騎鋪馬牌子聖旨外，拿着行的您的印信文書裏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印信文字乘驛鋪馬

至大三年五月，行臺准御史臺咨：奉尚書省劄付來呈，淮西廉訪司申，追照得廬州內為盖寺造船行卷內，至大二年二月十六日，有安豐路高府判馳驛前來，根捉本路長押官違限未到，蒙宣慰司提調官見將本路張經歷鎖禁問罪。為此差錄事孫徽事馳驛前去和州，催併及差錄判程簿前去六安州，收買土漆，應付站馬各一疋，祗待起鋪馬聖旨二道，淇已差官欽齎出外，議得係欽奉聖旨，蓋寺緊切事理，止用本路印信文字，應付鋪馬。除已取當該首領官吏招伏，若便議擬，在前至不曾斷過，如此体例，其餘諸衙門亦有似此違例給驛起數，擬當該判署正官，亦合一體究問。本臺看詳，淮西廉訪司所言，宜令合干部分定擬，仍取問禁約相應。送據兵部呈，移准通政院關該：今後各處應有差委，不出本境催辦公事人員，擬合止騎長行馬疋。餘准御史臺所擬，取問禁約相應。准此。本部參詳盧州不應止用本路印信文字，差委錄事孫徽事等前去和州等處催辦公事，既係至大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詔恩已前事理，別無定奪。今後事遇緊急，必須差人馳驛者，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毋得止用印信文字乘驛

鋪馬，如有違犯，取與官司。並取招伏，驗事輕重定罪，不出本境催辦差發者，依准御史臺、通政院所擬，止騎長行馬疋。如蒙准擬，移咨各省劄付本部，通行遵守。仍令御史臺依察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起馬置曆挨次

大德十年四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呈，陝西行臺咨：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申，准本道廉訪使曹少中牒，切見四川站戶，多係消乏貧民，三十家應當鋪馬一疋，每疋不下中統鈔一十餘錠。又兼山路崎嶮，每站相去百有餘里。其馬馳驟，勞於困乏，死損。提調官員不曾立法區處，站官年[illegible]權[illegible]之家[illegible]，其貪[illegible]違已是以致元損馬疋消乏。站[illegible]近因[illegible]部[illegible]站馬，使損數多，患有此弊。照得本站設馬七十六疋，除日逐起送使臣外，小鋪馬日差三二十疋，上有走遞鋪馬一二疋，別無差撥小鋪馬之[illegible]一送迎至站官參亂差遣，不曾通輪，自三月初一日至四月終，兩箇月，查照得本站馬數，每疋有走至七番六番，或四番三番，卻有上差一二番者，如此偏重不均。除另行外，省會本站自五月初為始，置總差文簿一扇，附寫馬數，凡遇起馬，照依元付文簿一扇，付寫馬數，凡過起馬，照依元付文簿自上而下挨次點差，仍每疋出給勘合印貼一張，并置勘合簿一扇，於貼簿上該寫某人馬疋，起送是何使臣，分付管馬牌頭，令各牌依上置曆附寫，過，責付養馬人夫收管遞送。其站官日逐書押，須要周而復始，輪流走遞，不得越次偏重。重併差遣。每旬結附本站官查照，憑准元貼，從實照勘。又小鋪馬亦挨次輪差，三日或二日交換，俱要依上置簿附寫，每旬結附，以備查照。近來追到元置文簿，查照得五月至六月終，亦該兩箇月，元設馬數走遞，每疋不過四番，尚有止當三番，未差過者。小鋪馬每疋不過十三日，中間亦有已當二十日，未差過者。較之在前未置文簿之前，番數減半，咸得其平，而偏重靠損之弊，又恐不實，再行差官磨問，得委是均平。及查照本站元置印貼文簿相同。當職看詳，成都府站置立總要去處，提調官親臨提調，弊且如此，其他各路所屬，此弊不無。今將查照到本站三月初一日至四月終，未曾置簿之前，元差馬疋次數，并今次置簿關防之後，輪差數目，開坐前去。請照驗。准此。申乞明降。得此，咨請照驗。准此。本臺看詳，若准所言，便益。具呈照詳施行。批奉都堂鈞旨，送兵部照擬。連呈奉此。移關通政院，依上照擬去後，今准本院關，照得前項事理，累經行移各處官司，常切提調所管站赤，將各該車馬船隻，明附文簿輪番走遞，不致偏負。今准前文，當院看詳，若准本道所言，遍行照會禁約，誠為允當。關請照驗。准此。本部參詳上

項事理，宜從所擬。遍行照會禁約相應。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依上禁治施行。

體上官員二十里外騎鋪馬　至元十七年三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至元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孛壹忽答兒中丞等啓過皇太子事理內一件。俺的按察司上任去時，騎鋪馬有。來時五月裏答察兒奏過這轉的官人每來，去站裏騎鋪馬有。今已後休交騎鋪馬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俺每商量得，于田地裏，河西田地、西川、京兆這般差將去的官人每，有自己氣力裏去呵去，不一般。二十里遠外去的與鋪馬。二十里近裏差去的，教長行頭口裏去。令旨那般者。欽此。　又皇慶元年五月，江南行臺准御史臺咨。至大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在先薛禪皇帝時分，臺裏行臺裏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人每，二十里之外，驗着他的品從與鋪馬。如今上位根底奏了，臺裏行臺裏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人每有呵，依着在先行來的體例裏，就起程處與鋪馬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臺咨請欽依施行。

乘坐站船鋪馬例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御史臺官奏過，近日昻吉兒教奏過，按察司官人每鋪馬裏行呵，水路裏不行，旱路行呵，交百姓生受有麼道。奏呵。玉速帖木兒根底說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了，合水路行底田地裏水路裏行者，合旱路裏行的田地裏教鋪馬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之任鋪馬站船　大德三年二月，江西行省爲兩廣福建之任官員，聽除人員，貴所受宣敕，欲便赴任，合給鋪馬站船，合無應付，移准中書省咨，該照得遠方之任官員，如遇河水結凍，及不通水路去處，都省給付鋪馬，聖旨前去。若水路通便，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應付站船。至有不通舟楫地面，所在官司依例應付鋪馬，咨請照勘明白，文憑依例施行。

使臣起馬數目　大德五年正月日，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通政院呈，蒙古文字譯該，鼠兒年九月二十六日，奏上位并各衙門差去的使臣，五箇六箇家鋪馬行，有站家鋪馬爲那上頭生受有。今後兩箇三箇四箇鋪馬以下官人每，斟酌的來的交與四箇鋪馬以上，上位不奏了休與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遠方病故官屬回還脚力　延祐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詔書內一款，雲南、四川、福建、廣海之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屬，無力出還，窮困遠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粮遞送還家。如有典賣親屬人口，並聽圓贖。價不追還，永爲定式。

恤站　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欽奉整治政化詔書內一款，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諸王駙馬并內外官府不詳事体緩急，動輒馳驛，以致站戶逃移。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之務，必合乘驛者，毋得濫差。　大德十一年五月，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蒙古站赤消乏尤甚，別行接濟。其餘諸站，仰通政院定奪優恤。仍禁各投下諸衙門毋得濫給鋪馬。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欽奉至大改元詔書內一款，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近年以來內外衙門諸王駙馬各投下濫行給驛，脫脫木孫不爲用心盤詰，有司失於整治之故。仰中書省通政院，元將消乏逃亡人戶，合併僉補。管站頭目因而典買本管站戶親屬，並聽完聚，價不追還。蒙古站赤并其餘整治事理，次第舉行。　至大二年九月，欽奉立尚書省詔書內一款，軍站輸役繁重，宜令樞密院通政院察其利病，講究舉行，以示存恤。站戶消乏者，体覆是實，隨即補替。　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因使客繁多，失於撿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等物，並令止罷。各處歲貢方物，有司自行顧例，其餘非奉宣索，不得擅進。應有執把聖旨令旨，盡行拘收。諸王駙馬投下及各衙門鋪馬聖旨，仰中書省定擬以聞，責物爲驗者，今後毋得給馬。不應差使，皆幹己私，罪及給馬判署正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加糾察。　延祐七年三月，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各處站赤差撥繁併，遂漸消乏。仰中書省通政院議法撙節。諸衙門毋得濫設給驛。違者罪及當該判署官吏，路府提調官鈐束站赤官人等，毋得聚斂使尅。差使不均，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嚴加糾治。　延祐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因差使頻併。今後諸衙門并諸王公主駙馬各枝兒常加撙節。如有必合差人馳驛幹辦公事，斟酌應副，務從省減。一切關防約束事理，悉從舊制，脫脫禾孫用心盤詰，違者隨申本道廉訪司究問。通政院給馬之際，若有不應差人及多餘濫給鋪馬，責嚴加斷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二十二勘

站

驛站一

成憲綱要

驛站

嚴加治罪。

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申明。內外應出使大小官吏一切人等俱於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房舍安下。敢有違犯者。使臣及本處官司。皆以故違聖旨論。

驛站通例

至元十年。省部議。節該站官覷起馬劄子。若軍情急速。即便依數應付肥壯好馬。毋得停留。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定要起馬。或無劄子。不得應付。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江浙行省所差使臣。奉完澤丞相傳奉聖旨。節該鋪馬均當用心者。三箇均當呵。着一箇使臣來呵。倘不了也甚麼其餘納錢物的公事。都交船裏來者。欽此。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中書省奏准。各處來的使臣每的鋪馬。減了斟酌交去。 大德四年正月。欽奉聖旨。節該來往使臣每根撥。扶着脫脫木祿教整問者。無聖旨牌子。亂行的鋪馬。減了者不忙底。中驗與省忙底與鋪馬者。不忙的騎鋪馬的。有罪過者 大德四年。通政院奏准上位并各衙門差去的使臣。六箇六箇家鋪馬行有。站家生受有。今兩箇三箇四箇鋪馬以下官人每斟酌來的。交與四箇以上。上位不奏了休與。 大德十年五月。欽奉聖旨條款。節該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諸王駙馬公主并內外官府。不詳事體緩急巨細。動輒馳驛。以致站戶逃移。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之務合乘驛者。毋得濫差。 至大三年。刑部呈准。各路所起鋪馬。除軍情錢粮緊急事務外。其餘公差。或不出境。毋得濫行給驛。至大三年。兵部呈准。節該事遇緊急。必須差人馳驛者。欽依已降聖旨。毋得止用印信文字騎鋪馬。如有違犯。取與官司。並取

根伏驗事輕重定罪。本出本境催辦差役者。止騎長行馬匹。 至大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書省奏。節該金字圓牌是軍情緊急的勾當裏差使。有近年不緊急的勾當騎着鋪馬行的多有。已後不忙其勾當裏不與圓牌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延祐五年。兵部呈准。今後凡遇給驛到部。當該令史驗元來文書。貫赴部官處。公同標寫。合該馬疋。判赤數目。正從分例。吝寫塗日。着押完備。然後抄付蒙古房。急付譯寫別里歌。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軍國事務。全藉站赤辦集。比年以來。諸王駙馬各枝兒各衙門。不詳事體輕重緩急。泛濫給驛。各處提調官不為用心整恤。以致消乏者衆。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必合乘驛者其餘毋得濫給。進獻鷹隼。除海青金牙鶻黑充鶻白黃鷹外。餘並並行禁止。須要常加撙節。務從省減。仍從脫脫木祿子細整詰。拘當在都。通政院分揀。若有不應給驛而給驛。或多餘濫給者。嚴行斷罪。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例體察。 通制。大德七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宣使呂從善等連名狀告。本省差委馳驛管押金銀等物到都交納完備。通政院首會廻程宣使應付鋪馬者。切緣從善等雖同闕慢使臣一例應付。都堂議。倚闕慢使臣給驛。本華泛濫之獎。各省宣使事畢回還聽差。雖同闕護人員。回日依例給馬。

至元二十九

三十七下

三十七下

省部定到起鋪馬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 閏端亦支粥。 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 麪一斤。酒一升。肉一斤。

年。臺議布疋
百戶。
祭膺日。取
要雞隻多
取分例酒
米麵。及將
係官錦被
粒帶前去。
延祐五年。

量決
罷
見任
別行
求仕
遍行
禁治

祗　　應

油塩雜支鈔。　炭五斤。自十一月初一日
為始。至正月三十日住支。　闊端赤不支
酒肉。雜支鈔。白米一升。麵一斤。　至元十
五年。兵部呈准。除朝廷大官人并正蒙古
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依例應付羊肉。雜
兒。其餘使臣止應付猪肉。　至元十九年
二月。通政院奏。在城裏使臣喫當了呵。喫
得祗應宿住行有。又這裏站裏喫了茶飯
到那站裏喫不得呵。算得鈔要有。奉聖旨
兩個日頭茶飯與者。如無喫當。第三日休
與者。喫得飽。喫不得呵。鈔休與者。使氣力
要呵。寫小名與來麼道。欽此。　至元十九
年六月。中書省奏。江南行的使臣每。與猪
肉魚兒鷄鵝鴨喫不肯。只要羊肉喫。有奉聖
旨。節該。若有猪肉呵。與者。無猪肉呵。交與
飯喫者。魚兒狀廣也者。與魚喫者。無呵休

御史臺呈
省闕奏使
臣扎剌丁
貴緣奏奉
聖旨。收買
藥材。不經
都省劄給
鋪馬。沿路
歇打當站
人等。多要
分例折收。

罪遇釋
免。與來
的聖旨
抽收。通
行禁約。
從人取
要分例
鈔入己。
決　遣
鈔決官。

首　　思

與者。羊肉鵝鴨雞等飛禽休與喫者。疾忙
行文字省會將去。欽此。　至元二十一年。
通政院奏打捕鷹的忽都魯兒在肉不肯
要喫活羊喫了。奉聖旨。節該如今兒在肉
有呵與兒在肉者。若兒在肉與呵不喫的
人每根底水也休與者。欽此。　至元二十
一年六月。中書省劄付。如使臣夏月心用
乳酪。於本名合得分例酒肉准算應付。欽
奉聖旨。節該夜間宿頓處。依着斤兩秤與
肉者。後的來的使臣每存留斟酌與者。白
日間肉首思休與者。兵部議得。除蒙古站
赤。欽依見奉聖旨施行。不係蒙古站赤。無
馬妳子去處。止依舊例應付。　通制。大德
二年七月。御史臺呈。陝西臺咨。雲南行省
有瘴毒地面。祗應依例。擬合添支茶藥。兵
部議得。雲南係煙瘴炎熱地面。出使人員

鈔兩

至元二十
年。臺斷嘉
興路達魯
花赤。弟
倚頓。兒弟
路達魯花
赤。以已病

二十七下

牧　草　地　喂　馬　差　馬

在外。宜准所擬添撥茶藥。省準。

立站。
除內諸站。元有牧馬草地。仰管民官與本
站官打量見數。插立標竿。明示界畔。毋得
互相侵亂。亦不得挾勢買占民田。如有種
佃與人。分狀子粒附簿。收時毋得非理破使。
至元十年。省部議到事內節該前站馬疋
到站不能迴還。所到站內進相對喂草料。
毋致缺悮。

大德十年。御史臺呈准。節該站赤直總差
文簿附寫馬數。凡遇起馬。自下而上。挨次
照差。仍置勘合文簿。出給印信。付管馬牌
頭。各牌依上該寫。某人馬疋起送。是何使
臣。站官日逐書押。周而復始。輪流走遞。不
得越次。重併。每旬結附。憑准凡站從實照
勘。

馬換記站
內走遞好
馬一疋
大德三年
刑部呈准
站馬倒
死。站戶
■行鋪
買若有

違犯
之人
驗馬
疋當
時賞
立追

中　買　馬　疋　月　季

至元二十一年。行御史臺劄付各處官吏。
將老弱馬疋添價抑逼站戶收買。出力消
耗。遲悮軍期。行移合屬禁治。巡按體察。
大德元年。都省議得。節該提調官吏人等
中。買站馬嚴行斷罪。　大德三年。都省劄
付。節該凡遇馬疋不堪。倒死。隨即督勒站
戶補買年小肥壯堪中走遞馬疋。令站官
就使相視印烙。入站應役。提調正官常切
點視。若補買遲慢。及老病不堪馬疋。印烙
入站。即將站官痛行斷罪。　大德四年。兵
部議得。站馬倒死。令站戶自買。就站印烙。
每季提調正官點視。權豪之家不得高價
中賣。廉訪司常加體察。

立按察司
條內。諸衙門應起鋪馬站船等事。具數起
行移按察司。有不應者。即使糾察。　新

官吏中馬。

至元四年。中書省檄斷思州知

解任罷職

徵決官計除利依枉法仍給主。

六十七下

官罰俸一月借騎

報船馬

格。節該：諸差人給驛者，每季中報合屬上司。有不應給驛而給者，隨即究問。行省差遣起數，咨省。　至大四年，刑部呈：准節該：若有差遣出使，須要有職役人員，革閑無祿之人，不許濫行差遣。除腹裏諸衙門每月將發記使臣開具給驛事內起馬數目，具呈合干部分查勘外，據行省呈從都省移咨，每季照勘。若有濫用不應人等，凌虐官府，撈打站官，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

責任

至元十年。省部定到事內，槽鍘鞍轡苫氈繩索一切什物，須要足整，提點官每月赴站點觀，毋令短少，及馬瘦弱缺乏。　大德三年，都省議得：凡遇馬疋倒死，提調正官常加點視，若補買遲慢，及老病不堪馬疋印烙入站，即將站官痛行斷罪。　大德十

州。提調官輒將鋪馬借與人騎坐前去遠北。

大德六年四月，兵部呈：准提調官管站官吏百戶，若有結攬站

諸人告發到官。元要工侵錢鈔

人

提調

年。通政院呈：每車一輛裝一千斤，鋪馬一疋止駝百斤，餘上斤重無令搭帶。都省議得：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常切提調，分間不致站赤生受。　至大三年，兵部呈：當站人等將合給車馬，祇應故行推延，不即應付，提調官取當該人員招伏，嚴加究治。　至大四年，中書省咨：兵部呈：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奏准：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照得水陸站赤，除拘該行省宣慰司總提調外，若站驛置立各路府州城中，止令本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其倚郭司縣勿預。若站相離各路府州縣窵遠去處，令從附近或所在一州一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各當盡心整治，常要頭疋肥壯，車船修整，走遞均平，一切所須物色完備，撫治站戶獲安。倘致逃竄，必致罪

戶車輛馬疋。代當走遞者。

盡數追沒斷罪。除聽民便。

及提調官吏，都省准擬。　皇慶二年，兵部呈：節該站官人等結攬站戶車輛馬疋，代替走遞，其管站官吏往往埋斷，消與弗侵。都省議得：蓋因提調官失於檢察，以致如此。擬合督責提點正官，嚴加禁約，御史臺嚴加糾治。　延祐七年三月，欽奉詔條：節該各處站赤差役繁併，迤漸消乏。路府提調官鈐束站官人等，毋致聚斂，使輕差役不均。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禁治。　通制至大四年七月，中書省議得：各處站赤今既併入兵部管領，理宜從新整治。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欽依提調人戶馬疋船隻車輛鋪陳什物館舍等項，要一一如法。如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完，定是取招斷罪。仍於解由內開寫，驗事輕重黜降。站赤除盡節該管站官常切計點草料槽

禁治

禁革站官人等

具。依時飲喂，須要肥壯，無令瘦弱。不禁走遞，頻頻倒死，有損站戶，失悞公事。不測差官檢校，若有似此，站官就便斷遣。　至元三十年十二月，江浙行省據通政院呈：各處脫脫木孫站官，騎坐鋪馬，將引兀剌赤人等根隨探親飲酒，以致馬疋夫騎喂飲，死損，失悞走遞。除站官告報迎接外，不許騎坐事。省府仰禁治施行。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站官輕剝站戶，將富戶取受脫放，及將馬疋虧損，令提調官痛行斷罪，重者罷役。額設已定，濫設以次人員，依例革去。節次欽奉聖旨節該：脫脫木孫好生盤問無鋪馬劄子，并無海青牌，而騎鋪馬人等，盤問不着，放過去呵，不有罪過那甚麼。都省奏准：圓牌的別里哥與牌子，各另行呵，脫脫禾孫休與鋪馬。明白說將來。都省議

元貞二年五月都省議借用鋪馬劄子

行院僉書畫押出征軍器借用兩江楊萬戶之任札子事屬違錯令後

脫脫木孫合用事理

到各處起運係官諸物經過脫脫木孫照視照勘差札不致夾帶不爲用心分間者治罪。出使人員隨身衣物鋪馬兩衣別不得捎帶其餘物件脫脫木孫體問通政院奏准節該脫脫木孫提調着諸王駙馬每各官每行省家的文字裏休與鋪馬。通政院議得脫脫木孫元立盤驗使臣詐偽分揀不應馳驛責任非輕如遇使臣到驛脫脫木孫官吏子細用心盤詰著立案驗每季具申本院稽考或不用心盤詰却有透漏或受賄賂循情故縱從監察廉訪司照刷究治。兵部呈准節該西僧人等馳馱粗重三馱之上用車若有進呈貴細并行李每馱止百斤脫脫木孫秤盤裝發但有添荅沿路脫脫木孫就便除藏具數中院令後除御用緊急之物用馬外其餘

毋致似前借用違行。

給驛

一切諸物並用站船若有船運之物却行應付鋪馬脫脫木孫取招斷罪軍官取發封裝經過脫脫木孫嚴切檢校夾帶物件江南州郡俱有站船隨處脫脫木孫用心分揀除軍情緊急使臣應付鋪馬其餘閑慢使臣及納物回程人員應付站船。立站條內使臣須將鋪馬劄子辨驗無僞即使應付鋪馬毋得止憑關子。至元十九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令後省家休與鋪馬文字者這般裏與聖旨。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諸衙門差去人員先行擬定正從員數自起程脫脫木孫及站官署押印信文字行移前站依上應付分例如有多餘取要人員除職官開具姓名申部呈省究治無職人員合爲官司就使追問各處祗應人員毋得分外應

至元二十七年都省

三十七下 五十七下 七十七下 一百七下

給

憑驗

付追行依上體察。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奏准節該水路裏去的站船有與聖旨忒多了有省家文書交去。元貞二年五月中書省咨戶部議得下海使臣元賚鋪馬聖旨既於上船處給納到官合令所在官司出給明白就照回日行省以憑照用。大德五年兵部呈節該若使臣正從分例有騎坐長行馬疋人員驗所賚省部并合給分例許支明文支付取明白於附照算如無許支明文不得應付都省準呈。至大元年五月欽奉聖旨節該不揀是誰鋪馬裏行的使臣他每的

聖旨觀了與鋪馬者諸王駙馬有印信文書行呵將他的文書咱每根底說來者。至大四年三月詔條節該諸賚物爲驗者令後毋得給馬。皇慶二年七月中書省

斷阿竹謀賺他人馬疋騎坐劄站詐稱大王位下使臣隨站倒換鋪馬。

當日 站官 決

脫脫木孫 盤獲 縱放 在逃 決。

站官 給馬 鋪司 斷

正犯 斷 配 仗

驛 憑

咨蒙古文字該圓牌的別里哥與牌子各另行呵交脫脫木孫休與鋪馬明白說將來他根底要罪過呵怎生奉聖旨是有各另行的根底鋪馬休與者欽此。皇慶元年兵部呈諸衙門差使人員赴部給馬本部斟酌緩急於別里哥上漢兒字明白該寫正從兀剌赤幾名然後發落合咨行省遍行照裏諸衙門令後差人須於差劄上明白標寫正從并兀剌赤名數庶革泛濫都省準呈。延祐五年十一月通政院奏節該呵只吉大王這裏來的上頭嶺北省家無鋪馬聖旨圓牌他每印着馬兒使着半印勘合騎着鋪馬來了似這般哏兀亂去也令後諸王駙馬每的各官每的行省家的文字裏不與鋪馬呵怎生奉聖旨似這般的休與鋪馬者欽此。延祐六年中

取要。欽

食。

驗

書省奏。節該泼聖旨圓牌。只依差宣政院延慶司的印信文字起了鋪馬。奉聖旨。懲宣政院功德司延慶司等衙門裏行文書者。無鋪馬聖旨圓牌騎鋪馬的交住罷了行文書者。欽此。　延祐六年。御史臺呈。今後應東騎鋪馬人員。合令當該官司須給鋪馬聖旨并奏去公事差劄。兩不相離。方許給驛遞。據兵部議得。合依御史臺所言。都省准呈。　至治二年。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今後但凡遣使馳驛前去西番地面宣召官員。取大師父巴哈夫西番和尚。合用鋪馬。照依欽賫御寶聖旨圓牌劄里哥內馬數。依上應付。其馬忽職哥三路宣慰司公幹。并憑准諸正令旨大師父印信文字差使人員。別無欽賫御寶聖旨圓牌。依例禁約。如違。欽依聖旨事意取判署正

官首領官并馳驛人員抬伏斷罪。拘該脫脫木孫不為用心盤詰。亦合究問。監察廉訪司嚴加糾治。　通制。皇慶二年十二月。嶺北省咨。往來使臣官員。通政院兵部九給劄里哥文字。俱於沿路脫脫木孫處納訖。致使往來和寧。本省無憑可照正從鋪馬分例。今後通政院兵部應給劄里哥明白標寫。直至和寧繳納。庶革情弊。兵部議得。宜准行省所擬。今後通政院兵部應給劄哥。　和寧路繳納。沿路經過脫脫木孫辨驗無偽。背批相同。庶革詐冒。省准。

鋪陳什物

通制。大德六年。兵部呈。各處站赤館舍鋪陳什物。歲久損壞。實有不堪脩理者。必須添置。或有不敷。必借於民。不無騷擾。擬合各路於逐年額定平鋪祗應。從長規畫到息錢。逐旋脩置。省准。

禁泛差不應人

通制。大德八年。中書省照得各處行省下依都省元行。往往濫給鋪馬。雲南山川尤甚。中間多是任滿得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為名。騎馬赴都回而別行求告。直至得除馳驛回還。不惟虛費官司分例。實恐遂漸消乏。站赤深為不便。都省議得。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吏究治。移咨各省。及劄付御史臺體察。　至大四年三月。兵部呈。奉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為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不行差遣。欲委府州縣正官并得代不應差使營幹已私之人。或以草情為重。或以錢粮為大。或以貢物為急。驗其品職。多起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站赤消乏。蓋由於此。若不整治。深為未便。擬

負馳驛

合通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勾當應合給驛之事。須遣上項宣使奏差人員。量立程限。仍取甘罪文狀。在都諸衙門如遇各處起納官物計稟公事之人。依期發遣。事無壅滯。省減鋪馬。省准

枉道馳驛

夾帶　從人

拘收冗濫執把

大德元年十一月，中書省奏節該：諸王駙馬各投下分撥到城子裏并其餘的勾當裏，要付來的達魯花赤等根底，與常川行的鋪馬令旨，那人自己勾當不揀那裏去呵，騎坐行有，不禁約呵不宜。將他每與來的鋪馬令旨拘收了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　大德二年六月初二日，宣政院奏節該：有的和尚每不干諸王駙馬的他每根底，要了常川鋪馬令旨，騎鋪馬要飲食草料行，有的令旨交收呵怎生？奉聖旨：是有，那般者。　大德六年，做買賣人推着尋希罕物貨，將上位來麼道，騎着鋪馬做買賣行，有這般鋪馬聖旨也合拘收。奉聖旨：那般者。　至大二年十月，欽奉聖旨節該：站戶消乏的緣故，使臣每多行的上頭消乏了也者。去年諸王駙馬每緊冗行的上頭，他每到里哥住罷了，生了位次諸王每根底差使的聖旨與來，又自從薛禪皇帝時分千戶頭目每根底，既肥瘦的鋪馬聖旨。

治罪

投下船

至元二十年十月，江浙省欽奉也不干大王令旨，節該：忽都魯海牙三箇人四匹馬去也，他根底粮食草料依着體例與者。移准中書省咨兵部照得：諸王百官并怯薛歹官員，但遇出外勾當，供給經由都省并字可孫准許文字，合經過去處應付飲食馬疋草料，得此。咨請依上施行。　大德二年，中書省奏准節該：諸王各位下合闊五戶絲、歲賜段疋軍器，撒運呵官司脚力撒運有，其餘諸物無撒運的體例。　大德二年六月，欽奉聖旨節該：諸王駙馬差使大勾當，明白奏過交行者，小勾當經由中書省行者，無體例勾當罷了者。　大德二年六月，宣政院奏准：和尚每不干諸王駙馬的他每根底要了常川鋪馬令旨，騎着要飲食草料的，交拘收者。　大德九年，中書省奏准：諸王駙馬各投下分撥到的城子裏做官的并他每勾當裏行的人每根底，常川執把行的鋪馬令旨，休與者。　大

交不關吳狀拘者麼道，與來的聖旨根着。與來的有者，除這的之外，不揀那根底與來的鋪馬聖旨執把着行的，與來的聖旨懿旨令旨都交拘收者。隱藏的，要罪過者。　至大四年，中書省奏准節該：若有軍情緊急勾當，交圓牌裏行，不忙的勾當，帶圓牌騎鋪馬的，他每的牌子都交拘收了者。

位下衙門船馬

延祐元年四月，中書省咨：來咨平江財賦提舉司見收站船割子，本司官不出本境，東坐支請分例，送兵部議得：若出境者，經由本省科酌依例應付；不出境者，禁止相應，請依上施行。　延祐二年九月十二日，中政院奏節該：中政院管的錢糧差發段疋鈔定，在先應付鋪馬站來，如今各省交咱每院裏應付有。奉聖旨節該：這的是我房子裏的勾當。為甚麼各省不應付？有懇與省家文書，但屬中政院管的錢糧差發段疋鈔物，每年起將來的時分，應付鋪馬站船來者。

令旨起遣鋪馬者。

仍令御史臺糾察。

馬　首　思

德九年八月。中書省奏。節該明安荅兒陝西省官人說將來。諸王駙馬并各枝兒的使臣每勿當兒情了不回去。騎着小鋪馬哭秪應住幾箇月也有到一年的。因着呵。里題說的上頭。大勿當與八日。小勿當與三日。鋪馬秪應者麼道。立定限次來。限次裏的上頭。使臣每也辦不得勿當。俺商量來。諸王駙馬每的使臣來呵。當該的官人每提調者。疾早完備與勿當者。俺每的勿當來未完備呵。住罷了鋪馬首思也。不宜也者。不立限次催趕了勿當交去。呵怎生。奏呵。聖旨那般者。欽此。　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奏准。節該諸王駙馬各枝下銀字圓牌。軍情緊要勿當裏差的人懸帶。其餘不緊要的勿當交聖旨裏行。　至元九年。兵部呈准。各枝下勿當本位下公事。使臣合用秪應等物。雜於千鋪錢內支破。擬於本枝下錢應付。　大德八年。通政院奏。節該諸王駙馬站裏鋪馬裏行呵。鋪馬裏飛放有了使的伴當每。下站通放鷹去有。奏呵。奉聖旨。令後諸王駙馬。不揀誰鋪馬上休飛放者。欽此

延祐六年六月。都省奏准。宣政院使臣累約立使臣受人伐之騎馬有起鋪馬四疋。帶引前去

二十七下	
三十七下	
五十七下	使臣
六十七下	四人。
七十七下	
八十七下	
一百七下	鋪馬

臺　察

中書省議得。按察司官分輪巡按。遍歷所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仰就騎州縣官員馬足。依例倒換。　至元十七年正月。啓過皇太子事內。節該按察司差將去的官人。有自己氣力裏去呵去。不得一般。二千里迤外去的與鋪馬。二千里迤裏交長行頭口去呵。怎生。欽奉令旨那般者。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御史臺奏。節該近者昂吉兒奏。按察司官鋪馬裏行呵。水路不行。旱路行呵。交百姓生受。俺商量了。合水路行底田地。水路裏交行。合旱路裏行的田地。交鋪馬裏行。欽奉聖旨那般者。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御史臺咨。四川道實趣按鋪馬九疋。聖旨一道。擅起馬八疋。赴臺題說公

使所過當回程又受客人抄受布疋以致物為由科置乘起馬五十五疋駝載客人行貨并私己貨物及起元剝要馬二十疋沿路倒換通買起鋪馬三十四疋往回夫帶一十二人。

軍　文　船　馬

事。道鋪不應。議得各道已有差使鋪馬。不應於巡按鋪馬內起馬差使勿當。請照會各道。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浙東道按察司書吏董清建調淮西道。係二十里之外。中奉行臺劄付。仰本道就便給付站船一隻施行。　延祐元年六月十一日。中書省奏。臺官人每。俺根底與文書行臺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員二千里之上與鋪馬。其餘每根底不與的上頭。去不得有。不以遠近往還一例與鋪馬奏過行文書到俺根前有。遠方地面裏之任回還。合與鋪馬船隻等已有定例。只依先例交行呵怎生。欽奉聖旨那般者麼道。通制。至大四年十二月御史臺奏准。節該廉訪司之任官人二千里之外。驗着他的品級與鋪馬來。依着在先行來的體例。就起程處與鋪馬。

至大四年。刑部呈准。和林省張提舉哥之任官員。楊打拍官人等多要分例羊只又用鋪馬來

解見任過革先罪比例。

軍　官　船　馬

至元八年。兵部呈准。沿邊萬戶府遇有軍情。急速差人分頭飛報。各騎鋪馬一疋。統軍司元帥府必合差人直赴朝廷。省部樞密院。或各處勿當軍情要速事務。合騎馬二疋。所有劄子。止合統軍司元帥府就便給付外。據差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取發年銷紙劄。騎坐鋪馬。別無如此體例。所有軍官及出征人員自有擬。已備到任行馬疋難擬馳驛。　大德二年三月二十日。樞密院奏准節該。今後軍每的璽書。與曾裏來取呵差廉幹千戶百戶騎坐鋪馬前來取發者。　皇慶元年正月。兵部呈准。各省差軍官前去腹裏取發軍人衣裝。各路正官眼同稱盤。實有斤重。用印關防依例應付鋪馬。仍令經過脫脫木孫嚴加撿校。若有夾帶物件。盡行沒官斷罪。

江南上任下任官員。站

至大二年正月。通政院奏准。節該江南做官去了。滿了回來時。站船裏來。有站赤生受。有今後出來的。自已氣力裏出來。　延祐二年。中書省咨兵部。議得上

寫車輛

○別行　求仕搽　附

船衙領

遠方軍民官員之任船馬

任下任大小官員合令所在官司驗各人所受宣
勑文憑許令舍宿頓。都省准呈請依上施行
大德三年。中書省咨。遠方之任官員如遇河水結
凍及不通水路去處。都省擬付站馬。若水路通便
處。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應付站船。至不通舟楫
去處地面。所在官司應付鋪馬。咨請照勘文憑。依
例應付。　皇慶二年。中書省咨議得遠方之任官
員已有鋪馬站船定例。若孤身遠赴。老幼在家。難
以存濟。許於憩侍站船就帶合有家口。請依上施
行。　皇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節該遠
方之任軍官依民官例與鋪馬樞密院官人每奏
了俺根底與文書。俺商量來。軍官每的替頭裏
教兒哥的替頭裏兄弟。襲替與付有與民官不斷
似有不與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麼道。欽此。　皇
慶元年兵部呈准。今後雲南甘肅四川之任官員
所撥應付裝載行李老小車輛行省平章應付站
車二輛左右丞參政一輛。其餘宣慰司都元帥府
廉訪司宣撫司總管府之任官員俱係外任擬免
應付　通制至元三年。都省議得遠方之任官員
如通水路止令站船起發。不通水路自備腳力到
河間。具定照依見定鋪馬數目應付。一品五疋。正
從二品四疋。三品四品三疋。五品以下二疋。　皇
慶元年兵部呈。雲南四川之任官員腳力今後照
依行省官之任車輛通例。如遇不通站車去處。所
在官司驗各官別無夾帶興販物貨實有行李斤
重。扣算騾馬搬運。都省議得雲南四川行省官之
任鋪馬已有定數。合得腳力車輛。除設置站車去
處依例應付外。如遇山路不通所存站亦每車一
輛例給鋪馬四疋。合准部擬。
大德四年。中書省四月初四日咨准中書省咨。兵
部呈兩貴若有身故軍官。拋下老小擬合令本處
行省斟酌應付站船腳力。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二十七下

通制至元

遠

馳

驟

十六年通
政院呈準
州省差來
總把馬元
來鋪馬走
陸路迄四
馬拴牽騎
坐弃走例
死擬合陪
償。省准
皇慶二年
城缺臣陝
西不因納
滅缺生活。
來坐鋪馬
生消南縣

方任滿丁憂官吏身故軍民官家屬船馬

皇慶元年二月。中書省據兵部呈遠方遷任官員。
并身故家屬。如蒙欽依至元二十五年。元貞二年
奏准事理。照依已定品級。旱路應付長行馬疋草
料水路站船出還本貫相應。都省准擬。　至元二
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做官滿了廻去時分
解由文書要了。沿路站裏要下飲食草料交與者。
都省議定。今後就便出給文引。開寫見授品級人
馬數目。起程經過路分。每起應付正分例一名。餘
皆鄉飯長行馬疋依例應付草料如至所止處。即
將文引赴所在官司繳納解部。三品以上正從不
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
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　元貞二年
七月初六日。奏准雲南福建任滿回來呵。長行馬
裏來熬生受有。又那裏做官去的沒了呵。媳婦孩
兒每出來不得。這的每旱路裏長行馬裏到來。水
路裏呵站船來。都省議定。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
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史宣使等船一
隻。　延祐三年十一月。中書省咨。議得見任遠方
官員遭值父母喪亡。奔喪丁憂人員照依任滿得
代。一體應付腳力出還。請依上施行。　延祐七年
十二月。欽奉詔條節該雲南四川福建廣海赴任
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
屬。無力出還。窮困遠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
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糧。遞送還家
永為定例。　泰定元年六月。欽奉詔條節該雲南
廣海八番甘肅四川和寧官員。在任身故。不得歸
葬。妻子流落者有之。仰所在官司除常例應付腳
力行糧外。離鄉千里以上。給中統鈔二十錠。應付
家屬。起遣骸骨還家。仍報所屬上司。轉行本貫知
會。永為定例。　通制元貞二年。奏准福建雲南任
回官員船隻定驗品級。一品二品。車三輛。三品至
五品車二輛。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

走死

鋪馬

站送使臣
行為本走
二十餘里
以致衝斃
損傷心肺
倒死。部擬
皆。追還
馬價。
至元二十五
年。行臺劄
付使臣乘
驛倒死鋪
馬。明白開
寫是何官
府並到來
人來騎鋪
馬數足數
年月日。其

時到站逃時上馬甚時到於那責行紀多至延司甚例凡移牒按察司及就中合干上司照詳

至元十六年。刑部議斷虛恩

二十七下　决。

一十七下　各站　官有　下

飲食

車一輛。及任回官員。擬合一體應付。　大德二年二月。江西省咨。德慶路府判馬合麻因病作缺。着詳患病作缺。終是到任人員。合照任回官例應付站船出廣。都省准擬。　延祐二年。嶺北行省咨。任回官員止依品級應付站車。本省邊方酷寒重地。若比舊例元來鋪馬站車回還。庶不生受。兵部議得。本省與雲南福建風土不同。合准所擬。比都省元行依驗元坐鋪馬內量減一疋。却就站車一輛廻還。省准。

元貞二年。江西省咨。下海使臣將引諸番。俱稱貢獻諸物。赴省索要冬夏衣裝鋪馬分例脚力。戶部議得。諸番人員。如有進呈之物。即同類驗若無詐偽。所索衣裝脚力。斟酌准除。都省准擬。　大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都省奏准節該。江浙省與將文書來下海去的使臣。未到入去。早來騎小鋪馬。喫祇應。閑住七八箇月。但差的下海去的。必須應付

所差人員。將凡刺赤馬足打作駝馱。

久將　問各　決。

海使臣衣裝鋪馬

一二年的祇應粮食。又不分揀正從。今後正從人數。分揀明白。合入去的時分相近。交來呵。省城祇應有。今後這裏分揀了正從人數。斟酌時月教去。　大德七年。江西省移准都省咨。下番使臣裝卸處所。已有奏准分例。其不由正路。別途郡邑索要衣裝。不係裝卸去處。毋得應付。　大德四年十二月初三日。中書省奏准節該。海裏做買賣的人每。將着寶貨等物。指稱呈獻物貨。旱路裏騎鋪馬。物貨於百姓處起夫擡運。到水路裏。站船運將來。到這裏呵。依着時價要錢。又有這裏用不着的麄重物貨。沿路站赤百姓生受。今後可以呈獻希罕物貨有呵。交沙不丁分揀了。斟酌與鋪馬來者。　恭定改元詔條節該。奇珍異貨。朕所不貴。諸人獻己齎禁止。下海使臣指稱根尋希罕寶物。冒支官錢。私相博易。屈節番邦。深玷國体。亦仰住罷。所給聖旨牌面盡數拘收。

馳物鋪馬遞

至元二十九年。都省議得。出使人員除隨身衣服鋪蓋雨衣外。別不得稍帶其餘物件。仰脫脫禾孫體問。　大德元年。御史臺呈。西番僧凡有馳馱聽從隨處脫脫禾孫并站馬約量。每馬一疋除百斤之外。不許裝來馳馱。其餘使臣一體禁約。都省准呈。　大德六年正月。通政院奏和尚使臣每站裏行呵。重馳馱將着行呵。馬每倒死了。有依着元例一百斤餘上不交馳呵。忌生奉聖旨那般者。宣政院官人每分揀者欽此。　大德八年。都省咨。應有起納諸物。起發官司秤盤斤重。并打夾物料斟酌。每船一隻可載數目。如法裝運。不得多餘占破。仍於沿丈差剳上明白開寫所納物色斤重。合用船隻。如違。究治。請依上施行。　大德十年。通政院呈。節該隨處站赤設置車馬。每車一輛例載一千斤。馳馱鋪馬。每疋止馳一百斤。餘上斤重。無令搭帶。累常禁止各處脫脫禾孫不為用心。從公秤盤。嚴

並行究問

運車船進

令使臣夫帶斤重。壓損頭畜。不使。兵部議得。依准所擬。如脫脫禾孫不遵元行。依前縱放。不為用心分揀。治罪黜降相應。都省議得。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提調分揀。　延祐五年兵部呈准使臣添搭斤重。壓損鋪馬。提調官并脫脫禾孫盤詰分揀。指名中覆上司斷罪。若有縱放。亦行治罪。監察廉訪司體察究治。　通制。至元八年十月。工部呈。隨路起運人匠所中。脚力馳重不一。本部議得。今後除人匠依例身重九十斤外。行李作伏斤重不等。擬合從公秤盤。多者不過三十斤。少者從實中報。仍令各路官吏具結。如有冒中不實。情願甘罪除納。省准。

至元九年八月。兵部呈。今後天壽聖節元日。差人奉表詣闕稱賀。擬合騎坐鋪馬相應。都省准擬。至大四年五月十二日。特奉聖旨。進表時不揀那箇衙門裏差的宣使奏差合來的人每來者。官人每

至治三年。刑部呈準 | 出使人員　乘坐站船 | 通行　禁止。

表人員鋪馬報文

首領官每并其餘勾當，令推稱緣故休來者，來呵當了鋪馬。步行回去勾當裏，休委付者。欽此。　至大四年。兵部呈：近在外諸司指以進表為由，泛濫一體差人馳驛。今後進賀表箋，除各道廉訪司照依舊例外，擬腹裏路分差官馳驛赴都。其餘司屬直隸省部，或屬在都衙門，擬令所在路分就便附納外，據各處行省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撫司、轉運司、各處總管府萬戶府及五品以上衙門，應有進賀表箋，止赴所隸行省總司通行類咨，欽依差人馳驛赴中書省樞密院徽政院呈貢。不許另行給驛。都省准呈。

至元三十年。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江南各道首領官吏年終赴省照算錢糧，回來站船。往往全夫分例送據兵部照擬得，各路考校差發課程，從李戶頭。都堂議得：隨路上司人吏宣慰司令史一名，上路司吏二名，下路府州司吏一名，遞起發脚力

復用鋪馬　摔棧 | 遲例　應付。

書人員船馬分例

沿路飲食，長行馬疋草料，依舊官為應付。本部看詳：年終勾追各路人吏赴都，查勘年銷祇應錢糧，所有盤纏亦合依考較例放支。都省呈准，照會合屬了當。今江南各道宣慰司隨路人吏赴行省照算錢糧，擬合依腹裏一体，自備船隻。沿路經過去處官員應付米麵。都省仰依上施行。　至元三十年。江浙行省移准中書省咨：年例赴省考較照算年終一切錢糧，止勾經手人吏，據所賫文憑卷宗，依例官為應付站船遞運。其餘不拘此例，無得擅自應付。　至大二年。戶部呈：考較差發課程定奪料差戶頭，照算年銷錢帛。今各道宣慰司并直隸省部去處赴都照勘，所勾首領官吏，除手照文憑脚力和雇應　外，經過去處首領官吏、史司吏每名應付米一升，麵一斤，長行馬一疋，草一束，料粟五升。館驛內首領外，據各路所轄州縣人吏赴府照算，別無應付飲食分例明文。　至元三年六月。

至大四年。兵部呈：淮、兩淮大軍遠涉，多有逃從 | 痛加斷罪

幹脫人員鋪馬

中書省劄付：每年如遇勾喚科撥絲綿差發稅石，總管府轉運司人吏來時，一例起鋪馬三疋。　至元七年二月。尚書省劄付：運司人吏照算課程，即與隨路打算差發科撥稅石，一体依例應付鋪馬。　大德元年六月。中書省奏：斡脫每自己尋利息，騎着鋪馬做買賣呵，無体例。有將他的鋪馬聖旨拘收了。今後做買賣呵，常行馬裏行者。奏了。行聖旨來。如今諸王駙馬斡脫戶遠般行呵，站赤不宜也者。奉聖旨：是也。拘收者。欽此。

至元四年八月。中書省劄付：打捕鷹鷂不應應付鋪馬。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欽奉聖旨節該：鷹根底鷹食依例與者。送鷹來的人根底與粥者。欽此。大德元年五月。中書省奏：推節該買賣人每推着尋將希罕物貨，將上位來，歷道騎着鋪馬行，有遠鋪馬合拘收。若有希罕物貨呵，那箇省近呵，那箇省官人每根底說了，料酌物貨與鋪馬交來者。

車駕近侍怯薛官員様已每年捕打魚雁猪鹿雞兔等野物獻於所在附近站赤起取鋪馬頭疋遞送都下各官食用或詐稱御膳司濫給驛人徒下達春花亦管匠悔 | 令後着有私出已物各位下各官宅送納。全自備脚力搬載。所在官司毋得應付牛

進呈諸物鷹犬虎豹等

大德四年。欒城縣申：每年四川行省土番宣慰司等處，差西番大師色目人員管押進呈馬騾狗隻，差賫把差劄，止賫前路關文，取要黑豆草束米肉炒馬，進貨籠頭縕索，正從飲食，將夫持人吏館夫非理拷打。中間史帶撥多。兵部議得：令後各省宣慰司等官員遇有進呈諸物所須物色，須要經由本處行省倒咨，於咨文差劄明白開寫。行移該行站道，經過官司以憑應付。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大德八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大數目裏的諸王駙馬根脚裏掏摸鷹鷂的人戶，已有定例。交送納來者，除外，不揀誰為己身勾當，使見識休送納來者。堪中鷹鷂有呵，行省官、管城子官人每插驗，妥賫好鷹鷂有呵，與鋪馬交送來者。不交覷了。自意差人的，并送鷹鷂來的，有罪過者。　至大四年三月。詔條節該：站赤消乏，蓋由使客繁多，夫於檢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並令止罷。　至大四

恰打捕等
官梯己物
貨茶飯弁
見諸王公
主緇馬指
以五户絲
所出役疋
紛絕取要
站中鋪馬

馬遞
省事
發到
官

船馬分例 鷹鶻豹子肉

年宣徽院奏準節該哈剌火拙根底葡萄酒。遞
年交站脫運有為軍情勾當的上頭立下的站有
交運呵不中交驗駝每馱運又大拙根底西番地
面裏做官的每民户每馱到葡萄酒交自已氣力
內他每識者休教鋪馬裏來 至治二年兵部呈
通政院關歲貢方物自有額例。其餘物件既無欽
賚聖旨圓牌。并都省明文。擅給鋪馬。擬合欽依取
判署正官首領官吏招伏斷罪。合准本院所擬。都
省准呈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進獻鷹隼。除海青
金牙鶻黑老鶻白黃鷹外。除御並行禁止。
至元八年八月。中書省定到合喂鷹食。海青兎鶻
早辰一兩。後晌三兩。鷹并牙鶻早辰一兩。後晌二
兩。皂鵰北海青等斟酌稍房應付食用。新肉如無
鮮羊肉。交鈌與鷄猪。 大德六年。户部據大都遞
司申。舊例豹子每一箇日支羊肉七斤大土豹淨
羊肉四斤。小土豹淨羊肉三斤。自來遇夜不曾應

站馬

二十七下
通制大德七年十二月都省議得

三十七下
通制至元二十四年延安路同知乞了不花於站官處借馬一疋乘坐赴內家倉及於經過站官處借馬撥取家小已經得曾扑(?)

例

付肉貨及折支鈔兩參詳今後如遇起發豹子沿
路食肉若准大都遞司所申應付相應都省准擬
至元二十七年兵部擬各省起運官物並赴水站
遞運若有不及從行省雇脚至東河內用站車運
至臨清入御河水站將所行前路大字快便脚力
諳句。革去禁約從拿民船差債車輛。 至元三十
年都省議得各處起運係官諸物起程官司將物
貨秤盤見數如法打角封記備細數目於押物人
差劄內明白開寫。驗實起數目。可起馬疋并元判
赤。料酌緩急分作運次。經過脫脫禾孫更為照視
照勘差劄不欽夾帶餘物。如有違犯之人同元起
發官司一体治罪。脫脫禾孫不為用心分揀。亦行
嚴加罪責。 大德七年八月。兵部呈准。江南行省
送納家山銀定茶芽扇子表段疋皮貨等物每運
三四十馱鋪馬遞運。褁背兩肩打傷磨損。以致倒
死。今後各省起運須要經由水路遞運不通水路

日行不過三站

使臣除軍
情急務外
不得走遞
日行不過
三站宿頓
處於起馬
關文上明
白該寫其
站起程至
第三站止
宿。如違站
官並使各
斷
再犯罪
徒

次。
降先代
手奴
司

去處站車鈌載。如無站車。官為雇脚。 大德八年。
兵部呈准。行省行臺各道宣慰司。各路一切大小
諸衙門。若有起解諸物。令起發官司當該上司從
脫脫禾孫分揀若有合於水路船運之物。卻行應付
鋪馬。當該判署正官首領官吏脫脫禾孫各取招
伏。量其輕重責罰斷罪。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各
省欽收鋪馬聖旨圓牌。除軍情緊急斟酌給驛。金
銀等物若通河路去處。止令站船遞運。河水結凍
應付鋪馬駝運。仍令本省常加檢察。毋致泛濫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若有私出己物於各位下各
官宅送納所在官司站驛毋得應付車馬。違者痛
加遞斷。 至大四年。兵部呈。今後起運物貨。宜從
都省行移。各省照依已定程限。將各起錢帛等物
趁送河水通派。須要經由水路站船遞運。急用似
已着緊起發。如遇河水結凍。令所在官司分揀金
銀寶鈔細物緊關支持御膳依例和雇脚力搬運。

取招
斷罪

至治二年兵
部呈准節該
但凡遣使馳
驛前去西番
地面宣慰官
負收大師父
之給失西番
和尚合用鋪

如違
欽依
揀判
署正
官首

監察
肅訪

西

都省准呈 至治二年。兵部呈准。各省應起一切
官物。除常行麤重物貨經由水路遞運。若有緊急
之物必須陸運者從本省斟酌應付脚力運送赴
都。
大德七年宣政院議得西番使臣人等行李馳馱
除麤重之類三馱之上用車遞運。若有進呈貴細
之物并行李衣服每馱不過一百斤。從脫脫禾孫
一同秤盤裝發。驛驛不許添搭。沿路脫脫禾孫依
上秤盤。但有添搭之物。或百斤之上。脫脫禾孫就
便拘除。具數中院。犯人斷罪。其物沒官。地所裝發
官司經過脫脫禾孫。一體究治。 大德十年五月。
中書省奏准節該西番僧人。今後開慢回程僧人
通政院分揀了。從大都交他乘坐船隻到衛輝路
他每已身斟酌與鋪馬。重馳馱交車裝遞送將去。
遞裏脫脫禾孫存的使臣每的輕重馳馱交分
揀。 至大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特奉皇太子令旨。

馬照依欽賫御寶劄子圓牌別里哥的馬數依上應付其馬忠戚等宣慰司公幹并過准諸王分首大師父卸信文字差使人員別無欽賫劄子圓牌依例禁

頭官支并馳驛人員。脫脫木孫不為月心蓋詰亦

司啟　加料　察

僧　船　馬

站赤好生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無爭當的，休交上都去者，好生分揀者。欽此。至大四年十月，御史臺奏：節該站裏來往西番僧人尚自多，交宣政院好生分揀，其實有德行的和尚交來，別箇的休交濫來。馳馱休交沉重。省減鋪馬的氣力。奉聖旨節該：您與宣政院文書，交西番田地裏有的衙門并臨洮等處緊要的脫脫木孫分揀者，合來的交與，其餘無這裏言語交來的，休與鋪馬者。有心來的交他自己氣力來者，無氣力的步行來者。欽此。延祐二年，中書省咨兵部議得：西僧泛濫，宣從都省劄付宣政院行下土番宣慰司、都元帥府，移咨陝西行省，令臨洮府等處脫脫木孫欽依累降聖旨，分揀禁約，毋致泛濫，馳馱沉重，劄付御史臺照會，拘該廉訪司查勘各站迎送還使臣起數，比較若有泛濫，不應馳驛人員，就便依例究治。都省諸依上施行。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宣政院奉皇太后懿旨，除奉聖旨太后懿旨題名宣喚交來的外，其餘鋪馬裏休與帶將來者。延祐五年六月，中書省奏過事內，節該：秋間起程時，僧人每一時去呵，車輛鋪馬不敷有。今後交宣政院功德司官提調者，好生分揀，休交泛濫，必合隨駕的僧人，合騎鋪馬呵，交節續起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通制：延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政院奏準：但凡西番地面裏，不揀甚麼勾當裏去的使臣每，從京兆府臨洮府將青碧甸子銅器撒摞靴隻等物，鋪馬上做買賣，多要鋪馬，泛濫行有。如今似那般行的，交京兆府臨洮府泥河根底有的脫脫木孫提調者，若尋出做買賣的物來呵，使臣每根底要了罪過，物交沒官。

約

合究問

九十七下

撥　賜　田

至大二年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諸王公主駙馬僧道等，上位可憐見，賜與田地，每年收那田地裏子粒去呵，騎着鋪馬，坐着站船，喫

兀剌赤夫去鋪馬

決

上鋪馬

着首思，到那裏呵，更騎着小鋪馬，喫着首思，收子粒有。奉聖旨：不揀誰根底，鋪馬站船首思休與者，禁了者。欽此。

送骨殖鋪馬

皇慶二年九月十四日，中書省聖旨節該：省裏立了劄子，各衙門裏交行文書者。今後不揀是誰送骨殖去的，每根底休與鋪馬者。欽此。

娶婦送女道馬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欽奉懿旨令旨一同：官宦人每泛了呵，又娶媳婦兒的送女孩兒的鋪馬裏行有，如今似那般行的，休交行者。麼道，欽此。

押出軍賊人鋪馬

延祐二年正月初四日，也可劄魯忽赤奏准：節該：出軍的賊每，在先鋪馬裏差人交押送去，有近間交城子裏轉遞送的，上將有罪的人，沿路也有脫脫了的。麼道。如今依先例鋪馬裏差人交押送去者。

聖旨劄子

長　行　馬

至元十年，行部議得：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上命州縣應付，如違治罪。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奏准：遠方仕回官員應付長行馬疋草料，三品以上五疋，四品五品四疋，六品至九品三疋，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二疋。大德二年，江浙行省劄付：年例取發進呈之事故軍官騎坐長行馬疋飲食，例長行馬疋草料，經過站赤依例應付草料，照依時月支給。戶部定到每疋草一十二斤，麩料五升。夏月自六月一日為始，至七月住支。冬月十一月一日為始，下年三月住支。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通政院奏：使臣每西番僧人騎着鋪馬，將着長行馬疋，要草料有。奉聖旨：休與者。麼道。欽此。至元十九年，都省議得：合騎小鋪馬數目，

大德六年十月。欽奉

有守當呵。城子裏經過行者。無守當的使臣每

要罪過者

小鋪馬

令官司臨時分撥。上位差來使臣及有軍情幹辦緊急公事者。依例騎坐。其餘閑慢使臣人等。不須應付。　至元二十年。江淮行中書省議得。如遇軍情緊急。守當差人馳驛。自有賫擎起馬聖旨前去。例合應付小鋪馬。若非軍情稍緩。守當衆坐站船人員。不須應付。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江淮行中書省議得。本省差出人員到驛。如赴公廳理會公事。應付小鋪馬。

州縣

中書省議得。按察司官廵按。無站處。就騎州縣官馬。令依例倒換。　至元二年三月。中書省區處事內。遍行省會各處當該主首人等。如遇迤城站不到使臣。并怯薛歹官中差委人等。即使應付飲食及宿頓房舍。并但有朝廷差來使臣。經過無站亦去處。如要鋪馬。亦仰應付。若有不應付鋪馬飲食宿頓底人要

城子裏經

并里正人等合應付

罪過。使臣人等却不得分外騷擾百姓。　至元七年。行部議到事內。若有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如有賫奉上司文字合應飲食者。正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　至元二十年十月。江淮省准都省咨。來咨。恩都魯海賫擎也不干大王令旨。不曾經由都省。徑直於百姓處住坐。私下取索飲食草料事。戶部議得。諸王百官怯薛歹官員。但遇出外。守當。俱係經由都省。字可該准許文字。合經過去處應付飲食馬疋草料。上項事理。擬合依理經由准許文字應付。都省請依上施行。　至元三十年。都堂鈞旨。馳驛人員。背離站道。窩遠去處幹辦公事。今經過州縣依例倒換鋪馬。送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至元三十年三月。通政院奏。節該行省官人每使臣單騎等。守當去呵。離了站

取招究治

馬疋車船飲食例

經過底城子民戶裏頭不換一月四十日來往行。有根腳裏走逆者麼道。故有來換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經過城子裏民戶裏換者。欽此。　元貞三年三月。湖廣省爲往來人員應付官丈馬事。移准中書省咨行省行院。諸衙門出使人員。賫起馬劄子。馳驛幹辦緊急守當。經過不曾立站去處。擬合欽依應付。如無鋪馬劄子。不須應付。　皇慶元年三月初三日。欽奉聖旨。節該往來的人每。若晚了呵。經過處百姓每他每根底與了宿處有的粥飯與者。這般依本分與了。倚氣力交百姓每生受的人每。漢兒百姓每休聚衆鬧鬨。近呵根底來說者。遞呵交城子裏官人每寫將他每名字來者。不與宿處粥飯的人每。有罪過者。中統三年。欽奉聖旨。節該經過使臣若城外立站。在城別無守當公事。仰迤使倒換鋪馬

至元二十一年。都省議得。

禁戒

前去守當。並不得輒入城中。遷延遲滯。若是城中合有守當。仰於係官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房舍安下。如違治罪。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差來守當人員每日將馬疋拴繫。時常於座子人家茶坊酒肆。看探親知。直至禁鐘時後。才方還站。以至馬疋饑損。瘦弱倒死。失悞站赤。都省仰照驗禁治差出人員。毋致似前違犯。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行御史臺劄付。節該今後各衙門違非騎坐鋪馬人員。再三省諭。無得非理走驟鋪馬。負帶沉重物件。多餘取要分例。無故毆打站官。若使臣人員乘騎鋪馬倒死。明白開寫是何官府差某人。年月日時倒死。明白移牒按察司。及就中合干上司照詳。但此關防懲戒。仰依上紏察施行。　至元二十九年四月。行御史臺劄付。廣東道廉訪

各衙門嚴切禁約出使人員，須要於站道經過，毋得於僻路取直行遞。

如有違犯之人

使臣

司中。行樞密院真定使等四起，衆為一處，起馬十疋。叅詳每站所設正馬十疋，備或到於前站無馬，必須打過，及至回站又有使臣復行遞送，則馬疋無可輪流，以致瘦乏倒死。夫係軍情緊急事務，仰禁約體察施行。　大德二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江東道呈，總統所委王普智貴擎表章赴行宣政院。至大通站天道黑暗，西風大作，將船夫行打，逼令開船，打翻船隻，淹死人夫。其諸衙門出使人員，往往如此，理合禁治，仰行下合屬禁治施行。　大德七年，兵部議到事內，節該一等不畏公法出使人員，往往選揀擬行馬疋，并合得祗應依例應付外，又行索要果木、家水、乳酪，及鞍轡損壞，使令各路備整，少不應付，指選馬為名，輒將站官毆打。擬合嚴加禁治，違者斷罪。　至大四年正月十六日，通政院奏：如今

不忙的使臣要馬、找車子，有揀擬行馬，有倚氣力要首思喫，奉聖旨節該，如今各衙門裏各站裏的整治用着的勾當，嚴切省會者，不用心整開的脫脫木孫捧憐裏頭，日每斷七十七罪過者。捧憐則委付人者，不忙的使臣每要馬、找車子呵，揀擬行馬呵，記着他的每名字，文字裏封着，唱報底，告將來者，敲了他一箇，後頭隊也者。欽此。兵部議得，緩慢使臣要馬、找車子，選揀擬行馬者，各站無得應付。若恃勢強取，明立見證，中覆提調官司審問是實，欽依上聞，斷罪。告者反坐其罪。如管站人等將合給車馬祗應，故行推延不即應付，提調官取當該人員招伏，嚴加究治，庶革擁塞阻滯之弊。都省準呈。　延祐五年，中書省奏：兵部備樞密院與文書，諸處來往使臣并僧人、騎着鋪馬不問有當緊慢，行着重疑駄走馬，

站戶　元貞元年四月，江浙省擬：凡兀剌赤稍工人等，以馬疋疲損鞍轡不亡船隻損壞

二十七下至三十七下　站官　兀剌赤稍

提調正官常切

告站勾援掾配站戶。

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奉聖旨：丁力站戶避重就輕，永充撥將本戶分房役充

決

工〇

鈴束。

自意入去的，打了，交當站。

僉撥水馬遞運站戶

又非撥夫了，別里哥麼道，添要分例，選揀擬行馬疋。又到赤城站住幾日不起，騎鋪馬要首思，住湯頭澡浴，百姓家裏安下，硬要長行馬疋草料。好生擾擾。奉聖旨節該，今後不揀誰騎鋪馬的人每，只與經過首思鋪馬者，湯頭澡浴去的人每，小鋪馬首休也，休與者，既是騎鋪馬呵，長行頭口草料休與者。
至元元年十一月，中書右三部區處到馬站元定附籍四戶，共當正馬一疋，四戶以上共除地四頃外，餘上地土，依例徵稅。若有四戶之下當正馬一疋者，亦共除地四頃，餘者依例徵稅。　至元二十年，都省差官與江淮行省宣慰司各路官，依驗各路稅糧，於苗米八石之下，二石之上，有丁戶內差撥充水站戶。每站一隻，用站夫八戶，或十戶，周歲除苗米四十石。　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奏准，節該

擧子田地裏立馬站，十石糧之下納稅的，百姓每的數目不勻，十戶呵八九戶，若不呵兩三戶有呵，稅的數目裏合了七十石到呵，一箇馬養者，站戶不揀多少稅有呵，都交站裏入去者，判下的數目，休交落後。又一百石糧之下，七十石糧之上的，納稅的百姓每裏頭着獨自一戶自願當站一箇馬的，差發納呵，那般人每根底交站裏入去。　至元二十九年，都省依准福建省擬，福建遞運諸番進獻官物，站戶苗米五石之下，四石之上戶，僉補船戶，依站船例湊合苗米四十石。　至元三十年，都省依准江浙省擬，遞運站戶，每船一隻，不過苗米二十四石，於六戶之上，或十戶通行差撥。

館

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移准都省咨，送兵部議得江南省館人夫，於抄定戶冊內照差

別賞。

取招

究治

勤停 四十七下

大德六年。兵部呈，站逃亡消乏之站戶，令管州縣保勘，具申總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正官親行體覆保勘。

主典

吏人

覆之實。開具元僉戶籍、消乏詳細，分頁有丁產，申覆省部定奪。

夫例

丁多近下戶計應役，令該差稅衆戶均納。腹裏看館人各於包銀四兩之下戶內選差相應人當役。據各戶差發稅石，衆戶均納。

選祗應庫子

延祐三年十月，江浙行省爲站戶內差撥祗應庫子。移准中書省咨，送兵部議得，參詳上項事理，擬合照依大德七年兩浙奉使宣撫與本省一同講議，於餘糧的酌中戶內每站止差一名，上下半年交替。准本戶里正主首身役，具呈照詳。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雇人當役事理，聽從民便，站官頭目人等不應結攬，依已行禁約。　延祐六年三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行臺咨：江南站役逃漸消乏，逃竄者靠損見戶，宜令合干部分講議僉補。得此，送兵部，呈照得皇慶二年二月，奏准藏繫事內一件：各處行省腹裏路分，逃亡消乏之站戶，依例保勘體察完備，事干行省者，本省逐旋開坐咨省，腹裏路分逐旋呈省差官僉補人。照得至大二年九月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軍站輸役繁重，宜令樞密院、通政院察其利病，講究舉行，以示存恤。消乏之者，體覆是實，隨即補替。欽此。咨請依例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二十二勘

站

驛站二

析津志：大都東西館馬步站。　欽惟聖朝一統天下，龍節虎符之分遣，璽貓驗奔之貢奉，四方萬里使華往來，可計日而至者，驛馬之力也。本朝省下達萬邦，乃車書輻湊之所。供億叢劇，馳傳實繁，跟役者有鑒家之受，居貧者有逃家之苦，無能仲訴，亦云久矣。云云　國初驛站有諸都統領使司，尋改陞通政院。至慶初院革，歸夏官親站，則有驛令提領之職。較站六於至元，罪崎而不可，所發也。然宜朝廷之攻遠，還徹之警報，俾天下流通而無滯，惟驛爲重。至元七年，裕宗之在東宮也，諭諸路如前規。大德五年，通政院奉令旨，各路攻地造籍，諸人毋得爭奪。云云

牛站　至正二十年五月十九日，皇上以延春閣大臣平章塔失迭木兒等官奏，因爲近年調兵軍需，倉廩不敷，若不各處措備，呵恐中。俺商量來，陝西所轄延安路與東勝州相近，有令後專委陝西省官一員，延安路所出糧斛內斟酌支撥，運赴東勝州收貯，賫運入京等事。制曰可。　至正二十年七月十五日，欽奉怯薛第一日，明仁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八都帖木兒、雲都赤塔海帖木兒，殿中納哈出，給事中哈兒八占等，有來省官每商量，可失列門平章、普賢奴都事，直省舍人馬兒答沙等奏：即目各處調兵之際，全藉饋餉供給。已經差官於延安等處和糴糧斛，就於彼處創造船隻，經由黃河運至東勝州權且收貯，僱運入京。若不驗其陸路遠近，整治站赤，誠恐臨時失悮。俺商量來，而今東勝至白登伍處，元設牛站并使牛人戶，除見在外，其餘不敷人戶，差官僉補。所少車輛、牛隻、布袋等物，收買成造。夏永因朔設牛站一所，合用站戶，除軍站外，委兵部官於附近州縣相應人戶內僉，權且應當。事寧之後，各歸元役。每站設驛令一員，專一提調一應事務。仍將各站人戶除免雜泛差役、和雇和買。怎生麼道，太子根前咨呵，聖旨識也者。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牛站所　東勝　阬家村。　下水木大祖。　豐州。　三莊。　八撒。　徒道子。　上泉。　白登縣　臺頭。　夏永圈。　兩家店。　通一十四處

駱駝站　寧夏運糧，即延安糧運入東勝所造船隻，順流而下。

站赤　大都驛　元額馬一千三十七疋。　驢二十頭。　目今見在馬二百單九疋。　驢五十二頭。　陸運提舉司　元額站車五百八十九輛。　目今四十七輛。　大都步站所　元

顆站車一百九十四輛。目今六十五輛。舟站、駱駝站、牛站、車
駕幸灤京往還見國朝歲紀。
天下站名 大都西東四十里至通州，六十里，夏店，一百。
蘇州一百二十里至此分四路。一路正東至遵化轉東北至北京。
路東南至上四東北行至水平。正北至北京。一路東北行八十里。
遵化。九十里東北。灤陽，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寬河，一百里。神山，一
百里。富峪。北京，今大寧。至回，正東八十里。豐閏，七箇嶺，八十
里。水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上灤，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
十。李思，六十里。鮮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
落。北京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一路正東行至歸安。
大寧，北京八十五站。恩州，八十里。花道，八十里。狗牽，東北三十里。
高州，正北。阿木哥大王府，正東一百里。叉道，二百十里。西部落，七
十五里。橋子站，東南七十里。廣寗，二百二十里。柳樹部落，一百二十
里。驛安，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北行至西洋州。一路南行轉東南至
瀋州
驛安，東北百五十里。洪州，一百二十五里。寧昌，二百二十里。慶雲
正東偏南。咸平府大安，正北一百十里。貫道鋪，正東微北一百一十
里。韓州。信州。大水濼，正東百二十里。十八里，九十。胡里出，東北
百二十里至西。一路東行至塔海萬戶。洋州至北分三路。一路正
北肇州轉東北至吉答。一路北行轉東至咬吉。西洋州，正北。斡毋
百二十。肇州，正東北三十里。塔曹，東北百四十里。泰州，百二十。離
怕合一百。建夫吉，正北一百。吉答，至北分二路。一里東行至大實
赤萬戶。一路西行至吾失溫，其西接阿木哥。
吉答，正東。牙剌，百二十。撚站，百二十。苦怜，八十。奴迷，百三十。
夫憐，百四十。和倫，百一十。海里。捏來，二百。阿余站。夫賓赤萬
戶。吉答，正西。吾憐。謀丹。招安。咬曹。斜曹。咬吉。納的、杉
里迷。檀端吉。回引。忙剌。吾失溫，其西阿木哥。上
西祥州，正東。賓州，一百一十。韋口鋪，百二十。斡不火，百一十。
京。海哥，七十。廣曹，八十。撚站，七十。不牙迷，二百。撚站，百八十。特
哈散，百七十。吾納苦，百三十。忽帖罕。塔海萬戶。正南，八十。
甫。建州東南一百。石敦，二百。散迭，正東一百。阿思，二百。桯春
一百。阿母，一百二十。阿剌，二百二十。咬吉，正此分二路。一路正東

微北至永明城。一路正東南至合懶府。
咬吉，正東微北百二十里。石迪，正東北五十。甫丹，百一十。東洋州，
百二十。五羅火，百五十。希田，百二十。閑元，五十。字迷。探母。
字吾。阿失吉。舍站。永明城，其東海。東南，百一十。謀丹，百一十。
南京，百一十。鬱出海，七十。蓬苦，百三十。乜連苦，百二十。木吉，百
一十。迭甫，百四十。阿剌可失列，百四十。瑞州，百二十。青州，百一
十。洪實，百二十。合懶府，高麗後門，其東海。
驛安，正南百二十。懿州熊山，百一十。驛昌，一百。崖頭，正東百二十。
彰義，二站分二路。一路正東至高一。一路正東南至安州二。
彰義，正東。瀋州，正南百二十。東京，南東六十里。頭館，正東六十五。
鐵嶺，正東微南六十五。連山，七十。龍鳳，七十。斜烈，七十。開州，六
十。陽站，西十。驛昌站。誼州，六十。靈州，九十五。宣州，九十。雲
興，百二十。安信，九十。都獲，九十。肅州，八十五。安定，六十五。東
寧，六十。生陽。洞仙，其東海，其北接合懶府。
大都，正北微西。昌平，西北八十。榆林，西行至詭家分二路。一路北
行至上都。一路西行去。雷家站，九十。宣德，一百二十。夏永固，正
南九十。天成，六十。白登，六十。牛皮嶺，正西五十。大同，西南九十
五。西安社，九十九。安民子，七十。廣武，七十。太和嶺，正南偏西界。
鴈門，九十五。原平，正西南。九原，正南偏西六十五。成皆，正南八十
里。冀寧一路自夏永固不過河直。正北一百里石嶺關。又正北四十
里忻州。又正北八十里崞州。又正北偏東八十里鴈門，代州在東
十五里。又正北一百里廣武。又正北偏東安子，正北八十里。洪贊
正北轉東八十。鵰窩，正北偏東八十。赤城，八十。獨石，東北八十。
牛羣頭，六十。明安，六十。李陵臺，正西三十六站入和林。桓州，至二
部
上都，正東北二十里。上道，百三十。七箇營，百二十。尖山寨，正東偏
南百六十。湯泉，正東百二十。新店，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北偏東十
五里至松州。一路正東偏南一百一十里至晏家堡與狗軍道合。
西南七十。良鄉，六十。涿州，七十。定興，六十里。白塔，六十五。保
定，至北分為二路。一路西南行九十由慶都至真定。一路正南行由
嵩州至大名。至北分為二路。一路由定興至保定。一路正南由新
城轉東南行至陸州。慶都，六十。中山，五十五。新樂。真定，百北

分二路，一路正西行由獲鹿至平陽。一路正南由灤城直至懷孟、保定。正南五十
蠡湖。七十五。安平。六十。蒿州。六十。南橋。六十。冀州。七十。寧化。七十。清
河。七十五。曹仁。五十五。館陶。五十五。南館陶。九十。大名。至此分二路。
一路正南五國至汴梁杞縣。一路西南至內黃至汴梁。孟固。開州。中牟
黑岡。韓陵。杞縣。至河南通許。真定。正西八十。獲鹿。井陘。柏井。七十五。
平潭。七十。芹泉。七十五。太安。八十。鳴嗼。冀寧。正南七十五。灤城。
四十五。趙州。七十五。柏鄉。七十。內丘。正南偏西五十五。順德。七十五。
臨洺。七十。邯鄲。七十。磁州。七十。彰德。七十。宜溝。七十。洪州。六十。
衛輝。正西。獲嘉。九十。承恩。九十。懷孟。
冀寧。正南偏西七十。岡戈。七十五。洪善。七十。賈令。八十。義棠。八十
靈石。正南。仁義。東南六十。霍州。西南。蒲村。平陽。至此分二路。
一路西南由絳州至河中。一路東南由冀氏至懷孟。正北八十。成皆
正北偏東六十五。九原。正東北路。平原。九十五。鴈門。大和嶺。東北
七十。廣武。七十。安銀子。九十九。西安精。七十五。大同／平陽。正東
二百三十。冀氏。東南三百三十。潞州。正南偏東二百三十。澤州。正
南偏東百四十。懷孟。西南七十五。西北七十五。絳州。正南八十。
聞喜。西南九十。泓芝。七十。臨晉。正南偏西五十。河中。大名。西南
內黃。七十。臨河。正南偏西八十。中灤。七十五。史向。九十五。汴梁。
涿州。正南七十。新城。正南微東七十。雄州。六十。任兵。六十。河間
六十。獻州。七十。阜城。八十。景州。六十。陵州。九十至此分三路。
一路東南由平原渡河至徐州。一路正東偏南至益都。一路正南偏
西由東昌至歸德。平原。九十。高唐。茌平。東南九十。東阿。九十。
石橫。二百四十。東平。正南偏西。濟寧。東南七十五。魚臺。七十五。
潭口。七十五。胡陵。九十。沛縣。楊家場。泰溝。
徐州。正東六十。自北至淮安水站。呂梁。東南一百。邳州。阜河　宿
遷。崔鎮。張思忠。六十。耿峰沙。六十。大清口。淮安。
陵州。正東。德州。正南百二十。禹城。東南一百二十。濟南。正東偏南
百二十。明水。一百。淄萊。七十。金嶺。七十五。益都。至此分二路。
一路正東由昌樂至寧海。一路正南由行陽至莒州。
益都。正東七十五。昌樂。五十五。濰州。百五十。崔官人。一百一十。
萊州。二百二十。黃山。百二十。登州。百四十五。孫喬。七十五。寧海
東至海。正南七十。駁陽。九十。閘店。八十。高橋。正南微東九十。

司馬。九十。莒州。正南九十至此分二路。一路正南由沂州至邳州。
一路正東由莒州至寧山。沂州。九十。新王莊。向邳州。
莒州。正東。莒州。密州。膠州。寧山。東平
陵州。正南偏西百二十。東昌。正南。陽穀。百二十。曹州。正南東九十。
歸德。至此分二路。一路正南由杏岡至濠州。一路正東由于山至徐州。
歸德。東南百二十里。于山。一百。下邑。九十。蕭縣。六十。樁蘭。至徐
州。正南。杏岡。亳州。東南三百三十。蒙城。二百。懷遠。一百。濠州
徐州。陸路正南由樁蘭至濠州。水路由呂梁邳州宿遷張思忠耿峰
沙大清口至淮安。樁蘭。三村。正南偏東。靈璧。正東偏南。虹縣。
青陽。泗州。八十。臨淮。正南偏東。平原。東南。石梁。馬壇。甘泉。

揚州

汴梁。正南四十五里。至此分三路。一路正西由汜水至河南府。一
路正南由朱遷送工東南至蘄州。一路東南由杞縣至壽州。一路西
南由清州至襄陽。朱遷鎮。五十。崔橋。正南微東七十。鄢陵。四十五
毛溝。四十五里。清水。六十。新寨。七十。上蔡。七十。蔡州。左塚
真陽。銅鐘。羅山。東南。臨崖。定遠。七十五。黃陂。五十。金竹。三十
五至麻城二百。漢津。正南偏東六十。桃花。正南五十五。平楚。四十
五。周家山。五十里。陽羅。東五十。蘄州。東南至黃陂二百。其光州。
黃州。正東七十。蘭溪。七十。蘄州。七十。渡江。江州。江西界。
杞縣。正南偏西通許西南。崔橋。東南。太康。七十。陳州。一百。項城
七十。界溝。七十。太和。八十。潁州。正東稍南八十。正陽。壽春。正
南。臨蘭。微東一十。苑埠。正東六十。定林。六十。廬州。六十。馬野。六
十。和州。正東偏南六十。六丈。東南七十五。仁義。水口。六合。
真州。
淮安。水站正南馬站。寶應。高郵。邵伯。至此分二路。一路水路正
東由泰州至海州。一路正南由揚州至瓜步揚子江入州。泰州。如
皋。通州。海。
汴梁。崔橋。正西六十。洧川。西南一百五里。襄縣。六十五。葉縣。六十。
保安。六十。裕州。六十。博望。六十。南陽。正西偏南六十。瓦店。六十。
新野。九十。安誉。正北七十。鄧州。西南。襄陽。懷孟。西南七十。孟州。正南
八十。河南。正東七十五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南由襄陽至棗縣。一路
正西由新安至陝。河南。正南七十。姬磨。正南偏東百二十。寶豐。

一百。葉縣。河南。正西七十。新安。九十。汚池。七十。硤石。七十。
陝州。九十。靈寶。七十。湖城。五十。閿鄉。七十。華陰。西北即河中府。
華陰。七十。華州。五十。渭南。八十。臨潼。七十五。
奉天。正西五十。咸陽。五十。興平。至此分二路。一路正北由乾州至
沙州。一路正西由武功至縣[?]九十。武功。六十。扶風。六十。岐山。
六十。鳳翔。至此分二路。一路正西由咸陽至[?]州。一路正北由龍
橋至秦罕腦兒。至此分三路。一路正南由寶雞至廣元。一路正西
由臨洮至臨洮。一路正北由小川至蘭州又見後。正北一百。龍橋
九十。耀州。七十五。同官。八十五。宜君。七十五。中部。七十五。三
川。六十五。鄜州。九十二。甘泉。六十五。延安。龍安。塞門。白塔
兒。塞罕腦兒。正北。臨洮。正西九十。洮陽。七十。故關。一百。工部。
六十。杜樹坪。七十。秦亭。百二十。伏羌。一百。文盤。一百。鞏昌。九
十。首陽。九十。臨洮。俱係鳳翔。
興平。正北九十。乾州。七十。永壽。八十五。泰知务。九十。邠州。正北
偏西百八十。寧州。百八十。慶陽。二百。環州。二百五十。萌井。西北
三百五十。靈州。一百二十。鳴沙。應理州。百八十。野馬泉。百六十。

永昌府。正西北六十。辛池。百六十。青寺。百三十。甘州。舍站。忙
不剌。肅州。赤斤。瓜州。沙州。自北至[?]九端至十餘里。
鳳翔。正北九十。小川。七十。鹽坊。董店。百一十。涇州。西北八十。
白水。正西。平涼。正西偏北九十。瓦亭。四十五。德順州。百二十。吳
家灣。百二十。會州。百三十。定西州。西北百六十。至北分二路。一
路正西至西寧。一路北西由金州至蘭州。金州。正北九十。蘭州。
定西。正西一百八十。西寧。
鳳翔。正南九十。寶雞。九十八連雲棧。草亭樓。鳳州。南七十五。陳
倉。柴關。八十。菌峽。七十五。馬頭。七十五。褒城。西十五。沔陽。九
十。金牛。西南五十。羅村。正西偏南。鎮寧。正西。朝天。正南七十。
廣元。正東七十。自此分三路。一路正東由板石至寶峯。一路正西
由臨江至成都。一路由水站至武昌會川沿。板石。九十。水寧。七十
槐樹。六十五。寶峯。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南由蘆溪至順慶。一路東
北由相如至廣安東北四十。相如。正東。義。東北百三十。蓬城。正南
百一十。蓬華。正南偏西百一十。故縣。東南。廣安。三西六十。臨江。
劍門。陰慶、東泉、伯場、綿州。正西偏南九十。臨江。漢州。西南一

百至成都。至此分三路。一路正南陸路由本馬至敘州。一路正東
陸路由中汜至釣魚山。一路由水路至重慶合廣江。
寶峯。東南八十。蘆溪。渡江南至順慶。
成都。正南七十。本馬。三百。眉州。正南偏東。青神。八十。嘉定。東南
百二十。犍馬。正東。宣化。敘州。正南百二十。中江。百二十。潼川
東百二十里。遂寧。白馬。令龍。東。九十。順慶。西南。平灘一百正
南偏西。鹽灘。百三十。合州。正東北三十。釣魚山。
廣元漢江。水路。閬津。黃泉。合水。石羊。虎溪。南部。南津。
新政。州子口。石狗。順慶。後津。石牛。馬石灣。雲會。金沙。
荔枝。重慶江津。涪州。咸淳府。萬州。雲陽。夔府。巫山。萬
流。巴東。歸州。黃牛。鳳樓。峽州。白水。松滋州。劉店。江
陵。沙市。公安。柳子。石首。調絃。小妃。小渡。岳州。押闊。
萬頭。牌。金口。武昌。陽羅。黃州。蘭。富池。蘄州。城子。
九江。武家。江州。湖口。彭澤。李王河。池口。大通。繁昌。
魯港。采石。大城港。龍渡。東陽。真州。瓜州。江陰。
襄陽漢江水路。新城。周口。蘇子。魚梓。大石灘。安陸。洪磧。

石牌。田口、獅子、白洑、龍洑、深紅、劉河、雲澤。沔陽在南。
裏下、後步、滄浪、功山、觀山、潰口、蔡店。腳剝、漢陽。合川
江於武昌。
成都川江水路。成都。廣都、安平。龍山、眉州。魚陂。青神。
峯門。平羌。嘉定。趙塲。淨江。三聖。犍為。月波峯。宣化。
真溪。喝口、敘州。江安。瀘州。石門。重慶。合廣元江。
敘州西南瀘江水路。横江。大富。蒲二。鹽井。華帖。至此[?]陸路。
襄陽。正南。武安。雲河。利陽。安平。荊門。正南。鵜陂。十里牌。
江陵。
江陵。正南。梁家莊。正東。新市。清平。臨江。過洞庭湖口即岳州。
正西。公安。西南。孫王。正南偏西。順林。蘭溪。澧州。青化、大
龍。常德。桃源。正西偏南。鄭家莊。辛店。界亭。馬底。長田。
揚溪。十里。辰州。寺前。白牛。盧口。沅州。便溪。晃州。平
溪。平地。鎮遠府。偏橋。羅仲。麻站。麻峽。摩溪。西夢。德
漸達。普安。西南由江到告白上至。江安。一百二十。府慶。定遠。正
西至。葉捎鎮。西南。關平。合折林。雪山。正南。烏蒙。乞撒。批

杷、木渠、大合都。不魯吉。馬龍東南即普安西南茂茂都。茂茂
都正南 中慶。
中慶正西微北。剌浪。荅八。環州。武定正南。安寧。路品。路
豐 捨資。路甸 威定。沙卸。普潤 小雲南。白山石。大理。
大理西北。鄧川。觀音正西微北。劍川。麗江西南。樣備。沙麻
加。永昌。金齒。緬國其西南怒江濟。
中慶正東。音寧。河楊。路楊東南。陸涼正南偏東。摩肴。摩夷
龍。必勒龍。緋摩正南。嘉通龍 和采東南至州。
岳州陸路洞庭東岸正南。迎瑞。馬頭。新安。九塘。潭州水路由
洞庭南去。南津。康角。磊石。營田。笙竹。橋子。潭州。賠港。
洲頭。都石。象石。泗州將正南。皇華。遊流。七里。衡州西南。
手塘。栢坊。河湘東南。泉水。祁縣。方録。湖口。石正南。永
州西南。柳浦正西。山角。水南。江口。建安西南。興安。白
雲正南微西。木龍。靜江。
靜江西南水路。江月。珠玉。横塘東南水路。興平。大碣。蘇頭。
昭平昭州平。格步。富川賀州也。封陽。開建梧州也。州門。龍
江。府口。慶德。辛村其西封州正南。德慶。肇慶。新州海。
梧州西南水路。金雞。雙鏡勝州也。月良。北流山。北流東岸 容
州也。
湘潭在潭州西南陸路。中路。衡州正西偏南。長塘正南偏西。歸
陽。涑青正西。土馬。金州西南。威水。興平。臨川。靜浯西三。
遠江。永橋。大石。五州。康和。界首。横州正西偏南。賓州西
南。洪村。長安。邕州。
賓州正南陸路。欽州正東微南。武村正南偏東。白家。獨竹。官
塞。三乂。桐由。城月。雷州東南。將軍。美利。杏磊過小海。
白沙 瓊州。
潭州正東偏南。南山。雙髻正南。板寨正東偏南。皇華。西村。
袁州正北偏東。萬載正東偏北百二十。上高百二十。瑞州正北偏
東六十。馬山正東偏北六十 龍興。
岳州陸路正東。米木橋。長安。港口。官塘。咸寧。三陂。東湖。
武昌由大江入路而下去。興國
江州西南六十。元通。德安西南。南康西南。建昌東南。吳城山。

想舍水南。龍興。
龍興正南偏西水陸路。市汊六十。富州 臨江。官洲 白 螺
川吉安。太和。五雲水南。造口。攸鎮。贛州 南康。小溪。
臨江正南陸路六十五。官洲七十五。硤江六十。南嶺六十。吉安。
袁桂正南偏西六十。灘頭六十。五雲六十 造口八十。龍下。贛
州贛金。南康。小溪。南安正南偏東五。八十過梅嶺即度關自此
分江廣。南雄即廣東界。結口。蘇渡。韶州。英德。清遠。巴由。
正西南。廣州。
南雄以路正南微西。結口。蘇渡。韶州。英德。
龍興陸路正東。土坊。進賢九十正南。雲山六十。撫州五十正南
偏東東館站。建昌正南偏東。接渉。清遠。撫州。孔家渡。石門。
建昌八十。藍田六十。杉關正邵武路北福建界。湖口水路正南八
十。新安八十。舊縣百三十。黃金正南偏東百二十。都昌東南。
餘干。安仁。貴溪。弋陽。信州。沙溪正北。玉山
池州陸路正南偏西。黃山六十。藍橋六十。北稱。黃牛沖。石門。
樅子 饒州正南偏東六十。餘干九十。安仁。弋陽。信州陸路正
東九十。青陽九十。順安九十。繁昌七十五。蕪湖港正東偏南七
十五。太平八十。建康。蕪湖港百五十。寧國。程村百一十。徽
州南至信州七百里。
真州正南十五里。黃泥灘渡江。仙鶴背正南。東陽。建康正南百
二十。溧水百二十。溧陽百二十。廣德。秀州南渡至鎮江水路東
南六十里。丹陽六十。呂城有垻。洛社。常州。新安。平江正南。
吳江。平望。嘉興。皂林 長安有垻。赤岸西南。杭州。鎮江陸
路正東偏。六十判西過。丹陽六十。呂城四十五。常州九十。無
錫正南 平江。平望。崇德六十。臨平六十。杭州。
杭州陸路正西七十。福陽六十。新城六十。桐廬四十五。安仁。
建德西南 常山。玉山。桐廬正南水路九十。蘭溪。婺溪正東 水
路。西興。錢青。紹興。曹娥。餘姚。慶元海陸路渡江東行。西
興四十五。錢青四十五。紹興。紹興正東陸路。三界八十。新昌。
百三十。天台九十。台州西十。黃巖七十。大荊百二十里西南安清
婺州正西百一十。龍游西南。衢州正西。玉山正東。長鳥百二十
諸暨正東。紹興正界首。正南六十。英道六十。桂康八十。縉雲

三十五。劉山。四十五。處州。
處州。正南四十五。石溪。三十五。鉛山。正南偏東。紫溪。正南五十。
大安。五十 崇安 溫田。正南微東六十。建陽。正東七十。徒沙。四十
五。建寧。
建昌。抄關路正南偏東。杭。邵武。麻沙。
麻沙。入水路東南。水口。順昌。東北。南劍。東南。茶洋。營頂。水
口。小若 白沙。懷安 福州。
南劍。陸路東南六十。茶洋。六十。營頂。六十。水口。六十。小若。白
沙。八十。懷安。
福州。渡煙江南五十。渠山。正西微南五十。太平。六十。蒜嶺。西南六十。
興化。正西微北六十。蒞亭。正西五十。惠安。正南五十。漳州。渡津江
西北七十。康店。正西六十。國安。六十。淦青。西南。泉州。南海西接
潮
州。

詩 潮州府三陽志宿黃蘆站 古道樹叉丫。首常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麻。雲南志。客盍定德常元日題馬龍站壁 十月長安雪滿臺。天南試驗紀初來。無情山路驚魂失。有限官符看意催。金馬雨晴滇海潤。碧雞雲歛瘴烟開。誰憐萬死投荒地。幸得生殘念已灰。己程禮部集送君舉照磨嶺北諸郡斂實馬站戶 青年持使節。弁詔出王庭。天上流新澤。人間駭震霆。燕南來仕道。嶺北短長亭。去去安鴻鴈。飛飛整翅翎。奉公勞不貫。愛已義先形。日月無私照。風霜要飽經。氣推山砕硯。心湛水泓渟。健筆提文印。遺編振說鈴。風餐憐攬肉。露坐仰移星。直木多先伐。幽蘭有靜馨。挂鞍書軼在野馬騎駒。惡嶺連天碧。蓬山隔海青。直須窺古蹟。端可勒新銘。興莫違吟囑。歡宜理醉醒。珠藏能媚澤。劍發豈須硎。報政由來速。歸期可暫停。羨君池上鳳。感我棠頭螢。俗士輕原憲。諸公問管寧。黎床今欲穴。蓬戶畫常扃。不作覩鵰運。猶懷筆硯靈。拔羞三穴兎。味薄五侯鯖。好客還貴闕。達人自白丁。清風辭上國。澹月照珠樓。道在貧何恨。情親語易聽。夜皆行漢柳。春殿並充蓂。善攬登車轡。毋羸汲井瓶。百年忠與敬。搔首向南屏。陸厚幼壯俚諸東關站易舟何公今余以前韻歌去官意 五年楚漢戰塵埃。回首先生歸去來。黃石見時青草沒。赤松深處白雲堆。草數得遂歸山志。綾紱難羈避世材。大計已成全呂惠。長安宮闕九重開。劉仁本亦玄集小箬站二首 小若渡頭潮水來。西風蝴蝶片帆開。萬師為我鞋移棨。吳使前灘鷗鷺猜。昨夜扁舟水口灣。今朝驛路擬盤桓。卻貪兩岸峯巒好。不悍撑篙逆上灘。五均詩過城頭站 舟過城頭站。城頭十數家。泥奔煙冪濕。水壓荻蘆斜。細雨生秋樹。寒雲入暮鴉。少須移斷港。魚網聚汀沙。張仲蛇菴集有倉嶺宋丈判于江浙次東阿站 南來十五驛。幽絕獨斯亭。下桶月初上。捲簾山更青。千時嗟莫齒。從事歎夢形。寂寞江雲外。誰知使者星。 安四明江中醉卧。及醒。舟已次車廐站 使節畫來省昔年。舊遊零落一凄然。山川在眼空陳迹。歌舞催人又別筵。風捲潮聲金海起。雨分虹影半空懸。酒醒唯有斜窗月。偏照姚江獨夜船。郭昂詩欒鄉站 蜀道登天萬折難。縉驅羸馬得來還。誰憐白髮無依客。又在天涯躡磴間。薩天錫集題順安站。曾經御幸 平地東風草色嬌。也應曾識赭黃袍。九華秀氣隨龍輦。萬壑泉聲奏鳳韶。丞相樓懸屏角帶。將軍背捧鴈翎刀。漢江一日飛龍馬。天上銀河白玉橋。虞伯道園學古錄題赤城站壁 莫嫌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閑身坐釣磯。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蔑芰衣。多謝相如逢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京行紀錄過昔寶赤站寒甚 水路生棱雪。硼泥騰騰過馬血軟歸。風搖白日光晶淡。野濤黃雲景色低。土屋負墻加厚埕。沙泉分并得深攜。百年行役今如此。何用文章氣吐霓。劉建白怡集過胡欒站 晨裝登遠林。初日雲外赤。川明寒波生。野曠嵐霧白。傾耳聆哀猿。捫蘿隨鳥跡。昔年花柳場。今作荒草陌。冷冷松上露。冉冉如淚滴。晉山文集皂林站泊舟 小艇孤撐得散行。皂林車口泊新晴。水溪到處交加發。村邊隨家屈曲成。桑半青空蠶吾腰。麥全黃熟積憂耕。白頭自咲緣何事。不向漁樵畢此生。

斬

莊陷切。丁度集韻芟也。揚桓六書統照。毋。韻。余見威韻照本。

篆 [illegible] 六書統

樵

莊陷切。丁度集韻歎名。韓道昭五音類聚阻懺切。揚桓六書統照。毋。樵。从犬焦聲。獎。隸字。潊傳義又子鑑切。音覽。

篆 [illegible] 六書統

蕉

莊陷切。丁度集韻湝蕉溼貌。揚桓六書統照毋。蕉。从 聲 蕉。隸字。潊傳義蕉又子鑑切。音薰。

篆𧆑六書 書𧆑統　隸𧆑書 六書統

莊陷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 沙監反

㥲

莊陷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 音覽

霯

賺 洪武正韻直陷切。廣雅賣也。廣韻重買也。又市物失實。許慎說文賺踏也。从具兼聲。佇陷切。顧野王玉篇賺又徒陷切。戴侗六書故賺貰賣誤。賺直多少不當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賺俗賺正。韓道昭五音類聚從陷招賺也。虛取物不賣也。楊桓六書統林母。賺佇陷切。賺从貝兼聲。賺䝲鎌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賺。林監切。古用暫。此續狀作賺非。又被誑也。作詁謙非。韻會定正字切林監。林澄纏賺

篆賺 徐鉉　篆賺 六書　草賺 張鈞滂見

書 篆韻 賺統　書 草書集韻

湛

洪武正韻直陷切。露貌。又澄也。餘見沁韻。許慎說文湛，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章浸。𣸈古文。宅減切。徐鍇通釋，按今周禮荊州其浸潁湛。注云。當在豫州，在此非也。楊雄方言湛，安也。湛然安貌。顧野王玉篇又直斬切。水貌。又直林切。湛古文。宋重修廣韻亦姓。後漢有大司農湛重。又直心切。丁度集韻又雉琰切。博雅湛湛露也。吳棫韻補叶音羊戎切。宋玉九辯，來精氣之搏搏兮，鶩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戴侗六書故直監切，清淳也。又都含切，沈著也。通用，別作䌙堪。又持林切，與沈通用。又將廉切。記曰，湛熾必潔。鄭氏曰，湛漬也。又湛諸美酒。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湛露，注直減反，在此，俗備習呼作去聲非。韓道昭五音類聚湛同上。楊桓六書統林母。湛又直深切。又氏任切。水名，在襄城。余見侵韻澂母。又草韻湛母。𣸈古文。从水从乙，在其中。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丈減切。沒也。古作𣸈。又徒感切。水名。前地志荊州其浸潁湛。李軌讀。又史記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兮。字濛博義丈陷切。又毋甚切。又長琰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湛，林監切。此方音。又林減切。詩湛湛露斯。注露貌。又豐厚貌。作嗜非。郊祀歌，羣生嗿嗿。俗字。湛古文。盖从甚省。而又有從聲。韻會定正字切狀監。狀澄纏湛

篆湛古　書湛文　湛 汗簡並見 楊鈎鐘鼎

集湛 尚湛 湛 並古老子。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湛 徐鉉　湛 六書

韻湛 書湛 篆韻 湛統

草書湛 並蘇 齊欽 湛 鮮于樞並見 草書集韻

湛湛

詩湛露篇 湛湛露斯。注湛湛露茂盛貌。虞伯道國學古録湛湛行 湛湛天宇玄以黙。星白如銀無近人。半年散漫草多露大帳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恣。身屬橐鞬月中立。

楊雄深湛

西漢書揚雄傳。雄少子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黙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謝絢慢湛

南史表湛傳，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性源常湛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越帥蔡侍郎書 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響，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去時會，則衆軒服冕，驅騖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

如湛

佛祖統紀 師永嘉焦氏。誠經得度，乃與楊夫淵空相融之車溪依御師時衆已多無所容。復參慧覺玉師於橫山，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後人表其處為餧蚊臺。端坐念佛而化，得舍利五色。

志湛

高僧傳釋志湛，齊州山荏人。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荏縣人頭山衛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

惟湛

佛祖統紀惟湛法師 宋氏。入道嬰林。韋思得度。往依廣智。於言下豁然有悟。就講於雲門。楚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盛於三吳，自師始。

疏十七湛

羅泌路史夏后紀 大禹治水。外鑿二十㵎。疏十七湛。疏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渚。

潁湛

周禮夏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注鄭氏曰。潁出陽城。安陸王得臣塵史曰，景祐嘗長汝水注云。湛水出犨縣，魯陽縣左上下為湛濟。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戰于湛阪。是師敗績。遂使方城之外。今湛水云。北山有長阪。即湛水以名也。

湛氏

千家姓商音 豫章見和姓纂。後漢大司農湛重。新淦晉荊州刺史陶侃母湛氏，新淦人。今有湛氏方生。梁有司州刺史僧智。今

進士湛賁袁州人。姓氏急就篇湛氏涿海珠。又復姓湛盧氏見後。古今姓氏辯證。按閩書。一作諶氏。未知何者爲是。千家編宋有湛茂宋朝有尚書郎湛俞閩人

湛茂 無錫志宋嘗爲司徒右長史。隱於無錫之惠山。築草堂讀書其中。與南平王劉鑠友善。更以詩章唱酬。留刻於石。毗陵志今普利院即湛茂之別墅也。

湛僧智 姓名遺事湛僧智梁武帝無刺史。攻豫章。謙功夏侯夔。

湛陁 宜春志湛陁。字仁惠。宜春人。仕梁爲宣猛將軍。散騎侍郎

湛賁 袁州府志湛賁宜春縣人。姊爲縣吏。唐貞元十二年登第。後鄉人謔之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驪。今亦板橋。即其地也。彭伉蓋湛友壻。初伉登第歸。姻黨致酒相慶。賁至。命飯於後閣。其妻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賁感其言。晝役從學。後登第。遣僕歸報。伉方跨長耳驢出郊。聞賁登第。大驚墜驢。故有七語。

陶侃母湛氏 晉書列女傳。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鄱正術音表。坩鮓。苦甘反。剉。寬卧反。

讒 洪武正韻直陷切。譖也。又車韻。陸法言廣韻又七衫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揚桓六書統。林母。讒鷞鴨屬。說見車韻。從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又士監切。字滌博義。又士陷切。言也。又士衫切。又輕言也。又以言毀人也。儳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林監切。見平聲。此方音

篆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鑱 洪武正韻直陷切。廣韻鑱土具。又見車韻。陸法言廣韻又士咸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銳也。韓道昭五音集韻。鑱。揚桓六書統。林母。鑱說見車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滌博義。又芳萬切。匹偶也。韻會定正。林監切。出菜根器字切。林監。林滋經鑱。 篆書 六書統

鞔 洪武正韻直陷切。鞔也。陸法言廣韻。鞔。鞔鞔之短也。宋重修廣韻又仕陷切。揚桓六書統。林母。鞔說見車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畧。又仕懺切。鞔也。又士銜切 篆書 六書統 草書 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傿 直陷切。顧野王玉篇。丈減切。齊整貌。陸法言廣韻。傿然齊整。宋重修廣韻。又直心切。丁度集韻。齊進謂之傿。一曰傿傿齊整。司馬光類篇。又徒感切

甗 直陷切。顧野王玉篇。又初鑑切。陸法言廣韻。差監切。甗屬。丁度集韻。又濫切。甑屬。又仕懺切。大盆。以盛瀋者。韓道昭五音類聚。甗也。受一斛也。揚桓六書統。林母。甗又七衫切。从瓦毚聲。隸字滌博義。甗音詠又士陷切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斬鳥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似鵰而斑白也。出音譜。揚桓六書統。林母。⿱斬鳥錢貌。余見穿母 篆書 六書統

⿰片毚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水門。又作⿰片毚。丁度集韻。⿰片毚。字林。水門也。韓道昭五音類聚。⿰片毚板也。揚桓六書統。林母。⿰片毚 余見車韻。林母 ⿰片毚或从片⿰片毚 隸書 篆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詀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詀諏。丁度集韻。或从廉作𧮣。韓道昭五音集韻。不和貌。五音類聚。𧮣佇陷切。又力鹽切。𧮣語言不正也。揚桓六書統。林母。詀 余見監韻。穿母 𧮣 同上 余見監韻。穿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滌博義。又陟陷切。通作𧮣。韻會定正字切。林監。林滋經詀

篆書 集韻 同上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艬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艬船。丁度集韻。舟名。揚桓六書統。林母。艬說見車韻。林母字滌博義。又士陷切。音儳。船也。

篆書 六書統

⿰阝詹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陷也。丁度集韻：乂鑑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阝詹、⿰阝詹二俗。⿰阝詹，止又士陷反。韓道昭五音類聚：⿰阝詹，音站。又作⿰阝詹，並同上。楊桓六書統林母⿰阝詹、系登⿰阝詹、隸 篆書⿰阝詹六書統 隸書⿰阝詹六書統

纔 直陷切。丁度集韻：浃帛雀頭色。又士懺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士陷切。又所監切。楊桓六書統林母纔，說見覃韻林母。篆書纔六書統

⿱毚食 直陷切。丁度集韻：無味也。昨濫切。楊桓六書統林母⿱毚食，說見覃韻林母字。潫溥義藏：濫切。又子斬切。鏨同上。篆書⿱毚食六書統

⿰髟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髮貌。司馬光類篇：又仕懺切。楊桓六書統林母⿰髟毚，从髟毚聲。⿰髟毚隸。篆書⿰髟毚六書統

⿰足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行貌。楊桓六書統林母⿰足毚，系登⿰足毚隸。字潫溥義：又士陷切。篆書⿰足毚六書統

涔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仕濫切。漬也。又水漲。楊桓六書統林母涔 全見侵韻林母字。潫溥義藏：濫切。水深貌。又士陷切。篆書涔六書統

⿰阝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陷也。楊桓六書統林母⿰阝毚 全見覃韻林母字。潫溥義：又士陷切。篆書⿰阝毚六書統

⿰扌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完補也。一曰傳掣。楊桓六書統林母⿰扌毚 系見覃韻林母。篆書⿰扌毚六書統

⿰毚頁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毚頁，頭長。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士銜切。又仕減切。楊桓六書統林母⿰毚頁，頭長貌。从頁毚聲。⿰毚頁隸。篆書⿰毚頁六書統 隸書⿰毚頁六書統

⿰齒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齒毚⿰齒毚，齒貌。楊桓六書統林母⿰齒毚 全見覃韻林母。篆書⿰齒毚六書統

⿰牛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牛角也。楊桓六書統林母⿰牛毚，牛角貌。从牛毚聲。⿰牛毚隸。字潫溥義：又士陷切。篆書⿰牛毚六書統 隸書⿰牛毚

魔 直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士陷反。屋上也。字潫溥義：通作魔，同上義。

⿰氵毚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助陷切。⿰氵毚濟也。

囨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大減切。

⿰攴甚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宅斬切。

⿰黑甚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黑甚，音湛。

撕 洪武正韻：所鑑切。芟也。禮記：有撕而播者。又韋韻宋重修廣韻：楚鑒切。丁度集韻：仕懺切。捉板堰水曰撕。或書作擊。韓道昭五音類聚：山鑑切。又初濫切。捉也。楊桓六書統審母撕 全與擊同說，見咸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字潫溥義：士陷切。又悲濫切。蒖韻：除也。又初陷切。

篆書撕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撕六書統

⿰犭參 所鑑切。許慎說文：⿰犭參，犬容頭進也。从犬參聲。一曰賊疾也。山檻切。徐鍇通釋：犬容頭進也。言犬進狹處。丁度集韻：士懺切。犬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士陷切。楊桓六書統審母⿰犭參 系見林母說見覃韻審母。篆書⿰犭參六書統

⿰彡刂 所鑑切。⿰彡刂，野王玉篇：刀剗。丁度集韻：刈也。楊桓六書統審母⿰彡刂，从刂彡聲。⿰彡刂隸。篆書⿰彡刂六書統 隸書⿰彡刂六書統

⿰金彡 所鑑切。顧野王玉篇：山鑒切。大鑱也。陸法言廣韻：子懺切。楊桓六書統審母⿰金彡 系見⿰金彡 ⿰金彡，後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審監切。⿰金彡之也。字切，音鑒。審聲體⿰金彡。篆書⿰金彡六書統 隸書⿰金彡六書統

⿰目彡 所鑑切。陸法言廣韻：士懺切。暫見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目彡，从日彡聲。⿰目彡隸。篆書⿰目彡六書統 隸書⿰目彡六書統

⿰占彡 所鑑切。陸法言廣韻：士懺切。相接物也。又刔也。出字譔。楊桓六書統審母⿰占彡 系登⿰占彡隸。篆書⿰占彡六書統 隸書⿰占彡六書統

椶

所鑑切 戴侗六書故 椶類篇曰。椶櫓也。按今弓屋東西棻柱外宇為椶 楊桓六書統書無椶 引巫椶

篆書 椶 六書統 隸書 椶 六書統

敥

所鑑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 山檻切 窒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 一屋

沐

洪武正韻 莫卜切 濯髮 許慎說文 沐 从水木聲 劉熙釋名 沐 禿也 沐者髮下垂 禿者無髮 皆無上貌之稱也 顧野王玉篇 斫樹枝也 陸法言廣韻 沐浴 禮記頭有創則沐 徐鍇通釋 門逐反 宋重修廣韻 又姓 風俗通曰 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又漢複姓有沐簡氏 何氏姓苑云 今任城人 要撰廣干祿字 沐沭 無點者沐浴也 有點者音述 水名 戴侗六書故 膏髮也 孫氏字說 沐近沭 音术 水也 楊桓六書統 明母 沐 从水从木 丸聲 熊忠韻會舉要 宮次濁音 禮記王制湯沐之邑 注 給齋戒自潔清之用 浴用湯 沐用潘 又水名 在青州 周禮 其浸沂沭 又沭猴 獸名 前蓋寬饒傳注 師古曰 獼猴也 歐陽氏曰 作沐非 乃述字 李皇存古正字 沐 加點非 韻會定正字切 明谷 明氏 眠沐

篆書 沐 集韻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沐

徐鉉篆韻 沐 隸書 沐 魏臣奏見洪邁漢隸分韻 沐 楊震碑陰見漢隸字源 真書 沐 宋脩 歐陽詢

行書 沐 黃庭堅 章草 沐 草書 沐 鮮于樞

湯沐

公羊傳 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宛者何 鄭之微者也 邴者何 鄭湯沐之邑也 天子有事于泰山 諸侯皆從泰山之下 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注。有事者 巡狩祭天 告至之禮也 書沐浴潔齊以致其敬 故謂之湯沐邑也 三字業求 戰國策 秦王有愛女而美 質之金玉寶器 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 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謂沛父兄曰。朕自沛公以誅暴逆 遂有天下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 師古曰 古湯沐邑者 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呂后本紀 齊悼惠王來朝 惠帝燕飲太后前 惠帝以齊王兄 置上坐 太后怒 迺酌兩卮酖 令齊王起為壽 齊王起 惠帝亦起 太后恐 自起泛孝惠卮 齊王佯醉去 問知其酖 齊王恐 自以不得脫長安 憂 齊內史士說王曰 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 今王有七十餘城 而公主乃食數城 王誠以一郡上太后 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 王必無憂 迺上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呂后喜許之 平準書。本惠時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皆各為私奉養焉 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西漢書 文帝三王傳 有司奏代王年幼 淫亂 坐廢為庶人 徙房陵 與湯沐邑百戶 陝西志 西安府富平縣 漢文帝母薄太后之湯沐邑 故殿遺址存。西漢書 昭帝紀 武帝崩 戊辰 太子即皇帝位 謁高廟 帝姊鄂邑公主。益

湯沐邑為長公主注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恭之于故立邑也平帝紀元始元年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若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曰陘音形漢制叢錄太子食湯沐邑十縣以充傳北史譙國夫人洗氏傳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略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諭諸蠻僚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千五百戶有官龜鑑丙申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宋景文公筆錄凡諸侯述職之禮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詳如太公六韜文王問救崇侯虎歸至鄗令具湯沐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櫛沐

稽神異苑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携果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於巖下詡憶非屋莫宿之戒遂冒擔櫛沐巖崩壓伴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通情謀兵殺之請以漏髮為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自作乃自沐為散髮同寢詡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南史宋蔡廓傳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北史辛紹先傳紹先隴西狄道人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盡落舊唐書吐蕃傳其俗不櫛沐五代史梁家人傳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之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宋史鄭穆傳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

膏沐

詩伯兮萬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注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垢也新唐書義陽王琮傳紀王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表之始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膏御月外得之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呂原明雜記近世儒者有言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蚤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但不至於恣耳楊鐵崖集金盆沐髮賭浄行　寶鑑凝膏溫泉流碧漫鐵一把絲望冰膏浸漬瑚蝶蘇花香石髓和雲洗玉女奉前或池月底搖風細把犀梳理湯臺行雨乍歸香羅巾猶帶瀟湘水

薰沐

書鐘呂黎集方將坐足下三薰而三沐之

宋牟鎮雪溪居士集上宰相書　方今資盛德積累之後陶神化薰沐之成墻氣雖聲光塞四表　上蔡大資書　武衛文教寔毫薰沐出於其中者至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已

潘沐

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氏方睦使病而遺潘沐潘米汁也以沐頭

將沐

韓子儲說將沐湯中有礫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乎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程子訓蒙新書謝惜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且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耶曰惜固無疑矣在已慮何卿弟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數毛盡墮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子亦將數毛盡墮乎曰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耳

一沐

通鑑外紀夏禹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孔子家語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後世稱其聖賢之

新沐

莊子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丘之道其猶醯雞可與班庶注曰齆鼻酒上鳥鳴楚辭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趙德麟侯鯖錄襲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襲頭酒顏師古云字當為禨音譏禨謂福祥也按禮云沐頹而饋羞髮布用象櫛進禨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頹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此謂新沐頹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三元延壽參贊書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縈髻勿濕頭卧令人頭風眩悶及生白屑髮禿而黑齒痛耳聾蒙隱詩新沐有感　我髮日已昧尚書髮未斑晴朝試一沐但覺盤水寬十抓搔清快凜凜肌骨寒脫落等秋籜光潤如春螢擘彼雨露滋下澤枯蓮根偶雲猶半濕霜葉不加繁我生寄昧懶肯事形骸間一月半不理垢膩何由刪今辰新沐罷快若沃狂瀾吁兒本纖飲為作推結團歲月寖相適歡娛心已閑看鏡想勲業森然欲衝冠李流謙澹齋集性懶如嵇康不沐已三歲蟣虱擅封域汙垢為之地譬之大諸侯父死輒子繼納汙固云久用鉞豈得已朝來湯沐具縞素雪危涕決河巻塵泥崩風刮氣韓绝撓坐茂樹未足當快意梳日澀餘潤寸櫛導精氣蓮根入風露浮爽到肝肺卻憂見斑毛引鏡不敢對彈冠一跌坐茹連豈吾事且之勿復道我醉欲眠爾李忠定公集五月梅寓河

涼館含雨涼新沐偶成一絶　風雨瀟瀟作晩涼山城松桂發天香蘭湯沐罷光清快一枕江南歸夢長

出沐　宋王珪華陽集謝賜入伏早下表　戴矜鼓舞之辰肅遵深純之誨舉漢家之令特憂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歎在公之節宋元憲公集歲晏出沐感事内訟一首　山海有完士希世無良籌偶穿東郭履遂別野人舟不恥䒷刺賦來膺英俊游私智甚忌短歷容若鳴愁備員太史氏補屬冨人侯姑學了官事何嘗分主憂日貪斗食利歲感星躔周中都富才彥方駕君龍升茂先善史漢平津治春秋高文用司馬移五寵賁丘關閫路逢篤繽紛人呂鄧奈羊興貴監安國出綵因汲鄭貴文獄徐沐英藻道況乃天下摇維唯乘九州衣冠紅復道鼓吹出長楸庠上萬錢著橋邊八列騶雍容綏書決意氣拂吳鈎咨予良不趕領覺厠琳璆吹竽昔已濫在梁今可尤臺閣耗舒紱風霜蘇季裘有志謝軒鶴無機防海鷗恭換杜陵課詠茅歸故壽　秋日出沐感懷　落落窮閻靜蕭蕭晩歲昏臣飢徒索米童小未應門清世為塵請私家出沐悲斗回非拜酒天遠詎兼盆腐鵩翔鴟鼠青黃斷木樽容容誰覩福栩栩自交魂衰柳空煙穗寒苔疊雨痕鳴蛙沉故沼噪雀戀空園有客朔黙突無人賞負腔終期六百石初服卧丘樊　清明出沐　晩樹陰夲客舍春鄉與不訪著書人長楸有地金成埒曲突無煙桂徙薪自大解蘭拋北阜更塔鳴磬是南鄰觴香醖泠洗歎鵲枉賀山郎出沐辰

休沐　事物紀原史記李園事春申君謁歸故失期則假告已見于戰國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鄭通洗沐不出張安世休沐未嘗出門是也唐會要永徽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寛百寮休沐然則休沐始于漢其以旬休則始于唐也西漢會要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薛宣傳至日休吏師古曰冬夏之日主不省官事故休吏鄭莊傳五日洗沐西漢書楊敞傳敞弟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通得出名曰山郎孫安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李奇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出外也有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部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僊之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吏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從事注未見東漢會要張禹為大傅錄尚書五日一歸府竇氏致歸校典業具事深見寵與數月不休沐韓稜傳漢書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唐會要永徽三年二月高宗以天下無虞每至旬假許不視事　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勅諸州千秋節令後宜聽五日一辰盡其歡宴餘兩日但休暇而已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是千秋節舊給假三日其前後一日假權停至九月天平地成節准乾元元年九月一日勅休暇三日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勅寒食清明四日為假至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勅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勅寒食宜昔元日節前後各給三日天寶五年五月九日勅頃自宴賞之放入朝節假常參未關中令公私協慶千載一時自今已後每至旬假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亦不須衙集宋會要國初休假之制皆按令式歲節寒食冬至各假七日休務五日聖節上元中元各假三日休務一日春秋二社上巳重午重陽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假一日不休務夏至臘日各假三日不休務諸大祀假一日不休務其後或因舊制或增建慶節旬日賜沐皆令休務者並著于令其慶節但錫休假而事詳見本篇其親行大禮及車駕巡幸賜群臣休假皆無定

制令并載于後　太祖開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詔自今遇旬假不御殿百官賜休沐一日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五日車駕至自亳州賜隨駕臣僚休沐假三日慶暦六年四月二日詔駕幸金明池并撥麥州敎諸處遊宴後一日並放歇泊沐務假前後殿不坐永為定式紹興元年正月十八日詔令後朝廷百司依條月中每旬仍舊作休務假先是建炎初邊事未寧凡旬休及遇假日百司皆入局治事其後每旬唯以晦日休務至是宰執擬進旬休假范宗尹奏曰官吏旬日之勞一日洗沐亦不為過其它假日恐未可行上曰然一日休務亦不致廢事使一月之間措置得十事則雖二十日休務亦復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竊朝夕何補事功故降詔旬休仍舊焉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吏部具目今行在百司見行立定假式頒下諸州縣令遵守以臣寮言伏覩太祖皇帝開寶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詔自今遇旬假不御殿百官賜休沐一日國朝旬休賜燕始見于此仰見藝祖創業之初勤勞萬機雖休日亦御殿也文選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善曰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律下一沐良曰休不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罪歸善曰孫卿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時於野乎薄游於朝乎東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又當皆乞骸骨罷歸輸曰
漢制吏宜出休沐之名關歸也還印歌賦似休汝車騎非善曰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
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邵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
紹貴盛公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家濟曰同善注說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灞池不可別
伊川難重還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息鄉曰三川今河南郡常昭
曰有河洛伊潘岳關中記曰灞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民
曰灞池謂兩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遠別者以喻丹湯亦不可楚
去也汀葭稍靡靡江莢也秋復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莢揭揭毛萇曰葭蘆
也莢荻也高唐賦曰濤華靡靡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
莢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貌田鶴遠相呼沙鷗忽爭飛雲端楚山見
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向曰鶴水鳥翰
曰表外也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頼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善曰嵇康秀

才詩曰旨酒盈罇空懷曰日出東南隅青以合景見之曰相與盈罇酒含
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積傳鮮其彈恐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
冕恩甚戀重五臣作閨闈善曰管子曰先生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軒冕
也翰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沾潤於清美之道所設向曰閨門已闈門
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豪主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
偃郊扉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之濟王太常
詩曰郊扉常晝閉翰曰此心然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郊居之
門也唐包佶詩立春後休沐　心與青春背新年亦掩扉漸窮無相學
性避不材譏積病攻難愈銜恩報轉微定知書課日優詔許辭歸宋黃山
谷詩次韻夫借休沐不出二首風塵車馬逐得失兩關心惟有張仲蔚門
前蓬藋深仲蔚見上註莊子曰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徑聞音徙
忠反自公及歸沐畢願詩書林詩曰退食自公晉書魏舒傳叔父衡數曰
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揚雄長楊賦曰聊至書林牆東作瘦馬萬里氣
驍騰張方回家本有山谷自注云丈曾嘉書馬周生仲子曰仙樂相馬抹
之於虞聖人相士取之於殊詩曰驥騄騏驎與世自少味開關非有心退
之詩吾老世味薄從吳為後曹日遇吾故少味莫久選須從年五君詠曰

劉伶善閑關懷情滅聞見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注謂閉關以前藏身也戎葵一笑
紫露井百尺深上句五見上註杜詩曰桃生露井上虛全詩曰椒欄無凝井
百尺著書濃風雨枯筆來如林老杜詩曰落筆驚風雨又詩曰世亂我如
林蘇公數妙墨逼人太駿駿法帖衛夫人書云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
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南史王僧虔傳子孫謂中令云弟
書如騏驥駿駿常欲度驊騮前也范石湖詩次韻趙德莊史部休沐寫寬
新堂好妾蛇夜直還遠知款嘴髮正索提蕭山門外客姑去窗前人對閑
誰能為開展塵土洗朱顏宋祁詩出休建日似山郎坐有螢檀沐有湯缺
面酒華隨日轉琴中松韻共風長官早宇為令無巧愚極會開古是狂自
顧支離與口祿撲歸棄被亦何妨初服休沐伏詞詔休堡閑門謝朋儕義
和扶升陽晚氣紅崔鬼炎林暮歇霧集原横赭埃怒甚華華雲早始隆隆雷
兄我庇炎宇煩襟安得閑日拘訐巾幘仇怨被酒杯湯沐未及具反為蟻
風哈北風珠香黑義人安在哉西昆訓唱畢揚億休沐端居有懷希呈少
卿學士凝塵滿榻素琴横岸幘孤吟意未平茗潮露芽鋪畫夢柘漿雲液
洗朝醒水沉朱李金瓶溢風獵幽蘭羽扇輕猶憶當筵試湯餅謫仙冰骨

照人清錢惟演詩雕盤瓊藥氷壺聲寒瀟灑樹蟬嘶下直時更賦新詩荅
寶運不將團扇隔元覜經梅婦草沿堦上畫日風流轉蕙連抵待豚梭照
物想横經選集鋒妙陳王杼詩歡慵風槽乳燕翔浴蘭衣浴華流黃雲谷
峽變千峰除草色相沿百帀長旋製紫荷供素筆暗移神祭忌猪林思君
祇欲傾家釀待譽同誰賦柏梁陳越詩玉梵銀牀蔭碧桐北窗珍簟水文
融衣裁練布如王導扇執蒲葵學謝公瓊盾半和仙掌露蘭茗輕泛楚臺
風若非氷雪神仙骨相樂誰同一笑中今縣詩銀闕琳房視草餘龍門牢寂
斷軒車彩毫閑試金壺墨青糸時看玉字書王倫風流希謝傳子雲詞賦
敢相如瓊枝不見蕭齋晚蕙草煙微度綺疏劉將孫詩十日一休沐謂道
宜可十日一休沐休沐一杯酒百年一此老千載以此朽空庭對夕陽兒
童自賓友須臾各非意嬉笑成侮詬使爾以我年此樂寧復有飢寒累目
前功名動身後所以古賢達杯酒即長壽持杯滿屬君願君醉如柳酒醒
月方中竄下更携手　兒時逢此日喜若得釋囚宿約二三子明當何方
遊自從識書趣休沐長不休坐此一念誤忽忽二十秋勿遣兒輩覺此世
何足尤雙溪集休沐日洗硯酬紙後論文全書瑤笈忌纏暈擔頭冷枕還
聱弁滌垢涼牀潔悅吩場竈笮門無量填下畦褐父君為芸鴻飛邊陸持

冢靡皃驚胡 **受沐** 禮記外御受浴入註管人所贊灌也然顧澗芹

丐沐 史記竇太后兄曰長君弟曰廣國字少君少君四五歲為人所略賣主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岸崩壓殺卧者少君偶得脫自卜數曰當為侯從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姊嘗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召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皇后持之而泣云云絳灌等曰吾屬不死則命乃且懸此兩人又復効呂氏事也乃擇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洗沐 漢制叢錄百官洗沐之制史氏不著其詳石建為郎中令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鄰當時為太子舍人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按此當是五日一下者乃漢世官吏過法殤帝世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曰歸府者即洗沐之謂按薛宣傳云日至休吏東方朔傳云伏日當早歸意漢世百官休告之期如此類尚衆惜其無可考者史記田橫至尸鄉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西漢書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

歸家鄧棨晉記載陂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活之使還已舍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往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各其死也敦果刑雄石林燕語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沖卿同為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當號拆洗王介甫公出浴見新衣輙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宣持母喪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候挾笏在傍公顧之即解易其皂帶入弔既出復易之而去

揮沐 東漢書高彪傳遣馬融書有曰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

差沐 禮記喪大記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瀋以為沐也

忌沐 三元延壽參贊書忌沐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泔洗頭冷水灌之皆令人頭風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重久而經絡不通暢

卯日沐 太平御覽語曰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換人所愛憎頭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

三月而沐 禮記喪服四制三月而沐詳服字

三年不澡沐 新唐書柳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

有創則沐 禮記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疏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

悶癢則沐 晉書嵇康非大悶癢則不能浴也詳嵇

患眼斷沐 方仁聲泊宅編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右丞直郎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病

為政猶沐 韓非子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聖澤渥沐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獨醉亭賦遂右引螺杯而左引兕觥感聖澤之渥沐養天樂之光榮澤畔之行吟自非同調方外之酒徒素非同盟

元帝沐 類說晉明帝為太子聞元帝沐上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元愉就沐 群書類對事苑晉王怙字元愉傲誕不拘禮節謝萬造之坐少頃怙使人內萬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竟無賓主之意

文公辭沐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初晉文公之出也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言沐則低頭而心則反度覆音福

沐塗樹枝 管子桓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墻垣壞不築為之柰何管子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沐塗樹枝其年民治室屋築墻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息百乘丁壯渾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樹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沐之日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室

詩文

薛季宣浪語集壬午中春十有九日走沐見二毛焉因感而賦

沐余髮兮中春感余心兮汎紛焉頭白兮道家若不壯年兮兆衰落允始昆侖閬歲華之垓載兮飈如宿昔人生百齡月過十之云積兮羌齡盈之不可度義和叱馭而莫之挽兮倏焉歸於宵漢視權輿焉一大甲兮剝吾生之略約彼顏子二十九而白頭兮覩聖師而已悔思文君於此琴兮僮況吟於本始春歸園而秀木兮果覩花而知實人間世兮奇

託棲於茲室兮文飾兮華髮班其可喜一彼此之楚然兮嗜其云異視老彭為非望兮若殤子者吾其至愉皇蒼之司壽夭兮縶余何意寄悲歌而寫志兮曰生之忽也庶彙由天俱斯物也春芳榮華兮其日也班白顛兮猶之一也於乎樂兮終歸沒也 革忠惠先生集黃籙大醮五香盥沐詞

蓋聞天流東井兩曜沐浴而增輝帝至明離萬物潔齊而相見雖陰陽之化育與日月之光華咸貴清明而資洗濯矧含情抱識之衆墮苦趣迷塗之中汙染所纏根塵甚熾染身不淨懺罪何由路良夜之未央召幽魂之咸集遙嚴宮館贊詠洞章灌爾蘭湯將形神之受煉滌茲法水令罪垢之悉空然後端拂冠裳肅莊容體隨梵音而戾止聞妙哉以周旋 錢起集秋園晚沐 黃卷在窮巷歸來生道心五株衰柳下三徑小園深倒薤翻成字寒花不假林龍眉謝群彥獨酌具開吟 宋景文公集旬沐二首 薄朝還私室陶嘉屬小園筍餘林響密花後果初繁燕口將泥重蜂脾抱蜜喧此時蕭散意都欲忘來軒 侍詔官非急還家體不勤禮無休汝騎憲有上羲人密樹稍迎夏晚花猶及春幽懷誰與晤杯酒強相親 歸沐 獨句出沐道山頭傲寐蕭蕭避世游拄是胸中存櫑塊可能皮裹有陽秋 篤車款段愁鄉品託來鴟夷笑客愁幽突不黔賓坐冷時聞庭雀一鳴啾

輆沐國

太平廣記越東有輆沐之國輆音苦亥反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剮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熏其煙上謂之登霞煙然後成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非也見墨子出博物志

謝沐縣

西漢書地理志謝沐縣右屬蒼梧郡

沐氏

千家姓宮音 東平 元和姓纂漢沐寵為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為沐氏東平沐寵之後因官居焉魏略沐並河間人孫文派為護軍石趙僕射沐堅 姓氏急就篇沐氏後漢有沐茂晉沐謙又復姓沐蘭氏見姓苑洞沐氏見通志略有洞沐孟陽者善易古今姓氏辯證參詳說文沐水在青州然或以水氏 啓劄青錢商音

沐並

三國志沐並字德信少孤苦有志介始為袁紹吏曹操取冀州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皋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

索棄教時惶早言無儲蓄肇人入並閣下呴呼罵吏並怒躧履提刀而出欲收肇肇走得免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介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明邪欲收殺之肇罪決滅死刑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正始中為三府長史卒

釋慧沐

宋高僧傳慧沐豐陽人幼沖之歲詣覺智寺與真禪師由茲開悟於洪井觀音禪師頓了心要乾寧五年卒詳僧字

霂

洪武正韻莫卜切霢霂小雨許慎說文霢从雨沐聲小雅小雨謂之霢霂邢昺疏釋曰小雨一名霢霂小雅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是也李巡云水雪俱下為此文上有暴雨下云大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水雪俱下者爰劉熙釋名言霢霂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顧野王玉篇音木徐鍇通釋門逆反楊桓六書統明毋靄其義止當用沐字俗加雨蕪志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霢者霂潤入土如人之脉霂言上霢言下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賦霂 篆書 徐鉉篆韻 草書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毣

洪武正韻莫卜切思貌一曰毛濕也漢鮑宣傳毣毣之思師古曰毣毣猶䁾䁾也如淳曰謹愿貌俗作毣揚雄方言純毣好也毣毣小好貌音沐司馬光類篇又墨角切又莫報切目少精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毣或作毣令又莫角反好貌也孫氏字說又以毣為翼楊桓六書統明毋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賦毣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楘

洪武正韻莫卜切車歷錄也詩五楘梁輈又歷彔五楘也許慎說文楘車歷彔束交也从木敄聲徐鍇通釋謂車輈上束也門逆聲顧野王玉篇音木孫奭參正經文字蒙卜反楊桓六書統明毋楘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詩五楘注毛云五束也楘歷錄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孔疏云五束者五處以皮革束之所束者因為文章歷錄然錢氏曰馬曲輈上束也一輈五原缺以皮束之以為飾集韻或作鞪亦作鞪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賦楘 篆書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解子振見草書集韻

鶩

洪武正韻莫卜切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高飛者曰鶩一名匹居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許慎說文鶩从鳥敄聲爾雅舒鳧鶩邢昺疏釋曰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記內則舒為之不可食者云舒鳧鶩陸法言廣韻鳧屬徐鉉五音韻譜刀竹切徐

鍇通釋門遂反司馬光類篇聲鶩雞之屬侗六書故鳥鴨鶩同物畜於人者為舒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鶩霧鶩又亡遇切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務二音亦作雅與鶩同又音佳同雛鳥名楊桓六書統明毋鶩統俗鶩非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方氏曰以為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曰舒鳧禮記曲禮疏云野鴨曰鳧家鴨曰鶩禮記曰匹曲禮注驟庶人之鶩匹音木鴨也魏柔克正字韻綱或作鶩趙謙聲音文字通野者能飛家畜者不能飛俗呼為鴨左傳公膳曰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亦謂之匹方音見暮韻借蟲名蜉蝣作蝛非爾雅蜉蝣蟦蝲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

鶩

篆書 鶩 說文見杜从古 鶩 集篆古文韻海 鶩 徐鉉篆韻 鶩 並六書統

草書 鶩 張錦溪 鶩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陸佃埤雅釋鳥云舒鳧鶩雁鴞醜善立鳧鶩醜善趨尸子曰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周官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雞庶人雖亦上之所畜欲其不散遷而已故執鶩鄭玄曰鶩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為摯鶩一名鴨蓋自呼其名曰鴨也或曰雞可系故謂之雞鴨可押故謂之鴨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護其卵受之誠至也今雞鶩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鶩三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雞鶩伏卵忌磨若聞磐磨之聲則不生矣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鶩也鶩不散遷而又衆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今雄雞能鳴其雌不能鳴雌鶩能鳴其雄不能鳴蓋類之不可推也廣雅曰鵝鴨騃也鶩音木質木故也蓋鵝性醇鶩性木訥[illegible]海庶人之執匹記曲禮匹當作鶩也舒鳧革注云舒鳧鶩也革尾内也内則百川學海鶩野鴨也飛上大澤之中群處既蔘稷之惡其扶類而相遁逆也

鳧鶩

春秋繁露郊祀對篇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悃乎

鵝鶩

韻府群玉唐李愬半夜擊鵝鶩以亂軍聲

鴈鶩

韻府群玉鴈鶩行以進平立脫並

鷄鶩

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崔氏政論今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鶩蛇頸龜身五色分服亦可貴於鳳乎楚辭寧與騏驥抗軛乎將與雞鶩爭食乎寧昂昂若數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鷄伏鶩

姜特立梅山集水游陸走不同生濡足相隨有至情早晚相浮春浪去豈知垂翅到天明

更鷄以鶩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怒

孤鶩

宋李復潏詩孤鶩何時失舊群空鄉迥立如長人疾風拂地忽驚起不起低昂煩遠來八月霜氣早鳥里旅飛來南雁雲間翩翩翔相扶沙上雖雖情更親空江缺岸響颯亂哀鶩乎哀身蒼皇雖散意弃翦形迹深若心苦草拳聯悲鳴求適搖梧梁收盡原野貲暮天肅條侶影過側頭仰望空傷神想能高翥投別伴思故木思重求新會向北歸卻相見當有別翩向前春

群鶩

太平御覽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忍雲興繼以大雨有群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云鵝二八之

頃鶩

韻府群玉頃鶩廣渠上林玫項鳥鴨屬 廣渠似虎

家鶩

韻府群玉書東為方池野為雞家鶩

池鶩

宋元憲公集野水初盈沼舒鳧亦伴游雙膚時沒藻科律或近舟敢厭客呈果真忘績莊憂杜家隣舍遠刷羽恣淹流

野鶩

南史庾翼與右軍書云兒輩厭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一作野雉家麻東坡集庾征西初亦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復生藝文類聚宋王微野鶩賦曰翩翻雙鶩體蓋羽微和鳴婉鴈隳來憩葦仰鶬惟高鳴單悍威遵時弄音假日于飛爾乃湛淡揚淵澆仰咸喨心矜遠野意惕近洲　齊謝朓野鶩賦夫何雁人之彼巧厲江海之遠禽落摩天之迅羽絕飛鶩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納綺綠之翠衿孤雛嗟而靡異鷄雌呼而莫尋

露華鶩

太平御覽廣志曰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鳧肥而耐於寒宜為水

烹鶩

溫華瑣碎錄周處風土記端午烹鶩

辨霞鶩

能改齋漫錄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下飛日通灑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多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物取以配鶩耳不知使以為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注宗伯云鶩取其

不飛遠李延亦云急野鴨名鶩家鴨名鵝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刻鵠類鶩

東漢書馬援戒子姪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長驅輕鶩

抱朴子官理篇若乃城複之未騎駿戢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鶩則嚮急棣遍欲畫規竭忠則福如發機

蠖蛇電鶩

抱朴子博喻篇犨虬無翅而天飛蠖蛇無足而電鶩

蛛

洪武正韻莫卜切蛛蛛蟬屬顧野王玉篇蟥蠊子陸法言廣韻蟥蛛亦一丁度集韻蟲名爾雅蛛蛛蟥蠊也郭守正紫雲韻蛛蛛蟪蛄揚桓六書統明母蛛从虫木聲蛛蛛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蛛蛛

六書統 隸書 蛛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目

洪武正韻莫卜切眼也視也名號也又節目條目許慎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屬皆从目莫六切㓁古文目爾雅傳橫目郭璞釋曰傳一名橫目草是也生邦云一名結縷俗說云鼓吾草是也符鬼目鼓釋曰符一名鬼目邦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是也揚雄方言矔眮轉目也梁益閒瞋目曰矔轉目顧視亦曰矔吳楚曰眮劉熙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顧野王玉篇眼目張參五經文字象重瞳子形徐鍇通釋莫敝反司馬光類篇作圖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目冃上目字下古良字冃字小篆目䀠目宿草名漢書罽賓國多目宿宛馬所嗜目眼也宿上也从宀佰息逐切別作苜蓿非吳棫韻補叶音莫筆切夏侯湛祇疑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吞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時惜東聖之光不以寫貧婦之目戴侗六書故㓁古目字眡之聚也象形目本衡物其从書者讓而有合也故着其本文于上李肩吾字通景眾等字从此眾蜀字亦如此作義異韓道昭五音篇海作圓五音類聚㓁古文孫氏字說兆联之眹眼瞼之瞼皆從目而俗從月楊桓六書統明母㓁體之主視者也象精晴之形古文㓁㓁並古文省乙昌鍾文目小篆省目熊忠韻會舉要次宮次濁音又禮記後其節目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目則木理之精又黃目酒尊名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又天目山名岩水所出集韻古作㓁字滌憺義通作萩目古作䀠楚謙聲音文字通借為名目字語請問其目又目宿草名可為菜一名光風漢書罽賓國多目宿馬所嗜作苜蓿非唐薛令之詩苜蓿長闌干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䀠

篆書 古論語 禾耳 並古老子 汗簡 古文並見 杜从古集篆 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六書統

隸書 目 靈臺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目 宋儋 目 王羲之 目 智永 目 歐陽詢 目 顏真卿 目 柳公權 目 蘇軾 目 蔡襄 草書 並章草 王廙 並王羲之 智永 並黃庭堅 米芾 鮮于樞 趙子昂

總敘

劉熙釋名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瞳續竹評余嘗考字源云目字象人眼之形古橫書隸與四字相亂遂竪書之然亦有在字內橫書者初亦未之信後觀蔡君謨帖罰之令典之句其罰字果作橫書然後知字源之言不妄矣禮記目者氣之清明者也玉藻曰目容端不睇視也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向魋可為猶睢卜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春秋元命包目肝之使春秋後語平原君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安君之為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范公盆盡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自大墨曹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孟子滕文公章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公孫丑篇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注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 莊子目芒然無見令者覩然數目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又云目之窮乎所欲見國語目以定體又云目體不相從目不在體視遠也慎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韓子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如何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又云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

其皆。尸子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鶡冠子天權篇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揚子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雖睒㸌光眇視目增波。又曰娥眉旁睞目騰光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列仙傳偓佺者槐山人好食松實兩目更方。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前說有悖於目拂於耳而便於身者亦有訛於目順於耳而賤於行者。顧子義訓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來準正書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

耳目

易說卦坎為耳離為目　巽卦巽而耳目聰目六十四理詳說　明書益稷篇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言大體若身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注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同命篇穆王嗣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禮記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耳目之欲若無禮則耳目無所加仲尼燕居左傳昭公九年荀盈卒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又飲嬖叔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　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孔子家語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又好生篇聖人以心導耳目　晏子篇如姸姸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國語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史記黃帝勤勞心力耳目明通四方耳目貫山生言搴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顏曰戴目有言常遠視有異志側耳而聽言樂禍亂也漢書楚元王傳顧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　張耳傳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蓋寬饒傳奉錢半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朱博因親信以為耳目東漢書馬援傳光武曰廣在吾目矣　鍾離意傳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黃瓊傳號桓帝諸梁秉權豎陸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　崔駰傳成王之政四子扶而雖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　劉陶傳聖人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　光武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

目。　馮魴光武時魴為郏令時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郏賊延褒等衆三十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閱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諸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班彪傳君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　陳球傳光和二年球為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　曹節等且勸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宜得容容無違而已又尚書劉納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郃郃曰山監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兩漢蒙求朱博字子元守左馮翊滿歲為真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碑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試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管子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又云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九竅之建為皆心之所使故表君位凡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者欲充盈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鬼谷子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叔向曰心之助心得助耳目能窺闞莊子五色亂目則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又云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荀子勸學篇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夫是之謂德操又云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勞辱篇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　王霸篇故人之情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

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盛焉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佚此五者人情之所不免　解蔽曰視備色耳聽備聲文子曰
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
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鄧析子曰貴明耳貴聰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
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淮南子覽冥訓耳
目清視達聽謂之明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
取寗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
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
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之　說林訓上騁生耳目桑林生臂
手上騁牙林皆神名楊子問明篇或問大聰明曰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
其目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問道太古塗民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
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聲降生民使其耳聞目見是以視之
禮聽之樂如視之不禮聽之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問明篇明其至
矣乎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抱朴子內篇夫聰聲者莫不信我之
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

果不足信也況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
所得必固世間主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
矣而情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
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
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
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　廣譽篇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
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北史令狐整傳刺史薛整為主簿整進趣
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隋書楊玄感傳玄感拜郢州刺史到
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汚者纖介必知之往發其事莫
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唐書房玄齡為左僕射帝曰公當助朕廣耳
目訪賢才　元稹傳成王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聞優笑淫亂之
聲　魏證傳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役耳目之聰明哉　魏證曰房玄
齡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宜有不應知者　玄宗謂宋璟曰御國
之元老為股肱耳目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　韋思謙
進御史性謇諤顏色莊重曰耳目官固當特立　德宗陛下雖有耳目之
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　布腹心而任耳目舜其得之矣　杜

黄裳傳憲宗嘗問前古者所以治亂裳曰推言王者之道在備己任賢而
已並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蔽　文宗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資治通
鑑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八月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
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宋史呂公弼傳時言事者數與大
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以為股肱股肱耳目必
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元史逆臣
傳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御
等為耳目曩者鐵失逮見貪穢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
以懲後也溫州府志周元龜字錫疇平陽人讀書迎解落筆驚人擢嘉熙第教授
廬州廬江淮諸司幹官兩舉改官試將監州開慶間提轄左帑時太學六
士和闕時相怨其攻己欲去之特以元龜為諫官諷以意元龜正色曰臺
諫天子耳目不可以市私恩直士國家元氣不可以報私忿大違張千子
東京賦乃先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所聞眇
所見唐韓昌黎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人之耳目也陛下宜公求議以天下之耳目則天下
之聰明皆我之聰明是以明無不覽聰無不聞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

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當心離言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
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采真集耳目者其形也聰明者其用也狗耳
目之外累則矜攬觀聽物者蔽之而形愈疲反聰明之內融則覺性不逮
神者受之而用不晦聞不越聲是耳非聽見不越色是目非明徐以氣聽
聰能作謀徐以神視明能作哲沈石遠寫簡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
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翹德儀侯靖錄
貴書直戲作貴耳賤目捷云驢耳對軒軒爭價債十千既耽兩虎視不直
一文錢宋晁無咎集上吳相公書忠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
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薛季宣浪語集逆古在昔先
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民用不咸在士墨允殿商之季惡
聲色之云惡而周藏以不食隘清當盲餓夫自焚而末為至德惟仲尼父
目示顏回惶躬是飭鳴皋毒色睪天自性其何能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不如仁身而自克耳官司聰目官司視敬以司存敢告胄聰有官龜鑑蕭
至忠為御史中丞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
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謂當專若大夫許而
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向哉　燉書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

小一一自言觀察之答曰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國老談苑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樓故事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咸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卻導從者不欲警彼耳目也韓魏公安陽集奏元登極車急第二表攬國權綱新民耳目然陟大柄必本於無私左右弼臣俾全於難進歐陽公集不果米錦箴表狀臣在諫諍奉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察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王與鈞塩練集謝侍郎啓清朝耳目音道津梁聲名獨冠於諸公獎彼多加於多士汪藻浮溪集奉論諸將無功狀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有盛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楊誠齋集上壽皇乞留張栻黜王淮書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言則俯首而出府大特聞其有言則奔走而擇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吳詠鶴林集賜新任之以臺章已賜罷黜不久拓夫御史天子耳目豈容蔽耳目而不言執

政獨吾股肱安可設股肱而獨運朕已勉論卿等宰輔劉忠肅公集分析疏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王惲秋澗集元貞守成事鑑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壅蔽紀綱振厲則朝廷清肅惟係重如此故權不可使之輕氣不可使之沮唐高僧事釋端甫云鑿生靈耳目釋林類聚朗州刺史李翺何叢藥山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躬入山致敬肅莊容禮直造座前師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師卻召李回首師云何得貴耳而賤目雲笈七籤明耳目訣真誥曰求道要先令目明耳聰為事主也且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抄經相示可施用之道目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顴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三九過從眉中始乃以入髮際中仍須咽液多少無數如此常行耳目清明二年可夜書眉後小穴為上元六合之府化生眼暉和營精光長映徹瞳保錄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也群書足用事對目開目見 好已好聲 無不見無不聞 有目聽有耳見 體題 開見視聽 聲已賦偶 以視以聽曰聰曰明 聞者見者視之聽之 非察以耳 樂而聽之四海

離披以無抗而見用焉耳聲律會元體題聰明視聽 聞見聲已賦偶拔於物分不為物役 治以心分是宜心正 汝目聽汝耳明 無不聞無不見 養以觀聽養以生乎 繼之準繩聽之音律 聲膚豐於盎明達天聰於迩遠 悉聽於上世之淑 區處見乎先民之利病 合衆人之耳以廣吾之聰 會百姓之目以益吾之見 舜令伯禹之作唐堯無息之為尚書出納也 精微方之司 特掌正封也 為辰才之匆 雖蔽塞之塞也於則有不聞之聞 雖見疏之蔽也 我則有無視之視 以衆耳為耳則聞矣止於上古 資衆目為目 則見己周於島里 聲已是好聰明所司 舉而存也 非先惟以守通闢而知 音信和聲之在邇 載物而交物者皆衆人之不容我形而役形者惟君子之所獨 主無御史耳目之數奏於王前亦有外臺耳目也以清行於天下 壅蔽塞之之聽常寓於物表見旄旋之也見自周於遐隔 明如雖妻也不出於百步之間 精如晦頗也不外乎五晉而止賦陽書屬不思深淺五刑之物引聽能無佯自娛莊子之天道 來舜與人偕之觀聞之欲救宗棣下無深說聽之帷 下無瞽曙之 四方皆達上聽聰明之德百志咸然聲律大成體題見聞視聽聰明聲己無明還聽 求多聞殘瞽聵 無蔽聰明 明達覽聞多聞屢見

四聰獨見賦句不事事而聽妙洞照宣聲之地不物物而察公四臨月照之天聲衆四海見周萬殊 納日月之精為及厚動閑靈寡之醫合無一也物雖雜聚怨私見之處羣諫蓋不徒易系巧言之鼓舞入荒洞洞豈入吾視四達聽思歸我聰 有四海之德而德則無虛費焉里之包而見無不真 具聰達兮斷萬物以無從明 聽兮獨四方而不違反悅偷悅吾目漸亂紅紫 聰從衆吾耳聲淫衛鄭 宏南不上聞唐亦義吾成陽弗得見秦何妹 聰主五刑之際則觀水而恰底伯之下則聞風而起聆北之詩拱聽金聲之振觀林之文武順之仰之誠 哉俾聽治哉俾觀來威與聞青盛為明服 寸觀予聞于必音肖汝視汝聽汝當納治

面目

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注靦面兒人之靦也西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項羽曰雖江東父兄怜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朱子語續錄李文靖重厚沉默當為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輪自下輪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無儀度吾見入文靖房入而出衆訝之以為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適問之文

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某前程之類何足信深詰之文靖曰諸公當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許文靖為相常談脞録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師躡足趁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末代如一偈余來過羅睺羅道場主起信堂有比丘語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乎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歲寒面目尚無恙乎頌古聯珠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爐浩談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覩之忽然大悟臨告寶壽壽深可之 海印信曰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成枯木曰南北東西走處遊更深歸去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藉不覺思量暗點頭 禾山方曰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拼身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蹤由擬議恰得分明去已落儂家第二頭 佛性泰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南華昺曰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圓悟歎曰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萬得父母未生前德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佛鑑懃曰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失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南岩勝曰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納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鍮雲笈七籤黃當淵滿庭芳云一點陽精配歸坎位五行四象俱全總其有象光耀照無邊神水頻頻灌溉三田內文武烹煎明知道入門體用心靜息綿綿住行并坐臥養吞浩氣塞地衝天認取本來面目月樣團圓內有天靈神寶驅雷電發在心田君知否神仙有準功行滿三千八百象先天一氣而生須從乎中之乎為本是謂本來面目

頭目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

眉目

東觀漢記馬援眉目如畫金樓子說蕃篇梁蕭遺光美風姿眉目如畫鬚髯若點漆隆準口如含丹而足蹇體殊肥壯脚如三歲小兒新唐書袁天綱相岑文本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顔氏家訓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此藝不須過精為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來世唯知其書翰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心目

邵子觀物外篇心生目泰為目口目積而弃擬

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横植者宜横而反縱皆交也 [illegible] 人之神發乎外心主目唐吳筠文集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方寸之中實曰靈府靜則神生而形和躁則神勞而形斃深根寧極可以修其性情哉然動神者心亂心者目失真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於達淨清神而已且曰心希無為而目亂之乃讓目曰予欲忘情而隱逸率性而希夷保乎太和之守行乎四達之遠出乎生死之域入乎神明之極乘混沌以遐逝與汗漫而無際何為吾方止若且視吾方清若且營覽萬象以汩予之正悅美色以淪予之精底我遨遊於無見熙熙於流盼搖蕩於春臺悲涼於秋旬凝燕壞以情悚望吳門而髮變嫚楚國以永懷衛齊郊而泣戀眾庶念之為感皆寸眸之所眩雖身耽美飾口欲厚味耳歡好音鼻悅芳氣動予之甚皆爾之謂故為我之尤職爾之由非爾之對而誰之仇乎目乃宏然而應之曰子不聞一人御域九有承式理由上正亂非下成故克俗可封桀眾可殛彼殊方而異類猶感順乎帝則統形之主心為靈府逆則予捨順則予取嘉祥以之招悔吝以之聚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存道者克念於未散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五情橫越而能貞觀者乎何不息爾之機全爾之微而乃辨之以物我照之以是非欣其榮感其辱惕於有餘悲於不足風來雲逝星奔電倏紛淪鼓舞以激所欲既汩其真而亂其神平天心而悖天均焉得不溺於造物之景迷於自然之津哉故俾予于役麗爾之適既嬰斯垢反以我為咎嗟乎嗟乎何弊之有心乃慨然久焉復謂目曰願予與爾誰明其旨何隱見之隔而玄同若此既庶物之為患令將擇其所履相與超塵煩之纏陟清寂之鄉飧顥氣吸晨光咀瑤華枕瓊漿斯將期靈化於羽翼出雲霓而翱翔上昇三清下絕八荒託松喬以結侶反借天地以為常何毀譽之能及何取捨之足忘諒予圖之若茲其旨爾以否藏目曰近之矣猶未為至若然者所謂欲靜而躁隨歸埃而津襲闇乎反本之用方遊然而獨立夫希夷之體也卷之無內舒之無外冥廓無涯查冥無對獨搖茲而取彼故得小而遺大忘息陰以滅影亦何逃於利害伊虛室之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之自會故玄元控銳以觀妙文宣廢心而用形軒帝得之於罔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顏回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眾聖以措德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瀾而映徹塵不止而鑒明未違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泊然而常處感通而斯出不光而曜不祕而密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為一因而靡得是以周夫誠運武於坦塗可常保於元吉若衷中而務表

乃紐性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而龍嘯林豐而獸居神棲於空洞道集於玄虛苟不剗其所有焉得契其所無非夫忘形靜寂瑕滓銷滌玄關自朗幽鍵已開曷可度於無累焉不然安得駕八景升九霄覩金闕之煌煌步紫庭之寥寥冏浩劫之罔極以萬椿為一朝乎心於是釋然於衆慮蛻濱於濁緣澄之而徐清冏之而不遠致謝於目曰幸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於廣漠之野遊我於無窮之源既匪群而匪獨亦奚靜而奚譁協至樂之恒適抱真精而永存遺之而無遺滓之而又滓通乎造化之祖達乎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目盲之外塞將見於玄黃之林覩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谷音與自然而作侶將無欲以為朋兆驅馳於常主保後天之所能窒欲於未兆解紛於未擾忘天壤之為大忽秋毫之為小處寂寞而聞和潛混溟而見晄悉物於循環含光而閉關颯風震海迅雷破山溺天焚澤而我自閑彼行止與語默曾何慮思於其間哉敬齋汎說目者人之所覺心者神之所栖自目有一塵之觸則障心有一塵之觸則亂目有觸而不病則神全乎其目矣心有觸而不亂則神全乎其心矣我固以目守心而心守目神其全乎

眼目

五燈會元靈樹敏禪師臨終封一函子令王廣主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將雲門僊居第一座乃召開堂說法諸天傳贊劫之時人食香稻黑嘴使生西方阿彌陀佛今實應驗吉祥二菩薩運其日月開人眼目

大目

孝經援神契伏羲大目瀨鄉記老子大目莊子目大運大可回一寸也續後漢記張燕傳黃巾起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羝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城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睦固苦蝤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眼者為大目

奯目

羅泌路史後紀包羲奯目珠衡

堯目

宋景文公筆錄安邑不能入堯目金樸子興王篇帝堯日角方目

舜目

尚書大傳舜目四瞳子羅泌路史有虞氏紀帝舜目瞳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世紀云同瞳子名重華真原云字仲華據目子光舜參眸子是光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入傳古舜四瞳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之重明承乾燿光淨內篇曰光今苞云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恩精使下恩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瞳子是謂重明作事式法出言成章大命萬之是地道事之名有㬥曜憲故目好動而曰舜哉作帝書注云舜名也儀禮正義以為名號之名非也

長目

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不可與久游

重瞳目

晉書載記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憚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陶朱新語趙叔贊有女三四歲偶目各重八瞳視之人面落重瞳凡兩行行四枚

河目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有熊氏生而紫杰克房身逾九尺附函挺朵脩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夏后氏紀大禹虎鼻河目鮮盧鳥喙老君實錄老君河目日月方瞳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而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光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河目海口注上下眶平而長地里志河目縣名屬五原郡

虎目

韓非子外諸說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盼而視之盼然環其眼喉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鳳目

仙傳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東平人生而聰敏日誦萬言龍姿鳳目鬢黃珠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道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或曰先生身長五尺二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黑子如筯頭大常着白襴衫繫皂縧變化不可度

豺目

東漢書梁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注豺目目豎也

鼠目

新唐書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家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持守稍厭恩明日切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

駝目

遼史逆臣傳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偶居無令入門

鴟目

西漢書王莽傳莽鴟目虎吻莊子雜篇鴟目有所適鴟脛有所節解之也悲鴟目有所閉則適夜不適晝鴟脛來少而長則視長不能短

蜂目

史記楚世家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群書類對事苑晉王敦字處仲有奇人自濡沼見

數目之曰瘥仲峰目已露但豺聲未聞若不堪人亦當為人所噬南史宋前廢帝紀峰目鳥喙長胫銳下宋史李全傳全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産兄弟三人全銳頭峰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鎗時號李鐵鎗

乳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形天與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

俊目

宋史列傳解元保安軍德清岩人珠眉俊目猿臂善騎射

深目

世說新語庾會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會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劉向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顔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

長目

仙傳鍾離權生而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脣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如奔馬人莫能及

睅目

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戰敗績宋城華元為植巡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睅大也言華元目大也

金目

淮南鴻烈解泰族訓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類說當以雞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長三寸黑衣而立名金眼令人見萬里外事

一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三身國其人一目又黃馬一目外北經一目國一目中其面深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曰在共工臺東抱朴子內篇夫衆寶盈産之國肘心不朽之民巢居冗處獨目三首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太公金匱一目視則不明二耳聽則不聰韓子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睞人以一目見人也其一目矣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聾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淮南鴻烈解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至流沙所出也一目淳名也南史王偉傳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釁而刑之都穆志遠近千峯一目中吟哦難盡畫難同幾回獨倚欄干立鳥影斜書夕照紅釋林僧寶傳真如喆禪師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飭貴賤一目

兩目

蔣子語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敬齋汎說人有兩目無不見也然未有自見其面者矣子欲為君子乎無目乎其他其自目乎小也乎太平廣記仙妹謂封陟曰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倒三松擁芳兩目

雙目

觀佛三昧海經佛白毫相從無量劫捨心不慳心無封著而行布施護持禁戒如愛雙目

三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汲冢周書王會解云權扶三目注云權扶南蠻也玉之有光明也形甚小也

四目

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注開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先儒四方耳目也上代明廣視聽伏無所蔽塞也峙于廣達不能蔽也辭書是用魏證曰光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淮南子蒼頡四目是謂並明為耳三漏是謂大通百川學海書斷列傳蒼頡黃帝史也頭首四目通於神明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論衡骨相篇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為諸侯霸羅泌路史因提記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顔侈哆四目靈光有睿德頡大土德於大聖四目實光為百王作憲據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包紀中王之相云蒼頡四目是謂並明三國志曹操曰非有四目兩目多智兩傳燈錄那箇是明上座非有四目

六目

度人經白天魔王反出六目荃翁責耳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室中養一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云室中之龜作得一口號來白莫要開莫要開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他人睡三覺呂大笑

十目

朱子語類錄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

萬目

宋景文公筆錄提其綱萬目張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一屋

目

病目

左傳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揚荀偃癉疽生瘍於頭（卒疽惡瘡）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復于也言也）乃復撫之曰荀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納口實也）　五代史楊鐵鉸求年患雙目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針無不効者鉸聞召而使視之醫人曰可治然大夫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章恩之鉸曰吾起自行伍務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足不亦快乎既下針其不應手豁然鉸手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而不受明年鉸卒太平廣記游數字切齋漢世爲羽林中郎將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遂挺殺軫月餘軫病目精遂脫但言游切齋將鬼來於是遂死東坡志林前日與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以熱湯洗之張曰目忌點洗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山谷曰目忌剔決齒便漱濯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夢溪筆談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於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西漢書五行志羊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韻語陽秋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豨養禁忌之法譏之詳矣故次韻元貴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嗜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爲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常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只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蓋非特傳癃而郊亦自傳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楊公筆錄余自幼病目灸不能遠視遠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略不少愈因得張湛與范甯治目疾六物方遂卻去諸藥不御今亦無恙張讃湛集（目）叔子張子目病主簿令醫治目醫小淺昏觀戚吳子爲之喜或加增焉則

復爲之憂乎張子曰目猶天之日月也日月薄蝕猶君子之有過也余德之不備學而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其得罪於天也久矣目之主醫是吾心之過形見於兩間也其或小愈是幸見也幸見矣是喜其或加增是天正與刑也宜速聽以受之而已憂之何益曰如之何以處之曰吾老矣無及也當以悔之而已矣李濟水集昔年勤細書廣傳求多益謂終手一抄可勝讀數百屹屹三十年常廢寢與食磨墨見硯穿敗筆如丘積高編連大軸不知幾萬億當時氣血盛未覺損目力今年四十六百病來其隙雙瞳舊勞甚凝血聚成膜虛炎更上攻常若包苫棘遠視但朦朧浮空亂花黑少功致前修讚仰極窺測志欲繼絕學九萬鯤鵬翼未於形器外脫然有所得上友千古莬神遊展良觀年來老且病筋骸當少息六物已然成灸承須清滌陸游渭南集病目屏書終日危坐肺渴常止酒目昏灸復損書簿圖坐袖手一窓寬有餘心知世緣薄分與鐘鼎疎澹然千仞翀養此徑寸珠光明無憂患何適不自娛白雲可與友晴空開卷舒郭印雲溪集閉眼萬象生開眼萬象滅生滅本無體人心妄分別我初病瞬子散漫空花發視物都朦朦浮雲翳秋月諸音旋停閣十日人事絕窓室晏坐餘神光潛潤遺纖悉實實中暸然得朝徹以兹悟已性一根成解脫綱忌洞世人逐見互縹牽外爲物所障兩眼暗添屑豈知有良醫刮室金篦刮作詩示當俗聽此還睛訣　袁潔齋詩年年苦目昏過午眊不明治之昏轉甚不治無由千何由開目坐湛然神處清非治非不治無思亦無當不勞薰與沐神全明自生勿忘勿助長此理真至精謝邁詩（無逸病目以詩戒問）六根無牢強萬事有戒敢丹白豈不住能令眼根壞漢室老居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界通眼了無礙偶然幻翳侵惱此清淨界道人不易得定爲天所愛恐君墮塵緣出小懲戒病眸照空青勿作兒女態爲君禱于天君病且當瘥术志觀詩書不敢窺紛紫趙鼎臣竹隱畸士集（病目無聊用洪恐聖寺作詩呈諸友）違物本兒嬉萬象同一觀陰陽燒煑之有此生老病我今知命年過二不爲盛孔文舉云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此身付天公窮達驗其命胡爲主纖雲翳此秋月淨坐令盲老翁悲歎雜歌詠醫云肝乘母叉悉若周鄘欲知要不耽要在視母蓋至言如金篦刮膜除蔽映咄我耕田夫所得已爲求當求揚一壑遂卜將三徑閉目存黃庭熊生枕雙腫回首謝蓬萊閉路安敢更陳子尚詩（開軒露坐病目稍愈戲成有作）積熱損目昔嫌議長朝陽過夜亦稍使積怨噬彌張新雨出佳月聚葉汰以光開軒吾未除坐受少氣凉輕翳覺潛消仰見河漢明烏鵲翻柈枝栖

息不停常模攷槐先生集赴清所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主客次韻絶
伏平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寫耕稷胄中涵養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
愁門巷非凡五字欲聞奇誰與擁關得竹院坐囘醉遮眼臘脂何太空圖
圖十客蹄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扶壺推歡了無恨秪恨車公一前却海
棠春深照眼明風物融融憐非非從教雨洗胭脂淡小摘何妨供把握夜
闌燒燭照春嬌靚粧如在綺綺閒墻頭西望欄蜀錦嫣然一笑無攀柴飛
紅照地繡作茵正須席地天為幕要知富貴出天姿艶香天杝何足録主
人小築真好事青學區區專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笑君大似羊公鶴兩
餘珠淚已修俠一顧正煤無伯樂思驚新詩來叩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
中傳觀字欲浚我壁降惱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脚指
摩病目不應遅及此紅英半衆落枝頭尚有未開花縱已離披亦何恙知
君既負西斈游可使一番終落實會須來此共賦之正要重聞誦新作黄
山谷詩次韻元貴病目道人嘗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言為學者與為道者異莊子曰彤圍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來吹詩讀書眼如月罅漏塵不照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蠧簡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韻書曰蟫衣白魚也退之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傳登錄古靈禪師傳云其師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閱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類陸氏斷款遮賦曰世閒人而為世朦朧謂不甚了了所見多似人不若不見之愈也按韻書朦朧月將入范傒平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曰生為百夫雄死作壯士規按貴高詩注曰百夫之中最雄後也無可棟孝經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之詩云吾愛其風骨錚錚無可棟着吾眸子當瞭然乃稱胸次常坦坦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易曰履道坦坦帝論曰君子坦蕩蕩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頻珠衣袖滿蘆仝月蝕詩曰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決珠見上注金篦刮膜會有神湯熨取決術截短老杜詩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按涅槃經曰有盲人為治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去眼膜人按注見珠林日復月張元為杜夫明元讀經撚鬚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三日眾疾失記有鵲傳曰疾之在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目懸照淮陰云術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頤渠不管潭州南岳福嚴寺有懶殘巖按唐高僧說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德宗遣使詔之寒涕垂胸未嘗拭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山谷時潭州效引用

衡山事言嘗遊外形骸不必以病目感成且終書句之意劉敬詩因循表侯呈邂逅眼成昏稍與詩書隔初愁長老言周禮注云古者謂長老言他平步不高云去談空遂起戒蠅翼競飛翻頻卧彌長策深居欲杜門劉敞詩和尚叔父病目御罪論時事幽居秪杜門自然愛求得那不眼渚昏大齊終無額衆沙暫有渾誰賞上池水洞視一方垣叢起岩詩康仲子病目秋日家鄉遠西風去鴈遙小兒憐藥苦老父數歸期昨夜三江夢今朝五字詩王情如飲水冷暖自深知洪平齋詩目過學不力年僅名未著心期睢皦皦目視已茫茫燈叠青紅暈書翻黑白行蒲團深瞑坐禪味覺偏長林坊詩病目兩旬餘深齋只另居客知多寄藥吳勸少看書長熱燈羞近貪涼髮屢梳平生心書蠹因此勝蠹鋤葆攷槐先生集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平來視物隔徒褫祇有昏花似迷之猛送歸鴻聊自放妙穿懸蝨恐難為相親黄媼交新絶見代青奴事更危窝無若漆雲蔽日不應更顧虎頭癡韋先生集病目未愈病目杜廬樂足治平茫然盈月尚多窺易平本逸風埃路難愈應緣尹嚴博花入書編飛撲撲星攢眉睫轉紫紫古今是否消深處視少惟便黙以思洪忠宣公詩病目寄張仲郎學懸于夏與丘明兩目昏未識屢經未省何辜貽見譴想因不識取天刑緣情詩悱吟全廢會意書憐筆久停張籍重清寧可覲侍郎句好頻頻聽見說之詩無日作次韻詩五首病目經旬覺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慵詩成須作嘗太祝位極耻為翁老公不用千憂使晝足何妨一笑讀書空頗知下書是人志好在春來六六峯　何事關成瞎愛愁借愁為樂總宜休天涯二月無新曆京國三年誤舊遊　忽候家書迷遠近欲為客難却沉浮道人猶書頻相過詩畫丹丘又虎丘　江頭未省遊春事風雨朝朝夜夜深皎潔一主餘白髮半勤百計只丹心　不疑鄭默世態怎狀依虞翻論所傳明日進人添倪首會催歸興到山林　沉沉何處有香柔日極無垠風雨秋底事須登七人劃要當自振千金衰　圖書雖滿偶貴精極李縱閑嘲白頭事與願違冥泯泯願還於事更悠悠　愁極猶知吾道尊尚煩幾許北堂萱草人在疾鄉評減老物可惜天意存設使楚因隔澧濟難教漢使識河源著書昔日年猶少老意今朝欲絶言史浄詩竹院景老病目寄詩索和走筆次韻平生雙眼只觀書今日休分藏拳未青白泯然從客王席階及也要人扶丹砂佇使清明在金屑應嫌計策疎幸有鎞迦全遠頃不妨洞見泯元初謝邁詩次韻介元喩起病目蝶夢游揚卧碧紗知君不貫玉釵斜夢回起坐有佳思亂稠才戩書五車黑蝸看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商略此

言當過我煮青竹裹為煎茶沈與求詩閑遺牙藏檢校頻昏花錯莫亂驚
璧未須止酒坊㹠輅便可捐書當徒薪肘後有方餘幾所帳中無障更何
人須公舊觀神明復準擬花前一笑春趙鼎丞竹隱畸士集食適中病
目今年已作禬寒食此日正如盲老翁病眼昏昏迷白黑幻花隱隱出青
紅人歌人哭千家裏春雨春晴一夢中會放目光牛背上轉頭何事不成
空魏履濟美集次韻又夫光病目新起胷中眸子坦何疑不見妖蟇歎月
詩牛背神光元我在虎頭墨妙敢吾欺競看技狀行成炬會起驚蛇滿中
規可惜平生憂國淚眼明猶及見清時陸佃陶山集次韻和欽夫病目三
首使君詩思謾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為誰甘受痛看花緣此負追
歡適天舉滯應憐瘦雲毋屏風尚畏寒何日早安同一醉擬教歌舞衒華
妍　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容旂旆累祁瞞並遊曾許花含笑子瓦令愁樹
合歡　五朶謾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遣班猶毒且向三田養
航丹　報君平日頓輸肝常笑飛蝗累李瞞一雨圓宜知上德是花猶可
盡君歡　孤根自識思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免髭白卻疑甘澤
是金丹方岳詩病眸未老已昏眵近廣秋堂幾卷書世事難看寧閉卻人
主自擾正紛如棋罄久避燈前雨茶本猶堪月下鋤面幹且容趺足坐此

心雅與俗人疎武朝宗詩病目醫治兩眼寬迎風猶苦淚漫漫水邊望月
雖無礙燈下觀書便覺難索句每防愁入腎好杯多是熱歸肝法當着意
狀神觀不用金篦久自安晚堂詩病目自嘲蕭句病目成鳩琲竟日倦
書嬾為開端如猩猩畏機穽愛酒着屐須一來信手翻書未終葉春風巳
覺生牙頰笑同黃卷且尋醫光使鶻鵃騎蚊睫蘇邁詩和民卿病目生吾
寒月便寫燭在紫幽人燕坐夢兔清一從徐得空花病十日不關肇鼓聲
久也在吉光陸鈔乙十日矣國朝何泊善詩病目小束答文人二首惟天有兩
目日月朝朝新狀能點翳之太空或微雲嗟我讀書眼少與塵俗親端居
動適月不會下堂陳云胡亦昏濁使我坐傷神對酒不敢飲食淚每經旬
明及目已踈况此與憤憤朝笑累篇翰問勞煩佳賓令晨疑少差驕質幸
未泯昔者會於心久亦還吾真況此外物蔽其能久紛紜膠膠名利區眯
目皆黃塵嗟我無此苦雖昏猶勝人　朝餐丹砂光暮飲空青氣聚身八
極開曠覽九州際泰山落眉睫倚塞忽而眯徘徊暘谷升欲舉東海洗東
海遺明珠照耀光徹玄至寮天所窮至明人所忌舉頭謝東海低頭不仰
視頻隸詩病目情性久怪吾醫時久復亦病目万鼓惆悵公兼我俱愁病
目何丘明因傳癖張籍為詩魔書卷拋全久醫方閱讀多金篦誰有術煩請

一來過王惲詩病目書懷次樂天雅病眼平時視物疑更禁風火內交馳
趨蛙瞑目將誰訴鮫淚傾珠盡日垂氣鬱方攢昏暈鏡瘡連刷臉痛磨錐
悠悠伏枕三旬苦安得黃金刮膜鏡瑆以文詩兆仲安病目久無書思得
其首詩知病已逃賦此寄之久閑病眼難書字忍見臨池解寫詩月裏宜
客主桂樹香來何處看花枝沿溪送客休辭倦隔屋看山欲自奇我亦平
來坐移翳未除書冊已攢眉　國朝宋濂集咨目童文有序走也病目視
不及尋簡禮越度逮鑿招剽乃抽隱思引物媲義作咨目童文文曰咨
屬童子我目之精凝精五神配合三靈素肯四睛圓暈東青南丹注皆北
玄孕精約束瞼肥黃中之英氣幾內動蔵系外徹啓閉人禱適淺天明聚
為根蒂數為華榮辰或允精爾獨夬貞執不若電洞觀八紘爾於只尺不
外五柱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賴湊凡僅辦一丁此朋而執熱視弗迎彼
不面識反摶而承頻或自枕頻常撥韻碑如水母藉蝦始征又如野狼扶
棋則逞皆爾弗識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戾賊後自天初無恒剃免
眉八綵岳貢以花騎耳無輪慎頡斯贊尼口類海數偃且銳澤鼻如蝎飲
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式牟萇籥表厥明叡或角而方遊舉長世式
條而傷或移而翳壹團于玄我則何繫划于涯書焚胥咨狸擣扶辯纂披

別文藝肺鏤肝雕心鉢背劇我劇我捺我斷我弊八廓注邪五輪失屬靡
精弗長有明益瘁我合子躬如左右契于衆我尊我跌子豁苴圖于玷成
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藏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貸何
取其寂乃擇其良書淫所致尤墜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
髻于梁未聞其目遠縮晶光是謂遺辭君子所衆星野有含雲漢成章則
步幽眇竿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旁睨式
物浩穰為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飾巧言隸法列方孰
為曲直耽嗜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訴匪效足恃惟道是遵考亭有熹廬
陵則修厥視雖短所獲孔優一紹道緒上遡豐暢究經翼傳衣被九丘一
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赩暢若參斿子不此即而反我仇栟蜂備豹直
無烱晦鼓辭樂禍睲閒不收惟歸文耽世所暢休內美之章玉瓚黃流子
苟弗悟自貽大郁何河而尼何漆以休何青以諺何肉而因子勿寘思恭
若爾抽遺形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任言寔為速猶毋慚墨墨成此絲絲童
子言巳我心之疚蒙倶既寢斷舊亦隨植鱗太纖剞劂匪秀號尊聖哲名
亘宇宙非形之妍惟德之茂况目在形實廷一豆雖耗非瞽物亦云觀微
瞽爲尤有用靴皆緣瞍三品備于樂葵國語成書事明若畫聆察秋毫式逹

狹谷嘗嗟自將神殺內寓五色先惑一誠自守幸遂還養虛絕馳騁禍福倚伏理害易先所憂忘乘如暫四十本實不增枝葉巧添弗刺考委徒煩辯釋童習圖勤白紛周說千古居前萬世在後塵生其間逸家捸挽自今伊淹咨撒撒覆貴躬靡遺耿目之訴我道之凝我學之懸上慎攜我書書不各

目疾

趙善璙自警編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悉變必親本至謨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我堂吏不得上蓋惲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獨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與維同事有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

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揚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除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金王霖拙軒詩拙軒少也絕交朋閉門坐斷黎床穩積手卷挑青燈目力自足誇鉄寫一行作老夙且來請書夜下崔夢與心苦玖拙無佳稱高抗殘帶吾何曾王來安東遂斗升吻脈背汗夜足參到官運頂交相仍臨事自笑無一能督責老掾詢輩森司畏羅罟空走乾窮鄉九日河水水三棱凍合衣生稜還表大坑寒不勝呼吸求免翳珠凝積憂蓄熱邪上騰阿睹中有輕雲憑臨窓射日絕可憎決皆淚霣長沾膺初謂造物何侵陵細思無延示小懲世醫庸見浪自矜肝膽豈易分淄澠屏除嗜欲學山僧此理蓋出三折肱斯文未甚信有徵天其使我雙明增要作楷字頭如蠅表乞骸骨歸丘陵貧郭二頃座有恒准盤首宿衣衾續鮮眠床下呼不應自許此着高隊登臥餘睫足播枯藤老眼細數雲山層末劉攽詩目疾王澤甫久忌廢耳目乃復固觀瞎默坐但憑几幽居長下簾玄黃迷宇宙明晦錯鳥蟠萬事形骸外人將不汝嫌 王元渤詩天公嗔我眼長白故着昏埃阿堵中不作參軍鼓嗜馬但坊中散送飛鳴嘈雜今悉罷能對積讀方書足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知邪律證圓通萬勝仲詩目疾頻幻翳來康近滲瞳輕雲藏月有無中農書暫阻離三承坊射何因落兩鴻慧眼水清知言夢藥師經驗袁奇功疾平豈但開巖電反照觀身覺內通元胡紫山詩君復卿與大明作此寄射前我聞吾兄目疾既而入湖日漸昏視不意已生幽障以吾乞平目仁靜沒薄不置欲此亦宜預受其政寄王郎詩情元平餅子夏晚喪明聾友走慰哭不意我良友亦復遭此毒初聞驚痛心憂疑日三卜博者審不慎老淚寫幽獨作書將往問書成不忍讀恐傷吾文心置書壓滿楊愚計雲藏日不久明當復推頹歲月深神光不容頹壯志宜自寬內視炳如燭高情素深靜萬事不掛目鏡心自清能受頂着平福虞伯生詩一任榴花五月開書如煙霧亦悠我靜聽靈衢空中揆坐受天香世外來　業府好邀張藉賦策書宜共左丘載太青絕點誰能畫一辨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鳥巾百事無關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為華蓋洞天賓　香花漫笑如煙霧落筆那能泣鬼神閒有紫芝祈可食圓公有約頗為儔　王惲詩目疾自勞欲裝天祿目手相須最切身連宵作痛可傳神老綠貪得書成業壯為傷多酒入唇四大假來皆是昔萬緣息遣

亦忘真悠悠未了三千牘東置從今不要親　和紛目以目疾詩相做老來襟抱百無圖遮眼唯便幾葉書不肯心神泥散擾豈知目力陡牟跡晚年愈種玄花盛平日豪吞綠醑餘氣習屏除元易事急須顛倒坎離盾常倚精神壯未殊有時貪飲痛觀書形骸未化無非昔寢寐其間敢自如赤貫瞳人昏若翳濕留眉井冷難除人憑手眼今如此更有何心望玉除時往往傳余有騎花之命故云

赤目

宋史方技列傳王仔昔洪州人能道人未來事帝嘗遣小黃門持紙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梵符湯沃而洗之蓋帝然視為宮苑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主居上清寶籙宮山居備用患赤目大忌房事及沐浴目盲不然成內瘴月事未絕而交接者主白翳白子西詩更倩目如珠王戎睛似電內顧自熒熒外觀亦爛爛伊余雙瞳明仔錐未嘗轉入夜常有光視日亦不瞤今年主瘡痍熱淚滴諸揮兩目但端生一物不得見巾幘如敵擊風沙似避箭條然與耗然在手善不善君子然正心小人多革面可以觀死生可以察貴賤人不憂吾憂吾常患人患惟與青山期相看無改變宋梅聖俞詩依韻和吳王沖赤目見寄尋常不病眼青白看人多暫見未成瑞難遣病與和金忌舊說在訶子古方磨我自昔瘋痺思君那得遇吳沖赤目

醫猿方詞子一枝以寄白上曾江目中許綸詩病赤目從蔭山有情荷葉中赤目朝來努轉加病身觀妄有主涯大平文武寬心地酒遠聖賢珠肺家畫白巳能主揩室空青下用點昏花小冠項幾更名字借與圓圓藕葉紗蘇東坡詩次韻黃魯直赤目誦詩得非子夏學續曰卜商字子夏為詩序毛公詩曰誦傳之子夏子夏哭子大明喪見禮記細史正作丘明書序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次公曰維摩經言無盡燈含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書成自寫蠅頭表續曰宋備傳王初寫于自細書五經置中箱中傳讀質以曰然下家自有讀素何須蠅頭細書端就君王覓鏡湖摩曰唐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之求周宫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李若庵詩元晏先生病久妨經覩未省下禪床瞿曇善說空華喻張湛新傳損讀方對客不須分眼白受官寧復羨腰黃會逢妙解金篦術漸恐封疆限醉鄉

目昏

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帝紀熙寧二年乙未兵部員外郎集賢殿脩撰兼侍讀周孟陽為工部郎中同提舉萬壽觀孟陽老而目昏每進讀面覆案上音吐梗澀左右往往竊笑故遷官而罷之王安石言先帝舊臣宜與優遷曾公亮趙抃以為當遷侍制宋周邦彥詩游定夫見過晡飯既去烟下目昏不能閱書戲而賦之煙草里門秋暮氣幽人宅逕知金輪升户牖繋虛白風驅雲將來市聲落几拾達曹蔚解鞋一飯巳揮逝餘殫未潔鼎澈鼠巳出頟嗍莫洗病眼爲渴畏斷毋巳爲兒輩羽茲事豈不迫昔見羨門生童子身三尺捐家問道要顧髮不好剝頰觀鳥跡書保氣如保璧貪餌投禍羅煎丝髮前續上憩玄元敎濇元有餘責酒鏡在兩眸看未忽戌瞿當時方瞳史變滅雲霧隔肝勞憂久痼瘼坐教昏暮尚須文字間優盡百年客非圖攜秋毫所要分致豕孫真人云讀小楷細字刻鏤雕琢而得目昏者爲牡膏非損目三年不可治梅聖俞詩目昏我目忽病昏白晝若涉霧窺鶯見物變書執下筆誤米人鬢髴是飛鳥朦朧更紜紜黑辨別此巳忘好惡保遠江湖長翁集次韻嚴上舍讀書目昏聲利營營鬧蚩蚩人主悲歡更幾遍群兒洗迷如病醒尚念醇醪夢酣醺吾儕較之唯阿爾書淫僅逃紅綠眩短檠半世課蠅頭老閱舊蠹紛莫辨近從損讀得奇方穩坐幽窗慧吾儕嚴侯著書定千載尚向枯策求闕見可無一洗貪記凝提筆問君拂塵硯琢毛秀詩次韻黃大目昏百年今已八十三此去光陰能幾多足病半生為我祟目昏今日奈渠何也知亂膜無方法正為耽書被折磨醫者欲行須用杖不如安穩坐盤陀陸放翁詩目昏有感兩眥昏八十餘爾來兩事覺空疏何由四目如蒼頡讀盡當年倚相書陳瓘詩壯歲漂淪癖讀書老忘休歇欲何如夜窗不復留燈火眼食鞠鞠一任渠佛書謂嗜為眼食溫革瑣碎錄杭州老辛言不可恍甘為澤今人目猜

目痛

宋梅聖俞詩目病有作巳為貧孟郊攢作時張籍詩句俱口吟世事下眼歷既能分好惡難用燈青白讀書聽吾兒且未慶朝夕劉後村詩三日病巳盲猶未痛久不出雜案丹荔曾遣毒青燈亦一魔拋書無味甚節腹奈饑何二癖依然在徒勞問眼科又目痛六言九首深碧非少林祖暴赤疑歸宗僧何須近青藜杖不願如紫石陵親燈似鴟稱蠹對卷如獺祭魚今巳作白骨觀昔曾校黃本書詩到歌行尤妙傳與國語並行艱辛張籍病瞻浮誇左丘失明昏花廢于祿書麻嗏類辟瘟符草字見嗜醉充小楷難付官奴晚歲甘為瞽史前身不是離婁喜梵夾書送老惡巾箱本如蠅儒醫診肝脈去小童員藥笈從吾寧作一目鬼古曾有獨眼龍熏沐不欺闇室呻吟少下禪床悟後盡除業障定中或放毫光早耽蔡譜華妙晚愛麟書深長殆悟壁紅異味不如守黑單方閑上東三千卷墻角無二尺紫幽玉函方不載無金篦刮亦明後九首弘景踩巳上矣于公書久無之怕騎瞎馬恐出安用明駝疾馳絲來蔥嶺絕域書出汲縣古冢鏡君一目十行如彼千瘡百孔痛定偶成短夢驚回如近清光黄帕牙籤開卷絳紗玉斧照廊夜眠使甘菊枕晨起洗淡霄露信爲雅幾妄頗註本草不宜誤力疾搜腸草制忍痛撚髭吹詩鐵燈禁我同好金蓮炬使一時默默回光反照津津勿藥有喜八荒入吾閥中四海在我墻裏坐井成小眼孔面壁得大醫王淨洗三生熱惱不煩一服清涼老去具一隻眼向來闕幾重膜盡見夫子宗廟適觀獨勒樓閣吾今垂老示疾君普與人作緣尚能續華佗傳何敢負宋清錢左目痛一月未愈和前九首閑之則新主積閑之則入定僧有時起跨斗極有時遠望瓜梭悔名草木鳥獸佳校夾豕魯魚識字慈客問字懶書怕人索書隘矣匹夫疾視鄙哉主父倒行止酒看花潑淡吹燈見月蓋明無復燃藜照向徒以親燈勤荷擁卷嫌收織丈絕纓罵玄老奴鬚眉似是綺皓耳目已非曠婁受明上座頂禮視彼老公血誓老叉嵗不我與眼空吾誰適從蒙叟達觀鶡鴞子雲自視蛇龍靜中面壁打坐倦後抛書伏床誌自家一凡拙管渠儂萬丈光未頹無藥能駐白髮緣愁許

長眷眷枉讀萬卷變變起增四方乍可頻看短劍渠肯高張長繫已與鷗盟浩蕩都忘鶴立適明人知復九十覺性靈明自莪本心利欲食之大觀如夢如幻小視坐忘坐馳學仙燒汞成厌學書埋筆爲冢羨關尹喜見臙愛希氏子瞎儿寒儒頼有雪映貧女那無績光千眼令依佛閣重瞳昔倖舜廊康衍膺眼不化處仲降目亦露我自有觀人訣汝勿爲祖師誤竹簡定録古字黑屏倒月餘詩嗜學心無止法讀書眼有還時入槐見蟻摩聚賦茅覺狂恕書脱離黑牆獄中透入光明人世自達病魔戒藥不干藥上藥王洗眼菊來舊本照懷客月新凉浮雲月之障礙蒙蒙日之翳膜巳把太玄覆瓿更以金篦療目其祖謂元曰力憂悲也三日後必差過三日祖目累差

明目

抱朴子或問明日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煑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斑鳩石決明兊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黄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宋汪藻浮溪集賀毛察院啓張瞻明日於數步之間狀功立名於萬世之後鄭玄別傳玄秀眉明目仙傳道士

鍾回幽薊人棲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日覺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獄不隔視聽吳郡志陳遺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煑食輒刮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四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傷目

左傳宣公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注赤狄潞可伐之罪有五南史宋袁粲傳初粲忤於孝武其母躬來與出貫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孝友同風梁義安王大昕字仁則簡文帝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爲之傷夷堅志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爲業嘗坐事編隷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履皮小片濺三寸刺而擲之其子五孜適從傍過正着其

右目上揭之不落卯時主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爲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益與父同惡者人以爲業報元胡紫山詩觀書眩父目夕指有作詩以自警讀書恍我心既久即傷目惜目廢觀書靈源復蒙固損益互相攻取舍無定路閉帙儼若思勇斷旋自悞司明人孰無視物隔塵霧嫣虞成聖業豈以重瞳故不爲五色盲闕理非所慮古人見天道安在寬牖戶撥去非禮視三冬文史富心目自雙清寒月洗秋霧

失目

夷堅志樂平抗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禮部不利再以待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熙甲寅登極大霈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極潤閱異響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精已爆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晚目遂枯其異如此宋許景衡詩陳郎才夫目損之無兩年痊源河事詩翁逢夫明明逆相對淚縱橫祇應藥石猶能療肯與風光便隔土張翁詩三千病非今平欽先與盧便隔土老去篇章方傳意香歸梅挪最關情風流豪令雲孫在雪唱何妨屢寄聲

眇目

晉史稱虞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三年五月加朱玫兗用東方逵同平章

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仲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張華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老學庵筆記晁之道與其弟季此同應舉之道獨拔解將考試官蔦某眇一目之道戲作詩云沃興主司逆眉八賢呆稅黜兄薦撥細堪惜之又堪嫌一辭有眼一辭瞎

射目

左傳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史記晉世家晉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南史杜崱傳崱父懷瑤命第三子岸與姬崱錚戰于

光道寺溪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獲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　章昭達少過相者曰卿容貌須少虧則當富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後又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後遂開府　侯景亂昭達率鄉人援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北史魏本紀昭成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欲屠割之帝曰各為其主何罪也釋之隋書周羅睺傳陳宣帝時羅睺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唐書吐蕃傳永泰八年吐蕃犯邠郊馬璘以精卒二千於潘原夜掩賊營射賊豹皮將中目賊衆扶之號泣遂舉營遁去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八月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五代史霍彥威傳彥威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宋史張岊傳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岊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及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庳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擲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暫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　宋宣祖討王景於鳳翔會蜀兵來援戰于陳倉始合矢集中左目氣彌盛奮擊大敗之太平廣記唐部曹進河朔之徒將也曹因討叛飛矢中目即以鐵鉗命有力者拔之其鏃堅然不動晏孚單但為廣備佛事忽晝寢夢一胡僧至曹進以所苦訴之僧曰能以米汁注于中當自愈矣既寤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既夕其瘡稍癢即令如前拔之鏃突然而出不旬日而差矣有官趣鑑王珪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吳元昊寇鎮戎軍珪奮擊多獲首級是歲從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俱沒珪目中飛矢而卒

抉目

通鑑外紀吳王賜子胥屬鏤劍子胥臨死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目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刭死唐書吐蕃傳其刑雖少必抉目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黃巢將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　光啓三年畢師鐸與呂用之戰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　梁太祖紀開平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王乃止　後唐明宗紀長興三年

義成節度使李賛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五代史兀欲傳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宋史孝義傳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

膠目

通鑑外紀莊王鮑子謂桓公曰君遣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臨之不然將圍魯施伯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殺子糾于生竇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若不許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戮是君與寡君之賊比非殺己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許之使史鄉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以予之召忽謂管仲曰我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桎梏比至三釁三浴之齊祓而見桓公

鑿目

續後漢記孫晧傳晧降晉武帝因大會羣臣而晧登殿稽顙賈充謂晧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北史夏赫連氏傳赫連屈丐性驕虐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資治通鑑唐貞元三年八月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呼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

矐目

史記刺客荊軻列傳高漸離善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合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新唐書高駢傳畢師鐸使高駢來第舍諸葛殷腰下得金數十斤再縊乃絕仇家矐其目云

薰目

唐鑑武后紀使上飛變搆大獄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懸髮薰目號曰獄持

刺目

羅泌路史蜀山氏論慮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刺其目先帝皇帝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

塗目

宋史楊震

仲傳史次泰眉州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拜次泰嘉遂次泰遷延圖避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目不坐附子傳之比至目益腫次泰母年高而貧聞次泰爲曦所積即令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剜目

幼學新書唐書僕射房玄齡少時盧夫人質性端雅姿神令淑抗節高厲貞操逸羣玄齡常病甚乃囑之曰吾多不救卿年少不可守志善事後人盧氏泣曰婦人無再見黨置若此遂入帳剜一目睛以示玄齡復寵之獨厚焉 夷堅志金國與中府有劉庙使者漢兒也與其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脈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聞目已失所在不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然目

夷堅志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昔行頭陀潘法恩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枝諸火熾令適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恩眼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禱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今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恩問何人僧曰我第施主也恩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恩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聞女子急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鴿眼睛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群鳥啄目

太平廣記開元中有士人往黎陽日暮忽見路傍一宅將投宿開門見一美丈夫客問其名曰我穎川荀季和於是命具饌舍中仍敎一婢侍宿俄聞外有呼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窻中窺之見主人操胡床列燈燭前一人被髮裸形左右群鳥啄其目流血至地客謂曰何人也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衆犯吾垣墻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日乃大塚也至黎陽謁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延入內舍因具爲說之令曰信有是一日率麾吏縱火焚之目即愈

入目

太平廣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襄雍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遍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二青鳥入襄雍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瞑目

左傳襄公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 死而目開 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東坡物類志瞑目閉光己合斗樞黃帝占神光法人目中睛所閉以措腦之神光占法黃青則吉夜仰視其斗上輔星武斗間杓上第三星一與目之神光色同以此詳占候知己之目遠近 東漢書馬援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吾受厚恩年邁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介介猶耿耿也獨惡是耳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初晉周德威與李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保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夫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 宋史司馬光傳元祐元年光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 月河所聞司馬温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住問囑之曰某有數劄子切爲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至死神爽不亂氣羸不食累日因如廁勞氣少頃而逝九月一日上以祀天受齋戒不及出臨饗初七日幸其第 尚意譬喻論策變生不及拜章疾雷不及掩耳辛雷不及瞑目 元史雪不台傳金帥合達見獲以不屈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不台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爲曰人臣亦各爲其主御勇蓋諸將天生英豪其偶然耶吾見卿甘心瞑目矣 拜降傳初拜降母徐氏感年守節敎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于朝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乃書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 司馬光詩瞑目送千古瓢然一映塵山川死如舊多少未來人

幎目

厚終禮襲篇幎目注曰幎音縈面衣也用緇方尺二寸𦈢裏繫組可結 吳郡志吳王夫差既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 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瞋目

吕氏春秋盡貴過於光其任紅人怒以機

虎晉又其頭中河五頁瞋目視舡人髮植目裂鬚指指直舟人盡惕駭播入於河使舡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燕丹子曰與於朗聞荊軻之言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瞋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血出濺虎終不敢以視 史記蘇秦傳蘇秦謂韓王曰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亦不能事秦 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戟楯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鬚髮上指目眥盡裂 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西漢書陳餘傳陳豪傑說陳涉為王涉問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視天下私 師古曰視讀曰示 楚漢春秋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

張繡反襲太祖營典韋戰於門中常乃更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進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 三國典略齊韓鳳拜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啖人勢 晉書王敦在害刀協及戴淵白日見血乘轎 音逐 車從吏騶請救而仰頭瞋目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九年龐勛作亂遣其將攻泗州辛讜求救於敕使郭厚本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因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 續家求忠義傳顏杲卿以簽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玄宗乃擢杲卿衛尉卿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大懼急攻城杲卿盡夜戰糧竭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曹使降不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書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 鄭氏諱綺瞋目怒也

反目

易小畜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又說卦曰離為目 通鑑

齊高宗謝朓妻常懷刀欲殺朓朓不敢相見妻元默公類妻有女伉離 晚其默矣詩當考 董仲叔之求繫獲見紡於庭 晉語晉叔公卷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其中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則繫矣求援得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江范仵姓也卽董叔之妻主獻子之妹也 劉發解書 晉書殺宇仲為尚書左僕射晉散騎而疾其妻尚之殺便其如妻之罪而請解晉妻子有夫立如妹接其公正如此怨耦曰仇 左傳二女者耦曰妃又曰三之而也 鄭氏諱綺反目夫妻不和也

張目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 宋王質雪山集蔡京當國致一異己者于理其顧所謂天王號曰有究不曾尚為天王乎神為之目張京闞而含之 經子法語太玄經郭目張目也

瞪目

鄭氏諱綺瞪目謂怒目不轉也

仄目

西漢書息夫躬傳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漢轅固傳公孫弘亦側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

蒿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蒿目亂貌 宋呂祖謙集公海內之評議會上下以交孏一日病廢蒿矣蒿目 唐權德輿集表蓬心蒿目之遠於道

恂目

經子法語列子眴目

横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註五行之內唯民横目故謂之横目也 苑風且蹲於東游照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為治方苑風也 參此請圖覆斯問夫子豈無意於焉貴願聞聖治之法也

寓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注得臣子玉名謂得臣亦得以寄目於此 唐杜工部詩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 二物皆遠致令滋於中國爲目背無至毛女明兒著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宋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代宛將種歸中國況四 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今處處有之 通曰是方無大回 淚煙曰遂羞為王以相杳也山谷曰利潰與鄂同俗書作徹月 李商隱詩圓桂懸心碧沈遠飲眼紅此主真逸客幾別即衰荊小跽風煙入高寫霧雨通新知他日娃錦瑟傍朱欄王雎詩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洞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閑道

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李君虞詩秦和武相公郊居寓目黃扉晚下禁垣鐘歸出南闕山萬重獨有月中高興盡雪峯明處見寒松宋劉敞詩晚晴小園野客幽居何處尋小園荒徑似山林雨足蝦蟖何自吾秋來蟋蟀饒悲吟丹青果實同時熟紅白荷花相映深可憐幽蘭老堂下無端柔蔓上城陰微茫返照樓頭出蕭索孤煙天際沉楚澤偏傷千里目西風自覺倦登臨陳后山詩曲曲何回回復復山際紅日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吳郡賦曰湖汊泗起回復萬里青青草接遲詩曰青青河畔草杜詩野水春來更接連去帆風力滿來雁一聲光吳郡賦五里注曰泉飯者往屏用力也後驅與帆同老杜詩一歷何處送書雁野曠低歸鳥江平進晚舟老杜詩江平不有漲又云百丈牽江色望鄉從此始留眼未須穿文選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阮嗣宗詩衆塗從此掛老杜詩新愁秋李韓埼詩擁傳倚遲遲春旅思長遠煙含樹色細雨起塵香朧參底行綠林鶯並對黃鶴聊自慰舉目見韶光初冬小園寓目獨樹翹寒色闌雲淡落暉新霜黃橘重久雨翠梧稀暝雀鳴還啄高烏定更飛數貂猶欣在平歲元無衣孔平仲詩白日照園林悲風又蕭索積秋更鶴徒篤海孤帆送陰雲帶雨歸晴嚾排空出一望一高歌憑誰縱吟筆二倏此平華晚蕭

然學館幽常閑小却閑極靜景多愁葉走堂階響雲依殿吻浮黃茅日西下戲犬在城頭 雲慘天知禍山積日易昏寒鴉啼古木飢雀噪空園紅葉風翻勢蒼苔雨滴痕行吟有清興寂寞與誰論 枝上餘花脫盡紅行人驅馬綠陰中青春裁剪應辛苦不奈東南一夜風孔武仲詩秋秋黃雀在枝間歲晚荒郊恐苦寒暮易驚飛無處所人家曾借畫圖看 清灣氣象暮渾渾漂客車暈似引帆三尺鯉魚狀豁綱西江雖廣濶何堪蘇洞詩盈盈一水兇秋蛇雖犬無聲野客家雨後綠添沿徑草風回紅謝隔牆花登樓秋林薄薄半扶鵶城腳荷花一帶斜碧色暮雲三萬里不知魚網是誰家浸游葉灘聲盡日卷晴雪葉業輕舟撒浪來幾樹掩花臨水發千家窗戶向溪開林端驛騎循山去檻下沙禽掠岸迴早似漁翁能把釣此生甘老白雲堆張嵲詩寒山草木球蒼翠因雨濃日暮來不來前渠借蓑笠元都絳詩錯莫坤塞慘不春擒擁戈戰闊風塵可憐萬里中原士一伏荊榛愁殺人中州樂府江村澗草萋萋綠林鸜鴿恰恰啼汀沙過雨便無跡嗅得苔雞隨意到前溪清澈潭塘畫雲煙總是題江湖老伴一蓑衣真個斜風細雨不須歸。

觸目

宋晁說之詩山以石得名土惟山之賦如何此云山土石相兗斥土上而石下無良躋有德土實最下底

位高叅厥職武云三十年此土化為石頑陰不堅傷如寄雙客遊自知道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昔無小人多羽翼念從明開泰久矣異變萃吾其柰此何卿卿復卿卿陸放翁詩小憩前平況戲書觸目道邊小寺名前平殘僧二三歷半傾旁分千畦畫楸前正對一山橫翠屏晴曦將變上幽棧堅瘦鐸柏當前叢稱秧正青白鷺下赤楊間紫貴鵲鳴村虛賣茶已成市林薄打麥催聞禁泥行扶犁儿新犢野鎗燒前炊香杭千年此路幾登涉想忽然到眼難為情上車欲去復回首那得集境供浮名雨起書觸目堅架藤花重圍枝杏子稠渴蜂窺硯水狷燕集簾鉤入夏暑猶薄撩閑身自由午聰初睡起幽興付茶甌雨中書觸目氣候今年晚濃霜始此回殘陰未全捐晚菊有初開烏曰光楓赤寒鴉後雁來西窗夕陽暖摘橘爲新醅烏曰未霜而殺芥不殺獨必待霜乃至山園書觸目山近雲土多人稀鳥下頻瘦笠穿石穫古蔓絡松身熟摘叢邊果乾收澗底薪經過不自識嘆作避秦人以事至城南書觸目十里西風吹帽帶江城木杪遠猶聞路如緲閒送秋雨山似爐峯琢暮雲廉上老翁帆猜角藥邊小婦牧羊帶百錢且就村壚醉香本醇醲莫苦分晚步門外書觸目數椽茅屋醜湖儈喬木蒼煙一徑長酒賤送門多醉叟天寒樓氣有餘糧歌呼草市知人樂蕭

鼓叢祠喜歲穰只道老來詩思盡未妨擊壤頌時康郊行夜歸書觸目老翁病起厭端居隨意東西不問途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溼雁相呼空垣破竈逃租屋青幔紅爐賣酒壚未畏還家踏泥涂圍丁持炬小兒扶舍北行飯書觸目晚陰初淡一甌茶幾秋閑行興未涯煙樹參差墨濃淡風鴉寒亂字橫斜夕陽偏傍平橋路寒蝶猶依晚菊花堪笑衰翁耐荒寂短衣露露未還家 落鴈昏鴉集遠洲青林紅樹擁平疇意行舍北三叉路閑看橋西一片秋小婦破煙撑去艇丁童積笛喚歸牛形容野景無餘思自怪癡頑不解愁晨起書觸目四首山重水複性朝寒二卷窗閑袖手看朱墨長擁列雲浪蜂囊細字拆龍團數卷移自休儒國一硯來從鵝潛灘要識放翁頑鈍處胸中七澤着猶寬雲浪撝州酒名近淮帥餉數十壺營道小山及歐陽詹自此字大依仲欽遺皆在老間暉暉初日上簾鈎漢漢清寒透衲裘雪絲并棲雙鵲瞑金環斜絆一猿愁廉光卧壑松楠老王子穿林水石幽戲事自憐除未盡此生行欲散風湿唐有惟玄鶴易元吉主張康軍仲老杰王仲信水石皆卷中所掛小軸賦形不使面團團賢將心知到骨寒晏子元非枕鼓士杜主那有切雲冠時扶達客枕梛秋目饕詩人首宿雖頰是平生憎阿堵今年初解侍祠官 初歸埜基老鄉邦手

樽盈溪頭圍圍觀魚躍郴外蕭蕭憶馬鳴明日無妨再聯嶰海棠猶未醉
香醒楊冠卿詩丞江地目荊楊春冬異風土江北江南春冬花路馬出郊
時極目蕙須美 宋景文公集春峰滿目二首春序候云曉高臺
酒送主注

偶目

芳意多花成風地網鳥作嫫林歌樹氣重叢煙
池文壘細波夾城歸騎散煙絮偏銅駞 春意都無幾還持歡緒歸游蜂
抱藥去鶯燕夫泥飛風下情陽影霞留瞑瞑霏遂知猛席恨不減欲沾衣
張侶詩寺樓釣目風畫天陰分野色隱眠雲影

覆目

論語
隱義
得新晴江畫寺哀閑登覽呈遠吳山畫不成

訏目

曰衛蒯聵亂子路興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下麻繩
釣子路半城謂曰為師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
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黶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
之子路以衣袂覆逐殺之三國典畧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
臉垂覆目

眴目

不眴目宣示光輝月 太平御覽太平之代電

目青

安曉堂詩目青忌食蛾
戒土平未省讀食經蝍
蜈何事千蔔卿霧蜇帶糟老饕賦素鱗所膾晶盤行政欲尊鱸鮑歸輿青
蠟蛙蛤蠌南巢誰言孚味多猎毒坐疑已著主戒兵猶蠆溪欲渾銀海所

類烱烱留光精飛蛾櫻瑩室光晴很蝶食月天公驚我今所患在目睫口
非得罪曾緘錄一身百體無所養六鑿未可分重輕誰容責目建戕口無
端腸胃甘禁冰耽令辟穀即仙去何異餧鼠乘飛翮我聞養生充實腹幸
足明珠買娉婷指點粗可足主理饑夢不到侯門鯖更喹菘薤自鋤藿肯
與雞鶩爭除蟲笑指雙目保亡恙況無傳筆如立明末家鉉翁詩劉文壽久
苦目昏昨日來涼來過共談也天剛長一夕翳去明晃閑里以為異事因
詩紀之心以靜而盡根以動而塵心如明月懸太空根如當戶掛清鏡月
光不受微雲干鏡光或為塵土腐學問之道貴澄源源之既澄流自丟但
令心體常如月體明寒風著媼直跂為我病吾友平生讀書眼烱然不與
事物枕外圍偏枝輕埃薄蔽府不搖中自定數門息交論三句独本勝邪
在一靜昨日伏枕過我蝸角廬共談辭上先天內外圖窮探義孔象中意
不與異說論懸殊高談亹亹竟日養精光澀澀主清爐炭歸不煩炬火燃
入門索觀細字書花與窗霧晝掃却銀海爛爛可以貫碧虛神耶天耶孰
能詰心耶根耶萬變同一指里人共傳先生有良劑爭持病目求我憐請
賜先生無藥亦無方請將心來為君洗道德性命之言聖人所以洗其心
亦以洗天下人之心夫所謂洗亦澄其源而已矣學者認得下工夫處是

惟醫者可除宜通峰之矣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瞽目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生既衆
龕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
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
刺血出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唐播林元年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
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牓肩吾寒進為嘏嘏瞽一目曲
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伏肩嘉為嘏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劉
子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上
陽子序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
參訂而印證之

目盲

西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偏盲
者患一目也許本傳南史梁本紀武帝初夢眇目僧執
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元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
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江少虞類苑允視五色皆損目惟異色於目無損
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
羅糊屏風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虞書足用三年不目日視
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瞎楊倩本出家功德經破出家緣覆慧眼欲使主
王生常盲無目法苑珠林唐王玄策行記云聖僧賓沙大阿羅漢說十二

因緣深法聞皆悲泣師收眾淚總置金盤而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
願以眾淚洗阿育王子駒那羅盲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淚洗知故於是
將淚洗眼眼即平復山居備用諸禽獸魚油點燈令人盲目 久視三光
損目虎豹皮上睡驚神損目毛入瘡有大毒害人溫革瑣碎錄有目疾者
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宋梅聖俞詩目昏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
右各照曜盲一豈相妨尚恐有所翳獨見不能強嗟爾手與足何為欲競
傷授馳自有職勿使心悲涼范忠宣公詩肝膽輸将竭因鍾兩目盲不冠
帝子夏令色恥丘明青白何曾變紛華舊不争幸回觀物志都作反身誠
元曹文貞公詩宮見明奇李方叔既盲之目因編一絕於中丞趙公序本
何處浮雲翳太清飛廉驅逐便開明常君似是回天手好藉餘光老魏京

醫目

唐語林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殺瞳人醫久無驗
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牧召之牧書報云穆生
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
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効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
不使知聞又曰須用久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苦其日事遂無憂矣至
日闢寮開崔飲多少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主大喜初崔將譚主唯語大

將中書醫者況大師彖賛之是日引譚主於宅北樓唯師彖與一小豎在史無人知者譚主請崔飲酒端無私以刀圭去賛以絳帛拭血傳以藥遣報妻子知復數日徵詣王金陵及作相譚主已卒毛氏聞見録道人留日都陽鄉民甘棠病天一日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二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一道人著黃布袍顧棠來往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既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側光深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刻勅賜職璧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冠翼服而所未觀道人云汝失明冬令夙緣相值當為汝豎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豎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撥攪眶閭痛不堪忍泣而言曰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豎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鈎出一物係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郎為人言所遇無不駭異好事者十余輩並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二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號香火供事甚謹茲治佛力云

治目

敬齋古今黈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譬殆為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撓烙漯浸鈎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碉青硇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宜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為定論也比見張錄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為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政復不効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何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别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聞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繳成者它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為可信

愈目

晉史桓臺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數使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晉書顏含傳含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察問息耗帶醫人踈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太平御覽唐盧陵闕閭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鉸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來磨淨水銅餅出百金為酬行者吉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有藥能療否僧許諾及磨洗畢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行者奔還但見母自床墜地兩目忽開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簡以父兩目失明斷臂取骨髓飲父父目復常後山談叢閩越黃揆沙善視墓盡地為圖即知咎休故號揆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父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元史孝義傳李茂父卒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每夕祝天乞顏巳年益母壽孟氏竟八十四而歿夷堅志衢州陳道人以磨鏡為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衢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瞽瞍方援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紙或有稅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

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官道上謂貎墻復附耳語俄頃别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江州志唐黃知微字明道九江人為太平宮道人有灊山崔體道者訪之既别而知微遂狂嗜酒浩歌一裘蔽體不問寒暑人與衣物則隨散去背負青囊食餘雖然貯之未嘗有缺柔名以錦香柴嵩苔自知微取萊菔置酒中自食其半餘以遺嵩飲之出門而目愈自是益沖澹

舐目

宋史孝義傳龐天祐江陵人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劉孝忠母死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為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云金史劉政傳政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元史孝義傳劉通母卜氏失明通晝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母年八十五忽復明又鄱陽黃鎰諸暨丁祥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　烈女傳張氏女盧州人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能視能次奮浸踈熙寧中永部妻貞又嘗妻色書目疾喪明者數歲有人教以宜禮玄武貴神者妻從之其後夢一人將龜

未能其目自是夫其盲疾

療目

太平廣記後周張元字孝基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逆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元祖目見明元永代闇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後必差過三日祖目果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 一屋

錄 曾公遺錄八

曾公遺錄乙亥熙河奏招到西蕃部族涇原奏已於滅猥塩池增築一堡子守護西人謂塩為滅謂空下處為猥滅有塩池長十里有紅塩白塩如解池無異可作畦種洛涇原等路運判李德見經畫蓄水召解州畦夫種塩次學士院諮報非郭知章等所持國書是六月書詞云方茲盛暑今以十月往恐合換書余以謂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虜人約今十月過界恐不可換長知章到相州已曾奏止朝起發上及同列皆以為然遂降旨使不改止用舊例俟進發日中密院付給丙子同呈熙河五狀奏接納西蕃次第仍云溪巴溫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接條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此變意也再對皇太妃啟中人鄧繼英以啟閤當敘轉供備庫副使寄資上云太妃啟恐非啟閤不當寄資但與併理磨勘可也丁丑同呈鄜延青領板精賞功孫路奏王贍收復邈川乞建為湟水軍余以謂才得邈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剏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大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

之意此請未可從變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作依違無定論上云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余云洮州置州乃臣所論臣以謂先朝以熙河洮民為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為熙河蘭會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卞遂云若如此即一般余云不同若於邈川青唐皆置州郡臣恐未易贍餉孫路嘗云諭西蕃部云云一立一龍地不要他武令剏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梧蓋朝廷所以者非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敝中國爾先朝剏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謂財力不及可弃今乃更於熙河之外剏置州縣豈易供給上云元祐之人云竊天下之力以奉熙河一路又以為可弃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變轄紛然以余為非先朝而是元祐也余云元祐之人以熙河為糜費財力不可又臣以特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陛下前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黃河之外青唐邈川剏置郡縣則為不便非以熙河為非也蔡京嘗言得青唐邈川則如臣之說置一都護總領最為穩便今若剏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要用都護莫與從初開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爭之語不足煩聖聽至以嘗俟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後然後據地利緊慢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

兵折人馬戍守甚處。只今以本路首領心白向誤有力量者守把住塔。侯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左轄云適三省論議亦待如此。余云臣思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論議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開陳。衆皆以為當然。上亦稱善。遂依此降旨揮再對。余又言臣適及熙河事。蓋以為先朝措置熙河如此。尚不免使人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郡廣增戍守兵馬則未易供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為遠慮。故不敢說隨衆人。望陛下裁察。上頗欣納。是日上及兆州不可不建州事。變云曾布物不肯築會州。只要築記羅浸井。亦如今日事。余云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處說。有何人見。變云孫卞以下俱見。上目卞。卞云不記得。余云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平夏。即有築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鍾傳築浸井。使議熙逐皆臣首建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變默然。再對。余又言物引章楶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云記得。余云初命章楶作帥。臣楶顧就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亦以丁寧諭楶。令次第經營。楶既到官。是年春遂興此役。臣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今孫路與王贍爭功。衆論猶以為非。朔在廟堂。卻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是出己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哂之。余又對三省言臣向曾言西事。欲且畫河為界。章惇以臣為雖背陸子衷婦人之語。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收斂邊事。惇亦稱善。作而臣時三省所共見。衆皆默然。余又云臣得事陛下以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卻不似他人一日說得一般。上笑而已。是日再對。令張世永再任。戊寅同呈涇原進築減猥峯工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再對。今熙河依界道圖様以十里為一方。以見金城寨等地。若考尋古驛程相去地里畫西蕃圖聞奏。河東奏朔州同知離貴胡犍事宜寧息。北人自去歲欲遂東偏頭杕場於貫胡犍。徑入久良津買賣。朝廷以掛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只例於東偏頭村往來買賣。難議掛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接。又於貫胡犍掛建杕場屋宇。及開石墻越漢界於天淵及黃河取水。並以兵伏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牢林子中。日一奏。以為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為界。又云聚兵數七。欲據界取水。朝廷亦令析見行相度應接。余歎諭子中以謂探報皆虛聲。建杕場破石墻過界取水。皆同知首應暴妄作。不足恤。子中憂恐不已。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哂之。是日未時皇子生。卯酉間三省外殿致賀。上亦遣近璫宣答。皆再拜。既對面慶。皆以為此宗社大慶。上亦喜。仍云兩宮尤喜。衆云非獨兩宮。此天下所共慶忭。是日遣御藥蘇唯吉諸

陵。又遣執政宗室近臣以下二日告南北郊大廟社稷高禖。又遣祠之奇葉祖洽。以十七日奏告諸陵。又以十三日賜龍喜宴。又以十日夜鎖院。降德音四京諸路流罪已下並放。再對。余因言天下安寧無事。遠郡征兵。今元子降生。則太平之福可謂具備。此宗社非常之慶。上亦喜見於色。遂及中宮事。是日同呈戒孫路措置青唐事。庚辰司休。是夕鎖院。事已同呈河東築四堡寨畢功。則帥臣以下銀合茶藥。環慶築葫門三堡畢。亦賜茶藥。賜涇原減猥寨名曰定戎。環慶葫門寨曰寧羌。葫蘆中築會州川口。興功三日。孫路移文。今移兵於北娘原進築。而北娘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廢不從。得旨孫路侯進築會州了日取旨。又以金部員外郎許幾押伴西人。又詔兆西王贍等收復邈川城。軍兵與特支。再對。北虜報令冬於西京雲仲甸受禮。自去冬探報果不虛。壬午遣朝未及下馬。閤門報前後殿不坐。遂與三省會於都堂。上遣御藥劉瑗傳宣云。別無事。只為飲食所傷。服動也藥。故不欲出。瑗亦云勞動。遂入劉子。問聖體。各赴局。至未時出。已而傳宣開封府寺觀三日以癸未為休務。再入問聖體劉子。甲申赴崇政朝。至慬門。傳宣為氣力未完。不視事。又同赴都堂。少選劉瑗來宣云。非日方動化。已無事。只為氣力未完。來日與卿等相見。遂再入劉子問聖體。各赴局。未時出。乙酉同呈涇原奏減猥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干兩路。議論不同。已斷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令熙河管認地分。再對。見河北被水保甲冬教。是日二府同問聖體。不豫。上諭云以飲食所傷。服孔元軟金丸動化。耿愚進理中丸之類。初覺吐逆多痰涎。每吐幾一盞許。今已寧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時痛。衆皆云服理中元之類已當。更當精加調護。再對。上諭以全未能進粥食。余云近經服藥再傷動。固須如此。然不可勞動。自延和至崇政甚遠。上云亦不妨。欲更一兩日後殿視事。余云更三五日亦無妨。上云妨。是日見謝辭及上殿班並隔下。是日詔罷孫路熙帥。未畢。丙戌同呈王贍申經畧司勾追河州宗哥首領方乞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人騎往據宗哥城。而經畧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溫旦夕入青唐。遂得旨孫路知西京。胡宗回帥熙河。高遵惠師還慶。青唐既亂。溪巴溫入溪哥城。王贍首經營招納。遂度河入邈川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愍申云。經畧司指揮方畧。令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贍一聽王愍指揮。既而都勢王愍歸熙州。令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王贍歸河州。擬發糧草。益欲恣經畧司。而遂將事不得興事。朝廷察其為姦欺。累降旨。令專委王贍經畫。詔旨未到。聞路前後旨揮不已。牽錯日甚。一日覽初

虛之數與余爭論既而理屈乃云章縡曾言孫路對入多不語及觸忤即
自語言如病心狀余對三省亦嘗以此語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
變亦力毀短之再對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余云賴嗢征溪巴溫相持
未決故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悞邊計是日得旨以二十二
日大宴同三省問聖體上云只是全未吾粥食衆云氣未知食不可强再
對上亦再三頷語如初丁亥同呈河東築八堡寨畢功再賜銀合茶藥一
次王贍以招納到西蕃部族不少乃收復鄯川城特與遷禮賓使候旨置
青唐等事了別無違戾差夫更優與推恩左轄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
可采詔選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雖以擇帥故不得已令去外議任云遵
惠以攻病貫種民件執政故逐去上云別有何人可差變云亦曾商量無
可帥者余云若稍加狂寵足以解衆疑適亦無三省議且與陝龍圖閣待
制亦可右轄云亦只是待制上云與寶文直學士左轄云甚好上云與龍
圖閣直學士亦不妨衆皆以為好余因言邊患進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
職宗回築五城寨非從侍制只遂得兩月上頷衆執政云合與否衆默然
唯變與厲云當推恩遂除寶文直學士是日有旨十八十九日後戊子同
呈差姚雄知會州姚古權鎮戎軍賜河東八堡寨名曰大和寨觽川寧河通

泰四堡各附四寨爲名變是日不使問聖體再對余獨問上云皇子降誕
已旬日中外慶喜上云閭巷之間亦皆欣悅今日已十日極安帖無事喜
見於玉色己丑同呈鄜延奏繳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
諸修築城寨虜掠人口未已請止絕延安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以
來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到朝廷必有處
分劉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吳靖方改右班副都知章楶乞致仕候來
春取旨仍劉與照會熙河苗履奏硬探人段仁多洗忠斬首不及為西人
奪去但得其所乘騘馬及器甲等洗及係忠之弟從身出戰為衆所稱再
對再問聖體上云今日已喫軟飯食亦未美余云二十一日六參官起居
恐久坐若改作常朝甚便上云甚好甚好庚寅旬休辛卯同呈惠卿奏乞
許西人依例遣進奉行弔祭令奏熙朝旨孫路又奏遣王愍赴宗哥詔專
委王贍令王愍就近照應上云孫路真失心也余言路方自河州帶王
愍歸熙州令卻遣赴宗哥求問害王贍指置如此豈不疲敝兵馬上欲有
是譴再對呈廣西宜州事宜上云桂師程節亦尋常余云誠如聖諭廣州
柯述亦常才大約所在之人爾是日改常朝壬辰赴集英殿喜宴扮曰元
子誕慶排場排場石乃學士所令試者頒唯其鄙淺天顏甚悅中歇遣使

賜從官以上羅花二府親王別賜小花五十枝花甚重踣不可勝戴存坐
遣御藥勸二府親王酒飲必釂仍每盞奏知既退遣御藥劉瑗押賜對衣
金帶鞍轡馬於都堂製作皆精對依皆造成者有紅羅繡抱肚白綾襖黃
綾襯衫勒帛紫羅公服各一金帶笏頭并魚袋全工巧殊勝私家所造者
鞍三十兩餘執政二十五兩繡鞍并攜子亦繡鍍金鬧裝鞍八十兩餘七
十兩馬皆次御馬有鞍衆鞍帕又各賜銀一合鞍三千兩餘二十兩二十
四日來所賜鞍馬服衣帶同二府曲謝於殿上變致詞先是劉瑗傳宣不
許辭免又面謝以慶賜非所敢當蒙宣諭不欲固辭上亦尉勞再三是日
閣親王亦有此賜四王遂陳所賜鞍馬歸弟癸巳歇泊壬辰各面受劉瑗
謝表變書送二百星余百五十星從人錢三十千騎馬五以下弟弟給錢
甲午同三省曲謝訖同呈熙河王贍等奏事宜又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
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又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矣石不
及不可繫橋又河中有灘積自中灘至河北岸五里懸崖陡岸無可置關
之地又河東奏乞建葭蘆爲軍詔以葭蘆寨為晉寧軍以知軍為嵐石路
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知軍以下
總經畧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州主簿共六員所省麥沿河津

寨官十八員今晉寧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
以通判職官各一員故除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
堡皆隸晉寧是日以宴罷謝宴多一拜失儀再對奏事訖曲謝上旨不邪
又諭昨日所賜皆使死作製造余謝曰慶賜優異眷遇如此何以報稱上
甚悅又進呈隨龍人取旨推恩上語及劉惟簡極嗟惜之余亦言臣在高
陽惟簡作屯田都監嘗聞其言陛下踐阼之日扶持擁護皆是惟簡上云
誠如此馮宗道是時差出卻不與此事乙未王贍奏嗢征有蕃字來乞歸
漢要官職及蕃官溫王等申嗢征已被衆漢為僧必辛欸壟等以三百騎
迎溪巴溫父子入青唐城嗢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城衆印亦掉在舊城
衆也安悖言青唐邊事不可令一人獨有之須分隸首領則久遠易制乃
變所論爾上云記得莫是余云朝廷固欲如此措置然溪巴溫未定恐未
能如意爾變皆默然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使進遺惠卿言
西人恭順不虛乞與接狀及行弔祭之禮詔令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
旨牒報次又促熙河相度築打繩川再對呈隨龍入馮世寧蓋從熙各與
邊浴郡官察使余云都知皆進防押班遂察恐不順上云此兩人皆在朕
產閤抶應與他人不同劉瑗已寄皇城使與遂判郝隨已遷遂判更與減

三年唐勘韓濟與通事舍人餘各轉一官諸色人轉一資占決者為宗道
與有服親轉一官劉惟簡與白身人一資恩澤各賜絹石璘武球考術等六
人吏不推恩上旨又令檢會劉惟簡已贈官取旨又言吳靖方久在前省
合與遷後省仍云先帝曾任使余云先朝與梁從政同列在前省議已嚴
久上又云每語及先帝即流涕被面余云此衆所共知乃出於至誠也上
云待批出與後省上又言中書舍人闕殊未有可除者余云以次請則起
居郎舍人皆當遷上云周常迎方除孫傑如何人余云職事亦頗振舉但
未知文采如何爾上云論實種民事亦皆當余云高遵惠論種民事亦當
上曰遵惠亦補外余云臣初欲引為都承旨如遵惠詳熟統事豈易得上
上誰可帥者余云實難得人孫覽恰徙職又未可便擢上云且候余又言
詞臣尤難得人如前日記喜宴朝廷慶事樂詞無一堪者不足以稱揚新
廷慶喜之意上云請無可道文字極少只數句爾余云只如皇子慶誕降
一德音乃與四方同慶諸語亦殊不足稱副盛事上大笑極以為然因言
蔣之奇如何余云之奇文字雖繁然却有可道亦時有好語非蔡京可比
上云蔡京誠不可比之奇余云何以進聖鑒固言天學之士雖為難得然
以天下之大文物鼎盛之時豈可謂無人但以執政好惡人材偏塞者多

如陳瓘等文采作舍人有余然執政不肯陛下向排衆論擢葉濤沈銖等
莫不稱職今如濤等未見其人上云郎官中有能文者否余云三省所稱
但如葉棠爾上云鄧棐如何余云臣不識之亦不知文采何如昨舍人闕
三省用劉極擬及制詞出取笑中外上又問劉逵如何余云如逵人物亦
恐可進擢陛下以中外闕官為念誠今日急務只如陝西河東河北三路
皆冬教保甲之處豈可全闕人如河南兩轉運使俱罷亦不除人如此諸
路豈不闕事望更留聖念上再三然之因言王發訟劉何事一一皆實并
孫賁皆特黜責者提刑不過於運判提舉官者郎府推判官中除想一不
至如此罪得也是日晚批出吳靖方除入內副都知又得旨令具馮世寧
蓋從然除押班歲月亦將遷也既進呈上云已遷遂衆吏不須遷余云兩
人者歲月亦皆未及兼有著令觀察使以上止得欣使頗損行也不得
吏遷如有特旨亦須執奏上又問吳方文字已行否余云亦有著令入內
都知押班通不得過四員然近馮宗道未卒時已是五員以此更不敢奏
禀上云先朝任使之人不可不遷也丙中同呈環慶奏狀識下再賞將佐
得旨着官與先降賞供職以下依然奏再賞人例以㳂詩軍將劾用等名
目降資再對劉惟簡以隨龍特贈節度使自己未變未逮日留身奏事是

日有三劉子留御榻上上顧余曰滿月在近余未論肯但俯慶而已又問
以何日為滿月上曰用七日蓋京師俗禮云男子縮一日次是日變以惠
御移鎮赴宣麻余詢兩省云變達日一身余日又留三劉子何也沖元笑
云必是大差除余云莫是為士否元慶云非也余默思之蓋議中宮爾故
有滿月之問是日禁中有宴後款視事內侍會計二府欲減進呈文字丁
酉同呈王厚中措征心牟欽氈等皆有歸漢之意得慈王瞎兵馬早到則
青旦夕可定已降招納例物而王瞻十五日奏云已到邈川而王愍先馳
五十騎往宗哥城云慈與西番人情不熟萬一人情未順不可退縮已詳
酌指揮又云瞎征心牟欽氈等非累達人欲賜漢服而孫路令贈歸河州
却聞心牟欽牟與碧册夏國公主已達馬二疋一戰虎皮蕃語謂之大虎
錦袍妹服一戰鞍轡往迎溪巴溫攏拶父子入青唐人心已是中變
見招納次孫路又奏乞錦襖子十領銀帶一十交椅涼傘二百諾令戶部
如數製造差使臣押送經略司并旨揮王瞻依十九日旨揮就近照應王
瞎不得違越侯事定令以賞格招納瞎征等與舊官溪巴溫與瞎征一
等推恩心牟欽氈等與正任刺史銀賜絹錢各三十餘以次與遂都諸司
使副崇班侍禁等賜金帛亦有差再對余因言昨日蒙宣諭皇子滿月臣

倉卒問奏對有所未盡皇子降生續御例有恩命聖意必已素定上笑云
已令三省檢故事余云陛下欲有所建立當從中出不知所欲故事如何
上云須上表余云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此有所興故不須檢陛下若
以元子故欲加冊命則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祖宗故事章獻以仁宗為
己出亦遂建立上云章獻乃是假託真廟以此故冊立仁宗亦不自知余
云章獻上仙仁宗年二十四尚未知非其所出今日於義理典故皆無不
可然出自中詔或出兩宮或付外施行皆須素義以臣觀之不若稟兩宮
降手詔以告中外於理為順上云卿之言大是又云真廟當日無母后可
稟余云臣亦當再三思之非稟兩宮不可上云極是余又云臣嘗言祖宗
建事皇太后者無幾若建事皇太妃乃近侍所未有此皆朝廷盛事也上
又問真宗母是元德余云元德上仙事亦草草初葬殯於普安及真廟登
極方敍歷歲時遣中人行祭享之禮及祔穴陵啓殯宮而中有紫藤纏
繞梓宮去地一二尺此神物護衛也至慶曆中乃克祔廟上甚悅是日以
三省斷河北路分都監石舜臣特勒停展三期敘太重欲與免展期敘上
欣然從之軍頭司指官乞罷余云求深不久出使恐不須罷上亦以為然
因言宋深生疾余云郭知章深病之至欲免行上云亦來此說王殊可使

吾余云。殊圖可使。但恐已聞報北界。重於改易爾。上云。只與戎飾。余云。卻降一聖旨戒約。必不敢不恢退。以語三省。皆稱善。晚見沖元。因言大臣除已行矣。尋聞之。當以何日上表。沖云。變數日空勞擾。上乃云。自有故事。要卻令中書檢故事。答以下教且令他自檢閱。亦不可說與實錄中事。稍不當即相証賴也。余云。上表乞立后。無所指名。有何不可。變不唯勞煩祕密。不肯他使人與同允可矣。不知他人已先聞之矣。戊戌假。已方旬休。是日以大名褙樞已施冊漆。欲出城祭告。而底板有未漆處。未可告。遂止。以俟後旬。　九月庚子朔。朝崇政。同呈會州進築畢。賜苗履以下銀合茶藥。慕容將美令引見上殿。再對。改此較諸將殿最法。舊法通一路比。不計分數。以最多者為最。少者為殿。有一路應最者。分數卻在別路應殿者之下。既令一將九分為最。即八分者已不被賞。若分數俱少。則二三分者亦須取一將為最。皆減展二年半磨勘。殊未平允。遂立法。馬軍六分。步軍七分。以上遞減磨勘。不及六七分者。遞展磨勘。雖不該殿最。而理須懲勸者。統將取旨。因為上言。元豐法未盡。恐不可不改。上欣然從之。變及右轄近數議欲令開封府舉人應舉。以大學美額解人。而左轄云。元豐七年已罷。不可。後遂無敢答口者。余知上聰明。理有可陳。若數敘明白。無不從者。亦未嘗以元豐已行之法為不可改。但枯推扶偏見者以此語劫持眾人爾。要亦皆云科場事。理豈先帝所命。正是卞及舒亶未復之徒。建此議爾。故今日籍先朝為說。以拒眾論。眾亦以為名言。其他政事若此者不可悉數。辛丑。同呈河東沿邊安撫司奏。北人打圍。不依例牒報。以下代州定牒本尋指狀內所陳。止慶曆熙寧中有例。元豐亦不曾牒報。俟定到牒本取旨。次西驛中夏國使副。押伴許幾云。本國有謝罪表。不知朝廷有何旨揮。已申兩府。幾答以不敢承受。再對。差曹平北虜生辰副使。李希道正旦副使。又詔某軍犯罪除班直外。密院批降旨揮。移降特配。更不取旨。是日。聞三省已上表乞立后。曼云。常諭曼云。此大事。當與西府同之。曼不聽。士寔宣仁忌。學士院史來賜三省乞立后答詔。是日。聞議定賢妃為后。以初八日降制。癸卯。同呈回夏國詔本。兩府同命詞。於景靈亦余所請也。余又言。昔哀詔未答亦止。令兩府命詞。上然之。尋撰詞進入。安惇奏乞罷西蕃歸順子弟為將領。上問云何。眾皆云不枕。右轄在殿廬。首笑其所請。眾亦皆訝其狂粘也。又詔夏國使副八百。朔辭。十一日進發。再對。因言臣昨日在景靈見三省答詔。臣初以謂宰臣當率百官上表。既而密院亦不與。又上云。三省言故事如此。余云。此事斷自聖意。若聖意所欲。三省無敢不奉行之

理。若非聖意。豈三省所可議。及上云。此固非大臣所可建議。余云。然則三省亦不足為功。上亦哂之。余云。此事當稟兩宮。從中降詔。乃為得體。上云。已稟兩宮。皇太后甚善。余云。聞已擇日降制。上云。八日吉。日已定。甲辰。從駕恭謝於醴泉觀。午後宣坐。賜酒五行。作樂。未正罷。中初還內。日賜酒果。是日賜小圖。密雲又賜香藥。丙午。歇泊。丁未。同呈熙河路奏。轄征出漢至邀川。已差人引押赴經略司。又王贍稱孫路遣李澄等帶逢斫波結往山後攻討。擒卸阿章。權攝部族。詔胡宗回體問虛實。及李澄等可與不可留山後。及可與不可令聽王贍旨揮措置。仍具聞奏。又令言幾答西人。以回詔中已有旨揮。候施行訖。令進誓表。又令鄜延依詔旨回牒宥州。照會。再對。因賀上云。今日皇子滿月。中宮制。朝廷慶事。何以如此。適來天意助順。邊事就緒。西夏哀祈。精命青唐不用兵甲。幾於倫捨。以至來與遊覽。繼日晴霽溫暖。次日使大風。條上笑云。昨日卻是存之。奇當制無宣召面論。又云。蔡京奏言。語不得。余云。此不可採之。奇必稱指旨然。手詔之意不可不知。上云。昨日已面付與。余云。如此甚善。上手詔云。咨稟兩宮。皆以為宜立賢妃劉氏為后。朕祇奉慈訓。卽頒禮命。故也。上又云。西人未嘗如此。孫順。余云。誠如聖諭。元祐中固不論。元豐中表章極不遜。未嘗如今日柔服也。前一日。上降手詔付三省。余亦不聞。至造舒及殿。舁悖方出劄。託相示。因相率同於殿上。單賀。是日宣制。悖自初議。凡五日留身。眾皆哂之。唯恐他人之與聞也。左轄初以不平。風既之。云何可得他如此。轄亦釋然。是日。以奨慼為押冊使。副攝太尉。司徒左轄撰冊。又書篆冊寶。戊申。重九。己酉。旬休。欲詣普照祭告。又以兩淖及腰痛。未果行。庚戌。同呈河東修八堡寨。轉運司官賜茶藥銀合。鄜延乞發冊。頭寨從之。孫路奏苗履中會州未可置擒。關安惇劄子。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余因為上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河北連併水災。流冗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上云。府界莫可先行。余云。熙寧中教保甲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變云。多得班行。余云。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使差充巡檢司指使。以此仕官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陳。皆良馬鞍轡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如縣巡檢。又皆得轄官。武藏年以此上下皆誦躍自勸。然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甚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之類。非理擾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書。上云。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左轄云。但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無不可行之理。余云。如此甚便。容檢尋文字進呈。次再對。以曾許為

生辰國信副使辛亥罵辛勞林園眞宗瑗環婦以雨不果出三省奏事崇
政殿余以疾在告是日王黼奏心牟欽遺已於八月二十八日迎隴拶入
青唐坐猜子作士子候有機會狀從青唐變以厭見諭稱上旨令使達笛
龐康謂李澄選兵馬以重兵入取青唐余未答又草定文字達院吏持下
欲使行余以謂先降旨揮招隴拶及心牟當且多方遣人招來候其不聽
命然後加兵未晚變不能奪遂依此行下是夕雨未已壬子同呈十二日
降聖旨余因言青唐事首尾為孫路所誤初謀取青唐未嘗關朝廷又有
可取之理又與王贍爭功卻沮撓其事遂延至於隴拶已入使朝廷至謀
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日之事使隴拶可以招來或笛從筆用兵使能一
舉而成功則皆朝廷之福若萬一蹉跌青唐未可舉為之奈何然河兵連
年出入不勝疲敝若頓兵絕塞未可解嚴則人情反側何以彈遏若使相
還兵馬則河南邈川非朝廷有是又生一敵國也以此言之孫路之罪殆
不可勝誅變云隴拶小兒無能為乃心牟欽妄作爾必旦夕可了余云兵
家勝負不常何可必章惇嘗言青唐精兵可二十萬今朝廷三分有其二
彼尚有七分萬衆我以數萬兵欲必取之未可易言之也今已降詔降旨
攜若便出降則豈不勝於用兵也上云孫路須重貶惇亦云須重行上云

如鍾傅處置可也是日以張世永知晉寧軍為嵐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
檢使張構河西軍馬然河走馬裴震奏孫路與王贍不和上以其奏報稽
緩不賞特罰銅二十斤再對上又及孫路事語如前院易簡以嘗言然河
奏屬奏首級不實已故三官使轉出日與升擢差遣癸丑同呈邊報河東
奏以嵐石懸溢綠嵐石發餘隸河東沿邊安撫司從之甲寅同呈河東經
畧司乞更不牒問戎主近邊打圍從之戎主以今秋至西京並邊打圍去
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知代州王崇極言慶曆中戎主至西山打圍
嘗牒報河東令勿驚動今乃不牒報已移文取問而熙寧元豐中亦嘗於
此打圍不曾報亦不曾問寧以此諭并帥故有是請是歲北虜於雲中割
交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然河奏西賊犯南崇竪已退迴再對依元易簡
陳請諸路走馬奏計許帶當直兵士一半隨行乙卯丙辰以病脛散在告
上遣中人徐湜賜食宣問又遣醫官孔元來診視仍傳宣不作宣醫自是
遣元來元云上憂辰御欽明殿醫官隨都知押班以下起居上即遣御藥
來問布安否又遣中使趙使到西府又遣入問眠何藥尋具劄子稱謝元
云中人皆勤云上參何耳每也丁巳同三省對上問勞甚拜同呈熙州
路走馬程九武信言轄運司差人更根括地土不便以參根後特罰金十

斤呂惠卿奏乙以田降夏國詔旨戒諸路邊將非西人作過不得出兵過
界從之賜然河路修築東北冷牟寨畢工銀合茶藥涇原乞的恍禮兒解
從之慶州綸到監軍訛勃囉以二十三日引見仍付大理寺暫免繫車細
手匣脚散禁至日以檻車載至東華門出以白陳載入崇政殿廷得旨貸
命卽釋縛送都亭西驛安下戊午同呈隴拶出漢與轄征一等推恩上初
疑大重衆皆云不緣隴拶爭立則轄征豈肯出降兼隴乃董氈之姪是當
得青唐者國不在轄征之下也上乃從之再對令吳安憲體量定州奏軍
賊崇捕到官為北賊鬬傷可理院勘進平不決及安撫副使李琥中本非
關報志為北虜舍虜驅掠鬬傷乞先次衝替其元奏有無不同不盡事理
問仍別選官推勘摘遁官並先次衝替已未旬休首十八日雨放朝參送
令未已庚申同呈邊報田謝恩使令閏月十九日進發再對嚴然兜吏周
信之斬知乾寧軍王价上殿劄子乞修唐波上云人才尋常辛酉呂惠卿
繳奏宥州牒遣遣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遣
進及行弔祭之禮以國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納誓表特與收
接令牒報宥州照會又乙以回然先關報宥州從之壬戌以大雨罷秋宴
二十四日又罷引訖罷以二十九日見同呈陝西河東修置烽臺巡綽處

令述疾了畢又令王厚同王贍管勾青唐招納事再對閤安許以勾當御
藥院皇城司歲月滿換零平月磨勘改宣政使癸亥太師忌不入甲子同
呈東北牟冷牟城寨賜名新泉王贍乞差將兵及差中使招納顯屬達還
越特罰銅二十斤再對賜貫嚴妻冠帔故事官半初除得除乞冠帔三道
元祐五年嚴之妻當以二十七日入冒冊后因自陳故特賜元祐指揮又
更不施行乙丑習冊后儀於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習庭下及廊上儀又
設幕屋以覆宮架習儀華後大雨中批呂嘉問削一職罰金三十斤丙寅
皇帝御文德殿發冊章惇許將為副使余攝中書令二轄攝侍中禮畢赴
東上閤門拜表又詣內東門拜表賤賀　太后大妃又上牋賀中宮不拜
是日大晴中夜雨止詰旦漸開霽無復纖雲丁卯歇泊假曹國大夫人忌
是日內宴戊辰同呈以慕容將善宣義郎添差真定機宜將美以原州推
官鞫然秦爲賞獄招對故有是命然秦爲賞乃將美周盯一指使候誠爭
首級獄而發之也己巳旬休　閏九月庚午朔御文德視朝同呈贍奏帶
領入馬到宗哥城然河奏番官趙永信卒陞已入乡孟城之關安用皇城
司御藥院歲月減磨勘改宣政使再對雄州奏回謝沉使於雲中句受禮
冰州牒報也辛未同呈太名安撫司奏乞在萘飢民修城從之程師林奏

是日再對以胡宗回書言王贍有所恃專輙肆橫事進呈士中同呈熙河奏修會寧關功狀韓官斌乎支賜有差又令蘭州事造庭材應副會州修倉庫營房廨舍等自黃河沿流運致專委官管勾事畢推恩順安軍知軍馬爽為於界河摽撥職田等事特勒停通判王子獻以下各衝替高遵惠乞李澤准備將領不許是日熙河奏九月二十日收復青唐入隴拶及心牟欽氊結𠱡𣪠以下出降變獨奏乞以四月草處五日率百官稱賀從之癸酉同呈省草賀狀青唐詔以青唐為鄯州仍為隴右節度以王贍知鄯州兼隴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檢使賜胡宗回以下銀合茶藥遣中使押賜軍兵等第特支又差中使兼經臣管押賭征一行李鼓管押隴拶一行赴闕仍令逐具狀復青唐一行將佐功狀聞奏隴拶一行有契丹夏國鶻三公主並令赴闕甲戌同呈狀從鄯州等處城寨令胡宗回相度令隸去處以邈川為湟州以宗哥為龍支城王厚為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兼隴右沿邊同都巡檢使以王贍為團練使仍兼熙河路鈐轄初除贍四方館使進郡防禦使而安中以為賞薄余欲且令撫定隴右一方候有効與王任而上意欲稍隆之遂有此除先是詔宗回言其擴故余欲稍裁抑之然贍專輙不已上亦深以余言為信然也乙亥同呈邊報再對藍從熙唐勤

政景福殿使差泰鳳戎兵十旨揮應副熙河新邊戍守是日以本命早出丙丁同呈御宣德門立伏引見稽征令閤門御史臺太常寺殿前馬步軍司詳定儀注及何行事件聞奏環慶稽到軍訖勑雇送渭州編管月給錢十千米麥三石再對具河北兵將數進呈及熙寧中嘗以相州一將出戍河東議令更戍秦晉及別置兵額減舊將兵額以給新軍上深然之退與三省議亦皆以為可熙河都監拙德見充拱聖軍校之放停從之丁丑刑部斷密院書令史王可推貼房張大順詐欺取將官張忠賊數百千可推大順先已配嶺表上旨令徒配海南戊寅胡宗回乞以廓州為軍詔以為城蘭州轉運司差入吏王祐之往南平軍根括地土租稅各罰銅二十斤走馬程允武奏南平軍知通不和以奏報稽緩罪差遣再對御藥劉瑗以年勞改昭宣使寄資河東第九第十三將都巡檢己卯旬休庚辰同呈熙河乞空名宣劄各一百五十紫衣師號牒一百以待新羌從之辛巳同呈河使蕭德崇等作以戎主繫帶及玉帶不打角令使者受護云戎主服御之物來獻今郭知章等回謝有真珠鞍金閙裝鞍轡金重二百八十九兩珠子六萬三千顆欲亦不打角令回謝使副受護前云從之刑部申劉何王發等妄得旨劉何與遠小知州王發特勒停是日右丞留

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余再對上語笑如常既退歸西府聞安中獻政然未知其詳安中亦未知之也變轄於都省晚聚時已得中批然不以告安中翊日安中欲造朝門下吏告之乃止告命四吏已過門及音揮下閤門矣壬午變袁見三省乃知御批云政事悉出朝廷未行之間自可明辦以正得失豈可面從退有後言為臣不忠莫甚於此可罷政知亳州以選聞安中上馬之城東普照矣是日同呈王贍奏已於收到青唐銀絹內量行支賜將佐等上見二府亦不及安中事余再對請於上云黃履昨日留四劄子所陳何事上云言鄒浩以劄子皆故事二唐介二朱雲三劉禹錫又云此必為人所使兩日前呂嘉問曾往見之又云履是呂家門客余云履實出呂氏門下然履愚野不識忌諱上云履純愚不曉事必為人所使也又聞嘉問幾婿余云不悉記上云序辰曾試皆是又云曾誠如何人聞多㨿事余云華侍不善誠云業浩傾悴試多採撼然未知虛實又知蔡卞兄弟不協余云外議多言如此然不知其實大抵言爭先作執政爾上云妻亦不和至不相見余云臣與之瓜葛亦粗聞之識不相得然不至不相見也是日早變留身甚久疑所聞皆變之語也癸未同呈邊報甲中主冬朝崇政有旨偏上殿班及雜公事以皇子服藥故上見二府其道皇子

發驚狀云自初六日已作至十一日後無日不發醫者已用疏黃之類治之云小便不禁大腸青皆陰寒之候余因言臣久病均艾服藥皆無効有以伏火丹砂與臣服者遂頓愈上云可進取數兩來余云臣所得不過數十粒欲且進十粒上云甚好眾亦以為宜服是日會食都堂送黃羅帕封進十粒乞令眾醫官詳議供應乙酉同三省問皇子安否上云未寧帖已服丹砂一兩粒是日聞左膚言呂加問六事有旨令分析聞奏丙戌同呈王膚奏到青唐圖再對皇后殿內臣江有慶令轉副使寄資故事非殿閤使臣不得寄副使而近例有特旨許併理磨勘亦名異而實同爾然大妃非有兩人一寄資一併理未知太后太妃皇后殿令作殿閤否上云恐非殿閤可令入內省詳定聞奏中擬密院太后太妃皇后有殿閤恐非所謂殿閤也丁亥同閤皇子亦未安章築以條堡鋪及巡綽處稽緩特降一官此左轄啓之也奏報雖遲然未闕事變頗乎不之戎子泰鳳奏乞宿一帶部族大首領羅適斜律等已納土歸順詔令撫存接納再對抽還郡延一將人馬以歲滿也惠卿言戎兵年滿不代人情未安兼窮邊物貴地寒戎兵已裁襟袖等以自給吉極激切蓋欲得戎兵為代也遂直抽歸營上亦深以為宜遂見三省亦莫不笑之者己丑旬休庚寅同呈准河北州郡賣

限修城令具合責平限間奏熙河奏畫到青唐城郭營弟并偽內圖自甲
中以後無日不問問皇子安否是日宣諭風勢未定見服丹砂之類余再
對因言醫官樂診嘗遇人得丹砂有三種有伏火七年者有十年者有十
二年臣前所進乃十年者珍所有十二年藥臣未嘗服云更有功乞宣召
供藥仍先令衆醫官看驗評議供應上欣然朝廷即召珍供藥六九仍令
至皇子寢所診候珍以謂病症與藥相當遂服之是日余對三省又云見
醫官初虞世言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不足憂上亦云異隆人中長
主得極好變云亦聞之虞世乃變姸萬也辛卯同呈邊報熙蘭奏青唐偽
乘輿物見置押起關再對立吏部奉果使臣違任上樞密院銓量小可違
礙聽差法壬辰同呈陸師閔乞買馬司依舊兼監牧及曾公使錢從之又
差河北弟十三將戍河東又以河北水災流民頗衆於大名府等二十州
軍增置馬步軍共五十六指揮共二萬餘人爲軍以廣威步軍以保捷爲
額並依陝西蕃落保捷給例物請受卸於舊將兵每內指揮減一百人共
減一萬七千餘人先是又陳此議上及三省皆以爲然遂施行因爲上言
河北增兵及減舊兵額并差戍他路皆前人所不敢議若非以聖斷審明
亦不敢建此議然人情難測萬一小人有凶肆有鼓倡繞法亦或所不免

准在朝廷主張理壓滿京東亦嘗救巡檢作過先帝用兵西方慶州亦有
變此事雖未必然恐萬一有之不敢不先奏如上亦欣納三省亦稱善再
對直柚奏鳳戍兵五百揮癸巳同呈熙河奉及李德中邈川蕃部作過圍
桃賊壁及南宗堡使臣等被殺傷并熊本黑城等賊攻破青唐累日道路
不通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同討定上諭皇子漸安但微有
風候爾甲午同呈熙河邊事是日金城關探報云止是邈川人作過宗哥
至青唐一帶無患然信息未通詔胡宗回苗履等多募人至青唐以來偵
探再對重修將副押隊諸禁條舊制門客醫人皆不許相見上亦以爲非
宜遂以元豐七年四月朝旨修定此旨與將校不同故也乙未同呈詔閏
宗回首揮苗履等如蕃賊見官軍度河雖即潰散亦須行救戮務要翦滅
作過之人靜盡仍不得濫救無辜之人又呈河東入塞賞功王丈振以
下及郭將亮轉官減年支賜有差是日上面諭二府云皇子已安喜見於
色又不御後殿是日對從官於延和余再對上又諭云醫官皆言不曾經
如此狀應余云不獨醫官中外孰不憂恐今遂安寧社稷之福然醫藥及
灼艾皆是有功之人當厚賞上亦欣然以爲當爾既歸閣宣召醫官孔元
潭春乃得閤門報皇子覺嚴視事三日聞者莫不震駭遂閤入劉子奉慰

丙申宅引與三省聚都堂各再入劉子問聖體是日左丞清方管句葬事
中書送皇子喪宿衛留二拾院丁酉引辰後同三省赴寶林院奠見都知
兵請方御藥劉友端友端云皇子自前日辰後微喘既而臟腑通醫官云
巳三日不通潰利乃順以而利五六次每利愈喘至未時六刻遂脫又云
服伏火丹砂不作皆徑下又以皇子真影相示云極似面圓豐肥亮甚美以
二十九日午時大斂十月十六日權殯二十八日出殯奉先院戊戌傳宣
自二日更不視事三日續報懿寧公主覺再自初五日不視事三日與三
省各入劉子奉慰是日出城東致祭犬名樂昌未刻乃歸十月己亥朔赴
詩滿入紫宸謝衣遂會都堂是日作聖旨令新知河州种朴呈辰赴任計
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又苗履申兵馬寡若不救自己掙度河已
中經累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應援令熙河詳議所申首揮苗履姚雄
等遞相照應矛爲犄角節次統制或會合前去具應接討蕩及解圍次第
聞奏是時青唐邈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余云可憂奈何變遂有卸欲以
青唐還溪巴溫之語下云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頭鼠尾也余云事
未可知若萬一不保則亦不免如何但爲合之衆無所統一見官軍則潰
散矣昔王韶在熙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入貢

一木圍牌更不回顧官兵追逐盡其首衆頗以爲然庚子辛丑宅引辛丑
赴都堂爲三省官不見上已六日當叩閣省問武乞使殿召對衆皆以爲
宜遂同入劉子三對愛精更不赴都省二府待報至未時乃出上遣中人
黃經臣至東西府傳宣以慘戚中意思不安醫官見進藥令日方進常膳
以此相見未得直俟初八日垂拱相見遂同入劉子稱謝迭日入劉子問
聖體至七日止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捷書至部潼皆被圍王瞻特
出兵擊賊斬獲四千級盡殺大首領結咓齪心牟欽毡等九人有阿蘇者
乞心白旗往招撫叛衆既而率衆攻城甚力宗哥首領拾欽角四主禽阿
蘇以獻瞻亦誅之邈川城中兵民才二千四百餘人城守之具未備王愍
馬用誠力戰固守蕃賊圍迫者萬計又有西夏三監軍人馬助之至二十
三日積新草欲登城而姚雄兵至賊望見塵頭又有偵邏者還言漢兵將
至遂遁走二十四日姚雄兵與愍會賊已潰散愍諭西夏偽鈐轄一名遂封
蕩餘衆是日同三省作聖旨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度河者
五百又作師司首揮將佐痛戰作過部族所得孳畜財物均給士卒牛馬
馳即買入官五日癸卯會都堂皆相慶曰朝廷已建兩郡萬一敗事何以
示四方後世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瞻輩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

在賊在賊境其不敗事乃幸爾甲辰詔青唐邈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賜絹十五疋十疋七疋守禦人五疋三疋乙巳遣慕化李忠㴶粹部落子及盡發鳳戰士赴熙河討定新還界令秦州勾保甲防戍丙午八見上於崇政二府合班升殿聞聖體有旨不拜御藥宣答訖至御坐前分班肩班奉慰兩拜訖上諭皇子久病終不救懿寧病尤倉猝四更二點不得出四更大去醫者云解顱因發急風不可治雖三歲未能行然能語言極惺惺余等皆云皇子乃朝廷大喜慶事不幸至爾莫皆又繼有懿寧之戚人情之所難堪然此天命無如之何願更寬聖念上云至今飲食未復常加之攸余云悲悴傷氣自須如此乞更割愛以宗社為念陛下富於春秋子孫之慶何可量也卞云詵詵之慶未可量願寬聖慮上雖微瘦然玉色悅澤余不勝甚喜同呈邈川解圍奏上云日久可憂賴且無事余等皆云誠如聖諭王贍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斬獲賊衆功賞不細上亦云極不易皆當厚賞王愍亦當與優賞軍功雖功亦不少使可推恩否余等皆云更侍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余云當趣師司先具近上將佐狀聞奏上云甚善又呈鄜延奏西人差使副進誓表忠州以謂邊計憂當不可繼當進納其來使上頗許其語大過衆亦謂之遂降旨令候西人回答近以兵馬犯寨回牒及誓表中別無不依應得回詔事理卽令惠卿一面相度收接仍依例引伴赴闕再對余復仲慰問又謝遣中使宣諭上云不欲召卿等對恐外人妄猜特召爾子未同呈令胡宗回相度次第以累慢悔先賊寨又結呪獻心牟欽氈已誅其家屬緣坐應死者二面處置罪不至死并遣廝波結一行家屬等並錮交付押伴所管押赴闕再對上諭三宮出新城當如乘駕行幸時量添巡檢下兵馬防衛前一日上又問二府曾一到寶林洗其二十八日皇子出殯莫亦一往否余云候與三省議及檢故事退詣三省三省云亦得此旨更不須故事一往爾退閱故事乃當詣內東門奉慰因至殯所是日以此白上深以為然遂同赴廷和觀大遼生辰禮物早出戊申旬休己酉同呈遼報再對以太后太妃啟祔應使臣同啟聞皇后聞准此又詔三宮出新城本城分巡檢司權差馬步軍五百防衛迎送上諭章惇堅以方天若為有罪如何余云臣不知天若與周植往復語言但聞衆議以天若為害事可惡上云惇言天若有指斥語卞亦云屬植多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詣卞卞不救見已令兩罷之俱與外任令入差遣余云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逐植亦不足惜上又云蔡京與卞采不相得余云此衆所共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極

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極此可見其累大抵因嫌以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猜不足上云兄弟間乃如此初蔡京因對訟周植對經筵史院官曾稱周常又對天若稱鄒浩遂令植分析而植止稱常法云終是好人又稱浩曰難得旨罷植說書而燮堅以謂天若亦當逐故有是命是日從蹇序辰范鏜待制除知青陽州庚戌同呈鄜延奏宥州牒遣使進誓表熙河奏苗履遣信章峡又畫到青唐河南北地圖經原奏柏立界候了當辛亥同呈令鄜涇赦運人夫腳乘頭口等為賊掠虜者人支絹十疋腳乘頭口給還價錢壬子同呈熙河奏已令苗履等管押瞎撒赴熙州又押西蕃印四十二面有傳國銀印及唐朝所賜節度使印餘大半皆蕃印也再對以王瞻句當皇城司久權故又進呈曾牒乞在京差遣以母病乞知憲州上云欲與一通事舍候批出上欠許久以批除職名至是乃決癸丑下元符甲寅朝謁景靈乙卯欽泊丙辰同呈李秩乞厚待契丹公主詔令優加待遇時彥自陳蔡為龍寨勞効詔與優職法當叙宣德郎上旨令與通直郎上又言先朝審罷館職不當優置余云先朝因除職事官即罷仍與改一官上云與改官不妨三省皆以為當罷余與燮言直祕閣之類當且存留以侍中師及被與擢者先朝以無此名例使除直龍圖閣似可惜燮深然之又呈熙河奏王愍送到西蕃夏賊坎園邈川日白本牟等以蕃書漢字招誘愍等出降云除必不殺方與漢朝通和當從正路送還漢天子不爾卽屠城矣漢字乃南宗堡陷沒使臣劉文珪書寫文珪亦至城下呼愍等令早出降詔令根究文珪家屬所在拘管奏裁是日燮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云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逐滅夏國余云不審聖意以為如何上笑云此何可聽余云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闕之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夏在中國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寧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逵言交人雖海隅寸尺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況夏國豈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退與小鳳言亦共歎其狂妄鳳云若如此舉動是他災至也了已同呈鄜延奏宥州回牒已再約束首領不得犯漢界熙河奏欽波結角蟬等運兩波結之老能率部族討河南賊乞授官充巡檢從之戶部中乞違赦征等靴并牒頭首令後除蕃官及呈試人賜靴外遣士喝名及軍校等更不賜靴者令如法裁造如所賜靴皆不堪着又狂賞官錢故罷之再對以正旦國信使李嗣道喜攺差賈裕因進呈姚雄與姚麟

書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復不通朝廷進築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爲朝廷憂之青唐非數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戊午旬休己未同呈湟州職官趙懋言湟州城舊臨河處無城壁若增修則功大而土惡不若因舊城修完則功少而速成爲一方屏蔽其言極有理此劄子乃陳瓘封來得旨令安撫轉運司同相度施行又言呂惠卿引伴西人赴闕又令胡宗回封蕩河南北作過部族再對以王亢知麟州許良肱知保安軍又令河北諸路安撫司指揮逐州軍多方招募災傷人充軍庚申同呈熙河乞捕逋廝波結職名詔以爲謝司使又奏已令王贍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空名補將校並以誥不當付贍等各自書填恐參差不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畧司相度補授上旨令胡宗回放罪經畧司及走馬并李譓各乞催王贍王厚赴鄯湟州詔不得辭免使令管勾州事辛酉同呈熙蘭路奏乞鄯湟州及河南置將並從之再對以御批曾滕除通事舍人令闕赴供職壬戌降聖節假令癸亥同呈令東西京江淮荊浙福建召募廂軍赴陝西河東耕種熙河秦柏立迎綽界猴去處再對從事嗣徽遂圖張宗高興狀叙令閤門供職初時彥既復叙上旨即令與二人者叙復至是進呈余因言宗高不可從作承旨非

既經審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無及從不可與共處然承旨久闕當除人上云與之三省商量余云若有卓然可除之人即政府可議若且於閤門選人如王殊曹誘可權管勾即須出自聖意上令差曹誘是日開啟民場女計在式假差蔡卞權攝甲子卞與三省得旨令保安軍勝宥州不得犯青唐界又令涇原環慶各選步兵三千騎三千赴熙河路使喚乙丑趙鼎忌丙寅同三省詣奉先莫皇子越王已時西閣奉慰訖上馬卞以足肯不赴丁卯宅引戊辰節假旬休十一月己巳朔得熙河奏种朴將奉鳳兵數千十月二十一日討一公城攻圍賊衆爲賊所邀截朴重傷死已又聞戶首不獲偏裨程述王舜臣而下從軍將佐士卒尚未見亡失之數庚午冬至同三省赴東閣升表遂作聖旨令贍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令胡宗回相度一面從馬措置訖奏是日卞還自郊祠遂同僉書行下遣聞兵敗氣沮矣辛未赴普照大名瑞所致祭壬申假癸酉赴相國建興龍道場會蔡京等於寶先陵冊衛前藥酒九行罷甲戌上以懿寧公主出殯不視事二府宅引乙亥朝垂拱同呈鄯州等處宜及种朴戰歿事上亦甚駭之再三顧問如何處之爲是衆皆云賊勢如此若守林不改闕即恐王贍一行將士陷沒則於威靈愈爲不便須至如此旨揮若保完得王贍一

行人馬歸川則鄯州更措置上云溪巴溫如何衆亦云王贍朝出鄯州即巴溫暮入無疑矣上云何以處之余云次第不免如折氏府州措置乃可速矣定夫知巴溫肯聽命否章而隴拶已來庶可與之語非青唐初被圍時章惇便要知府州折氏處置遂得旨令秦希甫同胡宗回相度措置余以种朴被殺何可但已無邈川係隔絕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乃河南壘宕一帶部族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戍先帝詔旨兼慶謂步騎萬人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殺种朴者如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湟洮之計亦以先定不爾遂臣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湟洮皆無經營之意矣衆莫敢不以爲然上亦然之遂依此降旨又令王贍因軍回衰護三偽公主等來又令李狀相度如三公主已有來期即并贍征隴拶一就起發如公主等未有來期即先管押隴拶等赴闕又得旨差曹誘權副都承旨再對因慰上以越王貴主相繼出殯聖情必是更傷悼然陛下富於春秋多子之慶未可量願自此更不賓聖念上云因此亦頗覺歎不已余云更乞寬懷善保聖躬因言青唐之棄如此政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不順恐必難濟累曾與章惇爭論亦曾於陛下開陳其後贍征隴拶皆出降臣無復可以啓口然臣其不可爲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

事兼是密院職事比之衆人臣罪爲最多上亦欣納余又云見章惇初與張詢王贍等陰陰講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力主其謀臣以謂青唐國人不平瞎征父子暴狀故欲逐之而立董氈之姪我乃因其擾攘遂欲奪之於人情事理不順明白可知況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語言不通未易結納安能常保其人人齊一心向漢凡此等語皆曾於陛下前敷陳恐久遠必爲患不謂不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不知邊事蓄情又與惇議論多異獨於此助惇甚力今日卻無以處之至於章惇初勇於開拓才聞青唐被圍便以書令胡宗回知府折氏措置此事不降朝旨豈可便以書遣臣宗回有書見在乎以進入又才聞姚雄於邈川解圍卻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管先具其首領決先從嬰孩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處特訖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衆心上深駭之云此是何措置余云回示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戰沒衆已消沮更無處置臣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亦莫敢以爲不然如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再三駭其卒易也丙子同呈种朴贈防禦使與十資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麵各五十毋得分部太

右熙河奏龍拶已到熙州又差內臣楊政熙河戰守漢蕃士卒及支紬絹
慶渭人兵米經出入亦與特支再對先李希道進納駝銀三百兩丁丑朝
宗回奏令龍拶作書遣蕃僧往招溪巴溫許以節度使依舊管勾青唐部
族又辭免寶文學士降詔不允再對以諸軍排連隔下已有條格更不進
擬使不聖旨行下又府界第四將中將兵替回延安府不支盤纏賸河中
無錢支至今未給及慶卿縣給與軍人口食價錢令陝西轉運司取勘奏
裁河東乞差河北將兵於偏北州軍沿邊戍守從之殿前司欲將河北揀
到人衆同揀填班直上不許令管軍臨時斟酌揀選不須立法但令諭管
軍而已戊寅旬休己卯同呈鄜延奏西夏進誓表官稱乍一表便蒙聽許
豈不依回詔旨揮煞別有謝恩表得旨差工部外郎韓跂押伴又令熙河
路尋訪种朴尸首獲者與銀絹各一百又令諸路未降誓詔以前收接兩
界投來人口候降誓詔別聽旨揮又令熙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人首
免與依舊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又以許彥圭爲熙河經畧司勾當公事
彥圭沿邊事極有條理其論營田事尤詳昨自涇原放罷以秦州職官以
監司多被黜遂不得改官其人材殊不易得故且以此處之上云不妨庚
辰同呈引見賭征等儀注上初令於端門排仗又令諸軍自順天門素隊

排立且欲依冬至節與軍班等特支余勸會得冬至例支十七萬貫端午
節八萬因爲上言恍悖之例不可多啓此止祇應一日恐止可用端午例
端午比冬至大約多減三分之一亦有減半者似頗酌中上亦然之又差
陳悖從以勾當公事兼管勾提舉營田司公事教使以功賞當轉兩官
云任滿止四月欲以減一年磨勘先改官而論竟不合是日三省以體量孫
傑事進呈內有差與常安民船及庇贓吏路班等罪獎欲黜之而左轄以
爲從呂溫卿之怨獎亦以牿爲立黨而相訟訐久之而有言傑與安民親
而上亦嘉其能繫溫故止罷左史爲太常少卿獎留身論之甚久既退余
再對上以諭余且問傑之罪如何余云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溫卿
誠可激賞若有過此此少寬假之亦無害上云傑擊溫卿兄弟誠爲嘉悖
與溫卿兄弟誠爲黨與余云此衆所知悖既有此嫌亦不當力之羅傑上
云須要羅黜蔡卞實不曾稱薦傑傑擊溫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排臣姦
破大黨臣姦大黨爲誰余云大黨心是悖商英乃悖門下士然亦每事諂
奉蔡卞只如近命蹇序辰詞云甞助國是豈以一眚遂忘前功朝廷爲序
辰從職本無此意此乃諂詞上云既爲悖門人又却如此士人何可爾章
悖以謂可翰林學士還做得否余云若文采以人望亦可爲之然不能自

立亦誠如聖諭上云如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莫可以作藩兼語命亦不甚
好上又云章悖只聽蠻種民言語如何余云亦有之然悖卞亦各有黨悖
所悅即曾肰周穜之類卞所悅即鄧居中鄧洵武蔡京之徒亦皆不叶之
議余又聞傑作常少何以處肰上云兩負不妨又云肰更不可向上學
問文詞吏能皆不可得只是不平穩余云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福臣僚
何言然左右吏又闕今又無人上云鄧洵武可否余云洵武正如曾肰文
學亦不可得但附卞太佩以此爲衆所惡上云亦別無過惡余云彼方在
開地未有所爲若處之要路則其資性險險未可量也余云從官中文采
可作翰林者都是安悖呂亡見肇以文章名重一時稱悖文采可跂及蘇
軾上笑云中丞尤難得人既而又言安悖亦只是章悖門下人作舉商英
自代可見也余云安悖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悖固未免觀識深淺若非蹇
序辰之比也是日語多不能悉記辛巳同呈令熙河經畧司勘會苗履姚
雄种朴下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因戰鬬亡沒之人並勘會開奏又
令李敎因便稿設將士及密切勘會陣亡人數聞奏以李堯行言苗履在
青唐獲八九百級亡失三千餘人及其他臣士卒喪亡者其衆而經畧司
不奏故也是日左轄亦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以卞云不可與悖共處待

遇與龍求去余云臣昨日蒙聖諭既退亦聞悖卞面相毀訾甚峻大臣不
當如此上云失體章悖多以語言傷人余云悖性暴率多輕發下則陰巧
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悖多屈必無以逃聖鑒如孫懋事既有溫卿之
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勝之理悖不識便宜多此類也上云悖却言只是
說孫懋立黨下是說卞余云此乃悖畏卞之詞卞與悖皆有黨而卞之黨
爲多既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余云悖之黨衰卞之黨盛故衆皆畏
之詞卞爲不立黨尤不可也悖卞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闕人陛下
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只繫此三人者悖卞既
睽許將凜凜畏此兩人不敢啓口每有一事悖以爲可而卞未答卞以
爲可而悖未然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答今兩人者又
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內外闕官鮮有差除縱有差除人必以
爲不當蓋兩人者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
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理古人云正己而物正未有枉己而能持人者也密
院獨員臣來日赴景靈行事遂廢本院職事兩日雖密院遠防事機動繫
安危然事猶大者必與三省同議尚未足憂三省政事所在一日萬機望
不附之此三二人恐誤國事臣每下欲業業然致身朝廷於國事不敢不

傾盡補聖聽上云深欲補人卿視在朝誰為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闕事稱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此事余云稱之奇官是大中大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云亦無事便職亦不妨又云半歲間某卻可用余云之奇此在朝廷卻頗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上又云韓忠彥可用否余云方三省須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事須是赤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國恐懼以元祐中為執政常恐為惇卞所傾黃履輩或敢啓口又不曉事亦不為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余云人君所以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至每事煩聖聽且如乎君所進呈事或論議未合自不可將上豈至於陛下前紛紛爭口舌也有骨鯁之人在位則廟堂不正之論已消之於下矣以至內外上下闕人若以公議差除豈有不可之理但在上者得人則事無大小無不修舉何至於勞聖慮也上深嘉納又論其下人材如吳伯舉如何余云亦如曾狀鄧洵武之徒陛下論曾收曲盡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士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亦不妨然須以一正直不附麗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必悅服獨運洵武則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則卞黨益盛自章惇而下皆謂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不惟於士類不便陛下聰明亦從而壅塞

毎事愈費力爾若謂卞無黨則鄭居中乃王珪壻何緣得進劉拯呂大防壻有援引之者否緣居中故閭丘籲亦得差遣初改官不作縣自宮教除通判皆衆人所不察京亦不平穩陛下論人材性行皆曲盡之矣余又言章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加問既而反為仇怨加問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為侍制而先帝終不與後處之以光卿而已上云安石稱道加問過當余云誠如聖諭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加問始終故稱之太過作加問母祭文是生賢子經德秉哲此乃商周先生之德嘉問何以當之上笑云安石性強余云安石以義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為非至於性強自是以此驕之故特有過舉其他人可比上云安石識近世之所未有余云比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於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召用誠近世所無也上又問惇門下有陳彥恭者何人余云此輩小人不足道然惇多輕聽如彥恭者構造是非謗人短長惇聽之誠可笑也以至內外官吏陳請利害但已所善者必行其所不善者言雖有理多斥而不報上笑曰如溫卿所陳請不問是非無不從者是日語尤多不可悉記壬午赴景靈宮遷太宗神御於迎薰殿以修大建故癸未賀明行宮已時奉遷中時一刻奉安訖退甲申同呈十四日已

作聖旨令劉宗回休息將士候事力完壯大可取勝方侍前去討擊河南等處作過蕃賊又立賞購捕郎阿章恭賊奏一公城使臣兵馬已赤城帥鈐鑒令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又令李牧體量肯唐遷川河南事宜以來前後使汝兵將開奏乙酉同呈雄州奏北界縣郡知臺不肯陞程伸宴令知章既到雄州先次具析開奏以候章報仍回牒也熙河奏一公城人馬已杜錯鑒成再對呈康渭劉于言涇師州去大以兵馬疲敝粮道不通恐不可固守兼熙河一路空虛多可憂者上亦以其言為是又許我乞定侍過兩人僅敢及應答語言繁簡兩樣以何可施行上深然之因諭云都肥人才不可侍余云許幾所不及上云遵遇之是日上又論高遵惠再驗見元祐中有章疏論龍吏綠以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不可不察又見切太甚云不可欲恐天下者極不得可余云當時收拾此語識衆人所難陛下常欲召遵惠還爾尤不可不召臣當與三省史議可代之者上云甚好又云實惟民亦有章云遵惠罷奇法之諸莫不可余云此正與王存言論一般亦可謂誠亦也上云遵惠論性民事莫是否余云寺監無不由六曹自見都有省遵惠為侍郎職所當論上又云遵惠言亂官制余云如此誠亦亂官制也上又云種氏言亂部法

者是上書中云更有一采大字言十餘事尚存未見又云侍忠不善遵惠余云人言其以遵惠擊穆父欲遂之上云遵惠歸作尚書侍郎皆可余云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郎擺而慶可也余進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疏欲召還莫可別除慶帥否將之奇作人中大夫自可師衆云未敢議除之奇余云上不以為不可卞云慶不須南省一直閣可矣余云直閣固可師但未知誰可為直閣者鳳翔亦皆云未見其人既而又欲以孫覺師慶余云范鑠可否衆然然余云以體多贊如何卞云如此卻不妨又語及呂仲左轄云曉事卻不敢為亦恐未可也丙戌同呈升伴兩人參語錄見人云本國之知一表使衆許進擬良狀史不依回詔旨擇他恭遊祖宗以來未嘗爾也再對梁從政慮勸合從隨福宮使或觀察使上云且與宮使以因言從政事先朝任使頗牝事但執事從大衆爾余云馮宗道及從政皆先帝所親信皆諳曉事上云宗道曉事非從政比也余云馮世寧監從熙俱已作觀察上云宮使更欲爭亦須磨勘作觀察也又呈惠卿叅酈延成兵一百一十首擇已滅五十首揮從之因言惠卿亦已成將佐官吏來日與三省進呈次丁亥同呈鄜延已滅將官使臣等及以級愿為準並從之再對以知保德軍趙思恭為揚川幹轄國言近除卸官監司甚多如韓治

筆非出聖意豈復待召上笑云章惇言治爲劉摯門下半夜客亦無顯狀
余云陛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前日宣諭欲召韓忠彥乃知聖意豈無所
適莫上云忠彥何能爲且令作吏部尚書莫不妨余云誠如聖諭忠彥先
朝擢爲尚書必本無惡但不能自立多隨順人爾在元祐中措置邊事無
非曲狥他人及臣秉政欲一變前日所爲初雖暴爭既而無敢不從者若
謂元祐曾作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觀此兩人何以異上笑云
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上又問陸佃會做文章否余云佃所爲文章未嘗
不傳笑中外如賀皇子表云挑千年而結實慈聖挽詞云玉冊三迴捧珠
簾一変無中外以爲口實有臣私竊以祝譏不敢啓口今日因聖問所及
敕叙陳臣弟肇與佃同修實錄塗於未進書時已罷佃至元祐七年書成
方去肇纔起滁州不落職佃削職而劉拯乃下門下人猶云以五十步笑百
步欲肇亦降修撰削肇之罪輕於佃可知況佃在元祐中嘗除學士又除
尚書但爲言者所發肇初論蔡確事補外再召入文以論北郊事去今乃
以佃爲情實稍異先復職移藩中外所不曉肇在先朝已修史蔡京作起
居注時肇適上殿先帝自送之至殿門乃回首然則先帝眷待可知不幸遭喪
未及進擢已而先帝升遐故元祐中方除舍人若論爲劉摯黨尤爲渥罔初

除舍人王嚴叟朱光庭力攻以爲不可用嚴叟乃摯黨則兩人者何爲而
力攀之也上笑云言是姦臣之弟余云陛下聞章疏可見其攻之人語可
以察其是與不是摯黨臣曾蒙宣諭以臣稱弟肇而衆論云與臣不同臣
初以不敢力辯然臣稱道其他人才未嘗不以公議況兄弟之嫌若懷私
失實罪不容誅肇之文詞學識操行皆非今日在朝臣可比如近日賀中
宮皇子青唐三表中外無能出其右者此衆所共見以至在元祐中出處
如此則學識可知素不爲執政所悦則操行可知肇之剛介又非臣比故
悖下皆望風惡之臣所以喋喋自陳非敢冀望奉復升擢但以衆論誣罔
如此與佃升黜不同外議皆以爲不平冀陛下照察上首肯而已又言
密院編修文字闕欲除彭汝霖上云極好余云臣曾聞三省亦欲以監司
處之此人材不可得若且令作監司豈屈君佐王汝舟等可比卻可措置
之閒地爾上云好來日便問三省异以旬休恐上不服記至一旬休日寸
諭三省可見欣納也戊子旬休己丑同呈胡宗回奏已依二日朝旨揮王
瞻措置鄯州事又李諤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瞻王厚不肯同本司勾
當官點檢供數及以銀馬等遺逐司實志已詔李諤委帥司胡宗回同體
量根究有無侵欺情弊開發又訪聞會州新城不至堅固今胡宗回修完

及具因依聞奏惠卿奏西人乞賀正旦緣誓詔不降未可從又乞優加寵
錫西羌如元祐故事夔因言先帝嘗欲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令西使言
國主悔過効順皆羌名正賽輔佐使然欲使還賜以金帛以結其觀心若
元祐加賜効順則不順也上令留侯是日三省得旨令彭汝霖上殿庚寅
大名周祥舉家赴照齋祭辛卯同呈李敎奏特征瀧拶一行赴闕入對再
對上諭已令汝霖上殿余稱謝余又言臣所稱人材不敢一言欺罔至如
稱道弟肇實無冀望升擢之意但以衆人誣罔冀陛下深賜照察則莫大
不幸上云肇今在甚處余云海州又言佃初貶泰州肇貶滁州不類已而得
泰州海州皆在佃後其厚薄可知也壬辰同呈邊報又熙河奏三偽公主
十四日到河州再對以步軍司乞兒軍人累護降羌及出城借出軍器倍
備修完價錢從之癸巳同呈邊報熙河奏青唐三偽公主已到河州再對
以路分宋宣爲熙河準備將領專切應副鄯州湟州使喚甲午同呈西蕃
中西人不赴上壽得旨令赴上壽及歸驛賜御宴鄭衣並如舊例偽公主
到熙州又李敎奏乞早令王贍歸湟州及焚毀青唐巢穴朝廷方議欲以
鄯州付董氊之後如府州折氏處之詔經畧司不得輙有焚毀投奏報中
多攻癈胡宗回及言青唐以來危急之狀多過當上謂余等曰此輩所言

未可盡信衆皆以爲誠如聖諭因言內臣好貨及作氣焰凡所悦所惡皆
毀譽過實上又言利珣善奏事然亦好貨財獎云珣最甚再對上又及鼓
等余云陛下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之福上亦深然之乙未涇原留
大將王榮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公參私往塞上謾級遷借
職又舉西安州差遣吳本屯部令史斬首必妄冒也得旨追所受賞勒還
都官重難差再再對呈府界保甲數及點保丁二十六萬非熙寧中教事
藝者七萬人上屢督責欲復行鐵內保甲教閱法卞贊之益急余云此事
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
至驚擾上云故當以漸行之余云聖諭如此盡之矣苦使以元豐成法一
切舉行則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丁皆未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
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自尾本
末無罪出臣措置容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殊以爲不快也
乃云熙寧初人未知保甲之法如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余不答丙
申同呈泰鳳權帥周純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
條賑貸以役使勞故從之章楶不合留王翼罰銅二十斤再對以上批
李敎乞隴拶赴闕沿路官吏鮮從等並以爲制諭仍業勸令依奏余云乾

所陳未成文理，已別草定文字，乞依此行下，上從之。仍指教寫懇惻字，作酬字，上亦哂之。因言中外闕官，如左右史久闕不除，從官日少。上云左右史可除者，只是目前三二人。余云在聖意以公論去取爾。上又問徐彥孚可作權帥郎否。余云以人望人亦可作，臣固嘗稱其曉事也。上累諭欲召還高遵惠而變終未快。余因言陛下累欲召遵惠還朝，亦嘗與三省議，但以難其代者。章惇云不必兩制直閣皆可往，衆皆云未見有可除直閣者。臣意謂蔣之奇是太平大夫，以可除慶帥，兼未須除職。上云之奇亦無事，除職亦不妨。余云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只如前日面諭韓忠彥宣衆論所欲及然尚書面下從官太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論必難合。前日聖諭欲以遵惠權吏書，臣以為太重，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為刑部必稱職。忠彥為吏部甚允，況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可忘，陛下留意忠彥如此，臣退而歎舞稱誦。此豈今日大臣所能啓發聖慮也。然忠彥遵惠召還，皆出聖斷，及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自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府進擬也。上欣然云，云待批出。既而寂然，疑有間言之入者。已而遵惠卒，遂除之奇為代。是日早出赴普照，以大名叙塗祭告未後歸。丁酉旬休。十二月戊戌朔，臘假不入。是日賜口脂甲煎并銀合一三十兩。己亥同呈，邊報馬仲

良以平夏，不以特達伐兵，為西人所欲虜者甚衆，特降兩官。西賊申西人乞買貢，詔如舊例。再對，以李彺知邢州，高權知信安軍，崇完進擬石澈京戕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同繳差者八九人。因謝上，以夫於奏槀極皇恐。上云小事，但恐不可作巡檢爾。余云激於法，當再任騏驥院，差遣高故且巡檢。上云再任，都不妨，巡檢須擇才武者，徵乃徐王婿。上語如此，余云亦釋然。庚子同呈夏國誓表，詞極恭順，令三府擬撰誓詔，又令依例回賜。又令十四朝辭，十五日進發。李譓奏青唐送到契丹公主，年六十四，頗能語言，自云宗真之女，洪基之妹，頗早到京師，一見北使，詢虜中動靜。上云，宗回奏亦然。又奏胡宗回得十一月二日朝旨，但行下王贍相度施行，不肯果決。余等皆云宗回當如此施行。若便令王贍歸湟州，若贍異日以為可守，是日不當棄去也。今令相度可否，申取師司旨揮，若不可待報，即一面依朝旨歸湟州駐劄，亦曲盡之矣。上云李譓欲棄鄯州，但一切尚棄之言爾。賞物以為如此。辛丑北使見於紫宸，退赴垂拱宴，酒五行，未後乃罷。壬寅同呈草定夏國誓詔，送學士沈依此修寫，又夏國表中犯真廟諱，令牒宥州報本國施行。秦希甫奏王贍王厚溢取邈川、青唐府庫中金銀等物，因此致變，及投牟心欽氊等以滅口，及分遣矢馬及將士等走馬

後至所得亦不貲，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譓體量詰實聞奏。是日差陳佐勾當剩員所，劉燾編修密院文字。奏事退赴相國罷散道場，尚書省御筵，薄暮乃罷。癸卯習上壽儀。甲辰忌。乙巳興龍節罷。丙午歇泊。丁未旬休，出華嚴齋僧，赴樂昌周祥道場，及拜大名影堂，同周秩及長老齋，罷歸。戊申集英大宴，申後罷。己酉人使辭紫宸，茶酒已正罷。庚戌歇泊。辛亥呈邊奏，熙河乞立溪巴溫於鄯州，及令招諭疊州首領。又令根究河司戶虞大猷下落處，及令講求种朴尸首。再對，差正旦伴射等官賈巖，借馬軍都使觀察使。是日蔡元度留身，乞宮觀，當日晚差蘇珪封還表，宣召。壬子同呈差熙州通判孫造從舉熙河弓箭手，李譓行，以上旨令罷譓行，故譓行以書言遣事多矣，責也。熙河陣亡將官魏針等贈官推恩。秦希甫奏言見薛造曾統軍言王贍王厚溢取邈川、青唐府，已差統一就前去河州體究。因面除統乃臣姪，韓運司自不曾差權勾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妄之。體量尤不當，恐須放罪改正。上云須罰金，遂令希甫二十斤，運司十斤。統遣歸任。李譓言青唐探報危急等事，且云胡宗回避棄地之責，欲不肯依朝旨令王贍退保湟州等事。是日草定欲以趙懷義知鄯州，王贍為都護，而宗回云懷義幼弱不勝任，恐國人不服，得旨別草定，來日進呈。再

對路昌衛乞狀諮為定州副總管。余云諮與一在京宮觀足矣，不足施行。上云總管自當朝廷選擢，何可乞。王餘慶年八十，乞宮觀，或致仕。上云令致仕。余云餘慶亦歸明之後，嚴才挾王氏世守豐州，與折氏等。慶曆中為元昊所陷，沒，仁宗得餘慶養之，宗帥待遇與宗室等，故餘慶曉音樂，使巧與都人無異。母折氏嘗召入內。上云如此，與宮觀不妨。是日元度押赴都堂，再上堂，馬上表，晚遣劉友端封還文字，宣召。又批付中書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癸丑同呈，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贍同都為護，依舊熙河鈐轄、隴右沿邊安撫使、都巡檢，與隴拶同管勾軍馬司。以趙懷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湟州管下同都巡檢使。隴拶候朝見，記降制。候溪巴溫順歸，蕃情順服，令歸其大小首領，如青歸論征捨欽角四之類，達其聞奏，依格優於除官，差充地分都同巡檢。溪巴溫如能歸順，願同隴拶在青唐，同小隴拶，弄溪哥城居住，並聽從便。是日卞在入，猶別班奏事，達人來云，此文字莫不須忙。余云青唐危急，此事何不可旋遂得旨令依此旨揮。鄒知章吞乞朝見，從之。上猶疑已貶，不當朝見。上欽余云面謝沉，使有使事當面奏，不可不對。上從之。又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夏國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亡是日押入視事如故。甲寅

同呈邦知章分析不赴神宴余與夔云恐當併討上云兩制行遣何害論
浩恐房人效此不肯赴神宴害事不可不行令使副各罰銅二十斤再
對以郝惟幾知通遠軍曾諳知霸州因言通遠闕實果日不敢不慎擇惟
幾官序人才及有戰功諳亦為監司及曾存廣所稱故擢之乙卯立春朝
崇政同呈平效奏青唐州利害乞立溪巴溫且言聽一罪甦不足惜一行
將佐何辜乞早令還湟州專事上猶疑昨日指揮令巴溫從便歸鄯州下
遂和之余云向者陛下嘗云王贍朝出青唐則巳溫暮入此無疑矣今縱
不聽其從便能令巳溫不入乎與其令彼擅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
唐之變擾擾未定排難解紛固當如此若更守株贍等陷沒或更有不測
之變則朝廷更難處置若令朝廷必欲有鄯州則西有湟東有洮鄯州亦
難力矣隴拶其能固守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
氏也今日若不如此措置儻有人能保王贍不陷沒南北則不生變則非
日前揮猶可追故也卞然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曉然又熙河探報邪阿章
云本無背漢意為人所鬨亂故如此今回更切多方招誘及倍恤其家又
新歸順結絕洛呉擊敗多羅也族殺傷其父子今達具洛呉功狀聞奏又
詔孚德如崔召腳來銀難人力困敝未可般運打絕川板藥所須即具奏
聽旨再對呈軍頭司關上令差張宗高余因言青唐之事從初便令如此
處置國人本以壯平瞎征父子篡奪故欲逐之而立董氊之後朝廷當助
順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此人情所以不
服臣自七八月聞眾與章惇爭論以謂理當如此適會惇下兩人議論叶
同已而瞎征隴拶出臣無以奪只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
遂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云已降旨揮如此施行余云
臣固不當更喋喋然十六日進擬隴拶指揮下猶以為未須急蕪恐更生
異議望陛下聖斷更賜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
於此生事狼狽如此今但且於已然中且多方醫治庶稍弭邊患兼不失
鄯州之名亦足掩覆四方觀聽爾昔人以火喻國事云曲突徙薪無恩澤
焦頭爛額為上客蓋曲突薪言雖見聽消患於未然功之有然見聽者以
其言雖驗亦不足為功及火患已成焦頭爛額以赴救者皆有功之人也
今日措置已是焦頭爛額臣從初爭論正曲突薪之比也臣之所以惓惓
者今已焦頭爛額而論者未免有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不如言者不
可輕信爾上云甚好上自十四日視朝覺倦怠也不快再對因問聖體如
何上云只為吐逆早膳至晚必吐飲食皆出氣嗽食減又坐處腫痛余云

此皆虛證須補理將養上云服補中丸至百丸礦黃鍾乳藥俱喫余云脉
証如此服不妨醫者以陛下留於春秋初不敢進溫熱藥恐即虛陽余進
此等藥非得已也嗽雖小疾然不可久春氣至即肺更不得力宜速治之
乃便上云補肺湯之類無日不喫至十五日御紫宸坐久坐中令近侍益
火退赴垂拱同三省奏事上頗領寒噤語極費力色益不快再對余又問
聖體上云吐逆痰嗽皆未退余云醫者以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冷
肺虛當補脾胃實瀉其子則虛亦不可瀉愛養脾胃則肺自安此不可不
留聖念上云亦如此語至十六十七十八日皆云吐未已嗽亦不減自十
五日隔上殿班至十八日方引一班余云十九日二十日皆休假必得休
息上云然余又云氣虛胃弛呼吸風寒皆不可上云遂日直在殿中除一
到兩宮外不曾出余又云延和北向尤不可坐先常於迎陽門引後殿公
事上云通英自可坐余云通英尤溫暖上又云崇政亦可坐余云但行太
遠爾丙辰懿德忌卞言希于林獻在真州無所不為丁巳旬休戊午放六
參為常陽隔上殿班是日風寒與三省同問候上云吐逆未已蚤食晚必
吐又小腹痛下白物得醫官陸珣木香金鈴散頗有功余與卞云此藥極
好若用熱酒調尤速効上云只為喫酒不得又云煎生姜汁下藥吐止減
余云不易喫上云若辣藥皆喫得余再對因言臣不識忌諱累曾冒犯天
顏緣聖體未康和須留意將攝傷氣莫甚於情欲臣等衰殘非屏絕世事
豈知能悟陛下春秋鼎盛氣血方剛於愆和之際稍加節嗔至稍安和無
所不可上云極自愛惜常亦自節慎余云此如乃宗社之福余自十七十
八至此凡三以此進諫上但云甚好是日同三省呈邊報初欲止以單子
進呈上云不妨遂一一進呈再對上諭張商英稱鄒浩余云不知何人有
言上云對曾孝廣言刑房有文字鄒浩做卻以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
又云是甚大名節余云商英素不慎語言上云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與一
待制令作郡不妨余唯唯而已退同三省已取問兩人者已未同呈邊報
王厚申省章峽蕃賊作過勢甚熾庚申同呈胡宗回奏已差使臣隨王贍
回湟州辛酉同呈引見瞎征等畫一旨揮自已未大風雪虜使至與內人
馬多凍倒及有散失者接伴中恐一齊入門不及下開封府令根尋不見人馬
尋皆得之壬戌同呈邊報再對呈府界將兵教最賞罰並如所擬上
自十四日以後愆和至是日甚一日輔臣無日不問聖體安否但云吐逆或
泄瀉飲食不美補暖藥服之甚多未有効醫者亦要不合以聖體未康脉
氣虛弱然宮禁中莫敢言者雖兩宮亦不敢數遣人問安否余不勝其憂

是日開安豐王代𡍩女喪早出癸亥式假不入是日虜使入見聞上坐甚
晃又傳宣宰執至午時方再坐垂拱小宴止三刻而罷藥節皆減損人傳
望一一　一下己手乀別子開聖體
自是日入劉子乙丑宅引丙寅假丁卯原卩二
冊立中宮以二十六日習儀二十七日發冊正言鄒浩自試院中出數日
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論冊后事不當是日批出除名勒停新州羈管仍令
開封府當日差人押出門二十六日習儀殿廬中三省得御批以呂嘉問
巽宮不當判一獄仍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膚論開封府逗留浩不即
日出城又於城外稽留數日下嘉問伏既又送御史臺令元差人具析
有何人祖送浩者上亦面諭云士大夫有易節自別門出往勞送之者而
所差人不識往還之人御史臺乞展轉推究遂悉得其姓名有王回者乃
葉祖洽所薦得堂除都講與浩甚密且有簡往來臺中詰之乃飲誦所浩
上章幾二千言蓋嘗預議也回除名勒停候合叙日取旨餘出錢者皆衝
替有贈遺者追官勒停本人罰金將之奇以簡與之并葉祖洽呂嘉問皆
落職小郡既而又攝浩弟治詰之得未鈸傳鉺箪皆贓以金者亦皆追停
又進鍾正甫就浩於新州除已得罪者更有曾餽贐者悉未報聞曾孝廣

又以旅甫英語告先是周種嘗稱浩同難方天若以告蔡京以上聞天若
皆貶又黃發言劉禹錫唐界等事欲徒浩內地上以其初無所論至日乃
言疑為人所使亦貶亳州周常稱嚴公終是好人言又浩當還貶郴州監
酒又曾誠素與浩往還式云識乃嘉問將浩本誠所薦亦送吏部與外任
之遣傳者多失實故書之元符己卯九月七日晚宣召學士蔣之奇至內
東門既入見上指御坐後大字以付之奇云皇帝所咨近日請建中宮事
劉賢妃秉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為宗廟萬世之福令中宮將見非
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之詳讀訖請曰封建妃嬪諸王
皆中書具熟狀付學士院宰相則面受詔旨學士院具熟狀進入此不知
是文字上云皇太后手詔也亦不須進熟狀只依此批聖旨云九月七日
內東門面奉聖旨賢妃劉氏可立為皇后以今月八日降制處分遂進呈
上云如此是矣但當如手詔命詞更在御潤色遂鏁院院御藥劉友端宿
翊日降制訖遣中人賜對衣金帶銀五百兩於學士院對衣唯繡衆
肚一非常日所有并餘皆制造成者異於常賜也此皆得之之奇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七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

序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峯舊名佛隴詢訪土人云遊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歲在戊戌降陳宣帝敕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題篆牓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其歲戊午太尉晉王於山下為先師創寺因山為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龍集乙丑敕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啓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敕取江都宮大牙殿牓皆以雌黃書以大篆遣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為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沙出作帝師備是渚宮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寄三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遺遺信命捜訪未周而智寂身故箪墨之功興氣

俱棄余覽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呼為國清百錄貽
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　立制法第一　敬禮法第二　普禮法第三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　金光明懺法第五　方等懺法第六　訓知事人
第七　陳宣帝敕留第八　宣帝敕施物第九　宣帝敕給寺名第十
陳少主敕迎第十一　少主口敕第十二七十二敕　少主后沈手令
書第十三　少主太子請戒疏第十四　陳永陽王手自書第十五　永
陽王解講疏第十六　永陽王手書勸人第十七　陳儀同公沈君理請
疏第十八　左僕射徐陵書第十九　吏部尚書毛喜書第二十　敕主
碑文第二十一　隋文皇帝敕書第二十二　秦孝王書第二十三　晉
王初迎書第二十四　王治寺書第二十五　王受戒疏第二十六　王
謝書第二十七　王參書第二十八　王留住書第二十九　王重留書
第三十　王許行書第三十一　蔣州僧論事書第三十二　王述蔣州
僧書第三十三　王答蔣州事第三十四　述匡山書第三十五　王許
匡山書第三十六　王與匡山寺書第三十七　王謝法門書第三十八
王遣使匡山參書第三十九　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王遣使潭
州參書第四十一　王遣使荊州參書第四十二　王入朝遣使參書第

四十三 文皇帝施寺額敕書第四十四 王在京重遣書第四十五
王從駕東巖遣書第四十六 王還鎮迎書第四十七 王謝天冠書并
請議書第四十八 讓請議書第四十九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立制法第一并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宿殖淳善不可加之以罰
吾初住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觀呼晚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鏁日甚月增為成就
況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尚不須軟語勸進
故夫二治一漸歎亦恥非欲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
增損衆共裁之 第一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衆解脫若依衆者
當修三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悔三知僧事此三行人三衣六物道具
具足隨有一行則可容受若衣服有闕都無一行則不同止 第二依堂
之僧本以四時坐禪六時禮佛此為恒務禪禮十時一不可闕其別行僧
行法竟三日外即應依衆十時若禮佛不及一時罰三禮對衆懺若全失
一時罰十禮對衆懺若全失六時罰一次維那四時坐禪亦如是除疾礙
先白知事則不罰 第三六時禮佛大僧應披入衆衣衣無縫䙓若缺衣
悉不得三下早集散坐執香爐胡跪來唱誦不得誦來隨意不散語諠叩
頭彈指頓曳屐履起伏參差悉罰十禮對衆懺 第四別行之意以在衆
為緩故精進勤修四種三昧而假託道場不稱別行之意檢挍得實罰一
次維那 第五其知事之僧本為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對衆淵已自任恩
情若非理侵一毫雖是衆用而不問白檢挍得實不同止 第六其二時
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頓卧病已差必須出堂不得請食入衆食器聽用鐵
瓦薰油二器瓢挽匙筯悉不得以骨角竹木瓠柒皮蚌悉不得上堂又不
得撞觸已鉢吸啜等聲含食語話自為求索私將諸菜衆中獨噉犯者罰
三禮對衆懺 第七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內寺外悉不得盜取魚肉
辛酒非時而食除病危篤諸病用普語出寺外狀治則不
罰 第八僧名和合柔忌故和義謙故合不得諍計高聲醜言動色兩競
者各罰三十拜對衆懺不應對者不罰身手互相加者不問輕重皆不同
止不動手者不罰 第九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橫相誣被誣者不罰作誣
者不同止若學未入衆時過衆主不受學衆未攝故彼自言比丘故入衆
來犯重誣他者治罰如前 第十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
何益于若上來九制聽懺者遂懺無慙愧心不能自新此是吐藥之人宜
令出衆若能改革後亦聽還若犯諸制拜不肯懺此是非方之人不從衆
網則不同止 敬禮法第二并序此法正依龍樹毗婆沙傍潤諸經意於

一日一夜存略適時朝午略敬禮用所為三晡用敬禮略所為初夜全用
午時十佛代中夜後夜普禮 一心敬禮常住三寶嚴持香華如法供養
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
來香供養已如法行道行道竟敬禮常住三寶歎佛呪願呪願云色如閻
浮金面逾淨滿月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摧破魔怨衆善化諸人天乘
彼八正船能度難度者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歎佛功德三界天龍皇
國七廟師僧父母造寺檀越一切怨親等會真如供成佛果上座當用智
力自在說 敬禮常寂光土毗盧遮那遍法界諸佛 敬禮蓮華藏海盧
舍那遍法界諸佛 敬禮娑婆世界釋迦牟尼遍法界諸佛 敬禮東方
無憂世界善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南方歡喜世界栴檀德佛遍法
界諸佛 敬禮西方名善世界無量名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北方無動
世界相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佛遍法界
諸佛 敬禮西南方衆相世界寶施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西北方衆
音世界華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佛遍法
界諸佛 敬禮下方廣大世界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上方衆月世
界廣衆德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無憂道樹下毗婆尸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邠陀利樹下尸棄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娑羅道樹下毗首尸佛
遍法界諸佛 敬禮尸利沙樹下迦求村馱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優曇
鉢樹下迦那含牟尼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拘樓陀樹下迦葉如來遍法
界諸佛 敬禮那迦道樹下彌勒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舍利形像支
提寶塔 敬禮十二部經清淨妙法 敬禮三乘得道一切賢聖僧 為
梵釋四王八部官屬持國護法諸天神等願威權自在願揚佛事敬禮常
住諸佛 為諸龍王等願風雨順時含生蒙潤敬禮常住諸佛 為天台
山王王及眷屬參麗林野一切幽祇願冥祐伽藍作大利益敬禮常住諸
佛 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七廟聖靈願神遊淨國位入法雲敬禮常
住諸佛 為至尊聖御願寶曆遐長天祚永久慈臨萬國拯濟四生敬禮
常住諸佛 為皇后尊體願百福莊嚴千聖擁護敬禮常住諸佛 為皇
太子殿下願保國安民福延萬世敬禮常住諸佛 為在朝群臣百司五
等願翼贊皇家務盡臣節敬禮常住諸佛 為經生父母歷世師僧四輩
檀越財法二恩願早超苦海永出愛河敬禮常住諸佛 為本業施主今
過檀越往化諸僧等願六度早圓七財具足敬禮常住諸佛 為州牧使
君六曹參佐此縣鎮將五鄉士女願風祥雨順闔境豐寧敬禮常住諸佛

爲劍寺已來網治塋伐田園廚庫行住運動。侵傷顧命過歸真將來無對。敬禮常住諸佛。爲法界怨親識性平等。斷除三障。誠心悔過。

至心懺悔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前發露諸罪惡。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起。今身若先身是罪悉懺悔。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懺悔已禮諸佛。　至心勸請十方一切佛。現在得道者今請轉法輪安樂諸群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令久住。勸請已禮諸佛　至心隨喜所有布施福持戒修禪行。從身口意生去來今所有習學三乘人成就三乘者一切凡夫福皆隨而歡喜。歡喜已禮諸佛。　至心迴向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爲諸衆生故正迴向佛道罪應如是懺勸請隨喜福迴向於菩提迴向已禮諸佛。　至心發願。願諸衆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衆生。永破諸煩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佛。一切普誦。誦已當梵已懺悔已禮佛。恭敬向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和合無礙。　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次依時說偈竟。唱隨意。

普禮法第三。其歎咒願等悉如前。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寂滅道場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忉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夜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兜率陀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他化自在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重會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祇洹林間善財童子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七處八會圓滿頓教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戒藏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定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慧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佛得菩提普心常不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法薩婆若入大總持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僧息諍論入大和合海盧舍那佛。　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其緣其事觀慧別出餘文。經云三七日七七日悉應六齋。建首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像南向觀世音像別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低腳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安畢。各執香爐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等唱云。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　一心頂禮七佛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六字章句陀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賢聖僧。　禮竟燒香散華而作是言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養十方法界三寶念想竟口發誠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無量聲聞衆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發菩提心供養訖當向於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不散勿數風喘氣爲衆生故經十念頃成十念已次念十方佛及七佛世尊色身實相妙身猶如虛空又當慈念念一切衆生作此念時如一上彈久運念已安詳徐覺一人衆香火各各胡跪召請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三徧奉請前所禮三寶　召請竟云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憐攝受三説　次三稱三寶名觀世音名次合掌説偈願救我苦厄去説偈後四長行經文次誦消伏毒害呪説呪復七行經文或三徧或七徧次更稱三寶名誦破惡業障陀羅尼呪次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竟自以智刀披陳懺悔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還得清淨次當發願懺願竟一心作禮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竟三自歸自歸竟令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千前初夜施上方法餘時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爲一日一食規矩至第二乃至第七七日亦復如是。

金光明懺法第五其緣其事觀慧別出餘文。莊嚴道場別安唱經座列幡華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場右寛更安大辯座四天王座在右諸座各燒香散華盡力營果菜入別釘一盤雜果菜擬散灑諸方當日日洗浴著新淨衣經云七日七夜應用六齋建首初日午時各執香爐一人唱言一切恭敬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一切三寶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心默供養訖口説是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如上法作是説已當召請　一心奉請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奉請東方阿閦佛　一心奉請南方寶相佛　一心奉請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奉請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奉請寶華瑠璃世尊　一心奉請寶相佛　一心奉請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奉請金炎光明佛　一心奉請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奉請金山寶蓋佛　一心奉請金華炎光相佛　一心奉請大炬佛。一心奉請寶相佛。一心奉請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

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　一心奉請信相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法尚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舍利弗一切聲聞緣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王金剛密迹散脂大將功德訶梨帝南鬼子母等五百徒黨一切皆是大菩薩亦請此處地分鬼神三偏已請　復述心建懺之意隨智力所陳自在說道竟三稱寶華瑠璃世尊金光明經功德天三稱竟以雜盤食漉諸方當說波利富婁那以去至今我所求皆得吉祥若竟唱一切恭敬還一一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三遍旋旋竟三自歸自歸竟方供座食此是十前方法餘時如常唯專唱誦金光明經也　方等懺法第六略出玉虛觀其出餘文

經言我去世後此方等典在閻浮提猶如日月照明世間衆生遭患得見四方言閻浮提者無明域也聞方等經深識因果如見日月鑒覽四方故知深經妙法能亦世間相所謂亦是道是非道即是聞苦集道即出世道滅如是四法皆由方等照了分明經又言是方等經無量勢力能令一切人天脩羅地獄餓鬼悉至道場如是章句甚為希有能滅一切大罪業報者豈非亦世間因果所以者何既衆五道即是明苦復云滅罪業豈非是集經又言若能脩行得全分寶但能讀誦得中分寶華香供養得下分寶乃至二乘受記成佛豈非亦出世因果辟通四諦事理分明已如上說行轉三障今當說經云若犯三自歸乃至六重菩薩二十四戒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等戒能至心懺若不還生無有是處當知方等能滅一切惡業罪障必無疑也又云地獄餓鬼極惡報處以經威力聞即悟道改醜陋形又云身有白癩一心懺悔若不除差亦無是處當知此經能轉一切重惡報障金口誠言決非虛也若行此實法初華聚觀世音次寶王釋迦佛來乃至第七日諸佛大衆皆來量根說法發菩提心而不退轉者當知此經能破煩惱障明文在茲孰當不信是故行者心寂滅種行六波羅蜜無所求中吾故求之佛實法隨意往生妙樂世界及諸佛前破諸煩惱出無明殼長與苦別具足聖道上菩薩位度脫一切衆生廣為三界而作父母者若非方等慈力莫由譬如日月欲除闇瞑生長萬物此經亦爾能滅非道顯示正路是大法王良藥無價寶珠豐樂國若聞此經如因開故如病得醫如貧得寶如行到家歡喜踊躍亦復如是爲法故尚不惜身之與命況復其餘若聞此經當知不從小功德來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

心除彼不肖人癡瞑無智者故云辯若文殊於一切中教化一切令登補處格其功德不及下分寶者況上分耶又一切聲聞辟支佛十住補處如恒河沙同入深禪思惟功德不如一分又四天下寶奉施如來不如有人旋持經者一食充軀何唯疑害如是不七佛即現證實不虛三世如來皆由此法得成佛道　方便第一　行者既聞方等有大勢力令我增壽法中生心譬如允已還生亦可爲母豈不發心建勇猛意傷己昏沈無量劫來不脩出要慙愧悔責若犯嚴刑一心怵惕如履冰谷念此毒害要急當拔煩惱重病劬如救治若能至心則事無難者念是事已歸依十二夢王求乞瑞夢若不感者徒行無益倍加懇側殷歎無妄隨見一王即是聽許見是事已辦諸供具既不能碎骨貴身亦須破慳竭力若先有道場更應光淨若其無者當須營立使利湯火澡浴等處皆令穩便辦好華香燈油果菜不限廣狹若不能日日初後回無自力不能當求外護要以紀經須新淨衣一通無新洗故依一明解內外律師發露受二十四戒受呪須誦使誦十佛十法王子十二夢王名憶持勿忘棄捨一切色聲香味觸著深生厭患知色如熱金聲如毒鼓香如惡風味如沸蜜觸如惡蛇皆不可著著則傷害人斷其一切世間緣務生活人事依能作作勿使經懷盡其根源莫令惱亂又捨貪瞋癡等不善覺觀無餘思念求世福樂唯志無上清淨菩提心心相續入善境界　方法第三　前諸方便弃引淨衆渴仰顒顒不惜身命剋日定時道場行法初入之始月有二日道伴多少十人已還香泥泥地散誕圓壇采畫莊嚴擬於淨土燒香散華懸五色蓋及諸繒幡請二十四軀象設百味食一日三時洗浴著新衣手執香爐一心一意散禮一拜胡跪運念念此香雲偏覆十方普雨一切寶一切味衣服臥具樓閣殿堂並出法聲上供諸聖下施衆生永佛神力廣作佛事利益一切皆入佛道與虛空法界等作是念已當奉請三寶使聲聲運念泱流于臉如向死地求於大力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佛乃至十佛具出經文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袒持陀羅尼方等父母　一心奉請十法王子華聚雷音　一心奉請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覺　一心奉請梵釋十二夢王凡三偏已請　次歎佛　世尊智慧如虛空　悉觀衆生去來相　十方一切悉見聞　我當稽首禮法王　次一一禮十佛十王子等竟胡跪發露披陳哀泣雨淚首悔三寶具實志誠不諂不敢覆藏隨行者智力自在說次發願願共法界悉觀此華洗洗熏修清淨次百二十帀旋誦百二十偏呪一帀一呪聲不麤不細遲疾允當誦訖當禮十佛十王子更略披

陳發願然後却坐思惟觀一實相觀法出餘文思惟竟起整服禮佛一拜更旋百二十帀誦百二十徧呪呪旋訖禮三寶自陳罪咎還坐思惟如是作已周而復始唯第二日略去召請餘事終竟七日也　逆順心第四大四重五逆佛海死尸依小乘經如斷多羅樹畢竟不生無懺悔𠃔依大乘經聽許洗浣如呪枯生果如死者還生雖有此法要須至心但理無逆順事有違從就惡論者違於涅槃順於生死略為十一無明醉惑觸境生著二內心既醉外為惡友所迷就惑非法惡心轉熾三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四既不修善唯惡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作五所造惡事雖復未廣而惡心徧布欲得一切業與一切苦六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既念惡初無暫停七陰覆瑕疵諱藏罪過內懷奸詐外現賢善八邪健保常增上作罪不畏惡道九曹危羝突無慚愧心了不羞恥十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法作一闡提如是十心無明為本增加添足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闡入闡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為生死違順也既識無明始終今欲懺悔修善改惡須違生死順於涅槃運十種心以為對治一正信因果為善得善為惡得惡雖無現行華報當來果報不失雖念念滅而善惡之業終不敗亡信為功德之母信為入道初門順於涅槃翻破不信闡提心也二當愁愧我此罪不預人流愁愧我此罪不蒙天護愁愧悔過是為白法亦是三乘行出世白法是為愁愧翻破無愁黑法也三怖畏無常命如山水亦如假借一息不還隨業流轉冥冥獨往誰訪是非唯憑福善險資粮當競泡沫食息無暇是為觀於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四發露懺悔罪即消滅如露掛根枝葉彫悴是為發露翻覆藏五斷相續心畢竟捨惡果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為決定翻破相續六法菩提心普與一切樂願救一切苦橫豎周徧翻破徧惡心也七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最為修功翻破三業無事作惡也八守護正法不令外道惡魔毀壞佛法普欲光顯是為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九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願加護我是為念佛翻破念惡友心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罪云何有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字之心名為罪福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出世因果分明得見四方此之謂也　表法第五　行者既識十心逆順以正觀心歷衆事一一緣中皆表勝法心心相續觀道無間入不二門言方等呪者觀實相理理不可說而無不說起四

機緣作四方法說於實相故名為方雖作是說說即無說無說即空空故不見說與不說無邊無中名之為等人復迫機有說說於此呪呪於三障能呪之法既不可說所呪之罪亦不可說無罪故無生死無呪故無涅槃畢竟清淨故名方等呪也香泥塗地采畫莊嚴者地表法性香表福德畫表智慧福慧二種莊嚴法身也五色蓋者表於五陰不即佛性不離佛性起無緣慈普覆一切也二十四形像者表十二因緣逆順觀也凡二十四支順觀十二覺三佛性逆觀十二覺三佛性所謂無明愛取是了因佛性行有是緣因佛性識名色等是正因佛性覺二十四支即二十四佛也百味食者表一切法中皆有中道法喜禪悅味也一日三時洗浴者即表緣一實修三三昧遣蕩無明塵沙見思垢膩顯淨法身也著新衣者表寂滅忍覆二邊醜陋也遶百二十帀者即表十二因緣凡十種觀有百二十支束而言之但是三道愛取是煩惱道行有是業道識名色等是苦道循還三道常為觀境故遶百二十帀也一呪對破一支即破三道三道破即是三障破經云發菩提心而得不退即證破煩惱障也若犯諸戒若不還生無有是處證破業障白癩除差即證破報障也觀誦呪聲聲不可得如空谷響無我觀遶旋足足不可得如雲如影不來不去若坐思惟思惟一念之心不從意根生非外塵合生非離生人非前念生故生亦非前念滅故生亦非前念生滅合共生亦非前念非生非滅生人非生生亦非不生生亦非生不生共生亦非不生不生生畢竟無一念不知從何生但有生名字名字非內外中間名無名故觀心既爾從心所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觀一切法悉與修多羅合如是觀時何者是我我作何事何者是罪何者是福以觀力故豁然開悟空慧明徹如水性冷飲者乃知唯獨明了餘人不見所得智慧禪定功德皆不可說如此悟時自識遮障不俟分別若未階此位止獲事功德者應當護口勿向人言若陳說者得障道罪青盲癘瞎白癩頑癡久復行者本誓七月中途懈退亦得障道罪何以故欺本心欺諸佛欺一切衆生深須慎之其間諸相不能自了當向方等師面決之
　訓知事第七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荊揚雍預唯著一衲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衆已復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以然者衆寶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减損即疾藥園自飽自傷因到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　夫人發心既有所作為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攝

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
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棄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
每揚簸洮汰繁念存習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洮汰不淨隨有所
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蹲踞竈
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衆齋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
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叙法轉深上座
止曰滿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頗知
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爲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
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
私客恒制約不敢侵衆忽有急客蹔取少菜忘不倍償由此謫責今爲衆
奴前集木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
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於南岳衆中苦行禪定最爲第一輙用衆一撮
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以爲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
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方久亦非傳聞宜以爲規莫令後
悔吾雖寡德行逮近頗相追尋而陽剡嶺難爲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
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酬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

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咏宣帝敕留不許入
天台八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先官濟濟深用慰
懐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太
建九年宣帝敕施物目九 智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二月六
日臣景歷 太建十年宣帝敕給寺名十 具左僕射徐陵啓智顗禪師
創立天台宴坐名嶽宜號修禪寺也五月一日臣景歷 至德三年少主
敕迎十一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弊都下法事恒興希
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遣能即出也正月十一日臣徵神
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少主第二敕 得使人趙君卿啓并
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頗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
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
前主書朱雷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二月八日臣
徵神筆朱雷口述一二 少主第三敕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
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並令面陳一二也二月二十八日臣徵
少主敕東陽州刺史永陽王 聞王在州迎顗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

心令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徵 路次迎候敕書迎候
近得永陽王啓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近路
涉險道殊足爲勞今遣敕左右黃吉賓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
人仍令前還即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
臣徵 至闕陽門舍人陳建宗宣口敕十二 禪師舟渚日久固勞道德今
遣主書陳建宗貴輿往必希上至敬寺三月二十六日 在至敬宣口敕
仰延略成勞動但禪靜必依空閑今菁靈曜寺權充宴坐 敕主書羅闓
相送四月 在靈曜寺宣口敕 護國之力莫過數演仰屈於太極殿開
大智度論趣還寺就講今遣舍人施文慶往論相關法施也 在靈曜寺
主書羅闓宣口敕 送真金像一軀九卯五十 釋論一部 斛寶縷柃
案一面 山羊髮塵尾一柄并匣 虎面香爐一面并盒 東田口二羅
闓人宣口敕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使勿勞輸送 羅闓宣口敕 送扶
月供夏服一通 細蕉五端 綃布各十疋 綿十斤 黃屑二斗 扶
月白朮五石 錢三千文 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學士三人 弟子三十
人 人各給夏服扶月 供依舊式羅闓宣口敕 不許讓扶月供 扶
月薄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心羅闓宣口敕不許讓襯衣物

法施無盡財物有竭所送不多忘懷納受九月二十四日羅闓宣口敕
施檳榔二千子 即子一百枚 菲席一領 羅闓宣口敕請講 國
家一年舊有仁王兩集仰屈於太極殿開講法式處分一聽指撝今遣主
書羅闓取意 口敕於光宅寺講仁王經 今欲於寺捨身傳得大施敢
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閤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口 敕治
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善量隨由就功一二羅
闓取來意少主后沈手書十五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
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答今名海慧菩薩 沈后
扶月供 熏陸沉檀各十斤 黃屑一斗 細紙五百張 燭十挺 赤
松澗米五石 錢一千文 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 少主皇
太子請戒十四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級引天人昭
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
以翹心七淨傾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
大小二乘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
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
璿略申誠款殊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 皇太子扶月供 熏

陸香一合　檀香三十斤　中藤紙一幢　乳酥一斗　錢二千文　右
牒月月供光宅寺　陳永陽王手書十六　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寨
末未能治道顧欲延屈方憑開導今遣左右陳文強往悉其一二弟子陳
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王第二書　弟子少來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殷
時得用心但至止以來實有欽賭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辱還旨良以鬱
陶佇聽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令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並希携帶故前有
白辱勒人船所遣來儀會言在促弟子陳伯智和南　王第三書　使人
山返仰具高懷紙誠不果更深為恨本知山水得性為物忘懷復須安息
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等遠云是物匪遥
反　王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
空現前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惆三界之顯愚無漏無為開一乘之奧典深
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難思借寶珠而諭理啟勤弘接始則大事因
緣指掌言提於今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為難開秘密導蒼生斯
為勿易天台顯開闍梨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
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層啟廣闢齋宮聖眾雲集仙群霧委俱奉傳燈
之曜共挹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踊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

法喜弗袪家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輸馳鶩暎和之響不
留月鏡迴軒恒娥之影難駐適啓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鷲嶺之說何
期清覺停音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謹
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士
拯危拔難利益人天來遣靈儀即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
為即日至尊願御膳勝常　安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
福諸王諸主咸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謀等內外眷屬一切因緣壽
命長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
潔生生世世與闍梨及講眾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
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觀密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
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為寄侶恒沙國土為佛事得法自在
得心自在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盡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
法界怨親同入願海迴
向薩雲若為無所得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八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二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王屬真觀惠裴二法師　果是梁湘東王蕭繹門師觀
是湘江左右名望　赤宜十七　靜惠和南吏雪寒重願禮懺不迴仰疲弟
子怯況無理真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以彼書仰呈裴公又正末
歎寺小持送使書記孫但觀公非唯兵解人誦法華既朗慧燈方澄定水
仰惟闍梨德岸安遠道邁光跋邈邁傾心授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
香象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流俗兼孔山陰合良因以供耕墾姚寶安捨淨
財以給道業禪堂行就修緝粮廩不憂闕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力
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徒辰為憂憑茲福業庶遣煩勞藉此熏修
冀荷冥祐弟子陳靜惠和南　王送經像入天台　金銅坐像一軀涅槃
經一部　燭一百挺　大旛二十張　絹一百疋　淨人白丘　淨人阿
甘　右牒沈儀同請疏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
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

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闍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
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　陳左僕射徐陵書最多門人兢將去
進尋止得三紙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
伏然正法炬朗諸木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家三月二十日首用慰積歲傾心
參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音弟子二三
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弟六兒夭喪痛
苦成疾由來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喪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
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欲重𤣩公全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陵和南放生呈闍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唯遲披公是
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卑歎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
陵和南　陳徐陵五願上智者禪師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
既善微羽冀願力莊嚴　一願臨終正念成就　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　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　五願不
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呆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陳吏部尚
書毛喜書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令夏在石像行道欣羡無極又聞欲

於天台當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
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
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
論彼亦邑邊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接心之處何必適遠
方詣道場耶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邑
東望欲滿歆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等悉
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閤任度
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以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
諮　喜次書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
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劇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但深仰
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更恐違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善知
識共詳量寧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
師猶可言師一二國拔師口具其間願歆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喜次書
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未當有音外也今奉寄
朕香二片　熏陸香二斤　擯榔三百子　不能得多示表心勿責也弟
子毛喜和南喜入書慶講　今者仰養數說訓往輝然道俗嗟味般若照

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　天台山脩禪寺智顗禪師放生
碑并序二十二陳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東海徐孝克撰大太易無體
品類所以咸亨太一無名至人於是設教仰觀俯法遠取旁求兼三以才
吹萬維物建官台鉉則五嶽作鎮辨方伯牧故四瀆分流闢伊闕覽八紘
鑿龍門陂九澤播厥習險因之以利民相土卜洛樹之以君長坎之時用
大矣哉我皇帝作聖凝神未圖御籙無爲無欲道契汾陽垂衣德隆
至治辰象貞明宮死合序方外無虞海內有截被風雅於華戎盛雍熙於
曩代巍巍乎難得而稱者也至如光啓法式崇敷道樹化彰十善弘濟四
生　天台脩禪寺智顗禪師蕨棟自居苦節行矣慕揚皇風總持像季禪
師俗姓陳氏潁川人也乃有嬀之後爲四反鶩座逖聽多美六奇列實世
載其賢祖詮早世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益　陽縣開國侯禪師童
真出家聽歌易悟寓居荊峽遊化幽升自北徂南兼行禪智禹穴將探台
山是卜由難路出青髓巖開攀桂結宇蕭然甘止林交五柳既馥旃檀之
氣塔現三層終縣水精之色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
嶺嵚崟浪浪浩瀚洪濤虛氣冒遠迥三壑喬松千雲翳日翔集飛走蓄
育珍性地中藏玉覩幽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負流而可別神通開士如

意栥門振錫呪泉騰空舞鉢安丹仙答呪急水雨時來避官真人乘廻風
而適至厥土宏濃靈識斯存禪師福慧基鎡贊光利益宣猛將軍臨海內
史計尚兒子勳之胄世顯方術貴樂登仙聞于菁漢剖符作守即此明時
請轉法輪講金光明經一部前雲騎將軍臨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
叟卿等即土人也戎章衣繡優秩家邦奉屈禪師次講法華經典　白牙
團扇初開律藏之門　玉柄塵尾傍闡經王之偈繫珠始訓親友醉除夢
鼓將鳴梵魔放遣因廻雙明誠勸廣辯殃福尚兒仍獎論滬主嚴續祖羊
公貿等群賢凡百吉于信誓斯立丹誠恪勤白業諮辯嗟如業之往累歎
鉤傑之未緣各捨滬業及魚梁攀合六十三所二緣樹下縣唱善哉五句
座上遙聞擲指巨海無際一時清謐衆生無邊同荷安快事竿世界未學
難思手把虛空非名希有桂陽王殿下皇枝之貴應懋聞千情崇孔釋吐
懸河之音擎郢燈明示半月之形深心隨喜五侯三傑曾不聞然黃髮青
衿咸同踊躍藏諸篆素青緗落簡樹以貞碑贊芳靡絕假令山止海運惠
施之美猶傳龜吉筮凶鐫勒之功無毀孝克才慙十倍學愧三餘秋菟春
蒲久捐染載書紳畫地曾何圖寫雖復搖池並黑寧擬妙辭峴石徒刊非
能墮淚仰熏心之上善美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爲銘曰　設位觀像

剖析開渾蕩蕩爲大蒼蒼以尊青川淚瀆地脈何源薄蹤咨禹蓋取離軒
嗟乎坎德至矣坤元淳風樂土君臨御寓明明孝治穆穆聖主道冠當今
功高前古慶協嘉瑞美均擘樹仁沾動植澤及遊宇釋種高族芳資馥秩
匯恭分圭歸心染服譬彼緣慮言旋幽谷志託松筠形隨喬木七覺善誘
五禪清肅無遠弗扇無思不服將軍邦宰肩所鎖罪淑女良夫民業珍賄
靡虎十明寧追百倍不見所欲忘懷無待各捨貨泉同成佛海決濟冥蒙
瞻眺唯空屏師送雨列子揚風鯤鱗以北極外之東遠水銜日曾波駕蓬
地上之比山下之蒙涇清渭濁朝宗會同天台雄跱林泉擁肩頂列三辰
峯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妹潔響若奔雷皎如素雪時隆冬而不凝嚴炎
旱而無竭石橋杳邈晨暉映徹仰止青霄俯臨丹穴鳥路雲通人蹤徑絕
渤澥難違含情泝沿歟歟岌岌萬萬千千鼓鰓掉尾相望自然薜網無持
任鈞不牽歌鮮靜擾響組停弦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誠規鬻獎斯誠
喻參靈鶴狄康神蔡隨感明珠于期軒蓋嘉會信徵潛騰是賴逝矣虞淵
波瀾易遷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餘歎拂芥盡何年大地將隕須彌洞然
風傾金際火及初禪猗歟水性報轉常圓　隋高祖文皇帝敕二十二皇
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文之時毀壞佛法

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
生供獲利益比以有隋宮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
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令得廓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
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
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
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
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　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
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秦
孝王書二十二　冬暮寒切道體何如法務勤乎有以勞念安州方等寺
來爲皇帝修立座法師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發遣供給願以熏
修爲憐不憚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
秦孝王次書二十三　傾仰每深甚熱禪師道體何如修習不乃勞心也
夫由有展企結良深願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五月十九日來施
沉香等如別至願捻領　沉香十斤　牋香十斤　熏陸少許　右牒薄
申供養　晉王初修書二十四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
不法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修籍甚徽猷久承音德欽
風已積味道爲勞冀託舟航同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
沃虛金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王治禪衆寺書二十五
深具謙挹之旨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守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
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勒有司修葺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王受
菩薩戒疏二十六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
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
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
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地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
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
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
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
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
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國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
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報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
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逕
希優遊於大乘咲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

薩十受專持最上諭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佛拯膺　抑
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
尚文殊師利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
波崙瞽觀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
聿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
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威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
所以虔誠遙注命鐵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
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
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极以此
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
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
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
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
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王覩戒師衣物等　聖種納
袈裟一緣　黃紋舍勒一腰　綿三十屯　鬱泥南布袈裟一緣　黃絲
布襪一具　綃四十疋　鬱泥絲布偏袒一領　黃紬卧縟一領　布三
十禪　鬱泥絲布坐褥一具　烏紗蚊幬一張　紙二百張　鬱泥絲布
方裙一腰　紫緹靴一量　錢五十貫　鬱泥雲龍綾被一緣　龍鬚席
一領　蠟燭十挺　鬱泥羅頭帽一頂　須彌氈一領　銅硯一面　高
麗青坐布一具　烏皮履一量　墨二挺　黃絲布背襠一領　南榴枕
一枚　和香一合　鐵錫杖一柄見在　象牙管一管　麈尾一柄　烏
油鐵鉢一口并袋　斑竹筆二管　銅匙筯一具　犀角如意一柄并匣
白檀曲几一枚　銅熏盆三口　鍮石香爐奩一具　山水繩牀一張
銅捻脣一口　銅香火匙筯一具　白檀支頰一枚　銅澡灌一口
楠榴夾膝一枚　桃竹蠅拂一柄　鐵翦刀一口　楠杉文木案并褥
犀裝瓜刀一口　鐵剃刀一口　黃絲布隱囊一枚　紫檀巾箱一具
鐵鑷子一具　白毛唾壺一口并在巾　心筆格一枚　銅燭掌一具
鍮石裝材心經格一具　犀裝書刀一口　白團扇一柄　師嚴教尊右
四字八　善捨供養右四字龍　智惱餘氣右四字懸針　緣覺侵斷右
四字垂露　咸登常樂右四字龍白　豈如菩薩右四字倒薤　能施所
受右四字點　聲聞是證右四字科斗　戒定慧滿右四字多　苦集滅
道右四字八篆　敕皮屏風一具八篆札點科斗龍白垂露倒薤等書淨

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稟戒名總持菩
薩書疏二十七即用法諱弟子總持和南　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
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覲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攝
爲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　所能周見事仰休其所留者既以
不多　留受用旨遣報諮謹和南　王　書二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衰
長戒底在俗成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
遣咨承謹和南　王請留書二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夏遠東海須往荊
楚辭致首足仰具高懷但衹稟淨戒事成甫滿宿昔凝滯匪遑諮決開發
和尚經構播因種子雖拔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仰供養庶憑善誘日濯
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
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迓謹和
南　開府柳顧言宣口敎云智者爲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遠
遠脫能旋廻不敢留停鎭下近山隨樂住止人欲奉留停二月十八日同
度延陵鎭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　王重留書三十　弟子總持和
南遠旨須取明二日垂別修復未周便深傾欽弟子前昨晝夜熟更惟忖
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荊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
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捉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
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衆力凡大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春
春行謝首夏句臻九旬忽遑四事虛弃修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
夏發遣冀不半途飄露脫疑已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爲便若
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彌易既乘與鄭因得順風去留
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意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三月一
日　王許行書　弟子總持和南復遠令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
忤謹遵宿願知詔所司發遣發日雖晨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
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兹歡喜以蠲悲戀謹和南　蔣州僧論毀寺書
奉誠寺慧大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寺指首和南伏見使人賚符壞諸
空寺若如即目所覩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擅
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
毀發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道高遠衆情傾仰無因爾徹伏惟
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爲先文寄不撥膚徹馳來奉告必顧
運大悲無爲中建冀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歡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
開皇十二年二月八日　述毀寺書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大律師書狀

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横寺塔燒燼仰乘大力建
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衢恩滿
路昔居武在陳尚得存心况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務剔伽
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實道常念無堪誅
當知識君詠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聞亦由香火事大意
之所爲唯憂冥道寧息即日之身必存來來之義君不述愚心則虛富四
事實乖三論者大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怖事辦豈慮因果將
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度萬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林
梁佛法擅聖三寶澤覃四海庶芳萬代君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
推仰由安立昔須營造治青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絹易仰希弘紐提
拔將況故寺君存新福更長雖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于追深愧踏沙
門未敢白三月十一日　王答弟子總持和南發遠高旨騰蔣州僧所及
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傳征弔民伐罪
江東混一海內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忘毀頑
民不斷懷土有苗恃險敢忽螳蜋横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
難犬不聞發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
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櫓宇會當倒
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樑借募城若空寺安廊有完全者亦貸
爲府解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副故本勒所司具條
孔目無虛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頻用仰誤必顧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滿
禮煉側良深謹和南　述匡山寺書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鴈門慧
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
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異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
三玄德布遐方聲高寰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頂陀其下君
說若默倚西方觀木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
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目宛然
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峯次梁慧歸住復登躡方
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
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
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爲日美觀忘勞然山下
伽藍徧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
安心禮誦虔誠用酧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未敢白

王答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迷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須令弟子
並爲檀越主山嶺聳秀下屬江湖香爐峯上彩雲日仙人之所居止隱
倫林鳥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地結搆謝客孫充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
應峯頂智者慧歷建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
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
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頒下謹和南三月一日　王書與
匡山三寺極遍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宜也屬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
朔野挨息南山息思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爲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
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　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與
禪閣寺書春季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
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屬門
廬門上人創迹廬阜自秦及晉止有東林陳晚浣滿別生禪閣僧徒好異
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總均顧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
聞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與峯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
法喜致足恬愉鑪峯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托勝地爲任總內今爲檀越
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歆勗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王謝法門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尋覓即事登舟睽阻方遙彌以傾款垂示法
相雖文旨淵賾源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歪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
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導涂復降良藥沐浴慈被
伏用慢荷謹和南　王遣使往匡山參書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儀仲說
還述去月朔吉周尉延結想獨謝顧遠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
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拱侍瑞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
爲一寺峯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修用釋身田方流法雨金
光明福善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來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
多不調適每有省然二十九日秋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遣信馳情彭蠡
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夫解夏前須整裝來法歲告滿即事西浮彼間酬
顧務令在促非但弟子藏識布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
陳致歎自衛使歸屈道紆情事非爲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祗承并貢別
牒用忘存著敢略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　去衣六件　鹽一百斛　米
一百斛　右件其鹽米悉出江州正倉王灌貫合魚關送　王重書　弟子
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
捐久法緣君覓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

住多有違次未香安立未旨勗以法事實用慙愧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
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
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善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
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
廻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令山僧逐路行用仰酬尋
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夐豈盡成曲謹和南十月十日　王遣
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經行願常安樂
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唯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
遣左親信伏達參迎願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　王
遣使荊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念仰揆衡嶽法師久當圓
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
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使進道來月下旬唯遲祗接路首忿
促豈復要宣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　王於長安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
遣移狀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荊近於吳是以暫停陝
州遣使承接行人逆命具奉觀雙非惟年尊疾動又已結夏安居理事相
推國須停止弟子還鎮非久使願泝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亦

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
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荊巫履涉劬和。
深以傾憬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睽稍停歧陽腹內人不調適。去月不
還京輦如欲相承循自羸羸未即祗覲望雲延顧珍納行人令返。詎豈宣
具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蔭爲建造伽
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
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執意輕微頻蒙創造循復來旨奐
然失層既事出神心理土望表無容違拒尚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車
名符天冠道場譽滿恒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弟子總持
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鄙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適此陸士衡之披
文想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不剋勵鄙鄙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疹庶或
勉強。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
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令餘一而是建初
烏瓌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
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飾萬春表長生之稱二其合善譽之辭永服周
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唯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弟子總持

和南奉施別勝五彩幡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濟中法䝨勤隨達悅
謹和南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銷五十尺。鉢香
爐檀一張 薰陸香二斤 剃刀十口 鵝納袈裟一領 油鐵鉢十口
雌黃七斤 青須搦毡五領 右勝天皇帝敕給荊州玉泉寺顗皇帝
敬問修禪寺知顗禪師省書具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熏修禪悅有以
怡慰所須寺名額令依來請智璪師還指宣往意開皇十三年七月二十
三日 柔內史令蜀王臣秀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悰 奉內史舍
人長垣男臣鄭子良行 王在京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達已久馳係
實深歔歎非遠傾遲度禮暮春扁鄂當遣參候謹和南九月二十四日
王在京重遣 弟子總持和南適達近旨用慰馳情春暄顧道體康勝玉
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喻弟子始服三
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藩請夏訖沿下在於拜覲差當匪奢其間珍德
令遣就覃當于彼住祇承謹和南 王從駕東岱於路書 弟子總持和
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念弟子即日粗可行未由度禮但增延結顧珍
德謹遣修承謹和南於路次書 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豫動寂怡
神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春遠憑勝力行往安隱豁言祇覲庶

我匪遙顧珍重此不宣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 王還藩遣迎書 弟子
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足威集業功歸有在悉由
明導敬懷江都暫欲西上光到衡嶽用賓師恩次往瀋宮以報生處茂承
此旨衡送大江陽子歸流具中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嚴往寒暑
屢變參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適庭所聞匪直詩禮
轉輪漸參實惟旦暮今者陪隨鑾軑發自京歸言停洛陽又止歷下紫下
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資盛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光叶人神相風指
南奉對東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于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
氣神光燭近被遠靈芝鏡吐山谷連木並秀宮壇瑞贊應變之徒無豐而
自今愈扶老携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彈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
斯應師貴至重欲不捐聞弟子從鑾蕃即辭行所夾鐘將末必届揚州今
遣奉迎使顧沿下餘春未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續復祇承謹和南正月
二十日 王謝天冠仍請淨名義疏 總持和南前揆菩薩天冠率爾式之
探深嫌不工即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圖比月達妙適郢匠闕士五
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舉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
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跪承頂戴覺鏡徘徊有飾匪容增華改觀弟

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意憑開悟色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
慮不果但戒為基趾信實行先保解毗尼昔年度受身雖脈漏心護明珠
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識以凡薄荷國鎮蕃為子為臣難虧難息豈藉四
緣能入三昧此非聽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
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斷率
先名教永沉去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歸嚴道導可降意不宿
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
使聞祕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棄釋典而不從師令之慊言備瀝
素款成就事重請 寀師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 荅爰逮累翰祓劭
至法匠大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
以發心興隆大道焉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風至於天台舊居
言念無捨庶因世境安樂更待寄趾幽林仰為行道非唯城邑近歲沵承
人況擬迹師資顧此跡蔽以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令命有諸膺郡攝
匯克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頗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採聽經論其功既
淺頗荷禪門憑定修習比於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逮業承至熟自非如
來明達種智高圓檀林殊能誰肯雙楞泥乎去聖滋遠曉悟甚微徒欲承

恩懼乖深寄有招幽讒兼虧聖德持顧曳迴神慮別俟勝覽妙果芳因使
無斷紀經稱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為能入固知深解大乘佛
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聽覽使中庸俚然不自宣沙
門某向王重請書五十 弟子總持和南仰達還旨猶來謙尊循復久之
悅如自夫共功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緣膺心有在若智眦墨
則滯有情著若修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采猶滯小乘釋論地持
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偏修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無崖當今數
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同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遣求那明偽仰惟厚
習善根非一生得栩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第一無
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
武光宮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纖獲文綏忍師讚
狀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使事勝集屆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
咸瞻仰道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
乎金口此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群流歸于大海此之包
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學彼攝勒令當問誰唯顧未得令得未
度今度棄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度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

題百錄後序　智者道傳三觀存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章安紀諸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齊內衆中　以動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昭昭乎廣大之化燦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爲可信矣鏤板雖已即行而未經校勘因將古本對證且就誤非一遂改證前後凡十餘處庶披覽之際無歪厥意見此題者可別訛正　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　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九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三

王謝義疏　王論荊州諸寺書　書五十一　五十二　論還天台書五十三　王答書五十四　王興造爲儒書五十五　述度人出家書五十六　述放徒書五十七　答施燭書五十八　王迎入城　王遣使入天台　書五十九　參六十　王遣使入天台書六十一　王書參疾六十二　發願疏六十三　遺囑書六十四　王答遺旨文六十五　王建功德疏文六十六　王弔大衆文六十七　王建周忌功德六十八　天台衆謝功德啓六十八　天台衆賀啓六十九　天台衆謝造寺成啓六十九　僧使對問答六十九　皇太子敬靈龕文七十　皇太子設齋文七十一　皇太子令書七十二　天台衆謝啓七十三　重令書七十四。天台衆謝啓七十五　皇太子弘淨名疏書七十六。天台衆賀至尊七十七　至尊敕七十八　天台衆謝啓七十九　天台衆啓八十。僧使對問答八十一　敕一函八十二　敕立國清寺名八十三。表國清啓八十四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八十五　國清衆謝啓八十六　敕報百司上表賀口敕八十七　口敕施幡八十八　敕造國清寺碑文八十九　王衆寺碑九十　蔡王書九十一　蔡徵書九十二　曇遷書九十三　惠曠書九十四　惠曠疏九十五　保恭疏九十六　柳顧言書九十七　吉藏書九十八　吉藏疏九十九　論放生書一百

王謝義疏五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還肯送初卷義疏號承法實粗覺綱宗悉理貧外耳未嘗致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闇謹復研尋逆此觀接謹和南　王論荊州諸寺書五十二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撿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由於聽僧使者從弟子仰承浮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冥降關許始制義疏方憑沃答向入慈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爲寄述朝發暮到庶可諮決不異已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遠逆天台之路幸顧報情處已爲入菩薩有賜於寺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唯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重述天台書五十三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麦述報示不然夙志棲霞乃言忍人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吾爲弟子忍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者充

鑰馬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
赴義門多愁翦淺發心既重輙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忍促政言天台嘗
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為己昔年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
絶故欲遣修葺冀憑方便同道救其淨人得蒙勝果并祈一旨事並前諮
方乞寺名居作檀越懼多煩沓不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擁大王衆十住
許無忌為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造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
仰聞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三月二十日　王荅五十四　總持和南
復垂誨旨並具仁慈開士立像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
日淺未堪遵述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
建立方須影擧水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發遣謹和
南七月二十九日　王與上柱國蘄郡公荆州總管達奚儒書五十五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令脩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徂
玉泉寺並見請為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令遣
僧使忠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㮊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
想加心影響獎成妙業公私罕福幽顯同賴法事速白不復暄凉也楊廣
呈八月二日　荅度人出家五十六　切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為至
尊皇后報恩功德鎔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為
弟子輙當恭肯作訖戒師年歳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為作依止並賜
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敬白七月十九日　荅放徒流書五十七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淨圓滿恩放徒
流於貶戮罰上開府濬惠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即
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淨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
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人使
躁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
殖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比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
澤並周爰開獄門桎梏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歡庭稱恩感戴加復送
以勝幡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
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械道流恩乃上來戳深下恥
白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誨暫依備懟使愁誠獎耳沙門某敬白十月十六
日　荅施燭書五十八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歳圓滿爰降勞問并施
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　法衣一通　綿絹百段　燭三十挺紙二千
張　上廚果食等　剎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諍安憑弘建

正法肴無成慧實慚難銷香爐起恭蓮華學蓋思辱辭塵安行覆躡經構
受用無作恒生燭候夜條紙擬淨名當撒要施法事忘謝果食樣持道場
同沾歸法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王迎入城廢兩移日
書五十九　總持和南雨乃要仰延暫阻明聞若晴別當遣信謹和南七
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
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祇覲謹和南九月十六日　王遣使
入天台參書六十　總持和南參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
弟子至京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雨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
其舊雖新從麁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敢遺經教
涉署出迎白露肯圖秋風業下必須舟檝迎覲江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
載歡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卒賁別牒示表度誠在歡無
文仰祈弘亮其間珍德績事音語謹和南　納袈裟十領　龍讀席二領
須彌鐙二領　猫牛酥三瓶　熏陸香一合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六
十一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蚊熱久祛方恐洞汧預恥調適今遣奉迎祇
禮非參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　王參病書六十二　總持和南仰承出
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
灼令遣暨季虜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途禮覲無違謹和南發願文
六十三。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脩復　鄮縣阿育王塔寺穎毀
願更脩治　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　右三處功德已脩
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變
人衆見焼滅濟浮泰靈塔地涌剡山天樂通夢陸感三處尊儀表代三世
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歳暴聖跡淩遲諸佛影像若淪衆生善根無
寄讓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為道俗所知願影蓋船
無以自處上慙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群生少救拔之力剡骨刻肌將何
所補幸值明時銖絫佛日願藉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光為
興顯三世佛法次為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
紹隆不絶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
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滅此心緣障未果此
際赴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坏脆固非保惜光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感
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已早除差得願速圓若命
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灭滅後以諸
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已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

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遺書與晉王六十四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戒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以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眾孰堪妥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於荊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暦諸新述偈懷玄義始竟壓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眾來心待出訪求法門著手秉翰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為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燒疾治改際此夏末應有追呼未聚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偏自治皆未抹簡經論辭詳尚多不堪流布既為王達寧羞其拙　屬弟子抄寫復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大挺齋智顗一偏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戾壞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偏行偏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沃有餘榮但著述延歲大義不同悵然自慙主未所以周章者皆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為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大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為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南

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於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飾先德為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為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人香火施重近於荊州仰為造玉泉寺脩治十住寺並蒙教屬彼總管靳郡公達奚儒僧貴教書至夏口而靳公已書未及付意恩已足願為玉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前本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為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守乞蔡寺田為天台基業寺圖并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率腳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少私費為重與章意分別有深規貧道不聞怨言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兩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管寬米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事有益願為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儐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貢帳時或隨緣聽舉或山林修道不及悵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貢首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眾熾然佛法得何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執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眾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扶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遂撰會奄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若能留心功德仰寄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追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善扶為期沙門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王答遺旨文六十五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等跪對脩讀搥撥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狼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蹋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法更數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敘然彌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萬尋研用補昏悔追惟障惱現識未發遊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乎曉佛滅度後得聖臣多遺難他方冥來睦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曹

親近安車來命必無影響不捨本誓筆述具存是用歸誠遙靈威惠覲史
經疏如意香爐度禮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數勤即於今月十八
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即日在寶池逍問蓮華今居淨域
近濺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革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鈎深遺文淵
博雖加累驗終畏面牆持希濺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晴升即顯具金然
後仰藉神通俯屬精力別詢名僧來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
違拔奬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為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
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善盡習讀述首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
之即付還使遣對燒湯厚角如意蓮華香爐遠以垂別鄉當服之無斁永
充法事今來施瓷充香爐供養龕室遺音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
好嶽為造寺始得開蘞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
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音佛隴頭陀並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
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被散豈直
十僧而已所求豫章水田以充基業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
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為先師別供養具鐘幡香等人施錢直且充
日費鄉境靈塔具內石像判縣攝勒尊儀卧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

荊州玉泉寺既是為造理當異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
等光以敬許為檀越無容復乖今謹使製南嶽師碑即命開府學士柳顧
言為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
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今加脩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
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為教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為首在文雖異詣
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為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本貫籍許其出
首遍承詔書冥符來及見撰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粮運轉輸深關軍
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請求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
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國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安
坐究若平生轉恨大時不重餐美味仰承定力如須彌峙法服云竟切願
興迎一到江陽還入禪衆道俗接足入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
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冥加趺
實須酬仰二僧今及輕來報書遠并靈儀心鳴載咽謹和南開皇十八年
正月二十日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六十六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
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
現略塞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為天人師拔濟含識次

令和尚開悟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興佛無異資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
導豈濟苦海匪報厚德豈收福田遺行可遵理休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
智者來諭判嶺遺化石城初聞抵至哀情摧動歎惟勝行道滿淵遠佛許
臨終自說所得今開侍者所書且有異相稱我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
十住信心誠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偏滿山房素披大衣云觀音來至
驗知入決定聚面覩彌陀靜攝遷神安坐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
無量劫來禮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群生非無顯晦出沒其孰能於此歟
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設以辯才千萬億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
遺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毒厲意取氣交霜雪杯渡
鏡水及屆剡下使承卧病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音容再諮法味
維摩義疏在而異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誨於前須補于後近於
此州禪衆舊居雖仰為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
陀之處未獲熏脩今貴覺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於無已之誠
今遣往於佛隴峯頂集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
記莂生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不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
并乞衆力為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煩惱迷

昏五蓋十纏輪迴界內八萬四千塵勞增長顯悉積夏及茲功德庶罪霜
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蔭皇家寶祚靈長卑被億
兆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王弔山衆文六十七　正月二十九日
總持和南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
應遣神表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惻勤忍永矣柰何嘗復柰何侍
者灌頂普明二人賚送別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并智越
法師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
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侍法華三昧
方驗不退法輪面覩彌陀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
不努力自揆寡薄無以申報唯當敬依付囑不敢損忘應建伽藍指畫區
域須達引繩天宮即應至金剛際既有要道當建鐫造一遵本意昔宣尼
去汶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置精舍永樹福基彼現
前僧慎勿披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年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
極遙今遣使人於佛隴峯頂奠設懺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略伸鄙意二
僧今返指此慰喜楊廣白十一月五日　天台山衆謝啓　天台沙門智
越一衆啓司馬王弘至傳使灌頂普明還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賜垂慰問

升宣口敕慢訪敦勤謹對龍門梵音跪讀言理哀切痛絕魂心遺囑累從
已存戴荷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寺基為王創造非爾小僧所辦別有
大力勢人後當成就恨吾不見寺成爾時莫測所由今當蒙勝造方醒前
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衆生津導永鎮佛
隴依止受持鐘幡香等施安供養法鼓警悟利益人千僧法會功德圓滿
伏審幽靈慈悲遠鑒謹於齋日披讀願文法席休心求入願海蒙賚齋粮
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荅敕肯挂是現前僧不
令張散伏惟弘護事重精含將圓同學門人方憑依止龕室儼然何心違
離況垂嚴敕並懼于誠謹當先為信加心力但一衆失蔭求遠感願追慶
風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臨啓涕零謹啓開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王
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六十八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遺化已將一
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衰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賫往彼設
齋奉為亡日追福逮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山衆謝啓六十八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典籤吳景賫至奉敕為先師亡日設齋僧衆五
百一時雲集冥遠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及諱晨追慕悲顛悲哽
稽首敬淚銜養不勝荷戴謹啓謝聞謹啓　衆賀啓六十九　天台寺故

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
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抃況復越等早蒙覆護曲承慈惠不任悅豫之
誠謹遣僧使灌頂智璪等奉啓以聞謹啓　衆謝造寺成啓　仁壽元年
十月三日六十八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聞龍樹遺
化天竺為立伽藍寶誌云亡梁國滅修聞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
是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亡以和尚具難思之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
希有事披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興於聖世伏惟尊師重道愛僧伽
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猶會今日即
寺居五峯之內夾兩澗之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秘方之淨土用集神仙咸
就已來先師恒垂影迹聖境雖遥有感斯應既興塔廟故現靈奇爰示諸
諸戒同稱咒越等膚淺門徒仰慈撫宇俯勵心力常於寺內別修懺
懺恒尊禪禮庶藉熏修奉酬聖筆不任喜荷謹遣使灌頂智璪奉啓謝聞
謹啓　僧使對皇太子問荅六十九　仁壽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
張衡宣令僧使灌頂智璪進內齋竟自問先師亡後有何靈異對云先
師以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結加趺坐遣神入滅到十八年四月
十六日衆於初夜各就繩牀方欲稱念僧名遍倚見先師服本衣裳手提

竹杖從西戶入倚望少時從間心淨城勝上莊嚴率僧衆無覩熏綵不散
冥力深狀人功多愧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
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請撿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
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已上安養賓禾留瑞
久現捐陀羅武觀音迎術大勢肥許米神不捨安姿特時開調偶宸上
淪淇巨海尚不護於涓流嵩華峻極安苟排於微塵故隙海供願無插史
當使無邊法身盡來甘露無量化影咸使融涅槃之不可窮般若味
之而不竭盡我念力遣我師道銷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慈扶救
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常住佛家恒無影響塵勞障累銷除隱塞究竟虛
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衛護弟子街出如來藏無離文字
以求解脫大字之性即解脫已不壽世間如蓮華藏入於空寂行遠諸
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七十一　菩
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
身諸佛所師所說法也以海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間皆
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
樂凡情斯執皆生枉昔迷之者則生肯首得之者則同像玄珠弟子幸

憑勝緣微國宿種才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現仁胎教有八王子日
月燈明之息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數加以皆涖淮海欽尚釋從先師天
台智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程記識槃
木先顧谷寧安禪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瞻於光祿禪
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贊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派引含
靈故現斯瑞甫承明詔暫欽監國巡慰淮海銜頷眺恭思報佛恩少酬師
道以今大隨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通
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敕設蘇飯耶調八水多慈百味庶同純陀之
味供有如淨名之遣清己香細軟偏滿十方歡喜甘餐寧唯百億天仙龍
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呈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
為能入智為能度願納甘露咸濟善海應愛撤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
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室本致百世紹隆萬紀男女歸素皆染大乘水
陸空行咸知佛性頂禮入於芥子不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劫易以為性升
蛙不撤江海蚊睫安知鵬翼以我今識並已冰銷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
菩提心偏在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
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即菩提心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

三寶。皇太子令書與天台山衆七十二 僧使灌頂智璪至，覧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瑞形放光，揮指流音，應念傳響，所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終追遠，感影相深。在昔雙林，亦滅非滅，多寶獨塔，俟時見現。爰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就山迎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宸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肅承靈誥，宣慰南服，山衆法侯，同志為友，會戒等倡，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僧建大林，多懇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相甘禪悦，以同法喜。其間散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甘露，能變廣溢，亦運香積，證道融銷。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揚廣和南。僧使灌頂等所領令施物目：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三枚） 大銅鍾一口 鶏納袈裟一領 鶏納褊袒二領 四十九尺幡七口 黄綾裙一腰 氊二百領 絲布祇文二領 小幡一百口 和香二合 胡桃一籠 衣物三百段 黍麨一合 石鹽一合 酥六餅

衆謝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使人兼通事舍人張乾威至，謹領前件物等，並皆究淨，仍即陳羅光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唱施物人千僧法衆。伏惟弘護，敦勸慈澤，周至香爐，徹妙天匠莊嚴，洪鍾和雅，震集凡聖，勝播舒旃，疑懸梵宮，酥殽盈桃，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難壓，禮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雲集，布滿山庭，及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龕，必神通攝受，標擬衆聖，冀顧海莊嚴，越等凡微，詠富恩沐，慈潤重沓，難可克勝，合衆慶愛，如履冰，不任戴荷之至，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正月六日。

皇太子重令書七十四 灌頂智璪等至枉寺，衆來書財施為輕，法門標重，檀波羅蜜，敬若尊成，不具兩統，寧俱解脫，施奇感共忘言理至，迹指寧復註，書揚聲和南。右庶子王弘宣令施天台物目： 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 幡一百五十張 光明鹽一石 酥五餅

衆謝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慈澤隆重，喜捨頻煩，僧使復還，復垂恩賚，雜彩勝幡，莊嚴殿宇，綾羅法服，光洽衆僧，猶酥五斛，光去身患，光明一斛，藥食森濃，越等山野，冀擇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味珍甘，不自度量，彌增戰懼，不任敬悚，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四月十五日。右庶子張衡宣令慧日道場僧慧莊、法論二師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判釋經文，一日兩時，躬親臨聽，令揚州總管府遣參軍張諧到天台，有請安智者法華義者一人，仍賚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頂隨使應令，疏到付

司繕寫，寫竟付灌頂校勘，勘訖入宮受持。右庶子張衡宣令，引灌頂入辭面奉仁壽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光師法門，故相勞苦，師亦須為法，勿以為辭。令遣大都督臣智興送師還寺，為和南大衆，好依光師法用行道，勿損風望也。好去，并有布施。 飛龍綾法衣三百二十領 猫牛酥兩斛 光明鹽一斛 右庶子張衡宣令，別賜灌頂物： 金縷成繡勒像 并夾侍菩薩 聖僧 周匝五十三佛 織成經幢七張 織成經袋二口 熏陸香一百斤 酥合和香一斤 人令書一函 與衆人 遣揚州司功參軍徐恪到為智者設千僧齋。仁壽四年 皇太子登極，衆遣賀啓七十七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竊聞金輪紺寶，奕世相傳，重離少陽，時垂御辯。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仁壽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啓 皇帝敕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寒，道體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正月十三日。柱國內史令莒國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兼內史舍人臣封德彝，舍人封德彝宣敕僧使智璪云：師能如此遠來，在道寒苦，好去還寺，宣朕意向大衆，好行道，勿損光師風望。右僕射蘇宣敕賜天台寺物五百段至。揚州庫參軍向德元送物到寺。

衆謝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啓：使智璪還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五百段，謹即集衆佛前，敬對使人如法咒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救，善權已隆，復領厚賚，恩賜彌重。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難消，況天府妙物，寧忝受用，庶藉敕慈，入承佛力，整竭心脊，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以聞。謹啓。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輿駕巡江都宮，寺衆參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萬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衆常侍，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輿駕巡撫江都，寺衆欣踊，不任馳戀之誠，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璪於楚州華林園通起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 敕云：師能如許遠道來，在路辛苦，至揚州與師相見。九月二十六日，共諸州僧使引對大牙殿，前邸國公蘇威宣 敕云：知南師等凝冷，師等各堪行道，弟子巡撫舊住，師等故能來相覓，師等好去。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口，敕云：師上座生生記。黃門侍郎張衡宣 敕云：師等是光師之寺，僧衆和合，不相評競，是非不琛，欲起對 敕云：師坐，師坐，勿起。璪對云：門人一衆，拂灑光師之寺，上下和如水乳，盡此一生，奉國行道，不敢有競，是非常

以寒心戰慄敕云好振衙入宣　敕云師等既是先師之寺行道與諸處
同為當有異對云先師之法與諸寺有異六時行道四時坐禪處別行道
場常以行法奉為至尊敕旨云大好大好振衙入宣　敕云師等既是行
道之衆勿容客比僧及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罰死相替頻多做偽並
不得容受對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常不敢容外邑客僧乃
至私度以生代死　敕云好振衙入宣　敕云弟子為先師度四十九人
出家傳寺受業招繼於後師可撿校有道心者必須係籍人非私度者對
云灑振衙入宣　敕云灑後更聞先師龕以不對云仁壽元年春秋開龕
灑後更不敢開敕旨云知振衙入宣　敕云師還寺不更開先師龕必當
大異對云灑　敕旨云弟子欲為先師造碑先師有君為行狀對云先師
從生以來訖至無常其間靈異非止一條並是弟子灌頂記錄為行狀一
卷由在山內未敢啓　敕云大好大好弟子正欲為先師造碑師等可即
將隨使人出對云灑振衙入宣　敕云問灌頂師何在對云灌頂師在寺
本應出奉參是為患病四十餘日不堪在道敕云好振衙入宣　敕云師
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係在寺身任於外對云先師在世有十條制約名
係於寺若身居別處則不同止敕云大好大好振衙入宣　敕云師寺會

有穿漏欹斜不對云當起寺時既是春初竹木並非時節至今已有穿漏
亦得臨海鎮官人怕撿校修理　敕云好若未整頓弟子即敕使人撿校
對云灑振衙入宣　敕云施師物充師等衣資勿作餘用欲作功德亦得
須得弟子意弟子看師與餘有異供給繼連必令不斷勿使寺僧在外多
不損先師之後對云灑振衙入宣　敕云弟子遣使送師等還寺為先師
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聞師龕必當大異師可急去功德竟師等即隨使
人出對云灑璪等起拜　敕云弟子已答大衆書竟對云灑辭出到接靈
寺秘書監柳顧言來宣敕云我意令公為智者製碑若非公作則不得我
心可語僧使急將行狀出至二月即取碑成　敕揚州僧五十人云經論
之內若為尊於師天勝於智者人前為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
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戒師有行者聖表寺為禪門五淨
居其表未奏僧使智璪啓云昔梁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復智
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家有大力勢人當為禪
師起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為國清寺伏聞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
以啓聞謹啓通事舍人李大方奏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
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牓填以雌黃書以大家付使人安寺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九